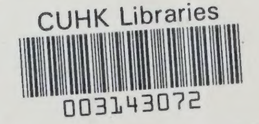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
註銷
WITHDRAWN
UNIVERSITY LIBRARY SYSTE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Libraries
003143072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93

「明報一秘密文件」
—來源似有難言之隱

華鄧死結越來越深

「大治鉄路」下的嚴厲鎮壓

我與孟眞的婚姻生活

差餉的評估問題

日本三大報媚共醜行

華國鋒力阻鄧小平復出

花邊新聞主角嘉露蓮

由明報·查社長談到丁望

「呢個位幾難座!」

鄧小平

嚴以敬作

NO. 493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每週評論

由明報·查社長談到丁望

三月中旬，香港明報連續發表與鄧小平復出有關的秘密文件，並根據這類文件發表社評和新聞分析，為鄧再起和「周鄧路綫」復活製造「輿論」。

明報社評執筆人也就是該報社長查良鏞先生，他出身於大公報，本來就是費彝民的幹部，雖然他去過一次台灣，並受到中華民國當局的招待，回來且寫了一本叫做「見聞思」的小冊子，但他根本沒有改變自己的灰突突的政治立場。香港公正輿論界對查老板進行批評，主要是因他反毛不反共，但又有時崇毛和捧華。邇來可能看準了門路，對周鄧之頌揚得無以復加，簡直視他們如「救世主」。去年一月周恩來畢命後，其哭泣之哀，眞是到了如喪考妣的地步。近數月他的一份擁周之心，完全放在鄧小平身上，三月間為鄧所做的「舖路」工作，確實也下了極大的工夫。

在查老板的筆下沒有寫過中華民國，在他辦的明報上出現的「中國」是北平政權，對此因為人各有志，卽或是投機，別人也沒有置喙的餘地，倒是緊跟查老板的丁望的態度問題，引起不少人的關注。

據三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三版報導：「以中國大陸變局之研究為主題的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議」，二十八日「舉行開幕典禮，隨卽展開六天的討論，參觀活動」。

復稱：「我國參加會議有團長蔡維屏，秘書長朱少先」，在我國三十四名「出席人」中第一位就是丁望先生。另據台北三月三十日中央社電訊報導：「第五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今天上午在民航局大厦舉行分組研討會，分別討論大陸經濟和文教」。在「第二分組」會就「香港明報副總編輯」丁望提出的「輿論宣傳與政治鬥爭」進行討論。他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大陸大眾傳播事業由共黨領袖嚴密控制，成為鞏固權力，推動政治運動的工具」。

丁望先生在台北無人能够否認他是一個反共的大陸問題專家。但在環境特殊的香港就差一點，在擁護「周鄧路綫」的明報上發表文章又更差一點。特別是在圍繞明報上刊出的「重要文件」與查老板寫社評的呼應上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三月十三日明報首版刊出「周恩來臨終講話」和以「周恩來臨終定大計」為題的社評。社評開首一段說：「本報今天發表的『周恩來總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對八大軍區司令員的談話』內容，事實上是他的臨終遺言。這篇談話感人甚深，顯得他如何深切體會到政治前途的艱危，以及對老同志、老朋友的關懷。我們相信這篇談話的可靠性甚高」。又說：「周恩來臨終時所遺的安邦定國大計，便是吩咐八員大將『用槍桿子打垮筆桿子』。八員大將痛哭流涕，拜受遺命。八大將這麼一哭，四人帮垮台的命運已經注定了」。這是寫武俠小說的筆法，相信的人絕對不會多。因為當時批鄧已經開始，周也可能在受監視中，周會見八個司令員根本就不可能的事。

可是，經過丁望的「新聞分析」加以註解一番情形就不同了，因為丁氏到底是大陸問題專家。在三月中旬丁望先生居然也意氣風發，連續發表「周恩來『臨終囑託』與鄧小平復出」、「劉伯承囑託許世友為鄧平反」和「許世友·俠義性·新舊戰功」等數篇圖文並茂的「新聞分析」。三月十四日明報刊出的那篇以「周恩來『臨終囑託』與鄧小平復出」為題的「新聞分析」，是為十三日明報社評「周恩來臨終定大計」所作的注腳和證言。丁望先生鄭重其事地「分析」說：「這篇『最後遺言』，是促使鄧小平回朝的重要因素，周恩來在中共黨政軍中，有深遠的影響力，受到老幹部軍人尊敬，他的『臨終囑託』必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鄧小平有第二次復出的希望，與地方軍區領導人的熱心支持大有關係」。

查社長對周的臨終講話，在三月十三日明報社評中認為「可靠性甚高」。可能丁望根據社長這一意圖，也煞有介事地在「新聞分析」中大作文章。本來，所謂周臨終遺言這一「文件」，可能完全是周鄧餘孽作的手脚，根本不可靠。本刊四九一期每週評論和萬人傑、鐵嶺遺民、雷健等分別在萬人日報上發表文章，戳穿它的虛假性和欺騙性。然作為我國出席第三屆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代表」之一的丁望先生，却用肯定的口吻，圍繞周受尊重和鄧將復出以及許世友等人具有俠義性等等大作文章。

丁望帮助明報主筆支持「周鄧路綫」，說那是「周鄧的切合實際的路綫」，請問：是切合大陸同胞要求民主自由的實際，還是切合大陸同胞要求溫飽的實際？這就難怪有人說，查、丁等人都應得鄧小平的「勳章」了。

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可能為了聯戰而廣泛爭取忽左忽右，又左又右的人士，但是，對某些人還是多加小心好，充其量替中華民國「宣傳」一些甚麼「摸乳巷」和「馬殺鷄」一類東西。

明報「秘密文件」引起譏評
眞實來源似有難言之隱

萬人傑

明報「周恩來最後遺言」的「秘密文件」，引起左右派報紙一致譏評。問題是明報把它作爲廣州來客「口述」，其實這項「秘密文件」可能另有不可告人的來源，所謂廣州來客口述，無非托詞。「秘密文件」大抵並非流嘢，只因來源有「難言之隱」，故意說成廣州客口述。但漏洞太多，使人難以置信，也成爲一大笑話。

許世友韋國清文件

以許世友、韋國淸爲首的廣州部隊黨委及廣東省委發出致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的文件，無異證實本報日前報導的消息，許韋二人連合了西南方軍事頭目，結成一個集團，以與「中央」的華國鋒分庭抗禮。

雖說是「五項建議」，但其眞正意義爲指出毛澤東的錯誤，要將老毛鞭屍；要求華國鋒不要再將「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眞言拿出來引用、宣傳。更爲彭德懷、鄧小平及林彪、劉少奇翻案，直指毛澤東把黨內敢於向他提意見的同志一律打成階級敵人，是必須改正過來的錯誤。

這項文件的重要性，等於許世友和韋國淸給華國鋒的挑戰書。前天，我們把這項文件原文發表，我們承認，這不是萬人日報直接獲得，而是從台灣有關方面得來，相信是神通廣大的國府情報人員在大陸取得的。

國府情報神通廣大

老萬和許多熟悉大陸內情的朋友一樣，起初不大相信國府情報人員有取得這些機密文件的本領，但自從台灣早於中共發表中共憲法全文，老萬就深深相信，國府在大陸的情報工作，做得十分成功，在中共高幹中，一定有不少國府特工臥底分子。因此，我們對來自台灣的這份許、韋文件的原文，百分之百相信是眞件。該文件二月一日發出，到現在已五十多天，在這段期間裏，大陸局勢的發展，若干跡象顯示，「黨中央」的措施，不少受到「五項建議」影响，諸如華國鋒近期已甚少拿「你辦事，我放心」來作宣傳——不過，老萬偶然道過中區域多利皇后街，一家左派書局在橱窗最顯眼處懸出一幅掛圖，圖中繪有毛澤東投字條給華國鋒，下面有「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大字。不消說，這是華國鋒特製的宣傳品。

在大陸正收斂這項宣傳的時候，香港左派分子仍特別誇張的宣揚六字眞言，居心何在，殊耐人尋味。

對許、韋這項文件，相信華國鋒正傷透腦筋。雖然毛澤東生前曾說華國鋒「不蠢」，但面臨這項挑戰，除了「聰明」「愚蠢」，還得加上「實力」問題。比力的時候，不能單憑腦袋了。

和我們發表許、韋文件全文的同日，明報也在第一版頭條新聞報導了這份文件的「摘要」。

據說，消息是「據一位廣州探親回來讀者提供」的。老萬和幾位熟悉大陸內情的朋友研究過，對這項「來源」十分懷疑，大家都認爲這可能性極少，原因何在．限於篇幅，容明日談。

中共文件得來不易

一向，很多「廣州探親回來」的讀者給我們提供所見所聞的消息，但他們很少給我們提供中共內部傳閱的文件，因爲中共對這些文件管理很嚴，有些文件是中共高級幹部閱讀，有些文件是省級黨委閱讀，有些供縣級黨委閱讀。這些文件，絕不可能拿回家裏，有專人保管，某人拿去閱讀，要簽字並得注明，何年何月何日幾時幾分拿去，幾時交還，須在辦公廳內閱讀。這些讀者不是中共幹部，當然拿不到文件，只可能得之口頭傳說。

萬人日報也曾得到過這類文件，例子之一是毛澤東遺言，這份遺言是一位讀者連同從北平用航空寄來的信封一起送來。老萬現在回想，我們可能受了利用，因爲經過「四人帮」事件後，證明這份「遺言」是江青等人做了手腳的。當時一定是江青的黨羽把它寄出海外，叫他們的嘍囉向海外傳播。收到這份「遺言」的「讀者」，一看全港最反共的報紙是萬人日報，可堪利用，就把它送給我們。

因爲江青做了手腳，遺言語氣及內容，可說無懈可擊。我們經幾位熟悉中共內情的朋友研究過，認爲眞實性很高，才把它發表。這文件後經各報轉載評論，亦皆認爲「甚有可能」；雖然馬上經華國鋒的馬仔「否認」，但人們仍不敢絕對否定。

我們可能受了利用

此外，我們又發表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攻擊毛澤東的洋洋數萬言的文件，這份文件也是大陸直接寄出，由讀者轉給我們的影印件，文件所用鉛字，在本港文匯報也排不到，我們拿新華書局出版的書籍核對，字型相同，才全文發表，還把原件製版刋出爲證，這是對讀者負責，也表明來源有根據，即使「僞造」，也不是萬人日報僞造，而是大陸不知江帮抑華帮僞造的，仍有刋登價値。他們僞造文件的動機，就代表了一種政治陰謀。

可是，老萬雖多次獲得讀者支持供稿，仍十分

羨慕明報。因爲明報讀者不像萬人讀者那樣，只供我們一些雜零狗碎的東西，而是極有份量的中共內部文件。這些文件，只有高級幹部才能看到，明報讀者可以看到這些文件，已是一大奇事，這位讀者又有過目不忘的能耐，把數千字文件，像影印機般把它印在腦子裏，回到香港，馬上又打一個「副本」給明報。老萬會假定，是一位高幹讀過文件，把內容告知探親的明報讀者，再由讀者轉達明報記者。但這一轉再轉，文件內容仍不走樣，老萬衷心佩服，甘拜下風！

三點證明乃是假造

萬人雜誌主筆畢松兄判定明報報導的所謂「總理臨終講話」是假的。所持的理由有下列三點：

一、明報從「廣州回來」的讀者不僅多、熱心，而且地位與中共「高級幹部」相同，所以能看到「一批重要文件」，且又都是過目不忘的天才。巧事都發生在明報，騙不了人的原因就在此。

二、周患的是癌症，死前三十多個小時居然未曾昏迷，甚至沒有痛苦，仍能「坐在床上微笑地」作「臨終講話」，這是不可能的。

三、狡獪的周恩來，自從遵義會議後就對毛絕對服從，臨終居然暗指毛爲江青一伙的「後台」，這與周的性格完全相反。再說，時間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當時已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八個大軍區司令去看周，毛江竟一無所知？除了明報主筆相信、「新聞分析」專家相信外，連鬼都不會相信。

這些「秘密文件」騙不了人，連在明報本身寫「辦劍談」的項莊和寫「赤足集」的沙翁也表示懷疑。沙翁以「疑問」爲題寫道：「本人的懷疑，倒不在文件內容如何，而在於文件的洩露經過。據稱，文件是『絕對機密的』（曾經一再強調），而這許多『絕對機密』的文件，是在一個『高級幹部家中看到』的，看到的人，是一個從香港到廣州去的人。疑問是這個港客看文件的時候，那個『高級幹部』在幹什麼？是不是還從旁指點一番，眞是不得而知了。」

因爲新聞是發表在明報，沙翁的稿子也登在明報，因此他措詞不能不含蓄點、客氣點，但一看而知他否定了這可能性，和我們的看法完全一致。

自暴其僞人頭豬腦

其實，一家報紙的報導，並無一定清楚說明消息來源的必要。許多報紙用「消息靈通方面」，「可靠方面」；台灣報紙則用「我方敵後人員探悉」，都是籠統的方法，但明報偏喜歡用廣州歸來港客提供消息，而事實上並不如此，簡直把讀者當羊牯。

譬如最近許世友、韋國清文件，他又用這一套，但第二天又在大陸版中發表了全文，如果得自「廣州歸客」口述，何以又有「原文」呢？這就是自暴其僞了。

老萬有理由相信明報這項文件的來源，與萬人日報一樣，「得來全不費工夫」，不過明報今回「執輸」了，他第一天只登了「摘要」，第二天才「跟尾」補登全文。此間法新社的編輯，似乎只訂閱一份明報，因此明報的「廣州來客談」很快就成了世界電訊，從不肯動動腦筋，考慮一下其可能性，天下新聞一大抄，老萬常慨嘆敝行同業太不忠於其工作了。

查老板只看明報

老萬有理由相信查老板每天從床上爬起來就只看一份明報，由此他眼中、心中，沒有其他報紙，每天就拿着明報自我陶醉，常爲「大陸新聞快捷、準確，捨我其誰」而自傲。如果他肯撥出一些時間，多看幾家報紙，會發覺他的「大陸新聞」並非獨得之秘，且往往落在別人之後。只因爲有一家「法新社」，老編也和查老板一樣，每天只看一份明報，因此常把他報的「舊聞」作爲明報的「新聞」發到全世界，於是查老板更覺明報了不起，在讀者面前大吹法螺了。其實，這類事情可以騙讀者，却騙不了同業，更騙不了有四十四年報齡的老萬。

以最近廣州部隊黨委及廣東省委的文件來說，查老板及其手下幾員大將，一直把這「秘密文件」視爲明報的「第一手資料」，爲文大吹大擂，但吃這門飯的老萬，眼眉剔透，雖然查老板把台灣貨改裝大陸貨，仍一目了然，不受矇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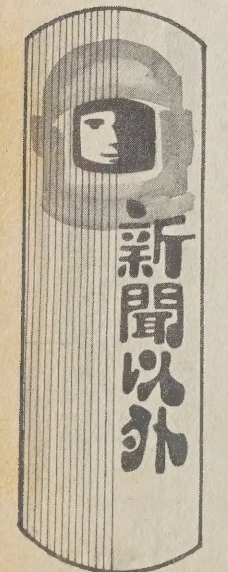
許章文件來龍去脈

最先發表這份具爆炸性文件的是台灣中央日報，日期是三月二十三日，全文登出。三月二十四日萬人日報及天天日報亦刊出全文，明報只在第一版頭條「摘要」登出，隱瞞了來源，說成是「廣州來客」提供。但全文與摘要在新聞價值上有很大差別，一向以「大陸消息迅速準確」自我標榜的明報，在這回合中顯然執輸了。第二天連忙將原文「補登」。很明顯的，遲了中央日報兩天；遲了萬人日報及天天日報一天。只因明報是一份媚共反華報紙，明明取材於中央日報，却不敢承認，偏說成廣州來客消息，讀者可能相信，我們是揸住報紙來做的現役報人，怎會被瞞過？

騙過讀者就算了，還爲自己解嘲，三月二十七日查老板寫了一篇題爲「風譎雲詭，神仙難料」的社評，爲備受嘲諷的「秘密文件」解釋。這些解釋，愈描愈黑，又兒戲又離譜！

查老板說：「根據常理而觀察中共政局，通常也是看錯多過看對。」又說：「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太深奧了，內幕太複雜了，不是常人以普通智力和常識所能了解的，最好的辦法是客觀一點，假定有此可能，或許也不一定如此，平心靜氣的看下去，不必輕下判斷。」

對中共政局不能以常理觀察，它深奧到不是普通智力和常識所能了解，其中往往含有深一層、高幾級的道理；查老板及其大將們獨能了解，這表示他們比「普通人」高幾皮。事實是這樣嗎？查老板看大陸政局，不知跌過多少次眼鏡，雖然他一向看法都是不依常理的。



華鄧死結結越深

岳騫

鄧小平呼之欲出

醞釀許久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到目前已經呼之欲出了。就現在所見到的資料，有幾項重要的依據。

第一，本港一間左報發表一篇長文，名爲譴責四人帮實則是爲鄧小平洗刷，全文皆是針對以前加於鄧小平的罪名加以反駁，宛如鄧小平的律師，雖然其論點並不一定強過四人帮，但這是一面倒的官司，只有原告說，沒有被告辯。所以按這篇文章看，鄧小平已經沒有一點罪。至於毛澤東指鄧小平「他這個人，從來是不講階級鬥爭的」却畧而未提。

第二，最近兩星期，共帮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均不見蹤影，推測是去北平開會，此會並非「三中全會」，當是爲「鄧小平問題」而召開，由於會期之長，可能發生極大爭執，最後的決定是鄧小平可以復出，但要交待錯誤，此項原則已由李先念在三月二十三日面告英國泰晤士報人員。

第三，我方敵後人員獲得廣州共軍及共黨雙方面致華國鋒書要求爲許多大頭目恢復名譽，其中包括鄧小平在內。更進一步要求評價毛澤東，也可看出鄧小平之復出已非華國鋒所能壓制。

其他尚有北京大學貼大字報向鄧小平道歉，又傳說周死之前曾與共軍頭目會面，商量鄧小平復出問題。

但傳說儘管熱鬧，鄧小平復出事仍然遙遙無期，在北平開會之共黨各省省委第一書記又回到原地，此一會談似無結果。經此一次會談之後，鄧小平復出將更渺茫。因爲時間拖得愈久，對鄧小平愈不利。

鄧小平復出何以發生困難，目前可以看出是華鄧兩人之間權力難以分配，毛鄧之間的衝突也無法融和，雖然共報再三辯解毛之批鄧是四人帮所假造，但其中有一些重要的話，確是毛澤東說的，如何解釋這一類「語錄」，成爲一個糾纏不清的問題。

華國鋒不願鄧復出

華國鋒不願鄧小平復出，是無法安置鄧小平，鄧小平復出若是任「副主席」，「副總理」，鄧小平肯不肯且不說，華國鋒也不能自安，担心鄧小平不會安於現狀，必然作進一步逼宮。如果鄧小平在共帮主席與「總理」之間担任一職，華國鋒地位立時動搖，更非華國鋒所願。更重要的是鄧小平一旦抓到大權，必然要清算文革，即使暫時不鞭毛澤東之屍，只是清算文革，華國鋒將首當其衝，連帶紀登奎、陳永貴甚至汪東興皆不能自安，此是華鄧之間無法尋求出一個妥協辦法的最大原因。

此一問題將來之演變，大體不外兩途：

一條路是繼續拖下去，華國鋒既不召開「三中全會」，也不明定「四人帮」之罪，只將各省共帮第一書記及「國務院部長」逐步更換，繼已更換八省委第一書記之後，又派王恩茂去吉林接替了王淮湘，華國鋒本人沒有班底，他現在是在製造一副班底，辦法則是提拔各省二級頭目，坐上第一把交椅，將一些曾列爲黑帮的人，恢復名譽地位，所有在各省更換的第一書記，在「國務院」更換的「部長」，大部份是如此，時間一久，很可能會形成一個新的華國鋒集團。

此一路綫必須有客觀條件配合，所謂客觀條件，便是華國鋒所說的「天下大治」，眞的內部能穩定，人民生活能提高，國際統戰能有成績，各級共幹覺得華某眞有本領，沒有人能比他作得更好，時間一久，地位自然漸漸穩固。

但華國鋒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天災人禍接踵而來，以經濟情況而言，似比毛周死前更糟，去年一年的地震成災，人們所注意的是唐山大地震，但大地震並非唐山一處，只因唐山密邇北平無法隱秘。就以唐山而言，大地震後，華帮大肆宣傳如何全力救濟，成就如何之大，但到了最近，路透社由北平發出消息，一批外國人獲准去唐山、到地方之後，發現唐山仍是一片瓦礫，重建工程完全未開始，一個唐山尚且無法重建，其他地方可知，也可看出華帮經濟情況已入山窮水盡之境。

地震災禍尚未恢復，又發生了普遍的旱災，目前華管區旱災嚴重情況，爲過去罕見，從電視上可以看見華幹驅使大量農民挑水灌田，此種落伍辦法，即在非洲亦少見，廣大農田乾旱靠挑水澆灌，正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照此情形看，華管區農業失收已成定局，哀我同胞，不知又要餓死幾千萬人，但此一情況也必然動搖華國鋒的統治，即使人民不起而造反，共帮大頭目也要乘機推翻華國鋒。

經濟惡化是華的致命傷

對外貿易方面，共帮去年入超達十二億美元，亦爲過去罕見之事，因共帮過去二十幾年在海外所刮得僑匯，只用於買粮食，作國際統戰經費，所以從無赤字，但自去年由於僑匯銳減，共帮又大量向西方國家進口機器及各種物品，赤字竟達十二億美元，由於石油減產，無物可以出售，不得已向倫敦市場大量拋售黃金，此種經濟情況今年將繼續惡化下去。

至於內部動亂，也隨周毛斃後而連續發生，許多省市均實行軍管，由共軍

直接統治，雖然靠軍隊鎮壓住反抗，但各地反共行動日漸蔓延，此仆彼起，漸成燎原之勢，此一情況也威脅到華國鋒政權。

再說華帮的「外交」，一年來情況也到處碰壁，與蘇俄之間固然勢不兩立，在毛周生前特別注意的美日「外交」也在倒退，以日本而言，不論福田何如擺出低姿勢，要把「反霸權」簽進「和約」條文中便不肯同意，華帮急於要同日本簽「和約」，倘不完全為了對外，更有對內的成份，但是，日本政府無論換誰主持，也不肯把反霸權簽入「和約」中，除非華帮能按照宮澤四原則聲明「反霸權」並不指任何一方面，並不表示日本與華帮遇到任何國際問題採取一致行動，反霸權應擴展到全世界，反霸權要符合聯合國憲章。這四條件若加進去，華帮拉日本落水共同反美反俄的企圖便落了空，自非華國鋒所敢答應。因此，近月來，華帮對此表現了無比的焦急，廖承志對着「總評」代表痛罵社會黨委員長成田知己之後，華帮又策動日本國會議員組織一個團體，促使日本政府按照華帮要求簽訂「和約」，署名的議員皆是華帮豢養的爪牙，成田知己，竹入義勝之流，在野黨的賣身投靠分子有幾個自民黨議員，仍是川崎秀二，田川誠一等人，唯一的「新人」是兩面三刀的保利茂，大概因為身為衆院議長，為了議會運用，不能不敷衍在野黨，還有參院議長河野謙三可能也為了這項原因，與保利茂同時簽了賣身契，這一團體表面看來似乎聲勢很大，有參衆兩院議長，有在野之社會，公明兩黨黨魁，但下面議員只有小貓三隻四隻，憑此力量，決不足左右大局，改變日本既定國策。

至於對美「外交」，華帮也盡全力，指使在美的「血外」，「墮子」，「洋帮」一齊吶喊「關係正常化」，但卡達總統已明白告訴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美國不能採取「日本模式」與華帮政權「建交」，因為美國與中華民國有防禦條約，不能任意廢除。「日本模式」，已非華帮所願，美國却連「日本模式」也不能接受，雙方驢頭不對馬咀，要達到全面勾結，路程正遠得很哩！

檢討華國鋒上台後的「政績」，內政，外交，財政，經濟一無是處，唯一可能使共幹興奮的是一舉逮捕了「四人帮」，但到了今日半年有多，不審不判，連職務也未撤銷，必然會引起共幹的疑懼，促使華國鋒早日垮台，加入「五人帮」。

鄧小平與章國清

鄧復出局面更亂

另一條路便是鄧小平復出，堂而皇之從大門走出來，由「三中全會」推選為黨主席兼「總理」，正式取代了華國鋒，如果此一局面出現，是否即如海外共帮及親共，媚共分子所想的「天下大治」呢？情形恰恰相反，亂得更快，此非有意作宣傳，而實在有所根據。

鄧小平如果坐上共帮第一把交椅，可以想到的幾項措施：

第一、大清黨，不但清文革派（不限於四人帮），也要清毛算毛的親信，如此必然「朝市一空」，高級頭目人人自危，如同列寧死後的蘇俄，高級頭目互殺互砍的局面即將出現。

還有更重要之點，即鄧小平與共軍頭目之間的關係，許多海外專家均指鄧小平受共軍頭目擁護，此亦管中窺豹的看法，也許出身於一二九師——「二野」的頭目會擁護鄧小平，其他山頭不但不擁護，反而比起對華國鋒更反感，因為共軍山頭一向此疆彼界，壁壘鮮明，鄧小平代表四大山頭中勢力最小的「二野系」坐上第一把交椅，其他幾個山頭大頭目一定心生疑懼。加之一九七三年底「大移藩」，調動了八個「大軍區司令員」，就是鄧矮子劃的策，更與各大山頭的頭目結了怨。所以矮子一旦上了台，各軍區割據形勢將更為明顯，因為各大軍區頭目無畏於華國鋒，却實在怕鄧矮子，他們自保之道便是擁兵自固。

最後再說鄧矮子的「治國」之道，海外一批親共分子皆認為鄧小平一上台，便可實行四個現代化，不知這句口號即使周恩來不死，也未必眞作得通，這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本質與現代化有基本衝突。蘇俄經濟條件好過共帮，建立政權超過共帮一倍，到了今天，除去武器已現代化（即所謂國防現代化），其他三個現代化，距離西方國家水準，相差尚不止半個世紀。

以鄧小平偏急個性，加之自覺來日無多，華國鋒可以慢慢來，鄧小平一定要爭朝夕，為了在其有生之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只有要人民再勒緊肚皮，如此，則毛澤東當年「三面紅旗」之禍，將會重現於中國同胞之前，又不知有多少人會活活餓死。

但毛澤東無論闖多大禍無人敢起而反抗，鄧小平一旦鬧出「三面紅旗」大禍，不但人民要起義，軍隊也要起來反抗，到時將是眞正天下大亂之局，共帮政權就要在大亂中消失。

「大治鐵路下」的「嚴厲鎮壓」

李哲夫

最近，華帮再度對大陸破壞交通運輸的人，提出「嚴厲鎮壓」，「人民日報」重申打擊所謂現行反革命分子。儘管華帮接二連三召開由「鐵道部」和「公安部」共同參與的鐵路運輸及治安會議，實行堅決鎮壓，但鐵路運輸的破壞活動並無停止其紊亂情況反變得愈來愈嚴重。由於大陸的運輸系統大批滲入「四人帮」份子，且控制行政和管理權，致使華帮束手無策，除了採用屠殺手段外，始終想不出第二個辦法。

最近華帮再度叫嚷，要對在天陸上破壞鐵路交通運輸的人「實行堅決鎮壓」。北平集團繼二月間召開的「整頓和發展鐵路運輸」的會議之後，從三月一日至三月十三日，又在北平舉行了全大陸的「鐵路治安工作會議」，參與這次會議的是中共「鐵道部」和「公安部」。二、三兩月連續召開的兩次有關鐵路運輸及鐵路治安的長時間會議，顯示中共在這方面所面臨的問題十分嚴重。事實上「人民日報」於三月十七日在報導「鐵路運輸治安會議」的消息中便指出：「一九七六年，不少鐵路區、段，治安秩序出現反復的亂象」，「『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上升……：貪污、盜竊、投機倒把、打、砸、搶活動突出，嚴重影响了鐵路運輸生產的安全」。

鐵路運輸 破壞嚴重

「人民日報」透露：為此，「鐵路治安工作會議」決定，要「堅決鎮壓這些『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要重點打擊那些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搞打、砸、搶，製造事故、煽動停工停產、煽動哄搶物資，中斷鐵路運輸的破壞分子，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殺人犯、放火犯、盜竊犯、詐騙犯、流氓集團和各種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壞分子。」

從「人民日報」的這種大叫大嚷中可以窺見，大陸鐵路交通運輸目前所受到的來自各個方面的破壞，其情況是嚴重到使華帮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除了大叫「堅決鎮壓」，企圖以血腥恐怖的屠殺手段來維持其鐵路交通的治安以外，在十三天長的會議中，始終再也想不出第二個辦法來。

目前，華國鋒當權派在宣揚要「大治鐵路」的同時，把鐵路交通運輸所受到的嚴重破壞，完全歸罪於「四人帮」。認為這是受「四人帮」干擾、破壞下的直接結果。但是，事實上却不盡然全是「四人帮」的罪行。人所共知，一九七四年，正是「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的運動之後，大陸內的鐵路交通立刻形成了空前的紊亂，全大陸的幾條主要鐵路幹道，不是交通阻塞不通，處處中斷，就是物資運不上車，或車上貨物長期卸不下站。使鐵路運輸全部停頓。加以礦廠工人的罷工停工，造成了有車無貨，以及工廠原料、燃料的供應斷絕，使沿所有鐵路幹道上的百個城市的各類工廠都停工停產，或半停工減產，大批的工廠幹部開了小差，棄職潛逃。工人離廠各奔生路，使大陸整個工礦企業，全部停頓。自這次以後，大陸鐵路運輸交通問題，一直沒有能夠獲得解決。

反華分子，控制鐵路

一九七五年，「四人帮」曾一度應用其組織好的所謂「城市產業工人民兵」去企圖威懾鐵路運輸部門，強迫其恢復正常。結果導致了「城市產業工人民兵」與鐵路運輸有關的工人在幾個鐵路樞紐地區發生武裝衝突，像鄭州、南京等地所發生的民兵與鐵路工人的大流血衝突，當時就哄傳全世界。接着「四人帮」就乘亂把它的帮徒，大批滲入鐵路系統，奪了鐵路的行政和管理權，但這樣一來，鐵路交通系統，又成了「四人帮」進行奪取地方權力，打擊共黨省、市反毛組織的鬥爭工具，鐵路工人把交通運輸工作放在一邊，却為奪權而到處搞鬥爭。

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死後，毛江「文革派」與老幹部之間的權力鬥爭立即進入白熱階段，鄧小平被二次罷官同時，中共「鐵路部長」萬里也跟着下台，可見江青「四人帮」與老幹部派對鐵路交通運輸部門爭奪權力的特別緊張之情。但鐵路交通系統，既成為「四人帮」進行奪權的一項重要工具，在鬥爭第一、業務第二的所謂「政治掛帥」與「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綫下，因此，大陸的鐵路運輸直到「四人帮」下台時，仍是一片混亂不堪的景象。

大治鐵路‧偉大空話

華國鋒一伙奪權後，由於鐵路運輸系統已有一大部分領導權力，早已陷入

「四人帮」親信分子之手，因此，反華的思想和行動，在鐵路系統內表現得相當突出。破壞鐵路運輸的事件大量增加。鐵路運輸組織同「民兵」不同，華對江青帮的「民兵」，可以繳槍解散，驅回工廠，對鐵路運輸組織，對鐵路工人則無法用繳槍解散的辦法，且鐵路運輸的分工協作性很大協作區域是全面的，任何一個分工環節或全面協作區域中的任何一個小部分，甚至一個小站協作不起來，都會影響整個鐵路運輸工作。因此，「四人帮」分子進行破壞行動在鐵路運輸方面特別突出，對華國鋒新當權派的打擊所引起的問題，自然也特別嚴重。華上台後，提出「大治鐵路」，並在今春連開兩個爲期相當長的會議，最後提出要以血腥鎮壓的手段來維持鐵路治安，可見問題至今仍未有解決的希望。

大陸鐵路交通運輸近乎癱瘓的混亂狀態，基本上是中共內、外政治鬥爭的一項直接反應。就內而言，是權力鬥爭雙方都力爭以鐵路交通運輸作爲打擊對方，鞏固自己的鬥爭工具，因此引起紊亂。就外而言，大陸工人用停工、怠工的方式，反對中共的剝削壓迫，以至工礦產品少。倉庫、搬運工人的怠工，以致起卸滯塞。加以大陸各地人民的反華組織對鐵路的破壞等等，所以才形成這樣十分嚴重的狀況。而且這並非短時期的現象，至少在「文革」以來，長達十年的時間中，大陸鐵路運輸交通，就已開始大亂特亂，且一直與日俱增了。

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仍在繼續，以「階級鬥爭」的形式進行，華國鋒一再聳言仍要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即暴虐統治，中共這條「基本路綫」不變，則日日鬥，月月鬥，年年鬥的局面也不會變。華國鋒的所謂「大治天下」分明是個空話，「大治鐵路」也更屬如此。所謂「大治」，不外是大屠殺的幌子而已。從這次中共「鐵路治安工作會議」的決定來看，人們對華國鋒的所謂「大治」是什麼，應該是看得更清楚了。

日本三大報媚共醜行

史學如

日本一家著名的雜誌——新潮週刊，最近刊載一篇專文，揭發東京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與讀賣新聞等三家大報媚共、懼共，無所不用其極的醜行，令人齒冷。

據這份週刊揭露，東京這三家大報，不僅在新聞及廣告業務上，專替中共作吹捧宣傳，拒絕刊登有關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新聞報導和書刊廣告，而且公然禁止其員工及家屬，前來台灣從事觀光旅行，原因只是懼怕「受到北京方面的抱怨」。這種可恥的媚共行徑，不祇是剝奪了日本一般報紙讀者獲得國外正確消息的權利，且亦侵犯到其員工及家屬作爲日本國民所應具有的旅行自由。日本一個民主國家，新聞事業被稱爲享有充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權利，而東京這三家大報的媚共、懼共，竟一至於此，實爲我們所無法理解。

日本新聞界於戰後共同組織「日本新聞協會」，並制定「日本報業信條」，作爲新聞事業一致遵循的道德憲章。關於報導新聞與撰寫社論所應遵守的自我約束，信條中有如下規定：『報導新聞的基本守則，對於所叙述之事，必須正確與信實』；『於處理新聞之際，應永遠切記並嚴密注意，勿使此等新聞受人利用，以遂其宣傳目的。』東京三家大報，不惜受中共利用，替中共作欺騙其國人的虛僞宣傳，顯已公然違反日本報業所作上述莊嚴的規定，自無日本新聞事業的道德準則。至於這三家大報拒不刊載有關中華民國台、澎、金、馬的任何新聞報導，則更是剝奪了日本國民所應享有的獲悉國內外消息的「知之權利」；而這項權利，實係新聞事業及其從業人員所享新聞自由的基礎，爲民主國家的新聞事業所無權剝奪、侵犯。

其實，正如日本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瀧澤毅，在最近出版的「現代用語之基礎知識」一書中所指責，日本大眾傳播界，包括各大報紙及通訊社，在處理有關中共的新聞報導時，大多顯現畏懼中共的作風，並不以東京三家大報爲限；能如刊載「蔣總統秘錄」的產經新聞，及揭發日本新聞界媚共醜行的新潮週刊，在日本眞如鳳毛麟角，爲數極少。如所週知，日本新聞界左傾媚共的風氣，在中共佔踞大陸後即已逐漸形成，及至日、中共「建交」，更變本加厲；這種荒謬作風，危害日本本身的國家利益，至大且鉅，豈僅是破壞戰後中、日兩國化敵爲友的關係而已！

瀧澤毅在書中指出：中共利用及控制日本新聞界的主要武器，即是准許甘受其利用、控制的日本新聞機構，在北平派駐特派員；如果某一報紙或通訊社的特派記者，發出揭露中共弱點的報導，或者這個記者所屬的報紙或通訊社發表了不利於中共的新聞報導或評論，中共即將撤銷他駐在北平的「常駐權」。日本新聞界，尤其是報紙在惡性競爭之下，深恐失去派駐北平記者的「常駐權」，會影響其商業利益，因而不惜放棄民主國家新聞事業所尊重、珍視的新聞自由的權利，而甘自屈從中共的利用、控制；這眞是日本新聞界的奇恥大辱！

可是，派遣記者常駐北平，在新聞業務上能得到什麼好處呢？瀧澤毅幽默而憤慨地指出：在那裏等着他的是「新聞來源的飢餓」，以及由於長期「飢餓」，造成「飢不擇食」的狀態，以致不論中共供應他什麼「新聞」，他都全部照發。在他是報銷、塞責；在中共却已完全達到利用、控制的目的了。至於不利於中共的新聞，他那常駐記者，究竟有什麼作用呢？

國際新聞協會在最近出版的一九七六年度新聞自由調查報告中指出：由於缺乏充分的新聞自由，和業務費用的高昂，西方各通訊社正準備撤離中國大陸。可是，日本新聞界却爲了保持在大陸特派記者的「常駐權」，而甘受中共的利用、控制，其爲不智，孰甚於此！

我與孟眞的婚姻生活

俞大綵

本文作者俞大綵女士與傅斯年先生結婚十六年餘，他們的婚姻生活恍如一夢，聚少離多，大半時光是在顚沛流離中渡過，有說不盡的心酸……。



婚姻生活．恍如一夢

民國二十三年，孟眞與我在北平結婚，回憶十六年餘的婚姻生活，恍如一夢，歡聚少，別離多，有說不盡的辛酸，他只活到五十四歲，於三十九年冬，捨我而去，到今天已將二十七年了。

吟悲哀的悼亡詩，寫感人的紀念文，均非我所長；我更不願向人泣訴我的悲痛，在這段漫長的歲月裏，我黯然把對他的思念，深深藏在我的心底。

廿四年九月，我們唯一的孩子（男孩）出生在北平，孩子出生前，孟眞說，假如是男孩，要取名仁軌，傅家下一輩，應以「樂」字爲排行；孟眞之所以破例爲兒子命名，乃仰慕唐代在朝鮮對日本打殲滅戰的大將劉仁軌，他內心蘊藏着多麼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他那時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同時在北京大學授課，廿五年，史語所南遷，我們也於同年二月借任樂成，奉孟眞的母親李太夫人遷居南京。

孟眞侍母至孝，對子侄輩，也無不愛護備至。太夫人體胖，因患高血壓症，不宜吃肥肉，記得有幾次，因我不敢進肥肉而觸怒阿姑，太夫人發怒時，孟眞輒長跪不起，他竊語我云：「以後你給母親吃少許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對患高血壓症的人，控制情緒，比忌飲食更重要，母親年紀大了，別無嗜好，只愛吃肉，讓她吃少許，不比惹她生氣好麼？我不是責備你，但念及母親茹苦含辛，撫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讓老人家高興，盡孝道而已。」

我永遠忘不了阿姑曾對我說的一段往事：傅家書香門第，但孟眞的父親，去世太早，只活到三十九歲，弟弟孟博才七個月，家境極困，雨天屋頂漏水，老人家懷中抱着幼兒，頭上撑一把雨傘，可想見他們母子孤苦零丁的境況。太夫人於三十年十月，病逝重慶，孟眞適身患重病，恨防護未週，痛傷不已。

廿六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南京進入緊急情況，孟眞以職責在身，不能，更不願離開南京，拜託史語所一位陳先生，護送太夫人往安徽，暫寄寓陳家，要我携仁軌投奔江西，廬山牯嶺，我父母親的寓所暫避。

南京連遭敵機猛襲，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的嬰兒日記內，有孟眞於廿八年一月廿日在昆明爲仁軌畫的一張旅程圖，並記着：「小寶第二個生日，是在牯嶺外公外婆家過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襲，生下三年，走了一萬多里路了！」可想像那時在敵人殘暴行爲之下，國人顚沛流離的慘況了。

南京淪陷，孟眞於同年冬到達牯嶺，我們隨我的雙親，乘江船經漢口抵重慶，廿七年七月，孟眞決定把史語所遷往雲南昆明，我們也到昆明暫居。

天性仁慈．最憎惡狗

說到這裏，令我想起了一幕輕鬆的笑劇，孟眞天性仁慈，最重情感，唯有狗，得不到他的「慈」和「情」，他對貓有偏愛，但對狗有強烈的憎惡，我們初到昆明時，友人送給仁軌一隻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眞午睡方酣，那隻狗走近床邊，用舌輕舐他的手，他被驚醒，便伸手猛打，沒有打中，他怒氣冲天的拾起拖鞋再打，狗已遠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鏡從几上打落地上，鏡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戲言，虐待動物是一罪，要遭監禁的，不料他竟「惱羞成怒」，整整三日，不與我交一言。

這場冷戰，延續了三天之後，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長揖到地，面有愧色的笑向我說：「我無條件的投降了，做了三天啞吧，悶煞我也。」我取笑他說，用配眼鏡片的錢，買幾個肉包子吃，豈不更好？（他愛吃肉包子）。

他在德國的同學某君，最愛跟他開玩笑，曾向我「告發」他說：孟眞在德國時，不好意思當着房東太太打她的狗，只敢在餐桌下猛踢以洩恨。我問孟眞是否確有其事？他笑而不答，是默認了，我很欣賞他不時流露出天眞的稚氣。

以後幾年中，我們曾飼養過一隻嬌小玲瓏的暹邏貓，和一隻雄偉壯大的黃貓，他却把牠們抱在懷中，甚至歡迎牠們共榻而眠。

在昆明幾年中，孟眞因公務，忙於往返昆明與

重慶之間，很少在家，三十年，昆明時局緊急，孟眞本人在重慶，又設法把史語所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鎭，我携仁軌及所中同事數十餘人，分乘兩部破舊大巴士，經羣山萬壑，抵達四川，我與仁軌便暫時留在重慶孟眞身旁。

孟眞屢年來，因為公務奔波勞碌，感時憂國，多年的高血壓症暴發，頭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嚴重，不得已，在郊區山中，借屋暫居，藉以養病，那時，他奄奄在床，瀕臨危境，悲身憂世，心境極壞，看不見他常掛在咀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窮困悲愁的日子，孟眞重病在身，幼兒食不果腹。晴時，天空常有成羣的敵機，投下無數的炸彈，廊外偶細雨紛霏，又怕看遠樹含烟，愁雲慘淡，我不敢獨自憑欄。

記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顧路途遙遠，上山探疾，孟眞囑我留客便餐，但廚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樓，向水利會韓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與韓君，素不相識，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學與孟眞同學，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錢。

事隔一月，我已還清債務，漫不經心的將此事當笑話說與孟眞聽，不料他長嘆一聲，苦笑着說：「這眞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癒，要拚命寫文章，多賺些稿費，決不再讓你再靦顏向人借錢了，我好慚愧！」我很後悔失言，不料一句戲言，竟引起他的感慨萬千，因為他雖然常為國家多難而担憂，但他於個人生活事，從不措意！

心所焦慮．國家危存

孟眞病稍癒，我們即遷李莊，那是一個水秀山明，風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們結廬山半，俯瞰長江，過了一段悠閒的日子，直到抗戰勝利才離開，那時仁軌十歲，已讀完子弟小學五年級了。

在李莊幾年中，孟眞在家時更少，常去重慶；心所焦慮，唯在國家之危急存亡，他在國民參政會發表言論，在報紙上寫文章，對政府的批評，都是出於一片愛國赤誠，毫無一點私念，他平常好談論，但他對個人私事，向不作惡意批評，只要事關國家，他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常對我說：「我非『識時務之俊傑』，更不識何謂『明哲保身』，我乃大愚也！」

他偶而回李莊小住，在那段難得的清閒的日子裏，不是給兒子講幾段三國、水滸，便是看書寫作，有時背着雙手，環繞室中，搖頭晃腦，不斷的用滿口山東腔調，哼唱詩詞，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兒子只在一傍瞠目相視，在一個寂靜的深夜，他在燭光下，伏案為兒子寫了一張文文山的「正氣歌」，那時仁軌纔是一個不滿八歲的孩子。

抗戰勝利時，他在重慶，寫給我的一封家書說，他一聽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欣喜欲狂，衝出寓所，飛奔上街，手舞足蹈，見人便摟抱，狂呼大叫，直到聲嘶力竭，又說：「我可以出國治病了。」

因為在勝利前，蔣委員長關懷孟眞的病體，曾促孟眞赴美就醫，並允負担一切費用，孟眞答謂，敵人未滅，國難方殷，他不願離開祖國。

三十四年秋，抗戰勝利，他本可赴美就醫，但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先生在美未返，蔣委員長命孟眞先生去北平接收北大，代理校長，三十五年，我們携仁軌於五月四日飛抵北平，孟眞在北大一年中所做的事，最近陳雪屏先生在「傳記文學」中有文述及，我不必多說了。

適之先生抵北平後，我們一家三口，於三十六年七月乘船抵美，仁軌入新港一所私立小學，免費就讀，孟眞到波士頓入醫院治疾。

在醫院，孟眞除接受藥物治療外，飲食管制極嚴，肉類脂肪及鹽均不能吃，每日三餐，只吃米飯，蔬菜，水果及少許甜食而已，醫師稱讚他是最合作的病人，但他却說，為服從醫師，他每天餓得發暈，苦不堪言，出院時，醫師警告他切勿担任行政工作，尤忌生氣，以免影響情緒，使血壓回升。

他出院時，體重減輕三十餘磅，僅有的幾套衣服，都太大了。我記得他出醫院回家的那一天，跨進屋門，用雙手緊縮着褲腰說：「我現在簡直可稱為『楚腰纖細』，再也不是『傳大胖』了。」他一向不講究衣着，出醫院後，不曾製新衣，一直到回國，長台大，到他去世，仍穿那幾套舊衣服。

事無大小．奉公守法

病已癒十之八九，他極感興奮，辭去美國幾所大學的聘請，準備回國，我深知他的病未痊癒，勸他多住些時，以事靜養，他說，他在國內要做的事太多，豈可偸閒，安居異國？堅持要回國，仁軌差一年小學卒業，將他留在美國，也是我力爭，孟眞才答應的。

三十七年八月，我們乘船抵達上海，政府宣佈禁止私人藏有黃金、美鈔等外幣，實行金元券幣制。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下船時身邊僅有美金三十八元，我認為那微不足道的區區小數，不必管它，但孟眞說，事無大小，我們都要奉公守法；第二天，便把那三十八元，換成金元券了，所帶回的一台舊冰箱，一隻打字機，幾箱書籍和孟眞所需用的藥品，是我們僅有的財產。

返南京後，時局日趨緊急，孟眞憂心如焚，舊疾復發，血壓猛升。那時我的母親，患嚴重心臟病住醫院，七姐大網，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奉母先飛廣州，轉香港就醫，她要我同行，與她共同隨機照顧病母。

我慮及孟眞舊病復發，加以他感時憂國，情緒極劣，母親重病在身，長途飛行，極堪憂慮，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商之於孟眞，他毫不遲疑的說：「你母親病情嚴重，此行如有不測，你未能盡孝，將遺恨終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顧慮我。」

我略整行裝，準備隔日啓程，當夜孟博趕來痛哭流涕，責備我不該離開孟眞，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着一大瓶安眠藥，一旦共軍攻入，他便服毒自盡？那時，你將何以自處？」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們相對涕泣，我便放棄廣州之行。

正在那幾天裏，蔣總統命孟眞前往台灣，接長台灣大學，孟眞本早有決心，以身殉國，但念及設能藉此機會，接出困在北平的學人，同去台灣，羣策羣力，整頓台灣大學，豈不可遂書生報國之志？便決心就台大校長的職務。

明知那時的台灣，醫藥不便，但此行既定，他又笑着說：「台灣產米、水果和糖，到那裏，我不愁沒有東西可吃了。」孰料他竟「歸骨」於台灣！

時事評論

合理評估樓宇差餉

雖然財政司夏鼎基於弎月二日在提出一九七七——七八年度預算案時，對差餉徵收率與寬減辦法的建議，表明港府對差餉問題作出若干讓步，但這種表面的讓步，却無法消除人們的憂慮。以中華廠商會爲首的「香港各界社團反對港府不合理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委員會」，作出的強烈反應，正表達了廣大市民對港府當局重估應課差租值時所用的價估原則和方法的關切心情。

正如社會輿論和有關社團指出，差餉問題的解決，關鍵在於有關樓宇的應課差餉租值的評估，如果評估過高，即使從差餉徵收率作若干降低，也無法將市民應課差餉作出合理的調整。這個合理的程度，應該是以官民雙方所能接納的結果爲依據。否則，差餉的重估，就會變成因減得加的數字遊戲，從而加重市民的負担。

市民關心「評估標準」

當局對於實施新的應課差餉租值以徵收差餉的理由，雖然表面上是「差餉物業估價署長必須不時調整樓宇應課差餉租值，使其切合時宜，俾負担差餉責任得以公平分配」，及「確實反映今天公開市場的租項」，實際上是當局利用「估值作爲徵收差餉的計算基數，去增加重估的應課差餉租值，藉此大量增加政府的財政收益。

由於各界人士對當局重估差餉租值的政策，表現出極大的關注，並紛紛發表意見，故港府對原來的差餉政策作出若干修正，這個修正，可以理解爲當局接納民意的表示，於是提出了調低原來差餉徵收率的建議。不過這個建議並沒有包含對應課實際的差餉租值，有明確的決定。因此政府重估應課差餉租值時所用的估價的原則和辦法，就無法保證會達到

差餉的評

某種合理的程度。事實上，市民眞正關心的，並不是徵收率，而是他們實際要繳付的差餉金額，對差餉金額具有影响作用的，不僅在於徵收率，也在於租值的「估價」。於是「估價」的標準，就成爲人們關心的中心問題。

差餉物業估價署在三月三日曾正式公佈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已估價產業的估價册，內載有大約四十五萬

華國鋒鳴呼哀哉

陰魂不散的鄧小平，爲了報復去年老毛所指示「兩項決議」的一箭之仇，果然以「批鬥四人帮專案小組召集人」的身份，南來廣東調查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在接見「羣眾代表」談話時，將毛澤東和華國鋒也列入批鬥的名單，公開揭發毛澤東的錯誤，並指華國鋒是投機份子，是口是心非的野心家，是現代的秦始皇二世！

鄧小平這篇充滿鞭屍挑戰性的談話，已由中共廣東省委會印發傳閱，顯示鄧小平翻案奪權的掙扎，將湧現高潮！

鄧小平於三月九日，由廣東頭目之一林李明陪同接見「羣眾代表」時說：去年天安門事件，出發點是革命性的，但是四人帮利用羣眾製造了流血的政治事件，毛澤東和大部份同志，作出了『四、七』兩項錯誤決議，這是必須糾正的，公開平反祗是時間問題。

所謂「兩項決議」是鄧小平去年垮台的致命傷，毛澤東當時運用權力，抬出華國鋒將鄧小平打成落水狗，並透過中共北平市長吳德的傳聲，痛罵鄧小平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是「中國赫魯曉夫第二」，罪大惡極！

舊恨更添新仇

記得吳德去年四月五日，在天安門廣場向「羣眾」喊話，揭發鄧小平的造反罪行時，有一段原文這樣說：

「同志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

全市廣大革命羣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爲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衞毛主席，保衞黨中央，保衞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保衞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

矮鄧出

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羣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吳德這段爲毛澤東傳聲而講的話，可說是針對當時的「階級敵人」鄧小平而發的，過了兩天便宣佈「兩項決議「，解除鄧小平黨內外

估問題

徐達文

份產業估價，並公開表示，任何人士根據差餉條例所規定的任何理由而對新估價事項有所不滿者，可在上述廿一日內，使用規定之R二〇甲表格，向差餉物業估價署長提出反對建議要求修改有關的估價冊。這可以看作為港府有關當局對最近的社會反應，作出的間接答覆，也表明港府當局對於差餉問題所採取的應有立場。

官察民情民解官困

由於有關人士認為港府對社會輿論及社會人士的強烈反應，仍未有令人滿意的「切實答覆」，據消息透露，因為差餉問題，使官民之間產生了歧見及導致了誤解，這對香港社會的發展與官民的關係，無疑有一定的影響。假如當局將這個問題拖下去，只有加深了這些歧見和誤解。因此，我們切望港府能真正尊重民意，體察民情，和接納民願，以便訂出一個既為市民接受，又顧及港府需要的差餉重估措施。

我們認為，官民雙方如果各執己見，各不讓步，始終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只有官民協商，官察民情，民解官困，才能求得折衷的辦法及互利的結果。近數個月來，各界社團反對港府不合理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委員會，已彙集不少有關的資料，以及「很充實的支持性文件」，堅決反對港府的新估值，如情況必要，將不惜訴諸法律行動。對於事情的發展仍未明朗化以前，我們無意作出任何斷語。不過，因為差餉問題的歧見，而弄到官民的不和，以致採取強硬的行動，我們倒是不願意見到的。

坦誠協商．互忍互讓

而業主方面，也應考慮政府的財政預算和發展計劃，作出一些讓步，不應單純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忽略整體的利益。因為香港的安定繁榮，需要龐大資金，但本港的資源有限，故政府的政費收入，只能從本港本身去獲得解決，否則，香港就無法得到發展和安定。同時，港府變成了「巧婦難為無米炊」。港府為配合香港的發展，而調整若干稅收，決不是苛政，取之於民，用於民，是官民的互相互利。故在差餉問題上，就應根據這個互助互利的原則，去謀求折衷的解決辦法。如果業主只是為了保持原有租項收入，致對港府的差餉政策表示不滿，甚至藉此抬高租金，將負担轉加住客，這些維護個人利益的業主，其提出反對重估差餉租值的理由，也難免有其個人偏見和自私目的。

故在差餉問題上，最重要的是，官民雙方的坦誠協商，互忍互讓，只要雙方能本着這一原則而為之，問題始終獲得解決的辦法。

馬鞭毛屍

秦明

的一切職務，並發動全大陸為「兩項決議」打倒鄧小平勝利而歡呼，還要盛大的遊行示威壯聲勢，以為將鄧小平打成落水狗，可以高枕無憂了！

矮鄧揮舞回馬槍

誰知鬥人者人恆鬥之，毛澤東生前未能將鄧小平斬草除根，老毛一倒，鄧小平又死燼復燃，所謂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由於鄧小平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一年未到，一聲呼喝「我來也！」就指名批鬥毛澤東和華國鋒，使天安門前又是鬥爭的腥風血雨密佈，撕殺氣氛彌漫！

鄧小平要翻案奪權，當然先要推翻「兩項決議」，也必然要先鞭打毛屍，批鬥華國鋒。所以他在廣州正式表態，指出「兩項決議」是錯誤的，一定要平反，更露骨的揭發華國鋒許多問題與四人帮有關係，更巧妙的以「反戈一擊有功」來諷刺華國鋒是投降派，畫公仔不必畫出腸，鄧小平報復的火把已燒到毛澤東的屍邊，很快就蔓延到華國鋒的眉眼！

口是心非的野心家

去年今日，華國鋒憑藉「兩項決議」而黃袍加身，進一步以老毛的六字便條當「令箭」，奪取了毛澤東的權位於一身，連抗震救災也念念不忘深入批鬥鄧小平，迫得矮鄧走投無路而上書毛澤東乞求「主席賜我一死」，可見當時鄧小平處境之悲慘，此仇此恨之深，想不到一年風水輪流轉，鄧小平這一招回馬槍，反戈投降的華國鋒還往那裏跑？

血雨腥風何時了

面臨凶多吉少命運的華國鋒，鄧小平已在廣州講話時等於宣佈他的罪名，也可作為來日批鬥華國鋒的伏筆，這幾句話講得很圓滑。他說：「華國鋒同志在與四人帮的鬥爭中，起了關建性的作用，雖然他以前在很多問題上與四人帮分不開，但在毛主席死亡前後，他同樣成為四人帮的眼中釘、肉中刺，何況他反戈一擊有功……如果「三中全會」決定繼續由他担任黨主席，應該擁護，不過，全國人民要隨時警惕口是心非的野心家，防止再出現現代秦始皇！」其中「反戈一擊」是批鬥華國鋒臨陣投降，還加上口是心非的野心家的影射，華國鋒又怎能不嗚呼哀哉？

有所不談集

花邊新聞主角

嘉露蓮

尹靜心

摩納哥公主嘉露蓮，現已成爲西方記者找尋花邊新聞的主角。嘉露蓮年輕、美貌、富有，再加上地位高貴，她的一言一行，都被報刊大肆渲染。她看電影爲熊貓落淚，却被說成是失戀。攝影記者則專找尋她衣履不整的暴露鏡頭，甚至守候門前，拍攝只穿內衣的照片。花邊作家常把許多男士的名字與她聯在一起，但其中只有三十五歲的朱納特較爲可取，因爲與年齡較長的男士交朋友比較穩定。

憐憫淚珠・却說失戀

摩納哥的嘉露蓮公主去看電影，在一部紀錄片時，她爲著熊猫媽媽小心撫慰寶寶的情形感動，不禁流下了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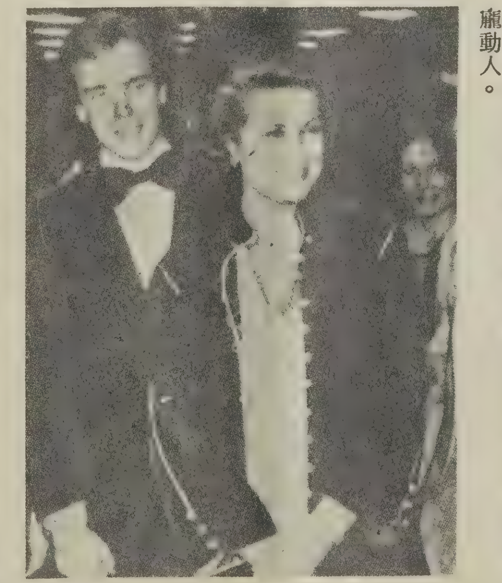
然而，一項追隨不捨的攝影記者們當時也在場，捕捉住了她輕拭那一對深藍眸子中淚珠的鏡頭。

嘉露蓮公主當時就告訴朋友說：「新聞界一定會對這張照片做標題說，我說因爲考壞了或是失戀而落淚的。」她這種反應是不難了解的，多年來，她對新聞界在這種情況下的作風已有了經驗。她已比實際年齡來得更會以冷眼態度來看人生。

幾年前，一位訪客看到嘉露蓮和母親嘉麗絲姬莉王妃一起在成人服裝部買衣服時，告訴她的父親雷尼爾親王：「嘉露蓮長大啦！」但雷尼爾就像任何一個父親一樣，望著女兒從無憂無慮的童年變成成熟女性，要開始接受日增的壓力，他帶著若有所思的神情，用平板的調子說：「我可不希望她長大呀！」

身材勻稱・臉龐動人

然而，雷尼爾親王怎能阻斷時光的流逝？任何看到雜誌及報上嘉露蓮照片的人都知道，嘉露蓮眞的長大了。今年一月她滿了雙十年華，身高五呎八吋，身材勻稱，臉龐動人。



嘉露蓮的母親與弟弟。

嘉露蓮年輕、美貌、富有，再加上地位高貴，使得攝影記者和寫花邊新聞的作家們，近年來不斷把鏡頭和筆尖對向她。

過去積琪蓮・奧納西斯和前伊朗皇后蘇拉雅是花邊新聞的主角，但現在攝影記者及作家們很想以嘉露蓮取代她們。雖然雷尼爾親王很不樂意這種事會發生，但記者們還是窮追不捨。

至於嘉露蓮自己呢，她希望能有自己的隱私權，繼續念書和在二十幾歲時有次甜蜜的戀愛，再在當年父母結婚的白色天主教大教堂中走上婚禮的地毯。

家們把嘉露蓮的名字和許多男士聯在一起，但其中只有賓律普・朱納特較為可能，他們是在一年前邂逅。

中年男士比較穩定

三十五歲的朱納特是一位保險經紀人，父親是西屋公司駐巴黎的代表，祖先會為拿破崙的左右而獲贈爵位。嘉露蓮帶他回家吃飯時，王妃嘉麗絲姬莉有時也一起進餐。雷尼爾親王雖然也覺得嘉露蓮和年齡較長的男士交朋友比較穩定，但仍很少與他們一起相處。

在目前情況下，嘉露蓮父母並不希望她早結婚。朱納特自己說過，他「喜歡」嘉露蓮的成份比「愛」來得多，嘉露蓮自己也決定要先完成學業。她有時會滿心希望人們不要以為她整天玩樂，其實她也花很多時間讀書。她原來念政治，後來因成績不好改念心理及社會學，雷尼爾說她喜歡孩子，必然會樂意致力於兒童福利。

嘉露蓮的母親是電影界中的著名美人，父親也很英俊，她秉承父母的容貌和虔誠的天主教信仰，並且宣稱非天主教徒不嫁。於是有人謠傳二十二歲的盧森堡王儲是最有資格的人。



曾被誹謗・已非處女

但爭取個人的安靜自由是不簡單的，去年嘉露蓮曾在一家夜總會中觀賞表演，一時忘了身邊的攝影記者，當她彎身時，那件領口開得頗低的衣服所形成的情況就上了鏡頭，這張照片被刊登在世界各地。

雷尼爾親王說：「當時夜總會中光綫很暗，她不免沒那麼小心謹慎。嘉露蓮一向愛穿那種式樣的衣服，並沒有什麼不對的，這件事令她及我們都很煩。」

麻煩還不只這一件，一月間，巴西二十五歲有名的花花公子小沙卡巴，曾在一次有關他羅曼史的電視訪問中提到了嘉露蓮的芳名，且揚言他曾與嘉露蓮有過「愛情關係」，指她已非處女。雖然事後小沙卡巴解釋說這只是開玩笑，雷尼爾親王還是提出了控告，指責小沙卡巴使他女兒的名譽受損。

許多評論指出，雷尼爾應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必如此小題大作。但雷尼爾親王可不這麼想，他說他接到了許多信件，都支持他保護女兒的名聲的立場。他說：「我不撤消這項控訴。」

攝記偷影內衣照片

嘉露蓮在法國巴黎念兒童心理學，她在上學或出遊時常有男伴在側，新聞却說她的護花使者是很神秘的。

有一次，她發現一大堆障碍堆在她車子旁邊，這都是攝影記者們的搗蛋，她在努力清道時，他們就在一邊拍好戲。

還有一名攝影記者在雷尼爾親王巴黎公寓對街的建築物窗口停了三天，想拍些嘉露蓮祇穿內衣的居家照片，他等了半天總算等到有人拉開公寓的窗簾，可惜臉孔辨不出是誰，而且那人全身穿得整整齊齊。

花邊作





當蔣委員長訪問印度時，甘地夫人年方二十四歲，有次爲了隨員對尼赫魯兩手着地「納頂」而笑，又羞又惱，兩眼含淚欲滴，幸張道藩表演一個「鵝子翻身」、方才轉出笑容，可見她那時已是一位不簡單的印度小姐。甘地夫人主政印度，藉甘地與尼赫魯兩家建國創業餘蔭，駕馭紛歧錯雜的廣土民衆，並在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兩面支援之下，覓取出路。可是由於她的左傾偏差，加上過激的內政措施，終於使她的國家從「印度卽是英廸拉」變爲「沒有英廸拉的印度」。

印度洋上一

哥托米的往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二月，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訪問印度，駐節新德里。二月二十日，蔣委員長自新德里往加爾各答，甘地先生亦由瓦格拉到這座古城。中國國民革命領導者與印度國民運動領導者會見，乃是亞洲民族主義洪流的最高潮，尤其是爲印度現代史劃一個新時代，從大英帝國殖民地一躍而建立獨立自由的主權國家的新時代。

抗戰期間往返重慶與新德里之間的尼赫魯，此時帶着他的女兒英廸拉，自故鄉到新德里，來晉見蔣委員長並備諮詢。二月十五日，印度陸軍總司令隨侍，蔣委員長巡視印度邊防。尼赫魯帶同英廸拉小姐及印度著名的女詩人乃邦夫人，陪同王亮疇、張道藩兩先生及保君建總領事，到新德里近郊哥托米遊覽。

大家坐在草地休息。尼赫魯兩手着地「納頂」（頭朝下，腳朝上）大家笑了。那年方二十四歲的英廸拉小姐又羞又惱，兩眼含淚欲滴。張道藩先生見這女孩子怪可憐的，只得站起來，表演一個「鵝子翻身」。英廸拉方纔轉出笑容。

這位有骨氣的印度小姐，便是一九六六年繼尼赫魯與沙斯屈里之後，爲國務總理，統治印度至十一年之久的甘地夫人。

中立主義與政治權術

拯救亞洲諸民族於殖民地的絕境而解決民族，政治與經濟社會三大問題，惟有三民主義。

甘地先生及其信徒尼赫魯與德賽等爲印度獨立自由而奮鬥，從中國抗戰所激起的亞洲民族怒潮中，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建立民主國家，更從印度的宗教、種族、文化、身分等級以及貧富階級的紛歧狀態，開統一的政局，其用以號召於這廣闊的次大陸者，爲民族主義、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也就是我中華民國建國的三民主義的影本，倘使印度領導者堅持原則貫澈實施，這南亞次大陸自有其光明的前途。

大戰之後，尼赫魯任國務總理，此及中共禍亂披猖，中國大陸淪入共產鐵幕，亞洲國際形勢遽失平衡。韓戰與越戰接踵而起。尼赫魯乃標榜中立主義，西結南斯拉夫之狄托與埃及之納塞，東結中共之周恩來與印尼之蘇加諾，而藉中立主義以舞弄權術。其後中共南侵的野心，一面煽動越南戰爭，一面蹂躪西藏，伸出魔手以壓印度的北邊。在中共鉗形威脅之下，尼赫魯憂憤至死，蘇加諾政變失敗。所謂「南方三角」也就告終。

莫斯科經營印度，由來已久。在沙斯屈繼尼赫魯主政的時候（一九六四至六六），莫斯科以「轅門射戟」式的戲劇手段，解除印巴的紛爭。沙斯屈在和解書上簽字，放下筆來，便心臟病發而死。從此蘇聯的政治勢力更加深入南亞次大陸。

亞洲的兩條陣綫

甘地夫人繼沙斯屈主政（一九六六），藉甘地與尼赫魯兩家建國創業的餘蔭，駕馭這個紛歧錯雜的廣土眾民，並在美蘇兩個超級強權兩面支援之下，覓取出路。

但是印巴之爭，屢開邊釁。阿雅汗恃北平中共爲後援，甘地夫人只得求莫斯科的助力。恰好在印巴雙方爲東巴問題鬧到戰爭邊緣之際，美國尼克遜及基辛格打通北平的路綫。於是莫斯科與新德里締結蘇印條約，而亞洲遂分裂爲兩條陣綫。

甘地夫人得蘇聯的助力，施展其速戰速決的手段，兩週之內，解決東巴，建立孟加拉邦。北平無能爲力，華府更是鞭長不及馬腹。

阿雅汗只得下台了。蘇印的關係愈加深密。

甘地夫人又進一步，取得喜馬拉雅南麓諸邦。中共也大力開闢長途公路，打開巴基斯坦的交通綫。兩條陣綫分裂了亞洲。

陣旋風

陶希聖

「鐵鞭子」的成功與失敗

印度的行政系統與文官制度仍然保持英國的傳統。交通，水利等工程以及一般工業均蒸蒸日上。我們這裏有些自以爲通達世事的人士還是把印度看做落後的國家，殊不知印度當局爲其遵循民族主義、民主政治及社會主義的正軌，全力前進，將有更大的成就。尼赫魯乃至甘地夫人執行政務，決定國策均有偏差，仍能獲得顯著的進步，我們豈可輕視？

甘地夫人最後一年九個月獨裁政治，領導印度渡過石油風潮所激起的經濟危機。物價下降至一九七四年的水準，糧穀積存至一千八百萬噸，主要的消費物資不虞缺乏。如印度那樣大量的人口與大量的貧戶，執政者做到這樣的業績，即便是反對黨派也無可否認的。

但是甘地夫人的親蘇政策及其所訂蘇印政治與經濟條約，更加以內政方面，走上社會主義的方向，施行了過於激進的措施，如銀行國有及節育法令之類。外交是內政的延長。甘地夫人左傾的偏差引起了含有國際性質的內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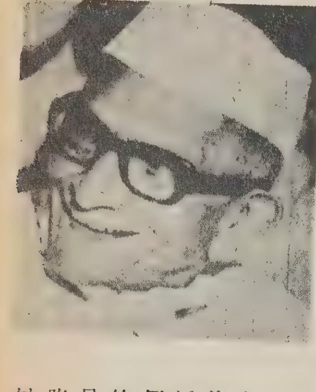
在如此國際內爭的危難時機，甘地夫人選擇了這個時機，放下鐵鞭，從事大選，遂爲反對者諸黨派所乘，而甘地尼赫魯兩家的朝代便告結束。

無英廸拉的印度

從「印度即是英廸拉」到「沒有英廸拉的印度」，一陣旋風直使喜馬拉雅山與印度洋的天地爲之震動。

倘若印度是孤立的國土，英廸拉退出政壇，緊急狀態令也撤銷了，印度內部便可回復憲政常軌，對外也就回復中立主義的舊路。

但是甘地尼赫魯朝代結束之後，繼起者無復甘尼兩氏那樣的信望，更缺乏鐵鞭子那樣的魄力，未見其可以保持印度統一的政局。



甘地夫人左傾的偏差，最後表現於告別詞。她斤斤希望繼任者「再加強印度世俗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的基礎。」但是反對黨派聯合競選得勝之後，一朝登台便分道揚鑣。他們顯將採取宗教的、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右傾的偏差路綫。縱使其不至陷入無政府狀態，至少也不免於缺乏信望與魄力來領導這廣土眾民以角逐於兩重國際鬥爭的海域，如此則「無英廸拉的印度」一時難望其以安穩的政局與堅強的權力，克服次大陸隨時發生的危機。

南亞次大陸的風波

印度不是孤立的國土。印度的變局所加於南亞次大陸乃至亞洲全局的影響是深遠的。先就次大陸來說。

巴基斯坦在布圖的強硬手腕之下，舉行大選，他的政敵堅持不妥協的立場，並號召國民的抵抗與鬥爭。布圖能否鎮壓下去，尚未可知。

錫蘭將於八月舉行大選，反對黨派今已發出警報，那位英廸拉的好朋友班達拉納克夫人能否撐持下去，也是疑問。

喜馬拉雅山下諸邦失去了印度政府強力的支援，也只得屈伏於中共拳頭之下。

倘使印度政局一時不得安定，國際內爭仍不免於起伏，巴基斯坦與錫蘭政局又各啓危機，再加以北平中共的壓力伸入山南，這廣闊的次大陸與海域的前途如何便難說了。

兵法家綜結列寧的大戰畧爲一句話：「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北京與加爾各答」。在列寧的世界革命表上，第一革命在中國，第二革命在印度。克里姆林宮不忘情於印度是可以想像的。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其後，英國從亞洲一步一步退到蘇彝士以西，至於蘇彝士以東則屬望於美國。如今美國又從越南、寮國與高棉撤退。

在美國方面，尼克遜、基辛格以其秘密外交與權術政治，打通北平中共，或者其意在聯絡中共，經過巴基斯坦，西進伊朗，到土耳其，連羅馬尼亞，這一條道路，以北向抗蘇。但是尼、基的大戰畧却將印度送給蘇聯，讓莫斯科推出其海軍直駛南亞這廣大的「戰畧眞空」。

這樣一來，美國原是海空權力，却要走亞洲的陸路；蘇聯原是陸空權力，却走上亞洲港海路。這便演成亞洲兩條陣綫對峙的奇觀。

由上述可見環繞巴基斯坦、印度與錫蘭以及印度洋者，爲兩重國際鬥爭。其一是北平中共與莫斯科在南亞陸路的鬥爭。其二是美國與蘇聯在南亞海路的鬥爭。

十一歲的德賽是第四任國務總理了。德賽自稱爲「新的不流血革命」。誠然如此，甘地、尼赫魯王朝是和平退位了。

印度這次「革命」以破壞作用爲主而建設作用缺如。其對內固可回復正常的憲政軌道，對外也可回復原來的中立主義，但是德賽以及參與這次「革命」的黨派將何以對這現實的強烈的兩重國際鬥爭？又將何以自免新國際內爭之再起或延長？這問題或者只有一個答案：

不要忘記：國際共產黨的「第二革命」在印度。喜馬拉雅山與印度洋之間仍蘊積亞洲變亂的因素及危機。

印度總理反共老人

印度新總理德賽、由於意志堅決，行動堅決、而在印度政壇上成爲傳奇人物。

當甘地夫人的國大黨聲望仍然如日中天的時候，德賽就說：「在我嚥下最後一口氣前，我絕不退出政壇。」不止如此，長期以來，他還一直以担任印度總理爲最終目標，這個願望終於在他八一高齡之年達成。

德賽於一八九六年二月出生於印度西那的古加拉特省，父親是位教員。他自孟買受完大學教育後，卽在英國人治下當公務員。他是印度「聖雄」甘地早年從事獨立運動的夥伴和得力助手之一。他從一九三〇年開始參與甘地的反英不合作運動，次年卽担任國大黨全國委員會委員，進出監獄亦成爲常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度遭囚禁長達三年之久，在締造印度的過程中，有很大的功勞。

印度獨立後，德賽在政上始終是一位活躍人物。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六年他担任孟買省省長，卽以立場堅定、辦事能幹著名。一九五六年自孟買省轉入中央政府，先後担任工商部部長、財政部部長，又以廉潔不阿著稱。在七年財長任內，他堅決對付企圖逃稅行爲的作風，曾使印度的巨富大戶爲之頭疼。

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起，德賽就被認爲是印度總理最具實力的候選人。但一九六四年尼赫魯逝世，一九六六年沙斯屈（當時印度總理）猝死，德賽爭取總理的行動莫不功敗垂成。及甘地夫人出任印度總理，德賽雖仍以副揆兼財長留在內閣，但與甘地夫人間格格不入的現象已告顯露，至一九六九年裂痕擴大，他率領老一派的政治領袖退出國大黨，另組新黨和甘地夫人抗衡，政府職務亦告解除。

一九七一年，德賽以在野黨人身分，競選國會議員成功，政治活動又轉積極，終形成爲一股潛力宏大的在野勢力，使甘地夫人深感到威脅。一九七五年七月間，甘地夫人甘冒大不韙頒布「緊急狀態」命令，禁止政治活動，德賽在第一天就以鼓動暴行的罪名下獄。他在獄中度過十九個月後獲釋，出獄後立卽領導新成立的人民黨，與執政的國大黨在這次大選中一決雌雄，幾經努力，果然擊敗了當權十一年的甘地夫人。

德賽是一位「甘地主義」虔誠信徒，也是堅強的反共人士。他批評尼赫魯父女的最主要一點，就是他們已完全脫離了「甘地主義」的原則。按德賽的說法，物質主義蔓延，整個印度生活型態的墮落，反西方的外交政策，乃至因宣布緊急狀態使民主前途坎坷，都根源於此。他還攻擊甘地夫人的獨裁行動，以及使司法附屬於政治

俞大綵女士的近況

踏進客廳，就被高雅的佈置吸引住了。古典鋼琴曲柔美的旋律，從電唱機裏，揚散到客廳的每一個角落。大黃狗，熱忱的搖着尾巴，跟着客人團團轉；書、畫、盆花，充塞一屋。站在這裏，讓人覺得恬適、心怡，彷彿是置身在令人思古的書房中。

飯桌旁的牆上，掛了一幅大約一尺寬的油畫，那是傅斯年先生的遺像。

這裏的主人，只愛看書。

『我們是不爲，也不能過豪華的生活，』傅夫人捧着茶杯的雙手，微微顫抖着，喝了口茶又接着說：『他在的時候，家裏就靠我們兩人的薪水過日子，而且他也是從來不管家裏生活的，他的生命好像是爲國家，爲教育而生的。』

傅夫人憶起他們共度過的一段艱苦日子，對於這樣的生活，俞大綵從來沒抱怨過，也沒後悔過當初的選擇，她說：『我從來不覺得日子苦，只遺憾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太短了！』

他們在一起過的日子是快樂的，因爲他們彼此敬重，傅先生常鼓勵他唸書，即使那時候爲傅先生的病一起去美就醫時，傅先生仍堅持要傅夫人到耶魯大學去進修，而傅夫人，也永遠尊重傅先生的意見，家事以外的事，她幾乎都不問他。

『我一直敬仰他，他辦事情總是那麼認眞，他一直是忠厚而又體諒人，他人格偉大，跟他在一起的時候，我永遠被他那種對人的溫暖情懷感動。』

坐在藤椅上的俞大綵，滿頭銀絲，短短的披落在額前，鮮艷的水藍色長褲，配上一件花襯衫，顯得十分安祥，她緩緩的追思二十七年前的歲月，神態是寧靜，是滿足。

說起他們的結合，俞大綵說：『那是因爲我哥哥俞大維是斯年在德國留學時的同學，經他介紹，我們就在「半新半舊」的情況下結婚了』。『你們一定很談得來囉，有很多共同的興趣？』

『那倒不盡然，除了看書，我們幾乎沒有一點相同的。比方他愛下棋，吃北方小吃，這些我都不懂也都不欣賞，但我的興趣却大部份跟他不同。』

俞大綵愛運動，在學校時還是網球、籃球校隊、壘球隊長，她愛古典音樂、愛種花、愛養小動物，尤其愛養傅斯年最不喜歡的「狗」，而現在，那隻大黃狗，就是她最忠實的友伴。她還愛做手工藝，家裏的椅墊，甚至一幅很別緻的「布畫」，都是她一針一綫縫起來的，她是挺有美感的，她說：『最後悔當初唸了社會學，怎不唸室內設計，好發揮、發揮。』說着就爽朗的笑了起來。她現在是台大

至雲南省，西至青海省的農民和幹部，都在抗旱。消息中並指出這次旱災，爲一九四九年以來最重的一次。中共政權在人禍之後，復加上天災，其經濟的崩潰，殆已無法避免；因此，我們不要專把視綫集中於鄧小平是否復出的問題上，而應該對大陸的農村現狀，作廣泛的了解與分析。

中共自實行「土改」之後，其農村經濟政策，是走的蘇聯那條曾經失敗過的老路；毛強迫由「互助社」快速進入「高級合作社」及「人民公社」，在人類歷史上爲前所未有農業獨裁集權形態；這一制度，目的只在利用高壓手段來控制分配，藉使農民剩餘的粮食或其他農業副產品，能支援其「工業化」的構想。然而，「人民公社」由於共幹的管理混亂，以及農民因吃不飽而怠工怠耕，已使毛澤東原有計劃，無法順利推進，從一九五九年到六二年間，經過了幾次修改，實際上退到「合作化」階段。但這種「進兩步退一步」的辦法，抵不住農村人口的壓力；因此，不論中共如何對外玩弄其生產的數字遊戲，總掩飾不了農村中的一窮二白的眞相。

評大陸旱災

周恩來生前曾說大陸人口約年增百分之二，一九六四年中共政權進行人口普查，公佈的人口總數爲七億一千一百八十萬，我們假定周的話可靠，則現在大陸人口當超過了八億大關；而北平政權所公佈的農業產量，一九五二年爲一億五千四百四十萬噸，一九七二年爲二億四千萬噸。中共這種數字目的在顯示其人口增長率與農業生產增長率，恰恰相等。但事實上從「大躍進」時期開始，地方共幹爲完成「超額增產」的任務，逐級加添虛假的生產數量，已成爲公開的密秘。在這種情況之下，即使大陸年年風調雨順，沒有任何人爲過失或天然災害，其後狀態，仍是一無改善，更何況中共的榨取政策，一直不曾放鬆，又加上水災，旱災和虫災，試想中共如何能在經濟上紮穩根基。

我們曾經指出，中共的奪權鬥爭，在其內部固然只有愈演愈烈，但任何派系得勢或失勢，都不會改變其政治與經濟上的意識形態；原因是中共既不能改變其「集體所有制」的模型，而事實上所有「人民公社」又已逐漸形成分散，各大隊、中隊均各自爲政，於是在共幹的操縱之下，黑市買賣，隱藏粮食等現象，都已出現；這就證明了中共政權的統治力量已經瓦解；如果內爭之局再不能平息，那末，那些被壓榨了二十多年的農民，自然會乘機起而解脫他們束縛。

我們只能指出大陸旱災，造成了中共政權最大的困局，希望所有中共問題專家針對此一情況，作更深的探討，不要爲中共「強大」的謊言所欺騙！

余秋人

世界大城市生活比較

一個來住的話，做教師的該去日內瓦，司機應到委內瑞拉的加拉卡斯，好吃牛肉的該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汽車技工則該上洛杉磯。

平均說來，在舊金山的工人階級可以比在歐洲收入最高的蘇黎世及日內瓦工人多買到白分之四十的東西。舊金山居民的購買力約爲倫敦、米蘭或巴黎人的兩倍，是布宜諾斯艾利斯、巴格達或馬尼拉居民的四到七倍。

世界上最高的工人薪資——一小時八美元出現在美國的芝加哥、紐約及舊金山。巴格達、馬尼拉等地每小時一到一點二美元的數字眞無法相比。

汽車技師在洛杉磯最吃香，每年可賺到一萬八千七百美元，芝加哥的巴士司機年收入一萬七千三百美元。舊金山的建築工人年收入兩萬一千一，各爲他們那一行的頂尖。紡織工則是在哥本哈根收入最豐，中型工廠的單位主管的天堂仍是在舊金山、紐約或是波斯灣的巴林島，而必然對收入只有五千三百美元的里斯本沒興趣。

銀行櫃台人員在蘇黎世的收入超過紐約六千多美元。秘書小姐則在日內瓦、巴林島及紐約成爲高所得者。

日內瓦的小學老師年收入二萬二千美元，比美國的一萬八千美元來得更多。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斯德哥爾摩及馬尼拉的小學教員薪水也相當可觀。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牛排價最低，只有日內瓦及蘇黎世的十分之一，牛油在倫敦也是廉價食品。葡萄酒在法國及地中海諸島可以儘情享受。愛喝啤酒的不妨上馬尼拉、馬德里、都柏林、維也納或里斯本走走。注重服飾的人可以到馬尼拉、米蘭及倫敦去。最昂貴的房價出現在東京及巴林島——三房一廳的公寓月租一千五百美元，香港、斯加坡、德黑蘭的房租也不低。類似的房子在紐約、舊金山則花費較少。

歐洲人最頭痛的是汽油的花費——一點一三美元到二點零八美元一加侖，加拉卡斯和巴格達則因爲自己是石油輸出國，一加侖只要三毛美金。

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及荷蘭的稅最重。一個斯德哥爾摩的建築工人收入百分之四十被所得稅及福利金拿去。在阿姆斯特丹，稅金是百分之三十九，芝加哥百分之二十六，東京百分之十六，里斯本約是百分之十。

在香港、約翰尼斯堡、巴林島、墨西哥及德黑蘭，工人則可以免付所得稅。

中等收入的經理人員在斯德哥爾摩及哥本哈根需要向政府繳納百分之五十二的稅，但在巴林島，他們不必付出一文錢。

（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導報」）

李凱詩譯

華國鋒力阻鄧小平復出

錢希川

儘管李先念對外透露，鄧小平將於五月一日復出，但決定鄧小平復出的時間是由華國鋒決定。而華國鋒則要選擇一個政治上最小阻力的時間讓鄧小平正式復出，因此需要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換言之，華國鋒對鄧小平復出問題是採拖字訣手段，在自己未全面掌握權力前，竭力阻止鄧小平復出。此不失爲華的明智之舉，日後把鄧放出牛欄時，鄧小平已由矮脚虎變成軟脚虎了。

在大陸的外國消息界最近又連續盛傳，去年四月被第二次打倒，從中共權力高層掃地出門的鄧小平，可能復出。一些消息且謂：復出的日期極可能在即將來臨的五月一日。恰好是鄧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後一周年。

矮鄧復出呼聲高

去年四月，鄧小平倒台之時，在政治上，他是已經到了一個絕險的頂點，據過去的一些傳說，鄧被毛以四月七日的「政治局決議」掃出中南海後，鄧自知罷官還是其次，性命可能難保，於是立刻避禍到廣州的許世友那裏去。

毛死後，鄧曾回到北平一趟，但就在這次回北平之時，却傳出鄧遭人以槍射擊的事情。其後又匆匆回到許世友那裏去。可見鄧小平一下台就離開北平，並非沒有「先見之明」的。華國鋒得到包括軍人頭目在內的老幹部支持或利用，一翻臉把江青「四人帮」一網成擒之後，鄧才比較經常在北平出面。也在此稍後時間，鄧小平復出的消息，便陸續透過「小道消息」，漸漸傳出。今年一月，北平新當權派爲紀念周恩來死亡周年時，有關鄧小平的復出問題，已經不是個傳聞，而是已成爲中共內部擁鄧派的一個公開提出的強烈要求。北平街頭甚至貼出用粉紅色寫的要求華國鋒讓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這是自「四人帮」垮台後，要求鄧復出呼聲最高的時候。

華一直沒有表示

華國鋒當權派，對鄧小平的復出問題，一直並無正式表示。相反，在今年初中共「外交部」於答復外國記者的有關詢問時，先後兩次直接否認鄧小平即將復出充任要職的消息。直到這個月初，才又出現廖承志對日本訪客的一次談話中，所提到的有關鄧復出的事，據廖稱，他相信人們很快就會看到鄧小平復出任職的事實。

接着，傳說源源而起，直至李先念說他五月份就要復出了。但是，這仍不能算作華國鋒的正式表示。

只聽樓梯响不見人下來

將近半年的時間，鄧小平的復出「只聽樓梯响，不見人下來」，這當然是大有原因的。因此目前所謂「五月復出」的這個消息，到時是否會百分之百的被證明爲準確，這都還難說得很。只是，鄧的復出，就中共當前的內部形勢而言，却又是形勢使然，無法改變的。華國鋒一派即使爲其本身權力利益，把問題的解決在時間上拖它一陣，最後仍是要讓鄧復出，否則華國鋒一派始終就難以安穩。

然而，鄧小平出與不出，對華國鋒一派來說，都有極其複雜而嚴重的影响。照華國鋒的權力利益來說，鄧小平當然最好不出，矮鄧不出來，不僅對華國鋒個人有利，對華某所統率的一批原「文革派」班子中的那批人，也有利。像吳德、汪東興、紀登奎、陳永貴、倪志福、吳桂賢、李素文、孫健……這些江青「文革派」的老班底，他們追隨華國鋒，反了「文革派」，做了今天的新當權派，很顯然，在這一個既成事實下所取得的既得利益，這批人是力求「安定團結」，平安度日的，華國鋒自然更是如此。

但是，事情是這一批人在一開始粉碎「四人帮」之際便沒有「安定團結」的本錢。所謂本錢，就是實力，就是毛強調的「槍桿」。

鄧獲得軍方友持

對華國鋒沒有「槍桿子」這件事，很早就有人指出過華某地位會因此而發生動搖。與此相對的情况是，鄧小平在這方面却恰好優於華國鋒甚多。別看鄧小平是個左膀高，右膀低的矮子，他却在毛澤東親自下令打倒他並意圖置他於死地的時候，能夠走出北平，獲得共軍的保護，這件事就不很簡單。同時，共軍頭目敢於同毛「對着幹」，公開保護被毛、江當作「眼中釘、肉中刺」的鄧小平，可見共軍同鄧之間的那種密切的關係，是達了「生與死共，禍福相連」的程度的。就事實上和意義上來說，因此，鄧、華之間就擺明了一個前者有實力，後者是光桿的這個極大差別來。華國鋒無法阻擋鄧小平

的復出，正是出於這種實力上造成的形勢差別。

華不願鄧當權

既然如此，為什麼鄧小平的復出，又如此「難產」呢？關鍵問題可能不在華一人，而倒是華今天的那批領導班子。這批人，他們在毛死後儘管用粉碎「四人帮」的行為，來力圖證明他們不是江青的黨羽，把自己扮成同老幹部一樣也是受江青壓迫、迫害的一羣，但是，這種戲法，連一般中共黨員幹部都騙不了，如何能騙得過鄧小平和共軍老幹部的眼睛。今年一月，在中共內部擁鄧派高呼鄧小平復出之際，同時貼出把吳德趕出北平的大字報，最近，北平又有大字報揭露「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是江青「四人帮」的爪牙的消息傳出（此事足證共軍中在「四人帮」垮台後，仍有軍中的（派系鬥爭）。可見，華國鋒的「政變」班底，如果鄧小平復出後，必然又有一批人要下台，因為鄧不復出則已，復出後其地位斷不會、也不能在吳德、汪東興、陳錫聯之下，既然如此，一旦鄧復出，這些人一個個下台之後，華國鋒的光桿地位更加脆弱，很可能就「不打自倒」了。

華鄧相鬥剛開始

在中共的新老幹部中，今天不能說老幹部都擁鄧，新幹部（特別指在「文革」中竄起來的幹部）都擁華，這個劃分是不合乎毛十年「文革」給中共在組織上帶來的變化的，如前面所說的陳錫聯，他是老共軍幹部，但事實上今天無法擁鄧。

像目前「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他曾被毛、江提為「副主席」，但後來又被貶出北平，這種人的思想複雜，今天他反江，是為勢所迫，但反了江不等於就會獲得鄧小平及其他軍人頭頭的諒解。這種人在中共內部很多，對毛對華對鄧，對鄧對江，恩怨交織，各有各的一篇利害賬。這也許就是華國鋒能把鄧小平問題一拖半年，可能的話還要拖下去的另一個客觀形勢。

不是墮子便是同志！

古鶴翔

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矣。」這句話，實在有意思。駱永祥（用弧）老師，可以說是「知我」了。

當筆者逃出赤色地獄，由澳門遷居香港之初，實在苦不堪言：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想到電影院做售票員，又想到電車賣票，可是沒有人要。後來我入了一間私立小學教書，學校遲遲不代向教育司註冊，而且故意欠薪。在這情況下過了幾個月，終於轉入一間私立中學，雖然待遇低到不能再低，可是已經成為「註冊教員」了。

本港的「註冊教員」有兩種，一種是「不及格教師」，另一種是「及格教師」。由於「不及格教師」這名稱不大好聽，後來改為「暫准教師」；「及格教師」則為「檢定教師」。——這時候，筆者祇能在私校任教，祇是「暫准」的「不及格」教師。

私校也有兩種，一種私校對教師的待遇十分刻薄，另一種則較為優厚。當時筆者任教於一間待遇十分刻薄的中學，而駱永祥老師則任教於一間待遇較好的中學。

我本來並不認識駱老師，雖然長子是駱老師的學生。駱老師常常介紹同學看我的反共文章，而且謬加讚許。有一天，駱老師知道了長子和我的關係，便約我晤談，於是我認識了謙恭有禮的駱老師。後來駱老師知道我的薪水十分低微，曾經多次想介紹我到待遇較好的學校，事雖不成，可是這種古道熱腸，實在使我無限欽敬和感激。

捱了幾年困苦的「不及格教師」生涯，筆者終於成為「檢定教師」了，可是還要天天奔波於青山香港之間。

有一天，駱老師告訴我：「我們學校小學部有空缺，你快去函申請」。結果駱老師和我任教於同一間學校。他教中學，我教小學；可是，小學教師竟然比中學教師薪水高！理由很簡單：小學是津校，中學不是津校。——試問世界上還有比這更不公平的事麼？

駱老師的負担很重，經濟環境不佳，由於辛勞過度，終於病倒了。記得有一次我去探他病時，他竟然流淚了，我的眼淚，也幾乎奪眶而出，於是趕快離開醫院。

駱老師終於離開了醫院，而且返校工作，可是突然之間又病倒，離開了人間。

× × ×

今天，接到駱老師哲嗣國豐君的一封信，說：

「去歲晤談，目的以求借重賢才，戮力以共辦一刊物。承蒙允諾，鼎力諾助，至為銘感。只緣該刊物成敗與否，非吾所能主宰，結果計劃擬定，人才竟集，仍欠東風（經費），終告難產，胎死腹中。後發覺該世伯（翔按：指倡議者）口惠而實不至，吾才知被愚弄，徒費精神及金錢也！並向世伯開了一張空頭支票，致令世伯有如此火爆之誤會及怨言。」

駱國豐君還說：世侄素性駑鈍，識驗荒落，但具良知，亦知大義，何至為虎作倀？」

駱君這封信，充滿了正義感，的確不辱其先，可敬、可佩。聞駱君不久將遠赴美國，願駱君赴美之後，大力揭發中共禍國集團的罪惡，這不但是中國人的責任，也是駱老師的願望。

最後，我要向駱國豐君深致歉意；因為「不是墮子，便是同志！」

多學者，給予很高的評價，有的說：「抒情和寫景，都十分自然」；有的則說：「反映與民同樂的思想」。由於該文的後段強調「個樂字，他說「宴酣之樂，非絲非竹……觥籌交錯，起而喧嘩者，衆賓歡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之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

永叔選用了若干虛詞「也」字，借以表達其深厚委婉的情感，而從創造其新穎的文章形式和風格，加強了詞句的音調美，使文章帶有濃厚的抒情詩的色彩，這實在是他的散文中一篇有創造性的傑作。其目的與民同樂，又怎可說他是誇飾自己的政績，實行寬簡政策的主張？

皇祐二年（一〇五〇），永叔再從潁州調守金陵，四年（一〇五二）三月，以丁母憂去職。他的「瀧岡阡表」也說：「……又十年修爲龍岡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服除入見，至和二年（一〇五五），永叔升任翰林學士，奉旨修唐書。翌年出使契丹，由於他的文學名震隣邦，頗受禮遇。嘉祐二年（一〇五七）「知貢舉」，成爲當時一位領袖文壇，主持風會的人物，於是全力排除險怪奇滋的夫學文體，進而分別拔取了蘇軾、王安石、曾鞏、蘇轍等人爲進士，終於把當時的文風扭轉了過來。

唯其如此，所以他後來跟蘇家三父子發生了最密切的關係。這也可以從永叔爲蘇詢所寫的那篇「墓誌銘」序文看出。畧謂：「有蜀君子白蘇君，諱詢，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閱之。其二子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

敢言直諫頗得好評

永叔爲人正直，主持清議，排斥佛老，提倡節義，與當時宰相韓琦志同道合，故嘉祐四年（一〇五九）永叔做了參政知事（副宰相），協力輔政，頗爲仁宗及英宗兩朝所器重。然其敢言直諫，却也開罪了許多朝官；除了上述「朋黨論」遭嫉而外，他如「上范司諫書」、「縱囚論」、「伶官傳論」，幾無一不鋒芒畢露。他在「縱囚論」中，把小人形容得罪大惡極，尤其「痛論宦官之禍」，更爲露骨。其文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忌，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日益親，則忠臣碩士的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自喜怒，禍患伏於宮帷。則响之所謂可恃者，乃所爲患也！……」

永叔不但不學那些投機取巧者，去討好宦官；而且對他們加以不遺餘力的攻擊；根本不怕他們在皇帝左右隨時進讒，誣陷自己。足見永叔絕非「明哲保身」之人，誠如韓琦對他的評語，謂永叔「天資剛勁，見義勇爲，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爲難，故未嘗挾私以爲喜怒。獎進人材，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爲稱薦，故賞識之，率爲門人，惟視邪姦，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見權貴。」

蘇軾的評語是：「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子。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析之於至理，以服人心。……」甚至跟永叔一度對立的新黨領袖王安石，對他也有好評：「形於文章，見於談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落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香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宏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奇馳！」

擅長文詞著作豐富

事實上，永叔博覽了許多大書、古詩，特別是對唐代韓愈的古文，更有着深度的研究。因此，後來有人認爲除了韓愈之外，永叔在文學上對後世的貢獻最大。可以一談到寫古文，總是以歐陽修與韓愈相提並論，爲唐、宋兩代散文作家的代表。雖然永叔寫散文往往以韓愈爲標榜，可是他的風格却與韓愈並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像海洋中翻滾的波濤，或起伏無常的潮水，那末歐陽修的文章恰像澄凈的池塘，或歛艷的湖泊，雖偶然被風吹起一些漣漪，却始終不改變那從容平靜的氣度，比韓愈的文章更要明白流暢，平易近人。

永叔的詞也寫得很好，多是形象生動，比喻貼切。例如他的「踏莎行」一闋云：「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闌倚。平荒近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以「春水」比「離愁」的巧妙聯想，以「行人更在春山外」作結句深遠含蓄的表現手法，却給人以新穎別緻的感覺。

永叔也有豐富的感情，凡讀過「祭石曼卿文」和「秋聲賦」的人，都可深深體會——前者不過二百多字，曾把和石曼卿的感情及其哀傷，從三個「嗚呼」中形容無遺，令人有盪氣迴腸之感！後者更把秋天的氣象，景物及人生，從寥寥地三百個字裏面，刻劃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其實「醉翁亭記」是發牢騷，對朝廷表示不滿，倒不可否認；但說他的「寬簡」政策主張反動透頂，則是啣血噴人！當然歐陽修那種直言直論，嫉惡如仇的個性，對於奴役人民的政權，水火不能相容，所以中共非把歷史上著名的忠臣、烈士、文學家、詩人打入十八層地獄不可；特別對於歐陽修這位與民同樂的先賢，更不能容忍。

永叔卒於宋神宗熙寧五年（一〇七二），得年六十有五，以道德博聞，廉方公正，死後贈太子太師，並諡文忠。著有「新唐書」、「新五代史」、「居士集」、「外集」、「易童子問」、「外制集」、「內制集」、「秦議集」、「集古錄」……等，這些史實，不是暴君獨夫所能否定的。

談中共誣批歐陽修

胡蓑之

最近我翻閱舊資料，在一大堆舊紙堆裏，找出了中共「文革」初期的鐵幕消息，發現「光明日報」的一篇淸算歐陽修的文章，指出他的兩大罪名是：（一）歐陽修的「醉翁亭記」，不是單純的山水遊記，而是誇飾他治下的滁州政績，證明他自己實行了「寬簡」的政策主張；（二）歐陽修的「寬簡」政策是一個反動透頂的主張，其目的在於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以穩定地主階級的政權而已。

爲了證實毛共說謊，抹煞歷史，欺騙世人，侮蔑先賢，筆者特地參考過多種史料——包括宋史，歐陽修全集，以及同朝時人對他的評論，便可知道他的爲人，而使中共那些像瘋狗般亂咬的謊言，不攻自破。

幼時家貧自修成家

不錯，在中國歷史上自修成家的文人固然不少，但像歐陽永叔那樣天賦過人，而又努力苦學的却不可多見。根據記載：歐陽修、別字永叔，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以宋眞宗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出生於江西吉安縣東北面的永豐縣南，瀧岡山（鳳凰山）旁的沙溪市。景德八年（一〇一一），永叔剛滿四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歐陽觀，卽死於錦州推官任上。其母鄭太夫才廿九歲，則立誓守節撫孤；她並一度携永叔到湖北隨縣，依賴其叔父生活，顯然家境極爲貧苦，無力延師課讀。而全靠其母鄭氏親自授課，並晝夜督促永叔勤力苦讀。又因爲無錢買紙筆書籍，只好使用荻莖畫地上泥沙學寫字；同時她又向隣近的大戶人家借些舊書殘卷來給他閱讀。

以上事實，都可以從永叔所寫的「瀧岡阡表」看出。其文曰：「修不幸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便有餘。……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爲生。……」這可以證明歐陽修出身無產階級，何以見得他的「寬簡」政策的主張，在於緩和當時的階級鬥爭，以穩定地主階級的政權呢？

直言直論不畏權貴

事實上，歐陽永叔原爲唐、宋間八大文豪之一，他在廿四歲那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公元一〇三一），便考中了進士甲科，他的座師是當代最著名的詩人翰林學士晏殊。第二年，永叔到了洛陽出任留守推官，結交了不少的著名聞人；且其中多數已成爲他後來對「革新」的重要同志。廿八歲（一〇三五）調回汴梁，（今河南開封爲宋之京城），担任官閣校勘，又給予他以飽讀詩書的機會；並且參與編輯宋朝國家的藏書總目錄。因之，歐陽永叔的見聞更爲淵博，學識也更加充實了。可是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人有旦夕之禍福」！兩年以後，因爲他最傾向的天章閣侍制范仲淹，以直言而被貶官，永叔則大抱不平便憤然寫信痛斥判官高老訥，指摘他「依賴權貴，顚倒是非，不知人間羞恥事」！高老訥也惱羞成怒，告了永叔一狀，朝廷亦以永叔藐視法紀，乃將他貶爲夷陵縣令，繼任爲武廷節度使判官以及滑州判官等職。

宋仁宗慶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歐陽永叔入京知諫院，以直言正論受知於仁宗，卽命永叔參與修「起居注」，知制誥。但是，永叔的個性剛直，嫉惡如仇，不畏權貴，自然開罪了不少人！例如慶曆六年（一〇四六），永叔毅然上疏論「朋黨」，其目的在爲韓琦、范仲淹等人辯護，而大遭小人之忌！由於當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等執政，遭陰謀誣陷，相繼去職，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歐陽修憂之，旣上疏謂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其中有云：「……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見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色也。當其利祿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小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仁君者，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立論正確，使仁宗終於爲了感悟。

醉翁亭記與民同樂

永叔此論說得很對，可是對小人則攻擊得體無完膚，因此，他難免要遭到流言所誣陷，從而被貶官守滁州，作「醉翁亭記」，多少含有一點牢騷性質。其文曰：「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太守與賓客來飲於此，飲少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這篇散文「醉翁亭記」，一共僅寥寥的三百八十八個字，曾經獲得大陸許

白景瑞在瑞士威尼斯拍攝的

電影評論

人在天涯

舒望

白景瑞繼在羅馬拍攝「異鄉夢」後，又拉隊前往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拍攝「人在天涯」，該片由秦祥林、夏玲玲、馬永霖、胡茵夢雙生雙旦主演。敘述兩對戀人在異鄉的戀情，把中國式的愛情滲入西洋觀念。有「世界花園」之稱的瑞士湖山光色，可在片中一覽無遺，給人有「坐遊」瑞士的快感。

中國電影有史以來到歐洲世界花園瑞士去拍的第一片子是白景瑞的「人在夭涯」。

這部片子是在海拔數千公尺的阿爾卑斯山的現代瑞士建築物中拍攝的一部中國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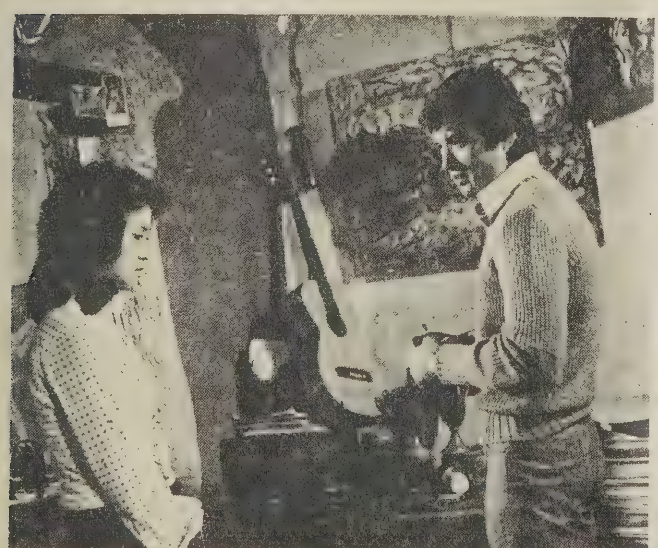
不談這部片子的曲折感人劇情，其外景之美，讓人有處身洋畫片裏的感受。

白景瑞帶了龐大外景隊，到羅馬去拍「異鄉夢」，然後移師瑞士拍攝人在天涯，在羅馬拍完「異鄉夢」之後，外景隊有十幾個人在「人在天涯」中已沒有必要隨隊再去瑞士」，但白景瑞為了使「人在天涯」在瑞士拍得更認眞，工作上更能得心應手，因此，多加了將近十萬港幣的預算，讓本可回台北的十幾個工作人員繼續隨隊，前往瑞士及威尼斯進行拍片工作。

白景瑞增加了「人在天涯」將近十萬港幣預算的目的，除了加強製作上的人力支配之外，另一作用也在提高外景隊的士氣。因為，這些人本應提前回台北，為了讓他們能觀光一下世界花園瑞士及水都威尼斯，白景瑞將他們留下來，他們當然心知肚明，因此，外景隊的士氣立即更加旺盛起來。

「人在天涯」能夠拍出今天的成績，除了原著瓊瑤小說的故事引人入勝，白景瑞的導演手法，張永祥的劇本明快及男女主角秦祥林、夏玲玲、胡茵夢、馬永霖的突出演技之外，外景隊全體工作人員的旺盛士氣，也是「人在天涯」成功的主要條件。而促成外景隊工作人員的旺盛士氣，白景瑞的「人情味」更增強了一股無形的力量！

有人認為：秦祥林、夏玲玲、胡茵夢及馬永霖像四根巨大的柱子，支撐着「人在天涯」這部在世界最美的國家瑞士拍攝的中國電影的完整和完美！



秦祥林與胡茵夢

秦祥林與馬永霖是一對出生在台灣的兄弟，醉心藝術，秦祥林抱着無比雄心去意大利學音樂，由於生活現實以及天資都不容許他往那音樂象牙之塔裏鑽，他把希望和精神完全移到他有繪畫天才的弟弟馬永霖身上，甚至連他自己深愛的女友胡茵夢，都要「移植」到他弟弟的身上。

秦祥林的偉大兄弟之愛，深深感動胡茵夢，她並不因秦祥林靠做粗活過日子，而對他稍有鄙視，同時，她也不同意將她看作是一件禮物送給他的弟弟馬永霖，而馬永霖也在無意中結識了來自瑞士日內瓦的夏玲玲。她的天眞、任性抓住了這位到羅馬學畫的窮學生。

他們由相識到相愛，是那麼純眞，那麼「現代」。很自然的在「人在天涯」形成了「兩對佳偶」——一對是秦祥林與胡茵夢，愛情是屬於中國式的；另一對是夏玲玲與馬永霖，愛情觀念是中國式中滲入了西洋的現代觀。

當白景瑞導演拍完了夏玲玲與馬永霖在「人在天涯」裏幾場主戲，將底片送到意大利彩色沖印中心印出了A拷貝放映出之後，在場看「人在天涯」毛片的「留學生」女主角露貝莎及該沖印中心的工作人員，不但喜歡「人在天涯」這部片子的劇情及拍攝技巧，同時一致認爲他們最喜歡的還是「人在天涯」中的夏玲玲的表演技巧，同時，也深深佩服馬永霖以一個影壇新人，能有那樣好的表演！

夏玲玲這次隨白氏公司外景隊去歐洲拍「人在天涯」，在意大利及瑞士住了將近半年，她對這兩個國家的看法是：瑞士美得像彩色畫片，但不及意大利充實。在外型上，意大利沒有瑞士那麼美，但在實質上，意大利給人一種踏實厚重的感覺。

夏玲玲最喜歡在拍片之餘，坐在羅馬大街上的露天咖啡座，在那裏，她可以盡情欣賞滿街的紅男綠女，尤其是那些衣着入時的意大利女孩。羅馬街上還有一種特殊景色，那就是滿街都是花店或賣花的小販。增加了那個古老城市的浪漫情調。當然，使夏玲玲更陶醉的是充滿藝術氣氛的古跡、教堂和博物館。

談到「人在天涯」，她說：劇中朱丹麗那個角色，是瓊瑤動筆寫她的原著小說時，對正她的特殊性格刻劃出來的人物。因此，她在演「人在天涯」中的朱丹麗，她已盡了最大努力。別人怎樣批評她不管，她自己很喜歡「人在天涯」中的演出！

馬永霖在銀色天地裏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不過，有人相信，白景瑞執導的「人在天涯」上映之後，他將會成爲銀色天地裏一顆閃閃發光的影壇新星。

馬永霖是台北元大證券行的小老板，他的父親希望他繼承自己的衣砵，從事商業經營，並給他安排了很多工作，可是，這個年輕人却有他自己的愛好，他喜歡文藝，更熱愛電影。

早在白景瑞拍攝瓊瑤小說「秋歌」的時候，原著瓊瑤即極力推荐馬永霖演「秋歌」中那個低能兒—林青霞的弟弟。白景瑞由韓國拍完「楓葉情」回來，聽到傳說馬永霖對安排給他的角色並不熱衷，所以確定由喜翔來演。但後來，他在瓊瑤嘴中，知道馬永霖在他去韓國拍「楓葉情」期間，爲了適應劇情需要，馬永霖每天都在練拳擊，準備拍「秋歌」時，才發覺他聽到的並不實在，乃決定在第二部片子中，用馬永霖。

白景瑞的承諾算數，當他去歐洲拍「人在天涯」的候時，戲中雙生雙旦中的一「生」，就是馬永霖的了。

拍完「人在天涯」回來，白景瑞說了一句「滿」話：「人在天涯」上映後，影壇將增添一個極有前途的新小生。

夏玲玫與馬永霖在片中鏡頭。

艾與我

我當然同意。他約畧告訴我想要說甚麼，我回到辦公桌，將它打出來。我把信交給他後，他仔細的看了一遍，點點頭說：「寫得很好，凱麗，多謝。你用的語氣，比我自己寫的還像。」

他拿起筆，添了幾行，把信摺好，放進我替他打好的信封內，仔細的封好。我後來聽說，艾森豪夫人把那封信視爲特例，以後不准艾克用打字機寫信。

寫信給將軍的人，各式各樣都有，而他堅持每封信都回。

我對於這份新職，感到很愉快。向將軍索簽名照片的人經常有數百個，我有要他一次簽名三、四十遍，但仍無法應付各方的需求。

他堅持我學他的簽名方式，以便我用他名義回信時，可以代簽。「如果我再去簽它，我就是他奶奶的，」他說，「我會得到作家的痙攣症。」

後來，他大部分的照片，都是我簽名替他寄出去，視對象是大兵，家人或親密朋友而決定簽名方式。

有一天清晨，我到聖佐治將軍的辦公室請示他一些事情時，他笑着對我說：「我要讓你驚訝一下。」

「噢！眞的？」我說。

「眞的！」艾克答。「想不想有套新制服？你似乎需要一、二套。」

這句話倒是眞的。自從我狼狽的抵達北非之後，那兩件制服已穿得起毛了。

「我自己訂做了幾套衣服，」艾克繼續說，「也叫裁縫師替你量了兩套，我想需要一些衣服打扮一下。」

「我非常喜歡一套新制服，謝謝你。」

「不止一套。」他糾正我的話。

「實在担當不起，」我說，「你這麼照顧我，我怎樣才能報答你？」

你不會瞭解我想替你做多少事。」他說着，語調中有股奇特的韻味。他看着我，緊緊地咬着牙齒。那種形狀，使人看不出他到底是要笑或要哭。接着艾克拿下眼鏡，把手伸向我說：「凱麗，對我而言，你不同於其他人。」我覺得眼眶內湧出淚水。他對我，也是不同於其他人，我從未體會出多麼不同，但確是非常獨特。

他把手放到我的手上，綻開笑容，不是著名的那種艾森豪笑容，而是一種溫柔，稍帶憐愛的笑容，充滿着情愛。我無法回絕，我覺得有些顫抖、羞澀，猶如在他眼前緩緩寬衣解帶一樣。我的臉部、眼中，充滿赤裸裸的仰慕之情，我無法隱瞞。

我們就坐在那兒，深情欵欵的注視着對方。我覺得很害羞，兩人都一語不發，眼睛搜索着對方的眼睛，那是一種心靈的交感，一種保證，一種愛的誓言。

這實在令我驚訝不已。「原來這就是愛。」我心裏想着。我從前也愛過，但從沒有目前這種心境，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順理成章。隨後一年，艾克與我相聚的時間，比任何人都多，我們一起工作，一起歡樂，分享對方的痛苦。愛苗就這樣自然的滋長着，成爲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份感情就是那麼珍貴，我甚至沒想到該如何去稱呼它。

是的，我愛上這個頭髮稀疏的中年人，愛上他的眼鏡，他消沉、疲累的面貌。我想將他抱在懷裏，撫他、逗他。我希望躺在碧綠的草地上，仰頭看他寬厚的肩膀，感受他那種炙熱的眼神，感受那種堅實的軀體加諸我身上的快慰，我愛上這個人了。

難怪我覺得害羞，在我不知所措的看着艾克時，這些感情都在我眼內一覽無遺。我不知道我們默默的對視多久，大概沒有很久。

德斯挾着卷宗衝進將軍的辦公室。「該我了，凱麗。」「是的，德斯，」我對他說，「我正要起身。」於是抓起我帶進去的一些文件，匆匆離開將軍的辦公室。

回到我的辦公桌，我設法把一些文件歸類起來，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只是千方百計想顯得很忙的樣子，我決不讓任何人知道我多麼激動。噢！我眞的愛上艾克，我愛他已有多時，自己却不會察覺。他是我世界中的中心人物，我的世界隨着他運轉已有好幾個月了。現在艾克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人物，對他，我感到非常的愛憐與關切，與他相處，我經常覺得很愉快、舒坦。

我想起在牌桌上我們四目相投的時光，我們對於巴克的女朋友，交換





克之戀

凱麗著

一下眼神，不發一語即可下評語。對於冒險的叫牌而能打得成功，經常是交換一個會心的微笑。我們間的心電交流，經常就在那一瞬間，但很圓滿，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我也想起這些時日來，我們為了觸摸對方，而想出的種種可笑的藉口。那些藉口，從前我都不會承認。

當我把一天的日程交給他過目時，他會碰到我的手指；當我有封信要請示他時，他傾過身來，手會搭在我肩膀上；在餐桌下，腳與膝蓋無意中的接觸，（果眞是無心的？）坐在沙發上。手跟手常會不經意的碰在一起，而我們似乎都沒注意到，也沒把手移開。

那天早晨生命似乎甜蜜得令我無法承受。我高興得飄飄欲仙，為自己這份秘密，感到竊喜，也發現了隱藏在心目中幾個月的這份情感。我覺得很安詳，而且充實。

我沒考慮到將來，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回味剛才那動人心弦的一幕——他說過的話，他的動作，他看我的神情。但這種白日夢必須結束。這兒是總部，戰爭還在進行着。將軍的信堆了滿桌等我去回，而且，再隔不了幾分鐘，我又得開車送他回家吃午飯。

我感到一陣少女的惶恐，以後我怎麼跟他見面？我該說些甚麼？他會說些甚麼？實在沒有時間想到這些。

艾克昂首闊步的走出辦公室，用慣常的語氣說，「可以走了嗎？凱麗。」我就戴上帽子，跑向汽車。回別墅這一趟，兩人都一語不發。通常我們有很多事可談，直到走進屋裏，仍然在談，今天，一句話也沒說。

我們走進去時，陽台上的衛兵向我們敬禮，將軍的勤務兵米奇站在門口，接過艾克的帽子，隨我們走進餐廳。我們共進午餐。米奇端上咖啡，我們坐在那兒沉默不語，臉上毫無表情，完全被無法表達，也不應表達的思想與情感，弄得六神無主。在我們起身準備回聖佐治時，米奇偷偷向我做個手勢，我又退回餐廳。

「將軍今天有點異樣，」他憂心忡忡的說，「早上是否有壞消息？」

「我不知道。」我輕輕地回答，「希望沒有。我沒聽到有甚麼壞消息。」

說完快步趕上將軍。我們駕車回總部時艾克說：「凱麗，我對今晨的魯莽感到很歉疚，那種事不應發生，我說的是無心之辭，請你忘掉它。」

忘掉它！根本不可能。我是個被困於愛的夢境中的女子，這個人是我生存的重心。它已花了我許久時間，才體認出這件事，現在怎麼能忘掉。

我忘不掉，絕對不能！當時我想，「如果我哭出來，決無法自處。」所以我極力抑制住眼淚，不讓它流下來，然而，就像抑制水中的波浪不讓它碎掉一樣，我的淚水，仍控制不住一顆顆緩緩的流過面頰。

「該死！」艾克憤怒的聲音，在我耳際響起。「難道你不瞭解嗎？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眞是個蠢才。我要你忘掉它。」

我一句話也沒說。沒話可說。

「他媽的，別再哭了！」艾克命令我。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吞下去，勉強說：「我並沒有哭，我也不瞭解你在說些甚麼。」

我揚起下巴，緊閉着雙唇，開車衝過聖佐治的邊門。我願以任何東西，交換孩提時代的自由，以衣袖擦乾眼中的淚水。然而，三十多歲的成年婦女，不能這樣做。

我借用將軍最喜歡的用語說：「他媽的，又是那些血紅的阿爾及利亞塵土飛進我的眼睛。」如果艾森豪將軍對他所說的話，以及所表示的感情，感到後悔，那麼我自己更感到後悔。我眞是自我陶醉，當天下午，我以打字機作為出氣筒。

德斯走出艾克的辦公室，警告我說：「小心，他今天下午火在頭上」突然間，四聲鈴響，那是叫我的信號。

我以堅定的姿態，抓起紙筆，向他的辦公室大步走去。

「我只想告訴你，裁縫師明天一大早要到別墅去量你的尺寸。巴克可開車送我到辦公室，你量完後再來。」將軍並未抬頭看我，他對我說話時，一邊輕輕彈着卷夾。

「我想不必了！」我冷冷地說，「我現在穿的很合適，謝了，我想不必了。」

瘟君夢

岳騫

共軍抵抗日強，我軍粮彈日少，攻擊進展日益困難，是日攻佔郭樓大迴村前進二公里，傷亡頗大。八日空軍總部派第二署副署長董明德降臨戰地，加強空中支援。九日午后降雪，十日雪愈大，沒有全天候的飛機，雪天不能飛行，地面沒有雷達設備，雲低不能空投。共軍乘此機會，征集數萬民伕在四圍掘壕，以作長困之計。這個長十六華里寬十三華里的地區，原有居民不過一萬，現在擠進廿多萬人馬，自然房子燃料飲水都成問題，古時張巡守睢陽羅雀掘鼠，今日作戰砲火連天，鳥獸早已遠颺，騎兵旅的八百四馬成了唯一的食粮，水因大雪不停取雪化水尚不成問題，燃料只有拆房屋，掘棺材，然房屋稀少，墳墓有限，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大雪日夜不停，天地一片白色，共軍在挖壕，我們在加強工事所以沒有的戰鬥，只有零星槍聲。十五日雙堆集的連絡中斷，北平也在談和，戰地的空氣沉悶得可怕，大家見了面無話可說，只有談談天氣，禱告上帝快快晴天。指揮所無事可做，杜副總司令以打橋牌聽廣播來解煩悶，邱司令官每天去巡視部隊一番。十八日雪止天晴開始空投粮彈，空軍的董副署長和第二兵團的舒副司令官飛京面報戰況，請求大量空投。民以食爲天，饑寒生盜心，部隊搶粮如臨大敵，是日邱司令官令我兼空投場指揮官，指揮憲兵兩營維持空投場秩序，我擬定三項辦法（一）劃定空投場界綫并派憲兵看守邊界，維持秩序，（二）凡投落各軍師防地內的粮一律歸各防軍師收取，但彈藥必需帶箱交還，每箱給米兩斤（三）凡投落空投場界內者由補給區收取分配，不得搶奪，十九日空投場有了秩序。廿日天又降大雪，午后四時一位雷達從天而降，聞者皆有喜色，那降下的軍士，原是傘兵，爲應付情況，臨時抓差授以雷達簡單的知識，教官將分劃度數裝好，告訴如此這般就行，雷達經過跳傘・原定的分劃方位變動，以致無法使用，啊！這是何時何地竟有此事豈不可嘆！雪下得不停，饑寒交迫，士氣成了嚴重的問題，爲了人道和減輕補給的負担，准許民眾團體與無作戰任務的軍事單位離開戰場，徐州剿共總部的軍官隊及一部份科員二百多人，就拿着一塊白被單整隊出走，起初共軍不准通過，第二天就不阻擋了，共軍利用這種機會，傳送進來一捆傳單和陳毅致杜邱兩將軍的勸降函，八行書寫的十分講究，信封信箋用的是最好的宣傳，印有陳毅使用字樣，蓋的一寸間方私章，字也寫的甚好，內容還是中國古代勸降那幾句陳腔濫調，反應出陳毅一腦袋官僚思想，杜邱兩將軍將信立即撕毀，傳單一捆交我焚燒。雪愈下愈大，天也越發陰霾，部隊漸漸失去必勝的信心，大家的心思意念不再是爲何打出去，而是將會有什麼樣的結局。杜副總司令本不良於行，現在失於療養腿疾加劇，戰地已無代步的工具可以利用，這對他是最大的不便，於是由邱李兩兵團司令官電請准其回後方休息，部隊由邱李兩人協調指揮，未蒙批准。夜靜無事，邱司令官，譚副司令官（輔烈），李參謀長（漢萍），和我，有時到他房間談談，藉以彼此寬慰提提精神，但是大家心情却是一樣的沉重，談過去往事已不堪回首，談未來日子不敢想像，談來談去還還是談到天氣上。十二月卅日天氣好轉，卅八年元月一日雪止天晴，太陽給人帶來希望，但是又傳來一個更壞的消息！總統隱退，這眞是晴天霹雷對軍心士氣是致命的打擊，當時杜副司令就說：「完啦！完啦！」這一天又恢復空投，我們要求先投粮食兩天，再投彈藥三天。共軍已開始對壕作業，漸漸迫近我方陣地，彼此相隔不過二百公尺左右，共軍展開心戰攻勢，在月色朦朧星光閃爍的深夜，尖嫩的女共軍聲音，打破了寧靜的夜景，四處喊叫：「同志們餓著肚子打仗太可憐，來來來，歡迎你們吃飯，吃飽了再打，你們過來不方便，我們可以送過去」，開始是把饅頭扔過來，後來稀飯也送過來了，「同志們還是熱的趕快吃」，還有趕著豬羣在陣地前走，豬在叫，共軍在喊：「同志們好久沒有吃肉了，這是準備歡迎你們的，」起初還有敵愾之心，不食賊食，後來經不起腸胃的壓迫，終于向饑餓投降，先是三三兩兩，繼而一班一排的過去，三日夜七十軍三十二師營長晏子良率部投共，我們的軍心士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由於天晴日出，天氣也變得稍爲暖和，部份積雪開始融化，人從壕洞裏出來曬太陽，會難友，互訴衷曲，大小路上熙熙攘攘絡繹不絕，陳官莊的道上，擺滿攤了，逃難帶出來的金銀財寶，古玩首飾，廉價出售，也

有把孩子插上一支枯草出賣的，都是爲了換取食物，但金銀財寶無人過問，香烟成了名貴之物，賣香烟的手拿著一支烟沿路叫賣，吸一口金元券伍元。

壕洞上有蓋的是白布單，有的是灰毯子，有的是搶來的的紅黃藍白降落傘，看起來好像北方鄉下人趕廟會，這戰場的景色眞是千古未有。五日午后一時杜副總司令再召集軍長以上人員會議，以情況日趨不利，不如及早突圍，七十四軍軍長邱維達反對，他主張打出去，其他將領都不示弱，就決定午后五時實施攻擊，攻擊開始不久，邱軍長首先告撓，七十軍軍長高吉人受傷，其他各軍均無進展，攻擊遂無疾而終。六日飛機一架著陸，後送高軍長吉人，而傷兵早已擁集機場，爭著搭機，秩序大亂，旋共軍砲向機場集中射擊，飛機受傷不能起飛，從此飛機不再降落。共軍是日押着吳化文及十二軍以前被俘的將領，在陣前喊話，七日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率轟炸機五架臨空，投下五百磅炸彈十枚，通知地面部隊乘機衝出，這樣廣大的地區，十枚炸彈那能湊功。午後共軍發動攻勢，兩兵團陣地均有陷落。

八日十二軍一二一師的一團投共，九日午后七十二軍的一團叛變，陣地愈縮愈小，午后三時共軍砲擊陳官莊，第二兵團部及指揮所移陳莊第五軍軍部，五時召集軍長以上將領開會，大家均默默無語，最後杜副總司令決定即行突圍，我擬好命令，他口述下達，這命令只有兩條：（一）今晚九時起各部隊各向當面之敵陣突圍，（二）集合地浦口榮口」話畢大家散了。九時整我們開始突圍，杜副總司令邱司令官各備担架一付，衛士一排隨行，是夜無星月，天地黑漆一團，伸手不見五指，出了陳莊杜邱兩人就失了連絡，邱司令官向西走，拂曉抵二百師師部，共軍已衝入，陣地已散，無法收拾，知事已不可爲，乃舉槍自殺殉國，第五軍軍長熊笑三，七十軍軍長高吉人，代理軍長唐仕南，十二軍軍長舒榮，七十二軍長余錦源，騎兵旅旅長陳陶，副司令官陳輔烈及十三兵團司令官李彌均突圍而去。

天明我飛機三架臨空，戰場上已不見部隊蹤跡。

後語

突圍歸來，遇到舊日長官同學朋友，常和我談論徐蚌作戰的事，後方見聞之廣博，消息之靈通，出乎我想像之外，上自中央作戰指揮，共諜滲透，情報工作，將領才能，下至部隊軍紀，士氣，戰鬥力量，無所不知，無所不談。但是他們也有許多問題找不出答案（一）我們的高級將領都是北伐剿共抗戰，久經戰役歷有功勳，爲什麼一下子變得低能？（二）我們黨有調察機構，軍有軍統組織爲什麼會使共諜滲透到我們的指揮中樞？（三）三民主義是承中華文化的救國救民主義爲什麼會敗在違反中國人倫理道德的馬克斯黨徒手下？（四）八年抗戰，國人渴望和平，而共黨稱兵作亂，禍國殃民，是天怒人怨，中央興師討伐是順天應人，爲什麼王師敗績，狐鼠竊國？（五）我們的軍事教育最強調的是親愛精誠爲什麼我們的將領會敗不相救？（六）我們的部隊裝備較共爲優，我們的幹部素質較共軍爲高，爲什麼我們的戰力遠不如共軍？（七）濟南陷失爲卅七年九月廿四日，徐蚌會戰開始爲十一月七日，中間相距四十多天，爲什麼臨時應戰毫無準備？還有許多的爲什麼，不必一一列舉，他們對共我的眞實情況又好像一無所知，凡事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成功與失敗決非偶然的事，如果我們在國軍部隊中仔細體驗，在戰地虛心觀察，就會發現若干更重要的問題。總統蔣公從前指示我們：「和共軍作戰是主義戰爭，總體作戰。」而我們的三民主義始終停留在宣傳階段，沒有和民眾生活發生實際關係，不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沒有實施，就是減租減息也沒有認眞去做，民眾看到的只是口號、標語和黨部，我們的軍隊是黨軍，黨究竟和士兵有什麼關係，以前役政沒有辦好，當兵的都是窮人子弟，有的還是捆綁而來，有錢有勢的人不服兵役，士兵所認識的黨，也只是口號標語，共黨有一個口號是窮人不打窮人，這對我們的軍心士氣是很毒辣的攻擊。

我們的政治好像浮萍一樣，沒有紮根，政權在軍隊保護之下；才能進行，最明顯的是我們的縣長，出入還要有帶盒子槍的隨從警衛，一旦駐軍搬走，地方行政人員就逃之大吉。反觀共黨，共軍所到之處，即行分粮分田，打土豪，鬥地主，共軍的官兵認爲他們是爲共產主義而戰，無知的農民以爲有田可耕，不再是佃農，窮人更以爲是翻身的日子到了。這雖然是共黨欺世惑眾的手段，但能煽動羣眾跟著共黨走，共黨的縣長在我們的政權下潛伏地下，從事宣傳，調查，動員工作，我們白日辦公，而共黨夜間活動，一有戰事，則徵粮，徵伕，補給運輸，正如我們的補給司令一樣，他們眞正是以總體戰推行共產主義。關於這些事很少有人提到，這實在是勝敗根本的因素。其次劉經扶將軍的回憶錄中談到徐蚌會戰，他說：「這次作戰，戰畧失敗多於戰術失敗，戰術之失敗多於戰鬥，部隊愈小過失愈少。我的體驗是一半一半，我們團營的以下戰術戰鬥訓練不足，主動的意志，攻擊的精神都很差，所以不能打遭遇戰，不能打退却戰，不能打游擊戰，不會追擊，不善夜戰，只能在預先準備陣地上作戰。

我們從來沒有打過殲滅戰，共軍來攻，認爲無機可乘則長颺而去，共軍防守，認爲目的已達則主動逃竄。但是我爲共黨所殲滅的整個軍師以及軍師長被俘的所在多有，這就是戰鬥不能達成戰術的目的，戰術不能轉成戰畧的任務，所以戰畧部署雖好，而實際戰力不能完成也是徒然，我們軍中還有一項最壞的習慣，就是虛謊，平時蒙上欺下，倖求名位，戰時誇大敵情，邀功避過，統帥部無法確知共我實力，如此造成不知己亦不知彼的作戰，如何戰勝敵人，虛謊是一切弊害的濫床，因爲虛謊作祟，我們失去一種無比的力量—眞實—蒙古人橫掃歐亞，所向無敵，研究戰史的人，總是歸功于蒙古的騎兵，和以牛羊爲粮補的辦法，不知他們還有一種至大的力量——「不說謊」。南宋理宗時，派徐霆出使蒙古，他的蒙古見聞上說：「臣見其有一法甚好，說謊者處死刑」。我們自遷台以來，一切革新，以往弊端已不存在，不過死灰也能復燃，舊病有時復發，而且這種奇耻大辱，血淚教訓，永遠不應忘掉。



新三國



曹操與夏侯惇不是一家人

在曹袁對壘於官渡的期間，李典的貢献是率領了李家與親戚各家，以及麾下的兵，向曹操的大營輸送軍粮及其他物資。

當時曹操左右的軍官，最重要的是夏侯惇，與夏侯惇的堂兄弟夏侯淵。

夏侯惇是沛國譙縣人，曹操的小同鄉，他從初平元年開始，在曹操作「奮武將軍」的時候，就已經當了曹操的「司馬」。其後，由司馬而升爲「折衝校尉」、東郡太守、陳留太守、濟陰太守、河南尹。他的軍階也早就由校尉升爲將軍，先後作了「建武將軍」、「伏波將軍」與「前將軍」。而且，封爲「高安鄉侯」，屬於「鄉侯」的一級，比縣侯小，比亭侯大。

夏侯惇可說是武人之中，曹操最得力的一員，曹操打陶謙，叫夏侯惇在濮陽留守。曹操打袁紹，叫夏侯惇作大軍的「後拒」（後拒用現在的軍事術語來說，是「總預備隊」的指揮官。）很久以後，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打孫權，帶了夏侯惇去；在撤退的時候，留下夏侯惇在居巢（安徽巢縣），「都督二十六軍」，對孫權監視。（所謂二十六軍，在當時是二十六個大小不同的單位，與現在的「軍」不同。）

曹操對夏侯惇特別親近，常常和他乘坐一輛馬車，也讓他自由進出於自己的臥房。任何別的軍官，都不會受到如此的信任。

什麼緣故？是不是僅僅因爲夏侯惇在打呂布的時候，被流矢射中了一個眼睛？當然不是。

最重要的理由，是他從小就和曹操在一起，爲人忠勇可靠，文才武藝又高。

有人說曹操與夏侯惇本來就是一家人，堂兄弟，曹操的父親曹嵩，原姓夏侯，是夏侯惇的叔父。最先把這個傳說寫下來的，是三國時代吳國的一位無名氏著者：這個人留下了一部「曹瞞傳」，是裴松之見到過，而引了不少他在三國志注文裏的。另一本書，晉朝郭頒所寫的「世語」，也如此說。

對不對呢？不對。因爲，曹操把女兒嫁給了夏侯惇的兒子夏侯楙。倘若曹嵩曹操這一支姓曹的，與夏侯氏本爲一家，這就違反了同姓不婚（與其後同氏也不婚）的傳統了。

曹操的父親曹嵩，原來不姓夏侯，姓什麼？我的假設，是：姓曹。

曹嵩的父親曹騰，有兄弟四人，曹騰最小，號叫做季興。他的三個哥哥的名字，無考，據說他們的號，是伯興、仲興、叔興、挺整齊。

這四個兄弟的父親，司馬彪在「續漢書」裏面寫作「曹萌」，裴松之在注文裏加以引用，抄錯了字，寫成「曹節」。（也可能不是裴松之抄錯，而是刻書的人與印刷術發明以前，抄寫的人弄錯了的。）

（曹萌的子孫如此之多，）曹騰的兄弟與姪兒如此之多，曹騰要選一個人當養子或嗣子，又何必在姓曹的以外，去選別人家的子弟呢？

話歸本題，夏侯惇對曹操是眞夠賣力的。

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淵，對曹操也極其忠心。曹操在年輕的時候，「曾有縣官事」（犯了法，應該吃官司，坐牢），是夏侯淵情願吃虧，挺身而出，把罪名都承認在自己身上，被判刑坐牢。曹操也很夠意思。雖則是逍遙法外，却並沒有把這位替他坐牢的夏侯淵忘記得一乾二淨。他到處去找有力量的親友，可能也花了不少的錢，把夏侯淵救了出來。

夏侯淵在官渡之戰的時候，職務是督戰官，官位是「督軍校尉」。

這官渡之戰，是曹操一生最得意的一戰。他以很少的兵對抗袁紹很多的兵，對抗了一百多天，終於獲勝，勝得的確也不易。

袁紹有一次曾經全軍移壘，逼近在官渡的曹營，曹軍也出壘交鋒，曹軍戰敗，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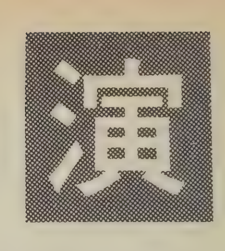
此後，袁軍儘管挑戰，曹軍只是給他一個不理。袁軍堆砌了一排土山，又建築了很多沒有屋頂的木製高樓（高櫓），從土山與高櫓之上對曹營俯射。曹軍的兵士只能每人拿了盾牌當傘，才能在營中走動。曹操想出了用一種特製的車子，加上槓桿，把石塊抛擲到對方，打毀高櫓。

袁軍又掘了若干地道，以垂直綫指向曹營。曹操叫兵士掘了若干横的深壕（長塹），在壕中等候從地道鑽來的袁軍，射死他們，砍死他們。

曹操而且派遣將士，不斷的襲擊操軍從後方來的運粮車輛，燒毀袁軍的粮食。

袁紹的錯誤，第一在於有力量圍住曹軍，而不敢冒險令兩翼渡過濟水，完成合圍。第二，交給劉備的兵不多，未能達成襲佔許縣的任務。第三，不曾辦到叫青州袁譚與幷州高幹同時出動，分攻曹操的兗州、徐州、與洛陽一帶。

最後，袁紹感覺到運粮車輛不可再被曹軍襲擊，就命令淳于瓊，帶一萬人從鄴縣向北走，迎粮。





黎東方

不巧，這時候袁紹身邊的一個文官，許攸，因爲家裏有人犯法下獄，他去向主管人說情，說不通，一怒而棄袁投曹，到了曹營，就把袁紹派淳于瓊領一萬兵北上迎粮的事，報告了曹操。

淳于瓊與一萬多兵，才走了一天，走到了酸棗東南的烏巢鎮，離開袁營有四十里左右，宿營（留下來過夜）。曹操却已親自出馬，帶了步兵與騎兵五千名左右，追到了烏巢，在半夜裏一場惡戰，這時候討寇校尉的樂進，手起刀落，砍倒了淳于瓊。淳部一萬人，被殺了一千以上，其餘的非逃即降。曹操叫兵士把敵人屍首上的鼻子與牛馬的嘴唇、舌頭，統統割下來，交給投降了的袁軍，帶回袁營，以瓦解袁軍的士氣，曹操可能也燒了袁軍在烏巢鎮的粮食，與烏巢鎮的老百姓房屋，讓袁營的兵看得見火光。

曹操活埋袁軍八萬

曹操親自出馬，去追擊淳于瓊，袁紹很快也接到了情報。他將計就計，一面派兵去支援淳于瓊，一面叫張郃高覽兩員大將去偷襲曹營。

袁紹這一著棋，又犯了錯誤，張郃向他表示，曹操深明兵法，他的營一定紮得很穩，不容易偷。他本人雖則率兵離營，去追擊淳于瓊，不會不留下重兵與猛將，守住大營，袁紹說：「我也派重兵交給你，去打曹軍守營的重兵，怎麼樣？」張郃只得勉強服從。

張郃與高覽率領了袁紹所交給他們的所謂重兵，衝向曹營，用力去攻，却攻它不下。消息傳來，淳于瓊全軍覆沒，曹操本人與五千名步兵騎兵，已在回營的中途，即將來到。張郃與高覽二人心慌，對曹操既害怕，又佩服；對袁紹既怨恨，又看不起，於是互相商量了一下以後，便雙雙的放下武器，走向曹營投降。

曹操欣然接受。

張郃與高覽投降的消息，緊跟著淳于瓊全軍覆沒的消息，傳到袁營。袁紹本人與全軍將士都驚破了胆。大家亂奔亂跑，不再像一個軍隊，曹操乘勢來攻，一攻便把袁軍殺得大敗，崩潰。

袁紹本人，與兒袁譚及八百名衛隊之類跑得比誰都快，一口氣跑到了當時的黃河邊，在黎陽縣附近渡過黃河，才敢停下來休息。（漢朝的黎陽縣城，在今日河南濬縣東北。）

曹操收降了留在官渡之北的袁軍，有八萬人之多。其中，有少數可能是心中仍然不服，在行跡上被曹操懷疑是詐降。這殘忍成性的曹操，竟然下令把這八萬多人都活埋了。

袁紹回到黎陽，收管了駐在該地的將軍蔣義渠的兵，這才重新有了一點力量，穩住了冀州及其他三州，他仍舊是擁有四州的大軍閥。曹操也暫時「放他一馬」，不來進攻。事實上，曹操於大戰之後，也急需休養生息，把軍隊加以整補。

袁紹受了官渡之敗，生平未有的大打擊，在精神上抵不住，一病纏綿了二十個月，在建安七年五月，嘔血而死。

他留下了四個州的地盤，若干萬的軍隊，三個兒子，一個外甥，一位大太太，五位姨太太。大太太劉氏，醋勁甚大，串通小兒子袁尚，把五位姨太太一齊殺死，殉葬，却又怕這五個美麗的競爭者死後得寵，在殺了她們以後又把他們毀容。

袁紹死後，部下分爲兩派。逢紀與審配的一派，擁護小兒子，袁尚；辛評與郭圖的一派，擁護大兒子，青州刺史袁譚。逢紀與審配擁戴了袁尚作「大將軍、冀州牧、兼督冀青幽幷四州軍事」，成爲袁紹的繼承人。袁譚不甘示弱，自稱爲「車騎將軍」。

當時，兩人雖則不和，反對曹操倒屬一致。兩人商定了，袁譚到黎陽來對抗曹操；袁尚留守鄴縣。

曹操在黎陽打袁譚，打了七個月，從建安八年二月打到九月，才打勝，把袁譚與最近才來到黎陽來帮忙的袁尚，一齊追擊到鄴縣，然後撤兵，回許縣，開到西平縣，準備打劉表。

這是曹操的一種姿態。有人向曹操建議過：袁譚袁尚在有了敵人在面前的時候，便團結對外；沒有敵人在面前，便分裂、內鬨。

果然，曹操剛撤軍南下，袁譚與袁尚互相打了起來。袁譚打敗，袁尚追他，一直追到青州的首縣，平原。

曹操帶兵重新北上，到平原來救袁譚。袁尚嚇壞了，不再在平原戀戰，帶兵回去守鄴縣。袁尚的兩員大將，呂曠呂翔，降了曹操。曹操與袁譚見面，替兒子曹整聘定袁譚的一個女兒爲妻。然後，曹操又撤軍南下，鼓勵他們的兄弟二人再內鬨一次。果然，袁尚以爲機會難得，就又從鄴縣出動，到平原來打大哥袁譚。

曹操於是就在建安九年的春天，揮軍北上，來攻鄴縣。

替袁尚守鄴縣的，是審配。審配有一個部下，姓馮名禮。這馮禮暗中投降了曹操，甘心作曹操的內應。他開了城門之外的「護城門」，迎進來曹操的兵三百多人。（護城門，當時叫做「突門」。）

鄧小平復出將嚴重威脅華國鋒必把晁蓋摒除一百零八漢之外

鄧小平不會輔佐華國鋒其野心是當中共第二代巨頭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據報載，鄧小平已準備於五月一日復出，在鄧小平復出期間，對鄧小平職位安排問題，北平集團曾有過激烈的爭辯，他們分成兩個派系，一是以官僚軍閥集團爲主如李先念、韋國清、許世友等要求鄧小平出任「總理」、黨第一副主席、共軍總參長；另一是文革集團以吳德等爲首反對鄧出任「總理」一職。據說經過短暫的僵持，終於雙方讓步，通過鄧小平復出任第一「副總理」、黨副主席、共軍總參長。以上消息是來自北平廿九日法新社電。其眞實性如何，外人很難了解，除非經「新華社」證實，方可置信。

不過，像這樣的消息，當作參考也未嘗不可，如無一點跡象，自不會空穴來風，反正不久，鄧小平的出處便水落石出。風水先生阨十年八年，鄧小平事件最多一兩個月便可明朗，故就上述消息，提出本人一點觀感。

鄧小平在軍方的支持下出山，比第一次復出，在權力上可說有增無減。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並無任何有實力的地方頭頭支持，只是老毛見到老周已患絕症，需要鄧小平出來頂檔，才把鄧小平放出牛欄。鄧小平怎麼惡，也跳不出老毛的五指山，所以鄧小平在實施各項政策上，對重大問題，不敢獨斷獨行，要向毛澤東請示批准，從反蘇親美這一着棋看，他是毛澤東外交政策的忠實執行者。至於實現「四個現代」問題，最初是由周恩來提出，但必須經毛澤東同意，才能定出方案，那時周恩來未死，鄧小平大力貫徹推行，却不料「四個現代化」在大陸掀起熱烈擁護浪潮，使人對周鄧愈來愈好感，於是激惱了毛江，以至周死後，鄧便立即垮台。鄧小平是一個精明人的，他知道，唯一能對他呼之即來，揮之則去的，只有毛澤東一人，他怎麼作反，也不敢反到毛澤東頭上。由於他對毛澤東存有畏懼，不像彭德懷般硬骨頭，毛臨死前，他還主動要求見他一面，使得毛手下留情，保留他的黨籍，伏下了他再度出山的敗筆。

這一次鄧的復出，跟前次相比，可謂士別三日，不可同日而語，一來他是在槍桿子支持下出山，二來沒有一個人是他所畏懼的，華國鋒在他眼裏，只不過是一名阿斗而已。因此，他復出後，必定大開拳腳，隨心所欲地實施他心目中的方針政策。此是文革派不願見鄧當「總理」的理由之一。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他已無視文革派的反對力量，不斷把牛鬼蛇神從牛欄裏一一放出。這班人，與文革派成員是勢不兩立，鄧小平今次復出而又掌實權的話，大概所有牛鬼蛇神也會隨鄧小平的權力高漲，毫無阻力重掌權力，對文革派來說，確是一嚴重威脅，他們不願意把現有的權力拱手給人，此是文革派不願鄧當「總理」的理由之二。

中共黨主席一職，只有毛澤東一人担當才擁有絕對權力，自從沒有「國家主席」後，行政權力已集中在「國務院」總理身上，華國鋒必須緊抓行政權力，才不使自己成爲黨的空頭主席。鄧小平若復出當「經理」，這一次可眞正名副其實「把晁蓋摒除於一百零漢之外」。到時華國鋒的黨主席，跟「人大」委員長一職毫無兩樣。此是文革派竭力反對鄧復出當「總理」的理由之三。

世人認爲鄧小平復出後，必定鞭毛屍，做一個中國的赫魯曉夫，本人却持相反意見，鄧小平的野心是想當中共的第二代巨頭，目前擺在他面前的是如何把華國鋒踢掉，自己取而代之。鞭毛屍，沒有必要，華國鋒既可利用毛屍，鄧小平爲何不？當年列寧對斯大林不滿，在遺言中指定托洛斯基繼其位，後斯大林用槍桿子奪政權，他沒有把列寧鞭屍，反把死列寧捧了上天。這情景，跟目前的鄧小平也有點相似，鄧小平把毛澤東當列寧，自己做斯大林也未嘗不可。況且，鄧

小平打着毛旗與華國鋒爭權奪位，其贏面必較鞭毛屍高，因爲在共產黨員中，有不少是死心踏地追隨「毛澤東思想」的。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三月三十日）

許世友批毛屬小兒科 廢止共產制才是好漢

編輯先生：

據報載，許世友與韋國清兩人要求，公開批判毛澤東，但葉劍英不贊成，說批判毛澤東即是否定中共的黨史。

葉劍英爲毛的辯詞，未免太過武斷，翻開中共黨史，那一個領導人不受批判，中共黨的創始人陳獨秀、其後的頭頭如張國燾、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不遭批便遭鬥。毛澤東所以威水，是使共黨佔據大陸，但也不是他個人的力量，與他打天下的劉少奇、彭德懷、高崗、林彪、朱德、賀龍、劉伯承甚至周恩來，都受到批判。葉劍英所以不願批毛，是恐防一旦批起來，他與華國鋒都直接受到影响，可能連地位也不保，因爲華葉有今日的權力，全靠老毛一人把有分量的黨棍、軍閥打垮，使他們有機會坐上北平的第一二把交椅，倘若不是老毛的文革運動，北平的一二把交椅，排除也輪不到華葉兩人，此是華葉不願批毛的根本原因，說什麼否定中共黨史，只不過是託詞而已。

其實批毛，並不一定否定中共黨史，老毛的一生，可以分數個階段來論定其對中共的功過，他能由延安跑到北平坐龍庭，可肯定對中共有功，他施行的三面紅旗，使大陸人民哀鴻遍地，此是他的罪，折老毛一生之壽也不能補償，應對老毛加以否定，至於文革運動，屬於狗咬狗骨內鬨，功過很難說。

許韋所以要批毛，大概不是爲了百姓，除爲了私人恩怨外，主要還是替老黨棍，老軍閥出氣。許世友反毛，並不始自今日，遠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時代，已強烈的反毛，他曾在延安被老毛下獄，在南京軍區被老毛指名批評，後又被調離老巢，一生受老毛的氣多過食鹽，此時不報仇，他日兩腳伸直，這口怨氣便出不了。同時，他也替鄧小平等人出氣，甚至批毛起來，老賬可追溯紅四方面軍時代，因爲老毛在「草地」偷偷把人馬帶走北上，置紅四方面軍生死而不顧，大可以把紅四方面軍的覆亡歸咎於老毛身上，說要不是老毛分裂黨中央，分裂共軍，破壞黨軍團結，紅四方面軍不會一敗塗地。再說，紅四方面是老毛的恩人，竟然忘恩負義，也可以說是老毛的罪狀之一。總之一旦批毛，老毛的臭史便暴露出來，遮掩也掩不住了。

不過，批毛也好，尊毛也好，都是中共黨內部的狗咬狗骨之事。對大陸人民來說，最實際的，是生活在一個私有經濟的富衣足食社會。許世友與葉劍英之流，都是一丘之貉，他們不會給大陸人民過好生活，把大陸人民的幸福寄望他們，那簡直白日做夢，除非他們之中有一人，敢挺身而出把共黨制度砸掉，我才說他是好漢，只批毛而維護共產制度，簡直小兒科，對大陸人民毫無裨益。

讀者 馬實上（四月一日）

中共比奴隸主還惡 強迫百姓空肚抗旱

編輯先生：

小弟收到家裏來信，言及由於旱災嚴重，公社採取緊急預防措施，首先把社員的口粮縮減，即使夏收失收，仍有存粮支持，以免往後的日子鬧荒。同時公社還配合黨中央的方針，動員全體社員，嚴防階級敵人破壞，全力投入抗旱鬥爭中。因此，每天大清早便出動去抗旱，入夜後，還要參加學習文件，批判壞分子的思想和行動。由於口糧減少，體力透支大，勞動起來不能達到要求，所以有時要在小組會上自我檢討，幸好我家的成份還好，否則小組會上很難通過。因此希望多寄點錢回來，購買雜粮，以補充體力消耗，免致因勞動不起勁而受批評。

看了此信，感慨良多，政治鬥爭與自然鬥爭雙管齊下，加上老百姓頭上的，在世界上除了中共政權外，古今中外，還未能找出另一例子。在奴隸社會，奴隸主只驅使奴隸爲其工作，但沒有迫使奴隸與奴隸之間互相鬥爭，雖然奴隸一無所有，但奴隸主還給他們兩頓飽飯。而今天的中共政權，老百姓已一無所有，還要把大陸老百姓的口粮削減，長期以來，他們的口粮已不夠了，再來一次削減，無異叫他們用一條粗繩子勒緊肚皮。他們在半飢餓狀態下參加強度體力勞動，再加上無休止的政治鬥爭，他們不精神崩潰，已是中華民族之幸了。

中共統治大陸廿九年，沒有一年沒有政治鬥爭，也沒有一年沒有自然災害，大陸人民則沒有一年是豐衣足食，大概是老天爺對中共的懲罰。一個政權攪到天怒人怨，又怎能維持長久呢！

讀者 大火上（四月二日）



華帮集團賊喊捉賊 竟評美國蔑視人權

大陸百姓的人權全無保障

自卡達總統標榜外交上的人權原則後，蘇聯及其東歐共產國家首當其衝，若若非共國家之因共黨滲透而採取安全措施，亦遭池魚之殃。獨中共政權迄今「逍遙法外」，因而「得了便宜賣乖」，「反戈一擊」，對美國之「蔑視人權」大加攻訐。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費爾自北平報導：「一名中共官員宣稱：在美國二億數千萬人口中，享有人權者只佔百分之五，其餘百分之九十五均未能享有人權」。

一身為天下先、重新吹起人權號角的美國，竟被中共指為只有極少數人享有人權，自非美國政府所能容。是以美國務院發言人布朗乃不得不公開聲言：「不能同意中共對美國人權問題所作的評估。」

巧妙的是，沙費爾的報導，就已經「評估」了中共統治下的人權現況。據沙費爾引用中共「官員」的談話，在中國大陸只有少數知識分子被剝奪言論自由，其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享有人權。於是沙費爾寫道：「如果中國大陸人口以八億計算，則百分之五應為四千萬」。四千萬人失去人權，是否如中共官員所說，「問題不大」？

毫無疑問，無論是沙費爾或布朗，仍然是對中共採取優容和姑息的態度。言論自由並非人權的全部內涵。依聯合國憲章及人權宣言，人權至少應包含①生存權、②自由權、③工作權與㈢財產權。在中共統治下，八億人民對此四種基本人權全無保障。人們的自由權、工作權及財產權已被剝奪淨盡，任何人可不經公正的審判而被處死，又何來生存權？所謂百分之五的知識份子未能享有言論自由，不過是用來對所攻訐的美國只有百分之五人口享有人權作一對照而已。究其實際，中國大陸享有人權者倘不足百分之五，否則如劉少奇、彭德懷、林彪、彭眞、陳伯達，甚至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權傾一時的人物，又何至於受到「帽子工廠」的殘害，在莫須有罪名下被鬥倒、鬥臭、鬥死！我們不能理解國務院發言人布朗先生，何以只是不同意中共對美國人權問題所作的「評估」，而不進而評估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人權問題？

看來，此人權旋風一經吹起，中共是無法享有豁免權的。美國務院人權協調人狄蘇日前業經表示：「美國對人權的承諾不是反覆無常的。不能在其對外關係方面的某一方面加以遵守，而在另一方面則加以忽視」。忽視中共寡頭統治集團對八億中國大陸人民人權的摧殘，應該是道德品質嚴重的墮落。卡達總統在其首次「爐邊閒話」中，即曾作出承諾：美國外交以促使全世界人類皆能獲享充份的人權為目標。對於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大陸又何能例外？

自卡達總統標榜並鼓吹人權原則以來，中共曾首先對蘇聯之摧殘人權大肆攻訐。此無他，欲將此一人權旋風引向蘇聯而已。然而千不該，萬不該，中共不該在人權問題上向美國發難，使那些對中共意存庇護和優容的存心的人們，亦無法默爾而息。賊喊捉賊乃旨在將警察引開，免於被捉。但中共所喊叫要捉之賊偏偏是警察。警察為執行任務，並表白自身之非賊，非捉在此大喊捉賊之賊不可。

（橫眉客）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偶感

樵西 李文格

[illegible]懷木訥更愚頑，[illegible]散江湖[illegible]亦頒；
既[illegible]兵[illegible]佇立，[illegible]然[illegible]閒？
欲隨[illegible]羽桃花下，喚醒遊人塞外還！
自笑偶沾名士習，何妨一唱念家山。

陳天如龍展

前人

[illegible]文[illegible]帶倦欲眠，渾疑自是酒中仙，
[illegible]端[illegible]幽[illegible]，[illegible]見清[illegible]九天。

周社盟公理濠江畫展

前人

[illegible]縱[illegible]有神，[illegible]重振江濱，
春風[illegible]湯[illegible]畔，[illegible]九[illegible]周[illegible]。

讀[illegible]黃馨儀女士歌人面桃花（[illegible]）

[illegible]兄

元人家[illegible]有十六[illegible]，[illegible]亦有[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本事詩，[illegible] [illegible]公及[illegible]（見武林舊事），[illegible]本有[illegible]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今關黃馨儀女士性耽粵曲，雅集羣[illegible]

水調歌頭

[illegible]

[illegible]

牙爪，作[illegible]丹。[illegible]，[illegible]。卅年多少[illegible]，[illegible]。定必[illegible]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枕戈待，[illegible]頭。

註：毛[illegible]四[illegible]中，[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要忘記[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得以[illegible]。

春風

鷓鴣天 歐一[illegible]

挽[illegible]香[illegible]飛。江山[illegible]上[illegible]芳菲。
何須得[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機，人[illegible]古[illegible]。
東風[illegible]秋[illegible]，[illegible]不了期。

前題

[illegible] 曾念祖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不妨[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第一枝 陳[illegible]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帆影望，畫船未遠。人意暖，綺窗凝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浣溪沙 文[illegible]山

往事[illegible]中。一年容易又[illegible]。
天涯何處不[illegible]，[illegible]落[illegible]，
無[illegible]。

前題

西江月 潘[illegible]

得意馬蹄疾，吹來[illegible]生。[illegible]
識[illegible]，不度玉門[illegible]。
姹紫[illegible]，[illegible]紅[illegible]。[illegible]
化雨帶[illegible]，萬物[illegible]。

詞牌「看花回」淺談

何[illegible]公

[illegible]

看花回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山水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94

明報擁鄧白費氣力

華嵛在非洲「外交」受挫

大陸旱災與水利建設

紡織品配額制度的漏洞

赤化兩載的西貢

華國鋒鞏權手法

訪楊家太極拳四伐傳人會昭然代

崇基學生報的「氣節」



嚴以敬作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十四日出版 No. 494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零售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明報擁鄧白費氣力

四月五日清明節，北平靜悄悄渡過。這對死亡七個月的老毛來說是「有點那個」，對要復出而又出不來的鄧小平，用「四人帮」常說的話來說，無異是「管卡壓」──「卡」那矮子出不來。

當然，有較大的槍桿子勢力為背景的鄧小平，隨時都會復出．且其職務起碼不會低於李先念。估計：靠投機取巧上台的毛江餘孽華國鋒，對於鄧之復出根本無力阻止，相信他也沒有那份胆量。那麼清明節前為甚麼「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呢？對此，極有可能在三月間（自三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北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出了決議。如果眞有此項決議的話，那就是華和吳德、紀登奎宮廷派殘餘份子在諸如「應以黨和國家利益為重」的「大帽子」下，通過「中間人」或者直接婉勸矮鄧暫緩復出，不然等於是向羣眾貼出的「大字報」低頭，助長了「民主自由」風氣，這對極權統治小集團來說，你罵他八輩祖宗無所謂，但若向他們「打着紅旗要自由」，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

或許鄧小平被「曉以大義」後，也「自願」短期不復出了。

這個問題使不少靠猜甚至是瞎猜的外國「專家」跌了眼鏡，也使「周鄧路綫」的擁護者失望，其中當以香港大公報和明報那一撮人的失望為最厲害。

最近二十多天來，貌似中立的香港明報對於鄧小平的復出所做的工夫，眞是連吮奶的勁兒都使出來了。「大陸」的「秘密文件」鋪天蓋地而來，接着就是社評、新聞分析等等輔之而行，大有「打一場推鄧再起的人民戰爭」之勢。可是，明報這些沒有事實作為根據的新聞，固然在政治上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却欺騙了香港的廣大讀者。

明報查老板如果不善忘的話，應該記得自己曾企圖左右香港輿論，強迫香港政府以「地車」二字作為地下鐵路的簡稱，結果失敗了。雖然江青一伙束手被擒後，明報曾捧過華國鋒，但鄧小平復出到底是一件大事，大到關係對毛被鞭屍或不鞭屍的「原則」問題，所以，清明節的事實證明：明報的「文件」、社評和新聞分析都成了欺騙讀者的鬼話，不僅毫無根據，甚至可以說那完全是自己閉門虛構的。前一階段如此，現在還是如此。如三月三十日明報第一版頭條又是甚麼「今天剛從廣州來到香港的一個讀者告知本報記者如下消息：一、廣州各處……紛紛談論，北京於短期內即將召開一個極其重要的中央性會議」。據指出：這個會議「大概是十屆三中全會」。「二、這個會議可能目前正在舉行之中，那麼很快就會有公報發布」。三是該「三中全會」所要通過的事項，其中包括「恢復鄧小平黨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的職務」。

同日明報以「中共舉行三中全會？」為題發表社評稱：那位「讀者」「在廣州所聽的消息，北京目前極可能正在舉行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級政治會議。這個會議或許還沒有開，但相信在極短時期內必會召開。一般的印象是，在一個星期之內，將有重要事件正式宣佈，最遲大概不會超過四月七日，即不會遲於關於天安門事件，撤銷鄧小平職務決議的一週年紀念」。

現在四月七日已經過去，中共「三中全會」流產了？還是爭執太厲害一哄而散了？其實都不是。如果說是明報那個「讀者」撒謊，還不如說明報主筆對大陸情況一無所知。萬人日報當然不能和「大報」明報比，但在消息靈通正確方面却又非明報可望其項背。三月二十七日和三十一日兩天萬人日報首版頭條分別報導：「中共政治局正舉行擴大會議」和「三中全會開不成，黨政軍頭鳥獸散」。綜合該萬人日報兩次報導的根據，是中共省級黨委第一書記自三月十日起至二十五日止完全不見在任地露面，但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却不斷在任地出現，故估計不是「三中全會」而是召開一次詳情還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當然明報扯謊是有其苦衷的：第一，談問題不能離開「周鄧路綫」；第二、必須為鄧復出製造有利條件；有此主觀願望，就難怪「夫人不言，言必不中」了。

明報社長兼主筆查良鏞先生大概為了自圓其說吧，四月五日社評說北平「嚴重的鬥爭在進行中」。四月六日清明已過而鄧未出，所以悻悻然地以「斯人不出大局不定」為題發表為鄧大抱不平的社評。

因復活節關係，本文提前於四月七日下午交稿。

在台發表黑文 與蔡省三合流
徐訏態度曖昧耐人尋味

萬人傑

最近台灣黨辦新生報發表了徐訏一篇短文，題爲「自由」與「祖國」，誣指逃港大陸同胞歎不上一兩個月又回到大陸去，與事實不符；他辦的「七藝」月刊，舉行座談會，國民黨的「叛徒」，共產黨的統戰分子蔡省三，成爲座上客，在座談會中大放厥詞。在這兩樁事上面，徐訏表現的態度曖昧，究竟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殊耐人尋味。站在公義立場，我們必須予以揭發，並加以批評！

也談「自由」與「祖國」

讀者把徐訏發表於台灣新生報的「自由」與「祖國」一文剪寄萬人日報，指出其中有問題的一段，已見昨日本報新聞版。老萬再詳讀全文，發覺讀者指出的，並非「斷章取義」，整篇文章也大有問題。最不可饒恕的，這篇文章不在香港發表而在台灣；更不可饒恕的是台灣「官方」報紙新生報的副刊老編，竟不動大腦，鄭而重之把這篇黑文發表。

如果這篇文章在香港發表，千千萬萬大陸逃港的難胞會嗤之以鼻。他所指「不少人」住了一個月兩個月又返回大陸；心裏想回去而不敢回去的人「則更是不知道有多少了」，顯然與事實不符。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逃到香港的大陸同胞超過二十萬人，請問他們當中有多少人住了一個月兩個月便回大陸去的；有多少心裏想回去而不敢回去的？

今天，香港大企業家固然很多是早期的難民；建立起他們的事業，成爲工廠老板，商店東主，或事業上有很大成就的人物，不少正是當年逃亡潮的逃亡客。

有次和沙翁茶叙，他也是從大陸逃港的，他說現在的生命是「賺來」的，當初從大陸逃出時，心裏期求的，只望得到十年自由生活，現在已獲得一倍時光，十年過後的日子便是「賺來」的了。如果徐訏先訪問他，才寫他的「自由」與「祖國」，資料會正確得多。

魏白羅的例子不恰當

拿東德青年魏白羅逃出鐵幕，到西德投奔自由，後來又懷念「祖國」，終復「逃回」（其實這裏用「逃」字非常牽強）東德，因受到嘲笑和檢討，復爲警察逼問，終於吞服殺虫藥水自殺而死的故事，和大陸逃港難民相比，情況截然不同。肯定魏白羅的情形，絕少可能在逃港難民身上發生。魏白羅逃到西德「受到歡迎」，「給他公民身份」，「還有職業」，「暫居兄弟家裏」，他仍然「逃回」東德。如果是大陸逃港的中國人，受到香港政府歡迎，順順利利拿到身份證，找到工作，還有兄弟收容居住，他仍然要「逃回」大陸，簡直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事！因此，徐訏如果把魏白羅的例子，硬套在大陸逃港難胞頭上，絕不恰當。

香港的大陸逃亡同胞對共黨統治下辛酸苦辣的生活，永難忘懷，他們早就把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視爲「祖國」，每年雙十國慶回國慶祝的香港僑胞，大多數是從大陸逃港的。

他們的「故鄉」雖在大陸，「祖國」却在台灣。也許徐訏和這類熱愛祖國的人接觸太少，因此有了錯誤的觀念，以爲大陸逃港的人，也像魏白羅那樣，捨不得「祖國」。但望徐訏這個說法不是故意歪曲的就好了！

台灣報紙與墮子

台灣是文化戰綫大後方，永遠見不到敵人，報紙刊物，不必與敵人直接交鋒。由於大後方經濟日益繁榮，報紙受到統制的保障，不會有新辦報紙起而競爭，有了一個報紙牌執，就可坐享其成，廣告多到要排期數月才有機會登出，不但發財，且成爲輿論特權階級，台灣的輿論，就由幾個報老板包辦，這種專利制度，本來就違反民主原則。

如果台灣報紙配合了政府的反共國策，他們佔了專利權之利而家家發達，還可說有功應有利；可是這些在大後方安享太平的報紙，也深中了「客觀中立」的毒，海外反共報紙和媚共捧共投共的墮子短兵相接，打生打死，國內的報紙，竟不辨忠奸不分好歹，盡力爲墮子捧場、宣傳。新生報刊登黑文，只不過是千百例子之一，甚至官方報紙，到今時今日，還大捧在美投共的於梨華、林綠、李藍等。這些文化墮落分子，在美的反政府言行，惡迹昭彰，身爲新聞從業員，沒理由毫不知情，台灣報紙對他們吹捧，是有意抑無心？

是非不分黑白不明

雖然國內有一定的言論自由尺度，可是每次從台灣報紙看到這種黑白不分的文章，感到非常洩氣。我們在海外與共黨及親共分子直接作戰的文化人，無非一本愛國情操，本漢賊不並立的原則，沒有得到過國家專利保障的利益，自己掏腰包，拿錢辦賠本的反共報紙，可是我們所反的，國內的報紙却大捧特捧，不但不把他們視爲敵人，且對這些人，尊而敬之，居於超然地位，使海外反共報人爲之洩氣！

國內報紙因近年台灣經濟繁榮，沒有新報紙加入競爭，業務都飛躍進步，紛紛建立廠廈，購置現代化器材，都是拜國府當局厘訂的專利制度之賜，

新聞以外

比之海外艱苦經營的反共報紙，真是「同遮唔同柄，同人唔同命」。老萬認爲國內報紙老板及從業員，應一本良知，絕不該爲媚共分子張目。作爲一家黨辦報紙的老編，更不該低能到連一篇歪曲事實的黑文所包含的眞正意義也看不出，難怪香港正義讀者看了爲之嘩然。

其次，許多投共作家的著作，仍在國內公開發售，已是一奇；更奇是印行這些書籍的，竟爲與政府部門有關的機構；在政府報紙上，爲這些投共分子的著作大登廣告，使人不禁產生「政府毫無公義原則」的觀念。我們在海外跟敵人、投共分子作戰的文化人，不禁要問：我們爲什麼拚了老命在打硬仗？我們的戰鬥究竟有什麼意義？

非敵即友與非友即敵

媚共分子常說萬人日報的反共是替國民黨工作，這說法與事實不符，老萬反駁這種說法時不祇一次表示：萬人日報比國民黨更反共。

最明顯的事實是：國民黨的反共政策是：「不是敵人，便是朋友。」即是說，國民黨的政策要爭取游離分子，只要不是共產黨徒，都在他們爭取之列，因此擺出「中立客觀」姿態，實際媚共捧共的查老板，也曾被「邀請」到台灣觀光，可是他遊罷歸來，寫的「見、聞、思」，媚共捧共如故，台灣所得到的，只是一些與事實不符的譏評，這就是「不是敵人，便是朋友」觀念的自取其辱。

把游離分子爭取過來，既可增強本身力量，又可減少敵方實力，似乎非常合理。但在爭取之前，應先看清楚要爭取的人是怎麼樣的材料，如果是一些左搖右擺的兩面派，今天爭取了他，明天他還是會投到敵方，這種爭取，對反共大業毫無帮助。也許，這就是中華民國政府爲什麼對海外媚共墮子姑息的理由，希望他們的轉向媚共，又有轉回來的一天。

我們為何而反共

萬人日報反共，是民間的反共，爲了要使八億大陸同胞不再受共產黨極權統治，解放過來；是爲了使我們下一代不再生活在共產制度的社會中，得到自由，免於飢寒。爲了集中堅強的反共力量，與共產主義作戰，我們的態度應當是：「不是朋友，便是敵人」。有人認爲這樣會削弱自己的力量，把游離分子驅向對方。但我們要知道，游離分子是不可靠的，他們即使投入反共陣營，有一天敵人許以較大利益，他們又會轉向，因此，這種人實無裨益於反共，反會削弱反共人士的團結。

本報創刊以來，一直抱了不變的宗旨，不但與共產黨作戰，還要打擊投共媚共墮子，揭發他們的醜行，使我們反共的朋友都知道他們是兩面三刀。

我們對媚共、投共墮子的打擊行動，收到很顯著的效果，許多投共墮子因爲我們的揭發，都不敢像過去那麼肆無忌憚，在他們要拍共產黨馬屁的時候，得先考慮一下會不會受到萬人日報反共讀者的抨擊，自然也不能不「稍爲斂跡」。

假如有一天重返大陸，國民黨肯定可以得到政治和權力上的利益，他們的反共是有收穫的。可是光復大陸後，萬人日報得到什麼？老萬不可能由此分得一官半職，我們也不會有實質上的利益。但我們比國民黨更反共，我們的反共，完全爲了解救大陸陷於水深火熱的同胞而獻出一己的力量。

「七藝」太短命了

讀者來函告訴我們有關「七藝」月刊的來龍去脈。徐訏辦過許多雜誌刊物，可惜名氣雖大，辦的雜誌都短命居多。幸而這些刊物不是他做老細，別人投資，賠了也不致令他受到損失。

讀者說，「七藝」是由文華老板黃冷出錢辦的，黃冷因刊行馬經發了財，投資出版三種刊物「先聲」「七藝」和「大電視」，先聲與七藝先後釘了，只剩大電視。「七藝」一共只出了四期，第五期就與讀者拜拜。據說老板收兵原因還不單爲了銷路逐期下降，主要是徐訏走的政治路綫把他嚇得胆戰心寒。

徐訏辦過許多雜誌，從來不談政治，大都走文藝路綫，「七藝」這名稱，如不看內容，會以爲又是徐訏的舊作風。想不到他不但找到一些政治性很強的人物如孫寶剛等寫稿外，還舉行政治性座談會。更料不到的，中共放出來，留在香港做統戰工作的國民黨叛徒蔡省三，竟成爲座談會的座上客，讓他發表親共言論，還把談話紀錄發表，使「七藝」和中共的宣傳刊物「七十年代」看齊。

向「自己人」發砲？

一向對政治不感興趣的徐訏，爲什麼忽然搞得這麼起勁，難怪投資的老板黃冷爲之大感不安，出了四期便不敢再辦下去。雖然說銷路不如理想，但有辦報、辦雜誌經驗的人，都知道極少報刊可以一炮而紅，必須用日子培養。「七藝」的老板經濟能力充實，不會因爲四期銷數未如理想使關門。老萬辦萬人雜誌辦了十年，至今還是月月賠本，老萬經濟能力比黃老板差幾皮，老萬能維持下去，黃老板那會如此短癮？他之所以鳴金收兵，可理解的，乃是爲了賠本那麼簡單。

做生意的人，最怕觸及政治，「七藝」在中共氣數將盡的時候，才擺出趕搭紅色巴士的姿態，似乎太不識時務。作爲老板的黃冷，不熬骨才怪！

如果是中共以大陸土產換來的香港鈔票辦雜誌，這樣賣力地去搞統戰還情有可原。儘管辦馬經賺了錢，爲了替中共宣揚而把辛辛苦苦搵來的鈔票賠下去，實心有不甘。黃老板之及時收兵，倒不失爲明智之舉。徐訏當了左派學生「中國周」顧問時，萬人日報予以揭發，有些文化界朋友認爲他是受到學生「壓力」，非當顧問不可，萬人日報予以指責，太過份了。今回，萬人日報揭發了他在新生報發表的黑文，又有文化界朋友深夜致電話給老萬，認爲「不該向『自己人』發炮」。可是當他讀到第二天徐訏與蔡省三搞在一起的報導後，就沒再給老萬打電話了。

華帮在非洲「外交」受挫

岳騫

最近蘇俄元首波哥尼訪問非洲南部之莫三鼻給，坦尙尼亞，與坦、莫二國均訂有軍事同盟及援助協定，莫三鼻給本來親俄，至此更一面倒向蘇俄。坦尙尼亞本來親毛，一向是毛帮在非洲重大據點，是向非洲進行顛覆的大本營，至此被蘇俄搶去，華帮今後在非洲的活動，將更爲困難。坦尙尼亞由坦噶尼克與桑給巴爾聯合組成。坦噶尼喀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獨立即與毛建交。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毛帮又與桑給爾建交。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坦、桑合併成立坦尙尼亞聯合共和國當天，就與毛帮建交，以後坦尙尼亞即與毛帮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加強勾結。一九六四年六月，坦尙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率領政府友好經濟代表團訪問北平，簽訂了經濟和技術合作協定。一九六五年二月，簽訂貿易協定。同年五月，尼雷爾總統訪問北平，並簽訂「友好條約」。一九六五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坦尙尼亞，次年六月，雙方簽訂經濟合作協定。一九六六年七月，雙方達成關於建立聯公司，已有三艘萬噸級遠洋輪船投入航運，這三艘輪船是「恰姆維諾」號、「亞非」號與「合作」號，它們分別懸掛雙方旗幟，但船長則由毛帮人員担任。這些船舶根據判斷，可能亦係毛帮貸款所購置的。

但毛帮對坦尙尼亞最大的援助，是建築坦尙鐵路，溝通坦尙尼亞與尙比亞，是非洲最長的內陸鐵路。這條鐵路，坦尙尼亞均渴望修築，曾向西方國家，世界銀行及蘇俄尋求援助，各國均認爲此路徑經濟價值不高，沒有必要，拒絕援助。

一九六五年二月，坦尙尼亞總統尼雷爾訪問北平，當時世界銀行已正式拒絕坦尙鐵路建造計劃，英、美、法、俄等國也對之不感興趣，尼雷爾乃與毛帮商談，毛帮允諾由其交通專家就援建該鐵路作初步研究。一九六七年，毛帮允諾援助坦尙尼亞及尙比亞兩國修建坦尙鐵路。同年九月，毛帮與坦尙兩國在北平簽訂「關於修建坦尙尼亞——尙比亞鐵路的協定」。一九六八年四月，續簽訂「坦尙尼亞——尙比亞鐵路技術原則議定書」和「坦尙尼亞——尙比亞鐵路貸款提供方式處理細則」兩項文件。同年底，毛帮人員在坦尙兩國所進行的測量工作全部完成。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毛帮與坦尙兩國在盧薩卡簽訂「關於修建坦尙尼亞——尙比亞鐵路的補充規定」等三項文件，其主要內容爲：（一）毛帮於一九七〇年三月派工人五千名開始興工，預定一九七五年完成，工程爲期五年；（二）該路預估全長爲一千九百二十公里；（三）毛帮以銷售商品爲條件，同意無息提供設備、器材及員工給養。一九七〇年七月，雙方又在北平簽訂「關於鐵路貸款金額和償還辦法議定書」等三項文件。主要內容是：毛帮無息貸款給坦、尙兩國折合美元約四億零五百萬元，建築坦尙鐵路。此筆貸款等於建築鐵路全部投資的總額，貸款自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鐵路測量工作開始時生效，在一九七七年內提取完畢，從一九八二年起分期攤還，期限三十年，於公元二〇一二年全部償淸。同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坦尙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近郊舉行坦尙鐵路開工典禮。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坦尙尼亞和尙比亞在邊境一個市鎭舉行盛大集會，慶祝坦尙鐵路（當地人稱自由大鐵路）的舖軌工程在坦尙尼亞境內全綫完成和尙比亞境內正式開始舖軌。

一九七四年一月，坦尙尼亞第二副總統兼總理卡瓦瓦乘坦尙鐵路火車視察坦尙鐵路坦尙尼亞段和鐵路沿線的「烏賈馬」村落。視察時，卡瓦瓦在一些車站和地方舉行羣眾大會上講話。強調修建這條鐵路對於發展坦尙尼亞經濟的意義，並且要求鐵路沿綫的人民組織「烏賈馬」式的村子，辦好農業和其他生產，以便在鐵路完全建成後充分使用這條鐵路。號召當地居民保持警惕，保護鐵路，防止敵人可能進行的破壞。在曼古拉，卡瓦瓦參觀了鐵路建築機器修配廠。陪同卡瓦瓦視察的有，坦尙尼亞交通和工程部長盧辛德、農業部長蒙蓋，以及毛帮駐坦尙尼亞大使李耀文，尙比亞副高級專員姆翁德拉等。

一九七五年十月，坦尙鐵路接軌和客貨運輸營儀式在尙比亞中央省舉行。據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新華社」盧薩卡電稱，慶祝坦尙鐵路接軌和客貨運輸營的儀式，十月二十三日下午在尙比亞中央省卡皮里姆波希的新車站隆重舉行，五千多人參加了儀式，其中有尙比亞總統卡翁達、坦尙尼亞第二副總統兼總理卡瓦瓦、尙比亞聯合民族獨立黨總書記祖盧、總理穆登達、聯合民族獨立黨中央委員會其他成員、坦尙尼亞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中央委員會其他成員。毛帮駐坦尙尼亞「大使」李耀文、毛帮駐尙比亞臨時代辦唐湧，以及毛帮鐵路工作組代理組長靳輝等出席了慶祝儀式。

按坦尙鐵路實長一千八百六十公里，現每週有一列客車從尙比亞開往坦尙尼亞，然後開回來，每天從卡皮里姆波希和達累斯薩拉姆各有一列貨車開出。其他有關工程，則尙在進行中。按該路自坦尙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起，經姆林巴、馬孔巴科、姆貝亞、通杜馬，進入尙比亞境內的納孔德，再經卡沙瑪、姆皮卡、塞倫杰、姆庫希，在卡皮里姆波希與尙比亞既有鐵路接軌。其中坦尙尼亞境內長約九百七十六公里，尙比亞境內長約八百八十四公里。這條鐵路的建成，溝通坦尙兩國的陸海運輸，不僅爲尙比亞北部的銅礦提供便捷的出海口，並有利於兩國發展鐵路沿綫地區的經濟。因此，當地人又把這條鐵路叫做「



自由大鐵路」。據稱，自一九七〇年十月動工以來，由於沿綫深山狹谷和沼澤交錯等複雜地區較多，故工程要求土石方達八千多萬立方米，舖軌總長度二千多公里，架設橋樑三百多座，建設隧道八千餘米，修建涵洞二千二百餘座，在達累斯薩拉姆和姆皮卡各建有一座機車車輛工廠，房屋建築總面積近四十萬平方米，以及大量的路基防護等工程。

實際毛帮之援助坦尙尼亞尙不止此：

到一九七一年十月爲止，已由毛帮援助坦尙尼亞建成的項目包括：在坦噶尼喀地區的友誼紡織廠、烏邦戈農具廠、疫苗研究所等；在桑給巴爾地區的國營製革和製鞋廠、拖拉機和農具修配廠、烏本加國營農場、五項給水工程、和平體育場、阿卜杜拉．姆齊醫院、列寧醫院製藥車間等。正在興建中的項目包括：魯伏國營農場、姆巴拉里國營農場、達累斯薩拉姆國家運動場的擴建工程等。此外，毛帮還向坦尙尼亞派出醫療隊。

自從毛帮政權成立以來，雖然不惜浪費人民脂膏，向全世界送禮，收買形形色色的人，但最有系統的「援助」，眞正見了功的，只有這一條坦尙鐵路，坦尙尼亞總統尼雷爾也成爲毛帮在非洲最可靠的盟友，但這次波哥尼去了一趟，情况頓時改變，毛帮浪擲了中國人民將及十億美元的脂膏，一夜之間泡了湯，如果把修坦尙鐵路的欵項在中國大陸修鐵路，可以把粵漢，平漢兩路舖雙軌，毛澤東如此浪擲同胞脂膏，因然罪不容誅，周恩來所辦的「外交」，所搞的國際統戰也不過如此。

坦尙尼亞與毛帮沆瀣一氣，前後達十年，何以會在一夕之間改變了立場，大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一、尼雷爾本身就投機善變，長於左右逢源，表面親毛，是爲自毛帮獲得更大的援助。實則就在毛帮興建坦尙鐵路期間，尼雷爾也向美俄雙方送秋波，並不如毛澤東之「一面倒」。

一九六三年尼雷爾訪美。一九六八年二月，兩國簽訂一項經濟技術合作協定，七月又簽訂一項貸欵協議，規定美國向坦尙尼亞提供一千二百九十萬美元的貸欵，用於修建與坦尙鐵路相平行的自坦尙尼亞通往尙比亞的大北公路。一九七一年二月，兩國簽訂一項關於美國爲坦尙尼亞農業工程提供九十八萬美元的貸欵協定。

同年五月，雙方又簽訂了兩項貸欵協議，根據協議，美國向坦尙尼亞提供一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貸欵，用於修建和管理維護坦尙公路等；另提供七百八十萬美元貸欵，用於根除萃萃蠅。

蘇俄也曾經給予兩千萬美元之援助，尼雷爾也曾訪問過莫斯科。

二、毛帮修坦尙鐵路期間，所派去的「工程師」在當地工人休息期間，逼令學習「毛語錄」，引起當地人民極大反感，反對黨且對尼雷爾提出質詢，是以坦尙鐵路完成之日，也就是坦毛蜜月終結之時。

三、最重要一點是非洲形勢與修築坦尙鐵路時完全不同，當時安哥拉與莫三鼻給均未獨立，葡萄牙在東西兩大殖民地夾住坦尙尼亞與尙比亞，兩國爲了避免由葡萄牙屬地出海，亟須建造坦尙鐵路，目前安哥拉，莫三鼻給已獨立，羅德西亞白人政權之結束，僅屬時間問題，是坦、尙二國對此鐵路之倚重已不如前，自然對於修路及控制鐵路的共帮人員生出厭惡之心。

四、共帮花一億美元收買了薩伊的莫布圖，也是一大失策，因爲非洲左傾國家一向視莫布圖爲帝國主義走狗，也在打倒之列，最近安哥拉部隊入侵薩卡坦加省，即是此種意識之表現。毛帮却與莫布圖拉上關係，自然引起了一些左傾國家的反感。

加之，蘇俄控制了安哥拉，與莫三鼻給訂了軍盟，在非洲南部已佔有絕對優勢，尼雷爾夾在安、莫兩國之間，爲自保，非棄毛親俄不可，乃形勢使然。

華帮失去了坦尙尼亞，在非洲的「朋友」只剩了薩伊的莫布圖，隨看莫布圖的孤立，毛帮也爲眾所棄，今後只有去「第四世界」活動了。但直到今日，國際上尙未出現「第四世界」。

大陸旱災與水利建設

李哲夫

目前大陸地區的大旱災，是近三十年來所罕見，受災面積多達十幾個省份，且包括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地區，以致今年的春耕受到嚴重威脅。華帮在這次抗旱中，除了驅使農民夜以繼日挑水澆田，還動員廠礦學校機關以及共軍參加支援。同時，在「與天鬥、與地鬥」過程中，忘不了「與人鬥」，把「抗旱鬥爭」與「階級鬥爭」連在一起，使得大陸老百姓苦不堪言。這二十多年來，大陸無一年不受水旱災侵襲，可見過去所宣傳的「水利建設」成就，只是一句空話而已。

日前，一個近三十年罕見的特大旱災，正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廣闊地區。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寧夏、甘肅、河南、湖北、廣東、浙江、福建、江西……等多達十幾個省份，都受到這次乾旱的沉重侵襲，地區之廣，包括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珠江流域的大部分主要地區。上述這些地區，多數自去冬起，即少雨少雪，乾旱已持續了達半年之久。特別是長江以北的一些省份，嚴重的旱情仍在發展擴大之中。乾旱在這些省份的大逞威力，不僅使今年的春播造成莫大威脅，而且使整個黃河流域的越冬小麥遭到損害，使這些地區今年的夏收，受到大大的減產，甚至接近完全落空的程度。

近三十年．嚴重旱災

面對這一嚴重乾旱的侵襲，使正在爲搶奪統治權力，大攪「整黨」、「整軍」、「整工整農」、「整鐵路交通」、「整四人帮」……而一片紛亂的華帮大爲恐懼，中共「國務院」及共軍各「總部」，均相繼發出「緊急」通知。表示要全面開展「支援抗旱」的「羣眾運動」。並要把「抗旱」作爲「政治任務」，要在批鬥「四人帮」的這一「階級鬥爭」的推動下，實行「天大旱，人大幹」，搶救冬小麥，搶救春耕春播。華帮並號召工礦企業，機關學校，也要「盡可能擠出人力到抗旱第一綫去打一場人民戰爭」。新當權派的李先念也對外承認要保夏收，必須「付出艱苦努力」。

華帮「抗旱」、「抗洪」、「抗震」……這一套，其實也不是甚麼新花樣，大陸變色後，幾乎每一年都要「抗」點東西，特別是對自然災害，年年「抗」，年年有。正如靠「大寨紅旗」起家的陳永貴所稱；天災這個東西跟他們年年都有交道，自然災害同中共政權已經是一對「老相好」了。

問題還不在自然災害，當然更不在災害之應不應「抗」。關鍵點還是在於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不僅十年倒有十年災，而且一攪二十多年，對付自然災害的能力總是越來越薄弱，技術上越來越落後，而老百姓的生活，卻是越來越貧困，越「抗」越艱苦。

大陸農民挑水澆田

在當前這場近三十年罕見的旱災中，眼前就有一個大陸人民被迫



「抗旱」的實例：據「人民日報」載文稱，山西省昔陽縣的全「國」農業模範單位——「大寨公社」的農民，目前已從清早五點半鐘直到晚上七時以後，都在受乾旱侵襲的地上「抗旱」。「人民日報」並沒有描述大寨農民這一天十五、六個小時在地裏如何「抗旱」的實情，只說：大寨農民正在趕製大批的水桶，準備挑水澆田。

「大寨公社」是一「農業模範單位」，中共報導它的「抗旱」措施是準備挑水澆田，這當然是對整個大陸乾旱地區農民實行號召，要所有旱區的農民都準備挑水「抗旱」，除此而外，再沒有甚麼應可稱爲「模範」的抗旱措施了。由此可見，所謂「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大打抗旱的人民戰爭」，其實不過是強迫農民及其他各階層人民準備水桶，挑水澆田而已，中共說，這是「與天鬥，與地鬥」，是用「千里一桶水，千桶一畝田」的勞力來抗旱，這就叫做「天大旱，人大幹」……其實，這種勞役方式，是既鬥不倒天，也鬥不倒地，首先眞正被鬥倒的當然是廣大農民，乾旱情況如此的嚴重，旱區如此之廣闊，——粗略估計一下，只中共自己透露的旱區，面積至少二百萬平方公里，而「抗旱」的模範措施，則是造桶挑水，這又是中共奴役農民的標誌之一。

水利建設．簡陋落後

過去多年來，中共曾不遺餘力的宣稱其農田水利「建設」。以淮河爲例，宣稱的「治淮」，至少也有二十年，據稱：在淮河各支流上游，他們「興建」了大量的水庫，既可防澇，又可防旱。可是，在上週中共「國務院」的「緊急通知」中，淮河流域也赫然是「旱情極爲嚴重」的區域，可見，二十年的「治淮」，不過是一句空話。這同攪了將近十五年的大寨「農業模範公社」一樣，大寨的「水、土」被宣傳是「改造」得如同農村天堂一般，甚麼「關山造田」、「隔山取水」的設備都有，但一鬧天旱，就要強迫農民攪「千里一桶，千桶一畝」，挑水澆田，這也可見，大陸農村的所謂「水利建設」，也是一句空話。總之，大的如「治黃」，中的如「治淮」，小的如大寨，所謂大、中、小「水利建設」，都莫不是宣傳上的好題目，而實際是經不起任何考驗的紙紮點綴，抗大災抗小災，二十多年來，都是靠對農民的超額剝削和沉重奴役而來。抗過去了，收穫是中共統治階級的，農民吃的仍是那幾斤米，抗不過去，吃苦的是農民，這是過去多年來的事實。

華國鋒上台後，大叫要「改善人民生活」，把大陸人民的苦難歸究於「四人帮」。現在看他的「抗旱」，用的仍是「四人帮」的那一套以奴役人民爲主要措施的手段，可知中共新當權派批判「四人帮」是爲了權利之爭，至於大陸人民而言，華國鋒或「四人帮」，毛澤東或周恩來，則他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即使目前吵得很厲害的鄧小平復出成爲事實，鄧小平同華國鋒在對待大陸人方面事實上也不會有兩樣。

至於共軍的緊急動員，「支援抗旱」，說穿了不過是借「支援」爲名，到農村監視農民服從勞役而已。共軍各「總部」的「緊急通知」中已直言不諱，其「支援抗旱」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農村中「嚴防『階級敵人』對抗旱的破壞」，這眞可算得不打自招了。

※※※※※※※※※※※※※※※※※※※※※※

崇基學生報的「氣節」

靑　冥

近日翻閱史册，看到東漢末年，太學生竟然不知死活，妄想憑清談打擊當權的宦官，結果招致黨錮之禍，眞是愚不可及，罪有應得。今天香港有些「大學生」可就聰明圓滑得多。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共正大力清算鄧小平。當時的「崇基學生報」說：「鄧小平這個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主要的罪狀有兩條：第一是擅立三項指示爲綱；第二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歸納來說，要害還是復辟資本主義。」。「鄧小平一伙人進行反攻倒算的罪行是很多而猖獗的」。「鄧小平今次的事情，又一次擦亮了我們的眼睛。」

今天，鄧小平復出的機會愈來愈高。一九七七年一月出版的「崇基學生報」，刊登了一篇大文，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四人帮』曾經猛烈攻擊鄧小平復辟資本主義……這完全是顚倒是非，惡意歪曲的。」「事實上，毛澤東主席十分了解鄧小平的才幹和品格，曾對他有高度評價。」總之，鄧小平是「爲國爲民」的，可恨四人帮「陷害忠良」，致令「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

假使東漢的太學生有幸讀到「崇基學生報」，能不爲自己的愚魯而汗顏？古時讀書人講氣節，往往要以身殉，太不合算，今天不少讀書人的「氣節」，絕對以成敗利鈍爲準則，方便得多了。誰說「崇基學生報」的編輯沒有氣節？他們寫文章時，決不會忘記「嚴正」、「積極」等字眼。誰說他們不積極？我說他們是最積極逢迎的一羣。「鄧小平今次的事件，又一次擦亮了我們的眼睛。」

最後，讓我把陳獨秀晚年寫的幾句詩抄下來，獻給「崇基學生報」：

「是非旦暮變，黑白任其情……黃金握在手，利劍腰間鳴。二者惟君擇，逆死順則生。爲惡恐不足，惑眾美其名。舉世附和者，人頭而畜鳴！」

※※※※※※※※※※※※※※※※※※※※※※

時事評論

紡織品配額

近年來，港府處理紡織品配額的制度和措施，一直受到工界業和輿論的非議和評擊，並造成了「有訂單無配額」或「有配額無訂單」的不合理現象，更有甚者，是長期握有配額的廠商，早已將配額視爲可以連續承受的無形資產，既待價而估，更做價而炒，從而將關係本港工業產品輸出前途的配額，變成商品、期貨、和股票的投機買賣。這種極其不正常的情況，經已嚴重打擊本港工業的發展前途，故值得港府有關當局的特別重視，尤其是在牛仔褲配額炒風到處肆虐的時候，處理配額問題，應該成爲當局一個當務之急。

配額制度漏洞多

正如社會輿論和工業界人士指出，本港現行的配額制度，的確漏洞極多，使若干握有配額的廠商，得以有機可乘，進而操縱配額的轉讓價格。這種價格在「供求律」的支配下，隨時調高降低，做成了動向不明的季候性炒風。炒風的刮起，確是嚴重打擊本港紡織業前途的因素，也是本港紡織業發展遭遇困難的癥結。因爲配額價格的高漲，造成工業製成品的價格相應增加，歐美入口商爲降低成本價格，只有將輸入來源，轉向沒有配額炒風地區。這就形成香港工業製成品競爭力削弱的重要原因。像牛仔褲配額價在今年一月，每打只售十六元，二月間被抬高至三十元，到目前價格已高漲至六十八元，且有價無市。這種炒價的急劇上升，無疑是人爲做成的因素。這種「人爲」，顯然是握有配額的人士在控制「配額市場」從中大量博取這種投機性和時間性的利潤。

無論每打是十六元或是每打六十八元，對於香港紡織品輸出的競爭能力，肯定會有所損害，這也就是配額制度的漏洞，不但壓制中小型工廠的自由發展，及本地廠商的公平競爭，也直接危害本港工商業的發展前途；唯一有利的，只是那些坐享其利的配額握有者。

大廠家獲得利益

本來，這些配額利益的獲得者，是根據工商署制訂的按每間工廠的出口業績而分配配額的辦法，而得到這些配額。因此，某些大廠獲

烏雲滿佈

毛周魂未散黨徒無情

今年北平天安門的清明節，出鞘利刀和林立的槍炮，代替了吊毛吊周的花圈，嚴禁任何人爲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釘盖一表「悲哀」，這一項不尋常的措施，究竟葫蘆裏面賣的是甚麼藥呢？

記得周恩來和毛澤東死亡時，毛派報紙如喪考妣似的，說他們永遠活在共產黨人的心目中，說他們的陰魂與共產黨人長相左右，曾幾何時，這兩個中共的「當家頭目」，一個骨灰被拋棄荒山野嶺，任由野獸搶食，一個猶未能入土，就在中國人「愼終追遠」的清明節日，連他們生前最「偉大貢獻」種下毒草野花，一嗅餘香的「享受」也被剝奪了，毛、周鬼魂未散，對黨徒黨羽的殘酷無情，也必然會看成眼中釘，肉中刺，悔不當初教「盜」有方了！

矮鄧反撲華國鋒

天安門前腥風血雨的清明節，據來自北平的傳說，鄧小平與華國鋒之間曾經過一個回合的生死鬥，老謀深算的鄧小平曾擺佈他的餘孽爪牙，暗中等待清明節那天，在天安門舉行一個盛大的集會，以悼亡爲名，捧出鄧小平主持，利用這個集會推翻毛澤東作出的「兩項決議」，除了爲他自己洗罪翻案外，跟着就推翻華國鋒，以報去年「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一箭之仇！

華國鋒騎在虎背上看出鄧小平這一招「回馬槍」，必然射正他的臀囊，認爲「兩項決議」是毛澤東的決定，不管是錯或對，都應該跟着毛澤東的路綫向前走，走到底，走到絕路也要走，更要緊的一點，就是容許矮鄧翻案，那麼，華國鋒必然會隨着「兩項決議」翻落陰溝去，於是下令禁止吊毛大會的舉行，更採取戒備的措施在天安門佈陣，如發現任何人進行悼亡活動，就先斬後奏。果然嚇得沒有一隻花籃在天安門出現，鄧小平挨了一句悶棍！

同一消息來源透露：華國鋒雖然阻了鄧小平的悼亡攻勢，却更觸怒了矮鄧「有你冇我，有我冇你」的仇恨，目前屬於矮鄧一撮的黨羽爪牙，正在北平民間展開耳語宣傳，批鬥華國鋒是毛澤東及周恩來的叛徒，是反骨無情無義的投降派，清明節不准吊毛吊周，是和中共全黨爲敵的罪證，於是配合大字報的攻擊，企圖掀起反撲的又一次浪濤！

目前北平外弛內強的形勢，明顯的是：鄧小平力圖反撲，華國鋒則拼命阻擋反撲。自相殘殺，正一步一步走向亡共必共的墓壙，爲同歸於盡發出了預告的訃聞！

鷄欄收市亂晒籠

清明節日，華國鋒禁止任何人向毛周表示「悲哀」，固然是心狠手又辣，而更

制度的漏洞

徐達文

得大量配額後，除了本身所需外，還有盈餘配額轉讓，有些獲得配額的工廠，則因本身已停止生產，轉而將擁有這些無形資產繼續獲取利潤，於是遂步形成了配額制度的弊端。當局鑒於過去的配額制度深受抨擊，故在去年下半年又實施某些權宜措施，像對某些廠家被發現沒有作實際生產，即收回其配額，對擁有配額廠家限制其轉讓數額，等等。經過半年來的推行，這個權宜辦法，僅是治標不治本，它既無法「醫頭」，也無法「醫腳」，反而因這種辦法，再刺激了配額價的急劇上漲，及配價量的嚴重短缺，其原因是目前有很多廠家雖然沒有用盡本身配額，但爲了防止觸犯新修訂的配額條例而被收回配額，故不願轉讓配額；即使願意轉讓，也要對方付出更高代價，始肯接納。

配額市場炒風四起

在配額市場炒風四起的時候，工商署有關負責官員，竟公開表示，「製衣廠商接單，應先考慮本身可供運用的出口配額，否則若到將近付運時才四處尋找配額，便須自己負起後果」，「配額炒風不會影响出口」，他並認爲「本港一些廠家往往接了大批訂單才設法找配額，爲了趕貨出口而互相將配額炒高」。我們認爲配額炒風的興起關鍵，是在於大量配額由若干大廠商所控制，致由他們根據市場的需求，去操縱配額的價格。不公平的配額制度，導致了配額的投機性炒賣。事實上，在本港已實際存在一種畸型的「配額市場」，由這個無形市場決定了配額的「時價」。它的買賣形式，和股票買賣大同小異。要杜絕這種投機炒賣，只有從配額制度本身作出徹底改革。如果有關方面以所謂「任何修改都牽一髮動全身，不能因一二家廠商提出不滿，便貿然改動」的「藉詞」，作爲解釋無意更改目前配額制度的「理由」，實際是無視配額制度所存在的弊病，及迴避應負起根絕配額炒風的責任。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對港府紡織政策有重大影响力的「紡織業諮詢委員會」，由港府直接委任的非官守委員，幾乎來自各大廠商，而這些廠商多是握有大量配額的大廠商的代表，故他們所代表的「廠商意見」，人們不難了解個中的「代表性」和「客觀性」。這也是配額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港府要眞實聽取絕大多數廠商的意見，就要徹底改組這個諮詢委員會，以便能有從事紡織業的中小廠商代表及職工代表，直接參予紡織的諮詢工作，以維護絕大多數人士應有利益。

總之，公平合理的配額分配制度，是本港紡織業所急切需要的。

的天安門

秦明

毒更辣的，就是在清明節的第二天，搬出毛子毛岸青，毛媳邵華來批鬥毛澤東的「塡房」。唯恐毛澤東的家醜外揚得不夠深遠，唯恐毛澤東遺臭萬年還不夠臭，世間殘酷的事，莫此爲甚了！

江青是毛澤東的「塡房」，曾是共產黨的「押寨夫人」，和毛澤東同床共枕幾十年，假假地也是毛子的「繼母」，如今擺佈毛子毛媳來批鬥毛婆，顯示鞭屍之火已迅燃毛屍左右，這種殘酷的政治鬥爭，充分暴露了共產黨的獸性！

最大的造謠公司

北平「光明日報」在三月卅日轉載「天津日報」發表一篇批判文章，給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扣上一個最高最大而且最新的「大帽子」，指江等是當今大陸「最大的造謠公司的總董事」和「總經理」。

文章中指出「江記造謠公司」具有如下四大特點：

「一是大。規模大，謠言大。它直接控制了全國主要的輿論宣傳工具，還下設了一些分公司，能公開地把他們製造的謠言迅速傳播到全世界。

「二是多。包括製造的謠言多和重複謠言的次數多，爲了影射攻擊周恩來，他們可以把孔老二生病的時間提前兩年。江青爲了替自己當女皇製造輿論，她可以讓當時並不老的唐高宗「年老多病」。

「三是厚。就是這個公司的老板的臉皮特別厚。厚到不可以尺寸來丈量。江青本來是三十年代王明路綫的積極追隨者，可她竟無恥地聲稱自己是受王明路綫迫害的，她爭演臭名昭著的『賽金花』主角，竟大言不慚地說，三十年代只有魯迅和她是反對『賽金花』的。

「四是霸。這個造謠公司的總經理，還兼着「帽子工廠」和「鋼鐵工廠」的老板，非常霸道。只許他們造謠撒謊，不許別人闢謠澄清。誰敢說明事實眞相，他們就要倒打一耙，給你扣上造謠的帽子，輕則批判，重則關押。」

這篇文章封江青是「事頭婆」，顯然是不打自招的供認：毛澤東是全世界最大造謠公司的「事頭」了！

迷信毛澤東思想之人，應該是「驚」醒惡夢的時候了！

有所不談集

赤化兩載的西貢

陳獨塵譯

昔日的西貢，有東方巴黎之稱，但自越共佔領後，至今已成人間地獄。隨着越共把市民的財產沒收，曾引起一陣可怕的自殺浪潮。由於西貢糧食不足，肉類太少，很多市民不是皮黃骨瘦，便是餓得滿身水腫，腹大如鼓。他們都是爲了找尋糧食而活下去，一無所有的窮人，比往日生活得更慘。西貢的夜總會、酒吧已關閉，娼妓雖洗腦，但仍營生，顧客是越共的軍官及黨官。越共除嚴防西貢人逃亡，還强把他們下放到人烟稀少的邊區，從事開墾荒地的苦役勞動。



兩年前越共坦克車開入西貢

一九七五年四月，西貢陷共。西方記者被逐。自那時以來，傳出的極少量消息是混亂和不安的，星期電訊報頃刊出英國報紙中第一篇關於這個新政灌之下的生活—與死亡—的詳細報導。加拿大籍耶穌會的吉林納斯神父，在九個月前被逐之前，已在越南生活了十九年。他三月中旬在滿地可說：「他們把我趕出越南，因爲他們不願有令人尷尬的見證。我沒有受到很壞的待遇，因爲莫斯科嚴格命令，不准製造殉道者。」

搜括民財．窮人更慘

當北越共軍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進入西貢時，南越人的第一個反應是恐懼。但慢慢的，人們又開始上街，然後共軍發動了「清除運動」，一切被視爲「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徵，都要公開焚燬。

眞正苦難的開始，是共黨政灌開始搜括民財的時候。六月十日宣佈銀行帳目將予凍結。九月間，人們被迫於十二小時內，把他們的鈔票送往銀行，過時即予沒收，一陣可怕的自殺浪潮，就是在這個階段開始。成萬絕望的越南人，因相信絕不可能在西貢繼續生活而自殺。他們害怕被送往不毛之地的「新經濟區」當奴工。

全家自殺的慘劇，時有所聞。一名以前的警官，用左輪槍打死他的十個孩子、妻子和岳母之後自戕。也有人服毒，一位父親向家人解釋之後，用藥毒死了全家。這樣集體自殺的事件，延續了好幾個星期。

對於餘下的人，主要的問題是找粮食活下去。「當我離開時，只剩下皮包骨，被逐之後增加了三十五磅。」魚成了稀有的奢侈品。因爲人們利用船隻逃亡，漁民們的行動受到限制。許多人的漁船引擎被拆走，以防逃亡。西貢附近的大漁港泳艚，每天早晨須由共黨決定那些人可以出海，而且家人還要留在岸上作人質。能得到幾隻蝦子已屬幸運。肉類很少，而且昂貴無比，一磅的價格需要中等以上收入的人一個星期的薪水。所以貓、狗都已絕跡。

有些人靠變賣渡日，但一無所有的窮人生活更慘。我在西貢時，看到許多人餓得滿身水腫，腹大如鼓。

更壞的還在後頭——那就是被放逐到「新經濟區」。他們如果不接受奴役，唯一的其他選擇，是在街上行乞，但這不僅無食可乞，而且也是「非法的」。

藥店被刧收和被搶之後，人們開始就心很快就會缺乏藥品。當時，已很難得到醫藥照顧，因爲醫生不是已逃亡，就是被送去「勞改」了。

關閉酒吧．娼妓洗腦

在共黨的規定之下，人們經常被發現有「罪」。爲了擁有一輛自行車，一定要有賣主的發票。許多發票是假的，即使是眞的，也要叫去盤問一番。如果你有一架打字機，那就更糟，因爲所有的打字機都要送到警方，檢查是否打過「反動」文字。如果眞的把打字機送到警方，你就再也見不到它了。

共軍士兵們走在街上像大孩子一樣。他們扛着武器，神氣十足，不過士兵還算是「衣冠整齊」的。共黨規定一般人民只能穿像農夫睡衣似的衣褲。但是因爲價錢貴。這些人經常被攔下來問話，並被指責爲「侮辱人民」和「顯示他們的財富」。

雖然夜總會和酒吧已關閉，但娼妓仍在營生，她們的顧客是「軍官」和「黨官」。共黨政權宣稱所有的娼妓都已送去再教育，但只是宣傳而已。

毒品的販賣也很猖獗。我的一位神父朋友，曾

看到毒販當街注射。

普通百姓可以因任何事情被捕。在共黨的「規則」之下，每一個人都有或輕或重的「罪行」。在鄉間，聽說凡是教會的人員都視爲「叛徒」，和被控「強姦」罪而被捕。經常準備了四、五名良家婦女，在那裏担任「證人」，「她們被凌辱了」。共黨的「清算鬥爭」，把告密鼓勵成「愛國行動」。以前的共黨游擊隊和「臨時革命政府」的老共幹，却有計劃的被罷黜了。因爲他們與人民關係太過密切。

每天槍殺・四至五人

「洗腦」甚至在小社區裏的最低階層都在實施。人們每晚集會，報告鄰居們的活動。彼此監視來訪的人，報告任何可能是「反革命」的行動。「團體」的「領導人」，把共黨事先指定的題目提出討論。最熱門的題目是「美國的暴行」。我聽到一個「主持人」在發言時說：『美國士兵吃人肉的嬰兒』。這種誣控，甚至已列入學校的教本之中。但是越南人完全了解，美國人眞正吃的是罐頭食物，每一個越南人都會經向他們買過。

我剛提到的那個「主持人」問聽衆爲什麼恨美國人？一名老嫗站起來很快的說：『我恨他們。他們是討厭的，令人唾棄的；證明就是他們走了，把我們交給了共產黨』。在場的人閧堂大笑，熱烈鼓掌。

當宣傳特別明顯時，人們就「熱烈鼓掌」—例如當發言人宣稱北越的一座工廠，一分鐘生產一輛卡車。當發言人稍微講些輕鬆的話時，人們就不停的喧笑。

「洗腦」是用來對付「不聽話」的「壞份子」與「犯錯的知識分子」。他們不是被送到「勞改營」，就是到「新經濟區」。據共黨統計，被「洗腦」的人約爲三十萬人，但據我的消息是接近五十萬人。通常每個營區容納五千人，徒刑期限不一，但一般是三年。

營內的情況也不相同。在舊政府工作的軍官和高級官員，是在特別營中，遭遇極慘。有一個管理以前傘兵突擊隊的營，每天要槍殺四、五人，以恐嚇其餘的人。最殘酷的「營」是囚禁以前的警察，其中的人似乎都已被槍殺。有些「犯人」受到極大的虐待，他們被棒打和細綁。任何犯人如不「馴服」，都可能被送到單獨的禁閉室，犯人們所受到的痛苦遠甚於疾病和飢餓。雖然也有許多醫生在被「勞改」，但他們已無能爲力來替同伴看病。

雖然沒有高的鐵絲網圍牆，逃亡是絕不可能的。沒有身分證和路條，逃亡者連廿四小時都生存不下去。軍隊監視着全國，逃亡者無處可以容身，而且犯人知道被抓回去是什麼下場，不是被迫去淸除地雷區，就是失蹤。

下放市民邊區勞動

越南共黨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趕走城市居民，尤其是西貢。他們認爲城市居民是腐敗的，主張疏散他們，並置於嚴格控制之下。爲了這一目的，共黨政權發明了「新經濟區」，開墾荒地和戰時農民棄置的土地。公務員、辦公室職員、商人被送到人跡罕至的荒野，在他們到達之前，毫無任何生活上的安排，他們的遭遇極爲可怕。每天早上都有軍用車隊，擠滿了到「新經濟區」去的人，每天約有三千人。

生產大減，因爲共黨沒收了一切，農民不願再耕種。使他們種一點稻，也不急於收割，因爲賦稅太重。

北越共黨在南越的榨取，使經濟更加窮困。整個工廠拆除運往北方。精密的醫院設備也遭到同樣命運。但凡是有錯誤的，都歸咎於南方的「人民敵人和剝削者」。



西貢市民的貧困生活

共黨士兵通常都是遠離森林地帶的，尤其是遠離強烈反抗新政府的越南山地部落居住地，在崑嵩地區，有人看見一排士兵押解十二名「犯人」，他們的手都被綁着。後來犯人獲釋爲時不久，這個人也在同一地點看到了共軍的屍體。

一些「計劃」和「新經濟區」的暴政，顯然是來自中共。但是其他方法、教條、秘密警察，以及官僚作風則襲自蘇聯。蘇聯在北越仍是大權在握。西貢的電視充滿了蘇聯的宣傳片，許多還有阿拉伯文字幕。國際新聞片幾乎都是關於「老大哥」的活動—蘇聯與古巴的。他們絕不提中共。來自歐、美的唯一新聞是關於罷工和災難的新聞。電影院上映的也全是蘇聯片子。共黨政權每個部全都有蘇聯專家。

（譯自三月廿日英國「星期電訊報」）

訪楊家太極拳

黎永壽
伍崇眞 筆記

曾師昭然博士現居本港，是個學人，他研究太極拳是以研究學術最普通的方法，就是處處都提出疑問「什麼」，「爲什麼」，「怎麼樣」務要得到完滿的解答，所以他的造詣和一般太極拳師不同。聽說他的老師楊澄甫先生嘗對人說：他確是聰明，太極拳總共十二式左右的姿式，他都摹仿得像模像樣，而且每式的原來用法他也記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的拳式永不會變樣，這套拳恐怕要靠他保存下去了。因此，許多和他同時學拳的人都很推重他，無怪馮炳基先生以他列爲楊家太極拳第四代宗師之一了（見七七年二月一日求知雜誌）。他平常對我們談及愼選體育方法及反弱爲強的經過，又太極拳何以能使人身壯力健的原理，都可以發人深省，現在把他老人家（他年近八十以老稱之似不爲過）隨意閒談之言，加以整理。

個人對體育方法的選擇

一九三一年春，我拜熊長卿先生爲師，向他學易筋經的架式。熊先生是廣州精武體育會的創辦人，但並非該會的教師，例不教人，當時他任一間汽水公司的經理，我的好友托人再三懇求，他才肯收我爲徒。

他當時年已七十，耳目聰明，牙齒一根未壞，健步如飛，力大無窮。最駭人聽聞的，他在金屋裏藏的嬌還有二十八名（聞最多時爲四十幾名），每夜需要二名服侍。據他自己說，他在十八歲以前，體並不健，有一次在陳塘（廣州以前的紅燈區）給人打到半死，自後才發奮學習他家傳的易筋經架式。到二十五六歲時，他便能舉起大天井上重約二三百斤的石香爐了。自此與人角力，未嘗敗北。他這麼大力，係出自肌體的強健，自不必說，可是它強健到什麼程度呢？它除能發出大力外，更能把部分的「不隨意筋」變成「隨意筋」。例如能把兩顆睪丸完全縮入腹內是，我因基於好奇，曾經請求他給我親手摸過了的，據他說，他練功幾年後，忽然於無意中發覺有此能力，當時不禁大吃一驚，後來經長輩解釋說這便是功成過半的證明，才安心下來。他因爲能夠把下部的筋肌操縱自如，對於金屋裏的粥粥羣雌，自然能夠應付得來。可是在此要鄭重聲明，我向他拜師，絕對沒有妄想要學到他這套應付工夫的野心，實因「握臂日小」，「帶圍減尺」，只望學得些工夫後有「崇肩博頤」，「腹有三壬」那麼一天罷了。

他所教易筋經的架式只有十三，練習時，只須舌舐上顎，心神內歛，摒除思念，全身放鬆，以丹田爲細長而均勻的呼吸。一呼一吸，在術語上稱爲「一息」，所有架式，除其中一二者外，每架式至少要呼吸九九八十一息。這八十一息，在我當年的呼吸約需八分鐘，其中有些架式如兩手橫伸而兩掌翹起之類，我只能勉強挨到三十餘息，便兩掌冰凍，兩肩節欲折了。當時熊先生和我同時練習，他做這一架式居然能挨到十五分鐘而兩掌依然溫暖如常，肩節毫無痛苦，他對我說：

「你的心力過弱兩手舉得稍久，心臟便無力氣血推到手部，所以該部變成痲木不仁了。但生理的自然要求，氣血非達到該部不可，因此藉深長呼吸之力，把心力加強，務使氣血能輸送到目的地，這麼練習久了，心肌便自然逐漸強健，而心力也自然逐漸增大了。心肌心力都增強了，所有氣血都能如意輸送到達身體各部，各部自然都強壯起來。」

他這種啓示，使我悟到這種架式原來是「以強心爲主」的運動，同時也悟到所有東方著名的修養法如靜坐，瑜伽，以至太極拳等也都是「以強心爲主」的運動，雖則其達到強心的方法彼此不同，其實一切運動如所謂外家拳，騎馬，舉重，跑步，以及其他田徑賽球類等等運動也何嘗不可以說是強心運動？不過這一類的運動，較爲激烈，不如前一類運動那麼「斯文淡定」純任自然，適於中年以上人們的體質罷了。

雖然前一類的運動如靜坐和瑜伽，我還不敢放心去學習。我的同學黃孝×在北大時受蔣維喬先生（因是子）教導靜坐，用功至勤，不知何故，忽然肺血管破裂，吐血不止而遽歸道山了。我的世叔陳×道，心臟弱極，每上樓必喘息不已。他靜坐時呼吸能做到「小周天」，後做到「龜息」，再後便做到「無息」而坐化了。瑜伽的架式，大都彎肢曲體，其用意也和易經筋的架式一樣，不過其中的「倒肩椿」和「倒頭椿」，在練習者如心力不強，血管不堅，也不無危險的。我的朋友梁經×就因爲做倒椿而致腦血管爆裂以至於殘廢了。自然這些都是極罕見的例外，我就因爲恐怕自己也歸入這類罕見的例外，所以望而却步了。因此，我還是看中易筋經的架式，我覺得它的架式最爲穩當，即使學得不好，也絕不會傷身，況且又有我的老友和熊老先生做個好榜樣！所以我決心去學它了。

我多年不見的老友麥堯先生，復晤時，較前壯碩，判若兩人。據他說與友數人間接從熊長卿先生學習易筋經架式，五六年之後，居然變弱爲強。以前舉起三四十斤重東西已很吃力，現在舉起百幾十斤重的東西，還無需竭盡全力。和他同時學習的幾個友人也是一樣。他不肯教導我，但輾轉設法介紹，使我得隨侍熊先生，我向熊先生學習，眞可說是「下帷發憤，專心大業」了，然而時經八個多月，我的身體瘦削如故，胃下垂和神經衰弱也如故，至於做架式只能挨到三十餘息也如故。我想熊先生乃至於他的徒孫等等都能學得極好成績，而

四代傳人曾昭然

我何獨無絲毫長進呢？這只能怪我病體過弱，正如中醫所說「虛不受補」了。

我正在苦惱無比之際，而陳微明先生南來，居然在我家的貼鄰設致柔拳社，教楊家太極拳，友人王英儒先生認識他，說他原名曾則，是前清舉人，久任清史館編纂，一九二七年才到上海教拳，聲名藉甚，他希望我向他拜師，我覺得他名為曾則而遠來相就，冥冥中似有示我應以之為師之意，於是怦然心動，太極拳我在一九一九年在北大時，初由形意專家劉采臣先生教我，後由他介紹入北京體育會從吳鑑泉先生學習。學生哥一時好奇，只是隨喜玩玩而已。學了幾個月，便置之不理了。現在陳先生所教的是否我以前所學的一樣呢？實有一問的必要，於是往見陳先生，據他說，不一樣，隨出示他所著的書為證。我說我的胃病很深，不知能否學了會好。他說如內部不傷，絕對可以，並說他以前病症和身體和我的差不多，後來學太極拳，數年之間，不但病體告痊，而且也壯健得還可以了。他出示他以前的相片，其體形有若骷髏，比我瘦削得多，現在居然弄到如此充腴，這種功夫，實在值得一試，而且每次練習只需十五分鐘，比較練習易筋經架式省時省力得多了，於是即時拜師。說也奇怪，學習不過三幾月，胃病與神經衰弱症，居然漸好，學習一年之後，所有宿疾眞個全消了，而且肌肉——尤其是腿肌肉，也漸漸發達起來，給常年主治醫生中大醫院內科主任BERNAN一見也大驚起來，嘆為奇跡。

陳先生回滬不久，即應第一集團軍總部，第四集團軍駐粵辦事處（也有過百人）和廣州市公安局三機關裏一般生徒之請，代聘楊宗師澄甫南來，他那時心臟病已深，主治醫師池正博士（現仍健在）說他的心臟隨時有停跳可能，誡他切勿作體力運動，所以他在各處掛名為教師，實際只由他的長子守中，外甥傅鍾文，徒弟董英傑代為教授而已。後來有人聲言，在廣州親受楊宗師之教，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楊宗師因為給我薦於第一集團軍總部為諮議，對我特別好，他因養病而長日偃臥，甚覺無聊，極喜歡和我談話，我乘機向他細細請教。

楊宗師當時以我的請教，大概涉及他家傳的秘密，所以要我遞門生帖舉行嚴肅的儀式。他當時教我，只坐着口講指畫，有起立示範的必要時，多由傅鍾文先生代勞，傅不在時則由他自己勉強為之，但每次做了便喘息不已，所以我常常不讓他示範，現在想起當時情景，還覺得慘惻難安。

太極拳能使身壯力健的原理

太極拳要兩腳蹲下，做成馬步，使兩腳關節及腿肌對於全身重量的承担已大為增加，而兩腳進退必分虛實，其實者以一腿支持全身重量的大部分，其承担更大大地增加了。太極拳的腿功所以比那專事「站樁」的更為強大者，端的為此，至於兩手舉起懸空鬆弛，配合深長均勻的呼吸，作慢慢的動作，也有如易筋經架式加強心肌心力以流通氣血的作用，在針灸家看來，兩腿運用腿功，迫通腿部經穴——尤其「足三里」「三陰交」「伏兎」「風市」「血海」等經穴，因之身體上部各經穴，——尤其消化器及神經中樞的經穴不能不被迫通了。更兼以兩手作流通氣血的運動，於是四肢百骸上三百六十幾個經穴都完全暢通了。這麼一來，身體還那裏有病？怎會不健康？

我對於針灸的學理不大了了，上面所說的不過是「姑妄聽之，姑妄言之」而已。不過我每次打太極拳時總覺得筋脈賁張血氣充盈，暑天則汗出如瀋弄到衣褲盡濕，在極短期內使數年的胃病和神經衰弱症逐漸好轉，在一年以後便身壯力健起來，這却是事實。

且撇開針灸學不談，專從生理學去說吧，太極拳最着重於腰的運動，你看太極拳經說：

「由腳而腿而腰，總須完整一氣」；「有不得機得勢處身便散亂，其病必於腰腿求之」；「主宰於腰」；「腰為纛」；「腰似車軸」；「命意源頭在腰際」，「刻刻留心在腰間」。

由此可見太極拳的運動怎樣着重於腰了。着重於腰的運動，自然可得到身壯力健的效果，因為腰中有腎，而每腎有一顆腎上腺，腎上腺的作用，依據生理學書本所載，大致如下：

①調整血液與肝臟中蛋白質，脂肪及糖等的分解新陳代謝；
②排除體素中衰弱與疲憊的分子；
③加強心的跳動以增進血液循環及新陳代謝；
④增加肌肉所需的血液；
⑤擴大支氣管以增加肺部的空氣；
⑥展緩腹肌的活動使血液能多輸入肌肉；
⑦擴大瞳孔使視域增廣；
⑧動員身體上相當器官及體素，使發生相當的力量以作「強力壓迫的抵抗」。

這種種的作用能使身壯力健應無可懷疑的，凡學太極拳的人，對於上述最後一種作用，尤應特予注意。我記得在德國柏林一聚會中有一場雜技表演，一中年女性演員，其身材四肢都和普通人一樣，但她兩手能把一頗厚的電話簿撕開成兩半邊，四座都為之驚嘆不已。當時坐在我身邊的適是在柏大研究生理學的朋友馮維祺先生，我問他這在生理學上應作何解釋，他立即答道這是她的腎上腺分泌旺盛所致，隨即把腎上腺的作用摘要告訴我。這當然和上述書本所載的一樣，又去年在加拿大舉行的世運會，有一運動員把標槍一擲便遠達九十四公尺，這眞是破天荒的紀錄，當時旁述的專家說，他是善用他強大腰力的。他腰力的強大，還不是他常常用腰使腎上腺分泌旺盛的結果嗎？

華國鋒鞏權手法

錢希川

目前中共政治局分成兩個對立派系，一是以華爲首的「文革叛徒」，另一是許、李、韋爲首的黨棍軍閥，這兩派的明爭暗鬥，已達到不可調和的階段。華國鋒一伙爲了保持已得的權力地位，一方面把任何對他有所不利的會議推延召開，另一方面大力起用非二野系的軍人，以加强自己在地方的實力，這是華國鋒活學活用毛澤東那套「既聯合又鬥爭」的把戲。

中共殘缺的政治局拼湊一次政治會議確是有其困難，只要從政治局人事分析，我們便可知道其無法召開的原故。十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連任，其「副主席」五人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鄧小平前次復出擠下了李德生、華國鋒升起又擠下了鄧小平。目前毛、康已死，王洪文已打成四人帮，只剩下華國鋒升任「主席」和葉劍英爲唯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九人，其中九屆連任者三人爲毛澤東、周恩來、康生，十屆新選六人爲王洪文、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朱德、董必武等，李德生的位置由鄧小平與華國鋒遞相取代，九人中毛、周、康、朱、董五人已死，王洪文、張春橋被打成四人帮，亦只剩華、葉兩人，中共中央常會實際上是華、葉所把持。

「政治局」委員廿一人，候補四人，毛、朱、周、董、康五人已死，江、王、張、姚等已因四人帮被整，目前只剩下列十六人：華國鋒、葉劍英、劉伯承（重病）、許世友、陳錫聯、李先念、韋國清、紀登奎、吳德、陳永貴、李德生、汪東興和候補四人吳桂賞、蘇振華、倪志福、賽福鼎，此十六人中又可分爲兩派，一爲官僚派，一爲文革派投靠華國鋒而結成的新當權派，由於兩派存有根本上的意見分歧，使十屆三中全會遲遲不能召開。

華國鋒要召開「三中全會」，勢必面臨的問題：一、確立華本身地位問題：華上升，完全是毛獨裁的結果，在黨內並未取得合法地位，在黨內諸多複雜問題解決之前，必須先肯定他自己的地位。

二、討論鄧小平復出問題：鄧二次被黜和華上升，是由政治局作成的「兩項決定」，儘管中共宣傳機器近來連續爲鄧復出作輿論準備，但在「法統」上仍不能不透過會議的表決形式，自然也可能有不同程度的爭論。

三、處決四人帮亟須作成決議：中共因批鬥四人帮而招致黨內鬥爭的衝擊是空前的，株連之廣也前所未見，華及其親信非常明白，他們本身無一不是四人帮「餘孽」，因此華必須儘其所能，縮小打擊面，而最穩妥的辦法，是早日爲四人帮結案定罪，以減少內部矛盾擴張爲敵我矛盾。

四、爲籌開「全代會」作準備，這樣華便遭遇到更大的問題。由於中共十屆中委中，有五分之二涉及四人帮，如果不劃清界限而召開全代會，則產生根本困難，通知四人帮涉嫌者參加，則等於開脫他們的罪狀，如不通知涉及四人帮者參加，則對已「解放」或已賣身投靠華的人，又沒有「政治性地位」的認定。最重要的是對處決四人帮必有明確的決定，而且對涉及四人帮的五分之二的中委，也作了明確劃分。

五、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作新決定：中共黨、政、軍各級頭頭自文革以後，造成互不信賴，彼此排拒，甚至擴張到軍頭割據的局面，權力分配合理與否，也關係華的統治地位。

華不急於召開這麼一次政治會議，也是一種新的鬥爭形式，共產黨徒誰都熟悉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的一套方法，政治局現有的十二名委員在廿一席中勉強超過半數，而此十二人中雖說多數與華已結成一氣，但以李先念、許世友、韋國清加上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所謂元帥老幹部，對軍頭的影响力，對華都不有利，因此，拼湊一次「三中全會」，對華決不是一件什麼好事，倒不如拖着，以觀未來的發展。

與此同時，華國鋒全力調動地方幹部，起用非二野系軍人，以對抗二野的壓力，如在「文革」時期曾被「紅衛兵」猛烈批鬥的「新彊王」王恩茂，已被任命爲中共吉林「省委會第一書記」、「革委會主任」及吉林「軍區政委」。

王恩茂自一九四九年隨彭德懷部進入新彊以來，即在這個「自治區」任職，最紅的時期，曾上升到「新彊維吾爾自治區委第一書記」、「新彊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委會委員」及「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政委」，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歷時十有餘年，文革期間，新疆地區的動亂特別嚴重，當時由王恩茂支持反毛羣眾組織「紅二司」與中共「中央文革」支持的擁毛羣眾組織「紅一司」，曾不斷發生流血武鬥，死傷甚眾。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天山烽火」，曾記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日和三日這兩天的血鬥情況：

「十一月二日，王賊（指王恩茂）張匪（指當時的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張希欽）的寵兒，新疆的聯動——八一中學紅造部，秉承其主子的意旨，經過周密的策劃，公然對抗毛主席親自批准和簽發的「九・五」命令，又一次衝擊七三三五部隊，毆打解放軍戰士。三日下午，這一伙暴徒又大打出手，公然在營房內毒打七三三五部隊戰士一百三十餘名，打傷四十一人，重傷九人，五人腦震盪，製造了駭人聽聞的迫害英雄的七三三五殺人的「一一・三」流血事件」。

從這一段記載，就可看出當時鬥爭的激烈以及「文革派」對王恩茂仇恨之深。但因新疆地處「反修前哨」，又是中共的核子基地，加以王恩茂擁有根深蒂固的潛在勢力。故毛澤東對新彊問題的處理

，不能不採漸進方式。首先是開入「中央支左部隊」，在槍桿子的壓力下，解除了王恩茂的兵權，繼之再後再陸續整肅其親信幹部，以孤立其處境，繼之再先後免除其黨政職務。直到一九六九年才復任爲「南京軍區」的副政委。

王恩茂是彭德懷與賀龍的得力幹部，與劉少奇、林彪的關係都很密切。前述「天山烽火」在一九六八年夏，曾刊登一篇淸算王恩茂的文章，指他是「中國赫魯曉夫（卽劉少奇）在新疆的代理人，長期以來勾結大土匪賀龍，在新疆四處招降納叛，吸引所有不滿黨不滿現實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推行資本主義復辟計劃，企圖把新疆變成一個獨立王國。」

中共內部目前有一批人，正醞釀爲劉少奇與彭德懷翻案，華國鋒起用王恩茂，似與此並無關係，主要可能係基於下列兩個原因：

一、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早被視爲與「四人帮」關係密切，但王恩茂及同爲賀龍親信的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希欽及政委廖漢生，似一直沒有向「四人帮」低頭，在去年十月政變中，還可能扮演了監視丁盛，協助許世友鎭壓上海「文革」黨羽的重要角色，目前張希欽可能已取代了丁盛的司令員，論功行賞，把王恩茂這個與文革派具有長期鬥爭經驗的人，調到問題較多的吉林省去負責整頓工作，自屬順理成章。

二、一野的彭德懷雖被整肅多年，賀龍亦早被紅衛兵氣死，但目前一野系統的潛力仍然很大，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與余秋里，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起用王恩茂，對一野的人，自具有團結與安撫的作用。

華國鋒起用王恩茂，基本上還是形勢所迫。所謂形勢，一是二野的壓力太大，不能不有所肆應；二是華國鋒自己沒有幹部，沒有可用之人，不能不起用非二野系幹部，以強化其與反對派鬥爭的陣勢，王恩茂之調任爲吉林省第一號頭頭，亦可作如是觀。

童年·故鄉·共禍

古鶴翔

老同學×君從廣州來函，邀我回穗一行，希望暢叙離懷。對於×君的邀請，實在無法應命；除非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荔枝灣飄揚，除非總統蔣公的靈柩運回南京奉安，除非北平羣魔伏誅！

我和×君由小學起便是好朋友，直到初中畢業，仍是「親密的戰友」。抗戰開始，我們全家由穗遷回澳門祖屋，這時×君也跟隨世伯遷居到澳門。我們有空的時候便到南灣散步，或者到松山漫遊。

抗戰勝利以後，×君在廣州某中學執教，直至共黨南侵。當赤潮淹沒華南後，×君仍然在穗市執教，我却歡呼着從澳門跑回大陸。當時我見到×君，他問我說：「共產黨的政策是怎樣的？」我叫他放心，我認爲共產黨是一個好政黨，決不是毒蛇猛獸，要不然，我怎會歡欣鼓舞地跑回共區？

可是我錯了，錯得太厲害了。我忘記了古哲不可輕信人言，要「聽其言而察其行」的教訓。共產黨曾經把「自由、民主、解放」等口號呼得震天價响，曾經說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的目標相同，還說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大同之治」。

愚蠢的我上鈎了，不少中國人都上鈎了：誰想得到呢，共產黨比毒蛇更毒，比猛獸更兇！

在一九五七年夏，當共產的「鳴放運動」轉爲「反右」之際，筆者徹底覺悟了，以回澳探五兄公佽病爲藉口，偕同五歲左右的長子逃出赤色地獄。

當獲得雙程出口證之日，筆者立即由佛山赴穗，轉回澳門。在離開佛山時，妻抱着幼兒送我到車站，正是：

記得當時車向西，伊人抱着小珠啼！阿爹去不歸。去不歸，甘願離別與貧窮；從此逃出地獄，脫離專制！

筆者離開共區至今，已將二十年了。筆者到澳後不久，妻賄賂街坊幹部，也偕同「小珠」逃出生天。

在筆者離開共區後兩年，卽一九五九年，×君寄了兩首詩到澳門。第一首的題目是「遊南灣」：幾點漁帆逐白鷗，南灣堤上漫同遊。瞬息二十年前事，一別天涯鬢漸秋。

第二首的題目是「遊松山」：松徑欹斜彎復彎，登山殊不覺艱難。疏狂狷介俱年少，目送斜陽山外山。

讀了×君的兩首詩，我也寫了兩首「感懷」，其一是：「當時年少好登山，童子疏狂志不凡；故人休說同遊樂，廿年一夢皆虛幻！」另一首是：「兩兒催我到南灣，夕陽殘照滿西山；重遊往事知多少？流光逝水去不還！」

甚麼時候呀，省港澳可以通行無阻？除非自由祖國光復大陸！除非中共禍國集團總崩潰！

童年，童年時代是最值得人們回憶的。童年的我，生活在荔枝灣，愛戀在荔枝灣。有空的時候，便到書店去逛。廣州，廣州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可惜的是，日本軍閥驚碎了我童年的夢；更可惜的是，「共禍國」竟然比日本軍閥更兇狠，更殘忍，更可怕，更卑鄙，更會毒害中國人！

最後，錄「故人函」舊稿作爲本文的結束語：

昨夜夢魂到荔灣，慈母猶生，我是小童頑。嶺分綠瓦成虛幻，往事浮雲去不還。離亂後，笑啓故人函，凝淚眼。廿年多少悲歡離合事？我欲無言，嘯靑山！

華鄧權力重新分配

華國鋒集團爲了防止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災禍，所以在奪權之後，繼續進行「批鄧反右」的鬥爭，去年十月共黨中央政治局並通過「三項保證」與「六項要求」，重申「四——七」毛澤東批示的兩項決議，防止鄧小平翻案；但因支持鄧的勢力很大，華國鋒集團抵擋不住，所以只好在去年十一月間發出第廿一號文件，在今年一月間又下達一項文件，改變批鄧的態度，只要鄧小平承認過去所犯的錯誤，便給他自新立功的機會。不過，華國鋒集團這種半妥協的態度，却激起了鄧小平支持者的不滿，甚至使握有槍桿子的大軍頭如許世友，極爲憤怒。

支持華國鋒集團來奪四人帮的權，是官僚派與軍頭；支持鄧小平復出，也是官僚派與軍頭。華國鋒在黨、政、軍各方面都沒有基礎，他的唯一依靠，是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現在這個靠山倒了，連毛所批「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也有人認爲是僞造的。在共帮的權力鬥爭中，槍桿子具有決定性的影响，華國鋒雖曾任公安部長，但因時間不久，很難完全控制。陳錫聯在爭四人帮之權時，雖與華一夥，但目前的立場如何，顯然是一個問號，更何况北京軍區的部隊，並非陳的嫡系，由此可以看出，華國鋒的實力是非常脆弱的，吳德雖然堅決反鄧，但因缺乏實力，所以起不了什麼作用。

現在支持鄧小平復出的，是官僚派與大軍頭，而官僚派與槍桿子結合在一起，其勢力之強大，決非華國鋒小集團所能抗拒。鄧小平顯然繼承了周恩來的衣砵，成爲官僚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出身二野，與三野及其他軍系的淵源都很深，所以鄧復出，是代表官僚派與軍頭，來掌握共黨、政、軍的實權，並非只是安排他個人的出路問題。因此，我們也許可以推斷，鄧小平復出後，無論其職位爲何，必將掌握實際權力，華國鋒即使暫時仍任「國務院」總理與共黨主席職位，也將不能不逐步讓出實權。筆者甚至可以預料，鄧的復出，係代表官僚派與槍桿子來奪權，將不會只是鄧單槍匹馬出陣，而隨着鄧出馬上陣的，可能還有其他重要角色，因爲鄧的復出，將是共黨、政、軍各種權力的一次重新分配。

如果共帮準備召開三中全會，重新分配黨、政、軍的權力，即使對華國鋒小集團頗爲不利，但在官僚派與軍方的強大壓力之下，華國鋒也阻止不了。如果共黨召開三中全會，如果鄧小平復出，對於權力的重新分配，將有一場非常激烈的鬥爭，也將是奪權鬥爭另一回合的開始。

列寧格勒精神病院眞相

范柏格是許多在蘇共的「精神病院」中待過的政治不滿分子之一，但却是少數幾個能夠逃到自由世界，道出其中眞相的人。

范柏格於一九七四年到達巴黎之後，一面組織了「反精神虐待同盟」，以喚醒世人對許多因政治及宗教因素被關入蘇聯精神病院「病人」的注意，一面努力於寫作，將醫院內的情況展露在世人眼前。

他在書中記載了自己被關在列寧格勒精神病院的情形。范柏格的哲學是：你和秘密警察處久了，自然會知道，一個人表現得懦弱，他們反而會變本加厲，要求得愈來愈多。相反地，若能剛強地站起來的話，他們竟反而會畏縮不敢動了。范柏格是因爲與一羣人在紅場中示威抗議一九六八年蘇聯的入侵捷克而被捕的，從此之後在精神病院中度過漫長的四年。

他記載道：把人抓進精神病院是爲了減少審判等麻煩的手續。在那裏，蘇共可以對「病人」用各種藥物，試圖改變他的個性，轉而効忠共黨政權。

他初被捕後，被處理政治犯的人員們在莫斯科附近審問。大約一個月之後，他被帶去做心理測驗，結果是犯了第一百條罪：「進行反蘇宣傳」，然而因爲他「精神不健全」，無法對自己行爲負責，因此必須接受心理治療，直到不再對社會構成危險爲止。就這樣，范柏格被送進了精神病院。

政治犯們與醫院中眞正精神有問題的人關在一起，而且待遇相同——每天進行一小時體操運動，吃的東西極差。那兒名爲醫院，但實際上和監獄大同小異，人被關在小房間中，由穿制服的警衛看守。最奇怪的是醫生們不穿白袍，而是和病人一樣的穿着，他們屬於內政警察部，而非衛生部。

范柏格在一次訪問中回憶說：「所有的醫生幾乎都有虐待狂，我被他們用一種可以使意識迷亂的藥注射過兩次，隨後幾天連想東西都不清楚了。身體感到很虛弱。我們常常被拉出去接受偵詢，他們要我提供其他不滿分子的名單及資料。」范柏格後來的「病名」被改成「以政治不滿態度未表現的精神分裂及編執狂併發症」。

范柏格說：「每六個月，院長會來看我，問我的看法有沒有改變，如果改變了的話，三年之內就可以出院。院長又問我出院的話會不會再參加示威遊行或散發傳單之類的東西，我總是開玩笑的說：「等我出院後再告訴你吧！」這使得院長每每火冒三丈。

范柏格終於設法把醫院中的部分情況送到外界，由英國廣播公司及美國之音對全世界播出。秘密警察們起了恐慌，到醫院來查

大陸青年要求人權

遠東經濟評論」致函美國卡達總統控訴中共侵犯人權；該雜誌曾請專家鑑定，證明正確之後，已將原函轉寄美國。

這是來自大陸要求自由的呼聲，也是對卡達的人權運動的回响，這封信件充滿着血淚的控訴，傳遞了所有被迫害的大陸人民的心聲。

卡達總統的人權主張，在國際上已引起廣泛的反應，對蘇聯和東歐鐵幕尤發生衝擊作用。關於人權問題，在自由世界中，只是享有多少之別，在共產勢力控制的地區則根本不容許人權存在，尤以中國大陸最為明顯而嚴重。這方面的事實，美國似乎避而不談，上海一名知識青年的函件，提出了親歷的見證，並首次向西方領袖發出信號，所以特別值得重視。

這封信中懇求卡達，「勿忘記已經喪失人權的中國大陸八億人民所受的苦難，並以你對蘇聯人權領袖所作同樣承諾來支持我們」；又指出，「今天中國大陸，是一個人間地獄，人民已喪失一切人權，日夜在恐懼中戰慄」。這位投書人更現身說法：「為什麼我們要過這種悲慘的甚至豬狗不如的生活？當我們從大學畢業時，就被派到窮鄉僻壤；如果不是在西藏、就是在北方的荒野，不是在雲南，就是在新疆；我們學非所用，前途茫茫，我們整個一生將在邊疆地區度過，那裏實際就是勞動改造營。」信中並列舉在上海廿多處監獄和看守所，以及中共把年青知識分子下放鄉間的暴政。

如所週知，中共是以「階級成分」作為接受何種教育的先決條件，凡能完成大中學教育的，必然是「階級成份和政治水平」最可靠的。可是這些所謂「毛澤東思想哺育的一代」；不但都像這位投書人充滿了失望和怨憤，且因被騙受害，流徙勞改，早已掀起抗暴自殺的運動；集體下放的紅衛兵，即是這項運動的先鋒。至於中共對大學畢業生，一向採所謂統一分配，甚至中途迫令輟學，參加所謂生產開墾，這些青年不但「學非所用，前途茫茫」，而且永遠在荒野邊疆度過悲慘歲月。廿多年前，許多大學生因反對「統一分配」而被鎮壓後，處境雖更加困難，但他們鬥爭中獲得更多技巧，於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滲入派系衝突以擴大暴亂，使共黨無可奈何；現在致函卡達抗議中共侵犯人權，又為控訴暴政並爭取外在世界支援的一項新嘗試。

望堅持人權運動的卡達總統，亦當傾聽大陸知識青年發出的呼聲，報以關切的回應，使這項運動在中國大陸獲得推展。

余秋人

而又背叛他。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和他的妻子瑪嘉烈，可以作為例證。

男人在這個社會裏，有許多衡量他的價值標準，但至少應該符合他妻子的標準，成為妻子心目中的偶像，即令是侏儒，在妻子心目中也應該是巨人。一個男人在社會上也許不是大丈夫，但在妻子感受上應該是心靈的征服者。妻子不是奴隸，但必須是自己的信徒，膜拜者。

杜魯多的最大悲哀

因而，男人的最高要求是治國、平天下，最低要求是修身、齊家。這最低要求可能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我的解釋是妻子之前做一個溫柔的柔君。溫柔者，令妻子覺得擁有你可以替代一切社會虛榮的標準；暴君者，令妻子心甘情願的為忠臣（這是與女權無關係，乃是我所說的對妻子的心靈征服）。

若杜魯多者，在加拿大位居萬人之上，言行可以叫鄰邦美國，也為之側目，但是，他的妻子竟然因為一位唱搖滾樂的人而棄第一夫人的尊榮如敝帚，這是杜魯多作為男人的悲哀。我相信世界有許多杜魯多，在社會上是嚮噹噹的人物，但贏不到妻子的愛與情；或則在家裏不能不百般忍辱負重，或則開眼閉眼的戴綠帽子。這種男人，既不能盡溫柔之旨趣，復不能享受暴君駕馭的驕傲，便是富甲天下，權傾一時，又是如何？

我曾見過有些男人，無論就那一種社會功利標準來看，都毫無可取，但卻獲得妻子如神般的捧奉！有的，甚至多方虐待妻子，而妻子依然寵之若寶。為什麼？這並不是做妻子的有自虐狂，而是男人完美的扮演了溫柔的暴君的角色。

我可憐杜魯多，但也不同情瑪嘉烈。一個女人選擇丈夫，有許多不同的標準，魚與熊掌能得而兼之，自然是最理想，如果在各種標準中，有利害得失之分，她就得先有自己的權衡與判斷，各投所好，不可勉強，也無所謂是非。裁決之後，既是基於自由意志，便應該對自己的裁決負責；有所收穫，也必然有所付出，甚至犧牲。當然，婚姻常是錯誤的結合，但如果到達不能忍受的程度時，儘可尋求合理分開的辦法。我反對配偶與情人兩者都要的做法。這是對婚姻不忠，最主要的是自私到否定自己的婚前判斷，而造又成對配偶的無辜損害。瑪嘉烈願意嫁給杜魯多，很可自是基於為加拿大第一夫人的自由意志。如果婚後發覺此願錯誤，此種婚姻不能維持，她儘可提出離婚要求；焉能享有第一夫人的精神與物質的虛榮，而又尋求精神與肉體的「搖滾樂」？

楊子

大陸青年思想的演變

汪學文



中共對知識青年，一貫採取利用和控制手段，但是隨着清算史太林個人崇拜，匈牙利事件啓示，以及文革運動的影响，使大陸青年逐漸認識共產制度的欺騙性，因而普遍出現了爭自由、爭民主、爭法制的思想要求。廣州李一哲大字報，北平天安門事件，便是這種思潮的高度表現。當前大陸青年的自由思想與「毛澤東思想」之矛盾、衝突，愈來愈尖銳、激化，充分說明了共產主義必將破滅。

中共對於知識份子，一貫採取「又利用、又鬥爭」的政策；而對於知識青年的利用和控制，尤其重視：在思想上，長期對青年進行改造工作，灌輸其以馬列主義思想，既要他們「交心」，又要他們「換腦」；在組織上，則以「黨」直接控制「共青團」作爲領導青年團體的核心，去控制「青聯」、「學聯」等青年羣眾組織；並通過升學就業機會和各種運動，強迫各階層青年，分別納入其各種各級青年組織，以嚴密控制青年的言行和生活。可是，由於蘇共清算史達林和反對「個人崇拜」的影響，匈牙利反共革命的啓示，以及大陸「鳴放」運動所產生的共鳴作用，使中共領導階層對青年的控制，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而且使青年與中共極權統治者之間，在思想認識方面，自然地存在着相當的矛盾，即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矛盾、業務觀點與政治觀點的矛盾，以及自由思想與極權思想的矛盾。而這些矛盾，隨着時間的發展，愈來愈深刻、愈尖銳。換句話說，大陸青年始終普遍地以個人主義、業務觀點、和自由思想，去對抗中共的集體主義、政治觀點、和極權思想，使得共產主義漸趨破滅。

文革前的三過思想

大陸青年在文革前對於共產主義即已開始予以輕視與否定，並以「三論思想」抵制勞動教育、以「三論思想」抵制政治教育。所謂「三論思想」，就是「浪費論」、「屈才論」、「分工論」；所謂「三過思想」，就是「政治上過得去、業務上過得硬、生活上過得好」。

一、就「政治上過得去」言，顯然就是「不信仰共產主義」不接受馬列思想，和「不過問政治」的「中游思想」。他們認爲在政治運動的浪潮中，「爭上游容易犯錯誤，在下游容易受批評，只有穩居中游最好」。

二、就「業務上過得硬」言，反對學校祇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們曾經強調：「青年人不應當等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意氣奮發，努力向上，讓青春放出光輝」。

三、就「生活上過得好」言，固然包括物質上的享受，同時也包括精神上的自由。中共指責這種思想已受到「修正主義的影響」和「資本主義的腐蝕」。無疑的，這就是說，這種思想與共產主義已有矛盾和距離了。

大陸知識青年對於共產主義，文革前不僅在思想上有隔膜和矛盾，而且在行動上更有抵制和反抗。據毛澤東親自透露：

一、「清華大學黨委會內就有敵人，你這裏一開會，他廠報告敵人了，叫做『起義』份子」；

二、「北京大學學生黨員裏頭崩潰了百分之五，團內崩潰得多一點，也許百分之十，或者還多一些」，「我們說要整好共產黨，他們說要消滅共產黨」；

三、「軍工學院出了一個反革命份子（毛遠新說：「陳東平在家休學，聽敵人廣播變壞了的。」），他寫了十幾本反動日記，天天在罵我們」。

另據王海容向毛報告，在「外國語學院」中出現了「反動標語」，有人以英文在黑板上寫「蔣萬

歲」。

又如中共「中國青年」雜誌一九六四年第廿四期封底刊載的「你追我趕」油畫，巧妙地暫藏着「殺死共產黨！蔣介石萬歲！」兩句口號。後來中共雖然收回了這份雜誌，但却無法沒收大陸青年反抗共產主義的心。

文革時的造反思想

大陸青年在文革期中，其最主要的、最突出的活動，乃是參加「紅衛兵」的「造反運動」。因此，從「紅衛兵」運動中，不難透視當時大陸青年的思想和問題；文革期中，由於「共青團」的組織癱瘓、活動停止，而共黨報刊又對青年問題鮮有討論和報導，事實上也唯有從「紅衛兵」運動才能了解當時大陸青年的思想和問題。

「紅衛兵」從「破四舊」活動開始，即以極左姿態出現，見「當權派」就反，見「幹部」就鬥，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及至「五一六兵團」與「湖南省無聯」成立，極左思潮更爲高漲，揚言要「澈底打碎所有的舊國家機器」，否定一切權威，並指「服從無產階級當權派的領導」就是「新的奴隸主義」，主張「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因此，極左思想乃是「紅衛兵」反對一切、打倒一切、眞正造反的根源；而從大陸一般青年來看，它乃是反毛反共、不滿現實的表現，也是思想紛歧、心靈空虛、以及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具體顯示。

文革後的三爭思想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當大陸「批林批孔」運動進入高潮時，廣州出現轟動性的「李一哲大字報」，「李一哲」乃是李正天、陳一陽、和黃希哲的合名，而且三人都是刧後餘生的「紅衛兵」。

「李一哲大字報」題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共寫了六十七張白報紙，二萬餘字，要點約爲：

首先指六十年代以來世界上有三件重大事情：

一是「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中，資本主義復辟了，一百多個（共產）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主義）了」；

二是在大陸上至今還有許多人不很理解「文化大革命」；

三是毛澤東總結了半個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提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在社會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

因此，「社會主義的民主法制」要討論，「社會主義制度是要改善的，它並非盡善盡美。」

其次則指在大陸上，「社會主義法制」早已不靈，到處抓人，到處鎭壓，到處是寃獄，現在更是「無法無天」了。

「李一哲大字報」，據說以「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姿態出現，反毛反共；並且左手拿着「民主」的長矛、右手拿着「法制」的盾牌，鼓動大陸青年掀起「匈牙利事件」式的抗暴活動，爲自由而奮鬥。——要之，這是「爭自由、爭民主、爭法制」的思想和鬥爭。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病死，四月五日在北平天安門祭悼，因「文革派」的禁止而導發大動亂。參加此次動亂的在一百萬人以上，而大部份爲青年，他們燒燬馬列書刊、扯下五星旗，用口涎侮辱、用雙腳踐踏；並且用血寫下一首詩：

「欲悲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俊雄，
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

這是大陸青年要求推翻暴政的行動表現，也是「三爭思想」（爭自由、爭民主、爭法制）的具體發揚。

同年九月，毛澤東斃命，十月初，「四人帮」事件發生。十一月二日，廣州「美術學院」師生又貼出大字報，標題爲「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是擊中四人帮的匕首。內容指責四人帮把李正天等三人打成「現行反革命份子」，被判入獄；並且要求中共中央和廣東省給予李一哲「新的政治生命」。——這是對四人帮的鬥爭，也是爭自由、爭民主、和爭法制的繼續。

近年來，大陸下放知識青年更有沉痛的感嘆，例如：

有人認爲：「下農村搞農業、天天搬土、打坷垃、修理地球，不過如此。」有人認爲養豬倒霉，說：「早知今日來餵豬，何必苦讀九年書。」

因此，中共如今更深深地體會到「知識青年在農村，皮膚晒黑了容易，思想煉紅了不容易；學會幹活容易，樹立在農村扎根一輩子的思想不容易，眞正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不容易。」——這些話無異宣告：「思想改造」工作、「革命化首先要勞動化」教條、以及「共產主義」理論，都已破產，而「培養革命接班人」任務，則已觸礁。

共產制度將埋葬在青年手中

大陸青年的思想，不論在何時期，不論在何行業，雖然都頗複雜，但其與中共政策之間，始終存在着相當的隔膜與矛盾。而其基本因素，大約有下列二種：

一個是中共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一再遭到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的阻滯，不能給青年創造升學和就業的條件，使他們覺得前途茫茫，普遍地產生「三失心理」——即「失學、失業、失望」的心理。

另一種因素是二十餘來中共的政策路綫始終左右搖擺不定，造成青年思想的混亂，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傳統的極左思想，使長期受壓制的大陸青年如脫韁之馬，一時就無法改變過來。

因此，當前大陸青年普遍地表示不滿現實、嚮往自由。看來，大陸青年思潮與「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思想」之間的矛盾，以及大陸青年言行與中共政策之間的差距，均有愈來愈大的趨向。特別是下放青年，都將成爲大陸反共革命的火種；無論是過去下放農村的「務農青年」和「紅衛兵」，還是近年來上山下鄉的青年學生，總有一天他們會聯合起來反共的！換句話說，當前大陸青年的思潮，充分地證明了共產主義行將澈底破滅！

民族英雄

戚繼光

胡蓑之

自本刊發表蓬萊仙境出生的吳佩孚之後，不禁令我聯想到明代抗日民族英雄戚繼光。因為他也登州蓬萊人，而且還有戚武毅公的紀念祠呢。按日寇於明代正式開始對我國本土侵入，沿海各省飽受擾掠，尤以江、浙、閩、粵等地受禍最烈；從明初的洪武至永樂的五十年間，已入寇不絕！

倭寇進侵中國本土

特別是嘉慶三十二年（公元一五五三），倭人更大舉進犯，連艦數百，蔽海而來，分兩路擾江浙；一路由寧波登陸，一路則由吳淞攻南滙，分掠江陰、嘉定、太倉、所過姦淫燒殺，赤地千里。其由寧波登陸者，則攻乍浦、海鹽、殘暴尤有過之！後來更深入內地，由蘇、松而揚州，而南京，出抹陵關，洗劫漂水、漂陽、宜興、無錫一帶。另一股則由紹興、高埠以入徽寧、太平而犯南都。由於寇軍行動飄忽，每攻陷一城，即大肆燒殺，又復棄去，故此，官兵跟蹤追逐，雖頗有斬獲，可是始終無法完全聚殲。

此外，在廣東、福建兩地，日寇也同時入侵。自嘉靖三十年（一五五一）海寇何亞八率同倭人進犯廣東後，又與進擾江、浙一帶的倭酋匪首互通聲氣，至卅三年，始為提督兩廣兵部侍郎鮑象賢所平。其侵擾福建者，則係於卅五年（一五五六）由漳浦登陸，攻陷詔安、六都等處，至翌年再竄擾福建的福州、福清、潮州、長樂、連城等地，幸有名將戚繼光出，連年征剿，屢平巨寇。

能征慣戰的戚家軍



戚繼光，明蓬萊人（一說定遠人），字元敬。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明世宗嘉慶四十年（公元一五六一），元敬出任了參事（官名），奉命去守浙江的召州、金華、嚴州等地。他到了浙江後，看到許多軍隊不僅紀律很差，而且都很怕死！因此，他覺得這樣的軍隊不能作戰；同時他看見金華、義烏各地的民性剛強，一些防備盜匪的地方民兵，打仗還比正式部隊勇敢得多。於是招募了三千勇士，編成隊伍。他自己與士卒同甘苦，做到賞罰嚴明；並親自訓練士卒們刺擊術，又依照江南的地形，創造了新的作所方法；除了訓練陸軍以外，又訓練水師，改良了戰艦上的裝備。經過了這樣嚴格的整訓以後，他的部隊都能做到紀律良好，能吃苦耐勞，作起戰來非常勇敢，成為有名的「戚家軍」。

不久後，倭寇進犯台州的海邊地區，元敬率領隊伍對倭寇先後作戰九次。在陸山地方，倭寇被他打得落花流水，潰竄雁門嶺。這是一座高山，並且一個山峯比一個山峯高，尤其山路彎曲，嶺口狹小。但經戚繼光的幾番猛攻，便收復了這些險要地方，繼續追擊。倭寇探悉豪州的兵力單薄，便狡猾地兜了一個圈子，又來攻打台州。戚繼光獲得情報，馬上調動兵力，於半路上截擊倭寇。一場大戰，戚繼光親手殺死了倭寇的頭頭；敵人傷亡和被俘的共達二千人，燒死和淹死失蹤的不計。

翌年，大隊倭寇又侵福建，佔領了沿海許多縣城。敵人進一城，搶一城，燒一城，十分殘暴！距寧德約十里，有個橫嶼地方，為敵人的大本營。此外，還有許多敵人駐紮牛田和興化城。戚繼光得到這一情報之後，即親率六千精兵

，從浙江出發，日夜行軍，兼程趕到了福建，在寧德集結，準備先攻橫嶼。他於是親自偵察地形，原來橫嶼這地方在海邊上，形勢異常險要，潮漲時四面是水，潮退後則成泥沼。戚繼光看了地形後，即擬定作戰計劃，他命每個士兵揹一細草，人多草多，草將泥沼填滿了，部隊便沿着稻草舖好的道路，衝了進去，一舉殲滅了倭寇二千六百餘人。接着他又攻下牛田，乘勝追擊至興化城外時，正是半夜裏，倭寇還未紮好營，即被包圍，致令倭寇傷亡千多人，其餘則敗逃潰散了！翌晨拂曉，戚家軍就已進入了興化城。

這時城裏的居民已吃盡了倭寇的苦頭，他們看見了戚家軍，眞像見到自己救命恩人一樣，大家劏豬宰羊地抬着酒來慰勞。不久，福建的倭寇剿平了，戚繼光準備率其部隊返回浙江、興化城的老百姓一聽說自己的軍隊又要撤走，乃非常惶恐，有的站在路旁大哭，有的則跪在路上，請求戚將軍不要離開興化城。戚繼光不得已便安慰百姓：「如果這裏再發生緊急情況，我會馬上帶兵前來的。」

平定沿海侵擾之敵

過了一段時間，倭寇探悉戚家軍已回到浙江，便說：「戚老虎去了，我們可以毫不顧慮地重來！」於是又集合許多人，攻破興化城，佔領了平海衞。明朝的大將劉顯，俞大猷等，因不敢單獨作戰，乃要求戚繼光再一次領兵馳援。會合後，全軍分三路進攻，戚繼光指揮中路軍，劉顯指揮左路軍，俞大猷指揮右翼軍。戚家軍最先衝上城頭，左右亦分別夾擊，一共殲滅了倭寇二千二百人，救回了被倭寇捉去的百姓三千人。這次戰役，戚家軍又立大功。

一年後，倭寇萬餘人捲土重來，圍攻福建仙遊，戚家軍再度馳援。部隊連夜趕路，儘管大霧大雨，路滑難行，但戚家軍却克服一切困難，趕到仙遊城下。適敵人正在架雲梯攻城，看見官兵到來，即行停止，而對戚軍作戰。不料戚家軍進猛攻，倭寇無力招架，祇好且戰且退，退到同安王倉坪附近，又爲高山所阻，致使一萬多倭寇，紛亂地擠在那高山的羊腸小道上，而後面的戚家軍却已迅速追來，敵人心慌意亂，迫得許多爬山崖跌死，有些則遭追兵殺死；躲在山林裏的則被燒死！殘餘的少數人便向漳浦逃去。

雖然敵人已落花流水，戚家軍仍不肯放鬆，繼續追擊，務必全部殲滅而後。敵人覺得無路可逃，乃佔領了蔡丕嶺作最後的垂死掙扎。近個蔡丕嶺的形勢也很是陡險，四面懸崖削壁，祇有中間一條高低不平的小路。戚繼光把自己的軍隊分成五路，各自携帶着短兵器，從山崖削壁的古樹枝，攀援而上，先行佔領了蔡丕嶺的山腰和頂端，分別埋伏截擊敵人，殺死倭寇數以百計！其餘的殘敵不過百人，都狼狽地從蔡丕嶺的後面逃向海邊，搶奪一部份漁船逃命！自此，擾亂了沿海各地達數十年的倭寇，總算全部肅清了。

防守薊門補修長城

到了穆宗隆慶年間，北方的土蠻常來侵犯薊門地區。其時，明廷下令戚繼光領兵前往把守。當戚家軍開到薊門的時候，繼光便輕裝簡從視察長城一帶的地勢，他發現了長城許多牆腳壞了，即建議修造，又建議築「敵台」一千二百座。

當時的所謂「敵台」，即現時的城頭碉堡，或其他堡壘。寬十二丈至十六丈不等，高四丈至五丈，下面用石頭砌成，上面則用磚頭實砌；墻厚約四尺五寸到五尺。

戚繼光鑒於守邊的軍隊，懶惰慣了毫無紀律可言，他便決定親自訓練；並且招募了三千浙江兵，大多數是戚繼光打倭寇時所訓練過的民兵。這些已有訓練的浙江兵抵達薊門時，適逢大雨，而隊伍仍整齊地排在城外，等候命令，從上午直到傍晚，沒有人離開隊伍半步。守邊的官兵都驚奇佩服，才知道戚繼光的軍令嚴肅。從此，邊軍的紀律也好起來了。兩年後，城墻都修好了，一千二百座「敵台」也造好了，並將「敵台」編成號碼，派兵看守，東西二千里，一個接連一個聲勢十分浩大，此外，戚繼光又想出了新的戰術，建議設立車營。每一輛戰車，用四個人推挽，打仗的時候，把許多戰車，結成一個方陣，騎兵、步兵，都在這方陣裏面，而把戰車當作堡壘。這樣打起仗來，對敵人的威脅很大，而可減少自己傷亡，也不容易被敵人突破。後來戚繼光又製造一種抵抗敵人騎兵的「拒馬器」，非常簡便，可以擋住着敵人來侵犯邊境，先用火槍來打它；等到敵人衝了過來的時候，再下令步兵拿「拒馬器」，排成一字長蛇陣，向前猛衝。敵人的馬一經碰到「拒馬器」，立即令向後驚退的！

北方土蠻無法入關

在步兵的後面，緊跟一批一批的手拿長槍的士兵，乘機就向敵人猛刺。假使敵人敗退了，立刻派遣騎兵去追擊。在大軍的後面，便是負責給養和補充械彈的輜重營。因爲打仗若後勤短缺，即使有天大本事的精兵，也不能持久的，有了足夠的粮草軍火補給，則可以對敵人進行持久戰。同時，他又訓練騎兵，隨時迂迴至敵人的背後去，切斷敵人的後勤補給運輸，或破壞敵人的交通，以斷其後援。

有了紀律很好的軍隊，有了牢固的工事，有了新的兵器和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戰術，那些在北方的邊防就鞏固了。雖然土蠻仍常來侵犯，可是每次都被戚繼光的軍隊打得大敗而逃！

戚繼光平定了倭寇後，升爲福建總督，奉調北上後，以都督同知總理薊州（秦置無終縣，隋改漁陽、唐於縣置薊州，宋曰薊州廣川郡、明省漁陽入州，屬河北省，在三河縣東）、昌平（在北平市之北，地居庸關南口，爲北平北面第一要隘）、保定三鎮，累官至太子太保，萬曆間，改任廣東、謝病歸，卒諡武毅，著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長子心鈐」、「蒞戎要略」、「武備新書」、「止止堂集」等。記得蓬萊閣上，還有戚繼光一首題詩云：「冉冉雙幡渡海涯，曉烟低護野人家。誰將春色來殘堞，獨有天風送短笳。水落尙存秦代石，潮平不見漢時槎。遙知百國微茫外，未敢忘危負歲華。」

電影評論



奧斯卡榮譽·實至名歸

舒望

本屆獲奧斯卡金像獎最屆影片的「洛奇」，是由藉藉無名的史泰龍自編自演。史泰龍寫此劇本時，正是窮愁潦倒。該片以貧民窟爲背景，描寫落魄拳師洛奇如何在艱苦中努力掙扎，表現堅忍不拔的男子漢精神。這也是史泰龍自己生活的寫照。本屆最佳男主角是已故的彼德芬治，以主演「電視台」一片獲獎，與他合作該片而平分秋色的最佳女主角是菲丹娜蕙，她是與華倫比提合演「雌雄大盜」而紅透影壇。

彼得芬治與菲丹娜蕙在「電視台」中的一鏡頭。

本屆奧斯卡金像獎中的最佳影片由「洛奇」贏得。

這部影片是以費城的貧民窟爲背景，描寫拳王洛奇在走下坡後，如何在艱苦中努力掙扎，爲自己開拓前途。本片刻劃了堅忍不拔，盡力而爲，不屈不撓的男子漢精神。

「洛奇」是由一個無名演員施維斯特·史泰龍自編自演的，他曾在邁阿密大學攻讀戲劇系，老師宣佈他絕不是演員的材料，但他並不灰心，過了多年的貧苦生活，打進影壇當配角，後來在三天之內寫成「洛奇」的電影劇本，送給製片人看，堅持必須自己主演，再高的版權費也不賣。

史泰龍這個劇本是他最落魄時候寫的，當時一位著名荷里活製片家願意出價廿六萬五千美元來買他這個劇本，但他不答應。

「我希望能自己主角，但他們要用一個有名氣的演員來演這個角色，例如畢雷諾士、占士堅或賴恩奧尼路，我絕對不會將劇本出售。我對我的妻子說，我寧可將它埋在後園，讓蚯蚓來演洛奇。我的妻子贊成我的做法，並表示有必要的話，她願搬到拖車上去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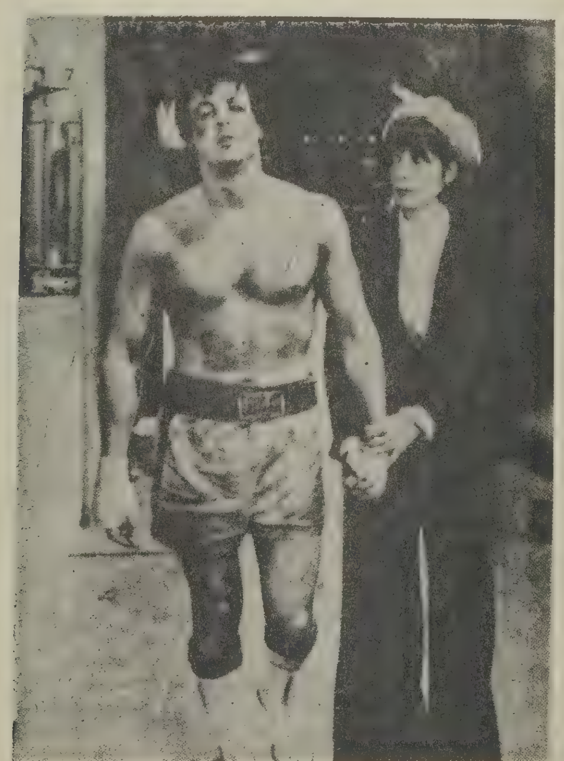
果然有志者事竟成，聯美公司支持拍攝，後來更贏得金球獎，一舉成名，荷里活稱頌史泰龍是羅拔米湛、馬龍白蘭度和艾爾帕仙奴三者融合爲一的化身。

雖然史泰龍本人並不是拳擊手，但這部片子顯然是他的自傳。

史泰龍自稱他和電影中的落魄拳師洛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洛奇有衝勁，有智慧，還有拳擊的天才，但沒有人賞識他，當機會來後，人人都說，唏，這不就是洛奇，我一早已看好他，我的情形就是這樣。我眞想問他們，當我還未出名時，你們在那裏？他們會說，我們那時只是暫時忍着不說，我們不想你太早得意忘形。」

「洛奇」的劇情簡單明瞭：一個窮困潦倒藉藉無名的拳擊手，在最後一分鐘時得到代替原拳王出擊「世界重量級拳王冠軍賽」的機會。洛奇打了轟轟烈烈的一仗，也因此贏得愛情。全片生動有趣，眞實而不矯揉造作，並帶給觀眾極大的激勵與鼓舞。

施維斯特·史泰龍在「洛奇」中飾演拳手。



施維斯特。史泰龍在「洛奇」中演一拳師。

已故的彼得芬治，與因演出「唐人街」提名角逐最佳女主角落選的菲丹娜蕙，終於因在新片「電視台」中有優異表現，分別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女主角。

世界性的殊榮，對於他們都可以算是遲來的喜悅。

尤其是彼得芬治，他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還算是一個外國明星，而且在奧斯卡金像獎紀錄中，是唯一死後封爲影帝的人。如果他今天還活着，以

五十七歲「高齡」，至少香港影迷不會承認此公是「小生」。

一九二〇年出生，一九四九年正式開始從影的彼得芬治，共演過三十五部影片，廿七年作品的總和，還趕不上一個稍有名氣國片男星三四年中拍的片子多。但是，彼得芬治却是一個為電影獻身的人，從他開始影劇工作就一直幹這一行，直到去世。

「突擊恩德比機場」，是彼得芬治的最後遺作，片子才拍完，他就因心臟病突發死亡。據當時的外電報導，恩德比事件因為對烏干達總統阿敏是奇恥大辱，所以頗不喜歡這部影片與這部影片的演員，當他知道彼得芬治演此片「演死」了之後，他說「該死的傢伙」。

現當許多國家談論「突擊恩德比機場」這部片子時，已故的老傢伙却因演出挖苦電視界的「電視台」封帝，壓倒了原先呼聲比他更高的「洛奇」男主角施維斯特史泰龍。

金像獎得主，右為菲丹娜蕙，中為彼得芬治遺孀，左為施維斯特·史泰龍。

彼得芬治的父親是一位大學心理學教授，也是一位爬山專家，早在一九二二年，他的父親就曾參加征服埃佛勒斯峯的壯舉。彼得芬治子不繼父志，却於在法國與祖母同住時迷上戲劇。但他初期並不得意，因為當時正逢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他在中東的澳洲兵團服役一段期間回澳洲後，才逐漸開始發展舞台劇。

一九四六年得到羅蘭士奧里花與慧雲李提拔，開始在倫敦演出舞台劇，「奧塞羅」等戲轟動之後，於一九四九年演出第一部電影「火車事件」，一九五五年簽約參加英國蘭克公司，然後才應華納之邀進荷里活，首部名作是跟奧黛莉赫本合作的「修女傳」。新作除「電視台」、「突擊恩德比機場」外，另有「失去的地平綫」、「退位」等片。

與彼得芬治合作「電視台」平分秋色而得最佳女主角獎的菲丹娜蕙，名字並不陌生，她的作品吸引大羣觀眾，如與華倫比提合演「雌雄大盜」使她紅透影壇。此外還有「火燒摩天樓」，「唐人街」等片。

一九七五年的四十七屆奧斯卡金像獎，菲丹娜蕙因主演「唐人街」，曾獲得提名角逐最佳女主角，可惜失敗。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菲丹娜蕙，父親是位軍人，她的初期教育也因為父親工作地區的調動，分別在佛羅里達州、猶他州、德國接受。大學念佛羅里達戲劇系，二年級開始演舞台劇，後才漸漸建立對戲劇的興趣。

後來她又轉波士頓學戲劇，經泰德卡森夫提拔而出任舞台劇女主角，導演尼羅李查特別賞識之下，邀請了荷里活名導演伊力卡山，大製片家比利懷德前往觀賞。

演技上的不同凡响表現，終於使她聲譽日隆，主演多部由亞森米勒作品改編的舞台劇後，事業進入了轉捩時期，開始與安東尼昆、華倫比提、大衛尼雲、馬斯杜安尼、史提夫麥昆、德斯汀荷夫曼等合作演出電影，並成為荷里活新秀中多產的女星。

一九七四年，她曾一度停止電影工作，幹她的本行演舞台劇，而「雌雄大盜」、「唐人街」等片的輝煌成就，却使菲丹娜蕙在電影方面欲罷不能。荷里活方面有人稱她為天才演員，但是，一個像她那樣並非出身於戲劇世家的演員，成功的另一大半因素應歸之後天的學習與興趣。

艾與我

他氣得臉通紅，我以為他的血管會爆裂。他站起來，踱着方步。「你他媽的眞是一隻愛爾蘭笨騾。」他咬緊牙根的說，「你必須去量尺寸訂作制服，而且明天就得去，這是命令。」他瞪着我。我也像他一樣的冒火。我們站在當地像兩個鬥士般，虎視着對方，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他媽的，你看不出我對你發狂嗎？」他對我大吼。就像炸彈爆炸一樣，突然間，我們投入彼此的懷抱中。他的熱吻完全吞噬了我。飢渴、熱烈而且懷着需求。我的反應，也極其熱情。他停了下來，雙手捧着我的臉說：「該死！我愛你。」

我們喘着氣，像跑過十多層樓梯一樣。上天必定在上面保祐着我們，因為沒有人闖進辦公室來。這實在是蠻人的運氣。但我們兩人終於恢復理智，想起德斯稍早時會冒然衝進來。

艾克的臉上有我的口紅痕跡，我用手帕用力地想把它擦掉——萬一別人瞧見怎麼辦？

艾克把雙手放在我的肩上說：「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不想讓你受到傷害，也不希望別人說你閒話。老天，我眞希望事情並非如此。」

我走出艾克辦公室時，每個人都抬頭看我，我想到我的頭髮可能零亂，也許還有其他掩飾不了的證據時，心中着實惶恐。這時德斯問我說：「他怎麼樣？沒把你的頭吃掉？你發現有甚麼不對沒有？」

「沒有，」我說，「他與平常似乎沒有兩樣，還蠻愉快的。」

我眞想站在辦公室當中，笑着宣佈：「各位聽着，我們在戀愛了，戀愛！」但，一如艾克所提醒的，我們必須小心，非常非常的小心。直到目前為止，我仍遵守那項協議。我曾說了謊話，隱瞞了他人，以做到這點。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我們已墮入愛河中。

艾森豪將軍在阿爾及爾的很多高級參謀，在進軍北非期間，大都蓄有情婦，他們都雙雙對對藉出差之名，到旅館，或到租來的公寓中幽會，也有到那些參謀自己的別墅中聚首，由恭順、謹慎的勤務兵在黎明之前，偸偸送那些女士出去。

但就艾克與我而言，在我們首度表露愛意之後，情況與他們不同，因為四處都有耳目注視着。

艾克的總部，沒有任何東西或任何人可以秘密進出，因為庭院有衛兵巡邏，門口則廿四小時有步哨。

不僅如此，這種偸偸摸摸的幽會，艾克不可能做得出來，根本不能有這種把柄讓人們對將軍蜚短流長，因為相信他，崇拜他的人太多了。

因此，我們之間的愛，對於我們的生活，並無明顯的改變——所有的變化，全在內心，我們表現得若無其事，好像彼此內心的提防，未曾崩潰一樣。

但是艾克費了很大的精神安排他的工作計劃，使我們每天下午能到阿爾及爾郊區艾克的隱密處所「水手樂園」去騎馬，這件事，沒說閒話，因為大家都知道，馬歇爾將軍曾要他多做運動，少待在辦公室。

乘車往返「水手樂園」的路上，我們大都是兩人獨處，但在汽車內，與在別墅或辦公室一樣，都像是人們可以一目了然的金魚缸；不可能在某個沙灘停一下，或是交換一下座位，因為每個人都認得將軍座車車旁那顆大星星，車前的四星標幟以及他的將軍旗。

但是有段時間我們經常可以善加利用，那就是在總部喝鷄尾酒的時候，我們會坐在客廳高背的沙發上，聽唱片，啜着醇酒，抽一兩根烟，偸偸的吻一兩下——但經常都提心吊胆，担心有人撞見，我們的動作，像是男歡女愛的青少年，不像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五十多歲的男子。

我們可說是非常純眞無邪的一對，這或許是我們所處的環境使然，但我們並未感到孤獨或沮喪，能與他在一起，我就感到很快樂，能夠與他一起工作，瞭解他愛着我，已令我心滿意足。

有一次他對我說，「凱麗，我想我這顆心是不會變的，我年紀太大了，眞是相見恨晚，我已經活了這許多年頭，但我要你知道我愛你，除此之外，我也沒甚麼可給你的。」他嘆一口氣又說，「如果情況不是這樣，那該多好。」這句話，後來在我們保持

克之戀

凱麗著

關係期間，他說過好幾遍。

他接着又粗嘎地說：「我已愛你很久了，我要告訴你一些事，讓你不會懷疑我這份情，那天晚上消息傳來『史特拉桑蘭』號中彈時，我覺得天眩地暗，幾乎站不住腳。

「你不知道當時我多麼盼望能再見到你，我一直注視那支船隊的發展，我的心一直沉下去，那天晚上一直担心你的安危，咒罵自己爲甚麼不用飛機接你到阿爾及爾，眞難過極了。

「如果我腦海中，對於我對你的深切感情，有任何疑問，那天晚上的情形，可作爲答覆，在那件事之前，我從未體認出你對我是多麼珍貴。但是，我也從未想過我會對你說這些話，不可能！我不應該告訴你，我內心的感覺，但是，上帝，我也不知道怎麼會有胆量這樣做。」

他的眞誠，令人不容置疑，說出這些話，也要他很大的勇氣，我不知該怎麼回答。

他停了一下又說，「凱麗，我對於談戀愛，完全外行。」我覺得這沒甚麼要緊，就一個談戀愛的門外漢而言，艾克做了很多可愛的事。

有一天，他給我一張卡片，上面有象徵幸福的四葉苜蓿，他說，「家裏寄了兩個四葉苜蓿給我，我希望你也有一個，它們會帶給你好運。」艾克相信運氣，他有幾枚「幸運銅板」，打橋牌時，總要摸它幾下，他常笑着把手伸進口袋裏，我就知道他又在摸他的銅板了。

那天他對我說：「或許它會帶給我們兩人好運及幸福。」他將四葉苜蓿貼在一張小卡片上，背面寫着「祝福凱麗。」然後寫着「非洲」，以及他姓名的縮寫「DE」，這張卡片，我經常帶在皮包內，經過了這麼多年，我仍然保存着。

有人說，一個人如果在巴黎的露天咖啡座坐久了，可遇見他認識的每一個人，一九四三年秋的北非，情况正是如此，我們的生活，似乎就是不停的與西方世界最重要的人物進行午餐或晚宴。

值得一提的就是英國首相，沒人曉得邱吉爾何時會光臨——有時是預先安排好的，有時他就這樣不聲不響出現，就像喜歡湊熱鬧的頑童一樣。

有一次，他對艾克說，他到阿爾及爾來的原因，是想洗個澡，然後就泡在熱熱的澡盆中，那實在是一種享受，因爲英國實施嚴厲的燃料配給。

那時將軍會被邀去與邱翁一起到冒着濛濛蒸氣的浴室長談。他坐在洗臉枱上，邱吉爾則泡在水裏，抽他的雪茄，兩人就這樣討論世局，出來後，艾克經常必須換一套乾凈的制服，因爲浴室的蒸氣，會使褲子上的摺痕了無蹤影。

另一名訪客是羅斯福總統，我曾開車送他和艾克巡視突尼西亞戰場，羅斯福總統有種本領，能使一個人感到完全自在，我不久即克服對他的畏懼，像老朋友一樣的與他侃侃而談，我告訴他戰爭初期倫敦的情況，以及在阿爾及爾與我共住同一宿舍的婦女工作隊隊員的情形，還告訴他我非常欣賞她們。

他說，「依我看，你似乎很喜歡加入婦女工作隊。」

「再沒有比這更喜歡的了，長官。」我說，「然而那是不可能的事，我是英國公民，必須先成爲美國公民，才能加入婦女工作隊。」

他說，「誰料想得到？怪事常會有的。」現在看來實在難以想像，但在座當時，我却很自然的坐在汽車後，車子停在突尼西亞的樹叢中，與美國總統吃着鷄塊三文治，而伺候我們吃三文治的，却是個與我相愛的四星將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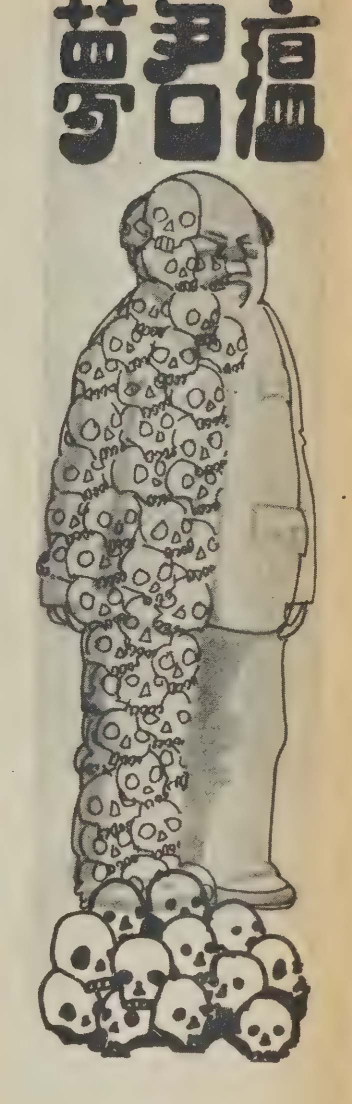
到北非來的另一名訪客，是更尊貴的英王喬治六世，他要下榻於英國軍官蓋爾將軍的別墅中，然而，他在阿爾及爾期間，艾克必須畧盡地主之誼，所以艾克要我到機場接這名皇家訪客。

那一天來臨時，將軍裝戴得比平常更整齊些，然後跳上車子。

到達機場後，每件事都像我們預先安排好那麼順利，我開着車，送國王及艾克到蓋爾將軍的別墅。

我們抵達時，艾克的助理巴克，趕上來爲國王開門，我也替將軍開門。接着，艾克出乎意料之外的說：「陛下，容我引薦我的海軍助理巴克上校。」巴克的臉頓然紅起來，但他仍立正敬禮，國王微笑着，伸出手來。

瘟君夢



岳騫

徐蚌戰役失敗，形勢已不可挽救，政府內部也生了變化，副總統李宗仁當日努力競選副總統，把安徽人的血汗鈔票用卡車運去南京，一定要把副總統爭到手，也就是爲了等待這一天。許多政客及所謂民意代表，更打起順風旗，從中推波助瀾，內外呼應，逼蔣總統下野，蔣總統乃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理總統，李宗仁上台後，立即釋放囚禁中的共黨及爲共黨工作的間諜，並致電毛澤東要求和談。

在傅作義獻北平之前，毛澤東已經搬去石家莊住，一時石家莊成爲政治重心，頓時熱鬧。

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即派張治中、邵力子、黃紹雄、彭昭賢、鍾天心五人爲和談代表，試與中共接洽，但未成行。二十三日下令撤消三十六年政府所頒佈之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執行，改各地剿共總部爲長官公署，釋放政治犯，啓封一切在戡亂期間抵觸法令而被查封之報館雜誌，撤消特種刑事法庭，廢止特種刑事條例。二十七日李宗仁致電中共，願接受毛澤東所提之八項條欵爲和談基礎。二月初，李宗仁另派所謂非官方和談代表邵力子、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十人赴北平。後轉至石家莊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並無結果。二月二十六日

中共提出所謂「戰犯」四十五人之名單，居然包括蔣總統及蔣夫人在內，要求李宗仁加以逮捕，交中共「懲辦」。

三月二十四日，李宗仁以和平草案提請行政院同意，並決定政府正式和談代表團由張治中、邵力子、黃紹雄、章士釗、李蒸、劉斐六人組成。

政府方面所提和談五原則是：

（一）爲表示謀和誠意，取信國人，在和談開始時，雙方下令停戰，部隊各守原防。共軍在和談期間，如實行渡江，即表示無謀和誠意，政府應即召回代表，並宣告和談破裂之責任屬於共黨。（二）爲保持國家獨立自主之精神，以踐履聯合國憲章所賦予之責任，對於向以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爲目的之外交政策，應予維持。（三）爲切實維護人民之自由生活，應停止所有施用暴力之政策，對于人民之自由權利及其生命財產，應依法予以保障。（四）雙方軍隊應在平等條約之下，各就防區，自行整編，其整編方案，必須有互相尊重，同時實行之保證。（五）政府之組織形式及其構成份子，以確能保證上列第二、三、四各項原則之實施爲條件。

三月二十六日，中共以周恩來、林彪、林伯渠、葉劍英、李維漢，聶榮臻爲代表，並指定北平爲和談地點。四月一日政府和談代表飛抵北平，五日上午九時和談正式開始。中共於八項條欵基礎下共列二十四項要求。四月十五日，中共以最後通牒致政府代表，限四月二十日以前全部接受其要求，並聲明不論戰爭或和平，共軍均須渡江。

中共所提出之「國內和平協定」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南京國民政府在美國政府幫助之下，違背人民意志，破壞停戰協定及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名義之下，向中國人民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全國規模的國內戰爭，此項戰爭，至今已達兩年又九個半月之久。全國人民，因此蒙受了極大的災難，國家財力物力遭受了極大的損害。全國人民，對於南京國民政府違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的立場，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及扶助農工等項正確的政策，以及違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臨終遺囑，歷來表示不滿。全國人民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發動此次空前規模的國內戰爭以及由此而採取的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文化、外交等項錯誤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在全國人民心中業已完全喪失信任。而在此次國內戰爭中，南京國民政府的軍隊，業已爲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爲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所指揮的人民解放軍所戰敗。基於上述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會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國共產黨提議舉行停止國內戰爭恢復和平狀態的談判。中國共產黨會於同年一月十四日發表聲明，同意南京政府上項提議，並提議以懲辦戰爭罪犯，廢除僞憲法，廢除僞法統，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廢除賣國條約，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等八項條件爲雙方舉行和平談判的基礎，此八項基礎條件已爲南京國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國共產黨方面和南京國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團，授以舉行談判和簽訂協定全權。雙方代表於北平集會，首先確認南京國民政府應對於此次國內戰爭及其各項錯誤政策担負

全部責任，並同意成立本協定：

第一條

第一款　爲着分清是非，判明責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雙方（以下簡稱雙方）確認，對於發動及執行此次國內戰爭應負責任的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的戰爭罪犯，原則上必須予以懲辦，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第一項　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如能認清是非，翻然悔悟，出於眞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准予取消戰犯罪名，給以寬大待遇。

第二項　一切戰犯，不問何人，凡屬怙惡不悛，阻礙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不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或竟策動叛亂者，應予從嚴懲辦。其率隊叛亂者，應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予以討平。

第二款　雙方確認，南京國民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將日本侵華戰爭罪犯岡村寧次大將宣告無罪釋放，復於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許其他日本戰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項處置，是錯誤的。此項日本戰犯，一俟中國民主聯合政府成立，即應從新處理。

第二條

第三款　雙方確認，南京國民黨政府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應予廢除。

第四款　「中華民國憲法」廢除後，中國國家及人民所當遵循的根本法，應依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民主聯合政府的決議處理之。

第三條

第五款　雙方確認，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切法統，應予廢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軍到達和接收的地區及在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以後，應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統，並廢止一切反動法令。

第四條

第七款　雙方確認，南京國民政府所屬的一切武裝力量（一切陸軍、海軍、空軍、憲兵部隊、交通警察部隊、地方部隊、一切軍事機關、學校、工廠及後方勤務機構等），均應依照民主原則實行改編爲人民解放軍。在國內和平協定簽字之後，應立即成立一個全國性的整編委員會，負責此項整編工作。整編委員會委員爲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國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出之委員一人爲主任，南京國民政府派出之委員一人爲副主任，在人民解放軍到達和接收的地區，得依需要，設立區域性的整編委員會分會，此項分會雙方人數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於全國性的整編委員會。人民解放軍向南京國民政府現時所轄地區開進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以命令規定之。人民解放軍開進時，南京政府所屬武裝部隊不得抵抗。

第八款　雙方同意每一區域的改編計劃，分爲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項　第一階段，爲集中整理階段。

第一點：凡南京國民政府所屬的一切武裝部隊（陸軍、海軍、空軍、憲兵、交通警察總隊及地方部隊等）均應集中整理。整理原則，應由整編委員會根據各區實況，在人民解放軍到達和接收的地區按照其番號、原編制、原人數、命令其分區、分期，開赴指定地點，集中整理。

第二點：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一切武裝部隊，在其駐在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河流海港及鄉村，當人民解放軍尚未到達和接收前應負責維持當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壞事件發生。

第三點：在上述地區，當人民解放軍到達和接收時，南京國民政府所屬武裝部隊，應根據整編委員會及其分會的命令，實行和平移交，開赴指定地點。在開赴指定地點的行進中及到達後，南京國民政府所屬武裝部隊應嚴格遵守紀律，不得破壞地方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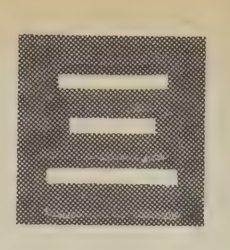
第四點：在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一切武裝部隊遵照整編委員會及其分會的命令離開原駐地時，原在當地駐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隊不得撤走，並應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和命令。

第五點：南京政府所屬一切武裝部隊，在開動與集中期間，其粮秣被服及其他軍需供給，統由整編委員會及其分會和地方政府負責解決。

第六點：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一切軍事機關（從國防部直到聯合後勤總司令部所屬的機關、學校、工廠、倉庫等），一切軍事設備（軍港、要塞、空軍基地等）及一切軍用物資，應由整編委員會及其分會根據各區實況，命令其分區分期移交給人民解放軍及其各地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



下一次斗争又快要开始！



審配在城牆上看見，趕緊叫人搬來許多塊石頭，從城牆上向護城門的地點摔下，果然把它堵住。進來了的三百多名曹軍兵士，個個命苦，一齊被殺。

曹操這一次來，是準備把袁尙徹底解決的。他在五月間叫人在鄴城的周圍掘一道四十里長的壕（塹）。

審配站在城牆上，對曹軍掘壕的兵，密切注視；他見到掘成的壕，既窄且淺，任何男人都可以跳得過去，忍不住笑出聲來，他心想，曹操徒有虛名，並無軍事上的眞才實學。因此，他也就不再關心這無濟於事的長壕了。

過了幾天，曹軍奉了曹操的命令，於一夜之間把這四十里長的壕，加寬加深，寬加到兩丈，深也加到兩丈，而且引進來漳河的水。

從此，鄴縣的縣城就變成了孤島，和外面完全隔絕。隔絕了足足三個多月，從五月到八月，城裏的人民餓死了一大半。

袁尙在七月間曾經中止進攻哥哥的平原，帶了一萬多人回來援救鄴縣。他走到距離鄴縣不遠，漳水的彎曲之處，便被曹操圍住。部下的將官馬延等人紛紛向曹操投降，全軍一萬多兵不戰自潰。袁尙逃往中山國（定縣）。

袁尙的援軍在七月崩潰了以後，鄴縣城就極難再守。審配却並不灰心，派人帶了強力的弩，走出城外，埋伏在曹操常常出巡的路途之旁，有一次幾乎把曹操射中。

審配有一個不成材的姪兒，審榮，官居「東門校尉」。這審榮在半夜開了城的東門，放了曹操的兵進來。審配率領他的殘部，巷戰了一些時，被俘。曹操希望他投降，他不肯。曹操叫人把他殺了，算是成全他的名節。

鄴城破了以後，袁紹的外甥高幹望風而降，曹操叫他繼續作并州刺史。

袁譚這個不知死活的人，竟然乘火打刦，侵佔了冀州的若干郡縣，把袁尙從中山國打走。

袁尙逃往幽州，依附袁熙。

曹操寫信責備袁譚，也宣佈了自己兒子曹整與袁譚的女兒「絕婚」。曹操先把袁譚的女兒送走，然後才進軍向袁譚的所在地，平原。

袁譚放棄了平原，退守南皮縣。次年，建安十年，正月，曹操的大兵開到南皮，兩軍正待交鋒，袁譚忽然披下頭髮，冒充瘋子，騎馬逃走。他被自己的人追到，摔下馬來，被這人砍下了頭，提到曹操營領賞。

袁尙到達了幽州不久，他和二哥袁熙被叛變的部下將官焦觸張南二人攻擊，守不住幽州，逃往遼西，依附遼西烏桓單于蹋頓。

蹋頓夥同遼東烏桓單于蘇僕延，右北平烏桓單于烏延，率部眾進入長城，大肆騷擾，圍困了校尉鮮于輔在（河北密雲東北的）獷平。

建安十年十月，曹操親自北上，解了獷平之圍，把「三郡」（遼西、遼東、右北平）的烏桓趕回去長城以外。

糊塗的高幹，以爲曹操去打烏桓，便奈何不了他，就在這時侯反了曹操。曹操在建安十一年正月回軍打他，他留下一個將官守住壺關，自己逃往南匈奴那裏去求救。南匈奴的單于不理他，他再向荆州的方向逃，走不到半途，在（陝西商縣的）上洛，被都尉王琰捉住，砍頭。

消滅了高幹以後，曹操的次一重要課題，便是如何征服長城以外的烏桓，以解決袁熙袁尙。

（十）烏　桓

曹操想對烏桓用兵，左右有許多人反對，曹操一概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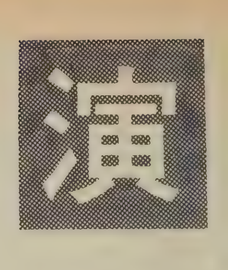
烏桓屬於東胡種，在秦漢之際被匈奴的冒頓單于征服，此後，烏桓不曾有過統一的組織。傳說，霍去病打下了匈奴的東部領土之時，把烏桓各部落強迫遷移到沿邊的幾郡的長城左右。事實上這些部落，本來就是住在長城之外的。可能是：畧向南移，移近了長城而已。

光武帝劉秀的建武二十五年，遼西郡的烏桓領袖郝旦，率領了許多「大人」與酋長之流，來到洛陽朝覲，表示願意歸化，留住在中國境內。光武帝心軟，封了他們之中的八十一名爲王爲侯，讓他們與他們的部眾搬到長城以南，與漢人雜居，藉此也利用他們來抵抗不時侵擾的匈奴，或搜集有關匈奴內部的情報。他們却也深感光武帝的恩德，經過了明帝、章帝、和帝、三朝，一直不曾鬧事。

到了安帝以後，漢朝內政不修，邊彊的文武官吏沒有控制外族部落的能力，烏桓便時而恭順，時而叛亂。靈帝即位之時，烏桓的力量已經足以威脅漢朝沿邊各郡的安全。

在（易縣一帶與察哈爾懷來縣一帶的）上谷郡的烏桓領袖，名叫難樓，有九千多個部落聽他指揮。在（河北北部）右北平郡的領袖，叫做烏延，有八百多個部落。在（熱河）遼西郡的領袖叫做邱力居，有五千多個部落。在（遼寧省）遼東郡的領袖，叫做蘇僕延，有一千多個部落。

獻帝初平年間，邱力居的姪兒蹋頓成爲遼西、遼東、三個





蔡東方

郡的烏桓的領袖，蘇僕延與烏延均和他一致行動。他帮助袁紹打公孫瓚；袁紹「承制」以献帝的名義把他與蘇僕延及烏延，都封爲單于；也把上谷郡的難樓，封爲單于。

袁熙與袁尙二人跑到柳城（熱河朝陽），去投奔蹋頓，不是沒有理由的。

曹操想進軍到柳城，不是容易的事。那時候，在今天的河北省與熱河省之間，沒有公路，也沒有所謂「驛道」。所有的，僅是山中的小路，而且又要穿過長城。普通的商人，小販，要走這些小路已極很難，何况大車？至於輸送軍粮，那更是不能想像了。

曹操用腦筋想了一陣，決定開兩條渠，用水道運粮。把粮食從今天河北省的中部，運到河北省的東部。這兩條渠，一條叫做平虜渠，從呼拖河（滹沱河）到派水；另一條叫泉州渠，從泃河到潞河。這泉州不是福建的泉州，而是位於今日武清縣南的漢朝的泉州。換句話說，平虜渠在今日滄縣之北；泉州渠在實坻縣東南。潞河是今天的白河，因漢朝的潞縣而得名，潞縣在河北通縣之東。

曹操在建安十二年四月間到達無終縣（河北玉田），七月間遇剉大雨，許多河流都泛濫了，海邊陸地的水也積了相當深，曹操原意想沿着海岸繞到今日遼寧省錦縣一帶，再向北轉往柳城，由於這「傍海道」不通，就辦不了。

本地有一位了起的人，姓田名疇，聚集了若干家老百姓，移居在山地裏避亂。他本可以不管曹操與烏桓之間的事，却感覺到這是漢族的自衛問題，義不容辭，他向曹操毛遂自荐，作曹軍的鄉導，領曹軍由一條叫做「盧龍道」的小路走，由薊縣之東，穿過喜峯口經喀喇沁左旗，直抵柳城之西，全長五百多里（漢朝的里，比現在的華里短）。

曹軍於八月間在柳城附近的白狼山，與蹋頓等人的兵作遭遇戰，獲勝，殺了蹋頓，收降了胡人漢人二十幾萬。袁熙袁尙與蘇僕延，逃往遼東，投公孫康。

（十一）公孫度

公孫康是公孫度的兒子，公孫恭的哥哥；公孫淵的父親。

公孫氏一家，從公孫度在漢靈帝中平六年佔據遼東，到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孫淵被司馬懿消滅，前後共有五十個年頭，比劉備劉禪父子佔據四川與漢中多了八年。

公孫氏在幽州是一個大族。公孫瓚我們已經介紹過了。另有一位公孫琙，當過玄菟郡的太守。

玄菟郡的領域，在西漢武帝以後是朝鮮的東北部與「老吉林省的南部」；到了東漢末年已經由於高句驪國的崛起而喪失了一大部份。郡治也遷到了今日瀋陽的附近。

公孫度的父親公孫延，是住在玄菟郡郡治的一位不敢留居在家鄉遼東郡襄平縣的亡命之徒。襄平的故城，在今天遼陽縣之北七十里左右。

公孫度年輕之時，就作了太守衙門的小職員，很被公孫琙太守喜歡。公孫琙爲什麼喜歡他？說來奇怪，是因爲他原來的名字不是「度」，而是「豹」。公孫琙有過一個名字叫「豹」的兒子，不幸早死。於是見了這個也叫做「公孫豹」的年輕人，便十分疼愛，把他送到有名的老師那裏去讀書，給他娶了妻，又保舉他爲本郡的「有道」，送往洛陽。（所謂「有道」比「茂才」「孝廉」性質不同，却也是進入仕途的一個資格。）

公孫度作了「有道」以後，被選爲「尙書郎」，由尙書郎而逐漸升作了冀州刺史。他的名字也早就由「豹」存而改爲「度」字了。

他的官運很好。別人在董卓當權以後會倒霉；他却受到董卓的愛將，同爲遼東郡人的徐榮的提拔。徐榮推荐他作遼東郡的太守。（太守的官階是二千石，刺史的官階是六百石，太守比刺史高。）

公孫度就任以後，施出惡辣手段，殺掉「遼東陽國都尉公孫昭」。公孫昭不曾犯什麼罪，只是曾經徵調過公孫度的兒子公孫康，以伍長的身分服應服的兵役而已。

公孫度也殺了本郡的有名人物田昭，以及與田昭地位相同的名豪大姓。他的目的，無非是立威，叫人害怕。

公孫度也對外族作戰：向東、打高句驪；向西，打烏桓。在這兩方面，他都打了勝仗。

他仗着中原有羣雄割據，互相爭戰；朝廷自從董卓以來，一向對他也是鞭長莫及，不聞不問，所以才敢於任性胡作非爲，擴充勢力。他曾經對親信的左右說：「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這「王」字應該是孟子所謂「王天的王。不過，他也瞭解自己的力與德，均談不到取漢朝皇帝而代之；他所圖謀的，也不過是割據一方，創造一個「獨立王國」而已。

這小小野心，他確是一步一步的實現了，他不僅在名義上把遼東一郡擅自分爲三郡，於遼東以外，新設遼西、中遼兩郡，以自己的人作三個郡的太守，而升自己爲所謂「平州牧」，封自己爲所「遼東侯」；而且用船運兵，渡過渤海海峽，佔領了青州的東萊等縣。

鄧小平愈久復出對華國鋒愈有利

鄧小平若當總理遲早架空華國鋒

清明天安門寧靜華國鋒地位逐漸鞏固鄧小平重掌權力微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今年清明節，北平天安門沒有騷動事件，市民能在寧靜中渡過，是靠華國鋒集團的有効防範。較早時，華國鋒已派遣公安軍駐守天安門，嚴禁任何人進入該區，並通令市民不准在清明節日結集天安門。因此，清明節這天，北平市民誰也不敢拿着花圈前往「人民英雄紀念碑」，去製造名爲悼周，實爲擁鄧的暴亂事件。

從天安門的「太平」景象來看，華國鋒的權力已日漸在鞏固中，因爲過去次兩天安門事件，都是有人在幕後慫恿支持羣眾進行搗亂，這一次竟無人在幕後支持，可見華國鋒的勢力足以嚴密控制整個北平。另方面，也可見擁鄧的勢力已趨向薄弱，在北平一地如此，在其他地區也如是。即以支持鄧小平復出最力的廣東，在清明節一天，廣州市面亦如常，不要說羣眾集會，連大字報的出現也沒有。目前華國鋒的勢力，自然未能伸展到廣東，嚴密控制廣州市民，但華與許、韋可能獲得協定，答應讓鄧小平不日復出，但決不可以通過製造暴亂迫華讓步。

鄧小平之復出日期，愈遲對鄧愈不利，可以肯定，其權力必隨時日的拖延而逐漸減弱乃至消失。世人認爲鄧小平復出而掌實權，最適合的時刻在今日。假若清明節，能在北平及各地掀起擁鄧的示威高潮，然後由實力軍人把鄧小平抬出舞台，華國鋒固然危矣，鄧小平勢必意氣風發。可是，這種時機並沒有出現，華國鋒的寶座可以安穩了。他日由華國鋒在全不受阻力下把鄧小平放出牛欄，鄧小平只有俯首稱臣，變成不折不扣的傀儡。

中共外交部人員對外國人士說，華國鋒現仍兼任「總理」一職。此話無異對鄧復出担任「總理」一職的謠傳不攻自破。不但說明華國鋒不願被削減權力，也從而肯定華國鋒有足夠力量抗拒鄧小平復出掌權。華國鋒保持實力，必需掌握「國務院」實權，因爲中共撤消「國家主席」後，行政權力全集中在國務院總理之手，對內對外負起實際職責。倘使華國鋒被迫讓出「總理」一職，那麼在內政外交方面便不能貫徹其主張。黨主席雖有決策大權，但實施權假手他人，此人不是鄧小平，還可好說，起碼不會完全違背黨主席決策，但若是鄧小平，以他的個性來說，怎能聽命華國鋒，隨時可把他的決策束置高閣，實行他自己的一套。在毛澤東生時，他尚且敢於陽奉陰違，對後輩的華國鋒，簡直可以不理。華國鋒的決策不能施行，黨主席這個職位便是空頭。鄧小平架空華國鋒，正是易過借火。因此可說，鄧小平復出時間愈長，華國鋒的權力便愈鞏固。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四月七日）

毛岸青若不竊綫

必成華帮階下囚

編輯先生：

清明節期間，「人民日報」刊出毛澤東與妻子楊開慧的油畫及兩篇有關毛澤東楊開慧的文章。同時「人民日報」首版刊登毛與楊所生的次子毛岸青，曾於去年十二月把毛澤東手寫的「遠望」詩交給葉劍英。並刊出毛岸青與其妻邵華合寫的文章，指責江青如何虐待媳婦之事。

華國鋒集團藉清明節大力吹捧毛正室的家族，固然一方面打擊江青、毛遠新，另一方面也給顏色擁周捧鄧

派看，因爲在前年的清明節，天安門事件的反毛運動是藉悼周而掀起的；去年清明節，則更大捧周恩來，理應今年清明節，縱不舉行一次盛大的悼周大會，也應在「人民日報」上大吹周恩來一輪，可是人民日報卻大捧毛澤東與楊開慧，顯然華國鋒是有心把捧周擁鄧派的氣燄壓下去，再一次向世人表明，華某人是尊毛，決不使周恩來代替毛澤東。

從「人民日報」刊出捧毛文章看，華國鋒顯然已控制宣傳機關，改組「人民日報」。過去一段時間，人民日報不斷出現頌周文章，圖文並茂，對毛澤東卻隻字不提，使人誤會華國鋒捧周抑毛。

從現在的捧毛文字看，可見以前大力吹捧周恩來不是華國鋒意旨，實是人民日報內捧周擁鄧派搞的鬼。

華國鋒集團把毛岸青推出舞台，使人感到華國鋒一伙的宣傳手段之低能，因爲毛岸青長期發瘋，毛澤東早二十年已說過，「一個兒子打死，一個兒子瘋了」，這樣一個廢人，又怎能對目前的政治情况認識。至於說江青虐待媳婦，也未見得是事實，江青對毛遠新之好，無人否認，要不是毛岸青是瘋子，相信毛岸青也是走進江青集團，當然其老婆邵華也是共進退的。江青只有拉攏她，絕無理由迫害她，除非她傻漢，又當別論。

「人民日報」刊出毛邵文章，雖然有毛岸青簽字，但肯定毛岸青絕不知情。倘使毛岸青頭腦清醒，他也不會簽字，因爲華國鋒一伙把他的家打得家散人亡，繼母被囚，妹妹下獄，堂弟打死，此種家仇，他怎能下筆。據說毛岸青是個性情中人，他的瘋病本來已醫好，但一聽到哥哥岸英炸死，立刻瘋了過去，從此二十多年來都醫不好。毛岸青瘋了，這是他的福氣，倘若不瘋，他今天也像他的弟妹們一樣成爲華國鋒的階下囚了。—

從清明節的北平動向看，可看出華國鋒所走的路線是：捧毛、抑周、貶鄧。海外的墮子又將要爲周鄧痛哭涕流了。

讀者　旁觀者

（四月八日）

明報讀者的中共消息 比大陸來客談更荒謬

編輯先生：

最近明報一連串刊登大陸的「秘密文件」，並強調是香港的讀者回廣州時，在中共高幹家中用心閱讀，回港後憑記憶紀錄出來，投到明報發表。明報有這麼多的「忠實」讀者，而這些讀者並不是等閒之輩，親朋戚友在大陸當大官（在大陸能有機會窺見「絕密」文件者，肯定不是街坊八婆之類的芝蔴綠豆小卒），足證明報是何等「把閉」，竟然連大官的親戚也垂青。

本人很羨慕此讀者，倘若我是他，我必不放過此關係，希望親戚的大官在大陸設辦法，給我代理一兩種「國貨」，或者太陸的材料，我不變成紅色小肥貓幾稀。

過去報紙上報導大陸的消息，常用一名詞「大陸來客談」，這些來客談新聞，起初還頗眞實，其後，許多是憑空寫出來。本人有一朋友，現已移民赴美，以前曾在某報當大陸新聞記者，起初還能跑到羅湖採訪回港探親者的一些大陸見聞，後來索性在家裏睡覺，睡足精神，便閉門造車，第二天，報紙上對他的「大陸來客談」也照登如儀，他這樣一混，便混了幾年。當然別的記者不會像他那樣，他可能是特別例外的，不過，這是眞實的。由於在報紙上不斷出現這些閉門造車的新聞，所以人們遇到不相信的事物，多喜歡套上一句「大陸來客談」。此是拜採訪大陸新聞的人不負責任所賜。

明報的讀者投函，如「總理臨終遺言」一類也是屬於閉門造車，不過，閉門造車者，是由中共反華集團杜撰，因此其欺騙性比「大陸來客談」也就愈大。

對明報的所謂回廣州探親讀者的報導消息，本人素以「大陸來客談」視之，其歇後語，即是——假嘢。

讀者　安弟弟上

（四月一日）

華國鋒尊毛抑周 矮鄧復出機會微

編輯先生：

關於鄧小平復出問題，越來越使人懷疑，日前廖承志說鄧很快復出，接着李先念說鄧將於五月一日復出。其後北平官員又說鄧的復出由華決定，待到阻力最小時才復出。現在則說鄧將要在半年後才有可能復出。總之鄧小平復出之說，連中共大員也搞不清，看來鄧的復出是遙遙無期了。

其實，對鄧的復出問題，不必費神去研究他的背後力量如何，我們只要看看華國鋒的地位是否穩定，便可決定鄧的復出時日了。因爲鄧小平垮台，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而華國鋒上台，也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華國鋒自上台至今，繼續對毛澤東尊崇，即是說毛澤東的決定是正確，倘若讓鄧復出，無異否定了毛澤東的決定，相應地也否定了華本身的權力。此是共產黨人最根本的原則問題，矛盾又時可以統一，但面臨權力挑戰，則永遠是對立。華國鋒與鄧小平之分歧，便是屬於矛盾不能統一的問題，因此，在華國鋒掌權一天，鄧小平是不能復出。

鄧小平復出最高呼聲，是兩月前中共大力推崇周恩來的時刻。倘若周恩來專於毛澤東，便可否定毛澤東以前的決定，鄧小平則會毫無阻力地大搖大擺走出台前。鄧系的人馬，曾在這方面大做手腳，把周捧上了天，最終目的是爲鄧復出鋪路。不過，這種

時機像曇花一現，很快被華國鋒抑制下去。華竭力尊毛貶周，一來是爲了自己保權，二來則是阻止鄧復出。看來鄧小平想通過和平方式復出，是微乎其微，除非他採取暴力手段，鼓動地方共軍造反，另立黨中央，則又當別論。

讀者 鄧小閒
（四月九日）

矮鄧復出天下大亂 千萬人頭將要落地

編輯先生：

近月來，此間許多文人墨士，特別是墮子，無不對鄧小平復出寄以厚望，迫切希望鄧小平復出，猶之乎鄧小平一出，大陸馬上走向安定。若鄧小平不出，則大陸之局不穩定，隨時可以爆發內亂。他們在字裏行間，視鄧小平爲再生父母，當代英主，大陸人民的救世主。

我對此種怪論絕不苟同，首先聲明，本人是一個無黨無派的小民，但絕對反對共產主義制度。不論誰人當權，只要他實施共產主義制度，堅決反對。相反的，假若華國鋒或鄧小平，能夠徹底棄掉共產主義制度，實施資本主義制度，本人不舉雙手贊成，且馬上回大陸去過活，這是我的個人立場。

因此，談到鄧小平能否復出與對大陸的安定問題上，以事論事，毫無偏向華國鋒一邊。因爲他們兩人都是一丘之貉，無論偏袒誰，都失爲一個反對共產制度的人之資格。

華國鋒自搞垮「四人帮」後，雖然不時在地方上有暴亂的事件發生，但共軍沒有興兵作亂，直接用軍事行動加以威脅，他仍然在北平發號施令，足見其可以漸時有資格稱霸。華國鋒雖打垮「四人帮」，但沒有大肆屠殺其黨羽，且在某一程度上容許四人帮黨羽存在，使得他們不致被趕狗入窮巷。所以「四人帮」黨羽起來反華的行動不致日益擴大，此是華國鋒安撫政策之成功處。較早時，老黨棍老軍閥曾向華國鋒施加壓力，要他鎮壓清算四人帮分子，華國鋒拒絕，並給他們一條生路，從而分化四人帮黨羽的反華力量，倘若華國鋒依從軍閥黨棍報仇之計，華國鋒今天已處於四面楚歌，大陸的動亂也隨之擴大。

華國鋒另一手法是抑制牛鬼蛇神對文革派的報復行動，他適當地把一些牛鬼蛇神放出牛欄，但並不給予特權，而且肯定「文革」是對的，因而使他們無從入手報仇。相應地消弭了官僚派與文革派之間的衝突與爭亂。

說到鄧小平，倘鄧小平復出而能掌握實際權力，套句毛澤東的話：「千萬人頭落地」，在鄧小平以及老軍閥老黨棍的屠刀下，所有參與文革的人都免不了遭受整肅，清算大屠殺也隨着在各地出現。

然而，文革派成員絕不會自動把頸子伸進刀下，任由砍割，他們自必起來反抗。鄧小平之復出，又何來安定？所以本人認爲，鄧小平不復出，華國鋒還可以把大陸殘局苟延下去，既不會大治，也不會大亂。

而鄧小平掌權，則天下必趨大亂。誠然，天下愈亂愈好，如不亂，大陸人民根本不能解除共產桎梏。但鄧小平是一個殺人不貶眼的魔鬼，到時鄧小平執政，不但他要殺人，他所放出的牛鬼蛇神也要殺人，這是本人不願意見到的慘象。

總之，鄧小平復出也好，不復出也好，悲慘的還是大陸人民。

讀者 心水清上
（四月八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太眞 回文

封淑英

[illegible]
[illegible]
羞花有色容迷主。悞國無生死謝民。
收拾骨回師等待。頭搔玉墜委埃塵。

回讀：

[illegible]
[illegible]
春宵一帳其雲雨。祿位全家乃爵侯。
倫莫寵姬宮選入。人凌勢恃自招尤。

嚴寒二首

[illegible]

丙辰丁巳之交，美國大雪嚴寒，爲百年僅見。卡特總統親往水牛城視察，[illegible]

百年僅見歲寒天，驚動極峯寢不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夜靜枯林沉寂寂，風高刁斗轉喧喧。
明朝待得春陽暖，踏著芒鞋又灌園。

敬步淑英壇主歲首歐頌原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肇魅偕亡去，三羊啓泰來。

看花回

[illegible]

[illegible]
脫蠶洋麗，正醫洲，蚧嶼中央。亞東香瓣勝，虞夏皇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每換桃符憶少時。任揀花枝。醉紅酣
[illegible]
[illegible]
只悔隨人去賣痴。反買相思。至今黃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除夕花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暗戀殘年不自由。芳意都休。趁時花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知未減，人似春潮。
[illegible]
是沿街買，一枝枝，碎影堪描。莫因
花事早，閒却明朝。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里桃花起蔚霞。且駐輕車。年年歲
[illegible]
稱薄命，眞悔爲花。
忽憶玄都是舊家。夢入龍華。宵喚喚
[illegible]
同稽首，長換烏紗。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宜有價，留博春歡。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洛水神仙翠羽裳。顧影生香。春風人
面年年在，只紅妝，不管人忙。笑韶
華老我，淸興猶常。

前調 除夕花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喚醒，灼灼桃枝。
向晚華燈濛柳絲。闌外依依。十年牢
落看花意，空留得，滿苑薔薇。不眠
期曙色，應有新詞。

前調 本意

朱濟川

[illegible]
[illegible]
兼白白，蜂蝶紛紛。
路轉峯迴又一村。仕女如雲。翩翩裙
屐添風韻，似劉郎，紫陌留痕。歸來
衣尙染，花氣芳芬。

看花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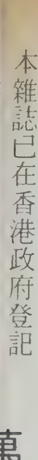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却織塵慮，是問今，世俗何年。一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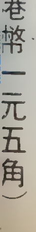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紛點綴，同慶年更。
[illegible]
[illegible]



萬人雜誌（第四九四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出版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5

文滙報含血噴人自暴其醜

華國鋒是宋江？

拉賓與以色列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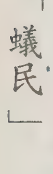
華幫教育路線新鬥爭

華國鋒體制不穩

刺甘案新發現

羅斯福與露茜一段情

台大校長・一見鍾情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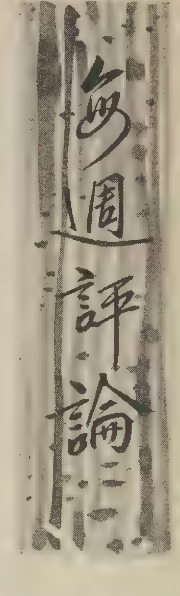
明報不怕跌眼鏡

NO. 495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廿一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五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明報不怕跌眼鏡

香港明報的老板兼主筆利令智昏，一個多月來連續跌眼鏡，連帶着國際出名的中共問題專家的明報副總編輯某某也不大光采。說起來，這裏面也可能與所謂「路綫」有關。打開天窗說亮話，明報既或不是走的中共路綫。但熱捧緊跟「周鄧路綫」大概沒有錯，如果留心明報社評和重要新聞就會發現這一點。

最近一個多月，明報利用「從廣州回港的本報讀者」名義，連續刊登諸如軍人支持鄧小平，以及矮鄧即將復出一類的消息。事實證明，明報「讀者」寫給或講給該報的消息都是「山埃貼士」。查社長跌眼鏡沒關係，因爲他只是「政論家」，而不是大陸問題專家，可是我們的那位「代表」也曾一度意氣風發，這眞不知從何談起？不過，也應當佩服明報的勇氣。只有一點十分可惜，那就是欺騙了廣大讀者。

三月三十日明報第一版頭條是甚麼「今天剛從廣州來到香港的一個讀者告知本報記者」的消息說：「北京於短期內即將召開一個極其重要的中央性會議」，據說：這個會議「大概是十屆三中全會」。又說：在這個「三中全會」上所要通過的事項中最重要的一條，也是明報最關心的一條，就是甚麼「恢復鄧小平黨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總參謀長的職務」。

這一天明報沒有發表對中共「三中全會」的新聞分析，但却以「中共舉行全會？」爲題發表了一篇口氣極爲肯定的社評。據社評說：那位「讀者」「在廣州所聽的消息，北京目前極可能正在擧行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央級政治會議。這個會議或許還沒有開，但相信在極短時期內，必會召開」。中共召開「三中全會」，跟明報主筆有甚麼關係？且看下面幾句轉上了「正題」，「一般的印象是，在一個星期之內，將有重要事件正式宣佈，最遲大概不會超過四月七日，即不會遲於關於天安門事件撤銷鄧小平職務決議的一週年紀念」。

結果呢？今天已經是四月七日的八天之後——四月十五日，中共「三中全會」仍沒開，某些人心目中「普渡眾生」的鄧小平也沒有出來。

可能鄧某本人並不急於復出，但却急壞了香港大公報，新晚報和明報的幾個人。

明報回廣州的「熱心讀者」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明報當局心臟強，臉面厚。由廣州回來的「讀者」提供的「消息」照發，主筆以此爲根據的社評照寫。四月十三日明報一版頭條又是：「據昨日下午從廣州回港的本報讀者告知：廣州幹部及羣眾盛傳，『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定明日起在北京開幕，參加人數甚眾」。又稱：「國內普遍期望，鄧小平能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中正式露面。廣州人認爲，鄧小平露面的可能性甚大」。

照明報消息以及同日該報以「二十字和二十條一致」爲題的社評的說法，中共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業於四月十四日開鑼。而鄧小平由於是「工業二十條」的主持擬訂者，又與華國鋒講的「二十字」的一段話不謀而合，所以，鄧不僅應該參加，且會議要由他來主持。可是，本文截稿的時間是四月十五日，北平大嚷大叫的是「毛選」五卷已經出版，十五日在全共區發行，而「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却沒有開。

四月十五日中共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和出版這卷「死人紅寶書」的「說明」。四月十六日北平「中央兩報一刊」爲了「熱烈歡呼『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聯合發表社論：「掀起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社論中有一段稱：「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革命事業都是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毛主席的偉大旗幟，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永遠是我們勝利的旗幟，是我們團結戰鬥，繼續革命的旗幟」。華國鋒所擧的是毛的「旗幟」，毛的「旗幟」不倒，他就不會被鞭屍，華也可以頂一個時期。華能「頂住」矮鄧出來就有困難。

本來，毛周鄧華等等都是大陸同胞的劊子手，吸血鬼，都是我們的敵人，誰死誰活，誰上台誰垮台管他的娘，根本也不值得研究和分析。但像明報那一兩個人，在共產黨頭頭之中也有甚麼好壞人之分，就未免太那個了吧？

「謠言是怎樣製成的！」
文滙報含血噴人自暴其醜

萬人傑

正當「人民日報」狠批「人民日報」爲謠言總機關之際，此間文滙報發表一篇「揭港台兩地謠言工廠的醜行」的專文，原想含血噴人，却適足以自暴其醜。中共當局已自承他們的傳播機構都是造謠機關，文滙報等如是海外分店，其爲謠言工廠則一。以謠言工廠而罵人造謠，豈不笑話？

「蔣帮」與「匪帮」

文滙報李子誦社長：已經變鬼的「毛主席」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千百條毛語錄中，我認爲這一條說得還不錯。所以老萬對你們文滙報，一直也持着這種態度，雖然我們是「對立」的報紙，但文滙報若沒有碰及老萬及萬人日報，我們絕不首先啓衅；但如果文滙報對我們單單打打，我們必定加倍還擊。

文滙報十二日發表一篇專文，題爲「謠言是怎樣製成的！」「揭港台兩地謠言工廠的醜行」，雖然用「來稿」的版頭，但老萬認爲閣下絕不能推卸挑衅的責任，既然閣下嗾使你的頭目動手，請不要怪老萬還招！

在未討論誰是「謠言工廠」前，老萬最不高興的是閣下不敢直指萬人日報，內容引述則全是本報資料，而指我報爲「蔣報」，不但表示閣下沒有肩膀，而且歪曲我們的立場，我們是一份奉中華民國爲正統的報紙，並不是爲蔣家而辦的報紙，不論蔣中正、蔣經國，和我們都沾不上邊。如果我們是蔣家辦的報紙，早就該稱你們爲「匪報」了，但老萬知道閣下並不是匪，而是職業報人，只不過良知已完全喪失了！

反共不是蔣家專利品，凡是中國人，都有權反對中國共產黨。文滙報一貫的政策是：把所有反共的人都打成「蔣帮」，使人引起錯覺，以爲反共是蔣家的事，其他中國人都不反共，巧妙地避開羣眾密集的矛頭。如果閣下一定要稱我們是什麼帮，乾脆叫我們「萬人帮」好了。我們「萬人雜誌」從六七年港共倡亂時候就開始反共；「萬人日報」投入作戰，加強反共的筆陣；「萬人協會」是個反共社團，我們都以「萬人」爲名，我們旗幟鮮明，不管你加上任何侮蔑的稱謂，絲毫不損及我們實力，我們還是香港文化戰綫上一股反共力量，隨時準備和你們戰鬥到底。

如果閣下死不改悔，定要指我們爲「蔣帮」，那麼，我們也不再客氣，決以牙還牙，稱你們爲「匪帮」了。你們雖然不是「匪」，其行比匪還可憎，稱「匪帮」沒什麼不妥。閣下因道理說不過我們，亂戴帽子，使讀者對我們的背景發生懷疑，不只低能，且十分可鄙，不是君子所爲。閣下變節投共前，是個正義凜然的報人，今天你已變成共產黨的宣傳走卒，共產黨最卑鄙的行徑，你全學懂，用這麼一篇惡毒的文章來誣蔑萬人日報，絕不是報人所屑爲，因此老萬覺得你已變了質，再不是從前我們彼此都是自由報人時期的李子誦了，可惜！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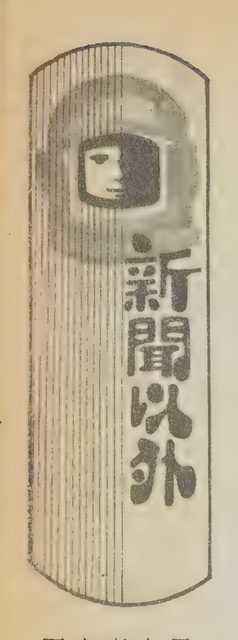
大陸消息我們靈通

事實證明，萬人日報大陸消息比文滙報快，明顯的例子：天安門事件，我們比文滙報先登兩天，十月政變，四人帮被捕，我們快過文滙報四天。不是萬人日報神通廣大，而是萬人日報接到消息後，用不着向上級「請示」，馬上就可發表。文滙報不同，須等到塵埃落定，才敢放胆發表。且消息來源只有新華社，不是新華社發佈的消息，隻字不敢登，因此，萬人日報的大陸消息比文滙報靈通，不是吹牛，有過去事實爲根據。我們也有胆說，將來的大陸消息，我們也必威過文滙報。他日華國鋒垮台，新的當權派勃起，肯定萬人日報比文滙報報導得早。

儘管文滙報「專稿」嘲諷萬人日報，但讀者眼睛雪亮，非一篇「專稿」可以抹煞事實，他們罵中立報如何如何，我們沒有義務替他們辯護，歷來查老板對左報的抨擊都是逆來順受。但我們是招牌响噹噹的反共報紙，並非標榜客觀中立，一切報導我們都負起責任，錯的承認錯誤，確實的一定堅持。

過去二十一個月來，我們獨有而其後經外國通訊社、中共新華社或其他方面證實的消息，讀者記憶中至少有西江沉船、大慶油田大火、廣州長堤民兵總部爆炸、保定暴亂等等，不但比左報快，且比全世界報紙、電台都要快，這些事實，不容否定，也不能妄指爲造謠。

別家報紙刋載的中共內部文件眞實性如何，我們不敢說；但我們登的都有根據，大部分將大陸原件造版刋出，其中有些是鉛印，有些是油印，油印的可以假造，鉛印的要假冒可不簡單，在香港，連左派報刋也不常用簡體鉛字，就是用，也與大陸的字欵零有不同，一看而知不是在大陸排印。



我們刊登這些中共內部文件，通常經過幾位對中共文件較有認識的人如畢松、岳騫、徐達文和高飛等研究過才發表，事後又往往證實不是虛假——即使假造，也不是萬人日報假造，而是「匪帮」內部的人由於派系鬥爭，向海外宣傳而僞造——諸如毛澤東遺言等，事後中共當權派「證明」是四人帮頭頭江青僞造的。但儘管是江青僞造，仍極具新聞價值，首先在萬人日報上發表，表示以江青爲首的大陸四人帮，心目中也知道香港有一份反共的萬人日報，否則爲什麼不把「秘密文件」送到別報，却送給萬人日報第一手發表？這也是我們的大陸消息比文匯報更靈通的原因之一。

造謠總店與分公司

過去中共報刊由四人帮控制，自四人帮垮台，華派嘍囉接管，於是大罵過去報刊是造謠總機關，也即是「文匯報」說的謠言製造廠。今日的「人民日報」，大罵昨日的「人民日報」，一般讀者看來，簡直莫名其妙。他們覺得，今天的「人民日報」和昨天的「人民日報」毫無分別，「人民日報」的招牌，還是毛澤東那種風擺柳的字體；「人民日報」的內容，仍然是王大娘纏腳布式的文章，又長又臭。可是今日的「人民日報」却狂批昨日的「人民日報」，他們心中會認爲簡直是「太監講經」——冇×道理。

不過，我們份屬行家，知道「人民日報」已經換了人，今日的人罵昨日的人，湳啥希奇。猶之華國鋒力批四人帮一樣，他們同是中共政壇中的牛鬼蛇神，互相批鬥，乃是奪權鬥爭必然現象，何足爲奇！

使老萬感到十分訝異的是本港「文匯報」。當江青及其瓜牙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得勢之時，「文匯報」的社長是李子誦，那時候的李子誦，把「人民日報」連篇累牘的「謠言」，一字不易的搬到「文匯報」。今天中共自己承認那時候的「人民日報」是造謠總機關，則「文匯報」無可否認的就是謠言分店了。

現在罵「人民日報」爲謠言總機關的「文匯報」，社長仍然是李子誦，不過，他只罵「總機關」，不罵「分店」。當然，「文匯報」情形和「人民日報」不同，「人民日報」可以今天罵昨天，因爲主持人已改換，並非自己罵自己；「文匯報」若以今日罵昨日，等如以今日之李子誦罵昨日之李子誦，是多麼尷尬的一回事！

李子誦不罵自己，却罵萬人日報是「造謠工廠」。老萬認爲李子誦此舉十分危險，因爲華國鋒八項指示明白指出，批鬥四人帮仍是今後首項要務，也即是「一切爲了批鬥四人帮」！批判四人帮控制時期的「人民日報」無論如何比鬥「萬人日報」更急切，「文匯報」由於過去李子誦的警覺性不夠高，做了四人帮帮兇，把他們製造的謠言，搬到海外，盡量利用以人民幣作經費的「文匯報」的大部篇幅，爲四人帮傳播毒素，將四人帮製造的謠言，不斷傳達到海外。

李子誦在今天一切以狠鬥四人帮爲首務的「華主席偉大指示」下，理應痛自檢討。但李社長竟不此之圖，却找「萬人日萬」的麻煩，其眞正目的，顯欲以此向中共當權派邀功，掩飾其罪行。究竟誰是「謠言工廠」？這問題不必老萬解釋，各位讀者自有定論。中共「人民日報」已經招認了，香港代理人「文匯報」豈能洗脫關係？

「國民黨特務」

我們把中央日報刊載的大陸文件轉錄，因爲我們相信中央日報消息來源是正確。爲什麼我們對中央日報大陸消息有信心？因爲他們以前報導過的，事後都證明準確可靠。最明顯的一次，中共憲法草案，是中央日報先發表的，事後證明這文件百分之百眞實。

從那時候開始，老萬就十分佩服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的情報員，他們得的資料十分可靠。因此中央日報最先發表的許世友、韋國清文件，我們放心轉載。

一家報紙轉錄別家報紙的消息沒什麼不對的，多數外國通訊社的消息來源，也把當地報紙的報導發爲電訊，轉地到各。台灣報紙報導的大陸消息，不少被外國通訊社發報各地。我們認爲中央日報刊載的這則中共內部文件有新聞價值而可靠，因此轉載了，並不如文匯報說的是「剪貼」工夫，我們不單是「轉載」，還根據我們的觀點，對這文件加以判斷和解釋，幫助讀者了解它。

過去，（現在仍然一樣）文匯報把兩報一刊的文字，大幅大幅的「剪貼」，相信文匯報老編並不爲了省工夫，而是中共硬性指定，非轉不可。李社長說我們是「蔣報」，但我們有「轉」與「不轉」的自由，這一點相信李社長對我們定會十分羨慕。

關於中華民國政府的情報人員何以消息如此靈通，許多只有中共高幹才看到的內部文件也有辦法弄出來？以中共防範之嚴密，這近乎不可能的事，但弄出來的文件（如中共憲法草案），又都證明是貨眞價實，如假包換的東西，老萬想了多時，想不出道理。

可是，從最近華國鋒一伙批鬥四人帮，觸發了老萬的靈感，相信在中共領導階層，定有不少中華民國政府臥底的情報人員。這話怎說？在中共歷次權力鬥爭中，被鬥垮下台的人，中共當局不都點明他們的身份了嗎？據說，張春橋的「罪名」是國民黨特務，過去被鬥垮的劉少奇、林彪，也莫不與國民黨有牽連，被目爲國民黨特務的。

如果我們相信了中共這些「公佈」，多時來沒找到答案的問題，便得到解答了。試想，貴爲中共的「國家主席」、「國防部長」都是國民黨特務，中共內部的情報，有那一條會漏網？現在，張春橋雖然被鬥垮了，但在華、鄧兩派中，都極可能有國民黨特務潛伏，甚至華國鋒、鄧小平本身就是國民黨特務也說不定。如果實情如此，中央日報的大陸消息靈通，便一點也不希奇了！

華國鋒是宋江？

岳騫

共產黨對人對事的評價，從無固定的標準，在蘇俄開其端，到毛帮而發揚光大，此種例子可舉一百條，已不必細說，只說最近又發生了宋江評價的問題，眞使人搖頭，嘆爲觀止。

筆者經常提到毛澤東的學問，指出其人一肚子學問上有四大寶書，卽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毛澤東談話如果引經據典，也從未引過中國的經史子集或其祖家的馬恩列史全集，總是不出這四大寶書，尤其水滸傳最爲毛澤東喜愛，不但讀熟讀透，而且還能活學活用，例子也多，因不關本文且不舉，只說水滸傳主人翁宋江在共帮數十年變亂史中，所經歷的滄桑。

毛澤東在他向美國記者斯諾口述的「自傳」中說，他在小學時代特別喜歡的「那些叛變的故事」，其中的一本就是「水滸傳」。（見毛澤東選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畧問題」第五章「戰畧防禦」第三節「戰畧退却」論及劣勢軍隊對抗優勢軍隊，爲了保守實力，待機破敵而採取戰畧退却，就舉例說：「『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脚踢翻了洪教頭。」（見毛澤東選集）一九三七年八月，毛在「矛盾論」一文中，爲了解釋「看問題帶片面性」之害，舉例說：「『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見毛澤東選集）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寫道：「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見毛澤東選集）

到此時爲止，毛澤東均肯定宋江是農民起義領袖。在那幾年，毛帮對宋江犯了崇拜狂，硬去山東梁山伯遺扯找宋江革命史料，並在當地設了一個梁山縣。實際上歷史上雖有宋江其人，也曾爲盜，但只是流寇，並未落草，宋江可能未到過梁山泊，此日梁山一切傳說，均係當地農民的老相傳的杜撰故事，毛帮却信以爲眞，大讚特讚。

誰知到了一九七五年八月起，毛江爲了要鬥周恩來，促其早死，口氣變了，宋江的身份也變了。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引用毛澤東的指示：（一）「『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二）「『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摒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聚義廳改爲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與人民日報相配合「紅旗」雜誌一九七五年第九期（九月一日出版）的短評「重視對『水滸』的評論」說：

「『水滸』是怎樣對待梁山農民起義革命事業的奠基人晁蓋和農民起義的叛徒宋江呢？它極力歌頌宋江，而把晁蓋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這完全是爲了宣揚投降。晁蓋死後，宋江竊取了梁山農民革命的領導權，他第一件事是便把聚義廳改爲忠義堂，強行通過了爭取『招安』的投降主義路綫。宋江對晁蓋起義路綫的『修正』，是對農民革命的背叛，從這個意義上說，也就是搞修正主義。而『水滸』正是肯定和讚美了宋江的修正主義。當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吳用、阮氏三兄弟不願意投降，堅持了農民革命的立場。但由於領導權掌握在宋江手裏，終於使這枝農民起義隊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臘，做了反動統治階級鎭壓其他起義軍的帮兇。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證明：搞修正主義，必然要當投降派，出賣革命，充當反動派的走狗。這是一切修正主義者的特點。劉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義路綫，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從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現代投降派的醜惡面目。」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前，關於『水滸』的許多評論，幾乎都違背了魯迅的論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頌『水滸』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綫，其中一個基本的論點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義算作了『農民的局限性』。於是，投降派變成了英雄，農民起義的結果必然走向投降，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尖銳對立、堅持農民起義路綫和推行投降主義路綫的原則鬥爭統統被抹殺了。……把宋江的投降主義算作『農民的局限性』，實質上是宣揚了階級調和論……」

在紅旗出版前一天，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刊出竺方明在「評『水滸』」一文中說得更淸楚：「一切共產黨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甚麼是投降派，請讀『水滸』，請看『水滸』中的宋江。」「古往今來革命陣營中總會出現叛徒，出現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劉少奇、林彪一類，推行修正主義路綫，復辟資本主義，就是對內搞階級投降主義，對外搞民族投降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

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在當前學習理論、反修防修的運動中，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堅持階級分析的方法，開展對『水滸』的評論和討論，揭露『水滸』宣揚投降主義的本質，揭露宋江搞修正主義、投降主義的眞面目，批判『水滸』研究中的階級鬥爭調和論，劃清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原則界限，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這些白紙黑字印得清清楚楚的文字，又拉出魯迅的評水滸爲證，應該是鐵案如山了，誰知道隨着四人帮的垮台宋江與鄧小平一樣，又在醞釀翻身。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批判組」寫的「四人帮架空晁蓋論的反動實質」，指出：

「四人帮」在評論『水滸』中提出一個口號，就是所謂宋江「架空」晁蓋，並且叫嚷這是『水滸』的要害。姑且稱之爲「架空論」吧。這個「架空論」是對毛主席評論『水滸』的重要批示的嚴重篡改和歪曲，也是「四人帮」玩弄的一個重大政治陰謀。

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重要批示一開頭就概括地指出：「『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說：「『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屛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爲忠義堂，讓人招安了」。這裏，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明了『水滸』的要害是「投降」。「屛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是指『水滸』作者，出於宣揚投降主義和歌頌投降派宋江的政治需要，對晁蓋這一人物處理上採取的態度。

毛主席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發出這個批示的。不到二十四小時，就遭到「四人帮」的篡改。反動文痞姚文元在一封信中把「屛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偸換成爲「宋江排斥晁蓋」。經過姚文元修改的一篇文章說得更完全，說甚麽「『屛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這種篡改是那麽明目張膽，那麽可惡，但也十分拙劣。姚文元公然把「屛」說成是「排斥」，把『水滸』換成了宋江。請問『水滸』中那一回那一處寫過宋江把晁蓋排除（「排斥」）在一百〇八人之外呢？沒有。讀過『水滸』的人都知道，「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時，梁山泊頭領還沒有達到一百〇八人。姚「理論家」不顧事實，竟至如斯！江青的篡改更爲新奇，到了她那裏，「摒」字居然演化爲「架空」的意思了。」

此處爭論點在「屛」與「排除」之分，毛說的「屛」，是正確的，一換了政治文痞姚文元改爲「排除」，便是「嚴重的篡改和歪曲」，便是那麽「可惡」，不幸筆者語文水準那麽低劣，實在分不出屛與排除究竟有甚麽重大差別。

至於說水滸作者宣揚投降主義，好似與宋江無涉，也未免太離奇，水滸傳上的宋江是小說人物，是水滸作者塑造出來的，水滸作者宣揚投降主義，自然是要宋江投降，這裏面又有何分別。這個批判組偏要替宋江脫罪，其故安在？看了下面便恍然大悟。

該文下面又說：到了一九七六年，特別是我們敬愛的周總理逝世以後，「四人帮」借評論『水滸』搞政治陰謀，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的主要特點就是，緊密配合他們篡黨奪權活動的新步伐，把主要攻擊矛頭移向華國鋒同志。這時候「架空論」又鬧騰起來了，就連那個冷寂了一陣的「宋江屛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的謊言也復活了。高路的黑文中還搬用了江青最初發明「架空論」時使用的加重語氣「詞」，叫做「千方百計」「架空晁蓋的革命領導」。和以前不同的只是，他們改變了主要攻擊對象。「四人帮」生怕人家不明瞭其反革命意圖，於是又發明了一個「宋江一類」的說法。按照他們這個說法，不僅是宋江要架空晁蓋，還有「宋江一類」也要架空晁蓋。這樣做還嫌不夠，他們乾脆從「借古喩今」前進一步，在文章末尾赤裸裸地來了一個「聯繫實際」。他們公開攤牌了。高路的文章中罵「黨內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把該用「你」的地方改用了「你們」，變成了多數，用以呼應「宋江一類」。接着用威脅的語氣說：「且看你們的「文章」怎樣接着做吧」！好一個「接着做」！誰都知道，當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確定了華國鋒同志任代總理，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工作。高路的黑文沿着「四人帮」「架空論」的反動邏輯，用心險惡地提出「接着做」的問題，又配上『宋江一上山就……』這個費盡心機的題目，不是明目張膽地攻擊華國鋒同志還能是誰呢？

共帮把宋江如此翻來覆去，實際上是藉宋江作爲鬥爭的靶子大頭目中，究竟誰像宋江，我們局外人以絕對公正眼光評論此事，最像宋江的是毛澤東，尤其是懇求朝廷招安這一點上，毛澤東比宋江作得更爲有聲有色，抗戰前，毛澤東屢次上書最高領袖，請求投誠，不得允許，轉而向張學良投降，要把部隊交給張學良，史實具在，也不容狡辯，所以眞正似宋江者乃毛澤東。

到了一九七六年八月間鼓起的批宋運動，顯然是把宋江影射周恩來，誠然周恩來是投降派，但周恩來當時赤手空拳，沒有毛澤東在後面撐腰，周恩來雖欲投降亦不可得。周恩來爲人罪惡滔天，可與歷史上許多壞人相比，但是，獨獨不能擬以水滸傳上的宋江，因爲此事太沾不上邊。倒是把宋江與華國鋒相比，却有一最重要之處。

就水滸傳而言，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並不合法，因爲晁蓋臨死向宋江說：「賢弟休怪我說，他日捉到史文恭的人，便爲山寨之主。」當時的梁山泊，晁蓋這幾句話比共帮載於九大黨章以林彪爲接班人」，更爲權威。而最後捉到史文恭的竟是盧俊義，則第一把交椅自應盧俊義坐，宋江也盡力相讓，無如手下一般心腹李逵，武松，魯智深等人鼓噪起來，盧俊義拜倒地下說：「兄長如再相逼，盧某安身不牢。」宋江是這樣坐上的頭把交椅，得位不得謂正。

再看華國鋒，共帮主席應由「全代會」，或「中全會」推，「國務院總理」應由「人代常委會」選，華國鋒却未經任何方面推選，就根據毛澤東六字眞言「你辦事，我放心」，坐上第一把交椅，其得位尚不如宋江之正。四人帮以宋江擬華國鋒，倒有相似之處，所以華國鋒要急急反擊，看情形，將又是一場大運動、是宋江翻身還是華國鋒垮台，不久也可看出分曉。

拉賓與以色列政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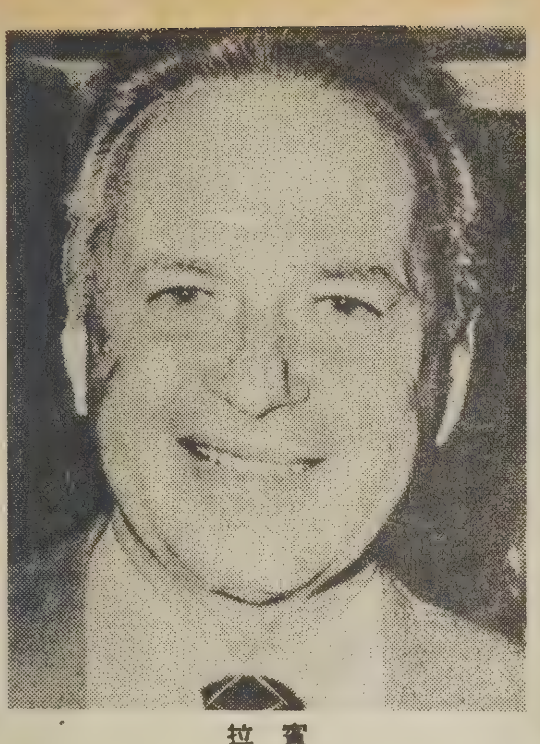
李哲夫

以色列總理拉賓，因其與太太在美國存有二萬元欵項，違反以色列外滙法，毅然決定辭職，頓使以色列政局陷於混亂。拉賓是以色列土生土長的第一位總理，也是以色列的開國英雄之一，長期從事戎馬生涯，在他參謀長任內，與國防部長達仁共同指揮以軍，在六天之內擊潰埃軍，贏得以國人的愛戴。由於拉賓執行溫和的外交政策，使以阿關係不致惡化，今後若由別派執政，將使以阿爭執陷於長期僵持。

由於一次金錢醜聞，以色列總理拉賓宣佈辭職，並撤回他在五月十七日全國選舉中尋求連任的候選人資格。

拉賓的驚人之舉，使以色列陷入新的政治混亂中，目前還不清楚誰將僅在四十天後就要舉行的大選中繼承他爲勞工黨領袖。

從技術上來說，法律並不允許拉賓辭職，因爲他所領導的政府在選舉之前是在過渡期中。



拉　賓

自承太太・在美存欵

他說，但他必須爲他與他太太違反以色列外滙法，持有一美國銀行帳戶之事負責任。

十六小時之前，以色列報紙報導說，在拉賓担任總理的三年期間，他們夫婦保有一個有時達到二萬美元的帳戶。

拉賓說，帳戶內的總數在他離開華盛頓時是一萬八千美元，後來提剩到一萬美元，當華盛頓一名以色列記者在三月份發現這件事時，帳戶內只有二千美元。

他在電視上說，他願意爲他所稱的「他的錯誤及疏忽」付罰金，但首席檢察官予以拒絕，並說拉賓夫人將必須面對刑事訴訟過程。

看起來蒼白但保持他一向鎮定及沉著的拉賓，拒絕提名一位繼承人。但他很坦白談到這次金錢事件。

他說：「如果我必須面對法律訴訟過程，我不會躲避在國會豁免權的後面。」

目前沒有跡象顯示，拉賓是否眞會遭受警方詢問銀行帳戶一事。

國防部發言人拉維說，勞工黨中央委員會預定十日舉行會議，決定由誰在選舉中來領導勞工黨。

拉賓說，他將「採取行動以結束我的職務」，但他還不清楚法律是否能讓他在五月十七日以前離職。

接近拉賓的消息人士說，他可能會繼續担任名義上的總理，而將他的職務交給他的副手外長艾隆，直到選舉爲止。

長期從事・戎馬生涯

拉賓只有很短的政治生涯。他担任總理只有三年零九個月的時間，在此之前，他在軍中將近三十年，做了四年外交官。

拉賓一九二二年生於耶路撒冷，他在加利利的一所農業學校求學。他年輕時即在巴勒斯坦加入了猶太哈迦納，以及將來在以色列軍隊中，晉升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首次以色列與阿拉伯戰爭中，他是指揮埃及前綫戰事的艾隆（現任副總理兼外長）的副手，他後來參加了在羅得斯舉行的停火談判。在英國接受參謀作業訓練後，拉賓接管北方前綫。從一九六〇到一九六四年，他是作戰首長，一九六四到一九六八年，他担任參謀總長，六日戰爭期間他指揮以色列三軍作戰。

一九六八年初，他辭去軍職，成爲以色列駐華盛頓大使，他在該地任職到一九七三年三月。

在贖罪日戰爭之後，以色列勞工黨要找一個與那次戰爭初期錯誤無關的人爲該黨及政府的領袖，他們選擇了拉賓。

拉賓於一九七四年成爲以色列總理，直到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因與宗教黨有爭執而辭職爲止。日前，他領導一個看守內閣。

本來看守政府是不能採取任何重要行動的，而今拉賓所處這種地位，更使他失去了執行政務的應有能力。現在只有等待以色列勞工黨迅速推出新的總理候選人，職由副總理艾隆暫時代行總理職務，否則，遇危機情況，以色列即將陷於癱瘓。

拉賓老尼・異曲同工

不論以色列勞工黨如何處理這種情況，而就拉

賓本人來講，他現在已不是以色列的總理，甚至今後他是否還會參與政治活動，也大成疑問。換言之，經由這一突然變化，拉賓的政治生命縱使還未完全告一結束，也已接近快要完全結束的邊緣。試想僅在一月多前當他剛獲得總理候選人提名，率團訪美，而和卡達在白宮舉行會議時，拉賓在以色列政壇上的地位，正如日中天，前途未可限量，可是不旋踵間，他的這種政治命運却突然有了轉變，不僅從此失去了以色列執政黨黨魁及總理的寶座，而且也很可能從此完全退出政壇。這種遭際，正如美前總統尼克遜洒淚離開白宮時所說，好似由高峯突然跌落萬丈深淵，怎不使這位以色列政壇要角爲之痛惜。

這次拉賓在以色列政壇的失利，正和美國尼克遜的遭遇有「異曲同工」之妙。尼克遜的水門事件本身，原不是什麼大罪惡，但後來的掩飾行動，却使他愈來愈嚴重，愈來愈複雜，以致失去了美國民眾及國會的信任。這次拉賓夫婦在美國銀行開個存欵戶頭，也不是什麼大過錯，但其夫人前言不對後語，公開說謊，却使問題逐漸變質。我們知道，這一兩年來，以色列國內一再爆發重大貪污案件，如中央銀行總裁和主管都市計劃官員，都已先後吃上官司。本年初，房屋部長歐佛，又因涉嫌不動產非法交易，輿論喧騰，而致被迫自殺。因此今日以色列內部對於貪污及任何財務上的不法事件，都不免有一種風吹草動，杯弓蛇影之感，也使拉賓夫婦的國外存欵問題遂更引起注意。尤其目前以色列正值國會解散，準備大選期間，以拉賓的總理地位，而竟有此新聞，也更給反對黨以意想不到的好題材，大張旗鼓，加意渲染這一事件。在這種情況下，勞工黨爲了維護整個黨的地位及利益，爲了有效應付反對黨攻擊，也只有犧牲拉賓了。

突然辭職．政治混亂

拉賓的突然辭職，便立即引起了兩個問題。一是，究由何人來繼承勞工黨的黨魁一職，二是，這對以色列下月的選舉究將影響多大？

照本年二月二十六日以色列勞工黨大會，以一四四五票對一四零四票而推選拉賓出任黨魁的事實，就知道拉賓的這項勝利是非常驚險的，而其對手國防部長貝爾斯的實力也是非常強大的。以此實事來作瞭解，下次勞工黨推選領袖，貝爾斯照理當不會有何困難。但問題就在拉賓與貝爾斯之爭，爲勞工黨內鴿派與鷹派之爭，也是溫和派與頑強派之爭，兩派相爭，常相持不下。那麼，在這種新的領導權爭奪中，原日支持拉賓者，是否將另找新的候選人，或轉而支持貝爾斯，現在還不能預料。而更重要，前任總理梅爾夫人，現雖已屆七八高齡，但對勞工黨還擁有相當大的發言權。因此，新的黨魁人選誰屬，恐怕大半還要看她的意思了。

拉賓夫人

再說到下月選舉，以色列勞工黨在這次新選中的地位，正猶如最近印度大選中國大黨所處的地位一樣。在表面上，勞工黨也是以色列獨立以來的長期執政黨，它仍擁有相當的優勢，但其實際結果究將如何，任何人都無法作預料。這次印度大選，美國「時代」週刊，事先也曾預料國大黨必勝，而結果却出了意外。而以色列上屆大選，勞工黨在一百二十席的國會中，只獲得五十一席，較前屆喪失六席，而另一執政黨國家宗教黨，只獲得十二席，較前屆減一席，可是最大的反對黨自由黨，則獲得三十九席，較前屆增加八席，而這次選舉，國家宗教黨已和勞工黨鬧翻而退出了政府，另外，前參謀總長依拉薩，又另組新黨，參加競選，聲勢頗大。因此，這次選舉結果，若反對派自由黨的席位再稍增加，並進而和國家宗教黨及其他小黨結合，而共組聯合政府，則勞工黨的長期政權，勢將就要告一結束。

因此，要想今後以色列的政府還能保持以往拉賓所執行的比較溫和的外交政策，就需要由外長艾隆等一類人物來出而主政。否則，不論勞工黨內的鷹派當政，或以自由黨爲主的偏右政黨當政，以色列也將要改變它的外交政策，即對阿拉伯問題的態度。拉賓政府，正和前任梅爾夫人政府一樣，在口頭上雖強調不輕易在領土問題上讓步，但實際仍表示終將放棄一九六七年所佔的大部份土地。可是貝爾斯或自由黨人士，則都堅持以色列的擴張政策。所以，拉賓這次離開政壇的結果，若使貝爾斯或自由黨上台執政，最後都將影響以色列的態度，而使中東的和談更難恢復，更難進展，也將使以、阿之間的爭執更將陷於長期的僵持。

美國卡達總統上台之後，力謀協調，原已在中東逐步打開了一扇門，但以色列這項政局突變，又使這種努力遭遇了新障礙。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張鐵生

華幫教育路綫新鬥爭

錢希川

華幫整肅「四人帮」後，在教育戰綫上掀起新鬥爭，直至目前爲止，都是環繞下列兩個問題大作文章，一指「考試交白卷」是一個「政治騙局」，由毛遠新親自炮製，爲張鐵生的「答卷」塗上「反潮流」色彩，瘋狂向無產階級進攻。另一指扼殺由華國鋒監製的「園丁之歌」，肯定它是一枝毒草，從而進行「篡黨奪權」。其實，在這兩件事上面，「四人帮」都是按照毛澤東關於「革命教育的指示」進行，因爲那時正刮起「右傾翻案風」，在教育綫上出現「修正主義回潮」。華帮現在向它發炮，無異是反對毛澤東的教育方針。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斃命，同年十月，江、王、張、姚「四人帮」事件發生，於是大陸教育上立卽發生新的鬥爭。到目前爲止，其實例大約有二：

考試白卷．政治騙局

一、華帮指創造「白卷」係一個「政治騙局」——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報」刋登了「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並加了編者按語。這是一個下放青年參加大學「文化考查」時，因爲答不出理化科的試題，而在試卷背面寫的一些「感受」。那個名叫張鐵生而交白卷的考生，在寫給「尊敬的領導」的這封信中，主要的提出了三點：

第一、「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鄉以來，……每天近十八個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我的時間只在二十七號接到通知後，在考試期間忙碌翻讀了一遍數學教材，對於幾何題和今天（三十日）此卷上的理化題眼瞪着，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毛澤東驅迫大陸青年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原來要做「每天近十八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

第二、那篇「感受」又寫道：「說實話」，對於那些多年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羣大學迷給壟斷了。」——在大陸，能夠「多年不務正業、逍遙浪蕩」而還有資格參加大學「考查」的，不言而喻，只有那些「高幹子弟」。因此，「有着極大的反感」的，當不止張鐵生一人。

第三、張鐵生有所感觸地說：「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勞動）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農村泥土埋沒了張鐵生的「自幼理想」，下放勞動達五年之久，仍難獲得升大學的權利，難怪他有「說不出的感覺」。這是張鐵生的心聲，也是大陸上千萬個下放知識青年的心聲。

這「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經「遼寧日報」和「人民日報」發表後，在大陸曾引起論爭，而且反對「文化考查」者頗多。中共乃不得不將「文化考查」不及格的張鐵生送入鐵嶺的「遼寧農學院」，封爲「反潮流的英雄」；後來張鐵生不僅被選爲「青年代表」派往日本訪問，而且於一九七五年一月當選爲「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一九七四年底，毛澤東之侄毛遠新「學習遼寧朝陽農學院教育革命經驗現場會」上曾承認「遼寧日報」刋出的那份「答卷」和「編者按」，是他指示的。毛遠新說：「張鐵生的信發表以後，我就收到二百多封信，有些人罵得可難聽了，什麼二十年後衞星上不了天，張鐵生要負主要責任。有人給我來信說，你不要以爲揀了塊金子，實際是塊銅渣子。我說我是揀了塊石頭，是有稜有角的石頭，打你們這些阻碍教育革命的人。」

及「四人帮」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於十一月三十日發表專文，指毛遠新是「四人帮」在遼寧的「死黨」，那份「答卷」是「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騙局」。專文並且指出：

①他（指毛遠新）爲「答卷」喬裝打扮，把張（鐵生）寫信意圖的最後一段話，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生產）小隊長加以考慮爲盼！」統統劃掉，並親自改寫了「遼寧日報」的「編者按」，爲「答卷」塗上一層「反潮流」的油彩。

②「答卷」作者寫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學」，「向上爬」。他的每門考卷都答了題，語文三十八分、數學六十一分、理化考試中的化學部分得六分，他交的根本不是什麼「白卷」。

③「答卷」作者隨着「四人帮」的指揮棒，瘋狂地向無產階級進攻，他打着所謂「反潮流」的旗號，到處大放厥詞，煽風點火，製造混亂，妄圖打倒一大批共黨政軍幹部。毛澤東死亡後，他公開跳出來，攻擊毛、攻擊華國鋒以及「黨中央」，終於墜落成了一個「現行的反革命分子」。

專文最後指「四人帮」及其在遼寧那個「死黨」揀「石頭」打人，結果搬起石頭打了自己的腳。

其實，中共在內部鬥爭中，特別是在「上山下鄉」問題上，誰揀「石頭」打人，誰都會打上自己的腳。

因爲中共雖然宣稱「上山下鄉」是「新生事物」和「戰略措施」，但是知識青年却不太重視，大都「身在農村，心在城市」，特別是「知識青年在取得成績或遇到困難的時候，招工、招生、征兵的時候，回城探親歸來的時候，逢年過節的時候，都容易產生的思想波動」，這主要是爲了前途問題。而如今，大陸上很多下放青年又紛紛地利用鬥爭的空隙逃回城市。

園丁之歌・篡黨奪權

二、指扼殺「園丁之歌」係爲了「篡黨奪權」——「園丁之歌」是一九七二年在湖南湧出的湘劇，一九七三年在當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指使下，攝製成了彩色影片。劇中主角——青年女教師俞英，在教育和帮助受「讀書無用論」影响的學生陶利時，唱出「沒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來承當」。但是江青認爲：「劇名就不合適，園丁應是共產黨員，怎能講教師、知識分子呢？」「沒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來承當」這句話問題就更大，「簡直是反攻倒算」。張春橋指出：「這個戲教育路綫有問題」，「讓學生受老師的擺佈」。姚文元則批道：「此劇的路綫及其歌頌的人物都是錯誤的」。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在「四人帮」唆使下，以「初瀾」筆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爲那條教育路綫唱讚歌？」的文章，團剿「園丁之歌」，把它打成「內容有嚴重錯誤的壞戲」。據說「園丁之歌」被打時，毛正在湖南視察，順便看了這部影片，「肯定這個戲不是毒草」。後來，江青在背着毛私自召開的會議上，繼續批判「園丁之歌」，並直接攻擊華國鋒。

如今華帮則指「園丁之歌」是「無產階級教育革命的一曲頌歌」，重新予以公演。一面批判「四人帮」扼殺「園丁之歌」乃是爲了「篡黨奪權」，一面強調繼續鬥爭，把無產階級的「教育革命」和「文藝革命」進行到底。

當前華帮的教育，由於其方針政策奇特，且同政治戰綫一樣，繼續存在着兩條路綫的鬥爭，並普遍地顯現出亂狀與狂態。

基於此，華帮曾說：「鬥爭遠遠沒有結束。要從根本上澈底破除封、資、修對教育戰綫的影响，建立起嶄新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教育制度，還需要經過長期的鬥爭。鬥爭的事實充分說明：對資產階級，我們不專它的政，它就要復辟資本主義，反過來專我們的政，就會變修正主義。」

總之，華帮教育路綫的鬥爭，勢將越發展越尖銳、越激烈，而大陸教育的水準，則將越發展越降低。

右傾翻案・教育回潮

當一九七二年「批孔」運動展開序幕戰時，大陸教育就出現了「修正主義回潮」；而中共旋又指出：「當前教育革命的狀况是，舊的批了但沒批臭，新的正在創建但還不完善。存在兩種不滿意：一種是充分肯定幾年來教育革命所取得的成績，但不滿意現狀，但要倒退，退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去」。後一種「不滿意」，就是對教育質量的降低，表示不滿，認爲「領導水平低、教師水平低、學員水平低」。「說『學員水平低』實際上是否定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要改變從工農兵中招收學生的招生辦法；說『教師水平低』，實際上是否定毛主席的『五・五指示』否定知識分子走五・七道路的偉大成果；說『領導水平低』，實際上是否定工人階級領導，讓這些所謂辦學校的『內行』，出來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講話」；「這是一場激烈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所謂「七・二一指示」，乃是毛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講話：「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後，大陸社會刮起一股「右傾翻案風」。「清華大學」跳出了「堅持修正主義路綫的極少數幾個人」，攻擊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攻擊以毛爲首的「黨中央」。毛澤東乃「洞察當前階級鬥爭的動向」，「及時抓住戰機」，「親自發動了這場革命大辯論」，但大陸教育界都認爲「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行，那也不是，「就是要扭」。這些被毛江指斥「奇談怪論」的言論其實無非是說，「教育革命搞過頭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問題很明顯，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基於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無產階級教育進行到底，還是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

因此中共強調：「現在，教育界的怪論就是企圖爲修正主義教育路綫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修正主義仍然是當前的主要危險。」

教育戰綫・批判鬥爭

中共教育戰綫，在「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以來的十年中也同政治戰綫、經濟戰綫一樣，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尖銳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以致大陸教育始終處於不穩的狀態，沒有建立一套制度。

中共之所以不斷地進行教育革命，一是由於政治的影响，而不得不常在「破舊立新」的名義朝令夕改；一是由於毛的教育路綫和主張，不斷受到抵制，始終沒有實現；另一方面則顯然是由於學制的不斷變更，一直沒有確立，中共在「文革」初期，即廢除入學考試，旋即縮短學制、精簡課程、改編教材，並結束知識分子治校之傳統，企圖澈底推翻原有教育制度。近年來，中共的所謂「教育改革」，實際上却始終是「破」多「立」少，甚至「破」無「立」。例如很多學校遲遲不能編出新教材，以致造成一片混亂現象。中共在不得已的情况，乃不得不逐漸採取退却措施。但退却措施又遭到「文革派」反對，於是又產生所謂「改革與反改革」、「前進與倒退」之鬥爭。

如今毛澤東斃命，「文革派」主要分子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又被華國鋒指爲「四人帮」並逮捕，於是大陸教育戰綫上又出現新的批判和鬥爭。

洞察共黨野

邱吉爾的名言

在國際共產黨成立以來，曾經有過不少反共英雄，例如英國戰時首相邱吉爾就深切地瞭解共黨的陰謀。邱吉爾在幾十年前便警告說：「起初，共黨利用自由與民主的大帽子來保護自己的幼苗，大聲宣揚及要求言論自由，集會自由，一切合法的政治運動，以及憲法規定的權利。同時聯合所有左傾的羣眾運動。在一個動盪不安的階段，促成溫和的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政權，是第一步驟。但緊接着就得把它推翻。利用混亂所造成的民不聊生狀態，挑撥新政府與勞動人民的衝突，最好演流血慘劇，製造一些烈士；利用執政者的歉意作反宣傳，故唱和平高調以製造人民的仇恨；對非共人士，毋需心存道義，政府或政治領袖們如果表示善意，容忍，或和好，應該加以反面運用，使他們自掘墳墓。等到時機成熟，機會來臨，則一切狠毒手段，暴動及暗殺等等，務必全面展開，心不能軟。在自由民主的大纛下，直搗黃龍。一朝政權在手，便用斬盡殺絕的手段消滅所有的反對力量與反對意見。」

邱吉爾明哲地指出共黨的陰謀說：「民主只是工具，用後就需毀掉；自由只是迂腐的觀念，不值一笑。依照共產教條建立的唯我獨尊，是要實行專制統治，永不放鬆。這就是共產黨人的信仰與目標，寫在一般教科書中，也用血寫在若干大國的歷史。」

邱吉爾曾經呼籲人們要「及早警惕，就該及早戒備。」

可惜得很，共產黨的手法竟然得逞。共產黨終於征服了東歐，奴役了大陸，侵入了古巴，佔領了北韓，壓服了印支三邦，並且把魔爪伸入非洲。

如果自由世界再不猛醒，誰敢保證意大利、法蘭西、英吉利和美利堅可以避免做奴隸的命運？

最偉大的反共英雄

反共英雄中，應該以總統蔣公爲最偉大了。回顧總統一生的功業，固然繼承了國父的遺志，還發揚了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總統領導全民打倒了北洋軍閥，統一了中國；總統領導全民共禦外侮，獲得最後勝利，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並使中國成爲五強之一。由於中國的勝利，各被壓迫的民族紛紛掙脫舊式殖民主義的枷鎖，獲得獨立。

可惜的是，中國剛剛獲得統一，毛澤東共產黨又勾結蘇聯新式帝國主義，赤化了大陸。在八年抗戰中，我國已經元氣大傷，毛共則乘機引狼入室，英美各國也受了統戰宣傳的欺騙，坐視大陸淪亡。

現在，中國大陸已成爲赤色屠場。

腥風血雨

中共「人民日報」上週發表了一篇「社論」，轉達華國鋒發動一場「人民戰爭」的動員會，要掀起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將和「四人帮」有牽連的「人」和「事」，連根拔起！

腥風血雨開殺戒

這一度來勢洶洶的「人民戰爭」令，充分暴露了華國鋒已面臨垂死掙扎的邊緣，近似瘋狂的要大開殺戒了！

第一、「四人帮」自去年十月九日被捕後，華國鋒即在大陸各省市及自治區，展開全面性的批鬥，和去年批鬥鄧小平一樣敲鑼又打鼓，誰知剛剛起步就受到頑強的抗力，於是搬出毛澤東「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的膏藥，企圖先孤立「四人帮」的重要頭目，再慢慢收拾其他的「黨羽爪牙」，這是華國鋒第一個回合頓挫的哀鳴！

第二、「縮小打擊面」仍然是步步驚魂，終於承認：「四人帮」長期控制輿論工具，在思想上，理論上造成極大的混亂，要徹底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需要作長期的艱苦的努力，在揭批「四人帮」的運動中，繼續抓緊清查同「四人帮」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放手發動羣眾，緊密聯系本地區、本單位的實際，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第三、對付「四人帮」絕不能手軟的口號。這一點說明了華國鋒第二個回合又遭遇到四面受敵。於是乎不惜推翻毛澤東「縮小」和「擴大」的路綫，狗急跳牆，又祇好將抗旱鬥爭放在一邊，先來一場批鬥的「人民戰爭」，顯見手忙腳亂，無所適從了。

第四、華國鋒唱出從八方面的「一定要」去達成三年大治的歌仔，也仍以批鬥「四人帮」爲首務，其實擒賊先擒頭，「四人帮」的頭頭已變成囚中犯，剩下四方八面的黨羽爪牙，既不能招撫歸順，又不能展開窮追猛打的攻勢，批了半年，還是止於隔江罵戰的階段，喊了半年「勝利」的口號，今時今日還是大嘆「四人帮」的流毒太深，證實華國鋒的「法寶」已使盡，對區區的「四人帮」冇晒符！

第五、華國鋒出盡吃乳之力，仍穩不住「搖搖動」的江山，於是又搬出一羣死在棺材裏面的「魔鬼」，用楊開慧，周恩來一撮來壯聲勢，連「鷄綫」的毛仔也從瘋人院拖出來，加入批鬥的「死黨」，仍然無法扭轉四面楚歌的危機，「勝利」半年，得個講字！

搬出萬人坑嚇人

第六、華國鋒活學活用，不管是文攻或武衛，仍然無法坐在奪得的權位上熱身，最近又露出獸性的原形，將去年在河南安昌附近發現的「萬人坑」，公開出來嚇

心兩英雄

古鶴翔

多謝總統蔣公！在蔣公領導下，台灣省倖免鉅刦，香港也因此未遭共禍。倘若不是復興基地矗立如山，試問今日的香港會變成一個甚麼世界！不要說反共的香港居民，甚至左仔左女恐怕也要成為劉修、林賊，以及「四人帮」的「餘黨」。

由於復興基地屹立如山，而且日趨繁榮，日趨強大，於是在水深火熱中的大陸同胞產生了希望。

中國一定會復興，中國文化一定戰勝共產邪說。這是總統蔣公的信念，也是嚴總統和蔣院長及千千萬萬中國人的信念。

蔣院長在總統蔣公逝世兩週年前夕，說：「記得六年前，父親在此為我講解大學和中庸，認為大學一書不僅是『初學入德之門』，是一種方法論，而且是一種做人做事成功立業的大道理大學問，所以『教人治人的人，無論就知識範圍的教育方法，或就道德範圍的政治哲學來說，都不可不懂這大學之道』。而中庸闡發的道理，可說是一種本體論，大學和中庸兩者要融會貫通，因為這兩本書『乃是一部哲學與科學的相互參證，不僅是心物並重內外一貫，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備的教本』，所以要稱之為『科學的學庸』。」

蔣院長說：「父親一生，事親以孝，報國以忠，待人以誠，處事以公，律己以嚴。」——的確，「孝、忠、誠、公、嚴」這幾項德性就是中國文化精華之所在。

試問仇孝、禍國、欺詐、自私、縱慾的中共殘民集團，怎能不反對中國文化？怎能不痛恨蔣公？

一生與共產主義搏鬥

據曾在黃埔軍校受訓的鄭漢生，袁滌清，戴亦陶，王中柱，謝清華，汪文彥等將領稱：「蔣公對軍校學生，愛護備至，午夜常巡視學生宿舍，親為蓋被，其關切之情，可見一斑。蔣公對學生精神教育尤為重視，常謂，現代戰爭是敵我雙方精神力之搏鬥，而士氣是一切，是武器的動力，所以北伐以一旅興師，大敗軍閥百萬虎狼之眾，未三年平定全國，這便是以寡克眾的證明。對日抗戰，以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精神，與日寇週旋八年，贏得最後勝利。」

可惜的是，蔣公未能親自揮軍光復大陸，而「光復大陸國土」的遺志，便應該由全體愛國反共的中國人肩負起來了。

環顧全球，最堅決反共的政治家就是總統蔣公。他一直領導着中國人民和國際共產主義搏鬥，至死未休。誰敢說總統蔣公，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反共英雄？

遍大陸

秦明

人了，據新華社上週三的宣佈，這個三千年前的「萬人坑」，是階級鬥爭最好的教材，不外是要大開殺戒的信號，可能也是華國鋒為首的共產黨集團，作困獸搏鬥最後的一招了。

這個三千多年前的「萬人坑」，據中共新華社報導共有二百多處祭祀坑，埋葬有二千多具屍骨，是在去年夏天在河南安陽市武官村附近發現，一直保密，直到如今才公開宣佈，顯然是配合一場即將展開屠殺鬥爭的信號。

新華社報導說：殷墟是盤庚遷殷后商王朝的都城遺址。殷代經常殺害大批奴隸，為死亡的貴族殉葬或用以祭祀祖先。這次發掘的祭祀坑，在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南側，屬殷代王陵東區。目前經鑽探發現的祭祀坑，共有二百五十多座，佔地五千平方米。在已經發掘的近二百個坑中，發現了遇害奴隸的遺骨一千多具，絕大多數都是被砍掉頭顱，殘軀。據估計，二百五十個坑共埋葬被殺害的奴隸約達兩千人。

祭祀坑大多埋有俯身的無頭奴隸遺骸八至十具。有幾個坑的奴隸屍骨，橫七豎八，顯然是被砍頭後任意丟到坑裏的。經鑒定，這些被殺死的奴隸，幾乎都是二三十歲的男性青年。許多奴隸遺骨的頸椎上，斧刀砍伐的痕迹清晰可見，也有一些奴隸被肢解斷截，身手分離，殘肢零落，令人慘不忍覩。可以推斷，這處三千年前的「萬人坑」，是幾次大屠殺形成的，每次被殺的奴隸，最多達三五百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或數十人。

另外，有些坑中的奴隸是活埋的，綑綁痕迹十分明顯，奴隸遺骨昂首張口，作掙扎反抗狀。有些十歲上下甚至未脫乳齒的無辜幼童也慘遭殺害。奴隸主還將奴隸和猪、馬、狗、鳥等動物埋在一起用作祭祀的犧牲。華國鋒翻出幾千年前的「萬人坑」屍骨現世，主要作用不外是作舉起屠刀狀，誰敢不服，請看「萬人坑」樣板，問你怕未？

儘管華國鋒驅使了所有的牛鬼蛇神，搖旗又吶喊，連「黐綫」的狂徒瘋子，包括死人骨頭都動員助陣，始終還是口水多過茶。一個區區「四人帮」何能頑強若此？

其實是華國鋒摸錯了方向，眞正的抗力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四人帮」，而是反共抗暴，不願做奴隸的八億人民，因為「四人帮」頭頭已被華國鋒「一網成擒」，如果華國鋒明白「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道理，不妨再來一次「反戈一擊」，將中共黨中央的羣魔來個五花大綁，跪在天安門前，將血腥的五星旗撕破，放下屠刀升起青天白日旗，向國府投降，向國人請罪，焚燬禍國殃民的所有毛語錄，戴罪立功以謝國人，相信國民政府還可以寬大為懷，恕免一死，這才是華國鋒應走之路。棄暗投明，應該是華國鋒向國人投降的時候了！

「殺人滅口」嗎？傑克・盧比是達拉斯陰謀者之一嗎？

甘迺迪被刺死亡已十數年。他的遺孀積琪琳亦已成了奧納西斯的遺孀。在這十數年之間，會有不少關於甘迺迪遇刺後的傳說。傳說使人最感半信半疑的是：「甘迺迪遇刺後並未死亡，祗是形同白痴的，在一個秘密的住所接受治療」。不少人會相信這可能是事實。

殺甘可得五萬美元

但是，荷蘭記者奧特曼此次這種揭發性的報導，却是令人震撼的。因為，他揭發的是一個暗殺的陰謀，而且受到重視和實際的調查。

奧特曼曾經在眾院調查甘迺迪被刺事件委員會的秘密會議中作證三個多小時，但他後來拒絕向新聞界透露他所持的證據。

他說：「他已給予眾院委員會一卷訪問錄音帶，在該錄音帶中，一名叫做哈爾的古巴的流亡者說：「他曾在油商洛加的辦公室中獲得許諾，殺死甘迺廸時，可得五萬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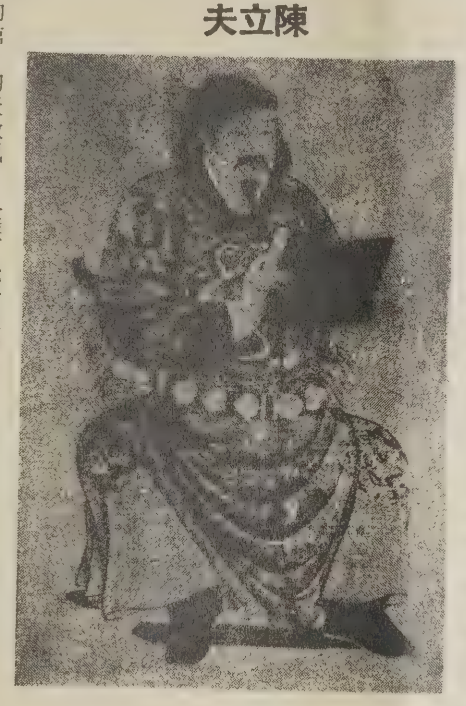
石油鉅子洛加指此一說法「荒唐無比」。他表示將與律師研究。控告這名荷蘭電視記者奧特曼是個瘋子！是一個想毀掉達拉斯的瘋子！

奧特曼的「揭發」，是具有爆炸性的。他的揭發所引起的震撼，在於：「甘迺廸不是被獨行的暴徒所槍殺，而是集體陰謀下的犧牲者」。

「達拉斯陰謀」的調查。將成為政治旋風。但也可能是戲劇性的綫索。但不管如何，這項新的「事證」的宣揚與揭發，儘管被形容為：「是歪曲的想像力的產物」，但是，在美國，以至於國際間，事實上已引起廣泛的注視與關切。

發揚岳飛精忠報國精神

陳立夫



自六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農曆二月十五日）民族英雄岳飛八七三年誕辰，蔣院長在擴大早餐會致詞，號召的人一致效法岳武穆精忠報國的精神，矢志光復大陸「還我河山」以來，文復會同仁感於在此時此地，倡行取法古聖先賢之大忠大孝，意義至為深長，是以對於首先響應蔣院長號召演出國語電視劇之台灣電視公司，以及原決定於本年復為力求充實改訂於岳飛八七五歲誕辰舉行「岳飛」史跡特展」之國立歷史博物館，均表敬佩，且儘可能予以贊助。

近悉台灣唯一專祀岳飛之「宜蘭岳武穆王廟」，依擴建計劃積極進行，並擬廣事搜求武穆文献資料，於廟中特設「精忠圖書館」暨武穆精忠報國紀念亭，期收社教宣傳之功能。又新竹、嘉義地方人士亦正設計塑造「民族英雄岳武穆像」，便於國人之敬仰。凡此種種，胥與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發揚民族精神有關，為求崇敬宣傳民族英雄之事功，應與史實相符合，商之對岳飛史事研究頗有心得之李安先生考據正史，撰述簡明之岳飛傳略，俾一般人不費一二分鐘時間，讀後而知武穆精忠報國及受歷代特別崇敬之大要；並囑就輯存武穆畫像中選擇最佳之一幀加誌傳略，設法印製，以廣流傳。茲此二事，均告完成，堪為本年六十六年四月三日（農曆二月十五日）紀念岳武穆八七四歲誕辰最佳獻禮。

岳飛傳略及其畫像來源，併誌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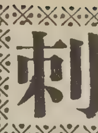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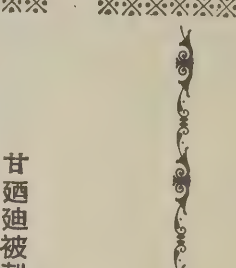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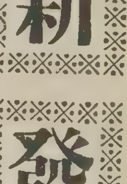
一、傳略

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一），字鵬舉，宋相州（今豫北）湯陰人。少負氣節，喜讀經史，勤習兵法。廿歲從軍，行止遍及今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十七省市，每戰必捷，光復建康（今南京），底定中原，奠南宋一百五十餘年基業，史書每多稱之。高宗皇帝許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御書「精忠岳飛」製旗獎之。拜太尉、授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封武昌郡開國公，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金人懼，求和議。秦檜通敵，献策調職，誣陷死。世不平，詔復官，謚武穆，封鄂王。為立廟祀，額名「忠烈」。元修宋史，列誌傳記。明朝開國，敬為民族精神象徵，詔封靖魔大帝，從祀歷代帝王廟。清季乾隆贊曰：「偉烈純忠」。民國以來，定制關岳合祀，以武聖尊之。生平於事功之外，文章書法並為後世所重，與勳名同垂不朽。

二、畫像

武穆畫像經「岳飛史跡考」著作人李安考證，以為除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之一幀外，明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武穆十三世孫岳大舟請名家李驥繪製者，曾經政府評鑑作標準像，杭州岳王廟臨摹刻石，成都望江樓再加仿製，今由文復會交由華欣文化事業中心印行公之於世者，係望江樓印本。

旨趣所在，乃期瞻其像讀其傳者，不忘國土亟待重光，蔣院長黽勉國人，效法武穆精忠報國精神，矢志光復大陸國土，「還我河山」之至意。

刺甘案新發現

尹静心

甘迺迪被刺殺轉瞬已十三年，墓木蕭蕭，幾乎被人淡忘。最近由荷籍記者的新揭發，使刺甘案又掀起新高潮。荷籍記者指出，刺甘不止奧斯華一人，其幕後指使人是油商、運輸商、及反古巴卡斯特羅的流亡者。他們許下諾言，殺死甘迺迪可得五萬美元。

美國總統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被刺殺的事件，在事隔十數年後的現在，如今又被人熱烈地談論起來。

荷籍記者新揭發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一項相當引人注目的報導中說：「一名荷蘭籍的記者，正計劃告訴美國眾院謀殺事件調查委員會，達拉斯油商，和反卡斯特維的古巴流亡者，僱用奧斯華暗殺甘迺迪總統」。

當年調查甘迺迪總統被刺事件的華倫委員會，曾宣佈奧斯華是唯一的刺甘迺迪的兇手。

奧斯華幕後的主使者？過去曾被多方的揣測，很顯然地，荷蘭記者奧特曼此次是直接指出暗殺甘迺迪的幕後主使者。

國家廣播公司引述奧特曼所說的：這些古巴人是被「達拉斯陰謀」所徵募，因為他們認為「甘迺迪總統在夏灣拿事件中出賣了他們」。

油商、貨運老板是主凶

包括一些有錢的油商，和貨車運輸公司的老闆，都是「希望甘迺迪死掉」的人，他們設計了「達拉斯陰謀」！

國家廣播公司的報導強調說：荷蘭記者奧特曼正要告訴眾院暗殺事件調查委員會，這些「達拉斯」的陰謀者僱用奧斯華，「並且答應要付給他一筆很大的錢」。

奧特曼說：「這些消息是得自奧斯華的一位密友。他是莫瑞恩希爾德教授。」

這位達拉斯教授，已在佛州棕櫚灘自殺死亡！

奧特曼說：莫瑞恩希爾德教授「也是一名陰謀者」。在他獲知暗殺事件調查委員會要傳他問話時，他寧願自殺，也不願「面對被揭發的暗殺事件」！

莫瑞恩希爾德教授在俄國出生。生前是奧斯華的親密友人。他是在上月廿九日自殺。

就在眾院暗殺事件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想和他連繫後不久。他在佛州棕櫚灘舉槍自殺！

這使許多人覺得：莫瑞恩希爾德教授的自殺，將使甘迺迪總統被殺案更形明朗。

一連串的事件證明這名荷蘭記者不是在製造引人注目的新聞。

殺甘迺迪不止一人

美國眾院暗殺事件調查委員會，目前正在追查暗殺甘迺迪的槍彈。因為，他們發現：如果是奧斯華單獨槍殺甘迺迪總統，不可能在現場發現到那麼多子彈碎片。

達拉斯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傑克·盧比，在甘迺迪總統被刺殺後，殺死了奧斯華。

傑克·盧比說：「我並不認識奧斯華」。華倫調查委員會的結論亦是：「盧比在暗殺事件之前，並不認識奧斯華。」

直到盧比死時，他一直表示以前不認識奧斯華。

但是，一位在盧比夜總會工作的女子卻可以證明傑克·盧比在暗殺事件之前，會和她和其他人介紹過「奧斯華」，而且介紹奧斯華是「中央情報局的奧斯華」。

那麼，傑克·盧比殺死奧斯華是

羅斯福與露茜一段情

陳獨塵譯

直到羅斯福總統去世那天，羅斯福夫人都以為他與露茜·梅瑟的一段情已告結束，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三十二年後，她的兒子艾略特·羅斯福寫出了她的憤怒與寬宥。美國婦女家庭雜誌四月號刊載此書摘要，下面是該文的節譯。

（右圖為羅斯福總統伉儷；左圖為露茜）

在這幢新聞界稱為「小白宮」的別墅裏共有四位客人在座，父親先是嚷着頭痛，伸手摸摸脖子，突然之間，他垂下頭，倒在皮椅上，此時，除寶莉姑媽外，只有父親的另一位表姊瑪嘉烈留在室內，這位姑媽和寶莉一樣，對父親崇拜有加，甘願為他做任何事，寶莉這次搗鬼，她也有一份。

他們這次聚會是瞞着母親進行的，世人也多不知情。十三年前父親為了她打算拋妻別子的。露茜這天也在場，這時候她已喪偶多年，父親答應讓蕭瑪英夫人為他繪一幅肖像，準備將來傳給露茜的女兒芭芭拉，誰知畫未成，人已先去了。

也許在父親倒下的一剎那，露茜就知道這一生他再也無法開口對他言語了，那麼，繼續留在溫泉小築，又有何用，只是徒增困擾罷了，於是她當下即偕蕭瑪莫夫人匆匆離去。

一個小時後，寶莉姑媽抓起話筒，要白宮的總機小姐給她接母親。寶莉姑媽是個老處女，對羅曼史仍然懷着一份幻想，她總愛揶揄母親，在她看來，父親之娶母親，是一個錯誤的選擇。

寶莉必須設法拖延時間，首先她要掩蓋露茜曾經在場的一切證據，如果母親知道父親病發的真相，一定立刻前往溫泉，任何時間，只要她覺得家人或好友有需要，她會即時趕去。

姊姊安娜在父親秘書蜜絲半身不遂之後，即帶着三個小孩搬進白宮，照料父親的生活起居，身兼女主人和總統保護者二職，她總是想盡方法使父親免受無謂的干擾。

母親發現父親「急於」想去溫泉小築，在陽光下渡過一、二禮拜，而這一切只是因為他知道露茜會在那裏與他相見。在母親心中，露茜是屬於已逝的過去。一九一二年，父親就任海軍助理部長，舉家遷往華盛頓，露茜那時任母親的兼職社交女秘書，是一個金髮、纖瘦、容顏姣好的女孩子，她後來下嫁路得福，母親以為事情就此結束了。

寶莉姑媽電話打來時，母親正在白宮二樓客廳中接見一位客人。

寶莉措詞謹慎的說：「伊蓮娜，先別担心，不過我想該讓妳曉得富蘭克林現在不省人事。」

因有客人在座，母親的反應非常鎮靜，她問：「在那裏發生的？」

「他正在擺姿勢供人作畫，就這樣倒下了。」

這時母親看看手腕上的錶，差幾分到三點。

母親焦急萬分，她想即刻前去溫泉照料，但父親的私人醫生麥金泰告訴她無須驚慌，等到晚上再看情形。

三點卅五分，布魯思醫生宣告父親不治。

四月十三日黎明前，母親極力使心情平靜下來睡一會兒，但她也覺察出前一天事情發生的經過其中有蹊蹺，好像有人對她隱瞞了什麼，父親在首次總統任內曾訓練她觀察、傾聽、提出問題，與他遍遊美國各地，探訪民情，由此她發展出一種鍥而不捨的好奇心，對任何事情都要追根究底。

那天早上起來後，她獲悉露茜當時在場，把零碎的片斷拼湊起來，她知道了當天事情的經過。

母親開始提出問題，但這事已牽連到許許多多人。總統何時發病？當時在做什麼？畫像目的何在？為何遲遲不打電話給她？她發現每一個人都「儘可能的鎮靜」，但是把他們的答案拼湊起來，她向寶莉提出了關鍵性的問題：路得福太太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隱瞞失敗了，從寶莉口中，她得知父親和寶莉再度重逢，母親不讓自己露出哀傷的神色，寶莉姑媽忍不住地問：「還有什麼不對呢？」

母親表面上對此事不存任何芥蒂，但她永遠不能原諒寶莉姑媽，表面上，她倆關係如常，寶莉仍應邀訪問母親，她照樣取笑母親，但是母親自那時起即很少再踏進寶莉姑媽的家門。

四月十三日上午十時，父親的遺體放在總統專用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裏，運回華盛頓，有二十三小時的路程。

夜幕低垂時，母親獨自坐在車廂中，為父親守靈，心中思慮波濤起伏。

她沒法壓抑對露茜的記憶，如同在緊張時的心情，她感到無法勝任，及有安全感。

她記起第一次見到露茜的情景，年輕的露茜早上來到我們座落在北街一七三三號的紅色磚房上班

，一臉純眞，身穿白衫長裙，頸上圍了一條黑色天鵝絨項圈，她會先在起居室的地毯上定定神，然後處埋母親社交方面的信件與邀請函。父親常叫她「可愛的露茜」，但這似乎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他對誰都是這樣。

直到一九一六年三月，我的大哥占美出世後，母親才開始起疑。父親下班後經常公然和露茜約會，當時她在海軍部供職，是父親的屬下。母親當時苦不堪言，但又不敢鬧，她找不到父親對她不忠實的證據，只有斥責他對妻子愈來愈冷落。

後來她在無意中找到了證據。一九一八年夏天父親赴倫敦、巴黎訪問，附帶視察凡爾登戰綫時，和露茜兩人有信件往返。搭船返國途中，他罹患雙肺炎，躺在担架上，給人抬回家中，母親替他理行李，發現露茜給他的信。

她當即以通姦爲由，提出離婚要求，這是當時紐約法庭承認的唯一離婚理由。我們的祖母莎拉反對，她表示，如果婚姻破裂，她將中斷給兒子的經濟援助，而這些錢又是富蘭克林從政不可或缺的，如果這還不算是大懲罰，則離婚無異於政治自殺，就這樣父親放棄了露茜，而母親再三考慮之後，也接受了這個安排。然而，就算父親有意信守諾言，他終究是食言而肥，想盡方法不讓母親知道眞相。她受騙了，還不知道有多少人爲了保守這個秘密，聯合起來騙她。

在母親看來，似乎「全世界的人」都來參加父親的喪禮了，她等到讚美詩唱過，祈禱完畢，即首先離去。她要找安娜問個明白。

她走進安娜的房間時臉色一片慘白。

「爲什麼你不告訴我露茜．路得福的事？你當然認得她的，爲什麼要瞞着我？」

安娜像小孩一樣地掩飾說：「我並不知道她會去溫泉」。實則安娜已卅八歲了。

「她曾去過白宮嗎？」

安娜承認當母親不在時，她曾和父親一同邀請露茜到白宮晚餐。安娜就充當女主人。她知道露茜．路得福是誰嗎？是的，安娜沒有再隱瞞。

當母親了解她唯一的女兒竟是這件事的同謀時，她的痛苦達到了極點。這種對峙使人都很不安。

安娜後來告訴我：「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爲不知道我和母親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弄僵。我和母親從此絕口不提這件事。」過了好幾年之後，母親對安娜仍少有溫情。最後還是安娜重病，一度殘廢時，母親才原諒她的。

母親新婚時，一向服從祖母。我以爲母親的獨立性是在她獲悉父親與露茜的一段情時才萌芽的，我弟弟詹尼稍大時，就被送至格洛頓，母親則費盡心力創造她自己的獨立生活——即如她本人所說，「我運用腦筋和能力，以達到我的目標」。

母親身爲第一夫人時，並不以担任父親的助手爲滿足。父親所選擇的目標是他自己的。並不是母親的目標。父親由於行動不便，整天坐在輪椅上。但母親爲求獨立，必須有她自己的生活環境。她在紐約租了一棟公寓，有了獨立的生活環境，她並且還爲自己安排了各種旋風式的約會、演講、外出旅行等，來爭取另一獨立。這些活動佔據了她絕大多數的時間。

這樣一來使她能和父親分開，而她認爲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如果父親在某些場合希望她能在身邊，則她總是要看這場合是否與她的興趣相合，才決定去不去。如果這個場合吸引她，則她會很快地取消日曆上一個衝突的約會。如果她不想參加，她就會說：「親愛的，我很想和你一起出席，不過我恐怕這是不可能的」，然後再說明她要做的事。藉口總是冠冕堂皇，語調總是客氣有禮，但婚姻的裂痕也就永遠無法彌補了。

母親開始回想過去三天中所發生的事，掙扎着以事過境遷的冷靜態度來評定這些事情的重要性，是什麼使父親變得這樣？責任究竟在誰？她的婚姻是否能有更快樂的結局？

不久之後，我們一同坐在她最近在紐約市的隱蔽住所中——華盛頓西廣場廿九號十五A棟公寓。這是她去年租賃的房子。

她對父親死時四周的事物已獲致若干結論，並且希望告訴我，她問道：「艾畧特，你記得去年十一月你在家時我們所談的話嗎？」

「我記得每一個字。」

「你提到你父親會告訴過你，他希望他和我能有更多的時間共處。」

我畧帶揶揄地說：「一點兒也不錯，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他還說：『我只希望她不那麼忙就好了』」

「他認爲他和邱吉爾及史達林之間可能會有若干困擾存在，而我將擋在中間成爲一種阻碍。可是我認爲安娜大約能安慰他。」

「我想她能的。」

「在這場仗中，我實在應該儘量試着帮助他。從前我每晚都禱告，願主保佑他能繼續承當重任。但他並不知道。他的確非常希望見到眞正的和平」。

她太專心於自己的思維，使我無法改變話題。她又繼續說：「我是多麼的頑固！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就一直沒有改變態度。總是執意做自己想做的事。」

「您知道，父親也應該盡力改變他的態度的。他有太多的事情不讓您參與。也許這個習慣很難改掉。」

「你是指在溫泉所發生的事嗎？我一直拚命在想那件事。我只能責備自己的頑固，而不能怪罪你的父親。我也不能責備寶莉，或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這眞的是我的責任」。

「那麼露茜．路得福呢？」

「她和任何人一樣應該被寬恕」。

但是母親對我的話並不感到興趣。她說：「如果我能夠鼓起勇氣向富蘭克林說出我心中的話，我會說：『讓我們忘掉這件事，重新開始吧！』如果我說出這句話我一定會做到的。但是我竟一拖再拖。是我造成了他的寂寞。我應該爲他分憂的。」

她責備自己造成了父親的死因。除了她自己，她竟也找不出其他造成父親去世的原因。在她餘生中她一直以此自責。她確信，如果當年她能夠扶持他、安慰他，則他們一定能彼此相伴度過好幾年的時光。

由於她這種贖罪的心情，使她成爲世界上最受敬愛的一位女性。

美華關係的「模式」

最近美國派一代表團訪平，團員中有卡達的兒子，據說是代表其父，作爲美國對華幇的「友好」表現。

美國對華幇進行此種外交接觸形式，有異於日本的政經分離模式，故稱之爲「美國模式」，即美國現仍繼續遵行與中共保持若即若離關係的模式，也就是說「保持訂婚而不結婚的狀態」。

如果說日本模式能稱爲模式，總領事方式能稱爲模式，則美國與北平互設聯絡辦事處而仍與中華民國維持完全的外交關係，當然也是一種模式。而且這一模式自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平以後就已獲致北平同意，迄今已有五年歷史，怎能說還沒有構成模式？怎麼還須要另尋什麼別的模式？周恩來曾經誇言如果中華民國國旗仍在華府飄揚，中共代表卻不在華府出現，可是還是同意了互設辦事處的模式，足見這個模式並非美國強加於中共頭上，而是美毛兩廂情願的交易。

美國模式是根據所謂「上海公報」而衍生的產物。「上海公報」有一特點，其中有相互同意的事項，亦有相互保持歧見的事項，容許將歧見表現於一個文件之中，即足以說明具有不同的立場而不能在一個短時期之內可以突破。既有不能突破的困難，也就只能保持「訂婚而不結婚的狀態」，如超越此一界限，改採日本模式，接受中共條件，以與中共建交，美國即喪失立場，違背美國利益，亦將立即召致破壞西太平洋平衡狀態的危險。否則以慣於作戲劇性表演的尼克遜與基辛格，早已與中共達成了「關係正常化」，而不必等待卡達政府爲難。這個美國模式正是尼、基經過反覆思量而不能不採取的一個模式。

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從「上海公報」所標誌的性質來評估，是已經「正常化」了。毛美之間已互通貿易，政府官員及民間已互相往來，文化、學術、體育、演藝團體互相訪問，派駐華府的共幹已享有外交「使節」的待遇，凡此種種，已經夠正常化的了。這種細心安排的模式，達成了尼克遜的願望，而不至冒絕大的危險。

所謂「台灣問題」是毛美關係正常化的一個障碍只是中共恫嚇之詞，而中共提出美須與中華民國斷交及撤軍、毀約三項條件，作爲毛美建交的交換，更是中共公開的勒索，美國沒有理由可予理會。站在美國的立場，維持與中華民國的盟友關係是符合美國利益，撤軍與否，是美國全球性戰畧性考慮，毀約則將開創危險惡例，使美國信譽受到嚴重打擊。卡總統信誓旦旦，決不犧牲盟友，決不危及台灣的安全以與中共建交，應該寄予充分信賴。

台大校長・一見鍾情

緣份將閻振興與嚴淑蓮緊緊地繫在一起，今後，他們將共同創造美好的生活。儘管閻校長對於他和嚴女士的婚事一直緊守秘密，但是，幾位與他親近的好友已或多或少知道他的好消息，於是閻振興尋到一位如意的老伴的喜訊，還是不脛而走。

據說，閻校長的元配戴銘辰女士自兩年前因病去世後，他的心情一直顯得落寞，懷念着已逝去的伴侶。戴女士生前一直在台大化學系教書，在師生親友心中，她是一位好教授，也是閻校長的賢內助。她的過世，對閻校長的情緒影響很大，鬱鬱寡歡的日子中，他一直沒有續絃的打算。將全副精力致力於校務的改進。

一般人常喜歡說，緣份到了，什麼也擋不住。居住美國多年的嚴淑蓮女士今年年初前往香港探視他的哥哥，路過台北探覦親友，與她熟識的魏道明夫人，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介紹她與閻校長見面，兩人談話很投契，彼此都留下良好的印象。

他們兩人感到相處怡然，時有越來越接近的感覺。閻校長很坦誠的告訴嚴女士有關他的家庭狀況，工作情形，並介紹她與家人，少數幾位熟悉的朋友認識，大家也覺得他們兩人無論是個性、興趣都很相投，於是紛紛建議他攷慮兩人進一步的交往。由於有一個好的開始，而且兩人的交往逐漸密切，而且嚴女士也和閻校長的家人很投緣，她不但是閻校長家中的貴賓，同時她的嫻淑、溫和，也給閻家子女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年六十六歲的閻校長和五十歲的嚴女士，感情在這種和諧的氣氛中不斷的滋長，兩人都發現相識相知的加深使他們攷慮共同生活在一起。一直到最近，才正式決定選在這個春暖花開的季節結婚。

前二星期，美國猶他州州立大學工學院院長來訪，閻校長特別請他到台大參觀，陪客約有十餘人，都是台大的有關教授或是其他各校的學者，還有一位不尋常的客人，就是嚴女士。

當時在坐的人，都知道嚴女士是閻校長的客人，雖然大多數的人已敏感的猜到嚴女士可能閻校長的「好友」，但認爲不便過問閻校長個人的私事，大家也沒有多問，心想：閻校長的好事大約近了。

幾位參加那天餐會的朋友，都覺得嚴女士的風度、談吐，與閻校長十分相配。言談中，看得出來，他們雙方的感情已有基礎，且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大家都爲閻校長慶幸。

閻校長一向喜歡平靜的學者生活，他的性格更趨向平實，因此當兩人的婚事擇定，並安排在溪頭的台大實驗林度蜜月，他們才悄悄的通知了幾位好友，請他們參加婚禮，爲他們祝福。

發內部奪權鬥爭，到現在階段止，冰山還祇露出一個尖站，更大的分裂動亂尚在後頭，這是共產政權的制本身所造成，不是任何人所能挽救得了的。假如沒有華國鋒及老幹部這一幫發動這次政變，而由所稱江青等四人幫者接下毛的衣砵，一樣會發生如火燎原的分裂動亂。共產政權僥倖得逞於一時之後，除非循修正主義路綫，自我質變，直至共產制度逐漸名存而實亡爲止，其內部鬥爭是永無休止的。但是採行修正主義，又必須先清算其上一代的思想路綫，否則修正主義就無由立足。

修正與獨裁

凡是權力過於集中，而統治者的權位，又無和平更替的制度，則不問是什麼樣的集權政體，當繼承問題發生時，政變動亂，一定會隨之而來，中國以往的帝制是高度集權的，雖然父子相傳爲大家所承認，然而諸子弟兄骨肉之間，爲爭王位而互相殘殺，史不絕書。但在秦漢以前的唐堯虞舜夏商周封建時代，宮廷政變之事就不多見，其原因即由於封建制度中的帝皇，其權力有限度，不能與秦漢以後封建已廢的集權帝制相比。古今中外權力最集中的制度，莫過於共產政權，因爲這一制度控制了每一個人所資以爲生的財產與謀生的機會，大家都成爲無產階級，所有財富產業名爲國家所有，實際上爲共產黨所有；再深一層看，亦不是爲共產黨所有，而是爲共產黨少數高級頭目所有，而黨的領袖又掌握了最後支配權。其集權程度遠在古代帝制及近代的納粹、法西斯之上。況共產政權的第一代領袖，是從槍桿子裏打出來的，到了第二代，勢不能再來一次槍桿裏出政權，於是「宮廷政變」，應運而生。而宮廷政變所得來的領導權，又不能不分一部份給與參與及支持政變的有力伙伴，於是產生了所謂集體領導之制。但個人獨裁，亦有一套獨裁的理論，而爲其訓練黨徒的重要教條之一，所以要實施集體領導，又必須先清算主張個人獨裁的上一代，否則一般黨徒們的心裏，一下子轉變不過來。蘇聯在史達林死後，經過貝利亞、馬林科夫一段短暫奪權鬥爭，即有赫魯曉夫等所形成的集體領導制度，同時展開對史達林的無情清算，以奠立集體領導的基礎，而爲修正主義鋪路。這一段現實的歷史，適用於世界上所有共產政權。現在大陸上儘管分裂混亂，華國鋒當權派，儘管把一切罪惡歸諸四人帮，但還是不能由四人帮來作毛的替罪羔羊。所以對大陸局勢的發展，有這樣的基本看法：華國鋒以及老幹部一帮如不清算毛思想、毛路綫，爲修正主義鋪路，光是鬥爭四人帮，絕不能將局面穩定下來。但是清算毛思想、毛路綫，走修正主義路綫，又非華國鋒等一帮所敢爲、所能爲。

余秋人

美國獨居年輕人大增

性，她仍然待字閨中。她住在離西雅圖的郅盛頓湖很近的一間舒適的一房公寓中，她一個人獨住，只有一隻叫艾佛瑞德的七趾貓陪伴她，但她很愜意。

担任西雅圖一名女市議員法律助手的艾妮娜，跟越來越多的美國年輕人一樣，選擇一人獨住的生活方式，沒有房友，沒有配偶。結婚？她說：「如果遇到中意的人，我會考慮結婚，但我絕對不會爲結婚而放棄我的事業。」

雖然這種美國年輕人仍只佔年輕的成年人的少數，但因他們多數集中在美國的若干地區，故而對經濟及社會生活，具有某些實際的影响。他們跟越來越多不願有小孩的夫婦及單獨住的老人，已影响許多城市的住宅型式、租金、交易、學校招生及鄰居的性質。

艾妮娜的情形，足以說明美國各地許多青年男女的生活方式的一些徹底改變。今年二月人口調查局報告，儘管經濟不穩定，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成年人獨住的人數已比一九七零年倍增，這遠超過年齡範圍內的人口的增加比率，三十五歲以下的年輕成年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尚不到五分之一。

這種獨住的趨勢，也反映出近年來美國家庭及社會生活的其他若干轉變；晚婚或甚至不結婚的趨勢；具有事業雄心的女性日見增加；薪水及資欵方面對婦女的歧視減少；日益升高的離婚率；年輕人一般不依賴父母的獨立性及一般對不方便的生活安排普遍產生容忍的新態度。

據人口調查局的婚姻問題專家諾頓表示，年輕人脫離所生成的家庭自立得早及晚婚的趨勢，已導致獨身生活的階段的延長。無疑的，這種過渡的生活階段，已漸成爲一個人生命中經常必須度過的一部份。

二十九歲的史密斯是位職業整容專家，他一個人住在費城一幢六房的住宅中，他也承認他住的地方，像其他任何一位王老五一樣，經常像座垃圾場。

自一九七零年以來獨住的年輕成年人的人數已增加百分之三十四，男性方面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女性方面增加百分之十九。

全國接受訪問的五十名左右的年輕人，差不多都一成不變的列舉自由及獨立爲他們獨住的主要原因。他們差不多喜歡自我享樂，回家後扭開電唱機，把衣服順手丟在地板上，燃一根攙有大麻烟的香烟。或隨時找個伴兒去露營及滑雪。

在費城一家廣告公司担任接待員的二十五歲的凱瑟說，「你可以隨意來去，你不必躭心妨碍別人。」她最近才攆走他的房友，成爲獨居。（節譯自香港虎報）

李凱詩譯

華國鋒體

華國鋒逮捕「四人帮」後，着手建立自己的體制，迄今將近半年，但並沒有穩定，首先是「大治之年」無法實現，各地鐵路遭受嚴重破壞，其次是經濟困厄、癱瘓，「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都不能把經濟搞上去。同時，華鄧之間存有不可調和矛盾，加以地方軍政頭頭權力膨脹，我行我素，致使「華體制」無法推行。

華國鋒五項措施

將近半年之中，「華國鋒中央」在激烈地奪權鬥爭下，作出的重大決定與措施，不外以下五項：

一、決定建立毛紀念堂，出版毛選集和籌備出版毛全集。現毛紀念堂已動工，毛選集第五卷已發行。圖藉毛已成的偶像地位，提高自己在黨內的份量。

在年十二月廿五日，「新華社」公佈毛二十年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的講話——「論十大關係」。此時公佈之全文與當年發表之內容，已經過頗多的删改與補充，甚且章節順序也有調整。華所以如此做的目的，是企圖藉以與其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之講話」，相互配合，要求黨政軍幹部與人民作爲教材學習，以當成批判四人帮與「防修、反修」的武器。

這是華在思想戰綫上佈下的第一着棋，說明其守着毛屍毛咒的眞正用心何在了。

二、作出所謂「抓綱治國」的戰畧決策。華上台後，強調毛的「以階級鬥爭爲綱」，以批判鄧小平以毛的「三項指示」爲「綱」。事實上華所抓之綱，既非「左」的，亦非「右」的，是華自己之綱，即在全大陸掀起揭批四人帮高潮之綱，這雖無綱之名而有綱之實。毛常說的「綱舉目張」，在這種實質之下，目前重新被掀起來的「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向雷鋒同志學習」等等之運動，都變成「目」了，都環繞在華國鋒這一「綱」上。

三、表面上打着「把國民經濟攪上去」，所謂的「抓革命，促生產」。先後召開了「農業學大寨」，石油、煤炭、鐵路、國防、林業等會議，並預定在本月內召開規模龐大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不過，由這幾次會議之所謂成就來看，「促生產」是假，「抓革命」是眞。將一切生產呆滯之過錯，都歸罪於四人帮。

四、在抓革命的行動中：已解決和正謀解決一些省市部門被四人帮破壞干擾的問題。例如上海、北平、河南、福建、保定、山東、山西、杭州、溫州以及徐州、鄭州鐵路局等，都曾遭受到重大破壞。由於鐵路運輸之不能暢其流，使得工農業生產、城鄉交流、戰備等多方面，都大大的受到影響，陷于癱瘓與半癱瘓狀態。幾個月來，華在「人民日報」上，有好幾篇大聲呼籲「要大力整頓鐵路治安秩序」的文章。

五、奪得被四人帮控制的一些部門和單位，特別是輿論陣地的領導權，使過去大造「四人帮」的輿論，轉而爲大造華國鋒的輿論。

大治之年無法實現

一九七七年，是華國鋒自訂爲「大治之年」。何謂「大治」？華國鋒是根據毛澤東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思想，而延伸出「在兩個階級的激烈鬥爭中，實現安定團結，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天下大治」的所謂華國鋒的「戰畧決策」。其實這不過是中國人傳統上「亂而望治」一詞，披上共產黨的外衣的一種說法吧了。去年一年，大陸上爲禍中國五十多年的周、朱、毛相繼死亡，大地震頻仍，旱虫災嚴重，毛死後爆發的翻天覆地的奪權之爭等等，使人意味着，「共產黨這個天」該變了。毛常說「亂是好事」，我們也認爲亂是好事，至少在加速共產極權政治的死亡一事上。但是對在大亂中受害的億萬的大陸同胞，我們付出的不僅是同情，而是血濃於水的感同身受啊！

中共元旦的「兩報一刊」社論中，就「大治天下」，提出四項「戰鬥任務」：一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帮的羣眾運動；二加強黨的建設，在全黨進行一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三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羣眾運動，努力把國民經濟攪上去；四進一步把羣眾性的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的運動推向新的高潮。

以上四項的所謂戰鬥任務，除了第三項是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偉大的空話」之外，其餘三項都是整人與防人整的武器，而且在配合着第三項去做。「大治之年」從何治起？元月廿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對此提出具體的做法。除強調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要求徹底肅清他們在各條戰綫的流毒與影響外，並強調在鬥爭中，首先把「領導班子」建設好。且提出「對極少數混入領導班子中攪修正主義、攪分裂、攪陰謀詭計的人，作堅決鬥爭；對那些攪資產階級派性，伸手要官、要權、要黨籍的人，要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堅強陣地。」如照這些具體的做法去攪「大治」，所謂的「一九七六年大亂之後」不是大治，一九七七年將是更大大亂的開始！

華鄧矛盾不可調和

華國鋒上台，既然已修正毛的經濟路綫，實際走的是毛鄧二度蜜月時鄧主張的路綫。但鄧華之間雙方之矛盾，頗爲微妙。當年華國鋒爲文革派一員時，鄧華即有矛盾，只是當時華國鋒並非是文革派的頭頭，雙方矛盾並未深化而已。去年一月八日周恩來死去，二月七日毛宣佈任華爲代總理，四月五日天安門爆發十萬人大抗暴運動，波及十七個省市區，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有所謂兩項決議：任華國鋒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隨之並展開「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追查反革命運動」。鄧

制不穩

侯家國

小平遂成爲右傾翻案風的「風源」，華鄧之間的矛盾深化成一山不容二虎的局面。

就華鄧二人而論，論才能華遠不及鄧；論理論鄧亦遠比華高明；論在黨內的地位及事功，華更望塵莫及；論與軍人及元老的關係，鄧更較華密切而有休戚與共唇亡齒寒的互依關係。江青事件後，華國鋒基於其擢升與黜鄧有密切的利害關係，所以仍堅持批鄧爲其政治鬥爭的要務。自毛死後華上升至去年年底止，此種政治立場之表明，見之於「華國鋒中央」的各種公開文章中。

一向作爲中共當權者的傳聲筒英籍華人韓素音（其夫爲印度人），在訪大陸出來後二月十四日在香港的一次演講中，在自己提出問題自己作答的第一事，韓即談關於鄧小平問題。韓說：「因爲受四人帮攻擊，他在中國很受歡迎。相信短期內鄧小平會重當重任。但一定要弄清楚，不要以爲四人帮錯了，鄧小平就完全對，我們要讓中國人仔細考慮『小瓶』復出的適當時候。」在韓文中可看出，華鄧之間有矛盾，只因擁鄧捧鄧之風遂漸高漲，華國鋒對其復出問題，不能不予愼重考慮在何種時機較恰當。但如要鄧就自己錯誤作自我批評，寫下自白，通過中共有關會議認可，這個「死不改悔」的鄧矮子，十年前即曾有過強硬對抗毛而死不認罪的紀錄，而今曾對華國鋒低頭嗎？

看來鄧復出，只是將鄧如何擺，華鄧之間矛盾如何調和的問題，如華鄧之間的問題解決了，鄧之復出的時候就該不遠了。

總之，鄧之復出，表面上不得不臣服於華之下，照鄧之個性似不可能答應，但揆之於今日情勢又不能不如此，姑不論未來華國鋒之地位在鄧復出後是實位抑虛位，華總有寢食難安之慮。在共產極權之下的政治，權位的丟失，連帶的就是被無休止的批鬥，甚至身家性命也得賠上，深具鬥爭經驗的華國鋒，應已深深體會到這一點的。

華國鋒體制的瞻望

華雖被「黃袍加身」登上首位，但其「法統」地位，至今在大陸尙被中共黨人懷疑。他所持的，據說是去年四月三十日，毛在接見外賓後親筆給華寫了「慢慢來，不要着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三句話。其中的「照過去方針辦」與毛死後當時宣傳機器還掌握四人帮手中時發表之文章的「按既定方針辦」，意義並不同，華後來却指責四人帮篡改毛指示。而四人帮被捕後，華則特別強調「你辦事我放心」這一句話，作爲「法理」之依據。

這句話如毛眞曾寫過，當時是指何事及何人，也不能不使人無疑的！究竟是誰在篡改毛的「指示」，四人帮已被鬥倒，華國鋒又提不出確切的證據，這是他遭遇到的第一個難題。假如此一「指示」有問題，則當初華國鋒據以推翻四人帮而所加之一切反毛的罪證，都不存在！

逐漸在走修改毛的路綫——政治的與經濟的，「打着紅旗反紅旗」，假毛話不辦毛事，甚至篡改毛的文章中的文字，以配合政策的逐漸轉變，這是華國鋒第二個難題。

面臨困難重重

鄧小平復出，及復出後的如何安排一事，是華國鋒的第三個難題。

散佈在大陸各地四人帮餘黨的反撲，是華國鋒第四個難題。故他後來強調「不要層層揪代理人」，只限於批鬥「首犯」，即怕事件擴大，不好收拾。

第五個難題，不僅是華國鋒的難題，也是任何一個中共當政者如不放棄其共產思想與路綫的共同難題。這一致命的難題，即是大陸同胞反毛反共反極權下的任何當權者的革命呼聲，浪潮越來越高。常假中共的各種運動中提出，如一月八日流傳在北平的藉紀念周死一週年的「宣言」，眞是把華國鋒這張「畫皮」駡得入木三分。

最近大陸黃河與淮河流域都遭受旱災，河南、河北、山西、山東、安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農田被嚴重波及，而在中共的抗旱資料，都提到四人帮的問題。莫斯科方面譏諷華國鋒說，四人帮並沒有超自然的能力，不能左右大自然。這一方面，於政治鬥爭中襲用教條化，華國鋒似乎在走毛澤東的老路，其識地與胸襟就可想而知了。華只是紅小鬼出身，學校正式教育不過小學程度，雖尙合乎毛接班人的五項條件，但求治事之才，差得太遠，治國之才，更談不上。

華國鋒走進十字路口

在「華體制」之下，地方軍政頭頭，權力正在澎脹。爭權是「各盡所能」，對華的命令是「各取所需」。有利的則服從，不利的則我行我素。華想必亦有鑒如此，所以在所發佈的命令中，都是「中共中央、軍委、國務院」等九個機關共同署名。華不敢單獨發號施令，顯示華地位之不受重視。甚至其命令在北平城內也窒碍難行，盤據在北平城內的頭頭們亦都是各有所思，各具懷抱。

華國鋒往何處去？由以上分析看，他已走到十字路口，必須得愼重選擇一下方向了。一步走錯，很可能在繼續高漲的內鬥中，成爲一個悲劇人物，一個在中共歷史政策轉寰中的踏板人物了。

未來的演變，反毛接着的就是反「華」，下一步就是反共。我們常說「亡共在共」，這話確有道理。由大陸的不斷的變局，且已看出爲時不遠了，讓我們拭目以待，伺機而動，復國在我。

左派誣陷屈原

胡蓑之



左派電影的屈原扮相

慣於抹煞歷史，嫉視忠臣烈士的中共，最近在港上映的左派電影屈原，改頭換面，胡說八道，竟把家喻戶曉的愛國忠臣、烈士、文學家兼政治家，而描寫為「法家」，又一次欺騙世人的卑鄙手段，現在搜集有關屈原的史實，遺作及其他資料，加以對照，看看那些死不要臉高呼大鼻子為爺爺的傢伙，究竟橫行到了什麼程度！他們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誣陷，可以無中生有，也可揷耻；我想中共誣屈原的法家，可能根據司馬遷的「屈原傳」中所說：「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之句。其實，憲令即法度或法令，亦即今之憲法，可以稱為制憲家，而與法家實風馬牛不相及也。

屈原為戰國時的楚人，名平，別字靈均，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富有國家民族思想的學者。他生於周顯王廿九年（紀元前三四〇），卒於周赧王卅七年（元前二七八），得年六十有二。當時中國分成七國，戰爭連年，人民痛苦不堪，這七國中有的企圖稱霸天下，有的希望保衛國土的獨立。其中比較強大的以西方的秦國最盛，南方的楚國和東方的齊國次之；魏、趙、韓、燕則較弱。

屈平跟楚王同姓，為楚國貴族。他受過很良好的教育，對於古代的歷史，文學及神話，都有着深度研究。由於他的聰明，又肯用功讀書，故年青時就已成為一個有學養的人。因之，廿多歲便担任了左徒之官職。其地位僅次於宰相，而彷彿現時的外交部長。因為他對各國形勢都有研究，又有口才，所以左徒這份差使，對屈平來說是很適當的，使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於是他決心要替楚國做一番事業，從而令他訂製楚國憲法，接待各國的使節。同時懷王也很相信他，隨時跟他商討國家大事。

屈原本月就是個大文學家，兼英明的政治家，對於外交方面，主張楚國必須跟齊國聯合，以對抗強大的秦國；否則楚國將會滅亡，他對內政則覺得要鞏固楚國的獨立，提高楚國的地位，首先需要改良內政，即是要「嚴明法紀，選賢任能」。屈原這種有利於國家和百姓的主張，却遭受到一羣自私落後的貴族官吏所反對。原因是這一主張一經實現，法紀隨之嚴明，賢者在朝，而自私落後者則失去其特殊權利的保障。反對派的主要人物是上官大夫靳尚、懷王的妃子鄭神及其所生之子子蘭；他們都是懷王的親信，具有極大的勢力。這羣自私自利的小人，却包圍了昏庸的楚懷王。

秦國的特務暗中向他們行賄，利用他們反對屈原的聯齊政策，而主張跟秦親善，以破壞懷王與屈原的關係。他們本來嫉妬屈原的才能，因而向懷王進讒言：『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懷王聽了這些話，就大發脾氣，並免除屈原的左徒官職，不讓他參與國家大事，僅給他一個「三閭大夫」的閒差而已！從此他們臣君之間的關係就疏遠，屈原認為自己對於國家是忠實的，對於那份「制憲」工作是認眞的，終於遭受一羣小人的誹謗與排擠，因此，內心覺得異常悲憤！

以妃子鄭神、靳尚大夫為首的親秦派獲得勝利，他們得意忘形，受到了秦國使者張儀的種種欺騙，而與齊絕交。至發覺受騙以後，又立即出兵去打秦國，結果被秦打敗了，傷亡人數達八萬餘人，更失掉漢中一帶大塊土地。但哀莫大於心死，那羣小人仍不覺悟，又接受秦國的誘餌，以蒙蔽懷王，出賣楚國利益。

後來秦昭王在張儀等人的設計下，表示欲與楚聯婚而邀懷王至秦國商議，實為一大政治陰謀；屈原獲悉，認為非常危險！其時王雖與他疏遠，可是熱烈愛國的屈原，却不顧一切去諫阻道：「秦為虎狼之國，最不講信用者，與其冒險前往，不如不去為安全」。懷王受了親秦派的迷惑，不聽屈原勸告，決心北上。

果然中計，懷王一進入武關（在今商縣東南），就被扣留，秦派兵絕其後而要脅他割地。懷王一度逃亡趙國，却不為趙所收容，驅返秦境，被囚三年，終於死在秦國。這時候的屈原，正在漢北一帶的山野中流浪。他北望着高山，南望着楚都，眼巴巴看到祖國的政治一天天腐敗，國勢亦日衰頹，於是感到無限的悲痛，傷心地哭泣起來！用他的悲痛的情感和眼淚，寫下了若干動人的詩篇。

懷王死後，他的長子頃襄王繼位，初時本來對屈原的態度似有好轉；旋而親秦派的勢力又膨脹起來；原因是襄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復聽大夫靳尚的讒言，將屈原放逐江南，過着流亡生活。他跟隨着許多流離痛苦的國人，在一年

仲春二月，離開了楚國都（今湖北江陵），江城順東下，經過湖南的華容而抵武漢，在這兒住了一些時候，又向南行，橫渡洞庭湖，過沅水、經桃源、辰陽而抵湘西的叙浦；其後又輾轉流浪到東北的湘陰地方。在此長期的流浪中，屈原寫了不少愛國的優秀的詩歌。他經常戴着一頂高山帽，穿一襲長袍，以寬帶束着腰，手裏扶一根拐杖，行吟於湘江之畔，時間長了，江邊漁民，農村的老婦，都對屈原有了好的印象；親切如家人。他們每見屈原，總是稱他爲「三閭大夫」而不名。

這時候屈原大概是六十歲的光景，因其生活艱苦，內心又極爲悲傷，是以格外顯得蒼老，面上已無肌肉，瘦骨嶙峋。一日，他去江邊散步，有個魚人對他說：

「你不是三閭大夫嗎？何故弄到這步田地呢？」

「大家都很污濁，祇有我一個人比較清潔；大家都醉生夢死，祇有我個人清醒；所以，他們就不敢要我。」屈原如此回答。

漁人又問：「你是聰明人，應該很圓滑，爲何這樣認眞呢？凡事馬虎一點不好嗎？人家污濁，你也跟着污濁；人們醉生夢死，你也可以暢飲幾杯。這樣一來，他們不是也就歡喜你了嗎？」

「我不能同流合污」！屈原回答道：「我曾聽說過，新洗頭髮的人，必須擦乾凈帽上的灰塵，才可戴在頭上；每次洗澡，必須換衣換褲，怎可以白潔的身體，受到衣上、帽上的塵埃？我寧願跳到水裏面去給魚吃了，也不能向那些小人妥協的！我一定要保持我的清潔，我一定要保全我那高貴的品質，絕對不能讓外面一點灰塵，來沾污了我這潔白的軀體。」

屈原雖是六十老翁，然其說話的語氣，仍非常堅決有力，在那些聲音中，吐露勇敢的正義的感情。漁人聽了屈原的這一段話，便深深地體會到屈原偉大的精神及其偉大的人格，他也不再說什麼話了，祇好笑笑地划着小船打魚去了，並高興地歌唱着：「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他的意思是仍然希望屈原以環境爲轉移。而屈原則繼續地在江邊散步，他指起頭來，望着天空，朗誦自己的詩歌，表示堅決不向那批親秦派惡勢力低頭，因此，他也不再獲得楚王的信任。

春秋戰國時代的一般士大夫，若是在本國不得意，則往往跑到其他國家去做官。所以司馬遷在其「屈原傳」最末段加上評語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深愛自己的國家，他願意在祖國的境內四處流浪，而不願意像張儀、蘇秦那樣去相別國。

屈原六十二歲那年；秦國的軍隊，終於攻破了楚國的都城。他流落在八百里外的湘江之畔，聽到了這個不幸的亡國消息，委實憤恨到了極點。他憤恨楚國朝政的腐敗！他哀痛楚國即將滅亡！他悲傷楚國百姓所遭受的苦難，又想起了自己的年紀垂垂老矣！回都城的希望已完全破滅了！因此，他感自己不能繼續再活下去了。

他寫完自己最後的一篇詩——懷沙，即於同年的五月五日那天，抱着一塊大石頭，跳下汨羅江中自殺了（按汨羅、水名，源出江西省修水縣西南山中，是爲汨水；西南流，入湖南省境，經湘陰縣東北；又有羅水，發源於岳陽縣，西流來會，乃稱汨羅江。西北流、注湘水，屈原自投汨羅以死，其沉水處曰屈潭）！

屈原的自殺，不是悲觀，也不是厭世，而是對楚國腐敗王朝的一種堅強的反抗。他死了以後，人們爲了紀念他，每年的陰曆五月五日那一天，大家在江裏划龍舟，說是爲了打撈屈原屍首，也有說是爲他招魂的；並包有糕子，丟下江裏去給蛟龍吃，免得那些飢餓的蛟龍去吃屈原的屍體。這些故事的傳說是極爲美麗的，因爲在這種故事中，可以反映廣大的民眾，對於一位熱心愛國的屈原，是多麼的敬愛，直至兩千多年後的現在，猶不減當年。

一般認爲：屈原在政治上已告失敗，但在文學上則是成功者。他在二十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充分發揚了他的愛國愛民的崇高思想和熱烈的感情。而這些思想和感情，又都寫在他的詩歌裏。他一共寫過二十幾篇詩歌，全是極其優秀的。

如九歌、離騷、哀郢、涉江和懷沙等，都可以說得上是他的代表作；特別是離騷，更爲有名的長詩，一共有三百七十多行，二千四百多字。在中國古代的詩歌中，算是不可多見的長篇。屈原在這篇詩裏，發揮了無比的天才。他利用民歌的體裁，採用了許多通俗的語言，並運用過不少神話和傳奇的故事，想像豐富，情感熱烈，文句美麗、音調和諧。因之，屈原的詩歌，放射出永久不滅的光輝，它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有地位，即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有地位。

我們可以參考歷代對他所作的評述，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句曰：「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辭。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爲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

楚辭到了漢以後，已遞嬗爲賦與樂府，已非屈、宋騷體之本色。宋朱熹的「楚辭集注」說：「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明王船山的「楚辭通譯」謂：「熟譯篇中（指九歌）之旨，但以頌其所祀之神，而婉娩纏綿，盡巫與主人之敬慕，舉者叛棄本旨，闌及己冤。然其情貞者，其言惻，其志莞者，其音悲。……」總之，屈原的作品，最重要的是表現他愛國愛民的思想和感情。直到他死那天，還不忘國家和百姓呢。

電影評論

談龍剛與「波斯·夕陽·情」

龍剛每年一部電影，由於思想奇特，每片都具有濃厚的哲學氣味，寫倫理的「應召女郎」受到好評，但寫「人性」的「廣島廿八」則受評擊，該片垮張人性，無視日本侵華罪行，竟對日人寄以同情，此是龍剛的一大敗筆。至於「波斯、夕陽、情」，是寫現代中國家庭的悲劇，丈夫忙於工作，太太沉迷打牌，形成了嚴重的家庭問題。龍剛透過鏡頭，進行探討夫婦關係，以及青年男女的對愛情的觀念。

看過龍剛「應召女郎」影片後，都應該承認龍剛是國片最有深度的導演。

龍剛電影具哲學味

有人說：龍剛是一個思想奇特的導演，他的想法與做法都是特立獨行的，不受別人左右。不管別人對他的看法如何，他仍然按着他自己的想法，每年拍一部屬於自己的電影。

龍剛的電影大都具有濃烈的哲學基礎，和尖銳的看法。不管他的看法被不被別人接受，但他仍堅持自己的原則，拍他屬於自己的看法和想法的電影。他的近作「波斯、夕陽、情」就是龍剛每年一部的精心之作。

「波斯、夕陽、情」與過去的作品，也有基本上的不同。他的「應召女郎」是屬於倫理的，「廣島廿八」雖屬於人性，但過分渲染，教人同情日本人的遭遇，忘却日寇侵畧我國的滔天罪行，因而受到廣泛批評。這部「波斯、夕陽情」却是屬於家庭的。

該片描述夫妻相處之道，龍剛鏡頭下的鄧光榮和陳曼玲的夫婦關係——丈夫忙着工作，太太忙着打牌，各走極端，造成了典型的家庭悲劇——可能在我們的社會普遍存在，也形成了嚴重的家庭問題。但透過龍剛鏡頭的雕刻，它是那麼尖銳的存在，它又是那麼觸目的突出！

「波斯、夕陽、情」表現了龍剛對現代中國家庭問題的關切，也是最突出的一份抽樣。最能讓人心悅誠服的是全片在討論夫婦關係，和青年男女對愛情的觀念，但却摒除了說教。龍剛只把問題剖開，毫無掩飾的擺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作結論，留給觀衆自己去深思、探討！

「波」片是鄧光榮自傳

「波斯、夕陽、情」據說是鄧光榮的眞實故事，只是，在身份上畧有改變。鄧光榮第一次在銀幕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以他自己的姓名鄧艾倫作爲劇中人的名字，就是，因爲鄧光榮在感情上的遭遇，正如「波斯、夕陽、情」中的一樣，整天的在家中受到太太的吵鬧。在實際生活中，陳曼玲所演的「鄧太太」玲娜（也是眞名字）並沒有正式結婚手續，但她與鄧光榮同居已有好多年的歷史，至今尙未結婚。

也許「波斯、夕陽、情」演的正是鄧光榮自身的生活經驗，所以他對這樣一個角色的感情掌握，也是很成功的。他將一個在婚姻上有了挫折，受到家庭問題困擾，而不能由妻子那裏得到安慰和鼓勵的丈夫痛苦和精神狀態，有了極爲深刻的描繪。

鄧光榮是當前國片影壇上最紅的小生之一，過去他在不少作品如「海鷗飛處」、「彩雲飛」、「楓葉情」中他都有很優越的表現，他那風度翩翩的「佳公子」氣質，留給人極爲深刻的印象。但就戲論，「波斯、夕陽、情」却是鄧光榮從影以來，演得最有深度的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將可扭轉一般人對鄧光榮的重新估價，因爲他所表現的，已不止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而是一個演技優越的大明



龍剛(右)與「波斯、夕陽、」男女主角陳曼玲、張艾嘉、鄧光榮合影。

星。

「波斯、夕陽、情」是根據孟君原著小說改編的，由鄧光榮、張艾嘉、陳曼玲、金川等聯合主演、孟君及龍剛也在片中客串演出。

張艾嘉悽婉動人

在「波斯、夕陽、情」中，張艾嘉扮演一個土生的華裔少女，純眞，而具有熱情。

自從張艾嘉拍完「碧雲天」之後，她的純眞，善良的性格，留給了觀眾永難忘記的印象。她由報恩捨身，到因誤解而出走，最後爲恩人生下兒子，而在人海中消失，這一連串的不幸遭遇，留給人的是無休無盡的「悽苦」和「完善」的回憶。

繼「碧雲天」之後，張艾嘉在「波斯、夕陽、情」，演角色的純眞的悽哀，比她在「碧雲天」中所飾演俞碧菡更爲悽婉動人。

在「碧雲天」中的俞碧菡的悲劇是被動的，但在「波斯、夕陽、情」中，張艾嘉所演的悲劇却是主動的，她明知鄧光榮已經有了太太，明知這種愛情是悲劇，是悽蓄，但她爲了一個「愛」字，仍然對鄧光榮捨身。當鄧光榮發現她是一個沒有接觸過男人的女人，他驚愕了。他說：「妳知道我是有太太的？」張艾嘉流着淚說：「我知道的，但我只知道有愛，其他，我就不想去管它了！」

張艾嘉最近交了一個「長了外國臉孔」的男朋友。

張艾嘉的新男友是位美國記者。看見張艾嘉，她爽爽朗朗，一五一十的就「招供」了。他是美聯社駐香港的社長，卅八歲，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美國人。他的中文名字是劉幼林，英文名字是鮑伯。

「他很冷靜、成熟，喜歡抽烟斗，酒量也不錯。」張艾嘉說。

張艾嘉的戀愛花邊不少，金川和她的交往被報章雜誌報導得最多，如今他們已各分東西，往事如烟了。

張艾嘉談起這位新男朋友說：

「他和影劇圈的朋友也挺熟的，胡金銓就喊他是『聖人』，他的人緣很好，好像還沒有聽過有人說他壞話。」

以前張艾嘉交的朋友，常常被家庭反對，如今這位，倒是家人都很贊成，連媽媽也很欣賞他。

「他呀，比純中國人還有中國味。」她說。

也許是年齡比她大些，所以他還常常「開導」她，偶而張艾嘉發小脾氣，他就不言不語，抽着烟斗盯着她，張艾嘉俏皮的一笑說：

「他那個樣子，弄得我連脾氣也發不出來了。」

張艾嘉是個對電影很有抱負的女孩，她會寫文章，也能編劇，談起電影來，儼如影評家。

艾與我



接着艾克想到我，也替我引見國王，表示我是個英國公民，借調給他使用，我嚇獃了，不知所措，我是一個平民，不應該舉手敬禮；但我又身穿軍服，屈膝行禮也不對，這時眞希望傾我所有，換取一名禮賓官在一旁指點。

我最後不但半蹲下來，而且又伸手出去說，「您好嗎，陛下？」國王站在那兒，像雕像一樣動也不動一下，不知他是否被我的鹵莽，氣得說不出話來，或是跟我一樣不知如何是好，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艾克這時又說一遍，「陛下，這位是凱麗・蘇密兒絲比小姐，她是英國公民，目前在我的總部任職，担任我的司機。」

國王點一下頭，轉向蓋爾將軍，一起走進房子，我覺得好委屈，也很傷心。

國王訪問完畢之後，我開車送他返回機場，他一語不發，而且滿面怒容，這是有原因的，他染上了美國大兵那種不論貴賤一視同仁的不名譽病痛。

我曾希望他走時，會與我握個手，賜個微笑，甚至對我說幾句話，然而他就這樣離去，未承認我是他最忠誠的子民之一，我並未覺得很難過，因爲在赴機場途中，他對將軍也是不吭一聲。

那時候貴賓相繼來訪，是有原因的，那年秋天，召開了兩項重大會議——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以及蔣委員長的開羅會議，還有羅斯福與邱吉爾會晤史大林的德黑蘭會議。

當馬歇爾將軍通知艾克，要他參加開羅會議時，艾克說，「渡個小假的機會來了，一起去怎樣？」我對他說，我很想去，但怎麽可能這樣安排呢？「沒問題」，艾克說，「我要總部的其他參謀也去，飛機上還有很多空位。」事情就這樣安排妥當，艾克的其他兩名幕僚，魯絲與露易絲兩位小姐，也很高興有機會到開羅去。

我們全坐上馬歇爾派來接將軍的G五四飛機，在機上像平常一樣打幾局橋牌，打完後，各自就寢；其他人一個個的溜下去睡覺，最後只剩下我與艾克兩人，我們感到完全自由自在，沒人注視，想到兩個成年男女，會在黯黑的飛機上交頸擁抱，實在很荒唐，然而我們已心滿意足。

但是，現實重於談情說愛，我們兩人都已倦了，不想冒着危險，以這種如膠如漆的姿勢睡着了，所以我們還是分開了，各自就寢，但我一直清醒着，轉身看着艾克。

每次我轉過頭去，就看到他沉睡在幽暗的光綫中，微張着咀巴，鬆着領帶，憐愛之心，油然而生，陽光顯示出他臉上的每一條皺紋，我想不出任何事比得上每天清晨能看到他躺在我枕邊那種幸福，即使僅能接近他那幾小時，也令人心滿意足。

在今天，性已成爲理所當然的事，實在難以體會到距今僅卅年前，男女之間是多麽純潔，對我來說，那天晚上的感受，猶勝於肉體上的親密接觸。

在開羅，魯絲、露易絲和我，都住到保留給艾克的豪華寓所中。

那天晚上，艾克與馬歇爾共進晚餐，魯絲・露易絲和我到「牧羊人飯店」參加鷄尾酒會，然後她們兩人與一些朋友出去吃飯，我獨自回到寓所，不久，艾克的副官米奇來敲門。「將軍問你是否願意陪他乾一杯」。他說。

艾克在客廳踱來踱去，我說：「是否有人需要乾一杯？」

「對，對，進來，凱麗，順便將門帶上。」我輕輕的關上門，然後直向他奔去，我們站在那兒，互相擁抱着，他的下巴頂着我的頭髮，他說，「噢，太好了！這才是你應歸屬的地方。」我們就這樣站着、抱着，那並非是熱情洋溢的擁抱，只是兩個迫切需要擁抱着對方，却又沒甚麽機會這樣做的人彼此依偎而已。

在北非的任務完畢之後，有關艾克前途的謠言很多，盛傳他將被召回華府，到五角大厦坐辦公桌，這種謠言使我感到很困擾，如果艾克眞的必須回到華盛頓，那我根本沒機會再見到他，他可以帶其他幕僚與他同去，但他無法帶一名英國公民到五角大厦作爲他的私人隨員，根本就不可能。

但當羅斯福總統從德黑蘭會議回華府途中，再度駕臨阿爾及爾時，情

克之戀

凱麗著

兄頓然改觀，他帶來的消息說，艾克已被挑選爲「大君演習」的指揮官，這項「演習」將使其他任務顯得微不足道，亦卽渡過英法海峽登陸歐洲。

將軍高興得幾乎掉下淚來，臉上的笑容從未消失過，他將飛返華府一、兩周，然後以盟軍最高統帥的新頭銜，到倫敦去。

這表示，他可以把我留在幕僚人員中，我也卽將返回倫敦，艾克也會去。

有個短時期我被留在阿爾及爾，整個總部就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了無生氣，我們之中，有些人準備到倫敦與將軍會合，其他人則改調其他處所，那是個離愁別緒的時刻，因爲經過那許多個月，我們彼此都有很好的感情。

我也會吃醋，艾克和我都小心的避免談到一個話題，我在場時，他很少提及他的太太，只有在有些人問起時，才咬唔幾句，我則從不提到她，但會想到她，比方說，我會想到她很幸運，有個這樣的男人作丈夫，以及作爲她兒子的爸爸，我也想到別的事，有些想法非常卑鄙，我只有深埋在心中，想到艾克要回家，回到他妻子身邊時，我心裏就有氣。

有生以來，我首度難以入眠，我們的前途在那裏？我的前途呢？當我設法客觀的檢討我們的關係時，發現我的迷戀之情，像個女學生一樣，然而，我並非女學生，我的感情，也獲得回報，這點我非常肯定，自從艾克躊躇的、含糊的、羞赧的、溫柔的告訴我，當他聽到「史特拉桑蘭號」中了魚雷時，整晚忐忑不安之後，我就從未懷疑他對我的愛，現在也不懷疑，但是……。

如果這件事可稱得上一段戀情的話，這是一段畸戀，然而，無論是甚麼戀，在我一生之中，從未與任何人有如此完美的關係。

我們彼此深愛着對方，如果他拉起我的手，用力握一下，我就瞭解他心中的一切情意，他就是這樣，從不會率直的說一聲「我愛你」。他對我表達情意時，只會說，「凱麗，你確實知道我想對你說的話吧？你必須要瞭解。」我就回答：「會的，我會瞭解。」事實上，我也眞的瞭解。

到了最後一天，將軍在機場與所有的幕僚握別，我是最後一個，他從口袋中取出一張紙條，對我說：「凱麗，替我保管這個好嗎？」我對他說：「一定的，將軍。一路順風。」

我站在那兒，注視着他的飛機消失在天邊，回到車內，我取出他給我的字條，上面寫着：「想我！你知道我會想甚麼人的。」

我哭了出來，實在是忍不住了，但又怕也許會有人瞧見，我使勁的抽一下鼻子，用力揉一下眼睛，擦乾眼淚，將車子掉頭，開回阿爾及爾。

經過幾天幾夜的思維，回想起一幕又一幕的往事，從第一天我遇見這個藉藉無名的中將開始想起，最後我變成非常冷靜而且願意聽天由命。

我愛艾克，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點，我別無其他奢求，考慮到前途，實是愚不可及的事，這是戰時，如果是承平時期，情況就截然不同了，經過一段期間之後，我想，我可能會說：「作個決定吧！」但我們目前生活在困苦的時期。

在戰時，對於生命會有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依時間，地點而定，畢竟，我們都不敢肯定過了今天，是否還有明天，我們見過的事情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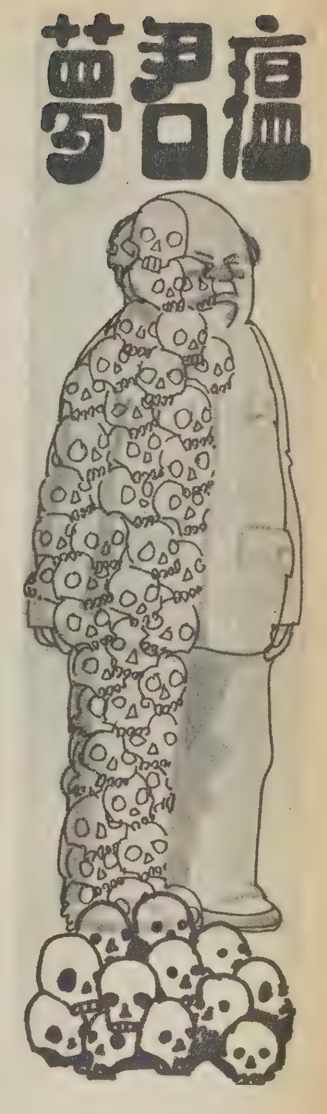
我的愛，隨着我的心而神馳，而我的心，每根心弦，都通向艾克，我知道，我不久卽可在倫敦與他重聚。

倫敦的霧，濃得像豌豆湯一樣，汽車行駛的速度，與步行相差無幾，有些汽車前面，還有人提着燈籠帶路，我在迷濛的霧中駕車前進，好幾次必須下車瞧瞧自己身在何處，我是開車到火車站接艾克，他從華盛頓飛到此地膺任新職，但由於倫敦霧大，飛機在蘇格蘭降落，改乘火車到倫敦。

我抵達月台時，火車正好進站，將軍私人的車廂，就在機房之後，他的首席助理巴克以及副官米奇，都在那兒，我眞想張開雙臂向他奔去，但時間與地點顯然不合適。

艾克說，「舊地重遊，實在好極了。」說完他就走出車外，「我的天！」他喊道，「這是我所見最嚴重的濃霧，你怎麼到得了這裏？」

瘟君夢



岳騫

第二項　第二階段，爲分區改編階段。

第一點：南京國民政府所屬陸軍部隊（步兵部隊、特種兵部隊、交通警察部隊及地方部隊），在分區分期開赴指定地點集中整理後，整編委員會應根據各區實況，制出分區改編計劃，定期實施。改編原則，應依照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制度和正規編制，將經過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陸軍部隊編成人民解放軍的正規部隊。其士兵中老弱殘廢，經查驗屬實，確須退伍，並自願退伍者，其官佐中自願退役或轉業者，均由整編委員會及其分會負責處理，給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務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無着，發生不良行爲。

第二點：南京國民政府所屬海軍空軍，在分區分期開赴指定地點集中整理後，即按原番號，原編制，原人數，由海軍空軍整編委員會依照人民解放軍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編。

第三點：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一切武裝部隊，在改編爲人民解放軍後，應嚴格遵守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忠實執行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政治制度，不得違犯。

第四點：在改編後，退伍官兵應尊重當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當地人民，亦應對退伍官兵給以照顧，不得歧視。

第九欵　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一切武裝力量，於國內和平協定簽字之後，不得再行徵募兵員。對其所有武器，彈藥及一切準備，一切軍事機關設備及一切軍用物資，均須負責保護，不得有任何破壞、藏匿、轉移或出賣的行爲。

第十欵　在國內和平協定簽字之後，南京國民政府所屬任何武裝力量，如有對改編計劃抗不執行者，南京國民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強制執行，以保證改編計劃的澈底實施。

第五條

第十一欵　雙方同意，凡屬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依仗政治特權及豪門勢力而獲得或侵佔的官僚資本企業（包括銀行、工廠、礦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財產，應沒收爲國家所有。

第十二欵　在人民解放軍尙未到達和接收的地區，南京國民政府應負責監督第十一欵所述官僚資本的企業和財產，不許逃匿或破壞，或轉移戶頭，暗中出賣。其已經遷移者，應命其就地凍結，不許繼續遷移，或逃往國外，或加以破壞。官僚資本的企業及財產在國外者，應宣佈爲國家所有。

第十三欵　在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和接收的地區，第十一欵所指的官僚資本企業和財產，即應由當地的軍事管制委員會或民主聯合政府委任的機構實行沒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應加清理，經證實確爲私人股份並非由官僚資本暗中轉移者，應予承認，並許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欵　凡官僚資本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以前以及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而爲不大的企業且與國計民生無害者，不予沒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於犯罪行爲，例如罪大惡極的反動份子而爲人民告發並審查屬實者，仍應沒收其企業及財產。

第十五欵　在人民解放軍尙未到達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國民政府所屬的省、市、縣政府，應負責保護當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動，不得壓抑或破壞。

第六條

第十六欵　雙方確認，全中國農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權制度，應有步驟地實行改革。在人民解放軍到達後，一般地先行減租減息，後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欵　在人民解放軍尙未到達和接收的地區，南京國民政府所屬的地方政府應負責保護農民羣眾的組織及其活動，不得壓抑或破壞。

第七條

第十八欵　雙方同意，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所訂立的一切外交條約、協定及其他公開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檔案，均應由南京國民政府交給民主聯合政府，並由民主聯合政府予以審查。其中，凡對於中國人民及國家不利，尤其是有出賣國家權利的性質者，應分別情形，予以廢除，或修改，或重訂。

第八條

第十九款　雙方同意，在國內和平協定簽字之後，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以前，南京國民政府及其院、部、會等項機構，應暫行使職權，但必須與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協商處理，並協助人民解放軍辦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項，待民主聯合政府成立之後，南京國民政府即向民主聯合政府移交，並宣告自己的結束。

第二十款　南京國民政府及其各級地方政府與其所屬一切機構舉行移交時，人民解放軍，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國民主聯合政府必須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員中一切愛國分子及有用人材，給以民主教育，並任用於適當的工作崗位，不使流離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國民政府及其所屬各省、市、縣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軍尚未到達和接收以前，應負責維持當地治安，保管及保護一切政府機關，國家企業（包括銀行、工廠、礦山、鐵路、郵電、飛機、船舶、公司、倉庫及一切交通設備等）及各種屬於國家的動產不動產，不許有任何破壞、遷移、藏匿或出賣。其已經遷移或藏匿的圖書檔案、古物珍寶、金銀外鈔及一切產業財產，均應立即凍結，聽候接收。其已經送往外國或原在外國者，應由南京國民政府負責收回或保管，準備交待。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和接收地區，即應經由當地的軍事管制委員會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聯合政府委任的機構，接收地方的一切權力及國家產業財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簽字於國內和平協定由南京國民政府付諸實施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願意負責向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委員會提議：南京國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協商會議。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國民政府業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後，中國共產黨方面願意負責向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提議：在民主聯合政府中包括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的若干愛國分子，以利合作。

雙方代表團聲明：爲着中國人民的解放和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爲着早日結束戰爭，恢復和平，以利在全國範圍內開始生產建設的偉大工作，使國家和人民穩步地進入富強康樂之境，我們特負責簽訂本協定，希望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爲完滿地實現本協定而奮鬥，本協定於簽字後立即生效。

像共方提出的這種條件，任何人皆知不能接受，但黃紹雄竟把毛澤東這八條二十四款帶回南京，面交李代總統，而且認爲可以接受。

李宗仁當即召開緊急會議，黨政大員均出席，一傳看這二十四條，頓時大譁。

黃紹雄自認「八桂智囊」，不慌不忙將雙方形勢作一比較，認爲如果不接受，結果只有更壞。更引起羣情憤慨，會場亂成一團。

李宗仁一向沒有主意，重要問題皆要問白崇禧。本來以李宗仁爲首的桂系，志在必得副總統，把安徽，廣西兩省民脂民膏，成卡車排成長龍運去南京買選票，本意就在伺機推倒蔣總統使李宗仁扶正，所以徐蚌會戰緊急時，張淦兵團奉命令去救黃維兵團，中途逗留不進，坐視黃維兵團覆滅，就使杜聿明指揮的三個兵團無法突圍，終於同歸於盡。

徐蚌會戰徹底失敗，白崇禧以華中軍政長官身份，通電勸蔣總統引退，與共黨談和。還有些無恥政客更乘機出現，其中最無恥的是一批河南人，河南省參議會議長劉積學領導河南省參議會致電蔣總統，公開抨擊，措辭較共產黨更激烈，可是到了共產黨佔領河南後，這批愚而詐又善變的河南人，都被毛澤東殺光了，也算是一件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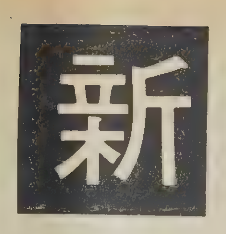
白崇禧在桂系大員中頭腦最清楚，過去是基於私人情感、國體利益，爲了擁李宗仁坐上總統寶座而實行一次苦肉計，斷不料搖動了全局，竟然同歸於盡，當李宗仁問到他時，白崇禧大聲說道：「毛澤東已提這二十四款、如果有人再談和，立時槍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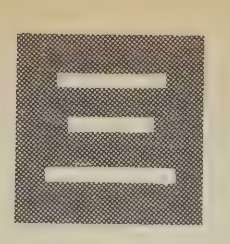
此言一出，絕大部份人興奮得鼓掌，只有黃紹雄說不出話。

但黃紹雄來時，周恩來再三拍肩膀，允許將來在於「政府」中給以「部長」位置，黃紹雄自不能就此作罷，非再打主意不可。



鄧小平欲出不能　嚴以敬作









曹操忙於對付袁術、呂布、劉備、袁紹，一時只得對公孫度採取順水推舟的政策，不僅不加以討伐，而且派人拜他為「武威將軍」，封他為「永寧鄉侯」。

公孫度心中十分不快，向人說：「我已經是遼東王了。誰希罕什麼『永寧』的『鄉侯』。」

建康九年，公孫度去世；公孫康繼承了所謂遼東侯、平州牧的爵與位。

（十二）公孫康

公孫康把父親所不要的「永寧鄉侯」的印與綬，送給了弟弟公孫恭。

建安十二年，袁熙與袁尚二人來投奔他，有人向曹操建議，乘此機會，以追擊二袁為名，派兵將公孫康解決。曹操說：「不必，我有辦法，叫公孫康把二袁的頭顱送來。」

曹操的辦法十分簡單：不派兵，也不叫人去命令公孫康如何如何？曹操知道，倘若派了人去，公孫康反而會與二袁及其殘部合在一起；不派兵去，公孫康就不懷疑曹操有順便解決他的企圖，就會殺了二袁，向曹操討好。

曹操而且不等待公孫康有所表示，就率領大軍從柳城向南撤退。為的是：讓公孫康放心。

曹操這一次從柳城撤退，冒了他自己所不會預料得到的險。當時，季候不過是深秋，塞外却已經是冷得很；他的部隊被凍得受不了。更可怕的，是走了二百多里，沒遇到水。（來時，濼東地區泛濫的水，上不了長城南北兩旁的山，而且已經流掉。）後來，他吩咐軍士鑿井，鑿下去三十幾丈才有水，軍粮，也吃光了。塞外本就不產多少粮食；牛羊之類，多數都被烏桓人之中不肯投降的帶走了。曹操的錯誤，是忽畧了在開拔以前向歸順了的烏桓人，多徵發一些牛羊。於是，只得殺馬充飢。殺了、吃了幾千匹馬，才回到了長城以南，出產穀類的漢人耕種區域。

倘若二袁知道了曹操在歸途如此狼狽，他們大可以率領殘部來追，像俄國人在一八一二年追擊拿破侖那樣。中國可能另是一個局面。

二袁之蠢，蠢在沒有先與公孫康接洽好，就貿然去投奔。他們第一是不懂政治。公孫康怎麼會在他們與曹操之間，選擇他們，而不選擇曹操？公孫康怎麼會情願為了他們，而公然與曹操為敵？

第二，二袁也似乎從未對公孫康及其父親公孫度的作風，稍作研究，公孫度與公孫康父子何嘗有過不計利害、鋤強扶弱的行為？

「典畧」這一本書上說，袁尚有意思於公孫康接待他的時候，出其不意，憑自己的膂力把公孫康抓住，殺掉，代替公孫康作遼東的大軍閥。典畧又說，袁熙對這個餿主意，還頗為贊同。

我認為，二袁雖蠢，還不至於蠢到這個程度。即使袁尚力大無窮，有匹夫之勇，也不能鬥得過公孫康的成百成千的衛士。用空手道之類的功夫，也許能打死公孫康一人，却無法抵擋衛士們的成千的亂箭。再退一步說，袁尚有本事將公孫康的若干衛士一一打死，也沒有足夠的兵力，去接收整個遼東地盤。

典畧的作者，是一個比起二袁、更沒有政治頭腦與軍事常識的人。

公孫康準備宰了二袁，向曹操討好，用不著先知道二袁有意對他下手。換句話說，二袁有沒有餿主意，不影響公孫康的「既定計劃。」

於是，公孫康就埋伏下刀斧手。二袁才到，向他行拜見之禮，他就一聲令下，刀斧手就把二袁踢倒，砍下血淋淋的頭。

這兩顆頭，加上活該倒霉的遼東烏桓的單于蘇僕延的頭，被裝在籠子裏，用極迅速的驛遞方式，送到鄴縣，曹操的新的辦公處。（曹操已經在擊敗了袁尚之時，改兼冀州牧，把兗州牧讓給了一個聽話的部下。）

曹操欣然接受公孫康的這一份厚禮，吩咐左右：一面把三顆頭掛在鄴縣的馬市，一面派遣欽差去遼東，以獻帝的名義拜公孫康為「左將軍」，封公孫康為「襄平侯」。這襄平侯是屬於「縣侯」的一級，比「永寧鄉侯」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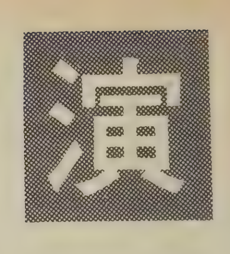
（十三）公孫淵

曹操一直到死，不會有機會將公孫氏的遼東加以吞併。

公孫康在殺了二袁與蘇僕延單于不久，便一命嗚呼，壽終正寢。他的兒子公孫晃與公孫淵年紀均小。弟弟公孫恭，被部下擁立為「遼東太守」。公孫恭作遼東太守，作到曹不篡了漢朝。曹丕（魏文帝）派人安撫他，拜他為車騎將軍，封他為「平郭侯」。（平郭是今日遼寧蓋平之南的一個縣。）

到了魏明帝曹叡太和二年（西元二二八），公孫恭被公孫淵篡了位。（公孫淵的哥哥公孫晃這時候在洛陽當人質。）

魏明帝派人拜公孫淵為「揚烈將軍」，任命他為「遼東太守」。（公孫淵是否繼承了父親公孫康的「襄平侯」，還是繼




黎東方

承了叔父公孩恭的「平郭侯」？難考。）

孫權於赤壁之戰前後，已與曹家鬧翻了兩次；在猇帝之戰以後，又已與蜀漢的劉家言歸於好。他在西元二二九年稱帝，國號吳，年號黃龍。（〇二三二年），他改年號爲「嘉禾」；次年，嘉禾二年，他派了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帶了一萬名兵士與很豐富的金銀財寶，乘船由海路到遼東去，封公孩淵爲「燕王」，封地爲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

事前，公孫淵曾經向孫權上表稱臣，而且派了代表舒綜來到孫權的都城，建業（今日的南京）。

孫權不曾料到，這公孫淵反覆無常，變得極快。張彌許晏與賀達三個人到達遼東之時，全被公孫淵砍頭，把首級送到洛陽，呈獻給魏明帝。魏明帝任命公孫淵爲大司馬，封公孫淵爲「樂浪公」。這一年，是孫權的嘉禾二年，魏明帝曹叡的青龍元年。

孫權不僅丟了三位被公孫淵殺害了的大員，一萬名被公孫淵收編了去的兵士，與無數的被公孫淵白賺了的金銀財寶，而且丟盡了臉。孫權「氣踊如山」，說「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孫權當時就想點齊兵馬，乘船去遼東與公孫淵拚個你死我活。他的左右薛綜等人，勸他不可如此。過了一陣子，孫權也就把這一口氣，忍了下去。（這就是他比劉備高明的地方。）

公孫淵不知死活，以爲欺騙了，而且欺負了，遠在江東的孫權，是白撿便宜。他那裏曉得，如此的背信行爲最對他自己不利。魏國君臣見到他能夠這樣子對付吳國，如何能相信他會得始終忠於魏國？

不到四年，魏國君臣就向公孫淵攤牌，在景初元年（公元二二七）派了幽州刺史毌丘儉，帶了兵來，用魏明帝的詔書，叫公孫淵去洛陽上朝。

公孫淵當然不敢去洛陽上朝，只得翻臉，派兵迎戰，與毌丘儉的少數軍隊在遼寧海城之西的遼隧縣交鋒，把毌丘儉打了回去。隨即，自稱「燕王」，勾結（內蒙古的）鮮卑人。叫他們向長城沿邊的魏國郡縣騷擾。

孫權忍得住公孫淵的氣，魏國君臣卻忍不住他的氣。次年，景初二年（公元二三八），魏明帝就派了司馬懿帶了大兵來討伐。

司馬懿在六月進入遼東，公孫淵叫將軍卑衍與楊祚領幾萬步兵騎兵守住遼隧。司馬懿對遼隧佯攻，而突然轉軍襲擊公孫淵的都城，襄平。這時候老天一連下雨，下了三十多天，遼河暴張，海船由遼河口直達襄平城下。公孫淵與全城軍民，被圍到八月，糧食吃光，將軍楊祚開城投降，公孫淵與兒子公孫修帶了幾百人出城想逃，被司馬懿的兵捉住，殺掉。

公孫氏的遼東，於是結束。我必須轉過來談孫氏的江東。然後，才能夠談曹操對孫劉二家的赤壁之戰。

（十四）孫策

在三國時代的各方英雄之中，孫策可說是最配得上稱爲英雄的一位。雖則曹操向劉備說過，「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他的英雄標準，很與我的英雄標準不同。依照我的標準，孫策比起曹劉二人更夠英雄。

從表面上看，孫策創造了他的事業，多少是有所憑藉於父親的基礎。事實上，他所繼承自孫堅的，並無寸土尺地，只不過是舊部官兵一千多人而已。

他父親孫堅被黃祖的兵射死之時，孫策才只有十八歲。首先，他表現了孝心與友愛，不僅把父親棺柩運回江南，葬在（江蘇丹陽的）曲阿，而且也把母親與三個弟弟拜託給一位住在江都縣的前輩張紘。

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在道德上竟然如此優越，已經值得欽佩。況且，他對朝廷很忠，對人民很愛護，對朋友又極義氣。

在他所交的朋友之中，以周瑜和魯肅爲最有名。周瑜這個人文武雙全，不是一位輕易肯和別人攀交的。然而他對孫策的感情，超過了「水乳交融」四字所能形容，也超過了「親如兄弟」四個字。周瑜和孫策不僅是和同胞兄弟完全一樣，而且是比任何一家的同胞兄弟還要親密。

魯肅呢，才華不及周瑜，與孫策的關係不能像周瑜那樣之兄弟而兼友好；卻也超過了普通的長官與部屬的交誼。原因是：孫策不是一個專門把別人當部屬，或是只肯吸收庸才來供自己頤指氣使的大官僚或大軍閥。孫策是一個有志氣，有抱負的英雄，他所需要的，是意氣相投的，同樣的有志氣，有抱負的人物。最好是，與他相伯仲的，如同周瑜一樣的英雄。

他不把魯肅當普通的部屬看待，魯肅也就不把他當做普通的長官了。

他另有一種常人不可及的地方：他能把父親的朋友變成自己的朋友；他又能把父親的部屬變成自己的部屬，像程普、黃蓋那樣的老將，不是喜歡低頭侍候十八九歲的長官的人。孫策卻頗有辦法，叫這位老前輩心甘情願，服服貼貼。

萬人意見

明報來客談牛皮屢破屢吹

新招華鄧無矛盾鄧將露臉

偷龍轉鳳抹殺毛經濟觀強將周鄧華拉在一起

編輯先生：

四月十三日「明報」又在爲鄧小平打氣，該報重施故技，以第一版頭條新聞刊登「廣州來客談」，話說有一從廣州回港的該報讀者，告知該報，廣州幹部及羣眾盛傳，「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定於十四日在「北京」舉行，由華國鋒講話，李先念、谷牧主持。又說：國內普遍期望，鄧小平能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中正式露臉。廣州人認爲，鄧小平的露臉可能性甚大。這次會議的基本路綫，預料就是一九七五年間在鄧小平主持下所擬訂的「工業二十條」，這個綱領後來被四人帮稱爲「三株毒草」之一。如果「二十條」路綫重新得到肯定，則由鄧小平出來主持執行，應當是順理成章的事。

主筆認爲此則「新聞」可能性甚大，高興得踢起飛脚，急不及待地在「社評」中替鄧小平打氣：「廣州一般幹部與羣眾所以感到十分興奮，並不是爲了會議本身，而是大家期望鄧小平能在會中正式露面，參加會議，然後將來領導工業建設工作。鄧小平復出的傳說有過好多次，結果都沒有成爲事實。本報會報導，當時廣州不少人已買好爆竹和酒，準備爲鄧的復出慶祝，但爆竹並沒有能放的。這次是否能放，這幾天中就可揭曉了。「工業學大慶會議」的消息，廣州人認爲確實的。至於鄧小平是否會在會議中露面，那只是猜測和期望而已，並無任何根據。只不過好多人覺得，這是一個相當適當的時機，比之在天安門事件周年或鄧小平下台周年復出，時機更爲適當，因爲後者不免含有減低毛澤東威望的意義。」主筆還慌死鄧小平復出受華國鋒力阻，強說華國鋒有關經濟政策的指示，是符合鄧小平的經濟政策，認爲華國鋒所說的「把整個國民經濟納入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發展的軌道。努力普及大寨縣和大慶式企業，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改進和加強社會主義經濟管理，主要經濟技術指標首先達到，隨後超過國內歷史最好水平，努力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使人民羣眾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中的「高速發展、加強管理、提高技術、改善生活」二十個字，正是「工業二十條」的基本精神。所以說「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的基本綱領，也正是「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在「工業二十條」中所提的基本綱領，二十字等於二十條，那就是說，在工業問題上，華國鋒和鄧小平的意見完全一致，單以經濟路綫而論，兩人之間並無矛盾」。

近數日來，明報在報導鄧小平動態方面，確實做到不遺餘力，加油加醋，連吃奶的一點力都用盡了，可惜矮鄧不爭氣，屢次使主筆與及分析專家失望。華國鋒太不俾面了，似乎有意跟他兩人抬槓，看來他倆那條頂心頂肺的中氣，永遠順不下去。

日前明報的社評及大陸版分析，對鄧小平復出「看準」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斷言鄧小平粉墨登場是指日間事，不會太久。爲了使讀者信以爲眞，不惜大量刊登「廣州來客談」，費盡功夫加以評論、分析。他們的結論是矮鄧在實力軍人及老幹部支持下出山，華國鋒怎麼阻擋也阻不住，在鄧復出後，大陸必然走向大治，從此天下太平。可是人算不如肥華算，一意唔俾矮鄧出，且連矮的行蹤也不透露，所以使明報一而再，再而三，大跌其眼鏡。致使主筆搖頭三嘆：「斯人不出，大局不定」！

明報對矮鄧之復出，由於一開首便走上錯誤觀點，迷信鄧小平在實力軍人、老幹部支持下必定出山。結果被華國鋒擋駕了。因此那些長篇累贅夾叙夾議式的鼓吹鄧小平復出論調，在事實的面前使「眼睛雪亮」的香港讀者不再相信。主筆是一個高明的人，假若死牛一便頸按這論調吹噓下去，無異跟自的報紙開玩笑，於是採用寫武俠小說的橋段，要出另一高招，一方面掩人耳目，另一方面繼續替鄧小平打氣。此高招是：不再強調鄧在實力支持下復出，而是華鄧沒有矛盾，鄧小平可以在沒有矛盾衝突下復出。大概是主筆活學活用了毛澤東那套矛盾統一論吧！鄧小平既然在華鄧矛盾中不能復出，那麼在華鄧的統一中一定能復出了。看官，信嗎？風水先生呃十年八年，試看主筆先生的論調多少日！

再看明報廣州來客談的頭條新聞，是否堅嘢還是流嘢。諸大一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並不是一個什麼見不得光會議，華用不着遮遮掩掩，鬼鬼祟祟進行。因爲這種會議並不同於什麼「三中全會」的奪權鬥爭會議，對華國鋒權力沒有影响，要開便開，而且可以大張旗鼓召開。假若連這一種業務式的會議，也要神神秘秘進行，讓小道消息滿天飛，華帮還像一個什麼政權，比黑社會的組織也不如。至於說國內普遍期望，鄧小平能在「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中正式露臉。是整則來客談新聞的重點，也是畫蛇點睛處。全國人民眞的普遍希望鄧小平露臉嗎？這話從何說起，有無調查統計，會議的召開只是「盛傳」，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又何來全國人民普遍希望？這句話用在賣廣告上面上，還勉強符合廣告邏輯，但用在民意調查上，則荒謬透頂。可憐高明的如大主筆，竟輕信這位吹牛不眨眼的廣州來客談！

由於主筆對鄧小平復出渴望之切，期待之殷，因此擧凡有關對鄧稍爲有利之文字，不論眞僞，統統視爲珍寶，鄭而重之刋登出來，並悉心加以評論推銷。主筆此擧，跟掉進大海的人，見有一根水草，搏命抓住，毫無兩樣，矮鄧有這麼一個海外知己，確實死無而憾矣！

主筆的個人主觀期望，有他的自由，正如有人希望毛澤東能復活一天，把華帮趕盡殺絕，無可厚非。但主筆却偏偏把自己的主觀意識願望強加在廣州市民身上，說是廣州市民的希望，那是不可原恕了。打個比方，本人一向希望鄧小平被羣眾吊死，却強說成是明報同人普遍希望吊死鄧小平，主筆能原諒嗎！毛澤東，周恩來一生使是打着羣眾的照牌幹自己的勾當，結果欺騙千千萬萬人。這種小人式旁門左道之術，稍有血氣的人是不屑爲之。

主筆認爲廣州市民興奮，不是召開會議，而是鄧能露臉。對鄧小平個人露臉重如泰山，視工業會議則如草芥，此是不折不扣的主筆個人願望，關什麼廣州市民鳥事！主筆還厚顏地大吹，早些時明報報導，廣州市民購買炮竹、酒，準備慶祝鄧小平復出，可惜鄧不出。主筆的想像力太豐富，虧他能夠想出這些來，本來萬無一失的，可惜鄧小平不出，使他的想像變成泡影。廣州市民根本不會想到這些事，即使想到也不會自己掏荷包去買，反正若鄧一出，幹部會自動上門發給炮竹，不燒也不行。此種事實，在四人帮垮台時，已出現過，華帮正式宣佈打倒四人帮，幹部便拿着炮竹逐家逐戶，隨街隨巷發配，並且一定要人們大燒特放。主筆不信，可以問問那位經常來往省港的讀者。

主筆對華國鋒關於經濟政策的指示，有意抹殺華國鋒「發揚」毛澤東的經濟方針——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精神，把它歸納爲「二十字」眞言，並強說此是符合周鄧李的工業廿一條，因此斷論華鄧在經濟路綫上沒有矛盾。最終目的還是一句，鄧小平是可以復出，不過不好意思寫出來而已。其實，與其說華的「二十字」眞言符合周鄧廿一條的基本精神，倒不如說，華的指示是脫胎於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提出的口號，即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超過美國」。然而主筆竟然一句也不提，可見明報的頭條新聞及其社評，絕不是希望華把大陸的生產搞好，完全是希望鄧小平能出山，即使華國鋒把大陸生產搞上去，鄧小平不出，也不是一件好事。以前陳毅會說，「寧要核子，不要褲子」，此話改成「寧要矮鄧，不要建設」贈與主筆，再恰切不過了。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四月十三日）

華帮面臨天災人禍 軍閥黨棍袖手旁觀

編輯先生：

最近「人民日報」發出警告，要徹底肅清「四人帮」餘黨在地方上的勢力，並要求「人民解放軍」給予支持，負責平靖亂象，且強調跟四人帮餘黨鬥爭，是長期艱苦的。

擺在華國鋒面前的難題，確是困難重重。華國鋒所受的壓力，不止是「四人帮」的餘黨，重要的是地方黨棍軍閥，他們對華國鋒採取觀望態度，表面上不反對，實質上擁兵自重，沒論誰坐龍庭，他們都不會熱心支持，因爲他們深知，只有自己掌握實力，北平頭頭才另眼相看，否則無論追隨何人，一旦垮台，便禍連及己。過去的黃永勝便是明顯教訓，倘若他不跟林彪跑去北平，穩守廣東陣地，如今他可以跟許世友一樣呼風喚雨。所以在華國鋒與四人帮鬥爭中，地方黨棍軍閥均坐山觀虎鬥，只要四人帮餘黨不反到他們頭上，都是袖手旁觀。「人民日報」要求「解放軍」負起維持全國穩定重任，並呼籲他們成爲「無產階級專政支柱」，便是在這種背景下被迫提出的。倘若華國鋒能有效控制共軍，用不着「人民日報」提出請求，身爲軍委會主席的華國鋒一聲號令，「人民解放軍」敢有不服從之理。由於華國鋒不能控制地方上的共軍，致使地方亂象頻生，此等亂象不止來自四人帮餘黨，下放知青，城市黑人黑戶，而且加上由牛鬼蛇神所操縱控制的羣眾，他們爲了達到自己復出機會，不惜與四人帮同流，製造亂象，威脅華帮，迫使華國鋒在壓力下給他們提前復出的機會。

華帮目前的處境相當孤立，勢力不能達到北平以外的地方，要想穩定，難乎其難。假若由這次大旱災而造成五八年時的大飢荒，華帮便要完蛋了。五八年的三年大飢荒，毛帮政權不垮，完全是由於毛帮能有效地控制共軍，逃過了覆亡的命運。而今日的華帮已喪失這種條件，大飢荒一起，飢民反抗，共軍不鎭壓，華帮有不垮之理。華帮目前正面臨着天災人禍的邊緣，其處境比毛澤東在三年大飢荒中不知危險多少倍。

讀者 朱洪文上

（四月十四日）

明報「流嘢」消息 台報竟盲目報導

編輯先生：

自從明報報導中共召開三中全會後，經外國通訊社一轉播，台灣報紙也跟風大肆報導，並且加以評論，三中全會一開，鄧小平復出如何如何！結果根本沒有這回事。明報這一玩笑開得太大了，致此台灣的報紙也大跌眼鏡。盲目跟風，得不償失。

本來，國府許多中共的內幕消息是第一手的，像「三中全會」這類重要會議，國府情報人員一定知情，因為過去中共許多「絕密」文件，「絕密」會議，都被神通廣大的情報人員採取獲悉，像這樣一次重要「三中全會」，國府情報人員斷不會不知情，台灣報紙却不去打探，竟然大刋特刋明報的廣州讀者所報導的「流嘢」，正所謂有正不信偏信邪，台灣報紙不改變這種盲頭烏蠅作風，將來還有許多笑話出現。

對中共問題，台灣報紙有一種傾向，認為由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所報導的消息，其可靠性較高，因而毫不考慮轉載報導。特別有些盲虫，也跟着洋鬼子，假洋鬼子的口吻，大肆報導鄧小平如何如何，似乎唯有鄧小平出山，才合乎他們的口味。須知鄧小平是非等閒之輩，鄧小平一出，決不會對台灣有利，這又何必跟着假洋鬼子的餘唾替鄧抱不平！

假洋鬼子及其同路人所扛的大旗是反人不反共，鄧小平一出，他們勢必高舉擁護共產主義的大旗。台灣的報人理應明白此點，在政治上決不能扮「新潮」，標新立異，為鄧小平的復出明鑼開道。大陸之失，雖說是軍事經濟失利，但知識分子之墮落，也構成失守的重要因素之一，台灣報人若繼續跟隨假洋鬼子搖旗吶喊，後果是不可想像。

希望國府當局，對於這類喜跟假洋鬼子稱兄道弟的盲虫，多加注意，以免後患。

讀者　忠言逆耳上

（四月九日）

「四人帮」勢力滲入兩廣地區

編輯先生：

據廣西南寧電台廣播，兩廣及湖南地區的鐵路運輸受到四人帮的嚴重破壞。他們切斷鐵路交通運輸，到處縱火、殺人，鼓吹無政府主義，破壞社會穩定。並警告對四人帮的修正主義反革命份子，給予重重打擊。

過去四人帮破壞鐵路是以鄭州為中心，因為鄭州是京漢粵漢和隴海鐵路的交通樞鈕，鄭州路段破壞，大陸東西南北運輸遭受無可估計的損失，迫使華帮出動共軍，實行軍管。

現在四人帮轉移陣地，在粵桂湘等地進行破壞，雖然此地區的鐵路交通比不上鄭州重要，但也不可忽視，除粵漢鐵路受阻，終斷南寧到湛江、睦南關的鐵路，便直接影响大陸與北越交通。

過去一般人認為，四人帮在兩廣地區的勢力較為薄弱，但從此地區的鐵路破壞情况看，可見其勢力實在不小。華帮要肅清他們，並不容易，唯一的辦法是出動共軍接管，但到處都是「軍管」時，華帮的處境更為危險，共軍已尾大不掉，再給他們擴張勢力，總有一天，華帮是垮在共軍的槍桿子下。

讀者　許旺上

（四月十六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國立歷史博物館　香港中國書道協會會員書法紀念展覽誌盛

樵西　李文格

造字始蒼頡。千載足留芳。筆走龍蛇舞。
今古仰鍾王。桑滄知幾變。衣冠仍漢唐。
式微悲國粹。新亭淚不忘。在莒修武事。
天塹蔚文光。丁巳倡書法。羣彥挽瀾狂。
江湖盡翹首。重教六藝揚。

勞允澍譚美容伉儷畫展

陳鐵兒

世有雙清六法倡，飛聲海外滿香江，
春風各領一枝筆，細寫仙靈入畫堂。

伍彝生孔雀畫展

前人

羽翼自珍吸太和，東南美盡錦衣多，
羨君彩筆開鸞鏡，樂府徒教製艷歌。

關錦培丈招宴音樂晚會

前人

燕子樓開老尙書，畫眉隨唱解相如，
九成奏罷關雎詠，仙樂飄飄意有餘。

雍雅山房八景

一覽樓主

一　蓮池垂柳

何須遠問江南柳，兩袖飄飄舞態輕，
更是夏來蓮蕊放，隨風香氣最清心。

二　橋畔觀魚

石髓流泉水一池，小橋橋下有游魚，
觀魚不涉莊生訟，暢我襟懷事最宜。

三、石山飛瀑

危崖峽谷有飛濤，濺起冰珠與雪波，
萬斛愁懷都洗盡，千杯醉後且高歌！

四、海角朝陽

農家處處唱晨鷄，曙色初昇映翠微，
海上輕波銀色遍，浮沉起伏景偏宜。

五，鞍山夕照

隔江遙峙馬鞍山，馬去鞍留在海邊，
晚照多情牽客夢，黃昏難得住人間！

六、烏溪烟雨

倚欄閑眺烏溪沙，烟雨空濛帶彩霞，
好景眞能留好客，天涯到處是吾家。

七、吐港歸舟

點點歸帆入吐露，紛紛漁唱響雲間，
歸舟載得魚多少，好味調來我食先。

八、學府燈輝

萬邦文物應朝東，互助相依進大同，
子夜燈光長不息，芸窗勤苦十年功。

看花回　本意

胡景石

策杖尋芳趁雨晴。信步郊坰。且看紅紫爭妍麗，正枝頭，開遍繁英。海棠春睡足，猶是惺惺。難得櫻桃笑口迎。柳眼垂青。重行行到花深處，襲羅衣，兩袖香盈。晚風吹亂鬢，人在歸程。

前調

陳冠夫

怨翠顰紅著嫵眉。凝盼芳菲。舊遊情味應還惜，幾曾因，病酒傷離。繁香吹鬢影，烟水都迷。已是春歸客未歸。月冷香移。暮山橫黛垂楊岸，恁銷魂，綠暗紅稀。江城誰擫笛，愁咽桓伊。

看花回

麥善慶

大地陽回景物新。花木逢春。輕風過處香塡路，正平蕪，草綠如茵。游春人欲醉，肯負芳辰。激灧桃花見本眞。似笑還顰。鶯聲恰似笙簧脆，鑄新詞，斂帚自珍。寄情聊把盞，酒待重溫。

前調　醉華園重觀牡丹

顧植槐

魏紫姚黃又粉紅。錦簇叢叢。是年花貌嬌嬈甚，荷貴人，選護綃籠。玉盤金鼎妒，桃靨爭風。記否蓬萊幻玉容。慰語喁喁。悔教當日風流誤，更金屋，惹蝶招蜂。江山遭爪破，遺恨無窮。

前調　懷可成弟

鄭越燁

再道春風已動吹。嫵媚多姿。東君點染江山麗，好尋芳，陶醉良時。昔年同敘樂，歌酒酣嬉。一別天涯未了期。情意依稀。眼前紅綠愁心宕，問蒼天，未可相宜。重逢何日是，屈指難知。

前調　除夕

李國明

歲暮天涯夜色清。風住潮平。漫云春到無蹤跡，正此宵，百里霓燈。羣芳爭吐艷，香滿江城。樽酒高樓醉復醒。燭影分明。夢回剛是來年事，看牕前，月報三更。片牋殘墨在，聊賦閒情。

前調　山行望蝌蛇尖諸峯有作

趙上智

竹杖芒鞋薄葛襟。小試登臨。草叢石成吾障，笑此身，莫比輕禽。哥哥行不得。蝸步虫吟。瞻爾岩岩凜古箴。陡絕千尋。終南有路千霄去，可勝寒，幾片雲沉。都無騰起意，余獨何心。

前調

藍戒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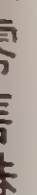
椒柏堂前點綴新。賀喜頻頻。枝頭燕語鶯歌鬧，一霎時，大地皆春。綺梅開也未，欲問芳隣。舊日門庭入夢眞。縟節繁文。於今閒却懷鄉客，更那堪，世事紛芸。雪花飛不到，物外停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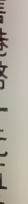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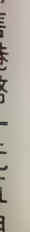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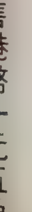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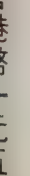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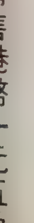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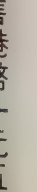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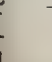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四九五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廿一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96

香港警務人員感前途黯淡

斥老墮子任亡恭

台應效韓戒絕奢靡

北大、清華的過去與現在

經濟保護主義對本港影响

毛語錄鬥不過金瓶梅

由清末的賭闈談到現代的賭馬

川端康成爲少女自殺



NO.496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廿八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三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⑤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斥老墮子任之恭

四月二十日香港「文滙報」一版以「本報記者」名義發表一篇「廣州通訊」，題目是「赴京途中暢遊交易會——任之恭談『劃時代變化』」。」這篇通訊一開頭就說：「著名的美籍物理學家任之恭老教授最近在前往北京途中，花了一個下午暢遊了交易會」。據說：這個老而不那個的墮子「在機械館的機床大廳和電子展台，他耐心地聽取講解。趁着休息時間，記者找他講講自己的觀感」。

任老墮子對「文滙報」的「記者」說：「展館裏，很多講解員都說，這艘船是我們自己造的，這台機床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套設備是我們自己設計及製造的」。對此，據說老墮子來了脾氣，他「憤怒地揮着手說」：「在舊中國，洋，洋，洋，甚麼都是洋的，連做人也要裝着洋腔，說着洋話，才覺得體面」。任老墮子並不是回「國」定居，因在這篇「廣州通訊」的第一句就說「著名的美籍物理學家任之恭老教授最近在前往北京途中，花了一個下午暢遊了交易會」。此外，還可看出他入了「美籍」，並可以肯定他是用「洋」話授課。眞的「洋，洋，洋，甚麼都是洋的」！那種「裝着洋腔，說着洋話」的缺德帶冒烟的假洋鬼子並不是「在舊中國」普遍存在的，而是一批把外國，特別是美國當作「祖國」的傢伙，當上「洋人」就狗仗鬼勢，身價和「體面」都不同了，於是接受屠殺中國大陸同胞以千萬計的中共政權的收買，進而替血腥的北平政權充當傳聲筒。扮「洋」本已下流，再給中共當走狗，其行爲若和漢奸在一起排輩，應該算是孫子！

如果任之恭放棄「美籍」，回到大陸去爲中共政權「貢獻力量」，雖然這是錯誤的投機，但到底與「洋腔」，「洋話」絕緣了，在混蛋，壞蛋之外對於「原則」不無「堅持」的一面，還可稱得上是「可以原諒的二蛋分子」！

任老墮子肯這樣做嗎？當然不肯。因爲他明明知道中共殘暴的極權統治他受不了，把他當牛馬一樣使用他吃不消，總之他們這類心水清的無恥的墮子對中共實情是清清楚楚的，那麼又爲甚麼不放過一切機會往中共臉上貼金呢？用廣東人的俗話說，那就叫「跪地喂猪乸，睇在錢份上」。因爲他們是中共高價僱用的專在外國替主子說好話的走狗呀！

妓女用「那個」陪嫖客瞓覺加銷魂，來自各個「洋」國的墮子用咀替中共宣傳加拍馬，一樣啫！

任老墮子在參觀交易會時反覆提到這個「劃時代的變化」。據「記者」說他說：「新中國有了今天這個成就，不單對中國本身是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

在中國大陸上「劃時代的變化」多着哩！北平政權已經成立二十八年了，有一點自己製造的機床，設備等等都被墮子們說成是「了不起」，簡直是閉着眼睛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親愛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墮子們，不錯，中共有了原子彈，氫彈和飛彈等等極其犀利的武器，這豈不比輪船，機床等更高級，更尖端嗎？但希望先生們拍拍良心，擦亮眼睛，不要住在「賓館」裏看天，而要好好看看聽聽大陸同胞穿的怎麼樣吃的是甚麼？

二十多年來，中共在「不要褲子，只要面子」原則下，製造幾樣裝點門面的東西又有甚麼困難呢？所謂「劃時代的變化」，應該先「變」在老百姓生活上，並向好的方面「變」，實際情況如何？請墮子們自己拍拍良心說句公道話吧。

假洋人任老墮子還說：「看了電子館的陳列品，也就知道中國的科技到了甚麼水平。雖然還不及外國，但沒關係，重要的是國家有尊嚴」。可能中共爲了使這個「國家有尊嚴」，一向採取「寧送黑鬼，不給百姓」的「政策」，替一些在國際上支持中共的國家、政權、集團和政治掮客，修鐵路、紗廠、電台和公路，送武器，粮食和金錢，每年用於這方面的括自百姓的血汗實在不是一個小數目。這樣的「尊嚴」的後面，是皮鞭，鎖鍊，地獄，奴工營和飢餓、疾病及死亡！

今日大陸全面乾旱，春種困難夏收無望。中共已全面削減百姓口粮，未來的發展將不會好過一九五九年開始的三年大飢荒！任老墮子所說的「多麼痛苦的年代」，不是過去，而是現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

老墮子任之恭且閉上你的鳥咀！

兎死狗烹　打完齋唔要和尚

香港警務人員感前途黯淡

萬人傑

一九六七年港共發動暴亂，聲言鬥垮鬥臭港英，幸賴香港警務人員力與週旋，枚平亂事。平心而論，香港人得保身家性命，警務人員不無微功。可是變亂轉眼十年，今天香港形勢大變，香港警務人員也有狡兎死、走狗烹之感。今天，他們處境可悲，深感前途黯淡。如果重演一九六七年的事件，香港會變成怎樣？不敢想！

一九六七　港共暴動

一位署名「現役警員」的讀者，以「毋忘一九六七」爲題，寫了一副對聯：「想當年，同寅們，抗左仔暴徒，流血捐軀，死不瞑目。嘆今朝，差人等，被左仔港×，三清五算，徒呼奈何！」這樣一副對聯，連老萬半桶水也看出絕不工整，不過，它透露了一些警務人員的心聲。

一九六七年港共暴動，到今天轉眼十年，一切已事過情遷。大部分香港人的腦子裏，早已把這事淡忘。但，無可否認，如果一九六七年不是香港警務人員盡忠職守，維持秩序，遏止港共的搗亂，香港四百萬市民，絕不會有今天的安居樂業。

和其他行業一樣，香港警務人員良莠不齊，有好的，也有壞的。今天，不少現役警員參加了犯罪行列，也有不少加入了黑社會組織，更有一些專跟新聞記者過不去，動輒怒拳相向，因而引起市民大眾及傳播界同業非議。但說句良心話，當日爲遏止港共暴行，警務人員確曾付出了很大代價，實受其惠的是我們廣大市民。如果警務人員不肯搏命，今天香港絕不可能那麼繁榮，四百多萬中國人也會失去這個避難所。

徒呼奈何　道出心聲

但曾經對我們市民有過巨大貢獻的警務人員，今天落到怎麼樣的田地呢？正如那位「現役警員」寫的對聯說：「被左仔港×，三清五算，徒呼奈何」！當葛柏事件發生時，對他批鬥得最厲害的是左派報紙，情況畧如今天之鬥四人帮。明眼人一望而知，這是報六七年葛柏在花園道對付左仔使用的鐵腕政策一箭之仇，當然，一個犯了「貪污」罪行的警官，不論其爲左派抑右派，都不會有人敢於爲他說話，因此，葛柏就成爲十手所指，其最後命運，當然也使左仔們鼓掌稱快！

爲處理葛柏而設的包青天機關，於旗開得勝之餘，更在警界中展開龐大無比的整肅運動。於是，繼葛柏之後被捕、被審、被判入獄的警官、探長，多到難以數計，而巧合的是，這些人都是在六七年遏止暴亂行動中有過汗馬功勞，由此也引起謠言，包青天機構之成立，是秉承太上督爺意旨，其作用是報仇第一、反貪第二，對外則宣揚專門對付貪官，當然「大得人心」了。

由於過去香港警界對賭毒黃的收片，是打大數的，要找任何一個警務人員的麻煩，都不難抓到痛腳。有些警覺性較高的，走爲上着，在加拿大不能立足，轉到台灣。但此間有一批輿論打手，專向這班人窮追猛打，高叫引渡。其目的昭然若揭，固是報仇作用大於反貪。這位「現役警員」的「徒呼奈何」，道出了他們同袍的心聲！

十年前後　變化太大

許多因「財富超出官職收入」而被判刑的警務人員，過去所得到「勳章」，也因罪名成立而一併撤銷。這些「勳章」，不少是他們一九六七年因平定港共暴亂立下功勞而頒發的。即是說，他們曾冒生命危險對抗左派暴動的功勞，已因「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而一筆勾銷。這「勳章」得來不易，失去却十分簡單。作爲一個警務人員，自難免引起不平凡的感受。

「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外交家的名言，用之於港共暴動，至爲恰當。一九六七年的暴動，到今天剛滿十年，十年前後，有太大的變化。當日左派報紙叫他們回到祖家批囈仔皮的「白皮猪」，早已化敵爲友，在新華社舉行的「國慶」酒會，固然成爲座上客，受到港共頭頭邀請，待以嘉賓之禮；而中國殯儀館的弔喪大會，頭號白皮猪也成爲弔客，且被左派報紙造版登出，以示與「港英」之「友誼第一」。當日的「三視港英臭法律」的呼聲固然不會再聞，爲港共土製菠蘿炸個稀爛，皮開肉綻而殉職的黃皮狗、白皮猪，亦屬「你死你賤」。十年光景，已然形勢大變。

荷蘭水蓋　媚共有功

港共暴亂平定後，有幾位朋友對老萬說：他日港府論功行賞，你的一枚勳章大概不會走雞了！老萬對這類話認爲存心挖苦，幾乎翻面。老萬寫幾篇主持正義的文章，固然沒有什麼功勞可言，而寫文章的動機，也並不爲了希望得到什麼勳章，純粹出於良知——一個報人應有的良知。即使有這樣的機會，老萬也一定堅持不受，因爲如果接受了，無異表示過去寫的東西，是爲了討好港英，與原意大相違背。

事實上，港英也不會因爲老萬寫過幾篇正義文章，便認爲對社會有什麼功勞。相反的，當日老萬每天寫一篇針對港共，安定民心的文章，其中少不免有些針鋒相對，相當尖銳的詞句，發表在報上時，這些詞句都變了樣子，稍有點火氣的地方，全部刪除。到今天，舊事不必重提，但老友記們以爲老萬應當「得獎」，結果是：把文章中的「火氣」刪除的人才獲得荷蘭水蓋。有些人會問：有冇搞錯？一點沒有錯！刪除的人確應獲得荷蘭水蓋。以今天港英政策而論，如果當日太過「偏激」，和港共間那裏還有轉圜餘地？把過火的地方刪除，則今日港共邀請白皮猪參加「國磬」酒會也好；白皮猪到中國殯儀館弔毛也好，都是順理成章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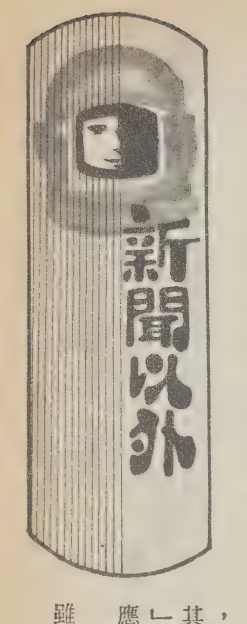
老萬在十年後才了解，大撈紅筆的人確具遠見，而老萬則未免太過衝動！

功過不分　是非不明

每逢在報上讀到墮子的黑文；在學生刊物讀到爲中共放毒、宣傳的文字，老萬引起無限感慨，覺得香港是個功過不分、是非不明的地方。

十年時間不太短，也不算太長，許多人說香港人健忘，僅僅十年前後的事，便已忘得一乾二淨，化敵爲友，昔日聲言鬥垮鬥臭港英，遍地菠蘿，每個人的生命都被危及；今天大拍膊頭，稱兄道弟。事實上並不眞的忘得這麼快，只是人們沒有是非觀念，昔日的非，變成今日的是；因此昔日的敵，自然也成爲今日之友。

爲了是非不明，弄到功過不分。昔日認爲有功的人物，今天罪無可恕，受社會人士一致指責。老萬一向對警務人員的貪污，持有不同看法，覺得他們貪污的對象很值得研究。一般來說，警務人員貪污的來源，大多取自賭毒黃架步，包烟、庇賭，保



護妓寨是巨大財源，由於他們這種貪污行爲，使社會風氣敗壞，確是事實；但受其害的人並不普遍，如果不吸毒、不上大檔、不去叫鷄，一個生活正常的市民，他們的貪污，根本不損害到你。

平亂之功　不可抹煞

值得咀咒的是向小巴司機收規、向小販收規、衛生帮向食物店敲竹槓、工務局驗樓要磅水，水到渠成，管他三年五年變危樓。這一類貪污，直接影響正當市民，確值得連根拔起。最使警務人員不安的是港府效法共產黨，大舉清算，五年十年，甚至幾十年前的舊帳，都翻出來，並無貪污動機，而受「打大數」株連的，大有人在。

因此老萬曾說過，反貪污應以廉署成立後仍以身試法者爲對象，這種人蔑視法律，應予重懲；但翻起十年廿年舊案，一一清算，使人懷疑廉署此舉另懷目的，或有難言隱衷。

一九六七年敉平左派暴亂之功，不應一筆抹煞，經過這一次大整肅，難免使警務人員寒心，居安思危，假若再有一次類似暴亂發生，試猜會出現怎樣的情況？不消老萬說明，大家心裏有數了。

況且這幾年來，皇家警察缺乏人手，不斷招募新員，再不是從前甄審那麼嚴格，差飛固然多，左派滲入警察部門，也是意料中事。那麼，一九七七再發生一九六七式的暴動，可能演變的情況，當想像得之。

可以肯定，絕不會像十年前那麼平安渡過。因爲，香港是個是非不明，功過不分的社會，正直的人害怕了，誰還會爲正義而搏命？

香港前途　形勢大好

香港的噩夢似乎已經過去，英國和中共的關係，據說空前「和諧」，再沒有十年前把英國代辦及其屬下外交人員置在廣場上「生晒」的那種「暴戾」行爲。今天，即使以「在野之身」的撒切爾夫人應邀訪問北平，也受到以「首相」之禮相待。

來到香港，撒切爾夫人對北平的「密談」內容雖諱莫如深，但一再強調「香港前途，形勢大好」。所謂形勢大好，即是香港現狀仍會維持下去，四百萬香港中國居民的「自由」，暫時不會被剝奪。這不但使非共人士吃下一顆定心丸，在這裏替中共做事的人，或走中共路綫的「民族資本家」，更會暗自高興。他們在香港，是除了四人帮外過着最奢靡生活的共產黨徒或附共分子，如果有一天香港也喪失享受的自由，他們就和大陸共幹沒有兩樣，即使「騎在人民頭上」，也不可能過得像香港這樣富足的生活。他們寧願在帝國主義統治下，過資本主義社會生活，暫時把無產階級革命鬥志束之高閣。

從港督麥理浩的元旦文告，及保守黨黨魁撒切爾夫人訪問大陸後來到香港招待記者發表的談話，使安於現狀的香港左右派人士喜在心頭，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可以過着現目的生活，只要你運氣好，碰不上箍頸、打刧的刀客；只要你忍受得住政府種種收費不斷的狂加，香港仍然是「避秦」的中國人的樂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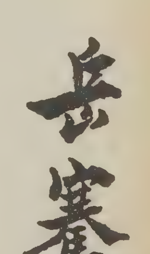
暴亂會否　捲土重來

至於有人問老萬，一九六七年類型的暴動，會不會再在香港發生？老萬的淺見認爲，六七年香港暴動，是文化大革命的輸出，幸而甫告輸出，文革及時收鑼，香港才避過一次稀爛。如果大陸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變亂，香港也難免受到餘波震動。震的級數如何，震的幅度如何，是癥結所在。香港受不受影响，到時才知。因此也有人認爲，撒切爾夫人和麥理浩爵士雖都說香港形勢大好，但並不表示今後可安枕無憂。

香港前途如何，沒有人可以預卜，甚至華國鋒，目前，他連自己的命運也保不住嘛。大陸的亂局難以避免，如果成爲南北集團對峙之局，香港當在南方集團控制下，這個外滙最大來源地，維持現狀當可增強他們的鬥爭實力。但世事難料，如果南北對立而演成南北內戰，則香港爲「流彈」所傷，當是難以避免的事。因此，香港前途要看香港人的運氣，運氣好，可以繼續安定下去；運氣不好，天下大亂。因此，老萬願懇切爲四百多萬香港中國人祝福，從大亂中找出一綫的生機。

鄧小平行不得也



岳騫

鄧小平復出問題引起舉世注意，從香港到東京，數月來不斷傳出鄧小平何日復出，一次不出，又傳下次，總之時間沒有盡頭，今年不出還有明年，祇要鄧小平不死，故事便沒有個完。但若認眞研究，此事可大不簡單，愈來問題愈複雜，在目前情況下，鄧小平復出機會甚小。

自從華國鋒坐上第一把交椅，鄧小平復出便成爲共帮內部一大問題，但開始時，問題並不嚴重，華國鋒並無必阻鄧小平復出之意，只是對鄧小平的地位難以位置，入了今年，由於許多問題相激相盪，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間逐漸形成勢不兩立，此種情況，愈來愈嚴重。

權力追求僅次食色

孔子說食色性也，實則人們對權力之追求，僅次於食色，亦可說性也。中國歷史上已經掌握了權力，而甘心讓與別人的。似乎只有國父中山先生一人，可知此事之難，卽賢者亦不易作得到。

近代尚有一個最顯著例子，便是日本的鳩山一郎與吉田茂，鳩山組成自由黨，卽將出任閣揆，突被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下令追放（卽褫奪公權），這以來，鳩山自不能出任首相，乃將自由黨交與吉田，言明鳩山一旦取銷「追放」，恢復公權，吉田便將自由黨交還鳩山，說得清清楚楚，在日本更是無人不知，吉田也因此順利當上首相，可是，到了鳩山恢復公權，吉田却不肯讓了。此一事件在日本政壇前後鬧了將近十年，直到吉田茂被逼下台，鳩山繼任首相，始告終結。日本是民主國家，日本人交朋友又以道義相期，尚且有這種事。要說華國鋒會讓出權力與鄧小平安有是理。因爲共產黨人視權力如性命，世間安有以性命讓人者。

在華國鋒逮捕四人帮之初，本來有跡象可恢復鄧小平名譽，給以適當位置。但華國鋒當時打算也無非是「副總理」與「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一類工作，對華國鋒地位決無影响，但以後事情演變，漸趨複雜，許多擁鄧共幹擬擁鄧爲「副主席」兼「總理」，如此便威脅到華國鋒地位。

華拖延鄧復出方式

從去年底，華國鋒對鄧小平復出問題便採取延宕態度，其方式有二，一是指鄧小平犯錯誤乃毛澤東鑒定，不能變更，因此，鄧小平必須寫悔過書，承認錯誤。此一步棋，對鄧小平復出產生極大阻力。因爲在去年火燒天安門之後，四月七日公佈了黜鄧的「決議」，已確定鄧小平問題是「對抗性矛盾」。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甚麼？」指出參加天安門事件的「是一羣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鄧小平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

毛澤東死後，九月十八日華國鋒在毛喪大會上致詞，將共帮黨內內訌分爲「機會主義路綫」和「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綫」兩類，將陳獨秀至彭德懷的八次鬥爭，隸屬於前者，將對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的三次鬥爭，隸屬於後者。是鄧小平之罪與劉少奇、林彪並列是屬於反革命大罪，便將此問題結成死結。

因爲四．七黜鄧決議是毛澤東親自決定的，在毛澤東未被清算之前，這決議實難更改。當然華國鋒也可以把責任推給四人帮，指四人帮僞造毛的指示，清算鄧小平實則毛澤東並不知道，以共產黨人翻雲覆雨的習性，這樣作並不困難，但在現階段可以看出華國鋒無意這樣作，他有意把「四七決議」當作絆馬索，絆住鄧小平。

從另一方面看「四七決議」是中共政治局通過的，如果平反，當時通過這項決議的政治局委員便有責任，這其中包括了華國鋒李先念與葉劍英。

至於火燒天安門事件，雖然華國鋒已把當時被捕的人釋放，但要完全平反此案，絕不簡單。因爲在血洗天安門之後，中共中央大頭目有十三人在天安門亮相，主持「慶功會」會見鎮壓天安門起義的劊子手，這十三人除去垮台的四人帮，其餘九人是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吳德、陳永貴、吳桂賢、蘇振華、倪志福。都是現在的當權派，他們自不肯承認血洗天安門有錯誤，鎮壓天安門起義既然是正確的，則策動火燒天安門事件的鄧小平，便難以洗掉罪狀了。

文革派力阻鄧復出

此是就文字方面而言，再從事實看，文革派殘存分子一定要力阻鄧小平復出，此中主要是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也應屬於這一集團，因爲他們是從文革上來的，他們可能眞的痛恨四人帮，但他



們決不否定文革，因爲否定文革便等於否定了他們自己。而鄧小平眞的復出掌握了大權，第一步必然要清算文革，這是因爲鄧小平與文革冤仇太深，被文革害得太慘，以鄧小平睚眦必報的個性，固然要推翻文革，爲了要建立鄧小平體制，重新起用被指爲黑帮的頭目，也要推翻文革進一步再鞭毛澤東之屍，此點已使鄧小平與文革派難以妥協，加之鄧小平舊日部份爪牙，在華管區到處策動擁鄧復出，甚至偏貼大字報，不知此正是帮倒忙，引起文革派的警惕，而緊密團結在一起，阻止鄧小平復出。

文革派阻止鄧小平復出，非文革派又如何，如果非文革派的大頭目團結一起擁鄧，鄧小平也還有復出的可能，但並非如此。

非文革派的大頭目，已經在中央抓到大權的，並不希望鄧小平復出，他們排斥鄧小平之心，可能尙強於文革派，此類人可以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三人爲代表。

葉李陳不願削權

葉劍英目前是共帮中央唯一副主席，又是軍委方面副主席，更是「國防部長」，在黨在軍均是華國鋒之下第一人，如果鄧小平眞的復出，葉劍英十之八九會從第二把交椅降到第三，即使鄧小平打垮華國鋒坐正第一把交椅，葉劍英仍居第二，伺候鄧小平也沒有伺候華國鋒容易，葉劍英自不希望鄧小平出來。

至於李先念，目前是「國務院」掌權人，等於「總理」，例如最近卡達之子去北平，未見到華國鋒，只見到李先念，李先念面交其私人致卡達總統一函，托小卡達轉交，儼然以周恩來自居，事實上也是如此，華國鋒若放棄「總理」職務，非李先念莫屬，李先念爲甚麼要拉出一個鄧小平騎在自己頭上，何況鄧小平爲人之難以相處，愈是大頭目愈知道得清楚。

再說陳錫聯，由於陳錫聯出身由「紅四方面軍」轉「二野」，是鄧小平部下，一般人皆認爲陳錫聯是擁鄧主角，此則把自由世界長官部屬關係套到了共產黨人頭上去了，猶如卜卦，拿錯了用神，便適得其反。

陳錫聯原出身紅四方面軍，在最初的三大山頭中（不算以後的新四軍），以這一股力量爲最大，但自從西進在河西走廊被馬家軍消滅一部，紅四方面一股勢力大減，不得不逃回陝北，向毛澤東靠攏，於是受盡毛澤東歧視迫害，重要頭目皆調去紅軍大學受訓，許世友便因爲受不了迫害而逃走，中途被截回幾被活埋，陳錫聯並未逃跑，但亦受到迫害。到了共軍投誠，編爲十八集團軍，下轄三師，論情論理都應當把原來的三大股編爲三個師，即「一方面軍」改編一個師，由林彪任師長，「二方面軍」編一師，由賀龍任師長，「四方面軍」編一師由徐向前任師長，據說最高統帥當時亦面告周恩來，將來是如此改編。周恩來到延安告訴毛澤東，毛澤東大起恐慌，既不願紅四方面軍自成一個師，又不願三個師長中有兩個黃埔學生，令周恩來去南京向最高當局懇求，將「第一方面軍」與「第四方軍」兩股混合編，因爲「四方面軍」當時有三個旅，一方面軍」只有一個旅，於是把「四方面軍」徐海東旅與「一方面軍」陳光旅合編一一五師，由林彪任師長，其餘兩旅編爲一二九師，由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只當了副師長，陳錫聯撥入一二九師任團長，毛澤東並派了心腹鄧小平任政委，實際是監軍。

陳錫聯與鄧小平的關係便是這樣建立起來，可以說一開始就存在着互相敵視，不信任。雖然從抗戰開始到公開叛亂，直到竊據大陸，前後十二年時間，兩人始終在一起爲惡，但是，根據後來紅衞兵所揭發材料，鄧小平與「二野」軍事頭目相處並不好。

再以陳錫聯今日地位而言，權勢都達於頂峯，再升只有升到華國鋒的位子了，但在目前決無可能，因此，陳錫聯自希望維持現狀，沒有必要擁鄧小平出來。

華有意削弱鄧派勢力

再說地方勢力，華國鋒最近調升了九個省委第一書記，雖然擢升的不一定是華國鋒的人，但鄧小平手下大將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鐵道部長」萬里先後垮台，對鄧小平而言，也不是好事，是華國鋒有意削弱鄧派勢力。

目前眞正有力量又有意擁鄧出來的，大概只有許世友與韋國清二人，我方情報人員曾取得其原件，在中央日報發表萬人日報曾轉載。但許、韋兩人目的並不是擁鄧，而是希望鄧出來鞭屍，此是共區絕大多數人的想法，鄧小平眞的出來，便是由這種力量——鞭毛的力量所推動，到那時將不是「天下大治」而是「天下大亂」，這種情況也許不是一批海外「中立人士」所願聞的。

台應效韓戒絕奢靡

錢希川

南韓頒佈有關對富人新限制，擁有豪華房子的人，要遷到較簡樸的房子去住，擁有外國汽車的人，必須購買公債，以資助貧窮地區興建國民住宅。並嚴禁一切奢侈生活方式。而台灣不但有豪華的富人住宅，更有進口幾十萬元一套的傢俬，超逾千元一杯的咖啡，三萬五千元一桌的酒席。台北的繁盛街道，幾乎三步一樓五步一館，豪華的進口汽車，滿街飛馳。歌台舞榭，尤勝往昔。雖然一般貧苦人民改善了生活，但富有的人，在生活享受上，却遠逾於一般人。我們當然不讚成像南韓對人民生活的限制，但也不希望國府縱容侈風。腐蝕人心，南韓與台灣的處境相同，國府應效法南韓，戒絕奢靡，才是上策。

根據倫敦泰晤士報的報導，南韓在朴正熙的大刀闊斧之下，嚴格禁止奢侈浪費。朴正熙已下令禁止富人蓋新的、豪華住它。而住在這種房子裏的富人，現在已備受壓力，要他們換到較簡樸的房子裏去住。同時，今年初南韓當局頒佈了有關對富人的新限制。朴正熙總統表示：華而不實的生活方式，可能引起窮人的憤慨，而使政府爲促進全國團結所作的努力，前功盡棄。

韓嚴禁奢侈生活

泰晤士報並且指出：朴正熙總統在到過漢城郊外的富人住宅區之後，便決定採取反浪費行動。據韓國人說：朴正熙總統獲悉他的一位韓國至友，在其私人住宅內裝設電梯，而深表震驚。

該報續謂：在最近這些方策下，新房子最大的面積，包括花園空間在內，不得超過一千平方碼。而擁有豪華房子裏的人，被要求遷到較簡樸的房子裏去住，把他們的房子留給外賓或作爲大使館之用，擁有外國汽車的人——這在大韓民國是另外一項奢侈品——必須購買公債，以資助窮貧地區興建國民住宅的發展。

南韓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解釋說：並沒有法律規定強迫他們遷出他們的房子，但是會有其他間接的方法使他們就範，比如一些許可證或者貸欵，可能予以撤銷等等。」

至於所謂奢侈生活的方式，計包括溫水游泳池、進口傢具、私人住宅設電梯、以及過多的照明設備。

南韓社會事務部的主管表示：社會部希望嚴格管制社會風氣。這位主管接着說：這些措施或將令西方人士感到驚愕，但這些規定對促進韓國的社會和諧，至關緊要……。」

由上述報導我們可以看出：韓國人在處理一些社會問題上，確實有一股硬幹的作風。他們在做事情上的「強項」是台灣所沒有的。

而中韓兩國目前的處境相同，同時都是處在對共產主義的敵對鬥爭中，所過的應該是一種「戰備」的生活，因此，當韓國人嚴格整飭社會風紀時，我們對台灣的社會風氣，應該有些什麼行動？應該如何行動？也需要作一番仔細的思考。

台灣奢風實一大隱憂

老實說，我們應該踵步南韓，不能够讓奢侈腐蝕了人心，影響了一向純樸的社會，更不能讓少數豪富的享受，以一般人的獲得作爲其祭品。跟南韓情況相同的是：台灣過去也有禁止婚、喪、喜慶鋪張的規定，可是僅僅執行了一陣子之後，一切又恢復舊觀，便告杳無蹤跡。雷厲風行幾個月之後，社會風氣更加弛靡，甚至於奢風更熾，就當前國家的需要而言，實在是一大隱憂。

台灣也有豪華的富人住宅，更有進口幾十萬元一套的傢具，還有過超逾千元一杯的啡咖，及三萬五千元一桌的酒席。而就整個台北市而論，目前幾條繁盛的街道及熱鬧的地區中，幾乎是三步一樓，五步一館，吃食店及遊樂場所如雨後春筍一般，豪華的進口轎車，照樣滿街馳騁，一般貧苦的人們雖然改善了生活，但是，富有的人們在生活享受上升高，却遠逾於一般人，「均富」在國府當局的提倡下，雖然做了不少事，但是都無法降低他們在生活上的豪華享受，使富者跟一般人的生活之間，呈現出嚴重的脫節現象。

可是，由於台灣是一個極端崇尚自由、保障人權的國家，個人的物慾享受，在法律上是沒有任何規定，可以加以阻止的，這點跟南韓的情形相同。此外，跟南韓還有一點相同的地方是中韓經濟發展的情況也極爲相似，韓國目前正全力從事經建工作，力謀經濟上的發展，國府在十餘年前喊出了「經濟起風」的口號之後，十餘年來的經濟發展，使得一般人生活水準甚高，富有者尤得因其資力的雄厚，而有了更多的收入。因此，得以在生活上作盡量的享受。

歌台舞榭勝於往昔

本來，以一個經濟自由，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國家，國民的收入增加，而國民以其收入來提高其生活水準，加強其生活上的享受，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權禁止其國人對其私生活的一切安排，台灣既然崇尙自由法治，自也應該如此，可是，台灣也不應該忘記，國府正處於反共的聖戰中，需要厚植國力，把一切可以運用的物資，一齊用到「反共」的戰備上去。因此，行政當局五年以前，即有力戒奢風的決定，禁止公教人員上餐館

、酒家、舞廳，禁止婚喪喜慶的鋪張，禁止政府官員使用進口豪華轎車……可是，曾幾何時，一切禁令都歸於鬆弛，而今餐館、酒樓、舞榭的生意，尤甚於往昔，豪華進口轎車的數量，更逾於五六年前，而有關方面雖然一再呼籲節約，但民間我行我素，問題是台灣有法律上嚴禁奢靡的依據，也不像韓國有其他間接的方法加以運用，因此，當隔海的南韓厲禁奢侈消費的時候，台灣却沒有辦法跟南韓亦步亦趨的力戒奢風，因此，在做法上也就瞠乎南韓之後。

但是：問題是「爲什麼韓國人可以大力推動的事情，台灣却做不到呢？南韓有間接的方法，可以使富人不致過份在生活上享受，而台灣却拿不出一套間接的辦法呢？我們不禁要問的是：究竟是不能還是不爲？難道五年多以前執行禁令，戒絕奢靡的措施，不能再繼續貫徹下去嗎。難道力戒奢靡，眞箇和扶泰下以超北海之難嗎。抑或本質上是「爲長者折枝」，而台灣根本不做呢？有關方面應該對這個問題作鄭重的考慮。

提高生活但不能侈靡

原則上我們不反對個人生活水準的提高及生活上的適當享受——譬如現代化的衞生及厨厠設備，是維護我們健康及適當生活所必需的。我們便不能退步到使用舊式的馬桶及木炭爐設備的時代——但是，因爲台灣當前的時代及所處的環境，需要台灣不能作過份的生活享受，跟美、德等先進國家那樣的豪華享受。台灣的國民收入，工業發展程度，都還不足以跟人家相比，而且台灣的經濟建設也還未完成，爲着未來的神聖目標，不得不署爲犧牲一點自我的享受。至少可以乘坐國產的汽車，可以使用自己生產的衞生、厨厠設備，使用自己生產的傢具，把一過份奢華的進口品，作爲商店櫥窗內的裝飾，而由富人拿出較多的所得，來從事跟社會公益有關的事業，那麼台灣的奢靡之風，不也可以加助以遏止嗎？

※※※※※※※※※※※※※※※※※※※※※※※※※※※※※※※※

中共向美購買黃豆目的

梅耐寒

最近美國報刊，一再傳出美與中共曾有秘密協議之說。上次華盛頓郵報首次傳出這種說法後，立爲美國務院所否認。日前紐約時報再傳這種說法，表示當年尼克遜確曾答應要在數年之內將和北平建交，但亦爲美國務院所否認。

紐約時報這次報導，比之上次華盛頓郵報的說法，已較爲具體。上次華盛頓郵報只提到有此秘密協議，但不知協議性質及眞相如何。而這次紐約時報的報導，則指此項說法乃出之於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北平時與周恩來的談話備忘錄，並由國務院在檢閱以往文件時所發現。這一報導是否正確，尚不得而知，美國務院也未作任何直接答覆，但縱使有此談話備忘錄的存在，也實難說它是尼克遜的一項秘密協議，更不要說是美國政府的承諾了。

我們必須知道，當一國元首或政府首長訪問任何一地，不論和任何人談話，在一般情形下，都有談話備忘錄的留存。其中有時也會談到較重要的問題，有時只閒話家常，隨便聊聊而已。若屬較重要的問題，談話後勢必要繼之以其他的行動。若無其他相關的行動，便表示它並無任何的重要性。試想在國際外交往還中，一般所謂的談話備忘錄，眞不知有多少，若要把它們一一視爲協議，而付諸實施實施，豈不眞要弄得天下大亂？所以縱使當年尼克遜與周恩來的談話中曾觸及美毛「正常化關係」一事，那也正如某位美政府官員所說，只是尼克遜個人的一種意願，而不是尼克遜政府的一種承諾。

所以，它對尼克遜政府沒有任何的約束，對福特政府沒有約束，對卡達政府當然更無絲毫約束了。

但在今日美華關係的微妙變化中，所引起人們注意的，並不是這種以往秘密協議是否存在，而是中共對美國誘惑行動的加強。愈是美蘇關係趨於冷淡，或發生何種爭執，中共對美國的這種誘惑行動，亦愈加速進行。最近美國務卿萬斯首度訪問蘇聯，商討限核問題，遭遇蘇聯抵制，而中共也便立即行動，向美國採購三十九萬噸黃豆。事後美國發表更正，說這一事情的宣布，曾延擱了十數小時，表示此一決定並非針對蘇聯。但縱使如此，這一事情也是發生在萬斯在蘇聯碰壁已經明朗化之後，其中瓜葛不是表現得很清楚？

由於中共突向美國採購大批食糧，美國便認爲中共態度已有不同，於是便宣布了本年度廿三個團體的訪問大陸計劃，其中包括兩個國會團的往訪。而本月七日第一個國會代表團首途前往北平，其中除十位眾參議外，還有一位助理國務卿，和一位白宮主管大陸事務的官員，而卡達總統並派其長子撒普隨行。而這一代表團一到北平，立即受到中共的熱烈接待，並連續和黃華及李先念等舉行會談。而更重要的是，李先念係一「望八」老漢，而竟向二十七歲的撒普・卡達大獻殷勤，祝賀其生日，其諂媚與做作，概可見矣。何以如此？還不是爲了爭取卡達總統好感，希望即早達成「正常化。」

由於中共今日爲爭取美國而不惜工本，無不用其極，所以美國態度也顯然在微妙的變化中。先說萬斯將於本年十一月訪大陸，又說將於六月間成行，而關鍵就看下月美蘇外長會談結果如何。對於此種變化，我們應予以密切注意，並作必要的應付。

※※※※※※※※※※※※※※※※※※※※※※※※※※※※※※※※

北大·清華的過去與現在

沈雲龍

北京大學自蔡元培接長後，由於提倡學術研究自由，思想信仰自由，進而領導「五四」運動，因而成為自由民主的聖地；但也變成培養共產黨的溫床。當時的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學生張國燾、劉仁靜、鄧中夏、黃日葵、譚平山、陳公博，乃至圖書館的毛澤東，都是由組織馬克思研究會而從事創組中國共產黨的最初策動者。清華大學則是投機分子的陣地，如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費孝通、張申府等，都打着「民主人士」身份成為中共的幫兇。中共佔據大陸後，「北大、清華」便成為中共培養幹部的場所，「文革」時更成為「奪權鬥爭」的造反基地。

一九四九年一月，由於傅作義的投降，共軍得以進入北平，即行接管著名的北大與清華，列為重點學校，經過二十多年來不斷的變革，業已面目全非，成為中共高等教育的兩所「樣板」大學。其實，這兩間學校，與中共過去的發展，都直接或間接有其歷史淵源的。

北大是培養共黨溫床

先談北大，其前身為京師大學堂，創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是我國最早的一所新式大學。民國成立，始改京師大學堂為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元培任校長後，即提倡學術研究自由，思想信仰自由，以及「民主」與「科學」，進而領導有名的「五四」愛國運動，更為全國有志青年所嚮往。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實施大學區制，將北大和其他前北京國立八校及天津北洋大學合併為北平大學，任李石曾為校長、李書華為副校長。但北大學生堅持反對，「要保留北大歷史上之特性，決不夾雜政治意味，受何種黨派之慫恿。」（見吳稚暉致李書華信、載李著：「碣廬集」）並派代表李辛之、趙子懋，赴京向政府請願，復經吳稚暉調解，并得蔡元培、李石曾及學生代表同意，改稱北大學院，保持獨立。次年，大學區制取消，仍恢復北京大學原名。其所以如此力爭不屈，就是為的要維護北大自「五四」以來自由民主光榮傳統於不墜。「五四」時期北大教授陳獨秀、李大釗，學生如張國燾、劉仁靜、鄧中夏、黃日葵、譚平山、陳公博，乃至圖書館書記毛澤東等，都是當年由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進而勾搭第三國際，并接受蘇俄盧布津貼及指導，從事創組中國共產黨的最初策動者。可以說，北大是培養中共的溫床，邪惡的種籽，由此發芽生根成長，而四處播散，終於毒害了中國。

清華是投機分子陣地

次言清華，原為清末民初利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招收留美預備學生而設，後來才正式納入國立大學體制。由於經費有固定來源，延攬教授多知名之士，學生程度水準很高，學校在北平西郊，環境幽美，有水木清華之勝。這在中共黨人看來，向來視為資產階級的貴族學校的。但在民國二十四年冬，中日關係緊張，日本軍閥威脅冀察政務委員會實行「華北特殊化」之際，中共彭眞、劉少奇先後主持華北地下學運，即已滲透該校，因而掀起「一二．九」請願運動，清華學生就居於主動領導地位，後來中共得大陸，被任為清華校長的蔣南翔和北大校長陸平，就是「一二．九」運動中的重要學生領袖。抗戰期間，清華、北大與南開，內遷昆明，併為西南聯大，其中教授具有高度政治慾望或不滿現實生活而出身於清華的羅隆基、聞一多、潘光旦、費孝通、張申府等，禁不起中共統戰的誘惑和利用，俱成為中共外圍「民主同盟」的重要角色。在中共陰謀顛覆政府策略之下，民主同盟頗發揮了一些搖旗吶喊應聲助陣的作用。抗戰勝利後，清華、北大、南開遷返平津，分別復校，不久即發生美國大兵皮爾遜強暴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完全為中共黨徒一手製造，有意安排，藉此掀起全國風暴，以為反美前驅。繼而乘着戡亂軍事逆轉，連續發生「三罷運動」等學潮，清華、北大左傾學生，在中共指揮下，實為華北領導中心，其有助於中共的瓦解人心，擴大社會動亂，自不待言。

毛澤東鄙視知識分子

及至毛澤東取得整個大陸統治權，恢復北京原名為其「首都」。因有感於「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吸收知識分子」，乃採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步驟，對知識分子，俱大多予以適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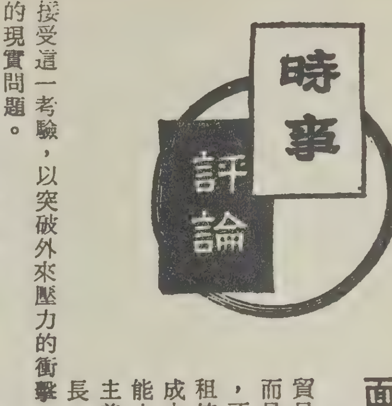
「清華大學」用大字報反擊「右傾翻案風」

的工作安排，並在政治上給予知識份子的代表人物以應有地位，表示笑臉迎人，謙恭下士。但毛祇是一名師範畢業生，知識淺陋，狂妄自大，而且不通外國語文，祇能閱讀馬列著作的中文節譯本，就一知半解，自以爲是，胡作非爲，表面尊重實則仇恨知識份子，充滿自卑感。故不久即露出猙獰面目，廣泛展開「知識份子自我教育與自我改造運動」，以懷柔與強暴兩種手段，「又利用、又鬥爭」的方式，交互循環使用，時而安撫，時而整肅，一面精神虐待，一面控制腸胃，企圖消滅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自由思想，迫令接受馬列主義及自誇超越馬列的毛澤東思想的改造，如近在咫尺的北大、清華，自亦不能例外，而且首先遭殃。在鳴放時期，像北大的馬寅初、馮友蘭、錢端升、向達、樓邦彥、曾昭掄、王鐵崖、陸侃如、許德珩等；清華的錢偉長、潘光旦、李景漢、吳景超、費孝通、陳達、雷海宗、張申府等知名教授，無不列入「右派份子」，發動學生羣眾清算批判，使其「洗腦」、「交心」，坦白承認錯誤，喪失其自尊心和學術上偶像作用，而毛還鄙夷不屑地發出「知識分子最無知識」的謬論。但北大與清華是一貫具有歐美民主自由思想的傳統，縱有少數無恥如馮友蘭之流，不惜自我作踐，自我辱罵，表示甘願臣服，亦復有以強項頑固著稱的馬寅初，以及張東蓀、梁漱溟等人，仍撐着硬骨頭，不肯低首。因爲這是自由民主思想與共產極權思想的根本矛盾，畢竟不是馬列思想所能徹底征服。所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問題始終在「剪不斷，理還亂」狀態中。

中共控制的「北大、清華」

於是自文革以來，中共秉承毛的指示，又使出所謂「教育革命」的怪招，堅決執行「教育必須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對高等教育除縮短學制，減少課程，減編教材外，並且要理論與實踐結合，學校自辦工廠，實行「廠校掛鈎」，學生下放公社，以便勞動改造，致下放勞改青年達四千萬人之多，還要「開門辦學」，廢除入學考試，實行「社來社去」、「廠來廠去」，乃至派遣「工宣隊」進駐學校而掌管之，以結束知識分子治校的傳統，並建立「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新體制，企圖推翻舊有的教育制度。這些怪招，所影響於北大、清華的嚴重後果，連中共自己教育行政官員，都表示異議和不滿。如「教育部長」周榮鑫曾說：「清華大學學生黨性覺悟越來越高，培養工程師越來越少。」；「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校長則提出評價爲「大學教育（招牌）、中學課程、小學水平。」；「清華」革委會副主任劉冰於毛生前即致函指出「除非改良當前教育制度，否則人民在離開大學前，仍無法看懂一本書。」可見在如此「教育革命」之下，中共高等教育的水準普遍降低，將不僅北大、清華爲然。尤其在文革時期，大陸中小學教育停頓達六年以上，使民族向上的知識教育脫節，更爲荒謬絕倫。像中共這樣的百年「毀」人大計，較之秦始皇焚書坑儒，用心尤爲惡毒而殘忍。至於歷年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北大、清華一向是正反兩方面的主要陣地，如「紅衛兵」，「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支持毛、江集團奪權」等等運動，無非企圖政治路綫與教育路綫相結合，這更是自掘墳墓，必然自食惡果。從毛死後，江青四人帮被捕，其坐鎭清華的心腹幹將遲羣、謝靜宜，即被倒戈派揪出來大舉清算，就是顯明的例證。

有關北大、清華未來發展的趨勢，我個人看法：華國鋒是靠「你辦事，我放心」的毛遺言起家的，仍然擺不脫毛思想的教條主義，如果對毛生前的「教育革命」既定方針，加以「篡改」或「修正」，那無異是對毛的「鞭屍」，這就不限於清華、北大兩個「樣板」學校，而是整個「教育路綫」的改向。我以爲在鄧小平復出問題塵埃未落之前，華國鋒仍在徘徊不定，也無暇及此。北大與清華恐將依然籠罩於「妖霧彌漫」「黑漆一團」之中，其未來的發展，也就可想而知的。



經濟保護主義

香港外貿成長面臨考驗

從各方面看來，擺在香港對外貿易的前面，決不是樂觀的坦途，而是困難的逆境。這種逆境的形式，不僅在於香港內部的工資增加，租值上漲，和原料價高，造成產品成本的劇增，致相對影響外貿競爭能力的衰退，更在於世界經濟保護主義的再度抬頭，使香港的外貿成長，又一次面臨嚴重的考驗。如何接受這一考驗，以突破外來壓力的衝擊，顯然是香港必須要正視和解決的現實問題。

今年世界的經濟成長率，並未如人們所估計的那樣樂觀。整個世界經濟的狀況，尤其是在世界經濟發展中佔有極重要地位的歐美先進國家，其經濟處境仍然未能擺脫經濟危機所投下的陰影，其具體表現在這些國家內部，仍然是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的偏高，資本能量的過剩，收支平衡率的差距，經濟成長的偏低，致出現了工業停滯不前，外貿萎縮不振，甚至經濟衰退不景的嚴重困境。這種困境的產生，就成為世界保護主義再度抬頭的客觀因素。而若干孤立主義的政客和商人，利用這個時機，找到這個藉口，重新鼓吹他們一再主張的保護主義，正是保護主義受到宣揚的主觀因素。

經濟保護主義與經濟國家主義

經濟保護主義和經濟國家主義，是同出一轍，它以民族主義為外衣，孤立主義為實質，以排除自由貿易。這種現實思想的泛濫，及這種保護措施的推行，正如經濟學者指出，將會首先在逆差問題最為嚴重及經濟問題最受困擾的國家蹈實行。雖然這些國家會受到國際間的報復，但為了降低貿易的逆差率，提高外滙的儲備率，增強貨幣的兌滙率，以挽救本國的經濟，爭取本國的民心，安定本國的社會，及穩定本國的政治，它們寧願冒着外來的各種報復風險。這些國家因此而採取的保護政策，倒有其本身的需要。

最近，卡達政府就受到本國從事鞋類、紡織品、製衣、糖類等工商業人士的重大壓力，對外國進口這類的

凶多吉少的

中共集團自去年「十月政變」迄今已六個月，華國鋒所奪得政權，在政治原則上是繼承毛澤東「革命路綫」，在實際政策上則走「周恩來路綫」。在推行這兩條路綫中，如果讓鄧小平復出，勢必使華國鋒的領導班子與政策路綫發生變化。因此，華對鄧小平的復出，面臨了新的考驗，也必須使華就「毛路綫」與「周路綫」兩者間作一選擇。

華國鋒拖延戰術

在華國鋒體制樹立當初，一直強調繼續「批判鄧小平」，但在要求鄧復出的壓力下，不得不緩和這些批判論調。從今年一月中旬開始，再度將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吳德（北平市長）在天安門集會的演說及華國鋒在追悼毛澤東大會演說發表，而將批判鄧部分予以削除。

根據去（一九七六）年年底中共中央「第二十一號」文件：「①鄧小平之被解職並非毛澤東之意，鄧小平為周恩來的老戰友；鄧小平的錯誤，不是敵對性矛盾；②鄧小平問題將在三中全會討論；③鄧小平已開始在「國務院復職」。這些都說明了華國鋒對鄧小平批判已經後退。

但是共黨中央委員會新幹部佔三分之一，早期召開全體會議極為困難，因此將鄧小平問題交付「三中全會」討論，是華國鋒一項拖延戰術。以「廣州軍區司令」許世友為中心的廣州軍區與廣東省委員會於二月一日聯名上書中央所提出的「當前幾個問題」的建議，目的亦即為此。

許世友鬪陣挑戰

許世友的建議案內容，包括：①檢討毛的缺點與錯誤，②不再宣傳華國鋒出任黨主席是毛澤東所指示；③重行審查政權樹立以來有關彭德懷、鄧小平等大事件；④檢討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總路綫）及文化大革命等政策；⑤重行整頓黨、軍、人民全般事件。」

從二月底到三月北平方面盛傳「鄧小平復出僅時間問題」的非正式報導，係由於支持鄧小平的許世友等軍方幹部加強壓力，逼使華國鋒不得不採取緩和政策。

由於華國鋒在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強大壓力下處處讓步，已形成無法阻止之勢。雖然鄧小平復出已呼之欲出，但華國鋒試圖繼續抵制的氣勢，依然非常濃厚。不過，對黨、政、軍三方面俱有重大影響力的鄧小平復出問題，已形成對華國鋒主席地位的重大威脅。

華國鋒為了控制體制變質能局限到最小程度，採取了各項防止措施。在人事方面，一級行政區（三特別市、二十一省、五自區治區）中改換了八個地區的「黨委員會」第一書記，其他八個地區亦準備更調中。這是鞏

貨品，開始考慮制訂更加嚴格設限措施。如果這個爲保護美國業者利益而特別施行的最新辦法一旦付諸行動，這對一直以美國爲最大輸出市場的外國製造商和貿易商，肯定會受到重大打擊。

這個打擊，既會影響到整個國際貿易的均衡與發展，也會影響實施保護主義國家的消費者。因爲這些國家的工資高、租値高、及消費高，造成該國產品的成本高。一旦大力推行購買本國貨，以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本國貨自然比外國貨的價格高，直接的消費者付出的代價將會相對提高。因此，對某些國家來說，保護主義除了保護本國有關業者外，是否能眞正保障用者的利益，還是大有疑問的。故保護主義，既不符合自由經濟的原則，也不是根治病態經濟的良藥，它僅能對這些國家發生一點短期性的刺激作用。如果這些國家將解決本國經濟困境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全面實施「進口管制」及「外貿限制」的保護政策，未來事實將會證明，這未必是有利於該國經濟的發展。

對本港影響

徐達文

經濟保護主義對本港經濟無益

不過，以當前的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分析，經濟保護主義的再度抬頭，經濟國家主義的重新鼓吹，經已造成了世界經濟的若干關卡，並衝擊着國際貿易的整個活動。這對那些對外貿易依存度提高的國家和地區，無疑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問題。香港作爲一個以對外貿易爲經濟主體的自由貿易地區，以及作爲一個毫無資源的特殊地區，經濟保護主義一旦在香港的最重要輸出市場的國家全面實現，這對香港的經濟成長，以致香港的社會穩定，會引起危害性的連鎖反應。故經濟保護主義對香港本身來說，由始至終都是有害無利的。故歐美日等高度經濟發展國家對保護主義政策的動向，就值得香港有關當局及工商界人士的特別注意。

這種注意是被動的，而對外力爭，才是具有積極性的主動。此外，還應研究對待保護主義的可行辦法，以突破有關國家對香港商品所造成的設限。香港的處境，對於外國所實施的保護政策，既無法施行報復措施，更無力採取干預態度，祗有在「逆來順受」的被動捱打的境況下，一方面爭取這些國家的同情諒解，使它們所推行的保護措施不致太緊，另一方面是密切注視國際貿易動態，以便避重就輕及移寬就緊地抵消保護主義的壓力。世界經濟主義的再度抬頭，對香港經濟肯定會引起不良的效果，但香港的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舉世著名，故在突破保護主義的成果，我們同樣保持一種審愼的樂觀。

固華國鋒體制一項極明顯的部署。

要求鄧小平復出的軍方領袖有陳錫聯（北京軍區司令）李德生（瀋陽軍區司令）尤太忠（內蒙古軍區司令）楊勇（新疆軍區司令）等第二野戰軍系幹部。因此，華國鋒任命第一野戰軍彭德懷、賀龍系的王恩茂爲吉林省黨委員會第一書記，俾與第二野戰軍系取得平衡。

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會呼籲要全面實行繼承毛澤東路綫的華國鋒「主席」的「戰略決定」。這裏說明也是爲了阻止鄧小平復出影響華國鋒體制與其路綫的一種措置。

但是如果繼續批判「四人幫」，勢將批判到毛澤東，因爲許世友等會要求檢討毛澤東的缺點與錯誤。因此，華國鋒如果讓鄧小平復出，能否阻止批判毛澤東是極大疑問。

華國鋒

秦明

狗咬狗骨 難以相容

此外，一九七五年一月鄧小平被選爲共黨副主席及副總理都是周恩來一手造成的，如果鄧小平復出，支持周恩來勢力及解放幹部，必將全力要求執行周恩來路綫；如果再與批判「四人幫」相結合，華國鋒所標榜的繼承毛澤東路綫的政治原則，能否繼續貫徹亦屬疑問。華國鋒在周恩來路綫與軍事幹部壓力包圍下，一旦出現鄧小平復出的新局面，華國鋒勢將在「毛路綫」與「周路綫」兩者變成磨心，直到被鬥臭鬥垮，步「四人幫」後塵，凶多吉少！

歷盡滄桑美人

伊莉莎白泰萊

尹靜心

曾一度被認為世界十大美女之一，不論以任何標準來衡量，伊莉莎白泰萊是受之無愧的。她雖在影壇大放光彩，但在私生活方面即使成為報章雜誌的頭條新聞，仍多人非議。她先後有七位丈夫（實際上是六位，她與李察波頓離婚又結婚），並得到兩座奧斯卡金像獎及無價珠寶、鑽石貂皮大衣……。在物慾方面幾乎已相當滿足。可是在她四十五年的歲月中，她也嘗盡了無數的悲歡離合，可真謂歷盡滄桑一美人。

伊莉莎白泰萊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於倫敦，她父親是位英國商人，母親莎拉是位美國影星，在她出生十天後，她的眼睛仍是閉著的，她的父母非常著急，到處求醫，檢查結果是眼睛有毛病懼光，需要動手術。

沒想到當她紫羅蘭色的大眼睛睜開時，她那美麗的雙眸不知風靡多少人。

八歲與母・同台演出

在她八歲那年她便與她母親同台演出，她小時模樣長得非常可愛，很討人喜歡，她母親對她期望很大，希望將來有一天能成為大明星，把自己的夢想實現在女兒身上，所以他母親對她管教甚嚴。伊莉莎白泰萊在她母親薰陶下，使她對影藝生涯生產了濃厚的興趣。在她小時候她便以童星的身份參加各種影片的演出，較著名的有：靈犬萊茜、簡愛、玉女神駒、小婦人等。

情竇初開 十八嫁人

在她十八歲那年她情竇初開，嫁給了尼基希爾頓（旅館大王希爾頓之子），轟動一時，成為人人欽羨的對象。可是好景不常，婚姻只維持了二〇五天便離婚了。當她渡完蜜月回來，她第一句話便說這婚姻一開始就是錯誤的。

後來因拍片的關係而結識了導演史坦利杜林，而雙雙墜入愛河，但因史坦利杜林是猶太人，伊莉莎白泰萊的父母百般阻撓，結果她在她父母的壓力下離開了他而下嫁英國影星米高韋定，婚後育有兩子克里斯朵夫及密契爾，沒過多久因個性不合而宣告仳離。

儘管她在感情方面備受打擊，但在事業上卻一帆風順。一九五六年伊莉莎白泰萊與占士甸、洛赫遜合演了「巨人」，在影壇上掀起了高潮，博得成千上萬影迷的讚賞，雖然占士甸頑劣不羈的光芒蓋過了伊莉莎白泰萊，但影迷們對她也一樣的如醉如痴的崇拜。

心愛丈夫・機毀人亡

伊莉莎白泰萊第三任丈夫是美國



李察波頓與新妻蘇珊

製片家米高鐸，婚後幸福美滿，生有一女麗莎鐸，不料命途多舛，米高鐸於一九五八年乘飛機失事，機毀人亡，她悲痛逾恒，以工作來填補她內心的空虛，片約接踵而來，使她頓時成了荷里活的大忙人。到了一九六〇年由於主演「青樓艷妓」一片，使她奪得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這時的伊莉莎白泰已是數一數二的大明星了。

橫刀奪愛．假戲眞情

伊莉莎白泰萊守寡不到半年，她橫刀奪愛將她的好友德琵雷諾的丈夫愛她菲沙從她身邊搶著，當時輿論界爲之譁然，有很多人不諒解她的行爲，但她還是我行我素。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伊莉莎白泰萊前往羅馬爲耗資千萬名片「埃及妖后」做準備，男主角爲李察波頓與力士夏里遜，沒想到在拍片期間麗莎與波頓假戲眞做，他們終於在一九六四年三月結爲夫婦，在當時大家都認爲只有李察波頓才能眞正駕馭伊利莎白泰萊。

這對夫妻檔先後合作的影片有：一代情侶、靈慾春宵、馴悍記、緣盡情未了等，其中的「靈慾春宵」伊莉莎白泰萊犧牲美貌，飾演一個又老又醜的婦人，由於演技精濃，使她再度奪得奧斯卡金像獎影后的冠冕。這對歡喜寃家，婚後十年間，倒也恩恩愛愛，沒想到他們在一九七四年突然宣佈分居，而在一九七五年離婚。也許是緣盡情未了，他們於一九七五年再度結合，可是第二次婚姻只維持了幾個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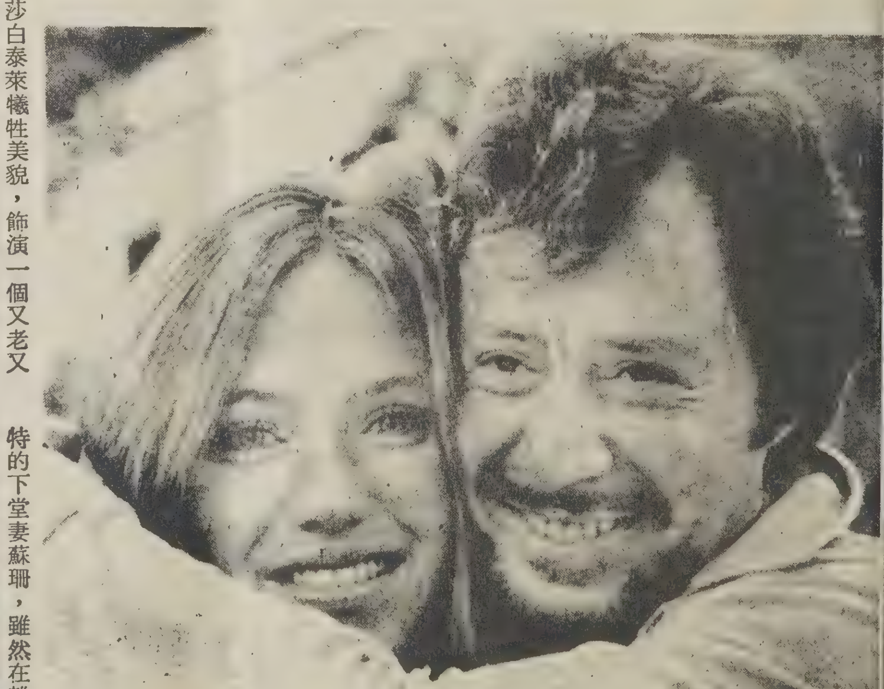


伊莉莎白泰萊與新丈夫約翰韋納。

嫁給韋納．賢妻良母

分手後，他們在情場上各有斬獲，先是李察波頓娶了英國賽車名手亨特的下堂妻蘇珊，雖然在離婚這段期間，伊利沙白泰萊身旁圍繞著不少名流大亨，但她卻選中中了英俊瀟灑的美國前海軍部長約翰韋納。婚後的麗莎曾經表示她已找到眞正的幸福，她目前正計劃退出影壇，做個賢妻良母，爲她的新婚夫婿韋納進軍美國政壇而做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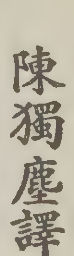
但願伊莉莎白能領畧到滄桑的教訓，覺悟到眞正的幸福，繁華物慾有竭時，家庭溫暖無窮盡，而能珍惜現在，爲不算少的未來歲月，奠下良好的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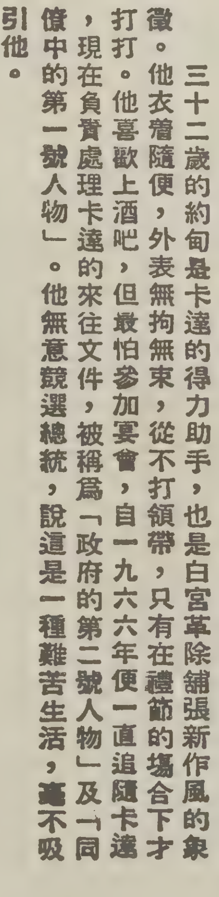


愛迪菲沙最近與廿一歲的世界小姐候選人泰莉李查結婚。

白宮幕僚中第一號人物

陳獨塵譯





三十二歲的約甸是卡達的得力助手，也是白宮革除舖張新作風的象徵。他衣着隨便，外表無拘無束，從不打領帶，只有在禮節的場合下才打打。他喜歡上酒吧，但最怕參加宴會，自一九六六年便一直追隨卡達，現在負責處理卡達的來往文件，被稱為「政府的第二號人物」及「同僚中的第一號人物」。他無意競選總統，說這是一種離苦生活，毫不吸引他。

三十二歲的漢米爾頓．約甸是白宮內革除舖張的新作風的象徵，他是卡達總統的得力助手。

約甸的官銜是總統助理，與另外四位高級助理一樣，但他也是唯一被稱為「政府第二號人物」及「同僚中的頭號人物」的一位，他得此稱呼，實因六年來他一直是卡達最親近的人物之一；而且他現在的職位過去向由白宮幕僚長担任。但他的外表及擧止與他任何一位前任都不像，他們多數是衣冠楚楚而且是有板有眼的人。

穿着隨便無拘無束

當每日新聞報的兩名記者來訪時，他們從約甸辦公室敞開的門，看到約甸跟副總統孟代爾在聊天。約甸穿着一件普通的藍襯衫，領口未扣，而且未打領帶。他手上拿着一罐可樂，跟孟代爾一起步出辦公室，他向兩名記者表示，要離開幾分鐘，他開玩笑說：「我要去擦他的鞋子。」他帶着副總統走下走廊，顯然是去卡達的辦公室。

約甸不久回到辦公室，跟記者談了三十五分鐘，他因接聽他秘書打來的電話，而停止了談話。他對記者說：「我的兩名夥伴柯爾波及藍斯在那外頭等着我。」曾任亞特達他律師的柯爾波及前喬治亞州銀行家而現任預算局局長的藍斯就像一對心平氣和的求職者正在恭候着。

約甸的朋友及夥伴都習慣叫他漢米爾頓。記者曾訪過約甸最近的前四任──哈德門、海格、倫斯斐及堅尼，但沒有一位像約甸那樣輕鬆不拘。約甸開玩笑說，他希望及得上他前任的水準，無疑他講的是哈德門。

平日上班不打領帶

他有一副娃娃臉，濃濃的黑髮及寬的肩膀，他的一雙眼直盯着他講話的對象，他的身材中等。在他進白宮之前，他尋常都是穿着牛仔裝。週末，他在白宮會穿着靴、粗呢褲、法蘭絨素色襯衫及皮衣。

平日上班，約甸帶着領帶到辦公室，只有在必要講求禮節的場合上，打打領帶而已。他自稱，他以前除了結婚那天之外，從不打領帶。

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名人」節目中，約甸被列為政府中的第二號人物，他立刻告訴主持人說，那是誇張之詞，謂他雖是第二號人物，他笑着說是孟代爾。

處理卡達來往文件

約甸的影响，乃在他控制着總統的來往文件及調查政府內閣級以下所有總統任命的官員的背景。他自然也可就人選向卡達提出建議。

一位同僚稱約甸為卡達的政治總顧問，他身負白宮與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及全國民主黨人士聯繫的工作。

約甸與卡達總統的關係不會有問題，部份是因約甸曾擬擬卡達藉以當選總統的競選戰略，接着又指導長期的選戰。一位觀察家說，約甸與卡達的關係極為親密，是勿庸待言。他說他喜歡華盛頓，在一九七三──七四年卡達出長民主黨競選委員會的期時，他曾住過華盛頓。但他喜歡在晚上與幾個朋友上喬治城的酒吧。他通常很忙，沒有空去。相反的，他却避開華府的一些宴會。

不喜參加應酬宴會

約甸說，他不喜歡參加這種宴會，他甚至根本不認識宴會中的人士，而且他成為某種目標。

他指出，到目前為止，他參加過華府的兩次正式宴會──華府記者俱樂部每年一度的「向國會致敬」宴會及白宮的一次國宴，他最怕這種場合。

同時，他在華府會因兩件事而遭到批評。去年秋天，華府記者俱樂會邀請他在一次午餐上發表演說，他接受了；後來他未克出席，但却沒說一聲，他對葛理迪龍俱樂部邀請他在該俱樂部冬至宴會上發表演說，甚至未作答覆。

節約從公講求效率

他認爲卡達所宣佈「毋求鋪張」的作風是很重要的。他接着說，人們可能會說這只是象徵罷了，但他說這是真的：「我們所想做的事，誠如新聞秘書鮑威爾所說，就是革除鋪張，我們想使白宮成爲效率及節約的一個象徵。」

約甸去白宮上班，不是搭乘計程車，便是由他漂亮的太太南施開車，從他們在國會山莊所租的寓所送他去白宮。約甸跟他的夫人是在念喬治亞州州立大學時認識的。他們於一九七零年，也就是卡達競選州長時結婚。

約甸獲得政治學學位從大學畢業後，就担任一九六六年卡達競選州長的年輕協調員，卡達是年競選失敗，但在一九七〇年競選成功，約甸也担任卡達州長的執行秘書。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期間，他曾在越南爲國際自願服務機構服務，從事安頓難民的工作。

每天向卡達做簡報

約甸的副手塞吉爾說，約甸每天就政治問題向卡達做簡報，討論卡達是日要會見的政治人物，及該人物的背景。他的領導力，在於他能做扼要及全盤的把握，並發展廣泛的政治戰畧。

據說，約甸有時事隔兩個月才回電話給人。他說，他一天接兩三百通電話，其中「我可能須回四、五十通電話，但那是不可能的，我不希望只接外頭打來的電話」。

據塞吉爾說，約甸從未發過脾氣，但「當他臉上沒有笑容的時候，你就知道他不高興了」。

約甸告訴記者說，令他困擾的是，「人們稱我是個壞傢伙。如果你問問這裏的人，你將發現沒有一個人怕我，我難下手開除人，我倒是個心腸比較軟的人。」被記者問及他本人是否會競選總統時，約甸答說：「喔！不！絕對不！他們將絕對不會有機會開槍打我。你看看所有你必須忍耐的，討厭傢伙，這是一種艱苦的生活，這對我毫無吸引力。」（譯自紐約每日新聞報）

毛語錄鬥不過金瓶梅

李哲夫

法新社駐北平分社主任，四月十三日報導：中共雖嚴禁「黃色文學」，但此類作品却在中國大陸民間普遍流傳。

此項報導，是來自他自身的體驗，本月十三日晨，「我看到一名出租汽車司機正打開一張『人民日報』閱讀，但所閱讀的並非報紙，因爲報紙裏面夾着一本『金瓶梅』。這位司機在答覆一位西洋少婦的詢問時表示：「像這類書籍今天市間已經不多了，但却在民間普遍流傳。」

閱讀「金瓶梅」，在一民主開放的社會，並非大逆不道之事。任何一民主國家政府，從不對人們閱讀興趣加以干涉。喜愛類似「金瓶梅」黃色文學作品的人們，充其量被視爲精神變態，或有不太正常的性心理。倘樂此不疲，太過沉溺，亦不過在其同儕中引爲閒談，加以笑謔而已。然而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則不然。一切服從於政治，是中共據以干涉人們一切生活活動的基本方針。而所謂意識型態領域，更被視爲階級鬥爭的主要戰場，必欲加以控制支配，乃至於對所謂社會上層建構全部加以改造而後已。是以報紙、雜誌變成了「人民的教科書」，而廣播、電視則全是統治者的「傳聲筒」。至於古典文籍、民間說部，亦盡皆列爲管制的對象。近人著作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丁玲「太陽照在乾桑河上」，古人著作如「紅樓夢」、「水滸」，皆曾遭受殘酷的批判，甚而大興文字獄。於是「八億大腦」被否定，中國大陸只留下一本「小紅書」——「毛語錄」。「毛語錄」被形容可以驅鬼治病，可以呼風喚雨。

中共教導其黨徒，凡遇有困難，只須展讀毛語錄，「照毛的指示辦事」，任何難題，無不迎刃而解。於是依中共宣佈，毛語錄迄今發行的數量逾二百億本，尤過於基督教的聖經。

如今，看來「毛語錄」已經不當令行時了。「人民日報」只被用作爲一種掩護，掩護出租汽車司機閱讀「金瓶梅」——一向被視爲反動透頂的資產階級滿含毒素的作品。在此，有待指明的是：（一）中國大陸並無供一般人民使用的出租汽車，北平市的少量出租汽車，乃專供外來訪客乘用。（二）所有出租汽車的司機，均爲受過特殊訓練的特務幹部，他們平日職責，乃將此等外來訪客的一切言行向組織報告。基此，必須認定，與此一西洋少婦交談的司機絕非等閒之輩。他在服勤時還要偷閒閱讀金瓶梅，並謂類此書刊在民間普遍流傳，足見今日大陸社會風氣之一斑。

不讀毛語錄而讀金瓶梅，是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厭惡和逃避。與其「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莫若欣賞西門慶與潘金蓮的風花雪月。這說明什麼？說明今日大陸人心的苦悶，說明共產主義及中共一切口號教條的徹底破產。共產主義的口號教條已不再能鉗制人們的思想與言行，而人心苦悶的結果是思變、望變與求變！

二十多年前，梁漱溟被強迫作思想改造，在其自我檢討報告中曾有下面一句話：「變所以求通，不能往不通處變。」如今，中共強制八億人民向不通處變了二十多年，變的結果是民窮財盡，赤地千里，是日暮途窮，瀕臨崩潰。因而，大陸人民之以金瓶梅取代毛語錄，又何足怪哉！

中共在美拉攏三種人

儘管中共在華盛頓「聯絡辦事處」的日常活動受到美國官方的限制，但中共嘍囉在幕後計劃策動的統戰活動，正一步步在進行擴大。

目前，中共利用三種人爲他們搖旗吶喊：第一種是本來親共的中國人，第二種是投機商人，第三種是「美中（共）人民友好協會」的人。

這三類人以開餐館、書店、貿易公司，及組織發起所謂的「中國大陸訪問團」的方式爲中共奔走賣力。

今年二月初，一小撮入了美國籍的左派份子在紐約成立「美籍華人聯誼會」，並將這個組織向西部的加州推動，他們寫信給去過大陸的華人，硬性要求捐款，然後在報上登廣告，作統戰。

以南加州爲大本營的「美中（共）人民友好協會」正向美國全境蔓延，目前每一州都設有這個協會的分會。這個協會的「主席」是一登記有案的美國共產黨，而在他手下工作的清一色是美國人，他們很多都是曾經被邀訪問過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人士或投機商人，他們爲中共做事的代價是想取得中共商品在美銷售的代銷權，同時打著「我去過大陸」的招牌爲人安排組團前往大陸訪問，然後從中牟利，中共在華府的機構爲了滿足他們的私慾，胡亂授權給這個組織，規定到大陸訪問的普通美國人，一定要經過「美中（共）人民友好協會」的推薦與核准，在「權」與「利」的引誘下，這個組織成了北平駐華盛頓「聯絡辦事處」的統戰活動工具。

美國的教會大學一向是不受政治干擾的清靜地方，但最近一、兩年，在加州的右派的教會大學，似也被中共的統戰組織打入。

「貿易」，原是中共力促美國政府與「關係正常化」而設下的「餌」，但卻有小部份華僑先吃了這個餌。除了「美中（共）貿易協會」外，一個叫做「美中（共）文化貿易協會」的組織就在少數僑社中短視人士的推動下產生。而有「托兒所」、「家長會」的設立，更常常是中共統戰份子設下的陷阱。

中共爲了爭取美國加速與其「關係正常化」，在所謂的「台灣問題」上常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論調，企圖混淆美國政府與國會的決策。他們在美的爪牙們也走同一路子。二月底，「美籍華人協會」在「給卡達總統的公開信」中，只提「上海公報」和「正常化」，不再提美國應與台灣「斷交」、「廢約」的事，這種陰險的障眼法，我們如不立即予以戳破，不知有多少美國人會上當。

對若干留美的學生，中共以可進入聯合國替中共代表團做事爲餌，加以百般利用，爲了錢，有些學生時常會上當。

川端康成爲少女自殺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殺的原因，是爲了一個在他家帮忙處理家務的少女。

日本「展望」雜誌五月號上一篇由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臼井吉見所撰寫的「事件的顛末」一文，作上述報導。

川端康成係於一九六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於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自殺死亡。因未留下遺書，因而自殺原因迄今成謎。四天後就是川端康成逝世六周年，臼井此一「揭露」，勢將使日本文壇、甚至整個社會引起一番爭論。

臼井所撰「事件的顛末」的內容大意是說，一名剛自高中畢業的少女，於偶然機緣內爲川端康成所賞識，經過一番說服，同意在川端家帮忙六個月。

川端對這位臨時性女傭特別寵愛，經常要她駕車伴他外出，還將影星吉永小百合送他的磁壺轉送給她，並且表示要送她一輛高級平治轎車。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川端要求那位少女，能夠延長服務期限到是年秋季他負責籌辦的日本文化國際會議之後，但爲她所峻拒。數小時後，川端被人發現已經在他撰寫小說的公寓中用煤氣自殺死亡。

第二天，川端的太太悄悄地告訴那位少女說：「如果妳昨天同意留下來，我相信他不至自殺。」

根據臼井的說明，他是從一位同鄉那裏聽來這一段隱情。那位同鄉爲了酷愛川端墨寶竭力慫恿友人愛女前往川端家服務。川端自殺後，那位少女返家向父親述說了這一段隱情，而使那位慫恿她前往川端家工作的同鄉衷心歉咎。

她聽到了這一內幕後，立刻想到要把它寫成小說，但因川端先生逝世不久，基於某些考慮，初步決定等川端逝世三周年紀念時再行執筆。誰知一拖再拖，直到上個月，纔化了二個星期的時間，寫成了這一作品。

這一作品中，主要還是依據那時候聽到的各項具體材料，但也有一部分人物出自杜撰，細節方面也經過一番安排。同時考慮到那名少女的未來，因此在文中使用假名，連她的地址也不是眞的。而那位少女現在已經結婚，並且有了孩子。

川端曾要求少女和他一齊自殺。對這一點，研究川端康成的日本作家山口瞳指出，從川端的性格分析，這並非平空臆測。

由於從處女作「伊豆的舞孃」到晚年的作品「酣睡的美女」，川端作品中充滿了對少女的憧憬，因此，日本文壇一致認爲，川端康成對少女具有某種特殊的近乎崇拜的心

小平能否復出及因此所引發的權力再分配之爭，二是華北旱災嚴重，使廣大人民益加陷於飢餓的困境，因而激發其求生自救的決心。華國鋒在此時發出「新指示」，顯然是企圖挽救其面臨的危機，也是孤注一擲的政治賭博。

評華八點指示

「人民日報」刊佈的「八點指示」：一、要不顧一切，把批判「四人帮」的鬥爭進行到底；二、全面「整黨」，排除異己；三、改組領導班子；四、進一步搾取人民的無償勞力；五、在文教等方面，變本加厲實行以鬥爭為主的所謂「革命」；六、實施窮兵黷武政策，對外加緊備戰，對內進行更殘酷的鎮壓；七、藉執行毛生前提出的「五個統」（即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名義，緩和其內部的分裂；八、藉「落實幹部政策、知識份子政策、民族政策」等幌子，擴大對外統戰，爭取喘息時間。

華國鋒「八點指示」目的是：

一、藉圖緩和人民的反抗。目前大陸反共抗暴浪潮澎湃，乃由於農工羣眾求生存，知識份子與廣大青年爭自由的兩股主流相匯合，他們對過去得勢的文革派與目前的北平當權派，同樣深惡痛絕。華為了籠絡知識份子，故重彈「百家爭鳴」的舊調，並宣稱要發展科學；為了欺騙勞動大眾，又開出農工業現代化的空頭支票，在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之後，復將舉行「工業學大慶」會議；這些糖衣毒藥，都是企圖麻醉廣大人民，緩和熾烈的反華行動，使中共政權獲得暫時的穩定。

二、是對共黨內部反對勢力表示安撫。共黨反華的勢力仍然強大，這並非已被鬥倒的「四人帮」份子，而是過去接近周恩來的官僚派和各地軍頭，並以支持鄧小平復出為題目，向華挑戰；華既不願鄧小平復出，構成他的威脅，而面對龐大的反對勢力，又不能不予以安撫，於是在「八點接示」中點綴着「四個現代化」的色彩，佯示依循周恩來生前所主張的政策，實際上則是圖延宕鄧小平重返領導圈子的時間。此即，既企圖拉攏一大片，又藉以排拒他的潛在政敵。

三、是配合對外的統戰策略。近來北平的對外活動，似採低姿態，從冷凍毛的「不斷革命論」，發展所謂「革命統一戰綫」，都可加以探索；即令叫嚣備戰反蘇，也是針對美國若干人士憧憬拉攏中共以平衡美蘇關係，而投其所好，以圖促成所謂「關係正常化」。在華提出的「指示」中，除繼續批鬥「四人帮」之外，其餘七項都儘量掩飾其猙獰面目，而藉此造成西方尤其美國人士的錯覺，認為北平正力求內部的安定與建設，而修改其政治路綫，對外將變得溫和。

余秋人

黃梅調與紅樓夢

影后李麗華[illegible]

「紅樓夢」中賈母一角。

如果計算無誤，「小咪」應已逾花甲之年。儘管風姿談吐不減當年，到底已是影壇遲暮的人物。而李麗華在金漢拍攝紅樓夢一片的計劃中，飾賈母一角，足見她的票房價值至今不衰。我們中國人大都有一份念舊和懷舊的感情，特別是中年以上的一代。回想起當年小咪在其所曾拍攝的數以百計的影片中，輕顰淺笑，風姿綽約，不知顛倒過多少眾生。如今佳人遲暮，其精湛的演技，必較以往更為成熟。而在觀眾心目中，則更留有無限的回味，此所謂「老兵不死」，只緣在在人間留下難忘的印象！

念舊懷舊作為一種社會的「感情氛圍」，代表着我們中華文化的特質；不因人之長幼、事物之新舊而評斷其價值。任何一會對社會人羣有過貢獻、或有一技之長而特立獨行堪有足述的人物，總長留溫馨，使人永懷不忘，無殊於行時當令的俊彥之士。或甚而獲致人們更多的喜愛與尊敬，歷久彌新，雖長期而不衰。

然而「寧教英雄陣前死，不使人間見白頭」，却又是從另一觀點看問題。那主要是因為，人之一生事業，總有其最輝煌美好的一段。正如盛開的花朵，飽滿染潤，清香四溢，急流勇退，正所以長保其如日中天的令譽，又何必等到落英滿徑，徒令人在杜鵑聲裏興不如歸去的慨嘆。何況江山代有才人出，又何必以暗澹的秋色，奪那燦爛的春光！

倒是位於二代人物之間的中年的人企業家，是可愛而又善解人意的。即如金漢夫婦，為拍攝紅樓夢一片，迄今所安排的計劃是以李麗華扮演賈母，以李菁扮演薛寶釵，而將顰卿一角訴之於公開登報徵求，為更新的新秀開闢登龍的道路。至於那貫串全劇的賈寶玉，則以將老未老的淩波自行反串，而反串小生，正是淩波的專長和特點。

不過，選擇「石頭記」作這一演員組合的劇本，倒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何況表現的形式又是那早已過時的黃梅調。的好的演員應不分長幼，貴能各盡所長，各取所長，共同編織成一片錦繡。但好的演員亦更需要有好的劇本，使能掌握現實，具有時代的意義。勿徒嘆大江東去，使人興懷古之幽情，盡描繪些不切實際的雲淡風輕、悲歡離合。

黃梅調是一種歌唱的模式，音韻腔調，拘於一格，難於作淋漓盡致的發揮。雖謂已改良創新，總難脫既定的窠臼。以黃梅調或任何單一的腔調來表演一複雜的劇本，將必對演出人員形成嚴重的束縛。何如訴之於各人自有的語言天賦，使高亢低速，或慷慨悲歌，或低吟淺訴，各依其劇中人的個性，刻劃出其內心的理性和感情！

舒萑

慈湖謁陵記

蒙慶恩（仲山）



圖爲作者夫婦影於慈湖陵寢外石階

民國六十六年（公曆一九七七）三月十八日偕內子乘華航班機回國觀光，同月二十日由台北市旅寓同侄兒傳淵、孫女美玲，專車經中興橋、桃園、大溪，到慈湖致敬故總統　蔣公陵寢。車行六十餘公里抵達慈湖，先在休息室小憩，畧進茶水，隨即參觀室內陳設，中堂掛有總統　蔣公巨幅彩色遺像一框，乃名畫家張季玉先生傑作，欵明：永懷領袖。時在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室內佈置悉迎合中外各界人士休憩而設，門外左右各設有公用電話，備供需用。是日天候溫暖，白雲遮日，將屆下午二時許，承招待人員引領進入總統　蔣公陵室，循司儀安排，依序肅立，恭行三鞠躬敬禮，隨後環繞片刻。地處幽靜，山明秀麗，古栢參天，湖水清晰，形勢雄偉，世無其匹。正遊間，風雲突變，微雨吹面，濕透衣襟。回憶總統　蔣公當年崩殂之夜（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適值農曆清明時節）雷雨大作，通宵始止，豈上蒼示意者乎？不禁使我憶及民間有一流行喪聯「入此門六親共淚，出斯戶五福同悲」之感嘆歟！當日到祭者多爲海外僑胞，扶老携幼，絡繹於途，胥爲眷懷領袖之英明，亦足以顯示故總統　蔣公之德業昭垂，光齊日月，而僑胞愛國家，愛元首之眞情，發自深心，令人感動萬分。此情此景，非獨近世所無，往古亦所罕見。使後死者有所奮發矢勤矢勇，繼總統蔣公未竟遺志，完成反攻復國大業。

故總統　蔣公逝世迄今已閱兩年冥期，朔自東征、北伐、剿共而至統率三軍與日寇艱苦作戰，歷時八載，獲最後勝利，統一全國，完成國民革命偉業，國家躋於四強之列，所有百年來失地，一舉收

復；所有以往列強向滿淸迫簽之不平等條約，一律廢除，其豐功偉蹟，不特中國史上佔有光榮冊頁，即世界史上亦有詳明記載。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我方一時不察，誤聽美國派駐特使馬歇爾及司徒雷登等居中進言，後毛率殘餘部隊，僞意投誠，冀圖取獲國軍給養，牽制我軍後方。迨抗戰勝利，毛羽毛稍豐，乃藉憑俄共之助，挾制日寇投降俘虜之衆，竊據大陸，竟不惜倒行逆施，顚倒是非，篡改歷史，褒貶先聖，含血噴人，須不知孔子之作春秋，司馬遷作史記而亂臣賊子懼，毛既不循此爲依歸，徒欲廢除四舊，創立四新，又以批林批孔等花樣，荒謬百出，強迫民意實行毛個人又紅又專之飢餓主義，自二十多年來，大陸各省縣市慘遭殺害及餓死者數以千萬計，凡此浩刼，美國殊難辭其咎責。迨美前總統尼克遜，前國務卿基辛格等政治小丑，粉墨登場後，共患益加熾烈，有如火上添油，剛至越南、西貢、金邊地區相繼淪入共黨魔掌中，成爲共黨統一陣綫浪潮，今後局勢演變如何，殊難探測。白宮的主政者，此時應該看淸其傀儡身份，殷鑑不遠，幸勿再蹈覆轍。

毛、周、朱先後倒斃，四人帮亦被整肅，地震旱災，天怒人怨，接踵而來，大陸各省互相鬥殺，狗咬狗骨，形勢日趨惡化，交通閉塞，粮食奇缺，人民久陷於痛苦、悲哀、飢饉慘况中，非以筆墨所能描述，共產暴政，一丘之貉，華國鋒，矮鄧等，縱有飛天本領，亦難挽此千瘡百孔之厄數，可斷言也。香港爲世界之窗，毗連大陸，耳聞目睹，蒐集資料，旣準確，又迅速。據來自共區人士訊息：共黨之亡亡在失盡人心，所謂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信而有徵也。一俟風吹草動，勢必內起而外應，屆時自當把握時機，舉有力之勁旅，興弔民伐罪之師，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羣起消滅共黨，救人民於水火，以慰總統蔣公在天之靈。

矮鄧未能復出原因

陳毓鈞

根據美聯社東京十三日電說：日本共同新聞社報導，中共「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譚震林告訴一個日本訪問團稱：「鄧小平的復出，目前只是時間問題。」又說：「鄧應該獲得一個職位，因爲他是黨員，而且也有能力。」類似的談話，中共高幹也曾經不只一次的對外國人士表示過，足見鄧小平復出應是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復出後他應該担任什麼職位，由這點觀之，可以看出中共高層權力平衡的矛盾和鬥爭。

華國鋒能夠一舉整肅「四人帮」，毫無疑問是得到黨政老幹部和軍權的支持，尤其是地方實力軍人的合作。因之，在政策路綫上不能不聽命於軍權。例如，在去年十月「解放軍報」發表文章爲批鄧定出新規格之後，中共便將批鄧的罪過諉之「四人帮」。到了十二月「全國農業學寨第二次會議」時，華也跟著「解放軍報」的批鄧格調，唱和了起來。今年元旦，中共「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中，對於新的一年的政治任務提示，是要大力批鬥「四人帮」，不再提批鄧和反右了。於此，可以看出批鄧運動已經無疾而終。

鄧小平政治地位的恢復，有其一定勢力的支持，除了二野系統出身的實力軍人外，文革後解放的幹部也是一大力量。華遭受的壓力並不輕，所以今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週年前後，北平及大陸不少地方，連續出現羣衆性示威運動，要求鄧復出，要華國鋒任鄧爲「總理」，間接也有反華的大字報出現。

一連十天，中共中央都容忍下來，若無實力派系在背後支撑，羣衆是不敢如此明目張胆的。雖然有種種的壓力，鄧仍未出現，可見阻止鄧復出的是以華爲核心的「新文革派」。

華有今天的地位與去年「四、七黜鄧決議」是息息相關的。這一決議，已經確定鄧小平問題，爲「對抗性的矛盾」，這是以「政治敵人」對待鄧小平。同時指鄧是「反革命份子總代表」。當時，華以「公安部長」身份，秘密指派公安人員，對同情矮鄧的人，大肆逮捕，此事曾獲江青等人大力支持。另外，「四、七決議」是中共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而通過的，所以要解開「四、七決議」的死結，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何況在目前，華仍需緊抱住毛靈位維護其權位之時，更難翻案。

華國鋒今日黨、政、軍一把抓，大搞個人崇拜，但是他不懂軍事，在解放軍中並無基礎，軍事方面，實際上是由葉劍英在負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華多少還有力量。至於「國務院」中，因爲工作多年，可能有他的勢力集團。然而假如鄧復出，回到「國務院」工作，甚至担任「總理」，必然造成對華的極大威脅。「國務院」一向是由周恩來系統的幹部所掌握，華勢必被迫放棄在「國務院」的山頭陣地，拱手讓於鄧小平。華鄧兩人早有矛盾，早有過節，而鄧又是一個「不怕被第二度打倒」的死硬份子，華心裏十分明白鄧復出掌權的後果。

共產制度的唯一死結就是權力鬥爭，可是不鬥又不成。尤其自文革以來，數度大整肅，已造成共黨幹部間「互忌互疑、人人自危」的局面。每個人都必須學習保護自己，隨時見風轉舵，「痛打落水狗」。要保護自己，就必須把既得權力緊握不放。華爲首的新當權派，好不容易有今天的地位，豈肯輕易放棄呢？這就是鄧難以早日復出的主要癥結，因爲雙方對鄧小平應該担任什麼職位，還沒有達成妥協。可是不管鄧何時復出，一旦矮鄧重現中共政治舞台，那必然不是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而是另一回合的權力大鬥爭，大整肅的開始。

賭博是不良的嗜好，沉迷其中，大則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小則費時損財，有害身心健康。但是賭博有很强的刺激性，在投機中卜勝負，獲得希望和博中的快感，正投合人性的弱點。因此天下芸芸衆生，喜歡賭博的人不在少數。有的當做娛樂，或是消遣時間。好像打幾圈家庭衛生蔴雀，玩幾副西洋紙牌戲，目的不在乎金錢的輸贏。但入迷之後，就會卜晝卜夜，大賭特賭，這就不是消遣娛樂而是以金錢勝負爲目的了。以致賭得昏天黑地，胡塗的毀滅了一生。所以沉陷賭博的後果是很可怕的。

由清末的賭闈談到

嶺南老叟

嶺南是我國賭風最盛地之一，因此玩賭和靠賭謀生的人特別多。他們不但玩一般賭博，且想出種種稀奇古怪的賭法，令人歎爲觀止。

在無奇不有的賭博中，流行於清末的賭「闈姓」最特別，爲害不小。且這是他省沒有的一種怪異的賭博。在科舉時代，參加鄉會試的士子，考試的地方各貢院，士子點名入場後，把貢院大門鎖起來，和外界隔絕。這叫做「鎖闈」，直到考試完畢，交卷後才能出來。這情形好像和現在的聯考相似。所以至今考場還稱「闈場」。

廣東人好賭，就拿每科取中的舉人的姓來猜卜，猜中多數的算贏。這叫做賭「闈姓」。據說創始於道光末年，是廣東山紫村機房行中的人發明。又名「卜榜花」。最初的時候，以文武鄉試榜中的小姓作賭，賭注不過百錢左右，後來賭的人大量增加，就有些人開賭局發彩票，每次賭注總額達到上千萬銀子，局面就擴大了。但這時還是非法的。偷偷摸摸的進行。到了咸豐年間，洪楊起義，官府軍需緊急。廣東巡撫郭嵩燾腦筋動到這上面，令攬賭「闈姓」的繳納罰欵，移充軍用。後來又令他們立案，招商承辦，繳欵充餉銀，於是「闈姓」合法化。且從鄉試的賭姓，推廣到會試和學政的歲考、科考了。

賭的方法是考試之前，票局訂出猜買條例，把應試考生姓氏分做大小姓兩類，大姓是姓的人比較多的，如陳、王、李、張、黃等，每榜都有中式，這種姓不許買。小氏是比較生僻的姓，如周、胡、區、馬第，士子姓這類姓的不多，才准購買猜測。這叫做「限姓」，在條例中訂明，公佈規定那些是「大姓」，那些是「小姓」，並印在票簿上面。讓賭徒在「小姓」中挑選購買。

因爲鄉試、歲考、科考的應試者較多，賭徒可以在「小姓」中選二十個姓投買。每票分一元、數元、十元不等。買一元票的，合一千張賭票成一簿。其他金額的賭票，也都以一千張爲單位，合成一簿。各張賭票上都印有號碼，作爲中彩領獎的憑證。至於分彩，也以簿爲單位，在放榜後查對，根發彩金。

在一簿之中，猜中入圍的姓最多的票，是頭彩，依次是二、三彩。三彩以下就沒有彩金了。而一簿中倘然猜得姓數目相同時，就再進一步的比較名額。例如甲乙兩票各猜中十姓，甲票每姓中一人，計十個名額。但乙票中有姓中兩人，計十一個名試，那麼乙票勝甲票。

彩金分配的方法，以一元票面的一簿爲例，共計一千元，彩金百分之六十，就是六百元，頭彩三百元，二彩二百元，三彩一百元，如果只有一票猜中二、三彩那麼彩金全部由他獨得。有幾個人猜中，彩金就均分。

至於彩金以外的百分之四十，計四百元，其中二百元充軍餉，二百元充賭商的開支和利潤。在開支中包括孝敬官紳和衙役武弁的私規。

會試應試的人少，中式的名額只有十多人，因此每票選十姓，不限大小姓，均可投買。中彩和分九金的方法，也和鄉試相同。

這種賭博進出的金額巨大，於是賭徒和賭商就要想方法控制考試，謀取利益。因此只有出術舞弊了。

他們舞弊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賄賂考官錄取一些僻姓和不應當取的士子。讓一般投買的人猜不中。而行賄的賭徒却買這幾個姓，因此獲得巨彩。另一種方法是從考生方面入手，使應中式的不中，不應中的反而高中。這兩種方法使廣東的掄才的取士的考試，變成賭博舞弊行爲，公正已蕩然無存了。

就以考官納賄來說，在光緒十一年就發生過廣東學政葉大焯串通幕友的舞弊案。當時廣州科考，有神、羽兩姓的考生，姓氏特別冷僻，且又沒有文名，中式機會率很低，自然一般「闈姓」的人的是不會他們的姓。賭商就活動了葉大焯，以七十萬元買他們中式。後來葉大焯又到惠州考試，以百萬元取文、彭兩姓。

這可鬧出漏子，激憤的人們搗毀了試院的轅門，官府不得已派兵勇彈壓。結果這位貪官沒有好下場。

賭徒的舞弊，就是在冷僻的姓上，一次購買數百張票，投下巨額賭注，作有計劃的圍彩，因爲在「闈姓」的贏輸上，一般只差兩三個僻姓，就可決定勝負。如果買中了僻姓，猜中率比他人多，彩金自然由他們所獨得。

如果僻姓的考生，文章太差，實在毫無取錄的希望。卽使試官拿了賄賂，

現代的賭馬與蔴雀

也不敢取他時，賭徒仍有辦法使他中式，那就是用冒名頂替的槍手去「扛鷄」。這些槍手混在考生中入闈，早就得了賭徒的好處，又和僻姓考生談妥，代寫考卷，包他中式。而不需要付酬勞。考生何樂而不爲。而賭徒却因此姓考生中式而獲得巨利。

同樣，有些素有文名的士子，大家估計他此科必中，就拿買他的姓。賭徒就用方法使他不中，使買這個姓的賭票落空，這叫做「襟蟹」。意思是把蟹腳綁起來。不能伸展，「襟蟹」的方法很多。普通是以金錢賄賂考生，叫他不要入場考試。如果那個考生不貧財，不肯放棄應試，賭徒會用強迫手段，把他軟禁起來，直到考試之後，再送一筆巨酬，放他回去。

如果軟禁的方法行不通，就在考場內搗鬼。那些監試、找卷和閱卷的人，多和賭徒通聲氣，將他的考卷扣住，不使錄取。方法很多，如故意在卷紙上做手腳，在他交卷之後，塗上一大塊墨跡。弄髒了考卷，照例就可剔出不取。或是「墨卷」（就是考生所寫的卷）考抄成「硃卷」時，抄卷人故意抄錯，也可使考生名落孫山。（所謂「硃卷」就是爲了防閱卷試官認字跡作弊，所以把考卷另外由人用硃筆抄一份，供試官評閱，這叫「硃卷」）。

「闈姓」舞弊，害人功名，眞是抗天害理之極。賭徒是爲了私利，不顧一切作弊。而地方官員也眼開眼閉，不予禁絕。以致科擧流弊和官吏貪墨，因賭而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晚清廢科制度，「闈姓」的禍害消滅了。但廣東的賭風，仍是十分猖獗。民國之後，實行禁賭，於是賭徒遷向海隅，在外國人的卵翼下發展，使澳門成爲東方賭城，而香港也不甘落後，各式各樣的賭博，在大行其道。據估計香港人三分一收入，花在賭博上。可見爲害之烈，更甚於當年的廣東。

澳門有正式的賭場，以及賭跑狗和回力球。這都是公開合法的聚賭。葡萄牙政府靠賭稅來維持澳門官府開支，和作爲搜括錢財的工具。至於香港，公開合法的有香港皇家馬會，發行大香檳馬票之外，每週的三、六和假日、舉行大賽馬，讓賭徒買馬的花樣眾多，有單買跑第一名的馬的獨贏，也有買跑一、二名的連贏位。更有買連中兩場的的第一的「孖寶」等等。外行人眼花目眩，不知如何下注。據說：「孖寶」的彩金最多，其中也最難就是中了第一場的馬，獲得彩金全部買第二場的另一匹馬，如果再中的話，自然得彩金額就大了。經常十元可搏得兩、三千元。香港人明知難中，但厚利所誘，趨之若狂，希望以小錢博得巨彩，因以每逢賽馬日，快活谷賽馬場內，人山人海，擠得水洩不通。但這些人中，除了有正確的「貼士」（就是賽馬情報）的人之外，大多是輸錢。

把辛苦得來的鈔票，花在「舖草皮」上。（香港人戲稱賭馬輸錢爲「舖草皮」，意思是把鈔票當草皮，舖在快活谷綠草如茵的地上）。

香港人喜歡賭，於是報紙適應這情勢，紛闢賭博專欄，報導賭馬和澳門賭狗的消息，提供可能入圍的馬「貼士」，讓讀者參考下注。除極少數幾張報紙外，都是整版的談賭經。

有的除副刊外，全部版面刊狗馬和「花會」另一種賭博的文字，成了賭報。香港有好許家報紙如此，也是新聞界怪現象。

英國人把賽馬當做「運動」看，且有巨額稅金收入，就大力提倡。這眞是欺人自欺之談。但這合法的賭賽外，還有不合法的賭外圍馬，那就是不經皇家馬會的手，民間私下賭馬，依據馬會正式比賽的勝負和中彩金額爲標準，分發彩金。這樣不買票的賭外圍馬，自然逃漏了稅金和馬會的收入。

主持賭博的獲得巨利。因此賭的人更多，直接影响到皇家馬會的利益。但主持外圍馬的人，都是黑社會份子，香港政府明知他們的非法活動，但禁絕不了。

除了賭外圍馬，也賭外圍狗，就是以澳門的「逸園」跑狗場賽狗情況，私下賭勝負。憑澳門無綫電台報告賽狗消息，分派彩金。使喜歡此道的賭徒，可以不必遠赴澳門，也可在香港賭狗。這對香港的政府而言，更是管不着了。

蔴雀館也是香港特殊的一種賭博行業。人們打蔴雀多是在家裏，招三、四朋友擧行方城戲。或是在旅館中闢室打牌。但香港不同，有領營業牌照的蔴雀館，稱之爲什麼蔴雀娛樂公司，開設在鬧市的後街，公開營業。在這種公司內，擺了一桌桌的蔴雀，任何人進去，都可坐來下，湊足四個人入局。這四個蔴雀搭子，多是不認識的，打牌不以圈局計，而以每副牌作數。大家講明這副牌輸贏是十元，各自摸出十元，放在桌上就行開賭，和牌的就贏了三家的十元。另外扣出二成「頭錢」給娛樂公司，實得二十四元。當玩第二副牌時，大家又拿出十元來賭，如果輸光了錢或不想賭了，就站來讓別人入局。所以這種賭法，和親友們玩蔴雀不同，不求做牌多和番數，而但求快速和牌。

爲了防止郎中和兩人串通騙賭，就訂下規矩。和牌之後，「放銃」一家的牌也要翻開來，讓另外兩家研究，應不應該打這只牌。如果發現故意放牌，不按理那出牌。這個人就有麻煩了，要賠另外兩家的錢，或是挨揍趕出賭館。

娛樂公司內擺了數十桌牌，全靠抽頭，自己人永不入局賭博，港九這種蔴雀館有數百家。英國人把它當做西洋的橋牌，視爲娛樂不禁，因此到處嗶拍打牌聲不絕，禍害斗升小民不淺。

香港人的賭是無奇不有的。甚至股票市場的每天股票指數，也當做賭的目標，每天猜指數的升降點數，猜中的得巨額彩金。有賭必有弊，於是有人在股票買賣上做手腳，操縱指數升降點數，博取巨利。這樣賭下去，不傾家蕩產、身敗名裂者幾希。

記張道藩拜齊白石為師

胡養之



假如你是一個五十歲以上，來自上海，南京或北方各大城市而又不健忘的話，相信還應該記約三十年前——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一月三日——前國府立法院長張道藩拜齊白石為師的事。這在藝術界曾經留下一段佳話，即在新聞界也曾掀起一個高潮。那一件盛事，在齊白石的生命史上固值得大書特書；在張道藩多采多姿的生活裏，更成為重要的一部份。

鞠躬、磕頭曾費商量

張道藩拜白石老人為師的經過是這樣：由於民國三十五年的十月間，齊白石從北平抵達南京後，即下榻當時的憲兵司令張鎮（眞夫）的寓邸。隨同老人南下的還有他的秘書夏文珠女士、門人張半陶、胡珮衡等人，而跟老人同乘飛機抵達南京的則有書法家溥心畬，但他並未跟老人住在一起。大概就在同年（三十五）十月下旬的一個黃昏，張鎮公館的大客廳裏，曾舉行一次歡迎國畫大師齊白石的盛會，也可以說是一般老友為他洗塵吧。參加的人很多——包括張道藩在內。

原來張道藩早就有意要拜齊白石為師，當白石老人到南京時，機會已告成熟。根據當時的各報刊所說，張道藩要拜白石老人為師的請求，早於老人還在北平時就有傳說，那次只是舊話重提；也可說是特來接受張的拜師儀式罷了。在替老人洗塵的當晚，張道藩又曾托張鎮代白石老人試探，張鎮直截了當地問老人：

「白老：張道藩既然要以萬分誠意來執弟子禮，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你就答應他吧！」他說話時用眼睛盯着老人。

「這件事我曾經想過了，他的確是很有誠意的」。白石老人停了一會，又以滿口湖南方言說下去：「但，我是一個寫畫的人，從來就沒有沾上一點政治氣味；如果我跟搞政治的人拉上了關係，不大好吧！」

接着白石老人又對主人張鎮表示：「想來想去總是有點不妥，我是一個老百姓，他是黨國要員，而我向來就有一個老條件，相信張道藩一定不能接受，那就是：要想做我的弟子，就得要跪地磕頭。」

張眞夫看到白石老人已經答應了，便心花怒放地笑着說：「祗要白老答以收他為弟子，那末拜師儀式怎樣安排，相信毫無問題。」

說話到這裏，事情似乎已告一段落。但不料白石老人的秘書夏文珠却插咀道：「你老人家是那麼古老的腦筋，而人家倒是赫赫有名的人哪！」她滿口的京片子，語氣好像很放肆，並且帶些挖苦。這話一出，老人把兩隻眼睛直望着她，彷彿有些覺悟似的。

一封懇求拜師的信

然則張道藩拜師的事，後來是怎樣談妥的？報刊上沒有詳細報導。不過，有一份雜誌（我已忘記名字），却曾報導過張道藩親筆寫給白石老人的信，內容眞摰懇切，其原文如下：

「白石先生尊鑒：本會（中華全國美術會）秘書蔣碧微女士來同我說：先

生已允許我誠懇的請求，收我爲弟子，我非常的高興，也認爲非常的榮幸！並且承先生特別體諒我，免得我受人家的批評，在舉行拜師典禮的時候，只要行鞠躬禮，而不要行跪拜禮，更使我非常感動。行禮的時候，我一定遵命向先生行三鞠躬禮。

我已經發出了一百多份請柬，約請了五院院長，教育部長、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校校長，中央黨部全體常務委員，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全體委員，本會全體理監事，各報社社長及中央日報社記者參加便餐，以便觀禮，因爲我認爲這是一件與教育非常重要的，也非常有關的盛事，所以我邀請這些人到場，到時候我還要報告我所以要拜見先生爲師的理由，使大家明白我拜先生爲師，除了對先生崇敬，希望引起全國同胞以及全世界人士對於中國繪畫金石最高超的藝術有更深切的認識而外，是沒有其他任何企圖的。

我現在先上此函，預爲稟明這兩天因爲身體不好，事情又忙，沒有親自來看先生，非常抱歉！假如先生明晨沒有要事，請於十時左右賜候片刻，使我有個機會在明天晚上拜師典禮之前，先來道謝先生收我爲弟子的美意。附上邀請來賓函件一份，先生看了，也可以知道爲什麼要把先生拜爲老師的一部份理由。其餘的話，明天上午十時再當面稟告，明天以後我不再稱先生，而將稱先生爲老師了。你未來的弟子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長張道藩（親簽）十一月二日。

隆重而簡單的拜師禮

中國人尊師重道，自古已然，入學拜師，早有儀典。但文化上最隆重的拜師禮，也許當推張道藩拜齊白石爲師那一次了。由於民國卅五年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南京香舖營的文化會堂，眞是車水馬龍，冠蓋雲集，空前熱鬧。當時在簽名册上簽署的，計有：吳敬恆、溥心畬、于右任、張繼、陳果夫、谷正綱、馬超俊、梁寒操、陳立夫、陳樹人、劉文島、余井塘、羅家倫、鄧文儀、傅斯年等百餘人。七時，白石老人由憲兵司令張鎭陪同到場，張道藩穿青色長袍，外罩黑大褂，以最誠懇的態度迎接，並扶老師入座。禮堂正面置方形長桌，桌上陳列禮物數包，卽張道藩所預備的贄敬。正中一排坐椅，老師居中，兩旁是吳敬恆、溥心畬、陳果夫、張繼、于右任等幾位老輩。前面又陳列五排靠椅，滿坐看觀禮的來賓和新聞記者們。其儀式隆重而簡單，首先由張道藩向老師行三鞠躬禮，白石老人起立頷首示意。禮畢，張道藩恭請老師就座。接着向觀禮來賓說明此乃對老師崇敬之開始，並卽宣佈從此與齊老先生乃師生關係，並報告拜師經過：「吾人對學問應有學到老、學不了的態度，故吾今年五十始拜師，並不足怪。白石先生一生忠於藝術，今介八十六高齡，數十年藝術修養的積聚，成爲我國藝術界所公認的藝術泰斗。我本年四月到平曾晤齊先生，爲其高風亮節的品格所感，卽有拜師之動機，這次齊老師來京，乃得達此願望。」

接着他又報告五點：（一）以身體力行的精神慶祝總裁六十壽辰；（二）以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長的資格拜師，希望藝術界今後虛心學習，消除自高自大的壞習氣；（三）力行尊師重道，使吾國青年引爲軌範，以挽頹風；（四）前年喪父，今年喪母，中年喪父母爲人生之不幸，望今年得享老師的慈愛；（五）今後不願做官，但不脫離政治關係，並願專以從事中國文化運動的推進。

拜師前後報告蔣總裁

據說張氏拜師前，曾上簽呈國民黨蔣總裁，報章也會發表如下：

「敬呈者：道藩爲發揚尊師重道精神，開展本黨文化工作，俾能對文化界、藝術界發生重大影響起見，特拜高風亮靑、譽滿中外、八十六高齡之畫家齊白石先生爲師。並訂於十一月三日下午六時，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文化會堂舉行拜師典禮。希望此一事件不特引起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對中國固有文化與藝術有更深切之認識，而中國尊師重道之精神，亦可藉此獲得恢復的機會，以糾正今日一般青年以爲自己向教師買知識，而不知尊師重道之錯誤觀念。惟念道藩爲鈞座忠實信徒，亦爲鈞座多年幹部，今忽有如此非常之舉動，又無適當機會先期陳明，自當簽呈報告上項緣由，想必能獲得鈞座之嘉許也。

此種瑣事，自不敢奉屈鈞座及夫人親臨指導，謹附呈邀請觀禮函十份，如經國、緯國伉儷或侍從之其他同志樂於莅教，至深歡迎。所有詳情，容另具報，謹呈總裁蔣。——張遠藩謹呈，卅五年十一月二日。」

張道藩拜師後第三日，曾偕張厲生、陳立夫等同往黃埔路官邸，向蔣總裁當面報告拜師的經過及其感想。這一段內幕，未爲新聞界所知。而白石老人於同年十一月五日以後，亦到上海去照顧他所舉行的畫展。這時他的三子子如，偕其姻親王頌民從南京來上海，無意中透露了一項傳聞，說前此南京市長辭職，張道藩原有意逐鹿，但由於奔母喪而失去其競爭機會，因而出此拜師之舉。

白石對官場的觀感

白石老人聞悉這項傳說之後，雖不完全相信，但那年南京市長辭職與張喪母爲同一時期，却是事實，乃對張有不同的觀念。並形之於文字。數日後，張道藩到上海愚園路憲兵招待所去看老師，拿出一本精製的題簽手摺來請老人題字。齊老接過，便寫出下面的五言絕句：「以前池水清，未有羨魚情；魚亦能知我，悠然逝不驚。」

其次是張道藩畫了幾幅國畫，請老師品題，其中有一幅名「十丈紅」，是用六尺對開宣紙畫的，氣魄雄偉，落筆大方，白石老人卽題曰：「道藩弟畫花卉能捨胭脂，誠齋門嫡派也。惟恐官氣誤人雅趣耳！」

這些品額文字，都是出於誤會，但道藩體諒老師的高潔，不僅不爲介意，且更敬愛老師。當白石老人離開上海返平前夕，他曾備數桌酒席，爲老師餞行，並親切地問：「老師在南方有什麼我可效力的事，儘管吩咐！」老人表示：沒有什麼相煩，祗希望照料小孫佛來，這便是齊佛來，後來能在文化運動委員會工作一個時期的由來。餞行宴後，老人飲了兩杯酒，就談到新弟子張道藩，說：「道藩的遭遇是値得同情的！一個文人在戰事旣沒有可做的事，戰後便沒有可做的官，這也不必奇怪。」他又慨歎說：「毛澤東重視郭沫若那批狗才，不知是何原因？」可知老人向來輕視毛共，無怪乎他後來會被折磨死的。

艾與我

「沒問題」，我興奮地說，「我只要摸索着前進就行。」

我又在霧中，摸索着回到將軍的總部所在地——格羅斯威爾廣場，他在那兒停留片刻，檢視一下函電之後，又準備動身了，由於他不喜歡住旅館，他們替他在柏克利廣場，找到一個可愛的住所。「凱麗，進來瞧瞧他們給我安置的是甚麽房子。」我們整棟房子從上到下的打量由。「我不需要這樣大的地方」，他說，「但是這地方很舒適。」

大家都累了，將軍經過長途的飛行，再加上從蘇格蘭到倫敦那段火車行程，更加勞累，我則是提心吊胆的花了幾小時開車穿過濃霧，時間早已過了午夜，巴克說他準備逕自就寢，但是將軍還精神奕奕，睡不着，「留下來喝杯酒，凱麗」他說，「我還很清醒，無法入眠。」

米奇沒多久卽準備好飲料及一盤乳酪三文治，艾克對米奇說，今晚沒事了，不用等他吃完。

沒有人會來打擾我們，今晚不會有人闖進這間會客室，沒有窺視的眼睛，這裏並非一目了然的金魚缸。

艾克說，「坐到這兒來，我有好多話要對你說。」我在他旁邊坐下，他用手臂摟着我。「我想你」他說。「我也想念你」我說，我們坐着交換綿綿情話，突然間，他說「唉啊，我差點忘了，我在華府時，見過總統，他還問起你。」

「眞的？」

「眞的，他問候你，並且要我帶點東西給你」。說着他走到走廊，把米奇喊來，睡眼惺忪的米奇下樓時，艾克說，「白宮那個大信封放在那裏？」不消兩分鐘，米奇帶着信封來了，「還有甚麽吩咐？」他問道，「沒有了，沒有了，上床去睡一下。」可憐的米奇又爬上樓去了。

我打開那個大封套，裏面是羅斯福總統送給我的簽名玉照。

艾克數度倒滿我們杯中的酒，接着，我想是無可避免的，我們發現彼此徜徉在對方的懷抱中，毫無顧忌的擁抱着，我們的領帶已解開來，上衣已脫下，扣子也解開了，我們陷入如醉如癡的境地。

但情況並非如我所預期的那樣，我們緩慢地冷靜下來．他把臉埋在我的頸部說，「我的天，凱麗，我很抱歉，我對你已不管用了。」

我不知該如何說，只好答：「你對我已夠好了，你只是需要一些睡眠而已。」掙扎着穿回扔到地板上的衣服，令人有點羞赧之感，衣服都穿好後，艾克顯得很煩惱的樣子。「我不想讓你走，」他說，「但你不能留在這兒過夜，天，我很抱歉，我甚至開車送你回去都不行。」

「不用担心」，我對他說，「我會安然無事的，就在這附近而已，我們親吻道別，他送我到門口時，我舉手敬禮說，「將軍晚安，明晨我再來報到。」誰曉得或許就有人躲在霧中偷聽這句不經意說出的話。

艾克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盟國遠征軍最高指揮部」，從倫敦搬到京斯頓附近的布希公園。

我問道：「那是否表示我們可回到『電報屋』？」

艾克說，「對極了！」巴克和我交換會心的一笑。「甚麽時候？」我問。「越快越好。」「我們要保留這個地方，作爲我必須在倫敦過夜時用，但『電報屋』才是我們的『家』。」他是以相當滿足的語氣，說最後這句話。

那天下午，我開車送將軍到布希公園，他像往常一樣坐在後座，他說，「我們彎到『電報屋』去一下，我很想念那間小屋子。」

那間屋子，與我們記憶中的形狀一樣，仍然那麽可愛，「好，走吧！」艾克說，我把車子掉過頭準備離開，他又說，「等一下。」我抬頭從後視鏡中，看他要甚麽。

他緊閉着雙唇說，「昨晚的事，實在抱歉。」他對着我的背說，「很久以前我就對你說過對於談情說愛是門外漢。」

「該道歉的是我，」我說，「我早該知道你那天已精疲力竭，我應該瞭解得更清楚些。」

我確實應該瞭解，我又不是不知道過去兩週來他所經歷的事，天天公私兩忙，加上長途、累人的空中旅行，此外又坐了十二小時火車到倫敦。他當時已累得半死，巴克很聰明

克之戀

凱麗著



，他直接上床睡覺，但我們這對貪婪的戀人，却鬼混到凌晨兩點，我對這些應該瞭解得很清楚才是，應該知道五十多歲的男子，只有那些精力。

「那麼你並未很失望囉？」

「沒有，沒失望，一點也沒有，因爲現在我知道……」我遲疑了一下，實在不容易說出口來，「現在我知道有一天我們……你曉得……有一天我們會……」我不知所云的停下來。

「或許會」，艾克說，他的語氣並非很肯定，然而我並不担心，我只希望不要在汽車內談這些親密的情感問題，要答覆一個來自你背後的聲音，答覆一個只能從後視鏡中看到的人，實在很難。

有一件令人傷感的事，那就是艾克前駐英國期間所買，後來隨他到北非、到華府的那隻蘇格蘭狗「電凱」，無法立即到「報電屋」與我們相聚，因爲英國嚴厲的檢疫法規，規定牠必須在檢疫所待六個月。艾克與我每週去看牠兩次，那就像去探監一樣，我們抵達時，「電凱」會樂得快發狂，我們離開時，牠就坐在那兒，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

並非每個人都像我們那樣喜歡「電凱」及牠的「家人」（牠已是兩隻小狗的父親，那兩隻狗也送到華盛頓去了）。有天晚上，我在「電報屋」懶洋洋的問道，那兩隻狗在華盛頓是否長得很肥壯，艾克咆哮着說，「只有天曉得！」他說，艾森豪夫人與巴克太太，兩人見到狗就厭煩，那些狗如果弄髒客廳的地氈，那就更使得她們火冒三丈，巴克的大部分假期，都在替那兩隻惹人憐愛小黑狗找個窩。

艾克自己倒了一杯酒，坐到爐火邊他最喜歡的那把大椅子上，我坐在他對面，腳跨在爐圍上，外邊又暗又冷，屋裏又暖和又舒適。艾克說，「從我帶那兩隻狗一起進屋，直到我離開，家裏一直鬧得鷄犬不寧，不祗是因爲狗的原故。」

他緊閉着雙唇，最後又改變了主意，笑着說，「最大的原因是，我一直喊她凱麗，這把她氣炸了。」

「甚麼？」

「我一直叫我太太凱麗，每次我張開咀巴，想對瑪咪說話，我就叫她凱麗，她氣死了。」

我很慚愧的承認，再沒有比這令我更快樂的事，對於艾森豪夫人的同情，並未影响我這份愉快的感受，今天，我對她感到極爲同情，知道別的女人在自己丈夫的心目中，佔了最重要的地位，必定是一項殘酷的震驚，但在當時，她遠在天邊，而我是個浴在愛河中的女人。

我說，「我對這件事感到很不安，她一定感到很煩悶，你也是。」

「你絕對想不到。」艾克烟一根接一根的抽着，抽完就往爐火裏丢。

「我不時的想到你。」他說，「你知道我每晚就寢之前，喜歡想些甚麼嗎？」

我搖搖頭。

「想我第一次遇見你的情形，當時我看到你走在格羅斯威爾廣場，看起來是那麼高貴、漂亮，突然間，你開始向我跑來，好像你已知道我的心思一樣，接着你停下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問，是否有人叫做艾森豪將軍，當時我還以爲自己是在做夢，你絕不會想到，當我發現克拉吉斯距離總部那麼近時，有多失望，眞希望那一趟車程永遠也沒有完的時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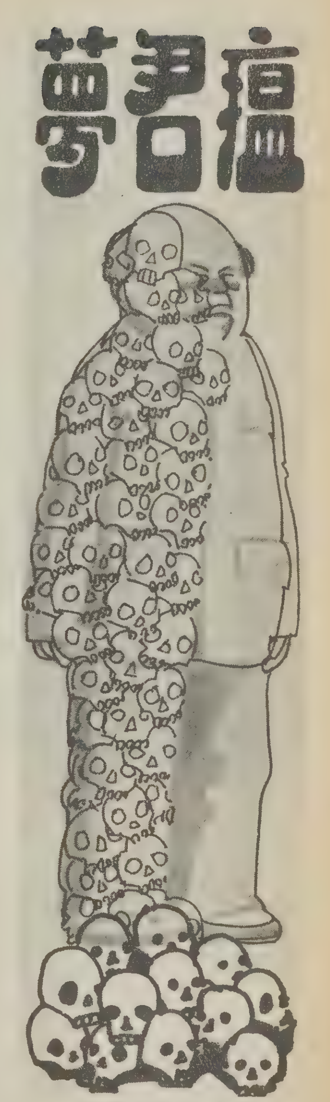
「你從沒告訴我這些。」我說。

「你瞭解我這個人的，有好多次我看着你，想告訴你，你長得多麼漂亮，對我多麼有份量；但總有一些事制止我，我想那可能是我體內這種頑固的日耳曼血統，使我認爲一個堂堂男子漢不應說出那種話。

「有好幾個月，我無法讓自己面對着對你的感情，我曾經這樣想過，如果我有個女兒的話，我希望她就是你這副模樣，我歷經好多痛苦，才認清事實，認清我對你的感情，超過父親對子女的愛。「其他還有一些原因，我根本沒有權利告訴你，我內心想對你說的話。」當我想到我們在「電報屋」那些長談時，懷舊之情油然而生，艾克告訴我他與他太太的關係，就是在那間客廳。他們雙方的創傷已經很深，深到無法再恢復早期的親密關係，艾克告訴我那些事，也眞難爲了他，即使在「電報屋」那種溫馨的氣氛之下，也不容易，他都是說了幾句，然後停下來，聲音很輕，多數的時間都是身體前傾，眼睛看着地面。

瘟君夢

岳騫



散會後，黃紹雄又單獨同李宗仁商談，仍然主張接受中共八條二十四款。

李宗仁說道：「這種條款與日本人無條件投降差不多，我們如何能接受。」

黃紹雄說道：「德公接受不接受是一樣，我們今天還怎麼同共產黨打，這邊有多少兵力，周恩來都清清楚楚，一口可以說出，我同張文白並不了解，只有劉為章一個人知道。」

李宗仁頓足罵道：「一定是劉斐這小子獻的地圖，早就有人懷疑他是共諜，只是健生一味護庇他。」

黃紹雄說道：「現在談這些也都晚了，此時能和，對我們還是有好處。」

李宗仁問道：「有什麼好處？」

黃紹雄說道：「毛澤東親口告訴我，所有廣西部隊可以全部退回廣西，廣西三年不實行土改。」

李宗仁接頭道：「季寬，毛澤東的話能信嗎？再說就算這項諾言靠得住，三年時間，也快得很哪！」

黃紹雄說道：「我還希望德公多多考慮。」

李宗仁接說道：「季寬，我無辦法考慮，因為我不能全權作主，此事必須提交中常會討論通過，蔣先生決不可能贊成，中常會也一定通不過。更重要的是健生已經向我聲明，誰再主和就槍斃誰。」

黃紹雄笑道：「健生會槍斃我。」

李宗仁說道：「自然不會，但健生個性剛烈，你最清楚，必要時他可能把你扣押起來送回廣州或南寧。」

黃紹雄登時打個冷戰，他知道白崇禧的脾氣，確實作得出，眞把他囚起送去南寧軟禁起來，中共政權成立，部長就當不成了。當時不願再向下說，辭出後即日飛去香港。到了香港後，聯絡在港的軍政人員共計四十四人聯名通電擁護毛澤東，由黃紹雄領銜，有龍雲、劉建緒、李默菴，都是方面大員及民意代表，受國家及國民黨數十年培植，提携，此時為了立功，指罵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黨（這四十四人全是國民黨員，目前尚有兩人在港）。

中共方面限定政府要在四月二十日答覆，實際上早已買通了守軍，四月二十日分三路渡江，東路在江陰，守將是要塞司令戴戎光，收了二千兩黃金，獻了江陰砲台，中路在荻港，守軍是傘兵司令馬師恭，也事先約好，不抵抗讓共軍渡，上游在九江，三路共軍混過長江，政府撤出南京，遷去廣州，整個局勢便如江河日下，無法扭轉了。

許多軍政大員，過去矢言忠貞者，此時紛紛轉向，向「人民靠攏」，其中有些實在不該投共的人都投了共，確實出人意料。

民國十六年寧漢分裂，南京方面反共，武漢方面親共，在武漢方面軍人，首先打起反共大旗的是夏斗寅，夏斗寅字靈炳，湖北黃岡人，當時任國民革命軍二十七軍軍長，由於夏斗寅之反共，促成武漢左傾政權早日崩潰。因此夏斗寅以後宦途一帆風順，官至湖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一路總指揮。共產黨對之恨如骨髓，但武漢淪共時，夏斗寅竟然也想投共，在國軍撤走，共軍未到之前，地方成立治安維持會，夏斗寅出任委員。

不久，中共武漢市政府成立，「市長」吳德峯是湖北保康縣人，其父與夏斗寅至交，夏斗寅所以與投共之念，此是主因。

夏斗寅在吳德峯正式繼任「市長」後，數次往見，均被擋駕。最後一次算是見到了，不等夏斗寅開口，吳德峯搶着說道：「夏先生，難得，難得，一別二十多年了。從前國民黨對待共產黨見面的時候，不是五花大綁，就是提人頭來見，現在我們如此的客氣見面，眞是難得。」夏斗寅在此情形下，不知如何回答時，吳得意氣洋洋，哈哈大笑，接着又說：「夏先生，你是做過國民黨的省主席、總司令的，是有地位的人物，今天能見面，眞是不勝榮幸之至。」夏斗寅明如此來碰壁，也祇好敷衍幾句不相干的話準備告辭。吳德峯更不客氣的說：「我天天都很忙，每天見的客人，都是農工代表，下次請你不必再來，」夏正感難堪中，吳德峯再進一步說：「夏先生，你的血債很多，不知夏先生後來如何打算？請自便吧，沒有時間和你再談。」此時夏的內心，直如刀割！事到如此，也祇得告辭而退。

自後夏被共黨嚴密監視，想走也不可能。因為政工人員，每天登門或召見。共幹所問的話，夏都難以置答。後來總想自殺，以了殘生。但此時不但

逃走既不可能。而自殺亦不可得。因共幹已派數人住在他家，隨時監視行動。並且告訴他，除躲空襲外，其餘時間，一概不准外出。

夏斗寅是一個「青雲直上」，得意最早的人。在北伐時期，即任陸軍第十三師師長。不久升任軍長。文官特任職，武官上將銜，風雲得意，這樣的人物，以全國而論，總亦不多。而且他數十年效命疆場，摧堅破銳、斬將搴旗，功在國家。以其個人過去歷史的光榮，與國家待他的天高地厚，都不應立心投共，以辜負國恩，自毀其前途，而為親厚者所痛，見仇者所快！何況他明知共黨行為，同於盜匪。在其十六年回師武漢，軍次咸寧時宣言所佈，眾所咸知。前後相隔二十年，其言其行，竟至判若兩人。此無他，要皆意志之不堅，因而一念之差所致。

夏斗寅因友人之子一點不講交情，不獨投靠不成，而且性命危險，也迫在眉睫的時候，幸而吳德峯的老子，還能念在舊交，託了友人帶給他一封密函，叫他火速化裝逃走，不得逗留片刻。並囑他將鑲嵌的一副假牙取掉，把面孔弄得不像原形，趕快溜走，免遭殺戮。夏接信後，全身發抖。好在此時恰巧無人監視，他便連夜偷離武漢，輾轉逃到香港。因連年刺激過甚，不久病死於九龍。

至於那個四十四人通電中的李默菴，也匪夷所思，李默菴畢業黃埔軍校一期，發達甚早，抗戰前已任第十師師長，與第一師師長胡宗南，第二師師長黃杰，第三師師長李玉堂，第九師師長李延年，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都是黃埔學生中堅。

但李默菴的人品太差，隨着團體的發達，也頗能打仗，一遇逆境便原形畢露。

李默菴是個專門講究外表，華而不實。對服裝的「色澤」與「式樣」，特別考究；西裝畢挺，頭髮一絲不紊。再加天生一副白凈的面皮，好修飾，，素有「看殺衛价」之名。誰都羡慕他是青年俊美的將軍。可是一無所長，不知在軍籍中，如何混到中將階級？抗戰時期，他任三十一集團司令，駐節江西南茶，湘鄂贛邊區挺進軍的司令官及遊擊各縱隊司令，都常上山向李請示機宜，那時李默菴的地位，勝於一般同期同系。

抗戰勝利復員後，他接替湯恩伯，繼任第一綏靖區司令官，先後兩三年中，從未打過一次勝仗，「屢戰屢敗」。一手斷送了精銳的國軍幾個師，像江蘇如皋被圍的失敗，四十九軍王鐵漢部三個師，幾被粟裕完全消滅。湯恩伯時任陸軍司令部副司令，得有準確情報，趕飛「南通」，面授機宜：「告以共軍正規部隊八個團主力增援已到，切忌輕敵急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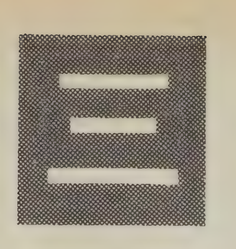
在此緊急當中，李默菴仍然若無其事，認為共軍不堪一擊。粟裕果然以誘兵之計，全師撤出如皋，李默菴遂令王鐵漢部迅速進城佈防。共軍俟王部進城完畢，馬上「傾巢回師」，王軍長僅以身免。如皋王縣長死難，國軍劉漢玉部，全軍覆沒。七十七旅接防富安，李默菴對地形敵情各節，毫不加以考慮，逕令該旅趕速前進。行經中途，尚未進入防地，即為共軍七個團伏擊，傷亡慘重！旅長、副旅長、參謀長，全部被俘。

李默菴飛滬跳舞，荒謬荒淫。第一綏靖公署，駐江蘇南通縣，空軍總部，特撥小型飛機一架，供其指揮作戰之用，李默菴竟用以飛往上海去舞場跳舞之用。



今時唔同往日

嚴以敬作



孫策而且有辦法對付那毫無信義的袁術。袁術是孫堅的患難朋友，也可算得是共討董卓的同志。孫堅之死，也實在是爲了替袁術打劉表而死。不料這袁術於孫堅尸骨未寒之時，強迫孫堅的夫人，孫策的母親吳氏，交出孫堅在洛陽宮殿廢墟中所檢到的秦漢兩朝的傳國璽，又把孫堅所遺留下的一千多兵士與軍官吃掉，不還給孫策。（兵士與軍官本是屬於國家的。不是屬於孫家或袁家的。然而當時的國家沒有重心，在長安的以董卓爲主持人的朝廷，非袁術和孫堅所承認。全國多數地區的軍隊，已經變成了私人的軍隊，這是軍閥時代的現象。以軍閥的道理，來評論軍閥，袁術把孫家的軍隊吃了不還，眞是太不夠朋友了。）

孫策百人‧過江創業

孫策向袁術婉轉暗示，說是想「招」。袁術裝聾作啞，做成不懂孫策眞意的樣子，叫孫策到江南去招。

孫策把父親的棺柩葬在曲阿後，陪了母親，帶了弟弟三人，到江都去住了下來。那時候，江都是廣陵郡的一個縣，廣陵郡屬於徐州牧陶謙。陶謙因爲孫策是孫堅的兒子，而孫堅又是仇人袁術的朋友，所以對孫策便間接表示了不甚歡迎。孫策只得又帶了弟弟，陪了母親，再度來到曲阿。這時候，剛好母舅吳景是丹陽郡的太守。

不久，孫策就在曲阿及丹陽郡其他縣份，竭力招兵。然而，只招到了幾百人而已，形成不了一個力量。

孫策想出了一個方法：就把這幾百兵帶往袁術所屯駐的壽春（安徽壽縣），向袁術軟硬兼施，果然就要回了父親孫堅所留遺下來的一千多名兵士與軍官。

爲什麼以前袁術不肯把孫堅的兵交給孫策，而現在倒很客氣的一說就答應了呢？原因很簡單。以前孫策是一個人，一個十八歲的小孩子；現在，孫策雖則年齡不曾大了多少，而已經不是「一個人」了，是帶了幾百名兵士而來的，未可輕視的小領袖了。以前，袁術不怕孫策翻臉；現在，倘若孫策在壽春城內翻起臉來，不是隨便就鎭壓得了的。況且，那些孫堅的舊部，難免不與孫策來個裏應外合。

孫策的儀表，也叫袁術看了生出好感。袁術常常嘆著氣向人家說：「我倘若有一個兒子像這位孫郎，我就是死了也沒有什麼怨恨了。」

於是，他順水推舟，不僅把孫堅的兵士與軍官還了孫策，而且答應孫策，發表孫策爲九江郡太守。

孫策在壽春等了一些時候，這九江郡太守的位置却被袁術給了一個姓陳名紀的丹陽郡人。

安徽西南部是漢朝的廬江郡。廬江郡的太守陸康，不肯送三萬斛米給袁術，袁術叫孫策去打陸康。孫策自己也恨陸康，因爲有一次他去拜訪陸康，陸康却看不起他，叫「主簿」（秘書長）代見。因此，孫策很樂意去廬江一趟，讓陸康的見識見識。

袁術用不著說什麼，孫策自然會去打陸康的，無奈這個袁術無聊成性，畫蛇添足；他又向孫策說：「上一次九江太守的事，我錯用了陳紀，很違反了我自己的原意。這一次，你把廬江郡打下來，那末，廬江太守的位置就一定是你的了！」

孫策一去，立刻就打敗了陸康，拿下了廬江郡。可惡的袁術，又失起信來，任命一個姓劉名勳的作廬江太守；把自己對孫策所許下的諾言又忘記得乾乾淨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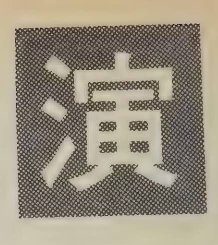
孫策決必離開袁術，與他分道揚鑣，各幹各事。的確，和袁術這種人搞在一起，不僅搞不出什麼名堂，而且遲早一定失敗，同歸於盡。然而孫策却不能說走就走。袁術爲人度量狹小，既不肯重用人才，也不願意放人才走。孫策倘若明說「分手」，有可能被袁術暗算。

恰好這時候，袁術與原任揚州刺史劉繇處於對立狀態。劉繇原駐壽春，（壽春是漢朝揚州的首縣），因袁術之喧賓奪主而遷到了（江蘇丹陽）曲阿去。曲阿是丹陽郡的一縣；丹陽郡的郡治在宛陵（安徽宣城）。丹陽的太守那時候不是別人，是孫策的母舅吳景，丹陽的都尉也不是別人，而是孫策的堂兄孫賁。吳景和孫賁，均算是袁術的一派，也均被劉繇趕走。

吳景，孫賁退到長江西岸的和縣，袁術任命吳景爲督軍中郎將，叫他偕同孫賁，攻打劉繇的幾個部下，駐紮在長江東岸的樊能、陳橫、張英。打了一年以上，打不了這三個人。

孫策爲了自己想脫身遠去，便向袁術自告奮勇，說願意去歷陽，幫助吳景、孫賁二位去打樊能、陳橫、張英；不但打這三個人，而且要乘勢替他袁術平定江東，趕走劉繇，使得整個揚州，名副其實的入於袁術所任命的一個揚州刺史的統轄之下。（袁術所任命的這個揚州刺史，是不見經傳，沒沒無聞的惠衢。）

君子可欺以其方；小人也可欺以其方。袁術是眞話不聽，假話必信的小人。他以爲孫策眞想再替他賣力一次，高興得很，給孫策來個連升幾級，發表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行是「暫代」的意思。在漢朝的官場習慣上，資格不




蔡東方

太夠的人，先作「暫代」，過一個時候，才實授。實授，清朝叫「眞除」，漢朝叫「除」。）

孫策在當時不過是二十歲左右，竟然作了將軍。

孫策帶了自己的幾百人，父親所留下而袁術所歸還的一千多人，加上很多的「賓客」，騎上了馬，離開壽春，朝着歷陽的方向出發。

隨他而去的賓客，據說也有幾百名之多，我們的孫郎確是眞會交朋友的。

可惜，他的馬只有幾十匹。賓客不能每人都有馬騎。軍官有馬騎的也不多。（好在，大家的事業剛剛開始。以後一定有騎馬的機會的。）

少年將軍・前呼後擁

從壽春到歷陽，也就是從今日的壽縣到和縣，直綫的飛行距離，是一百七十公里，汽車走公路經合肥與巢縣，在二百五十公里以上；倘若走漢朝時的大路，是不會少於三百公里的。

孫策這位少年將軍，前呼後擁，與若干少年朋友及一千以上的官官與兵士，走完這三百公里的旅程之時，隊伍已經由於沿途人參加，竟然膨脹到五六千人之多了。參加的人並非是看熱鬧、湊熱鬧的，而是被孫策的英雄氣概所吸引來的。他們願意跟隨他，帮他成就一番事業。

孫策的母親吳太夫人，這時候已被吳景，孫賁從曲阿迎來了歷陽。孫策感覺到歷陽即將成爲他的軍事根據地，怕老人家受到驚擾，就派人送她移居（全椒之東的）阜陵縣。

然後，孫策便率領自己的人馬，渡過長江，一舉攻下劉繇設在牛渚（采石磯）的大營，獲得了極多的營房、官邸、粮食、兵器。

劉繇的幾個部下，樊能、于糜、陳横、張英之流，都經不起孫策一打。他們所守的「當利口」等險要，也都入於孫策的部隊之手。

丹陽郡有一個人，姓乍名融，外表是佛教徒，而行爲是強盜，這時候嘯聚在秣陵縣，與當過下邳國的國相薛禮合夥，算是劉繇的朋友。孫策和他們接了三仗，第一仗殺了五百多，第二仗孫策中了箭，但傷得不重，第三仗又殺了他們一千多人。從此，乍融深溝高壘，不敢再出來對孫策挑戰。孫策也懶得和這個人糾纏，暫時把他丢下不理，去打湖熟、江乘、海陵，三個縣。（湖熟縣的縣城，在今天是南京市東南的湖熟鎭，歸江寧縣管轄。江乘縣在句容的北邊。海陵縣，就是泰縣，在長江之北。）

談到那個乍融，各種間接史料的說法並不一致。後漢書陶謙傳，傳說帶了幾百名徒眾，到徐州來過，陶謙由於同鄉關係，很關顧他，派他監督廣陵郡，下邳國，彭城國，三個郡國的粮食運輸。他却中飽了這些粮食，用這些粮食所換得的錢，造了規模頗大的「浮屠寺」，有「上累金盤，下爲重樓」的寶塔，又有可以容納三千多人的庭院，在庭院的周圍造了廂房與迴廊。大殿中的佛像，塗了黃金，穿了錦綵。每逢「浴佛」的日子，乍融免費招待來行禮或觀禮的人，接受招待的，有一萬人以上。

倘若乍融僅僅如此而已，他倒不失爲初期中國佛教的一大施主。雖則，在「挪用」了公家粮食的一個「小節」上，非任何以宗教爲藉口的辯護詞所能洗刷得乾淨。

陶謙不會怎樣追究他挪用公家粮食的事。他對陶謙却一點人味兒都沒有。曹操的兵一到徐州，他就率領了部隊與信徒，離開下邳，向南逃難，遷居到廣陵郡去，接受太守趙昱的豐厚招待；又對趙昱恩將仇報，在一次宴會席上殺了趙昱，把廣陵首縣江都城內的人民大大的搶掠了一陣，揚長而去。這那裏是一個佛教徒應該有的行爲呢？

搶掠了江都以後，這乍融與他的一大股強盜渡江，在江南也爲非作歹。其後到了（江西北部的）豫章郡，殺了豫章郡的太守朱皓。最後，據後漢書說，他被劉繇趕進了山裏。

後漢書陶謙傳，說乍融被趕進了山裏以後，不久就被人殺了。

「江表傳」這部書却叙述了乍融屯聚在秣陵縣之南，「依（劉）繇爲盟主」。似乎劉繇不僅沒有把乍融趕進了山裏去，而且讓他分佔了秣陵這樣重要的縣。（秣陵是南京的前身；其後孫權在秣陵築了一個大城建都，改稱「建業」。）

我以爲，最後把乍融趕進了山裏去的，不是劉繇，而是孫策。

孫策初到江南之時，由是年輕，漂亮，而且喜歡說笑話和藹可親，部隊的紀律又好到了極點，因此而深受人民歡迎。人民不叫他孫將軍，而叫他「孫郎」。

劉繇本人，與他下面的各郡各縣的文武官員，一聽到「孫郎來了」，便都嚇得棄官而逃。於是，孫策不須再花什麼力氣，就接收了大江以南的全部揚州領域。

他下命令，凡是劉繇或乍融的舊部，只要肯來投降，就官復原職，既往不咎，乍融的幾千徒眾，因此瓦解。

萬人意見

共產黨人絕對効忠黨組織 所謂反黨事件是騙人鬼話

墮子拾華帮餘唾宣揚提防反黨事件重新發生

編輯先生：

共產黨人在奪權鬥爭中，無一不濫用「反黨」一詞，置反對者於死地，永不超生。其實，他們根本沒有反黨，所反者，只是人而已。以蘇聯爲例，列寧原把權位交給托洛斯基，托洛斯基被斯大林的槍桿子趕走，便被冠上反黨罪名。中共也是如此，除了陳獨秀與張國燾晚年眞正反黨外，其他的領導人如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乃至「四人帮」，他們全不是反黨分子，只是敵不過老毛，肥華而被冠上「反黨」的罪名。

所謂高饒反黨集團，是劉少奇與周恩來強加在他兩人頭上，毛澤東在此事件中，表面坐山觀虎鬥，由劉少奇出面整肅高饒，毛澤東則在背後大力支持，倘若毛澤東有劉伯溫之先機，料到劉少奇在十年後也要反他，就不會大力支持老鄉，文革的千萬人頭落地，可能不會發生。

當時高饒的野心，絕不是謀毛澤東的權位，高崗的願望只是想當劉少奇或周恩來之位，他曾公開說，他對黨的功勞，最低限度也有資格當上總理一職，即是說，他代不了劉少奇，也可代周恩來。因而使劉少奇與周恩來聯合起來，共同整肅高饒，加上毛澤東的背後大力支持，遂使高饒垮台，高崗自殺。

高崗有東北王之稱，他統治東北時，東北已成獨立王國，毛澤東把他誘入關，許以虛位，因而迫使高崗起而向劉周奪權。倘毛給以高崗實權，相信會安於現狀，因爲毛澤東北逃延安，曾得高崗劉志丹支持，方能在延安立足，毛澤東當時頻稱高崗爲恩人。假使高崗對毛不滿，在延安時已把毛澤東宰掉，又怎能讓毛澤東做延安的寨主。不過，毛澤東向來不相信非直系的人物，他所信賴的是湖南大小同鄉。因此，在延安時便起用劉少奇，使他的職權凌駕地頭虫高崗之上，致使高崗埋下日後造反的野心。但高崗公開所反的是劉周，並不是毛澤東，此是高崗的自量處，正如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說自己絕不反毛，假若要反時，在延安已反了。

共產黨有一條不明文規律，誰掌握權力，誰便代表黨，黨成爲他行使權力的工具。以前的帝王，朕即天下，天下即朕；現代的共產黨人，我即是黨，黨即是我。遂有劉少奇掌權，高崗反黨；林彪掌權，劉少奇反黨的怪象。倘若毛澤東在文革打不垮劉少奇，毛澤東便成爲反黨分子；四人帮掌權，牛鬼蛇神反黨；華國鋒若垮在四人帮之手，華便成反黨，然而他們全不是反黨分子，任何一人當權，都是効忠共產黨。所以說，甚麼反黨事件，全是共產黨爭權奪利的鬼話。然而此間墮子却拾華帮餘唾，利用高饒事件，替其在海外宣傳，要提防反黨事件重新發生。

讀者 一定起

（四月二十一日）

工業學大慶會議 開鑼前公開宣傳

明報「盛傳」消息不攻自破

編輯先生：

閱四月二十一日文滙報刊登「新華社」「北京」及上海二十日電，爲迎接「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召開的

日子裏，北平與上海兩地的工廠掀起工業學大慶的新高潮，並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壞工業學大慶羣眾運動的罪行，展開社會主義勞動競賽熱潮。

從以上報導，華帮的工業學大慶會議已進入準備召開的階段，大概馬上便開鑼。中共對類似此類的業務會議，在召開之前，例必公開廣泛宣傳，除與論吹噓外，還要各階層展開學習、討論及表態，以增加會議召開時的聲勢。

四月十三日明報刊登廣州讀者消息，說工業學大慶會議於十四日召開，並且在廣州市民中「盛傳」，將由華國鋒致詞，李先念，谷牧主持會議，鄧小平在會上將露臉。好一個公開的會議，被說成神神秘秘，像見不得光一樣，若果此位由廣州來的明報讀者，不是有心整蠱明報，便是一個反華分子，利用明報，暗諷華帮連一個帮會形式也不如。召開業務會議，不堂堂正正，大張旗鼓舉行，却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讓小道消息滿天飛，越傳越神化，使人迷入五里霧中。這位讀者手段相當高明，假造消息，可得一石二鳥之效。除明目張胆鼓吹鄧小平復出，還在華國鋒一伙的背後一擊，給人認爲華帮是低能，連會議的召開都不敢大張其道。

過去四人帮宣傳人員善於運用此種手法，要批鬥一個人時，從不正面攻擊，而是採迂迴戰術，單單打打，明捧實貶，借古喻今，乍看神神秘秘，深入一想便呼之欲出。此位明報讀者把這些橋段溶滙貫通，利用「盛傳」召開會議的「流嘢」，達到捧鄧抑華宣傳，在他可說目的已達，可憐的是查老板，不但被利用，還要替他捧場。現在不知明報對這段消息怎樣自圓其說了。

讀者　心水清
（四月二十二日）

李木匠擁毛捧華 權力超過葉劍英

編輯先生：

日前圭亞那總統訪平，與李先念在人民大會堂大吃塡鴨，大喝茅台，這一頓飲宴，又不知耗去了大陸人民多少血汗，做一個中共頭頭，起碼的好處是不用到田裏去日夜抗旱，捱飢抵冷；坐在溫暖的大會堂，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出入車馬，豐衣足食。越是愈多外國「友人」到訪，他們的腸胃消化愈不良，無怪有這麼多共產黨徒爭權奪利了。

李先念在飲醉食滯之餘，當着圭亞那總統面前大捧華國鋒，稱華不愧爲毛澤東的適當繼承者及黨軍與人民的明智領袖。並且特別指出：「海外若干人士一直希望我們改變毛主席的路綫及放棄他的主張，這簡直是妄想。」李先念這一番話，雖然是針對洋鬼子的看法，但對此間假洋鬼子，無異當頭一棒重擊，拍醒了他們反毛擁鄧迷夢。此間隋子，近幾月來，無日不替矮鄧打氣，甚至說華國鋒所走的路綫實質上是周鄧路綫，且把李先念與華國鋒分割開來，說李先念如何與許韋大力支持鄧小平。

照李先念所說的話，他實是一個擁毛捧華之徒。以目前他在北平風頭之健，遠遠超過了坐第二把交椅的葉劍英，其地位跟毛周生前的周恩來一樣。李木匠雖然是「國務院」副總理，但華國鋒對他寄以重任，甚麼事情都由他代行。這並不是說華國鋒被他削權，而是他能忠實執行華的指示，不像矮鄧對毛陽奉陰違。雖然，木匠不是總理，但其行使的權力，已是總理之權力。因此，外間盛傳李木匠支持矮鄧出山，担任總理一職，不是捧鄧派造謠，便是一廂情願。共產黨人對權力特別重視，甚至比自己生命還重要。李木匠在北平叱咤風雲，權力已超葉劍英，眞正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當然不願意矮鄧出山，退居次位，聽由他指揮。即使是平凡的人，也不會如此，何況勾心鬥角的共產黨徒。

讀者　泥水匠
（四月廿四日）

在武漢市，兩名犯人被公安軍五花大綁示衆，此是華國鋒大治結果。

背先父之志引狼入室 蔣經國院長絕不會幹

編輯先生：

　據美聯社東京二十一日電報導，台灣「自由中國評論」英文雜誌暗示，中華民國可能反攻大陸，或者設法與蘇聯建立關係，如果覺得被美國拋棄的話。並說蘇聯對於在台灣海峽擁有一海軍基地一事，可能發生興趣。

　此論調剛好在卡達派團赴平後出現，但類似這樣的事情，並不止出現一次，遠在尼克遜訪平時，已有所傳聞，先是蘇聯記者魯易士秘密訪台，商談中蘇關係；後又傳台北與蘇聯進行友好接觸。結果，這些傳言，都是無疾而終。不過，每當傳言四起時，正是美國與中共互送秋波之時，故有人認為，台北是藉此向美國提出無形的警告，要是美與中共勾結，則國府便要與蘇聯攜手，使美國在與中共勾搭之前，不能不考慮此問題。其實國府並不真的與蘇聯有甚麼瓜葛，祇不過嚇嚇美國佬而已。這些論調，當正論看既可以，當怪論看也可以。總之大家都是靠估而已。

　不過，以本人看法，國府無論如何是不會跟蘇聯打交道，蔣公生前對蘇聯深惡痛絕，誓不與蘇同流合汚。蔣經國先生當然不會違背老先生生前的卓見。所以說，在蔣經國先生有生之年，絕不會跟蘇聯友好，更不會讓蘇聯在台灣海峽建立海軍基地。違背先父，引狼入室，蔣經國先生永遠不會幹。以前此間左報把蔣經國先生罵得一無是處，祇是說他不與蘇聯「勾結」一點是好事，當然左報的目的和觀點與我們不同，左報不惜違背毛澤東「敵人反對的，我們贊成」的語錄，絕不是真的稱贊蔣經國先生，而是由於中共害怕蘇聯。

　對共產黨絕不能信賴，倘使國府為了美國與中共交好，而與蘇聯合作，雖然暫時獲得一點益處，但日後便後患無窮，終有一日斷送在蘇聯之手們。中共與蘇聯目前雖狗咬狗骨，但它們都是一丘之貉，誰也不能保證它們有一天再度狼狽為奸，重新勾結在一起，那時吃虧的自是國府，被犧牲者也是國府。因此，國府的眼光要放遠，切不要以為目前中蘇共交惡，便以為它永遠交惡下去。正確的做法，正如老先生生前所說，自立自強，處變不驚。積極準備反攻復國，才是治本之道。美國佬與中共打交道，便由得它去打吧，難道沒有美國，台北便不能生存嗎！

讀者　敢言堂

（四月廿三日）

紀念五一逃亡潮 青鋒社徵文比賽

　青鋒社、華青社及光華健身協會成立「紀念五月逃亡潮活動籌委會」，將於五月舉辦連串有意義活動，以紀念十五年前在本港邊境爆發震驚中外的逃亡潮，藉此喚起自由世界人士正視人權，保衛自由。

　首項活動為徵文比賽，題目：「逃向自由城」、「神州淚」、「論人權」、「大陸、香港、台灣」及自由題，（任擇一題）。歡迎各界來稿參加，不限體裁，每篇勿超過五千字，並附眞實姓名、地址、電話，發表可用筆名，來稿請寄九龍青山道三二一號五樓青鋒社，信封請註明「徵文比賽」。截稿日期為五月十五日。

　徵文比賽冠軍現金獎三百元、亞軍二百元、季軍一百元，另各得精美獎牌乙座，優異獎五名各獲贈閱「中國雜誌」半年，所有參加投稿者，一律邀請作嘉賓，參加「紀念五月逃亡潮十五週年大會」。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題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封淑英

（孫先生作品展出日期爲五月十日至十三日一連四天；地點在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館。歡迎各界人士屆時蒞臨參觀）。

十萬山人孫星閣，才調縱橫學淵博。
八一高年勝少年，馬躍龍騰虎踔。
亮節清操厲雪霜，俠氣豪情壯山嶽！
詩書畫藝無匹倫，貌別古今成卓卓！
三絕身懷鮮示人，抱道幽棲鄉居薄；
貞花潔鳥性靈通，珠水瑤岑行跡託。
開來寫幅自娛悅，豎手名傳非意索！
今出所珍以酬世，獨樂不忘與眾樂！
胸中浩蕩闢天地，筆下淋漓列邱壑；
淵如海立墨縱橫，疾若劍飛雲[illegible]落！
吟到雄奇動鬼神，圖成險峭驚猿鶴！
我生何幸得見之！片言合有表君作。

星閣方家詩書畫展紀盛二首

衛燕山

令名山水古今齊，將是孫君幷石谿，
若使清遊能入畫，春風十里徧留題。

才調書工復畫工，欽遲三妙一詩翁，
今朝百幅江樓展，寫盡烟淵廿四風。

題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麥止本

胸中丘壑人新國，透紙淋漓筆未枯，
寫到蘭梅幽絕處，自然一點俗塵無。

題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調寄思佳客

敏公

一抹丹青起懦儒。蒼風清氣滿人間。
天台孫老曾遊遍，寫出胸中十萬山。
携竹杖，掩柴關。輞川詩畫自怡顏。
仰瞻妙墨心先醉，健筆爭傳不等閒。

看花回

潘學增

翰藻沉思未易能。黃卷青燈。三冬足用方成熟，正逢源，左右縱橫。比方蜂釀物，辛苦頻增。白雪陽春俗不賡。峻嶺難登。汗牛經籍文章富，問誰人，纂見牆籬。六經三史棄，寧有依憑。

前調

蕭君亮

萬道金蛇不夜天，花市喧闐。雜英爭艷誇紅紫，惟水仙，自愛清妍。牡丹邀眾賞，凡卉誰憐。仕女渾如蟻赴羶。接踵摩肩。老來休笑芳叢去，恣遊觀，信步留連。梅花逗捕罷，忙迓新年。

看花回

麥止本

蝶戀芳菲麗日中。隨寫東風。屐痕深淺休尋認，算從來，去又匆匆。看花偏馬上，多負春紅。況味無端似酒濃。惆悵樓東。此情惟有浮雲識，奈浮雲，總是無蹤。靈犀如尚具，應許相通。

前調

衛燕山

燕語春燈鬧小樓。元夜清遊。幾番著意敲檀板，正迷離，水調歌頭。會眞無此記，情放難收。欲罷何曾肯暫休。醉味痴尤。芳年未許相思度，況重逢，酒引詩鈎。今宵惟有問，誰負風流。

前調

何敏公

大地融和萬象新。紅紫繽紛。預知丁巳多生氣，看柳條，佩綠垂伸。六街花似錦，蜂蝶留痕。逆旅浮生夢裏身。休問前塵。酒酣高臥殘宵短，啓三陽，肇慶芳辰。履端門四序，春滿乾坤。

前調 一百零一字

卓汝彥

遣却丙辰，除夕夜逛花市。念昔客居古澳，把小院迴欄，遍栽桃李。繁花四圍，競放風光多嫵媚。閒暇日，手挾殘書，行吟花徑足娛志。花市裏，遊人擁擠，祇聞得，眾花香味。遠見緋桃吐艷，奈隔著人牆，空勞平視。復爭一枝，買得欣然如我意。抵家時，曉牕外，賀歲鶯聲起。

前調 一百零一字

蘇樹聲

景滿春城，人盡騁懷遊目。況值上元勝會，正火樹銀花，輝煌高矗。三巷九衢，永夜笙歌聲斷續。瑤席設，把酒言歡，共賞風物欹心曲。明照眼，冰輪像玉。放異彩，光生平陸。來往熙攘士女，互携手駢嬉，東瞻西矚。眉飛色舞，行過林邊相駐足。坐談情，見人至，話匣頻收束。

前調 次周邦彥韻

楊汎廬

看花回後慵懶，枉慕高潔。市地漫天莽蕩，恨自誤芳時，於邑如結。紅銷翠褪，知是披香春雨滑。尋醉日，老眼昏昏，亂鴉殘柳悽淒絕。憑眺處，零星冷月。嘆目聽，賞心時節。花老仍嗤客老，對麗視文明，髮指無髮。刁騷剝落，渾似章臺楊柳折。既同歡，共遲暮，一去應長別。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7

華國鋒這個「政治騙子」

馮翊之是個難以了解的人

日、俄、華（化）的三角鬥爭

談判時代結束

李先念摑了美國佬一巴

香港社會的罪案問題

史泰龍成名前的生活

空難事件頻生原因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五月五日出版 NO. 497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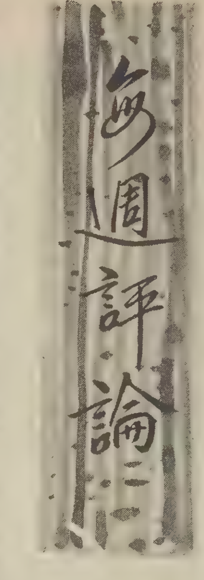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二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國鋒這個「政治騙子」

毛死後竄紅的「政治騙子」華國鋒，過了今年的清明節，壓下了矮鄧復出的聲浪，一時意氣風發，神氣十足，中共在黑龍江省大慶油田召開的所謂「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於四月二十日開幕前，華某已經前往，未及時會見廣東台山人兒子圭亞那總統鍾阿瑟原因就在此。華國鋒在大慶又題詞又寫報頭，此外還在他的「侍衛長」汪東興陪同下在大慶到處參觀。在北平「人民日報」上刊出的華某參觀大慶照片，有兩點「新生事物」，頗引人注意。一是他的「髮型」由「馬鬃式」改爲對他「放心」的「毛式」；二是華國鋒的眼鏡由圓型黑框子改爲橢圓型上實下虛的幾個月前大陸還在批評的「江青型」。

主席嘛！在君主時代就是皇上。不過華國鋒那副尊容實在是差地，他生就死鹹魚眼一樣的兩隻白多黑少不得好死的眼睛，下巴好像煲餸用的田鷄的下巴，唯一「長處」倒是此公投機而善變。

半年多來，北平政權的多數重要活動，可以說都是以華國鋒爲主角的政治騙術的拙劣而醜惡的表演。死人老毛有句濫調說：「假的就是假的，僞裝應該剝去」。又華某今日雖以毛的「可靠接班人」自居，然其心胸之壞作人之下流，實壓過了毛澤東，甚至可與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壞蛋」周恩來論一日之短長。

毛於去年九月九日惡貫滿盈死於北平前，本來託華某帮江青把「紅旗」扛上去，可是這個壞蛋以「自己的大局」爲重，毛屍骨未寒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了江青、張春橋等所謂「四人帮」。當時好像是以葉劍英爲首的槍桿子勢力和以李先念爲頭頭的赤色官僚集團都一致欣賞他清除「四人帮」所露出的乾凈利落的那一手，然「無產階級的三分鐘狂熱」過去後，對華某已不那麼香甜了，加上「紅色南霸天」許世友，韋國清和「二野」出身的擁鄧派看穿了他所耍的兩面派手法，自然更是由支持而不支持，進而變成了反對。今日華國鋒雖被中共宣傳工具把他說成是甚麼「英明領袖」，但在事實上他的日子並不好過。當前，對中共政權明顯可以看出的是：因華國鋒搞個人崇拜尤有過於毛澤東，中共高級頭目由認識到他「無自知之明」進而對他產生反感是必然的；其次，華國鋒本來沒有貓那麼勇敢而機智，當然鄧小平也不是只在陰溝裏竄來竄去的老鼠，然華今日之對鄧，實如貓對老鼠，玩來玩去，既不吃也不放。這對在共軍中和在中共黨內頗具勢力的「二野」份子來說，簡直是一種無情的嘲弄，大家都反對他討厭他痛恨他是必然的。在此之外，還有「四人帮」在大陸各地的「黑手」、「黑幹將」雖多數早已被捕，但他們在中共內部早已形成的「帮派體系」却未被粉碎，因此有的地方「反革命武裝叛亂」未被消滅，有的地方所謂「揭批王張江姚反黨集團運動」一直冷冷清清，有的地方還有人公開支持江青一伙痛詆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吳德等人是「忘恩負義」的老毛的「叛徒」。

華國鋒上台所靠的是老毛「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在實力方面可以說是光桿。以一個空頭加光桿的「領袖」身份，面對多方面的反對，若說他能「混」下去，除非是毛澤東「顯聖」，告訴他的文武幹部：誰反對華就叫誰死！

今日中共由「中央」到地方已經呈現嚴重分裂，不少人的矛頭已開始指向了華國鋒。華某既無法召開黨的「三中全會」或「十一大」，也無法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以，他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職務都是「非法」的。以一個「非法」的「主席」和「總理」拚命阻止矮鄧復出，既顯得「不近情理」，更有「嫉妒賢能」之嫌。「四人帮」餘黨一時無法肅清，處理鄧小平問題也顯得被動，這就表明他在政治方面正是前途多艱，仍未脫離隨時垮台的險境。在經濟方面，因中共大官員浪費驚人，對外援助爲數過多，加上採取殺鷄取卵辦法，對老百姓進行敲骨吸髓地搜刮，而工業交通仍未恢復正常，特別是因大陸春旱嚴重，作爲它的「國民經濟的命脈」的農業失收，已成定局，這些有一項出嚴重紕漏，都足以致華國鋒於死命。

華國鋒上台後所提出的所謂「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叫得很響，做得却很鬆。華某幹的最多的是「開會」，叫得最多的是利用北平報刊發表「社論」，這些除了會增加人的反感外，收效一定極小。華某「眞幹實幹」倒也有三件事：一是出版「毛選」五卷，二是加工趕建死人老毛的「紀念堂」，三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和發揚所謂「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已開始削減大陸百姓口粮。以華某言，實力沒有增加，威望沒有樹立，而專幹那些勞民傷財、殘民以逞的壞事，若不垮台那不是沒有天理了嗎？

在華來說，老毛是「神」，但在大陸同胞眼中毛是壞蛋屠夫、魔王！華在今日捧毛實無異於逆天而行，一定不得人心。雖然中共組織嚴密，特務橫行，人人都生活於恐怖之中，但不要忘記反對華的人中也有不少人是中共的高級幹部。如果華利用「拖」來對人對事，說不定不久將來大陸會爆發一場以爭權爲主的軍事政變。

「時人時事」表現相當投機
馮翊之是個難以了解的人

萬人傑

馮翊之死於心臟病，他在麗的電視担任的「時人時事」節目，毀譽參半。老萬和他同在一家報社任職，並且隣座辦事，每天有說有笑，共事多年，自問對他並未了解。他私下裏談話，一股正義，相當反共；在螢幕上則毛主席前，周總理後，醜詆蔣公，判若兩人。老萬自問無法了解他。但老萬承認，他是一位新聞界的人才，英年早喪，是值得惋惜的。

深刻印象

近看沙翁的短文，有好幾天提到死於英年的馮翊之（永立），對他推崇備至。無可否認，馮永立兄是新聞界一位難得的人才，他在麗的電視講時人時事，雖毀譽參半，但他學歷比其他講新聞的人高，搜集資料比其他人方便，因此他的講述內容，比同類節目充實，因而[illegible]到部分觀眾的歡迎，確是事實。

不過，沙翁和他的關係，只限於他曾約他寫稿，他推掉他，他仍然和他約晤，因而使沙翁對他留下「深刻印象」。老實說，以一家大報「編輯主任」的地位，「三顧草廬」而約請寫稿，如此禮賢下士，受邀約者雖不至受寵若驚，也自必印象深刻。

老萬和馮永立兄多年同事，後期且隣座辦公，彼此有說有笑，老萬自問對馮永立兄的認識，要比沙翁深入得多。他最使我佩服的是有極強的記憶力，許多中共文件中所提過的，他可以立刻背出，不用翻查；對中共人物背景，也如數家珍，與許多自命「專家」的相比，未遑多讓。

每次他在麗的講時人時事前，都作了一番準備工夫，從資料室調閱許多資料和圖片。雖然老萬未常看他節目，但以這兩個優點，可料想到他講話的內容，必然相當充實。

至於一般觀眾的反應，沒什麼政治立場的人，批評大都說「很不錯」；但對政治認識較深的，則認爲他過份偏袒中共。

直到蔣總統逝世，他在時人時事節目中稱蔣總統爲蔣先生，說國民黨有如籮頸黨；而毛澤東則稱毛主席，周恩來稱周總理，引起觀眾譁然。

說公道話

有位熱心的讀者把節目錄音寄給老萬，要求老萬說幾句公道話。老萬當時相當爲難，馮是同事，直言批評，見面時不免有點難爲情；但站在國家及公義立場，又不能緘口不言。考慮後老萬終於在星島晚報牛馬集作了幾天衷心的批評，有位曾當過社長，馮的世伯在病榻中打電話給老萬，認爲批評中肯，他的世姪說這些話，萬分不當。

當然，我知道永立兄看了一定很氣，但老萬在同樣情形下，開罪過不少人，這些人事後似乎都能對老萬「諒解」，至少還有說有笑的，至於他們心裏怎麼想，可不得而知了。

事過兩三天，我的辦公桌上留下一張字條，是永立兄約我吃中飯。

那時候他上夜班，我上日班，有如參商二星，很少碰頭，只好這樣約會。未見面我便曉得這次約會的性質，也高興有機會對他當面說明我的立場，並非對他個人有什麼過不去，完全站在中國人立場說話的。

自訴苦衷

在只有老萬和永立兄兩個人的午餐叙會中，我們很快談到主題。他說：「你對我的批評，我認爲許多地方都說得對，約你懇談，不想爲我說過的話作出任何辯解。只想對你說明我的處境。」

他的話有點出乎我意料之外，一時摸不清他的態度，只好沉默。

「麗的的立場你應該了解。」他瞧着我。

「但你的立場不會和他們相同。」

「我曾經考慮應不應講這一次的『時人時事』；但終於講了。因爲我可肯定，如果我不講，由別人來講，會有更壞的後果。」

當時老萬覺得這話不成理由，也不合邏輯的；但沒有反駁。老萬覺得他今天約我見面，已表示有點「後悔」，這理由是沒理由中找理由，如果反駁，會使他很難下台。

同時，我和他是報社裏的同事，彼此雖不相統屬，但他是「坐直升機的人物」，老萬認爲應留餘地，因此當時對他表示同情。

「我寫的批評文字，並不代表個人意見，它反映了許多觀眾的心聲。如果電視台的立場和你有太大的距離，我主張你爭取較大的自由權，如果不能自由發揮，便放棄它，不要再說違心話。」

光明磊落

我記得當日共進中飯時，明報沈經理在我們隣座，他曾到我們這邊搭訕，我們的談話，他可能聽

新聞以外

到一部分。

我們談話氣氛融洽，老萬認爲，經過這次後，遇到同樣問題，永立兄一定會下一番思考，看怎樣適應麗的立場，又不失自己立場。那麼，這頓午餐，總算有多少收穫。不過，以後永立兄講時人時事時，有沒有一點改變，老萬很少看電視，無從下定論。

這事老萬一直沒對別人說，更沒在文字上發表。現在永立兄已去世，老萬覺得這次的談話，應有機會向讀者交代淸楚。有些讀者因老萬的牛馬集遭腰斬後便沒再提到他，懷疑腰斬事件是否與此有關，照老萬的看法，永立兄雖有辦法把牛馬集弄掉，但不會有此存心。若要把它弄掉，就不必有午餐之約。老萬在報社裏地位微不足道，許多人只要隨便說一句話，就可把老萬攪掉，以永立兄的地位，更不費吹灰之力。他不搞陰謀而搞陽謀，還算光明磊落，這一點老萬認爲很可取。

思想右傾

不久，永立兄因健康理由，放棄夜班工作，每天和老萬並座一同處理港聞編務，這是我們共事多年最接近的一段時間。

我不知他內心對我觀感如何，表面上我們十分和洽，似乎沒發生過那一段不愉快的事情。私下裏，他對共產黨有極多批評，他的言論比老萬右得多，還把看到的資料，提供給老萬作爲寫作題材，和他在螢幕上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他欣賞老萬新換的跑車，不久就買了一部類似的，上班大家同泊在一個停車場。從這兩樁小事，使老萬直覺到他對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都不是站在相反方面，我們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意見也沒有太大的差距。

如果說這是他一種「滑頭」的做人作風，故意迎合老萬的意見，我看未必，也無此必要。我拿的薪水和他差一大截，地位更和他差一大截，在這情況下，應當老萬拍他馬屁，沒有他迎合我意見的道理。直到有一段時期，不見他的跑車泊在停車場，查問之下，才知他到美國醫理。據說他的心瓣穿了個洞，到美國是要換一塊人造心瓣。以美國醫藥費之高昂，動這麼一個大手術，需要很大一筆費用，換了經濟能力不夠的，就是「絕症」，只有在香港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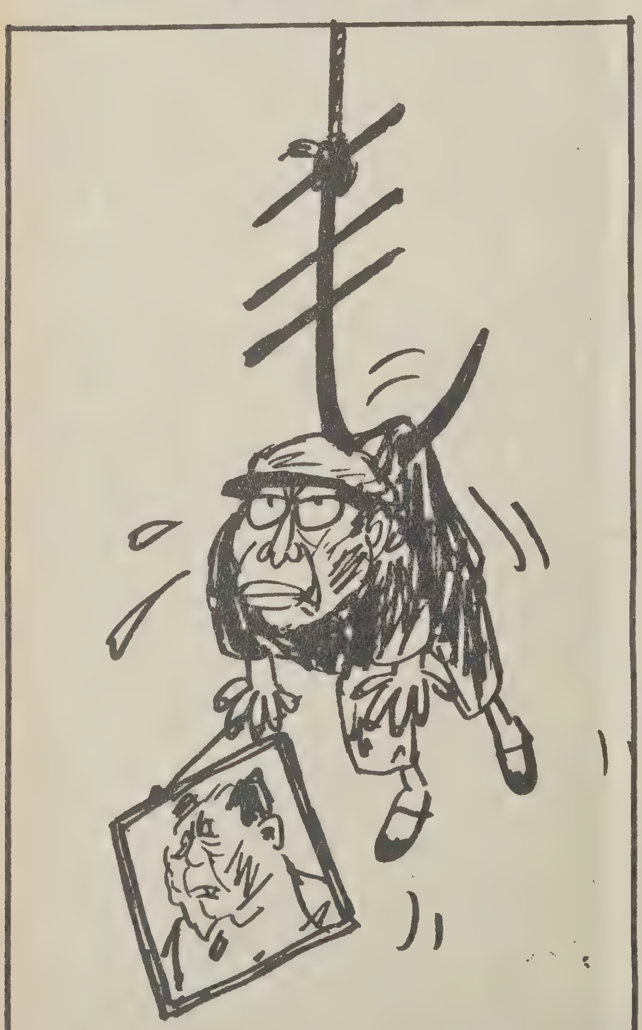
他年紀這麼輕，事業前途這麼好，患染這麼一個症候，確是不幸；但他有能力到醫學昌明的美國求治，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死得突然

他去了美國後的幾個月，老萬常常向「消息靈通」的同事打聽他的近況，每天上班把車子停在車場見不到他的跑車時，心裏總免不掉勾起回憶，想起他，和他的談話。

聽說他在美國手術很成功，天天在康復中。農曆年前後，還聽說他快要回來了。直到有一天又見到他的跑車，但不是停在車場，而是由他太太開車，送他到報社上班。瘦一點，面色帶點青白，但精神尚好。老萬以爲他渡過險關，從此是個健康的人。過了不久，有一天發覺他面色蒼白，講話上氣不接下氣。第二天，又沒上班了。突然一天，突發組記者告訴我，他死於心臟病，是根據醫院的消息。老萬心中無限感觸，雖和他共事多年，每天和他討論各種問題，但覺得和他有一重隔膜，無法深入了解他。沙翁和他不過一兩次接觸，我不相信他能看透他。

如今，永立兄已離去多時，老萬仍有點迷惑，究竟從那一個角度看，才是他的眞面目呢？



「以毒攻毒，以毛治毛！」

日、俄、華(化)的三角鬥爭

岳騫

最近日本與蘇俄漁業談判，在莫斯科舉行，無結果而停，擇期再開，此次日本代表在未開會之前，蘇俄拒絕福田特使內閣官房長官國田直簽證，此已非國際禮貌所應有，及至圓田獲得簽證，到了莫斯科，會議正式展開，蘇俄態度之強橫更大出日本意料之外。

蘇日漁業談判破裂

此次日俄漁業談判之破裂，就一般看法，癥結有三：

第一，北方四島的歸屬問題，此一問題自舊金山和約後，糾纏已二十五年，雙方都表示不能讓步，實則這四個小島，國後、擇促原屬南千島羣島，色丹、齒舞則屬北海道，根據波茨坦聲明，南千島羣島割與蘇俄，北海道則屬日本，是則四小島應一分爲二，各得兩島。但蘇俄參加舊金山和約，直到今日，也未同日本訂和約，日本乃揚言四小島全屬北海道，應歸日本所有，蘇俄則指稱四小島屬南千島羣島，與日本無關，最初雙方是在漫天要價，到了今日均已騎虎難下。這次漁業談判，蘇俄想乘機迫日本對四小島問題讓步，日本政府鑒於此方漁業對日本關係太大，也有意讓步一部份，但消息剛傳出，舉國反對，就是被迫不能出海打魚的漁民，也認爲不能因漁而失地。福田內閣乃不敢讓步，領土問題又成死結。

第二，米格二十五降落日本的事件，蘇俄一位機師投奔自由駕米格二十五飛機降落日本，蘇俄即向日本索還，結果日本雖然將飛機歸還，却由日美專家加以檢查拆卸，自然所有秘密，全被美國知道，蘇俄對此事自耿耿於心，這次乃擺出顏色與圓田直看，據說圓田與柯錫金會面時，柯錫金曾疾言厲色指責日本此項不友好行動，圓田當時也很難解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日毛「和約」的問題了。

日毛「和約」談判初期，進展相當迅速，頗有立即締結「和約」的趨勢。但自一九七五年元月毛帮要求在「和約」的序言部分寫明「反對霸權」的條文之後，「和約」談判即趨向低潮，而且意見分歧日深，至同年四月毛帮進一步要求將「反霸條欵」寫入「和約」正文，終使談判破裂，迄今仍舊無法正式恢復「和約」談判。易言之，日毛「和約」談判擱淺的癥結，在於「反對霸權」問題。這個死結無法解開，日毛「和約」即無法簽訂。

日本拒絕共帮反霸條欵

毛帮堅持要在「和約」正文加入「反對霸權」條欵，其陰謀是多方面的。如離間美日關係、蘇日關係、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等。就目前而言，毛帮「反對霸權」的實質內容，就是反蘇，企圖利用「和約」的形式套緊日本，使日毛「和約」變成軍事同盟，逼迫日本追隨其反蘇鬥爭，同時並利用「美日安保條約」，封鎖蘇俄海軍勢力經日本北方的宗谷海峽和輕津海峽南下太平洋，以突破蘇俄對華帮的海軍威脅及「亞安體系」的封鎖包圍。其次，因爲戰後日本的經濟迅速發展，具有雄厚的國防潛力，若在「和約」中加入「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的條欵，不無約束日本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作用，解除今後日本對華帮的軍事威脅，以便它在亞太地區建立它的「霸權」地位。因此，華帮堅持「反霸條欵」的陰謀，在近程目標上是基於反蘇的需要，在遠程目標上則是爲了鞏固它自身「霸權」地位的需要。

日本拒絕華帮「反霸」條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洞燭華帮的奸計，另方面則是因爲蘇俄的壓力。至華帮要求在「和約」中加入「反霸」條欵之後，蘇俄外長葛羅米柯即召見日本駐蘇大使，而蘇俄駐日大使亦不斷會見日本外相，蘇俄塔斯社並爲此發表聲明。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元月九日至十三日，葛羅米柯訪日，明白警告日本，華帮強行要求日本接受其敵視蘇俄的路綫，才是謀求霸權，日毛「和約」是日本表明外交政策具有自主性和獨立性的一個良好機會。威脅日本拒絕華帮的「反霸條欵」。因此，日本爲了避免捲入毛俄鬥爭的漩渦，爲了避免因「和約」問題而開罪蘇俄，對華帮所提出的「反霸」條欵，不得不採取慎重的態度。

一九七五年九月廿五日和廿八日，日本外相宮澤喜一在紐約與毛帮當時外交部長喬冠華進行兩次接觸，試圖爲恢復「和約」談判創造條件，宮澤喜一並爲「反對霸權」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即：(一)「反對霸權」並非直接針對特定的第三國。(二)「反霸」並不意味着日本與毛帮將採取聯合行動。(三)日本反對任何霸權的企圖，不僅限於亞太地區，而且也及於世界各地。(四)「反對霸權」要與聯合國憲章一致。但這四點均遭喬冠華拒絕，而使會談無法獲得任何結果。

共帮支持日向蘇索土

宮澤在日本自民黨中，要算是最明白事理，公忠體國者，他所提的四原則，也實在是日本所能接受的最低立場。但共帮則認爲不能接受。到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日，日本政府不顧毛帮的反對，將十九名挑釁破壞、騷擾日本社會安寧的左派華僑依法起訴；七月九日和十二日，宮澤喜一兩次發表對毛帮不滿的言論，反對毛帮支持日本向蘇俄索還齒舞、色丹、國后、擇捉等北方四島，反對美國與毛搞「關係正常化」。



日本漁民反對日對蘇讓步，卽使被迫不能出海打魚，也不能因漁失地。

至此，共帮認定宮澤爲日毛「建交」一大障礙，乃集中力量反宮澤。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五日日本三木內閣改組，宮澤在自民黨親毛派政客反對下去職，改由親共的小坂善太郎任外相，準備接受毛帮所提之反霸條派。但三木內閣已經末期，黨內鬥爭劇烈，無力對外，日毛和約，又告擱置。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福田赳夫組閣，福田在自民黨內以親華反共著稱，上台後爲了冲淡「鷹派」氣氛，準備打開僵局，就在此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去北平，福田邀竹入至首相官邸談話，托竹入轉交一封私人函件致華國鋒。竹入自然了解「日毛和約」癥結所在，當卽詢問有關「宮澤四原則」的事，福田未接腔，示意圓田說。圓田本來也是「鷹派」但此時大概爲了作官，要遷就反對黨，就要同毛帮拉關係，竟然說「宮澤四原則」是他個人意見，不代表政府竹入得到這句話去了北平，自然更加油加醋告訴共帮，誰知竹入未回，日本外務省已提出反對，指圓田捞過界、外交由外務省負責，不干內閣官房長官的事，宮澤當日向喬冠華提出的「四原則」是代表日本政府，並非其個人意見。外務省的聲明使圓田無地自容，又提出反駁，但外務省絕不讓步，提出反駁的反駁，最後還是福田出來講話，表示日本雖不受宮澤四原則的約束，但「和約」却必須在雙方都能滿意之情況下締結，顯然對共帮讓了一大步。此種情況自使蘇俄感到不快，對始作俑者圓田更不諒解，不意福田偏派出圓田爲特使去莫斯科談判，蘇俄便乘機拿着圓田出口惡氣。

日蘇共帮三面關係惡化

日、俄、華（化）三方面關係，目前日俄關係惡化已達極點，但是日華（化）之間也不可能太接近，因爲日本必須要維持一個等邊三角形，對那一方面靠近要都非日本人所願，尤其因靠近華帮觸怒蘇俄，更是大禍，日本人自不會如此作，所以反霸權的「日毛和約」仍然是空中樓閣。

日本人所以一力遷就共帮，基本上還是從生意上著眼，自中共佔據中國大陸之後，日本貿易界的部份人士由於幻想中國大陸市場，無時不欲與共帮擴大貿易，但是從一九五〇年起至一九七〇年止的二十年間，毛日貿易雖然幾經易幟，却從未突破十億美元的交易大關。及至一九七二年秋田中政權與共帮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之後，始勉強達成十一億美元。

日本貿易界因爲不充分瞭解中共經濟的本質，妄想以中國大陸所謂八億人口爲消費目標，貪心太大，求利心切。雖然在一九七三年度會使毛日貿易總值倍增，達到二十億元，可是在日本商人的心目中，顯然距離妄想甚遠；甚至在一九七四年度增至三十二億美元，仍然慾壑難塡，直到一九七五年度雖亦創下高峯爲三十七億美元，但其增長率反比往年降低，這才使日人大失所望，不過却仍然指望擴大貿易的奇跡出現。

詎料進入一九七六年，在中國大陸共帮政權的暴政之下，天災人禍相互交織，累積了廿餘年的內外矛盾全面爆發，形成了最爲動亂危機四伏的一年。先是周恩來病死，繼之天安門發生抗暴行動，連續發生了六次七級以上的強烈地震，毛終於倒斃。不僅使原已停滯不進的共區經濟益受破壞，而且人禍苛於天災，窩裏反的奪權鬥爭面臨尖銳化；華國鋒着人先鞭，「四人帮」成爲階下囚，由於遍地抗暴鋒起，至使經濟情況愈益癱瘓。

據二月十五日日本貿易振興會正式發表，一九七六年度毛日貿易通關實績統計；進出口總值爲三十億〇三千三百四十萬美元，比一九七五年度下跌了百份之二十。不但沒有像往年那樣倍增，反而連一九七四年度的水準所不及，這是毛日貿易自一九六八年以來，也即是從「文革」時期迄今爲止的八年間，第一次遭遇到停進後退的下坡現象，至此，日本貿易界人士始覺悟其擴大貿易的幻想已告破滅。

大陸强制性的

由於大陸人口急劇膨脹，使中共不得不採取强迫手段控制人口增長，除廣泛推行計劃生育的宣傳，免費派發避孕藥物，進行人工墮胎外，還硬性規定男子超過廿八歲、女子超過廿五歲才准許結婚，且婚後不能在五年內養育兩個孩子，否則第二個孩子便沒有口糧配給。中共向稱馬爾薩斯人口論是資產階級唯心論，强調人多好辦事。結果在人口的壓力下，被迫向「反動」的人口論屈服，實施强制生育。

本年二月廿一日和廿二日中共「新華社」的報導，中共最近在北平召開兩次全國性會議，研究計劃生育的問題。第一次會議是聽取全國各地控制生育的報告，第二次會議則對計劃生育問題進行科學研究。

兩次會議討論控制生育

新華社說，目前中國大陸的生育控制效果相當成功，河北及江蘇兩省的生育年，由一九六五年的百分之二點五降低至百分之一，上海和北平兩地的生育率更降至百分之零點六。中共強調：「國家經濟按計劃發展，人口亦要按計劃增長。」「新華社」指出：中共逐步推行生育控制，首先是推行宣傳和教育。然後是赤脚醫生、助產士、商店店員挨門逐戶派發避孕藥物。」中共更強調爲了培養新的社會主義傳統，使「人民認識到要把革命放在第一位，堅持遲婚、分配生育、少養孩子是光榮的事。」

本年一月內大陸各省電台幾次廣播強調：「在中國，加強生育控制將繼續是一件主要的任務。」廣播把合理的人口增長的必要性和目前提高農業和工業生產的運動連繫起來，這似乎在提醒大陸人民，家庭人口的增長，一定要和經濟的計劃發展相配合。據估計，大陸人口約在九億至十億人，中共官方數字是八億人，但一些外國專家却認爲大陸的人口可能多達十億人，而它每年的人口增長率約爲百分之一點七至百分之二。以兩者的最低數値計算（卽八億與百分之一點七），大陸每月仍最少增加一百萬人，一年就是一千二百萬人。

一九七七年二月廿二日的「人民日報」的文章說：家庭計劃因已控制了人口出生率，由於每年要增一千二百萬人以上，因此中共希望進一步降低生育率，達到百分之二以下。這是十多年前周恩來向外國記者所說的——目標。

「人民日報」指出家庭計劃硬是規定城市男人要到廿八歲女性要到廿五歲方可結婚，而且規定每人均須徹底執行。並且規定每對夫婦只能生育兩名子女，之後必須實行絕育。否則成爲「黑人黑戶」。但中共却容許西藏人民和其他人口稀少的僻遠地區的少數民族生養兒女多名。

男廿八女廿五才准結婚

中共自一九五四年卽開始倡導節育運動，迄今已達廿三年。其間因受人口政策舉棋不定的影响，以及大陸人民傳統觀念的抵制，特別在農村，現象更爲普遍。因此早婚現象仍很普遍，節育運動推展甚爲緩慢，所得成效亦不顯著。

自進入七十年代以來，特別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由於「紅衛兵」到處串連破壞，加上一杯水主義的盛行，人口數字有着迅速增加，中共迫得出解放軍訓練「八百萬」以上赤脚醫生下鄉推動節育運動。但是人口壓力愈來愈嚴重，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中共的避孕藥丸還沒有普遍供應，效果也不好，因此人口增殖的壓力愈嚴重。最近普遍供應給大陸人民的「低孕避丸」，雖超越美國，但由於有八億以上的人民，每年要增加千萬多人口，基數太大，節育的效果不是短期可以收到的。因此迫得進入一九七七年以來在一月份和二月裏，中共連續召開兩次計劃生育討論大會，由此益證大陸人口問題的嚴重和迫切性，使得中共爲之頭痛不已。

中共繼過去三次在大陸推行節育及晚婚運動之後，進入一九七七年以後，又在大規模開展此一運動。

一九七七年二月廿七日新華社又宣傳說：中共在控制人口方面已有卓越成效，越來越多的人都實行晚婚，而年青人都會盡量限制子女的數目，由於提倡節育，自一九六五年以來，河北和江蘇省的人口增長率爲百分之二點五，現已下降大約百分之一。在人口稠密的上海和北平市，則下降到百分之四。但該社並無列出全中國大陸的統計數字，問題也就在這裏。大陸究有多少人口並無明確數字，但「新華社」及其他刊物，通常都說有八億人。可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中旬中共召開第二屆農業學大寨大會，「副總理」陳永貴報告中國大陸有七億農民，佔大陸總人口百分之八十。那麼大陸總人口已在八億以上了，聯合國則估計中國大陸有九億多人口，就以百分之一點七的增殖來計，每年要增加一千五百萬人到一千六百萬人，這不是中共經濟生產所能負担的。因此逼迫中共不得不推行而徹底的節育及晚婚運動，是遭受到人口的壓力所形成的。歸納其主要因素有五：一是「文革」期間，人口增加率的再度上升。可能超過百分之

「計劃生育」

鄧德

二點五，而到達百分之三。二是地少人多，長期開荒造田耕地仍然不敷；三是耕地落後，還是用人拖犂，不能使用牛和拖拉機，因此，糧食產量追不上人口的增長；四農業沒有現代化工業也沒有現代化、工農業生產非常落後；五是龐大的人口，形成中共經濟發展上的阻碍。此外，中共對新增人口的醫藥、衣着、交通、居住、教育、就業等需要的難以解決，亦迫使其不得不重新厲行節育晚婚，企圖藉此遏制人口的迅速增加，緩和其經濟的困窘，減輕人口的壓力。但是由於人民思想意識上的抗拒，比如二月廿三日法新社的消息指出：山西農村一排矮屋上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標語。這是農民覺得需要自由戀愛結婚，不容中共黨委來干涉的。在中國大陸、中共規定女性不要在二十五至廿七歲之前嫁人，男性則要過了廿八歲至卅歲之後才能結婚。雖中共憲法上規定男子廿歲女子十八歲就可以結婚，但是，中共這個根本不講法制觀念的社會，憲法不過是一張廢紙，所以中共一切行爲是不講法理的，也是非常野蠻的。

除此以外，在大陸訂婚的男女通常要取得他們服務的生產單位的同意才可結婚。男女的婚姻結合，亦經常透過他們彼此的生產單位的介紹才能結合的。

這在中國大陸，人民沒有自由戀愛、自由結婚的可能，一切都要接受中共幹部的安排，因此農村才提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呼籲。這是人性上合理的反抗。加上農村人口分散，「人民公社」生產制度工分計算（一個人一個工分一份粮食、農民也以多生子女多拿工分來增加粮食，來滿足農民飢餓的需求），再加上醫藥科學和生產工具的落後，節育工具供應不足等困難，推斷今後的節育成效必然有限；人口膨脹的壓力將繼續擴大，勢必成爲中共始終無法解決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被迫接受馬爾薩斯人口論

中共一向標榜它是馬列主義的正統，在人口政策上執拗馬克思主義的人口論說，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素來採取針鋒相對的鬥爭立場，認爲社會上原無人口過多的憂慮，一般人所說的「人口過剩」乃是財富分配不均的反應，亦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結果。絕口否認中國大陸有「人口過剩」問題的存在。但事實上，中共自一九五四年起即倡導「節制生育」。儘管其間中共察覺到其「節育」措施與馬克思人口理論發生牴觸，而一度造成人口政策搖擺不定。但中國大陸的人口膨脹却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終於迫使中共不得不爲其節育運動找出理由，詭辯節制生育是爲了有利於大陸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利於保護母親的健康和有利於兒童的教養，而不是爲了什麼「人口壓力」的問題。這種掩耳盜鈴的說法，當然挽救不了馬克思人口論的破產，也掩飾不了中共被迫接受馬爾薩斯人口論的窘態。所謂節制生育，原是百多年來一種重要的社會改革運動，其意義專指減少生育數量，保護母體健康。所使用的方法包括遲婚、避孕、禁慾、墮胎、絕育等，亦就是馬爾薩斯所說的「預防抑制」，目前中國大陸所推行的節育措施和馬爾薩斯主義所推行的節育運動完全一樣。所不同的，在大陸推行節育是命令和強迫的，後者却是自願的。

人所共知，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採取了節制生育的政策，但是中共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從規模、強度和最終結果來看，決非其他國家可比。現在中共新當權派特別重視計劃生育問題，最近爲此召開了兩次計劃生育工作大會，中共的家庭計劃專家並呼籲改良避孕方法，來把大陸出生率壓制緩慢下來，使人口增殖率不超過百分之一。中共稱之爲「深刻的思想革命」。現今中共當局通盤掌管全國人口的出生死亡和男女婚姻外，還要追問家庭生活。青年男女應該找什麼樣的對象，多大年紀應該結婚，理想的家庭應該有幾個孩子，應該隔幾年生一個；生了兩個婦女就要實施嚴格的絕育手術。這些問題中共當局全都要管。應當明白指出：這些措施並不是從建議的形式提出來，而是必須執行的命令，不管你是願意還是不願意，必須照辦。誰要是違抗，就會受到行政處罰或者經濟制裁。中共爲了控制下放青年也是實施強行配婚制度。

人口壓力的嚴重影響

中共每次發動大規模節育運動，實施嚴厲的絕育手術，也是中國大陸人口壓力最嚴重的時候。儘管中共當局諱忌節育運動與人口問題無關。但是客觀的事實是中共無法否認的。所以，在人口問題上，中共戴着馬列主義的假面具，而又不得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這證明：中共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中國大陸人口問題的基本癥結，乃在於人口迅速膨脹。平均每年要遞增一點至一點七的新人口，直接不利經濟發展及勞動生產的提高，一九七六年由於天災人禍嚴重破壞，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幾全爲人口增殖率所抵消。這就是造成中共經濟長期停滯，糧食不足，社會貧困，人民生活始終無法提高的主要因素，也是所謂中國大陸「人口壓力」的鐵證。

目前中共雖然再度加強節育工作，但是人口增殖率不是短期之內所能大幅度降低的，即使全力以赴，也是緩不濟急。所以面臨着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及其相當高的人口增殖率。「人口壓力」的問題，不但是中共經濟上的絆腳石，也是中共政權上的癌症，同時也是中共政治不穩和社會動亂的主要根源。這的確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嚴重危機，中共企圖掩飾也在此。

談判時代結束

李哲夫

最近美國派遣一國會議員代表團訪平，其中包括卡達兒子撤普在內。他們與華帮會談情況如何，目前尚不知情，但其用意，不外通過和談，以尋求解決美華關係。其實對付共黨，決不能採用和談方式，印支半島陷共，便是在尼基的和談下丟掉，卡達若走尼基之路，無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

最近美國國會議員分別訪問台北及北平，以尋求如何解決美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這是亞洲乃至全世界今後局勢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就任之初，提出了「談判時代的開始」，這一句「名言」。自此以後美國即以此作為其維持國際和平及調整對外政策的基準，而自此美國在國際談判方面，不僅盡了最大的努力，而且極盡其委曲求全的能事。但事與願違，所有與共產政權的談判，都不僅一無所獲，而且情況比談判前更壞，其中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美國與越共的巴黎和談，導致了中南半島的三個國家，於美國付出僅次於參助二次世界大戰的慘重代價以後，淪於共黨之手，改變了亞洲民主國家與共產極權對抗形勢的消長。

不能與共黨談判

用談判來解決國際衝突，本來是條正路，但卻不適用於對付共產黨。談判原要以放棄武力來解決問題，但共產黨則以談判作為戰鬥的另一方式，所以民主國家和他們從事談判，永遠是格格不相入的，除非你完全屈從他們的意見。當共黨力量比你強大時，他會用談判來逼你投降，當他力量不如你時，他會用談判來拖住你的手腳，以待力量長成，再和你攤牌，要你投降。至若我們從事談判，旨在求取和平，替自己想，也要替對方想想，這在共產黨，根本沒有這回事。

美國經過這些年來與共黨談判的經驗，不能說其政治領導階層，完全不知道這一事實。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自尼克遜、而福特、而卡達，都把它列為美國外交上所追求的一個目標，而迄今仍是「祇聞樓梯响，不見人下來」，就是這個道理。如眾所知，美毛關係正常化的最大絆腳石就是美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正常外交關係。中共一定要美國與國府斷絕邦交，才會與美正式建交，但誠如美國政治學家包大可為美國國務院撰寫的「中國政策」一書「關係正常化與台灣問題」一章中指出：「固然美國可以日本的前例視同為調整外交關係的模式，但在其他方面，華府所面臨的問題却迥然不同。因為二十多年來，美國在條約規定中堅定許諾要防衛台灣，因而從華府觀點看，台灣安全，仍是關鍵問題。」

美國以確保台灣安全為與中共建交的前提條件，易地以處為美國設想，原非不合理，雖然國府的立場，不僅要確保台灣，而且要光復大陸，消滅共黨。但如何使中共承諾不用武力來侵略台灣，及即使有承諾，如何保證其履行其承諾，仍是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共黨不僅事實上從來不信守承諾，中共，蘇共、一切共黨都如此，且一向把非共黨的國家都列為階級敵人，而在共黨的教條中，欺騙階級敵人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道德的。所以包大可所寫「中國政策」一書中，雖認定「台灣安全仍是關鍵問題」，却接下去建議美國政府在未來鄭重聲明，美國將繼續反對任何以武力來改變台灣現狀的企圖。對共黨鄭重其事簽訂的條約都不能使其信守，一個聲明就能生效嗎？而況與國府沒有邦交以後，美國政府受其國內法令的限制，雖欲與國府以援助而有所不能。所以凡是想以國府斷絕邦交來換取對中共關係正常化，同時又以政府聲明來作履行其保障台灣安全的責任，都是廢話！

美故總統艾森豪將軍曾言：共產黨所能承認的就是力量。你可以用力量來使他不能不接受和平，但無法單憑誠意和善意，用談判來達成和平。總統蔣公諄諄以「處變不驚，莊敬自強」來激勵國人。台澎復興基地在世界局勢中之重要性，並不是由於其戰略地理上的重要性，而是由於在台灣建設成就所產生國家總體力量的強大所致。所以面臨當前甚囂塵上的所謂「美中共關係正常化」，我們不僅要處變不驚，而且更要以莊敬自強之心，以自立於不敗之地。



李先念（左一）在平賀小卡達（右）生日。

卡達之子撤普訪平

年來國際政壇似乎很流行一種做法，就是派自己與政治毫無瓜葛的子女出國去訪問，作某種程度的親善表示，以其血統關係，似乎代表性甚濃，實則又不具有官方地位，一切言行皆不牽涉政府而保留其彈性。這或許也算是一種巧妙的運用，前美國總統尼克遜之派其女茱莉及婿大衛·艾森豪訪平可為一例。



卡達派其子撤普隨同美國議員訪問團到中國大陸，究竟有何意義，目前尚難判斷。但據發自北平的外電報導，這些議員雖曾與李先念、黃華作「坦白、直接、有生氣」的交談，且曾觸及所謂「台灣問題」及「關係正常化」問題，但其領隊布拉狄馬斯眾議員說：「美國並不急於要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美國民意目前不會容忍美國背棄中華民國，」由此可見他們仍能守住其本身的某種立場，並不聽任中共宣傳的蠱惑與擺佈。

自所謂「上海公報」以來，美國朝野人士陸續訪平，亦勢所必至，政壇人物、所謂中國問題專家、傳播界從業者多以此為時髦，或抱探險獵奇的心情去旅行，乃至挾此以自重。訪平的人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基本立場親共，到中國大陸祇是完全接受中共的宣傳作他們的傳聲筒，並以「親聞目覩」加強其發言力量。還有一類較具客觀態度，對所見所聞，方寸間自有權衡，甚至有些人本來對中共抱有某種程度幻想的，實地看過後，因失望轉而改變態度。前者以前參議員現提名出任駐日大使之曼斯斐德為代表；後者可舉斯勒辛格及其隨行記者為例。斯氏原有軍援中共以制衡蘇軍力的幻想，但訪平之後知其軍力落後，無法促使現代化，而幡然改圖。至於原本立場堅定反共的人，中共就不會准許其進入中國大陸，對訪平後發表不利言論的人也是一樣，且以此作為鉗制希望繼續來訪者的手段。

中華民國是自由開放社會，對任何美國人士來訪，都不會拒納。其中也大體可分為三類：（一）正義反共人士，如高華德參議員、斯巴克曼參議員、饒大衛教授、林邁可教授，他們來是為了進一步瞭解台灣繁榮壯盛實況及對中美關係的觀點，以便在議會或輿論上對中華民國作更有力的支持。（二）對國府無認識，亦無成見，或雖中間偏左，但基本態度客觀，實地訪問後，受事實感動轉而支持，尤以曾去過中國大陸能將兩者作一比較者為然。（三）助共反台，有其牢固理論體系，他們到台灣來主要是搜集支持其理論的資料，其基本立場不會輕易改變。費正清與包大可即為其代表人物。如果這類「友人」返國後讚揚台灣經濟潛力深厚。民心士氣高昂、朝野團結鞏固，不要就以為他們轉變了，因為他們這段話的結論很可能是：「那裏一切很好，經得起另一次外交風暴，可以放心斷交、廢約、撤軍。」第三類人正在利用台灣的自由開放，打擊這個自由的社會。

願包大可增強了解

包大可早年在中國出生，在中國居留達十五年之久，能閱讀中文，也能講普通的中國話，因此，無須有陪同人員的從旁協助（在大陸內這些陪同人員則負有監督任務）及通過翻讀人員，包大可可以直接得其第一手需要的東西及任何資料，他也可以由於他的直接接觸，而進一步的了解中華民國人民的共同心理。

包大可自知其在一些著作中所提出的有關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看法，不為我們所同意。那我們要敦勸包大可先生；此行是否能進一步的瞭解一下，應徹底的印證一下，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是否切合當前的需要？如果卡達總統要是根據他的一己看法，使美國早日跟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話，那將置台灣一千七百萬人的自由於何地？如果僅僅由美國跟中華民國之間維持實質上的關係，是否符合這些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的願望？希望包大可認清；這不是一個理論上的主張問題，而是一個實質上的重要問題，包大可總不能離開實質，空談理論吧！

包大可自己也承認：「華國鋒與共黨主要軍事領導人取得合作，打倒了文革派，似已穩住政權，但對華國鋒能否穩住他的政權，認為是一個尚待觀察的問題。」而且包大可更說：「目前有一個尚未找出答案的重大問題是：華國鋒與鄧小平將維持一個什麼樣的關係？跡象顯示：鄧小平勢將復出，但他跟華國鋒究將充份合作抑或展開新的的鬥爭，是個未知數。」包大可既明知中共政權內都還有這麼一個重大的未知數待決，則主張美國跟中共盡早關係正常化本身不是充滿着矛盾與危險嗎？華鄧之間係共存抑係鬥爭，目前恐怕連中共政權本身也無法決定，則美國又憑什麼要急着跟中共打交道呢？一旦華國鋒自己穩不住時，則美國是不是要重覓對象？那麼，再作觀望以看究竟似乎是上上之策，包大可不此之圖，急着要美國承認中共政權，似乎不是一個研究問題及解決問題之道吧！對「中國問題」有極深刻研究的包大可，不會不知道這一點！

時事評論

香港社會的

據官方有關人士最近透露，爲了對付迫良爲娼及黑社會這些「首要而急不容緩解決的問題」，港府現正草擬「罪案（修訂）法例」。此外，警務處亦已向政府提出要求考慮制定或修訂法例，以防止假搶和電震器的販賣。港府這一行動，無疑表明當局徹底剷除色情架步，及杜絕罪案蔓延的決心。

社會罪惡根源

正如警方權威人士指出，黑社會、毒品及非法賭博是罪案問題中值得注意的三大方面。如果當局能從這社會罪惡產生的成因，採取追根溯源與窮追猛打的果斷辦法，不難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事實上，黑社會的不法組織，確是做成罪案發生的主要原因，「這些不法組織的活動範圍階段，包括迫良爲娼、包庇賭檔、小規模販毒、敲榨、放貴利及嚴重罪行。這些不法組織是社會上的吸血鬼，殘殺無辜的市民」。如何集中全力徹底摧毀這些不法組織，如何運用實刀全面粉碎這些不法團體，顯然是當局防止罪案發生及阻遏罪案蔓延的當務之急。

香港罪案的最重情況，早已成爲眾人皆知的新聞，也成爲舉世皆聞的消息。雖然近數年來，當局曾透過各種社會運動，試圖減少罪案的發生；時至今日，暴力罪案及社會罪惡，既成爲香港幾乎每日發生的不是新聞的新聞，也成爲香港幾乎每個市民談匪色變的不是笑談的言談。雖然這種不良現象，不能全部歸結於港府當局的反罪惡不力，因爲形成罪案發生的條件是多方面的，故僅憑治安當局的獨力進行，致忘記了罪案形成的社會條件，這種見解，顯然是不全面的。

必須對証下藥

對症下藥是必須的，但藥方所列的用藥，則有多種，取長補短，才能發生藥力，以達到藥到病除的療效。社會罪惡，是一種社會病態，當局對此治療的處方，也就包含着各種專門對付病症的有效能的用藥。警方的工作效率，港府對付罪案的法例修訂及強硬行動，對於社會罪惡的剷除，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正如警方指出，「由於警方不遺餘力，不斷從各方面着手針對此項問題，成績尚稱滿意，從去年

警方破獲之案件得見一斑：關閉二七七所色情場所（賭

湖南廣東一

中共集團奪權鬥爭的火舌，已延伸到各省地區。華國鋒正舞起「逆我者亡」的屠刀，大開殺戒。廣東和湖南兩省的山寨頭目，首當其衝！

據有關方面情報透露：中共湖南省委會曾於上月十三日，在長沙召開了一次五十萬軍民大會，將該省黨委常委，省革委會副主任章森揪出批鬥。

湖南正在動亂中

這個號稱五十萬軍民大會，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劉扶生主持，他在這個鬥爭大會中指出這個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十年來作了充分表演，一貫耍兩面派，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又屢教不改，早在一九六七年，他就野心勃勃的企圖竊取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篡奪省革籌小組的領導權，指使另一個反革命兩面派把持省革籌小組的一些辦事機構，使省革籌小組和當時的駐軍支左領導小組分庭抗禮。企圖實現他分裂黨，分裂軍隊篡奪全省領導權的野心，他上穿下跳得意忘形，在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上瘋狂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綫，去年「四人帮」瘋狂的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這個混入黨內的資產階級野心家正在農村蹲點，但他不放過一切機會與「四人帮」伸到湖南的黑手及其糾集的極少數幾個人緊密勾結策劃大亂湖南，配合「四人帮」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披着領導幹部外衣追隨「四人帮」及其伸到湖南的黑手幹了一系列壞事。

華國鋒狠報私仇

章伯森這次被打成落水狗，傳說他和華國鋒之間還有私人的恩怨、其中有一段鮮爲外界知曉的秘辛！

一九六七年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有三個頭目：①黎原；②華國鋒；③章伯森。

章爲「文革」前湖南省副省長。「文革」開始後，華國鋒以「革命領導幹部」自居，與江青串連，最支持紅衛兵「造反」，所以與章發生衝突。

黎原爲「四野」出身，是當時湖南省駐軍的一個軍長（一九七一年二月調陝西）。

黎調走後，林彪調他的親信廣州部隊副政委卜占亞來湖南，雖然表面上地位比華國鋒低，但卜係軍人，又是林彪親信，氣勢壓過華國鋒，當時的華國鋒是走毛江路綫，反抗毛江的中共槍桿子集團，多支持卜占亞對抗華國鋒，加上章伯森的助力，使華國鋒當時在湖南的處境始終抬不起頭來，會透過江青的關係向毛澤東提出報告，毛澤東給他批示了「容忍」兩個字。

林彪垮台後，章伯森和卜占亞併肩作戰對華國鋒採

罪案問題

徐達文

檔及烟格除外）；瓦解十個勒索小巴集團；大大減少淫褻性及不良刊物之經營；破獲勒索之案件由一九七五年二一一二宗倍增至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三六宗；遏止黑社會打鬥事件由七五年四五一宗至七六年三九三宗。此外，黑社會份子多人因涉嫌觸犯社團條例及謀殺、傷人、刑事恐嚇等罪名而遭檢控」。警方這一統計，可以顯示警方反罪惡的不遺餘力，所取得的成績。

罪惡活動沒收斂

但人們不能以這些數字統計，就斷定香港的罪惡活動經已收斂，香港的罪案嚴重經已緩和。事實是，既「實不足以完全瓦解此等不良份子之集團」，也實未足以完全壓制各種罪惡活動。在香港，無論港九或新界，無論街頭或巷尾，無論商店或路人，無論鬧市或靜區，各種形式的大小罪案，仍不時發生，使暴力罪惡成為威脅市民的生命財產，損害社會的繁榮安定，及破壞香港的國際聲譽的一個極之嚴重的病根。

我們樂意聽到警方反罪惡的成績統計，並相信這種統計數字會增加市民對警方的信心。但我們更樂意知道警方反罪惡的決心行動，並認為這種決心行動才是反罪惡的最有力武器及最有效藥方。

我們同意有關人士的看法，這種看法就是：「警務處往往被苛責未能圓滿處理某項問題，而不瞭解警務處其實並未賦得處理之權力」，「刑事案及道德之標準，不應由警務處自行訂出，而應由公眾人士，政府及立法當局制定」。

立例堵塞社會罪惡漏洞

其實，這種看法實則表明了根治香港的社會罪惡，並不是單純依賴警方的獨力進行，而是依靠官民及法例的共同促進。由於警方直接負起維持治案的專門責任，故警方若未盡全力，或因某些人士的包庇，致造成罪惡的擴散，就難免受到市民的苛責。但這些應該是針對事實，而不是出於一種成見，否則就會產生忽畧警方的重要性，或抹煞警方的工作成績的偏激看法。

我們相信，在港府立例堵塞產生社會罪惡的漏洞，及防止因貪污行為而對社會罪惡的包庇縱容行動後，只要官民採取合作態度，港府採取強硬行動，香港不難在一個時期內，會徹底剷除社會的罪惡活動。這才是廣大市民深切期待的消息。

片喊殺聲

秦明

取多方面的杯葛行動，使華國鋒無法在湖南紮根，毛江唯恐華國鋒在湖南樹敵太多會引起動亂不安，為了緩和地方的反抗勢力，迫得將華國鋒調到北平去，等於是失去一個地盤的不得已措施。

想不到華國鋒竟食屎食着豆，去到北平後在毛江的提拔下，交賦特務大權成為毛江的「保鏢」，來個小鬼升城隍，毛澤東死後，復以「反戈一擊有功」將槍口對正「四人帮」。又担心往日的仇敵章伯森在湖南地區造反，這次不惜下令發動五十萬羣眾批而鬥之，公報私仇，可以看出共產集團牛鬼蛇神之間的恩怨，確是冰凍三尺，已非一日之寒。

山雨欲來的廣東

廣東地區，也出現一個反抗華國鋒的「沙煲兄弟」集團，他們和「四人帮」攻守同盟，與中共黨中央分庭抗禮。

這個「沙煲兄弟」的首腦份子包括有：①中共廣東省總工會主任梁錦棠；②中共廣東省革委會副主任劉繼發、劉均益、梁秀珍（女）；③中共廣州市革委會副主任孫亦武；④中共廣東省文化局副局長鄺健廉（粵劇花旦紅綫女）；⑤中共廣州中山大學教授楊榮國（批孔專家）。以上七人被中共批鬥的罪名，包括有：①與「四人帮」攻守同盟，以派代黨，陰謀大亂廣東；②惡毒攻擊華國鋒及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對「四人帮」卻無恥吹捧，視為靠山，言聽計從。③他們千方百計要搞垮省市委會，妄想取而代之。④他們目中有帮無黨，對黨中央文件不學習，不貫徹，與「四人帮」在政治上臭味相投，行動上緊密配合，在廣東造成很大危害。

中共正式宣佈在廣東極其猖狂的「沙煲兄弟」帮，要在廣東製造大亂，決定徹底查清與「四人帮」陰謀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要求廣東省市的組織窮打猛追，將揭批鬥爭運動向縱深發展，目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廣東地區派系的鬥爭，眞是越來越亂！

有所不談集

史泰龍成名前的生活

尹靜心

三十歲的史泰龍是一個舉重選手，力爭上游的演員，有抱負的編劇，他說服了荷里活聯藝影業公司，買下他花三天時間撰寫的有關一名拳擊手「洛奇」的劇本，由他担任主角，結果一舉成名。「洛奇」的製作費用一百一十萬美元，目前票房收入已超過四千五百萬美元，估計可達七千萬美元，而史泰龍可分得百分之十的利潤。不過，史泰龍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未成名前，生活潦倒，受人白眼，到處碰壁。曾做過電影院帶位員，影片裏的配角。

施維斯特·史泰龍花了幾年時間才肯定自己。他於一九四六年生於紐約市的希爾奇欽區，他的父親是西西里來的移民，在紐約學髮型美容。他的父親以前做過演員，後來他的父母都忙於賺錢，史泰龍出生後的頭兩年，一直寄養在一個好心的女人家中，他的父母每個週末接他回家。一家人後來終於住在一起時，史泰龍經常逃家。

史泰龍五歲時，一家人遷到馬里蘭州華盛頓市郊，他們家開了一家美容院，整天工作，史泰龍和他的弟弟法蘭都由女傭照顧。美容院愈做愈發達，還開了分店，法蘭後來成爲當地有名的馬球選手。父母的婚姻破裂時，史泰龍十一歲，他以後每年輪流和父親及母親同住。史泰龍的母親在費城學占星術，並且開了一家健身院，他說，他從母親處得到了幽默感。但是，他一直記得，他從小是一個問題重重，備受挫折的孩子。他覺得他的父親把他打倒了。他回憶說：「我的弟弟有一個吉他，沒有人能否認他有歌唱天才。我却沒有出路。」二十六歲的法蘭，現在新澤西州的范倫泰搖滾樂團中唱歌，「洛奇」中的歌曲「帶我回去」是他自己作曲，自己主唱的。

法蘭更公開地表示了他的怨憤，他說：「我恨我的家人，除了我的哥哥。我們的爸爸和媽媽跟我們處不來。他們讓哥哥受了許多不該受的身心折磨。我們不是在快樂家庭中長大的。我和哥哥有時吵架，但是，我們互愛，在某種程度上，我把他當父親看待。」

史泰龍在學校唸書時，除了耍玩，別無所長。他說，馬里蘭州的天主教學校把他開除了，因爲他吃了修女的甜點心，並且把一個十字架藏在床下。三所公立學校開除他，因爲他在垃圾桶中放火，毆打同學腹部。他解釋說，因爲同學譏笑他的名字，嘲笑他受過傷的下唇。

史泰龍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在母親開的健身院中練舉重，他記得他父親說過：「你天生沒頭腦，最好鍛鍊你的身體。」他在「洛奇」中，用了他父親的這句話。

十六歲那年，他留意到自己的二頭肌已發達到將近十七吋，他第一次感到自豪。但是，那些年，他所畫的油畫，充滿了強烈和憤怒的色彩，他沉溺於幻想，愛看「海盜」之類的電影。

他十六歲時被送進費城郊區一所問題學生學校。他在足球隊打後衛，在夏季戲劇中參加演出，參加劍術和馬術比賽得獎，並且參加每週一次的個人心理治療。他在美國沒有申請到大學，而前往瑞士的第二年，首次找到了

史泰龍與妻子沙莎

中學時代校隊足球員

他眞正的抱負——要做一個演員，他是在學生排演的「推銷員之死」劇中，扮演一個角色時，有了這個想法。一年後，他到邁阿密大學去專攻戲劇，因爲老師們覺得他缺乏天份，而且不喜歡他要別人試聽他所寫的台詞的習慣，他在還差三個學分就畢業時，離開了學校，一九六九年秋天，他坐飛機前往百老匯。

母親算命・寫作成功

史泰龍說，他的母親曾經根據他的星座，給他算命，認爲他會當演員七年，不很成功，寫作倒能成功。所以，他買了一本有關寫劇本的書，開始嘗試。他的第一部劇本沒有賣出去，他繼續試，但是，他沒有多少選擇餘地，必須出去打工，他在食品中切過魚頭，在中央公園的動物園中清理過獅欄，直到一頭老獅子抓破他唯一的一條褲子爲止。他丟掉了在「華特雷德男爵戲院」週薪三十七美元的帶位員的差事，因爲他竟然想賣黃牛票給老闆雷德本人。但是，他走的時候，有他未來的太太莎莎同行，她是一個有同情心，漂亮的女帶位員。

與繼父及弟弟攝於一九五八年。

史泰龍表示要寫自己的台詞時，人家一看他那身肌肉，就不會把他的話當眞。在莎莎二十七歲生日那天，這一對年輕人身無分文，史泰龍自言自語地說：「必須找出一條路，必須寫出他們會買的東西。」

史泰龍買了一張票去看閉路電視時，有了靈感，電視上演出一個不出名的拳師韋普納於一九七五年三月跟世界重量級拳王阿里打十五個回合的情形。韋普納把阿里擊倒了一次，當時，場中觀衆爲韋納狂喊加油，史泰龍對這個場面印象深刻。製片家柯伍德想找好的劇本時，史泰龍的代理人古比克介紹他去找史泰龍，他們見面後，先討論了費城一個計程車司機競選市長的故事，最後，決定試一試史泰龍想寫類似阿里拳賽故事的構想。

兩個星期後，史泰龍帶着「洛奇」來了。這是第二次稿，由史泰龍口授，他的太太打字完成的，他們用興奮劑提神，工作了八十六小時。他不斷喊着：「這就對了！」鼓勵他的太太。他寫的初稿，有許多粗話和暴力場面。柯伍德把劇本交給了獨立製片的查托夫和溫克勒，他們再把劇本提供給聯藝公司。

在劇本送交聯藝公司審核後，溫克勒曾問古比克，史泰龍願不願意接受十五萬美元，漂亮地讓出男主角的角色，而由占士堅這樣有名的人主演。儘管史泰龍銀行存款只有一百零六美元，還有欠賬未清，他的語氣十分強硬：「我是要做一個電影明星，還是像娼妓一樣出賣自己？」經過一番談判，聯藝公司最後想出一個解決辦法：拍片預算由一百七十五萬美元減爲一百萬美元，史泰龍同意領低薪。查托夫和溫克勒要親自簽名保證，如果超出預算，他們要補償超出部份。

洛奇終於進了拳擊場，但是，演員和導演艾維森都不懂拳擊，史泰龍出汗苦練了五個月，學習拳擊，扮演拳王克里德的前足球教練威德斯，也一起苦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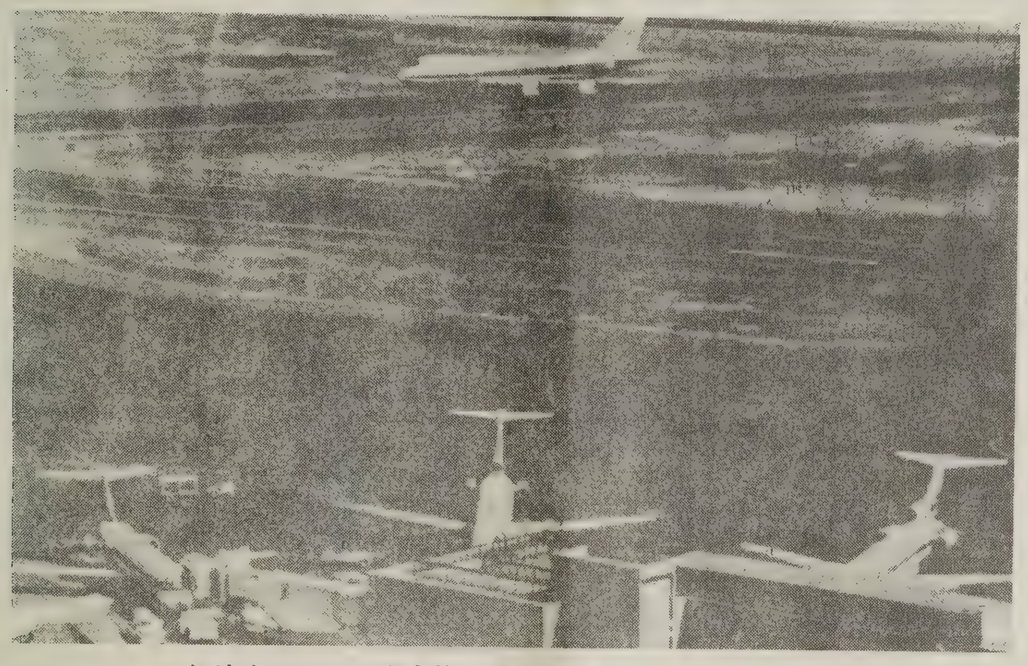
在瑞士讀書爲學校運動員

在很多方面，拍攝「洛奇」是家族事業，靜態照片由莎莎負責拍攝，史泰龍的父親扮演拳擊大賽中按鈴的人，史泰龍的弟弟法蘭主唱插曲。但是，由於在費城和荷里活的二十八天拍攝日程太緊，影響情緒，艾維森、史泰龍，以及製片，曾經爲某些情節安排，發生尖銳的衝突。

「洛奇」成功了，史泰龍可望在這個月收到第一張紅利支票，他現在買得起豪華轎車了。幾週前，他帶着莎莎和十一個月大的兒子，搬出荷里活的小公寓，住進一棟大廈中有四個臥室的精美房舍。但是，史泰龍每天的習慣，仍舊受他過去的不安全感的支配。他上午六點半起床，要花幾分鐘時間在浴室中對着鏡子自言自語：「好了，又是一天，你要比昨天更好。」他坐下來用原子筆寫作，吃早餐，開車到環球影片公司的新辦公室上班，腦子中充滿着「洛奇」中值得回味的事。史泰龍的薪水是五十萬美元，他已寫完一部小說，現在正在改寫下一部影片的劇本。然後，他可能要拍「洛奇」下集，描寫洛奇的女友加入了婦女運動，洛奇過了一段苦日子，設法了解她的苦惱，然後，一切是完滿的結局。

空難事件頻生原因

陳獨塵譯



一架波音七四七飛機在洛杉磯僅供夜間起降的跑道上滑行。

三月二十七日，西班牙屬地加那利羣島發生了一次航空史上最悲慘的撞機事件，兩架分別屬於泛美航空公司和荷蘭皇家航空公司的珍寶型噴射客機在機場跑道上互撞，造成五百七十人喪生。此一事件已引起全世界對航空安全新的關切。有關航空安全的危險性，空難發生最多的時刻，以及形成空難率最高的因素，美國航空安全專家提出了詳盡而中肯的答案。

△乘搭飛機旅行的危險性如何？

答：飛行是一種相當安全的旅行方法。統計數字指出，乘搭飛機旅行比自己駕車安全十倍。然而，和乘搭火車和巴士比較起來，飛行的冒險性畧爲增加。

撞機事件較爲罕見

△撞機事件是不是正在增加？

答：不，事實上，美國和外國的航空公司的安全紀錄已經顯示出十分穩定的改進。在一九七六年中，雖然美國全國的飛行哩數達到二十五億英里的空前紀錄，乘客總數也創下二億二千萬人的空前數目，但美國航空業的意外事件是歷來最少的一年，傷亡的人數也是二十年來最低一年。

根據「美國交通安全局」對商業航空公司所作的紀錄，去年共有二十八件意外，其中四件意外導致生命損失，共有三十九名乘客和六名機員喪生。

在噴射機問世後的前兩年，即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噴射機平均每十五萬個飛行小時發生一次致命的撞機事件。去年，美國航空公司的失事比率是每一百五十萬個飛行小時發生一次意外。

△諸如加那利羣島空難事件所涉及的包機飛行，它的安全性是不是和普通班機一樣？

答：美國政府沒有包機的乘客——哩數失事率數字可供與班機的失事比率互作比較。

然而，「美國交通安全局」指出，直到加那利羣島事件發生之前，美航空公司自一九七〇年以來沒有發生過造成死亡的包機意外事件。

△私人及公司擁有的飛機，其安全性如何？

答：這些是最不安全的飛機。在一九七六年，它們平均每十萬個飛行小時發生十二點五次意外事件。其次是公司的飛機，每十萬個飛行小時，發生三點三次意外事件。商業性航空公司的紀錄最佳，每十萬個飛行小時，只發生零點四五七次意外的事件。

△外國航空公司的安全性是不是低於美國的航空公司。

答：顯然如此。「倫敦星期泰晤士報」最近所作的一項研究顯示出，在美國登記的航空公司，比全球航空公司的平均指數至少安全四倍，並且比東歐國家的航空公司安全二十五倍。

原因是：美國的安全標準比較嚴格，並且更確實的執行。外國通常也採取美國的新安全標準，但都是在美國實行數年之後才實施。

空難時刻．降落時候

△像波音七十四S等巨型噴射機造成的空難，導致死亡的危險是不是比較大？

答：自從波音七十七S噴射機在一九七〇年第一次開始商業性的飛行以來，它已經飛行了二十二億五千萬英里，載運了一億四千萬名乘客。但是僅發生了兩次造成死亡的意外事件，共有七十六人喪生。這是發生在泛美和荷航兩架波音七四七噴射客機在加那利島互撞事件之前的事。

航空官員說，如果沒有珍寶型噴射客機，載運同機人數的乘客將需要更多的班機。而天空中有了更多的飛機，發生意外的危險也將會增加——雖然一次事件的傷亡總數可能要低一些。

△在一次飛行中，發生空難危險性最大的是什麼時刻？

答：在所有造成死亡的空難事件中，幾乎一半以上都是發生在降落的時候，四分之一發生在飛行途中，七分之一發生在起飛時。降落需要繁複的操作，在其中一段過程沒有時間或高度可供應付突然的問題。

駕駛失誤・百分八五

導致失事最多的原因是什麼？

答：由於大多數空難事件是由許多因素構成，因此很難明確指出原因何在。這些因素包括：飛行員的錯誤判斷，惡劣氣候，機件失靈，飛機引擎等題問，機場設備不良以及通訊設備故障等。

根據「美國航空安全局」對於最近在降落時發生的意外事件所作的統計，駕駛員的失誤因素佔了百分之八十五，其它飛行人員的錯誤佔百分之四十三。在造成死亡的意外事件中，惡劣天氣的原因佔了將近三分之二，引擎故障和設備不良的原因則相當低。

危險機場・二十六處

△危險的機場是不是個問題？

答：並不盡然。官員們很少將空難事件歸因於機場的設備。

然而：「航空公司飛行員協會國際聯盟」將國際性航空公司所使用的國際機場中，列出了二十六個具有「重大缺點」的機場：

美國的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的羅根國際機場、加州洛杉磯國際機場、維爾京羣島聖湯瑪斯市杜魯門機場、美屬薩摩亞羣島巴戈機場。澳洲卡谷力機場、米卡塔拉機場。智利伊斯特島馬塔維機場、哥侖比亞巴蘭吉拉機場、波哥大機場、卡利機場、卡他基那機場、雷提沙機場、美塞安機場、薩昂特萊斯島機場。斐濟島蘇瓦機場、希臘克奇拉機場、羅德斯機場。印尼棉蘭機場、班達安機場。伊朗德黑蘭機場。意大利薩丁尼亞阿加洛機場、里米尼機場。日本大阪機場。馬來西亞檳榔嶼機場。東加羣島法摩杜機場。這些機場的情況非常惡劣，因此它們的作業應該予以限制。

此一聯盟把「黑星」給予這些機場，是根據以下的不同原因，包括：跑道長度不足、電子安全設備不良、航空管制問題、空中航道阻塞、地形的危險和通訊問題——無綫電頻率不清晰或是語言上的困難。

在「黑星」名單上的兩處美國機場——波士頓的羅根國際機場和洛杉磯國際機場——被飛行員評定爲具有危險性，是因爲機場的夜間管制噪音措施要求飛機「頭碰頭」的在一條跑道上起飛離去。

在加那利島上的田納非機場是一座二流設備的機場，它壅塞着許多從帕耳馬機場轉來的飛機，該機場由於恐怖分子的炸彈攻擊而關閉。

△加那利羣島的撞機事件可能發生在一個擁有較精密設備的大機場上嗎？

是的，事實上，一九七二年在芝加哥奧哈拉機場發生過類似的撞機事件，造成十名乘客喪生，事情發生的經過也是在一個有霧的天氣裏，一架起飛的飛機撞上另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的飛機。壞天氣，正在滑行的飛機的駕駛員出錯和航空管制員出錯被認爲是造成那次撞機事件的因素。

自那時起，九個業務頻繁的機場，包括奧哈拉機場，就裝置了新設備，使航空管制員可以看到一張地面情況圖，以協助他們阻止此種災難發生。官員們說，這種系統有一些缺陷。

供航空管制員利用的雷達設備正在發展，發展成功之後將可在出現於電腦上的地圖註明每架飛機的位置，這種專用雷達目前僅用於辨認飛機和註明飛機在天空中的位置。

但是此種設備無法使駕駛員得知機場的活動。

△在改善航安全方面還有那些事情正在進行？

對撞機事件的調查——諸如目前正在加那利羣島進行的調查——在改善航空安全上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在美國，聯邦官員、飛機駕駛員、航空管制員、相關的航空公司、飛機製造廠商和隨機服務員工會都參加，判斷意外事件發生的經過、原因，以及更重要的——如何改善使其不再發生。

最近的探究導致一本新的航空管制辭典的推出，改良飛機，以及在飛機、航空管制塔台上裝設接近警報裝置，俾在駕駛員有撞山危險時予以警告。

△在改善機場方面有進展嗎？

美國政府有一個五億美元的大計劃去改良機場跑道、滑行跑道、照明系統和目測降落輔助設施，還有一個二億五千萬美元的大計劃爲航空管制塔台裝設自動設備。（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魚眼鏡下的七四七客機的飛行引擎控制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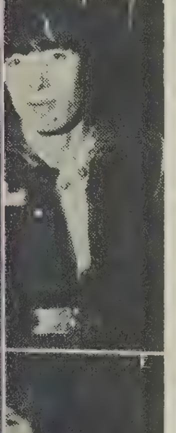
外國專家隔靴搔癢

研究中共問題的美國專家史丹福大學教授哈定，在一篇以「毛後中國」為題的文章中，謂中共領導階層中，對於希望遵循的未來路綫，既感茫然，又有爭論。這些跡象顯示，強烈得足以「對毛後的第一個中共政權是否團結與穩定引起疑問」。因此哈定認為華國鋒的控制能力，「並不比走危險的政治鋼索」為輕易；鄧小平的復出，則涉及與李先念、吳德將分別担任什麼角色。另一電訊則報導來自波恩的消息，謂中共「人民日報」透露共軍有內部不穩的情況。上述分析與報導，在我們看來已經不是新聞；但却證明美國和歐洲的專家和新聞界人士，對中共政權的紊亂，亦已有目共睹了。

不過，我們不同於哈定教授的看法，乃是中共內部有關戰畧政策的歧異，即使也有緩進、急進的爭論，但與其歷次的人事傾軋毫無關係。我們曾指出，劉少奇在對外政策上，一貫擁護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與「武裝鬥爭」；林彪則在對內政策上，塑造了對毛的「個人崇拜」；鄧小平之第一次被指為「劉、鄧黑司令部」首要份子，是因為他與劉少奇合作；企圖迫使毛退居幕後；第二次被能黜，是因為周恩來，病勢危殆，他有順理成章繼掌「國務院」權力的可能；因而，毛林聯手倒劉，以及毛指示文革份子倒林，以至最後「四人帮」清算「右傾翻案風」，逼使鄧小平下台，完全是權力的衝突，並不牽涉任何政策與路綫歧異的爭論。

至華國鋒在這矛盾中坐收了漁人之利後，是否主張對「四人帮」寬大處理，而前此他又是否眞心擁護「文革」的「新生事物」？這類猜測之詞，都是缺乏根據的。我們知道，中共每一次進行內爭，必先預定一套說詞，作為說服羣眾，煽動羣眾的法寶；但經過彼此反覆互指為「資產階級」或「修正主義」之後，早已失去令人信服的力量，因而這次清算「四人帮」他不得不用「國民黨間諜」的罪名，加諸江青等四人頭上。華國鋒與地方軍事頭頭之間，缺之淵源，在一個靠槍桿子起家的集團中，他要想穩坐第一把交椅，是難平息那些驕兵悍將心中的憤怒，而目前華國鋒所以尚能在北平沐猴而冠的原因，則是共軍中也是矛盾重重，彼此的牽制太多。我們曾經分析過，李先念所領導的「黃安帮」和劉伯承部屬所結合的「西南帮」，以及歷年被壓抑的「湖南帮」，都是各不相下，他們一方面也怕引起一場大規模的武裝戰爭；一方面又不能不防備另一集團的突襲，這就使中共這個政權，無法在人事分配上獲得均衡的原因。

總之，跡象與結果，美國和歐洲的人士，似乎已經得到了答案，但他們的分析，究



江山美人·魚與熊掌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正當在新年之後民意調查出聲譽再起的時候，突然發生「內憂」的困擾，此一事關家務的「內憂」將對他的政治前程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尤其在將來對他的去留，可能會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因為杜魯多在瑪嘉烈數年前因精神不安住院治療時會說過，如果他的家庭需要他退出政壇，那麼他別無選擇只有不幹了。

瑪嘉烈和杜魯多六年前三月四日結婚時，一位是年方二十二歲的少女學生，而另一位是已歷任磨鍊的政治風雲人物，那時杜魯多已過五十歲，這兩人相差二十九歲，白髮紅顏，似乎就註定了有些不可避免的風風雨雨。六年來，瑪嘉烈一方面是總理夫人，另一方面是三個兒子的母親，對一位本來甚有個性的少女而言，變化不能說不大，自然難怪她說：六年已經夠了。

如果說杜魯多常滿不在乎吊兒郎當慣了，瑪嘉烈却也常常我行我素，也因此常常在許多特殊的場合造成新聞。上個月杜魯多訪問華府，瑪嘉烈參加白宮宴會，身着露腿短裝，引人側目。回到加拿大在一次服裝展覽會上，她又穿着綫條突出的緊身裝，令人注意。本來平常在加拿大，總理或總理夫人的生活起居應是上不了報的，但是這些有違常規的材料，正是吸引讀者們的花邊新聞。

瑪嘉烈與滾石樂隊成員傳出誹聞之後，於三月十二日終於由紐約搭乘加航客機返回渥太華，本來說瑪嘉烈要在十四日攜同她的長子回溫哥華娘家，結果在消息沉寂了兩天之後，杜魯多和她却於十五日晚上在渥太華携手欣賞芭蕾舞會而首次公開露面。一張杜魯多衣冠楚楚，手握酒杯，瑪嘉烈擺出舞姿，面露微笑的新聞照片見於報端，藉此顯示一週前的風暴已成過去，現在是雨過天晴了。

可是，紐約郵報於十七日又引用一位陪着瑪嘉烈在紐約觀光交談十小時的藝術家的話說，瑪嘉烈學以致用，要在紐約開設攝影室，成為一位職業性的攝影師。這位藝術家是年僅三十六歲的畫家阿波拉非亞，他說瑪嘉烈甚為健談，但不是人人都談得來，他想他們能談得很多，因為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瑪嘉烈告訴他，將正式放棄作為總理夫人的一般職責，她不顧再做為她會說過的丈夫衣襟上一朵玫瑰，今後只參加為接待女皇或者查理士王子這樣的官式場合。她將在紐約、渥太華之間常川往來，杜魯多和她都可各有交友約會，但這僅止於此，與性無關。瑪嘉烈說，她愛杜魯多。阿波拉非亞所談是否事實，無法證明，他和瑪嘉烈能夠長談，而且談得來，可能是年齡、性格、興趣相互的關係。



（圖為瑪嘉烈與滾石樂隊成

黨與民的矛盾

衝突而言，華國鋒上台後雖然把中共的一切害民禍國之罪，統歸於「四人帮」，同時宣稱要對大陸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今年春節對大陸人民的所謂「生活改善」，不過是搞了些幾錢油，幾兩糖的「照顧」，根本談不上什麼「改善生活」。

而春節一過，中共就立卽掀起「抗旱鬥爭」，所提出的口號同過去一樣，什麽「天大旱，人大幹」，什麼「大幹了還要大幹」，什麼「串革命，促生產」。與此同時，大陸又有六個以上的省份今春正鬧着粮荒，中共既不提「抗旱救災」，只提「抗旱鬥爭」，不談對農村農民的有效支援，只提「自力更生，大幹快幹」，實行的仍是毛生前的一套，不過也是要大陸農民奉行毛那「活着就幹，死了就算」的一套奴役大陸人民的辦法而已！華最近還宣稱：「抗旱鬥爭要發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所謂「優越性」，就是「先『國家』，次集體，後個人」的「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這就是說，不管收多收少，有收無收，中共總是先要把農民的生產拿到手，把農民的粮食搾乾，然後才論及人民的「生活」，寧可大陸人民處於飢饉狀態也不讓中共少剝削一斤粮，華既然提出抗旱難苦鬥爭，是革命的「優越性」，可見，華同毛澤東沒有什麽差別，大陸人民既不滿中共剝削二十多年，亦必繼續將這項反抗運動擴大下去。因爲，中共與大陸人民之間的矛盾並沒消除，矛盾不消除，鬥爭當然不會停止。

華通過其「人民日報」發出八個方面的要求，明明是要獨裁整黨整「領導班子」，却稱爲要「發揚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明明要加強剝削大陸人民，却詭言要在「把生產搞上去」的基礎上「改善人民生活」，明明是要加強對大陸人民反抗鬥爭的血腥鎭壓，却稱爲加強「國家機器」以便反對侵畧。人們只注意一些事實，就可見其作僞之處。如華至今在共黨內連個「中央委員會」也不敢開、不願開，自己竊住三大職位，這叫什麼「民主」，大叫「抓革命、促生產」，六個省以上的人民缺粮，不談救災，却大叫要「八億人」爲「國家」爲「社會主義」赤手空拳的，半餓着肚子「抗旱」，這叫什麼「改善人民生活」？

從「人民日報」的所謂「抓綱治國的戰畧政策」看，華帮一伙及整個中共暴力政權，目前又陷於一個新的陷阱和危機之中。中共歷史的經驗證明，每當大談什麼「人民生活」、「黨內民主」之際，往往正是內外交困最嚴重之際。而每當中共掩飾困難，大談什麼「生活「、「民主」之際，也正是大陸人民一次新的巨災大禍快要臨頭之際。中共的這一個新形勢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余秋人

廣島長崎仍在恐懼中





力，更有許多人得了白內障，或白血球過多症。

不但如此，就連因暴露在高度輻射塵下而可能造成其它後遺症的恐懼，亦正困擾着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長崎和廣島兩地方的倖存日裔美人。有些人甚至說他們會因此種困擾而引起夢魘及精神崩潰。

凱斯・蘇耶西表示自從幾年前她爲了成爲一位時髦的藝術家而移民到洛杉磯後，在夜裏她就常常做惡夢，而且曾因此導致了三次的精神錯亂。她又繼續說道：「我會試圖去過一種像平常人一樣的生活，我對我自己說我已忘却了那次可怕的經驗，但是在晚上我却一直會產生夢魘」。

凱斯・蘇耶西又表示：許多在遭受原子彈浩刦後倖存的廣島及長崎居民，都認爲由於原子彈所帶來的威脅，造成他們心理上的恐懼與不安的現象，乃是一件可恥的事，所以他們不願也無法去尋得能了解他們此種獨特心理現象或者能設法解決他們因暴露在輻射塵中所引起的特殊問題的醫生。因此一直到現在，他們只好默默的忍受此種痛苦的煎熬。

一組由三位專家組成，專爲治療及照顧遭受原子彈蹂躪地區的殘存居民的醫療隊，日前剛由日本本土飛到洛杉磯，對爲數大約一百五十名的日裔美人進行醫療。

在經過一項在VWTY「希望醫院所舉行爲期四天的臨床醫療講習之後；三百五十位遭受原子塵感染而殘存的委員會的委員們與日本政府間，達成了一項協議。根據該委員會的資料顯示，目前居住在美國的廣島及長崎的倖存日本人大約有一千人，其中有三百人是住在加利福尼亞州。

特地由日本至美國的該醫療小組的醫生之一米奇哈魯・米亞尼西表示，到目前爲止許多已接受過檢查的殘存者所遭受到因暴露在原子塵下而害怕會罹患可能的病症或造成任何缺憾的精神上的恐懼威脅，遠勝於他們實際的健康狀況所帶給他們身體上的痛苦。

在日本國內，大約有十八萬的原子塵受害者，正在接受免費的醫療治療，而且這十八萬人已成爲參與對白血球過多症、白內障、腸內出血症及灼燒等，因受原子塵感染而引起的後遺症的研究計劃中的志願者米亞尼西醫生說：「一些醫生認爲將有更多的倖存者將會罹患肺癌。」

自從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迄今已過了三十三個年頭，但是人們仍很難確切的說出該次浩刦對兩地的殘存居民所帶來的眞正影响是什麼。或許還要經過更久的時間，人們才會完全明瞭那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後遺症是什麼。

李凱詩譯

蘇聯古巴聯手滲透北非

錢希川

目前蘇聯與古巴已積極合夥滲透非洲，除經濟援助，製造動亂，煽動分裂，派遣軍隊介入戰爭外，蘇聯包戈尼與古巴卡斯特羅相繼訪問，進一步加強拉攏，欲使非洲陷入共產集團的控制中。特別非洲的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由於位當紅海要衝，握地中海出入紅海的咽喉，具極重要的戰略地位，也是爭奪波斯灣石油控制權必經之地，因此蘇古不惜一切，對其進行拉攏顛覆活動。

蘇聯和古巴點燃扎伊爾烽火之後，又聯手向東北滲透，這是共產集團煽構非洲戰亂的又一行動，更具有加強對抗美國的戰略企圖。

布里茲尼夫與卡斯特羅

蘇古向非洲進軍

四百名古巴士兵抵達衣索比亞，訓練政府軍以與分離派的游擊隊作戰。同時，蘇聯派員前往衣京，煽惑軍事執政團斷絕與埃及、蘇丹的關係。顯然，這是蘇古軍事介入西南非得逞後，合夥向東北非前進的信號。

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當紅海的要衝，爲從非洲通往中東的孔道，前者更居於印度洋與紅海的交會點；不論就維護歐亞航運以及自由世界的和平安全而言，均具有重要關係和戰略價值；共產集團早已處心積慮在此一地區伸張勢力，以增加其對抗民主陣營的部署。共黨執行所謂「北非、中東戰略」，在東非藉經濟技術援助以滲透坦桑尼亞、尙比亞，並支持親共的也門，以向中東楔入；蘇聯則一面赤化西南非的安哥拉，一面加緊控制東北非的索馬利亞，以發動對角綫的攻勢。

蘇聯在索境早已建立海空軍事基地，並簽訂友好條約，最近蘇共主席包戈尼往訪，當係進一步加強其控制作用。古巴卡斯特羅，於上月訪問非洲時，曾經過衣索比亞，如果派兵協助衣國政府軍與分離派游擊隊作戰，自係繼軍事干預西南非洲後，又一同樣行動的開始，且與上述蘇聯煽惑衣國與埃及、蘇丹斷絕關係的活動，互相配合。衣索比亞因戰略地位重要，久爲侵略者所垂涎，四十多年前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認爲衣索比亞是從紅海進入地中海的鑰匙，因而悍然入侵，現在蘇、古合夥滲透，當係在整套戰略部署下，向東北非大步前進的開始。

蘇聯主席包戈尼訪問非洲坦桑尼亞。

爲爭奪波斯灣石油作準備

這不僅是東北非的危機，對於印度洋和中東局勢，亦將產生重大影響。近年蘇聯一面由次大陸向印度洋前進，一面向東北非、錫蘭等地尋求基地，乃是企圖控制這個「七海之鑰」，以與美國爭取海上霸權，如果東北非兩個國家落入共黨魔掌，則地中海的蘇聯艦隊，因在紅海建立基地，而可以順利

進入印度洋，西方尤其美國在印度洋的海軍活動，將因形格勢禁而益居劣勢。

維持印度洋的現狀，不僅關乎次大陸和東前亞的安定，更關乎自由世界在中東石油的取得和運輸問題。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預測，蘇聯目前在石油方面雖可自足，但幾年內將面臨能源危機，屆時可能使美蘇在中東的競爭尖銳化。並認爲，蘇聯石油大量減少時，將與美國及西歐爭奪波斯灣的石油，將使美蘇在中東的政治競爭益加劇烈。目前蘇聯加緊在東北非佈局落子，不僅是與美國全球性戰署部署相對抗，對於今後爭取波斯灣地區的豐富石油，或阻截西方通商和運油的航道，也將是一項佔先的佈置。

蘇聯與古巴聯手向東北非滲透，具有重大的企圖，西方國家不可視若無睹。由於西方在安哥拉赤化過程中袖手旁觀，遂使共產集團無所顧忌，介入扎伊爾內戰，同時向索馬利亞、衣索比亞伸出其擴張觸鬚，如果東北非被共黨勢力所控制，則非洲局勢益加惡化，中東更受威脅，廣大的印度洋，亦從此風雲險惡。

古熱衷煽動非洲革命

儘管古巴政權口口聲聲否認涉入扎伊爾夏巴省的戰事，扎伊爾政府軍俘虜的兩名卡淡加士兵指出，他們於三月間從安哥拉侵入夏巴省時，古巴士兵確曾與他們一同行動。

古巴涉入非洲，並非近幾年的事情，而可以遠溯到十八年之前——一九五九年，亦卽卡斯特羅奪權成功那年。是年，古巴派遣醫療隊、人員，甚至還運送武器至阿爾及利亞、剛果及幾內亞。從此，古巴的革命政權就一直熱衷於在拉丁美洲及非洲煽動革命。在一九六〇年代，古巴曾訓練拉丁美洲的游擊隊，從事於直接攻擊拉丁美洲各國政府。在那幾年中，前後有五千名拉丁美洲人在古巴的游擊訓練營中受訓。同一時期，古巴亦在訓練非洲人，不過數目較少罷了。

一九六五年，古巴人葛伐拉離開夏灣拿，到非洲攪革命。令人覺得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當時選擇卡淡加爲其非洲革命運動的第一站，而卡淡加卽目前發生戰事的扎伊爾夏巴省。由於莫斯科、華盛頓、開羅及夏灣拿的妥協決定，葛伐拉在剛果河流域搞非洲革命的努力終歸失敗。

在一九六〇年代，蘇聯對於在非洲煽動革命，並無興趣，然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唆使古巴故計重施的，却是莫斯科的共黨領導人。從一九六九年起，克里姆林宮努力說服（實際上是強迫）古巴放棄在拉丁美洲從事直接革命的想法，而要卡斯特羅政權進行一種範圍大而秘密的運動。

卡斯特羅野心不小

目前，古巴不但已接受蘇聯的指導，而且實際上還向諸如秘魯此種拉丁美洲的軍事政權頻送秋波。同時，在大西洋的對岸，非洲的混亂局勢又提供了從事叛亂投資的絕佳機會。於是，當葡萄牙帝國四分五裂時，非洲安哥拉的「人民解放運動」引進了古巴人，助其奪取政權。安哥拉親西方陣綫的失敗，使蘇聯的「代理人」古巴在非洲的「長征」中往前「躍進」了一大步。此刻看來，扎伊爾似乎是古巴在非洲的另一個主要目標。

古巴目前的援非計劃，與十年前的主要不同之點是，它現在大部份從事政府對政府的援助，而非往常進行政府對叛亂團體的活動；事實上，古巴的援非行動是雙管齊下。不過，他們不送錢，他們只派人，在背後給他們錢的是蘇聯。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莫乃漢曾稱古巴人是「蘇聯帝國的廓爾喀傭兵」。目前古巴在安哥拉仍然駐有一萬三千名部隊及四千名顧問；在其餘十多處也駐有數百至數千名的部隊以及大批軍事顧問人員。由上看來，只要非洲的不穩局勢繼續下去，一有機會，古巴就會乘隙而入。

不過，它目前似乎不會像在安哥拉內戰中那樣大規模的揷手其間，它現在最好的辦法是不越過邊界，例如古巴顧問在莫三鼻給訓練羅德西亞的游擊隊。從事實上看，卡斯特羅的確是一個造反成性的野心家。

舊詩與新詩

·青冥·

某書局出版的李太白全集，有一段「讚美」李白的話：「他的成就，不僅在中國文壇上佔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在世界的文學史上，也放射了光芒。」讀了這段話，覺得很不是味兒。

李白詩歌的成就已有定評，無須細述。詩歌是我國傳統文學的主流，祗有比其他國家優勝，決不會稍爲遜色。那末，爲甚麼說李白「不僅」在中國文壇上有地位，「就是」對世界文學也有貢献呢？「就是」這兩個字，不是太過妄自菲薄了嗎？

有些中國人念莎士比亞的戲劇，不住地叫好；問他們好在那裏，却又瞠目結舌，答不出來。這就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想起來教人不寒而慄。

新詩和奶子的關係

「少女情懷總是詩」這句話眞美。然而我近來拜讀了不少新詩，發覺少女的奶子才是詩——這條定律雖然不雅，却很實用，謹詳述如左，算是我對本港新詩一點貢献。

本港不少詩人，寫作時萬不能夠夠缺少「妳」字。玆舉例如下：

「妳妳妳妳
擠一個笑容
掛在禿枝
苦寒的北風上」
「自從與妳邂逅
覺得最適妳
的名詞是
野玫瑰」

看，「妳」字多麼有詩意，沒有了「妳」，上面這些偉大的詩篇還成甚麼東西？曾經有人告訴我：「妳」字跟「你」字，惟一不同之處，就是前者專指女性。果眞如此，「我」字不是也要有「娥」，「我」之分嗎？詩人慧質靈心，決不會這麼蠢。

昨天我查閱辭海，終於恍然大悟：「妳」字原來與「奶」字相通；奶者，奶子也。不少詩人終日把「妳」字掛在口邊，豈無因哉！

基辛格陰魂不散

古鶴翔

前美國國務卿基賤格在四月六日說：「不論近日發生的進侵扎伊爾一事的眞相如何，總之，顯而易見這次進襲行動係從一個擁有蘇製式器和蘇俄國家軍事人員的國家越過別國的疆界而發生。」

基賤格還說：「在這次侵界行動而言，如果沒有物資上的支持，或蘇聯的默許，此事根本不會發生，不論古巴軍隊是否在場。」

基賤格認爲：「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爲，實在立下了一項危險的先例，如果一切非洲問題今後都用偏激的手段，把武器從外間帶進來解決的話，南部非洲極可能發生一次災難性種族戰爭，這種事情對我們和整個世界來說，確是一項嚴重問題。」

在基賤格担任國務卿期間，美國不顧一切地安撫共產集團，不惜犧牲盟國的利益，也要向共產集團乞求「和解」。「和解」的結果是：中共禍國集團闖進了聯合國，並且煽動所謂「第三世界」在國際間興波作浪，使美國本身遭遇到不少麻煩，使自由世界更加動盪不安。

「和解」使到印度三邦淪亡，安哥拉赤化，亞洲、非洲、澳洲、歐洲，以至美洲都籠罩在赤色陰影下。最近共黨對扎伊爾的侵畧，便受到巴黎談判及赫爾辛基會議的鼓勵，因爲侵畧是不會受到抵抗的，侵畧一定會得到承認。

由於印支三邦及安哥拉之變色，自由世界對美國的信心已打了折扣，前高棉元首達克在金邊淪亡時致函美國大使說：「我只有承認我們錯誤地過於信任貴國。」

現在，基賤格才開始發覺共黨的「侵畧行動」，雖已稍遲，若美國當局痛定思痛之餘，徹底覺悟「和解」是自欺欺人的死路，則爲自由世界之福。

可惜得很，尼克遜、福特和基賤格雖已離職，卡達總統和萬斯國務卿仍然沈迷於「談判」幻夢中。萬斯在訪蘇期間，備受蘇共抨擊，黯然而去。

最奇怪的是：卡達總統滿口「道德」，說「尊重盟邦」和「維護人權」，可是仍然把美國綁在所謂「上海公報」的繩索上，仍然企圖攬所謂「中美關係正常化」，更不敢指斥中共是蹂躪人權的罪魁禍首。必須知道，中美之間訂有正式的聯防條約，一向合作無間，而中共則從未停止過對「美帝」的攻擊，從未停止過蹂躪人權的罪行，爲甚麼自稱維護道德、重視人權、尊重盟友的卡達總統不但不正式指出所謂「上海公報」沒有法律上的効力，還要派出他的兒子訪問北平？至於由大陸寄到「遠東經濟評論」，由該雜誌譯寄卡達總統的函件，何以至今不見卡達提起？難道那封信的控訴不是事實麼？難道共區不是「地球上的地獄」麼？難道八億黃皮膚的中國人應該「生活得豬狗不如」麼？

我們絕對不要求美國人爲我們打仗，也不要求美國人爲我們犧牲，解放中國一定要靠自己。但是，我們有充足的權利要求美國人不要再帮助中共禍國集團壓迫中國人！

美國會希望利用蘇共和中共之間的矛盾，至今仍然夢想着「談判」與「緩和」。本來「談判」與「緩和」是好事，不是壞事；但和共黨「談判」的結果決不是「緩和」，而是魚上鈎！

在中南半島淪陷以後，美國國會議員辛姆斯呼籲自由世界「絕對不能被敵人玩弄於股掌之中」，要求美國改變「不求勝」政策，他說：「要給予世界各地的自由鬥士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支援，並停止向共黨作自殺性和無意義的讓步。」

最可恥的是：自由世界不但沒有解救共區人民的決心和表現，而且還直接或間接的協助共黨奴役人民。根據英國的一個調查組織估計，蘇俄及東歐各國，已欠下西方超過四百億美元的錢債，這批欵項是帮助共黨工業化和降低粮價。對中共，對越共，西方國家也正在計劃給予「援助」。——西方國家是否知道，「援助」共產黨，卽是蹂躪共區人民？「援助」共黨，就是自殺和殺人！

由於自由世界對共黨的「援助」，蘇聯的武力已經大大地增強了，甚至古巴也公然地侵入安哥拉和扎伊爾。必須知道，中共雖然破口大罵「社會帝國主義」，事實上中共是自由世界最嚴重的威脅。前英國首相何謨指出：中共藉所謂第三世界國家互相扶持的論調，對非洲國家有嚴重的威脅，甚至比蘇聯更爲嚴重。何謨說：「蘇聯所爲，只不過像一隻伸入非洲酸痛的手指，但中共更爲成功，他們深入民間，我認爲中共的長期威脅更大。」



四月廿四日基辛格到英國參加一項討論世界重大問題的會議，與英保守黨議員交談。

何謨的話，確實值得自由世界反省。自由世界必須團結起來，分清敵友。蘇聯固然，以「埋葬」自由世界爲目的，中共難道不是想赤化全球麼？韓戰、越戰，以至印尼政變，不都是中共的「傑作」麼？全球性的赤色特務，各地的毒販，難道不是中共的「傑作」麼？中共和蘇共雖然互爭馬列主義的「正統」地位，但他們的目的是相同的：在微笑，把繩子套在自由世界的脖子上，然後縊死它。

自由世界必須猛醒了，「談判」與「緩和」的結果是鬆弛瓦解自由世界的鬥志，增強敵人的地位，削弱自己。試想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祗有一個共產國家，爲甚麼擊敗軸心集團之後，赤色災禍反而會蔓延到全世界？

必須反省的是，不少被奴役的國家是埋葬在共黨的笑臉中的。

李先念摑了美國佬一巴

何言

三月二十七日倫敦泰晤士報星期版刊登了一篇專訪，顯示李先念對中共當前內外問題的一些說法。李先念除了身爲「副總理」，他目前的實際地位如何？在北平混亂不安的政局中將扮演甚麼角色？關於這些問題，許多專家已有不少的討論，這篇專訪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大致說來，李先念認爲「華國鋒比較年輕，精力充沛，經驗豐富，是能夠處理四人幫被逮捕以後遺留的問題的」，「鄧小平被革職是因爲他急躁並且犯了錯誤，……可以隨時恢復工作」，這顯然表示他比較支持華國鋒，所以許多人推測他希望高昇「總理」，不十分願意鄧小平二度復出。

比較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先念似乎在開玩笑，對於許多問題的說明，和一些熱中「關係正常化」的美國人士正好相反，就好像在打他們的耳光。

熱中「關係正常化」的美國人士說，蘇聯和中共的關係很緊張，一場大戰迫在眉睫，因此美國應該提早承認中共，與中共建立某種程度的軍事合作，嚇阻蘇聯的攻擊，以維持遠東的均勢與和平。李先念怎麼說呢？他說：「在目前，蘇聯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和中東，如果蘇聯同中國打仗，他們將陷入困難，……如果戰爭在別的戰綫上爆發的話，東歐將會發生甚麼事，這是難以預測的。……俄人派遣古巴人的決定向世界表明了蘇聯要在南部非洲幹甚麼，他們的意圖是在將來某一天控制好望角」。這一連串談話的語氣很明白，顯示李先念認爲蘇聯的擴張是全球性的，而在歐洲、中東和非洲方面的威脅，尤大於攻擊中國大陸的可能性。同時李先念的用意也很明白，美國要對付蘇聯，應該把它的注意力放在歐洲、中東和非洲，在那些地方拉住蘇聯，蘇聯就會無暇東顧。總而言之，熱中的美國人士是一套想法，中共的李先念却是另外一套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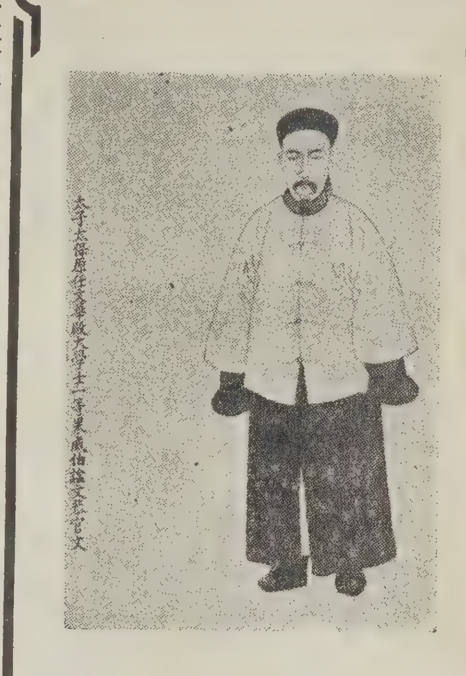
談到「台灣問題」，李先念口氣之強烈，恐怕更是出乎一些美國人士的意料之外。歷來主張「關係正常化」的美國人，最喜歡說美國承認中共之後，台灣安全毫無問題，因爲中共的人常常表示他們對「台灣問題」有耐心，不必採用武力，將來可以「和平解決」。稍微穩重一點的美人不肯輕信中共的話，倒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得到中共不作用武力的明確保證。現在李先念開口了，他說：「對我們來說，關鍵的問題是台灣……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外國不應干涉。台灣問題是通過和平手段還是通過暴力來解決，以及何時解決，這完全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不打一仗，台灣的一幫反革命份子是不會做任何事情的」。聽了這些話之後，不知道美國人士還有甚麼想法？還有甚麼說法？是否仍然迷信「和平解決」，把台灣未來的安全仍然寄託在「和平解決」的幻想之上？在我們看來，中共今天的念頭不像美國人士那樣複雜。中共要和美國建交，主要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切斷華盛頓和台北的關係，讓他們有機會在「台灣問題」上放手大幹。如果美國朋友見不及此，還是不顧一切的推動「關係正常化」，那就是推波助瀾，增長中共使用暴力的氣燄。

最近幾年推動「關係正常化」的美國人士，還常常唸唸有詞，說中共有「溫和」「務實」的傾向，周恩來以次的許多中共頭頭都是「溫和派」。對於這一類說法，李先念似乎也是有意要開一點玩笑，當泰晤士報記者和他談起的時候，他用力敲了一下椅子的扶手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認識周恩來總理已經很多年了，要是他們說他是溫和派，那他們就是在指責毛主席是溫和派了。他們兩人領導了中國革命，他們趕走了帝國主義，推翻了國民黨，消滅了作爲一個階級的地主，怎麼能把他們說成是溫和派」？仔細推敲這些話，李先念當然有他的用意，他無非是要指出毛周站在同一條「戰綫」，今天他和華國鋒一面用毛澤東的招牌，一面走周恩來的路綫，並沒有甚麼不協調，過份的捧周抑毛是要不得的。然而不管他眞正的用意何在，他既明白否定了周恩來是「溫和派」，還有誰是美國人士心目中的「溫和派」呢？中共的「溫和傾向」究竟在那裏？中共頭目的話是不可信的，尤其不能只看它們字面上的意義。但是喜歡「關係正常化」的美國人士，歷來常常斷章取義，引用一點中共頭頭的謊言，妄下「溫和派」、「和平解決」和「邊界危機」之類的論斷，藉此振振有詞的推銷他們的貨色，眞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心。這裏引幾段李先念最近的談話，就是想請教一下美國的朋友：你們是不是也相信他的話？你們在他的話和其他中共頭頭的話中間，又將作如何的選擇和取捨？你們又將攪出甚麼新的論斷，來販賣「關係正常化」？

官文被劾革職前後

胡蓑之

一位素昧平生的讀者歐陽禮普先生，日前寫信給我，說是在本刊四九一期讀到拙作「肅順獲罪被誅經過」一文中，提及湖廣總督官文的名字。他對官文其人很是陌生，因此，要求我加以解答。按官文曾任湖廣總督達十二年，若加上他南來任漢軍副統領算起，他在兩湖的時間則達三十年之久。



任荊州將軍連戰皆捷

官文，王佳氏，滿洲正白旗人，先隸內務府漢軍正白旗，道光元年，即拜唐阿補藍翎侍衛；六年授三等侍衛；十二年擢升侍衛副班領；十八年二月遷二等侍衛班領，十一月升頭等侍衛，續辦事章京。道光二十年，便記名以副都統任用，二十年授廣州漢軍副都統後，就在南方生了根。二十七年，調任荊州右翼副都統。咸豐元年，捐輸軍餉，下部議敘；咸豐三年，太平軍由湘南沿江下竄，陷漢陽而進犯荊州時，上命官文專統荊州防兵堵擊，故於四年二月擢為荊州將軍。同年三月敵陷安陸，又陷荊門，官文令游擊王國才，參將佟攀梅，分駐龍會橋、丫角驛；而敵旋陷宜昌，荊州危急！防軍又多調省城及分扼要隘，城中僅二千人，官文乃奏調川軍協剿，並請於隣省籌撥軍餉，於是先後分別收復監利、宜昌、華容等地，而荊州七邑以安。

但當時武昌被圍甚急，官文飭左領錫麟阿等攻沔陽的府場，總兵雙保福炘則復潛江，由襄陽赴省助剿。檄安襄鄖荊道羅遵殿等，駐兵府河，扼其上竄；並令歸州知州書紳帶兵，斷其竄入大江之路。六月，武昌失守，官文奉命統籌全局，迅復武漢，因疏言：「逆賊詭計多端，軍情隨時變幻。武漢之賊一日不盡，荊州卅一日不能安枕，賊踞漢陽、漢口、倫江為險，斷我粮道，阻我援兵。武昌隔江孤懸難守，今欲攻武昌，必先圖漢陽；欲圖漢陽，必由襄河進兵，能克漢陽、漢口。即以賊所恃之險，為我所恃，武昌又圖矣。前派雙保由潛江進擊，因兵力單薄，飭羅遵殿備船百艘，由仙桃鎮蔡店達漢陽，探悉撫臣楊霈來楚，即歸調遣，撫臣或由雲夢、應城進兵，亦可夾攻。檄調福炘往潛江接應雙保，知縣吳振鏞、守備鍾𡑉等，各率所部，規復沔陽，疏通道路，直達漢陽協剿，使賊首尾不能相顧。

至湖南岳州，見為賊踞，南北援兵，均受牽制，為今之計，尤應先剿岳州之賊，聞欽差大臣曾國藩，統炮船駐湘陰，署提臣塔齊布之兵入州境，見已飛咨迅速進剿，早復岳州，分兵阻住江路；復派同知銜李光榮等，統帶川勇，在調絃口防堵，協剿岳州、使長、岳聲氣相通。同知銜張于銘在監利尺八口設防，遙為聲援；都司宗惟清等，沿江接應，荊州傾牐旗兵，應分派防守要隘，副都統貴陞率王國才、佟攀梅等，於各路隨時接應。庶幾可進可退，不致有顧此失彼之虞！」

升湖廣總督統籌全局

疏入，報聞。不久曾國藩等克岳州，敵艘悉出大江，官文檄凉州副都統魁玉，總兵楊昌泗等往螺山一帶，防堵大江，殲敵黨甚眾，進抵武漢。八月武昌省城，交部優叙。時漢陽漢口相繼收復，曾國藩、塔齊布進攻九江。五年正月，總督楊霈之師潰於德安，漢陽、漢口復陷；二月武昌亦陷；三月德安；綏州均陷。四月詔革楊霈職，以官文為湖廣總督，師欲安陸，五月抵襄陽，上疏曰：「賊自隨州逸出，退踞德安，經官兵屢挫兇鋒，不難剿辦，惟天門京山，逼

近安陸，道路處處可通，倘被竄入襄河，句連山桃鎮以下之匪，不獨荆襄在在堪虞，上游各處，均可北竄。若不四面圍攻，必致此擊彼竄，滋蔓難圖。見派兵一由天門阜市進擊，一往京山防守，駐師安陸，爲兩路應援，並咨固原提督孔廣順，嚴加堵禦，伺隙進取。署提臣訥欽爲後應，各克德安，留該提臣分兵駐守，北兵出府河，攻漢口，嚴密佈置，北路似可無虞，俟欽差大臣西陵河入楚，即統兵由襄河兩岸，水陸並進，由漢川進攻漢陽。」

同年七月，西陵河軍在德安失利，退保隨州，官文爲欽差大臣，馳赴德安，妥籌攻剿，使德安敵棄城而走，官文追跟南下，直搗漢陽要門橋，焚其卡又敗敵於龜山尾湖隄等處，並毀其東西土城。六年正月，敵於漢江北岸造桴橋，自西門及龜山下分隊來攻。而官文則於沙口，斷其粮道，並令京口副都統都興阿攻圍風。三月奏請設局荆、宜二郡，收鹽課助稅，八月破漢陽城外營，連戰皆捷。時湖北巡撫胡林翼規復武昌，而與官文約水陸大舉，同日分攻武漢，破五顯廟卞，遂復漢陽，俘敵之將軍等五百餘人。胡林翼亦復武昌，交部議叙。接着命官文等統籌戰守全局。

督撫合作迭奏膚功

咸豐七年、官文偕胡林翼上疏曰：「湖北爲長江上游要害，武漢尤爲九省通衢，自來東南各事，必爭之地，前此未能守禦，三次失陷，力攻兩載而後克之。日前相機防剿，不令賊乘間上竄，蹈前覆轍，業派記名按察使李續賓帶勇由南岸，都興阿、孔廣順由北岸，鄖陽鎮總兵楊載福督水師，由江路進剿，肅清南北兩岸，崇通一帶搜捕殆盡。李續賓抵九江與曾國藩合攻，連獲大勝。……所慮江西七府未平，武昌尙有肘腋之患，賊若由通城、崇通竄偪武昌，反出九江各軍之上，自當固守武昌，以爲後路根本。武漢一江相望，天成鎖鑰，漢鎮爲商賈輻輳之區，今殘破一空，速爲招集撫綏，使民庶安居，商賈復業，轉餉有源源不竭之利。」

是年三月，擊敵敗回宿大，官文以敵勢漸衰，亟宜大舉檄楊載福，都興阿等克小池口城，進圍九江，分剿宿太，收復湖口、彭澤。咸豐八年四月復九江，賞官文太子保衛。皖敵陷麻城、黃安，而太湖英霍敵則圍蘄州。七月胡林翼丁母憂，官文以軍務緊要，暫署巡撫。九月，命以湖廣總督協辦大學士，時英山太湖敵復攻蘄州，爲官文所敗，並擊潰彌陀鎮南陽河諸敵。

雖然李續賓當時戰歿於廬州的三河鎮，但官文則分兵扼蘄州、廣濟、麻城諸隘。固守九江、彭澤、水師嚴防江面。九年三月，敵擾湖南寶慶，官文又檄荆宜施道李續宜赴援而解寶慶之圍。同時奏請抽撤陸營官兵，設立長江水師，派鎮協一員專領。略謂：「洞庭水師，有名無實，將來亦應統歸長江水師統領節制，期於事權歸一，呼應較靈，長江上下，首尾聯爲一氣。……」隨得克復太湖，上以官文調度有方，先行交部優叙。咸豐十一年正月，援文淵閣大學士。三月陳玉成由安徽擾羅田、麻城，副將余際昌兵潰，敵長驅至英山，官文檄調副都統舒保率兵抵禦，並復李感、應城、黃安、黃陂；又疏請由楚招商採辦淮鹽，下部議行。時李秀成擾興國、通城，旋爲官文所敗，收復德安、安慶，賞加太子保衛。至是，官文在長江中游的權威達到高峯。

咸豐十一年杪，捻首苗沛霖據安徽壽州，上命官文等籌剿撫二策。因此，疏陳「苗逆包藏禍心，罪大惡極，宜伸天討」云云。同治元年六月，遣副將周鳳山等剿捻於河南信陽、羅山。而荆州將軍多隆阿則督兵赴陜，逾期未到，官文未遵旨嚴催奏報，又復遲延，部議降二級留任。不久官文破黃梅捻巢，收復樂家等十四寨，淮南捻蹤肅清，援官文爲華殿大學士。其時大軍屯楚、豫之交，官文以楚兵不敷分佈，奏調多隆阿回援，屢戰克捷，襄河以北敵蹤。

被曾國荃參劾革職

同治二年五月，疏言「選舉古法，寓於優貢，請特加擢用，以收實效，而廣登進。」下部議行，九月亳州捻首程大坎等竄鍾祥，分股擾德安、應山，並圖撲漢口，官文領總兵楊朝林等敗之三里城，其餘遁還河南。十二月奏言：「各省優貢已奏旨照拔貢一體覆試錄用，湖南選舉優貢、請照中省定額辦理。」下取司議行。同治三年六月，克復江寧，封一等伯爵，世襲罔替，並加恩將其本支勿庸仍隸內務府旗籍，抬於正白旗滿洲，賞戴雙眼花翎。四年四月，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剿捻於山東陣亡！清廷以太平軍與捻黨前擾湖北，官文督師兵力甚厚，不能就地殲除，僅以驅之出境爲事，致敵約得遠颺，蔓及魯、豫等省，因而交部嚴議，降三級調用，加上恩改爲革職留任，拔去雙眼花翎，並撤太子太保衛。

自此官文開始倒霉，同治五年正月，官文與兩江總督曾國藩商討奏議長江水師營事宜，下部議行。同年四月，官文以武漢三鎮、地當衝要，乃奏請勸諭紳商捐貲，就後湖一帶，築堡壘並開戰濠，設立炮台，以資保衛，清廷允許。但到同年十一月間，湖北巡撫曾國荃則參了官文一本，內容係指官文「貪庸驕蹇」各欵，清廷卽派刑部尙書綿森、工部侍郎譚廷襄相偕赴湖北實地查辦，認爲罪證屬實，旋卽革去湖廣總督職，加恩仍留伯爵大學士，改爲革職留任。八年無過，方准開復；並罰伯俸十年，不准抵銷。卽來京供職，命管理刑部事務，授正白旗蒙古都統。同治六年六月，充稽察壇廟大臣，八月署正藍旗滿洲都統，充繙譯鄉試閱卷大臣；又充武鄉試監射大臣，署直隸總督。七年正月，捻股北竄衡水定州，上以官文毫無佈置，任令北竄，交部嚴加議處，七月捻平，開復太子太保衛，並賞還雙眼花翎。八年二月卸署直隸總督，管理戶部三庫事，補內大臣。

官文自同治元年至九年，三屆京察，均蒙溫諭褒嘉，下部優叙。同治九年七月，充崇文門監督，十年正月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予謚文恭。李瀚、郭伯蔭奏前任督臣勳績最著，請建祠一摺，特提及前大學士官文，任湖廣總督達十二年，當地方兵燹之餘，能持大體，與歷任巡撫和衷共濟，恢復全楚，並次第舉行善政，民氣得漸復元。（見「清史稿」）卽將前建胡林翼專祠，改爲官文、胡林翼合祠，列入祀典。

艾與我

「凱麗，我想我的用意是告訴你，我並非你心目中的白馬王子，歲月不饒人，一點一滴的侵蝕着我，多年以來，我沒想到做愛，而當我眞的做了，當那件事在我腦海中盤桓了好幾星期時，我却失敗了，我失敗在我最鍾愛的人身上……」。

我坐到他椅子旁邊，將他的頭，摟進我的胸前，「沒關係的，沒關係的。」我輕輕的哼着兒時母親對我唱的兒歌。「我愛你，那不要緊的。」

他挺起身來，取出手帕擦臉，眼睛佈滿血絲。「我很慚愧，我好笨，但你都瞭解，天啊！我眞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沒事，沒事！」我輕輕的說。

「我感到很迷惘。」他說着站了起來，背對着我，看着窗外。

「總有一天情形會不一樣的。」我向他保證。「我不是固執得莫名其妙的愛爾蘭人。」

自從攻擊發起日之後，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沮喪。艾克設於朴資茅斯附近的總部，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艾克——艾森豪將軍，盟軍最高統帥——累得精疲力竭。他很沮喪，目前渡過英法海峽爲時尚早。大多數的時間，我們都坐在叢林中的車隊裏，等候消息。我利用小酒精燈燒開水，替他冲咖啡。他就坐在那兒，吞雲吐霧，憂心忡忡。

有件使他心情好一點的事，就是艾克的兒子約翰，最近剛從西點軍校畢業，即將來到此地。

最近三年來，艾克不常見到他的兒子。但是參謀總長馬歇爾將軍對這件事非常同情，他安排約翰到英國，與他父親渡過畢業後的假期。

發動攻擊後的一週，亦即六月十三日下午，一名修長、稚氣未脫的少尉，走進總部辦公室，張開手臂抱着這名最高統帥親吻。艾克只咧了一下咀巴。帶領約翰匆匆參觀總部之後，我們啓程到「電報屋」去，也就是艾克爲自己的親信所設的隱密處所。午夜時分我離開時，艾克與他兒子還在天南地北的交談。

有趣的是，我注意到艾克並不是非常溺愛兒子的父親。他以那個兒子爲榮，但有時我覺得過於嚴苛。有一次，約翰說，他在西點軍校交出床墊之後，在吊床上睡過一晚，非常不舒服。這時我看到艾克臉色逐漸沉下來，看起來很嚴肅的樣子。後來我問他，怎麼會有那種臉色。

他繃着臉說：「我想到的是，在海峽的對岸，有成千成萬的年輕人，睡在散兵坑內——那還算是運氣好。而我的兒子，却因沒有床墊而抱怨睡得不好。」

「他不是抱怨，」我說，「他只是說那件事給你聽。你要他怎麼辦？難道也出去挖個散兵坑？」

艾克暴躁的說：「當然不是！但我認爲他應該堅強一點！」

有約翰在身邊，日子過得很愉快，到了他應該返回華盛頓時，我覺得依依不捨。接着艾克給我一個大驚喜。有一天清晨，我們在辦公室討論當天的工作時，他突然問我：「想不想與約翰到華盛頓玩幾天？或許還到紐約去？」

我張開咀巴，却說不出話來。

「我不是逗你玩的。」他說，「下週整個星期我都在法國，你在那裏沒甚麼事。約翰正回到城堡中，那兒有很多房間，你覺得怎樣？」

「眞太好了，謝謝！」我說。

沒人想到我會到華盛頓去。那種五綵繽紛的景像，迷人的燈光，花枝招展的小姐，還有金碧輝煌、閃閃發光的汽車。

艾森豪夫人到機場愉快地接我們，然後與約翰一起離去。第二天早晨，約翰打電話給我，要我當天下午與他母親及一些友人喝一杯，我告訴約翰說不大適合，但他一直堅持。

實在是一點趣味也沒有。我在那些穿着輕柔服裝的嬌娘之中，覺得自己特別笨拙、怕生，而且粗手粗腳。她們之中，沒有一人像我一樣穿着軍服，也沒有一人像我一樣受到大家毫不客氣，評頭論足。

正當我找到女主人想告別時，約翰走上來對他母親說，我們要一起到紐約，他要帶我參觀「俄克拉蘭馬號」軍艦。

她沉下臉來，「我確信蘇蜜兒絲比小姐在這種大熱天，不會想到紐約去。」

「她想去，」約翰說，「我們要

克之戀

凱麗著

到紐約逛逛。」

第二天我打電話對他說，「我認為令堂不同意我們到紐約去。」但他不願意取消紐約之行。

我在華盛頓的時候，才獲知外界有關我和艾克的風風雨雨，以及那些流言的可怖，怪不得那次小酒會中的那些婦女，大家目不轉睛緊緊的瞪着我，無論我走到何處，我總覺得像在人們面前展覽自己一樣。我對於那些蜚短流長的風聲，開始愈來愈敏感。艾克必定花了很多功夫，保護我免受這些流言之害。友人對我說，很多篇專欄都提到將軍那個「令人心蕩神馳」的司機，並且淫穢地影射我們之間的關係。

假期結束後，我倒覺得很高興。回到英國之後，我對外界風風雨雨的傳聞，一字都不曾向艾克提及。

艾克告訴我一條消息，我請調到美國陸軍婦女工作隊的申請，已經獲准。

他說，「不會有問題的，因為總統已替你美言了幾句。」事實上，羅斯福總統訪問北非時，已向婦女工作隊提出我調職的問題。我曾開車送他與艾克到突尼西亞的鄉間遊覽。



幾天後，我們慶祝一項重大的事——艾克那隻蘇格蘭狗「電凱」，在檢疫所渡過六個月後，已可以放行。

我抱起牠，開車送牠到「電報屋」。一進門，牠就直奔艾克，在地上打滾，爪子在空中亂揮，要人家騷牠的肚皮。我們坐在一旁，看「電凱」滿屋亂闖，熟悉牠離開很久的第一「家」。

艾克說，「這小傢伙又回來，我實在很高興。」

我同意。「好像是首次出遠門唸書的孩子回家一樣。」

我們坐了一會兒，接着艾克說出一些令我大吃一驚的話，好像碰到地震一樣。

「凱麗，」他輕聲地問我，「想不到有個孩子？」

我們曾多次談到兩人多麼喜歡孩子的事。艾克經常說，他希望人丁興旺，最理想是四個孩子。

我覺得對這件事沒甚麼好害羞的。「是的，」我說，「我希望有個小孩，你的骨肉！」事實上，我想不出有甚麼令我更喜歡的事。我經常作白日夢，希望懷個艾克的骨肉。我眞的非常想懷個他的孩子。要男的，就像他父親一樣。

我嘆口氣，「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曉得，」艾克說，「但也許將來情況會不一樣。我眞希望如此，非常希望如此。」

我們靜下來不語。隔了一會兒，艾克說，「你不會覺得我現在有兒子年紀太大了吧？」

他已認為必定是個男孩了。

「不會！」我說，「你不會太老，永遠不會。」

我們沒再談下去。但那天晚上，每當我們四目相投，我就覺得我們的關係更加親密。那天晚上敵機來轟炸，將我們趕進避難室中，艾克在黑暗中，把手伸向我，我們就這樣彼此握着手沉睡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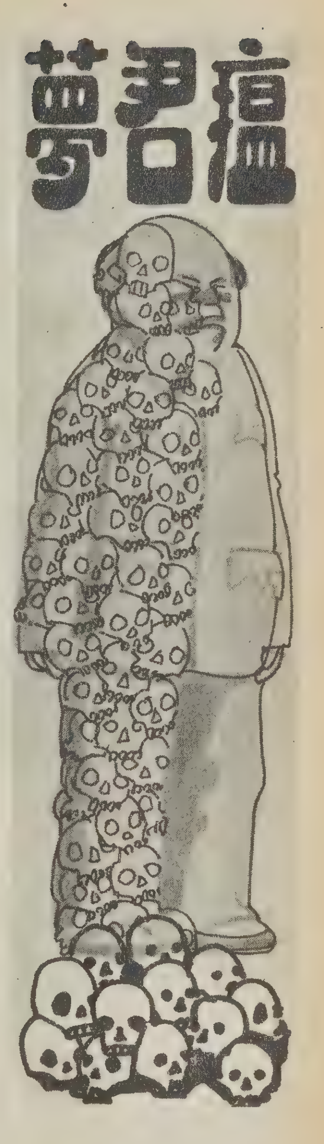
八月初，艾克在諾曼第設置前哨總部，我也隨他到那兒。但我們在「電報屋」那種隱密的生活，已不復可得。我們只有滿足於短暫的愛撫與匆匆的一瞥。艾克會在早餐桌下，用力的握一下我的手；坐在車內時，我從後視鏡中望去，可看到他正含情脈脈的瞧着我。偶爾，當沒人瞧見時，他會伸出手臂，把我拉進懷裏。但這種親熱的時刻眞是少之又少，而且很危險。如果不是艾克每天寫些小小的甜言蜜語在紙條上，塞進我手中，我一定覺得很寂寞——儘管我們兩人經常在一起。我眞想也寫些小字條給他，但身為盟軍最高統帥，這種字條不能隨便塞進口袋中。艾克的勤務兵整理將軍的衣服時，一定會發現。有一次我對艾克說，「如果我寫情書給你，你看完後必須撕碎了吞下去。」

「你不用寫情書給我，凱麗，」艾克說，「每次你看着我時，我從你的眼神中，就可看到一封情書。」

目前我們知道彼此相愛，這已經足夠了。沒時間憂慮將來會發生甚麼事。當時那些事件——盟軍從諾曼第登陸後向法國推進的節節進展，巴黎的收復，「伯基」戰役、橫渡萊茵河等，現在都已名垂青史，但在那時候，這些事看來都像例行公事。

瘟君夢

岳騫



李默菴太座賣槍高參分贓：三十五年冬，國防部爲充實地方團隊，特配撥槍支，交由各綏靖區，斟酌各縣情形緩急發給。李默庵第二妾，竟與軍械處「狼狽爲奸」，上下其手，將撥發的槍枝偷出，轉售各區縣鄉鎮。其時各縣均感槍支彈藥缺乏，莫不爭相搶購；日久爲共方知悉，依照接洽方式，高價收購。是以李妾販賣槍支，不惟賺了一批金條，實則變相資敵。據聞金條數字，不下二千餘根之多。此外李部的劉高參，在南通二甲鎮，盜賣沒收敵貨棉花一案，總值「法幣四億」，案情至大。乃李默庵聽其二妾一面之辭，「移禍江東」，竟諉過於南通縣長楊防。擬將楊縣長扣押，楊懼而逃。旋以關保重大，特向無錫地方法院投案，所幸檢察官「明鏡高懸」，明瞭案情，予以不起訴處分，楊縣長得免於禍。至劉高參所獲贓欵四億，因以半數報效李妾，得獲遠颺。

還有一個立法委員劉不同，在立法院開會時經常爲共黨作應聲虫，以民主人士自居，共軍進入南京，劉不同去見「副市長」柯慶施，名片遞去，久無下文；直到「市府」人員下班時，才有一位傳達員，向他打個招呼，柯副市長正在開會，無暇接見」。劉以爲出之偶然巧合。過幾天又「楔而不捨」的再作第二次拜訪，「市府」傳達員，很乾脆回絕他說：「市府工作太忙，沒有閒空會客，頂好不要再等」。

劉不同憤憤不平，大發牢騷：舉出他過去抨擊國民政府言論的實例，不殫煩瑣的說明；何者符合於共產黨政策的措施？何者有利於共黨渡江的攻勢？而今轉眼若不相識，饗以「閉門羹」的難堪，「是可忍，孰不可忍」？這番話，很快的有人替他一本奏上，柯即約見於傳話者的寓所。劉不同欣然應約而往。詎料柯見面說：「劉先生兩次到市府見教，究竟爲了什麼任務？你既不是現任的工作同志，根本無公務可談。然則到市府有何作用？我們不客氣講，過去在國民黨反動派下的一班自稱進步人士，其實在共產黨人的眼光看，都不過是投機之流。他們無立場，無目標，買空賣空，出風頭，找出路；劉先生今天的身份，恐怕同他們，是五十步與百步之間而已」！

劉不同聆訓後，好似冷水淋頭。接着柯又說幾句煞尾語：「市府兩次不接見，是最客氣，假若不客氣的話，就不會留到今天來說。」劉大炮，這纔知道了共產黨的厲害，但是已經晚了。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二十八週年紀念時，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這是基於共產主義情報局及馬列主義觀點，而對其「新民主主義論」的補充與發揮。同時更是對它的黨即將在行動上採取的方針與方向的具體提示。

他在這篇論文中，類似列寧的說法，承認階級、政黨和國家權力均將消滅；但在消滅之前，必須實行「專政」，用以抵制所謂反動的資產階級。惟在現階段上，爲了符合其「新民主主義」的最低綱領，也即爲了符合其「統一戰綫」的號召，他的「專政」，是「以工人階級爲領導，工農聯盟爲其礎」的四大階級「聯合專政」。即所謂「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專政」。

除上述四大階級之外，根據他的階級分析法，還劃出了一個地主階級和一個官僚資產階級。他把這兩個階級，當成反動階級，而要對之實行「專政」，實行「獨裁」。所謂對這兩個階級的實行專政與獨裁，就是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

他將實行聯合專政的四大階級之所有構成份子，視成人民；並主張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給予言論、集會、結社等項自由權與選舉權，所以稱爲「人民民主」。

由於他對所謂人民內部的「民主」，和對所謂反動階級的「專政」，所以稱之爲「人民民主專政」。

但所謂人民內部的「民主」，並不是眞正的「民主」，而是有等差的「民主」。即所謂「以工人階級爲領導」的「民主」。作爲一個階級的人民，在政治生活上要接受另一階級的領導。

人民內部既無眞正的「民主」，則所謂人民民主的「專政」，實際上也就成了在人民內部居於領導地位者的「專政」。在人民內部居於領導地位的

的是所謂工人無產階級，則「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也就成了名異而實同的「無產階級專政」。正如匈共首領拉科西所說：「人民民主主義是一種不同於蘇聯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相同，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在共產黨的組織制度裏面，誰掌握實際權柄，也就是誰實行專政，結局自然又成爲少數獨裁者專政了。此與蘇聯的實際情形，完全一樣。

毛澤東雖然用盡美麗言辭，但却掩蓋了暴政的本質。

暴政的實施，主要就是依恃其獨裁專政的權力。而以軍隊、警察、法庭爲工具，實行其極權殘暴的統治，俾由此而進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階段。所以他在該文中說：

「我們現在的任務是要強化人民的國家機器，這主要是指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藉以保護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以此作爲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步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軍隊、警察、法庭等項國家機器，是階級壓迫階級的工具。對於敵對的階級，它是壓迫的工具，它是暴力，並不是甚麽『仁慈』的東西。『你們不仁』，正是這樣。」

因此，暴政實施的對象，不僅是限於所謂「反動的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同時也包括所有在其「統一戰綫」以內的各個階級，不過手段與要求各有不同而已。

對所謂「反動的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如同前述，是主張採取制裁和鎭壓的手段。目的在剝奪他們的政治、經濟等權利，甚至根本消滅他們的存在。對所謂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則是主張採取教育和改造的手段。目的在一面利用，一面限制與剝奪其經濟權利。然都不能脫離暴力恐怖的威脅，並且都要一同淪爲無產階級。

惟其暴政是對所有的人民而實施，所以毛澤東他又說：

「中國的主要的剝削階級——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壟斷資產階級，就最後地消滅了。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們進行許多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人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裏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

「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眞正的革命到勝利。」

毛澤東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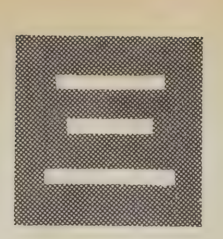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而欲農業社會化，必須發展以國有企業爲主體的強大的工業，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必須有步驟的解決這個國家工業化的問題。」

由此可見中共政權成立後，所進行之殘暴激烈的以「消滅」地主階級爲目的的「土地改革運動」，以消滅「官僚資產階級」爲目的所謂「鎭壓反革命運動」，以削弱「民族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爲目的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包括各階級在內的「思想」改造運動與「勞動改造」，更進而發展爲「農業集體化運動」、「手工業的合作化運動」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公私合營運動」等等，都早在這篇論文中顯現其端倪了。

同時，關於他運用「統一戰綫」策畧，誘致各個階級在其預設之政治圈套裏面，以便各個消滅的陰謀作用，亦於這篇論文中，暴露無遺。



共產主義的掘墓人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孫策威震江東

他而且規定了，凡是來他的麾下當兵的，不管是否曾經在劉牟二人那裏當過兵沒有，一概「終身免稅」，「全家也免稅」。至於不喜歡當兵的，他也一概不加以勉強。

結果，不到幾天功夫，便有了兩萬多壯丁，從四面八方來到了孫策的營門。

馬，他也買到了一千多匹。從此，做他的朋友不愁沒有馬騎了。（當時，有馬可騎，好比現在有汽車可坐，難得有機會作了要人的朋友，而竟無馬可騎，豈不那個？）

有了這兩萬多兵與一千多馬，孫策就陡然成爲當時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大角色，豈但是「威震江東」而已。

他掌握了江蘇南部，也掌握了浙江與江西。他自兼會稽郡（紹興一帶）的太守，叫母舅吳景作丹陽郡太守，堂兄孫賁爲豫章郡太守，堂弟孫輔爲廬陵郡太守，父親的老部下朱治爲吳郡太守。（廬陵是孫策所新設的一個郡，從豫章郡分出來的。豫章郡太大。）

這幾位郡守，除了朱治一人以外，都是他本人與本人的親戚。我們可以原諒；他雖則是英雄，但所處的時代是軍閥時代，所演的角色又是軍閥角色，因此也就不得不姑且爲軍閥之所爲了。（筆者對孫策頗有偏好，這是要請讀者對筆者加以原諒的。）

袁術接到很多孫策在江南勢如破竹的報告，歡喜了好幾陣子，沒想到自己剛剛僭號稱帝，孫策就派人送來一封長信，勸他「改過」。袁術氣得半死。怎麼肯改過？他不改過，孫策就不客氣，對他翻臉，絕交。

聰明的曹操，冷眼旁觀了很久，見到孫策與袁術絕交，便派人來，以獻帝的名義，拜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孫策爲「吳侯」。孫策欣然接受。

袁術死了以後，大將張勳與長史（秘書長）楊弘等人，以及若干軍官兵士都離開了壽春，向着孫策的地盤來，要投奔孫策。不知時務的廬江郡太守劉勳，竟然想佔便宜，將張勳等人半途邀擊，殺了人，搶了行李。

孫策恨死了這個劉勳，以前搶走孫策的廬江太守的位置的，也是這個劉勳。

孫策却暫時不露聲色，反而裝做與劉勳依然很好，勸劉勳到上繚（江西建昌）去打結寨自保的「宗民」。劉勳上當，帶兵去上繚，孫策輕軍遠襲，取得了廬江，劉勳只剩下了幾百人，逃走。

「吳錄」上的一篇孫策文章，寫得太好。（可能不是他自己寫的，却未必一定不是他所寫。）由於它太好，太能印證「江表傳」所說的關於孫策打黃祖的事；我們乍看有點不肯相信了。

我的第一印象，也以爲怎麼周瑜、程普、呂範，都官居太守了呢？而且，他們都當上了「中郎將」！孫權、韓當、黃蓋，也一齊出了籠。這就熱鬧到像三國演義所常常描寫的場面：每逢發生了什麼事，不論大小，這些孫家眾將官都「傾巢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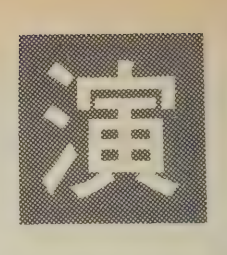
我尤其懷疑的，是孫權在當時的年紀很小，可以也出馬，而且官居「奉業校尉」？我查了一查，三國志吳的部份（原被陳壽稱爲吳書，被抄書刻書的人改稱當「吳志」）卷二，孫權的傳，竟然明白白記載着：「建安四年，（孫權）從（孫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沙羨是漢朝的一個縣，在今天湖北武昌的西南。三國志孫權傳所不同於「吳錄」所引的孫策的文件之處，是：孫權當時的官銜是「奉義校尉」，而不是「奉業校尉」。

再查周瑜傳與程普傳。這兩人果然也的確是參加了孫策討伐黃祖之役的。所不同的是：吳錄上說周瑜是「建威中郎將」，而三國志的「本傳」，說周瑜已經當過了建威中郎將，而討伐黃祖之時，是以「中護軍，領江夏太守」的官銜，進行作戰。程普呢，一點沒有錯，完全如吳錄所記，在當時是「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

呂範呢？三國志的呂範傳也記載了此人曾以「征虜中郎將」的官階，參加「征江夏」的戰役，却不曾說他「領桂陽太守」。這可能是傳抄之時的遺漏；好比孫權的官階，把奉義校尉抄錯成「奉業校尉」一樣。

周瑜、程普、呂範，這三個所謂太守都是「遙領」的，而不是眞已到任就職了的。當時孫策的希望，是打平黃祖，爲父報仇，取得江夏郡，交給周瑜坐鎮；再叫程普呂範二人去湖南，佔領長沙、零陵、武陵、桂陽四郡。倘若有可能，就把住在襄陽的劉表也解決，吃掉荊州全部。

他的心兒很大，所以就提前任命周瑜等三人分領江夏、零陵、桂陽，三個郡的太守，比起那袁術來，作風迥不相同。袁術在事前答應了孫策這一郡與那一郡的太守；到了事後，他並不兌現。孫策呢，事前就先發表了周瑜等三人爲三個指定了的郡的太守。





蔡東方

可惜，討伐黃祖的事，由於只打了一個勝仗而未能將黃祖消滅，孫策未能奪得江夏的地盤，更談不到攻取長沙與零陵、桂陽等郡。所以周瑜等人一時也不曾當到太守；他們對孫策絕沒有觖望的牢騷，因爲這是他們自己不曾能夠消滅黃祖，不是孫策於事成以後，食言失信。

我又查了韓當黃蓋的傳。這兩人也正如吳錄所記，與周瑜及孫權等人參加了西征江夏之役。韓當確是參加了的，官階也正是「先登校尉」。黃蓋呢，三國志本傳裏不曾提到西征江夏的事，也沒有說他當過「武鋒校尉」；只說他以軍人而作過九任縣長，於赤壁之役以前當到丹陽郡都尉，於赤壁之役以後因功被拜爲「武鋒中郎將」。這武鋒二字，可能是由於他曾經作「武鋒校尉」而來。

另一位名將，周泰，吳錄所引的孫策文件中未曾列入；但本傳裏說他當了春穀縣縣長，其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郡），復補宜春長」。這樣看來，黃蓋這個當了九任縣長的軍人，也未嘗不可能如吳錄所記，以「武鋒校尉」的名義參加那討伐黃祖之役了。

我認爲：吳錄上這一篇孫策的表，可信。

倘若吳錄關於孫策討伐黃祖的一段是可信的，江表傳的這一段既然與它頗能符合，那就也可信了。因此，我才敢說，江表傳雖是野史，有時却也包含了眞的史實。

正史比野史好，但也不是絕對可信。正史的一大缺點，爲野史所沒有的：是割裂史實。本來很完整的有關某人某事的史料，常常被切成幾段幾片，分別放在若干人的傳記之中。（正史的作者，自從司馬遷、班彪、班固以來，就是偏重人物而不重事件的。）

例如，這件孫策打黃祖的事，就被三國志的編者陳壽，分別以碎片放在孫策、孫權、徐夫人、孫賁、周瑜、程普、韓當、周泰、凌統九個人的傳記之中。

三國志吳的部份最疏漏的地方，是在孫策傳裏面，只叙述了他打丹陽，打下吳郡，打下會稽，而不曾交代守這三郡的人是誰？這三郡的太守是誰？誠然，那位揚州刺史劉繇，很重要；陳壽叫我們感覺到，只須打走了劉繇，江東就都是孫策的了。事實，不能夠如此簡單；也不可能如此「索然寡味」。

倘若陳壽能在孫策傳中。點上一點（提上一提）當時的丹陽太守是好朋友周瑜的叔父周尙。這該多麼有趣。周尙讓周瑜帶了兵，也帶了很多的船與很多的粮食，去歷陽（和縣）加入孫策的隊伍。（周瑜傳裏面，僅僅有「瑜將兵迎策」五個大字；江表傳抄錄了孫策事後寫給周瑜的一條命令，稱讚周瑜「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粮以濟大事。」

周尙是袁術的人。孫策在當時也還仍舊是袁術的部下。所以，周尙肯讓周瑜送兵送船送粮給孫策，並不奇怪。實際上這些兵與船與粮，都可能是周尙叫周瑜送的。

周尙雖則是丹陽郡的太守，却管不到本郡的長江東岸與南岸的部份。江的那一邊，例如原爲本郡首縣的宛陵（安徽宣城），已經在吳景充任太守之時，被劉繇佔了去。

周尙即使沒有一個與孫策是好朋友的姪兒，也會得儘量支援孫策，以收復丹陽郡的失地的。

劉繇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們在孫策傳裏看不出來，必須讀三國志劉繇本人的傳（本傳）。他原來是兗州刺史劉岱的弟弟，青州東萊郡牟平縣（山東黃縣）人。他被本郡太守舉爲孝廉，本州舉爲茂才，當過縣長，奉刺史之命，在濟南地區担任「部從事」（視察官）。所謂「部從事」，意思是「某州刺史部派在各地的從事」。所謂「刺史部」，就是該刺史所刺探的區域，就是「州」。留在刺史身邊的從事，只叫做「從事」；派到本刺史部各地區去調查案子或住在那裏坐辦的，常常被稱爲「部從事」。

劉繇在濟南當「部從事」，把濟南國的國相「奏」了一本，免去官職。這位國相貪汚黷職，雖然是某一位「中常侍」的兒子，劉繇却不怕他。（中常侍是宦官，生不出兒子；兒子是抱來的養子。清朝有人是生了兒子以後，才去施行手術當宦官的。）

劉繇當時的官位很小，怎麼能夠上「奏」？我想，這是寫劉繇傳的人的「省筆」。他是在說，劉繇報告了刺史，刺史上了奏本給朝廷。這樣的省筆，不足爲法。

曹操欣賞劉繇這樣的人，用獻帝的名義徵召他，破格錄用他，作「司空椽」，在曹操自己的下面當處長一級的官。（曹操在當時是司空）。劉繇不肯就職。曹操又荐他當「侍中」。他又不就。最後，曹操派了他來揚州，當刺史。他到了壽春，怕袁術，去了曲阿。

劉繇離開壽春，能到江南的曲阿來辦公，完全是靠了孫家的力量；是孫策的母舅吳景與孫策的堂兄孫賁歡迎他去的。當時吳景是丹陽郡的太守，孫賁是丹陽都尉。（曲阿是今太的江蘇丹陽縣，當時屬於吳郡管轄。我在第五十八節說「曲阿是丹陽郡的一縣」，錯。我在第四十一節也把甘夫人與糜夫人寫顚倒了，藉此一起更正，並向讀者致歉。）

萬人意見

華國鋒開工業學大慶會議 目的貫徹毛澤東經濟路綫

工農業學大慶大寨與四個現代化有根本分歧

編輯先生：

美聯社東京廿六日電訊報導，鄧小平一向實行周恩來總理路綫，四人帮垮台後，中共一直向外表示鄧小平快復出，實際並不急切。最重要因素可能係華國鋒主席。毛澤東鼓吹不斷革命，不斷打擊黨政軍之官僚體制，周恩來則收拾毛澤東攪出之亂局，爭取穩定秩序，華國鋒則口頭上擁毛，實際執行周路綫，例如今春全國農業會議，與目前全國工業會議，中國人民當然願意走這條路綫。

一看此則電訊內容，不用問阿貴，便知出自東洋鬼子所謂研究中共問題專家的手筆。因爲這類專家，都有一個通病，即評論某一問題，總是脫不了主觀想像加自我偏愛。從來不深入研究問題的本質，甚至即使知道，也着意抹殺眞相，以曲作直，把問題倒掉過來，使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願望。這種自欺欺人手法，明知對某些事物已失望，但偏要作成充滿希望，究其原因，除了達到某種目的外，便是爲了自己的快感得到發洩，類如對鄧小平問題的看法，便是在這種目的與快感下頻頻出爐。

所謂華國鋒打着毛旗走周道，起初確有此跡象，當華整肅「四人帮」時，爲了使自己的權力鞏固，拉攏一切盡可能拉攏的力量，以支持自己政變奪權的成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稍爲改變「四人帮」掌權所施行的一些政策，並向周鄧派露出一點讓步姿態，以爭取廣大幹部的支持。因而所謂「四個現代化」之類的口號便陸續出籠，此是共產黨人一貫所採用的欺騙手法，也就他們常掛在口中的所謂「爭取羣眾力量」。然而，當華奪權穩定後，眼見擁周捧鄧的勢力日益膨大，他們的目的不單止要求華國鋒放棄走毛道路，徹底貫徹實現周鄧的路綫，且變本加厲要求鄧小平上台，以取代華的部份權力地位，同時，提出對「文革」價值重新估計，準備大攪翻案，爲牛鬼蛇神平反，這一來，華國鋒的地位便面臨挑戰，假若要貫徹執行周鄧的路綫，勢必要來一次清算文革的運動，甚至要鞭毛屍，這無異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華國鋒看準了此一情勢，除非他堅決執行毛澤東的路綫，把毛靈牌大樹特樹，否則會被周鄧的淚潮淹沒。即使毛澤東路綫像大海中的一根海草，華國鋒拚命抓住它，總比在洶湧澎湃的周鄧怒潮中浮沉好些。因此，他孤注一擲，實行捧毛抑周，把鄧小平的復出一再拖延，並且盡力壓制周鄧路綫的復活，禁止捧周擁鄧的青年所搞的一切活動，並盡量拉攏非周鄧系的人物，縮小打擊四人帮分子運動，大量起用親信，結果，這一措施頗爲生効，而使華政權得以苟延下去。

日本專家把華國鋒召開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會議，看成是執行周路綫的具體表現。這種看法，不知有何根據，其實，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正是毛澤東經濟路綫的繼續，華搞這一套，也是具體地執行貫徹毛澤東路綫。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是毛江時代的經濟樣板，是由毛澤東首創，毛江掌權時，屢次大樹特樹這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它們跟江青的文藝樣板戲鼎足而立，成爲當時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流，也是構成上層建築三者不可缺一的基礎。毛江以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對抗周恩來的所謂四個現代化，這怎麼能說這兩個會議是走周恩來路綫。也許日本專家認爲，周恩來四個現代化目標是把經濟搞上去，而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目的也是把經濟搞上去，兩者目標豈不相同。不錯，最終目標相同，但本質上有分歧。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是以毛澤東的經濟思想爲指導，以工農羣眾爲基礎，加以苦幹實幹，把經濟搞上去。

而四個現代化則排除毛澤東的經濟原則，確切說是周恩來的經濟方針，以具有一定專業人材爲基礎，藉新進的科學技術，把大陸經濟搞上去。前者是毛思加老粗，後者周想加臭知識分子，兩者的本位與主體不同，毛江大力抨擊周鄧的右傾翻案風，便是基於此因。

華國鋒目前高舉毛思，建毛陵，印毛選，後又召開工農樣板會議，那

有一點跡象走周路，況且華國鋒從來沒有提過周恩來的經濟路綫，他埋頭所幹的，跟毛澤東生前的一模一樣，可說是從一個模子印出來。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四月廿八日）

華國鋒一分爲二 文革罪咎四人帮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兩報一刊發表聯合社論，強調毛澤東對文革之評價，說文革七分成功，三分錯誤，並讚揚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帶來翻天覆地之變化，產生許多新生事物，同時將毛澤東的所謂三分錯誤歸咎「四人帮」身上。

中共發表此社論，顯然是出自以華國鋒爲首的文革叛徒集團意旨，肯定文革的功績，就是保護文革叛徒，安撫文革成員，也從而對抗一切在文革中倒台的牛鬼蛇神。把文革的錯誤歸咎「四人帮」，目的是把一切反對文革的力量從文革叛徒身上轉嫁四人帮身上。毛澤東的「一分爲二，合二爲一」論，華國鋒徹底溶匯貫通。

文革集團本是一整體，不論功罪，這一整體應負全部責任。文革集團分裂，功罪也應平分秋色。然而，華國鋒把功罪分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自己佔七成功勞，三成罪過，却要王江張姚承担，這無異說，你們反對文革，只能反三分，而這三分一定要反在「四人帮」頭上。古今最荒謬的事情，大概除秦檜外便輪到華國鋒了。怪不得在牢獄中的王江張姚誓死不承認錯誤。他們四人，雖然壞事作盡，但還有一點骨頭，不像郭沫若之流，隨風擺柳。

華國鋒此時捧出毛澤東在十年前對文革下的斷語，作爲自己掌權的擋箭牌，看來絕不會得逞，除非大陸人民眞的愚不可及。不然，華國鋒決不能洗脫其在文革中的罪行，即使這一代不能清算，但後世史家絕不會被矇蔽，定然會把事實書於史上。

讀老 梁和清上
（四月廿九日）

擁鄧派「神女有心」 華國鋒「襄王無意」

此間有個共黨文奴在報上替鄧小平翻案，指毛派前段批判「積重難返論」批錯了。據辯稱：鄧小平的「積重難返論」不是蓄意「誣蔑大好形勢」，也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在那「論」的上下左右都加了「限制詞」，專爲工業生產的「章程」制度問題說的。

提出「積重難返」問題的中共文件，似乎是一篇專題談論工業發展問題「總綱」的「黑文」，毛派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提到它時，曾指出是由鄧小平「授意炮製」的。因此，「積重難返」也就算在鄧小平的賬上。替鄧小平辯護的共黨文奴爲了表示「公正」，特引錄了談及「積重難返」的那段原文：「規章制度關鍵是一個責任制，現在的問題是無人負責，要突出這個問題。現在是積重難返，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開始要嚴一些。」

照字面看，「積重難返」，確是指工業規章制度的責任而言。但其影射「文革」、諷刺「大好形勢」的用意却是十分明顯的。前面講了「現在的問題是無人負責」，語意本來已經很完整，仍要疊床架屋，硬加上「現在是積重難返」的蛇足，則其用意又豈止「針對工業發展的有關問題」咁簡單。

事實上，翻案文章的作者也明知鄧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而且對之十分贊賞。因此，在文末也就情不自禁地自說自話一番，以竟鄧小平未盡之意。

文章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四人帮」及其餘慘淡經營多年，是搞成了一套資產階級帮派體系的。那套資產階級帮派體系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理論上所造成的惡果，如山之積，不可謂不重，不然，爲什稱「四人帮」是國之大賊、黨之大奸、民之大害？如果說……「積重難返」，是一點也不錯的」。在此之前，文章更明言：「推而廣之」，哪行哪業，哪個領域，無不積重難返。

所謂「四人帮」經營多年，亦即是毛澤東的「文革」司令部經營多年。故此，說「四人帮」弄得整個局面「積重難返」，也就是對「文革」的否定。那末，「四人帮」指鄧小平的「積重難返論」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又何「陷」之有。甚至翻案文的作者本身，也不是在公然否定「文革」，指其「造成的惡果，如山之積，不可謂不重」。

共黨文奴刻意造成輿論，爲捧鄧二度復出作準備，其作法是非常露骨的。只是「神女有心，襄王無意」，華國鋒一意「以沉默表示拒絕」，擁鄧派奈何，奈何。

（小葉）

大陸工人勉强餬口 無產階級今不如昔

編輯先生：

我是一個生長在毛澤東時代的青年，也曾爲毛澤東的理想而奮鬥過。可是，我所見到大陸人民，普遍窮困不堪，尤其是農民生活，非僅食不裹腹，衣不蔽體，更長期在飢餓綫上掙扎，過着牛馬般生活，再加上連續天然災害的不斷侵襲，其悽慘之狀，爲中國過去所沒有。

大陸一般工人的待遇普遍在二、三級工資，平均每月人民幣不超過三、四十元左右，工人生活除每月解決一家人口的粮食外，穿衣問題便無法解決。一些退休的老工人雖可領原薪的百分之六十，但亦只能勉強餬口維生。近年來中共雖一再強調改善工人

生活，把文革期間取銷的津貼恢復了一小部份工資，原收入少的工人雖然增加了數元，但物價亦隨之上漲，故工人生活仍不見改善。

廣東梅縣的水泥工廠工人，每日工作八小時，爲一較消耗體力的工作，因而食量特大，每日需一市斤半的米，故每年結算工資時扣粮欵和其他食物費用外，所剩僅夠做一套衣服和一雙便鞋。

花縣地區低工資工人退休後，不能參加勞動，每月可領十元退休金，但僅夠還食堂裏的伙食費，連做衣服的錢都不夠，故每人只有一套衣服，無法替換洗滌。

興寧地區載負重物仍多用人力，致使運輸工作常因不慎被重物壓死。而中共非但對死者不予撫卹，對裝載設備亦絲毫不求改善。

南海地區工人待遇低微，每月工資人民幣十七元左右，但家中口粮米就需付欵二十多元，故每月都要超支，債務根本無力還清。

福建夏門地區工人工資微薄，結婚成家十分困難，因當地城市女子動輒索「人民幣」二、三百元之聘金。農村女性則要縫紉機、自行車等聘禮，加上女方個人須添製衣物等，全部估計約需二千元始能辦妥。若與外地女子結婚，不但結婚費用難以籌措，且戶口無法遷移，婚後女方仍需居於外家，一年只有十二天的探親假，長年兩地分居，又何異於未婚。此外，一般人婚後尙需每月接濟外家十元，因此當地工人已屆中年猶無力結婚者甚多。

南安地區部份工人退休後因無勞動力，無法養育兒女，又因體弱多病，無錢醫治，故而偕兒女抱病出外行乞。

福州市紅湖五金廠工人收入低微四級電焊工每月工資僅人民幣四十三元五角，只能買些公價供應食物，家中小孩衣着破爛，都沒鞋穿，每天只有赤足上學。

貴州凱里醫院職工，每月工資人民幣卅十四元五角，其妻僅十九元，兩人合計五十三元五角，該員一家四口，每月必須支付公價米十五元，副食費十三元，燃料費十六元，托兒費八元，嬰兒食料及房租等費用十三元，最起碼開銷六十五元，故每月透支十餘元，生活一直在困苦中。

廣西南寧職工，由於口粮配量少，工資又低，加上當地物資供應非常缺乏，往往購買一塊豆腐須淸晨三、四點赴市場排隊，有時還買不到，故有的職工幾年都沒吃過豆腐。

大陸公教人員待遇採取八級工資制，一般公教人員均無法維持最低生活水平，如遇家人疾病，更是束手無策，無錢醫病。終身勞累成疾的老教員亦難獲准退休，即使高級科技人員，一生亦難穿得一件好衣服，吃好一點的食物。這就算是榨取人民勞力、財力的最好證據。

廣東潮州一般公社的小學教師工資低微，不足維生，心情十分苦悶，如該地一青年教師，每月人民幣十三元，是自己都養不活，當然更談不到婚事儲蓄了。

順德一小學姓沈教員身患肝硬化，又有十二指腸潰瘍，胆囊炎等症，請醫生證明準備退休，但共幹稱：「教育革命要學大寨精神，人力寶貴，不准退休。」

河南鞏縣教師每月工資人民幣三十多元，除去二十元主副食，只剩下十幾元的生活費，還要給母親治病，及供養家人食衣，其艱苦情況可以想見。

廣西柳州郵局員工工資微薄，家庭負担重，結婚困難，如該地某職工現已廿八歲，每月工資僅三十餘元，家中弟妹多，負担重，結婚無力購買傢具，只好每天利用下班時間自己趕製衣櫃、桌椅等。

浙江某電子科員在大學担任電氣教學工作，並兼任一些電子儀表的科學研究工作。每月待遇亦只能勉強能維持最低生活。上面是本人在大陸生活時由親身經歷及同學講述而綜合寫出的，可見大陸人民生活之苦，非在自由地區的人所能體會的。

讀者　呂健華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十萬山人昨貽我梅花詩三百首草書帖，句皆珠璣，字如虬龍，讀後爲題一百五十言。

仲服

君號十萬山，山中何所有？山中多所有，唯我少所耦。山雖號十萬，我室僅一斗。室雖僅一斗，卜居洒无咎。風來翻我書，月上照我牖。山中有梅樹，與我成畏友。我心倘有[illegible]，吐香爲我滌。我行倘有偏，疏影爲我糾。以此[illegible]，遠離世俗垢。我倘有美酒，輒爲梅上壽。我爲梅吟詩，梅爲我擊缶。連詩三百篇，篇篇將心剖。詩興寫成時，字字皆若走。梅曰：「予之書，其勢則若[illegible]；其形則若[illegible]；其價則瓊玖！」（山人作品將於五月十日起在大會堂八樓展出）

十萬山人孫星閣詩書畫展

[illegible]

文章書法早蜚聲，廿載神馳未識荆，十萬奇峯千仞瀑，冰梅烟柳亦詩情。

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崔雲巖

[illegible]

星閣高名誰不識，十年闊別繫吾思。

賀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題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李子

十萬山人十萬山，胸襟天地入毫端，[illegible]

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illegible]

畫史名傳十萬圖，山人十萬寫崎嶇，[illegible]

題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梅有精神蘭有秀，詩追杜老字追王。

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黎心齋

人書俱老孫星閣，揮墨搏雲米虎兒，少日聲華滿冰雪，名流傾重已多時。

敬題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顧植槐

偏游南北大山川，奇氣收來妙筆傳，清秀梅蘭書脫俗，旗亭論藝證精專。

敬題孫星閣前輩詩書畫展二首

朱濟川

畫裏輕描十萬山，烟雲縹緲護螺鬟，大家落筆超流俗，風格倪迂米老間。

閒來寄興寫梅蘭，活色生香秀可餐，鄧尉湘江縈念遠，瓊英玉蕊耐人看。

題孫星閣詞兄詩書畫展

葉玉超

汐社睽違廿載長，藝壇一老早名揚。[illegible]，[illegible]，精研六法揮雙管，百幅縑緗費品量。

題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藍戟三

[illegible]

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書二首

呂倬東

[illegible]

山人不改歲寒姿，閒向藝林四馬馳，[illegible]

敬題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藝林鉅子。十萬韶巒美。妙奪天工堪[illegible]名貫耳如雷。

題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調寄一剪梅）

勁草蕭瑤笙

怪石嵯峨欲搏雲。雲也無根。石也無痕。波平如鏡接天垠。那怕風分。只怕風皴。

寫出幽蘭不染塵。墨自傳眞。筆自傳神。幾株清絕起冰魂。籬落香氛。院落香薰。

餞歲

梁朗秋

愛此三冬景。年光却換春。得陪賞心客。寧作賣癡人。市上花爭艷。籬川酒益醇。臨歧應盡醉。莫問舊和新。

前題

朱濟川

[illegible]。今又送殘年。[illegible]

前題

賴定中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illegible]。循環天有道。新舊變龍蛇。

前題

歐一鵰

天涯猶作客。餞歲幾回回。節序長流轉。[illegible]。風月合[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顧植槐

臘鼓催年急。南遷第幾關。紛紛人事定。[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8

軍人不講氣節尤該死

聶鳳智與劉道生

評中共「工業學大慶會議」

美國人寫中國近代史

香港推行十年建屋計劃

金日成的家族統治

世界性的水荒

早熟的西德少女



NO 498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五月十二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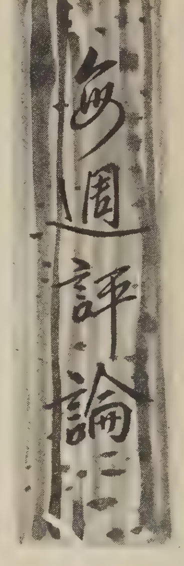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一七○二六八 五一七○八七三○
338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四五○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軍人不講氣節尤該死

周恩來是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一等壞蛋，連漢奸都比他好，因爲老漢也要保持一定的面子，但某些人口中的「周總理」却只求達到目的，甚麼臉面屁股他是不管的。但就事論事，在他活着的時候，中共在對外統戰工作上有時就做得比較高明，但近年康生、周恩來，毛澤東相繼畢命後，特別是周死後中共一些張法受到江青一伙所謂「四人帮」的衝擊，無論對內對外都是馬蹄大亂，等到中共政權落到華某手上，已呈現出一派「莫可奈何花落去」的衰敗景象。

說起來也難怪，以一個只以投機取巧見長的山西土包子華國鋒，貪緣時會一躍而兼任了毛周二人的職務——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在表面上看他的官是作得很大，但實際能力維持多久，尤其值得懷疑。

近年，華某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後對中華民國的統戰工作也頗費了一些腦筋。一九七五年放一批「戰俘」到香港來，有意地製造難題給行政院蔣經國院長作，當時因前總統蔣公逝世不久，中共以爲這記「絕招」必使台北當局難以招架，然當時無論國府當局或國外特別是香港愛國輿論界均已洞悉北平奉醜之奸，所以，無論國府有關當局或海外僑胞均能冷靜對待「戰俘問題」，並未上當受騙，然北平華帮始終視中華民國爲心腹大患，特別是失道無助的中共政權正在一天一天地爛下去，而得道多助的中華民國却在一天比一天強大的今天，更使華帮統治小集團寢食難安。所以，又撥出了一筆刮自中國大陸同胞身上的可能爲數不小的「收買費」，一方面在美國僱用無恥墮子，黑社會和歹徒、阿飛及吸毒者等等，成立「團體」發表「聲明」，上書美國卡達總統要求與北平攪甚麼「關係正常化」；另一方面聽說在香港也在從多方面下手，如不斷在印着中華民國年月日的「反共」報紙和「中立」報紙以及在電視台內部拉人替它走私等等就是例子。

中共「解放台灣」的濫調喊了幾十年，看來正在走向崩潰的華帮已死了這條心，但它並沒有放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來破壞中華民國反攻復國的政策以及削弱海外僑胞擁護政府反對中共的團結力量。

香港有一個甚麼「中國各中央軍校同學促進中國統一聯誼會」的「團體」，今年五月一日還發表一份「告各同學書」。這個「團體」是否存在無人知道，倒有「香港聯絡組發言人」兩名，一個叫作「張醒吾」，一個叫「石點」，在名字之後都註明「軍校六期」。

以「聯誼會」爲名而替中共攪甚麼「促進中國統一」，在香港設有「聯絡組」，主持「聯絡」者却又稱「發言人」，一看就知道是兩個中共走卒，攪的無聊把戲。

鐵嶺遺民從五月二日起在萬人日報「上下古今」欄以「黃埔之猿」爲題發表長文，針對那份狗屁不通加上錯誤百出的「告各同學書」痛加駁斥，可能就因爲他們是「最下等的野獸」，不然讀了「老鐵」的文章羞也羞死了。

在該「告各同學書」中居然引用了「必信必忠」和「成仁取義」等與無恥叛賊水火不相容的字句。當然這是假話，他們所要襯托的是「愛國不分先後」一類中共常用的騙人濫調，藉以表示「統一中國」是他們所要攪的一件「神聖」的事。中國人誰都不會反對統一中國，但國號要用中華民國，國旗要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在政治上要實行三民主義。該「告各同學書」中一再提到先總理，那麼國號，國旗和三民主義不都是國父中山先生所定的嗎？如果中國統一後又推行甚麼「馬列主義」，那麼以「愛國」姿態出現的那個「聯誼會」的成員豈不成了國父的叛徒？因爲國父生前曾說：馬克斯主義是病態的。

那個甚麼「中央各軍校同學促進中國統一聯誼會」，據說「於本年三月一日成立」，到現在還不過兩個多月，在香港的那兩位「軍校六期」出身的「發言人」，估計年齡約在六十五歲以上。假如有這麼一個團體，並且也有這麼兩個「黃埔之猿」，顯然組織爲中共對外統戰服務的所謂「愛國團體」太晚了，那兩位「同學」的投共更是太遲了。因爲今日中共政權已走向衰敗，可能還不等你們有「立功」的機會北平政權已經完蛋了。張、石二「猿」如果錯誤地認爲當前投共是「良機難再」，那就錯了，事實是已經到了「風水尾」，最後所得到的可能只是「猿」的美名及一張永遠脫不掉的賊皮。

軍人，軍人，軍人不講氣節，尤其該殺！

把張春橋打成「國民黨特務」顯示共產黨內心虛怯

萬人傑

中共宣佈四人帮罪狀，張春橋竟成爲「國民黨特務」。和劉少奇被指爲國民黨特務一樣，都是十分難以令人置信的。中共所以加給他這麼一個罪名，適足以顯示內心對國民黨的虛怯與害怕，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如果國民黨眞有那麼多特務潛伏在中共內部的話，中共還能存在到今天嗎？

「國民黨特務」

中共最近正式宣佈四人帮罪狀，張春橋名列榜首，罪名是「國民黨特務」。不特宣佈他的罪狀，還翻開他的歷史，找出許多「證據」，支持這個「罪狀」。

雖然，背上這罪名的，在中共大員中，張春橋並非第一人，他不是唯一的一個，甚至國家元首的劉少奇，也是國民黨特務。

不過，不管中共提出多少證據，許多人對此仍是存疑。中共對個人的歷史成分，非常嚴格，一個老百姓的身世底子都逃不過中共的明查暗訪，自己固然要「坦白」，任何認識你的人，都會把你的底細公開。像劉少奇、張春橋這樣有地位的人，絕對不可能隱瞞過去，如果他們眞是國民黨特務，既在中共政權中居於高位，怎會這麼多年沒有絲毫行動表現？

因此，說這些人是國民黨特務，難令人置信。給他們安排這罪狀，無非要在權力鬥爭中將他「置之死地」。今天，張春橋被指爲國民黨特務，但如果十月政變成功，坐上「國務總理」寶座上的是張春橋，則華國鋒可能變成國民黨特務了。

雖然，「國民黨特務」這罪狀可以把對方置死，使他永不翻身；但也會在人民的心目中產生副作用，他們會覺得，國民黨眞厲害，他們的特務居然潛伏中共領導階層，目前雖只找出劉少奇、張春橋等幾個，誰知道在那眾多的頭目中，是否還有更多特務？

「悍然準備打仗」

也有人認爲，中共頭目在權鬥中動不動把對方打成國民黨特務，是心理虛怯的表現，正因他們心中對國民黨存着畏懼心理，所以把他們鬥倒的人目爲國民黨特務，就可以勝利者的心理自慰。

正如一家左報，大字標題寫道：「小蔣悍然準備打仗」，同樣是反映共產黨的虛怯心理。這表示共產黨非常害怕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所以有此標題。共產黨不是年年在高叫「解放台灣」的口號嗎？其實也是要「悍然打仗」的表示，如果共產黨對「解放台灣」有信心，國府「悍然打仗」，不是正好給共產黨「一決雌雄」的好機會？既然中共認爲他們的「人民戰爭」可以必勝，怕什麼國府「悍然打仗」呢？

因此，老萬認爲，共產黨把張春橋等人目爲「國民黨特務」，以及說中華民國政府「悍然準備打仗」，都是內心虛怯的表現。如果中華民國發動反攻大陸，又有國民黨特務作內應，共產黨非完蛋不可，華國鋒等人內心怎麼不虛怯呢？

萬人首先提出院士叛國問題

萬人日報創刊未及兩年，便辦好內銷，在國內發行。內銷對我們收支上的赤字沒多大帮助，可以說，設立台灣分社是一樁賠本生意，我們全力搞好內銷，最大目的是讓海外僑胞的意見，能向政府當局反映，只要當局尊重民意，擇其善者行之，萬人日報就可發揮作用了。

在清除中研院叛國院士這一事件中，可以說，我們已打了一場勝仗。對萬人日報來說，這是個老問題而已。我們出版以來，一直促請政府當局正視此事，一年多發表過不少文章，但因過去尚未內銷，我們的意見未能直達當局，因此尚乏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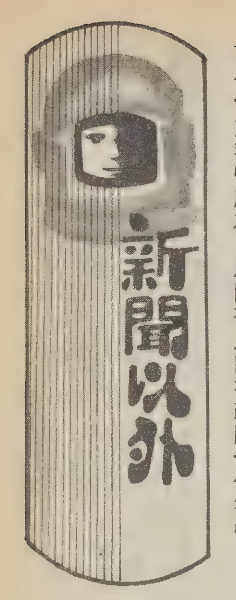
直到四月十六日（萬人日報內銷後第十六天），我們發表了「徹底改革，全面整頓」的社論，再度提出對身在海外，變節投共的院士的意見，社論副題是「國立中央研究院必須解決的嚴重問題」。

結論稱：「我們認爲，國家民族從來沒有給予中央研究院的固步自封，不事改革及包庇叛逆的豁免權，爲中研院的前途着想，更爲國府前途着想，現在應該是中央研究院面對事實及正視現實的時候，是中央研究院徹底改革和全面整頓的時候。否則病入膏肓，情勢危殆，治無可治，悔之晚矣。」

中央日報響應辨明是非忠奸

五月二日中央日報社論「強化中研院應自清除叛國院士始」說：「中研院對這極少數（其實不算極少數）寡廉鮮恥之徒，遲遲不作處置，貽人以薰蕕同器，邪正不分的印象。……如果中研院院士可以與匪同羣，爲敵作倀，而仍保持其院士頭銜，試問還有什麼是非忠奸可言？」

這點意見，與我們提出的正相吻合。當了總統，如果有叛國行爲，也須按國法懲治，院士叛國難



道可以受到院例保障？中研院會解釋說因爲院士是終身職，無除名的規定，因此「處理程序上恐有困難」。這不過是遁詞，一國的憲法發覺不妥也可修改，中研院的法例，難道一成不變，比憲法更具「尊嚴」？

萬人日報內銷僅僅十幾天，我們反映海外愛國僑胞的意見受到重視，我們的內銷，可說已發生作用。

在香港，我們和海外的接觸而比較廣濶，許多關乎是非公義，以及與敵鬥爭的事，我們比國內同胞，甚至我們的同業更清楚，尤其當我們出版了美洲版後，在海外的耳目更爲廣泛，我們會做爲一道橋樑，把海外愛國僑胞的意見，轉達國府當局，對政府爭取僑胞的向心，當會產生一定作用。

匪情展覽．列為禁書

在台北參觀過「匪情展覽」，在大堆「禁書」中，曾看到金庸的「射鵰英雄傳」。雖然很多知識分子也着了武俠小說的迷，但老萬自從在社會上做事後，就沒有再讀武俠小說了。念書時曾爲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廢寢忘餐，所謂「在社會上做事後」就不看武俠小說，因爲在社會上做事就必須面對現實，不可再有武俠小說那種幻想。

爲甚麼「射鵰英雄傳」被列爲「禁書」？其中有沒有一些導人於「共」的政治意識？老萬沒看過該書，不得而知。但知禁此書的理由是該小說在香港左報上發表的，當時政府執行的是「漢賊不兩立」政策，因此「射鵰英雄傳」乃出現於「匪情展覽」中。

據報載，最近邵氏外景隊到台灣拍「射鵰英雄傳」，已經拍得差不多，快要煞科，突然，新聞局下令「重審」劇本，原因有人向行政院「告密」，認爲該書[illegible]」，何以准許在台灣拍攝？

使人產生．兩個疑問

邵氏爲拍此片，曾投下巨資，如重審不通過，這部大製作失去台灣主要市場，損失當然巨大。從報上看到消息，金庸爲了此事，曾多次到台灣「疏通」。這使老萬產生兩個疑問：

一、許多愛國忠貞之士，爲了申請入台證不得，弄到愛國心大受打擊，爲之氣餒；何以不能入台？原因又照例不公開。但金庸話去便去，「去了幾次」，如此方便，使人懷疑，難道與政府爲敵的人，比擁護政府的人更受歡迎？

二、金庸到台灣目的是「疏通」，一定是他和高層人士有「交情」才可以疏通，否則誰也不理會他。金庸這麼有辦法，羨煞許多連入境證也拿不到的愛國之士。

有人問老萬：「你以爲『射鵰英雄傳』將來能不能在台灣公映？」我不假思索回答，一定可以。朋友問：何以這麼肯定？老萬說：君不見，於梨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美國發言、寫文章，大捧中共，醜詆國府，她的作品不是仍然在台灣銷售如故？論惡行，於梨華比金庸猶有過之，因金庸本來就是左派報人；於梨華却是在台灣發迹，到了美國就轉向，簡直是叛國分子！

於梨華的小說既可在台灣銷售，且是與政府有關的書局替她出版，又怎可以不許「射鵰英雄傳」放映？只要該片內容沒有明顯抵觸台灣禁例，它的「通過」可說是必然的。老萬願和任何人打賭十塊錢，甚至是負責電檢工作的新聞局長丁懋時先生。

激進青年．名堂多多

香港一班激進青年，本是左派同路人，許多事情都同老八一個鼻孔出氣。自天安門事變後，他們變得專跟老八過不去，老八稱他們爲「托派」，並唔示這班人是受蘇聯大鼻子豢養的；究竟他們吃的什麼飯，局外人無法得知。

激進青年名堂甚多，什麼「每日戰訊」、「七〇年代」、「社會主義青年社」、「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這些名稱簡直莫名其妙，他們搞的活動，也不知道重心何在，「四五」他們到新華社請願，要「平反」，要「釋放天安門被捕者」；五一勞動節，他們又到新蒲崗工業區巡遊，更要求維園集會。警方雖不批准，他們仍聲言「不顧一切」，必定要將集會進行到底，結果鬧出不大不小的亂子。

他們一切行動，顯而易見是要「博拉」。港府拉了他們，必然「從輕發落」，不會判他們坐牢，因此，他們可放心去搞，拉了又放人，一點不用害怕。

有人對這班搞搞震的後生仔很討厭，認爲他們無事搞事，深恐有一天小事化爲大事，又爆發一次類乎六七年暴動的亂子，就太可怕了。

其實，這是過份憂慮，這班「托派」搞來搞去，就是那一小撮的人，沒有大陸土產作後台，蘇聯盧布不會大量支持，經濟脆弱，無粮不聚兵，自然成不了氣候。

點綴民主．應記一功

要他們搞六七年港共那麼大規模的搗亂，力有未逮，只可東搞搞西搞搞。只要報紙有他們的消息刊出，表示他們搞過事，便可向後台老板報銷。老萬認爲香港警方那麼大陣仗，派出論百的警員對付他們，大可不必，更無須以警棍對付旗杆，大打出手。

倘若老萬是香港的執政者，不但不會用這種手法對付他們，相反的，還會每人發給一枚荷蘭水蓋。爲甚麼？因爲，他們都有功香港。

近年香港處處盡力表現「民主作風」，以示舊殖民地思想已成過去。這班激進青年的活動，足以顯示香港的民主。像他們這種叫囂，平反天安門事件，釋放無辜被捕者的示威，在中國大陸勢必抓去再教育，沒人有胆這樣做。在香港却是容許的，可見香港的民主作風，大異於獨裁專制的中國大陸。沒有他們的放肆，不能顯出香港的民主，因此，說他們對香港有功，的而且確。

最受困擾的是香港老八，香港老八對這班後生仔最拃忌，因此連香港警方也緊張起來。

聶鳳智與劉道生

岳騫

華帮五一勞動節，各地大頭目紛紛亮相，海外自由人士要知道共帮頭目升沉，就從這些「節日」中看出。本年五一節人事方面變動，最引人注目的是「南京軍區司令員」換了聶鳳智，海軍司令員換了劉道生。

聶鳳智是許世友死黨

聶鳳智一九一七年生，早期歷史未詳。一九四五年抗戰結束後，任山東軍區（張雲逸）膠東軍區（許世友）「三分區司令員」，兼「解放第五師」師長（膠東地方部隊臨時編成的野戰部隊）。一九四六年十月，國軍大舉進攻膠東，擬壓迫膠東共軍殲滅於渤海灣。聶鳳智率「解五師」阻擊國軍，歷經高密、姚各莊、平度、掖縣諸戰，血戰國軍整編第八師、一九八師夾攻高密。十一月十一日，反撲國軍一〇三師，阻止國軍突進龍口海岸，保證渤海灣上補給綫有功。一九四七年初，膠東部隊升爲華東野戰第九縱隊（司令員許世友），任九縱「二十五師師長」。同年四月，阻擊國軍整十一師（胡璉）進攻沂濛基地。五月，阻擊國軍整七十四師（張靈甫）由孟良崮進攻坦埠，爲粟裕調集主力圍殲張師爭取了決戰時間。同年七月，參加南麻戰役，在陳毅親自指揮之下，血戰國軍胡璉師六晝夜不勝，受國軍追擊，退保膠東。十月反撲范家集（對國軍整六十四師），搏戰八晝夜再敗。同年底，許世友升任華東野戰軍東綫兵團司令員（政委譚震林），統一指揮膠東第二、七、九、十三各縱隊，聶接許世友任九縱司令員。一九四八年三月，綀兵膠東有成，隨許譚自膠東出擊，歷戰担任主攻任務，連克張店、周村（三月十二日）、濰縣（四月廿七日）。濰縣一戰，不顧損失進攻，殲國軍陳金城部。一九四八年九月，率部強攻濟南，首先突破內城，俘國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十一月率九縱圍攻國軍黃百韜兵團。



聶鳳智老上司陳毅

十一月二十日，配合八縱（張仁初），首先突入碾莊圩核心陣地。廿二日，繼續打下黃百韜最後的一個據點（大院上），黃百韜自殺。一九四九年三月，九縱改編爲三野二十七軍，任軍長（政委劉浩天）。四月廿一日，率部突破荻港江防，席捲江南，進逼上海。五月中旬所部編入「東兵團」（宋時輪），由「總前委」（鄧小平、陳毅等）指定爲上海城市攻堅部隊。五月廿六日，共軍兩鉗夾攏高橋吳淞，國軍被迫撤出市區突出部，聶部未經激烈戰鬥，即進入上海的繁盛地區。一九四九年夏——一九五〇年秋，調任華東軍政大學教育長，訓練大量華東知識青年。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共參加韓戰，大量發展空軍，調任華東新成立的空軍第四軍軍長，精練華東空軍殲擊部隊數師輪調北韓作戰。「志願軍」空軍後期作戰（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基本上歸聶指揮，提出「有利則打，不利不打」的口號，與彭德懷及蘇聯顧問的「見敵就打，有利必打，不利也打」要求對抗，見重於毛。韓戰後率「志願軍」空三師、空十二師、空八師各部精銳返駐華東，一九五四年昇任華東軍區空軍司令員，與國軍爭奪浙海制空權，指揮華東空軍投入一江山、大陳戰役。一九五五年昇任南京軍京副司令員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統一指揮蘇浙皖及上海基地海空軍及高炮部隊，面對國軍空軍及冲繩美國空軍。

聶鳳智是許世友的心腹

割據之勢牢不可破

一九五八年秋，指揮南京空軍參加金門戰役，與國軍空軍作戰，損失過當。此後蘇援中止，中共空軍裝置性能日遜，在高空、低空中無力防止國軍飛機入大陸偵察，聶強調「突破高空低空兩關」口號，將高空交飛行部隊（後增導彈部隊）、低空交飛行及高炮部隊，配合劉善本「地面苦練，空中精飛」的方針。

一九六五年六月，南京空軍政委余立金調昇空軍政委（接吳法憲），續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空軍司令員（政委江騰蛟），在中共空軍中自成一系。同年越戰昇級，調派南京空軍一部赴西南支援北越，勢力擴展至昆明軍區。一九六八年三月，空軍政委余立金犯重大錯誤，被毛林逮捕判刑，牽涉南京空軍；旋南京空軍負責人，改由昆明軍區司令員劉懋功接任。

聶鳳智在大批中共軍事頭目放出牛欄後，又回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當是許世友的關係。他實在是屬於許世友一系，其人之驃悍在「三野」系軍事頭目中也最突出。這次華國鋒把聶鳳智拉出來担任地位僅次於「北京軍區」的「南京軍區司令員」，大致情況不外：一、丁盛垮台後，聶鳳智事實上已控制了「南京軍區」。二、華國鋒藉此見好許世友。三、華國鋒仍在實行拉攏下層，打擊上層的政策，但無論如何，聶鳳智之擢昇，確實壯大了許世友的勢力，割據之勢更牢不可破，對華國鋒政權將是一大威脅。

劉道生任命無大意義

劉道生要算是中共海軍創建人之一。江西蓮花人，一九一七年生，出身晉察冀軍區。十七歲（一九三三年）即任湘贛邊區紅八軍（軍長李天柱，政委王震）政治部工作。同年夏調瑞金紅軍大學（校長周昆）第一期學習，分配政治系第一隊，與邱創成、謝扶民同隊。一九三四年初畢業，調任紅二十二師政治部主任（接方強），時爲國際派幹部。同年秋，隨紅一方面軍長黛。一九三八年任職八路軍一一五師，隨副師長聶榮臻開闢晉察冀軍區，歷任團、旅政委。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戰結束，任晉察冀軍區（二級軍區）政委（司令員郭天民），領導平北軍分區（易耀彩，楊春圃）部搶佔張家口，與蘇軍會師，中斷國軍十一、十二戰區聯絡。一九四六年任晉察冀野戰軍某縱隊政委。九月參加張家口戰役（被國軍擊敗）。一九四七年任晉察冀野戰軍兼同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羅瑞卿，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一九四八年底——一九四九年初參加平津、太原戰役。一九四九年底調海軍工作，任海軍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蘇振華）。一九五一年兼海軍幹部部部長。一九五五年九月受海軍中將軍銜、一九五九年四月昇任海軍副司令員。

聶鳳智死黨譚震林

劉道生的任命，實則並無太大意義，因爲前任「司令員」蕭勁光年齡已老，多年來已不能過問實際事務，皆由劉道生負責，也許蕭勁光目前與劉伯承相同，已臥床不起，不能再拖下去，乃換了劉道生。

余立金曾是聶在南京空軍的拍檔

華國鋒權力正增強

蕭勁光其人在中共頭目中資格相當老，雖然較晚於毛澤東，但與劉少奇任弼時地位相同，其所歷職務之多，亦屬少見，計有共軍政委，共黨省委書記、共軍司令員，實則其人半點也不懂海軍業務，只是與毛澤東關係密切，在江西蘇區時因擁毛被周恩來代表國際派判以五年監禁。因此，毛澤東雖然鬥盡了湖南人，井崗山老人，獨對蕭勁光保全到底，大概到了現在，實在幹不下去了，被華國鋒更換。

共軍中海軍也是最弱的一環，一向也不受重視，所以劉道生之任新職，與聶鳳智就不能相比了。

華國鋒目前極力建立自己的體制，所更動的中共省市委第一書記已達十、，「部長」也有五個，未公佈的尚不在內，目前又更換軍事頭目，雖然[illegible]現成的事，但對華國鋒而言，也未嘗不可增強其地位，也許因此會造成內[illegible]併早日發生。

評中共「工業學大慶」會議

李哲夫

華國鋒上台後，連續召開兩次重要經濟會議，一是數月前的「農業學大寨會議」，另一是上月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企圖藉此把大陸的經濟搞上去。然二十多年來，大陸的工農業發展每下愈況，萎靡不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長期的權力鬥爭，工農業遭受嚴重破壞，加上毛澤東的錯誤經濟路綫，處處出現生產脫節現象，致使工農的經濟生活陷入困境。華國鋒召開「工業學大慶會議」，仍然貫徹毛澤東的經濟路綫，除了達到其鞏權目的外，對經濟發展，肯定毫無補益。

中共新當權派在上月二十日已開始舉行其所謂「工業學大慶」第一次會議。這是華國鋒上台後親自主持的第二個全大陸性的重要經濟會議。另外一個就是數月前召開的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這兩個會議，據稱是要解決的是所謂「工農業生產」的問題。

「工業學大慶」會議早在華國鋒上台之初即已決定召開，其後這一段日子，卽在積極籌備。二十日此一會議在遼寧南部大慶油田開幕之日，華國鋒、李先念、陳永貴、吳桂賢、谷牧、紀登奎、汪東興、王震、余秋里、蘇振華、李德生等新當權派，除吳德、葉劍英、許世友、韋國清、陳錫聯等外，均會參加，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所有這一切，均足見中共新當權派對此一會議之重視。

權力鬥爭．經濟衰退

大陸工農業在過去二十多年來的萎靡不振，每下愈況是舉世有目共睹的。中共政權成立之初，毛澤東實行「一面倒」的親蘇政策，獲得蘇聯一些所謂「工業建設」的援助，中共所謂的「工業化」基礎，事實上就是那麼一點。但是，蘇聯的這項援助，對中國大陸人民來說，則毫無生活上的實際幫助。且因毛澤東的「一面倒」政策，爲討好斯大林的寵護，毛澤東悍然參加了侵韓戰爭，在這場戰爭中，中國大陸人民所被迫付出慘痛的代價，除了不計人命的損失外，僅戰費一項，就遠超過毛澤東曰蘇聯求取得來的「工業基建」援助不知高出多少倍。顯然，中國大陸人民在這方面所受的沉重損失，與蘇聯的所謂援助關係並不很直接，而毛澤東的「一面倒」賣國政策，則是直接成爲中共二十多年來工農業破敗萎頓的一個開端。

其後，一九五三年起，中共開始其第一次內部權力爭鬥的「高饒事件」後，接着就出現了「彭黃事件」、「劉鄧事件」、「林陳事件」及最近的「四人帮事件」。每次這種內爭的出現，都多少與大陸工農業的衰敗有互相的關係。毛澤東在這些整肅事件中，毫無例外地把大陸工農業長期萎頓的責任，全部推到他的政治權力敵人的身上，指工農業受這些人的干擾和破壞。華國鋒上台，師承毛澤東的這一套整人哲學，也把中共自「文革」破壞活動以來，大陸經濟瀕臨破產的全部責任，指爲是受「四人帮」之害。從而力圖爲毛澤東與全體大陸人民爲敵的，倒行逆施的經濟政策打掩護。爲其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打掩護。

召開會議．保權鞏位

但是，剝開中共這些在內爭中政治上的胡言亂語的外皮，人們可以從這裏面接觸到大陸工農業破敗不振的一些事實。「四人帮」倒台後，中共新當權派中與經濟有關的高級共幹如谷牧等，曾多次向外間表示：由於受「四人帮」的干擾、破壞，大陸工農業生產需要至少三年時間，才能整頓好而有所增長。

這些中共頭頭坦率承認，如以外貿能力來作爲一個衡量標準，則中共需要三年才能有足夠維持其外貿能力的工農業生產基礎。可見，大陸工農業的衰敗，在華國鋒上台之際，事實上已經到了極爲衰弱的程度。「四人帮」垮了之後，華國鋒的第一個措施卽是全面凍結資金，不支不付，由此一事觀之，也意味得到中共經濟上的艱困窘迫之境。

華國鋒上台後半年時間內，先後召集有關工農業生產的大會、小會達一百多個。開了全大陸性的

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华国锋
一九七七.四.廿.



文革叛徒在大慶會議上亮相

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又開目前這個全大陸性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並強調其重要性，這當然表示華國鋒急於要從經濟上擺脫困境，從經濟上打開一條足以保障其政治權力地位的出路。透過抓經濟、整頓經濟來達到抓人心，爭取人心的目的。這是華國鋒上台之後，其動向的一個比較突出的方面。

毛式經濟無可挽救

但是，這裏有一些情況却客觀地在說明着，華國鋒極少有可能達到其願望的。首先，毛澤東一生對大陸經濟的破壞情況極其嚴重，毛澤東推行了二十多年來所謂「社會主義經濟路綫」，就是造成這種嚴重破壞的主要因由。這證明，中共所謂「社會主義建設」那套東西，對工農業生產，只有消極及破壞因素，並無復甦經濟的積極作用。而華國鋒為了其政治權力利益的鞏固，仍不能放棄毛澤東的這條路綫，用毛澤東搞垮大陸經濟的那一套來整頓經濟，圖挽救工農業生產，則無異是在毛澤東的經濟廢墟上，再放上一把火，把大陸經濟從破敗搞到化為灰燼而已。

其次，華國鋒能否抓好經濟，在抓好之前，還有一個整頓工作。「人民日報」最近的一些號召性的評論文章看，以工業生產來說：生產指揮系統、規章制度包括技術操作、質量檢驗、設備管理、維修、經濟核算、產量、品種、動力消耗、勞動生產率、成本、利潤、流動資金等的指標，都尙未建立和訂定。顯然這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搞得出來的東西。

積重難返・前景黯淡

特別是按照華國鋒所標榜的經濟建設的排列秩序是農、輕、重，即「以粮為綱」的經濟建設路綫，剛才說要這樣辦，却就碰上了大陸近三十年來罕見的春旱，嚴重影响今年的農業生產，且目前大陸上已有六、七個省份發生粮荒，這又無疑使華國鋒的抓經濟第一次手還未伸出就碰上了一記悶棍。而目前，大陸上華南及上海等工業較集中的城市，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增加生活必需配給量的大字報又大量出現，這些都給華國鋒抓經濟帶來了相當巨大的困難。

經濟的底子是虛薄的，工農業生產是一塘死水，特大旱災使今年經濟的前景黯淡。工農的經濟生產在困境中又無解救之方。這些客觀的事實的威脅都無一能解決，靠一個所謂「工業學大慶」的會議就能把大陸二十多年來積重難返的經濟抓活起來，當然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估計，這次中共的「工業學大慶」會議，頂多只有產生一些要大陸工農大眾，勒緊褲帶，枵腹生產的一套新枷鎖而已。「人民日報」九日的一篇社論中，事實上已先透露：開展「工業學大慶」就是要大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大鼓革命幹勁，大搞增產節約，把增產節約運動作為「工業學大慶」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從這些字裏行間不難看到，這次中共的「工業學大慶」會議是反大陸工人經濟利益的這個性質了。

美國人寫中國近代史

錢希川

美國人寫的中國近代史，以「斷代史」方式寫民國史，使中華民國自卅八年大陸撤守後的一章留下空白。哈佛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正在編述民國史部份，由於他長期親共，對中華民國歪曲、污蔑，自是意料中事。我們的歷史學家，不能讓外國人歪曲自己的史實，更不能讓歷史留下一片空白。

讀了歷史學者吳相湘教授所發表的「美國人寫中華民國史」之後，不禁感慨萬千，而認爲我們自己似乎太不爭氣了！「中華民國史」應該由美國人寫的嗎，這個問題一直在腦際中盤旋，而久久無法抹逝。本來，學術無分畛域，歷史也沒有嚴格的國界，但是，以擁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大國而言，以我們的歷史學者汗牛充棟而言，以及我們的歷史研究機構的衆多而言，至少，我們應有由我們自己寫的「中華民國史」，才合乎常規，才循乎正道，否則在見仁見智，甚至戴着有色眼鏡的情況之下，美國人所寫的「中華民國史」能否百分之百的客觀眞實，就令我們不無疑問了！

中國無歷史人材？

我不是一個學歷史的人，但是至少唸過「中國通史」、「西洋通史」以及「中國現代史」等一類的學科，過去若干知名學者的努力研究，在這方面——除「中國現代史」以外——的成就，也確實相當不凡，前代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是相當豐富的，可惜我們自己未曾特別加以珍惜，並妥善的運用，以致「中華民國史」的重要著作，在國內沒有一個自命爲歷史學家的有心人，以皓首窮經的心情去完成它，而讓一些黃髮眼兒根據他們間接的體驗來著述，對於我們這裏的歷史名家，豈不是一項絕大的諷刺？

難道我們的歷史學者，都只能做短程而淺進的歷史研究工作嗎？難道中研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對「中華民國史」之類的歷史著作，不屑一顧嗎？難道我們的歷史園地中竟對「中華民國史」這塊園地不加栽培或忍其成爲沙漠狀態嗎？難道沒有一個歷史學人體會到「中華民國史」的重要性嗎？對這些一連串的問題，我們簡直無法找到適切的答案？

讓「中華民國史」在歷史的一個章中留下一片空白，眞是我們中國人的奇恥大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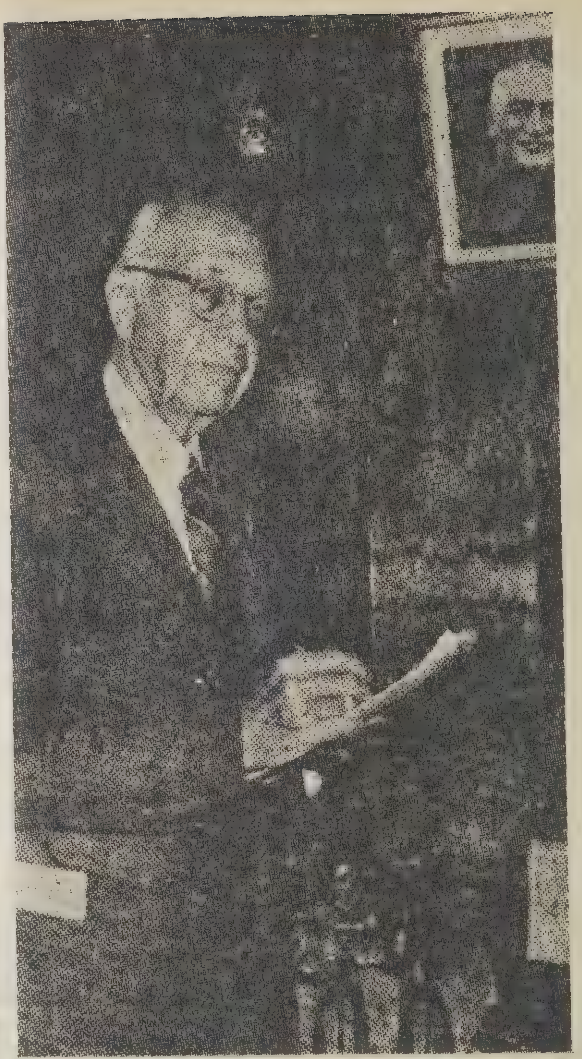
根據吳相湘先生之所述，事情有令我們感到懍然以懼的，計有下述幾點：

（一）美國現有所謂「當代中國」研究的組織（很抱歉，我不知道這個研究組織的實質內容如何？以及其對歷史研究的所持觀點及客觀態度如何？）由於此一組織係以中國大陸演變爲其研究對象，所以其研究期間，應在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以後，但當美國學人有限度的前往中國大陸訪問之後，發現自己的研究完全是自言自語不符事實，更醒悟到對中國認識的太不夠，尤其自十九世紀急行跳遠到廿世紀中葉，實在是「大躍進」，浮而不實，於是再回頭研究民國時期的史實。於是，當代中國研究委員會便決議設立「民國時期中研究工作小組」，由密歇根大學費維愷教授等共同主持，一九七四年決定；民國時期是指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即民國元年至民國卅八年大陸全部撤守，毛帮政權在北平粉墨登場）而言，而且認爲這是一個過渡時期。一九七五年十月，「民國時期中國研究新聞信」開始發行，至本年二月已刊五期，報導有關研究近況及資料以外，有一期專刊民國史實研究解說四篇，從各方面分別提示可能研究的方向與題材……。在這些解說中有的指出：這民國時期充滿了近代史的經驗，也有人強調：美國人不應戴有色眼鏡來看民國時期中國的成敗，當然也不免有不成熟甚至錯誤見解！

美國人寫中國近代史

問題就出在這裏，斷代爲史，固然已有先例，但歷史既有其延續性，也有其承接性，如果活生生的把歷史劈開而以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這段時期爲民國史，則在史實研究的客觀性與眞實性上，便不免大有疑問。至少談民國史便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及推翻滿清有關，而這些史實如果不加叙述，民國史的記述便無法肇其端，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對中華文化道統一脈相承，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雖已喪失，但是在治權的哲學基礎、倫理基礎及主義的奉行上，仍是民國時期的延續，因此，談中華民國史，如果沒有這些串連性，則其不免失之主觀，失之歪曲，此乃屬無可避免的事。所以在民國史實研究解說中有人強調：美國人不應戴有色眼鏡來看民國時期中國的成敗，當然也不免有不成熟甚至錯誤見解，他們自己既已公開承認戴了有色眼鏡，有不成熟甚至錯誤的見解，則如何匡正他們的錯誤見解，如何讓他們取下有色眼鏡，正是在國內自命爲歷史學者的任務。如果連這點任務都不能達成，我們還能談什麼歷史研究？

老實說自從二次大戰末期，我們還在浴血抗戰當中以來，部份美國學者即已經戴上了有色眼鏡，


去年曾到台灣兜一圈的費正清

來看我國的成敗，歪曲事實，見解錯誤更是層出不窮。卅餘年來，國內歷史學者的努力何在？到今天讓美國人來寫中華民國史，即令其完美而毫無瑕疵，即令其客觀而又正確，也仍然是國內歷史學者的重大恥辱！

大陸撤守的民國斷代史

（二）費正清主編「劍橋中國史」，共中第十二、十三兩卷，均記述民國史實，將於短期內刊行……劍橋歷史是承認歷史學人難免有民族感情的：……。費正清是哈佛教授，而且是一般美國人中所謂的中國通。我國對日抗戰時期，曾在我國担任外交方面的職務，對中國方面的事項知道確實不少。但是，如所周知，費正清在對華問題上存有偏見，而是一個傾向於共黨的學人，他的主張和見解，一向是跟我們格格不入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因此，由費正清來主編「劍橋中國史」，其正確性已可想而知，記述民國史的第十二、十三兩卷，雖然尚未會問世，無法窺其全豹，但其不免失之偏頗或恣意予以污蔑，恐怕是在意料中事。何況他們已經自己承認歷史學人難免有民族感情的。因此，其立論難以公正，將屬無法避免的事實。我們雖然無法匡正其中的錯誤見解，或影响費正清的看法。但是我們的歷史學者，未能寫出一部自民國元年至卅八年大陸撤守的民國斷代史，又有什麼辦法怨尤別人在其越俎代庖中立論之偏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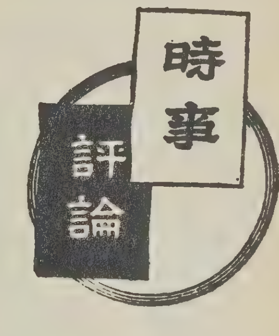
（三）中日戰爭確是民國時期特關重要的大事，美國人現正注意研究，英文新刊不多，史丹福及哈佛各刊一冊有關汪僞組織史實以外，牛津大學出版社刊行：「日本在華北軍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記述日軍運用政治及經濟控制華北有關事實等問題。根據吳相湘教授之所述，有關中日戰爭的史實，英文新刊不多，但是就因爲英文新刊不多，更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舉世皆知，八年抗戰是國民政府在蔣委員長的領導下獲得勝利的成果，共產黨却在從中取得漁利——打自己人擴充其實力。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中共已經把八年抗戰時勝利成果，列爲他們努力獲得的，共產黨抹煞了國民政府領導抗戰的功績，而說八年抗戰是他們打的，同時共黨的文化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如果美國學術界中的「有心人」也起而附和共產黨的邪說，那豈不是對歷史的「大不敬」？因此，國內的歷史學家寫民國史，寫民國史中的對日抗戰史，在當前情況下就更有其重要性了。

（四）哥倫比亞大學刊行「百萬人委員會：一九五三至七一年中國遊說團政治」，以及美國大學出版公司新刊「馬歇爾使華報告」等，都是值得我們的歷史學家們詳加研究，然後著論並以歷史的眼光及求證方法來加以矯正的歷史素材。百萬人委員會究竟是不是一個中國遊說團政治，我們應有勇氣面對事實。而馬歇爾的使華，眾所週知他也受到了當時美國駐華大使館若干共黨同路官員的矇蔽，在觀念思想上根本就有了成見，而馬歇爾任務之失敗，實質上的原因在於中共，形式上則由我們挑起了全盤責任，以致馬歇爾繼任國務卿以後，採取了種種對我國不利的措施，終而使中國大陸淪失於中共之手。這些前因後果，我們應該有足夠的史料，足以寫成一部完整的歷史，而國內却沒有人這樣做，豈非令我們感到慚愧？

台歷史教材抹殺五四運動

誠如吳相湘先生所說：多年以來，國人習聞當政言「我們有光榮歷史」，但極大多數人甚至史政當局也不能言及其詳，祇知喊北伐，剿共，抗日現成話，而不知這祇是建國過程中的破壞工作……，在這六十年中還有許多積極建設工作……，各大專學校中的中國現代史教材，更是坐井觀天，不祇不能說明，中國現代史是世界現代史的一環，甚至五四運動，華盛頓會議也抹煞不提，難怪許多大學畢業生一到美國，看到中英文有關民國史實的書籍，要驚惶失措，這些話實在值得國內治史者的警惕。至少我們不能讓費正清之流戴上有色眼鏡，以所謂「民族情感」，來歪曲偏頗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六年來的史蹟。

可是，讓「民國史」在我國五千年歷史中留下一片空白，實在是這裏的史學家們之恥，我們應有自己根據翔實史料所寫的「中華民國史」！



香港推行十年

港府行政司黎保德最近在一個社團的午餐例會上，以「香港的公共房屋問題」爲題的演講中透露了香港政府正積極推行十年建屋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不但標誌香港建設的重大發展，也說明香港社會福利一個重大突破。

港府重視公共房屋問題

無可否認，住屋問題是直接影响香港居民生活的嚴重問題，是關乎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香港政府能重視這個社會問題，及能照顧這種市民利益，其本身就是一個具有現實價值和理想意義的社會改革。而這種社會改革。正是社會福利的普及，及民生改善的提倡，作爲依據的。沒有這種利及市民的普及和提倡，一切「改革」，只是流於表面。值得香港市民欣慰的是，香港政府對公共房屋問題的重視，以及公共屋宇計劃的推行，其本身就是一種言行一致的一種社會改革的實施。雖然政府在制訂公共屋宇政策，擬訂公共屋宇計劃，及執行公共屋宇措施，難免存在一些缺點，但這些缺點，不能也不應成爲人們否定或抨擊香港政府公共屋宇政策的「藉口」。

以香港的具體情況和實際條件，能夠在公共屋宇方面取得今天的成績，殊不簡單；也是香港向外界引以爲豪的成就。如果忽畧香港本身的處境，及無視香港取得的成就，而只是爲了某些利益和個人偏見，就一味攻擊港府的公共屋宇計劃，這難免是一種不公平的態度，及不公正的所爲。

正如港府行政司黎保德透露，香港公共房屋之居住環境應可在十年內大有改善，港府爲了將這一願望早日實現，已決意不惜金錢時間去發展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務求能如期完成各項建屋計劃。政府期望從現在到一九八五年間完成更多公共房屋，以容納多一百五十萬人，目前房屋委員會正盡速在這方向努力，以期達到每年安置二十萬人之目標。

十年建屋大計 促進民生福祉

這個十年建屋大計，確是促進民生福祉的福利大計，也是值得廣大市民熱烈歡迎的施政大計。但達成這個安置並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的計劃，進而遂步而全面地完成居者有其屋的目標，顯然是不能單純依靠政府的政

大門大亂的

深入揭批全面清算

華國鋒一伙是否會將「四人帮」處以極刑，現在下斷語似乎畧早，按照華國鋒年初的一項公開講話，揭批「四人帮」的運動，在今年整個一年間要分四個階段進行。即第一階段的重點在揭批「四人帮」的「篡黨奪權」陰謀，第二階段重點在暴露「四人帮」的「醜惡面目」，第三階段重點在揭露其所謂「修正主義」的行徑，第四階段重點要在「理論方面」廣泛地把「四人帮」眞正地批倒批臭。依此四個步驟而言，目前對「四人帮」的批揭，似乎已走到第二個階段。「兩報一刊」上週評論文章，對「四人帮」所確定的一些東西，嚴格說來尚非是「四人帮」的罪名的確定，只是暴露他們「醜惡面目」這部分的一個正式確定而已。如指江青、張春橋爲「歷史上的反革命到現行的反革命」，姚文元爲「階級異己分子」，王洪文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其中所羅織來的那些內容，都是早經在各種文章中所透露的，現在只是正式肯定這些內容，目的仍是在攪臭和盡量醜化「四人帮」。做的仍是暴露「四人帮醜惡面目」這第二階段的事情。

華國鋒也是四人帮

華國鋒新當權派對「四人帮」的批揭運動，以當前的情況而言，對王張江姚四個人，這方面早有腹案，並已定下步驟，「四人帮」反正已經成了甕中之鼈，要怎麼批，怎麼揭，問題看似比較主動，阻力也並不十分大。整個運動的眞正難題，還在於對「四人帮」的餘黨，及相當數量的受「四人帮」影响的各級幹部和一部分羣眾。華國鋒新當權派早就公開透露，說「四人帮」人數雖少，能量頗大。華國鋒也會一再聲言，粉碎「四人帮」是做到了，但要肅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影响，還有很大量的艱巨工作。所謂流毒影响，是既指事，也指人的。這即是說在「四人帮」被粉碎後，清除其餘黨及清除其影响的各方面工作仍相當艱巨。新當權類似這樣的話，直到最近也還在特別加以強調，足見眞正有困擾和有阻力的仍在這個方面。

江青「四人帮」的形成。最少已超過十年，這個帮是由毛本人親自組織的。十年中，毛也一直把江青扶爲這個帮的帮頭，把「四人帮」扶爲中央中之另一太上中央，直接當權，因此，在整個獨裁暴虐機器中，十多年來幾乎每一個齒輪，都要受「四人帮」的擺動，受他們的指揮，也受他們的影響，這都是事實。江青等既「凌駕於黨中央」及毛之上，十年來中共政權的每一件事，

建屋計劃

徐達文

策，及貫徹這個政策所擬訂的實施計劃，而且必須依靠市民的合作和支持。由於現時本港缺乏興建的大批土地，而鄰近市區的可用屋地更加缺少，在許多本來可適合建築公共屋宇用途的土地已被佔用的情況下，正如黎保德指出，港府目前要先清拆或遷徙人口才可利用這些土地來發展公共房屋，困難重重，是推行此計劃之首要障碍。政府要消除這種障碍，除了將公共屋邨逐漸向市郊甚至離島發展，以爭取更多可用土地外，就只有從舊式徙置屋宇着手。事實上，這些低層的徙置大厦，由於設備陳舊簡陋，已不適合目前香港的居住條件，而其原有建築空間未能獲得盡量使用，也變相形成了對可利用土地的浪費。故當局清拆徙置區的重建計劃，是一種合理的施政措施。可是有某些人士，却故意曲解港府這種良好計劃，將之誇張爲「刻意迫遷」及「藉此加租」，這難免又是一種別有用心的主觀武斷。

收取租金是合理的

我們認爲，港府當局的公共屋宇計劃，儘管不是十全十美，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出發點與做法是合情合理的，而實質也是爲了市民利益，這又怎能將之歪曲爲以「加租」作爲「賺取暴利」。平情而論，政府化費了大量公幣興建的公共屋宇，所收取的租金，以這些屋宇的建築成本，管理費用，和環境設備，比起市面私人屋宇的租值，就低得多，故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也是政府對市民的一種公共福利。如果以過份廉價的租金，或不收取租金，理解爲政府實行公共屋宇計劃的原則，致形成全體市民津貼部份市民的現象，這也不是一種合理的做法。

公共屋宇居住環境已改善

我們指出港府公共屋宇計劃的優點，並不是忽畧其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點。像黎保德認爲，在一九七三年前，香港的公共屋宇情形一般來說，都呈現一片混亂和缺少組織，多過負責部門各自爲政而無統一決策，公共屋宇居住環境擠迫而無流動性等等。這種現象，近年來已遂漸有所改變。

港府推行十年建屋大計，不僅可以容納多一百五十萬人入住公共屋宇，也可以遂步供給公共房屋住戶更大流動性，使他們有更廣泛選擇居住環境的權利，甚至住宿設備，及決定租金的選擇。這是一個值得市民歡迎的大計劃。由於這個計劃對市民生活及社會安定，有極其深遠的影响，我們對此才感到特別興趣，並一再提出來加以討論。

今日大陸

秦明

每一個人不受他們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即如華、葉、李等粉碎「四人帮」的主要頭目們，江青「四人帮」過去在他們身上所發生的影响就既大且多。要清查起來，同樣是個「罄竹難書」。要把當時受「四人帮」的影响也作爲一項罪名來揭批，那末，華國鋒一帮新當權派的罪名同樣不少，而且還特別嚴重。

華國鋒一伙當前揭批「四人帮」的阻力之所以不在已成甕中鼈的江青「四人帮」，而在於肅清「四人帮」有關連的人和事方面，其原因就在於如果要認眞對一人一事只要受過「四人帮」影响和有關連的都要肅清的話，最後必將連新當權自己也要肅清掉。一九七四年，華國鋒、李先念等身爲「副總理」之際，多少次跟在江青身後替江青當隨從，接見外賓，爲江青長威風，要說影响，這影响是夠大的，要論罪行，這罪行當然不輕。因爲這是江青「凌駕於黨中央」之上、「篡黨奪權」的公然表現，而華國鋒等當時則以行動承認江青的這種「凌駕」和「篡黨奪權」的行爲是合法的。

牛鬼蛇神一路貨

「四人帮」被捕後半年來，華國鋒一伙把近十個省的地方頭目整掉最近又悄悄的把「空軍司令員」馬甯整掉，在上海則整掉了幾乎全部的原來頭目，而原來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和另外一些共軍頭目，也半年失蹤，不知所終。華國鋒一伙雖未敢公佈他們失蹤，或被整掉的原因，但這些人遭整顯然都與「四人帮」的影响有關。但另方面，一些證據鑿切，並經人公開揭發的「四人帮」原來的貼心分子，如汪東興、吳德等則一味保護，列爲當權人物和反「四人帮」的英雄。眞正的「四人帮」餘黨公然當權，受影响的各級頭目則一個個被整，華國鋒以這種不顧事實，顚倒「是非」的手段來清除「四人帮」的餘黨，肅清其流毒，其不能服眾，引起抗拒和阻力，就是十分合理的事。

華國鋒的揭批「四人帮」運動，現在已走到第二步，今年還有兩步要走，下兩步被直接牽入的人和事還會更多，面還會更廣。因而中共政權的政治權力鬥爭，塵埃還未落定，前途必將還有更加莫測的千變萬化。

有所不談集

金日成的家族統治

魯曉明

上月初，北韓金日成買了四萬個瑞士金錶，上面刻有他及他兒子二人的肖像。北韓購買這批金錶，猜測金日成可能不久將會把北韓勞動黨的領導權，交給其子金正一。金日成買錶贈送幹部的用意不外乎有二，一是藉他在過六十五歲誕辰時，宣布他兒子昇遷之事，好大大提高其子的威望；二是他可能吸收毛澤東繼承權的寶貴教訓，覺得生前傳位較之死時傳位更爲穩當。在北韓統治層中，金日成家族佔了主要地位，弟弟金英桂過去是副總理，兒子金正一是宣傳部長，妻子金聖愛是「女盟委員長」，外曾祖父康良煜是副元首、人民委員長楊享爕與外長許錟是親屬。

早在今年二月下旬，由日本共同通訊社根據韓國靈通方面的消息來源，顯示出北韓共黨已選定金日成之子金正一爲其繼承人，以期金日成一旦逝世，政權可以順利遞嬗。

金日成出身極爲神秘

金日成此人，出身極爲曖昧神秘，據說在二〇年代左右，有一眞正的金日成將軍是韓國游擊領袖，死於一九三一年；於是另一游擊首領襲金日成之名，然一九三七年又遭日軍殺害。故二個老金日成在從事活動之際，現在的金日成只是個孩童而已，二個老金日成死後，目前的金日成三沿其名，並加入共產黨，至莫斯科受訓，一九四五年八月趁蘇聯對日宣戰之際，隨蘇軍進入韓國，被蘇方扶持爲北韓統治者。

金日成一向以殘暴著稱，在其三十餘年的統治中，不但對人民施行高壓政策，並且大肆屠殺異己，稍有反對之意，就是過去親密戰友也難逃刦運，今年三月七日突告暴斃的前參謀總長南日大將，據聞是因反對金正一爲繼承人而慘遭殺害。其搞個人崇拜之舉措，也絕對超過史達林及毛澤東。在北韓隨處可見其巨像，甚至在板門店亦有其雕像，他的野心極大，雖然一九五〇年的南侵失敗，但其迄今仍未戢止再度南侵之意。他甚至不以統一全韓爲滿足，他爲許多國家訓練顚覆和游擊人才，並支持若干地區的叛亂活動。北韓在過去，工業和動力設備有相當的基礎，礦產亦至爲豐富。但其爲實現侵略野心，動用鉅欵擴軍和進行對外統戰，以致搞得民窮財盡！所欠外債達十餘億美元，目前至少是無力償還此外債的。六十五歲的金日成頸子後面長了一個大瘤，健康狀況不佳，隨時會被死神召去，故其繼承人選近年來一直爲各方所正視。

準備生前把權力交給兒子

金日成要把北韓共黨領導權，交給其今年三十六歲的長子金正一，是在一九七三年九月所開的北韓勞動黨中央全體委員會任命金正一爲宣傳部長兼秘書時，就正式開始部署了。誰也知曉在共產黨體制之內，誰掌握了文教大權，誰便控制了黨員和人民的頭腦與耳目。

至一九七四年，北韓各地展開了建立金正一繼承體制的學習班。一九七五年九月，爲了要把經濟建設六年計劃（七一—七六），提前一年四個月完成，乃成立「三大革命小組」，以作爲推進的原動力，金日成把金正一安排當「三大革命小組」的總領導人，並實行打擊和貶抑老幹部的保守與官僚主義，進一步提高其子的權力。



金日成

北韓共黨最高統治者，是金日成和與其多年共同奮鬥的一批老助手，如崔庸鍵，康良煜、崔貴、朴成哲、吳振宇、金一、南日等。但這批人年事已高，健康不行，如原任元首後貶爲副元首的崔庸鍵已於去年九月逝世，南日今年三月暴斃，國防部長崔貴和總理金一均以健康不佳免職，代之以吳振宇和朴成哲。另外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又擴延至其家族，譬如其父金玄極是個名不經傳之人，如今已被塑成反日鬥爭英雄，其前妻金貞淑獲得廣泛褒揚，現

妻子金聖愛是「女盟委員長」，現任副元首康良煜是其外曾祖，人民委會委員長楊享燮與外長許錟都是他戚屬。只是特別令人矚目的有二人，一是其子金正一，另一是其弟金英柱。



金日成兒子金正一

弟弟金英柱被削權

金英柱過去任副總理，早被認為是金日成繼承人，在北韓統治層中擁有重大潛力。但自一九七二年底，北韓五屆最高人民會議，他的地位突見下降，從第六位貶到第九位，只被選為人委會委員會而已，並不再擁有副總理職位。反之，金正一地位像坐直昇機的高升，在北韓勞動黨負起重要職務，在北韓可以發現許多公共建築物裏，都併排着父子二人照片，在共黨會議中，他和其父同樣被稱為「敬愛的領袖」，金正一生辰亦成為北韓的重大假期，故依目前形勢判斷，金正一正被處心積慮的培養，以便日後成為繼承人。查手頭資料，最近北韓共黨政治局已推薦金正一為繼承人選，本來以為四月十五日金日成六十五歲誕辰時可正式宣佈，但報刊外電未有傳聞，故也可能要待至北韓勞動黨今年較後時召開第六屆大會時才宣佈。

或許四月十五日未宣佈金正一為法定繼承人，是受到了某些阻礙，至目前為止，金正一成為繼承人，只能說是秉金日成個人旨意，未必獲廣泛支持。此可舉二例證實，金日成現任妻子金聖愛，對非親子的金正一早就眼紅，過去更發生二人爭立的鬧劇，一九七四年成立的繼承體制學習班，在一九七六年更一度停頓，金日成後來終選傳妻不如傳子的古訓。今年初，又把學習班恢復起來，渡過了此一巨大危機。另外，金正一之叔金英柱目前雖被黜，但其兄一死自不甘再忍耐下去，何況金正一只是個三十餘歲的青年人，過去無赫赫之功，才能也未必服眾。金聖愛雖被壓抑，但其野心勃勃是不甘雌伏的，一些元老宿將在金日成死後是否忠心支持金正一；這更是不敢預測的，金正一的狀況倒有點像中共「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王洪文在毛澤東暴斃不足一月，立被逮捕下獄，故金日成如一死，北韓共黨政權是否也和中共政權當今處境一樣？金日成用心良苦的培養締造家族統治，換言之，就是將國際性政黨走向血緣性政黨，相信此程是行不通的，中共現況就是現成的前車之鑑！

蔡·省·三 皮底元無血

青冥

蔡省三在「蔣經國與蘇聯」一書裏，很客觀的勸告反共人士說：「如能迅速改轅易轍，則光明前途在望。」甚麼是「光明」呢？我獃頭獃腦地把蔡省三的巨著翻了好幾次，終於找到了「光明」，願與在黑暗中奮戰的反共人士分享。

蔡省三說：「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和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三個外國頭目，為了他們推行強權政治、互相爭奪各自的權益，他們把中國的領土和主權當籌碼來做他們的骯髒政治交易。」「斯大林的手中，一手是鹽，一手是氯氣，他隨時會把鹽變成氯氣。」

蔡省三又說：「希望台灣的孫中山先生的信徒們，勇敢地回到『聯共』的『革命聯合陣綫』中來。」「中共以世界的全局為重，以祖國利益為重。」「是每個中國人應該引以為自豪的。」

現在，請再看看「以祖國利益為重」的中共主席毛澤東的話：「慶祝斯大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自己的親切的朋友。」「斯大林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忠實的朋友。」（見「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文）

敢問蔡省三同志：中國人民是否應該支持中共，「擁護」斯大林的「骯髒政治交易」？這是否「愛國」的最新定義？我們是否應該把外蒙古拱手讓人？

八百年前，陸放翁寫了一首「嘆俗」的詩：「風俗陵夷日可憐，乞墦鉗市亦欣然。看渠皮底元無血，那識虞卿魯仲連。」今夜挑燈翫此詩，深感劍南字字不我欺。

從太空中攝下藍綠色的地球照片戲劇性地顯示，地球上的水量極豐，問題是其中很少能被人類直接利用。地球上十四億立方公里（八百七十萬立方英里）的總水量中，百分之九十七點三是不適飲用或灌溉的海水，只有百分之二點七是淡水，而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水凍結在冰河或兩極的冰層上，剩餘的淡水大部份又深藏在數千公尺的地下，即所謂的化石水。事實上，全世界的淡水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分佈在河流、湖泊和沼澤中，容易供人利用。由於人口與農業用水激增，使地球可用的水無法解决人類飲用，因此各國研究發掘水源，包括提煉海水開鑿深井，乾旱地區，則限制用水。

每人每天耗水量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除了用水解渴和作飯之外，還用來洗澡、冲抽水馬桶、洗車和澆草坪，於是人們對有限供應的水的需要量就就不斷地增加。在乾燥的非洲每人每天所用的水可能不超過零點八加侖，在已開發國家中人們用水却恣意浪費；根據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的一項報告，倫敦居民每人每天用水六十八加侖，巴黎居民每人每天用水一百三十加侖，莫斯科居民每人每天用水一百六十加侖，紐約居民每人每天用水二百七十加侖。即使個人耗水量減少，總需要量仍然會增加，因爲現在四十多億的人口預料在公元兩千年以前會增加至七十億之多。

雖然如此，人類直接消耗的水量還不能與農業用水相比較，農業用水至少佔人類用水總量的百分之八十，而世界上現在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粮食生產依賴灌溉。當人口增加而粮食需要量也增加之時，也需要額外的灌溉以開發邊際土地生產必要作物，工業用水量也增加——以生產電力、冷化核子反應器和製造化學原料和金屬，結果，許多湖泊和溪流遭受農業和工業——以及人口日增所製造的廢物——嚴重污染，不經過費用昂貴的處理即不能再利用。

雖然經過淨化措施，但是由於必需從已污染的水源取飲用水，已經引起廣佈的疾病，世界衞生組織估計，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病例源於不潔之水。

最近的乾旱使世人更加意識到全球的可用水供應量多麼有限，例如在美國西部許多地區，原本就因人口和農業用水激增而勉強夠用的地下水，已在目前的乾旱中枯竭，許多水井乾涸無水，迫得農夫挖掘更深和更費錢的井水以求達到日趨下降的水位綫。

新奇的取水途徑

有些國家正在嘗試用新奇的方法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水，沙地阿拉伯與一家法國工廠簽約研究從南極拖冰山到紅海港口使其溶化成淡水的可行性，在其它地方，還有幾種較方便的方法正被用來增加可用水的供應量，其中包括：

一、海水提煉淡水：以色列是一個雨量奇少的國家，一年裏有八個月不下雨，所用的水大部分來自約旦河，也有部分來自海洋，以色列海水化淡工廠目前每年從海水中提煉七十八億加侖（三百萬立公尺）的淡水，代價十分昂貴（一立方公尺要花費美金一元），但以色列沒有其它選擇。

在沙地阿拉伯，政府不計代價投資一項耗資一百二十億美元的計劃，此計劃成功之後，在一九八〇年之前海水化淡，工廠一天可製造六億加侖的淡水。

油產豐富的科威特目前所有的淡水幾乎全由海水提煉而來。

二、開鑿深井：用掘井的辦法，埃及地質學家企圖開發據信横亙在西部沙漠下面的巨大地下貯水鎮，其中有些深藏在砂下一千二百公尺（四千英尺）之處。埃及地質學家魯斯廸說：「得到這些水源之後，人可以再度居住在沙漠之中。」但是也只能居住一段短暫的時間，這些化石水貯水池補充得非常慢，每年只能補

世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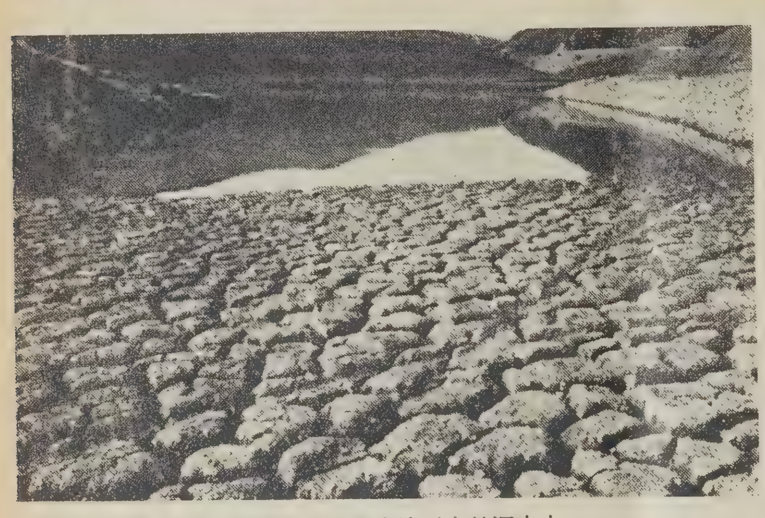
世界雨量分佈圖

充數毫米高的水，不管用作何種用途，其供應量都有限。雖然這些化石水貯水池可供應用數世紀的水，但最後終將枯竭。

三、循環利用：有些國家正以重覆利用來縮緊淡水的供應量。日本正在試驗一項先將水給人類使用然後收集起來給工業利用的系統，芬蘭的紙漿和造紙工業正在試驗一種淨化廢水重覆利用的系統，其它國家要求工廠和電力公司設置閉路冷却系統，以免繼續從河流或湖泊中抽水。

四、河流改道：澳洲人正在使河流改道用以灌溉，原本注入東南方塔斯曼海的雪河現在被改道流經雪山之脉注入農地灌溉系統。蘇聯正在對鄂畢河和葉尼塞河進行相同的計劃，這兩條河原本向北流經西伯利亞注入喀拉海，將部分河水朝南改道之後，使其注入灌溉系統，以保持邊際小麥產地的生產。

這些措施都將能協助減輕世界對水日益增加的需要，但却不能解決問題，不管如何縮緊水的供應量，如果人類對水繼續浪費而且污染，並且以壓迫所有自然資源的數目繁殖，水將變得供不應求。到那時候世界將變得日益乾涸，除非現在就開始節省用水，否則有一天睡醒之時將發現水井已經乾枯了。



美國西部的湖海及蓄水池正在乾涸之中。

限制用水措施

在三藩市的弗蒙特旅館裏，製冰機僅工作半天，抽水馬桶的冲水量已由七加侖減至四加侖，雖然旅館管理員杜賽克承認「很難禁止客人作長時間淋浴」，但是他已在每個淋浴蓮蓬頭裝了流量限制器。二次大戰期間曾

的水荒

陳獨塵譯

在中國成為日本人的囚犯，一家人一天僅賴一桶水維生的芭利太太說，他知道許多節省用水的方法。目前在三藩市開餐館的芭利太太說：「我洗過衣服之後，用剩水洗厨房的地板，我以前利用一名男孩帮我清潔我住的公寓，但後來我讓他走路，因為我害怕他浪費我的水。」

每隔十五分鐘，三藩市國際機場的廣播系統就播放一遍錄音帶：「因為缺水，我們要求在機場和在加州地區所有的人儘可能從各方面節省用水，我們感激您的合作。」

經過兩年的乾旱而且貯水池的水位下降至四分之一的容量之後，三藩市終開始了用水定量配給，這是美國境內採取此項措施的最大城市。上星期，市議員發通知給六十六萬七千民眾，命令他們減少四分之一的耗水量，海灣地區的三百萬居民，在大都市實行用水定量配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鄰近的社區，可以依據每幢房子居住的人數訂定用水配量，三藩市必需依據每家住戶去年的用水量訂用水分配量。三藩市公共事業委員會的李歐納說：「我們不能依照按口分配制度，需要作人口調查才行，而且人口的遷移如此頻繁，必須每兩個月重作一次調查才行。」

雖然政府可以檢查屋主的水表看用水量是否超過了容許限度（違反者先是接到警告，再不遵守則予以罷鍰和加上流量限制器），但公寓住戶通常不是直接付自己的水費，結果是三藩市市內的房東必需担負起告訴房客減少用水的責任。公寓房屋聯合公司的溫妮弗瑞・麥卡錫說，她不懷疑房客會遵守，她說：「他們知道不遵守以後就無水可用。」為了防止房客偷偷用水洗車，她已在她經營的公寓裏，把車房的水龍頭把手拆掉。

大多數三藩市居民都已精於省水，他們用淋浴、洗碗碟的水來冲厠所、澆花和洗地板；他們洗澡時，都採取不用盆浴的浴巾擦洗或快速淋浴。市長莫斯肯妙語解嘲說：「我也告訴我的孩子，不管什麼地方得到洗澡的機會，一定要善加利用。」

有些人希望藉水量分配而獲利，餐廳老闆現在不再在餐點中供應飲用水，他們建議顧客買啤酒或加州葡萄酒代替。活動競選三藩市監察人職位的凱克提出了一些節省用水的方法，包括設置流量限制器和在馬桶水箱裏放瓶子以減少冲水量。

但是舊金山的草地不久可能變得更加枯黃，水量配給的規定也更加嚴格，除非下一陣長時期的大雨，否則供應海灣地區的貯水池將於今年秋末或一九七八年年初枯竭；如果這種情況真的發生，海灣城市勢必將向其它州求援——而且大多數加州人將被迫過相當少的水生活。

華國鋒不善外交

華國鋒自去年起，由「副總理」而「代總理」而眞除「總理」進而升至中共第一號人物地位，在對內玩弄奪權鬥爭技術方面，確有「獨到」之處，但一年多來，華國鋒亦曾接見過不少「外賓」，卻毫無表現。與華接觸過的「外賓」沒有人對華吹捧，頂多只說華是個善於處理實務的人物而已。

華袍笏登場以後，提到外交，一再重複申明繼續貫徹毛澤東的「革命外交路綫和政策」，沒敢多說半個字，仍然繼續執行聯美反蘇政策，仍然進行「反霸」政策，仍然拚命拉攏「第三世界」，遍尋華歷次的外交言論，了無新義。勉強尋找，僅僅發現去年十二月廿六日藉毛生日，搬出毛二十年前一篇「論十大關係」的講話，經華篡改之後予以發表。其中第七項，「黨和非黨的關係」一節中，華將毛著「外交政策一面倒」一句抹去。第十項，「中國和外國的關係」，原作有要學習「一切民族的長處……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長處，有優點，也有缺點」。華則加上「有人以爲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那有這回事？」原作只提要學習一切其它國家的優點，華又加上，諸如：「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還特別提到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合乎科學的方面」。這些只不過表明華將向「四個現代化」邁步，與外交政策無涉。

提起外交，華僅對人事調動深感興趣。他將「外長」喬冠華罷官，喬妻章含之原任亞洲司「副司長」亦隨之去職。駐外「使節」被調回的共達十五人。其中除黃華調升「外交部長」，陳楚將出任駐聯合國大使，王殊被任命爲「紅旗」雜誌主編，錢其琛接任「新聞司」司長之外，其餘諸人均下落不明。這類人事調動並不意味調整外交陣容，而純爲剷除「四人幫」在外交方面的餘孽，其手段依然是對內而非對外。新近期間，中共與巴布亞新畿內亞、利比利亞以及約旦三國「建交」，亦不表示是中共爭取而來，乃是這三個國家自投羅網。相反的，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大國，中共「使節」均告缺位。駐蘇大使已十年無人，駐日大使自陳楚於去年年底被調返大陸後迄今職位虛懸，駐法大使曾濤離任後亦未補入，駐西德大使王殊、駐加拿大大使章文晉均於離任後未派新人接替。這些重要國家，華遲遲不派大使進駐，他必然有困難，或是有苦衷。

由地方小頭頭上升的華國鋒，與外交素無關連，更缺乏這方面的知識，半年來，勇於對內鬥爭，無暇他顧，對外交只有擱置，

何應欽伉儷生活恬淡

「鑽石婚」是夫婦共同生活的最高境界，何應欽及他的夫人王文湘女士，在人生的過程中，患難與共、互尊互讓，達到了這個境界，在我國的軍事將領中，他們是第一對。

何先生穿着綴了一朵蘭花的禮服，何夫人的旗袍上也粧了同色的蘭花，神情愉快的在愛婿蔣友光、愛女何麗珠，和孫兒的攙扶下，歡慶這人間難得的鑽石婚紀念。

何應欽廿七歲主持貴州講武堂時，當時的黔軍總司令王文華，非常賞識何應欽的才華，把他的妹妹王文湘介紹給何應欽認識，一年後因爲志趣相投而結褵。王文華是追隨國父革命的元老，他的大哥王伯羣也是革命先進，曾任國府委員及交通部長。

早年，何家非常艱苦，所面臨的革命工作也很艱鉅。何夫人因爲兄長的關係，曾給何先生很多暗中助力。

何夫人王文湘女士可以說是一位「女革命家」。

何先生的性格比較中和，是屬於「柔」型的；而何夫人則比較剛強。因此，在他們的夫婦生活中難免像每對夫婦一樣，會有意見的不同。每次都是何先生以忍讓謙和的態度，來化解何夫人的剛強。

可是，何夫人對何先生的照顧也是無微不至的。在黃埔軍校還未成立前，何應欽曾被人暗殺過一次，傷勢很重，全仗何夫人眠不解帶的苦心照拂，才漸漸痊癒。

夫婦間感情是相互對待的，何夫人剛正堅毅，何先生柔而能容，兩人都彼此互相愛顧，因此才感情與日彌增。

何夫人在廿七年前罹癌症，曾赴日切除治療，廿七年來她以旺盛的生命力和癌症搏鬥，除了每年必須兩次赴日例行檢視外，身體一向硬朗。何夫人旺盛的生命力都是何先生的關愛所給予。

何先生夫婦家教嚴謹，也是親友所稱道的。他們同心的不使獨生愛女過份嬌縱，因此何麗珠能以優秀的成績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並考進外交部服務，派駐洛杉磯任副領事，最近因鑒於父母年歲日增，才請調回部，讓父母享受含飴弄孫的樂趣。

現在，何先生夫婦年歲日增，性情都愈來愈寬和，並且也愈來愈互憐互諒。

何應欽喜歡養蘭和打橋牌，何夫人喜歡做家務事，偶而和二、三老友摸八圈。有時候也下廚，自己動手做一兩道道地的貴州菜，讓何先生品嘗、回味。他們夫婦生活愈來愈趨恬淡靜謐。有時候，何應欽也會到各地參加蘭花欣賞會，偕同夫人一齊欣賞。

何應欽夫婦是虔誠的基督徒，每週四，家裏都有查經會，教會裏的朋友常相走動，

二十七歲的……

往中國大陸訪問，抑且參與美國會代表團與中共頭頭之間的會談。據路透、法新兩通訊社記者自北平報導說：代表團正副領隊曾向記者表示，撤普之隨團前來訪問，表示美國新總統對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極為重視」；又謂：撤普在訪問活動及與中共頭頭們會談中，表現得「十分得體」。

我們無法獲知卡達總統此項派遣是出自何種動機。鑒於撤普在本月十六日與李先念會談時，曾「轉達其父希望繼續與中共改善關係之意思」，並接受中共頭頭致卡達總統的私函，承允携返華府，面交卡達總統，可見撤普此行，乃作為卡達總統的私人代表。捨正當外交途徑而弗由，使愛子作為代表而與此潛在的敵人作外交的接觸，此舉不能不認為與卡達總統所一向標榜的外交作風有異。其受到中共的嘲弄，（李先念當面嘲弄以撤普的年齡應可「成家」，明顯地以黃口孺子視卡達總統的私人代表）毋乃自取其辱。

卡達一大敗筆

卡達總統在白宮接見蘇聯人權運動領袖，並親函沙卡洛夫，對蘇聯人民之爭取人權表示同情與支持，曾贏得舉世的讚譽和喝采。然而正如高華德參議員所說，中國大陸，在中共暴力統治下，多年以來，互通存問。此非僅顯示其所謂人權原則具有雙重標準，且必定在莫斯科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卡達的人權原則，乃專以蘇聯及其東歐各衛星國為目標，目的乃在鼓動蘇聯人民的反抗，為布里茲尼夫政權製造內政上的困擾。此與在國際關係上之企圖聯毛制蘇，表裏呼應，如出一轍。試問，既然卡達政府蓄意以蘇聯為敵，且以蘇聯作為唯一之敵，則莫斯科又如何能對美國寄與信賴，而在限武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達成協議與和解？

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我們遠隔重洋，業已聽到美國公眾對卡達總統的許多批評。如談卡達乃一位「開口的總統」，凡事先說了以後再作思考。當然，類此批評，皆由於對卡達總統缺少深刻的認識。但對於撤普之訪問中共，我們却不能不深置遺憾。理由是，美國如今沒有理由故示與中共親近。此非僅不合道德的原則，抑且有悖現實政治的利益。七十年代初期，美國曾表現為一種風尚——競求與中共接近，以為有利於和解的目標。時至今日，數不清的事實證明此純為一種主觀的幻想。所謂尋求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結果，只導致美國與其盟邦的分裂，美蘇實力對比的逆勢轉化，及美國在全世界人們心目中道德品質的墮落。卡達總統就任未久，當其力求振作之際而有此舉措，豈非一大敗筆！

余秋人

斯大做媒人，建議四名美國籍富家女其中之一可為未來的英國王后。

英報亂點鴛鴦譜

戴拉絲、賽拉、希瑟、和安妮四位少女分別被英國報紙選中為「查爾斯的安琪兒們」。只是，她們都告訴華盛頓明星報：「謝啦！我們都沒興趣！」沒一位願意扮演查爾斯王子的灰姑娘仙蒂莉拉，還有的小姐對這個玩笑甚表不悅。

賽拉的父親是德州州長，希瑟是美國巨室的千金，戴拉絲父親担任羅德島州參議員，安妮則是紐約參議員林賽的掌上名珠，是一位有希望的電視演員。她們在美國，都是大家閨秀。

英王儲與美國名媛

賽拉喜歡小白臉

雙十年華的賽拉說：「查爾斯王子非常好，可是我喜歡羅拔烈福型的人。我並不是不想認識他，可是談到婚姻的問題，我想不大可能。」

這位就讀於衛理公會大學新聞系的少女，希望以後在電視方面發展。她說：「我的家人到倫敦去時，有人圍著母親神秘地打聽我的一切，我覺得非常可笑；老實說，我不太了解查爾斯王子，只知道他是位和善聰明的人。」

富家女希瑟也做如是表示——這都是報紙胡謅的。

母儀天下沒興趣

戴拉絲的母親認為這事妙極了。她笑著說：「好極了！眞是太好了」她認為查爾斯王子在未來會有個最好的「職業」，而且絕對「前途無量」。

她說：「當年我在倫敦參加一項會議時經人介紹認識了查爾斯王子。發現他是位專心一致且令人喜愛的青年，我想他要是當個女婿一定也不錯。」

倒是戴拉絲對這事還沒那麼起勁，芳齡廿五歲的戴拉絲主修英國文學，對怎麼取得駕駛醫院救護車的興頭比當查爾斯王妃更大。她已受過了處理任何醫藥急救的訓練，一心盼望能夠駕駛救護車，能挽救別人生命或協助別人。她認為整件報導是個玩笑。

第四位安妮・林賽，今年二十一歲，父親是前任紐約市長。多年前曾到英國旅行，可是已不記得白金漢宮是什麼模樣了。她笑著說：「如果當時我知道會有今天這檔子閒事，倒該多注意白金漢宮一下了。」

倫敦每日鏡報上說，查爾斯王子和這四位名媛中的任何一人結婚，都將使得盎格魯撒克遜人和美國人結起姻親。只是，從妞兒們的反應中判斷，這門親事是希望不大了。

（譯自華盛頓明星報）

李凱詩譯

早熟的西德少女

李麗嫦寄自西柏林

典型的西德十五歲姑娘

詩人讚美長得亭亭玉立的少女說出「二八年華」四個字，這裏面含有女孩子在生理上成熟的意義；德人也說，姑娘十六歲，自以爲聰明了，將生理與心理作了一番比較。有人喜歡發謬論，說在六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嬰兒，目前約是十五、六歲，他們將主宰今後德國的命運，因爲他們受到四種思想意識型態的薰陶，即，接受兩次世界大戰洗禮的祖字輩的想法，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及戰爭結束後那段受人氣及物質極端缺乏的艱苦年月的父字輩的意識型態，西德進入小康時期對於戰爭尚有餘悸的兄姊輩的影响，以及時下學校與社會的教育的薰陶。

生活溫飽・思想開朗

祖字輩對於過去向外絕口不談，家庭裏則當作故事敘述；父字輩則提到戰爭就指着傷疤破口大罵，只求過安定生活，兄姊輩吃盡被欺侮及窮的苦，對於戰爭的厭惡及一切穿制服的行業，無論求學擇業都以現實爲出發點，性格上較爲偏激，西德前一、兩年的無政府主義暴力組織都是這批三十歲上下的青年發動的，目前是德國歷史上空前的繁榮時期，粗重骯髒工作悉由客籍勞工包辦，自己則担任主管或清爽業務，這些十五、六歲的未來主人翁何其幸運，個個吃了無憂果、定心丸，不愁溫飽祇問生活物品品質，再加上完善的醫療制度，發達的大衆傳播事業及旺盛的旅遊活動，使他們非常充實。因之，在思想上也超越他們的上代，走向開朗無私的理想主義上。

十五六歲・聳乳豐臀

十五歲的小姑娘剛跨過十四歲的法定兒童年齡，成爲少年，逐漸掙脫長輩保護管束，也練習自我作主自我警覺，處處顯示他們比上代更早熟。在體形上長得像十八歲大姑娘，穿着T型運動衫，琴妮貼身褲，襯托出高聳的乳峯與豐滿的臀部，引得街頭、游泳池畔的眼睛屏息側視；在學校裏彼此聊天的內容，老早不再是宗教，也不是如何與男朋友約會，而是交換避孕常識。

異性慰藉・促進成熟

依據統計，西德目前總共有四十六萬介乎十五與十六歲的女孩子，平均來說，第一次與男孩子約會是十三歲九個月，第一次獻吻是十四歲五個月，到了十五歲六個月已經有固定男朋友，及至十七歲二個月就初嘗人生滋味了。

這種現象對於社會秩序、民族健康有否影响，許多專家學者認爲沒有什麼不好。心理學家說，當女子激發性的衝動時不該壓抑，否則會影响人格發展；少年顧問說，父母與學校給予女孩的壓力，使她們轉向異性尋求慰藉，這時應該小心減低壓力，並且幫助找好的伴侶；法律學家說，法律不干涉私生活，但請注意懷孕後的積極與消極責任；性問題專家說，女孩子們知道容貌與胴體是一大本錢，但應提醒她們不要誤用，也就行了；社會學家也指出，地球上有些地方的少女綺年十五歲已經身爲侯爵夫人或酋長夫人，也有藉性生活促進成熟的作用；烏爾姆大學的勞立成教授說，少女只要年屆十四歲就具備性的慾望而能達到高潮，並指出避孕藥的種類已經足以供應人類不同體質而無損害健康。諸如以上的論調，在西德隨時可聞。

面對潮流，西德人身爲家長究應怎麼辦？教育學家說，最好不要欺騙或禁止孩子，但是應該適時適地剴切說明、詳細剖析利害關係，使孩子知所警惕能够自我控制情慾，理智地思及責任問題，並且完全信任雙親老師，以備吐露心思發洩鬱悶，以收情慾互配之效。

回顧我國古時女子十五歲算成年，叫及笄之年，請問東方西方同中有異否？時潮在回流呢，或是一去不復返？

荷里活明星沉溺毒品迷藥

尹靜心

荷里活的男女藝人，不少沉溺於毒品迷藥，在許多派對中，洋酒與果汁都摻入迷幻藥，主人家的茶几上，經常是薄荷糖與古柯鹼並列，大蔴雖然容易取得，可是不少人認為它太「小兒科」。

荷里活的女主人們的咖啡桌上擺放着各種飯後口菓，薄荷糖……糖菓……古柯鹼……與奮劑或鎮靜劑等。

一個老演員說：「回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荷里活每一個人都飲酒。他們在每一個地方都飲酒，現在毒品已代替了酒，祇是那麼簡單。」

女演員露茜拉莉因藏有古柯鹼而被捕，應該是荷里活毒品結束的開端——或者警官們那樣的希望。

但事情並非如此。一個比華利山警官說：「它祇替古柯鹼作宣傳。當她被捕，許多明星仍然是吸毒。」

露茜不是唯一被控藏毒的藝員。不久以前，賴恩奧尼絡被捕，因藏有一安士大蔴，類似的控罪，曾經加於蓮黛麥加尼；披頭士保羅的妻子，以及尼路戴雅蒙。

最近，佛烈迪布連西，「美女與男人」的主角，在鎮靜劑影響下，在一條快速公路上，從一條行車綫轉至另一條行車綫時被截停。

大蔴當然是最容易獲得的，但它被大明星睨作「小兒科」。一位明星說：「為什麼我要抽吸大蔴，當我能夠從古柯鹼或墨斯卡連獲得更大的樂趣？我買得起呢？」

警察的拘捕不能阻止人們吸毒，那祇增加他們的聲譽。

但他們憂慮或會開罪公民們——那些看他們電影的，在拉斯維加斯夜總會的表演中喝采的，而最重要的電視節目的。

如果人們停止那樣做，他們沉下去，而這是他們所知道的。因此，他們要注意他們的的觀眾的感受。這是說要謹愼。

一個著名的光芒四射的女孩子，一個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女演員，在世界各地有「朋友」，而她時常分別探望他們，在墨西哥、歐洲、夏威夷或任何其他地方，她都會由其中一個朋友迎迓，他們的口袋帶滿着供他使用的古柯鹼，大蔴和迷幻藥，她與這些朋友的標準安排是，如果事敗，她的姓名不被提及。她慷慨的付給這服務的費用。

在另方，有些荷里活藝員不想沾染毒癮。一個女演員說：「我參加派對的時候，我不吃任何東西，因為你後來不能夠知道有甚麼東西滲混其間。」在一個有二百賓客——包括某些荷里活最著名的人物——的派對中，有兩個大酒碗，其一標明酒及鮮菓汁，另一標明「加了迷幻藥」。

查察誰嗅古柯鹼的最快捷的方法是找尋「古柯鹼指甲」。這是一隻特別長的指甲，能夠藏足夠的古柯鹼以供嗅吸。

一個生意很好的比華利山的修甲師，擅長修理「古柯鹼指甲」，雖然她拒絕透露她的顧客的姓名而使他們歡喜。

幾年前，曾經有過一個時期，「樂」音樂明星們喜愛吸毒，但很少其他的人。

現在情形改變了，吸毒的人多了，電影界各部門的人都吸毒了。

甚至有些不敢吸海洛英——因為知道它終會毀滅他們——的人，也於早上把興奮劑加在咖啡裏。並於午間再來一次。許多片場是「關門」的，沒有其他的理由，祇是防止警察於一位明星在吸毒時，進入他或她的化粧室。

一個新電視片集的女明星承認：「我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是『上電』。但最艱難的事情是使我的眼睛不至看來混濁！你的眼睛開始混濁，人們一看便知……」

雖然有數以百計的毒品，在荷里活最流行的是古柯鹼。售價（一格蘭姆六十至一百美元）對於有電影入息的人是不成問題的。

一位明星坦白的說：「我們的雜貨賬單與我的古柯鹼帳單是完全相同的。」

它最低限度造成一個嚴重的困難問題，怎樣使荷里活的形像清潔，特別是在每年的電影學院獎頒獎禮。去年，有些明星因為吸毒過量而神志模糊，以至不能宣讀他們的簡短演詞，而不上台。一個女演員堅持的說，她能夠支持。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她不能夠從所拿的咭，讀出獲獎的姓名，她喃喃的說不出聲，便倒在台上。

在目前的流行歌劇「一位明星誕生」，有幾場戲描寫「樂」音樂明星在登台前嗅吸古柯鹼。

去年聖誕節，一位富有的男明星，把鐵法尼克出品的小金盒——裏邊藏有一格蘭姆的古柯鹼——餽贈給朋友。

每一個人都仍記得伊律高德——自承抽吸多種毒品的——於幾年前怎樣在拍「猛虎的一瞥」時暈倒。

它應該是一個教訓，許多見得到的教訓之一。但在荷里活的工作是緊張的，而毒販四出活動。

有些人仍然記得，一九二零年代電影明星死於毒品的醜聞，它可能再度發生。

擁有世界的偉人

古鶴翔

在四月二十一日，一羣中華民國之友在紐約集會，紀念總統蔣公，這羣美國人向飾以兩面中國國旗的總統蔣公像行三鞠躬禮。

美國醫藥援華會執行董事賈賽德博士對相識已半世紀的蔣總統致頌詞說：「未來世世代代將發現，蔣總統對人類進步與福祉所作的貢獻，為我們當代任何人中最偉大者。」

賈賽德認為英國的邱吉爾和美國的羅斯福都是自由世界的偉人，而「蔣總統是世界上最大國家的領袖，其時間較另兩人中的任何一人都久，整整半世紀之久——自一九二五年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至一九七五年，他本人崩殂——他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朝氣蓬勃，不倦不息的領袖。」

賈賽德又說：「一般人都以蔣總統的事跡而不是他的人格，來衡量他的歷史地位，如果他不是一位堅強、自立、有遠見和不屈不撓的領袖，有使人尊敬與服從的充沛活力的人格，則他絕不可能領導一個大國歷經五十年激盪的歲月。」

賈賽德博士指出：「當代人比蔣總統受到更多的惡意中傷——不單來自他的敵人，還有來自許多他信任為朋友的人，但是他却從未發一言以自辯，也未對其他人提出指控。他有着潛默的信心，認為時間將能顯示眞理和揭破虛僞。」

賈賽德博士引述英國一首詩中的名句來頌揚蔣總統說：

「當周圍的人失去冷靜並對你備加責難時，如果你能保持冷靜；

「當所有的人都懷疑你時，如果你能信任自己——但是還要原諒他們的懷疑態度；

「如果你能等待，而且不倦等待——若為謊言所騙，也不以騙言騙人——若為人所憎恨，也不因而憎恨別人……。

「（那麼）你就擁有世界，及世界上的一切——尤其甚者——你將成為一個偉人……」

當賈賽德博士發表了動人的頌詞之後，所有與會者都起立喝采。許多美國人建議將這份頌詞的全文送呈卡達總統和國會。

讀完上述的報導後，筆者彷彿回到過去的日子中。

北伐的時候，筆者還是一個小童，甚麼也不知道，祇能從歷史中知道一點蔣公的事跡。

在一九三一年，也就是日本軍閥侵佔我國東三省時，筆者正在廣州讀小學，雖畧聞民族危機，仍然是不大關心國事的。

到了一九三六年，陳濟棠辭職下野，粵、桂服從中央，外患日深時，筆者對蔣委員長方才有一點印象，那時筆者已經是初中學生了。

當蔣委員長五十壽辰時，全國各地發動獻機祝壽的熱烈情況，實在使中國的民心振奮。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委員長西安蒙難的消息傳來時，全國震動同胞們都有大難臨頭之感；直至張學良悔禍，護送蔣委員長返回南京之日，全國同胞才鬆了一口氣。那時候，全國各地，鞭炮之聲不絕。

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軍閥進侵蘆溝橋，於是全面抗戰開始了。當時蔣委員長是全民愛戴的領袖，是國家安危的象徵，蔣委員長表示：中國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

在全面抗戰開始以後，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在抗戰正式展開之際，筆者剛剛在廣州荔枝灣的嶺南分校畢業，同時畢業的同學，有陳維韶、陳啓潛、區寶祥、×××、李廣森、李廣安、李熾雄等。

抗戰展開後，先父古錫佐，先慈沈德芳帶我們回到澳門南灣水坑尾四號那座古老大屋中生活，而將我們在廣州多寶南橫街九號的屋子交給親戚照顧。到了抗戰勝利後，多寶南橫街那座屋子已被人拆為平地；最近這幾年，我們在澳門水坑尾的古老大屋也易手了，現已改名為「荔安大廈」，我回澳時曾在門外徘徊。

我想起童年時代，想起少年時代，想起抗戰時的情況。在抗戰時，中國人想起蔣委員長，就萌發了希望，就增強了勝利的信心。結果，中華民國成為五強之一。這時候，蔣委員長聲望之隆，誰能比擬！

如果這時中共不勾結蘇聯，如果中國人民不為共黨邪說所惑，試問今日的中國將成為一個多麼美好的國家！

可是，中國人民被共產黨欺騙了，中國人民成為共產黨的奴隸了，直至今天，多少逃出共產地獄的中國同胞要寄人籬下？

蔣總統確實受盡了懷疑，責難和憎恨，可是他默默地不予置辯，而且光明磊落地引退，讓李宗仁成為「代總統」。後來李宗仁棄職潛逃，國民黨中常會及立法委員三百餘人聯名請求，蔣總統才決定復職，繼續為反共復土而戰鬥。

蔣總統不計較個人得失，在共禍最危急的時候，保全了復興基地，不但使中國人民有推翻暴政的希望和力量，也保障了亞洲及世界的安定。要不然，今日的中國人已絕了望，今日的亞洲及世界，共禍不是更囂張麼？要不然，今日的香港，一定早已淪亡！正是：「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偽有誰知！」

「毛選」的本質

梅耐寒

最近華國鋒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實所謂「毛澤東選集」，不過是以四本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和西遊記）為骨架，加上義和團的符籙，再加上歷代流寇的戰術，然後用馬、恩、列、斯的洋裝包皮紙，把它包裝起來的一堆破爛東西。

毛思想的本質，毛在致江青私函中，似乎已經作了「自我介紹」。他說：「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該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今（一九六六）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按指林彪）的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法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是講得很，簡直吹得神乎其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所謂「鍾馗」，乃一大鬼也，據天中記引唐逸史謂：「唐明皇病瘧，晝夢一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朝靴。捉小鬼啖之。嘗應舉不第，觸階死。明皇覺而痊，詔吳道子畫其像」。所謂「逼上梁山」，出自古典小說「水滸傳」，乃是「被逼而落為草寇」之意。這就是說，毛自己承認他似鬼、似寇、似虎、似猴，因此，他必然具有下列諸思想：

一、殘爆思想——毛說他自己有「虎氣」、又有「猴氣」。虎乃猛獸，性極兇殘猛悍，既食他獸，又可傷人；猿猴類中，猿猴躁而大猩猩亦獷猛，見人則襲擊。毛兼具虎性和猴性，因此殘暴無比，狡猾之至。當有人指責中共殘酷不仁時，毛曾坦白承認，他說：「正是這樣，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

毛及其集團的殘暴不仁，不僅導致人民不滿，而且共黨內部人員，特別是知識份子，亦未必完全贊同。例如中共作家蕭軍卽冒生命之危險指責共黨不仁。他說：「所謂民主也、革命也、共產也，……此眞背天逆人，顚倒倫常之舉；復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財，挖人之根，……甚至淨身出戶，此眞亙古未有之強盜行為，眞李自成，張献忠之不若也。滿淸雖異族，日人雖異類，尙不為此，胡共產黨竟如此不仁其甚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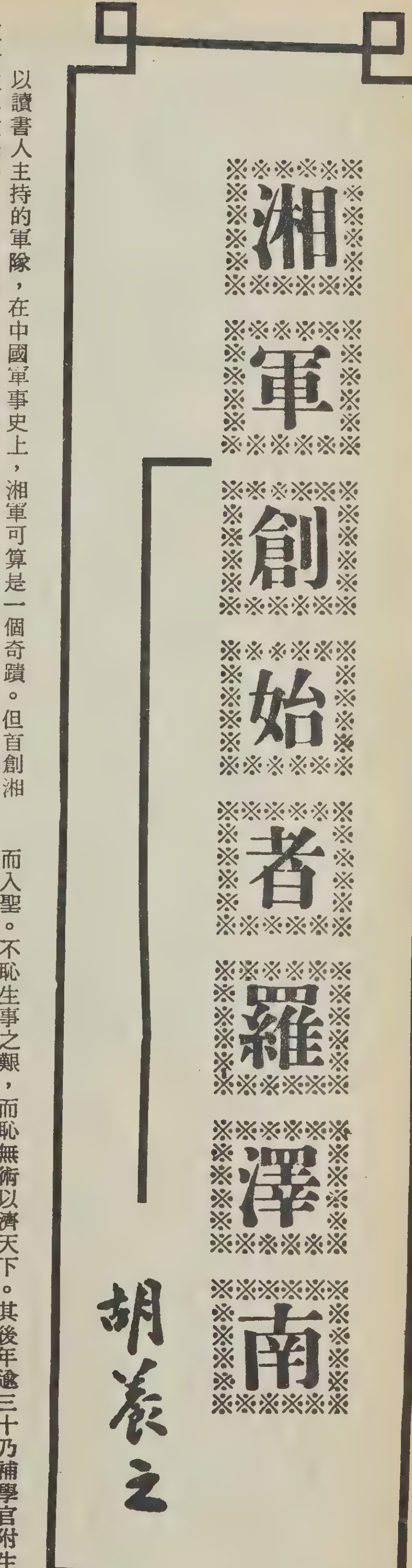
甚至毛的「朋友」、「親密的戰友」、兼「接班人」的林彪，據「五七一工程紀要」（反毛政變綱領）透露，也曾指毛為「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當代的秦始皇」、「獨裁者」；並指他「玩弄陰謀殘殺同志」，「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蜜語對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客；明天就成了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有哪一個開始被他捧起，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生兒子也被他逼瘋。」如今被他整肅的親信，則更將林彪和陳伯達包括在內了。如此這般，眞使中共政權「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林彪語）了。

二、流寇思想——毛在其給江青的私函中，一再說他是被「逼上梁上」的。其實他正如「水滸傳」中一百零八個「好漢」上梁山的動機一樣，跟環境的「逼」無大關係，而是因為具有流寇思想，甘心落草為寇的。「水滸好漢」雖喊出「替天行道」的口號，但他們的實際行為，則是害民的情形重於施捨，可知他們不是義俠、革命家、民間英雄，而是近於流氓性的人物。毛澤東也是一樣，他口中說的是「進行世界革命」、「實行共產主義」，但其實際做的，卻是橫暴殘忍的行為。

因此，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不僅打家刦舍，而且殘害伙伴，這種流寇，實比「水滸好漢」還要低級、還要下流。

三、懷疑狂和虐待狂——據「五七一工程紀要」透露，林彪還指出：毛「行動神秘詭詐」；「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

如今林彪自己的遭遇，證實了毛澤東的個性、思想、和所作所為，正是如此！所以一共五集的「毛選」，其內容膚淺，主張怪異，立論乖謬，毫無價值。



湘軍創始者羅澤南

胡養之

以讀書人主持的軍隊，在中國軍事史上，湘軍可算是一個奇蹟。但首創湘軍者並非喧赫一時的曾國藩，却是人們感到陌生的羅澤南，他領導一羣農村子弟出身的讀書人，充分發揮了儒家的基本精神，以天下爲己任，團結不濟，奮鬥到底，那時湘軍的台柱人物，以羅、江（中源）開其端，曾、胡翼其成，左、彭率其盛。由於清咸豐二年，當曾國藩奉命辦理團練之先，已有江中源在湘西辦鄉團，稱楚勇；羅澤南在湘鄉辦團練，稱湘勇；純粹建立維護家鄉的地方武力，曾國藩當時不僅手無寸鐵，且身無一兵，因他與澤南爲小同鄉，便把羅部三營計一千〇八十名湘勇，調赴長沙爲基本部隊，其編練營規與穩紮穩打的戰法，均由澤南所擬訂。以故，曾國藩、胡林翼等人，一直視澤南爲良師益友呢。

治學精神與辦團練

羅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他的治學、著作及其家世，可從曾國藩所撰「羅忠節公神道碑銘」看出：「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禀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曰家述作，靡不研討。於乎是有「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

又說：「公少時，家世貧甚……公就學，王父拱詩，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利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以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其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

咸豐元年，由附生舉孝廉方正。二年太平軍攻湖南，澤南在籍倡辦團練；三年四月，以功保訓導，剿平桂東土匪，擢知縣；敵圍江西南昌，羅以三百人赴援。土匪數千陷秦和、安福、圍台安，聞羅軍至而逃遁，復安福、秦和。同年冬，湘南永興土匪起，羅部加以敉平。四年六月，會提督塔齊布軍進攻岳州，澤南以大橋爲敵所必爭，率所部扼守，三戰皆捷，殲敵逾千，旋破高橋壘而復城陵磯，乘勝追擊，連破敵營，而岳州之圍解，命以知府儘先選用，賞戴花翎。不久，敵分四路來攻，澤南偃旗息鼓，誘敵近營，抄出敵後，擊潰強敵，進至羊樓峒，山崖險峻，爲入崇陽第一關隘。敵營於峒尾盧家橋，澤南平其壘，敵退守佛嶺卡嶺，羊腸一徑，勢尤險絕，澤南從嶺西直搗其巢，破其兩卡，敵首廖敬修，分黨來援，澤南佯敗以誘敵衆追來，然後反攻敗敵，焚神橋敵巢，破桂口、大沙平、與塔齊布復崇武。

轉戰贛鄂重視武漢

時武昌敵自金牛入據咸寧，澤南兼程馳抵城下，敵棄城而遁，乘勝追擊，進駐江夏的紫場，同時曾國藩亦會諸將於金口，議攻武昌，澤南給圖獻議，謂由紫場出武昌有二道：一沿洪山大道；一沿江出花園。宜以重兵剿花園而分扼洪山，以塲反竄。因敵據武昌，守陴不守險；其精悍之衆，不聚於武昌，而萃於花園，內築堅壘，外掘深溝，木城中又有甎城，屹峙大江東岸，與西岸蝦蟆磯敵營遙爲聲勢。上初大炮，向江者阻清軍水師，向南北者則阻清陸軍。澤南請自當其難，進攻花園，令塔齊布出洪山，將近花園，敵憑木城頑抗，羅軍習戰已久，炮將發則伏地進，彈既落則蛇行前，逼近敵營，分兵奪其丹，營敵亦亂，乘勢踰溝，壘同時下；而竄洪山之敵，則遭塔齊布所擊潰，復武昌、漢陽，記名以道員用，授江寧紹台道。

四年十月，曾國藩疏稱「澤南爲軍營萬不可少之員，請留營剿賊，暫緩赴任。」允其所請，時敵據興國，分陷大冶，澤南恐其上竄，馳抵興國境，斷大冶歸路，使不得合而爲一。興國敵來犯，澤南破之，追至城下並復興國，塔軍復大冶，遂規取田家鎮。鎮居大江北岸，與半壁山斜對，爲上游門戶，舊設防兵，陷敵後，以鐵鎖扼水師，用重兵屯半壁山，夾江以守。澤南進駐馬嶺坳，敵突以數千來攻，北岸的渡江援敵又近萬人，而澤南所部僅二千餘，眾有沮色，澤南鎮定，嚴令堅伏不動，度敵氣已竭，突起迎頭痛擊，敵大潰，奔半壁山，扼其後路，不得攀登，觸石墜崖死者數千人，水師蔽江而下，斷橫江鐵鎖，焚敵舟四十餘，遂克田家鎮，賞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加按察使銜。旋又與塔齊布渡江攻廣濟，斬擒千餘，復其城。

羅軍連戰皆捷，士氣甚盛，一月之間破雙城驛，焚敵營，復黃梅而敗敵於小池口。後從白水港渡江，敵數千來攻，少受挫，澤南右手輕傷，仍指揮作戰，擊退敵人，是役以千人破敵二萬。敵不支退守九江塔齊布圍攻，澤南另剿盋過湖山上援之敵，攻梅家州敵壘不下。五年正月，總督楊霈之師潰於江北，敵上竄武昌復陷。國藩入南昌，另股敵由浮樑陷上饒，弋陽；婺源股敵陷興安，連陷廣信，澤南馳援，抵烏石山，敵分三路出，澤南令一營伏右路高岡，一營據左路平岡，到陣誘敵至，自統精銳截其後路，敵大敗，復廣信、興安等地。六月廻師進剿義寧，抵桊口，敵由梅嶺來撲未逞；進據鼇嶺復大戰，以二千餘眾斃敵六千，遂克義寧。清廷以澤南調度有方，身先士卒，賞以布政司銜，澤南函商國藩，「以爲潯城逼近金陵，兼能牽制武昌，故敵必欲爭之，犯弋陽，擾廣信，欲從信水而下彭蠡，抄我師之右；據義寧，守梅嶺，從修水而下彭蠡，抄我師之左，今兩處平定，九江門戶漸固，惟迪城等處，羣盜如毛，使湘、贛邊區，終無安枕之日。欲制九江之命，宜從漢武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宜從崇通而入。蓋敵欲保金陵，必得武漢，而後無西顧之憂。我欲復金陵，必先取潯鄂，而後成建瓴之勢。爲今之計，當以湖口水師，潯城陸師，橫據大江，以截賊船之上下。更選勁旅，掃崇通之賊，進援武漢。」

曾胡競檄羅軍爲援

因此，國藩奏請澤南援武漢，九月收復通城，賞翎管搬指荷囊火鐮各一。十月則揭崇陽的桂口，奪其隘，進駐羊樓峒，敵首韋俊，石達開合悍兵二萬餘，自蒲圻來攻，澤南截擊敗敵。諭曰：「羅澤南所帶各勇，雖傾五千餘人，然皆精銳，自江西饒州、義寧，轉戰無前，遂能克崇通，此軍於剿賊大有關係，今以數萬之敵，蠢擁相逼，深慮挫失。現在德安既經收復，着官文酌量派援精兵，遣委得力將弁，統帶前進，接應羅澤南之師，以壯聲威」。

不久克復蒲圻，斃敵五千；敵聚咸寧，澤南督各營躡蹤前進，乘大霧壓城而陣，敵大亂，遂復咸寧。武昌城敵出八九千於五里街等處築木壘，澤南乘其壘未定，直前擊之，殲其前鋒敗退。至紫埸與湖北巡撫胡林翼會商，合軍破十字街敵營，盡毀城東南壘。澤南建議：「以爲西路八步街口，營我軍通江要路，敵不破則軍粮無由達，北路塘角爲敵通興冶要道，壘不破則敵粮無由斷」。

咸豐六年正月，造浮橋於鲇魚套，進攻八步街，以騎兵逼望山門，於是西路敵壘盡毀。又與胡林翼併攻塘角敵營，焚其船廠，平其坯城敵壘。城中之敵屢出，悉被殲滅，而石達開自崇陽乘虛入義寧，分據贛州，曾國藩檄澤南回援，澤南建議：「以爲江西東南腰膂，敵之詭計，每思由江西湖南以通粵中之氣，石達開之竄贛州，意實在此。惟通籌全局，武漢爲天下樞紐，敵所必爭，自去年八月，韋俊上據所部，皆賊中死黨，若湘勇驟撤，則胡林翼之軍單，不能獨立於南岸，其禍不獨在湖北。現賊粮將盡，垂成而釋之，非計也。……」

圍攻武昌重傷殉難

先是，胡林翼奏請，始與澤南連營湖口，見其每戰必先，忠勇冠時，繼於蒲圻相會，觀其營中將士，勇敢撲誠，有古烈士風。查問皆澤南所教子弟，及其祖若父之門生。有人問其兵畧，答曰：「大學知止」數路盡之，「左傳再衰三竭」之言。是年二月，上命賞澤南祖父母之二品封典。三月，敵分門出擊，澤南親搏戰，敵敗退。惟敵窺守壘兵少，復大舉來攻，自洪山馳下壘戰，擊敗頑敵，澤南策馬窮追，直抵城下，欲尾其入城，不料槍彈如雨，中澤南左額，血流披面，衣帶均濕，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回至洪山，猶危坐營外，指畫戰狀，兼以師老餉匱，且堅閉已久，有機可乘，急欲斬關直入，破武漢以速援江西，不期受傷甚重。不久卒於軍，胡林翼列疏以聞，畧謂：

「……羅澤南於咸豐二年倡生徒辦理湘鄉團練，忠義至性，感動隣里，遂率其鄉人，轉戰湖南、江西、湖北、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均經奏明在案。自上年圍剿武昌以來，力攻九十餘日，督催至嚴，雖水陸弁勇中傷已逾三千，而忠毅之氣，不容稍懈。初一百帶傷甚重，血霑衣帶，仍以未能尾賊入城爲憾！臣爲廷醫詞視，旋卽駐其營中，傷深二寸，子入腦不出。初六初七日，臣見其神散氣喘，汗流如洗，臣爲痛哭！羅澤南握臣手言：「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今武漢未克，江西復危，其薄兵單，不能兩顧，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與李續賓好爲撑持。」言未畢而目暝。蓋其心術學術，不愧名儒，故臨危不亂，言不及私；而臨陣勇敢，馭兵嚴明，猶其餘事。該員身後事宜，由臣妥爲經理，委員護送回籍。請照二品陣亡例加等賜邮。……」

曾國藩於澤南殉難後，亦哀痛逾恆，曾爲撰碑文，並以銘曰：「漸車之潤，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義。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晞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荊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仇。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溝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以愼其趨，旣辨其詭，乃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令人讀來，潸然而下，千載後猶可想見其爲人！因其平日能守道踐形，集義養氣，故在靜定上，修養上都能超人一等。

艾與我

一九四四年十月，我終於成爲美國陸軍婦女工作隊的一員，官拜少尉。艾克在一項小儀式中，將一條金光閃閃的少尉官階，配在我的肩上。

現在我既已是婦女工作隊的一員，也是軍官，就無法再爲將軍開車。寒冬降臨了，我一點都不在乎，我仍是他的私人助理，處理他的函件。

我仍然是隨艾克到處去。儘管我不再替他開車，但我們仍然共進早餐，一起乘車到辦公室。唯一不同的是，現在我與他坐在後座，而不是坐在前座掌駕駛盤。

不久，艾克即將我提升爲中尉，指派我爲他的官方助理。我對這項擢升，高與得耳根發熱。特別助理有一種徽章——藍盾上刻着五顆星星，上有一隻禿鷹。

我很引以爲榮的配帶起來。我不再是超級女傭，而是中尉軍官，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的官方助理。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德軍投降時，我正是這個官階。

勝利後沒幾天，將軍說，「我們去看戲，看些輕鬆的喜劇或是歌舞劇。我希望到倫敦去。每個人都在慶祝勝利，我們也應該高興一下。」

「好極了！」我說，「甚麼時候動身？」

艾克的兒子約翰，正好就在附近，於是我們三人以布萊德雷將軍，一起到倫敦去。

我們逕赴「電報屋」，艾克與我檢視屋內每個角落。高爾夫球俱樂部仍在附近。「好傢伙」艾克說，「我眞想再試試第十三洞。」

我們走過小徑，到高爾夫球場打了一、二個洞，回來時，路過我們特別喜愛的那把椅子。艾克牽起我的手說，「來吧！我們在此坐一會兒。」

那把椅子勾起我們很多回憶，有歡樂，也有痛苦。我們曾坐在那兒，遠離塵囂，促膝談心。

很久以前，艾克就是在那個地方，告訴我他的長子艾基，因爲猩紅熱死去的消息，他仍然非常悼念艾基。我們在那兒互相吐露了很多心中的衷曲。

艾克問我：「記不記得去年夏天妳從檢疫所把電凱帶回來時，我們討論些甚麼事？」

「關於生個孩子的事？」

他點頭。他轉過身來，雙手放在我的肩上。「我想安排一下。你眞的像我那麼喜歡嗎？」

這次輪到我點頭了。

「眞的？」

「是的，我愛！我眞的喜歡！」

「那我要盡我最大力量去安排。我只能說到這裏。但我要你曉得，我要盡力去安排。」

事實上，我不大敢肯定他說這些話是甚麼意思。是否表示他想離婚？我不清楚，我眞希望是如此。他並非是個輕易許諾的人，我想他已認清，必須面對事實，爲餘生作個決定。我們分享已久的生活已到了盡頭，必須作個調整了。

我們到戲院去欣賞鬧劇，艾克邀請家母參加當天晚上的小酒會。

戲院裏已替我們保留一個包廂，約翰與一個朋友坐在艾克右側，我坐在左側。布萊德雷將軍以及家母坐在我們背後，我對於在這麼公開的場合坐在將軍身旁，感到侷促不安，提議與家母坐在後排，但是艾克說，「來吧，我希望你坐在這兒。」

我們悄悄坐定之後，人們却仍然認出將軍來，一陣歡呼之後，掌聲及口哨聲不絕於耳。

看完戲之後，我們到塞羅餐廳吃晚飯，還開了香檳慶祝，艾克轉過身對我說，「凱麗，想不想跳支舞？」

我們站起來走進舞池，我即投進他的臂彎裏，這是我首次公開靠在他的懷裏，我笑着對他說，「今晚在此地，若有人猜得出我愛你有多深，他們一定不會相信。」

「我相信」他答。

戰後的生活，非常奇特，到處都是慶典，頒贈與這位盟軍最高統帥的榮譽，有數十項之多，他經常飛離總部（現在是在法蘭克福），去接受一個勳章，一個學位，或其他表示感激的象徵，有時到巴黎，也到華盛頓。

我們討論到華盛頓之行，自從凱旋之夜，我與將軍在倫敦雙雙露面之後，流言四起，成爲不得不加以考慮的因素，而當天晚上家母陪我們一起出現，似有火上添油之勢。

在總部內，閒話也不少，艾克與

克之戀

凱麗著



我的事，似乎成爲人人的話題。

「怎麼樣？」艾克問我說，「要不要一道去？」

「不要！」我毫不遲疑的說，「那將是大大的失策。」這點，他並不爭辯。

他從美國歸來後不久，波茨坦會議就召開了，他幾乎每天來往於柏林與法蘭克福之間，會議即將結束時，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來到法蘭克福，艾克與他提及的事情中，包括我成爲美國公民的事。他對我說，「我想事情總可以解決。」

我急於想成爲美國公民，依我看，想與艾克常相聚的話，捨此之外，別無他法，期望莊嚴神聖的五角大厦中的美國參謀總長，會有個英國公民作爲私人助理，無異是荒唐之極，而目前艾克的新職，已確定是在華府，他繼馬歇爾將軍出任參謀總長，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即使即將出任新職，艾克仍是馬不停蹄的奔波。

我提議到別的地方休息一下，總部的事已不需要他每日處理，約翰也認爲這個主意不錯，最後是艾克計劃到威尼斯城一座豪華別墅去渡假，他在工作過分辛勞，幾近崩潰之時，曾到那地方休養過。我們幾人陪着他去，渡過很快樂的時光，有時游泳，有時乘快艇兜風，也到過一、二家夜總會或餐廳消磨時間，艾克與我甚至有幾小時的時間單獨相處。

在別墅的最後一天下午，艾克與我躺在陽台上行日光浴。他睡了一會兒，我只是靜靜的躺着，享受無事可做的幸福。

「在這裏實在很舒服，」艾克說，「無論何時，只要我們兩人相聚，一切似乎都很順遂，每件事都應該這樣，但也許……。」

他沒有把話說完，但此後我們私下交談時，他經常說「但也許……」怎麼樣這三個字，我感覺到他是藉此表示，如果有甚麼辦法能使我們常相聚，他會設法去做，但也是藉此對我表示，他無法承諾甚麼——還不行。

我說，「相見恨晚，如果我們早幾年相識，那該多好！」他點點頭。「我從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我身上，」他說，「你曉得，身在軍中，有時不明瞭外界的情況——知道時已經太晚了。」

艾克很担心他的年紀，「廿年是個很大的差距，」他經常這樣說，「目前還可以，但誰曉得十年後會變成怎麼樣？」「我們有十年或廿年的時間來担心這些問題，」我總是這樣說，「年歲無法改變我們所擁有的。」

那天下午我們說的話，從前都曾說過；交換的眼神，從前也交換過，但却有種安祥、融合成一體的感覺。

那次渡假後不久，有天下午，艾克開始整理他所接受的勳章、榮譽以及禮品，「戴高樂送我那個烟盒在那裏？」他問道。

我打開保險櫃，取出那個裝着烟盒的皮盒子，放在他面前。

他打開了，「很漂亮是不是？」

那不僅是漂亮，簡直是無與倫比，是他所獲得的禮物中，最漂亮的一個——白金盒中鑲着黃金，還有五顆藍寶石，盒內刻着戴高樂親筆的簽名，以及贈送日期。

「我希望你收下它，凱麗。」他出乎意料之外的說，「我無法送給你類似的禮物，我很希望你把它收下，那些藍寶石很配你的眼睛。」

他對我笑着，那副可愛的笑容，我不知該說些甚麼。我喜歡那個烟盒，眞的非常喜歡，不僅是因爲它漂亮、昂貴，更是因爲它是我鍾愛的男子所送，然而我却不能收下，我眞想收下，並且說：「哇！謝謝你，我好喜歡，我會永遠珍藏！」但是我不能這樣做。

我看着艾克，臉上一陣熱潮。「艾克，我不能收下，不能，這樣做不對，我喜歡它，但不能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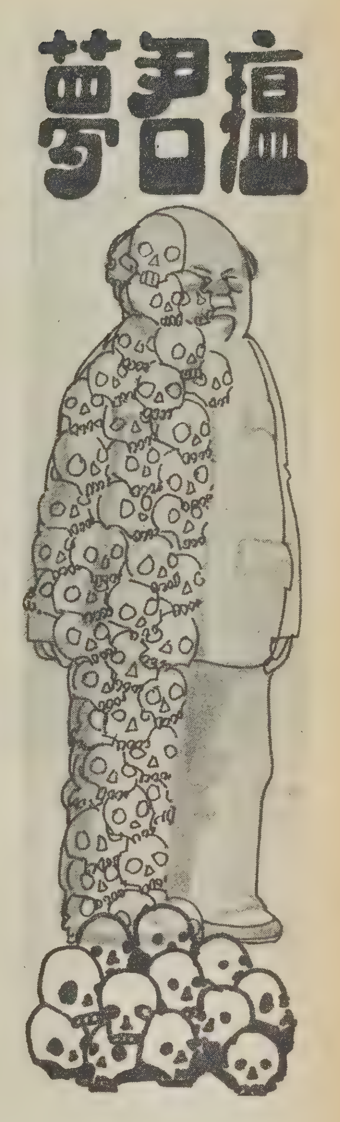
他嘆一口氣，「我希望你收下，這是私人的禮品，我看不出你爲甚麼能不收下，凱麗，我愛！請你收下」

「不行，」我說，「我沒辦法」

在法蘭克福一個陽光耀眼的日子，我與艾克一起去騎馬踏青，然後回到艾克的屋裏，我們沐浴，並且更衣——我經常在那裏更衣，因爲我們經常在騎馬之後，逕往辦公室上班，我若回到婦女工作隊的住所，誠然是浪費時間，更衣之後，我們啜着酒，坐在我們最喜歡的房間——圖書室的壁爐之前，爐中燃着熊熊的火光。

瘟君夢

岳騫



此外在對外關係方面，毛澤東也明白而肯定的確定了「一邊倒」的政策。由於他的黨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所謂「反帝國主義戰綫一方面的」，所以他要堅決地倒向蘇聯一邊。

由於他採取上述對內對外的這些政策，是基於過去鬥爭經驗所產生，也是所謂中國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所以他說：

「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綫，並由此發展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新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綫。」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這就是我們的公式，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經驗，這就是我們的主要綱領。」

當毛澤東密鑼緊鼓籌備成立政權時，政府於三十八（一九四九）九月二日在廣州紀念抗戰勝利四週年紀念日，致祭陣亡將士英靈，頒布命令通緝毛澤東等十九人。原令如下：

「查共產匪徒，蓄意破壞國民革命，背叛國家，迄今廿載。在抗戰期中，陽假對日抗戰之名，陰謀襲擊國軍之實。勝利以還，益肆猖獗！始而乘國軍復員整編之際，擴張實力；繼而憑藉外力，搶奪物資，破壞建設；終而在東北、西北、及魯、豫、蘇皖諸地全面叛亂。並於其所佔區內，對我中國傳統之文化，優良之社會組織，與自由生活之方式，極盡摧殘破壞之能事。綜其罪惡，擢髮難數。不特我全國軍民抗戰八年流血流汗獲得勝利之成果，為之毀滅殆盡，國家復興建設，無由進行。而全國人民，復重遭到刦掠殺戮之慘！際茲抗戰勝利四週年紀念日，興念國步之艱危，目擊民生之塗炭；禍亂不已，殊堪痛心！政府保國衛民，職責所在；對此輩禍國殃民之匪徒，急應申罪致討，澈底予以剿滅，庶足以告慰我為締造國家，保衛國家而犧牲之先烈在天之靈，解除我億萬人民水深火熱之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祖涵、李立三、劉少奇、陳紹禹，董必武，李富春、林彪、劉伯承、彭德懷、陳毅、葉劍英、賀龍、聶榮臻、徐向前、康生、高崗等十九人，或甘為虎作倀，發縱指使；或親率匪眾，畧地爭城；或橫施暴力，奴役人民；或傳播謬論，痲醉青年；均屬罪不容誅！我全國軍民應知共產匪徒，乃國際侵畧之第五縱隊。政府今日之戡亂剿匪，實卽繼抗日之後續為反侵畧禦外侮之聖戰。而匪首毛澤東等之罪行，實甚於當日之漢奸汪精衛等。為此下令通緝，以與我國軍民一體緝拿，務獲歸案，明正典刑，以彰法紀！此令」。

中共在密鑼緊鼓籌備政權開張時，所有民主人士便成了天之驕子。

一九四八年月中共軍進入河北石家莊，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為了計劃建立政權，故採用各黨派、各團體、各地區代表組織新政協的方式，成立偽中央政府。於是發動各地共黨及外圍組織，拉籠各地所謂政協代表，先後到達東北的哈爾濱，河北的石家莊，組成「人民政協」籌備委員會，經過三個月的籌商，配合共軍在平津的軍事行動，乃於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正式開鑼。這時的各黨派正是被共軍利用時期，根據毛澤東的原則，人數是愈多愈好，因為這樣的捧場，才顯示出特別熱閙。

中共政權成立初期，被中共承認的黨派如下：

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主要負責人為李濟琛、何香凝、柳亞子、李德全等。活動範圍限定大中城市國民黨叛黨份子，及舊軍政界高級人員。

②「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主要負責人為張瀾、沈鈞儒、章伯鈞、羅隆基、史良等。活動範圍原定文化界、教育界之知識份子。

③「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主要負責人為黃炎培，章乃器，施復亮等。活動範圍限定工商界之資本家及中小工商業者。

④「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主要負責人為馬叙倫、許廣平、周建人等。活動範圍限定

文教科技工作者。特重中小學教師。

⑤「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主要負責人爲章伯鈞、彭澤民、郭冠杰、張雲川等。活動範圍限定醫藥、衛生、農林、水利工程技術界之工程人員。特重醫藥界、衛生界上中層人士。

⑥「中國人民救國會」——簡稱「救國會」。主要負責人爲李章達、沙千里、沈志遠、千家駒等。後歸併於民盟內，不久即消滅。

⑦「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三聯會」主要負責人爲譚平山，陳銘樞、郭春濤、王崑崙等。後歸併於民革內，不久即消滅。

⑧「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負責人爲蔡廷鍇、蔣光鼐等。後歸併於民革內，不久即消滅。

⑨「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負責人爲陳其尤、官文森、嚴希純等。活動範圍限定海外華僑及歸國僑眷。

⑩「九三學社」——簡稱「九三」。負責人爲許德珩、黎錦熙等。活動範圍限定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界之上中層人士。特重工程技術人員。

⑪「臺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臺盟」。負責人爲謝雪紅、楊克煌、李偉光等。活動範圍限定居留大陸、日本、港澳之臺灣籍人士。

根據中共政協第一屆會議的文献，共黨最初核定的是十一個黨派（不含中共及共青團）後來即消滅三個黨派：①救國會，②三民主義同志會，③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故爾後只有八個黨派存在。

另外，中共將未參加黨派的人士，冠以「民主人士」，也成一派，即所謂「無黨派」一類，實際上其中多是中共黨員僞裝。如郭沫若、歐陽予倩之流。

再次，在歷次「政協」名單中，另有所謂「特別邀請人士」一類，亦多有各黨派份子在內，或在統戰方面有特殊作用的份子。

除前述中共限制各黨派的活動範圍及發展對象外，尚有嚴格的對各黨派的共同限制五條：

①不准在軍隊、情報、公安機關及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組織。

②不准在農村及小城市活動。

③中共有權干涉各黨派組織、人事、經費、工作。

④中共滲派相當於百分之二的「黨」「團」人員打入各黨派（實際打入者已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尚在陸續增加，並將各黨派人員吸收參加中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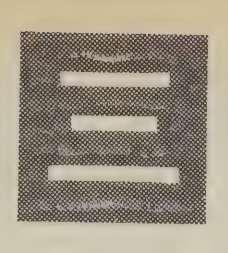
⑤各黨派之訓練、教育，由中共負責。

第一屆「政協」的各黨派：依據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政協」通過的「組織法」，它是「爲全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組織，主在經過各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的團結。……鞏固由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爲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又據「共同綱領」第二章第十三條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未召開以前，「政協全會」代爲執行其職權。這是中共炫示各黨派與共黨所謂「居於平等地位」。其名額分配：①「民盟」十六人，②「民建」十二人，③「民促」八人，④「農工」十人，⑤「救國會」十人，⑥「三民同志會」十人，⑦「民革」十六人。「政協代表」除各黨派名額外，其餘是中共青年、共軍及區域代表、團體代表、特邀代表，共爲六百六十二人。綜計中共份子佔百分之五十——六十。所以全爲中共控制。主席團八十九人，中共更多。政協秘書長是林伯渠（祖涵）。又「全體委員會」委員一百八十人（留有十八名空額）亦是中共佔半數。

第一屆「政協」共開過四次全體會議，這個時期正是中共發動各項政治運動，尤其「五大運動」對大陸人民以殘酷的迫害，而「政協」及各黨派一方面成爲中共的帮兇，一方面自身也是被害者，悲劇就在這矛盾中不斷演出，兹將第一屆政協各次會議情形臚述如次：一屆一次「政協」的任務只是做了中共政權「開國」的工具。選舉「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人民政府委員」五十六人。通過所謂「共同綱領」。各黨派以後在各省、市亦建立其微小無力的組織，地方政協亦分別在各省市成立。一屆二次「政協」一九五〇年六月召開，通過中共提出的「土地改革法」，做中共迫害農民的帮兇。

黨史

嚴以敬作

新三國

華歆是令人齒冷僞君子

建安元年，袁術醞釀稱帝，劉繇認爲吳景、孫賁是袁術的人，就出其不意，把他們兩人趕走，趕到了長江的對岸。而且派了樊能、張英等人守住長江這邊的渡口，以表示對袁術及其爪牙絕交。

曹操很欣賞他，派人以献帝的名義拜他爲振武將軍，升他爲「揚州牧」。

孫策帶兵來到曲阿，劉繇一逃，逃到丹徒（鎭江），再逃，逃到了江西北部今日南昌一帶的豫章郡，依靠豫章太守華歆。（豫章是揚州的一郡，在理論上劉繇有權屯駐。）

孫策忙於肅清丹陽郡內部的草寇與聚寨自保的宗民，又要向東繼續收取吳郡，轉而向南，收取會稽郡，不曾費心思注意劉繇。在吳郡與會稽郡拿到手了以後，孫策移軍西向，收拾廬江，打跑了廬江太守劉勳，這才有閑暇重新應付劉繇，而可憐的劉繇已經在豫章郡得病而死。

死前，劉繇曾和笮融打了一仗，確也把笮融趕入山中。以前，當劉繇尙在曲阿當揚州牧之時，笮融和他處得還算不錯，號稱「同盟」。笮融嘯聚與他的徒眾屯駐在秣陵縣之南，和城內的薛禮合夥，替劉繇擋了孫策，交鋒三次。三次以後，等到孫策吃了吳郡與會稽郡以後，笮融就不再抵得住這位孫郎了。於是，殺了薛禮，走入山中，由山路到了安徽南部，然後沿著長江南岸，到達江西湖口一帶的彭澤縣，殺了自稱彭澤郡太守的朱皓，也一度擊敗了從豫章郡來討伐他的劉繇；最後終於被劉繇擊潰，死在山裏面老百姓的手裏。

劉繇自己不久也得了病，去世。孫策聽到消息，很有感慨，也很罣念劉繇家屬的情形。恰好，王朗也來了信，懇求孫策照顧劉繇的兒子。孫策於是就派了太史慈去豫章，叫太史慈看看華歆如何對待劉繇的孤兒寡婦，也看看華歆在當地是否受到人民的擁護。

孫策而且給了太史慈一項重要的任務：收容劉繇遺留下的一萬多人，包括軍官與士兵。孫策告訴太史慈，劉繇舊部中，凡是肯來的，一概收編，帶回江東；不肯來的，絕不勉強。

太史慈把這三項任務，都辦得很妥當。帶了一些劉繇的舊部回來，他向孫策報告：他看到了劉繇的幾個兒子，其中以十四歲的老大，劉基，爲最好。他觀察了華歆的爲人與作風，認爲是一個只想自保，不能進取的人。當地的人民對他很不服從；人民只肯納稅，而不肯應徵當兵。

孫策很高興，不久就向豫章進軍。在到達距離豫章縣只有幾十里的椒丘之時，他派遣一位曾爲吳郡的功曹（科長）的虞翻，去豫章向華歆勸降。華歆對虞翻說，「我早就想擺脫這太守的職務，回北方家鄉去休息了。孫會稽什麼時候來，我什麼時候就走。」（華歆稱孫策爲孫會稽，因爲孫當時的官位是會稽太守。）

虞翻回報了以後，孫策就趕緊帶了兵來到豫章縣（也就是今日南昌）的城下，華歆毫不抵抗，親自「幅巾奉迎」。（所謂「幅巾」，便是頭上只是戴了便帽，而不戴正式的冠。）他不方便穿了漢朝的衣冠，去迎接這位目無朝廷，公然併呑數郡的孫策。

孫策見了華歆，立刻下跪行禮，向華歆說：「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

華歆在當時，確是聲望很高，與鄭泰、荀攸等人齊名。他是平原郡高唐縣人，（高唐在山東禹縣西南，）由孝廉而歷官到郎中（相當於今日行政院各部的司長），一度退隱，被大將軍何進徵召爲尙書郎；董卓依他自己的請求，外放他爲今日渭南附近的下邽縣的縣令。（大縣稱縣令，小縣稱縣長。）他藉此脫身而走，出了武關，到南陽，被袁術留住。他勸袁術由武關進軍入陝，討伐董卓。袁術只不過是想留下他，作一個點綴場面的花瓶，却沒有興趣聽他那一套安邦定國的大計。華歆把討伐董卓的建議向袁術陳說，豈不是白費？這正是孔子所謂「不可與言，而與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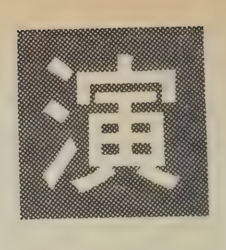
初平三年八月，在董卓死了四個月以後，長安朝廷派來了太傅馬日磾。馬的任務是「安集關東」。所謂關東，指的是函谷關以東的各州各郡。馬日磾把華歆從南陽帶到徐州，叫華歆姑且作他身邊的椽。椽在通常情形之下相當於處長科長，也可說是隨從秘書。

馬華二人在徐州接到了朝廷頒來的詔書，任命華歆爲豫章的太守。（顯然是馬日磾已經送上奏章，推荐了華歆。）

華歆在豫章當太守，一直當到了孫策率領部隊來到。

孫策待他很好，不把他看作一個來投降的部下，尊他爲上賓。他也樂得在江南優遊歲月。孫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以後。曹操用献帝的名義徵召他，孫權不想放他走，他向孫權說：「你留我在此，我便是一個沒有什麼作用的『無用之物』。你讓我去許縣，我就可以在曹公的身邊『爲將軍效心』。」孫權就放了他去。

華歆去了許縣，被曹操重用，先以「議郎」的本職，担任





蔡東方

「參司空軍事」的臨時性的差遣。其後一連作了尙書、侍中、尙書令；華歆而且在建安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征討孫權之時，當了「軍師」。這便是華歆如何報答孫家兄弟二人的禮遇了；也是他如何實現對孫權所許下的「爲將軍效心」的諾言！

像華歆這樣賣友求榮，令人齒冷的僞君子、臭官僚，能用小忠小信騙取人主的信任，又能用小廉小義贏得社會上的虛名的，中國歷史上實在太多。孫策眞是看錯了人。然而千古英雄，能不爲小人所欺的，又有多少呢？

諸葛亮沒有駡過王朗

另一位被孫策優容的人，是王朗。王朗在三國演義中，是被諸葛亮駡死的。其實，諸葛亮對王朗私交很好；不曾有過駡王朗的事。

王朗是東海郡郯縣人。東海郡大部份在今天的蘇北，郯縣屬於山東。他當過郎中、縣長，被舉爲孝廉，在陶謙那裏當「治中」。治中是刺史身邊最大的官，與「別駕」同爲刺史的左右手。

董卓死後，王朗與別駕趙昱勸陶謙派代表到長安，向朝廷表示「奉承王命」。陶謙就派了趙昱去。朝廷很嘉許，拜陶謙爲「安東將軍」。任命趙昱爲廣陵太守，也把會稽太守的位置給了王朗。

王朗在（浙江紹興一帶的）會稽郡當太守，當到了孫策兵臨城下之時，他與華歆不同。華歆在豫章立刻投降；王朗却不計成敗，與孫策打了一仗。他敗了以後仍不投降，乘船逃往東治。東治離開會稽很遠，在今天福州的東北。

孫策親自帶兵追擊，又在東治打敗了他。他這才服輸，投降。孫策僅僅責備他幾句，不加以殺害，讓他在曲阿以平民的資格住了下去。

王朗在曲阿住了一些時候，也像華歆一樣，被曹操徵召了去，做官。但是他與華歆不同，沒有怎樣替曹操策劃征討東吳的事，雖則他也一度「參司空軍事」（本職是「諫議大夫」）。他即使也像華歆那樣，當了征討東吳之時的「軍師」，在人格上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爲，他不曾被孫策下跪過，也不曾被孫策孫權待以「上賓」之禮。

王朗後來在曹操那裏所担任的工作，主要是在司法方面，官職是大理（等是清朝的大理寺卿）。作風「務在寬恕，罪疑從輕」。公餘之下，他寫了幾部書：易傳，春秋左氏傳，孝經傳，周官傳。他在太和二年去世（西元二二八年）。諸葛亮在同年進行第一次的北伐，圍郝昭於陳倉（寶鷄）。

王朗在去世以前，曾經奉了曹丕之命，寫過幾封信給諸葛亮與許靖，勸他們說動劉後主，「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諸葛亮與許靖，均不曾給他回信。諸葛亮特地寫了一篇文章，題爲「正議」，算是給王朗的一個間接的答覆。

王朗和許靖當年在會稽分手，一別三十餘年。那時候剛從吳郡「逃難」而來不久。許靖這個人，是頗富於逃難的經驗的。他是汝南郡平輿縣人，在洛陽當「尙書郎」，得罪了董卓，逃到（河南太康的）陳國，投奔孔伷；孔伷病故，許靖到壽春投奔揚州刺史陳禕；陳禕又死，許靖到會稽，投奔了王朗。

在會稽，他遇到從吳郡逃來的許貢，許貢是吳郡的都尉，被孫策打垮了以後而逃來的。有人說，許貢不是都尉，是吳郡太守。也有人說，太守姓陳，名瑀。

孫策於打垮了許貢以後，接着就來打垮了王朗。王朗逃往東治；許靖逃得更遠，逃去了交州（越南）。

曹操派人到交州，帶信給他，請他到許縣來帮忙。他拒絕了曹操的邀請，回了一封信，鼓勵曹操作漢朝的忠臣。信裏有這麼幾句話：「今日足下持危扶傾，爲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言出於口，即爲賞罰；意之所存，便爲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懸）於執事。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願君勉之，爲國自重，爲民自愛。」

許靖其後，由交州去益州，在劉璋下面歷任巴郡、廣漢郡、與蜀郡的太守，其後當了劉備漢中王的太傅。

許貢留在會稽吳郡一帶，不曾逃走得遠，被孫策捉住了。許貢的小兒子與許貢的忠心部下二三人，亡命在長江邊，等候機會，爲許貢報仇。建安五年四月初四日，孫策不小心，獨自一人騎馬外出，被他們遇見，一齊動手，把孫策殺得重傷。不久，孫策便因傷而死，年紀才有二十六歲。臨死以前，他把吳侯、討逆將軍、會稽太守的印綬，掛在二弟孫權的身上，向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孫策同時也拜託了張昭等人，好好的輔佐孫權。

有關孫策之死，有兩件值得一駁的傳說。一是三國志孫策傳所載，說「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這是不確的。

萬人意見

明報社評配合阿沛阿旺晉美統戰
達賴喇嘛希望返回西藏頤養天年
班禪額爾德尼至今下落不明達賴回西藏必遭同一命運

編輯先生：

據法新社新德里三日電訊說，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已拒絕中共統戰返回大陸。日前中共藏族人大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會對日本一訪平代表團說，中共歡迎達賴返回西藏，但達賴必須誠心誠意返回祖國，及站在人民一邊。印度西藏流亡當局聲明，中共應該首先令西藏人及中國人之間一切不必要受苦及誤會宣告結束。同時必須解決在西藏境內壓抑人權及基本破壞人權的問題。

又閱讀四日明報社評「達賴喇嘛想回西藏」，說最近有人見到達賴喇嘛，他說希望回到西藏來。中共的負責官員表示：他如願回來，十分歡迎，對他必須有妥當安排。並說，達賴在印度住了十八年，生活當然無憂，但感到十分無聊，那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四人帮打垮之後，大概他覺得中國大致會安定平靜，他對政治、宗教等等問題，也不大有興趣了，似乎想走李宗仁的道路，回到本土，頤養天年。同時，達賴左右那一批大喇嘛，思念故鄉的人一定很多。最後說，然而達賴與李宗仁大不相同，達賴仍是西藏人宗教信仰的中心，他在宗教上對西藏人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他自己不想再作政治與宗教上的領袖，西藏人民仍然對他仰望。從佛教的教義說，普渡眾生是必要的義務。如果他回到西藏，政治上的權力當然不會再有，對一百五、六十萬西藏人却是一個極大的安慰。

以上兩種不同報導，一是達賴拒絕返回西藏，消息是發自印度大吉嶺的西藏流亡政府。另一是達賴希望返回西藏，文章是出自明報報社內的社長室。此中的眞僞，讀者自有判斷處，不用在下多費唇舌。閱報不能看一張，幸好此間不同類型報紙，多如恒河之沙，要是像大陸的報紙，獨沽一味，你不相信也不行。

談到西藏的處境，確是一複雜的問題，首先是，達賴在印度的流亡政府，並不像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爲全中國而進行反共。達賴扛的大旗，是西藏獨立，它反對中共統治西藏，但並不一定反對中共的北京政權，只要中共讓西藏獨立，達賴回到西藏，可以像印度一樣和北京打交道，這是西藏的流亡反共者與我們在海外的反共者根本不同之點。其次是，西藏的農奴社會制度一定要改革，西藏的喇嘛貴族有特權，但西藏的農奴根本沒有人權可言。達賴喇嘛若有機會用武力重返西藏，在喇嘛貴族的統治下，西藏的農奴社會很快便會重建起來。

所以說，西藏的反共流亡政府必須放下西藏獨立的旗號，接受國府領導，將來在反共復國中，西藏固然不會分離，且在國府的指導下，避免出現兩種懸殊的階級社會。

達賴對中共的切身體會，比起李宗仁，可說有天壤之別。當中共進入西藏時，達賴年十三歲，班禪額爾德尼則僅十一歲，他們自小接受中共的教育改造，使他們成爲中共在西藏的統治工具。其後，中共在西藏進行徹底改革，把大小喇嘛掃出寺外，起用農奴「當家作主」，對貴族奴隸主進行慘酷鬥爭，並進一步削弱他倆的神權地位，改造成爲北京的趙樸初之流，因而出現一九五六年達賴出走，藏人反抗的運動。當達賴出走後，中共起用藏南精神領袖班禪喇嘛爲西藏的名義上統治者，然而班禪的遭遇比達賴更慘，不久遭受整肅，至今下落不明。其罪名有一項亂攪男女關係，強姦婦女。且說他身爲禁慾的精神領袖，竟然追求影片「五朵金花」的苗族女主角。其實，中共當時爲破除西藏的喇嘛宗教信仰，除強迫喇嘛僧人還俗通婚，還要班禪以身作則，帶頭結婚，班禪以不能破壞宗教信條，褻瀆神明，嚴加拒絕。而中共却以此罪狀加諸他身上，使他在整肅後還不得到藏人同情。共產黨人手段之毒辣，可見一斑。

達賴出走拉薩後，雖然在印度流

亡了將近廿年，但他對西藏情況了解，可說瞭如指掌，因爲廿多年來，不斷有藏人從藏境偸渡入印度，正如生活在香港的人，對大陸有深刻的了解一樣。即使達賴思鄉，不過問政治，要返回拉薩渡晚年，只要他看看班禪的遭遇，就不會回去，因爲論「罪名」之嚴重，班禪遠不及達賴，班禪只是「亂搞男女關係」。而達賴則是「叛國」的反革命份子。況且達賴正當盛年，有人有財，不像李宗仁七老八十，無人無財，他絕不會冒險返回大陸去。

至於「明報」社評說達賴希望回到大陸，顯然絕對虛構，中共一向玩弄統戰手段，用肉餌千方百計把魚釣上，還說魚兒自動上釣，與它無關。藏族墮落叛徒阿沛阿旺首先放出了統戰口吻，社評主筆竟視而不見，強調反說是達賴本人的希望，並且不倫不類把他與李宗仁拉在一起，進一步說達賴周圍的高級喇嘛，不少都希望返回故鄉。（當然他的意思是指在中共統治下的）。特別是說達賴要返藏，是因爲四人帮垮台，中國大致安定不靜，可以回去頤養天年。明報主筆把達賴看成了思想幼稚的小孩，把他周圍的謀臣看成一羣庸碌之輩，不在話下，其論調目的顯見有二，一是替中共的統戰伎倆掩飾，作阿沛阿旺晉美的海外傳聲筒。二是加強宣傳反四人帮，替北平政權的安定吹噓。

說到達賴因整肅四人帮後，大陸安定，便思念回大陸，這是強詞奪理之談。達賴出走的時日，正好是中共統治的黃金時代，那時毛劉尚未內鬨，大陸的安定可說是空前的。海外的華僑都是在那時候大批回歸「祖國」。此後，大陸出現了反右、三面紅旗、大饑荒，以及文革動亂。而目前華國鋒所謂大治，大陸的鐵路運輸遭受嚴重破壞，毫無跡象顯得安定，即使如主筆所說的安定，也是小安定，達賴既然在大安定中出走，決無可能在小安定中回去。

達賴已嚴拒中共的統戰，對西藏一百五十萬人是一個福音，因爲起碼他們尚存一種希望，假若達賴眞的回去，則他們的希望便幻滅了。

讀者　淮中共問題專家
（五月五日）

達賴喇嘛與其家族攝於印度，左起：母親，姐姐大哥，二哥，達賴，妹妹，弟弟。

華不摒棄毛教條 科技永不能發展

編輯先生：

近日北平集團掀起反蘇狂潮，華國鋒藉召開工業學大慶會議，順道巡視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指示該區人民要提防蘇聯入侵。李先念在平接見外賓，猛烈抨擊蘇聯侵畧非洲。北平集團目的，並不眞的担心蘇聯入侵，而是憂慮大陸反華派系暗中與蘇聯勾結，推翻華帮集團。文革運動前親蘇的共黨共軍高幹爲數不少，且均掘大權。

親蘇派有兩帮，老親蘇派在延安時已依仗蘇聯，少壯親蘇派則是中蘇共分裂前留蘇學生，這類人多是中級基層幹部。文革後，老親蘇派被整肅，少壯親蘇派雖然不少遭殃，但其勢力實不小，且遍佈地方基層，若與四人帮餘黨勾結，共同反華，加以蘇聯幕後支持，此力量不可忽視。華帮既要提防四人帮餘黨反擊，還要提防親蘇派死灰復燃。因此大力鼓吹反蘇，以鎭壓此帮人馬。

此外，華帮急欲與美親近，大力反蘇，是會得到美國瞭查查政客之歡迎，因此輩政客，咸認爲美國聯合中共，是對抗蘇聯一條良方。所以李先念不斷向西方外賓轟擊蘇聯，迎合美國政客心意，好使美國早日與中共建交。

李先念只出一把口，便把美國拉過來，比用大量的百姓血汗錢拉攏非洲黑鬼，來得化算。這一單無本生意，何樂而不爲。

華帮除了反蘇宣傳外，還通過「人民日報」，透露打開與外國貿易的門戶，向外國學習政治、經濟、科技、文藝等先進經驗。或許除了吸取西方的科技經驗外，所謂政治、經濟、文藝，要向外國學習，則是騙人的鬼話。毛澤東的經濟、文藝要爲政治服務的教條，在其生前已立定下來，不可改變。

華國鋒奉毛澤思想爲神聖，當然執行毛澤東的政治、經濟、文藝路綫，難道還要向資本主義學習議會政制，個體經濟，自由文藝的「反動透頂

」資本主義優點！

只有科技與政治性的關連較少，華帮可以向外國吸此先進經驗。不過，科技一輸入大陸，原無政治性也帶上政治色彩。在毛澤東又紅又專的教條下，對西方科技應用，無不產生畏首畏尾的阻碍，除非華帮在科技部門拋棄毛澤東教條，才能使西方科技廣泛應用。記得在中蘇共破裂初期，對於蘇聯科技，却不敢放胆運用，科學技術人員大力推行，可被扣上崇蘇罪名，反而排斥歧視的，則受表揚，因而使蘇聯科技在科技部門中漸漸消失。看來，華帮吸收西方先進科技，亦復如此。

讀者　李旺市上

（五月七日）

共產資本制度優劣 可由逃亡方向鑑別

編輯先生：

報載二十七名波蘭球迷，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看世界足球杯外圍賽後，集體前往丹麥西德大使館要求西德政府給予政治庇護。他們是持有華沙在丹麥大使館發出之三日入境證。

此則消息再度證明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劣性。波蘭在共產鐵幕裏算是一個比較開放的國家，它的修正程度，當然及不上南斯拉夫，但比蘇聯及東歐的共產國家顯得突出。波蘭自從波茲南暴動後，統治者在政治上已放寬了限制，容許青年在生活方式上傾向西方，比如蓄長髮，穿暴露衣服等。在政治上可有一點言論自由，如波蘭援助非洲，敢於公開提出抗議，說我們已沒有麵包，還要救濟別人。比起中共來說，波蘭人確是幸運得多，在大陸，中共把勞動人民的血汗無私援助懶做工的非洲黑鬼，有誰人敢公開說一個不字？但像波蘭這麼一個比較開放的共產社會，波蘭人却千方百計離開它，可見共產主義確是當代的一大錯誤社會制度。

能夠批准出國前往資本主義社會的波蘭人，決不是平凡之輩，他們必經波共的選擇，認為忠於共產主義，波共的好兒女，甚至是波蘭的特務。結果他們經過了兩個不同社會制度對比後，辨出優劣，集體前往西德使館，投奔自由。

要求政治庇護，以平民而論，百分一百是由共產社會投向資本主義社會，絕對沒有由資本社會投向共產社會。以香港為例，只有人由大陸偷渡來港，若有人從羅湖偷渡入大陸，不是黐綫，便屬天下奇聞。再以柏林為例，從沒見過有人從西柏林踰過圍牆衝入東柏林。

年前法國在蘇聯建築一展覽會場，前往莫斯科工作的工人，他們都穿着嶄新的牛仔褲開工，吸的名牌香烟，用的漂亮打火機，使圍觀的俄人大感驚奇，他們都用懷疑的口吻問道，聽說法國人很窮，你們所用的是法政府特別配給的吧！這一問使法國工人軒渠大笑，對他們說，這是我們的工作服及經常抽的香烟，在法國是很普通的，最窮的人都有這種享受。像法國的工人即使用槍指住要向蘇聯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他們都不會去。

此間的墮子，說逃亡客逃出後又返回大陸去，不是白日造夢，便是假裝唔化，好替共黨宣傳。要是叫他回去，肯定他說咪攪我。

讀者　過氣逃亡客

（五月六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九一—四九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十萬山人詩書畫展之我見

調寄水調歌頭　封淑英

（山人作品在大會堂八樓展出，由五月十日起至十三日止，一連四天。人生難得幾回看！希勿錯過欣賞機會。）

萬象皆採遍，逸世一詩仙；[illegible]心坎好個，無[illegible]，[illegible]氣，王[illegible]識[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何不香裏，有[illegible]畫圖。從文藝，[illegible]，[illegible]。高人高作[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排[illegible]，[illegible]以人事，[illegible]人[illegible]！

十萬山人孫星閣詞長詩書畫展

[illegible]明

[illegible]

沙。[illegible]。

[illegible]

前調

[illegible]人

山人[illegible]。

[illegible]

題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賀十萬山人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十萬山人孫星閣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十萬山人詩書畫展

張仁樺

八一高齡氣似虹，詩才畫[illegible]六[illegible]通。
狂濤大[illegible]風起，[illegible]上；
壯[illegible]著文[illegible]性理，[illegible]遊[illegible]振[illegible]風。
自強不息人行健，[illegible]情[illegible]同！

十萬山人孫星閣詞長詩書畫展

[illegible]中流

[illegible]

十萬山人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孫星閣先生詩書畫展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初訪調景嶺有感

[illegible]

[illegible]

餞歲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高福永

[illegible]不歸人。

前題

麥杯餞歲且[illegible]。敝帚殘宵好自珍。
又是一年忙裏盡。[illegible]人[illegible]閒人。

前題二首（回文）

高[illegible]

先[illegible]更殘。[illegible]歲寒。
[illegible]紅灼灼。傳音妙句譜琴彈。

來詩有客餞高樓。雅集齊邀好侶儔。
杯[illegible]詩[illegible]詠[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酥預醉餞龍年。枕底歡留壓歲錢。
[illegible]梅花[illegible]先。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推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9

讚傻子精神

是清理中央研究院的時候了

新老走資派的窮奢極慾生活

從秦朝速亡看中共未來

美洲左派華僑殺害反共僑領

香港商品期貨交易所的設立

袁雪芬媚共的悲劇

以鬥爲綱的中共文藝

「爲何躍過?」

經濟

權力鬥爭

嚴以敬作

香港跟英國走是死路一條

工黨政策影响香港

NO. 499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五月十九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㈤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讚傻子精神

本刊四九九期於五月十九日與讀者見面，第二天五月二十日，爲青鋒社、華青社和光華健身協會三個以熱血青年爲主的反共愛國團體舉辦紀念五月逃亡潮活動的日子。

本刊這一期出版和青鋒社等三個團體的紀念活動在時間上只差一天，實際上因提前交稿的關係，等於是差了五六天的時間。所以實情不能多寫，實在抱歉。

在此謹向青鋒社、華青社、光華健身協會的愛國青年朋友致意，並祝他們活動成功，更要大讚而特讚這種爲反共而不顧一切的傻子精神。

這三個值得正義人士尊重的團體，爲了紀念五月逃亡潮十五週年，所舉行的活動是一連串的。五月八日舉行了盛大而且深具意義並引起了社會人士注視的座談會，五月十五日將舉辦郊遊活動。此項活動，上午八時半在九龍尖沙咀集合，乘專車直往邊區，在那裏遙祭歷年逃港途中不幸死難的同胞，然後舉行其他活動。

這些活動，在黃帝子孫而言是完全屬於正義的、良心的、一星半點也沒有投機取巧或者圖虛名出風頭的成份。本來同屬逃出大陸在香港落地生根的中國青年，有些人却令人不敢恭維，甚至應嗤之以鼻不屑一談。如打着「民主馬列主義」招牌，或自稱屬於托派，甚至還有服膺無所不反，只不反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等等：五花八門的新左派就是一個例子。雖然他們只是極少數人，但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言，實應爲他們惋惜。當然他們由反毛而反華這一點並不錯，但你問他們反周恩來和鄧小平嗎？他們不但不會反，反而會大讚「周總理」和「小平同志」。因爲在他們眼中，中共上層統治小集團中居然也有像他們口中的「周總理」那麼值得「敬愛」的人。

其實，這和尊崇托洛基斯，反對斯大林一樣的荒謬。他們——毛周以至鄧小平，托洛斯基和斯大林，根本都是一丘之貉。對待老百姓以至「同志」都是兇狠野蠻、屠殺和欺騙，又有那一樣有明顯的分別？若說有分別的話，那就是在爭權奪勢中失敗了——如托洛斯基，或者野心大而胆量小，或者自認爲自己有一套，但却得不到較多的實力份子的支持，如周鄧就是例子。周某在與暴君比較下似很「溫和」，然實際上他是一隻骨軟肉酥的狡猾狐狸，捧他的人以至今日仍在朝拜的他的死靈魂，使人只能感到莫名其妙！

五月逃亡潮已經十五年了。在過去這十五年中，每年都有大批不甘受壓迫的青年佔絕對多數的大陸同胞逃亡海外，因地理環境的關係，其中逃亡到香港的人較多。他們有的已在香港落地生根安居樂業，有的到外國去謀發展，有的讀書有成，有的成了有名的藝術家，當然也有人成了墮子的「納新」對象，爲了「反共」而逃出來，經過一個階段的盲目鑽營一事無成，因而由喪失信心而失去信念，又成了中共海外統戰走卒的同路人。

這類人也應該歸檔於「新左派」。

反共爲了理想，最大的理想就是使中華民族生活在自由民主之中，更不必日做夜捱所換得的是吃不飽穿不暖的恐怖日子。二十多年來的事實已充份證實中共這個政權的本質是血腥而罪惡的，它的一切都與中國傳統文化背道而馳。僅就一九六二年五月逃亡潮發生後的十五年而言，中共掀起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又有甚麼「造反」、「革命大聯合」和「清理階級隊伍」以及「一打三反」等等運動相配合，其屠殺無辜者之多，實應以千萬計！

毛澤東發動文革運動是爲了奪權，奪權之後又得保權。圍繞一個「權」字，近六年來，在北平那一小撮人繼林彪事件後，又有針對周鄧等人而掀起的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等運動。

在過去一年多時間中，中共頭目董必武、康生、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等人相繼畢命。

如果不是中共暴徒鬥爭成性，互噬成癖，毛周等人死後，派系鬥爭照說該暫時的出現一段「安定團結」的日子吧？事實完全不是如此。華鄧兩派一明一暗的搏鬥，已經接近公開化。

這是中共本質決定的，對它只能反，一直反到它垮台。

工黨政策影响香港
香港跟英國走是死路一條

萬人傑

戰後英國由日不滅大不列顛淪爲一窮二白的九等國家，不是今天的英國有別於昔日的英國，而是由於英國的政策日漸形成的。今天，英國工黨執政，工會勢力龐大，動不動罷工，不斷要求加薪、福利，致英國工業陷於萬刦不復，經濟破產。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工黨不斷迫使香港執行工黨政策，那只是死路一條！

無法剝削

英國執政黨是工黨，香港是英國殖民地，因此香港政策，受到工黨影响，尤其有關勞工法例，難免或多或少遷就大波士。最近通過一項法例，七天連續有薪假期，不得以金錢代替，不消說是因爲英國工黨認爲香港資本家太過剝削工人，要爲工人爭取福利，這七天有薪假期，就是他們獲得的成果。

香港勞工是不是受資本家剝削？如果不是戴上有色眼鏡看問題，剝削時代應該已經過去。香港因爲工業的發展，需要龐大勞工，近年因政府實行即揺即解政策，大陸勞工來源斬斷，因此各類工業都出現勞工缺乏現象，不論報紙廣告、海報、電視廣告，充滿招請工人廣告，不但盡量提高待遇，還注意到工人福利，諸如專車接送，有勤工獎，免費旅遊等等，應有盡有。他們雖沒有罷工爭取加薪，但有自由選擇待遇最佳的工作，特別在這樣的自由競爭下，廠商爲爭取足夠勞工，唯有把待遇提到最高，這還有什麼辦法去剝削呢？

七日假期

以前許多國家說香港利用「廉價勞工」製成品向外國推銷，其實香港工資之高，僅次於日本而已。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發覺某一種東西太貴，老板照例說：「沒辦法，人工貴嘛！」這是事實，買一張椅子，百多元，木料值多少？怕還不到十多廿元，其餘就是工錢了，因此如果硬說香港是廉價勞工，那班英國工黨議員只是閉上眼睛說瞎話！

香港工人失業率非常低，他們對工作環境與待遇，大致也沒特別苛求，感到滿意。如有一技之長，絕不愁失業威脅，也沒有合約束縛，東家不打打西家，與英國勞工情況大爲不同。英國工黨政府一定要香港跟英國走，向英國看齊，無理之極！

今天香港經濟發展，明顯的比英國進步，香港雖只是蕞爾小島，但英國政府在這塊小肥肉上却吃到不少甜頭。如果英國執政黨是聰明的，該讓香港自由發展。香港經濟越繁榮，英國所能得到的好處越多，用英國那失敗的政策，夾硬綁住香港，只有攬住一齊瓜直，殊非香港之福。

試執香港勞工而問之：你們需要七天不能以金錢代替的有薪假期嗎？所得到的答案，會令你啼笑皆非。

「好吧，我就打足七日麻雀！」

「如果七日都有馬有狗，那倒不愁寂寞！」

「七天！好極啦！我可以連看十四部電影！」

「慘咯，這七日叫我怎過？我寧願上班啦！」

打工仔

老萬這麼說，許多人懷疑老萬替資本家講話，協助資本家剝削勞動羣衆。有些寫文章的朋友大讚許冠傑的「歌詞」——「我地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做奴隸，做奴隸……」認爲是反映現實的最好歌詞。

當然，站在與資本家對立的地位來說，這是對的。打工仔，有什麼出息？一輩子的收入，幾乎可以用算盤計得出，除天降黃金，中了六合彩，可肯定這輩子沒有發達機會。

但反過來說，做事頭是不是一定發達，一定賺到盤滿砵滿？世人只顧拿一些成功了的人物做話題，失敗了的、破產的，從不會有人拿來作例子。你看，某人從一架手搖機起家，現在已擁有兩間一千工人的大廠了。這是事實，是千萬例子中的一個。但不可忘記，在一架手搖機到兩間大廠的過程中，他比一個光拿工錢，什麼都不必動腦筋的工人多花了多少心血精神？而且，他時刻冒着破產的危險，這種心力的損耗，還得計算在內。

勞資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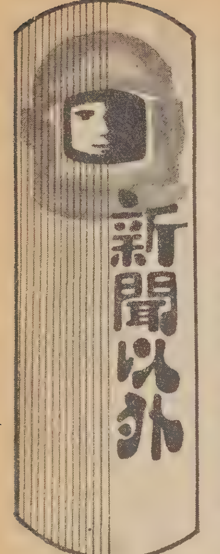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說：當然啦，你老萬今時不同往日了，現在是老板階級，當然站在老板立場講話。其實大家都知道，老萬一向十分公開，這個老板做得怪可憐，拿了鷄稅咁多錢學人辦報紙，先天不足，捉襟見肘，時時可以見到經濟危機。但老萬有個原則，人工錢不拖一分，稿費依期三十號發出。當家作主的工人，工資絕不低於外邊市價。揸筆的朋友，稿費也是大報價錢。目前所剝削的，是跟老萬打江山的一班小伙子，和老萬本身的免薪、免稿費。

小伙子們的待遇很低，不過老萬要求的不是全職，只要他們做幾個鐘工夫，如假包換的自由職業，白天可以兼任其他工作，帮補生活。苦是苦點，但彼此的「勞資關係」還不錯。

其實我們間並沒什麼「勞」「資」關係，老萬是勞上加勞，在外邊拚命工作，賺了工錢、稿費，盡量補貼報紙開銷。

有人說：難道老萬會死錯人乎？現在雖然要補貼，將來萬人日報發達，就是你老萬的了。以老萬今年的「貴庚」，捱到萬人日報發達，那恐怕墓木拱矣，老萬又沒有繼承人叫他傳子代孫，將來「集體領導」，還是一班小伙子的世界，我會收到些什麼「果實」？

老萬的見解認爲：鼓吹「我地呢班打工仔」這種階級仇恨的思想，永遠把勞資對立起來，不可能把關係打好；如果把關係建立在「合作」的精神上，那會造成另一種形勢了。



工黨與保守黨

英國保守黨議員來香港，對香港社會經濟的繁榮進步，讚不絕口。更認爲英國應向香港學習，如果英國實行香港政策，不會落到今天的一窮二白，經濟上危機重重，前途一片灰色。

但工黨議員則持相反態度，認爲香港勞工制度完全違反英國原則，香港工會沒有發揮它們的功能，任由資本家剝削，千千萬萬香港勞工，成爲資本家發財工具，沒有人替他們爭取福利。

英國兩個大政黨對香港的看法背道而馳，我們四百萬香港人該聽誰的話？照誰的政策辦事，才對我們本身有利？相信香港人一樣有兩種不同的意見還會有部分人認爲資本家是吸血鬼，要像英國工會一樣，不斷要求增助工資，不斷罷工，不斷要得到「合理」待遇。

英國保守黨議員並非拍香港人馬屁，他們認爲如果英國向香港學樣，會使英國不致淪於今日的窮困，這是由衷之言。香港人安份勤儉，使到所從事的每一種工業，都能在世界市場上爭得一席地，同時還受到他國妒忌、限制，無他，是勞資雙方的糾紛少，沒有罷工，工人生活安定之故。英國勞工要能在這種情況下，工業也不會遭遇那麼多波折。

生鴿帶死鴿

可是，今天英國的執政者是工黨，不是保守黨，他們所執行的是工黨勞工政策，所以絕不會向香港「學習」，而是一步一步把香港納入英國工黨勞工政策的框框裏。七日有薪假期，不過嚆聲初試，如果「成績美滿」的話，英國的模式，便會一件一件、一套一套搬到香港來。

有人爲此深感憂慮，如果把英國工黨的把戲，一套一套搬到香港上映，最後結果，豈不是把香港變成英國第二，由今日的蓬勃繁榮變成窮愁潦倒？

默觀香港一向政策，對英國只是有限度的跟隨，並不是有樣學樣。七日有薪假期在英國當然是行之已久的勞工福利，香港今時今日才執行，已是「落伍」得很，料想也必因爲受到來自祖家的壓力，不得不也作個樣子，迫於執行的。而且，有了這條例，是否「嚴格執行」，又是另一回事。中國人的勞資關係雖然已「今非昔比」，但較之外國人還是容易商量得多，料想七日有薪假期問題，老板與伙記間不難自行擺掂。

因此，老萬認爲即使英國工黨政府要在香港大力推行其「進步」的勞工政策，也不會生鴿帶死鴿般把香港拖埋一齊死也！

「香港製造」

沒到過外國，不知香港工業的成就。這是一位加拿大移民對老萬說的。

在外國大百貨公司裏，常常見到一些名貴貨品，它的設計、製作及品質，都足以與歐美貨品相比，甚至有些地方還在歐美貨品之上，看看商標，却書明「香港製造」。這些高級貨品，大部分不能在香港買到，專供外銷之用，爲香港人賺取外匯的。

不在香港發售的原因，許多人都知道，是怕別的廠家模倣。其實香港工業製品，不只限於一些塑膠玩具，一些賤價的牛仔褲而已。

正當中國大陸舉行工業會議的時候，老萬對香港工業的成就，愈覺值得驕傲。在大陸工業會議中提出過許多問題，特別是技術訓練等等，當然，明眼人都可看出，大陸工業的問題多得很，最重要的莫過於待遇問題，中共執政二十幾年來，雖叫過不少次「改善待遇」，但叫並不等於實行，工人所得到的工分還是老樣子，因此大陸工人儘管個個搞通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生產還是沒有達到水平。

值得驕傲

香港的工人，沒有毛思想「武裝」，却戰勝了許多國家的工業，弄到他們的工人手足無措，紛紛要求政府出面保護，抵抗香港產品「入侵」。中共以一個國家的力量發展工業，尚未能使外國工人感到「可怕」；香港蕞爾小島，弄得全世界當它是瘋狗症一般，紛紛關門閉戶，嚴爲防範，香港工業界，確有値得驕傲的地方。

如果工業會議肯拿香港作個參考，就會發覺問題很簡單，把大陸「當家作主」的工人，一律給予香港式的待遇，那麼，一切難題都迎刃而解，以工業潛能與人口數目，中國大陸抵得一千個香港以上，但在國際市場上，大陸的產品除了一些「中國熱」未退失的外國人，還有點興趣外，比不上香港遠甚。儘管中共怎樣爲交易會吹噓，大陸的工業製品，拿到國際市場上便相當落伍的了。

至於技術訓練，香港也很貧乏，現有的工業學校，不足訓練足夠的技術人才，大部分技術是從工廠的實際工作中訓練出來的。但香港工業製品的技術，也有一定水準。大陸要改進技術訓練，比香港容易收效，大可廣設技術學校，把工人輪流調訓，輕而易舉，根本的吃飯問題不解決，其他當然受到連帶關係，無法解決。

不論對歐美工業，對中國大陸工業，香港工業都値得驕傲。英國工黨政府對香港的諸多挑剔，對香港只有壞處，不會有好處。

是清理中央研究院的時候了

岳騫

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附逆事，筆者首先提出，屢次撰文在萬人日報發表，要求中央研究院院長予以處理，但中研院院長始終不理，只到上月立法院在審核中央研究院預算時，發現中研院預算年達台幣八千萬，合港幣一千萬，不知道該院作了甚麼事。唯一的表現，便是在美院士紛紛回共區，與毛周握手歡談，部份更不肖者淪爲毛帮統戰爪牙，在美國報紙刊登廣告，要求他們的總統（此輩皆是有中國血統的美國人）與中共政權「關係正常化」。當時立法委員莫萱元就此事提出質詢。

中研院年耗國家經費八千萬

莫委員當時是怎麼說的，不得而知，據中央日報簡畧報導，莫委員希望增加國內院士而減少國外院士，對院士選舉辦法應予檢討。莫委員又指出：具有雙重國籍的人是否可繼續爲院士，對於院士忠貞問題是否有一個考察，希望中研院院長能加說明。

莫委員所提出的問題，筆者兩年來已不知說了多少遍，中研院院長十之八九是未看到，因爲中研院的人雖然年耗國家經費八千萬，却從不寫一篇反共文章，也不看反共報紙。即使有剪寄他看，他也可以置之不理，但到了立法委員提出質詢，而且是在審核預算時提出，如果置之不理，明年經費便成問題，中研院這批學者先生沒有養廉之費，又怎能繼續研究漢唐衣冠，宋明禮俗。於是，錢院長思亮表示態度了，向總統提出辭職，總統當予慰留。這兩行消息也是中央日報發表時，錢院長爲甚麼辭職，總統爲甚麼慰留，均未刊載。但在錢院長辭職之前中央日報有一篇社論對一些投共附逆院士予以抨擊，但並未指出何人附逆。

在國際上善於抱新聞的法新社根據在美簽名要求卡達與中共政權「關係正常化」的名單，查出其中有四名院士即楊振寧、何炳棣、陳省身、任之恭。報導此四人將被除名。

當時本港許多報刊皆有刊出，萬人日報主筆高瞻遠且撰述特稿，指此舉乃「國家之紀綱猶存，海外之人言可畏」，誰知中央日報抵港後，發現並未指出附逆院士之名，更無有除名之說，始知上了法新社的當，附逆院士仍然無辦法處分。大概國內知識分子對此也羣情憤慨，錢院長眞眞感到人言可畏，乃向總統提出辭呈，在眞象未明朗之前，總統自不能即准錢院長辭職，批示慰留。但整個問題決不能就此一辭一留而了事。

中研院大要太極拳

由於立法委員莫萱元提出質詢，並指明要中央研究院長說明。中研院乃作了說明。

據五月十三日台北聯合報載：中央研究院昨日在函復立委質詢的資料中指出：目前中研院院士有八十八人，在國內者有廿七人，在美國者有五十七人，在香港者三人，在馬來西亞者一人。

中研院表示，在國外院士的國籍，分爲具有雙重國籍者、長期居留者及持用本國護照者三類，各類的人數並未細列。

中研院強調：在國外的院士極大多數關切國是，對財政，金融及經濟方面的設計，各項重大工程、公共衛生及各項新興科學的引進與發展等，經常熱心提供意見，或輪流回國參加有關工作，並主持重要學術會議。

立委莫萱元在審查中研院預算時提出質詢，詢及中研院院士在海外的情形，希有所了解，中研院在答復時，作了上述說明。

又同日聯合報載：中央研究院爲了處理少數該院院士在美國刊登廣告、有損國家利益之事，最近兩天正廣泛徵詢該院評議員的意見。惟截至目前爲止，尙無任何腹案或決議。

經過三天的分組座談，大部分與會的評議員，都主張愼重處理這個問題，並且要符合國家的利益。有的並建議研究院在作任何決定之前，應該再作深入的調查。

據中央研究院有關人士透露：在徵集院內外意見之後，再作處理。

中央研究院這一套太極拳，別人看法如何，不得而知，區區斷不能同意，茲提出兩點請國民公斷。

中研院士叛國應受國法處分

一、中研院稱：在國外院士大多關心國是，誠然，在國外院士確有赤誠愛國之士如劉大中先生，其他還有許多。但國人並非要求解散中央研究院，國人對中研院愛國院士仍然極端尊重，國人要求的是清除中研院叛國附逆院士，這是兩回事，不能爲中研院大部院士忠貞愛國就可以爲少數叛國敗類贖罪。不必

說同事，汪精衞半生追隨國父，出生入死，其功勞載於黨史，將來也可能修入國史，但汪精衞一旦叛國，政府立時予以褫奪公權，通緝。國民黨也未因其早年加入同盟會，曾任黨副總裁而寬恕其罪。中研院諸公最長於歷史，也該知文天祥有個弟弟文璧降元，史可法有弟可程降闖賊，降清，當時沒有人因其兄而諒其弟。現在中央研究院當局竟然想以劉大中、吳大猷、李先聞之功在國家抵銷楊振寧、何炳棣等人之叛國罪，這是甚麼邏輯，希望錢院長認眞提出答覆。

二、這批叛逆應受處分是天經地義之事，民國四年袁世凱稱帝，雲南起義通電討袁，開頭便說：「天禍中國，元首謀逆」。元首謀逆尙要討伐，何況院士。再以汪精衞來說，汪也担任過國家元首（國民政府主席），歷任行政院長，被通緝時是參政會議長，國民黨副總裁。難道說楊振寧、何炳棣比袁世凱、汪精衞更重要。一般別有居心的人硬咬住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是終身職，動不得。筆者要請教錢院長，政府退守台灣時，陷於共區的院士甚多，記憶中便有吳有訓、竺可楨、顧頡剛、楊振聲，這些先生們的院士頭銜何以失去了。中研院現在院士名單有沒有這四位先生，四人只有竺可楨死了三年，其餘均在，他們何以被取銷了頭銜，是根據的甚麼法。退一萬步說，就算院士是終身職，是由於當初訂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時，未想到有崇高地位的院士會投共、會叛國，所以未有處分之條。眞是如此，現在也可以修改，我們國家憲法使改過幾次，爲甚麼中研院組織法不能改？由中研院評議員開會決定應否處分叛逆院士，也是一個笑話，這批院士是叛國，不是叛院，他們犯了國家基本大法，應受國家法律處分，不能由中研院評議員決定其是否犯罪，中研院評議員這項權力不是超過了最高法院，這又是根據中研院組織法那一條。

必要時告錢思亮包庇叛逆

總之，中央研究院用任何障眼法，想以太極拳手法「四両撥千斤」把一項叛國大罪經過一次自說自話的會議而作罷，是斷乎不行的。筆者決定發動海外自由人士與中央研究院周旋到底，必要時可派人去台北向法院按鈴告狀，告錢思亮包庇叛逆。

爲了使愛國人士都了解一羣血外，墮子的眞面目，特將去北平十六名院士名單及簡歷列後：

楊振寧、安徽合肥出生，今年五十六歲。杜聿明之婿，西南聯大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現任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教授，一九七一年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現爲共幇在美第一號統戰幇凶。

何炳棣、今年六十一歲。清華大學畢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一九六六年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湯遜講座教授。一九七五年十月，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同一天，在香港大學發表長篇演說：「中國文化的起源」。

陳省身、浙江嘉興人，今年六十七歲，南開大學理學士，德國漢堡大學科學博士。曾任清華大學及西南聯大教授，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此後任美國加州大學數學系教授。

李政道、上海人，今年五十二歲。西南聯大物理系畢業，芝加哥大學物理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教授，一九七一年爲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多年以來研究天文物理、量子力學，曾獲得諾貝爾獎。

牛滿江、今年六十四歲。北京大學生物系理學士，美國史丹福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坦普爾大學生物系教授。

任之恭、山西沁源人，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工系學士，加州大學碩士，哈佛大學博士。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林家翹、福建閩侯人，今年六十歲，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多倫多大學碩士，加州理工大學博士，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接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法學博士銜。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數學系教授。

王憲鍾、山東人，今年六十一歲。清華大學理學士，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博士。曾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副教授，台灣大學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研究員，美國阿拉巴馬工藝學院副教授，現任美國康納爾大學教授。

張捷遷、吉林遼源人，今年六十五歲。東北大學畢業，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工程博士，曾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馬利蘭大學、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現任華盛頓天主教大學教授兼該大學太空和大氣科學部門主任。

趙元任、原籍江蘇武進，今年八十七歲。哈佛大學博士，一九六三年任美國加州大學教授。一九六九年任康乃爾大學教授。

顧毓琇、原籍江蘇無錫，現年七十七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任美國賓夕凡尼亞州大學教授。

易家訓、美國密執安大學力學系教授。

柏實義、交通大學畢業，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碩士，加州理工大學博士。現任美國馬利蘭大學研究教授。

吳健雄、（女）上海人，現年六十六歲。是袁家騮的夫人，中央大學物理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博士。曾在美國史密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研究院任教。現任美國普林斯頓研究院教授，美國物理學會副會長，美國自然科學協會副主席。

袁家騮、河南項城人，袁世凱之孫，吳健雄的丈夫。現任美國拉布洛克海文原子能研究員。

楊聯陞、原籍北平，現年六十五歲。一九三七年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一九四一年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碩士（歷史）及博士（歷史、語文）學位。曾任哈佛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現任美國劍橋大學教授。

總之，中研院是國家學術機構，每年用了八千萬國民血汗。中研院院士沒有叛國的自由，中研院也沒有超乎國家之上的自由，這次非把這場是非辨明不可。

新老走資派的窮奢極慾生活

錢希川

華國鋒集團揭發「四人帮」的窮奢極侈，荒淫無度生活，世人只以為「四人帮」才如此。其實不然，中共高官的腐化生活，由來已久，可謂一脈相承，遠在窮困的延安時代，周恩來的窰洞已有名貴沙發。中共開府北平，由地方到中央，無一不像暴發戶，刮老百姓的血汗供其極慾的享受。正如毛澤東親口說的，多吃多佔，既要汽車，又要房子有暖氣。這些頭頭，可以葉劍英、劉少奇、王光美、黃鎮夫婦，甚至許世友為代表，又何獨四人帮的江青！

共產主義及其制度所表現的社會特徵，一是浪費，一是貪污。而中共在所有共產主義國家中，又算是最為突出的一個，從中共中央一直到地方公社、大官大貪、小官小貪。貪污在中共各機關、企業，學校是常事而不是怪事。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在「關於社教運動的指示」中就說：「一個公社經過洗手、洗澡，眞正一塵不染的只有兩個人，不能說這個支部不好。現在看來，我們幹部眞正一塵不染是有，不能說太多。鋪張浪費、多吃多佔，一點沒沾上的少，大多數都沾。」

多吃多佔要房子汽車暖氣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毛在共黨「中央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又說：「多吃多佔，複雜得很呢！主要是我們這些人，汽車、房子有暖氣……」毛前一段話，暴露的是地方上的貪污情況；後一段話，暴露的是中共中央的情況。中共中央的貪污情況，他半吞半吐，說的不多，只是點到為止，保留了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因為再說下去，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一定連他自己的臭蓋子也要掀開來，當然就只有這麼輕描淡寫一番了事。

在中共政權中，由於貪大汚的都是大頭頭，除了他們相互之間，自己揭自己的瘡疤之外，外人很少知道。我們在這裏只舉四個例子：

葉劍英最喜收受名貴禮物

第一個是葉劍英。他最喜歡收受他人所送禮物，而常通過其弟葉道英的關係主動索取。其中尤以對華僑及外人的貿易單位所送之德製彩色電視機兩部及其他名貴手表、補品等物。據瞭解只要所送禮品為葉劍英所喜，辦事即無往不利。

劉少奇王光美狂歡暴飲

第二個是過去中共政權主席劉少奇，據廣州出版的「文革風雷」說：「三反份子劉少奇，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公然違反黨中央關於禁止宴會送禮的規定。當他到海拉爾後，奴才們組織了一包括豹鼻子、熊掌、飛龍、白磨菇等山珍海味豐盛宴會。劉修（筆者按：毛派指劉為修正主義者，故稱之為「劉修」）夫婦（劉妻王光美）欣然赴宴，狂歡暴飲，特別對那個豹鼻子更感興趣，揪住不放。頃刻，這菜就剩下不多了，臭妖婆王光美見勢不妙，拿起劉的勺，來了個「徹底清除」。狗奴才王一倫（內蒙黨委書記處書記、黑帮份子）一看，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忙叫服務員拿菜來。這時王妖光美才開了腔：『主席吃得很不錯，比哪都吃得好』，聽了這話，狗奴才王一倫才放了心。劉修臨走，狗奴才們又不知送了一大批甚麼給他們，總之是箱成打，綑成堆。」

「文革風雷」這一段描寫很傳神，可惜的是沒有把王一倫等送給劉少奇夫婦的東西寫出來，究竟是些甚麼，可能這是因為劉少奇到海拉爾是一九六一年的事，距一九六五年已經好幾年，找不到證據了，不過這種變相貪污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葉劍英

黃鎮

黃鎮朱霖吃穿玩樂梳粧打扮

第三個是中共的「寳」，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後來又出任「駐法大使」現任駐聯合國大使的黃鎮。「文革風雷」對他的私生活有比｛較｝詳盡的叙述。在薪資方面：「大使每月工資人民幣八百元，大使夫人（朱霖）每月四百五十元——五百元。他們在國外乘車，請客甚至參觀也公家報銷。一半工資留在國外，大量購買洋貨，進行投機炒賣」。在服裝方面：「大使出國時候製裝費五千——六千元。夫人同等待遇。大使經常回國，每年都有服裝費，大使穿的有大衣，大使夫人光一件大衣就花一千六百元，西裝、中山裝、風衣、睡衣、浴衣、晨衣……綾羅綢緞，欵式新奇。大使夫人光旗袍就一百多件，單是夫人的高跟鞋，從矮到高就有好幾箱，」在飲食、聲色方面：「他們當官做老爺，根本不參加勞動。吃飯要別人端到手裏，不吃蛋黃，菜做得不大合意就隨意罵炊事員。他們吃蛋白，不吃蛋黃，爲了滿足食慾，叫翻譯們開車滿城跑，給他們買美國的餅乾，法國的麵飽，匈牙利的香腸等等。他們出外偏要到高級酒吧吃洋飯，一個魚湯就花二十元。黃大使外出一星期就報銷了一千四百元，相當於一個工勤人員三年的工資。黃大使還養狗，兩條狗一天伙食費就要五元，而工勤人員每天只有一元五角。」「黃大使爲了延長壽命，不惜從歐洲專程趕到香港去注射「長生針」，平時喝「長生湯」，更有甚者，黃大使怕死，怕坐飛機讓人害死，而不惜浪費大量外滙同時訂五條航綫的飛機票。」「他們還以研調爲名，行滿足個人資產階級慾望之實，如經常觀看尖端的黃色電影，甚至到最骯髒的夜總會玩。」

「黃大使夫人整天忙於吃穿玩樂，梳粧打扮，爲了使用美國電影明星香粉，竟叫人坐車跑到三、四個國家去找。」在居住方面：「黃大使住的房子是三百萬元買下的，被人稱爲小宮殿。——原來是一個美國高級妓女住的——因買這昂貴的房子轟動了法國首都。」「室內的陳設奢侈得驚人。」

黃鎮這種奢侈荒淫的生活，還是不貪汚，錢從何來？以他的工資來說，折合美金也只不過每月三百元而已，何况他這樣的浪費，正如中共自己所說：「不勝枚舉」呢？

四人幫窮奢極慾生活荒淫

第四個是中共所謂「四人幫」，據中共公佈的資料，「江靑一伙」光進口西方的色情片、春宮片，就有五百九十部。江靑一頓飯化掉美金三百元，想騎馬就派專機運……想游泳就封鎖一個港灣，從地面、海面一直戒備到水下，王洪文一套釣魚的設備，就花掉美金一萬六千元，在上海三個月的生活開支一萬零六百元美金。「四人幫」這種窮奢極慾的荒淫生活，每一點每一滴，也莫不是來自貪汚，來自多吃多佔。

許世友走後門購買奢侈品


劉少奇夫婦

廣州地區在去年中共所謂「反右傾翻案」運動期間，許多高幹子弟和「坐直昇機」上去的年輕幹部，紛紛利用這一運動的機會，加緊貪汚舞弊，向人民進行勒索，將這些勒索得來的欵項，大買廣州軍區配售的洋貨，如瑞士名表、照相機、打火機、派克鋼筆、金戒指、衣料、補品、外國糖菓等等。

該軍區司令員許些友，就會叫他的部下「走後門」買了一只價值人民幣一千多元的勞力士金表和一個價值兩百多元的打火機。駐海南島的共軍部隊首長知道廣州軍區有這種情况；所以也趕緊抓住機會，大量榨取海南島人民的產品，如胡椒、咖啡、可可、橡膠乾片、紅茶等。運往外城出售，換取高級絲綢、呢絨、合成纖維、茅臺酒、香烟、營養品以及其他用品等等，大撈一把。

從秦朝速亡

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中國，武力之强大，無可否認。但秦朝僅二世，便立卽覆亡。其速亡主因，是暴政虐民。今日的中共也復如是。可以預見，中共政權將歷毛華二世後，便走上覆亡之路。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而暴虐爲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賈誼新書過秦上）

秦自始皇廿六年併有中國，至王子嬰投降劉邦，凡十五年而亡。秦之速亡，其故安在？漢時名臣多論其事，歸納諸人意見，大抵皆以暴政虐民，爲其速亡之主因。

漢高祖太中大夫陸賈，在其新語無爲篇中，以爲秦之速亡，由其「舉措暴眾而用刑太極故也」。

漢文帝太中大夫賈誼，在其新書過秦篇中，以「仁義不絕，而攻守之勢異也」兩語，作爲秦朝速亡之說明。

漢武帝時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其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更歷述始皇二世殘暴之狀，最後，引賈誼過秦以爲結論，亦示暴政亡秦之意。

漢宣帝時諫大夫劉向，在其說苑善謀上篇，以爲秦之速亡，係由於其「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削刻無恩之所致也」。

漢獻帝時給事中秘書監荀悅，在其所著漢紀之前漢高祖皇帝紀卷一中，亦以「秦爲亂政虐刑、殊賊天下」爲速亡之由。

此上諸人，皆去秦未遠而知之較審，皆以爲秦之速亡，由於暴政，應屬可信。故唐人杜牧阿房宮賦有云：「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以行暴而自速其亡，實信而其徵。此下將歷舉秦始皇暴政虐民之兇，以爲佐驗。

秦皇秦政，無法盡舉，僅能詡其重且大者，畧述如下。

始皇焚書，起於諸儒之論政，而定於李斯之奏議，事在始皇三十四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斯之奏云：「今天下已定，天下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羣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始皇制可，於是，焚書之令下矣。

始皇焚書，旨在禁私學之非法教，推其目的，無非欲行愚民政策。故漢書藝文志云：「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其言是也。

始皇禁書之所以能成愚民之實，其故可由以下數事推而知之。

其一，自史書方面之損失言之，據史記之圖表，秦「燒天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譏刺也。……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故自秦火之後，經史多失其據。

其二，自文學方面之損失言之，漢書藝文志云：「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文學從此缺矣」。

其三，自五經方面之損失言之，王充論衡書解篇云：「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亡秦無道，敗亂之也」。

由上所引各書觀之，秦人一炬而經史滅，文學缺，五經亡。卽有未燒之書，又嚴爲之防，使天下之人，不得而見、不得而讀、不得而教、不得而言、黔首雖欲勿愚，豈可得乎？

秦始皇焚書之次年，而有咸陽坑儒之慘劇。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其事云：「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貪於權勢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逃。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

據此言之，秦始皇之所以坑儒，固由方士之誹謗而起，然所坑諸生，則似以儒士爲多，此可由扶蘇所言「諸生皆誦法孔子」一語見之。坑儒而外，始皇又「益發謫徙邊」。

秦人一向輕儒，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已開「燔詩書而明法令」之端（語見韓非子定法篇）。故荀子入秦，昭王乃以「儒無益於之人國」爲問（語見荀子儒效篇），而應侯（秦昭王相范睢）問荀子「入秦何見？」荀子亦徑以「無儒」告之（語見荀子議兵篇）。足見秦人輕儒反儒，數世而然，特至始皇而暴烈行之耳。

焚坑之禍，毀前史，缺文學，亡五經，以愚黔首，復禁世人思想與發表之自由，其爲害學術文化之進步，殊非小可。書之盡焚與否，儒之盡坑與否，非所重也。

秦人嚴刑刻法，肇始於商鞅。漢書刑法志云：「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顚抽脅鑊烹之刑」。至秦始皇，乃變本加

看中共未來（上）

李哲夫

厲，專任刑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始皇兼吞六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赭衣塞途，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至二世，用趙高李斯之教，益爲削刻，史記李斯列傳言趙高教二世，「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法律誅罰，日益深刻，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言李斯阿二世放恣之意，勸之「行督責之術」，「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功臣。吾人根據往史，可得暴秦酷刑刻法如下：

其一，死罪。有腰斬，矺（磔）（皆見史記李斯列傳），事裂，戮屍、梟首（穿首級於木上），囊撲裝人（囊中撲殺之），體解（斬斷肢體而殺之）（以上皆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賜死（史記蒙恬列傳），烹（太平廣記七十一引王子年拾遺記），絞（國策秦策）。

二曰參夷。誅三族之謂。見之史記呂不韋列傳及李斯列傳。

三曰坑。即活埋。兩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

四曰肉刑。有臏（削去膝蓋骨，見藝文類聚五），劓（削鼻），刖（削足）（前二刑見鹽鐵論諸聖篇），黥（刺字額上），宮（去勢）（前二刑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笞（板擊，見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五曰連坐。即通考職後考一所謂「秦人所爲什伍之法：……一人有姦，隣里告之，一人有罪，隣里坐之」。見之史記秦始皇本紀與呂不韋列傳。

六曰徙。秦時此罪最多見。始皇治 山陵寢，役徙七十餘萬人（史記秦始皇本紀）。建阿房宮，役徙七十餘萬人（通考兵考一。）築長城，役徙五十萬人（淮南子人間訓）。掘汙吳地，役徙十餘萬人（宋書符瑞志）。戍五嶺，役徙五十萬人（通考兵考一）。

七曰罰作。使爲勞役也，有城旦（男子治城）。舂（女子治米），上二刑皆作五歲，有鬼薪（男子爲祠祀採薪），白粲（女子爲祠祀擇米），上二刑皆作三歲。有司寇虜（男子城守，作二歲），爲戍（男子戍邊，作一歲）。以上各刑，皆見漢官舊議。

八曰遷。徙罪民於他地也。史記商君列傳，言商鞅時已有將亂化之民，「盡遷之於邊地」之記錄。其後各王，皆循行之，至於始皇，遷者益衆，如遷嫪毒黨人四千餘家於蜀，遷太后於雍（史記秦始皇本紀）。遷呂不韋舍人人萬衆家於房陵（華陽國志）。遷天下有罪謫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地（越絕書）。皆是顯例。以上所舉秦人刑罰，僅其犖犖大者，其他嚴法刻刑，多如牛毛，不克備述。漢書食貨志云：「秦時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怨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者塞道，斷獄者以千萬數」。秦刑繁苛，可以想見。秦始皇用兵域外，以北征匈奴與南畧楊越爲大舉。秦征匈奴，起於始皇三十二年盧生之奏。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圖錄書曰：『亡秦者胡也』。

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次年，史記秦始皇本紀云：「西北斥逐匈奴，自楡中益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史記蒙恬列傳言：「恬所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

秦征楊越起於始皇三十三年，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其動員人數，資治通鑑秦記二，始皇下，三十三年記爲：「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五十萬人，在當時人口較之，爲數甚爲龐大。據續漢郡國志注引帝王紀，秦初中國人口僅千餘萬。秦皇窮兵黷武，兵力不足，故以「發謫」之法補之。

秦始皇北攻胡而南攻越，由於連年戰禍，復由於水土不服及長途跋涉，死亡甚衆。史記主父偃列傳，言蒙恬伐匈奴，「暴師十有餘歲，死者不可勝數」。漢書鼂錯傳，言「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楊越之地，少陰而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死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世」。又漢書嚴安傳亦云：「秦皇時，北構於胡，南構於越，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秦皇糜兵殘民如此，是亦其速亡之一因。

秦人伐國取地之後，每以外民內徙，離其生養之地，使失憑藉之資。或以內民外徙，往監新地，以防反叛。關於前者，即以始皇爲例：滅楚，遷班氏（令尹子文之後）於晉代之間（漢書叙傳），遷大姓於隴西（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滅魏，遷馮氏於湖陽（後漢書馮魴傳），遷劉氏於大梁（漢書高帝贊）。滅趙，遷馬氏（趙奢後）於咸陽（廣韻馬韻）。並六國後，散淮泗夷爲民戶（後漢書東夷傳）。始皇三十七年，遷大越民於餘杭（越絕書）。關於後者，亦以始皇爲例：二十八年，徙黔首：萬戶琅邪台下。三十五年，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三十六年，遷河北楡中三萬家（以上皆見史記秦始皇本紀）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實之，謂之新秦（水經河水注引薛瓚語）。又徙臨邛縣西南邛民實上郡（華陽國志）。復徙中國之民於大越地數十萬衆（漢書高帝紀）。此外，如二十六年，遷天下豪富十萬戶於咸陽（史記秦始皇本紀，另三輔黃圖記爲二十萬戶）。又時遷六國豐俠於蜀地（華陽國志）。

國人常性，安土重遷，而始皇動遷其民，以防反側，人口以萬戶計，旅程輒千萬里，烈日酷寒非所慮，虐民無算，使民不堪。孟子離婁篇云：「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吾謂秦皇亦若是也。

美洲左派華僑殺害反共僑領

老華僑

中共蓄意拉攏中美洲厄瓜多，除向厄國購買農產品，派遣體育團體訪問，復在當地支持左派華僑的恐怖活動，以打擊反共僑胞的愛國熱情。因而使左派暴徒更為猙獰猖獗，繼殺害愛國僑領嚴輝後，又殺害厄國銀行實業家，國府中南美區立法委員陳錦濤。厄國左派華僑用卑劣手段對待華僑，證明中共對海外的統戰伎倆已破產。

國府與厄瓜多於一九七二年中止外交關係，但是，七五年卻在厄國最大商業中心成立領務代理處，最近更派員前往主持中華民國駐厄國首都基多的商務處，使中厄兩國實質關係日益堅強。這個國府外交上重大突破，立法委員陳錦濤應居首功。

外交界人士認為，厄國左派華僑視陳錦濤為眼中釘，年前即積極要暗殺他。厄國政府亦曾派保鑣來保護他，但因該國治安不好，陳錦濤不幸被害。

親共左派殺害僑領

去年十月，陳錦濤好友嚴輝被左派華僑殺害，兇嫌被捕，但因缺乏證據而獲釋，當時左派即大罵陳錦濤利用與執政團的影响力而亂捉好人，乘機對他發動圍擊。但陳錦濤不屈不撓，鬥志高昂，左派即採取最卑鄙的暗殺手段。

陳錦濤個性豪爽，在厄國有許多事業，結交政軍各界人士。自從國府與厄國斷交後，他經常透過私人關係奔走安排。於七五年經厄總統同意，由陳錦濤用領事代理人名義，實際上辦理各項領事事務，厄國外長表示，將不反對國府治員以私人身份赴厄協助陳氏，但厄政府不便出具任何書面文件或發給領事證書。

在此期間，中共蓄意拉攏厄國，兩年前曾向厄購買農產品，並圖在厄京設置商務辦事處，又派許多運動員到厄國比賽，邀請厄國體育團訪問大陸，積極要排除對國府友好之厄國與會主席，並以促進貿易文化交流為藉口，舉辦商展，加強滲透顛覆活動，尤其對中華總商會的奪取陰謀，不惜用卑劣手段。

陳錦濤團結僑胞不遺餘力

陳錦濤終於在厄瓜多爾惠夜基市遭左派殺害。

陳錦濤廣東中山人，現年五十九歲，也是中南美區遴選的立法委員，與李繼淵委員同樣地為中南美的華僑們謀福利，也為團結中南美洲僑胞而不遺餘力。他是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極受層峯禮遇，去年中國國民黨在台北舉行十一全大會，他被推為主席團主席之一。

去歲十一月，中華國劇團訪問尼瓜多首都基多，在杜朗總統接見團員代表的時候，這位尼國陸軍強人會首次透露；為維護中尼兩國傳統友誼，尼國政府同意中華民國於首都基多設商務處。

當時，陳錦濤正在台北出席全會，劇團團員由陳錦濤智利籍的夫人蘇妮婀女士陪同晉見。杜朗總統笑着說：中尼兩國能恢復商務關係，應該特別感謝陳委員夫婦，因為他們是中尼友好的橋樑。

的確，陳錦濤為中尼友好，不顧一切困難，艱苦奮鬥；由於左派不斷製造事端，愛國的僑胞乃在陳錦濤領導下，展開與左派搏鬥；左派曾一度企圖控制在惠夜基市的中華會館，陳錦濤在台北曾電請其夫人，連夜從惠夜基趕到基多，面陳杜朗總統，而阻止了左派的陰謀。

去年十月廿八日陳錦濤的得力助手嚴輝，因阻止左派暴徒霸佔僑產而遭仇視狙擊，國府行政院曾通過呈請總統明令揚褒，沒想到半年多後，陳錦濤因促成國府駐厄商務辦事處的成立，而遭左派嫉惡更深。

身為銀行事業家卻遭殺害

陳錦濤在厄國有許多事業，他是厄國農業銀行的董事、惠夜基大陸貿易公司總經理，也是幾家餐廳、農場與旅館的主人，為了僑務、為了祖國，他出錢又出力。

事實上，陳錦濤的影响力非僅於厄瓜多，也在整個中南美洲，都有良好的關係。一位朋友告訴我；去年他訪問中南美幾個國家，簽證遲遲未能到手，後來祇因為陳錦濤的幾張名片，一一很快地順利解決。曾有人以中共的殘暴橫行，要求陳錦濤返厄後特別戒慎。陳錦濤當即以堅定的口吻說：要與敵人周旋，只有不顧個人安危，何況如果為國殉職，也是件極光榮的事！

華僑在厄國的地位

厄瓜多第一大城是厄加吉爾，也是最重要的港口，人口一百萬，建於一九三五年，但全市建設新穎，市面繁榮。

厄瓜多三分之二人民務農為生，耕地僅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五，分散在延海一帶。土質肥沃，盛產香蕉、咖啡、可可等作物。

陳錦濤

厄國總人口約六百廿萬，女性佔十分之八，陰盛陽衰情況相當嚴重。境內華僑四千三百多人，以華裔爲多，有一千六百餘人，里約省居次，基多市有九百多人，華僑以經商居多，經濟情況不錯。

厄國以西班牙語爲國語。政黨衆多，較重要的有保守黨、自由黨、社會黨、共產黨等。

赤道國厄爪多，位在南美洲的赤道綫上，是南美洲最小的國家，總面積廿七萬六百七十平方公里。位處南美洲大陸西北端，東、南面和秘魯接壤，北界哥倫比亞，西臨太平洋。

厄國境內多山，森林佔全國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六十五，有廿座以上的火山，幾乎天天都有小地震，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塔坎加盆地發生大地震，災區擴及三省，死亡七千八百多人，受傷一萬二千五百多人，十餘萬人無家可歸。

首都基多是全國政治、交通和文化中心，人口七十萬，位在北部高原，原來就是古代印弟安人所建印迦帝國的北部首府；一五三四年西班牙入侵改建，是西半球最古老的都市之一。

厄瓜多於一八二二年脫離西班牙統治，和哥倫比亞聯盟。一八三〇年宣告獨立。獨立後政情不穩，一九七二年政變取得政權的羅德瑞蓋斯總統，一九七六年元月一日被迫辭職，由三人軍事執政團接掌政權。

旅厄華僑，多數經營百貨及餐館，其中以惠夜基市最多，約一千人。陳錦濤及嚴輝兩人之被害，足證他們對奪取中華總商會的狠毒野心。但是這種手段，將更加深厄國對中共的戒心。

陳錦濤功在國家，他的被害成仁，實爲愛國華僑的另一典型。

土耳其蘇派與毛派火併

魯冲

土耳其敵對的左派組織籍五一勞動節發生互戰，並和警察展開一個多小時的打鬥，造成了伊斯坦堡流血最多的一次政治衝突事件。至少有三十五人在衝突中死亡，另有六十六人受傷。

當時十萬人的左派份子湧至伊斯坦堡主要的塔克西廣場，不久爆發槍戰，槍戰是因對一批「毛派」組織份子開火而引起。「數分鐘後，整個廣場陷入槍戰中。」頭戴鋼盔的警察曾試圖以摧淚瓦斯和水喉來鎮壓槍戰，但由於槍戰的繼續，警察調來了裝甲車，並且對敵對雙方的戰鬥者開火射擊。

近年來，土耳其的政治情勢並非十分穩定。在狄米瑞爾的四黨聯合內閣組成之前，曾有一段歷時六個月的政府危機。溫和派正義黨的狄米瑞爾雖然取代了中間偏左的共和人民黨黨魁艾西費特的總理地位，並在一項聯合談定書中，保證加速經濟，對抗分裂運動，尤其是共產主義的影響。但由於內閣是聯合組成，內部意見難免分歧，對於基本政策的執行，也甚不容易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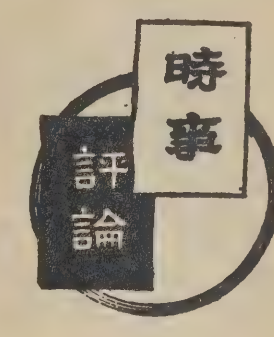
土耳其戰畧地位重要，一向是各方面所極力爭取的對象，同時亦爲共產國家滲透顛覆的重要目標。狄米瑞爾內閣雖標榜對抗共產主義，一九七六年三月且與美國重新簽訂「美、土雙邊防禦協定」。事實上在對共產國家政策上，却十分鬆懈。

以土耳其對蘇聯關係爲例，在歷史上，蘇聯與土耳其一向不睦。土耳其對蘇聯政權以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厭惡不堪。但一九六九年年底土元首訪蘇，一九七二年四月中旬蘇聯主席包戈尼又訪土答聘，兩國間關係已發展至十分密切程度。蘇聯對土的目的，包括誘勸土耳其脫離北約；在土、希間散播敵對種子；在經濟上滲透土耳其，使其更依賴蘇聯貸欵及技術；以及要求土耳其接受蘇聯貫穿整個地中海的海軍計劃等，或多或少，俱有若干收獲。到了一九七五年年底，蘇聯總理柯錫金訪問土耳其返國後，狄米瑞爾總理即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初公開宣布土耳其其外交遵循多邊政策，不依賴任何單一關係。此項顯然反映土外交政策轉變的聲明，表示對蘇聯進一步開放，着眼於減少對北約組織盟國的依賴，於是形成了一大隱憂。

另一方面，中共早在一九六四年間，由周恩來透過巴基斯坦總統阿育汗經營對土開係，隨後又間接委托北約組織中已承認中共之國家，向土耳其說項，更藉宣傳，向若干短視之土國朝野人士開出示惠條件，動搖土政府決策，作土耳其與中共間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上旬，完成「建交」。

土與中共「建交」後，土境內「毛派」共黨份子遂得多方援助，其企圖顛覆土政府，建立所謂「安那多魯人民共和國」的行動，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完全趨於表面化，土耳其安全單位的防範和清剿工作，亦隨時在進行中。

親蘇的右派份子勢力和「毛派」共黨份子在土境的暗鬥，已非一日，這是土耳其政府對共黨政策不堅定下的必然結果。



香港商品期貨

提高香港金融地位

香港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在獲得港府當局正式批准並發給執業牌照後，宣告正式開業。期貨交易所在香港的開設，雖然與廣大市民的生活，並無直接影響；而在股票熱潮過後的今天，這種具有一定投機性質的期貨買賣，對一般市民也失去了某種刺激作用。但期貨交易所在香港的設立，標誌着香港金融地位的提高，這倒是可以肯定的。

故在一定程度上，期貨交易所對香港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國際聲譽，會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股市的慘痛教訓

當然，這種良好的促進作用，決不是絕對的、長期的、和全面的、而是相對的、暫時的、和局部的。所謂相對的，是港府如果對期貨交易所擬訂的法例週詳，管制的制度嚴密，如果期貨交易所設立目的正確，管理的組織嚴懂，就能避免某些人士的個別操縱，致產生投機倒把的風險。這種風險一旦被人為掀起，不僅會直接造成投資人士的嚴重損失，也會間接損害香港社會的穩定發展。特別是香港目前所處的現代化的經濟局面，是一種整體經濟和國際經濟。這種型體的當代經濟，造成了彼此的密切聯系相互感應。故任何一種經濟型態出現衰退或危機，都會不少避免地波及到整個地區的經濟狀態。數年前的股市興旺與股市衰退，雖然和國民經濟的週期性危機有一定關連，但與若干人為的因素，有一定的關係。而股市的大起大瀉，確會直接損害香港的經濟局面。

雖然經過股市的慘痛教訓，有關當局對期貨交易所的立例及管制更加嚴密慎重；而期貨交易的範圍及對象、比起股市買賣更加窄小。故期貨的投機風險較少，但防患於未然，畢竟有備無患。不會因期貨交易所設立，而帶來香港新的投機風氣，這終究是香港市民的希望。

避免導致不良影响

我們將期貨交易進行，看成一種暫時性的促進作用，主要是根據國際經濟的週期性發展和週期性衰退的規

袁雪芬媚共

女伶袁雪芬抱恨終天

袁雪芳是中國大陸紅遍一時的越劇皇后，她和中共的頭目們過從很密，她的薪水是一般工人的六倍。

然而，一九六七年，她突然成了一名政治犯，她的頭髮轉為花白，聲音蒼老，被迫和親生的兒子分離，這個兒子是她被囚禁之前剛出生。

袁雪芳如今已五十五歲，她在上海接受了一名美國記者的訪問，在受到中共政治迫害的人當中，她可能是第一個獲准與外國記者詳細討論她的遭遇的人。

袁雪芳的遭遇揭露了中國大陸許多方面的情形，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已成為美國國內辯論的主題。

批評美國欲與中共「建交」的行動的美國人士說，北平未能通過卡達政府有關人權的考驗。

袁雪芳現在之所以能夠對外發表談話，是因為當年囚禁她三年，並且迫使她十年無法登台的中共頭目，如今都遭到整肅的緣故。她的敵人就是「四人帮」——毛婆江青和上海的三名高級頭目。

袁雪芳透露出過去十年中共政治圈內人聽聞的事實說：「他們嚴密監視我。我任在上海，上海是中國大陸上控制最嚴的地方。」

紅色舞台盛極一時

袁雪芳曾經不分晝夜，受到五百多次盤問。她會昏迷，被隔離，並且受到嚴重的心理壓力，而沒有正式的罪名，也沒有上訴的機會。中共對不服從的人，一向用這些手段對付，袁雪芳到後來才依照中共「正規」的程序受審，並且被判刑。

中共佔領大陸之初，袁雪芳是一個美麗的藝人，中共給她一個職銜，她還高興了一陣子，但是，她的問題是，她無法跟上「黨」在藝術上改變的路綫。

其實，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袁雪芳已經是紹興戲的名角。

袁雪芳說：「我在戲台上，那時我還很年輕，我不懂政治，我也不知道共產黨的政策。」

一九四九年，中共站據大陸，中共誘騙袁雪芬入「黨」。一九五四、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她都當選中共「人代會代表」，她的薪水很快就與「黨」的高級幹部相同。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越劇成為改革的對象，因為越劇有資產階級的意味，內容傷感，所有角色都由女人扮演。除此之外，袁雪芬名氣很大，最後終於遭到被囚禁的命運。

交易所的設立

徐達文

律，而決定期貨交易不可能具有長期的促進作用，期貨或可以顧名思義地解釋爲有限期或有定期的貨物交易。這種貨物的價格起跌，是以供求律的因素作爲主要依據，但也包含若干人爲做成的主觀條件。而貨物的供應，也會因爲自然現象而影响收成的外界條件分不開。這使到期貨交易具有一定的客觀做成的風險。在一定時期內，如無風險，如無投機，期貨交易，既促進經濟活躍，也穩定工商業發展。否則，又會如股票那樣，形成另一次投機性的沙風。這種沙風一旦掀起，香港經濟難免又導致不良影响。這種情況，決非任何人都能保證絕對可以避免的。至於香港商品期貨交易所，是否會變質爲一個投機性的「合法賭場」，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保證絕對可以制止的。

不過，商品期貨交易所的主管當局，對此亦在規章上先行作了預防性的措施，像期貨交易所現有資產一千五百萬元，作出賠償保證金的儲備；每一合約爲十萬港元，並規定每一合約不能由二人以上合股，以此避免細戶投資戶介入投資，藉以免由他們負担不必要的風險。此外，若干交易程序的制定，無疑可預防交易進行時所出現的差錯，這種差錯，可能會引起沙風吹襲。

雖然投機但有益經濟發展

我們指出商品期貨交易所的設立，會具有局部促進香港經濟的良好作用。因爲香港某些生產商，可以從期貨交易中，購入他們所需要的生產原料，像棉花等，以便他們接受訂單，從而避免因爲原料的暴起，會影响他們生產的成本，這對他們的成本控制及利潤保證，肯定會有好處的。生產商透過期貨交易，保證成本控制的計劃生產，是當代經濟的一個大改革。雖然這一改革，只是把生產商的風險由投機商承担，但這種生產承担，與生產商的水、火、險盜等風險，由保險商承担，基本是相似的，故對正常的工業生產，會有局部的保證效能。

無論如何，商品期貨，儘管有某種投機傾向，但這畢竟是當代經濟一種進步的表現。

香港商品期貨交易的開業，這正表明香港經濟又進入了一個配合當代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最新階段，也顯示出香港已成爲遠東一個最大的金融交易中心。這對香港的國際地位和經濟局面，是一個值得香港市民以爲榮的好消息。

的悲劇

秦明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她說：「四人帮」打算蒐集有關於我的黑資料。他們拿走我的筆記本，以及親友寫給我的信。其中有一些我以前的劇照，他們說，這就是我的罪證。

他們指控我是國民黨某個組織中的一員，指控我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和反革命份子。」

袁雪芬被關進上海南區的一個大廈中，單獨鎖在一個房間內。她估計，至少還有二十人，被分別關在不同的房間中。

袁雪芬一九六六年生下最小的兒子，她要求一位親戚代爲照顧，結果，她的親戚被指爲地主，必須交出孩子，由一名女傭照管。袁雪芬的丈夫是一名記者。他被迫到農場工作，然後，又被迫到一家出版社去做編輯。

她四年不准會晤家人。她說，被囚期間，「我合衣而睡，因爲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叫去問話。他們總是咒罵我。他們要我寫所謂的悔過書，我沒有仔細數過，但是，他們可能舉行過五百次指控會。我看不到毛『主席』的作品，所以我無法了解他們的問題，無法了解政策路綫鬥爭。但是，我堅定不移。」

一九七〇年，袁雪芬獲釋，但是，被送到農場去做工，她只獲准一個月會見家人一次或兩次。一九七二年，在一次調查會談上，一名幹部說：「我已經把袁雪芬的案子研究過好幾次，我們沒有不利於她的證據。我們應該放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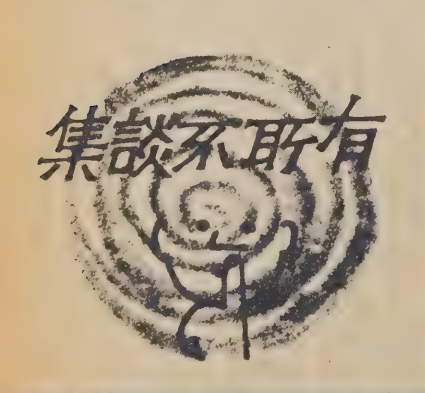
但是，當時上海的頭目張春橋對這項建議表示不滿，他揚言，在他調查袁雪芬的案子期間，任何人「不要插手」。

一九七三年，袁雪芬洗刷了所有的罪名，但是，不准登台演出，或洩露她的身份，她只准教少數的學生唱戲。

她說：「我是越劇皇后，我應該每天吊嗓子，但是，整整十年，我一句沒唱過。」

袁雪芬說：「我已經老了，身體也衰弱了。」

她說，她永遠忘不了囚禁四年獲釋後，初次和她的四歲兒子會面情景，她說：「這是我第一次叫他，他瞪着我看，然後，他摟住我，哭了起來。」



以鬥爭為綱的中共文藝

王集叢

毛澤東的文藝路線師承蘇聯史大林那一套，把我國傳統的文學藝術徹底否定，強調文藝只能為工農兵服從，且必須以階級鬥爭為表現形式。同時要求文藝工作者通過實際鬥爭改造自己，致使大陸的文藝作品都充滿了濃厚的政治色彩。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定下的文藝方針後，二十多年來，大陸的文藝除了成為中共權力鬥爭的工具，根本沒有甚麼文學藝術的欣賞價值，使整個大陸變成廣大的文化沙漠。

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不斷進行「破與立」的階級鬥爭，文藝的「破與立」包括在內。所謂「破」，而是破壞。所謂「立」，而是建立。而其實際表現，却只見瘋狂的大破壞，毫無建樹可言；在文學、藝術方面，這情形尤其嚴重。

文藝充滿強烈政治色彩

關於中共破壞文學、藝術及「批鬥」作家的言行，中外記者、作家時有報導、評論。這裏且以日本名文藝批評家村松剛的言論為例，先作一說明。這位曾經訪問過五十多國，而以客觀態度評論文藝、研究問題的作家，於一九七七年來台訪問時向「青年戰士報」記者表示：他看過一場中共「藝術團」在日本的表演，原是齣京劇，但劇情內容被改得毫無藝術可言，全體演員在演完後，一定要高呼「毛主席萬歲」，才算收場，整場演出都充滿了強烈的政治色彩。他以文藝的眼光來評論，只覺得興趣索然，毫無價值與意義。他指出：「中共把共產主義視為宗教，而其統治下的人民根本不容許有宗教自由。」他說：「中古文化被基督教所壟斷，當時只要文學藝術有攻擊宗教嫌疑，都要受到干涉。共產主義在中共的強行下，排他性程度，較中古基督教時期更甚，其文藝只不過是附庸於權力鬥爭的工具而已。」他認為「在缺乏自由的土地上，絕開不了燦爛的文藝花朵。大陸上的文學藝術，只有等待着重獲光明、自由後，再開花結果了。」這是客觀的事實說明獲得了廣泛的共感共鳴。

否定傳統的文學藝術

眾所週知，中共迷信共產主義，毛澤東更崇拜史太林。「共產主義宣言」特別強調：「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過去遺傳下來的種種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如何「徹底的決裂」呢？就是鬥爭、否定、破壞。後來列寧雖然改「徹底的決裂」為「批評繼承」，但共產黨畏懼過去和現在的不同觀念，不敢對其信奉的共產主義與之相比，不敢辯論，所謂「批判」實際是「批鬥」，是以暴力壓迫不同的思想，而圖建立「一言堂」，佔據整個「意識形態領域」，按照其願望與標準，徹底改造「種種觀念」。

史太林曾給文藝作家一個好聽的封號：「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他的文藝總管日丹諾夫特別宣揚，說明其意義。日丹諾夫鄭重其事的說：「史達林同志曾把我們的作家叫做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個定義是有深刻意義的。這是說蘇聯作家對於教育人們，對於教育青年，以及對於文學工作中不犯過錯，是負有巨大責任的。」所謂「深刻意義」，就是要作家根據共產主義的教條，照着史達林的要求和想法，去「教育人們」，「教育青年」；為他們塑造「靈魂」，作他們「靈魂的工程師」。這就要和他們原來的靈魂「徹底的決裂」，根本將之破壞，而在史達林「教育」下脫胎換骨，成為另外一種「人」。

迷信共產主義的中共，在特別崇拜史達林的毛澤東長期控制下，對「過去遺傳下來的」文學、藝術，無論是中國或外國的，都要「最徹底的決裂」，都要根本加以破壞。列寧要求文學藝術作共產主義「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毛澤東則將「文藝工作」放在「整個革命」中的一定位置上，「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史達林要求文藝作家為他作「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毛澤東則要求文藝工作者「在深入實際鬥爭的進程中」，「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就是「改造自己的靈魂」，「改變自己的立場」。這些意見，都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來的。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政策，也就是中共的文藝思想、政策，完全追隨在列寧和史太林之後，用在中國來破壞文學、藝術，破壞作家和人民的靈魂，而圖創造他們所要求的「靈魂」。

毛澤東的教條文藝路綫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的全部教條，主要的可歸納為五點：①要求作家「改變自己的立場」，「掌握共產主義的世界觀」；②寫工



農兵，爲「工農兵服務」，③要作家「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④提倡「民族形式」；⑤寫「重要題材」。這些教條，引起了尚有靈魂而不接受「改造」的作家極大反感，文藝評論家胡風可說是其代表。他以毛的「講話」爲「圖騰」，「足以殺害生靈」。他指那五大教條爲「五把刀子」，強調「單只第一把刀子已足夠把一切作家都嚇壞了」。他沉痛地說：「在這五道刀子的籠罩之下，還有甚麼作家與現實結合，還有甚麼現實主義，還有甚麼創作實踐可言？」「本來，文藝是脆弱而又艱苦的事業，那脆弱的芽子冒出土來並不容易，通過艱苦的過程成長起來更不容易，正常地通過自己的規律去發展也是一個艱苦勞動。現在被壓得這樣重這樣久，大多數作者已經被摧殘了被痳痺了勞動機能，要他們自動改變，或者單憑理論（即使是完全正確的理論）去改變，那是等於要被捆住了手腳的人跳舞的。」這是靈魂的沉痛呼籲。他深深體驗到在共產主義和所謂「毛澤東思想」教條下，文藝工作者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規律」，失去了創作自由，「被壓得這樣重這樣久」，再加上毛澤東的「五把刀子」，那眞是「被攫住了手腳」，還要被迫「跳舞」，他忍不住，不得不大聲疾呼。這呼聲，代表了大陸上廣大文藝作家及文藝愛好者純正的良心，堅強的反抗意志。

大陸變成廣大文化沙漠

但是毛澤東及其控制的「黨」，對良心的反抗，睜眼不看，充耳不聞，仍然用毛的「文藝講話」，毛的「五把刀子」來破壞文藝，「改造靈魂」。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頒佈「關於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通令遵行。其中規定：「全黨都應該研究這個文件，以便對於文藝的理論與實際問題獲得一致正確的認識，糾正過去多種錯誤的認識。全黨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研究實行這個文件的指示，克服過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偏向，以便把黨的方針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去，使文藝更好地服務於民族與人民的解放事業，並使文藝得到更好的發展。」「這個文件」就是毛的「文藝講話」，據此，毛的「方針」、「指示」便成爲了中共的「一言堂」，要「貫徹到一切文藝部門去」，任何人不能異議、反對。而且，誠如村松剛所說，「其排他性程度較中古基督教時期更甚，其文藝只不過是附庸於權力鬥爭的工具而已」。事實上，中共循環不已的權力鬥爭中，其「宗派」、「山頭」，對「這個文件」的解釋和運用不同，包括毛江「夫妻檔」的各「宗派」，都根據其一時的權力要求，隨意用來曲解、破壞文學、藝術作品，而以陰謀，「陽謀」迫害作家，排斥異己，和他們根據權力要求隨意解釋馬列主義一樣。在「延安時期」，毛親自領導李維漢、陳伯達、何凱豐、周揚等「批鬥」王實味，指其爲「靈魂扒手」，用的是毛的「文藝講話」。其佔據大陸以後，周揚整「胡風集團」，「文革」時期，江青的「四人幫」批「周揚一夥」，清算「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以及華國鋒「宮廷政變」得權後鬥爭「四人幫」，所根據的「思想、理論、政策」，都是毛的「一言堂」，其「文藝講話」是主要內容。情勢不斷變化，在那裏，政治行情早晚不同，「附庸於權力鬥爭」的文學、藝術，其爲「香花」或「毒草」的標準也時有差異。每次鬥爭，都要瘋狂破壞，鏟除一批「毒草」，「鬥倒鬥臭」一些作家，鏟來鏟去，鬥來鬥去，在那「缺乏自由的土地上」，根本就沒有「燦爛的花朵」。試想今日大陸還有甚麼文學、藝術作品，值得欣賞？較有成就而尚在憑良心努力創作的文藝作家，還有幾人？那眞是最廣大的文化沙漠。

美國文史學家訪平

自一九七二年美國放寬旅行限制後，美國藝術史學家獲准進入中國大陸。十名史學家訂於本（五）月赴大陸訪問一個月。資助這些人訪問的美國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會說，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首次有這方面專家獲准進入中國大陸。這些史學家已要求遊覽在中國古文化上佔重要的地位的敦煌、黃山或廬山等地。他們也希望參觀現代藝術展覽。該基金會說，秋季將有另外十名人文學家訪問大陸，研究大陸的口語方言與西方教科書所教的有何差異。這則「小新聞」，內容爲考察古代文化與研究語文，表面上似無政治作用。但一切以「政治掛帥」爲主的中共，既以政治爲其一貫的作法，則其中顯然有陰謀。今天當權的華國鋒、葉劍英之流政治資本不夠，地位不穩，對政治更敏感，其對內對外的一切措施與活動，都會特重政治意義，他們要這些學者到大陸訪問、考察、研究絕不是爲學術文化，而是有政治作用的。

回憶十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江青一夥在大陸各地，利用「紅衞兵」「破舊」，瘋狂破壞古代文物。由拆除城牆，大挖墳墓，摧毀古蹟名勝，他們發現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於是他們一面對內拚命攻擊歷代的「統治階級」，要大陸人民忽視現實生活的痛苦，去向古人進行「階級鬥爭」；另一面拍攝記錄，出版畫冊，向外介紹「出土文物」，大肆宣傳；還把那些「文物」運到法國、日本去展覽，曾轟動一時。這兩種相反的作法，充分表明了毛江一夥在瘋狂破壞中國文化之餘，對外却將自己打扮成爲頗熱愛中國古代文化的模樣，誘引外國學者接近他們，稱讚他們。前美國總統尼克遜和前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大陸，毛澤東特送他們中國古書，其用意也是在向外表示他愛這些書，他維護中國文化，以掩飾其妄圖摧毀中國文化的滔天罪行。今華國鋒與葉劍英之流要那麼多美國文史學者到大陸訪問，到敦煌、黃山、廬山等地遊覽，到各地研究口語方言，用意與毛江在外國展覽大陸「出土文物」如出一轍，這和他們拚命鬥江青「四人幫」的行動正是一刀兩刃的手法。

中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大陸地方廣大，到處都有古蹟名勝。中共雖拚命破壞，但不能完完全消除；而且，爲了誘騙世人，有些文物他們亦會保存，只用來作幌子。外國學人有機會去大陸，去敦煌、黃山、廬山這些地方看看，可能會有助於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了解。但是我們要特別提醒美國藝術史學家們的是：必須特別注意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有無參觀、研究、提問題及發表意見的自由？這才不致爲其文化



戲劇藝術家俞大綱

戲劇家俞大綱先生因心臟病去世，享年七十歲。

俞大綱是浙江紹興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歷史系，曾經留學加拿大，並主持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中國戲劇組。近年來從事國劇改編工作，如「王魁負桂英」、「新繡襦記」、「楊八妹」等都是。他著有「戲劇縱橫談」等書。

俞大維、大綵弟弟

俞大綱是前國防部長俞大維，已故前台大校長傅斯年夫人俞大綵的弟弟，他患有先天性的心臟擴大症，他的三個子女在美國。

俞大綱死得突然，他的老伴等他來吃中飯，沒想到一通電話傳來噩耗，他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

滿頭白髮的俞鄧敬行女士，依靠在沙發椅上，兩眼紅腫。她說：「我們本來還約好晚上請一個香港朋友吃飯……誰知道……！」

戲劇藝術活字典

俞家的客廳和書房只隔一扇門，書桌上擺着俞教授的筆記，有的寫的是看書心得、有的是生活感想，有的是描寫電視演員的小動作，娟小的字，排列整齊。

俞大綱生前習慣過夜生活，他經常和年輕朋友聊到三更半夜，去世的前夕，他和一位文化學院講師細談如何支援中國戲劇資料展覽，直到凌晨兩點。

在許多藝術和戲劇工作者印象中，俞大綱是「活字典」。他經常徹夜不眠，在書房裏翻箱倒櫃，也許爲了一點小疑問，不惜花費搬書的功夫。

他的一位學生說，他們很少看到俞教授愁眉苦臉。俞教授最令人折服的地方是「愈挫愈勇」，他苦中作樂，從不向人訴苦。

「你們還年輕，現在做的事將來看得到；我老了，即使將來看不到自己做的事，我也要好好的幹。」他曾這樣教訓他的一位失意的學生。

一生忘我學貫中西

俞大綱談論藝文上的大小事情，喜歡從「中國文化的根」入門，而「如何移植西方的精華，進入中國的傳統中」正是他最高的理想。

俞大綱和幾位朋友談到未來的寫作計劃時，興高采烈地說，他想編寫一部中國舞蹈史，以圖片配合，詳細的資料相輔。言猶在耳，他的學生回想起來，不禁淚流滿面。

俞大綱的表妹費驊夫人說：「俞先生沒有屬於自己的事業，他只有一批心愛的學生

指出共產主義爲禍世界，以亞洲首當其衝，受害亦最慘烈。中國大陸淪陷，數億人民遭受迫害、屠殺；中南半島越南、高棉、寮國變色，將近三千萬人民，都變成了「和解」「姑息」的祭品，這實爲人類最嚴重的悲劇，也可以證明姑息的幻想，和解的錯覺，不但無補世艱，且徒然助長共黨的兇燄，加深人類的禍患。這一席話，實爲姑息逆流氣氛瀰漫下的暮鼓晨鐘，希望世界非共反共人士都能聽到。

共產黨徒最善於選用動聽的名詞來掩飾其暴行；嚴家淦說：「任何共產政權，都是採取暴力政策，肆行恐怖手段，進行對外擴張的，它的所謂「和平共存」，就是戰爭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用來擾亂對方視覺，瓦解對方心理的障眼法」。可惜的是當前自由世界若干人士，對此一若毫無所知，而妄想以「聯共制俄」來保持亞洲均勢，而結果，便成了敵友不分，是非莫辨。

消滅赤色毒菌

共產黨徒有一種特殊邏輯，用之以解釋他們一切絕滅人性的作法，無不是悲天憫人之擧；他們既然可以把侵略、擴張稱之爲「解放」，則依此目標所採的任何手段，都是屬於正義的，共產黨徒替這種情形辯護，稱之爲「理性的機智」；因而，同一行動，在資本主義國家行之，就是「侵略」，在共產主義國家行之，就是「解放」。依此論點，共黨集團便可肆意指責資本主義準備戰爭，發動戰爭，犧牲人民的生命是殘暴的行爲，而共產集團，特別是現在的中共，公開叫囂他們絕不停止核子試爆，也似乎是「義正詞嚴」。

所以造成這樣是非淆混，善惡不明的局面；我們不能不歸咎於美國近年來的姑息政策；它使中共這個國際強盜集團，公然混進了聯合國；它使這個集團的頭目和美國總統以及其他官員之間，建立了「交誼」，它使美國子弟在越南的血白流了，而拱手將中南半島爲共產主義所吞噬；而這一切，目前並未完全中止；因此，我們覺得嚴家淦所提出的「人類共同認可的價值觀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自由、正義、和平以及反侵略、反奴役的觀念」這一點，尤其值得所有反共、非共國家的領袖們深思！

世盟、亞盟大會的所有出席人士，均爲自由世界中的鐵中錚錚之士；他們對共黨邪惡有深刻的認識，對反抗強權，亦具有堅定不移的決心；我們希望在這次會議之後，他們將從我們這兒的所見所聞，帶到自由世界每一個角落；讓全世界知道中華民國是反共的中流砥柱，只要中華民國屹立存在，則赤色毒菌的蔓延必可消滅，自由天地的擴大也必定可以達成！

余秋人

以色列妓女的生涯

，兩手放在雙臂上，看起來就像紐約時報廣場的高級妓女戶的全盛時期的一名妓女。

她在台拉維夫這條旅館林立的海濱大道上四下張望，對着過往的觀光客從頭到腳打量着，以便採取行動。

她用低沉的聲音問一名步出豪華的丹恩大飯店的中年男子：「你要一個朋友嗎？」她的兩片唇露呆板的笑容，但這名中年男子搖搖頭擦身而過。

這名妓女道出她的名字叫莎拉，她今年二十歲。她說，她在十七歲那年逃離她父母之後，便從事這一行生意。她的父母是來自摩洛哥的貧窮移民，有十二個小孩。

她吸着一支濕濡的香烟，然後啜着威士忌蘇打說，我並非在抱怨，我賺不少錢，警察偶而抓我，但他們把我關一、兩天之後便放了。

希伯來大學的犯罪學家艾米爾說，警方知道以色列境內約有一千名妓女，其中四分之三住在台拉維夫。他說，每名妓女平均接客一次可賺十美元，一天平均可賺一百美元。

跟莎拉一樣，以色列的妓女，多數是東方猶太人，她們的家庭來自中東或北非國家。

許多的東方猶太人說，他們在政治、經濟上及文化上遭來自歐洲的猶太人歧視，造成一般所說的兩種以色列人。

莎拉說，我們在此地被視如糞土，我們不能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家或受好的教育，我們還有什麼事可做？迫不得已淪爲妓女。

社會學家史塔爾在他一篇「猶太妓女」的研究報告中說，許多東方猶太人因缺乏適應以色列相當的西方文化的能力，轉而賣淫。

莎拉說，她情願做任何的工作，以避免跟她的母親一樣，整天在歐洲的猶太人家中當女傭，然後整晚在她自己的貧民窟公寓中工作。

她說：「我再也受不了家裏的一切，我不願跟我母親一樣，她所做的一切事，就是工作及生小孩，沒有別的。難道那是生活嗎？」

莎拉說，她一度曾想擺脫但脫不了身。即使你想要脫身，警察也不會讓你的。一旦成妓女，就永遠是妓女，這就是警察的看法。他們沒理由，可抓你。」她說，她的家人並帮不了大忙。

莎拉說，每次我深夜回家，我母親就大發雷霆，指我是一個爛汚女人，我的哥哥則把我打一頓，指我是個妓女。

一名全家來自摩洛哥的社會工作者說，許多東方猶太人發現在一個歐洲猶太人控制的社會中，無法過正常的生活。」（譯自合眾國際社特稿）。

李凱詩譯

本月七日在倫敦舉行美、西德、日、英、法、意加七國經濟高層會議，卡達親自出席，强調加强美歐日的關係，對解決世界性通貨膨脹問題，極具信心。這項會議擬定五項共同方案，以達成經濟成長目的。同時重申貿易自由，强國爲弱國開放市場，使衰退經濟加速全面復蘇。

舉世矚目的七國經濟高階層會議，於本月七、八兩日在倫敦舉行。可以想見的，這次會議主要是看美國總統卡達的「表演」。這是他就任總統後第一次出國訪問。

具有信心的卡達，在白宮草坪上發表告別談話時說：「我對於獲致成功的情勢看好，而且我們相信在此次五天訪問後，我將帶回來在處理各項世界問題方面所邁進的一大步」。

經濟會議對抗通貨膨脹

卡達說：在倫敦舉行的經濟討論，目的將是在「使人們恢復工作」，並對抗剝奪世界各地工作人們利益的通貨膨脹。

他預測此行尋求世界和平的努力將獲成功，並保證將把高階層會議轉變爲與美國各盟國間「每天繼續不斷地」合作。消極地消除對核子擴散與經濟擴張問題上的歧見；積極地加強經濟、政治及軍事關係。

當然，這次會議最重要的，還是在對解決世界經濟問題的共同方案達成協定。其目的是在金錢不斷流向石油輸出國家情況下，如何使工業國家繼續發揮功能。因此，這次會議的幾乎每一議程都與石油的高昂價格有關。

這次會議的議程，包括：

一、加強協調西德、日本、意大利、法國、英國、加拿大與美國國內的經濟政策。自一九七四——七五年的不景氣以來，這七個國家的經濟表現已低於標準以下。已有人躭心不景氣可能再度發生——尤其是在歐洲。

二、爲由於世界油價高漲而面臨嚴重財政困難的國家設立緊急資金。目前已達成一項臨時協議，將在國際貨幣基金設立總額多達一百六十億美元的新基金。

三、國際貿易問題及保證重新展開停頓將近兩年的日內瓦世界貿易談判。

四、檢討能源問題，並達成有關全球核能研究的協議。此一研究的目的在使核子技術用於軍事目的的可能性減至最低限度。

五、爲工業國在今年稍後與貧窮及開發中國家舉行的談判擬訂共同的立場。

七國經



左起意大利安德瑞奧蒂、日本福田赳夫，法國狄斯亭、美國卡達、西德舒密特、英國卡拉漢、加拿大杜魯多攝於倫敦唐寧街十號。

雖然，這次倫敦高階層會議，看來與前兩次在巴黎及波多黎各召開的經濟高階層會議相同。但，實際上有很大的區別。一九七五年巴黎高層會議的口號，是擴張與會各國的經濟，促成經濟萎縮的消除；波多黎各高層會議的口號，則在強調控制所有各國的通貨膨脹。現在各國狀況不一，因而任何單一的口號可能不符需要。因此，需要制定一套政策，以擴張包括西德、日本及美國等所謂強國的經濟。同時，又需要制定一套政策，以便包括意大利、法國及英國等所謂弱國抑制通貨膨脹，並減低國外負債。

强國爲弱國開放市場

濟高峯會議

陳獨塵

這項構想，是認爲強國經濟的擴張，所有各國都將蒙受其益，因爲強國將爲弱國的出口貨打開新的市場。因而，需要採取共同措施，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

協助籌劃這次會議的英國高級官員們說：他們懷疑倫敦會議能夠產生任何重大的聯合行動，以使西方國家加速擺脫一九三〇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蕭條。一位英國的高級官員說：「主要的事實是這七個國家將坐下來討論彼此的問題。」

「如果這七個國家在會議之後，能夠更加團結，則世界的經濟情勢可望獲得改善」。

雖然，卡達總統對這次經濟高層會議抱了很大的希望。但據倫敦泰晤士報透露：使人不安的新的經濟預測，對參與會議的各國政府領袖，面臨嚴重問題的威脅。

根據是項預測：今年眞正的經濟成長率，要比一九七六年所預測的慢些，而歐洲的失業率，則將上升。

預測的資料係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與歐洲委員會等所搜集。最令人洩氣與最爲人討論的預測，則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編。

根據是項預測，工業國家今年眞正的經濟成長率，依照其目前的政策，不可能超過百分之四。預料通貨膨脹的情形，也不會有所改善，認爲平均百分之八的上漲率，幾乎是極爲可能的。

情形最好的是對美國經濟所作的預測，已接近卡達政府所預計的數字，一九七七年的成長率，預測都在百分之四點五左右，而一九七六年所估的，爲百分之四點九。美國的遠景也多少地更展現了光明，即三月份主要經濟指標的指數提高了百分之一點四，是二十個月以來收穫最大的一次。

不過，日本的遠景是參加高峯會議的若干國家所担心的另一原因，他們唯恐日本政府將來祇是靠着增加出口，而達到其今年百分之六點五眞正成長的目標，國際貨幣基金會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預測：日本今年的眞正成長率在百分之五點五到六之間。

泰晤士報：大家的恐懼都集中在對通貨膨脹的展望。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說：全世界的商品價格，單是在今年的前三個月，即已上漲到年增長率百分之三十那樣。

根據以上預測，可知祇有美國經濟展現了光明的遠景。但，美國聯邦準備委員會主席勃恩茲，本月三日仍強調政府應作更多的努力，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必要和增加生產力。

經濟力下降生活水平上升

勃恩茲宣佈全國貨幣供應的計劃成長略有削減，旨在限制通貨膨脹率。他告訴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說：除非我們能創造較低通貨膨脹的環境，否則，維持目前正在進展中的擴張，或大幅降低目前正損害千百萬美國人民生活的偏高失業率，無甚可能。」

他說：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經由巨額的預算赤字，政府一直是「放進人民口袋裏的錢多過拿出來的錢」。

在參議院準備表決一項訂定今年五百九十五億美元赤字和明年六百三十二億美元赤字的預算案之際，他提出上述證詞。

勃恩茲說：經由抑制通貨膨脹、修訂稅法的鼓勵投資、修改妨碍商業的現行規定、加強訓練工人以及設置地方勞資「生產力會議」等方法，將可以增加生產力。

他說：全國人民不能期望在生產力愈益降低的情形之下，擁有愈益升高的生活水準。

參議員黎格爾說，失業是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這是由於政府救濟那些無所生產的失業美國人民所致。他說：解決之道在訂定「具有生產性的」就業計劃。

爲了增加生產力，就是希望逐步達成全民就業。

美國眾院本月三日通過經濟刺激計劃，這是卡達總統計劃的第一部份，經由公共建設計劃創造六十萬個新工作機會的四十億美元法案。該法案先此已獲參院批准。

此一授權法案的經費包括在一項二百億美元經濟刺激撥款法案中，撥款法案已送交與參院的聯席會議，尋求有關不同各點的妥協解決。

撥款法案中的其他經費將用作公職及青年就業訓練計劃。

必定會得到卡達批准的公共建設計劃，是爲了在建築業創造三十萬個新的工作機會，另外再加上三十萬個間接新工作機會的創造。

七國中美日德經濟健全

在參與經濟高階層會議的七國中，美、日與西德都具有健全的經濟體系。這三個經濟強國，如能進而共同邁向貿易自由化，則足以帶動整個世界經濟的快速復蘇。

由美國各大國際企業組織組成的民間組織「全美對外貿易委員會」，在一項政策聲明中，特別強調貿易自由化。

該委員會「極其關切的注意到包括美國在內，世界各地愈益升高的保護主義潮。除非予以抑止。否則，世界各地贊成提高關稅，訂定進口限額和其他國際貿易限制性措施的勢力，將嚴重威脅到要危害正繼續的貿易及投資的水平。「長此以往，這類限制辦法對於世界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將有不利的影響。」

中蘇共與美三角關係

梅耐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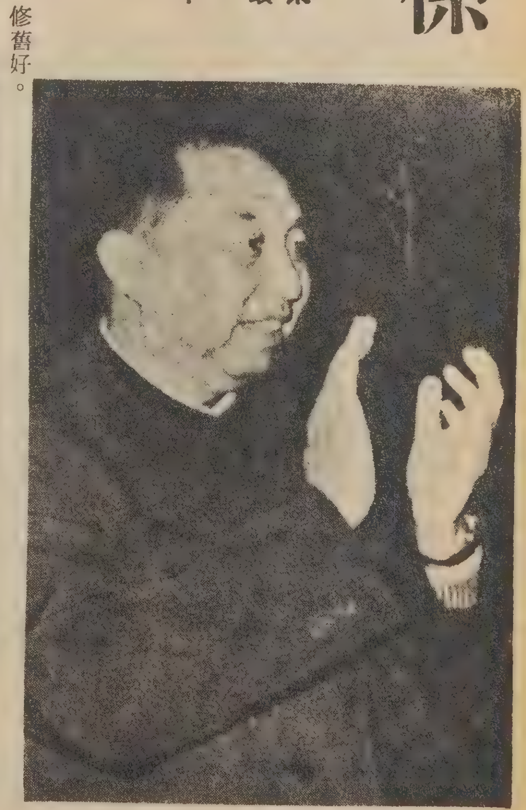
毛澤東死後，蘇共希圖與中共修好，但華國鋒秉承毛澤東政策，仍然繼續反蘇。雙方針鋒相對攻訐，比前變本加厲。最近蘇共大肆抨擊北平的經濟困厄，中共則反擊蘇共入侵非洲。美國藉此機會，大力拉攏中共，實現其「聯毛反蘇」構想。不過，中蘇共只是口頭上互罵，並沒有實際行動，對美國來說，欲收漁人之利，却變成緣木求魚。

蘇共抨擊中共經濟落後

蘇共政治局書記齊明寧，日前在紀念列寧誕辰的集會中，對北平大肆抨擊，塔斯社隨即就中共經濟問題的嚴重加以批評。美聯社指出，蘇聯此項宣傳攻擊，其程度與毛澤東死前相當，其原因則是克里姆林宮對與中共恢復親善的幻想破滅之故。

自毛澤東死後，蘇聯對中共曾發出修好的試探，並派員前往北平，進行邊境問題的談判，但北平新當權派反應冷淡，繼續攻擊蘇聯在非洲擴張，及企圖製造大陸邊界緊張情勢，且揚言克里姆林宮必須在承認其錯誤並加修改的條件下，始可恢復友好關係。現在，蘇聯已展開宣傳攻勢，顯示雙方日前不可能重修舊好。

中蘇共關係惡化，始於赫魯曉夫當權時停止對中共的經技援助，而中共敢於由「一面倒」的政策，轉變爲公然分裂，乃由於毛澤東企圖爭取共產世界的領導權，以及藉此向民主陣營施展統戰以獲得更大的利益。此種衝突在以理論爭持的掩護下持續十多年之久，到去年毛死亡，蘇聯認爲出現了改善關係的機會，因而發出各種試探；但中共「反修」的政策，是毛一手製訂和推行的，不管目前內部鬥爭如何激烈，華國鋒爲首的當權派，決不敢輕言改變這一政策，予反對派以攻擊的口實，同時，爲了叫囂反蘇，並誇大邊境緊張情勢，乃至可能發生戰爭，以迎合美國若干人士「聯毛制蘇」的想法，更不肯對蘇聯的和解試探採合作態度。



蘇共政治局書記齊明寧宣稱，「很不幸，北京的立場最近沒有改變，這有損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北京繼續其反蘇運動，並與極端反動的力量聯合」，其弦外之音，當係對美國而發，塔斯社說，「目前中共的經濟情勢，是毛澤東留下的可憐遺產；中共最近呼籲在經濟上大躍進，顯示正打着毛的旗幟，而另尋打破經濟困境的途徑；但活生生的事實，已顯示實行毛澤東思想的結果。」這更是針對毛政策、毛思想所發出的攻擊，亦必然引起北平的憤怒，使雙方宣傳戰爲之升高。

中共反擊蘇共入侵非洲

中蘇共關係目前雖不可能改善，但惡化將有其一定的限度。最近雙方作針鋒相對的攻訐，並非邊境上緊張情勢增，應是由於下列兩項原因。

中蘇共近年對自由世界從事擴張競賽，北平拉攏第三世界，以參加所謂「反殖、反帝、反霸」的鬥爭，以與西方及蘇聯相對抗，曾佔得上風；蘇聯自介

入安哥拉內戰，在非洲建立第一個赤色政權後，進而與古巴合夥，一面支援扎伊爾內部武裝叛亂，並拉攏莫三鼻給和坦桑尼亞，支持羅德西亞的游擊隊，以伸展其影响力，同時在索馬利亞取得軍事基地，以武器裝備支持左傾的衣索比亞執政團以圖控制紅海，向北非、中東前進；這一連串的活動，使中共在非洲、中東的滲透大受影响，因而大肆抨擊。

至於蘇聯對美國發動的限武談判表現不合作態度之後，又指控中共沒有改變立場，顯係對華府最近試圖促進與北平「關係正常化」深表不滿的又一反應；而中共繼續叫囂反蘇，則是做給美國看的，以投其「聯毛制蘇」之所好，從而誘惑美國墜入其預佈的政治陷阱之中。

事實上，中蘇共關係最近雖不會改善，也不致惡化到引起更嚴重的衝突，十多年來如此，今後亦將如此；目前互相展開宣傳攻勢，只是為擴張競賽佈勢助陣，並施展障眼術，以鬆懈美國的警戒。

美國拉攏中共對抗蘇聯

美國卡達政府標榜道德原則和人權觀念，欲於外交政策中加以體現。美國的對華政策，必然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標榜的道德原則與人權觀念最嚴正的考驗。美國政府祇要一日不背棄道德原則與人權觀念，就應堅持信守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和條約承諾，就不應與中共接觸而損害到與中華民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和條約承諾，其間不容有絲毫含混與假借的餘地。

但是橫塞在美國外交動向之前的，有着聯中共以制蘇聯的想法，這想法自然與所標榜的道德原則和人權觀念是背道而馳的，兩者實際上決不相容而互相排斥，這是美國抉擇中的心病。從現實的立場、利害的觀點，剖析美國聯中共以制蘇聯的想法，究有多少實際利益的成份。美國政府與人民崇尚理性，重視辯論，當不至蒙着耳朵不加睬聽。

美國想聯中共以制蘇聯，當然不能僅因中共與蘇聯交惡，便憑直覺而作此決策。除非肯定中共有相當的力量，聯之確足以制蘇聯，否則是不應該貿然去做的。

中共如有相當的軍事力量，美國聯之可以牽制蘇聯以維和平，乃至結為同盟準備戰爭，則姑且拋棄道德原則和人權觀念的理想，容或尚可在現實上得到一時的利益。但是事實上，中共的軍事力量是薄弱而落後的，這是曾經主張考慮軍援中共的斯勒辛格，和主張積極推進和中共關係「正常化」的鮑大可等所一致承認的事實。中共的核武器可以闖禍，却遠不能與蘇聯抗衡，它的海空軍力量亦不足道。所以，蘇聯的威脅：無論是核武器的戰爭威脅，或是傳統戰爭的威脅，無論是對美國本身的威脅，或是對西歐、日本，對其他自由國家的威脅，中共都沒有牽制的能力。聯之無用。

「聯毛制蘇」後患無窮

至於蘇聯在中蘇邊境的軍力，實際上不如中共宣傳之甚，若干番號並非完整的配置，這是新聞報導所證實了。即此亦足證明，就是中蘇邊境，中共對蘇聯軍力的牽制也是微不足道的，遑論其他。

論共黨的威脅，直接的軍事威之外，更要提防的是它慣使的滲透顛覆的變相國際性戰爭，此所以論者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已發生並已決勝負之說。論滲透顛覆，



中共的威脅反較蘇聯為大，特別是在亞太地區，即使在目前也毫未收斂其劣跡。最近「新華社」說，泰共「人民之聲」與馬共「革命之聲」兩個電台，連日在廣播中對「毛選集第五卷」出版齊聲頌揚，強調「對於全世界被壓迫的人民和民族的解放事業具有現實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泰共和馬共一致號召認真學習。這是新的證據。「毛選集第五卷」是新出版的，如所週知，其內容曾經中共新當權者的揀選，而於反對「美帝」的言論仍多刊列，美國豈可忽視其用心。聯之適足以助長它的聲勢和威脅而已。

美國聯中共果能牽制蘇聯的擴張嗎？中共對蘇聯的攻擊只是空言，不能發生牽制蘇聯擴張的實質作用，徒然造成中共介入的機會，扎伊爾局勢亦是一例。中共介入，適足以刺激蘇聯擴張軍備，而中共與蘇聯爭相擴張的結果，美國與自由世界的力量將隨之日蹙，增重世局的混亂的危機，猶如救火而加油，將成燎原之勢。

美國聯中共以制蘇聯的想法，完全是虛幻不切實際的。這個想法不破除，美國的外交政策不但將遠離道德原則和人權觀念的理想，而且將落於陷阱，即從現實和利害的立場來衡量，也是嚴重的失算。緣木求魚，雖不得魚尚無後災，聯中共以制蘇聯的想法，且有後災，願美國朋友善用理智，好自抉擇，勿將美國的理想與利益輕於一擲！

濟南慘案與蔡公時被殺

胡菼之

五月是一個多事的月份，如「五四」運動、「五三事件」、「五卅慘案」、以及「五月大逃亡潮」等，其中以「五三事件」為我國最大國恥之一。

濟南慘案的背景

所謂「五三事件」，因為發生於民國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五月三日的山東濟南，所以又稱為「濟南慘案」！這是在「九一八」以前，中、日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

而其事件的起因及背景，固然很複雜，但日人選擇那個時候來製造慘案，於時於地，未嘗不是處心積慮！一方面由於濟南的地位重要，它踞省境的中樞略偏西部，東控海宇，西蔽河、洛、北擁平、津、南策蘇、皖，為中原的腰膂之地。

自從津浦鐵路通車，輔以膠濟鐵路，其交通之方便，遂成為南北諸省往來的通衢，為亦海岱間的一大都會，北洋的重要屏障。

另一方面則由於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段祺瑞辭執政職，使臨時執政政府告終；孫傳芳自稱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張作霖、吳佩孚會晤於北京；顏惠慶在北京組織所謂攝政內閣。前總統蔣中正於同年七月九日就國革民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當時革命軍進展順利，先後進據了湘、鄂、閩、贛諸省，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而北方軍閥則組織「安國軍」，推張作霖為總司令，以使南北對峙。

民十六年，國府定都南京，革命軍佔領徐州，山西的閻錫山通電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蔣中正與馮玉祥等在徐州舉行會議。這一來，迫得日本出兵山東，慫恿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就任大元帥。孫傳芳的軍隊，則由蚌埠、宿遷南侵，旋被革命軍打敗。而廣州共產黨暴動，致使國府一度與俄國絕交。

同時，日本田中義一內閣成立，更進一步地擬定了侵華計劃。十七年國府軍委會任命蔣中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為第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並發表了第二次北伐聲明書。四月，繼續採北進行動，當時的第三集團軍閻錫山向正大路出擊；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由京滬路出擊；第一集團軍兼總司令（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則向津浦路出擊。這枝部隊又分兵三路：左翼是孫良城、方振武；右翼為陳調元；中路則是劉峙、賀耀祖；且攻且進，不久兵臨濟南城下。

日寇再度出兵山東

但當時奉命死守濟南的「安國軍」，則為孫傳芳和張宗昌的第一、第二兩個方面軍團，號稱有四十師人馬。這些腐敗的軍閥部隊，士氣渙散，根本不是北伐軍的對手。張宗昌自然不願把自己的地盤丟掉，所以就在那年的四月中旬，派遣他的參謀長金壽良到青島去，表示願意在青島市和膠濟路沿綫，多奉送日人一些權利，只要日本能出兵阻遏北伐軍，而仍讓他割據山東，即做日人傀儡，也在所不計！這可以從濟南兵工廠長劉通寫給烟台禁烟局長梅少珊的信中看出：「我軍如有不測，日本擬於五月一日進兵山東。所有濟南、青島、濟台、龍口、歸其區全担保之中，交涉已妥，請毋庸慮！……」

日本軍閥們也深怕這些「馬仔」被消滅後，自然會影響到它們的侵華陰謀，而當時的田中義一，以久受攻擊，乃亟欲製造對外事件，俾轉移國內的視綫。故於同年四月十八日，東京方面便以「保護各國僑民」為藉口，（日本宣言中有「日兵保護各國僑民」一語，曾引起各方詰難，日方強加解釋，謂指在滿洲及日租界的各國僑民），因而聲明再度出兵山東。並決派原駐名古屋的第六師團，移防山東，接管鐵路，將山東的中國軍隊加以繳械。這支隊伍包括：齋藤與嚴倉兩個旅團，但却一共只有五千餘人。負統率責任的是山東先遣軍司令

官福田彥助中將，他除了可以指揮原駐濟南、青島、博山一帶的第十三聯隊及鐵路守備隊之外，還能節制那一枝由天津駐屯軍，調去保衛濟南的四個日本步兵中隊。

說時遲，那時快，當我國第一集團軍攻克曲阜州、兗州的時候，而日本陸、海軍亦於同日登陸青島。我軍先復泰安、肥城時，日軍則於廿五日即向濟南方面推進，分駐博山、明水及膠濟路沿綫。但不堪一擊的所謂「安國軍」殘部，則於四月三十日已渡黃河北遁，北伐軍於當晚佔領了濟南市。五月二日蔣總司令即召日駐濟南領事去總部談話，首先提出要求：日軍必須撤除在濟南市區所設的一切防禦障碍物。當時日軍另派一名參謀隨領事西田畊同來，對我方要求滿口答允；並由福田下令撤除。

日寇獸軍種種暴行

但狡詐的日人，表面答允，實則口是心非！原來它們派軍侵佔濟南目的在製造事端，企圖阻止我軍北伐。不料我軍避開濟南正面，而由東北門攻入。佔領濟南後，部隊駐紮在南門的「新育小學」，並不侵犯西門商埠的日軍部防區域。日方見我軍處處隱忍，不跟它計較，並分區防守，衝突勢難爆發。因之，把主要幾個防禦障碍物撤除，使雙方軍隊容易接觸，啓釁的機會較多。所以，我方的提議反而有利於日軍的行動。五月三日上午九時便發生了如下的幾項糾紛：（一）我軍第四十軍一名士兵，因同一名日兵發生語言齟齬而衝突起來！（二）我四十軍有個士兵因病被送醫院，遭日軍阻止。（三）我軍在商埠用中央鈔票購物，日軍不許。（四）日軍不准市民聚觀國軍所貼標語。（五）日軍不許國軍通過商埠，並在日駐濟南領館一帶部署兵力，使交通斷絕。

上午十時有國軍一隊移駐交涉署對面的醫院，即被日軍發覺，就馬上向我軍開火射擊，當場擊斃我軍士兵，伕夫各一名；其餘搬運輜重的士兵則紛紛登樓躲避，日軍又向醫院樓上開火，隨後四面槍聲，交涉署門前且有一個日兵忽中流彈倒地！另一日兵趕來救護，也遭流彈擊斃，因而槍聲更密，响澈雲霄！使到交涉署附近地區充滿着緊張的恐怖氣氛，所有職員都被困擾。午後二時，我國派出外交人員勸告日軍停戰。而我國戰地政務委會外交主任兼特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正在交涉署內，也曾派員向日方交涉，却爲日軍所阻，不准他們外出。其時駐在濟南商埠的國軍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全體官兵，都已遭日軍包圍繳械，並被殺傷甚多。又駐紮小緯四路的第卅三軍第一團，也被日軍繳械，官兵多被俘虜。而由日方預定下的流血慘劇，則已達到高潮！

闖入我交涉署尋釁

特別是到了當天晚上，情況更爲慘烈！日軍除了殺我濟南的無綫電台守軍轟擊該電台外，且有大批武裝日軍衝進交涉署大門，交涉專員蔡公時下令開門延入，日軍約三十人一擁而進，爲首的兩名軍官一佩軍刀，一執手槍，蠻不講理先令士兵割斷署內電話綫，並以電筒向黑暗中搜索。另一着西服的翻譯人員聲稱：「現時來搜查槍彈，因白天在這門前被殺害的兩名士兵，必是你們幹的！所以要找你們的主管理論。」蔡公時答稱：「兩名日兵確是中流彈死的，我們係外交人員並沒有槍枝，請不必搜查。」但日軍尋釁心切，不由分辯，乃下令除蔡公時外，署內所有職員一律綑起來，然後進行全面搜查。搜了兩小時一無所獲，蔡專員便請釋放署內員役，譯員代答：「我們係奉命而來，非得到命令不能釋放。」說完更將署內公文一共五大包，全部掠去無遺！而被綁的中國人，則未釋放。

不料日軍離開交涉署約半小時後，捲土重來，聲言「兩名日兵確係在署中被槍殺的！」蔡專員辯謂：「你們已經搜查過，署內並無槍彈，貴部應考察眞象。」那眞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兇殊的日軍官，不由分說即下令將蔡專員公時一併「五花大綁」，以相恐嚇。至是，蔡專員忍無可忍，即以日語對日軍頭目說：「你們根本不懂外交，一味蠻幹；這次貴國出兵濟南，說是保護僑民，爲什麼借端尋釁？採取這種無理舉動，簡直不是一個文明國家所應有的。即使中流彈斃命的日兵，認定是敝署所爲，也應該由貴國領事提出交涉，我們自有圓滿答覆。倘若你們是奉貴國領事之命而來，那末本人願去見貴領事好吧？」

集體屠殺外交人員

蔡專員這番話，說得日軍頭目無言可答，只強行將蔡綑綁，和署內其他職員排成半月形，由日軍頭目下令日獸兵以槍刺所縛諸人的頭上，肆行猛刺，一陣間，許多被刺的人斷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狀慘不忍覩！蔡專員大呼：「日本人殘殺我們同胞了！這種國恥何時可雪？」聲淚俱下，同事們都放聲大哭，羣相痛罵。獸軍更怒，即將署內職員，分批拖出屋外執行槍決！這一駭人的內幕，是由一名死裏逃生的勤務員張漢儒所透露。他說署內同人被綁後，蔡專員最先被拖出槍殺，他自己命不該死，被綁在屋角大柱上時，拾得一把剪刀，暗中剪斷繩索脫綁，乘獸兵忽畧而逃出，冒拉水車夫繞道賺過日軍防綫。」使這慘無人道，殘殺我外交人員的日寇暴行，始爲外間所知。

但據當時北伐軍總部的「濟南一週年報告」則說：「蔡專員公時的死狀，據其隨從回來報員（此人於日軍審問時躲在屋後竊聽），聞蔡專員被綑綁至日軍司令部時，日軍官命其下跪，蔡不肯。日軍當場用槍殺死十數中國人以示威，再令下跪，蔡仍不屈。日軍官命將他的腿骨打斷，蔡倒地大罵，日軍官割其舌頭，始將他槍殺……」而「濟案紀實」則有不同的紀載：「蔡專員於五月三日晨八時，在交涉署辦公。槍聲起後，蔡氏即以電話詢日領事，日領事答稱：可能係誤會，雙方立即停戰。但是槍聲益烈！於是蔡即自草三函：一呈蔣總司令，一呈外交部長黃郛，一致戰地委員會主席。這三函因槍炮發射過急，均無法送出。至午後四時，日兵二十餘人，闖入署內，在第三樓架炮向外射擊。晚九時將署內人員共十餘人，均縛至樓角，脫光全身衣服，蔡專員亦在內。九時半，這十餘名中國人全遭槍殺，蔡專員更被割去耳、鼻始死呢！」

艾與我

壁爐前有個大長沙發，坐上去之後，整個人都快陷進去，坐起來很舒服，我們就坐在那兒，沒交談多少話，接着艾克站起來關上門。「來這兒！」他說着，我向他走去。「我要給你驚訝一下。」他邊說着，輕輕地吻着我。

「我希望不是烟盒。」

「不是，去旅行。」

「到那兒？」

「你要自己去，」他對我說，他已安排我成爲美國公民，我必須到華盛頓取回我的第一張證件。

現在我到五角大厦担任他的私人僚屬，已沒甚麼障礙，那就像死裏回生一樣，我的餘生將會很快樂。

他說，「我對你說過，我會安排好的」當時我們是站着，彼此摟着對方，臉對着臉，我吻了他，「我知道你會安排的，我好高興。」

我們坐到沙發上，擁着、吻着，爲將來的計劃，作白日夢，整個下午就這樣依偎着。

我認識他這麼久的時間從來無需制止艾克行動過火，他的動作經常是很愼重，但那天下午，他却變成貪婪的情人，門是關着，我知道不會有人進來，這裏是典型的德國家庭，人們不會唐突的闖進戶內，關着的門，別人不會去打開。

壁爐的火帶給我們溫暖，沙發也很柔軟，我們彼此擁抱着，越抱越緊，越緊越激動……那是我們的首次激情。

「理一理你的頭髮，」他後來說，「我要他們端晚飯進來吃。」我從浴室出來時，爐火前已擺好一個小餐桌——一瓶放在冰櫃的白酒，一些雞肉，還有沙栗，我們啜着酒，吃着菜交談着。

兩週後，我飛至華盛頓，一切都很順利，但我回到法蘭克福後，遇到一件驚訝的事，艾克正在整理行裝，五角大厦需要他立卽去報到，因爲馬歇爾將軍已被派往中國，從事一項緊急的任務。

艾克對我說，「僅離開幾星期而已，我會再回來，大約在年初一起到華盛頓去。」

離別的時候，我們在辦公室吻別。「快回來，」我說着開玩笑的又加一句。「快點回來，長官！」跟着敬了一個禮。

「我的天！」艾克說，「如果你想在五角大厦上班，得先學學如何敬禮。」

那天下午，我要求總部一名西點軍校畢業的軍官，教我如何敬禮，他也覺得很有趣，於是每晚就寢前，我都對着鏡子，練習刷地一聲的敬禮，準備在艾克回來時，給他一個驚喜。

但他就此不會回來，我一直沒機會對他展示我的西點軍校敬禮方式，此後情況大變。

在法蘭克福，我們聽到他病重的消息，嚴重到醫生說，他出了院也無法飛回法蘭克福，他患的傷風，一度幾乎變成肺炎。

華府與法蘭克福之間的函電交馳，我們獲得通知說，將軍的私人幕僚，應準備在十天內動身赴美。

但幾乎就在同時，華府又來一通電報說，蘇密兒絲比中尉，已從預定前往華府的人員名單中被刪除，沒甚麼解釋，也沒說明原因。

有一刻，我還認爲，艾克必定是決定要我提前在那批人之前去，否則就是要我多留下來幾天，處理他的一些私務，但是，沒有！續電沒有來，根本沒有給我的電報。

我愕住了，花了我幾近一小時，才認淸這件事實，我不能與其他人一起到華府去，將軍不要我提前去——也不要我遲些去。

發生了甚麼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這其中必定有甚麼誤會。我一遍又一遍的回想每一件事——每句艾克所說過的話，每句我會說過的話。

最後我終於流下淚來，哭了！在午夜時分，嚎啕大哭，哭得失魂落魄，渾身乏力，哭得整個臉脹紅，我對自己說，「你眞笨，流淚又有甚麼用？」

當我接獲將軍的一封信之後，一切希望頓成泡影，信是由他口授，別人代寫的，毫無一點情感。

他說，他已不可能任命我爲他的一個私人幕僚。

他說出的理由是，任何未完全歸化爲美國公民的人在國防部任職，都會招致反對，而且我一踏上美國本土



克之戀

凱麗著



，即可能被免除婦女工作隊的職位，當然，一個平民更不可能在國防部任職。

我實在不瞭解：這似乎與我們談論過那麼久的每件事相矛盾，我還接到他親手寫的明信片，說他躺在床上，不斷服藥，信末的結語還說：「善自珍重，保持樂觀。」

所以，追隨他四年之後，我不再是艾克的僚屬，但我仍然是美國陸軍的婦女工作隊隊員，副行政官克萊將軍想派我到梅林，管理當地的一間賓館，我接受那項工作，那是個很有趣的經歷，我遇見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將近一年之後，我平撫了內心最大的創傷。

我開始考慮到自己的前途，認爲也許在美國能有發展。

調到美國之事，無須我辭去婦女隊的工作，即輕易安排妥當，我有很多假期，而過去三、四年來曾與我共事的人，現在既然都在華盛頓，那也就成爲我要去的地方，我在那兒度過數星期非常愉快的時光，會晤老友，結交新知。

我在五角大廈進出好幾次，見過很多老朋友，若不跟將軍打個招呼，實在說不過去，而且我也很想念他。

在柏林那幾年，我一直照顧「電凱」，這次也帶牠到美國。

所以我就帶著「電凱」到辦公室見艾克，將軍站起來迎接我。

我站着不動，解開「電凱」的皮帶，牠在分別這麼多月之後，仍然直向艾克奔去，並且在地上打起滾來，揮舞牠的爪子，要艾克搔牠的肚皮。

我可看出艾克很激動，他整個臉都脹紅了，並不全是因爲彎下身來搔「電凱」腹部的原故，我們交談了幾分鐘。

艾克似是非常關心我的前途，我告訴他，我可能在軍中多呆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像自己所認爲的那樣喜歡美國，到那時候，可能在紐約找個工作。「很好，很好，」他說，「這很有道理，關於找事方面，如果有我效勞之處，請你告訴我。」

我謝過他，接着站起來告別，他要求我帶着「電凱」再去看他。「甚麼時候都可以。」他說，「我總可以挪出幾分鐘。」後來我確實又帶着「電凱」去看他一、二次。

不久我接到新的命令，派我到距離華府很遠的地區，仍在美洲大陸之內——加尼福利亞州，我被派到一個小公共關係的單位，工作沉悶得很。

後來我又到紐約去，買了一些東西（我在婦女工作隊中，存了一點錢），逛到很晚才睡，快樂得很。

有一天我看到一條消息說，艾森豪將軍已被任命爲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即將調到紐約，我原以爲這段孽緣已了，我現在過得很舒服，而且有兩個長得相當英俊的男友（其中一個數年後成爲我的丈夫），但是報紙上那條消息，勾起我與艾克的歷歷往事，舊情難忘，我又像青春少女一樣害起相思病來，任何事都比不上我想念他的殷切，想與他見面的思維，揮之不去，痛苦已極。

我開始到哥倫比亞大學探索，終於在一個春日之晨，就在他就任校長後數週，我碰到了將軍，他正走出房門，走向校園。

他看到我，非常驚訝，我也裝得很吃驚的樣子，我已編好了一個故事，我告訴他說，我到學校找一個英國友人的妹妹，她在研究所唸書，我担心他並不相信我的故事。

他顯得很困擾的樣子，過了數分鐘他說，「凱麗，沒辦法，我無能爲力。」聲音很沮喪的樣子。

我抬頭看着他，眼中滿是淚水，但我仍勉強強擠出笑容。「我知道。」我說，事實上我也眞的瞭解，一切都完了，我們曾有過神仙似的關係，但一切都已是過往雲烟，我已決心不再去想他，時光也確實能醫治創傷。

但翌年夏季，我與家母呆在英國時，報上宣佈艾森豪將軍偕其夫人將到倫敦訪問。

家母很興奮，她說，「我們應該邀請他們過來喝杯茶，將軍待人非常殷慰。」所以我就寫封信到他們下榻的地點，表示將軍暨其夫人若能抽個下午到舍下坐坐，家母與我將感到很高興。

沒有回音●

幾天後，一個很瀟洒的年輕少校來到家母住處，他自我介紹之後說，

（下轉第二十七頁）

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中共在政治上，已到對附庸黨派絕對控制的時期，在經濟上，私營工商業將逐步轉化爲「國營」，而農業及手工業將逐步集體化，在所謂「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綫」之下，不僅要「消滅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尤應「消滅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由資本主義制度和思想而產生的黨派，自然在「改造」和逐步轉化爲「社會主義」的組織，要資本家和各黨派人士「過關」，過不了「關」的，自然會被淘汰。而具體象徵這一轉變的，是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憲法」的公佈，以及十二月間「政協」第二屆全體會議的召開。

「全國人代」的召開，「政協」時期的結束，可是中共的「統戰」策畧，因別外環境的需要，不能不繼續下去，因此毛政協不能一脚踢開，於是玩弄出一套「名存實亡」的策畧，將毛政協的性質完全改變，首先從政權上踢出去，把代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政協」，降爲與人民團體等量齊觀的「政協」。這個「人民團體」，今後的任務，除仍帮中共搖旗吶喊之外，主要是其成員的「自我改造」，也就是監督各黨派的「自我改造」，使之更適合中共迫害大陸各界人民的要求。

參加第二屆「政協」各黨派，只有八個黨派：即「民革」「民盟」「民建」「民促」「農工」「致公」「九三」「台盟」等其代表人數較上屆畧有增加，可是因爲中共公佈「憲法」共軍代表、地區代表退出「政協」，這不是中共放寬什麼尺度，而是性質的根本改變，「政協」在政治上已不對「政策」設計負責，它人數再多，也只管自己內部事務，即忙於「自我改造」。可是中共並沒有放鬆對它的控制，如所謂「名譽主席」爲毛澤東，主席爲周恩來、宋慶齡等十六人爲副主席，常務委員六十三人，中共成份表面與上屆同，但僞裝份子則更多。

「政協」性質改變，降爲人民團體之後，它原來的「組織法」改爲「章程」，原來的「共同綱領」，也變爲「新的任務」，計有七項：①擁護「憲法」；②加強社會經濟力量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③協助中共，實現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建設計劃；④密切聯繫羣眾，反映羣眾意見和提出建議；⑤加強各民族的團結，堅持對國內外敵人鬥爭；⑥繼續鞏固蘇聯聯盟，及各附庸國友誼；學習馬克思理論，中共政策。展開自我批評，努力思想改造。從這些新任務反映，中共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必然遭遇各種內外阻力與反抗，要各黨派去作緩衝、迷惑，甚或作鎮壓的帮兇。

各黨派在中共一再欺騙與奴役，又加許多「清規戒律」使其按照馬列主義面貌來改造，其內在的憤懣已到沸點，再因匈牙利反共革命爆發，大陸抗暴運動的滋長，自由世界及台灣反攻力量的影響，外在的刺激，對各黨派的鼓勵非常之大。於是在五

瘟君夢

（上接第二十五頁）

「艾森豪將軍要我請你出去喝一杯。」我說，「噢，太好了。」

我們交談了一會兒，發現幾個朋友彼此都認識，最後他說，「凱麗，那是不可能成功的事，事實上將軍受到嚴密的牽制，他無法主宰自己的行爲。」這個少校非常善體人意，他告訴我將軍如何被一些政客所包圍情形，事實上將軍的一舉一動都受那些人監視，將軍派他來，顯然是告訴我，他無能爲力。對於這點，我並未特別感到不悅，我感到相當舒坦，因爲將軍至少還關心我，才會派他的少校來看我，對我而言，這就是他表示我在他心目中仍有一些份量的方式——儘管其他事他無能爲力，而很久之前，我就體會出，這段萍水姻緣不會有甚麼結果的，一點都沒有。

我嫁給摩根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將軍，他回了一張便條，祝福我們幸福，從那時以後，他即不會再與我聯繫，家母過世時，我曾寫封信告訴他，一直沒有收到回音，後來我都是在電視及報紙上，看到他平步青雲的情形，當他獲選爲總統時，我着實以他爲榮。隨後這幾年，我一直注意他的所有活動，以及他的病況，我一直不慣於接受將軍已日益老邁的事實，一直把將軍看成一九四五年的他。

後來在報上看到他的照片時，我會停下來想，「天，實在難以相信。」將軍每病一次，似乎就顯得縮小一點。到他最後病重時，我的心也替他哀痛不已，當他撒手西歸時，我反而覺得鬆了一口氣，他忍受的痛苦太久了，我有一種感覺，那就是他渴望安祥的歸去。（全文完）

六年五月，乘毛澤東開放「大鳴大放」的機會，乘勢來反攻了。這固然是中共預爲設計的「陰陽」，企圖誘敵深入，藉口打擊，然各黨派已蘊藏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意志，是充分發洩無餘。

關於各黨派反共言論和事實，總結其中要點是：①要求「毛主席」下台，②要求中共「換班」，「黨天下」應廢止，④「官」逼民變，「黨」逼人反，⑤反對「一面倒」向蘇聯，⑥挖「三大主義」，「四大偏差」的根，⑦糾正「作客思想」，⑧反對「四統」「四不統」，⑨羣眾要殺共產黨人，⑩無產階級走到末路，⑪中共退出機關學校，⑫成立「政治設計院」，「平反委員會」，⑬共產官僚主義更加危險的敵人。這些發言的人，後來都成了右派，在整肅之列。

共軍發動全面「反右派鬥爭」之後，幾乎使「統戰」工作，從此中斷，立即消滅各黨派的趨勢。「新華社」先後發出各黨派「內部分裂」，「組織解體」，「形同癱瘓」之消息。

一九五七年八月廿九日中共「人民日報」論「各民主黨派的嚴重任務」一文指出：「在一個時期內，右派路綫在各民主黨派內部有深刻影響。一部份民主黨派，就整體而不是局部來說，右派路綫曾經佔了上風。因此，在一個時期內，各民主黨派有許多組織都成了右派份子用來向人民社會主義進攻的工具，」「他們在全區域內，在地方或者一個方面，一個單位中充當主帥和大小頭目」「担任籌劃、發助、號召和組織向黨、向社會主義的猖狂進攻。」「妄圖煽起反共焰火」。「夢想製造匈牙利事件，天下大亂，以便用來收拾殘局，取而代之，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扭轉歷史車輪，使資本主義復辟」。中共指出各黨派反共的「罪狀」，也可以看出中共畏懼各黨派之深，由畏生恨，故必須徹底加以改造。

但中共對於各黨派，基於統戰政策不能放棄，殺之不能，縱之不可，於是中共進一步分化各黨派，製造出所謂「左派」「中派」「右派」的分化策略，實行「鞏固左派，拉緊中派，孤立右派」的鬥爭技術，在各黨派內部進行清算鬥爭，拉一部分人打一部人，使個個孤立，人人自危，將過去歷史上的政治問題完全揭發出來，如對章伯鈞、羅隆基等右派份子過去的一切，都揭發出。於是從一九五七年六月起，各黨派即開始全面的、深入的整肅運動。其情形如次：

①「民革」；反右派開始，民革「中央」常委，即開過無數次會議，各地組織同時進行整風。根據中共「各民主黨派中央處理黨派內部右派份子的原則規定」。撤銷龍雲、陳銘樞、黃紹雄、譚惕吾、李俊龍等職，被揭發右派份子二千人以上。

②「民盟」：該盟中央及各地組織，亦召開整風會議，撤銷職務的有：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沈志遠、馬哲民、郭翹然、錢端升、韓兆鶚、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潘光旦、李伯球、陳仁炳、彭文應、黃琪翔、錢偉長等。中委被處理者五十九名，幾近三分之一。已被列爲右派份子達者四千三百餘人。

③「民促」由馬敍倫扶病主持，楊東　宣讀書面講話。掀起自我改造高潮。該會中央及地方三十二個組織，揭露右派份子共四百五十二人。撤銷林漢達、俞子夷、沈慧儒、胡明樹、金海觀、吳曉堯、謝加因等人職務。

④「民建」：與「工商聯」共同舉行「整風運動的會議」，經過七個月的長時間整風，撤銷章乃器、畢鳴岐、錢孫卿、崔敬伯等三十人本兼各職。已發現右派份子三千四百多名。

⑤「農工」：由該黨執行委員季方，郭則沉兩人主持，「徹底清算、黃、李右派集團社會主義的「罪行」，撤銷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楊逸棠、王一帆、張雲川、李士象等本兼各職。

⑥「九三」：在中委會中制定「社內右派份子處理辦法」，被指爲右派份子者計七百多人，三十六個組織中，僅一個組織未發生右派份子。開除社籍者有陳時偉，留社查看者有漆文定、顧執中，撤銷職務者有洪濤俊、儲安平、陸侃如、黃渭川、袁翰青、蕭愚、周拾祿、揚肇濂、陳明紹等本兼各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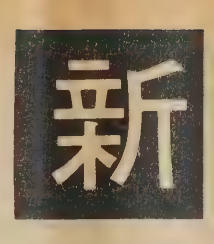
⑦「致公」：由該黨主席陳其尤，組織部長黃鼎丞，副秘書長嚴希純，分別說明反右派鬥爭的總結，該黨大多數成員，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右派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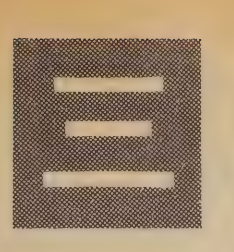
⑧「臺台」：原由謝雪紅一手主持，但「鳴放」以後，中共忽宣布謝「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罪行，先後與謝同案被鬥爭的尚有沈毅、連、江文也、楊克煌、王思朔、林正漢、陳昌岱、李上根、郭頁等。但謝始終不屈服，「台盟」等於癱瘓，中共正在改造整理中。



一个斗争还未结束，另一个斗争又要开始！

岳騫









建安五年四月之時，曹袁還不會在官渡對壘。另一傳說，搜神記所載：孫策殺了道士于吉，于吉的鬼魂對孫策作祟，常在鏡子裏面顯影。這也是附會之談。

（十五）孫　權

孫權兄弟五人，大哥是孫策，長於孫權六歲；三弟是孫翊，小於孫權四歲；四弟孫匡，生平年歲不詳。另一位弟弟，孫朗，不見於三國志的本傳，而見於虞喜所著的「志林」，是孫堅的一位姨太太所生的兒子。

孫家兄弟五人，都很俊秀，而孫權的相貌最好：「方頤大口，目有精光」。方頤，是骨格堅強；大口，能吃四方；目有精光，是生命力十分充沛的，好比成吉思汗幼年時的「眼中有火」。

孫權又有兩點異相：一是紫髯，一是長上短下，紫髯，證明他血旺，或許也顯示了祖先之中，夾雜有白種血統。（三國演義的作者，因此就在紫髯二字以外，加上碧眼二字。）至於「長上短下」，是胴體長，而兩腿短；站起來，矮；坐下去，高，只有不需要站著侍候人，而坐着受別人侍候的貴人才是如此。劉備兩手垂膝，也可說是「長上短下」。

孫權一向最受孫策喜歡，打仗時帶在身邊。孫策打下了江東各郡不久，就任命孫權當（江蘇宜興）陽羨縣的縣長。那時候，孫權才有十五歲而已。孫權的資歷，雖然是零；孫策却已經示意了自己人吳郡太守朱治，舉孫權爲孝廉，又叫自己人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爲茂才。

孫策爲什麼如此的喜歡孫權呢？第一是，孫策有孝友的天性。第二是孫權「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孫策有時候和孫權談談謀畧，孫權的看法每每頗爲中肯，叫孫策自歎不如。

孫權另有一個長處，很像哥哥孫策與爸爸孫堅。那就是：「好俠，養士。」能好俠，就會義聲遠播；能養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孫策早就看出了乃弟的這一點特長，所以才在臨死之時說：「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孫權繼承了孫策的基業之後，果然頗能舉賢任能。他不僅能舉賢任能，而且有本事把父親的老部下，與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團結在一起，除了李術一人以外。

李術是孫策所用的廬江郡太守。李術居心叵測，倘若孫策不早死，這李術也很可能勾結曹操，對孫策叛變的。他怕孫策，所以遲遲未敢有所舉動。孫策一死，他以爲孫權不過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孩子罷了，就公然收容了若干犯罪的人，拒絕孫權所下給他的，交出這些「亡叛者」的命令。

他竟然回信給孫權說：「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

孫權知道李術在暗中倚仗曹操作後台，就先下一著棋，寫信給曹操，請曹操不要給他支援。爲什麼孫權覺得有把握，曹操能允許他這個要求呢？因爲，他在繼承了乃兄的基業不久，曹操已經拉攏他，上表給獻帝，拜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孫權用告狀的口氣，在信裏向曹操說：「李術殺了你所用的揚州刺史嚴象」。其實，嚴象是孫策所用，不過在手續上孫策曾經上表給許縣的朝廷，推荐嚴象爲揚州刺史，曹操順水推舟，就用了獻帝的名義，任命了嚴象。

李術殺嚴象，是再蠢也不過的事。

孫權在信裏繼續向曹操說，嚴象曾將選拔他爲本州茂才，是他的「舉將」、「恩人」，他現在決心討伐李術，「進爲國朝掃除鯨鯢，退爲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舉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飭執事，勿復聽受。」

孫權隨即進軍皖城（安徽潛山），李術閉城固守，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置之不理。

若干時日以後，城破，李術的頭被割下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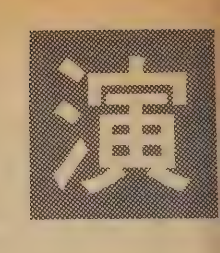
孫權初露鋒芒，旗開得勝，一舉解決了廬江太守李術，建立了他的威望；叫遠近之人不敢小看他這個廿一、二歲的青年軍閥。

在他下面，地位最高的是張昭。他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就憑這一點，他已經抓住了打天下的要點了。古語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倘若無師無友，或目空一切，自以爲天下無人可及，而不屑以任何人爲師爲友，那就不僅不能王，不能霸，可能會亡。

張昭並不是個腐儒

張昭被三國演義的作者描寫成一個腐儒。這便是演義體的書，誤人之處。它爲了烘托諸葛亮的胆大而聰明，就把張昭說得十分懦弱而糊塗。

實際上張昭這個人倒是頗有骨氣，也很有才幹的。他是徐州彭城國人，書讀得多，字寫得好。本州的東海郡人王朗，琅邪郡人趙昱，均是他的好友；廣陵郡人陳琳，也對他十分欽佩。彭城國的國相某人舉他爲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謙選拔




蔡東方

他爲茂才，他也謝絕。陶謙生他的氣，把他關了起來；趙昱冒了生命的危險，把他救了出來。（陶謙在當此時還不會升爲州牧。）

恢復了自由以後，他遷居到江南，仍舊當老百姓，無牽無掛。孫策來了，對他十分尊敬，到他家裏「升堂拜母」，向他的母親跪拜行禮，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孫策的「長史」（秘書長）兼「撫軍中郎將」。

孫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務，都交給了他。他也確是賣力，辦得井井有條。北方有很多人寫信給他，說他能幹。也有若干封說他能幹的信，是寫給孫策，由他以「長史」的職位先行拆閱的。他感覺到很爲難：不向孫策報告，是蒙蔽；報告，怕引起孫策不滿，甚至猜疑。

孫策知道了這情形，就向他說：「以前齊桓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給了管仲，稱管仲爲『仲父』。左右向他請示一件事，桓公說：『去問仲父』；左右再請示一件事，桓公又說：『去問仲父』。左右就發起牢騷來，說：『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說：『我未得仲父以前，爲君確是很難；既得仲父以後。爲君怎麼會不易呢？』現在，北方人都說張昭能幹。張昭既然是我用的，這就等於說我能幹，能用張昭了。」

孫策之所以在臨死以前，把孫權託給張昭，可見不是沒有理由的。孫策而且向張昭說：「倘若孫權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當好了。萬一事情不能順利，『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所謂「緩步西歸」，便是慢慢的，從容的，歸順曹操所主持的許縣朝廷。所謂「亦無所慮」，便是「也不必有什麼的顧慮。」

（張昭後來於曹操席捲荆州之時，主張迎降，與孫策的這最後幾句話頗有關係。迎降的建議是否正確，爲另一問題。）

孫策斷氣以後，張昭所作的第一件事，是勸孫權停止哀哭，趕緊辦公，而且扶了孫權上馬，帶了隊伍出巡一番，讓「眾心知有所歸」。

此後，他一直是孫權的第一幫手；到了孫權（在公元二二九年）稱帝之時才退休，以「婁侯」的爵位，一萬戶的食邑，「輔吳將軍」的名義，優遊歲月，寫了兩部書。一部是「春秋左氏傳解」，另一部是「論語注」。

退休以前，他是「綏遠將軍、由拳侯」。婁侯的婁字，指婁縣；婁縣在今天是江蘇崑山東北的「婁縣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興之南的由拳縣）。

更前，在黃初二年孫權受曹丕封爲「吳王」以前，孫權在建安十四年被劉備推舉爲「車騎將軍」以後，張昭的名義是「車騎將軍師」。再前，他在名義上是「長史」兼「撫軍中郎將」，一如孫策之時。

張昭不僅在公務上對孫權竭忠盡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對孫權「極言幾諫」。孫權喜歡打獵，而且有時候用拳頭揍野獸，張昭向孫權說，「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孫權紅着臉回答，「我年紀輕，考慮得不遠，很慚愧。」

孫權也喜歡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爲樂，有一次，他和羣臣宴會於武昌樊山的釣魚臺，大喝了一頓，醉倒了不少羣臣。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們，叫他們醒來，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這釣魚臺之中，才能停止。」張昭是在場的羣臣之一，聽了這道命令，就離開宴席，出門到車子上坐。孫權叫人把他找回來，責備他：「無非是大家共同作樂而已。公（老太爺）爲什麼生氣？」

孫權對張昭一向尊稱他爲「公」，不敢以他的官職相稱；更不敢直呼其名。

張昭回答孫權：「當年商朝的紂王，把酒糟堆積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裝滿了酒，邀集羣臣喝酒，喝到大亮，號稱『長夜之飲』。當時，他們也以爲是『無非是共同作樂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孫權答復不出話來，沉默了一陣，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孫權對張昭的這一套老前輩的教訓口吻，能夠容忍，是值得我們佩服的。張昭反正準備了老命一條。隨時可拚，不怕頂撞這位年紀比他輕了許多的老板。（他比孫權的父親只小了一歲。）

孫權畢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時候也難免受不了張昭的頂撞。他們二人衝突得最厲害的一次，是在張昭退休以後，孫權想派遣兩個特使去遼東，封公孫淵爲燕王之時。

這件事關係太大，倘若做得圓滿，有遼東對曹魏的東北方加以牽制，孫權便很容易與諸葛亮對曹魏平行作戰，制曹魏的死命了。

孫權叫人把張昭請來，問他的意見。張昭說：「公孫淵雖則派人來向我們討好，求援，然而並無誠意。我們不可就派兩個特使前往。因爲，倘若他又變卦，畏懼曹魏，想對曹魏投降，就可能殺害我們的特使。我們就會「爲天下笑」。

孫權原以爲張昭一定滿口贊成，連聲叫好，沒想到這老頭子又是架子十足，自以爲見解高人一等，把一大盆的冷水，向他孫權的頭上猛澆。

萬人意見

南天兩霸主許韋聯合反毛
山高皇帝遠華國鋒吹唔脹
筆桿子鬥不過槍桿子華國鋒文攻許韋聊勝於無

編輯先生：

據福建電台廣播，該省黨委書記江禮銀在五月四日的一次集會上說：「我們必須堅決阻止損害毛主席光輝形象的所有言行，我們必須堅決反擊所有政治謠言以及攻擊毛主席反動言論。」而較早時浙江省電台也抨擊某些人「傷害毛主席的威望」，這些人的言論，已引起中共高幹的注意。

這兩個電台的廣播，顯然是針對兩廣強人許世友與韋國清而發，因為在中共頭頭裏，有實力而敢於批評毛澤東的，只有許韋兩人，較早時候，廣州流傳一份油印文件，要對毛澤東作正確的評價，除肯定其功積外，對其所犯的錯誤也一併檢討，唯有正視毛所犯的錯誤，才能更好地使黨走上正確的道路。據說這份文件是由許韋親自提出的。中共浙江電台不敢公開指名抨擊，實由於許韋二人掌握實權，只有通過單單打打方式，向許韋進攻。

日前華國鋒最大的勁敵是許韋二人，華國鋒敢向昆明賈啓允開刀，而不敢觸摸兩廣地區，全因許韋兩人橫力，純靠自己打天下闖出，不像賈啓允之流，要依仗鄧小平才能獲得昆明一官半職，鄧垮自必難保。許世友在南京盤踞廿年，在廣州又數年，勢力根深蒂固。韋國清是廣西的地頭虫，廿多年來，一直作廣西的土王帝，他與許世友勾結一起，兩廣地區可謂穩如泰山。再加上南京軍區是許世友的老巢，遂使東南半壁成許韋的天下。許韋今日之權力，可以跟清曾國藩比美，當年曾國藩有野心取代清廷，真是易過借火，今日的許韋亦復如是。要是他倆打起反毛反華旗號，揮軍北上，其他的大小軍閥勢必響應，北京的華國鋒小朝廷不執包袱滾蛋矣！

平情而論，華國鋒一伙委實不夠資格領導中共全黨，倘許韋坐龍廷，許世友當黨主席，韋國清出任總理，以鄧小平輔之，這樣的統治班底，實比華帮強得多，再加以徹底清算毛澤東，恢復彭總的地位，收納文革時被整肅的大大小小牛鬼蛇神，可以相信，中共的壽命會延長下去。也許老天要亡中共，許韋二人似乎苟安現狀，痞在兩廣，過其南天王的偏安生活，使得華帮在北平意氣風發，對中共來說，確實不幸，但對大陸百姓來說，未嘗不是一喜訊，只要這兩種勢力存在，日久將會把中共埋葬。

筆者常想，中共政權倘若變成單一的整體，像蘇聯那樣，內部沒有分歧勢力，那末，中共可以延續下去，但倘若有兩種以上不同勢力對峙，將必導致內亂，只要大陸一旦走向分裂割據，便可給人民帶來製造反抗的機會。

許世友反毛歷史，遠在紅四方面軍時代，他一直追隨張國燾，對毛澤東偷偷拉走部隊北上延安，極表憤怒。後紅四方面軍被馬步芳打垮，輾轉赴延安，對毛澤東整肅張國燾看不過眼，於是集結紅四方面軍幹部，備準反毛，結果被捕下獄，險些喪命。在南京軍區時，因鎮壓毛派紅衛兵，被毛澤東指名批評，後軍區削藩，調離老巢，雖說是鄧小平之計，實是毛的意旨，毛調虎離山，把心腹丁盛安插在「文革」的聖地，此無異把許視為異己，許世友這口怨氣，怎麼也吞不下。韋國清是廣西的地頭虫，毛澤東對他沒有什麼反感，整個文革運動，未遭清算，毛且處心對其拉攏，然而韋國清眼見他的戰友一個個倒下，老上司也一個個遭受批鬥，特別是當年「百色暴動」的老拍檔鄧小平，被毛澤東像妓女般玩弄，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因此看透毛澤東的為人，更覺得毛澤東選定的繼承集團，在聲望與資格遠不及他，由妬生恨，打從心底反毛，鄧小平被削權後能在廣州受其庇護，足證其反毛由來已久。如今這兩個反毛霸主聯合一起，猶之如虎添翼，且盤踞的地盤，又在大陸的邊境，所謂山高皇帝遠，華國鋒對他們真是無可奈何。

目前華國鋒不是不想向他倆開刀，實是勢不如人，只好叫接近其地盤的爪牙進行單單打打，希望藉此製造輿論。不過，筆桿子是敵不過槍桿子，華國鋒明知採用四人帮過去所用的伎倆行不通，但沒有其他的辦法，為

了抑制許韋反毛的論調在大陸傳播，只有硬着頭皮採用此方法，也聊勝於無而已。

福建地接廣東，浙江是南京軍區的屬地，福建的皮定均神秘死亡，文革集團曾開追悼會，顯然是反毛的人所做手腳。說明福州軍區是在反毛派的控制之下，南京軍區新任司令員聶鳳智，是許世友的死黨。此兩軍區，傾向許韋集團自必無疑，要是華國鋒能使這兩軍區的頭頭攻擊許韋，那麼華國鋒的勢力不可忽視。可是華國鋒僅能指使一些新官僚叫囂，對軍閥來說，猶如鷄蛋碰石頭，許韋當然不會放在眼內。華國鋒目前雖大力調動地方的新官僚，但不敢碰地方軍閥，足證華國鋒的實力薄弱。可以說，許韋存在一天，華國鋒在北平絕不能高枕的。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五月十二日）

美國佬以救世主自居 實是亞洲共產黨幫兇

編輯先生：

報載美國拒絕接受國府委派新大使，並決定不更調美駐台北大使，避免使中共與美關係惡化。

卡達政府的鴕鳥政策，是當代的美國政客一貫政策，他們對待共黨問題，只會高談闊論，一旦接觸實際，便顯得前怕狼，後怕虎，比草包還不如。

美國在對華問題上，一向偏袒共黨，大陸之失，雖然國府負絕大責任，但若無美國佬從中破壞，偏幫中共，中共絕不會迅速坐大，這是盡人皆知的史實。倘美國對國府支持，有像蘇聯對中共的三分之一，國府在大陸也不會全面失敗。由於美國佬的低能、主觀、偏見，使大陸人民陷入痛苦深淵，因此當毛澤東宣佈反美時，大陸人民無不鼓掌稱快！

美國佬依仗自己的雄財，利用財力在亞洲國家搞三搞四，扶植自己的代理人，最後又幫助共黨把代理人趕走，間接做了共黨的幫兇。例如越南的吳廷艷，高棉的龍諾，都是由美國佬一手扶起，其後又把他們踢開，使共黨席卷中南半島。高棉的施漢諾，雖然親共，但高棉並不是共產制度社會，人民可以自由安居樂業，而美國佬却扶植龍諾，把施漢諾趕走，最後又不全力支持龍諾，反而向棉共讓步，結果使高棉赤化，置高棉人民陷入萬劫不復境地。越南的吳廷艷々阮文紹也如是。南韓的李承晚亦復如此，幸好南韓有朴正熙鞏出，否則，不可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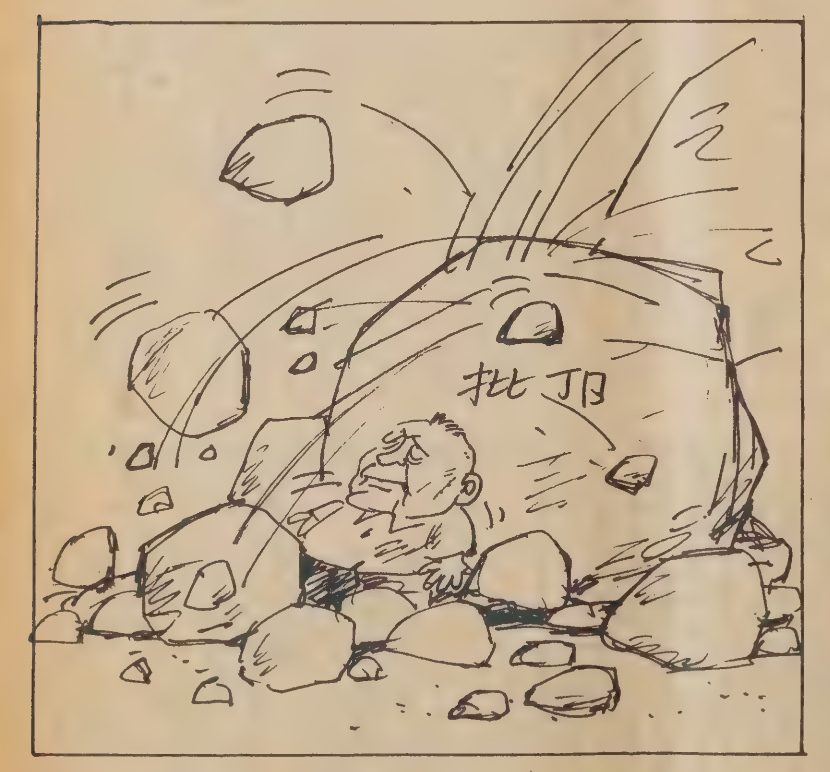
亞洲陷共的人民，對外國人憎恨，理論上是俄國人，但實際上是美國佬。美國佬以民主自由的救世主自居，其實他們是魔鬼的化身，伊甸園中的毒蛇。俄國人以直接方式把人帶進地獄，而美國佬則用引誘的方式把人推進地獄，俄國人是明槍，美國佬是暗箭，明槍易擋，暗箭難防，所以美國佬比俄國人更卑鄙。

還有，美國人具極端嚴重的種族偏見，同受共黨奴役的人民，但其對俄人及東歐的白種人特爲關切，什麼人權主義專爲他們而設，對亞洲的黃種人所受苦難，視若無睹，似乎沒有人權是理所當然。美國人只有對日本人稍加尊重；也許他們在二次大戰時吃過其苦頭。其他的亞洲人，則不屑一顧。這個世界唯有講實力，像中共這麼一隻外強中乾紙老虎；只要夠惡，美國人才畏懼三分，所以處處向它讓步。

國府應堅強起來，盡可能在短期內擺脫美國束縛，必要時給它臉色。美國人終有一天會與中共建交，因此在它未建交前，做好準備，不要再給美國一而再出賣，因爲中華民國受美國人的慘痛教訓太深了。

對於交換大使問題，不可看得太重，美國要與中共建交，十個駐美大使也無濟於事。還是整裝軍備，增強實力，準備揮軍收復大陸，才是上策，那時美國不但另眼相看，美總統也要親自來訪問！

讀者　敢言堂上
（五月十三日）



復出？　嚴以敬作

許世友若另立中央 大陸內戰隨即爆發

編輯先生：

據台北十二日中央社電，廣州地區盛傳，不滿華國鋒的共軍幹部，計劃以海南島爲基地，與北平中共中央對抗，由於華國鋒與鄧小平在權力分配上互不相讓，鄧小平獲許世友支持，在海南島招兵買馬，準備與華對抗，他們並參考過去林彪的計劃，與北平對抗失敗，退守海南島，俟機進行反擊。

此則新聞是由國府情報人員在廣州發出，相信必有此迹象，否則空穴無來風。卽使是流嘢，但此種構想絕對可行，而且成功機會率相當高，許世友黃袍加身，正是此時，千載難逢的機會，一失永不可復返。問題是許世友是否有種。

廣州是革命的發祥地，當年孫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蔣公的北伐，都是以廣州爲基地。誠然，許世友在廣州高舉反毛華旗幟，他所走的仍然是共產主義道路，對大陸人民來說，並不是眞正的新希望。不過，許世友一旦造反，大陸必陷入全面動亂狀態，只要大陸一亂，人民可以從混亂中創造出路，或組織自由軍隊，或上山打游擊。共黨內戰，共軍就能分裂成不同派系，不難相信在共軍中有許多對共產制度不滿的游離分子，他們可以結集起來，把槍頭調轉，指向共黨。更主要的，國軍可藉此時機，揮軍進入大陸，與反共的人民匯合一起，進行第二次的北伐。

筆者認爲，國軍揮軍進入大陸，首先必須在大陸佔領一地區，站穩腳跟，然後再從這地區進行討伐，一如蔣公北伐時已有廣州爲基地。倘若在大陸沒有基地，一切都是空談。但創造這一歷史條件，必須首先在大陸爆發全面動亂。

林彪所以失敗，就是忽視廣東的根據地，本來黃永勝盤踞廣東勢力根深蒂固，但林彪把黃永勝拉去北平，雖然在平可助林彪一力，但使黃已失去實力地盤，假使黃不調北平，毛澤東整肅林彪必有顧忌。同時，林一旦發現不對勁時，可以飛往廣州，在廣州另立中央，以林彪的軍事天才，毛澤東要動他，是頗爲棘手。

許世友不及林彪，但華國鋒更不及毛澤東，許世友在廣州另立中央，華國鋒絕不能動他分毛。許世友與韋國清結合，廣東與廣西兩地便成一體，再加上南京軍區許舊部支持，福州軍區因面臨強大的國軍，絕不敢調動，昆明軍區有不少是鄧小平舊部，卽使不支持許韋，但也未必聽命華國鋒，這一軍區，相信多採中立狀態，如此看來，江南天下，實際上已掌握在許韋手上。許世友若率軍反毛反華，對許世友來說，當然有利，但對大陸人民來說，這是一種新時機，只有動亂，人民才有機會解除枷鎖，在動亂中創造新生。命運雖然掌握在自己手上，但必須有一客觀環境配合。筆者願望：由梟雄造時勢，再由時勢造英雄，使大陸人民早日過自由生活。

讀者 一定起

（五月十四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美人如玉劍如虹 回文

封淑英

無塵一玉如人美。素素懷孤自潔身。
殊色艷妝容動鬼。異才高出語驚神。
珠還待去埋情劍。虎刺今來啓匣新。
誅逆向前乘劍舞。貫虹長氣正張伸。

回讀：

伸張正氣長虹貫。舞劍乘前向逆誅。
新匣啓來今刺虎。劍情埋去待還珠。
神驚語出高才異。鬼動容妝艷色殊。
身潔自孤懷素素。美人如玉一塵無。

慈湖謁靈感懷

梁莊

命世奇才蓋世勳。乾坤力挽仰斯人。
文成武烈昭千古。物與民胞萬眾尊。
有蘇人[illegible]。[illegible]念[illegible]身。
春風拂面綠湖岸。[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巧心[illegible]千城。
浙江萬載留光寵。歷史千秋仰大名。
遺教循遵依舊來。首都重整奉安陵。

清明感賦

尹通齋

一年容易又清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餞歲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但使此心無罣慮。來春又與看花開。

前題 集唐

邱鋆

故歲今宵盡(張說)明朝又是春(羅隱)
插桃銷瘴癘(王維)播物體陶鈞(許敬宗)
佳氣浮仙掌(岑文本)祥光在日輪(萬元)
百壺開紅蟻(孫逖)更福太平身(儲光羲)

前題 集唐

邱鋆

因逢淑景開佳宴(宋齊邱)
晚照重登白玉筵(湯悅)
既近淺流安筆硯(李端)
鑾輿瑞雪下山川(宗楚客)
好風吹醒羅浮夢(殷堯藩)
壯志仍輸祖逖鞭(張泌)
三百六旬今日盡(白居易)
季冬除夜接新年(杜審言)

餞歲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紅塵跡託心常惘。綠[illegible]杯浮[illegible]捐。
[illegible]嘆微[illegible]翻長溢。黎民空盼度荒年。

前題

劉雁

自慚形役問生涯。千里徒勞伏櫪思。
陋室豈無談笑客。孤城猶有望京思。
奇逢佳景迎春早。待放幽香餞歲遲。
最喜山妻能解事。英雄肝膽一枰棋。

前題

陳琳

斗柄南移近歲除。生涯何必卜盈虛。
迎春景色紅添好。向日山容綠婉如。
臘酒相呼懷里巷。新宵還待起龍魚。
前時風物皆堪記。買得蟠桃安所居。

前題

徐應瀚

去國[illegible]事非。今宵除夕感歔欷。
[illegible]。古道驚看日式微。
[illegible]。鄉心惟逐夢魂飛。
[illegible]。好[illegible]。

前題

潘新安

[illegible]天。[illegible]。
餞歲未能觸舊俗。買花誰復惜閒錢。
[illegible]。一夕[illegible]。
眼底繁華何所缺。安身期得太平年。

前題

[illegible]

年年餞歲歲還回。歲月何曾負一[illegible]。
[illegible]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0

台北應正視明報「中國版」

明報「中國版」醜化台北計程車司機

北平廣州兩股勢力消長

美國將再出賣中華民國

香港工人福利的促進

中共政權下的潘金蓮與西門慶

美賴日締造南北韓共存

大陸農村經濟的凋疲瓦解



「飽學之士！」

嚴以敬作

中共人事的可能變動

NO.500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五月廿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七六九○ 五七○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五六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台北應正視明報「中國版」

萬人傑先生上週在萬人日報上連續幾天在「牛馬集」專欄中，用他常去台北的實際體驗和觀察，以及自己搭車廿幾三十年的經驗，對明報中國版上署名呂唯嘉所寫的關於台北交通混亂的報導進行了抽絲剝繭的駁斥，讀了令人心折。一位具有精闢的分析力，加上豐富經驗的老報人寫出的文章，不僅在內容上義正詞嚴無可辯駁之處，更是對某些故意往中華民國當局臉上抹黑的別有用心的跳梁小醜當頭一棒。老萬在五月十七日「牛馬集」欄以「老板之意不可違？」為題一開頭就指出：「在明報中國版中，呂唯嘉『交通混亂，台北之恥』這種故懷惡意，別有用心的文章，是近期該版中較為露骨的一篇而已」。

在香港明報上列出對中華民國「故懷惡意，別有用心」的文字，一點也不稀奇，像呂唯嘉其人，相信也不是「白晝見鬼」，可能專造那種誣衊中華民國的謠言，並把它「編」成文章投到表面上「中立」的報紙去發表就是他的「職業」。怪就怪在明報中國版的編輯丁望先生。

老萬在「牛馬集」中也說：「丁先生非常受到台北情報當局重視，他到台北的機會要比老萬多若干倍，且聽說他還是在台北結婚的，他對台北情形，應比香港絕大多數人熟悉。究竟台北有沒有這種『流氓司機』？究竟司機強姦乘客是偶然發生的罕有事件，抑或不算甚麼『新聞』，大家都聽得麻木了」？老萬接着對丁先生非常「遺憾」地指出：「像呂唯嘉這種稿子……出現在丁望先生編的明報中國版上，却耐人尋味之至。老萬不敢說是丁望先生故意搗蛋，因為以台北當局對丁先生這位專家的重視，及丁先生與台北當局關係的密切，丁先生沒理由故意給台灣造謠搗蛋」。

「因此，老萬假設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投合老板所好」，其實，不如說是丁在「政治立場」上跟着查老板走，二是「丁先生太忙，沒有詳細看稿」。但老萬強調：「不過，照老萬所知，丁望先生是一位工作十分認眞的老編……因此『大意』的可能性是不會有的」。

老萬「牛馬集」篇幅太小，對丁望採用造謠稿只「假設」了「兩種可能性」，其實實不止此。還應該假設有下列各種可能性：

一是毛澤東已死，他們老板夥計「歷史使命」已經完成，今後應該不是「玩票」而是「本格」的「愛國」了。那種反毛不反共人士就屬於此一類。

二是他們有計劃地投機。查老板擺出一副「左」的姿態，其「左」的程度有目共睹的是早已到了死心場地哭周捧鄧的水平。而丁望先生的態度則是「右」的。「右」得在台北成為紅極一時的大忙人。他可以成為來自香港的唯一的中華民國「代表」，在台北參加國際性集會。他可以配合明報的「潮流」在台北訪問王海容的叔叔王曼恬的哥哥，以及對江青家世較清楚的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裴鳴宇老先生。更有甚者，在台北開會一些專家的論文（如鄭竹園和幾個日本人的論文）丁望先生可以帶回來改頭換面在明報上發表。當然這些論文不是情報，但來自台北發表在奉中共為他們的「祖國」的明報上，就不免有點那個了。

查「左」丁「右」，而查是老板，在他們二人緊密配合中丁遷就是必然的，問題是台北當局幫明報充實內容，開闢銷路，而所得的却是教人家往頭上淋尿，這又是何苦來哉？

三是丁望先生回台北，比一般工作多收入少的作家、編輯坐隧道「巴士」過一次海容易。由於台北跑得太熟了，台北各方面的行情自然也就一清二楚了。以丁望先生冷靜頭腦，銳利眼光和分析能力，他得出一個結論：台北有關當局吃這套！吃那套呢？就是：中華民國有關當局尊重的人，得保持左左右右，右右左左的政治態度，在文字表現上，罵多於捧，也就是說一定要維持「小捧大罵」的程度，人家才拚命的拉。在「拉」的過程中，到台北可受招待，而大專家寫稿却要拿美金。

以一個丁望，根本犯不上浪費筆墨。問題倒是台北有些人過份不懂事。五月十八日萬人日報「上下古今」欄鐵嶺遺民以「提醒新聞局」為題發表文章，就「一項未證實消息」說，邵氏公司把金庸過去分別發表在香港「新晚報」和「香港商報」這兩份中共尾巴報上的「書劍恩仇錄」和「射雕英雄傳」拍成了影片，且準備在台灣省發行。據說，邵氏和金庸都為此事而奔走。這是個原則問題，海外愛國人士都在看着，希望台北有關當局多多考慮。

明報「中國版」盡力醜化台灣

台北計程車的「流氓司機」

明報「中國版」刊登台灣新聞，向採報憂不報喜，甚至不惜生安白造，誣蔑台北計程車司機强姦婦女，不算是甚麽新聞。該版主編丁望先生，與台北關係密切，經常出入台灣，沒理由給台灣造謠搗蛋，難道是老板之意不可違？

萬人傑

明報「中國版」

老萬喜歡讀明報「中國版」，尤其喜歡讀中國版的「台灣內外」，因爲裏面有很多「新聞」，在香港報紙上固然看不到，便是報社特訂的十多份台灣日晚報，也都成漏網新聞。這些台灣新聞，往往連台灣常客也不知道，使人不能不佩服查老板派出的台灣記者，與不斷而來的「大陸歸客」發掘的有價值的「秘密文件」，眞可說是明報「中國版」的雙絕。

就拿五月十一日「交通混亂，台北之恥」一則報導來說，老萬幾位常到台北的朋友看後，都不禁瞪目相對：「有咁嘅事咩？」

台北交通混亂是事實，不過，以老萬的孤陋寡聞，到過的地方不算多，所見到的交通混亂狀況，台北還不算世界之最。如果閣下稍爲留心紐約的汽車，你會發覺，完好無缺的可說絕無僅有，尤其的士，車身碰凹、擦花，眞是傷痕纍纍，當然兩車相撞，才會有此情形，這些紀錄，可見紐約汽車碰撞之多。普通的意外，彼此稍爲碰撞一下，沒有傷人，大家也懶得去管，繼續開車就是了。

台北計程車司機

台北交通混亂，癥結在計程車太多，沒有限制。據說單是台北市，就有四萬輛左右，加上從別的地方載客來的，充斥市面，每到上班下班時間，擠車情形，甚於香港。要醜化台北交通，有幾點是事實：一、台灣的計程車，又小又老爺，坐四人已擠得無法轉身；二、台灣計程車司機開車大部分打茅波，但無可否認，他們技術一流，分寸必爭，但碰撞極少。三、台灣行車是右上左落，香港人不習慣，看得眼花繚亂。那位寫稿的「呂維嘉」之所以覺得「心驚肉跳」，大概就是這原故。其實，台北計程車司機及時煞掣的技術，連開了廿五年汽車的老萬也心服口服。

台灣司機更有一個好處是從不口出粗言罵人，不管是對方不守規矩，或者自己不對，絕無疾言厲色，與香港的司機相比，媽聲不絕，甚至下車比武，這種事少之又少。

同時，台灣的機車（即電單車）雖多如蝗虫，但並無飛車黨，他們走的是慢車道，不與汽車爭路。呂唯嘉說「台灣計程車司機開車之快，恐怕世界上數一數二」，這也是不對的，台灣計程車司機開車並不快，即使走長途，也很少超過六十公里，在香港保險不會被映快相。

在西門町馬路中心的石碑上，每天都有公佈車禍及傷亡人數，以數字論，遠遠比不上香港，可見台北交通雖亂，失事機會反比香港爲少。

把港人當大鄉里

呂唯嘉說：「每次到台坐上計程車，我總覺整輛車子，像搶食的小鴨子（台計程車太小，「平治」還是奢侈品），橫衝直撞。遇上『玩』命的司機，你不急出心臟病也得捏一把汗。這種以生命爲兒戲的老粗，只要前面有一點點空隙，那怕只有一兩個車位，都要越綫『爬頭』，以致險象環生，乘客頗有『驚險萬分』之感。」

如果把所有香港人當做大鄉里，沒到過台灣，呂唯嘉這段報導頗具刺激性，可以引人入勝。但香港每天有三千人左右赴台北，包括觀光、公幹、商務等等，港台只有一小時的航程，方便得很，應無隔閡。

像呂唯嘉描述的這種計程車司機不是沒有，但相信千中無一。台灣國民生活水準高，許多人一出門就以計程車代步，懶得排除搭公共車。照呂唯嘉這麽說，台灣因搭計程車而患上心臟病的一定很多，如果老萬沒猜錯，他應該請教醫生，是否患上高度神經衰弱的症候。

「流氓司機」

呂唯嘉在他的報導中，更有這樣一種說法：「台北計程車（司機）良莠不齊，有公德心珍惜生命者固然不少，流氓、強姦犯也很多。他們過去作奸犯科，調戲、強姦、打人無所不幹，判了刑仍不悔改，出獄後開計程車，繼續犯罪。在香港，計程車（司機）強姦乘客的很少，在台北，計程車（司機）調戲和強姦婦女，不算是什麽『新聞』了，大家都聽得麻木了，連警方也感到事態太嚴重了，透過廣播電台，要求單身女子不要在晚上十點後乘坐計程車。計程車司機強姦婦女，即使被警察查到了，法院的判刑也很輕，法律絕無『阻嚇』作用，市民的安全缺乏有力的保障。除了強姦婦女之外，有很多流氓司機，動不動粗口罵人，甚至揮拳打人，或者中途下車和前面的司機打架，這些事情大大困擾

了乘客。」

讀了這段文字，老萬要感謝上帝，老萬先後到台灣至少二十次，到了台灣後，出入必乘計程車，雖然台北有那麼多「流氓司機」，老萬一個也遇不上；相反的，在車行中寂寞時搭訕幾句，居然談得投機，發覺他們不但不是老粗，且都受過中學教育、世事洞明，求知慾尤強，很希望多知道一些國外的事情，因爲他們絕少機會出國，知道我們是觀光客無限羨慕。

計程車司機要做壞事，其實可能性不大，呂唯嘉也許沒注意，台灣的計程車，車廂內都掛上司機的姓名，乘客一目了然。他要做壞事，除非把乘客殺了滅口，否則記住他的名字，他永遠逃不掉。

別有用心

呂唯嘉既是台灣「常客」（從他文中「每次到台」句可以見之），對台灣情形當然不會陌生。一般印象認爲東南亞地區中，台灣治安情況最好，原因有二：一是台灣戶籍辦得週密，台灣是海島，犯了事要逃出境外殊不容易；二是台灣使用戡亂時期緊急法例，許多刑事罪案經由軍事法庭審理。

也許呂唯嘉不知道，別說犯了「強姦」罪行那麼嚴重，不久前，幾名太保（即香港的飛仔）強迫一名女歌星拍裸照，也被槍斃。台灣法律只有人批評太嚴，從沒人說「絕無阻嚇作用」。如果台灣計程車眞有呂唯嘉說的那麼多「流氓司機」，試問成何世界？怎會有人認爲台灣地區是東南亞治安情況最好的地方？

呂唯嘉說的情形，連最亂籠的香港也不可能「常常發生」，而台灣竟「不算是什麼新聞」；「大家都聽麻木了」；「連警方也感到事態太嚴重了，透過廣播電台，要求單身女子不要在晚上十時後乘坐計程車」，情形果眞如此嚴重台灣早就完蛋了。

生安白造

以老萬所知，許多害怕刼匪箍頸的太太，兩三年來陸續遷到台灣定居，原因是免受精神威脅。在台灣，可以夜不閉戶，身懷巨欵在馬路上到處跑也不會出事；如果情形像呂唯嘉說的那麼糟，這些遷到台灣定居的香港太太們，豈不自投羅網，唔衰攞嚟衰？

老萬認爲，這位呂唯嘉決不是矇查查，不了解台灣眞實情況，而是故意生安白造，盡力醜化台灣，其用心亦不外如該報老板查先生的見聞思一樣，使一般對台灣沒有認識的人，產生錯誤印象。

批評台灣交通混亂沒有問題，一個發展迅速的城市，很少能克服這困難，香港交通情況也不見得好，但我們絕不能說香港的的士司機是流氓司機，隨時劏乘客死牛，交通混亂和治安好壞是兩回事。

計程車司機強姦乘客這種事會不會發生？當然會，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會，但決不是「常常發生」，甚至使到市民聽得麻木。如果到這程度，警方還拿不出辦法來，只有勸告單身婦女晚上十點後不要乘坐計程車，這地方治安之糟，可以想見。在呂唯嘉文章中描述的台北之外，相信世界上目前還找不到這樣糟的地方。香港，在外地人心目中是治安最壞的地方，有些從外地回來的朋友，簡直不敢出門。但香港實際情況，也不如呂唯嘉描述台北的那麼壞。這種生安白造的報導，除了用「別有用心」去解釋，實在找不出其他理由。

沒理由給台灣搗蛋

在明報中國版中，呂唯嘉「交通混亂，台北之恥」這種故懷惡意、別有用心的文字，不過是千百例子中的一個，屢見不鮮。呂唯嘉的文章，是近期該版中較爲露骨的一篇而已。

呂唯嘉是何方神聖，不得而知，可能是某些人的筆名，甚至是外間投稿。老萬也不奇怪呂唯嘉這種白晝見鬼的人，不管他怎麼寫，要有人把它發表，這種生安白造的事才會傳播，否則不過是呂唯嘉自說自話而已。

如果老萬的情報沒錯，這位明報中國版的大編輯，就是著名中共問題專家丁望先生。丁先生非常受到台北情報當局重視，他到台北的機會要比老萬多若干倍，且聽說他還是在台北結婚的，他對台北情形，應比香港絕大多數人熟悉。究竟台北有沒有這種「流氓司機」？究竟司機強姦乘客是偶然發生的罕有事件，抑或不算什麼「新聞」，大家都聽得麻木了？丁望先生應比誰都清楚，絕不應被寫稿人所騙。

像呂唯嘉這種稿子，一些對台灣情形不大了了的編輯發出不足爲奇，但出現在丁望先生編的明報中國版上，却耐人尋味之至。老萬不敢說是丁望先生故意搗蛋，因爲以台北當局對丁先生這位專家的重視，及丁先生與台北當局關係的密切，丁先生沒理由故意給台灣造謠搗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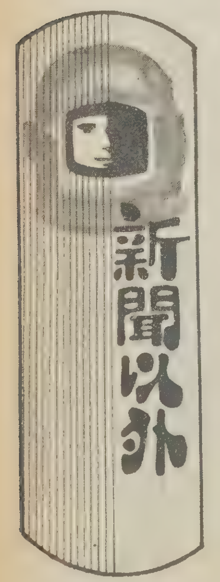
老板之意不可違？

因此，老萬假設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投合老板所好，諸如這類的報導，與查老板的所見、所聞、所思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中國版中刊登有關台灣方面的報導，十之八九是呂唯嘉這類東西。有理由相信，這不是偶然的，而是老板定下的「原則」，不管誰是老編，只有按照原則辦事，因此這種稿子才會不斷出現。

另一可能性是丁先生太忙，沒有詳細看稿，才會把這種沒有千分一事實根據的稿子發表。不過，照老萬所知，丁望先生是一位工作十分認眞的老編，否則也不會成爲「專家」，因此「大意」這可能性是不會有的。

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弄錯了，情有可原；但明知錯而仍然讓它錯，就不是一個新聞記者應有的工作態度了。何況丁望先生是一位有名氣，名字响噹噹的「專家」，在他編的中國版內，居然有這種天方夜談式的報導，未免爲盛名之玷！

別的人可以說，爲了「打工」，老板之意不可違；但以今天丁先生的名望，這樣的工，打不打也罷了！



中共人事的可能變動

岳騫

最近日本記者又自北平傳出消息，共帮將於本年下半年召開「三中全會」及「人代會」，批准黨政兩方人事，照該項消息報導，華國鋒將專任黨主席、汪東興、陳錫聯將任副主席，「總理」一職將由紀登奎担任，葉劍英，李先念逐漸退居幕後，鄧小平即使復出，也只担任名譽職，最高是「人代常委會委員長」。

對共帮內部情況，外人實在無法了解，任何推測，都是猜謎，但目從去年毛澤東死後，直到今天各項揣測，要以此項的消息比較合理。

從本年元月起，華國鋒大舉更動人事，截到目前爲止，共帮省市委第一書記已更動十二人，佔總額百分之四十，逐漸形成一種華國鋒班底。

在共帮中央，華國鋒的政策是拉緊文革派形成一個領導核心，與部份老頭目如葉劍央、李先念保持密切關係。最近海外報刊經常提到北平共帮統治者出現「新四人帮」是那四個人，說法不一。如果眞有這麼一個四人帮，照筆者看法，應當是華國鋒、吳德、紀登奎、汪東興。這四人皆是文革時竄上來，吳德當時地位較高，已幹到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其餘三人均未入流，華國鋒是湖南省委書記，紀登奎是河南省委書記、汪東興只是警衛總團政委，權雖重地位甚低。文革後，四人皆扶搖直上，到了華國鋒逮捕江青等四人帮之後，大權實際掌握在這四人手中，他們均不願鄧小平復出，尤以吳德與紀登奎爲甚。吳德曾公開批判鄧小平，在毛死後，公然抨擊鄧小平的只有吳德一人。因爲鄧小平一旦復出，勢必影响到新四人帮，華國鋒尚不致馬上受影响，汪東興自成體系，鄧小平也無奈他何，吳德、紀登奎將首當其衝，鄧小平復出終成泡影，此二人自是主要反對力量。

共黨黨主席（第一書記）與「總理」之間，究竟那一種職務權力大，就「制度」而言，似是黨方頭目權力，但有時亦因人而異。以蘇俄而言，史達林生前是總書記兼總理，史魔死後，馬倫可夫全部接替其職務，但不久，即將總書記職務讓與赫魯曉夫、改第一書記，是爲共黨集團有第一書記之始。

馬倫可夫將黨書記職務讓給赫魯曉夫，可知當時在馬倫可夫心目中，自以總理一職較爲重要。及馬倫可夫垮台，由第三第一副總理（按俄共政權有四個第一副總理，只能按其排名定上下）布爾加寧繼任，赫魯曉夫仍任第一書記。

此時赫魯曉夫權勢已駕布爾加寧之上，但仍不能完全指揮布爾加寧，不能全部掌握俄共政權，終於赫魯曉夫又以反黨罪名擠走布爾加寧，自兼總理。到了布列日涅夫領導政治局委員推翻赫魯曉夫，繼任第一書記，以柯西金爲總理，此後俄共大權全操於布列日涅夫之手，布、柯兩人關係，頗似毛與周。

由於共產黨沒有根本制度，一切均以人爲轉移，黨的主席與政權「總理」究竟誰掌握大權，便視人而定。

在毛周分任黨政頭目時，自是毛大於周，毛如在文革前斃命，由劉少奇繼任主席，劉未必便能控制周，同樣情況，今日華國鋒任共帮黨主席，如果鄧小平任「總理」，大權必然落於國務院，其情況比劉、周合夥更差，華國鋒所以不願讓出「總理」，鄧小平所以一直出不來，重點在此。

但華國鋒既任共帮主席，勢難長期兼任「總理」，事實上「國務院」工作也由幾名「副總理」分別負責，可以看出的是李先念、紀登奎、陳永貴均負一部份責任。華國鋒挑選繼任「總理」人選，也必然以這三人優先考慮。

陳永貴識字不多，自不能勝任「總理」，下餘兩人，論聲望、經驗都以李先念強，但華國鋒是否放心將第二把交椅讓李先念坐上，而李先念隨周恩來二十多年，也習於周恩來的「縮頭哲學」，對任何事決不強出頭，更不願坐上有電的第二把交椅。所以李先念有資格任「總理」，但李先念不肯作，華國鋒也未必放心讓他作，繼任的希望自然不大。剩下只有紀登奎一人了。



紀登奎

紀登奎與華國鋒情況完全相同，華國鋒任湖南湘潭地委書記時，紀登奎則任洛陽地委第一書記，以後兩人均由地委第一書記升省委候補書記，省委書記、同時受知於毛江，坐直升機升到北平爲政治局委員、「副總理」。紀登奎官運稍差於華國鋒的是未當過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到今日還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未當過「部長」（華國鋒所兼任之「公安部」長最近始讓與趙蒼壁），但「四屆人代」閉幕後，「國務院」十二名副總理，紀登奎排名第五，華國鋒排名第六，華國鋒所以能竄過諸人而在周死後代理「總理」，其中當另有因素。但在華國鋒坐上第一把交椅之後，環顧羣酋，有資格當「總理」，又能使華國鋒放心的，只有紀登奎一人。

最近紀活動頻繁，公然代表共帮向美國提出「建交」條件，雖然是代表華國鋒發言，但也可以看出紀的行情上漲，已凌駕李先念之上，華若不兼任總理，自然會落到紀登奎肩上，所以對於日本方面傳出紀將繼華國鋒任「總理」事，雖是謠言，此一謠言似比較合理，至能實現，要看將來演變而定，目前就是華國鋒也拿不準。

其次說到汪東興任共帮副主席事，也頗合情理，汪東興最近也頗爲活躍，至其實際權力，更超出一般政治局委員，但在黨內，汪東興地位一直爬不起來，當與其所負任務有關，因爲汪東興所担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警衛總團第一政委，都是二級工作，汪東興要想向上爬，只有當黨的副主席，在另一方面，華國鋒若想在汪東興手中奪回特務權，也只有提升汪東興，汪東興一升了副主席，勢必要放棄原來職務。史達林死後，馬倫可夫任總理，貝利亞升了「第一第一副總理」（當時共四個第一副總理，貝利亞排名又第一），原來担任的公安部長由共副手阿巴庫莫夫繼任，到了貝利亞在會議時被一羣頭目合力打死，阿巴庫莫夫也以叛國罪槍決。

華國鋒大概想以馬倫可夫爲師，剪掉汪東興，先升其爲副主席。

汪東興

另一個謠傳升副主席的是陳錫聯，可能性也甚大，因爲在共軍頭目中，實力，聲望足與許世友、韋國清對抗的只有陳錫聯，三人均是政治局委員，陳錫聯兼任「國務院」副總理，許世友兼任國防部副部長。許的地位似低於陳，但許世友天高皇帝遠，毛澤東拿他們無可如何，不必說華國鋒了。華國鋒要壓抑許世友、韋國清，最直接辦法是提高陳錫聯地位。



陳錫聯

鄧小平將來究竟如何，海外擁鄧派一口咬定鄧小平遲早必出掌握大權，如此則可執行周恩來的政策，造成「天下大治」，周恩來有無政策？周恩來政策能否是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走向大治，暫且不談，此處只談鄧小平復出的問題。

照華國鋒目前的布置，鄧小平非出的可能往愈來愈小，華國鋒對鄧小平自有其整套辦法，對鄧小平復出的問題，推給毛澤東，認爲鄧小平免職是毛澤東的建議，經政治局通過，非個人所能改變，必須開「三中全會」或「十一全大會」，而這種會議在目前召開均非時機，就這樣拖下來，鄧小平自己也無可奈何。另一方面，華國鋒又大量起用鄧小平的舊部，如公安部長趙蒼壁便是，這樣便拆散了鄧小平的核心，許多頭目想擁鄧小平復出，也無非是爲自己打算，現在鄧小平雖未出，許多幹部却升了，這批人對鄧小平已沒有可以利用之處，希望自鄧小平身上能得到的，而今已自華國鋒身上得到，又何必要鄧小平出來，這是華國鋒的高明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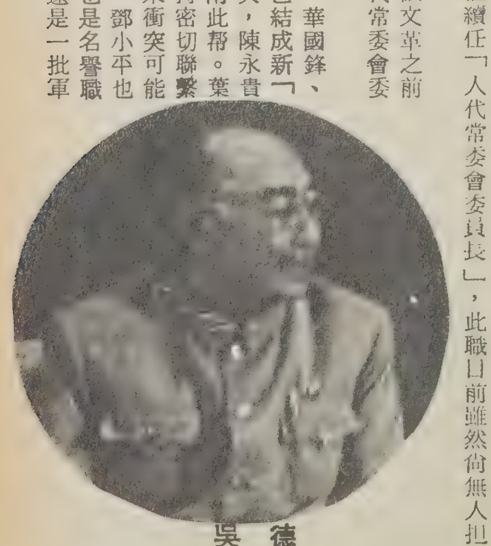
共帮另一値得注意人物是吳德，論到資格，吳德比華國鋒、紀登奎都老，目前吳德地位不如華國鋒，與紀登奎却不相上下，他既是政治局委員、「人代常委會副委員長」，是共帮「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即市長），是一個有權有勢人物。

毛澤東死後，一般人都注意鄧小平復出問題，吳德却首先對鄧小平提出攻擊，爲共帮大頭中唯一公開攻擊鄧小平的人，也被公認爲鄧小平復出的最大阻力。

以前曾謠言吳德將繼續任「人代常委會委員長」，此職目前雖然尚無人担任，但當由吳德負責。

吳德此時職務頗類似文革之前的彭眞，將來繼任「人代常委會委員長」。

就共帮中央情況看，華國鋒、紀登奎、汪東興、吳德已結成新「四人帮」，控制共帮中央，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均依附此帮。葉劍英、李先念亦與之保持密切聯繫，現階段尚無衝突，將來衝突可能性也不大，因葉李均老，鄧小平也屬於老人，即使復出，也是名譽職了，眞正威脅華政權的還是一批軍事頭目。



吳德

北平廣州兩股勢力消長

大陸客

華國鋒奪權後，儘管全力搞經濟，希圖以發展經濟確保權位，結果問題無法解決，北平集團的處境，正在風雨飄搖中。相反，南方的許章集團，打着反毛旗號，積極擴張勢力，自聶鳳智出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廣州力量已擁有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最近，許章二人索性不參與華帮在平召開的工業學大慶閉幕會議，顯示南北已走向分裂，大陸的大亂也將要來臨。

華國鋒打垮四人帮，爲鞏固其權力，先着手謀求經濟的復甦，使一切工農業生產得能在一定的計劃控制之下有秩序地進行。正如華本月九日在第二階段「全國工業學大慶會上」上說：「這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所謂政治問題，應有兩方面的意義。華國鋒會自當前國際形勢強調此一問題「政治性質」之「尖銳」，其所以「尖銳」，乃在於「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戰爭，我們一定要準備打仗」。

經濟奪權顯已破產

華國鋒所未曾道出的，是經濟能否復甦，更嚴重影响到其對內統治的穩固。目前情勢顯示，如果華國鋒政權不能在短期內採取具體有效的措施，提高工資，改善生活，八億大陸人民——特別是工農生產者，將必因長期對中共統治的不滿與絕望起而行動，使其目前所全力維護的政權結構與社會秩序，有全面崩潰的危險。

然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進而實現所謂「四個現代化」又談何容易？中共一向以政治手段試圖解決經濟問題，此由「全國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兩次會議之以「揭批四人帮」爲綱，強調「抓綱治國」可以見之。事實上，華國鋒之必須「肅清四人帮流毒」，乃處於騎虎難下的形勢。此項整肅行動株連愈廣，大陸各地動亂的局面即愈難收拾。但基本上華國又全無改變其政策及路綫的可能。此不僅由於「四人帮」結怨太深，而翻案成風，絕非出身於四人帮的華國鋒所能遏制；而且，以經濟手段解決經濟問題，華國鋒既無此勇氣，亦缺少必要的條件。此爲華國鋒今日所面臨的首一解不開的死結。

人事調動・新老兩派

華國鋒奪權，至今已有七個月，却迄今無法在權力再分配的均勢基礎上，建立堪稱穩定的領導權威。中共「國務院」近期又有大幅度改組。包括「冶金工業」、「第一、二、四機械工業」、「煤炭工業」、「公安」「鐵道」、「教育」、「文化」、「衛生」等部在內的十一個單位的主要人事均有變動。變動的人事，雖有一部份屬於華國鋒派系，但也有一部份是牛鬼蛇神。特別是新任命爲「公安部」部長的趙蒼璧，以其與鄧小平歷史關係的深厚，對於汪東興、紀登奎、吳德、甚而華國鋒本人，均將構成莫大的威脅。應該說，華國鋒爲換取黨內對其「主席」地位的支持，對老幹部與地方軍人已採讓步態度。這種政治上分贓再分贓的交易，並無助於權力均勢的建立，更無益於其個人領導權的鞏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國務院」十個以上部會的改組，竟不取得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提名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過，「中共迄今無召開三中全會或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及人大會議的迹象）這說明「國務院」總理人選猶未定案，各派系幕後鬥爭正劇烈進行中，華國鋒不過藉退却讓步暫保其形式上「第一把手」的位置而已。

捍衛毛旗・華許暗鬥

「五一勞動節」這天，中共的兩報一刊均刊登了華國鋒的一篇重要文章，題爲：「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把革命進行到底——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這是華國鋒在去年「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發表講話以來另一篇政策性的文章，特別值得注意。

這篇長達一萬四千餘字的文章，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肯定毛澤東在中共的歷史地位，並肯定「毛思想」，尤其是肯定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在這一點上，文中特別批判了劉少奇和陳伯達，指他



韋國清（左）與鄧小平

們在「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宣傳資產階級已經被消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已經解決。他們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就是反對繼續革命。」就就顯示華國鋒新當權派在政治路綫上是接受毛澤東的「繼續革命論」，和以此理論為基礎而制定的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的「基本路綫



「南京軍區」時期的許世友

」。自去年九月毛澤東死亡，繼之於十月間「四人帮」被捕以來，中共內部一直醞釀着對「文革」的全面否定以及對毛澤東的歷史功過，把已經顚倒了的是非再顚倒過來；據美聯社報導，最近福建及浙江等省，亦出現了「攻擊毛主席的政治謠言和反動聲明」；廣西容縣中共幹部，也曾開會討論過「應否清算毛澤東」的問題。

華國鋒對於這種情勢，並非毫無所知，他何以仍然要高喊「我們一定要永遠高舉和堅決捍衛毛主席的旗幟，使我們的革命事業繼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勝利前進」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要是否定了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了歷半個世政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歷史，否定『中國革命』，不就等於承認國民黨罵我們是匪了嗎？」所以「一定要肯定毛主席，肯定毛澤東思想，肯定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和他所制定的黨的路綫和方針、政策」。（葉劍英今年二月在「中央」專案會議上的講話。）

就華國鋒個人而言，他自稱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並有「你辦事，我放心」為「憑」，假如否定毛澤東，豈不就等於否定了他的「接班人」的地位？所以無論就中共的「黨」及華國鋒個人的政治地位而言，都不能不「堅決捍衛毛主席的旗幟」。

但是，華國鋒「捍衛」得了嗎？顯然是一個大大的疑問。

要「捍衛毛主席的旗幟」，無可避免地就要與那些反對毛澤東的思想、路綫及其作風的各種勢力發生衝突，這些勢力不僅包括來自鄧小平的支持者，還有劉少奇、彭德懷、賀龍及林彪等人的黨羽及其舊部；只要時機成熟，他們久藏內心的鞭毛願望，就有爆發為狂風巨浪的可能。

南北分裂・大治破產

最近有明顯迹象，顯示大陸已出現南北的分裂。「五一」集會，全部「政治局委員」盡皆出席，獨缺許世友及韋國清。同時，許韋也不出席最近在平召開的全國工業學大慶閉幕會議。

聶鳳智代丁盛出為「南京軍區司令員」、「廣州」的力量已將近掩有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其與「二野」勢力在「中央」的膨脹，正形成一相應的對比。就歷史淵源來看，今日中共內部的權力爭奪，亦絕非單純以鄧小平之是否復出為中心。如人們所知，許世友、韋國清、譚震林、粟裕等，皆當年「三野」中堅人物，而聶鳳智與「許譚兵團」關係極為密切，倘此「三野」的力量與林彪事件後被壓抑的「四野」殘餘相結合，應非葉劍英、鄧小平、陳錫聯等所能完全控制。最近華國鋒在處理「四人帮」問題上，在繼續肯定或否定毛澤東思想與路綫問題上，此南北兩大勢力——中央與地方之間，均存有重大的歧見與矛盾。華國鋒一方面以中央的若干職位換取鄧系「二野」的支持，一方面又不得不對廣州「三野」的許世友盡力安撫而縱其坐大，似此，又豈是「由大亂走向大治」的道路？



譚震林

美國將再出賣中華民國

丁中江

尼基與毛周私訂的「上海公報」，是不經美參院三分二參議員通過，因此根本不具有美憲法所規定的約束力。同時這是一份怪誕文件，雙方都自說自話，互相矛盾、立場對立。加之尼基下台，毛周已死，實際上等於廢紙一張，可是，目前卡達與萬斯正繼續尼基政策，拉攏中共，重申要依「上海公報」進行美毛關係正常化。顯然，美國正藉此逐步出賣中華民國。

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製造了美毛勾搭的震動世人事件，當尼克遜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七日在大陸訪問結束時，會和周恩來簽署了所謂的「上海公報」，這是一件醜惡的文件，可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上海公報」就不斷的被強調，而「美毛關係正常化」也像一個幽靈，不斷的出現。困擾國府和傷害國府。從一九七二年以來，由於水門醜聞案導致尼克遜辭職，接着是越南陷入共黨手中，再接着是美國大選，和這同時是中國大陸爆發了天翻地覆的巨變，這一切情況讓美毛關係進一步發展受到了極大的影響，一再使關係正常化擱置了下來，可是美毛勾搭時唯一因素沒有改變，這就美國的聯共制蘇，和中共的聯美抗蘇，相互利用的這個背景依然存在，所以美毛之間仍然暗中醞釀所謂的關係正常化。

「上海公報」是尼基的私約

美毛所謂關係正常化是根據尼周發表的「上海公報」，這個文件一直被尼克遜和福特提起，把這個文件作爲美國對中共外交政策的基礎，去年美國大選期間，卡達在競選時一直沒有提到「上海公報」，他給世人一個印象，就是他的外交政策將不會受共和黨政府的約束，事實上「上海公報」根本沒有法律效力，尼克遜和福特以及基辛格把它當作一種承諾，完全是故意犯錯，因爲「上海公報」根本不具有美國憲法，美國和外國政府所簽訂的條約，必須經參議院出席參議員三分之二的贊成通過才具備法律效力，這種協定稱爲正式的條約，在美國來說爲數不多，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手續太過繁複，所以美國也有大多數對外協定是僅由美國總統或國務卿，或是指定的特使所簽訂的「簡單形式的條約」，這種條約屬於行政協定，包括美國和外國政府共同簽訂的聯合公報，共同宣言以及各種換文，這種文件的存在價值，是它有沒有內容，內容是不是一種協議，因爲如果雙方根本對許多問題都沒有共同的看法，一致的看法，那怎麼能算是協議，如果不是協議，雙方又如何能夠互守？

上海公報立場對立相互矛盾

所謂的上海公報是一個怪誕的文件，因爲在發表這個公報時，美國和中共雙方對它們週圍的政治、軍事情勢都各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雙方都自說自話，相互矛盾，立場對立。舉例來說，在這份公報上對世界形勢的看法，美毛雙方就是極端的對立，因爲公報上說，中共聲明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爲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而美國聲明則說：美國將致力於建立公正而穩定的和平。至於這份公報上的中國情勢，雙方立場距離得更遠，在中共方面自稱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而美國只說：「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爲只有一個中國」。中共叫囂說：「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而美國只是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已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從這些內容看來，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互不協議的各自說自話的公報。公報內容矛盾，又談不上法律拘束力，同時也無從實施，因爲在公報中根本就沒有列出實施的具體條欵。尤其值得世人注意的是在這件公報中所提到的三個人，其一是尼克遜，他已成爲美國臭而不可聞的下台總統，其二是毛澤東已經死了，他是否會被鞭屍，不久即可見分曉，其三是周恩來，他也死了，他的地位也還難以評定，這個公報由于沒有法律的拘束力，也沒有共同一致的協議，更沒有具體實施的內容，加上公報中所提的三個主角，垮台和已經死亡，所以實際上完全是一張廢紙。



卡達對華政策突然轉變

卡達在競選期間似乎是有意避免談到「上海公報」，也不對美毛關係正常化作任何的承諾，他似



乎要給大家一個印象，就是他的未來外交政策不受前任共和黨政府的約束，也不承襲共和黨外交政策，同時由於他強調對美國盟友的道德主義，所以使我們在最初一個時期對他寄予崇高的希望。

可是，在卡達當選總統後不久，當他指定萬斯出任美國國務卿以後，就由萬斯宣佈，美國對中共的政策將以「上海公報」作爲基礎，今年三月十七日，卡達在聯合國大會演講中，更進一步表示了對中共的態度，他說：「美國將繼續努力發展與中共的關係。美國承諾在維持亞洲安定的同等戰略利益，並將依上海公報的精神而進行」。萬斯和卡達的這個立場，令我們相當的驚訝，因爲依照美國的習慣，一個新政黨政府組成後，對於前任政府所締結的法律性的條約與協定當然有義務要遵守，可是對於前任總統個人或是總統所授權國務卿以個人資格所作的聲明或簽署的文件，都可以不把它當作正式的文件，也對新政府沒有法律的拘束力。最顯明的是尼克遜在越南撤退美軍時，曾以美國總統地位給當時的越南總統阮文紹一封信，保證一旦北越共黨違反停戰協定侵畧越南時，美國立就作一切對越南的支援，包括封鎖北越作地氈式的轟炸，這封保證函墨跡未乾，當北越大舉進攻越南後，美國福特總統竟坐視不救，根本不被尼克遜這封保證函所拘束。世人雖然交相指責，可是事實上尼克遜這封保證函幷沒有法律效力，特別對美國國會，而後任總統也有權作自己的選擇，願意讓它繼續有效，也可以任令其作廢。

萬斯和卡達既然重申要依「上海公報」進行美毛關係正常化，就表示美國新政府就這一件事情上是要繼續尼克遜政府的對華政策。

不過，在卡達就任之初來看他的外交活動，他在就職才四十八小時就派副總統孟岱爾到西歐和日本訪問，加強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接着派駐聯合國大使楊格到非洲，派國務卿到中東，然後愼而重之的派萬斯率領一個重要代表團到莫斯科去與蘇聯進行限武談判，這一連串積極的外交活動中，好像是故意的遺漏了中共，雖然卡達在加強美國和它的盟友關係中也遺漏了中華民國，可是美國新政府能夠不像尼克遜福特時代那樣拉攏中共，對國府而言，總算差強人意了。

不過在萬斯莫斯科之行失敗後，美國政府對中共的態度突然有了不尋常的轉變，在萬斯由莫斯科返回華盛後，很快就接見中共駐美連絡辦事處主任黃鎭，作了一次長談，接着一個國會議員代表團乘坐美國總統所派遣的專機前往中國大陸訪問，而卡達臨時把他的兒子撤普卡達也派遣加入這個代表團，並且帶了一封卡達給華國鋒的信。這個行動簡直和尼克遜與福特時代完全一樣。

卡達政府的對華政策和對毛政策，雖然他仍然繼續尼克遜、福特的聯毛制蘇策畧，而繼續與中共勾搭，可是他比較重視如何對台灣地區安全的保障，所以在這一方面比尼克遜、福特時代要好一點，不過因爲美毛要繼續勾搭，所以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應該提高警覺。

中華民國決不容許被出賣

我們認爲美毛關係正常化儘管是呼之欲出，好像不可避免，可是從尼克遜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廿一日訪問大陸，以及廿七日和周恩來發表「上海公報」後，現在已經六年多了，過去六年的任何時期，美毛都可以建交，既然過去六年都沒有實現，可見其間一定有難以解決的困難，因此未來也可以拖六年，甚至十年廿年。

我們要提醒美國的是「上海公報」和中美協防條約的法律地位不能相比，中美協防條約是經過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參議員通過後完成法律的程序，美國立國二百年還沒有撕毀過任何一份美國與它的四十七個盟國簽署的任何條約，而今天，美國和它的四十七個盟國簽署了類似的條約，如果美國今天輕率的撕毀了中美協防條約，而是由一個沒有法律程序爲基礎的「上海公報」所代替，那麼美國和另外四十六個國家之間所簽訂的條約還有什麼價值？美國能以無信立足於世界嗎？

我們更要嚴正聲明，不論美國對華態度如何，當前只有中國問題，沒有台灣問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一切努力都是爲了拯救中國大陸苦難的八億同胞，今天中國大陸八億人民在平時是農奴、是工奴。在戰時是人海、是砲灰。這和生活在台灣地區的人民的幸福、自由、繁榮、安樂的生活完全不能相比，難道舉世的人都蒙了眼睛、掩了耳朵，都是瞎子和聾子，都是白癡，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茫而不知所覺，爲什麼不能把中國大陸人民的苦難和台灣地區中國人民的幸福作一個正確的比較？

我們嚴正的宣告，沒有台灣問題，只有中國問題，中華民國決不容許被出賣！



香港工人的

連續七天有薪假期 市民反應熱烈

港府當局最近公佈一九七七年僱傭修訂法案，規定本港勞工有連續七日有薪年假，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熱烈反應。人們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觀點，和不同的利益，去評論這個關係廣大勞工切身利益的施政措施。正因爲存在着各種「不同」的情況，致產生不同的評語和結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是這種評語和結論，是出於一少撮人的個人利益，抑或是出於大多數人集體利益；是出於促進勞工福利的發展，抑或是出於剝奪勞工權利的保障；是出於有利香港勞工生活的改善，抑或是有助於香港資本家的權益等等。如果人們能拋棄個人成見或個人利益，並眞正從香港整體利益去考慮，不難得到求同存異的結論。

不要過份推崇勞工工會權利

雖然過份強調社會福利制度及盲目推崇勞工工會權利，決不是百分之百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英國目前所處的經濟困境，就是一個現實教訓。但人們不能以英國存在的某些缺點，就否定改善勞工生活的必要性，及否定促進社會福利的重要性。如果以一己利益爲依據，就不顧一切地排除勞工生活及勞工條例的興革，這種觀點，難免帶點自私自利的目的。

迅速反對勞工法例

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每當港府就勞工法例作出照顧勞工的改例時，必然引起一些人士迅速反對。這些人士中，幾乎全部是身爲資本家的議員，代表資本家的商會，及代表個人的資本家等等。他們作爲僱用大量勞工的資本家，至今仍抱着若干過時的佔有勞工利益及佔取勞工血汗，以獲取更多利潤的落伍觀念，然後以「香港與外國不同」，「勞工條例太寬，會減少香港對外輸出的競爭能力」，「香港工資已高，如果工資繼續上漲，會失去海外市場上，等等，作爲他們反對勞工條例修訂的「充分理由」。

我們不否認本港環境的特殊，如果將不適合於本港的政策，硬性規定在香港施行，難免會帶來相反的效果。但香港環境的「特殊」，

中共集團

許世友和陳錫聯鬧陣

據有關方面情報消息，駐福州共軍的一名高級頭目，最近在一個場合中透露：爲了鄧小平的復出問題，中共「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曾在二月中旬的共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爭吵。

情報單位引述這名中共頭目的話說，許世友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華國清曾在這次會議中主張鄧小平復出担任「總理」，但遭陳錫聯反對，理由是：『要注意毛澤東生前的威信，去年對鄧小平的處理雖說過份一點，但鄧小平畢竟犯了一定程度的錯誤，要讓他工作也要有一個表現過程。』許世友則譏諷說：『鄧小平是不是受四人帮的陷害？他的錯誤是不是四人帮強加的，要維護毛澤東生前的威望，你爲甚麼也參加反對江青？』許世友並指陳錫聯在鄧小平反「四人帮」時，還在扮花臉。陳反唇相譏，指許捧鄧小平是想自己撈一把，許也不甘示弱說：『我撈不撈關你屁事，總不能讓你一個人撈，別以爲你有一班人，大不了南北幹一幹看。』

早先的報導曾傳說、共黨頭目于二月間曾在北平開會，但中共迄未公開會議內容，顯然這次會議是不歡而散。

情報單位引述消息來源的話說：在許陳爭吵的時候，葉劍英曾以「要注意團結，顧全大局」，勸說二人停止爭論。但是，華國鋒在旁却不敢吭氣，最後只好說「鄧小平同志的問題，下次再討論。」

據透露這項消息的共軍頭目認爲，華國鋒是站在陳錫聯的一邊，因此，這次會議之後，中共南北頭目的分裂情況日益明顯。

情報來源又說，廣州永漢北路于四月十七日曾出現「廣州醫學院醫療系」貼出的一張大字報，指鄧小平復出的障碍是新四人帮（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不願放棄已取得的中央權力」，特別華葉二人，是不願意鄧小平復職的，害怕鄧小平的威望掩蓋過他們。所以鄧小平復出祗聞樓梯響，重要關鍵是權位分贓不勻。從許陳的罵戰中，可見中共賊團的權位鬥爭，正方興未艾。

鞭打毛屍暗潮洶湧

中共鞭打毛屍的鬥爭，在大陸各地暗潮洶湧。

據倫敦「金融時報」刊出一篇中共問題專家麥道高的文章分析：

每一個中國人都明白，所謂「四人帮」，其實就是「五人帮」，從毛澤東未曾公開反對過江青「四人帮」這一點來看，他應該是該帮的五個成員之一。

麥道高認爲，北平的新當權竭力在使毛不被牽連在「四人帮」內，但却怎麼也

決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性和時間性的。勞工條例的修訂，以進一步保障勞工福利，是人民資本主義一種進步的體現。在民生主義的自由地區，勞資關係應該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條件的協作。這種協作，是互利互愛，而不是互鬥互爭。階級仇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只有造成民主國家社會混亂，政治動亂和經濟衰退。一味強調階級革命，決不是有利社會的安定繁榮。

福利促進

徐達文

不要介入任何外來勢力

至於勞資矛盾存在，是長期性的問題。要調和這種矛盾，就不能依靠共產革命，及暴力鬥爭。因為因這而產生一個新的對立社會和對立政權，既無法徹底解決這種矛盾，也斷送了勞工福利的改進。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透過勞工法例，以最大限度保障勞工利益，是完全必要的；並藉此逐步消除勞資矛盾，也是完全應該的。我們承認，因為香港的環境特殊，故不應有任何政治因素的介入及外來勢力的干擾。香港的勞資關係畢竟是較為融洽的，也不會如某些國策出現的激烈場面。這是香港社會安定及工業成長的重要助力之一。

但這種「環境特殊」，不能將之作為排除勞工改革的理由。有些人總是以這個「理由」，或那點「會削弱原來已嫌不足的生產力」及「增加香港產品的成本」的「藉口」，就振振有詞地全盤否定勞工生活的改進。但香港工商業的好景及香港貨競爭力的提高，決不是單以香港勞工喪失他們應得的福利及應有的保障去換取的。

值得歡迎的福利政策

我們認為，香港政府對本港勞工福利的促進，決不應將之一概評擊為「打擊工業的措施」，而是港府關心勞工生活的表現，也是港府將香港帶上一個配合世界工業趨勢的開端。故站在絕大多數市民的立場，港府這一施政意向，是值得歡迎的。而佔香港市民絕大多數的勞工階級，正是香港社會安定的支持，及香港經濟成長的動力。

當然，香港政府對工人七天有薪年假的規定，採取較具彈性措施，使勞方有選擇機會，也使資方有準備機會，然後由勞資雙方自行協議。這些只是執行時的細節問題，實不應影響這條法例的原則問題。

總的來說，港府公佈工人可享七天有薪年假的法案，肯定會促進工人的福利及保障工人的權益，使勞工大眾能分享到社會的繁榮及經濟的進步，這應該是值得我們歡迎的福利政策。

狗咬狗骨

秦明

掩飾不了毛澤東的這個「五人幫」成員之一的身份。也隱飾不了中國大陸人民在「四人幫」事件發生後同時也興起的抨擊毛澤東的這個事實。他舉例說：中共浙江的報紙在四月間就有批毛的文字出現，甚至「人民日報」也早在三月間就公開提及秦始皇殘暴地剝削與壓迫人民的歷史論斷。人所盡知的是：在一九七四年毛親自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秦始皇是無數次被高度肯定，而且是用以象徵毛澤東的。

麥道高認為，在中國人眼裏，批毛一事，今天並不感到驚訝！這就是說，在中國大陸人民看來，批判毛澤東——鞭毛的屍——是理所當然的，不批毛澤東才是不合情理的。

「金融時報」的這篇專題報導，指出的確是一些事實。那就是說：它既揭露了毛澤東與「四人幫」那層密不可分的關係，也同時揭露了華國鋒新當權派一伙的擁毛姿態是大有內幕，和在政治上是別具心腸的。主要它還指出：中國大陸人民一般不以「粉碎『四人幫』」為滿足，而要進一步清算毛澤東，徹底地揭露毛一生的滔天罪行。

華國鋒一伙以粉碎「四人幫」，擁護毛的障眼法來奪取權力一事，近來不僅在中國大陸內，就是在國際上，也越來越受到各種形式的挑戰。如日本的社會黨代表團，上週間在北平訪問時，就曾正式向李先念提到與此有關的問題，他們問李先念，為甚麼毛澤東在去年九月病死以前沒有處置「四人幫」？李先念答稱：毛在一九七四年指責過「四人幫」後便疾病纏身，因而無法處理他們。

李先念的這種說法，顯然不能令人置信，如死前一刻的把鄧小平清除出權力地位的這件事，都是毛親力親為的大事，既然有能力在疾病纏身之際，連一個歷史上的小人物如宋江者的批判都不放過，都要處理，如何能說對「四人幫」這件眼前的大事，便無法處理？可見，說不能處理，其實只是毛根本沒有絲毫要粉碎「四人幫」的念頭，只有一片為「四人幫」奪權爭權的「苦心」。

如今共黨賊團喊出徹底清算和「四人幫」有關連的人和事，顯示鞭打毛屍的鬥爭，正在暗潮洶湧。

有所家談集

中共政權下的潘金蓮與西門慶

尼洛

陳若曦的「査戶口」的故事，和「晶晶的生日」一樣，發生在文老師住的那個學校的教職員的宿舍裏，這個故事中的重要人物，是一個叫彭玉蓮的女人，是一個被左隣右舍稱爲「潘金蓮」的女人。

因爲有「水滸傳」、「金瓶梅」這兩本書，因爲有「武松殺嫂」這一齣戲，潘金蓮這樣的女人，在我們的腦子裏一直很鮮活，那是登徒子們要攀折的一株紅杏，她滿身花枝搖曳得使人意馬心猿。

看「金瓶梅」裏對潘金蓮的描寫：

「這婦人，每日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一徑把那一對小金蓮，做露出來，勾引的這一夥人，日逐在門前，彈胡博詞扠兒難，口裏油似滑言語，無般不說出來。」

看陳若曦描寫的彭玉蓮：

「早晚上下班時，偶然撞見她，她總是熱情地裂咀一笑，露出一口雪白齊整的牙齒，水汪汪的眼睛滴溜送過來，叫人不由得跟着她的眼波打轉，顧盼之間，似有種種風情，男人瞧着，覺得撲朔迷離……」

一個女人「偷漢子」，要有她相當的條件的，西門慶第一次看到潘金蓮：

「却不想是個美貌妖嬈的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翎的鬢兒，翠彎彎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輕裊裊花朵身兒，玉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濃濃白面臍肚兒，窄多多尖翹腳兒……」

陳若曦筆下的彭玉蓮是這樣的：

「個子生得很矮小，不過她善於保養，注重穿著，身材總顯得很勻稱，特別是胸部，高低起伏，曲綫突出，越發引人注目，她的頭髮一向找鼓樓的一家大理髮店修剪吹風，一樣的短髮齊耳，但她的總是蓬鬆有致，顯得與衆不同，女孩子們都管那叫海派頭。」

宿舍裏的婦女羣衆，對彭玉蓮是不滿的：

「男人在下面勞動，她這裏放胆偷漢子！將來怎帶好自己的女兒？我每瞧她那妖怪打扮就作嘔」

潘金蓮偷漢子，重要的原因，是不如意的婚姻，是武大郎的猥瑣，是個三寸丁穀樹皮，潘金蓮嫌他：「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他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己誇獎，他烏鴉怎配鸞鳳對，奴眞金子埋在土裏，他是塊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著我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奈何隨他怎樣，倒底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塊金磚，怎比泥土基。」

彭玉蓮的丈夫冷子宣呢？陳若曦也給我們以下這一段的描寫：

「他們夫婦給我一種不相稱的感覺，首先，兩人的年紀好像差了一大把，彭玉蓮雖然跨進了中年，但神情、打扮總像抓着青春的時光不放，不像丈夫暮氣沉沉，冷子宣據說五十歲還不到，頭髮已半白了，兩穴光禿禿的，前額寬得像平原，一臉的皺紋不亞於剛犁過的田畦，他尤其近視得厲害，雖然架了近視眼鏡，注視事物時，還得套拉了頭，弄得弔背哈腰的，同他太太相反，他臉上難得見到笑容，沉默寡言的，同我們這些隣居都不打招呼，看他這一臉呆滯失神的表情，我總懷疑他有甚麼解不開的結扣在心頭。」

如果潘金蓮不遇上西門大官人，可能就沒有那檔子事了，西門慶原是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肯定的說：這西門慶是個「土豪劣紳」，大凡水性楊花的女人，碰到了土豪劣紳的性格，就沒有不出事的，由此，我們來看一看陳若曦筆下的西門大官人吧：

「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清」運動時，冷子宣隨工作隊到射陽縣「三同」——與公社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他系裏的黨委書記馬遂便藉口關懷教工家屬，來接近彭玉蓮，不時問寒問暖地獻殷勤。這馬遂生的小白臉一張，兩片咀又能說善道，彭玉蓮禁不住引誘，他被他搞上手了。

「那時，隣居全都看在眼裏，但馬遂是黨支書呀，誰敢哼一聲？起先還是乘空來幽會，斯纏一回兒也就走，后來便明目張胆了，有時馬太太出差，馬遂乾脆夜夜宿在冷家。

這事不但我們宿舍區裏家喻戶曉，連馬太太都風聞了，却裝聾作啞。羣衆雖然氣憤，到底不忍心透露給冷子宣。」

——這個現代的西門大官人馬遂，比清河縣的那個西門慶要「勇敢」得多了，西門慶勾搭潘金蓮，還透過隔壁的王婆，使金使銀的陪小心，王婆才跟他設計，勾上了手，也只是「蜻蜓點水」的王婆家斯纏，那敢明目張胆的踏進武大郎家門？而且街坊比宿舍，全是兩碼子事，這馬遂不是「有恃無恐」，就是「色胆包天」。

清河縣還有個鄆哥兒，幫助武大，而這個宿舍裏的左隣右舍，却沒有一個人能「忍心透露給冷子宣」，看樣子這個黨支書馬遂，比僅僅能在衙門裏「把攬說事」的西門慶，要威風得多了。

陳若曦在「查戶口」裏，給我們顯示些甚麼？「潘金蓮」？是的，她用了太多的筆墨，把彭玉蓮

寫成潘金蓮的樣子，寫成一個騷在外表上，又騷在骨子裏的女人，彭玉蓮長得並不美，美的是她勾人魂魄的眼睛，美的是她裝點得高聳的胸部，其他的都是刻意的打扮了，她在那個除了深灰、就是老藍的世界裏，把自己裝點得像個珍珠滾動着的那麼光燦奪目，這目的就是勾搭男人。

她喜歡吃，一付極其貪婪的樣子，花三塊半錢買魚市裏的鷄來吃，「我的原則是買得到就吃，存到肚子裏保險。」她又極其粗野，張口就是「他媽的」三字經，她偷漢子，因爲冷子宣一年到頭的在外面勞動。

這樣的女人，一點都不可愛，陳若曦爲甚麼寫她？只因爲她是個「潘金蓮」？是那個社會下的「潘金蓮」，顯得更有趣些？由這個「潘金蓮」，陳若曦給我們扯出「西門慶」來，這個人叫馬遂，是冷子宣系裏的黨支部書記，因此，文章就顯得有趣味起來，陳若曦把馬遂寫得全像西門慶的樣子，看「金瓶梅」中對西門慶的描寫，就可以想像到馬遂的面貌了，西門慶是：

「生得十分博浪，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兒，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橋鞋兒，清水布襪兒，腿上勒着兩扇玄色挑絲護膝兒，手裏搖著洒金川扇兒，越顯出張生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風風流流、從簾子下丟與奴個眼色兒。」

儘管這現代的「潘金蓮」與「西門慶」的故事，也十分香艷，陳若曦似也無意僅僅介紹這個香艷的故事，就爲滿足，她介紹了現代的西門大官人馬遂那種旁若無人，胆大妄爲的樣子，即使是眞正的西門慶復生，亦會自感瞠乎其後、自嘆弗如了。

馬遂之所以敢作非爲，因爲他黨支書的權勢身份，那是西門慶所沒有的，因爲他的那個黨，從上到下都認爲這是「莫須有」的事情，也更助長了馬遂的氣燄，請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員正在狗咬狗，多少橫行一時的頭頭，都被拉下馬：「那一陣子，批判馬遂的大字報滿天飛，從校門口一直貼到食堂裏，觀眾絡繹不絕，冷子宣直到那時候才知道老婆的醜事，據說才幾天功夫頭髮就白了一半，走路都蹣跚了，好像老了十年都不止，好長一段時間，他對誰都不講話，像個白癡，有些人還替他捏一把汗，怕他尋短見呢。」

而馬遂呢？省裏說：這不屬於強奸，屬於生活作風問題，那就加強教育吧，由此，我們可以想像到共產黨的咀臉，那可是都是些西門大官人的咀臉？那個政權，那可是從西門大官人思想所出發的政權？因爲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會說：「左不過生活腐化而已，頂多寫張檢討罷了。」

甚至陳若曦也無意去寫這個政權的，因爲它好陰沉、好灰暗、好無趣、好寡廉鮮恥，寫來無趣；因此，我們不得不聯想起那個可憐人冷子宣來——那個現代的武大，冷子宣是個甚麼人？是讀書人，是個不識時務的人，「鳴放」時期，他以讀書人的尊嚴，鳴了，放了，弄成右派，被弄去「同吃、同住、同勞動」，他不服氣，他把他心裏的氣，發洩在筆墨間，他填了「沁園春」，他詠「雪」，因此，弄個「文字獄」，把自己弄成「老運動員」，只要有政治運動，他都是個試刀的傢伙，也可能就是共黨說的「反面教員」吧！甚麼叫「反面教員」呢？那就是在思想上、人格上加以凌遲之刑的變相說法。

冷子宣在外面勞動，彭玉蓮就花枝搖曳的在家裏偷人，偷黨支書馬遂，左隣右舍噤若寒蟬，沒人敢提出捉奸，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才被揭開來，可是，彭玉蓮的檢討書上，「硬給自己鳴寃叫屈，說甚麼跟馬遂來往是爲了找機會給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呀，發生關係是不得已的呀，甚麼怕聲張開對丈夫不利呀……」。

彭玉蓮的這種說法，左隣右舍都持一種嘲笑的說法，因爲大家都肯定她是個「招蜂引蝶」的尤物了，是個肯定的「潘金蓮」了。陳若曦故意閃爍的透露一些，讓讀者們去猜，她以冷家的相安無事讓讀者納悶，我們會懷疑彭玉蓮檢討書上說的是眞的嗎？

冷子宣又去走「五七道路」去了，彭玉蓮又開始偷漢子，上一次，大家都知道是馬遂，是黨支書，只敢在背後罵罵，就是馬遂大搖大擺的踏進冷家的門，也沒有誰敢在牙齒縫間迸出一個「不」字，這一次，那個人總是偷偷摸摸的，誰也沒有看清楚他的臉，甚至有人猜那是南京鐘錶廠的工人，因此，大家的胆子就壯起來，佈下了天羅地網似的，磨拳擦掌的要捉奸。

捉奸雖然沒捉到「雙」，而奸情被捉到了，却是肯定的事實，因此，才有第二次的軒然大波，冷子宣的態度，使大家很失望，那是在中國古老的文化裏所不能容忍的東西，大家罵他不好種，可是，冷子宣開了語文課了，不再去勞動了，從這一點上看，彭玉蓮偷的那個漢子，肯定的該不是南京鐘錶廠的工人，該是有馬遂的系裏的黨支書的身份，該是比黨支書更有身份的身份。

從這裏看，我們曉得，陳若曦不是在爲我們寫潘金蓮與西門慶的香艷的故事，也無意寫那個西門慶的政權，而寫的只是那個悲哀：冷子宣的悲哀，彭玉蓮的悲哀，冷子宣和彭玉蓮夫妻關係的悲哀。

陳若曦很冷酷的把這個悲哀拋給讀者，於是，它就成爲讀者的悲哀了，因爲你不敢同情彭玉蓮偷漢子的事，她有再多的理由，讀者都不能容忍，因爲那是我們的文化裏所不能容忍的東西，因爲你不敢同情冷子宣容忍他老婆偷漢子，他有再多的痛苦，讀者都不予原諒，因爲那也是我們文化裏所不能容忍的東西。

這是多悲哀、多醜惡，又多有現代感的故事，但我寧願相信金瓶梅詞話序中說的：

「……然樂極必悲生，如別離之機將興、憔悴之容必見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驛使，尺素寄魚書所不能無也，患難迫切之中，顛沛流離之傾所不能脫也，陷命於刀劍所不能逃也，陽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於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禍因惡積，福緣善慶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歡離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時者遠則子孫悠久，近則安享終身，逆天時者身名罹喪、禍不旋踵……」

但是，不管怎樣，陳若曦這篇作品的意義是肯定的，她是那麼冷靜的，嚴肅的把我們拋進悲哀，任我們哭泣，任我們在那恥辱中泅泳。

美國準備派遣一代表團，前往南韓，商討有關南韓撤退美軍問題，雖然南韓並不反對美國撤軍，但表示撤軍應在適當的和平安排下，即以南北韓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代替現行的停戰協定，才能進行撤軍。而美國卻希望日本在朝鮮半島方面担任重要角色，並依賴日本以締造南北韓共存。其實，眞正能使朝鮮半島維持現狀，是北韓、中共、蘇聯，並不是日本。

美賴日締

美研究南韓撤軍問題

卡特政府繼倫敦經濟高階層會議之後，正轉移其注意至亞洲事務。國務院十一日宣佈，美國將派遣高階層代表團至韓國，與韓國高級官員磋商從韓國撤退美國地面部隊的問題。

國務院發言人弗雷德里克勃朗說：美國代表團將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喬治勃朗，與國務院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治卿哈比率領。

喬治勃朗與哈比將於五月二十四日抵達漢城，開始與韓國政府官員磋商。繼他們的漢城之行以後，喬治勃朗與哈比將赴東京與日本官員會談。他們非常關心美軍自韓撤退對日本安全的影响。

即將舉行的關於擬議美軍自韓撤退計劃的韓美高階層會議，將是兩國對這個問題的首次重要討論。

在技術上，定於二十四日在漢城舉行的這項會議，將是預定今夏舉行的韓美安全諮商會議的預備會議。

但實際上，這將是韓美雙方將個別提出他們對在美國地面部隊撤退的同時，使朝鮮半島維持現狀的全盤計劃的一項重要會議。

誠如華盛頓所報導的，這項會議「坦率而充分討論」撤軍問題，因此雙方在調整及折衷處理未來在朝鮮半島安全方面的韓美軍事與外交合作等立場的磋商，將具有彈性。

由於美國已宣布將在四、五年內將地面部隊撤離韓國，因此，即將舉行的這項高階層會議所要解決的將是，撤軍應如何及何時進行。

韓國政府並不反對美國撤軍，但表示撤軍應只在已做適當和平安排——包括漢城建議，南北韓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以取代現行的停戰協定——以後進行。

漢城也表示，在美國完成撤軍行動以前，韓國武裝部隊的作戰能力必須加強到足以確保國家安全。

因此，韓國方面自然希望在即將舉行的會議中，瞭解美國地這方面打算採取何種措施。

漢城消息靈通的外交界人士說：韓國與美國終將認眞討論，將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後即由聯合國軍事指揮部掌理的軍事行動權交還給韓國一事。但他們不願揣測。這問題是否將在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勃朗和國務次卿哈比此次訪韓期間提出討論。

軍事行動權歸還韓國的日期，可能視美軍撤退的進展而定。

最近，美國會要求日本扮演積極角色，以締造南北韓共存。美國未來將倚賴日本以造成南北韓共存。從哈比和勃朗將軍結束漢城的訪問後，將轉往東京向日本政府簡報他們的漢城會談的事實，已明白顯示這點。



北韓人代會議員代表團訪日，這是北韓政府人員首次訪日。

美依賴日本造成南北韓共存

與美國撤軍行動直接有關的另一方面是北韓。因此從最近美國與北韓關係的發展，也可瞭解到美國打算達成的整個情況。

幾乎所有政治觀察家都毫不懷疑的認爲，爲改善平壤與華盛頓關係的秘密接觸，在卡達的就職典禮後已開始進行。他們說，由於北韓最近對美國的態度已經軟化，這種秘密接觸的發展可能良好。

有人說，韓國問題一直是與美國與中共間爲改善他們關係而舉行的會談中的一項論題。

漢城政治觀察家說：使東北亞維持現狀的基本因素，仍在於北韓、中共和蘇聯是否眞正有意使南北韓產生如歐洲的東西德關係那樣的關係。

造南北韓共存

陳獨塵

他們指出：由於能與雙方接觸，日本必然能對南北韓扮演像蘇聯在安排東西德共存所扮演的那種角色。但是問題在於南北韓的性質國家目標與東西德的情況完全不同。

他們認爲，尚需一段長時間才能達到南北韓和平共存，因爲美國在他們的越南經歷中沒有學到，他們沒有像認識歐洲人那樣的瞭解亞洲人的教訓。

重視蘇聯實力抗張

根據具有影响力的國際戰畧研究中心指出，西方當前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如何與蘇聯共處；蘇聯用以達成其國際目標的主要手段，是軍事實力。

該中心就地緣政治、新式武器系統、及武器控制展望，作了廣泛的析，認爲蘇聯企圖實現其赤化全球的野心的唯一途徑，是不斷地增強其兵力。

該項報導指出，蘇聯對於提供開發性的援助，一向就是個幌子。在巴黎召開的南北會談，也看不出會有甚麼瞄頭。不但如此，蘇聯的國內福利太多還要依賴其他人——包括美國農人及西方銀行家的帮助。

對蘇聯來說，惟有擴張武力，能帶來實質的政治利益，才是「有意義」的；蘇聯的軍事力量已成爲已追尋政治目標的主要手段。這項報導特別重視幾個特殊的問題地區，其中包括南美洲、非洲衣索匹亞、中東及東南亞。

蘇聯對非洲幾乎沒有提供什麼經濟援助。國際戰畧研究中心的專家們說：蘇聯專注於軍事設施及訓練方面。同樣的，蘇聯在非洲的活動，並不以思想形態的要求爲先決條件。事實上，它對烏干達阿敏的援助，即不難看出其對非洲是以達到擴張的目的爲主。該項報導對於戰畧武器限制會談持懷疑態度。它懷疑這項談判是否確實切合武器控制問題，遵守協議與否之獲得證實，將是困難的事。同時，科技發展的速度，也要比協議的步調來得快。

此外，該報報導也促請注意第三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國家之國產武器工業的驚人成長現象。但它又說，抵制核子擴散的運動，本質上仍然是一項由工業世界——尤其是美國從事的一項活動。

它指出，『這種情勢提高了一項危險，那就是，對許多國家（該報導列舉出以色列、南非、巴基斯坦、伊朗及土耳其等國）來說，即使最起碼的核子力量，也能深具「份量」，它們不是爲了軍事安全的理由，而是以此做爲談判的本錢，迫使美國在非核子方面，特別是現代化傳統武器的供應上讓步。

這項報導懷疑卡達的人權聲明及反對南非政策的立場，是否可能獲得他所渴望的結果。

這份報告指出，去年西歐所出現的新趨勢是，『政治領袖對如何使局面恢復正常，感到不安——這就像是試圖治癒一個連抗生素都無效的病人一樣，換言之：戰後的各種挽救辦法對西方的經濟，一不再發生作用了。』

國際戰畧研究中心認爲，西方外交界的首要任務之一是，設法勸告蘇聯領袖，摒棄其視擴充兵力總是有利的慣有觀點。同時也必須告誡他們，不要總存有在軍事上要超過對方的念頭。

如果布里茲尼夫「和解」政策的目標之一，是使美國接納蘇聯作爲地位平等的國際事務的共同管理者，則蘇聯軍事實力的擴張，却反而使這項目標更形遙遠；因爲蘇聯軍事實力的擴張，只足以激起西方對「和解」的憂慮與懷疑。

限制核子武器

在唐寧街十號英國首相官邸舉行的七國會議中，這幾位領袖，對增加全球對核能的利用，而又不致助長原子武器的擴散及提高核子戰爭的危險的途徑，協議進行一項兩個月的迫切研究。

他們的政府決致力達成他們以前所定的經濟成長的目標，以便對全世界的持久而無通貨膨脹的成長，提供一項基礎。

他們說：「我們決心集體對付未來的挑戰。」

卡達在會議閉幕後，毫無隱瞞的說，核子問題的歧見，是高階層會議的與會者最難於解的問題之一。

問題的癥結，在於卡達不贊成法國出售核子設備與原料給巴基斯坦的計劃，及西德與巴西之間的類似計劃。

據說：施密特及迪斯亭兩人均曾聲明，他們打算繼續進行他們與巴基坦及巴西的合同，而卡達對他們的行動，也視爲一種既成事實，而予以接受。

卡達強調將來需採取聯合行動。他說：「我們希望能確定，當我們輸出這些核子燃料時，這些燃料日後不會被轉變成爆炸物，如何處理這項困難的問題，而又不致侵犯使用這一能源的國家的自治地位，是一項非常困難與敏感的問題。」

公報說，在所宣布的兩個月核子研究之後，將做一項較長期的研究，期間爲一年或一年以上。同時，在階層會議結束後，加拿大外長傑米森宣佈，將就恢復加拿大出售天然鈾給日本事宜，進行談判。

日本希望此項談判在六月中旬之前，獲致有利的結果，並有助于解決其核能燃料短缺，加拿大對這項交易的先決條件，就是需保證鈾將只供商業用途，而且任何利用這一燃料所從事的核子爆炸，將是爲了和平的用途。

南北對峙局面將出現

日本共同社十五日引述北平消息，中共計劃在今年下半年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及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從而鞏固華國鋒主席地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將會選出新總理，並塡補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空缺，有些成員已死亡，有些已被整肅，因此空缺不少，例如，政治局原有二十六人，如今只剩一半，中央委員會成員中，百分之卅被整肅，新總理可能係李先念，但顧慮到李先念曾以年邁爲理由拒絕任總理，則紀登奎亦可能任總理，李先念與汪東興可能出任中共副主席，如果鄧小平能復出，亦可能任中共副主席。

上述消息，在本月初中共「人代會副委員長」譚震林，與「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在分別接見日本地方議會訪問團時，曾透露此一問題，不過沒有明確指出而已。

中共於本年底前，將召開「人代第五屆大會」，以任命「總理」、「副總理」，和其他的「政府官員」。而在「人代會」舉行之前，也要召開中共新「中央全會」，以肅清「四人帮」的殘餘勢力。換言之，中共已準備要在本年底前，召開中共黨組織的「中央全會」及「五屆人代會」，來一次人事上的大變動。建立新的領導班子而使華國鋒的現有地位合法化。

譚震林在透露中共這一動向時，也間接道出了中共內部最近高層人事內訌及互相勾搭的情形。當詢及華在執行政務中有無其他重要帮手時，譚遂即指出了三個人的名字。這也就是所謂「副主席」葉劍英，「副總理」李先念，及「政治局委員」汪東興。照譚這一說法，目前中共高層權力結構，除華外，最重要者，就屬上述三人。他們在華領銜之下，分別擔負軍、政、黨三方面的實際責任。葉以「軍委會副主席」兼「國防部長」的名義，掌管軍事，李以「副總理」名義掌管行政，汪以「政治局委員」，甚或以「副主席」名義掌管黨務，接替先前王洪文所留的空缺。

譚談到「鄧小平同志也是有影響力的一位，最近未來，就可能要給他一個固定職務」。而廖承志在談鄧時，也說解決鄧的地位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這種時間，也就是等待中共「中委會」及「人代會」的召開，準備在全盤調整人事的同時，解決鄧的問題。

不過，目前中共的內鬥，已不是華帮與四人帮之間鬥爭，而是南北方的對峙。北方是以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爲首的文革集團，南方是以許世友、韋國清爲首的地方軍閥官僚集團。日前華帮召開的工業學大慶會議，

中國文字在亞洲的應用

一個日本小孩以日本簡單的字母兩畫即可寫出「KUTSU」，日語爲「鞋子」的意思。

但是，自一九七七年開始，日本人寫字要比從前來得辛苦了。根據日本政府的法令，「鞋子」一詞的適當寫法將是需要寫十二畫的一個複雜漢字。中國文字的表現方式——大多數美國人和歐洲人僅在中國餐館的菜單上才看到漢字——又逐漸在日本抬頭了。

二次大戰後，一般會預測，漢字將如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樣成爲廢字，但迄今，這一預測並沒有成爲事實。

今天，漢字仍然是居住於中國大陸、日本、南北韓、台灣和東南亞部份地區之將近十億人的閱和書寫工具。利用漢字書寫的人數較之北美和歐洲的總人口爲多。

在亞洲廣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區，僅越南一地排除了漢字，越南在法國統治期間，以西方字母取代了漢字。在南韓，它們的語文由漢字和本國字母組成，南韓官方之排除漢字而僅依賴本國字母的努力於一九七二年中止。南韓教育部長官表示：「認識漢字是進一步了解包含中國、日本和韓國在內之中國文化的根本」。預料，現在南韓的高中畢業生可以認識一千八百個漢字。

在日本，二次大戰後之限制使用漢字的趨勢，也有了極大的轉變。

日本的日文諮詢會議建議，日常報章可使用的漢字應增加到一千九百個。自一九四八年實施書寫語文改革以來，日常報章中可使用的漢字爲一千八百五十個。預料，高中畢業生將可認識這所有的一千九百個漢字。

該會議的建議可望生效。它將恢復如「鞋」、「傘」和「湯」等的複雜漢字，這些名詞原可以以日本字母不費什麼工夫寫出的。奇怪的是，日本似乎寧可使用漢字。

東京讀賣新聞在一項有關日本政府這一決定的評論中指出：『日本人認爲，字和符號間的關係是很強烈。』對日本人來說，以字母寫出「鞋子」看起來就是不像一個「眞」的字，以漢字寫出「鞋字」，感覺則相反。

甚至在漢字從學校課本和報章中被排除時，人們仍繼續學習和使用它們。而如日本藥劑上之標籤等的重要通告，也經常使用理論上兒童在小學並未學習到的漢字。

在北韓，學生們在十年級之前僅授以韓國字母，報章中不能使用漢字。不過，所有欲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必須精通中文書法。

基於中國大陸各地的多種方言，北平、廣州、上海和其他重要城市的居民，如果以

中國人崇洋的心理

中國自與西方列強交往以來，學了不少東西，也吃了不少虧。多少年來，在崇洋心理之下，我們不知拋棄了多少中國禮俗。這「洋人的話都是對的」心理，有改變必要。

最近有個洋黑人來台觀光，看不慣黑人牙膏的廣告。他投書台北某英文報紙，發出怒吼，說這種廣告「若在美國出現」，必將引起種族暴動。台北的新聞界，居然當眞，交相指責黑人牙膏商標「不妥」。

黑人牙膏銷行四十年，不想今日可能葬送在一個洋人的口下。當年在上海租界，黑人牙膏也曾高掛廣告。上海的洋人還不神氣嗎？那時都相安無事。不想在七十年代的台灣，這廣告忽然「不妥」。

黑人的特徵不能作廣告嗎？請看美國大城黑人區中的廣告，盡以黑人爲模特兒。這種廣告在美國也未「引起暴動」，何況黑人牙膏是以中國顧客爲對象。中國沒有種族問題，中國人的味口，便是洋黑人可以干涉，而我們要響應的嗎？

洋鬼子的話

洋人公德並不高於中國人

十多年前有個洋留華學生，寫文章批評中國人沒有公德心。一句話引起中國人熱烈響應，自己開始罵自己，沒有一件事值錢。今天我們看看美國——連總統和他的高級幕僚也因貪污而犯罪。「公德心」便高於中國人嗎？大的不談，看看小事。紐約城有些地區滿街垃圾狗糞，行人吐痰小便，無所不爲。一個每年發生幾百宗謀殺案，幾萬件刑案的美國城，表現了更高的「公德心」嗎？這樣的大城，却到處都是。何以中國個人吐一口痰，便表現民族的「落後」？何以美國人一句話，我們便要當眞？

不要把洋人的話當眞

再看政治言論。去年美國人費正淸，柯恩來台，在台灣說美國立卽便會承認中共。謠言放出，這批人回去了，却搞得台灣人心惶惶。一年過去了，美國「承認」了中共嗎？何以「中國通」的話如此可信？何以我們又要去信？

小孩相信大人的話，有兩個原因；第一，小孩自覺沒有大人懂得多。第二，小孩缺乏自信，不敢隨便不贊同大人意見。大人與大人間便不同。因爲成年人有知識，有自信，又有判斷力。今天對「洋人話」，我們應該做大人，而不要作小孩，樣樣將它當眞，事事都要響應。

洋人的話，要以其智慧與眞實來判斷。出自洋人之口的話，却不是永遠正確可信的。（作者爲紐約州立大學敎授，敎洋人法律。）

陶龍生

當年紅星老來洗頭髮

瑪莉白絲·胡茜絲，這位一九四〇年代活躍於電影銀幕的金髮艷星，現在正在加州洛杉磯郊區的瑪琳奈洛美容學校學著洗頭髮，準備向美髮師一行圖謀發展。

她告訴詢問者週刊：「我原本可以找個百萬富翁嫁的，但我却去學做美髮師，因爲我現在並不富有，這麼做可以供養自己的生活。」

瑪莉白絲·胡茜絲自己說：「那種我走到何處無人不識的金色年代已經過去了；但我對以往的錯誤無所抱憾。」

年華老去·門前車馬稀

五十五歲的瑪莉白絲，仍然是金髮碧眼十分迷人，她伴着一位年老的叔叔、七隻狗、十一隻貓咪，住在簡單平實的家中，這和當年絢爛的生活差距是相當大的。

她感慨地說：「我喜愛那些在荷里活當明星日子的每一時刻。」

當年圍繞在她身邊的男士，個個英俊而闊綽。四〇年代紅極一時，事業到達巔峯的希爾頓·伯里曾向她求婚，送來一枚美麗的鑽戒，但瑪莉白絲婉拒了。（圖爲瑪莉白絲試爲顧客做頭髮，右上角是她當年俏模樣）

任性揮霍·三下堂妻

一九三九年，瑪莉白絲從聖路易到荷里活闖天下，和美高梅公司、二十世紀霍士公司相繼地簽下合約，演了約一百七十多部片子。

她承認：「在那時候我不知儲蓄的重要，過着揮霍無度的日子。到後來，事業開始走下坡時，仍然任意地浪費金錢。」

「我犯了許許多多的錯誤，三度結婚，但都是渴望得到安全感而非出自眞愛。然而每一次婚姻都沒有美滿的結果。在一次又一次離婚後，我不但得不到他們給的生活費，有時甚至還得倒貼。」

窮途頓悟·決自食其力

瑪莉白絲回憶說，有一次有人答應替她介紹個工作，週薪五百美元。但在她花了所有的錢開車趕到聖路易時，才發現那人根本是個大騙子。掛著一臉的淚水，瑪莉白絲只獨自開車回到洛杉磯。

在回加州時，當年的紅星瑪莉白絲終於決定學做美髮師自食其力了。

（譯自美國詢問者週刊）

李凱詩譯

史德龍成名的背後力量

尹靜心

「洛奇」主角史德龍有今日成就，除他自己的苦幹硬幹精神，便要歸功他那同艱共苦的賢妻莎莎。當史德龍追求莎莎時，只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在窮途潦倒中，連飯也混不到一碗。他為了認識莎莎，身上還一張電影票的錢都沒有，只好應徵男帶位員。他寫「洛奇」劇本，銀行存欵只有百餘元，但在妻子熱情鼓勵下，終於獲得成功。

成功背後・賢妻內助

遠在本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揭曉之前，去年十二月份出版的花花公子雜誌，就看準了必將出人頭地的史德龍和他主演的片子「洛奇」。該雜誌在「一九七六年的性感明星」一文中，名列第一的，就是史德龍。這位幹勁十足，活力充沛，在電影界默默耕耘的小卒，果然一舉成名了。在頒獎典禮上，他個人雖一無所獲，他撰寫和主演的「洛奇」，却連下三城，得到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與「最佳剪接」等大獎。這部以花費少、演員小與拍片時間短聞名的影片，能脫穎而出，其中有不少辛酸和多少血汗。但很少人知道，在他成功成名的背後，還有一位慧眼識英雄，同艱共苦的賢內助——莎莎。史德龍之有今天，雖然是由於他自己的力爭上游和不屈不撓，莎莎的功勞，尤不可沒。

一文不名・追求莎莎

史德龍兩年前追求莎莎時，只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那時他在窮途潦倒之餘，連飯也混不到一碗。試寫的劇本無人問津，想做演員的夢想不能實現。好容易才在動物園找到一份清潔獸籠的差事。他倒也能隨遇而安，盡心盡力的為那些無法獲得自由的野獸服務。有次，有條獅子不識好歹，抓傷了他的手臂，差一點丟了老命。他覺得這不是他久留之地，想換換口味。這時只有一份飯店洗魚的差事。

當然這也不是他所樂意的，不過一時無所選擇，只得暫且委曲，至少這份工作安全一些，無遭猛獸抓噬之虞。

工作之暇，有天他在街上逛蕩，經過「華特電影院」門口，發現一位美艷動人的金髮女帶位員站在門口，麗質天生，美目流盼，史德龍驚為天人，緊盯不捨。她根本沒有發現有人在看她，佇立須臾，就轉身入內。雖僅驚鴻一瞥，史德龍却有似中魔，如痴如呆。很久才醒悟過來，這時佳人已杳。但他身上連買張電影票的錢都沒有，否卽也可設法入內再睹芳容。



應徵帶位與她接近

離開之後，她的影子始終在腦海顯現，不能忘懷。靈機一動，他立即返回戲院，應徵男帶位員工作。由於他提出的條件簡單，且無任何要求，雖然該戲院當時並不急需人手，仍錄用了他，豈知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進入戲院工作之後，才知道她名莎莎。他自然利用各種機會，設法與她親近。果然誠意動芳心。莎莎對他的遭遇寄予無限同情，鼓勵他繼續向戲劇方面發展，不可因生活而喪了志氣。他倆結婚時，莎莎的存欵均全數交史德龍使用，但為數不多，生活仍極為艱苦。

愛情使他的運氣有了改變，信心也大為恢復。他曾在兩部戲劇中，演上一小角。但他仍念念不忘他要寫一部描述一個失意拳師，重整旗鼓，終獲最後勝利，並在愛情鼓勵之下，繼續奮鬥的故事。

他把這些心事，告訴了他當時已懷身孕的妻子莎莎。她很興奮的說：「這等於是寫你自己的身世，趕快動手，我幫助你！」

熱情鼓舞・思潮泉湧

在妻子如此熱情的鼓勵之下，史德龍情緒高昂，思潮泉湧。他以三天三晚的時間，一氣呵成了這部名震影壇的巨作「洛奇」。他速成的作品，如江河瀉地，天馬行空，氣勢磅礴，不同凡响。使兩位大製片家查托夫和文格拉非大為欣賞，對他的精神更是敬佩不已。

他們都說：「這小伙子在銀行只存一百零六元，還有一位待產的妻子，竟有這種能耐，寫出夠水準的作品。如果能請到畢雷諾士、占士堅或賴恩奧尼路中任何一人担任男主角，劇本至少可以賣卅萬元！」

但史德龍率直拒絕。他說。「除非由我自己演男主角，劇本不賣！」

雖然窮困．意志堅定

聯藝公司也會以相同方式，勸他放棄演男主角的角色，劇本另談價錢。這位人窮志不窮的硬漢，仍是毫不妥協。聯藝公司終於接受了他的條件。於是，這都片子，在經費異常緊縮，演員大多濫竽充數，沒有大牌明星捧門面的情形下，趕拍完成。這時片子雖談不上場面豪華壯麗，劇情却是激勵青年志節，感人至深，上映以後，就引起人們注意，果然威冠羣雄。但能一舉而登峯造極，得到奧斯卡金像獎，則多少出乎史德龍夫婦意料之外。

這位現年才卅一歲的影壇怪傑的成功，的確是一個青年奮鬥自強的借鏡。他的成功之途，可說崎嶇艱險，危難重重。他從小服膺殷憂啓聖的道理。他說：「唯有在艱困中的人，才有力爭上游的勇氣，和破釜沉舟的精神。反之，如果生長在養尊處優的環境之中，就不免會因逸樂而壯志消沉了。我從小就命運乖舛，除了拼命奮鬥，別無去路。」

否極泰來．名利雙收

史德龍兩歲開始，就被輪流寄養，過着流離失所的生活，與父母聚少離多，根本談不上親情和照顧。在學校裏，成績平平，因個性關係，屢遭退學。十七歲，隻身前往瑞士求學。不久，返回美國，進入邁阿密大學主修戲劇。他對那裏的環境似乎缺乏興趣，他在快畢業前離校前往紐約。試寫一些劇本，無人問津，想當演員，苦無進身之路。弄得幾乎生活瀕臨絕境。現在否極泰來，名利豐收。他和妻子莎莎和不到一歲的兒子沙奇，搬進了一所豪華公寓。他可以全力的從事他的戲劇事業了。但願舒服的享受，不會消磨掉他昔日貧窮時的壯志雄心才好。



史德龍與妻子莎莎

摩納哥王妃重返影壇

舒望

嘉麗絲姬莉有一股長久令人懷念的力量。即使她那初長成的女兒，沒有和英王儲邂逅欵談，引出一連串美麗而微妙的揣測，早一輩的影迷，仍然是惦念着她。譬如，一直不斷有人問這位過着神仙般生活的摩納哥王妃，是不是要重回水銀燈下之類的問題，無疑表明大家都忘不了她的風韻。

現在問題獲得了解答，嘉麗絲姬莉悄悄地捲土重來，因到了水銀燈前，甚至還上了電視。

雖然目前還弄不清楚嘉麗絲姬莉如此這般，是偶爾客串解悶，還是重拾舊戲衫的第一步。但她把輕盈步兒移出深宮，就是王妃生活的大突破。

美國政府拍一部名叫「劇場街上的兒童」的紀錄片，情商「和番」在外的嘉麗絲主持，不料竟得到她的慨允相助，於是由她現身銀幕，把一段事情娓娓道來，配合攝影技術，原來不免枯燥的紀錄影片，却變得異常生動，宣傳效果無形中增加了不少。

在電視方面，嘉麗絲姬莉拍完了一部名叫「摩納哥王妃的故事」的影片。在這個共有八十分鐘的節目中，和她當年一起工作的知名影藝界人物如威廉荷頓、詹姆士史都華、亞歷堅尼斯、希區考克、製片家史丹華克拉姆、服裝師艾迪茲海德等，全部上了鏡頭，卡萊葛倫的角色比較吃重，有部分說明是他担任的。姬莉的丈夫雷尼埃王子和嘉露蓮女兒公主，也曾攜手亮相。而其中最過癮的，是女星李葛蘭特，她和姬莉攜手同行，走遍了整個摩納哥王宮。

據說，無論是演電影上電視，嘉麗絲姬莉的魅力絲毫不減當年。歲月經歷，更增長了她的嫻雅端莊。

嘉麗絲姬莉（左）與大衛尼雲太太在康城觀看影展。

大陸農村經濟的凋疲瓦解

錢希川

中國人口的增長率，周恩來曾指出是年增千分之二，根據中共公佈，農業生產一九五二年爲一億五千四百四十萬噸，一九七二年爲二億四千萬噸（這是一個値得懷疑的數字，但即使以此推算，二十年來中共的農業年增加率亦不過千分之二而已，與人口的增加率成正比，剛好抵銷）。即使沒有「四人帮」，沒有「走資派」在搗亂，在「太平」時候，中共也只能勉强維持二十年前的水平，談不到改善人民的生活，現在尖銳的鬥爭，由「中央」到「地方」，都「天下大亂」，農業的減產勢屬必然，中共又如何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經濟搞不上去，大亂就不止息，這是惡性的循環，農村經濟的凋疲破產，註定中共政權覆亡的命運、

華國鋒目前遭遇的難題很多，政治上的反叛，造成經濟上的損害，却是危害中共政權的致命傷；因爲政治鬥爭造成各地經濟生產力的急劇衰退，成爲惡性的連鎖，由此又產生更大的政治反叛事件，使中共領導階層，無法作較大的面的控制，地方上據點的遂漸失去，不但以華國鋒爲首的領導「中央」，有鞭長莫及之感，造成政治上大割據，而且，由於經濟的崩潰，使毛澤東辛苦建立的控制方式，也瀕於全面瓦解的地步。瞭解中國民情及中共制度的人，亦均瞭解，中共賴以控制中國大陸人民的唯一工具——「人民公社」，如果被摧毀，人民的全面反抗，就是指顧間的事，而目前，中共的鬥爭，就已漫及「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體制破壞農村經濟

要明白原因，先要明白「人民公社」的內幕。這是毛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將「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與「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而成的，也是「三面紅旗」的一部份，同年八月，中共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會議」中，作出了「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強迫將人民納入「公社」之中，它的組織體系是：社級有管理委員會、社長、副社長、及財經、民政、武裝、農村、工交、文教等部門。社下轄生產大隊及生產隊，有所謂「三個合一」（即：政社合一、政經合一、勞武合一）、「四化」（即：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管理民主化），在這個制度下，中共將人民置於完全的嚴密控制之中，將一切的勞動置於恐怖統治之下，人民的生活、行動、思想、言語，完全失去自由，而被外國記者稱爲「藍色的螞蟻」。但「三面紅旗」的制度推行伊始，立即受到中共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軍委第一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黃克誠等的猛烈攻擊，被批評爲「左傾冒進主義」，毛爲了堅持惡見，不得不在「廬山會議」（一九五九年八月，「八屆八中全會」）中，提出威脅，如果不整肅彭、黃，他就不惜上井崗山打游擊，彭黃雖被整肅，但「人民公社」的制度，在中共的高級領導階層，已注定了分裂的命運。

農民反對公社

農村「人民公社」實施後，中共全部沒收了農民所有的土地，在「公有制」之下，人民成了標準的農奴，但農民並沒有對中共屈服，而有所謂「吃光」運動，亦即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吃光可以吃的東西，這是表示與中共政權偕亡的作法，二年之內，中共的經濟大衰退，儘管中共對外宣稱是「天災」，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人禍，一九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震驚世界，就是實例；這是中國大陸農民，在基層上反對「人民公社」之始。

中共中央爲了緩和農民的全面反抗，不得不採取許多措施，如有限度准許人民保留百分之五的開荒地之類，以圖「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是，農民並沒有領這個情，繼續反抗，用怠工、怠耕等許多方式，破壞中共的生產，迫使中共執政當局，不得不逐步「放鬆」，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就是執行這「放鬆」制度的人。這一「放鬆」，雖然只是極有限度，但却馬上動搖了中共的統治權力結構，因此，中共黨「主席」毛澤東，不能不在一九六六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強迫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鬥爭「走資派」劉少奇及鄧小平諸人，並利用無知的青、少年，組織「紅衛兵」，搞全國串連，毛利用這個混亂的機會，奪回他已被劉少奇等逐步奪去的政權、軍權，而青、少年則利用這機會，遂行其吃飯不要錢，殺共幹不償命的好處，「打着紅旗反紅旗」。

在表面上，「紅衛兵」似乎是擁毛的，骨子裏的意識型態，絕大多數都是反共的，複雜的情勢，可以從兩方面看：（一）擁毛的，「坐直昇機上去」了，反共的，下放到農村「上山下鄉」去了，在這次大動亂中，毛雖奪回了權，但却在青、少年的心中，埋下了反叛的火種，今天在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中，當年的「紅衛兵」，也是一股力量，

擁「四人帮」與擁「走資派」的都有，他們的觀點不一，利益衝突，各自配合反毛反共的力量（這力量很聰明，表面上不立即公開），與對方搞鬥爭，這是中共基層不和的根源，也是決定中共經濟失敗的死結。

本文之所以特別強調中共政制與農村的關係，是因爲中國大陸的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中共的外銷品百分之七十五來自農村，中共財政收入有百分之五十也是來自農村，輕工業產品又有百分之八十更是來自農村，總而言之，農村經濟直接影响着中共的經濟結構，農村的擁共或反共，決定中共存亡的命運。

馬克思經濟理論錯誤

因爲中共的經濟，過份的倚靠農村，在經過二十八年對農村的嚴密控制後，仍無法「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情形就非常嚴重了。中共一貫師承馬、列教條，並以「毛澤東思想」作爲其統治的意識基礎，毛且是狂熱的馬克思黨徒，他認爲：「社會主義制度下仍然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毛澤東這一點看得很準，目前中共內部的階級矛盾，不但存在，而且已危及了他統治權的存亡，這包括：（一）「走資派」與「毛澤東思想」的尖銳對立，（二）統治者（包含中共「當權派」、「四人帮」餘眾，與以鄧小平爲首的「走資派」的階級，與被統治者（含非上述階級的廣大工、農、青年，甚且共軍）的利益衝突。這個錯綜復雜的鬥爭，亦即是毛澤東所謂的階級矛盾。馬克思百多年前，窮途潦倒時創作的「學說」，是在閉門造車，他認爲只要窮人鬥倒富人之後，社會問題便不再存在，但他沒有深一層的得到實證，就撒手人寰，無法看到：當列寧奪取了沙皇的政權，統治了俄國，全國人民成了農奴與工奴之後，蘇共的統治者成了更大的封建統治者，貧富階級的對立更尖銳的事實，更無法看到：中共師承故智，竊據中國大陸之後，雖更進一步以「人民公社」控制人民，但在人民心理上產生的反叛性更大，不但與統治者對立，而且一直反抗，即使是在統治階層中間，像鄧小平的「走資派」，也因承受不了基層往上反的壓力，而造成平面的鬥爭綫。馬克思這個學理上錯誤，所引起的鬥爭，使他的理論在實證中破產，也使實行這種理論的中共，走入死巷，無法轉頭，造成中共面對的進亦難，退亦難的尷尬局面。

華走毛經濟路綫

中共目前的「當權派」，面臨的最困難問題，是如何安撫「人民公社」中的廣大羣眾，就權力鬥爭而言，「四人帮」是堅持毛澤東的「革命」路綫——「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亦即是採取高壓政策的，華國鋒在前年（一九七五）第一屆「農業學大寨」會議，以「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身分，作「總結報告」時，即主張「把外流單幹的勞動力」，納回「公社」，而且強調「整黨整風」，去年也仍是舊調重彈，在表面上看，似是遵循毛未斃前的老路，但也無法提出新的計劃，反而透露出他的窘態：在過去（指一九七六）這一年，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混亂，經濟上造成很大損失」，「國民經濟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就」；走老路，既證明行不通，應該「修正」了，但「那死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在「四屆人大」得周恩來的援引，東山再起，一年多之後，雖然因爲天安門暴動事件，被再打下來，然而，周在「四屆人大」中叫出的「四個現代化」（工、農、科技、軍事），在一窮二白，民窮財盡的中國大陸，却是很引人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藉着這個號召，能夠以「在野」之身，與「黨主席」華國鋒作抗衡的資本，華奪得政權之始，中共的宣傳機構，尚不斷叫囂「反右批鄧」，現在却只「反右」而不提「批鄧」了，可見「走資派」的力量，也在向當權的「官僚派」大施壓力，情形且愈來愈急，鄧如得勢，「走資派」的勝利，華又豈能長安於位。

經濟發展的死結

中共「中央」現在面臨的事實是：繼續走老毛的「革命路綫」，還是走「修正」的路綫？如果「高舉毛澤東思想」，過去已證明是死路一條，人民的反抗更大，不走呢？只好「走資」了！但「走資」的結果，等於否定了「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承認了中共過去二十多年的所作所爲根本上就有問題，在意識型態上如何轉圜？過去批「蘇修」批得太急，「修正」等於向「蘇修」投降，無法自圓其說，這個政治上的大難題，使中共今年的經濟發展，遭遇着無法解決的死結。

農村經濟蕭條不前

華國鋒去年底在第二屆「農業學大寨」會議中講話，提到一九七七年的「四大任務」，是：（一）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帮』的運動」；（二）「加強黨的建設」、「加強黨的集中領導」；（三）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運動，「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四）進一步推動學習馬列和毛澤東著作運動。把這四點作綜合的分析，華的目的是加強鞏固權力基礎，繼續採取高壓手段，榨取工、農勞動力的成果，這如意算盤只是一廂情願，農民的反抗，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從後面引述例證中，可見嚴重到甚麼地步：（一）中共「新華社」元月廿八日廣播：山西省的「黨」組織，已派出成千上萬的宣傳隊深入農村，採取「憶、查、批的方法，深揭猛批『四人帮』，「在晉（山西）中、晉東南、呂梁等地區受『四人帮』干擾破壞比較嚴重的一些縣，運用『列罪狀、剝畫皮、批實質、肅流毒』的方法，專題進行批鬥」。（二）「西藏日報」元月廿七日社論：各級「黨」的組織，爲了排除「四人帮」的干擾和破壞，已組成萬人工作隊，深入農村牧區，「通過整風運動，克服那種軟、散、懶的狀況」。（三）「青海電台」六月廿六日廣播：「我省『極少數』人削尖腦袋，投機鑽營，利令智昏，緊緊追隨『四人帮』，千方百計把青海搞亂，把『省委』搞垮」、「在我省流毒很深，影响很大，對革命和生產破壞極重」。這不過是一些小例子，在中國大陸的破壞行動中，福建的武鬥，各省的混亂，甚且因破壞力量太大，中共軍隊且接管了鐵路、工廠，至於農村經濟的損害程度，則更難以估計。

從秦朝速亡

毛澤東生時，常以秦皇自矢，其於秦皇所為，大抵亦步亦趨，忠實效法。中共暴政，雖與共產主義有關，然其作為，則往往與秦皇暴政若合符節。基於暴政速亡歷史規律，中共必如秦朝一樣，將歷二世而覆亡。

陸賈新語無為篇云：「秦始皇驕奢糜麗，好作高台榭廣宮室」。其實，秦之先人皆好此道，非獨始皇為然也。三輔黃圖引言云：「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戍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越涇，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併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為驕侈，殫天下之財力，以事營」。其所興作，據往司考之，有以下多種：

（一）擴宮室：史記秦本紀言始秦二十六年，初併天下，仿各國諸侯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正義引廟記，言其「東西八百里，離宮別館，相望屬也」。又引三輔舊事云：「後宮列女萬餘人，氣上衝於天」。可見其奢糜之況。

（二）為馳道：史記秦始皇本紀言始皇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治馳道」。漢書賈山傳言馳道之況云：「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馳道純以供始皇遊幸之用，他非所慮。（可閱讀史方域紀要八十一）。

（三）築長城：史記蒙恬列傳言始皇已併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眾（鹽鐵論記為五十萬人），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其殘民之況，見水經河水注所引楊泉物理論，其言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柱』。其冤痛如此」。

（四）通直道：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通直道。史紀蒙恬列傳云：「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挺甘泉（宮名，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過，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而始皇死。

（五）營阿房：阿房宮秦惠文王時已有經營，未成而卒，見前引三輔黃圖序言。始皇三十五年，興工作朝宮於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史紀秦始皇本紀言其況云：「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上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南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三輔皇圖亦言阿房宮，「規恢三百餘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閣道通驪山八十餘里」。始皇死，停工作驪山陵寢，事畢，二世復管阿房。二世元年十二月，就阿房宮（見史紀六在表）項羽入關，舉火焚之，三月而火不滅（見三輔黃圖）。阿房詳況，請閱杜牧阿房賦，不贅。惟始皇所為宮室，尚不止此，若甘泉宮（一作雲陽宮）信宮，興安宮、鐘宮、梁山宮等，皆始皇所營。不止此也，史紀秦始皇本紀三十五年云：「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又云：「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其奢糜有如此者，其輕用民力有如此者。

（六）廣建台池：始皇以天下民財民力，供一己之淫樂，除前述者外，又廣建台池於各地。如魚池台、酒池台、鴻台（見三輔黃圓），望海台（水經巨洋水注），琅琊台（史紀秦始皇本紀），雲明台（太平御覽百七十八引拾遺紀），皆始皇所造。茲以琅琊台與鴻台為例，以見其崇偉之狀。水經濰水注言琅琊台為始皇二十六年造，在琅琊山上，台「孤立特顯、出於眾山，上下週二十餘里，傍濱巨海、台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方二百餘步、廣五里、上有神淵」。三輔黃圖言鴻台為始皇二十七年所造，台「高四十丈、上起觀宇、帝嘗射鴻於台上，故號鴻台」。

（七）治　山：始皇葬　山，為其地近黃金美玉。通放王禮考十九引漢宮舊儀云：「驪山，古之驪國，北山多黃金、南山多美玉，曰藍田，故始皇貪而葬焉。使丞相李斯將天下刑人徒隸七十二萬人作陵」。始皇驪山陵寢之況，史紀秦始皇本紀，漢書賈山傳與漢書楚元王傳皆有詳述，茲據楚元王傳中劉向之言，以見其葬　之侈。向云：「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丈，週迴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鳬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其家家後為牧羊兒失火所燒，三日其烟不絕（見漢書楚元王傳）。

秦皇多所興作、用項浩繁，故不得不重取於民。

秦皇賦稅，有田賦、口賦與雜稅各種。

秦皇田賦高達三分取二。漢書食貨志云：「至於始皇，遂併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內愁怨，遂用潰畔」。至於二世，一仍始皇，仍收田賦三分之二（見淮南子兵畧訓），且以「稅民深者為明吏」（見史紀李斯列傳）。可謂變本加厲矣。

秦皇口賦亦極苛刻，通考田賦一云：「秦田租口賦鹽錢之利，二十倍於古」。秦皇雜稅亦甚繁重。通典食貨四云：「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己。……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又云：「二世承之，不變其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粟稅布稅而外，尚有山海池澤之稅（見漢書百官公卿表），芻藁之稅（見淮南子氾論訓），蠻夷狄（見後漢書南蠻傳）。

看中共未來（下）

李哲夫

重稅亦為亡秦之一因，漢書賈山傳云：「秦……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役，天下響應」，終亡暴秦。

秦皇暴政，固與其本人之性賦有關（參前項尉繚之言），然其主要原因，則由於秦人世代反儒。

秦人處戎狄之間，其俗本已不純，加之不重儒術，無禮義之教，故乃肆志廣欲，多所乖張。國策魏策云：「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荀子性篇云：「秦之人縱性情，安恣睢，慢於禮義。」

賈誼新書保傅篇云：秦：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尚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尚者刑罰也。……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漢書賈誼傳云：「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其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為墟」。

秦之所以慢於禮義而無德行，與商鞅變法亦大相關。賈誼新書時變篇云：「商君違禮義，棄倫理。」鹽鐵論非鞅篇云：「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商鞅變法，用法而反儒，故至荀子入秦，已不復見儒者矣（見荀子強國篇）。

始皇丞相李斯，原為荀子門人，見「秦四世有勝，與強海內，威加諸侯」，以為「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矣」，乃問荀子。荀子曰：「非汝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而秦，尚削刻而非仁恩，「為人主上也者，其所以接下之百姓也，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險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亡，勞苦煩辱則必犇，霍然離耳，下反制其上。」（皆見荀子議兵篇）。

其後，李斯用事於秦，不行儒家「禮義忠信」之教，而用法家「刻薄寡恩」之誅，不思修政以愛民，而肆刑罰詐險之行。倒行逆施，終於導秦於覆亡。用法反儒之效也。

秦以反儒之故，違仁義、壞倫理、嚴刑罰而任暴力，殘民暴逞，終失其民。失其民者失天下。秦以十五年而亡，良有以也。

中共文革使儒學無存

秦皇焚書坑儒，以愚黔首，中共則行文化大革命，破四書、立四新，使傳統儒學蕩然無存。其於知識份子，更屬加整肅，務期盡除去之，俾定毛思想於一尊。其於學術文化破壞之大，實千百倍於秦皇之所為。

秦皇嚴法刻刑，殘賊蒼生，中共亦千百倍過之。中共一向殺人成性，自民國十六年開始暴動以來，即不斷以各種方法殘殺同胞及同志，根據世界各權威機關最保守統計，中共殺人總在七千萬人以上。殺人而外，其徒刑之眾，謫徙之頻，下放勞改之酷烈，均遠非秦皇可望肩背。

秦皇窮兵黷武，糜爛士卒，中共於此，亦有高招。中共早期專搞內戰，其後抗美援朝，再後參與東南亞戰爭，以滿足其擴張野心，皆非有愛於中國百姓。其糜爛士卒之況，亦非秦皇所可比擬。

秦皇徙民遠方，以防反側，中共亦仿行之。中共為防民眾反抗，時時將各地民眾遠徙他鄉，置之異地，去其憑藉。其數量之大，遷徙之動，亦非秦皇所可企及。

民生之苦比秦尤烈

秦皇大興土木，使民不聊生。中共則更視民如工蟻，基於物資主義，陷全民於終身奴隸之境。吾人試觀外人由大陸拍得之照片，其中大陸同胞，不避老弱，不分晝夜，痛苦勞役之情狀，則中共殃民之況，更非始皇所能想像。

秦皇國用豪奢，重稅殃民，中共更並人民私產而去之。人民財產沒收之後，除非作一共產政權下之農奴、工奴，實別無他法，這恐亦為秦皇夢想不到之慘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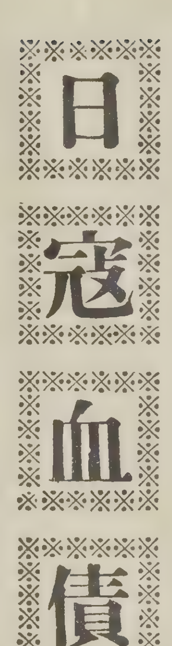
吾人探討秦皇暴政之成因，一由其本人之性賦暴戾，一由其秦人之素習縱恣，尤其重要者，在於其用法反儒，背棄仁義。中共暴政，亦復如是。中共殘忍成性，亦受唯物思想所武裝，對於仁以為己任之儒家思想，自必持以反對之態度，故先之以文化大革命，繼之以批孔揚秦，務求盡去禮義忠信，未以大行刻薄寡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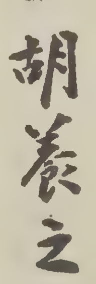
毛坑儒超秦百倍

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共黨八屆二次大會中云：「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秦皇暴政，已屬空前，故秦十五年而亡，為暴政速亡添一佳例。中共暴政，百倍於秦，其雖以共產主義裝備其思想，以現代化組織加強其控制，苟延殘喘二十餘年。

然基於暴政速亡之歷史鐵律，其必將如暴秦一樣，忽然而亡，則可以拭目以待之。

一筆難忘的




日本人製造濟南慘案，集體屠殺我外交人員之後，立即包圍濟南商業中心，將我方看守槍械的一排士兵全部殺光，而奉命前往濟南辦交涉的外交部長黃郛，所率全部衛兵廿八人也被繳械；並強迫黃部長去日軍總部，逼他在「衝突報告」上簽了一個「閱」字，又把他一直軟禁到下午黃昏時才釋放出來呢！

日寇圖阻國軍北伐

當時的北伐軍在濟南附近地區，駐有好幾萬人，足可抗敵；但我軍事當局爲顧忌範圍擴大，將碍北伐進展，則竭力忍讓，只得派人往日總領事館商談善後辦法，並承認於濟南城外，日人住的區域內不駐兵；日軍防綫內中國人也不得通過；商埠治安由日軍負責維持。

這是我方所作出的讓步，不料日寇爲貫澈其預定的陰謀，復於次日下午，由日軍第六師團長福田彥助向北伐軍總司令提出無理的五項條件，並限於十二小時內答覆。條件內容如下：（一）革命軍必須離開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綫廿里外；（二）停止反日宣傳及排日活動；（三）嚴懲有關本事件的高級軍官；（四）解除有關本事件的中國軍隊武裝；（五）將辛莊、張莊等兩個兵營開放。

我方以爲第一條影响北伐軍事，無從協商。日寇以我未接受它的條件，即向我軍發動攻勢；並佔領我辛莊、張莊營房；凡以步騎坦克攻我黨家莊的北伐軍第八師的一部。五月九日上午，我軍退出黨家莊，日軍進駐車站，並將以南的沙河鐵橋炸毀；日寇又以大炮猛轟濟南，我軍亦予以還擊。十日，敵見我軍未退，續以大炮向各城門猛轟；又派飛機撒下傳單，威脅我守軍棄械退出城外，民衆應速出城；否則一律射殺！我軍置之不理，居民也無人出城。至當晚午夜，城中守軍突接無綫電命令，謂當時正循外交途徑進行交涉，暫可退出濟南。於是我第一軍的第一團便由小東門退出；城防軍則由南川退出，濟南乃全歸日寇竊據。


黃郛

屠殺我同胞五千餘人

由於日軍的猛攻，而我軍則奉命不准還擊，因此，我方軍民傷亡甚衆。據紀錄顯示：計廿六軍死傷二百人，駐普利門外醫院的傷兵，全部遭日寇屠殺！寇兵入城後，我軍所遺傷兵及被俘者，也被殺光！野戰醫院的軍醫主任岑振朝，軍官二十餘人士兵二百餘人，全部被殺！某連長因躲在天花板上，倖免於難，而他則目覩部份慘劇的演出！濟南江家池前方醫院的傷兵八十人，却遭寇軍用刺刀刺死！當寇軍炮轟濟南時，普利門附近曾中彈起火，延燒千餘家，居民死傷無數！寇軍便衣隊入城後，見人就殺，居民遭屠殺者遺屍纍纍，敵人用汽車將無數遺屍載投黃河中，做到殺人滅屍！

日寇在濟南周圍廿里遍設哨崗及巡邏隊，見有成羣民衆，或是穿制服的，即開槍射殺！凡遇着皮鞋、中山服、學生裝，携有中央角票或額上有帽痕的，一律被指爲革命黨，格殺勿論！若遇見短髮的女子，則先割去雙乳，然後用刺刀刺死！

東京方面於五月八日已決定第三次出兵一萬五千人，增援濟南寇軍，並於十七日運抵青島轉赴濟南。同時爲配合其侵畧暴行，又從事下列陰謀活動。

（一）濟南寇軍於宣佈停止軍事行動後，而於五月廿日復派飛機轟炸我泰安守軍。廿五日焚燬無影山火藥庫；六月一日發炮轟安邱九村，死傷村民三十餘人；並收去民團槍械千餘枝，膠濟鐵路上寇軍炮轟周村，傷亡甚眾。據「濟南慘案後援委會」調查：濟南軍民遭日軍共殺死三千六百廿五人，傷一千四百五十四人。

（二）分別登陸華南，品威脅東北 ── 日乘濟南事件，於五月十七日向奉軍張作霖要求吉會、吉黑、延海、長大各路的建築權，遭吉林各方反對。十九日，寇軍陸戰隊在浙江溫州登陸。日方並陰謀製造國際糾紛，干涉中國軍隊行動。

陰謀破壞我南北統一

原來日寇製造濟南事件的目的，在阻撓國軍北伐，破壞我國南北統一。關於那次慘案發生的經過及其主因，革命軍蔣總司令在「誓雪五三國恥」講詞中指出：「去年五月三日八點鐘，駐濟南的日本總領事，帶同他的憲兵司令到總部來拜會我，我便親自接見了他們，他說我軍進駐濟南後，據他們看來，軍風紀都好，非常守秩序，所以他們已派到濟南來的日軍和憲兵司令，是特來向我辭行的。那裏知道，他們所謂辭行，所謂拜會，實則偵知我本人是否在城內總部，然後決定日軍對我們的態度，及其預定計劃開始行動時，這可以說是對我一生最寶貴的經驗。後來他辭去後十幾分鐘，我忽然聽到遠處傳來了機關槍的聲音，隨即越來越密，越來越近了！」

日寇的詭計是令人可怕的，它在案發次日突然轉變其態度，並派一名高級參謀到我軍總部來解釋誤會。其實，當寇軍挑起衝突之後，即暗地電知了張宗昌，要他馬上反攻濟南。但由於張的部隊已告潰散，一時無法整補，因而日方有意拖延時間，使北伐軍留在濟南附近，等它的援軍抵達即企圖解決我軍，而擾取華北。

但日寇近些陰謀，早為當局看破。因之，北伐軍臨機應變，於五月四日晚上便下定決心，擬出對策：下令軍隊連夜離開日軍的飛機偵察，迅速渡過黃河，繼續進行北伐，一律不准在南岸停留，而蔣總司令仍駐濟南城內與日方交涉，使它們不致懷疑。

五日下午，日寇發電革命軍主力已渡過黃河，使它們預定的陰謀成為泡影，一怒之下即派遣飛機轟炸我軍，致已渡河的部隊，遭受巨大的損失，但蔣總司令見到渡河計劃成功，當晚再令駐南岸的少數部隊也全部渡河，而濟南城內僅留四營國軍駐守。而蔣總司令亦設法擺脫日寇監視他的陰謀行動。日將福田彥助聽到蔣氏已經出城消息，則急得暴跳起來，並連聲說：「糟透！看來今後的事很難辦了；甚至於沒有什麼可辦的了……」據說日方企圖逼迫我軍作城下之盟，因福田當時尚未奉到東京參謀本部命令，還不敢將濟南包圍，只得對我方表示和緩態度，以牽制我軍行動，而蔣氏一經離城，情勢則完全變了，日寇則無法施其技矣。

慘案交涉日方耍賴

濟南慘案發生後，中日曾多次交涉。我國民眾以此次在物質上、精神上及主權上所受損失太大，因而屢次警告我外交當局，必先要求日寇撤兵，然後再開談判 ── 至少也得要令他無條件撤退。但野蠻的日寇，對濟南事件則極力避免外交折衝，而以我軍事機關為交涉對象，則遭我方拒絕。其後派矢田向我外交部交涉，矢田原為駐上海領事，所提多屬無理要求，也被我外交當局拒絕。

自床次來華視察之後，日方才正式派外交官跟我交涉。民國十八年一月，日方以國內政潮迭起，一部份人倡議「山東撤兵」，態度始改變。日使芳澤來華，表示將竭力改善中日間的惡劣狀態；同時田中內閣亦訓示芳澤，謂山東撤兵問題，只要中國有安全保障，日本即可自動撤兵。芳澤到南京與我外亦部談判，雙方交換意見完畢，會議解決濟南慘案的原則如下：

（一）駐山東之日軍無條件撤退，其撤退日期於正式會議決定。

（二）濟南事件之責任，由中日兩國合組調查委會調查後，再作決定。

（三）賠償損失，將可以雙方平等相同為原則，例如：日人與華人之生命，其價格相同，不得有高低之分，損失多者，應照額計算。

（四）日方對蔡公時之被殺，以不知其為外交官，於混亂中有此錯誤，允由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但以原諒勿再提要求條件。

不料這草案內容傳到日本後，田中內閣因為國內政潮平息，態度忽變，竟訓令芳澤不能簽字，必須重新磋商。我外交當局對日人反覆無常，也表示不滿，從而加以反對，於是交涉又告停頓。而最後決濟案的內更易如下：（一）自解決本案文件互換簽字之日起，兩個月內日撤退山東駐軍。（二）撤退後的接防辦法，雙方各派委員就地辦理。（三）濟南不幸事件，認為既往不究，相互不課其責任。（四）組織共同調查委員會，從新調查雙方損失。

終於迫我委曲求全

從以上各文件看來，那次議定的辦法，中國方面實處於委曲求全地位。因為：

第一、在同年二月四日協定的草案中，日本是無條件撤兵，而後來却要戴上「國民政府的全責保護在華日僑生命財產的安全」的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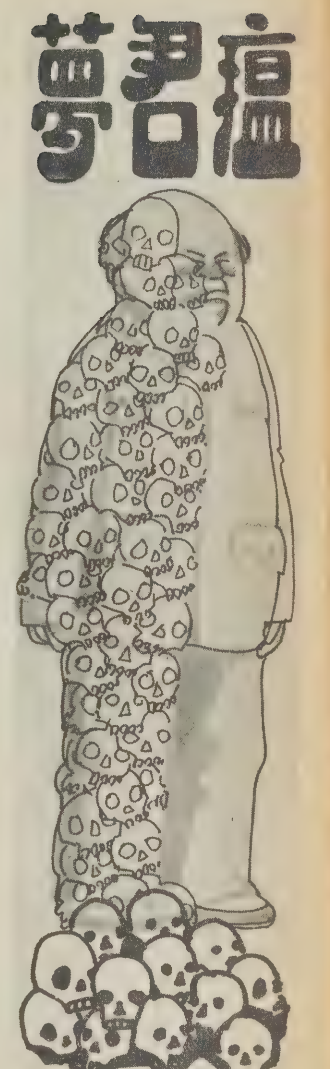
第二、上次草案中曾議定賠償以同價格為原則，後來日方因鑒於華人的死亡數字千倍於日人，覺得太不合算，故後來的文件事就根本不提賠償問題了。

第三、關於濟案責任，上項規定中日合組調查委會；本來事後調查已屬不妥。蓋事隔一年後，日人早將證據消滅淨盡，究竟能得到什麼結果，不問可知，況且後來更擱在一邊，置之不理，數千華人的生命，視同無物！其為中國之國權民命何？

至於外交專員蔡公時被殺事，上次規定由日政府以誤殺道歉，後來則隻字不提，更令人不勝其遺憾！日軍雖撤退，而這筆血債却仍深刻地記在中華兒女的心坎中，永不忘懷。

瘟君夢

岳騫



羅隆基的報應

這一大羣被判爲右派的「民主人士」中，最不要臉的而報應得最慘的是羅隆基。

羅隆基在大陸陷共之前，他就是一個積極活動的政客。他自己誇耀他的活動能力強，可以無往不利。實際上，他書讀得不差，文章也寫得好，口才更好，但作爲一個政客，他是不夠深沉。他醉心民主政治，但他又熱中仕途，理想與現實是相反的。他口中高唱的是民主自由，但他又不擇手段鑽進政治的圈裏，他不是不知道中共是反民主自由的，但他只認爲中共可以給他官做，他就上了賊船，並且拼命地替中共工作，做的多是反民主自由的工作。他的行爲與他的思想、文風走了兩個極端。所謂「民主人士」都是他這一類型的人。

羅隆基江西人，畢業於北平清華大學。五四運動時期，北京學生運動領袖人物，口才風度很傾倒了不少青年男女。留美入維斯康新大學，隨現代行政學泰斗魏羅貝專攻行政學。返國後歷任上海光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等校教授。在上海時，與胡適、徐志摩等創辦新月雜誌，他任主編。「新月」鼓吹民主自由，羅隆基等撰激烈文字攻擊、污蔑政府。他們的目的，只是想利用做獵官的工具。最初他們介紹西洋政治制度，人文主義，現代學術思潮等甚得學術界重視，後來流入政治攻擊，失去學術立場讀者日見減少，刊物也就停辦。羅隆基北上執教於天津南開大學，同時爲天津益世報撰社論。他還是企圖以激烈言論，譁眾取寵，博取虛名，作爲進入仕途的敲門磚。但是計不得售，心中頗爲不樂。抗戰開始，他隨南開大學經武漢、長沙而昆明，執教西南聯大。他本性仍未改，喜作政治活動。阿附左派教授，迎合左傾青年，唱高調以討好羣眾。

「民盟」成立時，原來是「民主政體同盟」，即是若干政治團體的一個結合體，所以參加分子原來都是屬於某一政治團體的。羅隆基該時是屬於「民主社會黨」。「民主社會黨」的前身是「國家社會主義黨」，在上海時，羅隆基便加入了。在光華大學任教時，羅隆基便展開了政治活動。但是沒有羣眾基礎，到了昆明，除了寫文章之外，他也無技可施。

羅隆基最活躍的時期，是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他以民盟的身份作爲第三方面，週旋於國共之間。他以留美學生，英文很好，口才非常敏捷，深得馬歇爾、司徒雷登的歡心，他替中共做了不少工作，周恩來和他的關係是如此加深的，他以爲只要獲得周恩來的信任，一旦共產黨參加政府，他就可以依靠周恩來的力量，獲得高官。當然，他這個如意算盤完全打錯了。

逐漸地，他早已失去第三者的立場，完全成爲中共的工具，在上海搞了許多違法勾當，叛亂活動。政府不能不監視他，但是愛惜他的才具，並未逮捕他。他那時有病，政府就要他在上海海格路虹橋療養院休養一個時期。但他找機會就跑了，跑到了香港。他潛逃在香港，原是中共安排。政府下令解散「民盟」。中共就把民盟分子都安排在香港，把他們養起來，作爲統戰工具。

中共在北平召開「政協」，就把這些養了多時的工具統統接到北平。他們也就成爲「政協」代表的「全國委員」。羅隆基也就這樣地到了北平，也就做了「官」。

隆基到了北平之後，夫婦好友呂孝先女士曾有追憶文字：

「北平淪陷半年之後，民國卅八年的夏天，當我和右家（王右家爲羅隆基的前妻）斷了音訊之後，努生（羅隆基號）忽爾翩然來到北平。第一次他來訪我時，穿了一套白色的西服，很興高彩烈的樣子，沒有見老，更不像是害過肺病。」

「『你還是老樣子，連頭髮都沒白一根，眞是駐顏有術。聽說你曾患肺病，現在你完全好了嗎？』我這樣問他。」

「『我在虹橋醫院養病，右家居然拿了離婚書來逼我簽字，你看她殘忍不殘忍？』

「『不能說她殘忍，安知不是你殘忍在前？否則她爲何要與你離婚？』」

「最後他告訴我：他現住在北京飯店，被紅色政府招待着，但他眷念他的舊居，希望我能告訴確實的地址，以便去找房東，仍能租到那所房子。」

「『我只記得大水車胡同，至於門牌多少，已不記得了。你自己住了好多月都不記得門牌。我祇去過兩三次，那裏記得？』」

「以後會去大水車胡同找過，但雲深不知處。竟然未找到。」

「第二年共產黨派了一所房子及一輛車子給他，房子座落在迺茲府，靠近東安市場，是個大四合房，分前後兩院，四週有遊廊，雕樑畫棟，油漆煥然，很有族門氣概。除了一個私人護士，長期照顧他的飲食起居外，又有一個汽車司機，兩個衞士。表面是保護他，實際是監視他，因爲那是黨方派來的。當然他的一舉一動，共產黨一淸二楚。衞士經常的更換，因爲人類究竟是感情的動物，共黨大約怕衞士呆久了，與被監視者有了感情，思想可能變質，所以就用這種時時更換的辦法。可見共產黨對自己黨內的幹部，也不信任的。所謂大膽懷疑，他們倒眞是做到了。」

孝先是一九五七年逃到香港，在她沒有離開大陸之前，羅隆基已經開始悔悟，知道自己會遭到淸算整肅。態度、言論已特別謹愼，雖然他不會理會到他後來的遭遇還要可怕和慘悽，然而共產黨仍舊套上了他。

在呂孝先女士的叙述中，也透露了一些羅隆基開始動搖和反悔。她說：

「從該時起（按指「胡風事件」後），我的言行謹愼多了，再不敢胡說心中想說的話。對努生也是一樣，常僞裝進步姿態相對，怕他將我向上面作交代時，有什麼不利。不知是否他看出了我的僞裝——因爲我根本不是好演員，無法有雙重人格。」

「他（指羅）說：我不可以什麼話都說，但你却無須怕我，因爲也許有一天你須向人坦白交代我，但我却不敢向人前吐露，毋怪肅反之後，他也改變了許多，原來他早存了戒心。」

「我托一位朋友找事，幾經周折，他給我在邊疆的烏蘭哈特找了一個機會，問我要不要去。我問計於努生。他說：『你有丈夫兒女，怎能遠去邊疆？你先生自「解放」後，吃盡了苦頭，我奇怪他爲何不想出去？他不同我，目標顯著，申請出去，絕不可能。他怕什麼呢？』」

「『你不知道，如申請不准，以後將被歧視，認爲思想不良，那份罪可大了，又怎能不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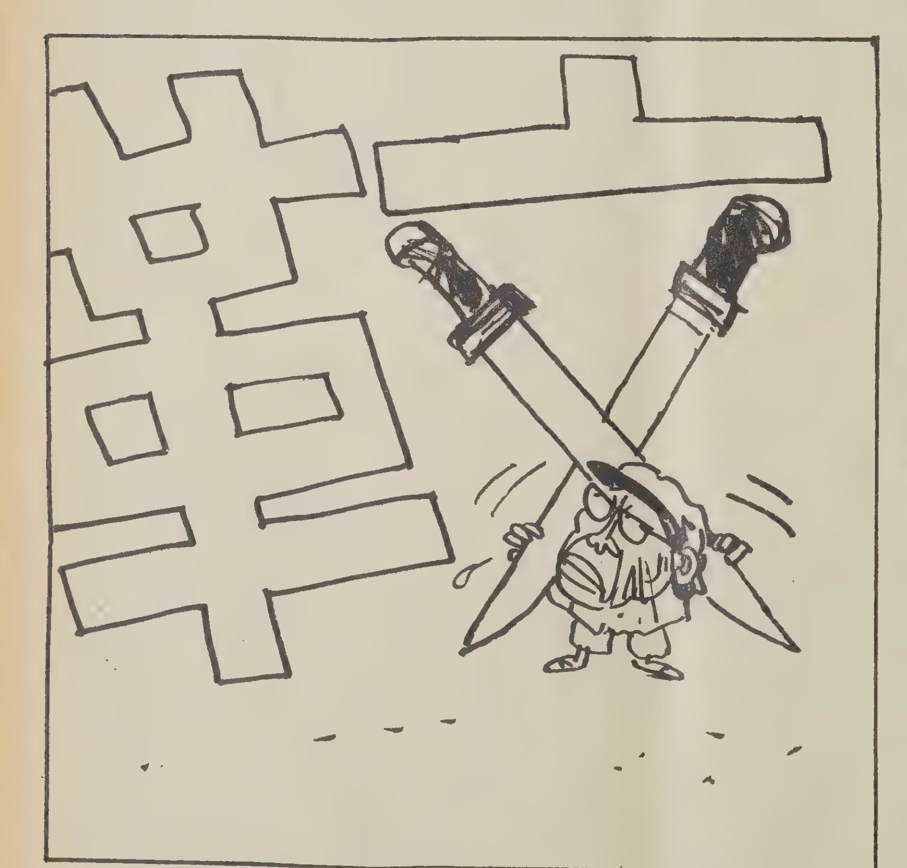
」

「『如果因怕而不冒險一試，又怎能成功呢？萬一成功，豈不比在這兒挨日子，當盡賣絕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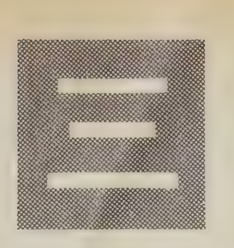
「我典當過日子，並未瞞他，所以他全明白。他這樣坦誠爲我們策劃，足見他對我們夫婦的同情。」

羅隆基該時已經明白自己的處境，雖然他十分謹愼，但仍是最後上了毛澤東的當，沒有好的下場。呂孝信女士在「文革」中，也叙述了些她聽來的傳說，因爲該時她已離大陸，不過她說的倒是事實。她說：

「不久，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中了陰謀，放了一些砲，被打成右派，他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結。以後雖蒙共產政權寬大處理，沒有處以勞改極刑，但聽說也受到種種非人待遇，如被驅服勞役，做些下賤的淸潔工作，同時也被孤立隔離，如染痲瘋病的人一樣，無人敢與來往與交談。相信他在反省寫悔過的階段，日子十分難過。他本來健康情況不佳，如處順境，還可帶病延年，受此折磨，自然不會永年。



没想到如此　　嚴以敬作



孫邵性情剛强

孫權一時按捺不住堆積在胸中的怨氣，就拔出刀來，放在案子上，向張昭說：「吳國的讀書人，進宮的時候拜我，出宮的時候拜你。我讓他們如此做，可見我對你眞是尊重到了極點。然而你，却常常在大庭廣眾之前反對我的話，駁倒我。我常常氣得發昏，很怕會在氣昏之時做出令我後悔的事。」

孫權所說的「做出令我後悔的事」，所指的是：「砍掉你的腦袋。」

張昭聽了，對孫權注視了大一會兒，才說：「臣明知說了您不肯採納，然而不敢不說。因爲太后（孫權的母親吳氏太夫人）曾經於臨終之時把我叫了去，把你拜託給我。她的話，永留在我的耳朵裏。我怎麼敢不竭盡愚忠！」

原來，張昭不僅在建安五年四月初四日受了孫策之託，又曾經在建安七年（或如資治通鑑所說，在建安十二年）受了吳太夫人之託。

孫權是很孝順，很追懷他的母親的。他聽到張昭提起他的母親，便眼淚直流。這時候，張昭也早已涕淚縱橫，靜候拉下去砍腦袋了。孫權砰的一聲，把刀從案上拿起，摔到地上，對着張昭，兩人痛痛快快的同聲大哭一頓。（然後，可能派人扶了張昭回家。）

孫權雖則和張昭對哭了一頓，却未曾接受張昭的諫阻，仍然派遣了張彌許晏兩個特使去遼東，封公孫淵爲王。張昭氣得托病不再上朝，孫權也繼續生他的氣，叫人用泥土封閉張家的大門。張昭也叫人在大門裏面，也用泥土加封一層。

後來，公孫淵果然殺掉了張彌許晏。孫權既後悔，又慚愧，派人向張昭「慰謝」。這慰謝的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張昭繼續稱病，不出來上朝。孫權自己到張家門口，張昭還是「有病」不肯出來，孫權氣極，叫人燒門，便把大門燒了。張昭已經把二門（戶，單扇小門）也關閉了。過了一陣，孫權的頭腦稍爲冷靜，叫人把火滅了。張昭的幾個兒子，這時候也勸好了張昭，扶着他老人家，出來拜迎「皇帝」。孫權有了面子，很高興，就請張昭與自己同乘一輛馬車，回宮裏暢談。此後，張昭按時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動之時。他死在孫權的嘉禾二年（西元二三三年），享壽八十一歲。

算起來，在孫策去世，孫權繼位之時，張昭已經五十七歲，而當時孫權才有虛歲二十，實歲十九而已。

孫權本人死於嘉平五年（西元二五三），享壽實歲七十一歲。他前後當「吳侯」、「吳王」、「吳國皇帝」，有五十三個年頭之久。

在這五十三個年頭之中，前後作過他的最重要的輔佐的，是孫邵、顧雍、陸遜、步騭。其中以顧雍的任職時間爲最長。

孫邵不是孫權的本族人，生長在青州北海國，曾經受知於國相孔融，當了孔融的功曹（科長）。其後，在揚州刺史劉繇下面作官，於劉繇戰敗以後，被孫策收用。孫權上台以後，他勸孫權對許縣朝廷納貢上表；弄好了對曹操的關係，頗受孫權賞識。

孫權先後任命孫邵爲廬江郡太守（繼李術之任），與車騎將軍長史。那時候已經是建安十四年，在孫權與劉備於建安十三年打勝了曹操以後，劉備上表推荐孫權爲「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

再過了十幾年，孫權於西元二二五年的秋天稱帝，定國號爲吳，年號爲黃武，就任命了孫邵爲吳國的丞相，代替張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孫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國志的吳的部份竟然沒有一卷或一分卷的傳記，這是因爲他與一位姓張名溫的格格不入，而陳壽所根據的史料，是張溫的「黨羽」韋昭所寫。

孫邵當丞相，當到黃武四年五月，病故。「吳錄」說他享年三十六歲，費解。當時，孫權已經實歲四十四歲；孫邵作過劉繇的僚屬，不可能年紀比孫權還小了八歲。（孫邵死時的年齡，可能是六十三歲，被抄寫的人錯成三十六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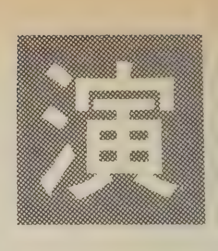
孫邵於官居丞相的到三年時間，有過什麼重大貢獻。我們沒有方法知道。我們僅僅知道，在這不到三年的期間，孫權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壓追，對劉備信使往返，言歸於好。這可能是由於孫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議。（所謂「任子」，是拿兒子當人質，送到朝廷，聽憑朝廷於自己反叛之時，加以殺害或拘囚。）

孫邵死了以後的第二個月，黃武四年六月，任命了顧雍作丞相。

顧雍作丞相，一作便是十九個年頭，作到赤烏六年（西元二四三年）陰曆十一月病故之時。他是吳郡吳縣（蘇州）人，當過蔡邕的學生，學會彈琴、寫字；在建安四年被揚州與吳郡的長官推荐給孫策，當了合肥縣的縣長。

顧雍性情和順

顧雍在作了合肥縣縣長以後，又一連作了婁縣、曲阿縣，




梁東方

與上虞縣的縣長；都有相當好的政績。

孫權繼承了孫策的全部地盤，有六個郡之多；但是在名義上，許縣朝廷只承認他是「領會稽太守」。孫權本人府須留在吳郡的曲阿，或丹陽郡的秣陵，不能到會稽（紹興）久住，作名副其實的會稽太守，就叫顧雍担任會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職權。顧雍把會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過的三個縣一樣。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肅清，人民安居樂業。

許昌朝廷所頒給孫權的軍事官位，是「討虜將軍」。（他的父親孫堅曾經是「破虜將軍」，他的哥哥孫策曾經是「討逆將軍」。）在討虜將軍的下面，有所謂左右司馬。顧雍於作了幾年會稽郡丞以後，被孫權調回來，作「左司馬」。

獻帝末年，孫權劉備之間有了磨擦，孫權投降曹丕，被封為「吳王」。吳王的吳國，有類似魏國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與尚書令。顧雍先後又作了吳國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與宗譜官），與「領尚書令」（國王的總管一切政務的秘書長）。

孫權而且封了顧雍為「陽遂鄉侯」。其後進封為醴陵侯。

孫權在黃武元年稱帝，第一任的丞相是孫邵。孫邵死後，顧雍被任命為第二任丞相。與孫權處得極好。君臣之間，除了一度被小人呂壹挑撥了以外，不曾有過什麼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孫權的脾氣，絕對不在大堂廣眾之中駁倒皇帝的意見；然而他也絲毫不是阿諛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寫小條子，用書面陳述若干與皇帝的看法不同的意見。這樣，孫權保有了當皇帝威嚴，也就樂於接受顧雍的意見。

顧雍的另一特長，是緘默；不把經辦的公事隨便對人閒談，尤其是，關於人事，他保荐了一個人，這人被孫權用了，還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顧雍。至於處理某一問題，顧雍也絕對不誇耀他呈獻給孫權的方針。外面的人只曉得一切都是出自孫權的英明果斷。

他性情和順，而張昭性剛強。和順，並不一定是全無主張，對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贊同，或凡事「奏請核示」。事實上，顧雍的主張多得很，而且每每與孫權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與張昭的相同。例如，孫權想派特使去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固然反對，顧雍也是反對的。

張昭有一次在武昌為了孫權想作「長夜之飲」，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門坐在馬車裏生氣；終於勸好了孫權停止這一夜的狂歡。顧雍也是反對孫權鬧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頗與張昭兩樣。顧雍的辦法，是：採取「眾醉獨醒」「不苟言笑」的態度，叫孫權及其酣飲的部下自己慚愧。顧雍生平絕對不喝酒，在宴會場中不多說話，正襟危坐，睜大着眼睛對言行放縱的賓客注視，弄得孫權有「顧公在坐，使人不樂」之感。

孫權喜用嚴刑峻法對付老百姓。張昭反對，孫權不想接受，便問顧雍。顧雍說：「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罰也畧為嫌重了一些。我所聽到的老百姓的呼聲，與張昭所聽到的一樣。」孫權於是就叫人把法令與刑罰加以修正。

孫權每逢準備以什麼人做比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個「中書郎」到顧雍家裏去，見顧雍，徵詢顧雍的意見。顧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贊成任用某人，便談笑風生，留下這位中書郎吃飯。否則，他說話很少，也不留中書郎吃飯。

孫權懂得顧雍的的「密碼語言」，只消問一問從顧公館回來的中書郎，「他留你吃飯沒有？」倘若中書郎回奏：「留臣吃飯了」，孫權便吩咐下面，繕發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書郎回奏：「沒有留臣吃飯」，孫權就重新考慮某人作某官，是否適當。孫權遇到政策上的重大問題，却並不派人傳話；顧雍也決不託人轉奏。他們君臣二人之間，似乎有一個默契，遇到這樣的事，只有當面密談。

顧雍在赤烏七年（西元二四四年）去世，孫權任命陸遜作丞相。孫權叫陸遜留在武昌，仍舊當「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一方面，陸遜人在武昌，距離國都建業（南京）很遠，這丞相的職務，他只是遙領而已；另一方面，陸遜雖則也是吳郡吳縣人，與顧雍是小同鄉，但是個性與顧雍完全不同，喜歡直言極諫，因此而與孫權處得並不太好，他只當了一年的丞相，便在赤烏八年二月當孫權派人來武昌，責備他這樣那樣二十條欵之時，氣死。

陸遜氣死以後，孫權隔了一年又七個月，才在赤烏九年九月，任命那遠在（宜昌附近）西陵的步騭為丞相。步騭當了八個月左右，在赤烏十年五月病故。（這是三國志孫權傳所記載的年月。步騭傳很含糊而錯誤，先說了他在「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當，因為陸遜早就死了。又說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烏十一年，而是在赤烏十年五月。）步騭死後，孫權不曾再以任何人為丞相。

孫權一生，在早年之時英明，在晚年十分糊塗，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現，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張昭顧雍二人。這正如劉備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無成；晚年却大敗曹操於赤壁，獲得大半個荊州；又進取益州（四川與漢中），稱王稱帝，地位蒸蒸日上。

萬人意見

華國鋒應向赫魯曉夫學習
欲鞏固權力必須先鞭毛屍

老赫在基輔曾稱斯為父親鞭屍無人說反骨

編輯先生：

據台北十八日中央社電，國府大陸情報指出，駐福州軍區一高級共軍透露，許世友與陳錫聯曾在二月中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為鄧小平問題發生爭吵。許世友與韋國清在會議上主張鄧小平復出担任總理，但遭陳錫聯反對，理由是：「要注意毛主席生前的威信，去年對鄧小平的處理雖說過份一點，但鄧小平畢竟犯了一定程度的錯誤，要讓他工作也要有一個表現過程。」許世友則譏諷說：「鄧小平是不是受四人帮的陷害？他的錯誤是不是四人帮加強？為維護毛主席生前的威望，你為什麼也參加反對江青？」許世友並指陳錫聯在鄧小平反「四人帮」時，還在扮花臉。陳反唇相譏，指許捧鄧小平是想自己撈一把，許也不甘示弱說：「我撈與不撈關你屁事，總不能讓你一個人撈，別以為你有一班人，大不了南北幹一幹看。」在許陳爭吵的時候，葉劍英曾以「要注意團結，顧全大局」，勸說二人停止爭論，但是，華國鋒在旁却不敢吭氣，最後只好說：「鄧小平的問題，下次再討論。」

又據廣州消息，廣州解放北路（永漢北路）在四月十七日曾出現「廣州醫學院醫療系」貼出一張大字報，指鄧小平復出的障礙是「新四人帮」（指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不願放棄已取得的中央權力，特別是華葉二人，是不願意鄧小平復職的，害怕鄧小平威望掩蓋過他們。

從上述消息，可見中共內部存在着兩種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絕不屬「人民內部矛盾」範疇，而是對抗性，隨時可轉化為敵我矛盾。徹底處理此一矛盾，不能通過談會解決，唯一途徑，是以實力方式解決，即是說，用武力的勝負來解決。因此，即使雙方暫時取得妥協，讓鄧小平復出担任要職，鄧小平在施政上肯定受到反對派的各種制肘，甚至使其有名無實。

許韋全力支持鄧小平，當然不是想撈一把這麼簡單，最終目的，是藉鄧小平担任總理一職，進行全面清算文革運動，徹底批判毛澤東的錯誤。由於許韋此一目標，與華國鋒集團存着根本分歧，所以，南北集團是無可能互相讓步，取得妥協。

在北平集團來說，清算毛澤東，必然動搖自己的權力地位，華帮一伙是靠毛澤東起家，毛澤東受到否定，他們也必被否定。許韋對毛澤東功過重估，不是全面否定其功積，他們肯定其功，是指在「解放戰爭」中領導全黨走向勝利。但其過則是三面紅旗以及文革運動，前者可以替彭德懷翻案，後者除替牛鬼蛇神平反，更重要的是否定目前北平集團的統治地位。一旦全面評價毛澤東功過，華國鋒集團必像四人帮一樣受到批判。假若到此階段，華帮不垮台也不可能。

華帮大樹毛澤東，目的當然是保護自己的權力，他們有今天的地位全是毛澤東給予，假若被動同意批判毛澤東，無異搬起石頭砸自己腳。華帮一伙與四人帮對毛澤東的忠實，兩派毫無分別，甚至可說，江青一伙對毛比華帮更來得忠心，正如許世友說，要維護毛主席生前威望，根本不應該反江青。顯見華帮一伙反江青純是為了爭權奪利，絕不是為了捍衛毛澤東的思想。倘若華國鋒是一個「大智大勇」之人，以釜底抽薪手法，把自己的權力地位作孤注一擲，不是失敗便成功，那便要向赫魯曉夫學習，在斯大林掌權時，赫魯曉夫是烏克蘭黨委第一書記，斯大林到基輔，赫魯曉夫公開稱斯大林是偉大的父親，老赫由地方爬進中央，全靠斯大林之力，但老赫鞭斯屍時，並沒否認此點，且強調不能因斯對他的恩惠而掩遮他的錯誤，這種「大公無私」精神獲得蘇人的喝采，並沒有人說他是忘恩負義的反骨，今天的華國鋒處境，亦復如此。不過，華國鋒要鞭毛鞭先要自己採取主動，不要受任何勢力脅迫下進行，這樣可以得到許多人支持，說不定從此眞正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但倘若因鞭毛而牽連自己失去權力地位，那也作罷，但在歷史上會得到合理評價，不失為一個有血氣的共產黨人。可是華國鋒不敢這樣作，他把權力得失看得比生命還可貴，寧可在北平小朝廷做小皇帝，也不敢做一次驚天動地的大事。

許世友說，大不了南北幹一幹看，許世友說此話，當然自信有此把握，事實上許世友也有此實力。以南北勢力而論，南方實力比北方強，許世友與陳錫聯同是慣征的軍人，打起上來，不相伯仲，但許世友舉的旗號可取得北方的軍閥支持，而陳錫聯就缺之此條件，除非陳也舉反毛旗號，又當別論。北方的軍閥對毛澤東晚年搞的一套實在看不過眼，因礙於毛的淫威，不敢作聲。毛死後，由於局面不明朗，只有自保實力，一旦掀起反毛浪潮，他們自必相繼呼應。這一點，不啻許世友了如指掌，大陸人民也有此看法。許世友說南北幹一幹，當然包括此一因素在內，北方軍閥的支持，許世友便有勢如破竹之勢，即使反抗，許世友也有足夠實力鞏守南方，因爲南方並沒有親毛華的軍頭，他們只有跟許韋共存亡。所以南北一開戰，可以肯定許韋會取得勝利。

當許陳爭吵時，華國鋒粒聲唔出，足見華的實力如何。許世友譏諷陳錫聯既衞毛又何反江，實是一箭雙鵰，把華國鋒也罵了。倘華國鋒有當年劉少奇之權力，在蘆山會議上反駡彭德懷，華國鋒是不會放過許世友，甚至把許韋拘捕，然後征討南方。華國鋒要靠葉劍英打圓場，他在北平風頭，是自我吹捧而已。

廣州已出現反「新四人帮」大字報，若不得廣州方面支持，絕不敢寫出，因爲「新四人帮」名義上是中共中央領導層，攻擊他們，豈不等於造反，此大字報一出，南北分裂局面肯定出現了。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五月二十）

紀登奎武力解放台灣
顯示華紀集團臨困境

編輯生先：

據外電報導，中共副總理紀登奎可能出任總理一職，因爲最具希望担當此職的李先念，因年事已高推却了。同時紀登奎向外界表示，中共一定要用武力解放台灣。

紀登奎跟華國鋒一樣，是靠文革集團起家，而又靠叛變文革而取得權力。紀登奎可能出任總理一職，絕不是因李先念推檔之故，實由華國鋒任人爲親，把權位交給心腹。在中共的統治層裏，從沒見一人自動放棄權力，除非被鬥垮，他們把權力視作生命，由生到死，緊抓不放，以毛周爲例，當黨主席與總理，直到兩腳伸直爲止。李先念雖然年事老，但有先例可循，爲何不能當總理，顯是華國鋒對他排斥。事實上，以紀李對華效忠，紀可說百分之百，當然華取紀而捨李了。

紀登奎叫囂用武力解放台灣，並不是說紀比周鄧激進，因周鄧曾圖以「和平方式」解放台灣，被世人認爲是溫和派，故人認爲紀是激進派。事實上，紀是作賊心虛，目前北平華帮小集團面臨南方勢力許韋的威脅，南北戰爭一開，華紀必垮台，因此紀在此危難場合下發表武力解放台灣論，以轉移大陸人民及各系山頭注意力。此種伎倆，在中共的歷史中屢次出現，一旦當內部矛盾嚴重時，不是提出打倒美帝，便是解放台灣，把內部矛盾的重心轉移在對外上，其中最著者，是毛的三面紅旗失敗，內部矛盾無法解決，毛便提出解放台灣，炮轟金門，強把內部矛盾轉化爲對外矛盾，致使內部矛盾得到消解。華紀目前處境，比毛在五八年還更困難，故重提武力解放台灣論。但大陸人民已不會上當，地方軍閥則嗤之以鼻，因爲華帮能否調動福州軍區已成問題，還談什麼武力解放台灣。

讀者 永勝
（五月廿一日）

華葉承襲老毛皮毛
鼓吹戰爭蠱惑人心

葉劍英、華國鋒雙雙在「學大慶」會議上唱雙簧，一個重彈老毛的世界大戰濫調，一個警告共黨內部可能發生「突然事變」。這類自嚇與嚇人（大陸人民）的囂叫，正好反映了中共兩個頭頭的內心虛懼。

「蘇美爭霸愈演愈烈，總有一天會打起來。」這是葉劍英的叫嚷。蘇美是否在「爭霸」，本來就屬於模稜兩可的說法，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看法，根本無法作出定論。在人類世界，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甚至每個團體，單位之間，都會存在這樣那樣的矛盾與分歧，但那並不即等於它們在「爭霸」。尤其是現代科學技術所達致的成就，使矛盾各方對於一個「爭」字都深具戒心，而寧願力謀妥協與緩和，更何况去「霸」。至於是否「總有一天會打起來」，則簡直有如預言地球與月球總有一天會相撞一樣，實現之期渺然無定，非但這一代人看不見，再隔百年、千年也未必看得見。因此，人們便了解到，共頭這種叫囂本身，實在毫無意義，而顯然另有用心。葉某緊接着說：「要有戰爭觀念，要準備打伏，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我們一定要搶時間，爭速度，在戰爭爆發之前，把內地工業建設好」。這才是醉翁之意。他不外將戰爭恫嚇當作「催化劑」，當作「激素」，藉以刺激勞動工人僅餘的體能，去榨取老百姓行將竭盡的血汗；假「備戰」之名，去掩蓋內部困難，去調和矛盾轉移視綫。

至於華國鋒所說「今後的二三年國際國內的階級鬥爭也將是很複雜的，我們要準備對付可能發生的突然事變」，亦是基於同一理由。所謂言爲心聲，這段話正是華某的恐懼心理的反映。因爲平日作虧心事太多，又因本質虛弱，缺乏自信心，所以終日疑神疑鬼，惶惶不安，害怕自己會施於人的「突然事變」有朝一日臨於本人頭上。接下去說「正因爲這樣，我們更要加倍努力」，其用意與上述對葉語的分析如出一轍。反正一要挖空心

思維護本身的既得利益，二要不擇手段剝削榨取人民血汗。

其實，這些都是老毛生前玩慣了的把戲。甚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性越來越高」，甚麼「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甚麼「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甚麼「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依然存在」，全是蠱惑人心的妖術。華、葉只是承襲了其皮毛。以毛的老謀深算，他的咒語妖術尚且未能欺騙人民，收到預期效果，又何況其九流劣徒如華、葉者流的小玩意兒？

（小葉）

華幫政令不出朝門 地方軍人各懷鬼胎

編輯先生：

渾號「鄧矮子」的鄧小平，其命運實在坎坷，先是「文革」的「劉鄧黑司令部」黑頭頭，給打入牛棚中。再次「放」出不久，又在「四五天安門事件」中給整掉。現在，在大陸又再地傳出「鄧小平將復出」的消息。

鄧矮子復出，似乎已是箭在弦上，但華國鋒等始終在張箭不拉弓，所謂你急我不急的姿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

自「文革」以後，誰都知道，劉少奇和鄧小平，已被打到黑帮一類，中共政治舞台上沒有他們活動的份兒。可是，鄧小平命中註了有波瀾起伏，在周恩來死前他從牛欄中被解放出來，重行登上紅色的政治舞台，眼看就成為周恩來的「接班人」，有誰知，毛江絕情，再次將矮鄧拉下馬，既批且鬥，反鄧臭鄧的小冊巨著，從大陸到海外，充斥每一角落，鄧矮子臭名遠播。毛澤東結束了他罪惡的一生後，北平發生宮廷政變，「四人帮」倒台，實力派掌權，矮鄧又從死巷中復活，特別是「廣州軍區」的許世友，更不遺餘力地支持鄧小平復出。然則，迄今數月，日子一天天的成過去，但聞樓梯响，不見人出來。由此可見，鄧矮子的復出，必然遭遇到多方面的阻擾，困難重重。

目前中共的形勢，的確是大壞而不是小壞。中共新中央令不出「朝門」，各地黨政軍大權不是掌握在實力軍閥手裏，就是讓各派系各山頭頭們瓜分了。他們對華國鋒所領導黨「中央」的指示，陽奉陰違，你做你的「大皇帝」，我做我的獨立「小國王」。那些「獨立王國」的山頭們，有「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不同派系的老幹部，也有劉少奇的餘黨，更有「文革派」殘餘勢力，他們各懷鬼胎，樂於讓華國鋒做「兒皇帝」，不願見鄧小平復出。究竟傀儡的華國鋒好做事嗎？

目前中共的十一大「軍區」，無疑已成藩鎮割據之勢，毛澤東在世之日奈何不了他們，其他中共頭目更是無能為力。華國鋒因緣時會等如搭火箭上來的人，他的本錢不夠，由四人帮所一手組成的「文革派」，並未因「四人帮」之垮台而解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這股力量雖成事不足，却「敗」事有餘的。這對鄧小平的復出自然是潛在的阻碍力量。

再說，由華國鋒與軍權派、元老派雜拼而成的中共新中央，由於他們之間基於利害而結合，又因彼此利益不同而發生矛盾自起衝突，從此爭權鬥爭將日甚尖銳，明爭暗鬥新當權派更趨四分五裂。湖北黃安籍的李先念、陳錫聯、李德生等人，和以葉劍英、徐向前為首的元老派，利用華國鋒，勾結汪東興，把握了特務機關「公安部」和「中央警衛團」的八三四一部隊，妄圖挾「天子」以令「諸侯」。不但「諸侯」不賣帳，甚至新貴們內部也矛盾百出。他們之間的鬥爭，如果有第三者介入的話，第三者便能坐收漁人之利的。

讀者　方戟

（五月二十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投生 回文虞美人

封淑英

殘民以逞功爲過。惡極難逃禍。暴君苛政罪如天。算要碎分屍去復仇寃。
舟沉恨水洪流赤。頂沒浮爭力。避凶趨吉早之謀。密密道由須正向明投。

回讀：

投明向正須由道。密密謀之早。吉趨凶避力爭浮。沒頂赤流洪水恨沉舟。
寃仇復去屍分碎。要算天如罪。政苛君暴禍逃難。極惡過爲功逞以民殘。

初夏

葉惠波

極目天南水國鄉。薰風扇物藕花香。青春過眼傷時短。赤帝當權覺日長。
重檢夫人還有淚。未來公子恐無腸。若容寄跡清涼殿。肯爲趨炎惜下堂。

清明有感

海外遺民

此日清明異昔時。廢除掃墓鬼皆知。兒孫自顧難溫飽。宗祖應憐忍餓飢。
濁酒三杯遭破舊。紙錢一串犯興資。立新誰敢識秦政。且讓遺民寫諷詩。

青年節

梁莊

擲顱有價頓忘家。慷慨歌迴落日斜。叱咤雲遮珠海月。怒濤波淹碧江沙。
敢將赤手摧胡虜。誓把丹心復漢槎。烈士忠墳留偉績。萬年瞻拜吊黃花。

悼馮文玉詞長

張仲權

廿年相與德與鄰。淡遠清寧白有眞。歷遍滄桑恒話舊。爲輪與彈相同塵。
旨酒名花談壯歲。楚岫吳江有深契。桃花扇底漾春風。翻嫌家室爲君累。
盈虛消息欠參詳。大好韶華逐川逝。鬢須漸白髮垂耳。咫尺天涯家萬里。
眼看幼穉作成人。此身自笑猶童子。

錢歲

勞經綸

才高性狷雜諧俗。正值亂離丁百六。輕埃坭紫與嫣紅。愛向東籬採幽菊。
回頭長憶江南月。猶賦陽春吟白雪。那知江上現青峯。鼓瑟仙靈已超脫。
春雨秋風思過往。月明顧影念良時。叵料良時無復至。難逢知己太音希。
太音孃孃情何限。鳳管鸞笙韻已微。冷暖人間變紺白。一任辛咸自怡懌。
精研哲理通儒釋。閒話家常遵墨翟。虬松峻嶺耐冰霜。萬境如如處安宅。
諷世詩篇屬序首。經年邏輯不停手。生平心力聚於斯。殺青有待期不朽。
難測者天難明數。癸丑元宵日將暮。龍鍾漫步過通衢。市虎橫衝殂當路。
君歸去兮返帝鄉。琴音不調感徜徉。墓阡矗立留碑記。和合山頭草自芳。
當年著就手書迹。展卷摩挲看自惜。春閨恐。換徽詞。猶存古道照顏色。

錢歲

勞經綸

落盡歲華錢歲殷。潛龍今已隱龍文。盤蛇翻穴伸頭出。端座吟詩吐芷薰。
振鷺翔天疑拔類。遷鶯桀木喜鳴羣。侵凌日鬼應知止。除舊迎新刮曉昏。

前題

李撫虹

春來春去本尋常。底事于卿動感傷。獨有舊醅供淺酌。曾無甘脆潤肥腸。
郊居落莫惟耽靜。社飲頻仍却近忙。醉後未妨抬醉眼。糊塗難得失疎狂。

前題 次洛新安舊作

荊鴻

頗憐詩病不曾砭。但補精神坐淺檐。壓歲未忘花滿插。盈頭又覺雪新添。
明朝且醉屠蘇酒。適意還聽阿鵲鹽。正喜春風偕客至。盤餐市近味能兼。

前題

蕭君亮

居諸荏苒去如流。客裏浮生又一秋。
往事漫尋蕉下鹿。閒情翻羨水中鷗。
未隨島佛陳詩祭。肯效坡仙爲酒謀。
錢歲老妻難免俗。雞豚自勞樂悠悠。

前題

麥菁慶

玉壺酒暖意曚朧。節序遷移類轉蓬。錢歲行將迎旭日。吹愁何憚假東風。
乾坤春滿來鳴鳳。雷雨年新起蟄龍。爲問梅花開遍未。耐寒松竹勢凌空。

錢歲 二首

麥正本

歌哭難如阮籍狂。途逢歧處轉徊徨。底須去國翻懷國。不是登場便下場。
氣混龍蛇噓大澤。聲傳鶯燕喚新陽。年年錢歲俱如此。一首詩成酒一觴。

醉臥紅毹未必狂。深宵酒醒意慚惶。得邀天幸全餘命。續把生平演幾場。
好客自承輸北海。舊傳誰更認高陽。來朝且待東風便。靜挹河芬仕玉觴。

前題

蕭瑤笙

依依惜別鼓聲中。來也匆匆去太匆。終歲暑寒休戚共。四時豈歎樂憂同。
錢行有酒非徼福。守拙無文可送窮。但願愁隨殘臘盡。明朝滿田又春風。

前題

繆香城

春風此際遍吹無。不信天心負一隅。媚世非才休賣嬾。祭詩其奈還催租。
遺民乏肉資兵食。飛將何年復版圖。默祝上蒼惟片語。莫將冷暖更懸殊。

前題

盛献三

頑軀幸健渾忘老。可是韶光已暗移。午覩水仙花瓣綻。忽與臘月歲闌思。
世間厭舊懷多欲。年序無情錢豈知。且喜過逢文酒會。共歡詩畫與琴棋。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LIBRARY
CHUNG CHI COLLEGE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1

華某的抓・關・殺失靈了

警務人員多被打爲「貪官」稱

評卡達免除星格羅職務

北約的內憂外患

一齣殉學悲劇

日本的電視節目及成人電影

香港玩具業面臨新排戰

提心吊胆！

權力鬥爭

嚴以敬作

評「跟隨毛主席長征」的新本

且看他們如何糟踢歷史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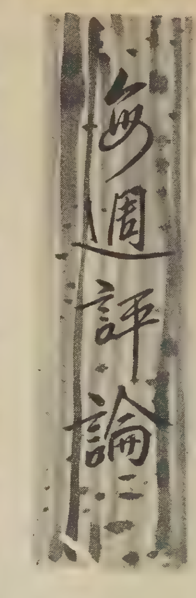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百三十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3r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某的抓・關・殺失靈了

山西屠夫

華國鋒上台七個多月來，表面上看大陸形勢確似「大好」，並且也眞大有毛澤東生前依靠四人帮當政掌權那幾年他們甚麼也沒幹，華國鋒坐上一把交椅喊出「抓綱治國」口號後，才百廢俱舉，毛家政權傳到第二代才算出了個「英明領袖」。實際上華某當權以來，表面上幹的像開會、視察、題詞，接見和照像等等，都是婢學妾侍學着老毛的樣子，似乎他也滿有一套；但對華的那一套若詳細觀察和分析，又不難看出：那完全是花拳腿表面功夫。因爲自一九六六年毛江夫妻團結如一人，勾結槍桿子林彪，筆桿子陳伯達等人，針對劉、鄧以及他們的「路綫」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迄毛死華上台整整十年，在這十年中甚麼黨章、「憲法」和甚麼「傳統」，就連工農業生產方面的所謂「規章、制度」被砸爛後，一直沒有恢復起來。以華某那麼一塊料，當然不是一下子甚麼都可以「抓」起來的。開會多，並不等於中共的重要工作已上軌道，相反地却有使中下級幹部吃不消之感。日前，一個共幹給北平「人民日報」寫信說：因爲開得太多，所以，使幹部馬不停蹄，疲於奔命，時間都被大小會議佔用了，反倒沒有時間抓工作。

華某上台後，認眞「抓」，並且「一抓到底」的工作，主要是逮捕四人帮後，全面清查大陸各地與四人帮有關的人和事。中共在宣傳上對於搜捕四人帮份子，始終說是「一小撮」或「少數人」，其實經過羅織和株連，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除青海、西藏這兩個人口均在二百萬左右的省、區被捕人數較少外，其他各地受牽連被捕的人均以萬計。華某對所謂「毛澤東思想」，學得好、理解深，用得活的只有三個字：抓、關、殺！然事實早已證明。這套辦法過去行不通，現在行不通，將來更行不通。在中共黨內說，毛總算較有「威望」，但這個魔王利用殺的手法在他的朝廷內部建立「威望」還可起到一些作用，但用這套辦法對付老百姓就不行了，因爲連中共本身都常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現在老毛已死了，華國鋒的「威望」又在那兒呢？又何况大陸同胞已普遍覺醒！

紙是包不住火的。儘管中共嚴密封鎖見不得人的消息，但百密一疏，從一地一事已可看出：中共統治者與受迫害的同胞已全面展開殊死的搏鬥。

據五月二十三日路透社發自北平的電訊稱：遼寧省瀋陽市，有八個人被判處死刑，其中一個是「組織反動政黨」的二十四歲青年。在瀋陽火車站貼出的大字報指出：這個青年組織的政黨叫作「中華革命黨」，有綱領，有黨旗和黨徽。中共還說這個青年「收聽敵人廣播」，「書寫反革命詩句」，被捕時「企圖逃往蘇聯」。

另外被兇惡的中共政權判處死刑的覺醒的青年人「罪名」，有「破壞鐵路交通」、「撰寫修正主義日記」、「繪寫反革命圖畫及標語」、「謀殺」、「盜竊強姦」等。大字報還說：這些青年人是「四人帮的支持者」。

這只是華某上台後，連續在大陸各地大事屠殺中的一次，也是中共瀋陽當局「偶一不愼」給外國記者看見的一次。事實證明：某些短視政客和論客認爲華某屬於「溫和派」的說法是錯誤的。他繼續施行血腥統治，並屠殺無辜以立威，只這一點已可看出：華某這個山西屠夫絕非善類。但是，毛給華某遺留下來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特別是中共政權成立二十多年來，好話說盡，壞事作絕，大陸同胞已普遍覺醒；不但不再上它的當，且已開始採取各種手法與中共血腥統治集團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瀋陽中共統治當局判處死刑的八個人，年齡由二十到三十餘歲。用中共的濫調說：確是「生在紅旗下，長在新社會」，和甚麼「在毛澤東思想雨露陽光哺育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那麼他們以至千千萬萬的陷身於中國大陸的青年，爲甚麼不甘心受欺騙被奴役，鋌而走險，甚至組織政黨決心與中共周旋到底呢？一句話：中共的主義，理論和路綫，政策等等無一不是落後的，腐朽的，在它的統治下當順民只有死路一條！

在遼寧省因有「四人帮的那個死黨」毛遠新受捕，另一可能中共當地有關部門故意讓西方記者看判處八人死刑的大字報，並在一大堆「反動罪名」後，加上「四人帮的支持者」這麼一條，藉以表示他們是「死有餘辜」。說起來，那個「辦事」使老毛「放心」的華國鋒眞說得上心狠手辣，翻臉無情。整江青是整老毛，整毛遠新也是整老毛。雖然他上台開始，就着手編輯出版「毛選」五卷，和建停老毛死屍的「紀念堂」，並通過大陸宣傳工具，宣傳他是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是毛的「好學生」，當然老毛不會提出反對，因爲他已於去年九月九日畢命了。事實上華某對毛是利用，但由於他作得太過份，不久將來毛被鞭屍，他想不垮也難。

六七年港共暴動曾經搏命

警務人員多被打爲「貪官」

許多警務人員退休後到台灣居留，廉政專員公署及左派報紙一律將之打成「貪官」。使人懷疑的是：既然他們是「貪官」，爲什麼香港政府准許他們出境，已經定居台灣，又說人家「包庇」，要求「引渡」回港。由此可見，廉署及左派目的何在。近聞台灣當局亦對這些人進行「調查」，如果曾經助紂爲虐，將列爲「不受歡迎人物」，不接受其設籍、居留的要求。

萬人傑

「包庇貪官」？

居留台灣的一班退休香港警務人員，成爲左報及所謂中立報攻擊中華民國當局的口實，他們指責台灣「包庇貪官」。最近香港新聞界訪問團訪問台灣時，向政府當局提詢這問題，政府官員有詳確解釋：

一、任何中國人都可申請在台灣設籍居留。二、只要他們遵守中國法律，在國內沒有犯罪紀錄，政府不能予以拘捕治罪。三、中華民國與英國並無邦交，香港政府亦從未將這些人的貪污資料通知中國政府。四、這些人未經香港法律審判，判定有罪，故不能以「犯人」視之。

中國政府官員說，這些人在台灣定居後，並無不法行動，遵守法律，故政府應予人權保障。

明報查老板在社評中也承認中國官方這樣處理是合情、合理、合法。不過他說：台灣政府明知他們貪污，就不應讓他們入境。這論調受到萬人日報讀者反駁。其實查老板這句話之不合理，連小孩子都看得出。我們反問查老板一聲：香港政府明知道他們貪污，爲什麼讓他們出境？如果他們在香港不能出境，又如何能在台灣入境？

香港政府一步緊似一步的整這批警務人員，使人不禁疑竇叢生，因爲這批被整的警務人員，幾乎清一色是曾在一九六七年港共暴亂期間立下汗馬功勞的。對香港市民來說，敉平暴亂是有功；但對港共來說，却是舊恨難忘。爲什麼要設立廉政專員公署針對這些人？是巧合？抑或眞有決心整肅官常？

說到貪污，直到目前，廉政專員公署還只做到「拍蒼蠅」階段，眞正的吊睛白額，一隻也沒打到。無知的小民，平時也許受到一些花么、警長之類的欺壓，拍了兩隻蒼蠅，他們便額手稱慶，那知香港政府裏面却有論千萬、論億貪污的人呢！

明乎此，可以想到，廉署對付那大批警務人員，對整肅香港的貪污所發生的作用不大，中下級公務員或者有所顧忌，眞正的老虎何嘗受到影响呢？

有人認爲香港的反貪有一政治作用」，這一點難以證實或否定，不過，由於香港政府有不少措施是被動的，使人感覺得有一種影响力在影响它。

由於左報與中立報互相呼應，攻擊台灣政府「包庇貪官」，事情便差不多擺明。這些人未經審判，便成「貪官」，在民主法治及尊重人權的地方，不應有此情形發生，除非在沒有法律的極權國家。

不受歡迎人物

說到「包庇貪官」，應受指責的是香港政府，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居留台灣的退休警務人員，都是未經審訊定罪的，依據英國法律，只可稱之爲「疑犯」；但香港包庇通緝有案的中華民國貪官，却是眾所週知的事。

中華民國退出中國大陸前，在政府救濟總署裏担任高職的一位官員，貪污有據，連公家冷氣機也拿回家作私人享受。香港政府不但包庇他，且給予極高職位，在位之時，一點不改變其過去作風。香港納稅人的金錢，不少刮入他的私囊，是則他不但貪污了中國老百姓的錢財，也貪污了香港市民的錢財。攻擊中華民國政府「包庇貪污」的人，爲什麼不仗義執言，要求香港政府把這中華民國貪官，引渡返台灣，治以應得之罪？

被指爲「貪官」的香港退休警務人員，和這一名中華民國貪官有很大不同。一來，香港退休警務人員在香港大部分未被通緝，並無犯罪證據；二來，他們在台灣都從事正當投資，遵守中國法律。那位中華民國貪官則是政府通緝有案的，同時，他在香港藉其職位刮龍，也是他主持的機構內人所共知的事實。兩相比較，有大巫小巫之別。

因此香港對台灣的攻擊，應先從本身做起，把留港貪官，先送返台北，才能提出要求引渡。

據連日報章報導，廉政專員公署爲對付這批所謂「貪官」，打算刊印海報，把他們的照片、家財數字公佈，藉以「引起市民注意」。香港政府本身怎樣做法都合理，他們是香港公務員，如香港政府

新聞以外

認為這樣做是合法，誰也不會反對；但台灣不是香港政府可以行使權力的地方，指責人家「不合作」，就太霸道了！

不過，據老萬所知，這批留台的退休香港警務人員，也不是全部受中國政府「歡迎」，台灣當局對這四十餘人也正進行「調查」，將來調查有了結果，相信會有一部分人，即使香港政府不要求引渡，他們也會成為「不受歡迎人物」。

不過，台灣當局與香港政府對「好」「壞」的看法與角度完全不同。他們調查的要點，是這些警務人員在職時，對我方工作人員的態度如何，如果惡迹並不顯著，沒有陷害我方的人，也沒加以虐待，在台灣居留當然沒有問題；但有些人曾經作威作福，我方的人被抓到時，不少捱到藕肺，犯過這種罪行的，便會成為不受歡迎人物，將拒絕設籍，不許居留。

包庇與勒索

五月十九日左報發表一篇「新語」，標題為「逃台貪官被勒索」；另一家左報新聞報導標題是：「台灣蔣帮包庇港貪官」。單看這兩條標題，便可知左報造謠造得多麼矛盾。「包庇」與「勒索」是完全相對的兩種態度。

左報作出這不同的說法，目的至為明顯。說台灣包庇他們，是對這班在六七年港共暴動時會嚴厲對付過左仔的警官，予以窮追猛打，以報當日一箭之仇；說台灣勒索他們，是要醜化中華民國政府，把它形容成「人民政府」一樣，盡力「共」人民的「產」，不讓任何人有私人財富。兩個目的不同，發佈這些消息與寫這些文章的時候，也許並沒發覺其中矛盾。

不論住在台灣的人，或從香港到台灣，探望過這班退休警官，對他們的生活狀況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們既未受包庇，也不會被勒索。和其他老百姓一樣，他們安安份份做正項生意，受中國法律保護。也許這是他們唯一可以安居的地方，因此他們對自己的行動操守，非常檢點。初時還不免有花天酒地、揮霍無度的行徑，時至今日，都作了長久定居的打算。長久定居必須有維持生活的方法，雖然手上有些浮財，也難免坐吃山空，因此有些人置業收租；有些人開設酒樓餐廳；也有作其他工商業投資。有了收入，就可以維持安定生活。

聽說他們有個「俱樂部」，藉以時相叙首，保持聯絡。不過並不包括全體，有些住在台中、高雄等地，漸漸已分散了。如退休多年的探長顏雄，就很少和其他警官來往，自己開設了一家南磊企業有限公司，做泰國生意，規模很大。左報報導說：「其所以突然說要『搜集資料』，那是因為蔣帮包庇貪官，舉世聞名，對蔣帮的『聲譽』，大大有損之故。為了保護自己，蔣帮便作狀，說要『調查』了。是不是眞的在『調查』？很可能是在『調查』，但那不是為了肅清貪污，而是為了作狀，同時，說不定為了敲詐勒索。」

台灣當局「調查」香港警務人員，確有其事，老萬在牛馬集也提過，調查目的確不是為了肅清貪污，因為肅香港之貪，非台灣當局的責任。但一些助紂為虐，與我方為敵的警務人員，中華民國政府是不會讓他們在台居留的。台灣當局進行的調查，就是這些人對我方人員的態度。留台的四十多人中，部份直到目前還未獲准設籍。不獲准居留，又沒有其他護照，到期使須離開，台灣不會再「包庇」他們了。

遺書．訴訟

翻開同一天報紙，有兩則新聞報導與廉署及警務人員有關。一則是自殺死亡的警長鄧觀勝的遺書發表，說明他求死原因是曾遭廉署迫害，要他指證同僚貪污，他不肯冤枉好人，寧願一死了之；一則是在警界服務三十三年，任內曾獲得七十多次奬狀的前華探長黎民佑控告廉政專員公署，無權指控他收入與財產不相稱，無權凍結他的財產也無權扣留他的旅行證件。

這兩件事，都是自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後極少發生的。廉署權力至高無上，不但是廉政，而且是廉商，不管是公務員或商人，都不敢碰這機關。可是黎民佑提出訴訟，鄧觀勝以死明志，雖然方法不同，却都是對廉署的反抗。

香港市民對廉署工作的評價，有兩個極端的意見：有人認為是港督麥理浩任內最大的一項成就；有人則認為是破壞香港社會安定的措施。老萬認為：廉政專員公署的設置是不錯的，但廉署的工作方針與態度，則有商榷必要。

由於廉署自始就將箭頭指向警務人員，專挖他們的底，過去十多年的舊事。也要翻案，使人懷疑其目的不單純在「反貪」。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在職幾十年的警務人員在退休後都不願留在香港，一個在職幾十年的警務人員，任何一樁經辦的事情，都可能被翻出來，作為「貪污」的證據。如果在證明了「無罪」後才控告廉署，即使獲得清白，精神上已受到極大困擾，倒不如離開香港，心安理得的過安定生活。凡離開香港的，一律稱之為「貪官」，這是不公平的。

鄧觀勝之死，是警務人員的一大悲劇，從他的遺書中可見到他的處境：「父親被廉署人員壓迫得好慘，他們要我與另一退休探目李××指證以前與我共事之舊伙記，指他貪污。其實他們係清白的，我不能這樣做，故此結束我的生命。」

鄧觀勝既不能擺脫廉署「壓迫」；也不能瞞住良心，把他認為清白的舊同袍指證，強說他們貪污。在這樣的處境下，除了一死，沒有別的路可走。能洞燭機先，跑到海外去，就可避過這悲劇，因此對逃亡的警務人員，不能太主觀，一律目之為「貪官」，難道我們對鄧觀勝這類悲劇人物，連一點點的同情心也沒有？

黎民佑的訴訟，結果如何還不知道，但像他這樣一個比較有能力的人，進行這次訴訟，對其他處在困境中的警務人員有好處，至少廉署今後在採取行動時，會多加考慮，會不會受到「反坐」呢？

評「跟隨毛主席長征」的新本

且看他們如何糟蹋歷史

達達

【岳騫按】本文係旅美學人寄來以認眞研究歷史態度，指出共帮竄改歷史。記得共帮慶祝長竄四十周年時，發表劉伯承舊作「回顧長征」，香港專家又指爲「穩健派」抬頭，區區當時曾取出劉伯承二十年舊文與之對照，發現新發表之文不僅删去林彪，並朱德而删去，當時曾慨嘆於香港之專家不讀共報共刊，一味望文生義自我心證。達達先生此文，對此類情況有切實考證，至爲難得。

毛澤東早期的警衛員陳昌奉，一九五八年在『新觀察』雜誌上（見該雜誌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至第十九期）發表過一篇題爲「跟隨毛主席長征」的回憶錄。同年出版單行本。翌年五月由北平外文出版社出版口文譯本，並就文中出現的歷史人物作了一些技術性注釋。

陳昌奉所作提及的歷史人物及有關情節本來已經就是中共對外宣傳的一種歷史，而且實際內容少得不能再少。可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中共的宣傳機構以陳昌奉的名義又出版了另一本『跟隨毛主席長征』，明明是一種重大變動的版本，例行出版說明却不作任何交代。這種自欺欺人的伎倆實在不比同時代的周赤萍高明多少。

删掉朱德

現在且來看看一九七一年版本如後篡改了文化革命前的正史：

一、首先把朱德删去了。正史說：

參軍后，我被分配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同志是四軍軍長）軍部副官處當號兵，不久，又調爲勤務員。

新本只說：

參軍後，我被分配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部當號兵。

二、把傳連暲删去了。正史說：

一天下午，剛吃罷晚飯，主席站在大廟門的台階上，好象是在想甚麼事情，中央總務處的袁福清處長和中央醫院的傳連暲同志來了，一看見他們倆，我心裏就樂了，這一定是來商量給主席調大夫的事了！

删掉傳連暲

新本只說：

一天下午，剛吃罷晚飯，主席站在大廟門的台階上，好像是在想甚麼事情，袁福清處長和中央醫院的負責同志來了。一看見他們倆，我心裏就樂了，這一定是來商量給主席調大夫的事了！

一九二七年傳連暲在長汀救護過了多少從江西撤下來的紅軍傷員！傳連暲後來又與共產黨一起渡過了多少艱難歲月！爲甚麼要從歷史上砍掉他的名字？

三、在往常，作爲長征的動人故事，劉伯承與川康邊界彝族首領小葉丹滴血結拜是一個不可少的組成部份。肖華曾以「通過大凉山」爲題專文記述這件事。正史的如下描述是合乎邏輯的：

聽過房東對彝族人這一番描述之後，雖然不全相信，可思想上增加了負担，別的倒不怕，就是打冷槍這一手很使人耽心。怎麼搞的？過去上政治課的時候，每每談到少數民族，總說他們受白軍的壓迫比漢人還重；說他們都是我們的好弟兄，爲甚麼沒有談到彝族殺害漢人這一點呢？于是我去問主席：

『主席，聽說彝族人好厲害呀！』

『你聽那個講的？』主席問。

我就把房東老大爺的話統統告訴了主席，並且問，『這都是眞的嗎？』

主席笑了笑，反問我：『你說那？』

我笑着搖搖頭。

主席說：『四川的彝族人和廣西的苗族人都是一樣，他們就是受白軍迫害最厲害的民族，所以他們也最痛恨白軍。可是他們對我們就不同了，我們尊重他們，把他們看成是我們的弟兄，要和他們團結起來，共同反抗白軍的壓迫。』又說：「我們朱總司令和劉參謀長（即劉伯承）都是四川人，他們最了解彝族人了。彝族人聽說朱總司令的隊伍來了會高興的。你們怕甚麼呢？

『可房東老大爺說的那麼有鼻子有眼兒？』

『那是白軍有意造的謠言，好挑起漢人和彝族人之間的仇恨；老大爺也沒有親眼看見，自然很容易受騙。』

聽過主席講過之后，我們跟隨主席的幾位同志都放心了。



右起王稼祥、毛澤東、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

兩天以后，我們從冕宁出發（這時劉伯承總參謀長已和彝族首領小葉丹結拜弟兄了），走到中午時分便進入彝族區。那時正是五月的季節，在我們的江西，田野早就被金黃色的稻田打扮起來，可這彝族區却是一片荒涼。看不到稻田，也看不到居住的房屋，只見樹木叢中星星點點的一些低矮的草棚子。

走進山區沒多久，忽然在我們對面冲過來一羣服裝稀奇古怪的男男女女，他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叫，這一來把我和曾先基吓了一跳。直到他們靠近跟前，才看出不象是打仗的樣子，倒象是歡迎我們。只是從擁來的人羣中間，走出四五個個頭高大的婦女，每個人的懷裏都抱着一只火紅的大公鷄向主席跑來，把主席團團圍住，熱情地在講着我們聽不懂的話。主席一邊走一邊向他們點頭，並且等着他們的樣子，把雙手放在胸前表示謝意。我和曾先基等同志，也學着主席的樣子，把手舉到胸前。

删掉劉伯承

可是新本來了個移花接木：

渡過金沙江以後，我們到了西康東南的冕寧。剛到這裏，就接到準備過彝族區，渡大渡河的命令。

兩天以後，我們從冕寧出發，走到中午時份便進入彝族區。那時正是五月的季節，在我們江西，田野早就被金黃色的稻田打扮起來，可這彝族區却是一片荒涼。看不到稻田，也看不到居住的房屋，只見路兩旁高山之間的樹木叢中星星點點的一些底矮的草棚子。

走進山區沒多久，忽然在我們對面衝過來一羣服裝罕見的男男女女，他們一邊跑，一邊大聲喊叫。從擁來的人羣中間，走出四、五個高大的婦女，每個人的懷裏都抱着一隻火紅的大公鷄向主席跑來，把主席團團圍住，熱情地在講着我們聽不懂的話。主席一邊走一邊向他們點頭；並且學着他們的樣子，把雙手放在胸前表示謝意。我和小曾等同志，也學着主席的樣子，把手舉到胸前。

删掉張聞天、王稼祥

四、一九三五年六七月，張聞天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王稼祥是中央政治局成員。當時正是兩河口會議的前后時刻。正史提及了他們，是非常合理而必要的：從過夾金山我就發瘧疾，過了夾金山已經好了。后來因爲被雨淋了一場，又加上長途行軍的疲勞，不想在準備通過最艱苦的草地的時候，我又犯病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生病，不單單是個人的痛苦，全體戰友都要爲你着急、担心；特別是主席，在這裏會議多的難以想象，他的身體更虛弱了，瘦瘦的身軀顯得更加高大。有時深夜散會回來，不等休息就又和張聞天、王稼祥等首長研究問題，有時一直持續到天亮。而在這種繁忙的情況下，他還經常探望我的病；有時看我寂寞，就給我講爲甚麼過草地和一些有趣味的故事，鼓勵我堅持戰勝草地。

可是，新本爲了骯髒的目的，同樣禁止了他們出場：

從過夾金山我就發瘧疾，過了夾金山已經好了。後來因爲被雨淋了一場，又加上長途行軍的疲勞，不想在準備通過最艱苦的草地的時候，我又犯病了。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生病，不單單是個人的痛苦，全體戰友都要爲你着急，担心，特別是主席，在這裏多得難以想像，他的身體更虛弱了，瘦瘦的身軀顯得更加高大。有時深夜散會回來，不等休息就又和首長們研究問題，有時一直持續到天亮。而在這種繁忙的情況下，他還經常探望我的病，有時看我寂寞，就給我講爲甚麼過草地和一些有趣味的故事，鼓勵我堅持着戰勝草地。

評卡達免除星格羅職務

錢希川

美駐韓軍參謀長星格羅少將批評卡達總統撤軍計劃，被卡達召回華府，免除職務，此一行動，跟杜魯門罷黜麥帥之職，同出一轍。星格羅是二次大戰時的英雄，戰功卓著，作風硬朗，他的批評，實際而中肯。然而，卡達是美國三軍最高統帥，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以執行命令爲任務。向統帥挑戰，其被免職，勢所必然。不過，他的明智見解，將使卡達政府有所警惕。

批評卡達撤軍

駐韓美軍參謀長星格羅少將，五月十九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的一篇訪問談話中說：美國總統卡達在未來四、五年內，將美軍撤出韓國的計劃，「是一項會以北韓作戰作爲終結的錯誤。」

星格羅將軍，這位韓國境內第三高級美陸軍將領，爲了世界和平，也爲了韓國以及東北亞地區盟國的安全，不顧卡達總統既定的政策而必欲暢所言，雖然明知今後官祿不保，這種勇於負責的態度，無寧是值得令人欽敬的。

就星格羅而言，他認爲有作戰準備的美國第二步兵師，一旦撤離韓境，不僅削弱韓國防衛力量，且會被鼓舞北韓方面的南侵。換句話說，就是引導韓國走上戰爭。身爲韓境美軍參謀長，知識與情報，比我們靈通。當然他不願見韓國因撤軍而走上戰爭之途，乃以殉道的精神坦陳其見解。

星格羅將軍透露：『過去十二個月的深入情報收集，已發現北韓比我們所想像的強大許多、許多。』

星格羅批評說：『我深感關切的是，在撤軍問題上作決定的人，是根據過時的情報——兩三年前的情報——大大低估了目前的北韓的力量。』

由於職務關係，由於公開抨擊卡達總統的撤軍計劃，星格羅少將已於五月廿日接奉卡達總統的命令，搭機離韓返回華盛頓說明一切。當卡達總統召見星格羅少將之後，美國防部隨即宣佈，星格羅已被解除駐韓美軍參謀長的職務。

當被問到卡達是否對星格羅公開疑問他的政策的立場一事感到難過時，一位白宮官員答覆說：『他不會高興。他（卡達）是最高統帥，而竟有一位將軍作一項政策聲明。』

卡達的另一位助理，力促記者不要忘記，總統以前是一位職業海軍軍官，他對說那種話的人會有什麼態度。

軍事當局想不起來，自杜魯門在一九五一年將麥克阿瑟將軍自韓國召回來以來，有何高級軍官被總統命令自海外回國的。

當卡達下令召回韓國境內第三高級美陸軍將軍之時，漢城方面之美國及韓國官員沒有一人敢於發表同情星格羅將軍的談話，大家都噤若寒蟬，當然，這是職業軍人不能對白宮政策任意批評的緣故。

據說：駐韓美軍總司令威塞上將，副總司令勃恩茲中將，曾直向卡達總統及國防部長哈勞布朗表示他們對撤軍行動的焦慮。

威塞明白的指出：『美國軍事由文人控制是憲法原則。總統不但是三軍統帥，也是（美國）所有人民的總統。』

他說，總統決定美國的國家政策，並自較軍事更廣泛的觀點考慮優先事項。他說，軍方只能給總統軍事方面的建議，然後執行總統政策。

他強調，不論敵友均應深切明瞭，卡達總統已向世界保證，美國將不危害韓國的安全。

二次大戰英雄

美駐韓美軍參謀長星格羅少將，現年五十五歲，是一位作風強硬，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戰功卓著而曾獲得許多勳章的軍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星格羅自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畢業後，志願投效戰畧服務處，軍階中尉。戰畧服務處爲中央情報局的前身。

在一九四四年，他領導一個三人小組，空降到德軍防綫後方，訓練法國反抗志士。然後，他被派到遠東，領導中國游擊隊，在中南半島邊界地區，與日軍作戰。

在大戰結束前不久，他和其他人空降到海南島上的一處日本戰俘營，救出了四百人。



美國防部長布朗陪星格羅往白宮



被卡達免職的星格羅

在韓戰期間，星格羅爲中央情報局做事，並担任第三步兵師一個營的營長。在越戰期間，他曾從一個設在寮國的稱爲「鷹巢」的秘密指揮哨，協助進行打擊北越的秘密活動。

一九六八年七月至一九七一年七月，星格羅担任駐西德第八步兵師第一戰鬥羣指揮官。

他是一名作風強硬的軍人，在政治上則屬保守派。

一位前駐韓美軍指揮官今天表示，現任駐韓美軍參謀長星格羅少將，「必須準備接受」因公開批評卡達總統撤退美國駐韓地面部隊的決定而引起的「後果」。然而，已退休的史廸威將軍表示，一般而言，他同意星格羅反對撤軍的主張。星格羅係由史廸威遴定出任現職。

這位去年十月才卸任的前駐韓美軍指揮官說，他不認爲，空軍或海軍力量能取代地面部隊，作爲阻止北韓向南韓發動攻擊的可靠阻嚇力量。

駐韓美軍實力

駐韓美軍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爲步兵師，一爲空軍師，總人數約四萬人。

除了受過良好訓練，有良好裝備的第二步兵師之外，還有許多炮兵和飛彈部隊及支援部隊。

因此，地面部隊人數多達三萬二千人；這些是美國總統卡達擬議中將在四至五年期間撤退的主要目標。

駐韓美國空軍擁有數個中隊的戰鬥轟炸機，約一千件戰術性核子武器人數約爲七千人。同時還有象徵性的海軍和陸戰隊人員，總數不超過三百人。這些地面部隊組成美陸軍第八軍，而在韓國的全部美國武裝部隊，則組成駐韓美軍指揮部。

威塞將軍是第八軍和駐韓美軍的指揮官。他也是一九五〇年至五三年韓戰期間成立的聯合國軍指揮部的總司令。因爲抨擊卡達總統的撤軍計劃而被召回華盛頓的星格羅少將，是威塞將軍麾下三個指揮部的參謀長。

跟麥師同出轍

卡達總統的這一嚴厲行動，與杜魯門總統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九日召回當時的駐韓美軍兼聯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並予解職相似。雖然星格羅的聲望功勳不能與麥帥相提並論，但其因與總統的政策意見相左而遭罷黜，則如出一轍。

以杜魯門與麥帥的爭執而論，如果當年採擇麥帥的主張，世界的面貌必然會有所改變。再就這次韓境撤軍的爭議來看，星格羅的憂慮是否多餘，也有待事實的演變，讓這一切由歷史來評斷。

如所周知，美國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卡達總統更是倡導人權、尊重人權。對於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政策，任何國民理應都可發表主張，並加以批評。美軍撤出韓國的計劃，可說發言盈庭，批評者大有人在。星格羅久歷軍旅，熟悉韓國情況。心所謂危，說幾句自己認爲對話，無可懷疑，完全是出於善意。然則爲什麼却惹出了很大麻煩，要被卡達總統立刻召回，並受到免職的處分，豈不是與言論自由的原則，背道而馳。

但是，如果進一步檢討，就可了解，星格羅的身分，是一位軍人，而且是一位幕僚，他的工作，應是執行上級的決策。根據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第一欵的規定：「總統爲全國陸海空軍元帥」。因此，美國總統對於三軍將士，有絕對的指揮權。任何一個軍人，對於總統所決定的政策，必須絕對服從。星格羅對卡達的撤軍計劃是否明智表示懷疑，公開發表批評，是可忍，孰不可忍。無怪卡達總統，要行使他的職權了。

駐韓美軍司令威塞在星格羅被卡達總統召回後，發表聲明說：他的司令部的任務是在不危害韓國安全的情況下，執行卡達總統把美國地面部隊撤出韓國的政策。威塞說：總統從比軍事更廣泛的觀點來決定各種國家政策及其優先次序。他說，軍方只能給總統提供軍事方面的建議，然後執行總統的政策。被召回國的星格羅也說：只要總統決定了政策，他必然會忠實的執行。這都表示：「軍人以服從爲天職」，星格羅也好，威塞也好，任何一名軍人都好，唯一的任務是執行政策，如果有絲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表示，就會受到嚴厲的處分，美國以文人担任總統，而能有效的指揮龐大的軍事力量，其因在此。

軍人以服從爲天職

但是，如果單以「軍人服從爲天職」來看本事件，還是不夠的，因爲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中，要有效的貫徹政令，推動政務，不僅是軍人，凡是屬於事務官階層的公務人員，不論其職位高低，其任務都在於忠實執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不得有所非議、歪曲，否則，每一個官員都有自己的一套，政出多門，又如何得了，假使一名公務員，對上級決定的政策不表同意，除了作私下之獻言外，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自動辭職，以示抗議。福特上任之初，部下第一紅人的新聞秘書泰豪斯特因不滿特赦尼克遜而去職，便是一例。一條是決策者行使權力，將其撤換。福特時代的國防部長斯勒辛格，便因其對蘇和解政策與福特的意見相左而被解職。我們看到，美英各國政府的內閣閣員及高層人員，都因總統或閣揆更迭而全部換班，即是由於執政者要順利推行政策，必須選擇自己的班底。但是對於基層的文官，則各守崗位，一仍舊貫，因爲他們都是事務官，只要忠實的執行上級的政策，便沒有被更動的理由。

北約的內外憂患

李哲夫

華沙公約軍在數量上與裝備上超過北約組織，當它進行嚴厲攻擊時，北約如仍採取彈性反應，則很難應付緊急情勢。以目前北約沒精打彩的情況看，如果來自較遠非洲南部的威脅，北約很難立採肆應措施。所以北約組織的更新與軍事力量加强，應該是刻不容緩的事。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袖們於五月十日、十一日，在倫敦舉行兩天的高階層會議，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一項聯合公報，一致支持美國總統卡達的建議，即重新對東西方和解關係做深入探討，並指示各會員國的國防部長們迅速着手進行一項長期計劃，面對蘇聯軍力與華沙公約國家武裝部隊攻擊力量的繼續增加，西方必須加強它的防衛力量。

北約組織秘書長龍斯表示，十五個會員國都非常積極地响應卡達的呼籲，在今後一年內，軍事專家們將研究如何強化該組織的共同防衛力量，以對抗蘇聯軍力的擴張。

除法國與冰島外，北約組織會員國的所有國防部長們（包括美國國防部長布朗在內），於本月十六日起立即在布魯塞爾集會兩天，首次商討卡達總統改善西方防衛力量的新建議，以便應付今後十年蘇聯在軍事、經濟和意識型態上的挑戰。

卡達就任美國總統後，這是他第一次赴國外參與國際外交事務（在倫敦出席七個經濟高峯會議與北約組織高階層會議）。他的表現頗令人讚賞，英首相卡拉漢稱讚達總統是西方世界的眞正領導人。

卡達所提加強北約組織軍事力量，以應付蘇聯未來挑戰的長期計劃，實際上贏得了歐洲盟邦一致的支持。它們同意，在預定明年春季於華盛頓舉行的另一次北約組織高峯會議時，就它們推行這項計劃的進展，提出報告。北約組織的國防部長爭取時間，首先擬訂這項計劃優先要辦的事項。

觀察家們認為，蘇聯對這個聯盟的威脅已從單元化變為多元化，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所以這個聯盟必須採取新的因應措施。從軍事上而言，蘇聯的兵力在質與量上均畧為超越西方，這是西方所必須愼重考慮的。

蘇聯的國防經濟，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強，佔它的國民生產毛額百分之十二，約爲美國的兩倍。它的軍備的現代化，也超越西方的計劃。由於它的海軍的擴建，使得它的武裝部隊可以從事遠征，以致到達非洲南部，被用作有效的政治入侵工具。

十年前使西方躭心的，只是沿蘇聯領土附近，克里姆林宮的領袖們可能滋事生非。可是自赫魯曉夫偷偷滲入古巴建立共黨政權後，西方致治領袖們（尤其是美國總統）才恍然大悟，原來莫斯科的政治侵畧野心是不受地理環境限制的。去年的安哥拉事件，又給了西方一個很大的教訓。



去年北約組織部長們集會時曾同意，在聯盟地區以外所發生的事件，對該組織亦具有直接的影響。譬如南非雖然遠離該聯盟的防衛區域，但是如果發生意外的事件，却對西歐造成嚴重的影響。例如敵人如果控制繞過南非聯邦南端好望角的海上航綫，企圖阻止載運石油的超級油輪通航，則將使西歐的能源可能受到斷絕之虞。

駐西柏林盟軍舉行軍事演習

北約組織會員國內的政治傾向，也是一個引人躭憂而頗爲複雜的內政問題。如果某個盟邦政府轉爲共黨執政，這個組織該怎麽辦呢？意大利與法國的左傾勢力，近年來甚爲囂張，使得聯盟當局常年感到不安。去年意大利舉行大選前，一般認爲意國共黨可能獲勝而將掌握政權，於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立刻提出警告稱，如果意國由共黨執政，它的盟邦（包括美國在內）即停止對意國的經濟援助，北約組織的軍事情報系統亦斷絕與意國政府維持連繫。幸好意大利最後組成非共的聯合政府。

沒有人願意看到意大利和法國的共黨有執政的前景，但是大多數人自問：用甚麽辦法來防阻這種事情的可能發生呢？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時常提高警覺，不要讓共產黨人參政或担任國家安全部長之類的職位。北約組織是本着多項目的而成立的，當然不會疏忽共黨的這項企圖與伎倆。

私下談論的一個希望是，在下月的西班牙選舉中，溫和主義者將佔上風，西班牙將會較容易地滿足它多年想加入北約組織的願望。但是這項方針一直爲該國左傾社會主義分子所反對。

在經濟方面，人們廣泛地承認的事實是，如果西方社會陷於混亂與不安中，則對西方防衛力量大爲削弱。自美國卡達總統再度敦催他的歐洲夥伴們增強他們的傳統武力後，顯然經濟眞正的復甦，對於軍事防衛力的增強是極爲需要的。

某些盟邦的國防預算費今年已畧爲增高，但是估計的方法是不可靠的，有些甚至因通貨膨脹而降低了實際的支出。有些國家則與國內經費混合在一起，如英國對付北愛爾蘭的阿爾斯特省動亂問題。還有其他盟國對於北約防衛力的貢献，係屬微不足道；譬如希臘與土耳其的陸軍並未用來抵禦華沙公約的外侮，却自我從事鬩牆之爭。

軍事專家們曾多次指出與表示關切，即北約各國所使用的武器應力求統一與標準化，使能節省各自製造不同規格武器的費用，而發揮更有效的威力，並互相訂立購買武器的合同，正如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所提議，今後可多購買歐洲盟國的武器。法國製造的「幻象式」飛機、飛彈與其他高級軍火，近年來曾向拉丁美洲國家銷售。法國已僅次於美國和蘇聯，躋身於世界第三大武器輸出國。

北約聯盟增加自信心，現在應該是時候了，甚至在卡達所提議的十年長期建軍計劃未產生實際效果前，也許最好的途徑，是及早擬訂出一項新的基本戰畧。在一九五〇年代間，聯盟的戰畧被認爲是「大舉報復」，在一九六〇年代與直到現在，則被叫做「彈性反應」。但是戰畧必須隨着實際的需要而改變。

譬如美國一旦處於蘇聯飛彈直接射程以內時，「大舉報復」已不再可以實行了。「彈性反應」是憑藉戰術核子武器，逐漸地做有限度的反擊，同時常常引發一場戰爭，因此這種戰畧現在似乎已被事實所否定，而不合於時代了。



北約四大巨頭左起卡拉漢、狄斯亭、卡達、舒密特。



一齣殉

一位名叫梁慧賢的廿二歲少女，因爲三度考不上香港中文大學，留下了「因爲屢次考大學不成功，所以要死，這不是父母的錯，也不是自己的錯，而是社會的錯」的「遺書」，憤而切腹自殺。這一被稱爲「殉學」的自殺消息傳出後，引起了社會輿論及社會人士的極大震動，也引起了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社會問題的重大衝擊。

這究竟是梁慧賢個人的失敗，抑或是香港教育的失敗？這究竟是梁慧賢本人的錯誤，抑或是香港社會的錯誤？任何人都無法在這次自殺事件中去獲得確切的答案。因爲導致這次事件產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我們十分同情這位少女的個人處境和失望心情，但是否因爲考不上大學就自尋短見，並以寶貴的生命去控訴「社會的錯」，如果出於一時的悲憤，還有一點令人同情嘆息的成份，如果出於一時的盲目，致以身殉學，這點代價未免太大了。因爲社會即使有錯，也不是個人所能消除，更不是立即可以消除的。更何況每年有不少學子，也和這位少女一樣，對着大學的校門而望門興嘆的。但爲數極多這樣無法入學的青年，在失望之餘，還是理智地活下去，並追尋另一條人生的道路。

錯誤的人生悲劇

這次自殺事件，肯定是一場個人悲劇，是社會產生的錯誤觀念，引致上演一場錯誤人生的悲劇。形成這場悲劇，是社會和個人雙方造成的結果。

因爲社會的觀念錯誤，造成了個人的錯誤觀念。所謂「觀念錯誤」，是社會環境及社會教育，在對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種不正常的心理。這些心理，具體表現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特殊利益的爭取，「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生存競爭的適應，「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得聖賢書」的考試慣性的反射。再加上生活的緊張，謀職的艱困，世風的渲染，物質的誘惑，在心理上產生了一種有形與無形的壓力。這種壓力相對地造成了個人對社會，對家庭，對事業，對前途及對生活的負荷，甚至導致了某種排斥與抗拒。

鬥爭風暴

許世友分庭抗禮

據有關方面所獲大陸消息，駐福州共軍一名高級頭目最近透露：共黨「中央政治局」於二月中旬舉行會議時，「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曾爲鄧小平的復出問題，發生激烈爭吵。

有關方面引述這名共軍頭目的話說：許世友與「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主張鄧小平復出，繼任「國務院總理」，但遭陳錫聯反對，他所持主要理由是：「要注意毛澤東生前的威信」。許世友當即反唇相譏：『鄧小平是不是受四人帮的陷害？他的錯誤是不是四人帮強加的？要維護毛澤東生前的威望，你爲什麼也參加反對江青？』言外之意，即是指出：江青等四人帮原是毛最親密的親信，與毛爲一丘之貉，反對四人帮即是反對毛；反之，要維護毛生前的威望，即不應整肅四人帮。這項譏諷，表面上是指責陳錫聯，實際上却是攻擊華國鋒，其用意異常明顯。

華國鋒成替死鬼

當去年十月，華國鋒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逮捕四人帮時，大陸一般人民以至共黨中的反毛派份子，都認爲所謂「四人帮」，實係包括毛在內的「五人帮」；華國鋒碍於毛生前的偶像地位，不敢公開把毛列入，但他在實際政策措施上，可能將採取反毛路綫。可是，嗣後事實證明，這種想法完全錯誤。主要原因是：華雖由毛予以不次拔擢，但他確係特務出身，無論在黨、軍或政，都沒有足夠的地位和資望，可以坐上第一把交椅，壓得住衆山頭目；因而，他不能不高高地頂着毛的偶像，牢牢地捧着毛澤東的教條，來抬高自己的身份，建立自己的權威。如果要他走反毛路綫，那就無異是向他的敵對派系投降，否定自己的抓權地位了。

爲了消除他一面擁毛，一面又鬥垮毛親信四人帮的矛盾，華國鋒所採取的手段是：在宣傳上儘可能把毛和四人帮分開，例如，宣傳：「四人帮早已反毛」；宣傳：「四人帮是走資派」，甚至說：「張春橋是國民黨份子」；宣傳：毛生前曾說過，江青只代表她自己，並不能代表毛等等，用意都在於替毛洗刷，說明四人帮，一切罪惡，都與毛無關。這就是說，「四人帮」就只是四人帮，不能把毛列入湊成「五人帮」。同時，華本人則儘可能尊毛、捧毛，主持出版毛「選集」第五卷，就是他整肅四人帮以後的第一項措施。

學悲劇

徐達文

本來有競爭，才有進步，但因為競爭的存在，致形成對青年一代的心理壓力，這難免引起適得其反的效果。由於人口膨脹，學位有限，職位有限，故五年的大學入學試，以致中學會考試，就成為決定有關方面對青年前途某種取捨的「標準」和「依據」。這種「競爭」和「淘汰」，在整個社會來說，總是無法避免的。應考者為了爭取一種社會所賦予的「特權」和「保證」，只有接受這種「競爭條件」，並全力以赴這個人生的「競技場」。於是為考試而讀書，為出路而考試，就成為這個社會對青年一代的社會教育的最深刻最現實的一課。儘管人們一再評擊這種「社會教育」不合理不公平，但現實社會無法解決這種現實困難，及無法尋求解決困難的可行辦法的時候，也就在有承認這種客觀困難及面對這種客觀現狀。

「客觀存在」「優勝劣敗」

我們從一九七六年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的情況，就可了解到這種客觀困難。在這年度入學試中，與考人數為一〇，三九一人，及格人數為三，二二八人，獲學位入學人數為一，一五五人，換言之，參考人數與入學人數為九與一之比。大學學位的極端缺乏，使許多青年無法擠入大學就讀，也產生了「優勝劣敗」的心理。其實這點心理，早已成為現實社會的一種生存準則。這種「似是而非」的「準則」，可以說是社會迫出來的錯誤觀念。一旦有了這種觀念，又是「誰之過」？又是「誰之錯」？我們不必幸災樂禍去彈高調唱低音，當社會仍存在這種觀念與準則的時候，為了謀生，也為了向上，也就不能不接受這種既是冷酷也是必然的「客觀存在」。

這種「客觀存在」，可以歸結為教育的畸形發展，社會的錯誤觀念，及考試的不良制度。既然這種「存在」，已產生錯誤的結果，就有埋由給以重視加以糾正。糾正的辦法，正如社會人士所指出的，改善大學的不合理制度，增加教育經費，資助除中大及港大外的其他專上學院，以便開放更多學位，去容納入獲分配學位的考生。從教育制度去着手從事教育改革，對於香港教育問題的解決，是會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至於社會觀念的改變，則是一種無形的社會改革，故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有所轉變。不過，當局如果從教育制度、考試制度，甚至銓敍制度，作出有意義的實質改革，這對於社會及個人的錯誤觀念的改善，顯然是有好處的。

如果這位少女的殉學事件，能引起教育當局的注視和改革，這種消極性的悲劇，倒有點殉學性質的啓示作用。

亮起紅燈

秦明

鄧小平醞釀鞭屍

可是，不論華如何在宣傳上把毛與四人帮分開，如何繼續神化毛澤東，都無法消除目前共帮內部所日趨高張的貶毛暗流。正如研究中共問題著名的美國加州大學教授史卡拉匹諾，最近撰文所指出：毛將受到批評，實有其可能：如果鄧小平獲得復職，則保護毛以免受到批評的工作，勢將更為困難。史卡拉匹諾並稱：對付所謂四人帮的運動，業已波及毛本人。他提出疑問：『只譴責毛某的妻子和他家中其他成員，以及那些由他親自遴選提拔至高位的人，而卻聽任毛某的形像完整無缺，這是可能的事嗎？』史卡拉匹諾引述史達林死後被鞭屍的故事，暗示毛澤東被鞭屍的時機，一觸即發。

在共黨組織中，所謂政策路綫的鬥爭，實與權力鬥爭糾結難分；蘇俄如此，中共更是如此。以鄧小平為首的反毛派，如果要奪取華國鋒的大權，必然要推倒華所高捧的毛澤東偶像；而要在政策上實現反毛路綫，也非鬥倒華國鋒及其支持者陳錫聯、汪東興等不可。因此，目前中共正在醞釀一場大規模的劇烈鬥爭，爆發只是時間問題，而且為時決不會太久。

英美的姻親外交

俞思園

血濃於水的美英兩國，最近在彼此外交關係上可能演出近來少見的「姻親會」：盛傳卡達將任命其母親爲駐英大使，而英國首相卡拉漢則已選定他的東床快婿持節使美。此一舉措，已引起英政界的激憤和諷刺。

英國外相宣布，英國已任命記者彼德濟爲新任駐美大使。

現年四十歲的彼德濟，是首相卡拉漢的女婿。但是外相說，這項任命是他作的決定，並非首相的決定。

彼德濟將接替被任命爲百慕達總督兼總司令藍波深的職務。

英相外說，泰晤士報經濟版編輯彼德濟「能力超羣，他是我們這一代最能幹的人之一。」

英國首相卡拉漢任命他的女婿，爲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的決定，已引起英國政界的激憤和諷刺。

國會議員表示，他們被這項驚人的任命嚇了一跳。以攻擊皇族特權聞名的蘇格蘭議員韓密爾頓認爲，這項任命是無可辯解的工黨的族閥主義。

韓密爾頓已在國會中提出動議，譴責選擇彼德濟担任這項最高的外交職務的決定。有些議員在提到這項任命時表現譏諷態度。一名工黨議員大叫說：「這將證實我們將接受（美國總統）卡達的母親爲美國駐英國大使的傳言。」

血濃於水的美英兩國，最近在彼此外交關係上可能演出近來少見的「姻親會」：盛傳卡達將任命其母親爲駐英大使，而英國首相卡拉漢則已選定他的東床快婿持節使美。

卡達母親使英之說，迄僅見之於傳聞，但彼德濟之任命，則已在英國國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卡拉漢此舉，被指責「族閥主義」，而彼德濟以一名「全無外交經驗的新聞從業者」，當此外交大任，是否能不辱使命，也引起普遍的懷疑。

平心而論，新聞從業者之處理外交事務，其才能不一定輸於國會出身的政治人物。現年四十歲的倫敦泰晤士報編輯人彼德濟，對於銜命使美，具有獨特的抱負。他旨在改變美國人對其舊時宗主國的觀念——「捨棄對我們所假設的一些奇怪的想法，以爲我們是一個老式的社會。」在年輕一代英國人看來，今日的英國已不再是「老大帝國」。國際環境的改變正迫使英國人民不斷求其生存條件與生活方式的創新，其求新與求變的勇氣，可能不遜於新大陸的美國人民。而彼德濟雖爲首相之婿，却非紈袴子弟。尤其是，他並未沾染上時下爲一般人所詬病的政客習氣。再說，卡達以一喬治亞的花生農夫，一朝貴爲美國總統，彼德濟又何嘗不能以新聞編輯人而出任駐外大使！

倒是傳說中的卡達的母親之使英，却又另當別論。但若此訊屬實，也另有心理上及政治上的原因。基於三邊主義，西歐、北美與日本，被認爲當今世界三大戰畧支柱。而在西歐各國領袖中，西德總理舒密特和法國總統狄斯亭，與卡達之間均不無嫌疑。舒密特曾公開諷刺卡達爲「開口外交」。認爲他的人權原則雖無錯誤，但在具體推行時則捨本逐末，使對蘇和解受到不必要的挫折。狄斯亭更攻擊卡達徒逞口舌，對於法國人所關切的札伊爾抗共戰爭，全無拔刀相助的誠意和決心。又德、法兩國領袖對於卡達之防止核擴散政策，同樣採取不合作態度。（舒密特批准以全套核設備供應巴西，而狄斯亭已對巴基斯坦作出同樣的承諾。）爲了表示歐陸

卡拉漢女兒女婿

彼德濟與兩女兒

大國的尊嚴，狄斯亭甚至拒不出席卡拉漢爲卡達所舉行的宮廷大宴，此與卡拉漢之傾國出迎，親疏自不能相比。卡達爲了拉緊英國這一西歐的夥伴，在美英原有「母子關係」上，卡達以母親使英，交換卡拉漢以愛婿使美，又誰曰不宜？

姻親外交在往昔歐洲國際關係上視爲常例。以母代子，以婿代翁，在雙方意見溝通上自有特殊的便利。問題在於：何來足夠數量的姻親，堪以盡畀駐外大使的任務？再者，今日國際外交事務，錯綜複雜，牽一髮而動全局，已非當年歐洲宮廷的外交可比。外交有其固定的體制，必守的規範，冷酷而不能訴之於感情。似此「姻親會」，將必助長爲卡達所一向反對的秘密外交的惡風。我們深以爲，作爲自由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有必要出之以天下爲公的胸懷，在對待舉世各友邦的關係上，全無親疏遠近之分。再就國內政治體制而言，必使外交首長對駐外使節能爲充份有效的節制，將所有外交事務，納入國家政策的正規。以是觀之，美英兩國的姻親外交，或有其一時的必要，但却不足爲訓！

逆耳篇

宵冥

何必盡日論「人權」？

自從美國總統卡達上任以來，一面口口聲聲要與中共「建交」，一面竟然標榜「人權」，這樣的怪事在今天已不足深怪；最可怪的，却是本港的自由報章，居然天天談論中共如何摧殘人權，希望引起卡達的注意——這不是太幼稚了嗎？試問卡達何等身分，難道還會不瞭解中共的實情？

人權不及強權硬。卡達和修正了的蘇聯談談「人權」還可以；至於中共——卡達爲了本身利益起見，還是閉上嘴巴的好！

那末，我們爲何要這麼起勁地談論人權呢？難道我們現在才知道人權的重要？這二十多年來，我政府不就是爲人權而奮鬥嗎？美國總統的話，中國人不必奉爲金科玉律。

辦報應如履薄冰

海外宣傳工作是反共聖戰中的一環，負責人必須小心翼翼，抱着「如臨深淵，如履薄履」的精神辦才是。

今年五月二十一日，一份自由報章的頭號新聞是：「中共海盜行爲：公海逞兇，韓漁船六艘被洗刼。曾嘯聚五十餘艘船隻包圍襲擊，武裝兵強行登船大肆破壞搶掠。」這裏有一個嚴重的語病：中共的嘍囉既然是賊，便不可尊之爲「兵」。「兵」之於「賊」，猶如政府之於叛黨，應該是勢不兩立的。康熙字典說：「能捍國難爲寇所殺者謂爲兵。」承認中共的嘍囉是「兵」，不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至於說華國鋒「東施效顰」，一切模仿毛澤東，華國鋒固然比東施更糟，但毛澤東怎能夠跟西施相比？西施一顰一笑都是美麗的，而毛澤東一舉一動都是下流的。

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夠說華國鋒「東施效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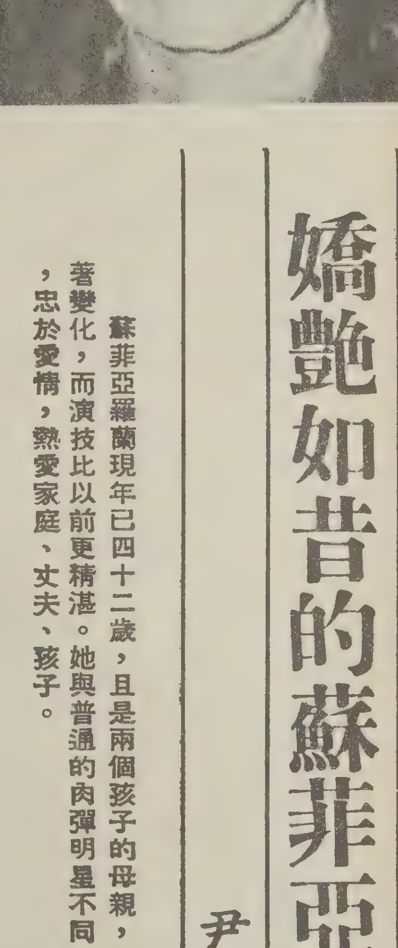
此外，我還要指出：毛、周兩人斃命後，不少反共報章竟然說二人「逝世」了，其實「逝世」一詞，多少含有點尊敬及惋惜的意味。試問可有人說一隻臭虫「逝世」的？輪到華國鋒的時候，希望這兩個字不再出現。

辦報的確是件艱難的工作。然而工作愈是艱難，便愈應該小心——尤其在這個艱難的時候。

嬌艷如昔的蘇菲亞羅蘭

尹靜心

蘇菲亞羅蘭現年已四十二歲，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但她的胴體並無顯著變化，而演技比以前更精湛。她與普通的肉彈明星不同，嬌艷中混合情感，忠於愛情，熱愛家庭、丈夫、孩子。



正是現在，蘇菲亞羅蘭已四十二歲了，但她比以前更美麗，而且嬌艷中混合着情感，她常常說，生一個孩子是可喜可賀的事，一個女人的一生最滿意的經驗，是她生育小卡洛，和伊多爾多，許多年以來，蘇菲亞盼望做母親，但是她有流產的經驗，她似乎命定沒有子女，當她懷孕西比（她稱卡洛叫西比）時，她請國際聞名的瑞士婦產科醫生傅伯爾博士照顧，傅博士教她以九個月的時間，睡在床上不要走動，她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她的忍耐性，值得嘉獎。當西比出生時她高興的說：「這是我一生最快樂的一天，當然，第二個最快樂的日子，是伊多爾多降生的一天，現在另一個孩子，又快要生了，但蘇菲亞不想再做媽媽，然而她做了母親又做了外祖母，使她不堪想像——因爲蓋達琳娜是她第一次結婚的二十七歲女兒，將於今年冬天生產，蘇菲亞對即將來臨的事實，感覺心醉神迷，蓋達琳娜不想嫁給孩子的爸爸，他是維多利亞卡羅利亞，羅馬的花花公子，有時做電影演員，如何蘇菲亞替蓋達琳作決定呢？她對她的女兒作怎麼樣的建議呢？這些都是問題，打電話給她在羅馬郊外的別墅。

蘇菲亞最近剛從她的巴黎住宅替父親奔喪歸來，她的父親李加多斯可朗於新近去世，她暫住在羅馬拍片，她父親的死，帶給她若干痛苦的回憶，羅馬郊外的別墅，隔離清靜，正好和她的女兒一起，有個休養的機會。

蘇菲亞羅蘭以熱忱深沉的聲音說：「卡洛和我很高興蓋達琳娜有了小孩，我們已希望她在羅馬診所生產，離娘家附近，也好有個照顧。」

「是否龐蒂的第一位太太裘利安娜會介意蓋達琳生小孩，蘇菲亞會感覺這麼大的興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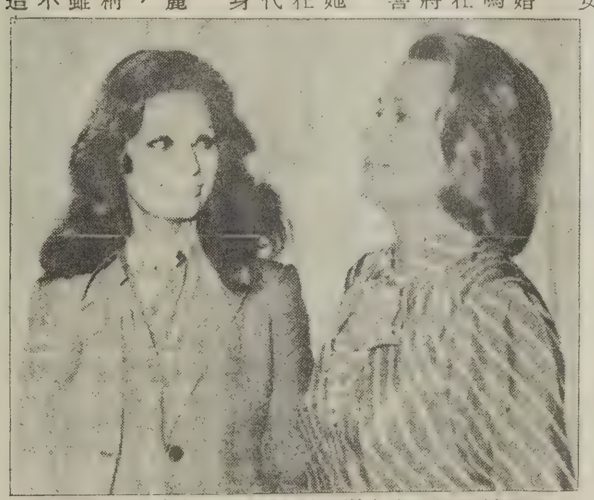
「儘管報章雜誌，說得天花亂墜，但我和蓋達琳之間的感情破裂，發生在我進入他的家門之前，我帶走卡洛的事，已不再是問題了。她的女兒時常來看她，如同朋友一樣，假使你喜歡，可以做她的第二媽媽。」

蓋達林娜常常有她親生女兒的想法，這和她的弟弟二十六歲的亞歷克司是同樣的說法，他現在正在倫敦做股票交易，與一個離婚的女人帶着兩個小孩同居。

「當然囉，最好是結婚成家——我們不是過來人嗎？蓋達林娜和維多利亞，在孩子生下來之後，或許仍將結婚，我想這事卡洛一定喜悅的。」

我聽她的聲音變了，她早已希望有第一個外孫，在合法的婚姻中出生，但時代變了，她不能忘却自己的身世……。

蘇菲亞和她的妹妹瑪麗亞，兩人都是非婚生子女，蘇菲亞在幼年費了很多的精神，來克服不幸的事實，雖然她已獲得財富和名譽，不必再計較早年的污蔑，把這些污蔑的想法，一掃而盡，當她是個小孩時，學校的同學和無知的成年人說：「你沒有爸爸，不像我們一樣有爸爸！」



蘇菲亞羅蘭（左）與摩納哥王妃出席本屆康城影展。

「那麼你的爸爸呢？」

「有一天，我從學校裏流着眼淚回家，有一個同學侮辱我和我的父母，我的祖母立刻把我抱入懷中說：『蘇菲亞，這不怪別人說你的眞實事情，祇有你的行動，使世人印象改觀。』她說。」

蘇菲亞說到這裏，良久無語，然後坦白說：「我相信我的過錯，充滿了安慰，遠比必需品爲多，我可以摒除過去的事，和世界殘酷的一面，例如我的珠寶，就是象徵，當我旅居紐



約時，一天早晨，暴徒的槍對着我的面，威脅我的長子作肉票，我知何做法，我做得不錯，我把所有的珠寶，統統給了殘忍無情的惡徒，在那時候，我知道不能叫嚷這醜惡的世界，因爲我沒有選擇，不知是否還能進出這個世界，只好適應殘酷的事實，正如我適應我的童年時代一樣，這事猶如我在電影中飾演兩個哲學性格的女人一樣，我在這部片子中獲得了奧斯卡金像獎。」

「我和卡洛的關係，迄今仍爲社會認爲合法的，從不輕易簡單的變更，當我們墜入愛河時，我們無法結婚，因爲在意大利，我們不能獲得離婚，甚至要利安娜允許和她離異，在數年之前，亦無是項民事離婚法律的存在。」

因此，蘇菲亞和卡洛，僅僅是同住在一起，對蘇菲亞的合法生活，又告否定，如是在過了幾年，兩人倍增厭惡，由於該國的老古董法律，受不公平的迫害，最後卡洛決定赴墨西哥獲致離婚，然後又在該處結婚，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但是，當我們回到意大利時，由於意大利不承認我們的離婚，控告我們重婚，又過了數年之後，我們爲了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雙雙變成法國公民，卡洛獲得了離婚，於是我們在巴黎結婚，至今我們仍保持四個法國國籍，當然，我們的子女，也是法國籍。」

她仍關懷她的異母女兒的福祉，不受干擾。

「卡洛和我，曾數度與維多里光進晚餐，他是個漂亮有魔力的男人，我敢說我寵愛他做我的女婿，因爲他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我也出生於那不勒斯近郊的波蘇里鎮。但今天青年人對婚姻的觀念不同了，你想我和卡洛能忍受婚姻上的層層阻礙，使你驚訝，但我們能克服各方面的問題。」

停了一會兒之後，她說：

「我希望他們不要等待孩子長大時再結婚！」我立刻理解到蘇菲亞在間斷談話時，她在回憶她自己童年時代的幾種事情。

「我常常想像，假使我的母親和父親於婚後，和好如初，我一定能與別人一樣的滿足，我們有家，一家人團聚在一處，該是多麼美好。但我的父親，是個困難的人，他一意孤行，從不爲我們同住一處作打算，那時我年紀還小，不知他怎麼樣，只知道他來來、去去，當瑪麗亞生下來時，他又離去了，最後我想起了我的父親，並知道他已失蹤多年了，當我看到他躺在醫院的病牀上時，我的心幾乎跳出來了，可是爲時太晚了。在這段時間，他想修正他的過去，他同意承認我們是他的女兒，當時我廿多歲，瑪麗亞只十多歲，我開始我的職業，但並不很好，我告訴他，我有些事在我的心裏，意指爲時太晚了，假使他能想到我們孩子的事，事情就不同了！現在，我唯一的遺憾，就是我的父親沒有多活幾個月，看到他的女兒做了祖母。雖然外孫兒不是他親生的骨肉，但我知道他很疼愛小孩。」

時間過得很快，意大利的法律改變了，法律准許兩次婚姻，蘇菲亞的女兒蓋達琳娜做了女律師，她不負乃母的期望，減輕了蘇菲亞當年悲慘的回憶，以今日的歡樂，盡掃過去的愁雲慘霧，更增加了她的快樂。

江青被捕在北平以北的監獄中曾數度企圖自殺。此項消息，是由數度訪問中國大陸，並就中國大陸情況撰寫專書的澳洲中共問題專家泰瑞爾發表，是得自「可靠消息方面」。

江青在審訊中撞牆自殺

泰瑞爾在由華盛頓郵報刊出的一篇專文中說，江青和「另三名上海父革派打手」，曾在北平以北的某一監獄中接受審訊。他說，江青在牢中曾數度企圖自殺，有一次曾以頭撞牆。

泰瑞爾回顧中共內部的政治性整肅的歷史說，在中共的政治鬥爭中，喪失權力的人，不僅被排于政治之外，而且在社會中也成一個非人生活的人。

中共誅殺異己方式

平民死於非命無數可計

泰瑞爾說：『在中共「革命」期間，不計其數的平民死於非命。在中共政權初期的的土改中，又有數百萬人喪生。而在文革期間的大暴亂中，復有千萬人賠上生命。』

他又說：假如毛婆江青自殺身亡，她也不是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個這樣做的「知名人物」。在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革命」中，因爲受了不嚴厲的批鬥而自殺的「知名之士」比比皆是，作家老舍便是一例。又如軍事頭目羅瑞卿就曾於一九七七年企圖跳樓自殺，以結束其被批鬥的痛苦。

謝富治被暗殺而死

「文革期間的無盡騷擾，也曾使若干高層分子痛苦不堪而結束其生命，例如「礦業部長」張霖之，即因遭到紅衛兵的連續四十天的審問而身死。「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也因爲受到紅衛兵的譴責而一命嗚呼。』

他又說：『暗殺事件也遠比外界所知者爲多。華國鋒的前任，氣燄凶凶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幾年前爲他的部下所殺。一九七一年在外蒙墜機喪生的林彪，看樣子是一次意外事例，但未始不是一次「意外的」謀殺。』

周恩來殺林彪於廣州北郊

不過，泰瑞爾說，政治性整肅，並不以單獨處死一名共黨高級頭目而就此告終。

他說：『假如江青被處死，可能不是出之于中共政權的行動，而是死于一個非官方或某些個人的憤怒的槍彈下。』關于這方面，泰瑞爾以林彪的女兒豆豆的事件爲例，林豆豆是在一九七三年向周恩來通風報信出賣她的父親之後，被人死殺在廣州以北的青凉

香港玩具業面臨新挑戰

欣欣向榮的香港玩具工業，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爲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商。不過，據香港最大玩具製造兼貿易商之一的一家公司負責人辛浦森說，在面臨着香港內外重大挑戰的香港玩具工業，必須繼續改良它所製造的玩具品質，才能夠保持得住現在的這種地位。

這家玩具公司的另一位負責人席蒙斯指出，香港製造玩具工人的工資，在去年一年之中，提高了百分之卅五到百分之四十，今年的工資，如果再像這樣的增加，當地的玩具廠商，勢將無法承受。

玩具製造者們也應該注意品質的管制，因爲如果外國的購買者，因爲香港出口的玩具品質不佳而退貨的話，勢必引起買賣雙方的爭論，甚至於涉訟，這樣一來，既消費時間，也使金錢受到損失。

香港玩具的外銷，當然與港的幣值，有着重大的關係，特別是影响對英國的市場。英國目前仍處在經濟衰退的階段，還沒有步上復蘇的坦途，所以一般英國的家庭，都沒有把玩具列爲必需品之一。

遠東貨運會議決定自七月一日開始，將貨運費率提高百分之十二點五的規定，對於香港玩具的外銷，也將是一個打擊，因爲香港玩具在歐洲市場的售價，將不得不因之提高，市場競爭的能力，也就隨之而降低。

香港的玩具製造業界，近來在質與量的生產方面，都大有進步。除了一些精巧的玩具之外，幾乎凡是日本所能製造的，香港也都能造得出來，不過，他也表示，新加坡的玩具製造業的潛力，也非等閒，現在似乎有逐漸趕上作爲玩具主要供應者的趨勢。辛浦森說，他的公司已經向新加坡玩具製造商，訂購了大約價值一百萬英鎊的玩具。

在一般的優惠計劃下，像香港與新加坡這樣開發中地區與國家，對開發國家輸出的產品，可以享受免稅或者極優惠關稅的待遇，不過這種優待，只限於某種程度的數量，超過限額，就無法享受優惠的待遇。香港玩具輸出的數量，相當的多，所以可以享受優惠關稅的出口玩具，幾乎在年初就達到了限額的數量，因此在限額以外輸出的香港玩具，就要多增加百分之十六的關稅。這樣的結果，香港玩具的銷售價格，無形之中要比沒有達到限額的新加坡玩具，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的成本。

當前的玩具製造，都在趨向於生產更精密的產品，特別是電子玩具，包括電視遊戲，遙控小型汽車與飛機以及其他使用電子配件的產品。他說，現在的孩子，都習慣於玩按鈕或是轉動開關的靈巧玩具，所以電子玩具將愈來愈受歡迎。

[illegible]

共能自由取得台灣，包括必要時使用武力，否則它不願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紀登奎說：「中共的立場，是以三個條件爲基礎，第一、美軍撤離台灣，第二、廢除美國和台灣之間的防衛條約，第三、美國和台灣之間完全斷絕外交關係。如果這些條件不能滿足，『正常化』是不可能的，中共不會在原則上討價還價。」

紀登奎的談話，是從華國鋒上台後中共頭目就美毛「關係正常化」問題所發表的最強硬聲明，其目的乃是對美國施展恐嚇與勒索的伎倆。

紀某雖具有「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的身份，但向少和外國記者接觸，此次突然就美毛關係發表談話，當出於華國鋒的授意，且係刻意突出紀某的地位。在最近北平舉行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中，華國鋒、葉劍英同聲攻訐美蘇，並叫囂「要準備打仗，立足於早打、大打」，卽是對美國進行恐嚇；紀登奎自整肅「四人帮」以來，已成爲華國鋒的親信，最近且有可能出任「總理」的傳說，顯示其政治行情看漲，由他出面發表上述談話，顯示北平當權派正加緊對美國從事勒索，同時突出紀登奎的地位，作爲其繼續竄升造成有利的聲勢。

紀登奎靠嚇

余秋人

共黨爲何對美國的態度突趨強硬？在我們看來，最主要有下列兩項原因：一是卡達總統就職後，對中共似在多方表示接近的意向，例如派遣他的兒子撤普參加國會代表團訪問大陸，就雙方凍結資產問題上進行談判，更換「北平辦事處」主任並要求擴欵擴大這個機構的組織，這一連串的做法，遂使中共認爲華府態度已趨軟弱，有了施加壓力的機會，尤其在美[illegible]失敗，以及蘇聯在南非在紅海地區擴張勢力之時又認爲美國[illegible]，將可能在北平的要挾下屈服，因而哄抬「正常化」的叫價，[illegible]美國的反應。

二是中共內部權力分配問題，迄今未能解決，鄧小平能否復出，仍是問題的焦點，華紀一夥，正採拖延戰術，阻擋鄧某進入核心圈子；在對外問題的處理方面，擺出極爲頑強的姿態，則[illegible]在共黨內部造成一種印象，此卽華國鋒的路綫，將比沿襲周[illegible]小平，更爲俐落而有力，從而削弱擁鄧派，爭取中立派，[illegible]權；至於對「台灣問題」，叫囂「藉我們自己的努力，從事[illegible]，不但暴露中共從未放棄其「血洗台灣」的野心，對於好戰黷武、[illegible]一方的軍頭，更具有投其所好、加以拉攏的作用。

美國中年人東山再起

李凱詩譯

老成持重，經驗豐富的中年經理人又在美國又東山再起了。

當然啦，中年高級人才的需要是一直不曾減少的，但如今四、五十歲的男女被選任中級管理人員的機會一直在增加。

康乃狄格州格林威治班戈潘達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華萊士說：「我們比過去更積極訪求四十五至五十五歲的人才。現在的重點變了，我們重視的是經驗與判斷力。」華萊士先生說，現在有許多公司相信：年齡與利益息息相關。

跡象顯示中年中級經理人員除了就業之外，有關其職位的許多方面都在逐漸改善之中。由於已知悉「中年危機」正與日俱增，某些公司對於一向被忽畧了，不可能升任總經理或副總經理，但很可能爲公司再效勞二十年的經理，已給與更多照顧。爲了鼓舞這些職員的工作熱誠，有些公司正致力於使工作本身更具報酬性，同時在薪資方面也多予激勵。

當然，一般說來，要找個中等管理工作，卅五歲總比五十五歲來得容易，不過這個差距正在縮小之中。

紐約一家代客徵求執行人的波伊頓公司說：該公司的顧客所僱用五十歲以上的人員，比三年前多得多，三十至四十歲的人員反而稍有減少。另一家紐約企業管理公司漢廸斯公司說：有幾位顧客最近指明要聘用年齡高達六十歲的人員。該公司副總裁梅葉說：「這在五年前簡直是絕無僅有的事。」

中年經理之所以吃香，原因之一是他們這一代人很少。一九四七年出生的美國人有三百八十萬，可是在一九三二年經濟衰退時出生的僅有二百四十萬人，比較起來，在今天三十歲的人比四十五歲的人就多得多了。各公司所需要的若是經驗豐富的人才，那麼它們不僅必須在四十五歲的有限人選中挑選，有時還須求到五十歲左右的人才。

不過，造成此一變遷的最大原因，乃是許多公司需要的是既有經驗，而不是僅僅是承諾而已。

史賓塞史都華企管公司資深副總裁坎尼說：「在過去五年內，三十五歲的天之驕子多少已黯淡了。」另一家人才募攬公司總裁史托布先生，最近錄用一名五十歲的人，取代一位卅七歲的經理。史某說：「原來那位較年輕的經理能力非常好，不過他也得罪不少人。我們公司需要更成熟的人才。」某些公司正根據工作表現提高薪給，來激勵中級經理的工作熱誠。伊利諾州狄菲德市休威特顧問公司一位經理庫恩斯說：西南部一家製造公司，去年推行一項紅利制度，適用於年薪三萬五千美元以上的經理人員。（譯自前鋒論壇報）

世界能源危機及其蘊藏量

陳獨塵譯

卡達根據中央情報局的研究報告，提出警告，全球性的石油匱乏將在一九八五年之前出現。但據聯合國會議所得的可靠資料，石油和天然氣，有些地區蘊藏極豐。不過石油深藏地底，無法樂觀估計，因此，卡達提出的節約能源措施，實爲當務之急。

一九八〇年代之後—對非傳統性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全球的展望可能會光明些。在盧森堡和奧地利所舉行的一次聯合國會議上的發現中列舉了下列的可能資源，這些都不包含在目前的能源貯存中：

一、委內瑞拉的奧林諾科帶的重原油和加拿大亞伯特的瀝青沙石礦，在油價陡升之時，利用化學、蒸氣和其他的程序，可使它們更爲經濟。據估計，奧林諾科帶擁有四兆二億桶的原油，加拿大的瀝青沙石礦，擁有一兆桶。據信，蘇聯亦有類似的礦藏。

二、全球油頁岩的藏量據悉在三兆桶以上，美國的洛磯山脈藏量極豐，蘇聯、札伊爾、緬甸亦有蘊藏。

三、在美國，尤其是洛磯山脈地區的「緊密」沙石層中藏有天然氣。這些天然氣的總量或許比現今多孔的岩石中所蘊藏的全部更爲豐富。然而，這些沙石層必須鑿通，方能使天然氣逸出。目前所提供的方法有：核子爆破，化學物資或注入大量的水和沙。目前仍沒有使用促使大量生產的方法。

四、阿帕拉契盆地的頁岩層。這些岩層近年來一直在提供天然氣，不過專家們說，若用水和鑿通沙石的方法將可使產量增加一倍。

最可能的新能源之一是藏於地殼壓力帶內的天然氣。在岩石封閉下的這些礦藏混合着天然氣和水份，溫度高達華氏三百度至五百度之間，每平方英寸的壓力亦在一萬磅左右。其藏量驚人。單單墨西哥灣一地，其蘊藏面積便在十五萬平方哩，縱深五萬呎。有些地質學家來說，這些蘊藏可能提供的能量，足可敵過美國境內全部的煤藏量。

從事此項計劃者說，倘若礦藏內高溫的水能被引來供應發電機之用，同時其天然氣被引出供其他地區使用，此計劃可能是極富經濟價值。小規模試驗性的生產在三至五年之內即將開始。倘若試驗成功，科學家說，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大規模的生產將能正式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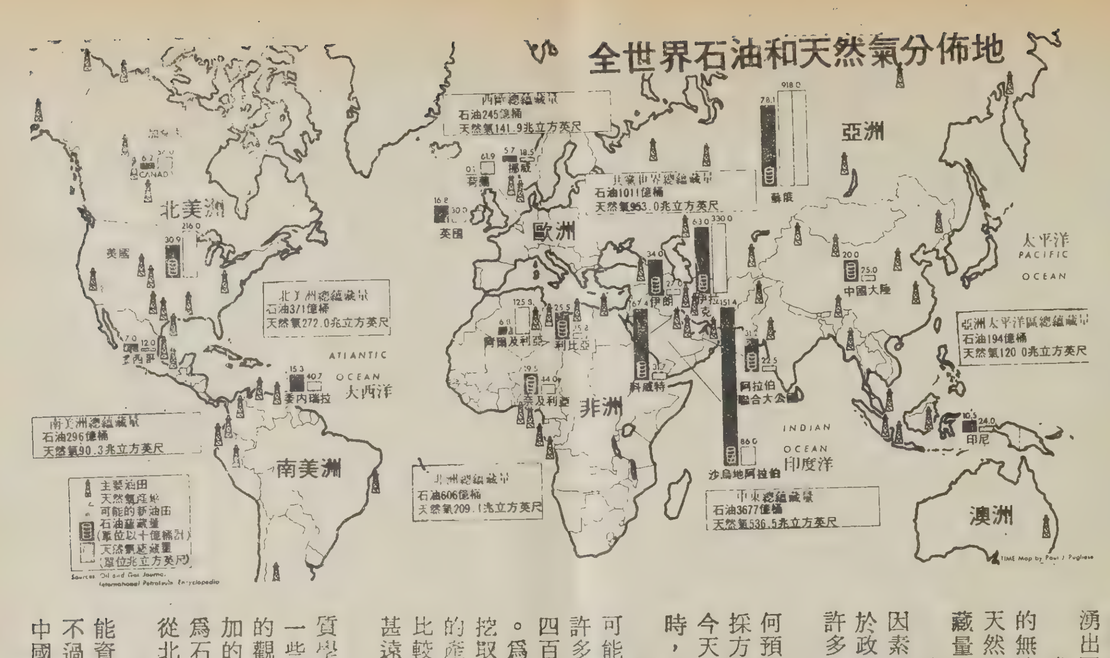
美國最豐富的傳統性能源——煤，目前仍被認爲是渡過今日至明日的仍在發展中能源之間鴻溝的橋樑。然而，在開鑿煤和燃燒煤兩者上，仍存在着嚴重的環境問題。

「估計石油藏量，宛如猜測甕中豆子的數目——只是這個甕深藏地底，你甚至無法精確地指出，它們到底在那裏。」

一位石油專家所作的上述評論，指出卡達在呼籲他的能源計劃時所遭遇到最困難的問題之一。

「蜆殼牌」石油公司能源經濟暨預測部門經理藍伯說：「任何人若敢說他確知石油的蘊藏量，或油和天然氣何時將用罄，他不是天眞便是傻子。」看起來頗有蘊藏的地方往往是一片空無。美國的各石油公司，曾在地質學家認爲最具希望的佛羅里達州西北海岸地區，一個井一個井地挖掘；結果都令人失望。相反地，在一些看起來毫無可能的地區，却冒出石油。在北

日產石油八十七萬五千桶的沙地阿拉伯布海油田於五月十二日發生大火。



海地區，非力浦石油公司挖了四座乾油井之後準備就此罷手。在挪威政府的堅持下，第五座油井終於湧出了他們的希望。

常發現存在於石油蘊藏地的天然氣亦遭到相同的無法肯定的命運。截至目前，蘇聯有全球最大的天然氣蘊藏；阿拉伯、伊朗和阿爾及利亞亦有極大藏量。

估計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可能蘊藏的困難因其他因素而更形複雜。許多國家將其蘊藏列爲機密。由於政治原因——或許僅由於他們不需要這些錢——許多石油蘊藏豐富的國家可能會抑制生產和開採。

同時，有關任何年代的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的任何預測，主要亦依賴對油價的猜測。昂貴的石油開採方法在石油每桶二塊七美元時顯得頗不經濟，但今天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將每桶價格提至十二元五角時，這些方法又顯得利潤頗豐。

原則上，油業人士利用兩項基本數字估計全球可能的蘊藏：已證實的蘊藏量和可能的蘊藏量。由許多石油地質學家計算出的已證實蘊藏數字是六千四百億桶，依目前的消費比率，幾乎可使用三十年。爲決定已證實之石油蘊藏量的多寡，地質學家以挖取岩石和液體樣品進行地殼地層研究。預測可能的產量，經常是從已經開採的類似油田的產量從事比較而來。問題是，眞正的產量經常和預計的相去甚遠。

可能蘊藏量的估計問題更多。誠如一位石油地質學家所說，這種估計是「猜測」，它主要是根據一些在其他地區已證實含有石油和天然氣層的地層的觀察。事實上，這種計算可能相去甚遠。阿拉斯加的地形向來使石油地質學家極感興趣，有些人認爲石油是藏於阿拉斯加南方海岸。事實上，石油却從北方斜坡衝出。

仍有一種更無法掌握的範圍，稱爲未發現的可能資源，意即地質學家暗示有蘊藏石油的可能性，不過尙未被開採或貯量太少無法猜測。西伯利亞和中國大陸的部份地區是顯著的例子。

由於預測貯量無法達於精確，因此石油蘊藏量的估計常常離事實甚遠。起初，北海的英國所屬石油的蘊藏，估計在一百五十億桶。如今，他們認爲至少在三百三十七億五千萬桶——這項新字目前仍在上升。墨西哥境內和外海的已證實石油蘊藏，已經由七十億桶修正至大約一百一十億桶。目前已開鑿的油井仍是已證實石油蘊藏的大本營：中東（三千六百八十億桶）、蘇聯（七百八十億桶）、非洲（六百一十億桶）和美國（三百一十億桶）。

中央情報局的石油短缺預測認爲，蘇聯——目前是輸出國——和其他東歐附庸國，到一九八五年之前都將成爲石油進口國家。未來的開採地點何在？地區似乎很多，然而遠景却有限。幾乎任何地質專家都認爲任何一個新的地點都不會是科威特第二。祇有在蘇聯、中國大陸和中東，仍有地質學家所標出未開採的廣大可能蘊藏，同時，即使中東地區的新地區預計也無法和較早所開鑿的同日而語。

世界其他地區，陸地上的開採可能都是規模小的，並且很分散。美國過去七十五年來，開鑿了二百二十五口油井，僅有少數是有希望地區仍在繼續開發之中。最具潛力的地區包括：洛磯山山麓；懷俄明州；和密西西比州及阿拉巴馬州的部份。

在美國最有希望的地區仍在海岸外，深海中挖鑿困難的海域。石油顧問穆笛認爲，全球未採石油總量的三分之一深藏於海床之下。地質學家認爲美洲大陸東岸是蘊藏極富地區。然而，即使確有石油蘊藏在那兒，也絕無法肯定美國可以用能被接受的代價將其挖出——無論是經濟的或環境上的。美國一次法律限制聯邦將巴爾的摩峽谷的開鑿地點出租，除非一項完全的生態學研究報告完成。同時，非力浦石油公司在北海油井的漏油事件，勢必更造成環境學家對外海油井開鑿危險的反對。

總之，世界石油蘊藏估計的無法確定，應更能增加卡達所呼籲節約能源的緊迫性，任何一個負責的政府都無法根據對世界石油蘊藏最樂觀的估計奢望其眞實，並且相信人類必能找出一種適當的開鑿技術，使得油價不致過份上漲。卡達對於世界石油蘊藏和生產能力抱以暗淡的估計，或許失之於過份謹愼但是他相信，這是確保美國安全的最可靠的途徑。（取材「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及「時代」雜誌）

以色列新執政黨對中東影响

梅耐寒

以色列與阿拉伯糾紛死結有二：一是疆界問題，一是巴勒斯坦問題。前勞工黨總理拉賓爲取得中東和平，在此問題上作出讓步，可是，右翼的自由黨則堅決反對。以色列人現所憂慮的，將要執政的自由黨是否仍然堅持他們過去的立場。

以色列於五月十七舉行國會大選，二百二十萬民選投票結果，由貝貞領導的右翼自由黨，擊敗了自一九四八年以國獨立以來，連續執政達廿九年之久的社會主義勞工黨，贏得這次選舉勝利。由於自由黨僅當選國會一百廿個總議席的四十一席，不能單獨組閣，將由黨魁貝貞領導組織聯合政府。

以色列自由黨的膺選執政，已引起美國與阿拉伯國家的震驚，憂慮中東和解的前途，將受到重大影响。因爲，現任代理總理勞工黨領袖裴瑞斯曾表示，他如在這次大選中獲勝，將向內閣建議提出新的和平建議，由他本人携往華府，與美國政府當局商討。他並透露，這項和平建議，是有關領土問題的衷折方式，顯示願在領土問題上讓步，藉以換取和平。可是，即將領導執政的自由黨，則堅決反對放棄以國在一九六七年戰爭中所佔阿拉伯國家的領土。

據巴黎嫩報紙日前報導，美國卡達總統已先後向埃及總統沙達、約旦國王胡辛及叙利亞總統阿塞德提出一項解決以阿衝突的十三點計劃；這項計劃，並將向定於本月內訪美的沙地阿拉伯王儲法德提出。其實，目前以、阿爭執最主要的問題，不外兩項：一爲以色列所佔阿拉伯國家的領土，應如何歸還；二爲巴勒斯坦人民要求重建祖國，應否同意。卡達總統對於這兩個問題，都曾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一、關於以、阿領土問題，卡達總統建議：以色列從它所佔阿拉伯國家的領土，大舉撤退，而在經協議決定的地理疆界之間，亦即以色列的邊界之外，劃出以色列「可防禦的邊界」，並在這條界綫與阿拉伯有關國家邊界之間，設置「國際非軍事區」，由國際部隊駐守，並可設置電子監聽站，藉以防止攻擊。阿拉伯有關各國對於爲以色列劃出「可



以色列右翼自由黨領袖貝金與家人。

防禦的邊界」，雖持異議，但對於「非軍事區」的設置，則均表贊同，以色列前總理拉賓，亦會表示支持。

二、關於巴勒斯坦人民建國的問題，卡達總統曾一再公開表示：支持爲巴勒斯坦人劃定一個地區，建立他們的國家，但以阿拉伯國家，包括巴勒斯坦人，必需承認以色列永久存在與和平生存的權利，爲先決條件，這項建議，多數阿拉伯國家均表支持，關鍵在於以色列是否同意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這片爲以國所佔領的土地上建國，以及領導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巴解組織」，是否願意放棄共「消滅以色列」的誓言，而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利？

卡達總統所提上述兩項建議，大致上不失爲公允而可行的解決辦法。關於以、阿領土爭執，「非軍事區」的設置，既爲阿拉伯國家所接受，問題僅在於設置的地帶，對以色列的關係較大。巴勒斯坦人建國的問題，「巴解」是否承認以色列生存權利的態度，並不足重視；因爲「巴解」如果仍然拒絕以色列的生存權利，不僅不可能實現其重建祖國的願望，且亦很難獲得大多數阿拉伯國家乃至蘇聯的支持。以故，以色列的立場，仍爲問題的關鍵。

卡達總統爲了積極謀求中東糾紛的和平解決，預定與五個主要的中東有關國家的當局舉行會談；已在華府先後會見了以色列前總理拉賓、埃及總統沙達，及約旦國王胡辛；日前赴倫敦出席盟國三項高層會議時，又曾前往日內瓦與敘利亞總統阿塞德會談，最近並會見沙地阿拉伯王儲法德。現因與美國具有特殊關係，且在中東和解中處於關鍵地位的以色列，政局發生變化，使卡達總統過去對以色列所作的商討和勸說，完全失效，因而不得不派遣國務卿溫斯於下月內再度前往中東，與有關各國當局尤其是以色列新任總理，進行會談，其必將影响過去的努力及所獲成果，自屬無可避免。不過，以色列主要依恃美國的支持，新政府當局的態度當亦不致過份強硬，以致失去美國的同情，實可斷言。

堅守民主陣容

古鶴翔

美國總統卡達一再宣言尊重盟友，重視人權，但仍然派他的兒子到中共統治區去，並且增加美國駐北平「聯絡處」的經費，還和中共談判「資產解凍」問題。

卡達總統這種措施，是否「尊重盟友」？是否「重視人權」？筆者不擬答覆。也許，卡達想派他的兒子去北平觀察一下中共如何蹂躪人權罷？也許，增加駐平「聯絡處」的經費，將有助於解放中國大陸的同胞？也許，和中共談判，將使「九億」飢餓的共產奴隸獲得溫飽和自由？

由於美國當局不斷的與「國人民的公敵「聯絡」，於是有些愛國同胞主張立即揮軍反攻大陸國土，並且與蘇共「接觸」。

我們必將反攻大陸，因爲反攻大陸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決策，也是大陸同胞的願望，中華民國政府有充分的權利與義務肩負起這艱巨的責任，海內外的中國同胞也有充分的權利與義務這樣做。

在港共暴動時，林彬烈士就行使了反共的神聖的權力，盡了反共的應盡的義務；最近，陳錦濤烈士也行使了這神聖的權力，流了應流的血，壯烈地犧牲了。

參加萬協的朋友，由岳騫先生，以至區區古某，也都準備流出的血。袁暌照志兄更有飢啖共黨肉，渴飲紅賊血的壯志。其實要飢啖共黨肉，渴飲紅賊血的豈止萬協諸君子？「九億」同胞，誰不恨共，誰不反共？即使共幹，也多離心，只是搭錯賊船，一時未能擺脫而已。

寫到這裏，不由得想起美國的莎莉譚寶來，她童年時候確實紅得發紫，可惜她的思想至今仍處於「童星」狀態。她說中共「擁有九億人口，所以必將承認它」。——小孩子看問題，就祇會看表面，難道美國的這位「禮賓司長」，至今仍然是「童星」，並未長大麼？「禮賓司長」這些話，難道不怕失禮於中華民國政府及「九億」中國人麼？

我們有力量，也有信心光復大陸，我們必將自力更生，我們必將勝利，我們一定要推翻中共禍國集團，使「九億」同胞都有生活的自由，言論的自由，溫飽的自由和發展的自由。

我們決不與共黨妥協，我們一定要打倒華葉集團。在推翻華葉集團的鬥爭中，我們要靠自己，但也歡迎自由民主國家的支援；我們決不與任何極權主義者接觸，我們要堅持正義的原則。我們決不願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中國同胞都知道：大陸之淪陷，是國際共產黨合力侵華的結果，毛共是在蘇共侵華及美國短視政客縱容下坐大的。毛共本來是蘇共的傀儡。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及「九億」中國人民決不會與蘇共「接觸」，並且要積極地批判和反對美國的短視政客。

當然，絕大多數美國人不願失去忠實的友人中華民國，他們反對賣友媚敵，他們是眞眞正正的尊重盟友，尊重人權，重視道德，因此美國政府不敢進一步勾結中共。中華民國政府及「九億」中國同胞，定遵守總統蔣公的遺訓；「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

日本的電視節目及成人電影

日本的電視片或長篇劇，攝製態度認眞，從鏡頭運用到導演手法，編劇情節到演員表現，都能達到一定水平。日本成人電影，在暴露程度上較爲含蓄，點到卽止，男女演員的容貌，身段，色情表演，比歐美色情片畧遜一籌。

楊宏熾



自從電視機發明以來，它的影响力眞是無遠弗屆。先是打擊了電影事業，然後搶奪了雜誌和出版業的讀者，最後像隻巨獸一樣吞沒了地球上千百萬人的時間。就以香港來講，從最熱鬧的市區；一直到新界的鄉村，都難免被這怪物滲透肆虐。

在香港就至少有百萬架以上的電視機，它每天晚上傾銷着煩人的廣告，廉價的娛樂影劇，和日光之下千奇百怪的新聞。如果說現代文明的特徵之一是電視的泛濫，當不爲過吧！

在東京的日子，白天總是在各處遊蕩，看那走馬燈似變幻多彩的都市景象，到了夜晚，拖着疲勞的腳步回到住處，常是坐在電視機前，沒頭沒腦的看些電視節目。電視在任何一個國家它都是一種大眾文化的縮影，民族性格，教育水準，生活模式等等。這就是爲甚麼在東京想看電視的原因，我只是一股好奇想去更瞭解這個大和民族罷了。

俗話說「天下烏鴉一般黑」，眞是切中肯綮。世界上的低級趣味都是差不多的。日本的電視節目也是難逃這類範疇。尋仇報復，忠奸善惡的時代劇，情愛糾葛，打打殺殺的現代劇，胡鬧熱鬧，豪華排場的綜藝節目，有完沒完，不勝其煩的廣告……這似乎是千篇一律的電視文化。但雖然是俗氣無聊的東西，經過意匠的表現和製作的謹嚴倒也趣味盎然。這是頗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也是引起我觀賞的動機。

日本的電視影片或連續劇方面，在攝製態度上非常認眞，從鏡頭運用到導演手法，編劇情節到演員表現，都能達到一定的水平。我印象比較深的反而是在綜藝特別節目上的意念。對他們節目製作人的挖空心思無所不用其極的精神眞是佩服。現在就比較精彩的幾種構想叙述於后：有一個節目叫「攝影隱』實驗」，顧名思義就是把攝影機隱藏起來，完全不受被攝體注意，而記錄下被攝體毫無防備、不做作，眞實的一面，尤其明顯的是某種情況下的心理反應，人性慾望等。比方說我看到的一次，是把攝影機隱藏在一個百貨服裝店的櫥窗裏，然後在這玻璃櫥裏的人造模特兒堆中，故意讓一位全裸的女子站在其中，也做着木然不動的姿式，造成魚目混珠的視覺效果，但不特別去引起人注意或加以宣傳，只是讓行行色色匆忙的過路人，自己去發現這個秘密。

因爲這種反常情的佈置法，極不可能在光天化日的街頭出現，所以有許多人都走過了頭，似乎發現了甚麼不對勁，又再折回頭過來細瞧一番，而當他發現窗裏的竟是赤條條的女子時，在大庭廣眾前不覺赧然不好意思正視，或走離一段距離指指點點的，也有夫婦倆同走，先生看出眞象便一逕的斜眼生，不動聲色，也有年輕學生拉拉扯扯地想再看一次的，總之各色各樣的人，各種背景階層的人，他（她）們對「性」的反應都是不一樣的，而當他們在發現怎麼回事的當兒，他們自己的動作表情早已被攝入影片裏了。然後在馬路的一端，電視公司的記者就訪問剛才看到那情形的人的感想，在對話的口氣中再印證剛才他的表情眞是很有意思，甚麼樣的人是虛偽、眞實、假道學、正經。都昭然若揭，整個節目幾乎是在做一個「人性的實驗」。

另外有一種節目名稱已忘，大概情形這樣：有許多青年男女曾經有過某一不知的異性，在很偶然的機會裏邂逅，但僅是一面之緣的經驗，沒有留下對方的住址，比方說發生在電影院，電車上，街上或海水浴場之類的公共場所。但往往這驚鴻一瞥，使得他或她都覺得對方彷彿是仙女下凡或白馬王子出現，從此便日夜想念縈繞難忘，可是苦於茫茫人海何處去找尋呢。這個節目就是專門用來解決這些有情人的苦惱的。有這種艷遇的人都可以報名，給

公司相當的綫索，電視的製作人就不惜動用龐大的經費去代爲尋找。有一次我看到的是女方住在北海道，電視公司居然派一部直昇機去找，後來又換小船，最後終找到。然後由公司出經費讓這對有情人來到東京的電視公司裏見面，見面時還故意弄得很神奇而戲劇化，節目主持人儼然是點石成金魔術師一樣，使這年輕人的夢想成眞，相當有趣。

這兩個節目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從現實生活裏取材，而且極富人情味。與香港的電視綜藝或特別節目裏，請幾位矯揉造作，扭腰擺臂的歌星表演一些嘔心的動作或歌曲，眞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最後我想談談日本的成人電影。凡是到日本去觀光的人，尤其是從比較保守的國家來的人，很少不去看成人電影的。而通常反應的模式都是這樣，起初總覺不太好意思，雖然不至於畏首畏尾，但也不會是昂首闊步地邁入影院吧！看了幾場之後態度就比較自然了，最後則變成沒甚麼興趣了。這類電影院的容積不大，只擁有二、三百個位子而已，觀眾差不多都是男性，中年人尤多，每次都是兩部影片輪流上演。日本的成人電影已經是企業化經營。

有些大影片公司，近年因爲不景氣和受電視的影響，都瀕臨短產邊緣，於是遂轉而製作所謂 Porno Film，也就是色情片。如日活公司就明目張胆大大方方地拍有劇情的黃色影片。雖然他們已有專業的人材，專業的製作，但比起歐洲美國的色情片，仍是畧遜一籌，在暴露程度上，日本還是走含蓄的方式，點到爲止。在鏡頭運作，或男女演員的容貌，身段，演出上則與北歐片相去甚遠。不過不管怎樣，「性」也者與「食」實無兩樣，初嘗則新奇，若每天叫你都吃同樣的菜食，不出幾天，不但膩得慌，煩都煩死。日光之下無新事，就是花招使盡還不是那回事，實在沒甚麼新奇的。

蔣碧微談徐悲鴻・張道藩

八十歲的蔣碧微，仍然生活在愛情和鮮花裏。她形容自己是「老醜女人」；但是談起年輕韻事和晚年歲月，兩眼浸滿了笑。

五月初的一個周四晚上，當我們去拜訪她的時候，她穿着一件碎花的中國衫、白色長褲，自然而柔順的髮型，正是流行的中國娃娃頭，頭頂上飄着一綹白髮，像黑岩的一束蘆花。

「你好時髦！」

『唉啊，我幾十年來都是梳這種髮型。你看，』她指着牆上的一幅畫像說：『那是我年輕時候的模樣，你看笑得多開心！』

很少八十歲的女人像她這樣善待自己——她用各式各樣的鮮花佈置客廳和睡房；她穿着鮮麗的紅旗袖上電影院；她享受冰淇淋和蛋糕的美味，卻保持少婦般的身材。

『我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女人。很多人問我不老的秘訣，我眞的無以奉告。有人說我去整容，那是無稽之談。我幹嘛去受洋罪？』

社會一般人對蔣碧微的了解，或止於她在「蔣碧微回憶錄」的叙說。在這部冗長的回憶錄裏，她描繪她和畫家丈夫徐悲鴻的生活，也述及和政治家張道藩的一段情意。這兩位北人盤佔她大半的生命，從過去，直到現在。徐悲鴻的「貓」畫和「馬」畫掛在她客廳的正面牆上；張道藩寫在紅紙上的祝壽詞立在窗旁。她愛誰？恨誰？愛有多少？恨有多少？

『徐悲鴻是百分之百的藝術家，他愛一切和藝術有關的人與物。我們初相識的時候，我只有十八歲；當我廿八歲那年生下我的大兒子時，他就說我已經老了。』

她用手按一按鬢邊的頭髮，搖搖頭說：『我和他並非沒有熱烈地愛過；可惜我們是兩種不同性格的人。我期望被關心，而他心目中只有藝術』

在她現在住的房子的前三家，曾經是她和張道藩的舊居：『我們在那裏同居了十年。有人誤以爲我另有目的，事實上我毫無企求。眞正的意情是不要報償的，時隔這麼多年，我還是問心無愧。』

『現在的年輕人談戀愛未免太現實。其實肉慾不是愛情最後的目標，想想，以前的愛情多美，一封封纏綿的情書、難以忘懷的花前月下；現在居然五分鐘就可以了結愛情，太可怕了。』

自從寫完「蔣碧微回憶錄」後，蔣碧微再也沒有提筆；許多朋友她看獨居，偶而來串門子，也有一些有苦無處說的女姓找她排解心中疑難。

『有好些人問我：「我愛某某人愛得發狂怎麼樣？」我回答她：「既然如此，豁出去吧！」愛，就要愛得順心。你愛某某人是一回事，別人在你背後閒言閒語又是另一回事。愛的本身是決定在你自己的手裏。』

話雖這麼說；蔣碧微卻反對「報復的愛情遊戲」。她說：『有的女人發現自己丈夫在外面亂來，她存心報復也交男朋友，這是不對的。一個人不能沒有榮譽感，爲了報復而失去榮譽這是划不來的。不過，有一點例外，那就是除非她可以過獨立自主的生活。』

蔣碧微寂寞嗎？在這樣一個寬敞的公寓房子裏，徐悲鴻的畫活生生，張道藩的生前照片器宇軒昂；但是，屋裏靜悄悄。這一片靜寂，似乎再多的花香也打不散。

蔣碧微寂寞嗎？我沒有問她。

她不是說過嗎：『我是一個得天獨厚的女人。』

陳長華

達賴喇嘛與西藏

胡養之

最近盛傳流亡於印度的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希望返回西藏，說他仍是西藏人宗教信仰的中心，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另一項來自印度新德里的電訊則表示達賴喇嘛已拒絕中共的統戰返回大陸。這項消息似乎空穴來風，中共派遣統戰份子去對達賴喇嘛進行游說，是大有可能的；問題是他有沒有「回歸」的價值與必要。照我看，他嘗夠了中共那陰險殘暴的痛苦教訓；認識中共卑鄙狠毒的面目，而不輕易上當的！

西藏喇嘛僧全部消滅

就拿西藏境內的宗教來說吧，所有西藏喇嘛僧，早已被毛共消滅了！根據「讀賣新聞」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六日的文章報導說：「現在西藏的廿七萬名喇嘛僧中，約有百分之九十五已經還俗，而參加了工、農業的生產勞動。」中共前「總理」周恩來，於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在北平會見西藏的學生代表時，也曾提出上述問題而加以討論過，而當時反對喇嘛僧還俗及主張宗教與政治分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主席班禪喇嘛，已經遭到革職；「副主席兼西藏軍區政委」的相健則被中共加以軟禁處分！其罪名是支持西藏反對派反對「西藏革命造反聯合總指揮部」，接管拉薩的黨、政機構，以及各寺院而令到西藏局勢更為混亂！

據統計：一九五二年當中共的魔掌伸入西藏之時，全藏喇嘛尚有六十五萬名，中共恐怕引起他們的反抗，便採取了漸進政策，企圖逐步地改變其風俗習慣；同時集中其力量，專心致力於使其附屬的行政機構「西藏化」，在七十一個縣市或農村地區，牢牢地控制西藏人口。當時中共計劃於三十年後，將可使西藏的宗教，文化全部消滅無遺！但自一九五九年三月廿五日，自西藏首府拉薩發生大規模的反共抗暴運動，達賴喇嘛逃抵印度之後，中共則變本加厲地使用軍事控制，除將大部份的高級喇嘛屠殺或軟禁於各寺院外，並企圖迅速消滅藏族文化，及摧毀藏人最後精神堡壘宗教。而且與喇嘛教毫無關係的阿沛阿旺晉美，卻充任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主席，表示西藏的喇嘛教早已宣告瓦解！達賴喇嘛返藏有何作用？

控訴中共在西藏罪行

達賴喇嘛雖流亡在印度，但他對中共企圖消滅藏族的陰謀手段，無不瞭如指掌。一九六四年下半年，達賴喇嘛曾對東南亞各地前往印度參加佛教會議的代表團說：「中共已經把西藏的佛經焚燬！金屬佛像已被熔化後出售。現時西



達賴喇嘛的母親

藏僅保留寥寥的幾個佛寺，以供訪客參觀罷了！由於西藏位在邊陲，與其隔絕，因此，中共可以肆無忌憚地大事屠殺藏人；摧毀藏人的精神堡壘喇嘛教，對西藏僧侶所採的措施，當與俄共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對蘇聯境內的回教徒所採取的措施相同，而逐漸加以消滅。」

同年十二月初，西德「國際新聞社」的電訊報導稱：「儘管中共嚴密控制西藏，但許多藏人仍能逃出，特別是近來的一次逮捕浪潮中，駐藏共軍高級幹部——西藏自治區籌委副會主任相健，遭到軟禁的罪名是：支持反叛中共的藏人，並抗議中共進一步將拉薩布達拉宮以及各寺院的聖物寶藏，運往大陸內地。估計中共已經偸走一萬二千件聖物和珍貴的手抄本，企圖慢慢地消滅藏族的文化，宗教等痕跡。……」

唯其如此，所以達賴喇嘛於一九六五年十月廿九日，再度致函前聯合國大會秘書長宇丹，其內容大意說：「現時陷於中共魔掌中的西藏人民，大大地遭受到滅絕的威脅！若讓中共繼續血腥統治西藏而不加制止的話，則不僅鼓勵了中共崇尙更殘暴地滅絕西藏民族的方法；抑且會增加中共對東南亞的侵畧行動！」又說：「由於一九六四年以來，西藏的情形已更趨惡化，除着西藏的宗教信仰已遭破壞，藏人身體備受虐待外，西藏的全部粮食供應，也都在中共徹底控制下而發生嚴重危機！因此，達賴喇嘛要求宇丹及聯合國全體會員國正視現實，在第二十屆聯大會議中眞誠地同情及支持西藏問題。

達賴活佛的脫險經過

這一來，達賴喇嘛已成爲中共的死敵！談到十八年前他之所能夠逃出西藏而安然抵達印度，多半得力於藏人沿途的掩護周到，已屬萬幸！他若返藏，豈不自尋死路！同時，達賴也是一個積極反共的人物，據說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在拉薩民眾大會中，便正式宣佈廢除中共與西藏一九五一年的協定後，他就被中共嚴密監視起來。當佛教聖城拉薩十九日發生抗暴怒火時，一度盛傳達賴已被毛共特務挾走了！令到全藏人民及東南亞各佛教領袖都替他揑一把汗！直到同月廿七日，錫金首府岡托克始獲悉達賴及廿多名隨員，已逃離了拉薩；且已進入全由藏人控制的地區——昌都，獲得革命軍保護；加以共軍畏縮不前，致被藏南邦達昌的抗暴軍切斷去路，並在拉薩至日喀則中途的卦蘭山一戰，殲滅了共軍八千餘人。因之達賴喇嘛便安全地經過尼泊爾於三月杪抵達印度首都新德里。

前印度總理尼赫魯接見達賴喇嘛時，除答允予以政治庇護外，並把他一行安置在比較清靜的卡林邦。旋而北平政權都指責印卡林邦爲西藏「叛逆」的指揮中心！尼赫魯也不示弱，一面否認北平的指責，一面在國會宣稱印度非常同情西藏的遭遇。當時印度全國人民都表示激憤，不但新德里方面數以千計的羣眾舉行示威，包圍了中共「大使館」，高呼反共口號以抗議中共血腥鎭壓西藏；同時在緬甸、錫蘭各地的佛教集團，也有同樣的示威抗議運動。特別是中華民國各政府機關，民意代表，輿論界、工業界、敎育界和商界人士，以及海外僑胞，更羣情鼎沸，如火如荼地達到一致支援，藏胞抗暴的高潮，我政府蒙藏委員會並迅速派出代表與印度政府接觸，實行救濟逃出虎口的藏胞。因此，給予數以萬計的西藏難民以莫大的精神和物質的慰籍。所以，繼續從西藏邊境逃出來的難民人數亦復不少。截至一九六七年七月爲止，根據「印度快報」的概畧統計：先後逃出西藏而分利流亡於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各地的，約在五萬至八萬人之間。此外，還有一部份，則由中華民國救濟總會，從印度輾轉迎援回到台灣祖國安居，他們現在仍與居住印度的達賴喇嘛有所連繫呢。

防中共特務行剌達賴

達賴喇嘛初時爲什麼要選擇印度作爲逃亡的目標呢？原因是：西藏與印度地勢相毗連，無論宗教、風俗、習慣、也大致相同，彼此有了悠長的歷史；加以印度政策與英國相似。當滿清軍隊於一九一〇年佔領了拉薩時，達賴喇嘛十三世也曾一度逃至印度。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殖民地政府，告訴老達賴喇嘛：「它們保守中立，並承認了中國（清廷）對西藏的宗主權。」一九一一年清朝被推翻後，英國使乘機護送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隨即控制西藏。

現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的時候，也曾以不堪中共的迫害爲理由而一度要求留在印度。可是當時的前印度總理尼赫魯政府，與北平政權還在「蜜月」期間而不願開罪於中共，所以狡猾的尼赫魯，便婉轉地對達賴喇嘛說：「如果你能返回拉薩，可以替藏人做許多的事。若是留在印度，那末，將會使（中共）印關係發生困難。」然則事隔三年後——即一九五九年，印度爲甚麼對達賴喇嘛終於加以政治庇護呢？原因是西藏已發生了反共革命流血運動，雙方傷亡達兩萬餘人，顯然情形與前截然不同；而且當時藏人控制的地區達十萬餘方哩，尼赫魯以爲達賴喇嘛暫時居留印度，不久便可以返回西藏的。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隨員一行，計有他的母親、長兄嘉樂頓珠、前西藏總理薩卡巴及其重要人物都要達賴喇嘛以印度爲理想的居留地。當他們一行被安置拉卡林邦之初，印度各地及東南亞各佛教團體都發出慰問郵電。但印度政府則約束達賴喇嘛在印度境內不許作任何政治活動。因之，達賴的生活行動只限於卡林邦和新德里等地而已。

一九六二年四月，北平政權再度指責印度政府掩護達賴喇嘛作政治活動，印政府雖曾加以否認並指責中共駐新德里「使館」人員的行爲不當，可是尼赫魯則對中共仍有顧忌，預防中共特務對達賴喇嘛不利，爲安全起見乃勸達賴活佛移居距新德里三百哩的達林薩拉山區。其後分訪日本及少數東南亞國家後，就一直居留印度。

從上述各方面的情形觀察，達賴喇嘛現時除了暗中訓練一批配有現代武器的藏人游擊隊外，他們唯一的希望是配合國軍的反攻行動，早日光復大陸，因爲中華民國前總統曾重申諾言，允許西藏自治，所以西藏人民無不亟待此一行動的實現。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準備組織「政府」就「國號」「國旗」國歌提出研究。對於國旗、國歌大部份都主張改，只有國號，都認爲中華民國屹立於世界已三十八年。堂堂正正沒有更改必要。毛澤東當頗爲虛心，收集了一批政治垃圾，廢銅爛鐵，在北平開政協會議，逐個請教，請教了一個陰謀家周禿子。

說起周禿子倒是此馬來頭大，清末在四川任「提法使」。說來清朝之亡，與他也有直接關係。辛亥革命起事，由川漢鐵路風潮所引起，川漢鐵路風潮，便由周禿子激成事變。

周禿子本浙江人，他父親游幕四川，他遂流寓於此，少年時以機警自意，擅於縱橫捭闔，戊戌以前，曾到過湖南，入學使江標幕中，也在時務學堂教過國文，江標罷官後，他又輾轉到兩廣總督岑春煊那裏，岑三對他很好，以後因和張鳴岐不洽，岑保張不保他，氣得拍案狂罵而去。走去日本，混了些時，捐個道銜，分發到四川候補。先任巡警總辦，川督以其頗有才幹，調爲勸業道，他以發行獎券，以充裕勸工局的經費，加以長袖善舞，逢迎有術，成了川省官場中一個紅官兒，歷任督撫遇有疑難事件，不是向他商量解決方法，就是交給他去辦。當川路風潮發生，王人文趙爾豐自然倚賴這萬能博士作智囊，保路同志會開時會，督署派周和布政使尹良，鹽法道楊嘉紳，爲官方代表出席，意在調解。開會時各代表議員等紛紛發言後，首由楊嘉紳發話，這人是個老官僚，三句話中夾兩聲咳嗽，衆人以其語無倫次，不與厮辯，同時也要聽聽周禿子是什麼見解，遂請他說話。這周禿子移動短矮的軀體，登上台去，聲如洪鐘，照舊一派官話，但却着重於開市開課開工，他說：「剛才各代表說的話，兄弟都聽到了，照各位的意思，是要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成命，然後才開市開課開工，可是這種局面，到今天已是半個月以上，省裏督憲就將這意見轉奏到京城裏，至少要十天半月才能夠得到軍機處電復，試問在這期間以內，如治安出了什麼問題，這責任誰能負得起？」會中有個代表聽得不耐煩了，指着周道「有官守者不能逃其責！你呀！枉讀聖賢書，這一點點知識，難道還不曉得？你能說這話，這責任也應該由你來負！」這幾句話充滿火藥氣，用慣了高壓手段的周禿子如何受得住忍得了？便也指着會衆說：「到了有問題時，你們還脫得責任？」這話一出，會場中起鬨，有破口罵的，也有大聲喊打的，楊嘉紳連忙起身嘴裏自說自話地：「有話好好的說！有話好好的說！」便招呼了周尹兩人溜了。

周善培諸人狼狽返署後，別人只覺得討個沒趣而已，禿子一向幾曾受到叱斥過的，因慚成恨。本是詭計多端，一發狠便來絕招兒，連夜邀請巡警道王炎，候補道饒鳳藻到署密商。首要武力彈壓，硬指諮議局那班人是煽動者，即時逮補羅綸蒲殿俊鄧孝可顏楷各人，蛇無頭不行，風潮便可戢止。這趙爾豐心裏也有個陰影。他對端方之來，以爲將取而代之，而端方劾也之電，更是有因而至，而且軍機處一張一張電報，對他歷次電奏，都是批駁。在不自安的心情之下，也覺得這班保路分子太胡鬧了，弄得自己碰了釘子，非把他們從嚴懲戒，這顆紅頂怕保不住，單把高等學堂學生閻一士的「自保商榷者」作爲把柄，就可以栽定蒲殿諸人頭上，給他一個吃不了兜着走。唯有這樣，才可以迎合上頭意旨，也不讓端方說得嘴響。周禿子一番話，在他意識裏，這人號稱能員，所出的主意，該是錯不了的，何況正合着自己所想的一石數鳥的妙法？於是便在署作沉思之下，按照周禿子所言所行，用起強硬的高壓手段。

當日領導人物中，顏楷、張瀾、是鐵路公司股東會正副會長，蒲殿俊羅綸，是諮議局正副議長，以及其他紳士多人在出面。趙爾豐聽了周禿子的話，一下子把他們全都逮捕扣押起來，消息傳了出去羣衆大規模的暴動便發生了。趙爾豐即於當日電內閣協理大臣那桐說：「川人這次以路事鼓動人民，風靡全省，氣焰鴟張，遂圖獨立。竟敢明目張胆，始則抗粮抗捐，繼則刊發四川自保傳單，儼然共和政府之勢，曉諭不聽，解散不從，逆謀日熾，……：連日探聞該逆等謀於本月十六日聚衆起事，先燒督署，旋即戕官據城，宣布獨立。爾豐正在嚴密警備，旋於昨夜探悉，逆謀益亟，已聚匪徒近萬，即於十五日意乘不備，前來督署燒殺。爾豐既得此信，因於本日將明，先將營隊再加警戒，一面凜遵嚴拏首要前旨，將蒲殿俊羅綸鄧孝可顏楷張瀾胡嶸江

三乘葉秉誠王銘新設法誘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撫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數千，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圖擾亂，旋即兇撲督署，當即派出馬步各兵隊，先在街口堵截，無奈來勢異常兇猛，堵截不住，直迫轅門，值門步隊亦被撲退，並斫傷哨弁鄭景等數人，進衝二門，直至大堂，前排匪徒旋又分股，一由打金街分撲督署後門；一由文廟街擁出，均經兵隊分頭擊退。現在各街保路協會尚在嗚鑼聚衆，各路兵隊雖在竭力彈壓，察看大勢，一二日內能否安定尚不可知，勝負之數，亦無確實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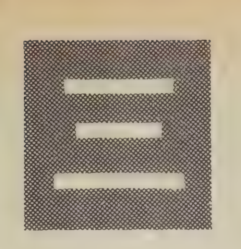
趙爾豐電向那桐報告川省暴動詳況之外，又另通電各省將軍督撫。除簡要敘述畧同前電之外，末有「尤可慮者，其黨羽衆多，遍布各屬，而兵力單弱，兼顧甚難，利害尚未可料」等語。這一把火，總算由他和周禿子放起來了。周禿子曾有「辛亥四川爭路親歷記」之作，把這風潮寫爲完全出於趙爾豐所激起，畧云「趙督滿面怒容對司道說：『天天請你們設法請大家開市，你們不肯幫忙，市不能久罷下去，我不得已，已經把鬧事的幾個人扣留了，以後不勞諸位了。』話剛說完……外面忽傳請願人來了，街上擠不通，不能回去，只好在官廳等一下，空氣一刻比一刻緊張起來。一點鐘，趙督又請司道上去說：『他們消息眞靈，又聚[illegible]，要求釋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開市，這些人[illegible]一天的。』正說着，巡捕來說：『請願人已[illegible]轅門了。』趙督說：『叫他們舉幾個代表來，我有話對他們說！』巡捕出去，一會兒又進來說：『他們不舉代表，要一齊見大帥，請趕快釋放被扣留人。』趙督說：『好吧！我們到大堂去見他們。』……這時候，羣衆已衝進了儀門，趙督又叫人大聲嚷着說：『快舉代表，不許衝進牌坊。』羣衆不聽，人人左手抱一個黃紙寫的德宗景皇帝牌位，右手拿一根香，（我沒有看見人手裏拿着刀子棍子的。）又衝進牌坊，趙督又叫人嚷着說：『不許再衝一步！衝一步就要開槍了。』羣衆仍不聽，衝到大堂檐下，趙督又叫人說：『快退下去！』再衝上來，就開槍了』！羣衆還要向大堂衝上來，趙督說：『擋不住了，沒有法了。』就命令開槍。開了一排槍，羣衆立即回頭跑出去……。人散之後，留下打死的七個人，五個是請願的人民，兩個是督署文案委員的轎班。」

周禿子寫這次的流血慘劇，歸咎於趙，對自己洗脫得一乾二淨，但據爲時鐵路公司股東總會的詳文及紳耆伍肇齡等上軍督司道呈稿，有「督批：十五日先發制人，遵旨嚴拏首要，該徒黨竟敢立時擁衆數千，撲攻督署。恭讀二十日上諭，亦據督部堂奏陳：十五日竟有數千人兇撲督署，肆行焚殺，併傷斃弁兵。查是日商民聞諸人被逮，不知是何罪狀，見公司被圍，不知是何危險，皆爲爭先恐後，紛抱先皇神牌，赴轅呼籲。營務處喝令巡防軍槍斃數十人，號呼之聲，全城震動，夫復反叛逆，不操戈盾，僅以香牌從事，乃能傷斃弁兵。白日青天，睽睽萬目，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且文廟前街、後街、東大街、暑襪街各街行人亦復有爲槍斃者，則又何說？」而死亡人數被槍斃者上十二人，死於督院的則佔二十六人。「滿清稗史」所紀更有作「四十餘人」者。

原來蒲殿俊等人被捕後，趙爾豐欲殺而立威，集司道等來個大會審，周禿子是提法司，爲當然的主審官，副議長羅綸京官鄧孝司，以橫被縲絏，語氣最激，周禿子被頂撞得惱羞成怒，幾欲「恭請王命」來制裁各人。惟羅鄧素得衆心，商民故爇香頂禮，環跪痛哭，爲鄧等請命。不料有一硃諭自督院內遞出，營務處田徵葵，及一候補道王某，遂指揮開槍，當場死傷十五人，衆仍不解散，又斃了十餘人。徵葵又命以大砲轟擊，遂指揮開槍，成宗于宗潼見狀大哭，將身抱住砲口，阻其發砲。將軍玉崑聞變，飛騎而至，與提督田振邦，藩司尹良，含向趙督等營救。在籍內閣學士伍崧生已八十餘歲，亦扶節而至，爾豐才允將羅綸等交將軍看管，始免爲周禿子等所荼毒。



加一「新」字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劉備晚年之所以能夠蒸蒸日上，我們也不能不歸功於諸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是什麼？不是自己個人的大才幹，而是得力的，能盡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劉邦沒有蕭何、張良、韓信；倘若李世民沒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那麼中國歷史上就不會有我們引以為榮的漢唐兩朝。

當然，劉備除了諸葛亮以外，還有關羽、張飛、趙雲、龐統、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孫權除了張昭與顧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魯肅、諸葛瑾。

沒有周瑜、魯肅，便不會有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的赤壁之戰，沒有諸葛瑾，也不會有猇亭之役以後的吳蜀言歸於好。

周瑜是世家子

周瑜是揚州廬江郡舒縣人。（舒縣的故城，在今天廬江縣城之西。）父親周異是洛陽縣的縣令，叔父周尚其後是袁術的丹陽太守。祖父作過什麼官，三國志周瑜傳沒有寫明白。有一位「從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兒子周忠，均作過漢朝的太尉。（所謂「從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這種語意模糊的字眼，在中國文言文裏很多，在西洋的語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並且可以被用來泛稱遠房的任何同輩或不同輩的親戚。）

有兩個Cousins當過太尉，周瑜當得起「世家子」三個字。恰巧，孫堅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長沙不能放心，也不太願意送他們回吳郡富春縣（浙江富陽）去住；却看中了這廬江舒縣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縣來安頓。也許，孫堅與周異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賴得過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孫策同年，小一個月，很快就與孫策成了「總角之交」。舒縣的縣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們的父親並不互相認識。

在當時，周瑜的家境要比孫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著」，而孫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愛朋友，生性慷慨，於徵得家裏長輩的同意之後，就把城內大路南邊的大房子讓給孫策住了。（不會是讓給孫策一個帶了僕役來住，而極可能是讓給孫家全家來住。孫策當時還是一位青少年，不曾結婚。）

周瑜對孫策「升堂拜母」。這是古人的一種進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禮相待的一種表示。

孫策渡江進攻劉繇之時，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帶兵帶糧接濟他。孫策在江南（當時稱為江東）站穩了以後，周瑜放棄他在居巢縣的縣長地位，於建安三年來吳郡（曲阿縣）投奔孫策，孫策的只是親自出城來迎接他，不只是分給他五十四馬，二千名士，而且送他一隊「鼓吹」（軍樂隊）。送給他一座好的住宅。

這時候，他與孫策均是二十四歲。兩個人都是翩翩年少。老百姓在背後稱呼孫策為「孫郎」，稱呼他為周郎。

孫策送給周瑜以「建威中郎將」的名義，叫他駐紮在牛渚（釆石磯）；不久，又叫他做春穀縣的縣長。（春穀縣城舊址，在今天安徽繁昌縣的西北。）

孫策有志於對黃祖報殺了父親孫堅之仇，向西進軍；便任命周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一齊帶兵出發，攻下了（安徽潛山的）皖城。

他們在皖城遇到橋老太爺與位美麗的橋小姐。橋大小姐，橋二小姐（俗寫為大喬，小喬）。孫策娶了橋大小姐，周瑜娶了橋二小姐。兩對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話。今天安徽廬江縣的人，仍以這兩位橋家小姐為榮，相信她們是出生在廬江美女。

孫策與周瑜等人繼續前進，在尋陽（黃梅附近）擊潰了袁術的廬江郡太守劉勳的部隊；又在武昌附近對黃祖打了一個硬仗；回師向東，取了華歆當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幾縣，成立了所謂廬陵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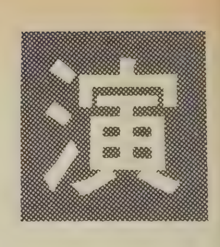
孫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領重兵，坐鎮（江西峽江縣之北的）巴丘。

孫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孫權託付給張昭。周瑜從巴丘來奔喪，被孫權與張昭留在曲阿，作為張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個輔佐，名義仍是「中護軍」。張昭的名義仍然是「長史」。

他們二人，一文一武，等於是孫權事實上的左右二丞相，雖則孫權當時尚不是吳王，只是一個繼承乃兄的「討逆將軍，領會稽太守，吳侯。」曹操不久改拜孫權為「討虜將軍」，周瑜也連帶的由討逆將軍的中護軍，改為討虜將軍的中護軍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孫權要求遣送一個兒子到許縣當「任子」。任子，是人質。這是曹操用來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兒子去許縣當了人質以後，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會殺他們的兒子。

孫權徵詢張昭等人的意見。他們猶豫不決。送了任子，以後就得一切聽從曹操擺佈；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來打。曹




蔡東方

操已經打垮了袁紹，沒有後顧之憂。

孫權想了又想，終於帶了周瑜去見母親，孫堅的太太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很喜歡周瑜，一向把他當做兒子看待。

周瑜在吳太夫人面前，向孫權陳述意見：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孫權所能得到的報酬，不過是一顆侯爵的印，與十幾個衛兵與隨從，幾輛車子，幾匹馬而已。並且，曹操掌握了孫權的兒子爲人質以後，隨時可以徵召孫權本人「晉京」，也就是隨時可以有被囚被殺的危險。倒不如「韜勇抗威，以待天命」。當年楚國地方不過一百里而已，尙且能抗衡周室，傳國九百多年；孫權已經有了東南半壁，還怕什麼？

孫權採納了周瑜的建議，不送任子去許縣，這等於對曹操宣佈獨立，不怕曹操來討伐。

曹操却並無立即計較之意。曹操在當時（建安七年）心裏計劃的，是先把袁家的三個兒子與一個外甥，以及烏桓之類的邊疆部族加以解決，然後對劉表下手；解決了劉表以後，再順流而下，收拾這割據東南的孫家老二。

在孫權的左右，另一位堅決反對投降曹操的人，是魯肅。

魯肅勸孫權造反

魯肅的家鄉是（安徽定遠東南的）臨淮郡東城縣，他家境富有而爲人十分慷慨，曾經賣了若干畝田地來救濟本縣的窮人；也曾經送給周瑜三千斛米粮，當時周瑜是居巢縣縣長，有不少的飢民需要救濟。

周瑜對他既感謝又欽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術在壽春聽到了魯肅的大名，就任命他作東城縣的縣長。他看到袁術作事毫無條理，馭下又沒有紀律，不願意替袁術賣力，就率領本族的老小若干人，與一百多名願意和他一齊走的青年人，離開東城縣，到居巢縣，投奔周瑜。

其後，周瑜離開居巢縣，到長江以南投奔孫策，魯肅與他的徒眾，也渡過了長江，住在曲阿縣（丹陽）。

不久，魯肅的祖母去世，魯肅扶了棺柩回東城縣安葬；葬罷，又到曲阿。

有人勸過魯肅，叫他到許縣去投奔曹操。魯肅徵求周瑜的意見。周瑜告訴他，與其到許縣找曹操，不如到吳縣找孫權。（這時候，孫策已死，孫權繼任）。

魯肅拿了周瑜的信去見孫權。孫權於招待他一餐豐盛的筵席以後，留他密談。

孫權向魯肅說：「現在漢室處於衰微危險的境界，我想做一番齊桓公與晉文公的（兼王）事業。你怎樣幫我的忙呢？」

魯肅說：「以前（漢）高帝也曾經想尊奉『義帝』，却由於有項羽作梗，不能實現他的願望。現在，曹操就好比當年的項羽一樣。你如何能夠實現尊奉當今皇帝（献帝）願望呢？」

魯肅繼續又說：「曹操不是短期內可以打倒消滅的。我替將軍設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據守江夏的黃祖解決了，然後討伐劉表，佔據全部的長江流域。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

這簡直是勸孫權造反。依照漢朝的法律，造反與勸人造反都是要滅族的。所好，當時孫權已經有了事實上的「獨立王國」。非漢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孫權聽到魯肅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裏十分高興，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對魯肅說：「我不過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寧，來輔助漢室而已。你說的這一番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的。」他儘管這樣回答了魯肅，其後在行動上却完全是按著魯肅的建議，一步一步的去做的。

當時，想當皇帝的人不止孫權一個。袁術不僅想當，而且是眞正當了的；雖則由於太不夠料，而當了僅僅一年多，所佔的地盤也極小。袁紹是不是想當，也極明顯，他不過是略比袁術聰明，準備先把曹操消滅了，然後再作打算而已。

劉備在晚年由於諸葛亮等人的敦勸，才勉強當了皇帝。諸葛亮向劉備說：「以前世祖（劉秀）不肯作皇帝，耿純向世祖說過：『來跟隨你的許多人，都存了一種攀龍附鳳的希望；你堅決不肯作皇帝，這些人都只有離開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現在的情形，正如當年耿純所說的一樣。」

其實，劉備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紀極輕的時候，就曾經有過當皇帝的思想。

劉備在涿郡涿縣的家園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樹，桑樹的葉子很茂盛，遠看很像車上的蓋（傘）。劉備小時候在桑樹底下玩耍，對他的小朋友們說：「我將來要乘坐一個很大的車子，以羽葆爲蓋的車子。」這等於是說：「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車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別胡說。你再這樣胡說，要送掉我們全族的性命了。」

兒童時期的非份之想，不足爲劉備盛名之累。劉備值得我們欽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甚至帝王慾望的表現。他對人民仁愛，對朋友義氣，對漢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擁戴。他的缺點，只是對人的判斷力較差，行動也不甚有計劃與步驟。

萬人意見

明報「廣州讀者」又一傑作 宣揚矮鄧捧華的肉麻函件

借鄧尊毛捧華文件竟能在許韋地盤廣泛傳達

編輯先生：

據五月二十六日明報第一版頭條新聞，又有一個明報讀者，在廣州看到一份「中共中央第十五號文件」，刊登鄧小平致華國鋒兩封函件，一封是「稱讚華國鋒修養高、路綫正確、工作才能卓越、經驗豐富、年紀輕而精力充沛，在這次擊破四人帮陰謀中所表現的領導才幹，充分顯得是我黨的英明領袖。所以他全心全意擁護華國鋒爲黨爲國家的領袖，認爲以華國鋒的年紀，可以保證中國至少有十五年到廿年的穩定時期，可以平安而勝利踏入第二十一世紀。」第二封信，是「得悉華主席三月間中央工作會議報告，華主席認爲廣大羣眾到天安門廣場上去悼念敬愛周總理是合情合理，又認爲鄧小平與此事無關，十分高興，表示感謝。承認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誠意接受毛主席的教導和批評，希望華主席領導黨中央，正確而全面貫徹毛澤東路綫，對自己什麼時候恢服工作，担任什麼職務，完全服從黨中央的決定。」

這位廣州來客又說，「中央十五號」文件傳達的範圍十分廣泛，連里弄學校的低級幹部也都知道了。上級也沒有強調要保密，所以迅速傳開來，事實上已經全國皆知。

此項中央文件，第一次透露的是萬人日報，是由一來自北平的「老同志」說的，第一封信不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第二封鄧對中央查出天安門眞相，恢復名譽，表示感謝。明報「讀者」所說矮鄧頌揚華國鋒的話，尚未見有人報導，連專找中共高層新聞無孔不入的外國通訊社記者，竟然連此「全國皆知」的吹捧華國鋒語句，也被蒙在鼓裏，此一怪也。

這份借鄧捧華的文件，竟能在許韋的禁地廣泛傳達，連里弄低級幹部都知道，無異在許韋頭上動土，而許韋視若無睹，放任自如，此二怪也。

許韋是捧鄧反毛，與北平華派勢不兩立，且實力比華強，以鄧小平之精明，當不會蟬曳殘聲過別枝，只有藉許韋自重，斷無背許韋投華，此三怪也。

鄧小平垮台，雖說是四人帮陰謀，但與毛澤東及華國鋒等文革叛徒實不可分割，誰鎮壓天安門示威，不是公安軍的華國鋒？不是八三四一的汪東興？不是北平民兵的倪志福？誰帶頭鎮壓，不是北平革委第一書記吳德？最後下令黜鄧擢華的是誰？難道是江青？鄧小平的最大敵人是毛澤東、華國鋒、汪東興、吳德，以及四人帮，鄧小平無理由向這些人低頭，把着良心吹捧華國鋒，此四怪也。

正當南北對峙，許韋反華之時，此文件卽能應時在廣州面世，連香港客都能窺閱，此五怪也。

中共中央文件大多是秘密性的，尤以「中發第×號」文件，上面蓋上「絕密」兩字，只能夠下達到縣級及團級以上幹部手裏，任何普通人都無權閱讀。過去流傳海外的絕密文件，都是以後才弄出來。普通的中央文件，也需要保密，不然大可以在人民日報發表。此份「中央十五號文件」應屬保密一類。不過，在華國鋒的勢力範圍內，巴不得公開宣傳。然而在廣州，則絕不可行，因爲此文件目的是整蠱許韋，對許韋來說，除頂心頂肺，還被掺沙子挖牆脚，卽使可以公開傳達，許韋也要把它封鎖起來，那能給它擾亂陣脚。

總的來說，此文件內容之眞實性，可由下面因素決定。一、華國鋒集團當然會利用鄧小平替自己保權，文件在北平廣泛傳達，當可相信。但文件傳遞到反對派手裏，不可能讓它廣泛傳達。二、鄧小平不會在此刻投向華帮，卽使文件有如此肉麻捧華語句，也是華國鋒假鄧小平之名僞造。以欺騙大陸人民。三、明報「讀者」既不會在廣州見到此文件，也不會自己僞造此文件。按常理推測，此文件是由華國鋒集團泡製，根據鄧小平兩信內容加油加醋，改頭換面，通過明報「讀者」利用明報在海外發表，以達打擊許韋集團的目的。

由於南北對峙局面已明朗化，華帮不得不使用一切盡能採用的手段，對許韋進行圍攻，日前人民日報利用毛選五集出版，大肆攻擊「高饒」反黨集團，其用意，顯示針對「許韋」南方集團，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影射暗攻手段，是中共向來對反對派採取伎倆，華國鋒重提高饒反黨集團針

對許韋，一如文革集團攻擊劉少奇林彪一伙指向周鄧一樣。

許韋已面臨挑戰，若不當機立斷，立即採取主動，在廣州誓師反毛反華，揮軍北上。讓時間一拖下來，到頭來會被華帮用分化手段瓦解掉，因為華帮畢竟挾着中央的名義，在行動上佔有利地位。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五月廿七日）

工業建設政治帥掛 華走毛紅專死胡同

編輯先生：

中共「工業學大慶會議」在五月九日閉幕，當天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一篇題為「大慶在黑龍江，黑龍江怎麼辦？」的文章

該文說，經過「大寨會議」的「思想交鋒」獲得了一個「明確」的答案：「黑龍江怎麼辦？首先要從黑龍江省委做起」

中共在黑龍江的工業，主要是大慶的衛星機構，「黑龍江怎麼辦？」顯然是因為那些衛星工業出了問題。

解決的辦法是什麼呢？答案是，要從黑龍江省委做起；該文並說，若想「普及大慶式企業」，各省市黨委亦是決定性的關鍵。

在經濟問題上，中共一直在「紅」與「專」兩項因素上舉棋不定，有時強調「紅」，即強調政治或「革命」因素，有時強調「專」，即強調專業或生產因素。華國鋒一夥上台，聲討「四人帮」太過強調政治，謂四人帮將「專」的因素說成「唯生產力論」，因此華某的「領導班子」一再表示，將重視「專」的因素，顯出一付不同於「四人帮」的姿態。

如今，為解決黑龍江的問題，為使「大慶式企業」普及各地，經過「思想交鋒」，想出的辦法仍是整頓「省市黨委」，換句話說，華國鋒的手法，還是未能脫離毛澤東及江青的窠臼，無法放棄「抓革命，促生產」的「又紅又專」老路子，而這條路在毛江時代就沒有走通。

「人民日報」九日的那篇文章並提出了三項解決辦法的細節：一、工業學大慶，領導的路綫要搞端正；二、工業學大慶，領導機關要革命；三、工業學大慶，領導人首先要革儒夫懶漢世界觀的命。

從這三項辦法可以看出，中共目前工業問題，是出在「領導路綫、領導機關及領導人」上，亦即受到「四人帮」政治事件的干擾，一時無以平息；該文並提到應該「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建立一個團結戰鬥的領導班子」，換句話說，主張以整肅及鬥爭的激越手段來「清洗」工業機關的「內部」。

問題是，這種做法是否有效呢？就九日該文的看法，並無什麼希望。該文說：「是領導機關為基層服務，還是基層為領導機關服務？這是一個尖銳的問題。」換言之，究竟是「革命」重要？還是「生產」重要？對中共來說，將仍是一個很難解決的老問題。

讀者 方敏 （五月十五日）

紀登奎叫囂解放台灣 目的為美國政客打氣

編輯先生：

中共「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透過一向親共的日本「讀賣新聞」記者，發出以戰爭方式「解放台灣」的叫囂，對於長期夢想取得中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以便進行所謂「正常化」的天眞政客們，等於是一記當頭棒喝。為何中共此際突又重彈此一濫調？這仍然是中共國際統戰的一面，目標是美國，目的是為美國赤色政客及被收買的所謂專家們打氣，並提供論點，讓他們影响美國當政者，加速與中共「正常化」的步伐，使中共攫取政治上的支持，與科技及經濟上的援助。

中共這種叫囂祗是虛聲恫[illegible]，二十多年來，如此狂吠已有無數次，且亦曾見諸行動。當中美尚無軍事防禦協定之前，一九四九年共軍即向金門發動人海攻勢，古寧頭一役，英勇國軍盡殲來犯之共軍達數萬人，使之全軍覆沒，片甲不歸。台海保衛戰，從茲揭開了勝利的序幕。之後，有九三炮戰，接着是八二三金門大戰，毛親自指揮，集中所有蘇援重炮，配合海空軍，對金門彈丸之地，連續作六十天的轟擊，此戰故總統蔣公，一開始即宣布：「我們不要美國一兵一卒在我們中華民國領土上打地面戰爭，我們只要美國道義與武器的支持」。結果中共空軍和我神鷹空戰的損失紀錄是三十一比一，此役國軍又大獲全勝。從此之後，共軍在台海一直龜縮，未敢蠢動。這證明共軍對國軍戰力，已有較為正確的評估。

將近二十年來，國府在國防科學上的發展眞可說是一日千里，最明顯的例子是，兵工單位已大量生產F—五E的優良戰鬥機；由於我們反對核子擴散，所以，我們有足夠的能力製造核武器而不為，這都是彰彰世人所共知之事，試想，以如此強大而現代化的戰鬥力量，我們會怕中共來進犯嗎？

再從軍事學的理論與實務來研判，現代化的戰爭——國共之戰不可能是核子戰，敵前登陸最起碼的條件，是三倍於防衛部隊的軍力，再加上絕對優勢的海空軍掩護，國軍擁有現役軍力五十餘萬人，數小時內可參加戰鬥行列的後備軍人兩百數十萬人，共軍有三倍於此的進犯軍力嗎？更何況，沿中國大陸，南起喜馬拉雅山麓，北達烏蘇里江，包括新疆、內蒙、東北、華北，都在蘇聯三大軍區，百萬大軍及無數飛機、飛彈的包圍之中，華國鋒最近曾親赴黑龍江視察，不諱言蘇聯覬覦野心及形勢的險惡，除非中共蓄意作自殺性的冒險，我們敢斷言，中共無力進竄台海。

但由於紀登奎戰爭狂吠，充分說明中共的困境日深，一方面，對美國

「關係正常化」的穩建立場，十分不耐，亦感迫不及待；一方面內鬨日亟，分裂的危機益爲加深，不得不引發客觀上的新課題，以分散對內鬨的注意力。中共眼見美國與中共大談「關係正常化」，只是一種外交上的運用，而中共則渴盼早日獲得結論，因此引發台海戰爭之說，乃爲影响美國決策的姿態，其作用與目的，世人都應該看得清清楚楚。 讀者 老兵

毛選五卷批判梁漱溟
海外投機分子的殷鑑

五十年代初期在北平居住過的人，應該不會忘記一段毛澤東在公開場合用極粗俗下流的語言，甚至用「三字經」大罵梁漱溟的事情。身爲「黨」「國」領導人在公開集會上指着他人的鼻子口沫橫飛地大罵「混蛋」、「媽的×」，大概也算是開歷史先例，屬於「人間奇跡」之一了。

在「毛選」五卷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文中，沒有將那些粗言爛語寫進去，但是仍有這樣的幾句：「你梁漱溟的功在那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讓我們想像一下當時的場面，毛澤東這樣用第二人稱指名道姓向着梁漱溟罵，不說現場情形有多麼尷尬，不說漱溟怎樣無法下場，也不說與梁某一起列席或出席會議的同病相憐的一批「民主人士」之流如何誠惶誠恐和灰溜溜，單說阿毛指手劃腳，得意忘形而旁若無人的一派表情，像不像一個地道的市井大流氓。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次毛帮「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梁某是該會的「列席」者之一，他怎麼樣觸怒了毛澤東？據日前中共「統戰部批判組」在共報發表的一篇毛兇專文透露，先是周恩來在「政協」會上作了關於「總路綫」的說明。梁在小組會和大會上的發言則「攻擊總路綫」，後來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兩次復述了他的反動觀點」。因而招致毛的謾罵。據謂，繼毛謾罵，周恩來也狗仗主人勢地站出來帮腔，指梁某「是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反動派這樣一個集中的思想體系反對我們」。

作爲一個投機附共份子，梁漱溟自然不值得世人同情，不管他的遭遇是多麼可恥，下場多麼可悲，也只是自作自受。但以梁某當時在中共「政協」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一大羣前輩墮子，即甚麼「民主人士」中的「聲望」，「大胆敢言」，在羣小中更屬少有。而毛、周竟不惜撕破臉皮，赤膊上陣，在公開的集會上對之肆意凌辱，這就充分說明了那一撮賣身投靠，搖尾乞憐的附共分子，在共產黨人的眼中算是些甚麼東西。同時也揭穿了中共的「民主」僞裝，徹底暴露了它的「統戰」、「政協」的醜惡面目。一個「政協」成員，在會議上公開提出個人的意見，「光明正大」地，不搞「陰謀詭計」地，「合法」地發言，毛、周也不能容忍，還有甚麼「協商」可言？

梁漱溟的遭遇，正好作爲「新進」投機附共的爬虫臭蛆之屬的殷鑑。

梁漱溟被毛澤東指爲思想「反動」，是走「資產階級路綫」。他在毛帮「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到底講了什麼，共黨未有全文發表過。只謂梁某大談「農民問題」指出共帮工人與農民的生活程度懸殊，「農民苦得很，在農村受罪」，毛共進城後，將農村和農民遺忘了。同時，梁又表示對毛共「是否有計劃地充分安排」了整個建設問題，「沒有多大信心」。共黨認爲這是「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罪不可恕。

（小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十萬山人詩集書後 [illegible]

[illegible]天

[illegible]洋三界，佳境管中收。高若九霄鳳立，闊[illegible]

[illegible]

十萬山人仁義一門（建除體）

[illegible]

萬畫千詩出寸衷。山上仙歟梅鶴共；人[illegible]

[illegible]

錦山文社春讌

[illegible]

答友原玉

六度錦山春[illegible]事，千秋誰步晉[illegible]

茂林何處鳴[illegible]

[illegible]

即事三首

[illegible]

，雪擁中原[illegible]

[illegible]

莞邑上沙旅港同鄉春燈聯歡宴會

[illegible]

步韻

孫子生

[illegible]

送歲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欲瀾。江樓携酒挹清歡。故知佳景常隨意。未必[illegible]。大地龍蛇驚起蟄。人間幻象帶笑看。年[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凍檐米茁草芽青。一歲匆匆幾晦暝。[illegible]三十六旬都過盡。微聞賣懶唱門庭。

前題

[illegible]

送歲

[illegible]藉花多壓酒悲。送年悃悃醉東籬。衣冠掃地無功罪。風雨橫江有別離。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何[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觴再酌，祝顏[illegible]。前途珍重慎風波。

前題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5

華國鋒處境艱難

評蘇聯主席波哥尼罷官

鄧小平復出與廣州中央

香港教育改革的新課題

駐韓美軍的重要性

睜眼看中國大陸

美「中國通」對美決策影响

瑪嘉烈的個人主義作風



NO.502 版出日九月六 （七七九一）年六十六國民華中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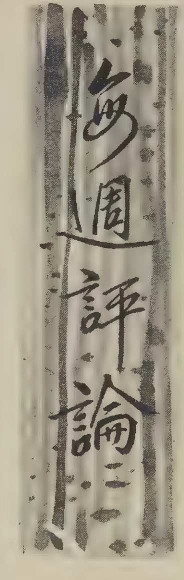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⑤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國鋒處境艱難

毛死華國鋒靠那個眞假莫辨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上台以來，在甚麼「抓綱治國」濫調下，於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帮的同時，七個月來大大小小會議開了一百多個，倒眞像一邊「抓綱」一邊「治國」，成個「英明領袖」格，可是，若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動態再深看一層，又不難發現華的地位極其不穩，其原因除了「吃碗面翻碗底」那一手給人看成是沒有良心的勢利小人外，還有他利用「以死打活」的手法捧着毛屍阻擋矮子鄧小平復出，所以激怒了一批比較親鄧，而又恨毛憎華的老傢伙。廣州部隊司令員許世友和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二人就是例子。

雖然許、韋反華國鋒還沒有到達公開分裂的階段，然中共由黑龍江省大慶油田開到北平的所謂「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中共中央現存而未垮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都參加了會議開幕式和五月上旬的一次大會以及會期中的「五一」勞動節，但許世友、韋國清二人却始終拒絕北上，根本就未把以山西屠夫華國鋒和客家打漁佬葉劍英爲首的中共二世新朝廷放在眼內。

一般只是中央委員的中共省級黨委第一書記已經可以用飛機代替火車和小輛車，像許、韋二人的地位都有「私家機」，由廣州去北平容易之至，可見他們拒絕命令不去北平，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現一種姿態，一、等於公開告訴華、葉：「我們看不起你們！」也可能還有暗示性的說明，如指華坐上一把交椅非法，葉死力保華是捧錯了人等等；二、等於是表明他們支持鄧小平，在鄧復出前不與華、葉搞甚麼「團結一致」。

許世友、韋國清過去對老毛尙且敢於抗命或陽奉陰違，又何況對待「後生小子」華國鋒和是「槍」（軍人）而無「桿子」（實力）的葉劍英二人？

今日華某的處境困難，那主要是在人事方面他的力量過份薄弱。因爲鄧小平失勢前在重要頭目安排上已做了手腳。調趙紫陽去四川省，其遺缺調韋國清接充。這樣，韋國清以兩廣地頭蛇的身份帮助赤色軍閥許世友，在廣州形成了一個新的山頭，自不在話下。這個山頭經過周死，鄧垮，毛亡和華國鋒竄起幾個階段，不僅未被削弱，且有所擴大和加強。如華上台後在調整省級黨委重要領導幹部中，調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安平生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其廣西遺缺就地由第二書記喬曉光升上來頂替。本來，過去韋國清只能說是廣西紅色土皇帝，而現在他的地盤則由兩廣伸展到了雲南。

安平生除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省革委會主任、雲南省軍區第一政委外，還是昆明部隊的第一政委。昆明部隊司令員王必成前爲南京部隊副司令員，是許世友的親信馬仔。昆明部隊管轄雲南、貴州兩個省軍區，當此中共又是「槍桿子大晒」的今天，可以說雲、貴二省也是許、韋二人的勢力範圍。

其實許、韋均共軍「三野」兵團司令員出身，華東原「三野」地盤，特別是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原南部部隊轄區，其中除安徽「二野」勢力較大外，許世友的勢力一直是根深蒂固，從未受到削弱。今年「五一」許、韋拒絕進「京」，這等於是公開給華顏色看，而華却適於此時升任原南京部隊副司令員聶鳳智爲南京部隊司令員，接替與毛太太江青「有一手」的丁盛的遺缺。

許世友與華某頂頸，而華却對他大賣其賬，這說明：華的力量太有限了。

鄧小平復出無問題，但怎樣出來？這實在使華、葉等人傷透了腦筋。因爲，鄧垮台和華升官是一件事，都是去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反毛反共事件後經毛提議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的。鞭毛屍嗎？目前還不到時候，趕華某下台嗎？似乎也不成熟。那麼怎麼辦呢？連「英明領袖」華某都想不出「三全其美」（對毛、鄧都過得去）的辦法，你說難不難？

看來，華在北平的處境勢必一天比一天艱難，待鄧小平復出後，他可能與「四野」份子進一步勾結在一起對抗其他各派，就這種結合是不穩固的。

中共的政局誰都看得出：毛不會太久必被鞭屍，到那時候「捧屍派」華某之流還能不垮台嗎？

「永不死亡的愛」拍電影已成事實

中影外景隊浩浩蕩蕩赴美開鏡

萬人傑

老萬為紀念亡兒陳孝昌而寫的小冊子「永不死亡的愛」，中影決將之拍成電影，由「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的大導演丁善璽執導，在美國實地拍攝。這是中影第一部在外國拍攝的電影，投下巨資，足見對此片的重視。丁善璽許下宏願，要把它拍成一部可以為中國電影贏得榮譽的影片。老萬對工作認眞的丁導演，極具信心。

改編電影成為事實

六月份，老萬本來有美國之行，但因不能長期離開萬人日報的工作崗位，迫得放棄機會。

老萬紀念亡兒孝昌的一本小書「永不死亡的愛」，丁善璽兄看過後，認為很有意思，特地跑到美國，訪問過書中所有有關人物後，回到香港找着老萬，要把它拍成電影，如果老萬同意的話，他向中影推荐。

結果獲得中影當局通過，「永不死亡的愛」改編電影就成為事實（電影易名「永恒的愛」）。五月間丁善璽先到美國做好準備工作，六月初由中影經理張法鶴率領工作人員及演員二十多人，浩浩蕩蕩到美國，實地拍攝這部眞人眞事，有血有肉的影片。

中影是政府投資的製片廠，像「英烈千秋」、「八百壯士」等規模宏大的影片，只有中央製片廠這樣財雄勢大，人力物力充足的機構才可以拍出來。「永不死亡的愛」雖不是動員萬千軍人拍製的戰事片，但動員幾十名工作人員，老遠跑到美國實地拍攝，單是工作人員的旅費，便達幾百萬新台幣，不是民營製片公司可勝負荷，如果「在商言商」，這筆投資十分渺茫，很容易血本無歸。但中影不大重視「生意」，他們要拍有意義的影片，因此，這部片子唯有中影可以拍，別的製片商便太過冒險。

「永恒的愛」不但是中影第一部在美國拍攝的電影，也是台灣第一部在美國拍的電影。中影肯在這部影片投這麼大的資本，是為了對丁善璽有信心，丁善璽是老萬認識電影界朋友中工作最認眞的一位，中影當局對他有信心是有理由的。

為了使這部電影的每一個細節都與事實相符，他邀請老萬夫婦做顧問，跟他們到美國，在拍片時作出各種提供，增加影片眞實感。可惜老萬不能把萬人日報的事情放下，因為拍片期間可能超過一個月甚至兩個月，最後只好由內子到美國，和女兒一起協助他們。（內子的角色由盧燕飾演，女兒的角色由恬妞飾演）。本文見報時，正是內子動身之日，在美國和他們會合，這個月的期間，她和女兒都會很忙。

今年年初，內子便有到美國探訪女兒的計劃，這次為了拍片的事，可說因利成便。不過，她原定計劃是要到波士頓女兒的新居住一個時期，現在不能不改變計劃，跟着中影外景隊到處跑。

老萬感到為難的是：她重到拉利這傷心之地，難免觸景傷情，這是很不好受的。幸而內子為人堅強，又有女兒陪伴身邊，老萬儘可放心。

宣揚「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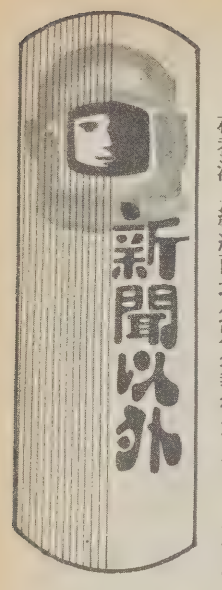
丁善璽兄和老萬談到他的理想，要把「愛」做為這部片子的主題，寫倫理之愛、男女之愛、人與人之間的愛。在這充滿戾氣的社會裏，強調愛的影片，似乎是「扒逆水」。目前打打殺殺的電影，只有仇恨，只有血腥，顯然已成為今日電影的潮流，在今天拍愛的影片，太不識時務了。不過，丁善璽兄對他的新片充滿信心。

他並沒奢望把它拍成一部賣座破紀錄的影片，但有信心把它拍成一部獲得國際榮譽的影片。

武打片的泛濫，已到可怕程度，社會不安定，兇殺案頻生，和武打片的層出不窮，互為因果。丁善璽要拍一部宣揚愛的影片，看似「反潮流」，但在日趨墮落的潮流中，總得有些「不自量力」的人，挽救狂瀾。或者丁善璽的努力會失敗，但他的動機和構想都非常值得稱許。

從丁善璽兄的這股傻勁，也想到老萬本身。在大部分投機知識分子紛紛倒向共產集團的時候，老萬賣掉自己的房子，辦一份堅強反共的報紙，甚至台灣的學生也認為「萬人日報」太偏激（見台灣讀者來信），可見老萬以前說過：大陸的人最反共，其次是香港人，最不反共的是台灣人，這句話一點不誇張。如果大陸能看到萬人日報的話，我們銷路會超過人民日報；在香港，說萬人日報太偏激的人也不多，我們擁有極多「擁躉」；在台灣，只適合一部分人閱讀而已。

不過，老萬不覺得這份報紙辦錯了，在中共政權已成魚爛之局的今天，事實會漸漸證明，我們說



的全是實話，我們走的方向沒有錯。

同樣，在人們厭倦了打打殺殺的暴戾社會風氣後，也會了解到「愛」的可貴，丁善璽走的這一條才是正路。

丁善璽兄跟老萬談論過，據說他提出這劇本時，許多人都躭心題材太枯燥，但他認爲將來他們一定大出意料，不但不感到枯燥，且會被新鮮的內容吸引。他到故事發生的實地視察過，知道用實景拍攝這部片子，等於給觀眾貫輸許多新鮮知識。他說，單是那一家刁奇醫院，會使港、台觀眾嘆爲觀止。這一家龐大無比的現代化放射醫院，是全美最著名的，他獲得醫院當局答應讓他實地拍攝，一定使觀眾眼界大開。

看多了怪招迭出的武打片，看膩了千篇一律的愛情文藝片，像「永恒的愛」這種罕有的題材，很可能爆冷門，受到觀眾歡迎。

主角人選與諒解

丁善璽兄曾跟老萬討論過「永不死亡的愛」男主角人選，老萬主張用新人，一張銀幕上未見過的面孔。丁善璽兄也認爲有道理。

他從台北再到香港時，告訴老萬決定用劉文正，據說他在台灣螢幕上很吃香，也拍過電影。老萬未看過他的戲，不過聽許多人說，他是個好演員。老萬自然沒有異議。

後來丁善璽兄告訴老萬，劉文正未能簽證出國，要另找主角。可是開拍期近，日子無多，一時很難物色，爲避免簽證困難，他主張在香港或美國找：因爲，在台灣這年齡該是服兵役時期，沒服完兵役，不可以申請出國；能出國的，已超過孝昌的年紀。

在香港、紐約兩地分別登報徵求主角。香港有過好幾個人應徵，條件不太適合。據女兒寫信告訴老萬，許多留學生看到世界日報大幅廣告，都躍躍欲試。不過，丁善璽兄去了美國後，中影香港代表黃也白兄告訴老萬，他們已找到合適的主角，那就是中葡混血的賈思樂，他在無綫電視亮過相，担任好些節目，據說相當受年青觀眾歡迎。問老萬有何意見？

老萬認爲，如果丁善璽兄同意，一定有辦法使他演得出色，因爲這部片子靠導演多過靠演員。後來，黃也白兄安排老萬和內子跟賈思樂吃了一頓晚飯，他們對賈思樂的評語是：好學、努力、聽話、上進。美中不足的是他不懂中文，不懂國語。粵語是流利的。不過，目前影片都是全部配音，因此並無大碍。

老萬和內子都注意「氣質」問題，孝昌和我們相聚二十幾年，只有父母最了解他，選角的人比較着重外型。

自從決定賈思樂任主角後，若干報紙報導這項消息時，不約而同的扯到一個問題上去——他們報導說：爲了「毛輯」事件，無綫與台灣有過不愉快，現在，中影向無綫借角，順利達成協議，顯示台灣與無綫已取得諒解云云。有理由相信這說法是「宣傳作用」。一來，賈思樂並非無綫專用藝員；二來，中影不是中華民國政府，只搞電影製作，不搞政治的。

這種宣傳，目的在導人產生錯覺，其實「毛輯」與中國政府；賈思樂主演「永恒的愛」，有如風馬牛，互不相涉。宣傳者把兩事揉合爲一，太過牽強。其實無綫要取得中華民國政府諒解有何困難？只消改變過去作風，不再做「香港人民電視台」，自不會對立。

吃力的嘗試

有人問老萬，對「永不死亡的愛」這部片子的看法如何？老萬很難作答。我覺得任何一部片子在生意上都不會有十足把握，賣座的片子，往往只是時勢造英雄，並不因爲片子有什麽突出的地方。

老萬對電影曾經是內行人，幾十年來見過許多拍得相當不錯的片子，一敗塗地，三兩天便割畫；也見過許多不知所謂、莫名其妙的影片，撈到盤滿砵滿，發到唔清唔楚，尤其一些投合低級趣味的影片，淺薄無聊，却大受工友捧場，創造賣座紀錄。

因此要老萬對「永不死亡的愛」作出預測，難以作準，主要看片子拍的成績如何，雖說「曲高和寡」，如果拍得好，究竟有部分識貨的人捧場。或者在上映時，人們看膩了鹹片和武打片，要換換口味，很可能選擇它；如果陰風猶在，就很難說了。

老萬對本片看好的地方，一是具有頭腦的導演，懂得把現成的故事，處理成一部怎麼樣的電影；二是在美國實地拍攝，深入描寫港台留學生的眞實生活，一些有兒女在美國求學的家長，準備出國深造的學生，對這部影片必然感到興趣。不過，這類人究竟是小部分，如何吸引一般觀眾？則要看丁善璽兄的手法了。

丁善璽兄在北加羅連納州許多地方遊覽過，特別喜愛拉利這恬靜的城鎭，樸素的民風，怡人的景色，和其他美國大城市不同。他有意在新片中多多介紹彼處的風光，相信把畫面弄得特別優美，將對觀眾具有很大吸引力。

最初的計劃，書中幾個重要人物如醫生、教授及醫院裏的金髮女職員（她最近寄了一張近照給內子，的確很美，她和孝昌很友善，病中給予他不少帮助），丁善璽打算聘用美國有名氣的演員，他到美國後，進行情形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這部片子要向國際影壇進軍，用幾個世界知名的演員，當然有助於片子的賣座力，不過臨時磋商，恐怕大明星早有合同，臨時難以抽身。

老萬感覺這事決定得太倉卒，準備工夫不夠，一班工作人員都未到過美國，恐怕拍起片來，難以盡情發揮，他們大部分不諳英語，拍片時候很多事需要交涉，這會使他們不能集中精神拍片。

這是中影第一部到美國拍的電影，工作人員缺乏這方面的經驗，成績可能大打折扣，雖有才華出眾的大導演丁善璽，恐怕也會倍感吃力。

但望內子及女兒在這方面能給他一點帮助，因爲女兒熟悉當地情形，又有一班能演戲的朋友。

評「跟隨毛主席長征」的新本

且看他們如何糟蹋歷史

（下）

達達

五、一九三五年十月，毛澤東抵達陝西時，彭德懷與林彪同是毛澤東當時不可或缺的軍團長。正史說：

刪掉彭德懷

分水嶺的山頂上有一塊高大的界碑，作爲甘肅、陝西兩省的分界綫。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嶺』三個大字，碑旁邊有野栗子樹，我們就坐在那裏休息。主席一面看石碑後邊的文字，一面興奮地對我們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里就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啦」！

過了分水嶺，又走了一天半，我們便到達了吳起鎮。我們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並且住上了窟洞。這裏已經是我們蘇維埃的土地了。

來到這裏，主席便忙着和彭德懷、林彪、陳賡等首長研究打騎兵的事。

某些人染有抹煞歷史事實的惡癖。因此，彭德懷的名字也就隨着這些人的喜惡失去了他在吳起鎮戰役中應有的地位。見新本：

過了分水嶺，又走了一天半，我們便到達了吳起鎮。我們在這裏第一次看到，並且住上了窟洞。這裏已經是我們蘇維埃的土地了。來到這裏，主席便忙着和林彪、陳賡等首長研究打騎兵的事。

刪掉劉少奇、劉景范、馬明方

劉少奇參加長征的記錄本來就少得可憐。但他確實參加了長征。馬明方於一九四五年是七屆中央候補委員，一九四二年被盛世才當局抓了，整整坐了四年牢。馬明方曾繼陳潭秋、毛澤民等之後担任過當時中共在新疆被囚人員的領導工作。一九三五年時更是原陝北的當然領導人之一。正史曾如實記載這些人物：

這時，歡迎的羣眾讓開了一條路，有數十位首長模樣的同志，跑過來熱烈，激動地和主席握手。他們就是：劉志丹、劉景范（劉志丹同志之弟）、馬明方（當時陝北省蘇維埃主席）、徐海東（紅二十五軍軍長）等首長。這時和主席站在一起的，還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徐老、林老、董老、謝老諸位首長。他們也和前來迎接的人一一握手，並且互相介紹着。

可是，以一九七一年起，新本上再也見不到他們了：

這時，歡迎的羣眾讓開了一條路，有數十位首長跑過來熱烈，激動地和主席握手。他們就是劉志丹、徐海東等首長。這時和主席站在一起的，還有周恩來同志、徐老、林老、董老、謝老等諸位首長。他們也和前來迎接的人一一握手，並且互相介紹着。

刪掉毛鶴壽

毛鶴壽，據說也是叛嫌，當然也失去了在黨史實績材料上立足的資格。

正史：

一九四六年五月間，我在延安公安局東關分局做局長的時候，一天，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要我去談工作。去後，組織部的王鶴壽同志告訴我，黨準備派我到前綫去，並提出山東，東北兩地，讓我選擇。

作爲一個共產黨員，重要的一條是聽黨的話，黨需要我到那裏，我就到那裏。因此，我表示由組織決定。

最后，黨決定我到山東去。

新本：

抗日勝利後，黨要派大批的幹部到新區和敵後去工作，大家聽了這個消息都很高興，我們知道，許多新區的人民在等待着我們。

一天，接到中央組織部通知，要我去談工作。去後，組織部決定我到山東去。

刪掉莫文驊

八、莫文驊一九五八年在『跟隨毛主席長征』一文初次發表時，是政治學院黨委第二書記。長征中一直在幹部團。一九三六年起任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這一類幹部，在新本中也被刪掉了。

正史：

到達陝北之後，環境安定了。各種組織慢慢地建立了起來，生活、工作逐步納入正規了。

一九三六年春，一天，紅軍大學的政治部主任莫文驊同志來主席這裏，談起『紅大』召收學員的事情。談到中間，主席看了我一眼，又沉思了一會兒，說：

『我們總部有一些老兵，他們都是經過長征考驗過的好同志，把他們送到你那裏學習好嗎？』

莫文驊同志點點頭，連聲說：「歡迎！歡迎！」

新本：

到達陝北之後，環境安定了。

一九三六年春，一天，紅軍大學的政治部主任來主席這裏，談起『紅大』招收學員的事情。談到中間，主席看了我一眼，又沉思了一會兒，說：

「我們總部有一些老兵，他們都是經過長征考驗過的好同志，把他們送到你那裏學習好嗎？」

主任點點頭，連聲說：『歡迎！歡迎！』

刪掉陳雲、李富春、左權

九、更有甚者，新本把江西時期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成員李富春（江西省委書記），陳雲（政治局成員）、左權（一軍團參謀長；抗戰時期當八路軍副參謀長。一九四二年五月犧牲。）也拒之于他們重寫的歷史之外。因篇幅關係，本文不再一一列舉。毛澤東的宣傳家們，打着共產黨的招牌，賣的是唯心主義的貨色。

「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後面戴草帽是賀子貞。

共產黨幾十年的鬥爭，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客觀存在的。而這個黨的歷史有的是由毛澤東的反對者完成的，有的則由毛澤東的戰友所完成。毛澤東本人也起着某種領袖作用。世人對此自會給予應得的評價。但如果迫不及待地糟蹋歷史，則正表明了主使者的醜惡用心，而為世人所竊笑。

後記：

讀了達達先生大文之後，頗有同感，共產黨這個邪組織，居然能赤化神州，流毒世界，自有其原因在，要消滅共黨，使千秋萬世永遠不蹈覆轍，就要認眞了解它，了解之道自然要靠研究它的歷史，但共帮歷史時刻變化，若不是從頭尾注視它，都會被其所愚，例如彭德懷與林彪，這兩個悍酋，共帮沒有這兩人，未必能「打得天下」，在過去記述兩人的文字，雖然涉於誇張，但大體總是事實，如林彪由東北入關一直打到海南島，並不是假的，在當時吹詡頌揚文字何止百萬，一旦被清算，不但所有記載被勾銷，甚至有些成了罪狀，如林彪入關攻下天津這一仗，現在的毛報毛刊記述是毛澤東指揮的，如果按照林彪的戰略，一定要吃敗仗，這不是活見鬼。

再如劉少奇，毛劉自從在長沙相識，以後在安源，在武漢，直到「蘇區」，長竄延安至北平，始終是一狼一狽，劉無毛固然不能坐上第二把交椅，毛若沒有劉，可以肯定也坐不上第一把交椅，也許早被周恩來與國際派整死了。像這些人所共知的事實，到了現在又全部竄改，甚至連劉少奇在安源的事，也說是毛澤東直接領導的，在自由世界人士看來，豈僅無恥，簡直荒唐。

如中共短期不亡，毛澤東必有被鞭屍之日，到時毛澤東半生所有活動，全部一筆勾銷，共帮歷史不是變成了空白，後人如欲研究共帮作亂史，不是如我輩今日之研究赤眉，黃巾，所知者實在有限。

因此，為鑒往知來，根絕禍害，對中共史都要認眞研究，研究之道，自以保存史料為先。保存史料更要有全套資料比對，否則便犯瞎子摸象之誤。

值得惋惜的是海外中共專家均太忙，對於中共任何文件沒有機會去比對，如達達先生的辦法。祇是抓住一點大作文章，如筆者所舉例，共帮為紀念長竄四十周年，發表劉伯承「回顧長征」一文，海外對周恩來自作多情的專家歡乎周派穩健派抬頭，但筆者與二小兒將「星火燎原」所發表之「舊文」與共報發表之「新文」對讀，發現不但刪去了「蘇區」，刪去了「林彪同志」，有關朱德的原文兩句是「表現了堅定的政治原則性與偉大的氣度」。但新文卻把「與偉大的氣度」六個字刪掉了，當時朱德已八十九，隨時會倒斃，儘管如此，毛澤東，江青尚不肯給與「偉大的氣度」的評語，遑論其他，「穩健派」抬頭之說，不攻自破。筆者所以樂於介紹達達先生此文，乃欣賞其腳踏實地研究，不似一般專家之望文生義又自以為是，雖無害於己卻貽誤他人，凡有志研究中共黨史者，皆應以此輩專家為戒。

評蘇聯主席波哥尼罷官

李哲夫

波哥尼與布里茲尼夫、柯西金稱爲蘇共領導人的三頭馬車，在三人中年紀最老，且與赫魯曉夫的關係密切。他月前會訪問非洲，相當成功。此次被逐出政治局，主要原因是反對「布里茲尼夫憲法」。布里茲尼夫爲了把繼承權交給親信，除修改憲法，還要把異已排除。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鬥爭，正與毛澤東死前的中國大陸相似。

塔斯社報導，蘇聯主席波哥尼被解除其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波哥尼此次意外地自政治局除名，是由中央委員會所決定的，並非出於他自己的請求。

塔斯社並未對此項決定提出任何理由，觀察家說，這似乎表示此項決定是免職，而非給予波哥尼榮譽退休。

三頭馬車布獨攬大權

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曉夫垮台，蘇聯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也不久即告成立。然而，一個從事黨務工作的蘇共總書記布里茲尼夫，一直担任政府職務的總理柯西金和長期在烏克蘭地方工作、原爲赫魯曉夫助手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的波哥尼，這個集體也是一個矛盾統一體。

在三頭馬車中，布里茲尼夫一枝獨秀。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是他七十歲生辰，會遍獲東歐六國最高勛章及金日成所贈北韓第一級國旗勛章、二度獲得蘇聯英雄金章，且獲頒刻有蘇聯精緻國徽的榮譽長劍。同日，波哥尼以最高蘇維埃主席身分在克宮主持授獎，他曾稱讚布里茲尼夫是始終不渝的國際主義者、列寧主義者、緩和與和平的眞正建築師、當代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其時，布里茲尼夫已有了元帥稱號，兼任最高國防會議主席。半身銅像已在故鄉建立，歌功頌德的傳記、電影也陸續問世。其權力與榮譽，幾可說登峯造極。

七十三歲的柯西金，屢傳與布里茲尼夫意見不合。且於去年下半年臥病數月，一時盛傳他即將退休。但去年十月底的最高蘇維埃會議召開後，他依然留任。

三頭馬車以波哥尼年事最高（七十四歲），但他倒不像布、柯二人那樣多病，不久前還曾往非洲作過一次長途跋涉。可是，他却第一個垮了下來。

布里茲尼夫的個人崇拜，會使黨內若干人不滿與不安。而波哥尼的烏克蘭背景和他與赫魯曉夫的關係，將使他在權力鬥爭中蒙受不利。

波哥尼被黜前權勢已削弱

蘇共領導階層中，支持蘇聯「國家元首」波哥尼的勢力，一年多來一直不斷減弱，結果他終於五月二十四日被逐出蘇共「政治局」。

這名七十四歲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在去年三月第二十五屆蘇共大會中，並未取得保持其職位的足夠選票。

他並未立即交出其位置，因爲蘇共領導階層急切地想造成一個印象，使人覺得蘇共在這次大會中是團結的。

在蘇共大肆慶祝布里茲尼七十歲生日之前不久，蘇共「中央委員會」於去年十月集會時，亦因同樣的考慮而未排除波哥尼。

波哥尼被排出蘇聯政治局，是蘇聯境內繼承權鬥爭的第一個明顯跡象。這情形，與毛澤東死前中國大陸的情況相似。

布里茲尼夫鑑於他有朝一日會離職，並把權力交給選定的繼承人，已經鞏固其控制權，並已經開始組織蘇聯的領導階層。

免除波哥尼之蘇聯國家主席職位的決定，可能在這幾天內就會達成。最高蘇維埃將在六月十六日開會，可能會對此一職位作成決定，波哥尼的正式銜稱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任命或免除此一職位的人選，是由該主席團來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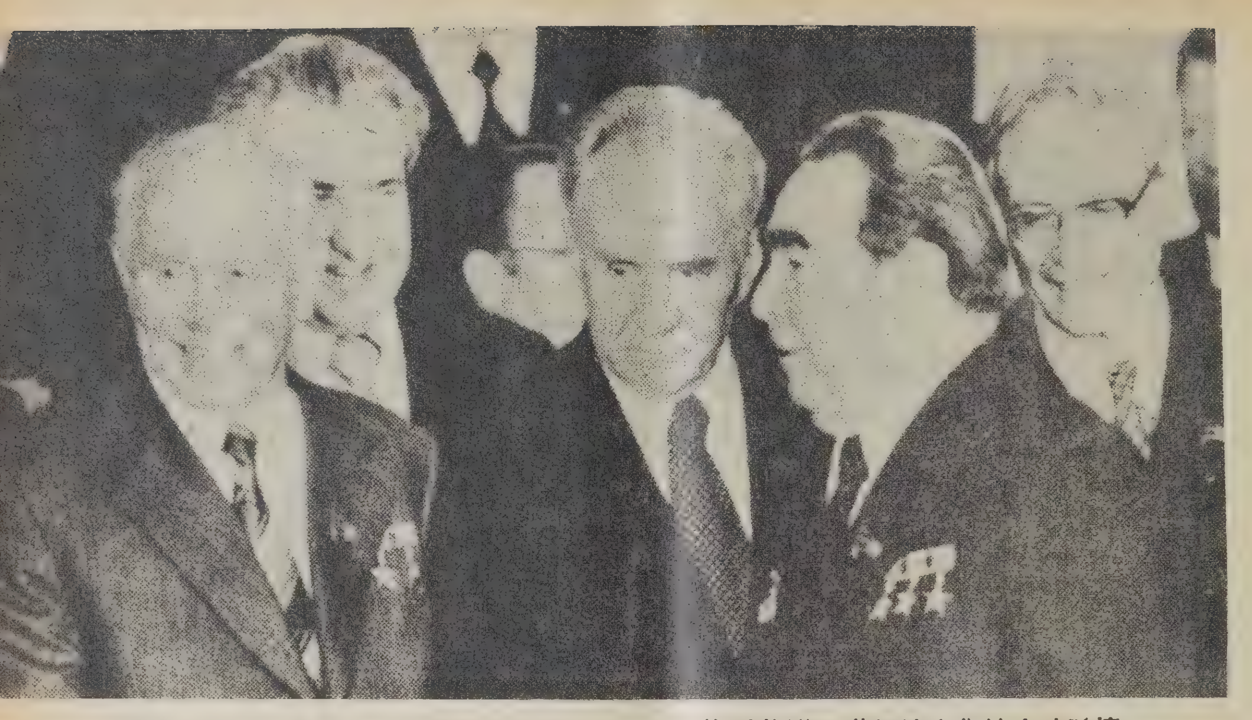
莫斯科電台宣佈，任命魯沙科夫爲中央委員會的一名書記。六十七歲的魯沙科夫以前爲蘇共頭子布里茲尼夫的密友。

魯沙科夫取代五十歲的副總理卡杜舍夫，由於卡杜舍夫出任共黨集團經濟互助委員會的蘇聯代表團，他離開中央委員會。

鬥垮波哥尼的時機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波哥尼之被驅出政治局，因年齡健康問題，理由無法成立，因爲波哥尼固然已七十四歲，但多病的蘇斯洛夫同樣也七十四，爲什麼不被驅出政治局？當年謝里平被驅逐也是以健康爲理由，那是藉口。

目前並無大政策在爭論中。對美和解不可能是克宮分裂的題目。權力鬥爭倒是很像的，從鬥爭的遠因來看可能與爭奪烏克蘭控制權有關，導火綫則恐是目前草擬妥的新憲法。波哥尼與布里茲尼夫都



波哥尼(左)、柯西金、布里茲尼夫於五月十八日簽署蘇聯芬蘭經濟合作協定時神情。

是烏克蘭出身，與烏克蘭黨務都有不可分割的淵源。去年蘇聯廿五屆黨代表大會開會之前，烏克蘭共和國會舉行代表大會，有大幅度的人事變動，據說波哥尼派沒有顯著的減退。

在黨中央方面，布里茲尼夫先後把同是烏克蘭出身的謝里斯特及波里揚斯都驅出了政治局。波哥尼便孤掌難鳴，缺乏基本的力量了。

五月廿三日蘇聯把新憲法草案提到黨中央會議（布兼憲法起草主席），可能討論到蘇聯十五個共和國的權限問題，烏克蘭問題觸發了激辯。

布年齡也七十，時常傳說要退休，假定他要使繼承人（克拉柯夫可能性較大）將來不受牽掣，此時解除波哥尼似乎是時機。

克宮內爭激烈

波哥尼被逐出政治局，實是近年來蘇聯政治中最重大的一項發展。

波哥尼被解除「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主要原因是：①他負責對中東、非洲及越南的政策，蘇聯在這些地區遭到嚴重的挫敗；②他抨擊布里茲里夫的經濟政策；③他反對布里茲尼夫的新憲法草案。觀察家認爲，前兩項理由有些牽強，因爲蘇聯的決策機構是蘇共「政治局」，政策的失敗，不論是外交的或經濟的，不應歸罪於祇身爲一政治局委員」之一的波哥尼，况且，他在今年三月份曾前往非洲從事了一項外交之旅，而一般認爲他的這項訪問是成功的；所以，波哥尼被逐出政治局的根本原因；應該在於布里茲尼夫的新憲法草案。

蘇共「眞理報」及「消息」報已在頭版的文章及社論中談到新憲草是在二十四日由蘇共「中央委員會」通過的，而波哥尼亦是於同日遭該委員會解除「政治局委員」的職務，由此看來，這名蘇聯「國家元首」的失勢，顯然是因爲反對新憲草所導致的。由於新憲草的詳細內容尚未公佈，目前無法推測到底是什麼爭執造成如此重大的發展。不過，有有一點大概是可以確定的，即此項發展將是蘇聯內部一項奪權鬥爭的開端，而這項鬥爭勢必涉及蘇共領導階層的繼承問題。

波哥尼的失勢反映出蘇共領導階層的不和，而不和的原因可能是來自「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觀念。因爲，這項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目前已被法國共黨摒棄，法共與莫斯科發生激烈的思想鬥爭。

據說這項複雜的思想會使得蘇聯「憲法委員會」起革新憲法的工作受到極大的影響，因此，新憲草引起的爭執應該是由來已久。蘇聯目前的憲法仍是一九三六年的「史達林憲法」，前蘇聯頭子赫魯曉夫於一九五九年設立「憲法委員會」，從事起草新憲法的工作，赫魯曉夫被黜後，該委員會的主席職務一直由布里茲尼夫負責。

蘇聯「最高蘇維埃」（即國會）目前已決定於六月十六日開會，一般預料，屆時將會通過布里茲尼夫的新憲章，並將免除波哥尼「最高蘇維埃主席」（即國家元首）的職務。若這項發展果如預料，則波哥尼的「國家元首」職位由誰繼任，又是一個令觀察家特別關切的問題。有人認爲，布里茲尼夫取得此職務，那他是否將繼續担任蘇共的「總書記」呢？如果他讓出「總書記」的職位，誰有可能繼任呢？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總而言之，蘇共目前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仍然是其「領導班子」的繼承問題，而這也是所有共黨政權至今一直無法溫和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共黨政權的本質所以不穩定，其權力的嬗遞無法順利完成是癥結所在。

鄧小平復出與廣州中央

大陸客

日前「明報」發表所謂「中共中央第十五號」文件，透露鄧小平致華國鋒兩函，承認錯誤，全力擁護華國鋒。然而，在北平有一長征老幹部向鄧提及檢討錯誤一事，鄧憤怒反問，我犯了什麼錯誤要檢討？可見此函件內容，是否出自鄧小平手筆，實令人懷疑。目前。在廣州盛傳許韋將另立中央，與北平華葉中央分庭抗禮，並準備舉行「北伐」，看來，大陸的分裂局面不久便出現。

中共當權人物的浮沉，一向取決於黨內的權力鬥爭，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鬥爭的成敗決定政策的得失，敗者即被打成反革命、右傾、左傾份子，因此共黨的政權轉移，完全是權力鬥爭的結果。如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布里茲尼夫等，共黨早期陳獨秀、李立三，張國燾、王明乃至高崗、劉少奇、林彪以至目前的四人帮，都是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倒下來。而如今華國鋒又將面臨一次重大的權力鬥爭——鄧小平的復出以及許韋的反抗。

走羅明路綫遭受撤職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中，曾垮過三次，其所以能三進三出，自有其政治資本。鄧小平五短身材，綽號鄧矮子，四川廣安縣協興場人，一九〇四年生，十八歲時以勤工儉學到法國留學，和他同時的中共重要人物還有陳毅、聶榮臻等，留法期間曾為周恩來的助手，後轉往莫斯科中山大學，一九二六年回國，在馮玉祥部中幹政治工作，後成為廣西紅七軍的創始人，在江西蘇區時期，投入毛澤東手下，一九三三年二月，中共中央發動反「羅明路綫」的鬥爭。這次鬥爭是國際派對毛澤東的鬥爭，反羅明路綫的鬥爭從福建擴大到江西，時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鄧小平，與毛澤東弟弟毛澤覃及古柏、謝維峻四人，為江西羅明路綫的代表，鄧小平因此而受到撤職處分，是鄧小平第一次受到整肅。長征時鄧小平為共軍第一軍團的政治宣傳部長，抗戰開始，鄧小平任八路軍的副政委，後升為政委，以後一直在共軍中當政委，屬劉伯承二野系統，一九四五年四月，鄧小平在中共七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一九五二年八月鄧小平調北平任副總理，一度兼財政部長，一九五四年五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五五年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六年九月，鄧小平當選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新設置的總書記，此時為鄧小平巔峯時期。

三度浮沉拒絕認錯

一九六五年文化革命開始，一九六六年十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喪失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權力，從此鄧小平即垮台，與劉少奇被公開點名批判，此為鄧小平第二次遭整肅。

一九七三年四月，鄧小平復出當權，一九七四年升入中央政治局，並為「國務院」副總理，去年四月七日因天安門事件第三度垮台，被解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此為鄧在中共中第三度浮沉。

四人帮垮台後，即盛傳鄧小平即將復出。今年一月六日中共中央對大陸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鄧小平同志繼續革命，再為黨為人民工作的初步意見」文件一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加以討論。再則一月二十日刊登在中國建設元月號的攻擊鄧小平言論已予以刪除，即已暗示鄧小平將復出，而後北平一連串的大字報均要求鄧小平復出。二月七日中共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姚連蔚告訴日本每日新聞駐北平記者說：「鄧小平仍是共產黨黨員，四人帮陰謀要毀滅他，如果一個人已作自我批判，他沒有理由不得到一項職務。」雖然沒有提及何種職位，但是此為高級共幹首次公開談論鄧小平復出問題。三月一日「外交」部長黃華在法國駐北平大使的晚宴中說：「鄧小平會犯錯誤，但他是四人帮的受害人，他會在適當時機，獲得適當的職位。」三月七日中「共」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接見一個日本訪問團說：「你們可能不久即將聽到鄧小平同志復出的消息。」又說：「鄧小平有政治與軍事方面的天才，但是犯了一個小錯誤。」一般指此錯誤當為否定文革成果和不承認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抗暴事件。

去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頒發的「中發字第二十一號」文件中曾頌揚鄧小平是洞悉四人帮一切陰謀的，文件中也提到鄧小平已在國務院辦公，他的問題將在中共十届三中全會中討論。如此在在都已說明鄧小平復出已成定局。

何以鄧小平仍呼而不出呢？

一、鄧之貶去中共副主席、副總理、共軍總參謀長之職位，乃是毛生前親自決定，鄧之復出是否即表示毛的決定是錯誤的，此點中共中央必須經過一番解釋，中共黨經常有一套理論來解釋政治上的異動。

二、鄧小平堅持不肯認錯，今年二月五日下午鄧小平在北平萬壽山出現，當時有二、三百名老幹部圍着要他談一談被黜的情形，鄧不願講話，只說了一句：「謝謝同志們對我的關心。」後有一名年齡較鄧為大的長征幹部趨前說：「我是黨員，你曾是我們的總書記，我還是叫你鄧老總比較親切。外傳你已檢討了錯誤，準備復出任總理和黨第一副主席，我們很高興……。」這名長征幹部的話激怒了鄧小平，他反問說：「我犯了甚麼錯誤要檢討？誰有這麼大的權力提拔我任總理和黨副主席？總理是由人代會任命的，黨副主席是由黨代會任命的。沒有正式的任命而違反政策的提拔我會接受嗎？」說完即離開。另據稱去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時葉劍英



許世友（右三）、韋國清（右四）於廣州的「五一節」會上。

會指示當時任職總參謀長的鄧小平，立即派兵鎮壓，因此，但鄧抗命未予執行，最後只得派民兵鎮壓，因此在鄧復出聲中，葉劍英堅持的意見是鄧小平須承認在天安門事件所犯的錯誤，但鄧小平不肯，以致陷於僵持拒延的局面。

權力分配阻鄧復出

三、最主要的乃是權力的分配未能有妥善的安排。

今年年初外傳鄧小平即將復出担任總理，但即爲中共的發言人否認，指爲「毫無根據」。同月二十三日法新社及路透社亦自北平報導說：鄧小平即將復出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次日亦被中共的發言人所否認指爲「無稽之談」。因此鄧小平之復出，問題在担任何種職位。

華國鋒當初能迅雷不及掩耳一舉鬥垮四人帮，自是得到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汪東興、紀登奎、吳德、李德生等的支持，而後葉等又支持華當上了主席及軍委會主席，其中必有權力條件作爲交換。如今葉劍英儼然以中共太上主席發號施令，李先念也形同總理，若鄧復出他們願放棄嗎？另吳德等早受到大字報攻擊，甚少活動，爲求自保只有緊緊支持華的新中央。

可是華也有其困難重重的問題：一、華出任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是由僅剩十二名委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依法應由十屆三中全會追認始爲合法，可是十屆三中全會能在短期內召開嗎？可能性不大，因若召開則表示共黨內爭已到攤牌階段，可是華國鋒一夥至今仍無法在中委會佔盡優勢，且十屆三中全會的二百九十五名委員、後補委員中與四人帮有牽連關係的佔了將近一半，至少在四人帮問題還未完全解決之前華國鋒不敢冒這個險。二、華國鋒是在文革後始竄上來的，在講求資歷的中共中並無深厚的權力基礎及足夠的聲望，無法獲得共幹、軍頭的支持。三、華國鋒因利害關係而僥倖當上主席，其權力核心原本極爲脆弱，一旦葉等不予支持，極可能因新的鬥爭而解體。

因此鄧的復出端賴權力的分配及兩派勢力的消長，而在短期內此一鬥爭形態未能有突破之前，鄧矮子只有繼續坐冷板櫈了。

許韋準備另立中央

南北對峙之局面，在廣州人中已是重大新聞，他們都是異口同聲說，許韋將在廣州另立中央，一如「長征」時毛澤東與張國燾分立中央，以對抗北平華國鋒中央。

過去有「湖廣熟，天下足」的俗語，中共佔據大陸後，湖、廣也跟其他地區一樣，民不聊生，已自身難保，粮食供應緊張異常，此語已失去現實意義。現有一句「湖廣動，天下亂」，很值得重視。

長江以南廣大地區，對華國鋒的「中央」，表現出愈來愈明顯的陽奉陰違，對內部的宣傳，絕少再提毛澤東，也不願多提華國鋒，而潛在的反華勢力已連成一片，重心在湖、廣。

許世友、韋國清近來已明顯唾棄華國鋒，他們的言談中，極少提「華主席」。韋國清動員「學大慶」不提華國鋒，不提毛澤東，值得注意。

湖南，自「文革」以來，特別在「四人帮」垮台後，已形成強大的「倒華基地」，有深厚基礎，今傳張平化在艱難處境下已動搖，想「躺倒不幹」，而葉劍英、華國鋒將對他打氣，要他「穩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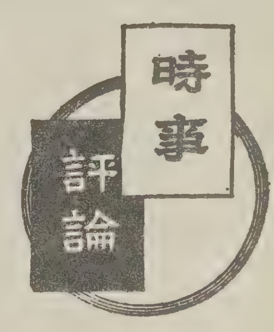
廣東，因爲出了兩個「南霸天」許世友、韋國清，不但把廣東當成「驅華」根據地，而且把湖廣連在一起了。

湖、廣爲重心，連結了「四人帮」活動猖獗的福建、浙江、江蘇、上海、江西、湖北、雲、貴、川和廣西，如果許、韋「北伐」，這些地區可能跟着起事。

葉劍英已進行反擊，利用他在廣東的影響和實際軍權，到處在攪「甩石頭、摻沙子、挖墻角」，所以南方諸省不是「鐵板一塊」。

華國鋒跟着葉劍英，到處在抓權，也企圖形成獨霸四方的私人勢力。

廣州現有「中央派」、「地方派」之說，而地方派出積極組織廣州中央，目前的對立已表面化，將有一天會出現公開的激戰。



香港教育改革

雖然小學升中試經過今年最後一次舉行後，就成為香港教育史上的歷史陳迹，但這並不意味着長期成為香港學子的思想負担和精神壓力的考試制度，從此減輕經已消除。而是以新形式及新姿態，對學生做成更大的負担及更大的壓力。

新派學位的利弊

因為取代升中試的新派學位辦法，只是將學生承受壓力的時間，「適當」延長三年，也就是說，使他們接受更長時間的心理威脅及精神煎熬。當局處理這個問題有它的客觀困難，事實上，將全港適齡學童提供由小一至中三的九年資助教育，確表現出港府教育當局的決心和魄力，更何況每個學生不可能採取「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一律分到他們心目中所要求的學校去就讀。在實際存在着名氣好，地點好及條件好的學校情況下，當局對各種「差異」既無法立即加以消除，更無法全部滿足學生所求。故選取適當的形式，作為取決的辦法和判斷的標準，是完全必要的。教育當局確定這種標準及決定這種辦法，會產生某些缺點，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故人們不能以這些缺點，就全部抹殺教育當局取消升中試的好意，就全盤否定教育當局推動全民教育的功勞。

淘汰式的甄選辦法

既然香港教育的實際情況，早已存在着官立學校，補助學校，津貼學校和買位私校的差別，早已存在着名校，大校和小校的分別，那麼，教育當局在面對這種確實切情況下，唯有制訂一種甄選方式，以便決定中三學生，應該分派到何種等級，何種地區的學校就讀。教育當局這種苦心和困難，稍為了解香港教育現況的人士，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當局準備採用根據五年級下學期、六年級上下學期三次校內大考的成績，再加上一個「學業能力測驗」，去評定學生的等級，以決定他們升讀何種學校的「依據」，這種淘汰式的甄選辦法，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終究是一種可以決定選取標準的折衷辦法。

注意考試壓力問題

當然，教育當局實施這

卡達「以水

美國總統卡達揚言「維護人權」，這口號提出之後，獲得舉世民主人士的讚美。可是中國人却記着孔聖人的格言：「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

我們用眼看，用腦想，用事實來觀察，我們決不相信偉大的空話。遠在卡達競選之初，也就表示過要遵循所謂「上海公報」的錯路走，難道卡達不知道所謂「上海公報」是尼克遜、基辛格背信棄義，助敵損友的卑鄙行為麼？難道卡達不知道所謂「上海公報」祇是尼克遜、基辛格秘密外交的下流創作，並且違反中美條約麼？難道卡達不知道美國的民意，大都不願背棄忠實的友邦中華民國麼？難道中美條約不是經過美國國會批准的正式條約麼？

卡達當選後，立即急不及待地派遣他的兒子到北平，並把美國駐平「聯絡處」的費用提高，難道這不是對友邦中華民國的侮辱麼？難道這便是卡達的「道德」？

不久以前，上海同胞寄了一封信來香港「遠東經濟評論」，請這份刊物轉送卡達。這封信控訴大陸的統治者摧殘人權。可是，卡達却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否卡達總統認為八億中國人不配講「人權」？

據五月二十二日合眾國際社電，卡達這樣說：

「我們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信心，現在已從過於恐懼共產主義中解放出來，這種恐懼一度使我們包庇一些使我們陷於恐懼的任何獨裁者。」

卡達說：「長期以來，我們都要採取令我們悲慘的原則和相反政策，有時更為他們的價值而放棄我們應有價值。」

卡達宣稱：「我們以火救火，從未想過火還是用水救為佳，這個嘗試的失敗，越南是智慧和道德薄弱的最佳例子。」

卡達表示：他希望與中共「密切的合作」，雙方關係的尋求正常化是「重要的」一件事。

卡達說：「以吾人所見，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應是美國環球政策的核心因素，而中共則是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因此，我們希望能尋找出一個方案，使能打通現時仍使雙方隔離的若干障碍與困難。」

卡達這些談話，其眞意究何所指，實在不願妄加臆測。可是，下列三點，卡達是應該注意的！

（一）美國的價值觀念，未必都是對的，例如「越南停火」的結果便鑄成大錯，使美國及自由世界遭受慘重的損失，最苦的是印支三邦的老百姓。

（二）「以水救火」自然是聰明的政策，可惜的是，美國愛打「不求勝利的戰爭」，英雄的麥克阿瑟將軍等被畏首畏尾的政客所誤，因此韓戰無功，越戰大敗。最近美國駐南韓參謀長星格羅將軍警告說：「美國計劃

種辦法時，難免有所困難。像「校內大考」的決定標準，是否因各校級別不同，會有所差別；各校當局如何以公平辦法，去作出校內大考成績的評定，以避免因爲追求本校的辦學成績，及維護本校的社會名氣，而產生若干偏差；當局藉以評定學生等級的「學業能力測驗」，在測驗內容和方式上，如何做到公平合理，和顧及本港學生的普通程度；因爲這種甄選方式而採取三次校內大考成績及一個學業能力測驗的四個階級的考檢，是否會再度產生對學生的四個壓力，等等。這些都是值得注視的現實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加以注視及不加以改進，就會弄巧反拙，使避免學生的考試壓力，最後又變成學生無法避免的精神壓力。

的新課題

徐達文

去蕪存精合情合理改革

長期以來，不合理的考試制度，一直成爲社會輿論和廣大市民的抨擊，並成爲扼殺青少年德育、智育和體育正常發展的重要因素。我們不否定這種障碍的存在，但考試制度本身，畢竟還有它存在的價值，否則就無法考核學生的學業成績，就無法促進學生的學業進步，故對考試問題，就不能一既而論地給以全部推翻，而是採取去蕪存精的辦法，予以合情合理的改革。

教育當局取消升中試，改行甄選方式及中三淘汰試，肯定是一種改革及一次嘗試。這種改革，是否會變成新的壓力；這種嘗試，是否會引致新的困擾，現在去判斷，爲時尙早。

消除新壓力是教育改革的新課題

不過，因爲「學能測驗」的舉行，致在小學五六年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推理練習」流行，這個流行，無疑可成爲應付考試的變相。因爲「學能測驗」的「推理題目」，和「升中考試」的「模擬題目」，是同出一源，目的是爲了增加小學畢業生的應考練習機會。既然要應付這種機會，也就相對地形成了青少年的另一種壓力。這種現象的產生，顯然是和當局取消升中試的原意有所出入的。

如何消除這種新壓力，也就成爲當局推行教育改革過程中，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制「火」

古鶴翔

中的撤軍，只會導至與北韓開戰。」星格羅將軍的話，實在發自軍人應有的良心，卡達總統竟因此召星格羅將軍返國，並予調職。難道這就是「美式民主」？難道這就是「卡達道德」？難道這就是「卡達人權」？我們中國人對此，眞是大惑不解！

（三）在韓戰時，聯合國已確認中共是侵畧者，直至今天，聯合國仍未取銷這決議案，而卡達總統却說「中共是世界和平的關鍵力量」，究竟卡達總統是否「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許，根據「卡達道德」和「卡達人權」的觀念，美國實在是中共所指責的「美帝」，它侵畧韓國和越南！

卡達總統心目中的「水」，是否和蹂躪人權、輸出毒品的中共「關係正常化」？卡達是否要向蹂躪人權的獨夫民賊膜拜？

卡達總統是否知道，由華葉集團出版的「毛選第五卷」可以代表中共當權派的意見？卡達總統大可以向這卷「毛選」汲「水」來救「火」。

「美國到處打着反共的招牌，爲着達到侵畧別人的目的。美國到處欠賬……現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眞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爲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畧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眞做，最後總能成功。……看樣子，美洲國家，亞洲非洲國家只有一直同美國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風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卡達總統心目中的「水」，卡達總統心目中的「和平關鍵的力量」是甚麼？那就是中共所說的「風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共黨已經拔掉「美帝」多少牙齒？共黨將怎樣拔盡「美帝」的牙，斬盡美帝的爪？

願卡達總統想一想！

駐韓美軍的重要性

魯也參

韓國為美國在亞洲的主要盟邦之一，韓國對抗共黨侵略不僅為了自存，也為自由世界把守了東亞北的門戶；而美國曾為韓國打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戰爭，並長期提供軍經援助，付出了極高代價，兩國若加强合作，對亞洲是一股安定力量，若不幸分道揚鏢，對雙方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基於亞洲安全立場，美國切勿倉率撤軍。



美國自韓撤軍問題，是美國從海外整個撤軍計劃的一部分。自一九七〇年美開始自越南撤軍起，對於撤退亞洲其他地區（包括韓在內）美軍的問題，就同時從事準備，但只是小規模的默默進行，待美軍越南和高棉撤軍完成，隨卽發生了越、高、寮三小邦的相繼淪亡事件，使美朝野人心為之一震，迫使美國暫緩撤軍的步驟，由此可知，設若此三國不被共黨魔掌侵佔，仍維持一小康局面，美國撤軍計劃的速度還可能要快些。

北韓以趕走美軍為首務

美國防綫在韓戰以後，有了大幅度的改變。美在西太平洋的防衛，乃沿着一系列的島嶼基地佈置，其從阿拉斯加起，經阿留申羣島、日本、琉球、台灣、菲律賓、東南亞及澳洲、紐西蘭。地圖上顯示，韓國恰為亞洲大陸的一個「陣地凸角」連接着島羣。另外，韓國從歷史上卽為北方大陸勢力與南方海洋勢力交义點；因此，韓國不僅直接關係日本的安危，間接亦可阻遏中蘇共的南向擴張。

停火協定後的韓國，二十餘年來一直存有潛在危機，北韓共黨統治者無時不企圖重溫過去遭受挫折的野心，用武力統一全韓，把整個朝鮮半島置於共黨統治之下。其種種陰謀和暴行層出不窮，例如在非武裝區挖掘將近二十餘條的地下隧道，以便在進行南侵時把共軍迅速運到南韓前綫的後方。北韓亦知駐韓美軍的壓力，所以儘管不時公開揚言要以武力併吞南韓，然除了小規模滲透外，迄今仍無大規模軍事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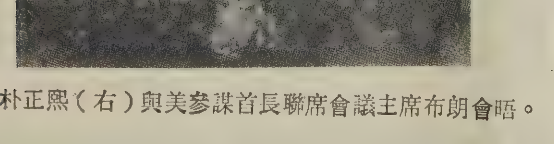
美軍目前仍係以聯合國所賦予維護韓國停戰協定的任務。目前美在韓駐軍有四萬兩千人，包括第二步兵師，約一萬四千人，一支約一千五百人的飛彈部隊，該部隊有運用戰術核子武器的能力，和一支約八千三百人的空軍部隊。第二步兵師駐防非軍事區及韓國漢城之間，北韓如欲南侵，必然要和美軍正面衝突，和美軍一衝突，北韓南侵迷夢必受阻擾而致幻滅，故北韓頭子金日成亦明瞭此一情況，在南侵前非先消除駐韓美軍的武裝力量。對此從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以迄於今，北韓（包括中蘇共在內）無時無刻不以趕走韓境美軍為第一要務，其手段可說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北韓乃採暴力手段，如非法扣留美偵察船「普布魯」號，擊落美國偵察機，和去年八月十八日在非軍事區以斧頭砍死兩名美國軍官，製造朝鮮半島緊張局勢，企圖引起美國輿論界的重視，把朝鮮半島製造為爆炸性地區，而掀起撤退駐韓美軍的浪潮。

有些支持美軍撤退的人士，或許認為朝鮮半島雙方的對峙，南韓足以抵抗北韓，無需美軍留駐。以及認為韓國政府在保障人權方面的記錄甚差，不值得美軍留駐。甚而認為美軍留駐，引起北韓激烈，只有加速戰爭爆發，而美國必被捲入戰團，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還有認為如果金日成併吞韓國後，統一後的韓國會走向中立自主之路，無損美、日等國的利益。這些看法，實在令人笑，可謂對共黨本質根本認識不清，要知朝鮮半島一旦落入共黨之手，則美國安危必受正面打擊和損害。

南北韓軍力比較

韓國與北韓軍事勢力不相上下，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可是北韓在中蘇共的背後強力支持，美國一旦撤走，北韓中蘇共支助下大胆南侵，韓國豈不形成獨立對抗嗎？試把南、北韓雙方的軍力列表比較如下：（此是一九七六年底的統計。）





朴正熙（右）與美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會晤。

三八綫上的北韓軍與美軍

	南韓	北韓
兵力	六十四萬人	四十七萬人
戰車	七百五十輛	一千零三十輛
大炮	一萬門	六千門
對空飛彈	三大隊	二十大隊
直昇機	十五架	二十架
戰鬥機	一百九十九架	五百九十八架
運輸機	三十五架	七十九架
潛水艇	零	五艘
驅逐艦	十二艘	七艘
高速艦	零	一百五十八艘
掃雷艇	二十七艘	三十七艘
運輸艦	二十一艘	零
預備兵力	二百萬人	一百五十萬人

以上比較根據一九七六年日本防衛白皮書，只能作個參考，不可視爲雙方眞正軍事力量。但就前列資料說明，南韓較北韓人數爲多，但北韓裝備較優於南韓，尤其是北韓海、空軍方面幾乎二、三倍於南韓。即就陸軍而言，北韓人數雖畧遜，但其坦克與裝甲車合計約上千輛，對空飛彈及大炮受蘇聯傳統影响，無論射程及口徑，都優於南韓，甚至由非軍事區可射達首都漢城。故日本名軍事評論家村上薰說：「假如外國軍事力量不插手，那麼二次韓戰若再爆發，鹿死誰手仍是未知數。」這看法深獲各國軍事專家們的同意。

美駐韓軍的重用作用

美駐韓四萬兩千人雖不多，但因其優良配備，對保衛韓國實具決定性作用，正如與國防部向國會提出一九七七年會計年度兵力需求的報告中所指出：「韓國已成爲一支重大的軍事力量，美軍的駐防，在嚇阻方面和象徵美軍履行義務方面，其意義同等重要。」換言之，駐韓美軍人數雖不多，却足以嚇阻北韓共黨的軍事侵畧，如遽爾撤兵，則不僅變相鼓勵北韓南侵，且給予韓國民心士氣重大的打擊，從而削弱了他們的戰鬥力量。

另外，卽使美軍不欲撤走，美國五角大厦亦主張把第二步兵師和飛彈部隊調至漢城南方，儘可能把美軍調離戰事可能發生的地區；因爲前已說到，北韓如揮軍南下，首先碰面的是駐韓美軍，美軍一旦受到攻擊，必加反擊，如此一來，戰事規模就會擴大，這種把軍美當「人質」而逼迫美軍不得不直接參與戰事的配置，美國軍方極欲避免。而此改變美軍駐防位置，又可能引誘北韓加速所謂的「佔領漢城的閃電作戰」。因漢城距停戰綫不足五十公里，人口六百萬，且不易防守，北韓的如意算盤是，北韓軍首先佔領漢城，控制漢城以南的漢江，那麼雙方人口的劣勢（韓國三千五百萬，北韓一千五百萬就因此而改觀，在軍事和政治上均值得一試，不必冒極大犧牲非要步步攻至釜山不可。北韓不斷叫囂「三日戰爭」和「九日戰爭」，希冀戰爭快速結束，只要控制漢江以北地區，韓國其他地方就不是大問題。這種閃電戰畧深令美國及韓國感到不定。

卡達堅持撤軍理由

卡達爲何一定堅持自韓國撤軍，一方面固然是爲了減輕美國在海外軍費的負担；一方面是出於韓國已無戰爭的錯評估，何况「撤軍」一詞美國人民又愛聽。但這些問題在福特時代早已談論，却未被採納，卡達又何以照單全收？這極可能因美、韓最近連續發生爭執所出現的低潮有關。

美、韓過去二十年來，雙方爭爭吵吵屢見鮮，但從未有如目前如此的激烈。過去的一切爭執，不論由於李承晚時代的片面釋俘，或一九六八年美對「普布魯」號事件的妥協，焦點只在雙方的政策，也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君子之爭；可是如今美、韓間的糾葛，却牽涉到人的行爲問題與政府道德問題，很難分辨是非，也不易立卽澄清，但却對雙方關係有腐蝕性的威脅，如不把此情勢扭轉，其整個後果，是難以令人想像的。

引起美、韓之間爭執的原因有二：一是美國認爲韓國缺乏「民主」；二是國會「行賄」事件。關於前者，如韓國前總統尹普善，在野黨領袖金大中，以及若干政治領袖，均在顚覆政府的罪名下而被起訴或繫獄，此依韓國政府的立場是基於國家安全所採取的法律行動；但以美國傳統的想法，尤其是民主黨自由派的想法，則認爲是不合民主常軌，因而影响了卡達對韓國的基本觀念。至於後者，由美「華盛頓郵報」報導，謂其根據電子與電話偸聽，及截取其他通訊工具所搜集的高度情報消息指出，韓朴正熙總統曾透過一韓國旅美商人朴東淳，從事賄賂收買美國會議員支持韓國政府的活動。本來這只是普通政治游說行爲而已，但此事件正值美國「水門事件」及「洛克希德公司」行賄案之後而揭發，美國政府風聲鶴唳，加上報紙及其他傳播媒介的渲染，着實擾嚷了一番，韓國政府爲此特發表聲明，否認介入朴東淳活動事件。

睜眼看中

正當西方人士盲目吹捧中共之時，BERNARD LEVIN先生在英國泰晤士報刊登他的文章：「中國大陸——至少還有一個人沒有瞎眼」。這是一篇評論良知未昧者旅行中國大陸的忠實報導。讀者可由這篇文章，了解中共統治下的西藏、新疆，以及共幹與人民之間的生活實況。本文標題爲編者所改。

我充分了解，在少數西方人圈子裏，任何暗示中共沒有成就獨特的文明，沒有實現人世的的天堂者，如不被視爲精神錯亂，卽被視爲惡意中傷。就好像一個人在很久以前，由於拒絕將占領的波蘭之政治體制描述爲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一個令人鼓舞的實驗，卽被認爲是喪失這些西方人所稱的神智清明與良好信仰，我倒不在乎這些。而且，我想像，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教授愛德華·路華克——他最近所寫關於中共的文章刊在美國「雜誌評論」上，我昨天加以引述並討論——也同樣披上「邪惡」的甲冑，對抗這種批評。但是，不管這些，他的文章提供許多問題，要求答覆。因爲他睜着眼睛、敞開耳朵，但却良知未昧地旅行全中國大陸，回來後提出一份報告。此報告與旅遊者輕信中共响導者甜言蜜語，而囫圇吞下之大部份報導，逈然不同。舉例來說，有許多人願意接納這種想法：蘇聯無論從那種重要的方面來說，都是一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也是一特別壞而又殘忍的帝國主義者，但是認爲中共是殖民主義壓迫者與剝削者的想法，就要被認爲稀奇古怪，或全瘋了。但我們——或毋寧他們——對路華克教授的這份報告了解了什麼？

在西藏推行中文教育

不像英國的殖民統治者，或甚至於法國的殖民統治者，中共顯然認爲地方文化毫無存在價值，地方宗教的存在價值更無甚可取。因此中共的殖民主義不僅在政治上壓迫，更在文化上肆行暴虐。

因此，在西藏，十分明顯的是，中共政權所推展的識字能力是中文，而非西藏文；我們在拉薩所發現的一家非常大的書店，其所有書刊，除了「毛語錄」那本「小紅書」外，全是中文。沒有西藏語文的唱片或張貼之大字報，這種古老文字的使用現在僅限於牆壁上的標語，以及地方生產的火柴盒上之一些符號。西藏人也讀不到任何佛教經典，因爲無論新舊，一本也沒有。唯一顯示鄉土文化爲中共政權所容忍的西藏語的「革命歌劇」。此種歌劇內容是逐字逐句從中文原本翻譯成西藏文的，只有其音樂保持地方性。

在西藏，我們看到了溫和而且總是過份有禮的中國人，被改變成古典欽差大臣的典型。隨時可見他們的手勢，廣泛使用，而他們與當地藏人之間的交談顯然十分傲慢唐突。當我們飲用西藏人的犁牛乳茶時，我們的護送者毫不掩飾他們輕蔑的竊笑。我問一個自從一九六〇年起就住在西藏的漢人，「請」與「謝謝你」的西藏語怎麼說，他不知道。我問他怎麼說「走」，「去」，「快點」，他却知道。

當考察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以後的殖民主義，人們很容易忘掉受壓迫的國家並不僅限於波羅的海諸國，而且還包括在蘇聯本身境內的古老而高尙的民族，同樣的我們不應該忘掉，在中共也有同樣的事實。



新疆維吾爾人與漢人劇烈磨擦

新疆在理論上是中華帝國領土的一部份，但很少受到帝國的有效統治。目前以同樣的比例，爲新近移民的漢人土耳其民族——主要是維吾爾人——爲一擁有某種文化的民族，哈薩克人——更爲原始的游牧民族，以及烏茲別克人與赫爾茲人，全都與各種不同種族的少數民族毗鄰並居。就如同在西藏，中共在這地區的統治完全是殖民制度……但是在那裏的當地人並不全像西藏佛教徒那樣和順。他們驕傲、頑強，絕不怯懦。在維吾爾人與漢人幹部之間的劇然磨擦非常顯明，卽使在我們所接觸很受限制的小圈內



國大陸

陳獨塵譯

共黨幹部亦如此。初從機場來，我們就去參觀在新疆省會烏魯木齊的新疆展覽會。在那裏我以土耳其語及阿拉伯語同接待委員會的一名維吾爾官員談話——這位維吾爾人說前兩種語言比我好得多。這成爲我在中國大陸的全部旅程中，唯一與一位「中國」國民的眞正談話。這位維吾爾人不會遲疑不說，他也自動而且對我們參觀展覽會時不得不接受的官方簡報，予以評論。我們的護送者中有幾位一再地指示這位維吾爾人，停止他們不能監視的這種未得授權的談話。他們對他的談話，就像他們對一個西藏人說話一樣，其語調甚至於用華語也帶着強烈的命令口吻。

高幹衣着與平民懸殊

有時候，路華克教授的報告所激怒讀者的並不是因爲報告所包含的內容，而是因它隱含有關那些前會到中國大陸訪問者，看到了他所看到的，他們卻裝瞎不見。這個對比也使他受到打擊。

或許一個人在中國大陸所見到最明顯的僞裝社會平等者，即是衣着上的假平等。幾乎每一個人都穿標準的連身長袖工作服，即毛澤東服制。但是，有些是用粗糙花棉花縫製的，而有些則以細緻軋別丁縫製，而且，更有良好質料羊毛縫製的。共黨高階層人員所穿着的則是精心縫製的絨毛衣服，與一般民眾的藍棉衣迥異。然而，關於中國大陸於一九七二年後的報導，最有進步的就是眼見的平等。

路華克教授獲得很多中國大陸訪客所沒有一項利益。依照他解釋：節目非常緊湊，使訪客無法看到這些城市的眞正情形。通常中國大陸旅行規定，從上午八時至下午八時一連串無休止的活動。在理論上，這仍留下夜晚的時間供個人活動，但是甚至在北平，這般自由時間也沒有結果。在夜裏絕對沒有甚麼可看或可作。找不到茶館或商店，沒有飯店或酒吧，甚至沒有街燈，除了少數主要大街外。八時以後不久，街上已沒有人。但是在華克教授訪問期間，毛澤東死了，這表示，所有官新節目都被取消。他們因此看到經過小心安排旅行以外的某些事。他的探究揭露！

工人工作環境極劣

立即我們發現，我們乘車經過的大街與我們旅館附近的商店街，與北平市其餘地區完全不同。眞正的北平不是鋼骨水泥，而是由泥土和磚造的。沒有清潔的工人，我們看到很多人在設備很差的小房子裏工作。有一處，數十名婦女擠在窄狹的門口挑揀草藥。在另一處，我們看到男子在用小工具製織布機——似乎完全沒有電力。

這不僅是工作情況——眞實情形與所說的成爲強烈對比，並且也是生活的情況：

天氣很熱，門和窗都開着。在傍晚，我走過一個房間，天花板吊着一個三十瓦的燈泡。約六個人準備上床，在房間有兩張床，床與床間沒有多少空間，僅有的傢俱是一隻木箱，和一部一九三〇年代的收音機。

北平很多地方事實是鄉間，而不是城市。很多人過着可憐的鄉村生活。如果中共要像蘇聯一樣，爲政治犯維持奴工管制，他們幾乎不需要奴工營。免除一個人的職位，將他趕出公寓，迫使他與其他普通人住在一起，這樣的處罰對於共黨的任何不滿份子應該足夠了。

（譯自英國泰晤士報）

華國鋒是私生子

大陸上很多人傳說，華國鋒是一個私生子，他是隨母姓。

華的母親叫華玉，是一個頗具姿色的寡婦，生性放蕩，後來嫁給一個有錢人，生下一子即華國鋒，被丈夫識破華國鋒並非他自己骨肉，而是與另一商人私通的孽種，而將他們母子趕出家門。因此華不願談及自己的身世。

華上台之後，實施恐怖政策，到處抓人，經常在車站或火車上臨時檢查，每每一抓數百人，使得人心惶恐，不知所措。

華當權之後，大陸人民的日子比以前更難熬了，在大陸上到處一片混亂。許多共幹都被指為「四人帮」黨羽，不堪遭華國鋒鬥爭，已率領民兵上山從事游擊活動。

福建莆田共黨「縣委」第一書記袁魯山、「縣革委會副主任」許文候、「縣公安局長」陳國良，在「四人帮」事件發生後，曾率領莆田縣「城關公社」、「江口公社」、「白沙公社」民兵百餘人，搶刧莆田縣「人民武裝部」彈藥庫，刧走機槍十挺、衝鋒槍四十三枝、自動步槍一百三十枝及彈藥八十五箱，在「白沙公社」附近從事游擊活動，福建共軍今年初曾多次圍剿，終將許文候捕獲，正接受審訊。

福建仙遊縣「革委會副主任」傳世來、「革委會常委」郭榮德、「公安局副局長」王家們以及「福清縣革委會副主任」陳天彪，某「公社」共黨「書記」李振祥等，亦因牽涉到「四人帮」事件，分別率領民兵在山區從事游擊活動，由於勢力單薄，又被共軍擊潰。

中共地方電台在廣播中也招認許多共幹不甘被鬥，已參加反共游擊活動。「重慶電台」不久前在一項廣播中說：四川各地的「四人帮」分子，不少「已淪為反革命土匪」，與國民黨分子暗中合作，在川東各地區搶刧「國家」物資，破壞公路交通和中斷通訊連絡，在山區製造「白色恐佈」，打着革命旗號，「欺騙」知識青年，對抗「無產階級專政」，攻擊軍隊和「政法機關」。

廣東地區最近出現「兩廣救青團」的秘密組織，分別散發大量傳單，要求羣眾團結起來，打倒共產黨，他們散發的傳單內容還有：『共產黨存在一天，人民就一天沒有自由。……二十七年來歷史證明，共產黨是不會給中國人民好過日子的。』

廣東汕頭印刷廠員工六百多人，最近舉行批判「四人帮」大會，會中廠黨委書記姚某指控廠革委會主任兼廠長煽動工人罷工鬧事，雙方發生衝突，姚某拔槍，於是兩派員工爆發武鬥，廠內設備全被破壞，並造成六

洛克斐勒笑談中國佳餚

「洛克斐勒」的姓氏，使人聯想起什麼？財富？權力？知識？還是三者兼有？

美國大通銀行總裁大衛．洛克斐勒，就是名聞世界的洛克斐勒家族的主角之一，前美國副總統奈爾遜．洛克斐勒是他的二哥。他和四位兄長各具專長，秉承祖訓，共同經營管理他們龐大的財富，在世界各地均具影響力。由於他們在政治經濟方面的影響力遍及全球各地，洛克斐勒的姓氏不僅聲名顯赫，所到之處，必受當地朝野熱忱招待。

大衛．洛克斐勒現年六十一歲，畢業於哈佛大學，並獲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現任美國三大銀行之一大通銀行的總裁，其銀行網分佈九十六個國家，有近二千個分行和辦事處。一九七二年，大通銀行在台北正式成立分行，業務蒸蒸日上。洛克斐勒也是美國「三邊協會」主席；該會會造就了一些美國政、經人才，現總統卡達即為其中之一。

洛克斐勒此次訪台，主要目的在視察大通銀行分行業務狀況。他曾至台北分行視察且與台電高級人員商談放款計劃，在南京東路大通銀行會議室，主持贈款「東吳大學社區發展計劃」儀式分別拜會了財政部長費驊及中央銀行總裁俞國華商討對我國各項貸款事宜後，參加台北大通銀行舉行的酒會。

中等身材，穿着藍黑色西裝，結領帶的大衛．洛克斐勒，神采煥發，笑容可掬的回答記者的問題。他對圓山飯店國際廳古雅的布置、廳外擺滿的玫瑰花籃和穿着鳳仙裝的服務員十分讚賞。談到毛資產凍結重新開會一事，他仍然不願表示意見；至於大通銀行是否將在中國大陸設立分行，他說，他個人以為最近無此可能。他相信大通銀行在台北的業務將有極好的遠景。

酒會來賓絡繹到達。除大通銀行人員，多為財、金、工商界人士。財政部長費驊、央行總裁俞國華，北市議長林挺生，立法委員謝國城，政務委員李國鼎……也應邀參加了這項酒會。大衛．洛克勒在門口一一握手歡迎，臉上不時露出笑容。

酒會中，有人告訴洛克斐勒說着讀過他的傳記。他笑着說，他的傳記為數很多；有的寫得很好，有的不好，「不知道你看的那一種？」問他是否嘗過中國菜，喜歡與否；他說：「喜歡極了！」他特別偏愛中國菜和法國菜；只是「七時以後還有個晚宴，必順留點「位子」」，不敢多吃。洛克斐勒夫人沒有陪他同來，因為「她不喜歡旅行」。談到他收集陶、瓷器的嗜好；他說，他已蒐集各國陶、瓷器多年，也擁有一些精美中國瓷器。洛克斐勒也愛好中國藝術，尤

文藝運動而不動

與其說是敗於共產黨，還不如說是敗於爲共黨所一手操縱的文藝運動；與其說是敗於朱毛，還不如說是敗於爲朱毛所長期操縱的文化嘍囉。凡對共黨竊據大陸前夕，絕大多數知識份子以及青年學生之被共黨蠱惑煽動，以致盲從附和而不自覺的情形尚未健忘者，當知此非誇張過份之詞。國府退處台灣，於茲二十除年，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不遺餘力，唯獨對於關係重大的文藝運動，不無力有未逮之感。正如從事文藝運動的某一知名作家所說的：「政府遷台以來，各方面都有進步，尤其軍事、經濟有顯著的成就；但若談到文化建設，我們雖矢口否認一片沙漠的批評，却也難免茫然之感。如果再進一步考察文藝界的情形，同樣少有具體成就，令人難有滿意答覆。可是若反問來問：政府每年用在軍事和經濟建設方面是多少錢？花在文化事業方面是多少錢？這種不成比例的事實，產生不同的結果，似屬理所當然……」。最近數年，國府對於文化建設以及文藝基金的設置，即其一例；但如與其他方面相較，則其「不成比例的事實」仍未消失，自仍難免「產生不同的結果」。

「亡羊補牢，猶未爲晚」。現正面臨反攻復國前夕，如能因應事勢需要，從此致力於文藝運動的加強，計日程功，全力以赴，未始不能迎頭趕上，從而在未來的反攻復國行動中，發揮其文化登陸、紙彈摧敵的重大作用。以言文藝運動，或謂當以政策爲先；事實上我們已有「現階段文藝政策」，綱舉目張，巨細不遺，所欠缺的祇是行動。而且文藝政策似亦不宜過份拘泥成法，食古不化；因爲文藝是多方面的東西，無路不可通，無往而不在，要想將文藝納入定型，不僅無此可能，且亦無此必要。當前這一時代的共同要求是反共，凡屬具有良知的每一文藝工作者，都必然是反共的；甚至身陷鐵幕、誤上賊船者，亦無不迷途知返，心存反共。馬思聰投奔自由後所陸續發表的談話，陳若曦逃出鐵幕後所連串寫作的小說，對此提供了最好的說明。惟因思維法則的不同，表現方式的互異，反共的目的雖一，所擇途徑則不必強其相同；不然勢必流於公式八股，效用即等於零。基於這一理由，我們認爲當前所迫需要的，乃是傾注全力，廣事吸引，統一多頭的文藝主管單位，團結一切的反共文藝力量，以使文藝運動重新裝備，再度出發，「喚起民眾」，打擊敵人！

文藝運動頭緒萬端，欲求統一步調，齊頭並進，自非易易。我們認爲：設置機構以專責成，遴選專人以資領導，寬籌經費以赴事功，固其犖犖大者；但最有效而易行辦的法，莫過於通力合作，集思廣益，決心辦好一個規模龐大的出版機構。

余秋人



泡沫般的紐約模特兒

世界模特兒協會每年舉行一次四天的集會，以發掘新人；當然偶爾也有一顆耀眼的新星脫穎而出。但一位模特兒公司的人員說：「每年都有許多女孩子來到我眼前，但坦白的說，有的人二十年後也成不了大器，有些無辜的女孩還會被一些低級的小公司人員所利用而墮落。

不被權威服裝界看上的女孩若流落到聲名狼藉的小公司，甚至會落得賣淫爲生。紐約就有一家東區的模特兒機構，專門從全國各地找來十六七歲的女孩，然後要她們用「另外一種方式」賺驗。

誠實穩當的公司和變相模特兒機構並不十分容易區分，模特兒生涯似乎必須十分地敏感而小心，同時還有心理準備接受各種難聽的誹謗謠言以及很辛苦的工作。

在許多多黑暗之後，模特兒生涯當然也有耀眼而吸引人的一面。有潛力或成名的模特兒往往因爲替雜誌拍廣告而有機會到四處遊歷，可能年收入高達六、七萬美元，甚至超過十萬美元大關，還有休假的福利。

成功的模特兒可以享受美麗的衣服、珠寶和藝品，和許多名人會晤，無數人拜倒石榴裙下，鮮花玫瑰不斷。這種甜美的夢怎不令人嚮往？

可是許多出名的模特兒如瑪高克絲・海明威等等紅牌模特兒却在從事這行一兩年後，紛紛轉行經商或演戲。效法改行之舉的人至少有數十人。

曾任模特兒並主持過模特兒公司的懷兒敏娜說，在模特兒這行中什麼事都有，有的人被強暴；有的人沉迷於藥物；還有的人年過四十仍得做下去，只要爲養活四個孩子又不敢告訴別人；有人落得去拍棵照；也有的成功發財。

一九六九、七一年中，都有紐約的模特兒因壓力太大而自殺。三年前，一名只有二十歲娃娃臉的模特兒波拉也在吞下一瓶安眠藥後被燒死，她留書：「這一行我不幹了，我累了！」

每隔一兩年，總有模特兒弄出自殺新聞，還有許多人求助於精神醫生。但她們的死似乎並不能引起多大的關懷與注意，也許是她們往往被視爲一個商品而非活生生的人吧！

爲什麼這些美麗的女孩要結束受人羨慕的生命呢？懷兒敏娜說：「女孩們成天担心著外貌是否變醜，愈美的往往愈寂寞。當然她們也有約會，但那些人是否眞正喜歡她們，十分可疑。」

「她們對明天沒有把握，不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動人的美麗。一位最成功的模特兒兩年內落到最不引人注意是常見的，馬上又有人來替代她從前的地位。」（簡譯自紐約每日新聞）

李凱詩譯

瑪嘉烈個人主義作風

尹靜心

加拿大第一夫人瑪嘉烈為了個人自由，終於放棄總理夫人特權，與杜魯多分居。只要杜魯多不當總理，他們有可能破鏡重圓。瑪嘉烈形容杜魯多像一廿五歲青年，證明其婚姻破裂，並不是外界所傳的白髮紅顏怨。瑪嘉烈分居後，致力於攝影事業。她對攝影的狂熱，是起自約旦王胡辛送給她一套價值三千美元的攝影器材。



瑪嘉烈與滾石樂隊積克

杜魯多瑪嘉烈分居

二十八歲的瑪嘉烈，與她的丈夫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分居的消息，已正式宣布。瑪嘉烈已離開紐約她一位女友的公寓，這位女友是一位公主，為回教阿里汗王子與影星麗泰海泰絲的女兒。瑪嘉烈在她那兒住了兩星期。瑪嘉烈於渥太華方面宣佈她與丈夫分居之後十五分鐘，即離開紐約市。她目前獨自住在紐約州內某地。

瑪嘉烈在一次談話中，告訴紐約郵報說：她於兩週前即已同意與杜魯多分居，但此一宣布一直延岩，目的是希望他們會回心轉意。

她強調她並沒有不快樂。杜魯多一直很好，很諒解她。但因他忙於政事，他已不可能做一個如她所以為的，他們初次相愛時那樣的丈夫。

瑪嘉烈說：雖然加拿大法律規定分居三年後，離婚自動生效，但「很可能我們永不會離婚，因為我們仍以各自的方法，彼此相愛」。

瑪嘉烈並告訴記者：「也許當杜魯多不做總理之後，我們仍有辦法破鏡重圓」。

瑪嘉烈對她與杜魯多過去六年的婚姻，由於一片坦率，頗令新聞界高興，當然，杜魯多並不以為然，尤其是她公開談到他們的性生活時。

杜魯多性能力像廿五歲

下面是瑪嘉烈談他們婚姻生活時，一些頗值得回憶的話：

「我的性能力很強。我就是我自己。杜魯多喜愛我打扮得漂亮，他是第一號迷上我的人。他的身體像只有二十五歲，這使他愉快，也使我愉快。」

在談到他們的年齡差距，以及她可能比她丈夫活得久些時，她會說：「我現在那麼愛他，我怎麼可能想得那麼遠，想到將來會發生什麼……」

放棄總理夫人特權

瑪嘉烈實現了放棄總理夫人特權的希望，在六年的婚姻生活後與杜魯多總理正式分手，以追求到處遊歷的攝影師的事業。

現年五十七歲的杜魯多，「遺憾地」接受了妻子的決定。他將獲得三個兒子的監護權。他打算帶五歲的嘉士丁、三歲的沙加，一歲的邁可到哈靈頓湖邊的公家避暑別墅去度一個安靜的週末。

瑪嘉烈曾告訴記者，她偶而會被派到紐約之外的地方去攝影。「我將到全球各地去工作。」

她的個人主義作風使不少人感到驚訝，但瑪嘉烈說：「我不過是在作我自己罷了。」對那些非議她的人，她說：「如果大家要責怪我個人，這就好，但不要把我當總理夫人來罵我，因為我放棄當總理夫人。」

這對夫婦發表一份不拘措辭的七十三字聲明說：皮耶瑞杜魯多與瑪嘉烈杜魯多宣布，基於瑪嘉烈的希望，他們應分手開始各自生活。

瑪嘉烈放棄總理夫人一切特權，希望結束此一婚姻，追求獨立事業。



瑪嘉烈隻身飛抵巴黎，接受一家雜誌社之聘，担任攝影工作。

英皇儲讚瑪嘉烈

英國查理士王子認為瑪嘉烈美得足以當電影明星之後，不排除她從事銀色生涯的可能性。

瑪嘉烈說：「查理士王子有一次

對我說，我的容貌足以當一名女演員，所以我現在採納他的建議。」

瑪嘉烈說，有人邀請她參加一些電視節目的演出，一如果這幾次演出會使荷里活影壇方面邀我拍電影，我不會拒絕。我下次到倫敦時，我也將訪問查理士王子。」

杜魯多怒打瑪嘉烈

瑪嘉說：「我們的婚姻，已經觸礁兩年了，我們一直在假裝和諧。杜魯多成了第一號人物，孩子是第二號，我成了第三號。我希望我們大家都能平等。」

瑪嘉烈說，當她在三月間從廣受注目的紐約之行，聽完滾石樂團的演唱，返回渥太華時，她的丈夫曾把她打得眼圈發青。

她說，杜魯多「說我應該好好挨頓揍，並且用皮帶抽我一頓。我永遠都忘不了這件事，她用手背掌摑我，我的眼睛烏青了好幾天」。

她說：「雙方沒有痛苦和憤恨，但我決定我必須在一生中積極的做些事情。這事很難做到的一件事，就像放棄王位去做一個獨立的凡人……我覺得這是我早就該做的一些事，在某方面來說，我們已經同床異夢兩年了。」

她「偶爾」抽大麻烟，因為這像打坐。「我一直不想要名利和權力，我只想被人認為是一個有創意的人。我不想被人認為只是一個快樂攝影記者。」

她思念她的五歲、三歲和十八個月大的兒子，「但是我不需要是一個廿四小時都在他們的身邊的母親。事實上，皮爾是一個比我更善盡父職的父親。」

這對夫婦的年齡差距，和他們的分居絲毫無關。他們原來同意「慢慢的解除婚姻關係」。但是「滾石樂團」事件，引發了最後的分手。」杜魯多每個月將付給她五百一十美元的贍養費，「那筆錢不足在紐約開銷」。

狂熱追求攝影

瑪嘉烈自己一個人住到紐約市，這種行為引起各方面的猜測和注意，她的母親很担心的說：「假如她發生任何問題——她知道她的家人和父母姐妹們都很關心她的。」

「我知道這會引起一陣騷動，但我計劃在紐約市找個房子，可以來回渥太華之間，這樣我仍然是杜魯多的太太，和三個孩子的母親——同時，我也可以從事我的攝影工作。」

瑪嘉烈對於攝影具有十分的興趣，這次她到紐約居住，謠傳說她和滾石樂合唱團的團員積克有某種關係，但她堅決表示，她對積克有興趣，純粹是攝影的關係（圖①），滾石合唱團到加拿大多演唱的時候瑪嘉烈為他拍攝了一些照片，這是其中的一張，瑪嘉烈說：「我非常幸運的搶到積克的這個鏡頭——我『捕捉』了這個機會。」

在紐約這段時間她拍了不少照片，她說這是「極端自由的旅程」，她出入各種文化活動的場合，觀賞芭蕾，到理查．艾烏登的攝影房中，連續五個小時，看他和女影星的攝影工作，自己也到紐約市藝術家，文人薈集的格林威治村攝取鏡頭，順道在露天咖啡屋，喝杯茶歇息片刻，她的朋友阿里汗公主（圖②，這是瑪嘉烈在紐約市七樓的住屋為她拍的）說：瑪嘉烈是我所認識的女性中，最靈巧的一位。

瑪嘉烈畢業於溫哥華西蒙，法薩爾大學，在校主修社會和政治科學，十年前她和杜魯多在大溪地認識，那時，他們談了幾個小時，關於柏拉圖、革命、邏輯等問題，但他們之間也沒有什麼關係，二年後，她在渥太華從事社會工作時，才再和杜魯多聯絡上，經一年的秘密交往後結婚。

她對政治並不陌生，她的父親辛克萊是國會議員、漁業部長。但她對做為一個總理夫人却感到厭煩，她說：第一夫人有如犯人，我試圖要衝破它，又說：「總理的太太」就像一個巨大的招牌，壓在我頭上，但我不僅是總理夫人而已，我是一個人。

一九七四年約旦國王胡辛訪問加拿大的時候，送給瑪嘉烈價值三千美元的攝影機和器材，攝影對她已成為一種「狂熱」，她曾經在聖誕節時，送給杜魯多過去二年的攝影集錦，杜魯多認為這種禮物是極少見的，對於她去紐約闖攝影事業。也感到十分的熱心。

這位喜好自由自在的第一夫人說：「我第二個煩惱就是我那條緊身的牛仔褲，但是我有一雙修長的腿和美麗的臀部，難道我要穿那寬鬆的牛仔褲嗎？」（圖③）

美「中國通」對美決策影响

陶龍生

一般人總以為這些美國的所謂「中國通」在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時，會有很大的影响，其實他們的影响力並不大，而且也是間接性的…………。

最近美參議員高華德，及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史巴克曼。先後來台訪問。同一時間，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包大可（巴奈德）也來台訪問。報紙對包大可的宣傳，似乎比對兩位參院領袖，還要來得多。看來「中國通」包大可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地位，比參議院領袖還要高。

如果我們了解美國學者在政策形成歷程方面的角色，我們會發現，上述渲染包大可這般人之重要性，是奇怪的現象。

高華德與史巴克曼的地位

高華德是共和黨參院領袖之一，在共和黨中，居右派的領導地位。同時在參院，他是軍事委員會的資深委員。高華德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影响，是不容忽視的。

舉例言之：四月十二日紐約時報透露，尼克遜曾口頭答應周恩來，當選第二任後即進行「承認」北平。尼某當選連任後，却因「水門事件」的爆發，不能在外交上果斷地行為。又因為尼克遜在國會內需要高華德的支持，便在「承認」中共這條路，停了下來。

尼克森在「水門」事件高漲時，留在白宮，堅不辭職。直到高華德公開表示撤消對尼氏的支持，尼克遜已知「大勢已去」，一下子便倒了下來。

高華德在參議院的地位，是「舉足輕重」。在共和黨，沒有高華德的反對，洛克非勒早已成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參院中，沒有高華德的支持，中華民國在許多法案中，可能遭受不少打擊。

史巴克曼呢？史氏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我們猶憶前任主席富爾布萊特在外交政策方面，對民主黨政府的深重影响。今日史巴克曼便佔了同樣的地位。參院外交委員會，將來在美國對中共政策的發展中，將有極重要的影响。卡達若想「承認」中共，其動議需由外交委員會提案，提請參院全體同意。同時在國務院的政策動向上，外交委員會隨時可予質詢，在憲法上，參院外交委員會是代表國會「看管」國務院的主要機構。

史巴克曼最近曾主張，美國對中共應「以不變應萬變」，不宜輕言「承認」。

「中國通」在美政策上的影響

「中國通」的影响有幾方面。第一，他們可以影響美國知識界和新聞界的言論。這是他們最大的本錢。第二，他們可以設法影響議員與官員與的意見。第一點是明顯而不必解釋的，但「中國通」的叫囂，究竟能影响多少政策，畢竟是個疑問。誠如鄺友良參議員所說，「美國是言論自由的地方，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有。到底那種意見比較對政府有影响力，便很難說了」。

鄺友良是內行，講的是實話。有人說，包大可一九七一年出了一本書，尼克遜便去了大陸。這是極不懂美國政府的判斷。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大陸，是為了解決越戰（大家當還記得他回來後下令對北越轟炸，而北平緘口不言）。尼克遜訪問大陸，也是為了抵制蘇聯。包大可固然出了一本書，幾千個別的作者也各出了一本書。這便證明尼克遜的政策，「言聽計從」於這個「中國通」嗎？

美國的「中國通」還有另一個方法影响政策。這便是佔了政府的職位。例如郝爾布魯克在國務院，與奧森柏在國家安全會。在職位上的影响，是很大却非決定性的。奧森柏對政策的影響，要通過國家安全特別助理布里辛斯基。郝爾布魯克對政策的影響，則需經過國務卿萬斯。兩位助理都不能時常直接見到卡達總統。兩人的影響，都是間接的。

倒是布里辛斯基與萬斯，在政策形成上有直接影響。兩人每日均直接與卡達談話。在美國外交政策下，卡達是決策人。如此看來，在政府核心中的「中國通」，對政策可能有最大的影響，但却不是直接而決定性的。

郝爾布魯克最近表示，美國對中共的關係，「必須審愼」估計與進行，不能輕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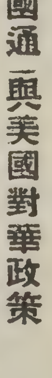
美國參議員與「中國通」

「中國通」還有另一個方法影響政策，那便是對有影響力的參議員說服。例如哈佛一羣「中國通」，便是通過參議員愛德華甘廼廸，希望經由他而影響政策。這中間便隔了幾重障礙了。第一、「中國通」不一定能說服參議員。因為參議員還有他的政治考慮，要對選民負責。第二、便是參議員被說服了，他却對卡達總統不一定發生影響。這是因為卡達不一定聽話，而總統又有其政治和國際因素要考慮。我們可打個比喻：「中國通」對卡達總統，好像月球對太陽。月球是附於地球，地球則屬於太

陽系統。從太陽的角度，地球不過是許多星球之一。但從月球的角度，地球則是其中心。哈佛一個教授，與卡達總統的距離，是何等的遠？一個教授不一定能影響某參議員。一個參議員也不一定能影響政府決策。

包大可是個教授。史巴克曼與高華德是議員。

誰對決策有較大的影響？誰在政策上的比重較大？包大可與費正清不過是幾百個美國決策中心之邊緣的極為活動却十分游離的份子而已！



「中國通」與美國對華政策

包大可是不會改變意見的。我們巴結他也沒有用。但為甚麼巴結？包大可不過是一羣鼓噪的左傾「中國通」而已。他們能直接參與決策嗎？如果他們有此能力，恐怕美國十七年前已「承認」中共了。

我們在外交上要認清美國政治領袖與「說客」的相對比重。要認清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唯有深一層地了解美國政治政策的形成歷程。



形同海盜的共產黨

秦明

共幹迫出漁民淚

香港漁民受不了中共海盜式的劫掠剝削，視中共海域為畏途，紛紛轉航到菲律賓、星加坡海域作業，個中辛酸充滿血淚！

中共政權自發生「四人帮」奪權鬥爭以來，廣東及福建沿海一帶十分混亂，公社幹部及地方民兵，經常利用巡邏炮艇出海打劫，形同海盜，由香港前往作業之漁船，很難逃過「共幹」的劫運。

橫行海面騎劫漁船之「共幹」，以檢查為名，利用槍尖利刀指嚇漁船靠岸，將漁民連同魚產押解上岸，以疲勞轟炸的方式，日以繼夜的審訊後，隨便加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以「勞改」恐嚇，然後拘禁在密室待命起解。

被拘禁的漁民，知道「勞改」會一去無蹤，不得不設法逃亡返港。其實「共幹」在拘留所却故意不設置哨兵，入夜之後牢門虛掩，工作幹部亦自動撤離，任由被劫之漁民逃命，因為「共幹」的目的是要魚要錢要物不要命，這種欲擒故縱的手段，害得原可滿載而歸的漁民，祇剩下一條老命，空手而還，在驚濤駭浪中博鬥得來的漁產，全部奉獻了！

共幹騎劫黑吃黑

「共幹」對本港漁民欲擒故縱，主要的內幕是他們騎劫漁船的海盜行為見不得光，為留有人質或鬧出人命，事件無法冚密，劫來的魚產便要見者有份，於是你搶我奪，各顯神通，共幹與共幹之間，類似黑吃黑的事件，層出不窮！

香港漁民雖然領有中共牌照，可是被共幹騎劫之後，十之八九不敢聲張向中共方面報案，因為他們以捕魚為業，賴海為先，開罪了共幹，就會惹來無窮的後患！

香港漁民不勝共幹騎劫之迫害，入夏以來，皆視中共海域為畏途，但為了養家活口，唯有遠渡重洋，轉向菲律賓及星加坡海面去作業，以維持生計，共幹橫行海面，使香港漁民的生活，充滿血和淚！

黑幕重重的共幹

中共廣東當局最近發出一項指示，規定每月初四日各地漁民必須向當地漁會報到，舉行交產檢討會議，互相檢舉隱瞞產量及虛報事情。名義上是加強公社收益，實際是深入剝削，徹底做到連一隻蝦公也要交出公社「共產」。

附屬於中共中澳沿海邊境灣仔鄉第七組漁隊，有漁民七十六人，被發現其中有兩艘漁船瞞報產量，七十六名漁民全部被扣押當人質，限在四天期間由他們的家屬設法將瞞報之魚產量補足，並加繳罰款，然後在檢討會議中，互相揭批瞞報主謀，才將情節較輕之漁民釋放，並在簽訂之悔改書中，認定增產數量，使獲釋漁民在欠債的負荷下，永難脫身。

目前澳門漁民為了應付每月初四那天交出的產量，避免批鬥厄運，被逼在初四前夕，到各地魚欄以賤價收購下等爛臭魚類，以充足交產之數量。廣東珠海縣的公社幹部，在集體貪污串連下，收到的漁產大半是充數之臭死魚，為了向上級交差，想出了一項絕招，以天氣旱熱的理由，將所有收繳之爛魚加鹽當鹹魚交數，上級有了孝敬，也就無往而不利，官官相衛的情況下，居然也會經過加工泡製，也就成出口罐頭了。

中共出口魚類罐頭，見不到製品出廠的年月日期，沒有註明保用年限，這就是爛魚充數的內幕。自由國家及自由地區的罐頭食品，有效及失效是有一定限期的，以免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也是正常的商業道德。中共出口魚類罐頭，爛魚當鮮魚出口，這種投機貿易手段，在違背天良道德的背後，還不知榨取了多少漁民的血和淚！

聯毛制蘇之計下策

錢希川

美對蘇在戰畧武器談判上碰釘後，另尋計策，故意與中共親近，嚇阻蘇聯。其實這是計之下策，中共一貫堅持「反霸」政策，既反蘇霸也反美霸，目前中蘇共狗咬狗骨，中共可利用美霸來困擾蘇霸，但日後中蘇共復合，吃虧的是美霸。

在美國與蘇聯的關係顯得緊張和惡化之際，美國政府在趨向於中共建立完全之外交關係上，已表示出新的興趣。

元月初卡達政府上台後，曾把和中共「關係正常化」問題引爲最後課題，據聞此是出於萬斯國務卿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里斯基的建議，彼輩認爲這是個微妙且不易解決的問題，與其解決不了，倒不如先解決中東問題，限制戰畧武器談判，巴拿馬問題，塞浦路斯問題，防止核子擴散問題等較容易且可能解決的。然而自美蘇限制戰畧武器談判失敗，以及蘇聯漁船一再闖入美國經濟海域，遭到美方扣押後，使原以相當冷淡的美蘇關係更增波折。由於美蘇限核談判挫敗，給美國很大的刺激，使美國政府又不得不再回顧中共問題，使美毛之間的所謂「關係正常化」又漸見新動靜。

和蘇失敗轉向中共

美方極欲和蘇共在戰畧武器談判上達成一致協議，此回談判失敗，一些美國人希冀另闢外交蹊徑，以故意接近中共，來嚇阻蘇方。最先透露這步棋子的是ABC電視台記者史嘉利。他表示：萬斯國務卿有意繼續莫斯科之行失敗後前往北平，以便和中共首領進行秘密會談，國務院發言人也證實了萬斯年底將有大陸之行。此外，萬斯自莫斯科回華府後，立刻和中共駐華府「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鎭取得聯繫，並爲此行作簡報，關係非比尋常。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一批美國會議員訪問團去中國大陸，卡達總統特派其子撤普隨團訪問，卡達總統特別爲此向住友化學公司董事長長谷川周重說：他很希望訪問北平，然因事忙不克成行，特遣其子隨行以表誠意。這些話可以用不著對一日本商人說的，可是他還是說出來了。白宮新聞秘書鮑威爾亦證明，撤普北平之行以前曾討論過，但決定是在萬斯由莫斯科回來之後。由此上蛛絲馬跡顯示，有些無非故意做給莫斯科看的。而中共當局，似乎也顧不了所謂的馬列主義，亦同樣擺出靠攏姿態，首先是在核武器上大罵蘇聯，接着又運了一批象徵性的武器到非洲的扎伊爾，表示他們和美國是站在同一條戰綫上。總之，目前讓人感覺出，在美蘇關係惡化之際，美毛關係似正逐步拉攏，形成美中蘇共三國關係上有了新的調整和變動。



萬斯與黃鎭

拉攏中共困擾蘇聯

美國此刻特別加緊拉攏中共，以增加對蘇聯的困擾和壓力，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聯毛制蘇政策，和堅持理想的人權外交政策是相互違背的，是兩種極端不同的，但美國政府一面高喊人權外交，一面私下又進行此權術外交，此一傾向，是錯誤而且危險的。最近八年的「和解」政策，已相當清楚的告訴我們，聯毛未必能產生制蘇的作用。相反的美國聯毛只有給蘇聯帶來更大的刺激，因爲它爲了抵制美毛聯合，只有更加緊的對外擴張，以及加速的發展武力，以



萬斯與布里茲尼夫在莫斯科談判限制武器問題。

壓倒美毛勾結後的聲勢，如今蘇聯在東南亞，非州及拉丁美洲甚至歐洲大力擴張，又在傳統及核子武器上不遺餘力的發展，這些可以說是得之美毛聯合的刺激所賜，由此可見美毛聯合的後遺症是當初令人沒想到的，這也容易形成美蘇關係更趨緊張和惡化，加深了世局的危機。

聯毛的反効果

蘇聯不斷的在全球各地擴展蔓延，壓抑其野心與企圖，自然爲自由世界當局所焦慮與關切。主張聯毛以制蘇的論調因之產生。在美國的政客中，傑克遜參議員（民主黨）和前國防部長現主管能源的斯勒辛格均有此主張，西歐若干在野黨派亦有此傾向。最近中共不時邀請西歐若干在野黨領袖赴大陸訪問，在公開場合致辭中，都特別強調蘇聯進侵西歐的危險，抨擊甚至否定「緩和」，要求各國保持強大的軍備和警覺，這可以說是一種類似爾虞我詐的運用，西方人士一直希冀中共可在抗蘇中担任更大角色，而中共也同樣希望西方提高在對蘇作戰的準備。簡言之，彼此都希望對方能爲自身去火中取栗。

蘇與中共一丘之貉

聯毛制蘇過去是爲美國所採用，尤其最近美蘇關係冷淡，此項說法又老調重提，然除了美國之外，其他國家亦有此想法。例如日本最近和蘇聯漁業談判失敗後，蘇方提出許多不合理要求，且條件苛刻令日人難以忍受，而漁業更爲日人經濟命脈，蘇方的無理刁難，極令日人憤慨，於是有人提出對中共所擬出對日條約中的「反霸」條欵予以接受，因「反霸」條欵過去一向是訂約的重大障礙，日方爲了怕得罪蘇聯，一直採施緩策約，於是才有人提出乾脆接納此要求來報復蘇聯的蠻橫。另外就是南非，由於西方政府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並迫使南非強制南羅德西亞白人政權退讓給黑人，現任南非內政暨新聞部長穆爾德前不久在國會中要求採取不結盟政策，並向中共尋求政治和軍事支援，以對抗蘇聯在黑色大陸不斷的擴張。日本和南非有這種舉措，無非欲藉中共之助以對抗蘇聯，然此實在愚不可及甚至可說是緣木求魚之舉。要知中共和蘇聯根本就是一丘之貉，在本質上並無不同，中蘇共所以有衝突以至關係惡化，乃是因爲雙方統治集團發生了利害衝突所致，故美國聯毛或不聯毛，對中蘇共關係不可能有任何影響。不會因爲有聯毛之舉而使中蘇共永遠無法復合，當前局勢不大允許中蘇共有復合可能，且中蘇共目前也無復合可能，然此一切絕非是美毛勾結而促成的。只要時機有變，中蘇共仍能重修舊好，並在國際間合作，以對抗和打擊自由世界。

聯毛制蘇火中取栗

西方有拉毛制蘇之議，可說是對中共估計過高，而中共對蘇共之壓力也無法負荷，自知目前非蘇共之敵，而西方即伸出友誼之手，何不順其意願，聯手起來自然必可輕減自身負担。相反的，西方眞結合中共就可制蘇嗎？這是一個和現實完全相反的假設，美國和自由世界能靠中共甚麼？它的廣大領土？它的人口？它的強大兵員？它的科學和技術能力？仔細探討就會令人發笑，難道美國決策機構不知此事實？這是絕不可能的。

蘇聯的不斷擴張，自由世界的確有加以遏阻的必要，但爲此而聯毛制蘇，是最低下之策，那除了僅會墮入中共陷阱外，並不會產生制蘇的實效。中南半島三邦的淪陷和黑色非洲的不斷挫敗，就是令人難忘的事實，亦證明聯毛制蘇的失策。對此唯一的應付是團結自由世界的力量，以嚴正堅決的態度嚇阻共黨的擴展，不要沉迷於聯毛制蘇的幻想，以此投機和走捷徑的手段，吃虧的仍是自己，但望自由世界仍存有這種濫調和想法，要早日丟掉才是。

鄧公玄其人其事



立法院的「白頭宮女」

曾任出席聯合國第九屆代表團顧問，國際關係研究所副主任的資源立委鄧公玄，已於今年二月十七日病逝台北，得年七十有六。事前許多同鄉和朋友都不知道，直至五月十二日，才讀到來自台北「中央社」的電訊報導說：「行政院今日舉行院會，通過呈請總統明令褒揚故立法委員鄧公玄。」也許不少讀者對於鄧公玄這個名字覺得很陌生，過去甚少聽見；加以近年來逝世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爲數很多，但獲明令褒揚的則不多見。何以鄧故立委病逝後還不足三個月，行政院趕快開會決定，爲他呈請總統府呢？

我並不認識鄧故立委，但他是我朋友王君父親的同學老友。因此，我經常聽到王世伯談起鄧故立委的爲人及其生平事跡。說公玄先生受到國父孫中山先生人格的影响最大，他終生恪守其「凡人皆應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的明訓。

所以，鄧故立委幼懷壯志，自求學時起就從事於國民革命工作。北伐告成，國民政府試行五權政制的時候，他即膺立法委員的簡命；行憲以後，復當選第一屆民選立法委員，迄今已歷四十七、八年了。是故，曾有人稱他爲立法院的「白頭宮女」呢。

故鄉毗鄰毛巢井崗山

鄧故立委以民國前十年（清光緒辛丑——公元一九〇一），出生於湖南酃縣。按酃縣爲湖南省的五等小縣，轄境面積僅二千六百九十六平方公里，全縣人口（大陸陷共前）也不過八萬六千九百五十餘人罷了。但其縣名的由來有自遠在漢時，酃縣原置於今衡陽縣的東面約九十里處，因爲那裏有泉池名酃湖，亦作零湖，最適宜釀酒，味極甘美，稱作「酃綠」。是故，縣以湖爲名。直到宋代，始徙今置。位於茶陵縣之南，東有萬洋山而與江西省分界，亦即毛澤東落草爲寇的井崗山所在。因之，戰前酃縣及湘東一帶，倍受蹂躪！無怪乎鄧公玄對共帮恨之入骨！

公玄生長於酃縣的書香世家，其先祖父鄧林尉，便是邑貢生，一生立志不做官。公玄之父鄧紹衢（康山），及其叔鄧宗炳（梅溪），也都是邑名諸生。清季廢除科舉後，鄧紹衢即潛心樸學，曾主講邑中「萃華賢書院」，桃李遍及湘東，湘南。公玄公有三兄弟，長兄鄧光嶽（旭賓），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後，一直致力鄉梓教育；次兄鄧光濤（彪禹），則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三期，先後參加北伐，剿共及抗戰諸役；而公玄排行第三，他原名光禹，公玄其字也；入仕後以字行，更字太初。

求學時從事組織工作

據說公玄在三、四歲時，就經常跟着他的長兄到學塾去遊玩，聽誦吟之聲，即默識於心；到他啓蒙後，進步神速，一日，塾師以「讀書之樂」命題課生，公玄也隨眾繳卷而不署名，塾師見而驚喜！並密加圈點顧而問之曰：「這是你作的嗎？若加努力，前程似錦！」由是公玄信心大增，而益自奮勉。高小畢業後，即考入了長沙嶽雲中學，頗獲該校校長何炳麟的器重。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畢業，已感到無力繼續升學，而何校長則力促其投考南京高師，並允爲資助，於是考入了南京高師，初習哲學，旋習政治經濟。其時東南大學也剛剛開辦，兩校名異而實際相同，翌年高師即停止招新生。因此，公玄於民國十四年夏季，同時獲得兩校文憑，以其每年暑假都留校選讀暑校學分之故。

此後，公玄肄業於長沙時，經常代表嶽雲參加湖南學生聯合會，從事學生愛國運動，對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理論，早已服膺；迄就學南京，適國民黨先進陳去病（南社著名詩人）來校講學，與公玄一見如故，即介紹他入黨，並

組織了「歲寒社」於校內六朝松下，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民國十二年秋，南高、東大學生自治總會成立，公玄當選爲總會第一屆執行部長，所屬各科考人選都由同志充任，人或以植黨營私爲指摘，公玄則置之一笑曰：「這只是政黨政治的小試牛刀而已！」

歲寒社成立之初，適當黨內採容共政策，國共雙方尙能相安。後來因爲籌組南京市黨部，共黨份子竟欲操縱把持，於是乃與忠貞同志另組市黨部以對抗之。民國十三年冬，東大發生易長風潮（由於當時北京教育部下令免東大校長郭秉文職，而代之以胡惇復），校內嘩然，指爲亂命！因而組織校務維持會，從事挽郭拒胡。其時公玄適返鄉度歲，迨返校後，始悉免郭係由國民黨所主動，於是乃和同志集議，另組校務改進會與之周旋。其後郭去而胡亦不能來，同學中對此頗有不諒解的，實則黨員以執行黨的政策爲職責，而難獲盡人之諒。

赴美辦報入史大深造

民國十四年同時畢業於兩校後，公玄決心奔走京、滬、港、穗，遍訪黨內先進，力陳救黨救國的意見，並從事於青年同志的聯絡。當時黨內意見分歧，但對其忠黨愛國的熱忱，則無有不爲之動容的。是時黃埔師生有「孫文主義學會」的組織，志同道合，公玄乃與之交往。及重返上海時，馬上發起組織上海、南京、武漢等地的「孫文主義學會」，南北呼應，聲勢大振。不料這年冬天，國民黨一部分中央委員忽有西山會議的召開，使上海中央與廣州發生分裂，而孫文主義學會的活動，也受到很大影响。因形勢既變，極感棘手，適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徵聘總編輯一人，經友人介紹，乃欣然應聘，於是向美西史丹福大學研究院申請入學，亦順利達成，遂於民國十五年赴美深造。

公玄抵美之日，亦卽當時發生黨潮之時，情勢複雜，實不減於國內，雖人地生疏，而沉着應戰，跟一羣忠貞同志携手合作，卒得渡過難關。民國十六年北伐軍次長江流域，南京中央實行淸黨，公玄奉命爲美洲黨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黨務恢復正常後，公玄卽當選爲總支部常務委員，而「少年報」的業務亦蒸蒸日上。民國十七年春，獲史丹福大學政治碩士學位，而北伐亦將完成。同年秋，孫科一行旅遊歐洲，經美返國時，便約公玄同船歸國。

抗戰前後的兼職最多

公玄返國後，國府試行五權政制，孫哲生（科）出長鐵道部，公玄卽被延攬爲鐵道部秘書；翌年調任交通大學訓導長，卽從事交大改制工作；不久回任鐵道部秘書，兼編譯科長職。民國二十年秋，轉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民廿二年元月，國府以孫哲生爲立法院長，鄧亦膺命爲第三屆立法委員。經常於公務之餘，潛心學問，尤其留意中外史地，嘗說：「不知史地，猶如不知時間與空間」。其時曾譯「國際公法與國際關係」、「歐美政制史」、又編著「今日之歐洲」等書。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中日戰爭序幕揭開，公玄隨國民政府西遷，爲了竭其智能，曾先後應聘爲軍事委員會第六部設計委員、湖南省戰地設計委員、政治部設計委員及中央組織部設計委員等要職。民國廿八年夏，公玄又應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之邀，出任了行營秘書長，全權處理行政部門業務。民國二十九年內調返渝，奉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派往貴州區各大學講演，爲中央宣揚法意。工畢返渝時，適逢其老友劉維熾出長中央海外部，堅請公玄兼任該部主任秘書。當戎馬倥偬，軍書旁午之際，而公玄所著的「政治藝術論」和「人生經濟論」，仍能從容出版問世。

民國卅四年（一九四五）秋，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府隨卽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公玄首任制憲代表出席大會，反對由司法院統一解釋憲法及一般法律。公玄這一主張雖未獲得實現，可是許多人都認爲他的卓見有足多的。行憲以後，公玄當選爲湖南第三區民選立法委員。但在此時中共已進行全面叛亂，內戰四起；且不久之後，蔣故總統爲大局着想而引退，人心惶然，和談之議，甚囂塵上！民國卅八年（一九四九）初，南京、上海告警，政府遷至廣州，羣情洶洶，尤甚於昔。其後立法院在廣州復會，公玄曾力闢謬論，冀期克挽狂瀾。但是戰事節節失利，乃至京、滬不守，華南危急，公玄深知大勢難有爲，遂於立法院休會後，避地赴台，而大陸旋告淪陷，政府亦退守台澎金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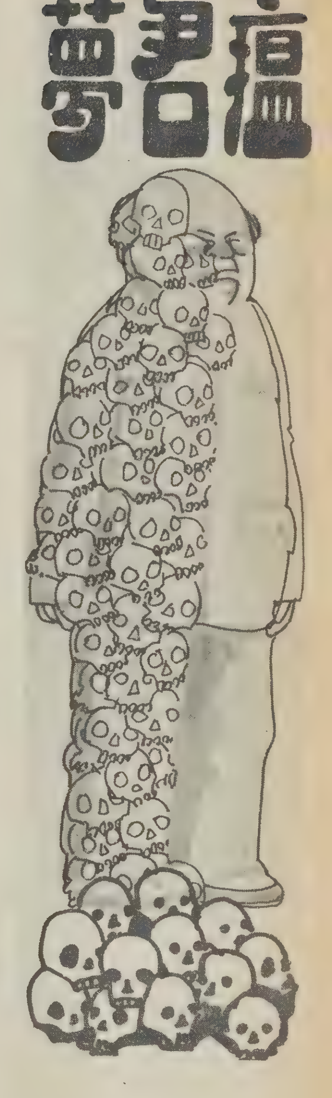
講學考察與出版著作

政府播遷台灣後，蔣總統應海內人民的呼籲，乃毅然於民國卅九年復職，使國家民族復興的基礎，重趨穩定，二十多年來，公玄先後在立法院發揮其正言讜論，接着致力於對外交及國際問題的研究，除經常著論刊登報章雜誌外，並時應軍政機關與學校社團之請，講演國際情勢，不獨闡揚眞理，亦所以鼓舞士氣。

此外，公玄又曾兼任國立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東吳大學、政工幹校等校教授，其所講授的課程包括：政治學、國際公法、國際關係、三民主義等。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公玄奉派爲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團顧問，貢献良多。近年曾兼國際關係研究所副主任；主編「問題與研究」月刊。他爲了要親自考察歐美各國情形起見，於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夏季，偕其夫人張近徽女士環遊世界一週，歸國後，復著「寰宇紀遊」一書。此後，陸續出版的作品，尙有：「人性論」、「極帶現勢」、「政黨政治之理論與實際」、「社會思潮」、「我國先秦思維方法論」等；而另有「國際論文選」，則由商務印書館印刷。

綜其一生爲人，持己以敬，待人以恕；尤其尊師重道，更爲人所稱許。嶽雲校長何炳麟陷共區生死不明，公玄耿耿於懷，爲文以紀念之曰：「……篳路藍縷，創建嶽雲。提倡實學，銳意革新。以義爲利，盡瘁一生。克勤克儉，誨人諄諄。三湘七澤，同鄉典型。春風化雨，桃李滿門。孰知浩刦、神州陸沉。鴻圖泡影，晚景莫明。回首西望，凄雨愁雲。余念及此，涕淚縱橫！……」

瘟君夢



岳騫

當時淸廷特派岑春煊去四川查辦，岑春煊在四川素有威信，事情本來還可以挽救。但周禿子恐怕岑春煊一到四川必然重辦闖禍官吏自己將首當其衝。岑春煊任兩廣總督時，廣東人稱之爲「癲三」，因爲他排行第三，「三」之上加以「癲」，凡是懂廣東話的人，都可明瞭其意義。周禿子恐怕「癲三」到了四川，癲性一發，要殺幾個闖禍官吏謝民，他的禿頭一定搬家，就打主意阻「癲三」入川，岑春煊到了漢口走不動，只好又回上海。

岑春煊不能入川，另外還有一個端方已經到了四川資州，淸廷命端方署理四川總督，查辦失蹤官吏，端方首參周禿子，淸廷降旨將周子禿子革職。禿子懷恨在心，又設法阻端方入成都，遷延下去，武昌革命爆發，端方在資州被殺，淸廷統治乃告結束。

中華民國成立後，周禿子仍想在政治上顯露身手，但欲論當政者何人，聽說周禿子皆拱手敬謝，誰也不敢惹他，中間一閑十幾年，周禿子眞的急壞了。

到了十七年北伐成功，蔣公當政，周禿子自伏是浙江同鄉，就想同蔣公見面談談，乘機自售，只是不得其門而入。恰巧左舜生先生應蔣公之邀，去江西相見，周禿子同左先生認識，就去拜候左先生，請左先生介紹，拍胸脯說如果蔣介石能給我一省局面，我可以作一番成績給他看看。左先生見到蔣公，談了正事之後，也眞提到了周禿子，並且將周禿子急於用世之意，向蔣公說出，蔣公只是微笑，未置一詞。左先生回到上海，告訴了周禿子，周禿子還是懷恨在心，但在當時還是無可如何。

到了中共進入北平，準備建立政權、召開「新政協」，毛澤東爲了表示四海歸心，便把所有廢銅爛鐵，不論過去幹過什麼壞事，只要反國民黨，毛澤東都收了去，其中就有周禿子。

當時的毛澤東猶如李自成乍入北京內心充滿自卑感，還肯虛心向別人請教，尤其是國號問題，絕大多數不論共幹及附共分子都主張保留中華民國，只換國旗首都就成了，毛澤東也相信這一點，但爲了「博采眾議」，仍然約了有名氣的人個別談談。

毛澤東在辛亥革命時已經十九歲，勉強能看報紙，對於激起四川民變的禍首周禿子當然熟悉，也許毛澤東想到了周禿子才是造反的前輩，所以把周禿子封爲「政協特邀代表」、到了北平又請到懷仁堂特別談了三十分鐘，不料這三十分鐘，周禿子替毛澤東王朝埋下了定時炸彈，

在毛澤東約會周禿子見面時，「新政協小組」已經決定國號仍用中華民國，但毛澤東爲了禮貌，仍然詢問周禿子「高見」。周禿子平時因爲恨國民黨，進而恨國民黨建立的中華民國，抓住這個機會自不會放鬆。

當時摸摸一撮老鼠鬚，慢條斯理說道，既承主席不恥下問，小老不敢不掬誠以告，中華民國年號斷乎用不得的。

毛澤東問道：「爲什麼呢？」

周禿子說道：「首先是不祥，北洋政府只有十六年多，國民黨在南京建都首尾雖有二十年，有八年在重慶，可說是多災多難，所以凡用中華民國爲年號的政權沒有超過二十年的。」

毛澤東當時震了一下，仍勉強笑着說：「周先生，這個話畢竟是有點唯心。」

周禿子說道：「小老剛才說的只是第一點，第二點蘇聯同中華民國一向敵對，從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皆同偉大的蘇聯打過仗，主席如果仍用中華民國年號，不知道史大林大元帥多不多心？」

毛澤東連連點下頭，覺得禿子的話倒是有理。

周禿子又把椅子向前拉一拉，低聲說道：「蒙主席知遇，小老有幾句肺腑之言相稟，說錯了不要見怪。」

毛澤東說道：「周先生不要拘禮，有話請講。」

周禿子說道：「主席有未想到，如果仍用中華民國年號，主席只能算是第二人，無論如何不能超越孫中山之上。」

毛澤東當時怔住了，覺得這倒眞是個大問題。

周禿子看見毛澤東沉吟不語，微笑說道：「主席熟讀歷史，可曾想到南朝的齊梁皆姓蕭，確實還是同枝，爲什麼蕭衍建立王朝不仍用齊，而要改爲梁呢？」

毛澤東腦子裏的「歷史」就是列國演義，三國

演義，說唐、岳傳，大明英烈傳一類「史書」，至於南北朝因爲沒有好的演義，他實在不大了了，但又不能說不曉得，乃反問道：「周先生以爲是什麼原因？」

周禿子笑道：「只有一個原因，如果蕭衍仍用齊作國號，他便不能成爲太祖武皇帝了。」

一句話搔中了毛澤東的痒處，只是看着周禿子笑。

周禿子起身告辭道：「主席萬歲之暇，尙有機會同野人聊天，寬宏大度，歷代帝王所不及，小老荷蒙知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錯了還請主席海涵。」

毛澤東起身送客，連說：「多承指教，至佩高明，以後領教處正多，不要客氣。」

就這一席話，促使毛澤東變換國號，首先通知了中共高級頭目，進一步通知「民主黨派」的重要頭子，說明決定改國號。

李濟琛雖然屢次叛黨，但到底是國民黨老黨員，聽說連中華民國年號都要廢除，不由潸然淚下。

蒼髯老賊沈鈞儒一向是跟着中共走的，此時也不禁大搖其頭，向章伯鈞，羅隆基等人說道：「澗之這步棋走錯了。」

章伯鈞問道：「衡老，是怎樣錯法。」

沈鈞儒說道：「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是資產，不是負担，推翻滿清的是中華民國，打敗日本的也是中華民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現在着眼點是誰承襲中華民國，誰就承襲了三十八年累積的無窮財富，我們怎可雙手推出不要，甘心讓與國民黨。」

一羣人聽了一齊點頭，覺得這個老傢伙到底是惡訟師看問題確實看得透。

沈鈞儒又說道：「更困難的是外交，如果我們用中華民國年號，通告世界，已成立新政府，便可立時交換大使，不涉及承認問題，現在改換了國號，同中華民國建交的國家當然只承認國民政府，除去蘇聯同社會主義國家，誰承認我們。」

羅隆基當時已得到周恩來暗示，將是新政府外交部長，聽沈鈞儒這麼一說，更加焦急，說道：「衡老，這眞是一個大問題，不能簡單視之。」

沈鈞儒冷笑一聲：「大問題還在後面哩，不改國號，我們直接派代表到聯合國出席會議，也不發生承認問題，現在把這條路堵死了。因爲聯合國是中華民國創立的，只承認中華民國，不會承認其他名義，我們怎樣進得去聯合國。」

章伯鈞也縐起眉頭，說道：「衡老，毛主席突然改變態度，我猜是受一個人的影響。」

沈鈞儒問道：「受誰的影响？」

章伯鈞說道：「十之八九受周禿子影响，昨天在懷仁堂，我看見他閉門同毛主席談了三十分鐘，毛主席的態度就變了。」

沈鈞儒點頭道：「伯鈞的話有道理，這件事一定是周禿子的主意，因爲周禿子未能在民國作過一天的官，特別痛恨中華民國，就用這種借刀殺人之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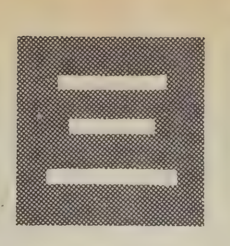
羅隆基憤憤說道：「他哪是借刀殺人呢？簡直是借刀殺自己。」

沈鈞儒說道：「周禿子一手把清朝攪亡，現在又着手來亡我們，眞是一個妖孽。」

羅隆基說道：「這事我要去告訴恩來兄。」

新四人幫罪狀

將會出籠的大字報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反過來說，孫權之有帝王思想我們也不必深責。當時的漢朝，在事實上早已「王綱解紐」，因宦官外戚之魚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誰有能力把苦難的全國或一部老百姓加以保護，誰就夠資格取漢朝而代之，或割據一方以靜觀世變。孫家之有權在東南保境安民，甚至進而統一中國，撥亂反治，正如當年劉家之有權以巴蜀漢中為根據地，推翻項羽的統治。

孫家不欠漢朝什麽。誠然，孫堅是漢朝的官吏，漢朝的長沙太守；孫堅應該對漢朝盡忠。孫堅在事實上盡了忠：他勇往直前，打敗了董卓，光復了洛陽。孫策的兵，不是漢朝的朝廷給的，一小部份是得之於袁術之手，一大部份是由於皖中青年的自動追隨。孫策所佔有的幾個郡，都是自己打下來的；其後、曹操用漢朝朝廷的名義，對他順水推舟，拜他為討逆將軍，封他為吳侯，任命他為「領會稽太守」，都只是些「馬後炮」而已。孫策沒有義務對曹操所操縱的許縣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漢室，始則苦口勸袁術不要僭號，繼則毅然決然對袁術絕交，終於對許縣的漢朝朝廷上表進貢，盡到了以前竇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禮。

孫權在建安七年，年紀才有二十二歲虛歲，繼承哥哥的基業還只有三個年頭左右，即使已經頗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還談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標邁進。他答覆魯肅的話，「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未必不是他當時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輔漢」成為絕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挾持的漢，不僅不要他輔，而且在吞併劉表的荊州以前，已經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兒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當人質；到了吞併荊州之時，又用「將與將軍會獵於吳」這八個字來威脅他，孫權這才感覺到除了自為帝王以外，沒有別的路可走。

我個人對曹操則不想原諒，也不想責備。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為，太叫人們為他惋惜。

倘若沒有漢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挾令諸侯」他的事業一定不能如此順利。他確是欠了漢朝不少。

他把流離失所的漢獻帝，接來許縣，替獻帝修了宮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籌劃了宮廷經費。他對獻帝也不能算是太對不起。他把大部份的漢朝領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統一於許縣的漢朝朝廷之下，使得這些州部之內不再有小軍閥、盟匪，或作亂的胡人，也不再有顯著的貪官污吏（由於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樂業。他償還給漢朝的不算少；事實上超過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輔漢的忠臣開始，而以篡漢的賊臣結束。但孫權與劉備，均沒有人能加以「篡」的惡名。

（十六）諸葛亮

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個文士，對曹操並無恩怨，和孫權這一邊也沒有什麽聯絡，雖則他的胞兄諸葛瑾已經由於孫權姐夫弘咨的介紹，在孫權身旁當了一名左參議之類的官。

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說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難免為萬千的鄉長所不能寬恕。實際上，依照今日戶籍辦法的規定，他應該是一位在河南省設有戶籍的中國國民。

倘若嚴格的，按照生在什麽地方，才算是什麽地方的人，那末，他應該是山東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縣附近的）瑯琊郡陽都縣。

更嚴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與「遠代祖父」。他的近代祖先，是諸城縣的葛家。這諸城縣的葛家，遷居到別的郡縣，喜歡自稱「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東部的葛國的國君，曾經與商朝的成湯作隣居，被成湯討伐過。

所以，說來說去，他還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許，湖北省的朋友們會抗議。理由是，諸葛亮所住的「隆中」不在別處，在湖北襄陽的西邊郊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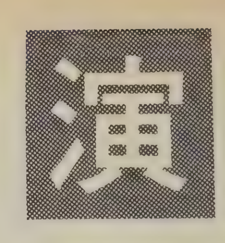
河南人的答覆是：襄陽在當時離開我們的南陽太近。而且，諸葛亮自己說過，「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諸葛亮從來不曾說過「躬耕襄陽」啊！

然而，像諸葛亮這樣我們都喜歡的人，就讓他多兼幾個省籍。有什麽不好呢？古希臘的大詩人荷馬，不是曾經有過七個國家聲稱荷馬是它們的國民麽？

諸葛亮之所以獲得一千七百多年以來這麽多人的喜歡，第一大概是由於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將也不少，忠勇而兼有計謀的，便沒有幾個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頗有文才。「隆中對」與「出師表」均足以確定他在中國散文史中的地位。

依我個人的愚見，他最感動我們的地方，是他對劉備的一份死生不渝的義氣。他明知由於荊州南部之失與關羽之死，消滅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謂「六出祁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報答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




演義

梁東方

他另有一點十分可愛的地方，是長得漂亮，一表人才。（所娶的太太傳說極醜，倘若眞是如此，那就更足以顯出他的「偉大」。我的父親曾經告訴我：諸葛亮娶一個醜太太，是十分聰明的舉動。否則，他就不能專心辦公了。抗戰期間我在重慶，有一位熱心的朋友向我建議，於公開演講之時說，諸葛夫人是「三心牌」：見面的時候嘔心，擺在家裏放心，想起來傷心，其實，諸葛夫人並不難看，「難看」的謠言的主要來源，是黃承彥老太爺自己一封信。黃老太爺在信中向諸葛亮說：「我有一個女兒，雖然長得難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掃地煑飯之類的粗事。」謠言的另一來源，可能是南陽的女孩子們或襄陽的女孩子們「同行相嫉」，見到諸葛夫人嫁得了那麼漂亮的小夥子，就妒火中燒，紛紛想像諸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驢子，或小得像一條綫，耳朵肥大像豬，或長長的像兎子，等等。臉是馬臉，又麻；或臉是扁得像餅，鼻孔朝天。……這雖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却可以說得上是「仇人心中出無鹽」了。）

我應該把文章寫得畧爲平淡一些。諸葛亮與他的夫人，未必是一對堪比於孫策與橋大小姐，或周瑜橋二小與之「一對璧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醜罷。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們喜歡諸葛亮的原因；諸葛亮會呼風喚雨（借東風），會製造自動的木牛流馬，也會把周瑜氣死，還把王朗罵死，這些，都是上了三國演義的作者的當。

諸葛亮那裏會有什麼呼風喚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會製造出不需人力推動的木牛流馬。妙計他誠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一次都能勝利。總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將，較有能力而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過那八卦袍，也沒有不分寒暑，手搖鵝毛扇子一柄。他頭上戴的是不是絲綬所編成的帽子（綸巾），也大有問題。

「羽扇綸巾」考

最先說諸葛亮「嘗服綸巾，執羽扇，指揮軍事」的，是「三才圖會」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人。

宋朝的蘇軾，認爲「手執羽扇，頭戴綸巾」的，是周瑜。蘇軾在他的「赤壁懷古」一首「念奴嬌」詞裏寫了：「遙想公瑾（周瑜）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

蘇軾比王圻早了好幾百年，離開三國時代較近，似乎他說的話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蘇大先生的詩詞好，文章好，字也寫得好。考據與考證的學問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賦中的赤壁，並不是當年周瑜對曹操打仗之時的赤壁。賦中有「東望夏口，西望武昌」的話，把這兩個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說得很不精確。他在「赤壁懷古」的這一首詞之中，說周瑜剛剛娶了「小喬」不久。事實是，已經娶了她九年以上。

蘇軾不會注意到赤壁之戰發生之時，並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周瑜不需要揮動他「羽扇」。

那末，究竟是誰有「羽扇綸巾」？是宋朝蘇軾所說的周瑜呢？是不是王圻確有所本，而蘇軾並無所本？是不是王圻與蘇軾都不過是「說說罷了」，沒有下過什麼考據與考證的工夫？

倘若我們去請教平劇專家。他們的答覆就很容易叫我們立刻有「無可奈何的滿意」。專家說，「歷史是歷史，戲是戲」。「羽扇綸巾，諸葛亮在戲台上已經用了；就讓他用下去罷。周瑜，有兩根野鷄毛插在頭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綸巾了。」

平劇之中的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歷史上的諸葛却比周瑜小上七歲。當時，建安十三年，諸葛亮二十七歲，周瑜三十四歲。

平劇之中的諸葛亮，嘴唇上掛了很長很多的黑顏色的鬍子。這個我當然反對，但是還可以容忍。周瑜呢，一位蓋世英雄，被專家們插野鷄毛在他的頭上，披了粉紅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說「小生」式的湖北話。眞正豈有此理！誠然，「歷史是歷史，戲是戲」。但是，我們學歷史的人從來不敢糟蹋平劇家們的戲；爲什麼平劇家們老是喜歡歪曲我們的歷史呢？

乘此機會，我代表敝同行若干人對三家電視台的一些歷史連續劇的製作人，編劇人，導播人，登廣告的提倡人，同時附帶的提出相當嚴重的抗議。抗議什麼呢？抗議你們把呂四娘送進了少林寺，和許多和尙混在一起！也抗議你們把雍正皇帝也寫得年輕英俊，一度迷惑了呂四娘。對不起。

話歸本題，我們還是談談諸葛亮罷。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州瑯琊郡諸縣（山東諸城），遷居到陽都縣（沂水）。他本人流落到荆州南陽郡的鄧縣。漢朝的鄧縣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陽縣之西的二十里。他之所以流落，由於父親諸葛珪早死，隨了叔父諸葛玄到（江西南昌）豫章郡。諸葛玄受劉表之任命，當過很短時期的豫章太守；被曹操派來的朱皓趕走，去了襄陽閒住；不久，病死。諸葛亮與弟弟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農夫在「隆中」長住下來。

萬人意見

華國鋒是在殘酷的鬥爭中紮起

善良慷慨仁愛的新人性論破產

毛仇視溫情主義華竟宣揚人性無異把「毛思」丟進毛廁

編輯先生：

據北平三十一日法新社電，中共發表一篇「三個姓華的孤兒」文章，描寫華國鋒於一九五一年如何把三名孤兒救出生天。該文是在六月一日國際兒童節前一天在「北京」幾份報章，包括「人民日報」的首頁發表。

這些報章說，現年五十六歲的華國鋒在他救助這些孤兒之時，是個謙虛的黨書記。他替孤兒取名，使其中一個免於瞎眼，並關心他們的教育。

二十六年後的今天，成爲中國共產黨主席的華國鋒，充滿善良，慷慨及仁愛的例子。最近許多文章讚揚華國鋒的品質，其目的似乎是加強他是値得繼承已故的毛澤東的人物這一形象。救助孤兒發生於毛澤東誕生地韶山附近的湘潭縣。當時華國鋒三十歲，任縣委書記及人民武裝部隊政委。

湘潭招待所職工劉秀英寫的一篇「三個姓華的孤兒」文章，說華政委在視察工作時，先後在醫院門口和路途中收留了三個無父無母，無姓無名的女孩子，根據華政委指示，讓我們招待所負責照顧。她們就是現在的華平、華清、華湘。當時華平九歲，瘦得皮包骨；華清八歲，雙目失明；華湘還只三歲，也是雙目失明。由於華政委熱情關懷，華湘的眼疾治好了，重見光明。在華政委調離湘潭縣，他仍掛念着這三個孤子。這三個孤兒，都叫華政委爲「華伯伯」。

此篇文章主要目的，是吹噓華國鋒的人性，在一個鼓吹階級鬥爭的社會裏，竟然出現「人性論」，實與毛澤東以「鬥爲綱」原則背道而馳。毛澤東一生反對溫情主義，雖曾標榜無產階級革命的同志愛，但祇是口號，根本沒有這回事，不用說毛澤東的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八億人民不鬥不行，即使是他的親密戰友，出生入死的同志，也鬥得死去活來，何况是無產階級。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同志，他們所遭受的鬥爭，比普通百姓還要慘烈，因爲百姓沒有爭權的野心，也沒有奪權的機會，而無產階級則利慾薰心，他們自己所處的地位，不在奪權鬥爭中佔上風，保持自己權力，便要在政治舞台中消失。所謂什麼階級鬥爭，都是他們無產階級搞的鬼打鬼的把戲。

華國鋒便是在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一步一步高升，任何稍具「善良，慨慷，仁愛」的共產黨人，他們註定是階級鬥爭中的失敗者。祇有沒人性，冷酷無情，反覆無常、手段毒辣的家伙，才能在鬥爭中取得勝利，華國鋒便是此類共產黨人的表表者。華國鋒在湖南時，投靠陶鑄，毛林得勢，鬥爭陶鑄，林彪失勢，整肅林彪，緊靠毛江，最後無情整肅四人帮，他的紮起，全靠反叛狠鬥，若不心狠手辣，怎也不會有今天的地位。

中共的公安部門，是建立在鐵血的基礎上，每一個公安人員，都手沾鮮血，稍具溫情，都不能充任此職，華國鋒出任公安部長一職，可見其人絕不是什麼仁慈，善良之輩。誠然，早年華國鋒救過三個孤兒，但那是廿多年前的事，可能那時他青年，人性未昧，但經過二十多年殘酷鬥爭的「鍛鍊」，一個有人性的人，也變得毫無人性了。因此，以前的一點仁愛，絕不能洗脫他十多年來的整人肅人的罪惡，正如一個大毒販，不能因他販毒致富後，捐出一點慈善錢，便說他是一個仁慈的慈善家一樣。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九六－五〇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中共藉六一國際兒童節，大力鼓吹華國鋒的仁愛，欲使人忘卻他是一個劊子手，大陸人民是不會上當的。事實擺在面前，任何一個共產黨人若講求人性，必是殘酷鬥爭的犧牲者。吹噓華國鋒的新人性論，不但不能替華國鋒掩飾罪行，相反地，更促使華國鋒走向敗亡。因為不少共產黨人，在「人性」罪名下，消失得無影無蹤，華國鋒也不會例外。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六月二日）

楊勇談韓戰再發 暗示美不要撤軍

編輯先生：

據北韓中共通訊社報導，楊勇率領一軍事代表團訪問平壤，表示如果南北韓再發生戰爭，中共將與北韓並肩作戰。楊勇對北韓一軍事單位說：「我們過去曾在同一戰壕作戰。如果美帝國主義者再次突襲你們，我們也會與你們在同一戰壕中並肩作戰。」

正當美國要在南韓撤軍之時，中共突然派前「志願軍」司令員楊勇訪平壤，並且強調韓戰再起，中共軍必加入，可見楊勇此行目的，是向美國佬暗示，你們不要在南韓撤軍，不然，韓戰定然會爆發。當然楊勇的意思，不一定說美在南韓撤軍後，北韓自己便馬上南侵，而是提防蘇聯在美軍撤出南韓後，乘機支援北韓，鼓動北韓南侵，從而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到頭來，吃虧的還是中共。

北韓的立場向不穩，在中蘇共的夾縫中搖擺不定，但總的來說，還是偏向蘇聯一邊。倘若美軍撤出南韓，南韓的實力雖說足可抵禦北韓，但北韓若得蘇聯全力支援，便像中南半島一樣，整個朝鮮半島都會控制在蘇聯手裏。在過去，中共曾動用人力物力支援越共、棉共、寮共，結果它們得勝之後全面倒向蘇聯去。中南半島之前車，中共當然不會希望在朝鮮半島覆轍。因此，楊勇的所謂韓戰再爆發，中共必參加，實是暗示美國佬，你們不要把美軍撤出南韓，否則韓戰一定再爆發，至於中共必參戰，除了向蘇聯示威外，還恐嚇美國佬，叫美國佬考慮，不要貿然輕易撤軍。楊成武的話，完全為了中共自己打算，這跟毛周生前，叫美國佬不要撤走第七艦隊，以防蘇聯艦隊填補真空，毫無兩樣。可見中共什麼反美帝反美霸都是假，它希望美霸留下來，以牽制蘇霸才是真。

讀者 過氣志願軍

（六月四日）

許世友單刀赴長沙 部署鞏固南方基地

編輯先生：

據本港一家英文報章報導，許世友會於五月下旬前往長沙，出席長沙一個民兵集會，由華國鋒親信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陪同。該報又說，許韋沒有出席在大慶及北平舉行全國工業學大慶，也不參加五一勞動節北平園遊會，進一步加強「南北分裂」傳說。

此則消息，表面看來，許韋與華葉的對抗性矛盾已緩和，因為許世友移船就磡，親往長沙，與華國鋒死黨張平化一齊出席民兵大會。然而，實質上，許世友長沙之行，顯示出許韋與華葉的矛盾已激化。許世友單刀赴會，以南方的霸主駕臨長沙，出席一次微不足道民兵大會，目的顯非討好華國鋒，而是藉長沙民兵大會，進行部署拉攏工作。

張平化是否真是華國鋒心腹，局外人很難了解，不過，在盛傳鄧小平復出期間，湖南會出現反張運動，要求驅逐華國鋒在湖南的代理人張平化。然而共產黨人很少有死心塌地追隨一個人，他們不是擁兵自重，便是見風駛悝，誰有實力，便投向誰，張平化也不例外。湖南地接兩廣，且在許韋勢力範圍內，華國鋒天高王帝遠，權力達不到長江以南，在此背景下，張平化權衡利害，不一定效忠華國鋒。許世友長沙之行，不能視為許華矛盾消解，相反地，可視張平化投向許韋集團。

退一步說，倘若許韋要向華葉讓步，放出和解空氣，大可邀請張平化來廣州，以許韋來說，在廣州攪一個民兵大會，易過借火。許世友今日身份，絕不會為了調和華許矛盾，親臨長沙，向華「死黨」獻媚。

許世友赴長沙，拉攏長沙實力軍人，加強鞏固自己勢力，因為湖廣關係密切，唇亡齒寒，湖南不保，兩廣益形於孤立。許韋要確保自己實力，必須先安定湖南，不然後患無窮，許世友長沙之行，目的大概基於此。

讀者 一知半解

（六月二日）

華國鋒靠陳錫聯保駕 許韋不把陳放在眼內

編輯先生：

據北平法新社報導，武元甲率領的越南軍事代表團訪平，由華國鋒與葉劍英一同接見，且強調陳錫聯的地位，說「副總理陳錫聯代表副主席葉劍英、國防部和解放軍司令員及戰士，熱烈歡迎越南軍事代表團」。

陳錫聯跟吳德一樣，名字沒有被中共提起已有一段長時間，此次藉武元甲之訪，突出其地位，可見華葉緊密拉攏陳錫聯，使其成為保華的有力棋子。

陳錫聯身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華帮的爛攤子靠他庇護，倘陳錫聯有什麼異動，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決不是陳部的手腳，華國鋒不執包袱幾希。

陳錫聯以前不被提名，實因其與吳德血洗天安門有關，北平青年大字報要求清算吳德、陳錫聯。華國鋒爲使陳避過風頭，故絕不提陳的名字，以緩和北平青年的憤怒，其實華却緊密與陳勾結，待適當時機，便把陳這張王牌打出。北平青年受騙了，故大陸人民以共產黨人鬥爭，一定要智勇雙全，否則很容易受騙，錯過機會。

陳錫聯的野心很大，他力保華葉小朝廷，對個人來說，是升官的一條捷徑，稍懂軍事的葉劍英，過不了幾年便要兩腳伸直，留下的華帮集團，全無一人懂軍事，雖然華國鋒經常穿軍裝，然他的軍事知識跟王洪文一樣，當個排長還可，担任團長便不行了。因此，北平華帮集團的槍桿子，非由陳錫聯控制不可，有槍桿子在手，欲當黨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之職，易過借火，若野心更大，華的位子也要讓坐。陳錫聯投靠華國鋒，竭力排斥許世友、韋國清，目的在此。在陳的眼裏，唯一能跟他抗衡的是許韋二人，許韋被排掉，陳可高枕無憂。

不過，人算不如天算，陳錫聯確非許韋的敵手，許世友夠胆看不起陳錫聯，固然許世友在軍事上有其本領，而在勢力上也不弱於陳錫聯，加上韋國清之助，猶如虎添翼，南北一開戰，陳錫聯必成許世友的手下敗將。有許韋存在一天，陳錫聯最多只能担任華國鋒小朝廷的軍事大頭目，欲想統馭全大陸「解放軍」，簡直是夢想了！

讀者　南方客

（六月四日）

大陸人民居住環境

簡陋破敝骯髒不堪

編輯先生：

近月來，中共不斷向外吹噓加強工業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然而事不離實，祇要回大陸鄉下一行，便可知完全是騙人的鬼話。但在香港，確有不少人對回鄉客的見聞半信將疑，甚至認爲是造謠。這些人自稱爲中立人士，實是中了左毒，他們寧可相信洋鬼子，也不相信自巳同胞。因此在下特把洋人所述的大陸情況寫出來，好讓這些假洋鬼子認識一下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不要繼續捫着良心，以「超然」的假面孔偏袒中共。

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馬修基最近曾往中國大陸訪問，他說：

在華北大地震九個月後的今天，成千的用泥土、磚塊和稻草搭建的低矮的臨時避難所，仍然成排地留在北平的街頭。在他的關於毛澤東死後中國大陸情況的三篇連載中的第二篇專文中，引述北平的一名外國居民的話說，北平的中國人家庭「仍住在這些避難所中，並且想一直住下去。」

儘管北平在去年七月的地震中並未受到嚴重的損害，而當地居民却利用這個機會爲自己多佔些生活空間，因而在街頭搭建避難所。他說：『原先一家人擠在祇有一、兩間房的公寓中，浴室和廚房與另一家共用的人家，現在發現在他們前院的避難所中有了第二處可以伸伸腿的地方』。

談到中國大陸上房屋建築的簡陋。他說，一名西方外交官在一個嚴冬之日聽到華南的一名工人說，在『公寓中無物取暖可眞不是人受的，你的三歲娃娃因爲冷得無法入睡而尖聲大叫。縱使你替他裹上幾層衣服，他還是冷得不能睡。』他曾經訪問過上海西區的一棟公寓建築，這座公寓建築看上去像是「美國破敝隣居的一座骯髒不堪的溴泥房」；可是他說：『這座公寓裏的住戶却如獲至寶。』

由上述報導，可見中國大陸人民生活之苦，確是在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洋人所看到祗是表面，已是如此困苦，回鄉客所見的，當然比洋人深刻得多，可以想像，大陸人民是如何困苦了。

讀者　坭土客

（六月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胡笳 回文

封淑英

黑月沉沙白。還家漢使携。餝姬胡拍發。嘶馬感其淒。

回讀：

淒其感馬嘶。發拍胡姬餝。携使漢家還。白沙沉月黑。

木棉

仲服

丁巳三月初六日丗運道上口占

植棉大道邊，往來人蹀蹀；花時何繽紛，只是不見葉。
二月月將盡，木棉葉又生；繁華容易歇，念之不勝情！
誰言烽火樹？海上無烽火；家家聞絃歌，夜夜花枝𩾃。（木棉一名烽火樹）

宋王臺早晨

仲服

端王流離子，顛沛到天涯；不及淸晨客，來看二月花！
二月花開時，紅紅間紫紫；人情重少艾，鬥艷復如此。
淸晨入石䟢，有人打太極；大地團團轉，晝夜何嘗息？
晝夜一以息，天地亦終窮；吾靜心不寂，如猿跳闌中。

丙辰除夕旅懷

姚伯衡

大埔富善街，萍蹤寄兩紀，滄桑卜難定，
爲勢逼遷徙，從此再飄蓬，逐浪何時止，
所歷層樓空，經過亦海市，本是問津人，
付之一莞爾，考槃在阿陸，闢栽紅杏地，
化戾養天和，潛究靈素事，鹽梅調作羹，
陰陽參燮理，景況當歲除，蹉跎肉生髀，
霜鬢長旅途，中情熱梓里，茅店鷄唱早，
春回萬物起。

拜年

古壁西岐客

平居客邸賀年時，安序交相握手儀；

酒閣開春賡節目，樓臺紀夏宴華夷；
慶歌狐步林林轉，會舞蠻腰簇簇移；
元日騁懷懷故國，且兮禹甸中興期。

丁巳元旦晚，居停邀余赴戚家「平安酒樓」賀年，該店餐廳，酒吧，一年一度請中西友好，本店職員携眷參加團拜、宴會、「派對」歌舞達旦。

反攻大陸還我河山

梁莊

海峽樓船勢峙雄。鐵翼冲霄蔽太空。
伐罪義師如破竹。殘民共黨等枯桐。
一成興夏知天意。三戶亡秦竟異功。
王氣金陵依舊在。還都父老慶重逢。

二

前人

橫戈躍馬入秦關。百萬貔貅莫等閒。
簞食壺漿迎夾道。莊嚴國旗插天山。
任教反賊危唐室。畢竟衣冠復漢顏。
共禍剷平恢舊業。三軍欣唱凱歌還。

餞歲 調寄虞美人

鄭越燁

北風去矣羣芳趣。餞舊迎新歲。當年炮竹響聲聲。莫逆謳歌，酩酊共尊前。
而今買醉情難表。獨酌能多少。天涯未見故人來。逝水流光，怕對桃花開。

前題 調寄一七令

蘇樹聲

看，看。日曆，年干。丁巳現，丙辰殫。餞歲經過艱苦，托賴平安。賣痴三巷閙，萬家歡。茅店鷄催天曙，譙樓鼓報更殘。準備明朝新計劃，一年事業又開端。

前題 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地震天災慘重，人愁物毀當前。生靈塗炭墜于淵。政治鬥爭累見。
弱肉水深火熱，香江鳳苦鶯憐。雖無盛饌餞龍年。但願來春穀戩。

贈文格詞長 調寄西江月

潘學增

廿載披荊負責，歷年啖蔗彌甘。立心純厚自非凡。交友情殷迹淡。
風雅提倡穆穆，詩詞趣味酣酣。不須雄辯與高談，却履孟嘗軌範。

新春試筆

梁朗秋

歲朝初搦管。楮墨不須慳。酒飲屠蘇快。花看富貴閒。詩心自微妙。字體尙堅頑。書此呈知己。蕪詞請代删。

前題

蘇樹聲

飄流到海澨。廿幾度年光。栖栖客途上。業務多低昂。東西鮮成就。奮鬥心淡忘。消閒借詩酒。怡情坐幽篁。名山共徜徉。自從好遊玩。周歲無事忙。或函約朋輩。四時互推奪。今又回青陽。起來望郊野。花卉爭妍芳。故園老松柏。知否猶蒼蒼。

前題 歲次丁巳

邵鐵鴻

莫道蛇無角。成龍也未知。風雲逢際會。起舞上瑤池。

前題

胡景石

喜見元辰至。紅梅映碧紗。昨宵頻擊鼓。今日已開花。入戶風光麗。臨池墨色華。且斟柏葉酒。醉筆尙無瑕。

前題

高國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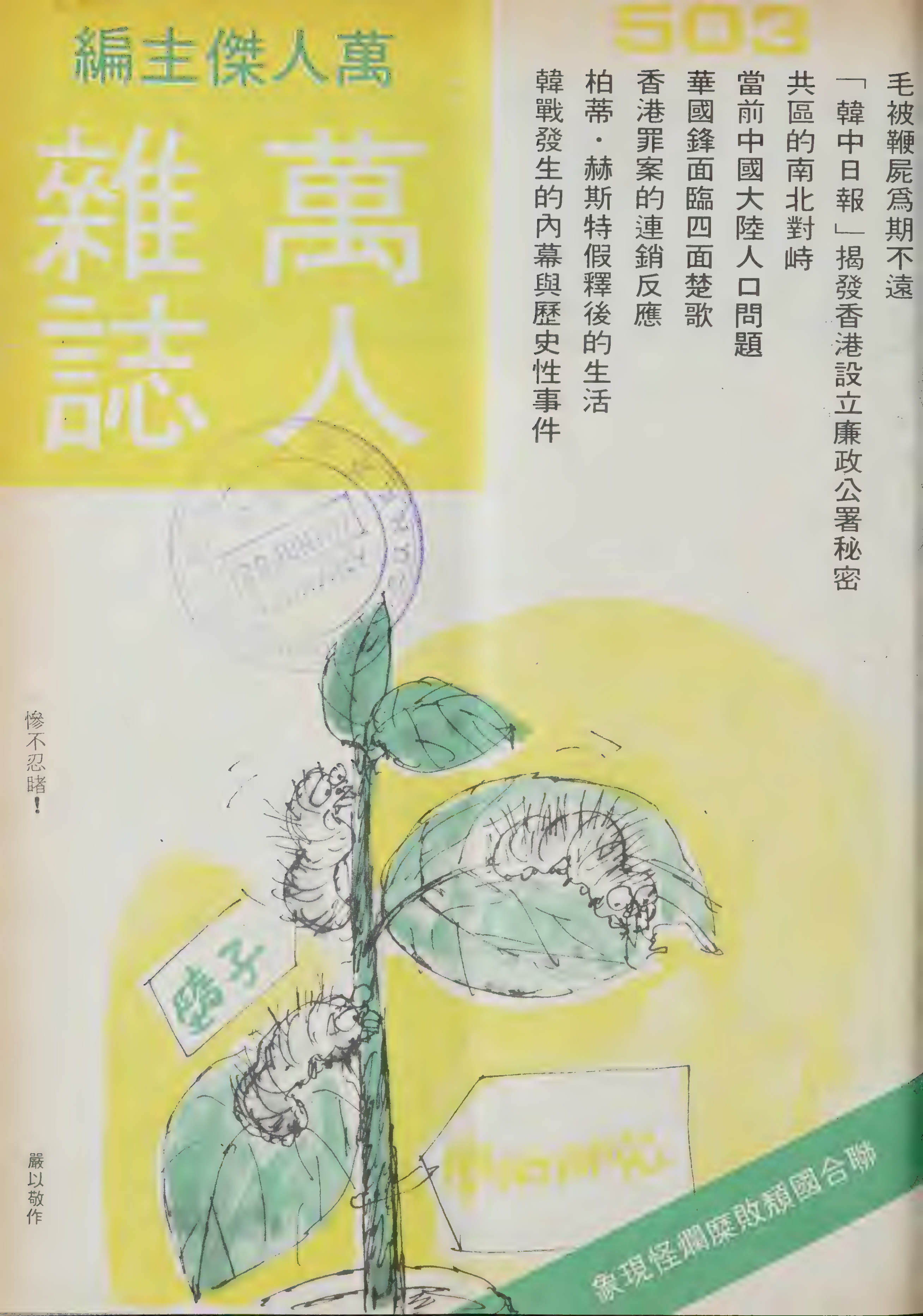
鷗盟來遠近。共慶展元宵。綵筆雲牋落。瑤章粉壁飄。筵間多白戰。座上有淸描。天寶今重見。文風海角搖。

前題

李撫虹

檻外風光好。簾櫳映麗天。來禽逾遠嶺。科斗自鬧泉。欲借龍蛇陣。裁爲翰墨箋。惟慚氣力薄。空負著書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13 JUN 1977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3
毛被鞭屍爲期不遠
「韓中日報」揭發香港設立廉政公署秘密
共區的南北對峙
當前中國大陸人口問題
華國鋒面臨四面楚歌
香港罪案的連鎖反應
柏蒂・赫斯特假釋後的生活
韓戰發生的內幕與歷史性事件
慘不忍睹！
嚴以敬作
聯合國頹敗糜爛怪現象

NO.503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十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八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毛被鞭屍為期不遠

當前觀察中共動向，重點應該放在老毛會不會被鞭屍這個問題上。因爲毛被鞭屍，作爲「捧屍派」頭目的華國鋒當然垮台，此外，因爲毛屍之被鞭，勢必鞭一屍而動全「國」，由所謂「毛澤東思想」產生的中共政權的路綫、政策、方針和制度等等勢必發生徹底變化；當然此項變化在目前不一定對中國老百姓有利，然就長遠來講，則可以肯定毛被鞭屍就是中國黑暗歷史走向過去的開始，更重要的是：用事實證明所謂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適於中國，也不適合於人類。

在過去所謂「毛澤東思想」被中共宣傳走卒說成是「眞理」，凡是老毛制訂的「政策」，無不被說成是「正確」。遠的包括徹底失敗的「三面紅旗」，近的如文化大革命，在華國鋒上台後，仍是一再強調：「凡是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決策都必須堅決維護」。那麼當年毛澤東頭腦發熱突然攪起的甚麼「人民公社、總路綫、大躍進」這「三面紅旗」，復因所謂「三面紅旗」的失敗，毛交出「國家主席」後，他闖的禍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出面收拾。甚麼「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和「黑貓白貓論」都是那個時候由劉鄧集團提出來的。老毛胡攪遭致慘敗，不僅不承認錯誤，還把罪過推到別人身上，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並以劉鄧二人作爲「造反」的主要對象。基本原因都在毛的一錯再錯上。

劉、鄧都是手上沾滿了中國同胞鮮血的第一代中共頭子，毛與他們進行狗咬狗鬥爭，無論是誰輸誰贏，中國老百姓根本就不關心，相反地却認爲他們都該死。這是對人的一面。

在對事的一方面，單就老毛所攪的「三面紅旗」和文化大革命來說，確實是傷天害理死人無算，然今天華國鋒却再叫囂這兩次百無是處的運動完全「正確」。

這說明毛死後貪緣時會上台的華國鋒，可能由於自己既無實力作背景，更無「理論」用以騙人，如果不硬着頭皮把老毛那一套破爛貨當作救命草，那豈不是「四大皆空」，可能馬上成了「中國馬林科夫」。

問題是毛畢命江青等被捕後，大陸連續發生的事實，已粉碎了所謂「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性」。如老毛說工人是共產黨「革命」的「主力軍」，又說「工人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甚至爲了壓制造反派竟不顧後果地提出「工人階級必須報導一切」的濫調。接着組成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和一些文化、科技、藝術等所謂「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這些措施一直被大陸民眾諷刺爲「大老粗佔領上層建築領域」，意思是說：這完全是胡來。江青一伙失勢後，大陸各地著名的工人「領袖」，如上海王洪文、王秀珍，黑龍江的張洪池，遼寧的尉秉奎，河南的唐歧山，湖北的董明會，夏邦銀，江蘇的華林森，浙江的翁森鶴、賀賢森，江西的潘世告，廣東的「沙煲兄弟」梁錦棠，劉均益，貴州的彭貴和，雲南的羅錫康等人，都因與四人帮有勾結而被捕。前述這些人，多數是中央委員，在地方不少人既是工會頭頭又是工人民兵指揮。他們是純粹「工人階級」，本來照中共話說，既或不能「領導一切」，當所謂「國家」的「主人翁」當無問題了吧？熟料今天却成了犯有「滔天罪行」的「黑幹將」。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老毛曾發出「造反有理」的號召，極力鼓動紅衛兵和城市工人等造反組織，起來造以劉少奇、鄧小平爲首的走資派的反。可是，等劉鄧被拉下馬，老毛號召造反組織停止內戰進行大聯合受阻時，他又把「造反有理」改成「對反動派造反有理」，並由對造反派頭頭施加壓力，進而加以逮捕。以關鋒、戚本禹爲首的「五・一六」份子最早失勢，迨中共九大召開後，不少造反派名人被「選」爲九屆中央委員會成員。如黑龍江潘復生，北平聶元梓，山西劉格平、張日清，山東王效禹，貴州李再含，四川劉結挺、張西挺等人，通過九大升官之日也就是他們垮台之時。以後經過清算陳伯達、林彪，以及一九七二年前後毛江退居二綫，由老狐狸周恩來掌權，在他主持下所進行的「批判極左思潮」階段，除上海外，其他各地的造反派幾乎被連根拔起。

一九七三年初毛江洞悉周的詭計，乃在北平「紅旗」上發表文章，暗指周的做法錯誤，並指出林彪路綫不是「極左」，而是一條「極右路綫」。大陸各地還有小貓三兩隻造反派未垮，那是江青戳穿了周恩來的詭計所取得的結果。然這次江青等四人帮被捕後，中國大陸各地的造反派不容分說也都被株連了。

至此，老毛說的「造反有理」，從本質上變成了「造反無理」，而華國鋒却偏要硬着頭皮說甚麼文化大革命「正確」，甚至不斷叫囂甚麼「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這本身就是顛倒黑白。

事實證明：大陸政治趨勢是走向鞭毛之屍，毛被鞭屍華必跟着垮台，因爲他是「捧屍派」。

漢城「韓中日報」專文揭發
香港設立廉政公署秘密

萬人傑

據說是由於中共的要求，眞正目的並非倡廉肅貪。當日的葛柏事件，乃由中共導演，是爲了報復一九六七年港共稱亂時的一筆所謂「血債」。全文充滿火藥味。老萬覺得這篇特稿有許多値得反駁的地方，所以該文不在香港發表，而老遠的跑到漢城去。漢城的報紙，香港人看不到，該文可說不發生作用，不必太重視。

報復六七年「血債」

一位署名任天鵬的韓國讀者，從漢城給我們寄來一份剪報，是漢城出版的中文「韓中日報」的一篇專稿，這篇專稿題爲「香港前途實至危急」，全文三千五百字，分兩天刊登。

看到「香港前途實至危急」這個標題，使我們安居香港的人感到震驚，經仔細審閱全文，其中部分雖然有點說得過分誇張，但也並非全無影迹可尋。文中所談的頗有內幕性，但也有若干事實不便在香港發表的。它的價値是：在香港雖然有人談論過這些問題，但並未在報紙刊物上公開過。才會使討論香港前途的文章，遠遠的跑到漢城去發表。

居安思危，香港四百萬居民，對香港前途，沒有不關心，的相信大家對這篇文章也會感到興趣。

這篇專稿是「美國讀者通訊」，沒有署名，其來源的說明是這樣的：「本人日前因事往倫敦，在一宴會中，偶然聽到一位由香港政府退休之高級官員醉後透露……」相信這並不是眞實的，寫這篇文章的人極可能就是一位香港政府退休的高級官員，而文中的話，絕不是「醉後透露」的。

文章首先指出，香港成立「廉政專員公署」的原因，是出於中共的要求。據說在一九六七年中共集團意圖奪取香港的控制權，以向澳門奪權成功的同樣手法施之於香港，幸反共人士眾多，輿論支持，警察人員出生入死，廢寢忘餐，大力鎭壓，在羣策羣力之下，才能維持這一個四百多萬人口的殖民地的安全，不致被赤化。

他說：那時警察深得民眾的愛戴，並得到國際的讚揚。但中共事後檢討奪權失敗的原因，埋怨港警大力鎭壓的阻力，使其陰謀不逞，因此懷恨在心，誓要報復，淸算這一筆所謂「血債」，因此利用各種方法，以一貫手段攻擊公務人員如何貪污，使民眾對政府產生一種極壞的印象。

其後，左派又利用「葛柏貪污」事件，大事渲染製造輿論，更指使其黨徒在維園示威，高呼「反貪污，捉葛柏」口號。因爲，在一九六七年震動世界的香港左派大暴動中，他任職警察機動營營長，任何地區發生暴動，他都親自帶隊鎭壓。同時，搜索中共任何機構，也是由他担任警戒，對中共發動的暴行，予以迎頭痛擊，使到中共的奪權陰謀，受到極大挫折，成爲中共切齒難忘，最爲痛恨之一人，念念不忘要對他淸算，必要得之而後甘心。

事前旣已埋下這個伏綫，到葛柏案發時，即運用政治壓力，要引渡葛柏回港受審，據說，當時葛柏之能夠逃離香港，是事先得到警務處長示意的。

據該高級官員談稱，根據英國法律，絕對不可以將之引渡，但由於微妙的政治關係，英國政府不得不對葛柏採取行動。

上面的報導，究竟是否可靠，我們難以了解政府的內情，不過，在「韓中日報」發表本文之前，香港已有不少人談論。

「政治壓力」？

老萬覺得這篇專稿提供的資料很有新聞價値，不過和香港部分人的觀點，可能背道而馳。因香港人無分左右，大都認「肅淸貪污」是當務之急，談「香港前途」、「政治形勢」等等，都不切實際，因此本文作者雖感到「香港前途實至危急」，但香港讀者未必同意。

同時，香港人大部分善忘的，以葛柏爲例，當年他在花園道奮不顧身的鎭壓左派分子暴動，人們在螢光幕上看到眞情實況，雖曾經爲他鼓掌，今日卻對他咀咒，爲他的判獄叫好罪入。

當然，鎭壓暴動有功是一回事，貪污瀆職又是一回事，功不能補過。但香港政府花五十萬元訟費，出盡九牛二虎之力，把他從英國「引渡」回來，絕非爲了「肅貪」那麼簡單。

因此，專稿中說是出於中共的「要求」，倒有其可信的理由。不過，該文中說：英國政府受不住中共方面的「壓力」，不得不向葛柏採取行動。香港每天處理的情形，必須向中共駐英大使館人員簡報云云。老萬未敢輕信，雖然英國戰後國勢日蹙，究竟還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內政尙且不容外國干涉，司法更有其獨立尊嚴，本國政府尙且不能干涉，豈受外國支配？

英國本身不會受到中共政治「壓力」，只有香港因地理環境關係，若干事情不能不聽命中共。但

新聞以外

聽命也該有一定限度。老萬不相信英國墮落到這樣的地步，讓中共做太上港督。因此老萬對所謂「政治壓力」的說法，有所保留。

該文說：「中共控制香港政權的野心，從未休止。因為香港反共人士及不滿共黨政權者實居多數，尤其輿論界及各國通訊社，對中共殘民以逞各種暴行的報導，以及反共的言論，由香港傳達國際間，使他們在外國進行的統戰活動，受到不利影響。尤其中共企圖孤立台灣，要使台灣在香港的一切活動，以及經濟上受到嚴重打擊。為了達到此一目的，其初步計劃，必先瓦解香港政府組織，令港府威信先受損害，使之眾叛親離。也為了這原故，更要先行摧毀香港安定力所倚的警察機構，令其士氣消沉渙散，造成治安紛亂，影响工商業不振，使人民不滿，輿論嘩然，那時再來製造六七年的騷動或其他方式，豈非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奪得香港控制權而任其宰割嗎？」

「韓中日報」專稿這段分析見解並不新鮮，香港也有過同樣的評論，只是措詞沒那麼明顯罷了。

廉署功過毀譽參半

接着，專稿說：「英國政府當然也明瞭中共的陰謀，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成為「日薄西山」的老大帝國，已非過去所謂「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可比，因此不得不遷就中共意圖，以免連碩果僅存的這一彈丸的殖民地也難以保存。據該官員稱：英國人一向確有應付危機，天才的一九六七年暴動最劇烈時，英國政府洞悉中共有意進入聯合國，英聯邦單位眾多，在國際上也有相當影响力，中共要進入聯合國，必須得到英國支持。同時，香港保持現狀，對中共也有其利用價值，因此當時故意向中共提出「放棄香港」的表示，以試探中共的反應。後來得悉中共無意，抑亦不敢收回香港，才放手大幹，下令拘捕暴徒，搜查中共所屬機構。不過，這種行動仍受到限制，對香港「中國銀行」樓上的機密總部和「招商局」都不敢有所行動，中共方面也命令其黨徒中止暴亂，香港乃得以恢復原狀。」

這段經過，一九六七年時期在香港的人都約畧知道，如果不是有這些「內幕」，中共不會這麼容易罷休。要取得香港，原不費吹灰之力，可說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該專稿又說：「英國政府經過這次暴亂後，決策當局認為，若有一天英國失去為中共利用價值，香港必有被奪權控制的一天，因此授意香港政府，應為英國謀取利益。在這個時期，我們可見到的事實：港府盡量將土地出售，盡可能增加各項稅收，減少動用公帑作福利事業，龐大的建設計劃，則利用國際投資，或由財團承辦，或向國際機構貸欵，絕不動用存放在英倫的儲備金。可是，香港民眾的知識水準日高，不再有戰前或戰後初期那種害怕英國人的心理，敢於公然反對、抗議、請願、示威，輿論也發動攻擊、批評。香港執政者有感於此，覺得難以招架，遵從英國政府的指示，勢必遭受困難，因此也樂於借助中共的「壓力」。假借順應民意，剷除貪污為幌子，標榜肅貪倡廉，堂而皇之的設立了廉政專員公署，香港人士，連本人在內，當時未知內幕，認為政府是施行仁政，為民除害，無不額手稱慶，歌功頌德，備受輿論的讚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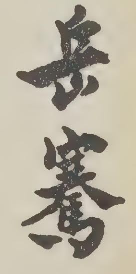
港府近年施行的政策，有不少地方受到批評。不過，對廉署的成立，却是毀譽參半，是功是過，恐怕要留待日後才可下定論了。（未完）

香港前途實至危急

香港前途實至危急

「韓中日報」發表的專稿原文。

共區的南北對峙



根據新華社所透露，加上許多外國通訊社的報導，共帮分裂之勢已成，南北對峙局面逐漸展開，其將來發展如何，深受各方注意。

在毛澤東生前，筆者已經不知談過若干次，指出毛澤東一死，共帮必然分裂成若干「獨立王國」，北洋軍閥舊事逐步出現，開始是北平政權號令不出都門，漸漸各省軍閥勢力強硬要過問中央政局，最後是軍閥混戰，毛師西征，撥亂反治，太平盛世到也。



許　世　友

目前共區各紅色軍閥對北平政權命令，雖未到完全不理的地步，起碼也是陽奉陰違，最突出人物是許世友與韋國清，儼然擺出對抗的架式。

今天談南北對峙之局，要先說許世友，因爲他代表「南」與「北」的華國鋒在對峙中。

許世友是共軍頭目中始終反毛的一人，他出身「紅四方面軍」，西竄時，張國燾徐向前率領的「紅四方面軍」一股與朱毛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一股會師時，許世友任「紅四方面軍」的「第九軍軍長」。

許在紅四方面軍時已反毛

一九三五年，共軍向西逃竄之際，於八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當時因紅軍總政委紅四方面軍最高頭目張國燾在行動路綫上與毛澤東發生嚴重歧見，張被指爲「公開分裂黨，分裂紅軍」，最後決定將「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之一部」分成東、西兩路逃竄，東路稱第一縱隊（紅一方面軍及紅四方面軍之一部），由毛澤東親自率領但由徐向前指揮。經毛兒蓋、松潘、越雪嶺、大草地北竄。西路稱第二縱隊（紅四方面軍及紅一方面軍之一部）由朱德、張國燾率領，從卓克基出發，經草地向阿壩、班佑竄擾，許世友即編入該路。九月二日，毛澤東悄然率「紅一方面軍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一部偷偷離去，置徐向前於不顧，更不知會張國燾、朱德，致引起左路軍官兵之憤恨與不滿。許世友乃隨朱德、張國燾等再過草地南下，造成與毛之嚴重分裂。此時「四方面軍」已掀起了反毛高潮，眾口指責毛澤東是機會主義者和逃跑主義者。許世友當時已成爲最激烈的反毛份子之一。

領導抗大舊部反毛

民國廿五年三月，由「四方面軍」主力組成的西路軍，許世友留在陝北，改任三十一軍軍長。西路軍在甘肅酒泉慘敗，全軍覆沒，中共中央除先將紅四方面軍之紅軍大學併歸「抗大」外，並以召訓爲名，將四方面軍團級以上之幹部，全部送入「抗大」受訓。另派紅一方面軍（親毛反張）幹部至四方面軍接管。此一行動，激起了四方面軍強烈反抗。這時許世友等已至抗大受訓，乃聯

合團以上幹部四十餘人，密謀反毛。這一行動的主要份子爲：許世友（三十一軍軍長）、詹才芳（三十軍政委）、王健安（四軍政委）、劉世模（四軍副軍長）洪學智（九軍政治部主任）、朱德崇（三十三軍參謀長）、詹道奎（師政委）、汪乃貴（三十軍師長）、韓東山（九軍二十五師師長）、鄒國厚（團長）、孔慶德（團長）、石志本（團長）、李國棟（四軍政治部科長）等。

他們在許世友領導下計劃暴動時，並沒有與張國燾連系，只是想暴動成功，再連絡第四軍、三十一軍開始行動，並接張國燾前來領導。可惜參與人李國棟因捨不得離開新婚婦人，而向中共中央告密，致全體四十餘人悉被毛澤東逮捕，此一暴動遂告流產。其中許世友、王建安、劉世模等師級以上之幹部，更被解離看管，中共中央且指派董必武、李克農、杜理卿等組織審判團，後四方面軍盛傳許世友等被殺害，而官兵益感不安，毛澤東惟恐引起共軍譁變，乃將許世友等之徒刑改爲管訓，仍令其回「抗大」受訓。

文革時對毛派與反毛派鬥爭袖手旁觀

一九六六年底，文革已經展開，許世友突然下令「南京軍區」官兵學習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明顯是同毛林對抗。

一九六七年一月，「文革」進入高潮，擁毛份子在江蘇展開奪權鬥爭，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省軍區第一政委江渭清等發起抵抗，同年三月，更支持反毛組織「江蘇工人造反總司令部」所屬工人赤衛隊十萬人，在共黨江蘇省委書記李士英、許家屯等親自率領下，攻擊中央「文革」所支持的「江蘇省工人紅色造反司令部」，同時封鎖交通、控制郵電，與「文革」分子展開武鬥，致擁毛派傷亡數千人，造成大流血事件。當時許世友身爲「南京軍區司令員」，袖手旁觀，乃被毛派指爲「思想不通」。

事後中共中央不得不派第十二軍進入南京鎮壓，對江蘇全省實施軍管。另派張春橋出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以監視許世友。七月，許被召至北平受訓，旋卽返回南京。

同年八月三日，上海革命委員會代表八十多人到「柴油機廠」宣傳「毛澤東思想」，被四千餘工人圍攻、毆打，並將全部人員扣留廠內，翌日上海二十個擁毛派組織聯合發表「緊急聲明」，認爲這是十分嚴重的政治問題。九月，許世友復被召至北平，進入「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同期就學者有舊四方面軍的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等）。一連數月，在毛澤東、江青懷柔下，其態度畧有轉變。

爲了自保阿諛毛老

一九六八年三月卅一日，許世友偕同「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學員、及江蘇省革命委員會「赴京匯報團」人員，在西賓館禮堂，接受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康生、姚文元等下達共黨中央各單位批准「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成立（許任主任）的文件，由姚文元宣讀後，許緊接着講話說：「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我們江蘇省同志堅決照辦，堅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革命進行到底。我們活着是毛主席的人，死了是毛主席的鬼！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中央軍委！有人想在中間攪名堂，陷害毛主席、陷害林副主席、陷害中央文革，我們就叫他吃不開，就叫他人頭落地！」

當時正是「武漢兵變」後陳再道被撤職不久，毛澤東給予共軍幹部的壓力甚大。就許世友經歷與個性而言，這些阿諛之詞，不過是爲了順應形勢，藉以迎合無法抗拒的現實而矣，謂其爲「自汚免禍」亦未嘗不可。他內心的反毛本質，不可能因此而一筆勾消。

許世友之一貫反毛，人所共知，何以毛澤東偏屢予重用並不次擢拔呢！箇中理由，可能包括下列三點：一、許是農民出身，思想單純，與自由世界無法接觸，加以驍勇善戰，在共軍中聲譽頗高，軍事指揮潛力亦厚，確實爲一適應共軍叛亂的可用之材。二、據張國燾的看法：「老毛嚴防劉伯承、賀龍、林彪等提拔自己的幹部，造成派系背景，張國燾已脫離共黨，毛、周儘量提拔已無背景的國燾原有幹部，故李先念、陳錫聯、許世友、李德生等此時均居重要軍區。」三、許世友文化、政治水平均低，在共軍中出頭亦晚，其個人除在軍事上力求表現外，政治資本不足，在短期內亦不可能統攬三軍軍權。對毛澤東地位不可能構成威脅，故敢於大胆提拔使用。

但毛澤東只能料及自己生前，未能料及死後，更未料到死後華國鋒會火併四人帮，坐上第一把交椅，與許世友成了對手。

許勢力比華強大

果然「四人帮」被捕之後，許世友反毛的面目卽刻出現，今年二月一日，他曾上書中共中央，就「當前幾個問題」提出了建議，這個建議的第一條是「檢討毛澤東的缺點與錯誤」，第四條是「檢討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綫、及文化大革命）等政策。另據中央社倫敦四月廿二日電：每日電訊報記者今天自北平報導說：「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東省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最近曾致函中共中央，促請承認毛澤東曾犯過錯誤。可見他對毛澤東給予「四方面軍」整肅打擊和其後各項暴政，始終耿耿於懷，並且正在迫不及待的將其揭露出來。

目前華許尙未全面翻臉，只是對峙，因爲華對付許無可用之兵，許世友也無心取華國鋒而代之，暫時形成武裝對峙，但許世友力量之大，確是事實，除他自己控制的廣州軍區所轄三個省廣東、廣西、湖南，昆明軍區王必成又是同一個三野山頭的舊夥伴，聶鳳智則是南京軍區舊部，王、聶不一定會支持許世友造反，但大家聯合一起，來一個東南互保的可能性則是必然的趨勢，這就是南北對峙的基本形勢，最後便會演成軍閥混戰，共產主義早丟進了糞坑，對這批紅色軍閥已無絲毫約束力量，毛澤東，周恩來在地獄中只好眼光光看見他們走上滅亡之途。

當前中國大陸人口問題

鄧辛未

目前中國大陸的人口，據美國環境基金會統計，有九億六千萬；中共發表的則爲八億九千萬。一九五三年，中共經過人口調查，統計爲六億。大陸人口急劇上升，最由於毛澤東的錯誤人口觀所致，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曾强調「人多好辦事」，因此，十多年來，沒有推行節育運動。近年來，中共深感人口壓力太大，被迫推行節育運動，但所用方式是强制性，因而引起大陸人民普遍不滿。

大陸究有多少人口

根據美國環境基金會最近公佈它每年最新的世界人口統計數字，該基金會的專家羅拔·庫克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的國際統計計劃中心以及到一九七六年中爲止的各方面搜集而得的人口統計報告指出，中國大陸有九億八千四百四十萬人，印度六億五千二百七十萬人，蘇聯二億五千六百八十萬人，美國二億二千二百二十萬人，印尼有一億四千三百四十萬人。（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紐約時報電，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星島日報第四版）

美環境基金會對中國人口的估計比中共所透露的多出很大，中共前外長喬冠華九月廿九日在聯合國說大陸有八億人，筆者估計爲九億六千萬人左右。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逝世，「新華社」報導各省人口，預測已爲八億九千萬人。據各省發表的數字顯示，最大的省份是四川，共有八千萬人，比一九七三年所報導的多一千萬人，最少的地方是西藏爲一百七十萬人。（在最近的人口數字中沒有把西藏列入，是美國前國防部長施萊格辛訪問西藏時，中共官員對他說的，見七六年六月十三日星島日報）

中共發表的人口數字一向不詳盡，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一些專家認爲，中共對其人口增長率並沒有充份資料，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一九四九年爲五億四千八百七十七萬人。中共一九五三年六月廿四日第一次調查的全國人口數學爲五億八千二百六十萬人，一九五七年則增至六億五千六百六十三萬人。（見中共「偉大的十年」）

如以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數六億五千六百六十三萬作基數，以百分之二作增殖率，到一九七六年爲九億四千二百萬人，一九七七年也有九億六千一百萬人，到底中國大陸有多少人口？這是一個迷。中共每年都說豐收且每年要向外購買糧食五百萬噸，證明中共糧食出產不足以應付人口增加的需要。

人口增加是經濟成長致命傷

衆多的人口，並不能代表其資源力量，反之人力資源過剩且可成爲衰弱的根源。因此中國大陸龐大的人口及其迅速的人口增長，乃成爲中共無法解決和擺脫的包袱，也成爲經濟成長的致命傷。

在今日世界上，特別是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先進國家中，人口過多是一個嚴重問題，因爲它直接影響社會之安定及繁榮，因而更影響到一個政府之國策。目前國際對這個問題的共同觀點，對於人口數目代表國家財富，人口越多越好的這種說法，已經落伍及不合實際了。把人口控制在某一個範圍內，使之不多不少，才爲理想。在過去，中共也正視了人口過多的問題，積極推行種種控制人口的措施，二十七年來的中國大陸，過去的「中國的大家庭」，「子孫滿堂」，「五代同堂」的制度，以及兒女成羣的觀念，也不復存在。但是，目前中共對人口問題的注意，是由於實際因素，受到人口過多，因人口壓力，而產生了種種問題而促成。

中共每次發動大規模節育運動時，也是中共人口壓力最嚴重的時候，儘管中共諱忌節育運動與人口問題無關，比如中共代表季龍曾在東京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第廿九屆會議時聲稱：我們認爲，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因素，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作爲生產者的人，不斷地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能夠生產出比自身消費所需要的更多的產品，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伴隨着人口增長也會出現一些問題，這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受到種種障礙造成的」。這是中共自承認社會主義優越的建設過程中一樣的遭受人口壓力所造成的各色各樣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人口的發展常遭受生產技術與工具的落後，特別是土地與人口問題每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及政治經濟問題，歷代治亂之機往往繫於對此問題之能否善爲解決以爲斷。由經濟立場言，人口爲經濟要素之一，由生產言從事生產者爲人，消費的也是人，但是人不是從母胎裏生下來就可以從事生產，他至少必須有十五年以上的養育與教育才能正式加入生產行列，才能成爲有用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的培養，開拓必須有經濟的實力來支持

，所以經濟的發展與壯大，可以加速人力資源的開拓與運用。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

中國大陸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地區，人口結構具有特殊性質，增長趨勢也變幻無常，這些問題很早以來就吸引着全界人口學家的注意力。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中共採取積極的人口政策，這個問題就格外引人注意了。



毛澤東曾說「人多好辦事」。

強制性的節育

由於人口爆炸，全世界各國都採取了調節生育的措施，但是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從規模，強度和最終結果來看，決非其他國家可比。目前中共特別着重計劃生育問題，稱之爲「深刻的思想革命」，國家通盤掌管全國人口，除了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記外，還要過問家庭生活，青年應該找甚麼樣的對象，多大的年齡應該結婚，理想的家庭應該有幾個孩子，應該隔幾年生一個，這些問題中共全都要管。而且這些措施形同命令，不管你願意不願意，必須徹底實行，誰要是違抗，就會受到行政處罰或經濟制裁。中共爲甚麼要採取強制執行「消滅人口暴政」，掛起「節育」招牌做幌子呢？凡是超過第二個人口出生的嬰兒，共產黨的人民醫院奉命一律給以最不人道的「死亡」，中共在廣州推行的所謂「節育」運動，不像香港的自由社會是從宣傳教育勸導着手，例如以「一個嬌、兩個妙、三個吃不消、四個斷扣挑」的通俗口號，深入民間，使大家體認節育的意義，增進家庭幸福以減輕社會人口的壓力。中共的手段是強制性的，男女結婚的年齡有嚴格的限制，男性廿八歲，女性是廿五歲，如果未達規定的結婚年齡，申請時就多方積壓刁難，未輕批准的婚姻，戶籍不予承認，糧票就成了問題，婚後祇准有二個子女，如果懷有第三胎，必須前往「人民醫院」接受墮胎手術，假使逃避墮胎產下嬰兒，便是私生的黑市人口，終生終世變成「黑人黑戶」，永遠是一個見不得光之人。由於超過二個人口出生的嬰兒是違背毛澤東削減人口的「既定方針」，有臨床經驗的醫生助產士不敢私下接生，拖到十月臨盆時，無法不到「人民醫院」去任由處理，爲甚麼中共要採取這樣堅決和嚴格的人口政策，這樣做是因爲中共無力解決九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還是別有圖謀？

毛澤東的錯誤人口論

毛澤東本人對中國的人口問題會經發表過許多次自相矛盾的話，比方他說：中國人多是件可喜的事，不管增加多少倍，總是會有辦法的，這辦法就在於發展生產，這些話就是努力發展生產來解決人口過多問題。可是，過些時候毛澤東張慌失措地說：關於限制生育問題，需要試驗和宣傳三年，貫徹三年，推廣和實行四年，也就是說來一個十年計劃，不然的話，我們的人口會達到八億，到那時候就沒有辦法可想了。

過了不久，毛澤東對中國大陸人口問題的看法又發生了極反的說法，他發出新的訓示，對人口增長問題的看法必須改變，過去提到八億人口，而現在即使十億零幾百萬人口也不會成爲問題。這幾年來，中國大陸人口已越過九億，達到九億六千萬以上，接近十億了，但是中共又實施極嚴格的限制生育運動，以圖減少人口增加的壓力。外國許多人口學家認爲，中共領導對這個重要問題的看法搖擺不定，不僅證明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毛澤東的論調站不住腳，而且更重要的是證明中共對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方針。

有人認爲，中共在這方面實行嚴格管制辦法，證明當政者不相信經濟方法可以解決人口問題，在中共看來，這個方法需要時間太久，花錢多，而且不太可靠，這種担心在他們不是沒有道理的，毛澤東鼓動三面紅旗政策，使中國大陸經濟先是陷入了「大躍進」的混亂中，後又經歷了漫長的痛苦的「調整」歷程，工農業生產面臨重重危機，當生產的增長速度不是加快，而是顯著下降的時候，中共領導者便得出結論說，解決糧食和就業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降低人口增長速率。

華國鋒面臨四面楚歌

李哲夫

華國鋒自鬥垮四人幫後，迄今已大半年，但華國鋒的權力並沒有進一步鞏固，他面臨的危機愈來愈嚴重，一是四人幫的黨羽負嵎頑抗，到處進行破壞；二是地方軍人抗命中央，如蘭州韓先楚、武漢楊得志；特別是廣州的許世友、韋國清，在南華地區形成一龐大勢力，與北平中央遙遙相抗。三是大陸經濟在武鬥、天災下，已走上崩潰邊緣。四是大陸知識青年不滿華繼續執行毛的上山下鄉政策，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暗流。

中共認為鬥爭是解決階級矛盾，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因而在中共半個世紀的黨史中即充滿着政策路綫與政治權力的鬥爭。在這無數次的大小鬥爭中多是以路綫爭執來掩飾權力傾軋，然而這也是共黨一向慣用的手法。或者是以路綫爭執開始，權力鬥爭終了，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權力的爭奪。大體在遵義會議前的共黨鬥爭取決於「國際」，而後毛澤東一躍為主角，鬥張國燾、鬥高崗、饒漱石、罷彭德懷、黃克誠，三面紅旗失敗，劉少奇、鄧小平出而收拾殘局，此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鬥垮劉鄧路綫至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止。一般共黨內爭都維持兩條路綫的鬥爭，亦即兩股勢力的爭權。

毛澤東死後，朱德、董必武、康生、周恩來相繼死亡，共黨形成權力真空，新的權力鬥爭開始，華國鋒在葉劍華、李先念等有條件的支持下竄起。但因華國鋒在共黨中沒有深厚的資歷及足夠的聲望，無法獲得共幹軍頭們的普遍支持及信服，因而陷入四面楚歌，形勢空前複雜的局面。

四人帮負嵎頑抗

一、中共兩報一刋本年二月七日發表一篇題為：「學好文件抓好綱」的聯合社論，提出了抓綱治國的新口號，該社論說：「當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的矛盾，集中表現我們黨和四人帮的矛盾，深入揭批四人帮，這就是當前的主題，當前的綱，緊緊抓住這個綱，鬥爭的大方向就掌握牢了，各項工作就有統屬了。」由此篇社論即已透露了四人帮問題仍極為嚴重。

四人帮垮台後中共掀起了批鬥四人帮的高潮，鬥垮了不少四人帮的當權份子，然而也引起了四人帮份子人人自危為求保權保命而負嵎頑抗，伺機反撲。去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羣眾舉行鬥爭大會，鬥爭「教育部副部長暨清華大學革委會」主任遲羣及北大黨委會書記謝靜宜，此為四人帮份子最早遭受攻擊。

至今年一月初，由江青、王洪文所培植的各地工會頭目，相繼被鬥，如「北京總工會副主任」馬小六、江蘇省總工會主任華林森、浙江總工會副主任翁森鶴等十八人，其中翁森鶴並且被逮捕、扣押，而至今年二月「國務院」所屬各部會遭免職或被鬥的四人帮份子有文化部、教育、外交、公安、對外經濟、輕工業、石油化學、水電、第一機械、第二機械、衞生、計劃委員會、體育委員會等，各地黨政軍的四人帮份子，被鬥的更是不計其數，如遼寧黨委會第一書記曾紹山、副主任楊春甫等，湖北中央委員饒興禮、董明會等，「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政委杜平等，中共空軍司令員馬寧等。共黨對四人帮黨羽展開的這些整肅行動，引起了四人帮份子的激烈反抗，去年十二月河北保定暴動，四人帮份子搶切銀行、粮庫及破壞工廠、鐵路等，河北省會石家莊的河北日報亦遭焚燬，浙江溫州地區由於受到四人帮破壞全地區工農業生產已遭到嚴重損害，福建龍巖地區四大煤礦場工人掀起連續武鬥，陝西延安發生血腥屠殺，廣東、湖北、遼寧地區的批鬥運動更是日趨激烈，四人帮份子的血腥暴動已造成大陸全面的動亂，華的新中央似已失去控制的能力。

實力軍人抗華支鄧

二、鄧小平復出之問題經共報刋不斷的洗刷及共幹的一再暗示，似已成定局，但因權力之分配未能有妥善的安排，而一再拖延，遲遲無法決定，一般認為華可能拒絕鄧担任總理以及鄧小平堅決不妥協之態度，而發生爭執，但是四人帮垮後不少文革時被鬥之幹部均獲解放，如陳再道、譚震林、羅瑞卿等，而這些新解放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擁護鄧小平，加上許世友、韋清國等實力軍頭的支持，擁鄧派對華國鋒已形成一股極大的壓力。

三、共軍頭目一向擁兵自重，對中共中央命令時常陽奉陰違甚至抗命，如文革時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即發動起兵變扣押中共文革大員王力、謝富治等，而現任蘭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對中共中央更是不予買帳，如今美國紐約時報及加拿大環球郵報最近先後自香港北平報導，中共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及政委韋國清現已直接或透過其舊屬控制了長江以南十多個省區，形成割據的局面，而根據資料顯示許世友和韋國清的影响力已擴及於福州軍區及昆明軍區，因現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朱紹清、福州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均為鄧小平親信，政治上傾向許世友，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為許世友舊部，而新任命的雲南省第一書記安平生則為韋國清的親信。許世友及韋國清均為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華國鋒與他的「大慶民兵」。

許韋在南方形成勢力

而去年十二月的全國農業會議及其後的發展國防科技會議、政治局全體委員均曾出席，爲華國鋒捧場，僅許世友、韋國清及劉伯承未曾另加，而劉伯承因長期臥早病已未曾公開露面，今年五一勞動節全體政治局委員及黨政軍頭目曾集體在北平亮相，許世友、韋國清二人則僅在廣州出現，未至北平，而日前仍在舉行的工業學大慶會議也不見許、韋二人參加。共黨的任何會議均有其政治的目的，因此許韋二人拒不參加北平會談，似已證實紐約時報的報導華南地區已形成一龐大勢力和北平中央遙遙相抗。

經濟面臨嚴重崩潰

四、中共自前年起一連串的地震、旱災已造成極爲嚴重的損害，去年唐山大地震即造成一百四十多萬人死傷，工礦設備幾乎全燬。今年三月「國務院」發起緊急抗旱通知且喊出口號要戰天鬥地，鬥得老天低了頭，鬥得小河發了抖，要共軍全面下鄉抗旱，另據巴爾的摩太陽報報導中共由於遭到一九四九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共黨正加緊在海外採購穀類。

由於乾旱的威脅，中國大陸的粮食配給量業已減少，大陸的農作物除了乾旱外也缺乏肥料，另因乾旱引起的瘟疫流行，使待豬肉配給量較前大量減少。而最主要的因政治鬥爭使得工業生產受到更大的打擊，停工減產的情形極爲普遍。今年二月二十四日安徽安慶地區的工人曾因工資問題引起罷工的工潮，並曾貼出大字報：「鬥到何年何月才能認眞解決工人待遇問題？」「工人要吃飽肚子，才能鬧革命。」「上海、南京、杭州、福州、長沙、武漢等地亦發生同樣的事件。由於武鬥所引起的破壞、工廠損毀、交通停頓，中共已面臨一次嚴重的經濟崩潰。

知識青年的反抗

五、文革末期，大陸知識青年被迫上山下鄉，做無止境的勞力壓搾，大陸知識青年對此本已深爲痛恨，原指望四人帮垮台後能返回家鄉，誰知華仍堅持此一暴政，因此大陸知識青年更爲痛恨，主動倒流回城市或成爲反抗組織，有些組織且已歷史悠久，規模龐大，並有自己的宣言、宗旨。如一九五七年的白花學社，一九六七年的湖南省無聯，並曾提出「中國何處去？」

一九七四年廣州李一哲大字報等較爲著名，其他知識青年反抗組織更是不計其數，光是四川卽有二十八個之多，以「產業軍」「金沙江黑旗軍」爲代表，湖南有「巨人」「回鄉團」等，福建有「中國勞動革」等，「教育部」長周榮鑫曾說：「中國現在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下一代不聽毛主席的話」如今華國鋒面對兩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所採取的反抗行動，已成無法收拾的局面。

中共認爲有鬥爭，才能有進步，而共黨當權派永遠是被鬥爭的對象，華國鋒好不容易爬上共黨的權力寶座，椅子尙未坐暖，卽已成爲眾矢之的，面臨這許多無法擺脫的困境及壓力，作爲一個中共的當權者，其命運將是極爲悲慘的，尤其華國鋒一無毛澤東當年在中共的聲勢威望，當年毛澤東還可憑其威望鎭壓一時，二、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共政權裏，無軍隊作爲後盾，其權力是極爲虛浮脆弱的。三、所面臨的幾個危機，任其中之一卽可造成中共政權覆亡的命運，更何況這許多問題同時出現，共產制度已經解體，敗亡在卽，已非任何中共派系所能挽救，華國鋒如今正站在已經點燃導火綫的火藥桶上，其結果是極爲明顯的。

中共招待外賓參觀訪問，不論在城市或農村，都預先佈置好一個美麗的樣板，專供訪客觀賞。可是在樣板的背後，却隱藏着欺騙的眞相。他們參觀烏魯木齊一公社，被帶進形色鮮艷的帳篷，漂亮的哈薩克女郎以馬奶、乾酪、羊肉、麵包欵待他們。然而大多地方，則沒有帳篷，沒有房舍，沒有穀倉。他們坐在漂亮的地毯上，掀起地毯，地上的草居然是綠的。這一切，都是爲了給他們看而準備的。

我已好幾次談到訪問大陸者絕大多數極易受騙——連宣傳家或對共產主義毫不同情的人，都免不了受中共障眼法所惑，更遑論這些盲目的旅客。的確，由於到大陸參觀的人抵達中國大陸時，情願擱下所有批評性判斷的心理是如此之強，以至於我們必須從心理上來探討：旅客之中，畢竟有許多人是熟知西方輕信史達林的可恥的歷史——史達林讓訪問蘇聯的人參觀的是特別準備的「柏登金村」，而今天的中共正好也有這樣的地方。在一千五百萬人類被屠殺於集中營裏時，對蘇聯的繁榮，蘇聯的教育，蘇聯的幸福，蘇聯的工業成就，蘇聯的自由的過度頌揚，也許有其藉口（雖然如此，通常還是沒有藉口的）。但在隱於美麗謊言外表之後的殘酷事實已經揭穿之後的今天，人們如何能毫無懷疑之心就去中國大陸——許多訪客如卡萊爾所說的「無法抗拒的愚蠢」，那就更不在話下了。他們甚至於沒有注意到，在毛澤東畫像的旁邊有一幀史達林畫像嗎？他們甚至於不曾停下來想想，那件事本身是否就是使他們不自在的東西？

這些問題我以前已問過了，但最近我在那本很好的美國「評論」雜誌上，拜讀了路華克教授的另一篇大作，使我迫不及待地，再拿這些問題質問他們。路華克教授此文是在最近遍遊中國大陸之後所作。他不僅訪問了中國大陸的大城市，還到過新疆與西藏等地方，若說路教授此行是幫助吾人瞭解赤色大陸眞象的最重要貢献，我想一點也不誇大。由於「評論」雜誌在英國的銷路不大，也由於我相信讓全英國人看到路教授訪問的報導與結論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我打算把我本週的每一篇專欄都用來介紹路教授的文章，在此並多謝「評論」雜誌編輯先生們的俯允。讀者也許記得，不久前我也做過同樣的事——撰文報導高棉的恐怖血腥。然而對於高棉我們是無能爲力的，而除非是棉共的應聲虫，否則誰也不准進去那個文明的墳墓。事實上，對於中國大陸我們也是無能爲力。不過在大陸訪客之易受欺騙方面，我們也許可以盡點心力——就算是這樣，已經可算是一大功德了。

專爲訪客而

僞裝景象令人懷疑

我們先從這位眼明耳聰的教授，在其經過刻意安排的觀光旅行中，所看到的一個細微，但卻明顯的觀察開始：

我們乘坐嚴令須有前車護送的汽車：：我們將抵達村莊、工廠、軍基地、或醫院，將會晤地方要人——他們自己也被嚴令須有車護送……

簡報之後，我們將徒步到社區、工廠、管房、或實驗室參觀「在進步中的工作」。我們所看到的是經過僞裝的景象，絕不是眞正的生活，可比做接受高級軍官校閱的儀仗除；所不同的，我們所看到的不只是皮鞋與槍管的亮光値得懷疑，連皮鞋與槍管本身都令人懷疑。例如我們在「新中國大學」所參觀的一部電腦，究竟我們看到的是唯一的一部電腦，還是如導遊所聲稱的是許多電腦中的一部？美國人的不批評與不受教已使我們的主人上當——他們已失去戒心了。就在幾年前雷斯頓所極力讚揚的同一家醫院裏，我們都被一架我們訪問團一名團員認爲是危險的X光機透視過；在那所大學參觀的「電腦」，使人認爲它是類似原始計算機的一種。

如今紐約時報——雷斯頓先生多年來即爲該報王牌撰稿人之一——已成爲欺騙的代名詞，而在有關中國大陸的事情方面，雷斯頓先生却是該報的主要受騙受愚者。我們舉出有關中共人民公社的兩則記述爲證，其中一個是路華克教授自己的記述：

人民公社野蠻社會

我們在烏魯木齊（廸化）地區參觀一個哈薩克養馬公社時，發現它的膚淺僞裝十分可笑。我們坐車駛過許多哩的大平原，經過幾個眞正的遊牧民族的帳篷的草原附近停下。他們告訴我們：那就是公社。在公社裏聽簡報時，漂亮的哈薩克女郎的馬奶、乾酪，很好吃的哈薩克麵包，完全煑熟的羊肉招待我們。這個公社毫無公社的跡象：沒有其他帳篷，沒有房舍，沒有穀倉。像往常一樣，這個簡報又在吹噓公社的土地之肥，與收入之高……在彩色鮮艷的帳篷裏（我們沿路所看到的帳篷都是土黃色），有人掀起地毯，發現地上的草居然是綠的。這一切都是爲了給我們看而準備的。

對同一地方的另一種記述，是和路華克教授有同樣多隻眼睛，同樣多個耳朵的人所寫的。不過這些寶貴器官的用法却大大不同：

那天晚上，我在我們的旅行資料中看到托平，在紐約時報所寫的一篇報導。托平訪問過烏魯木齊附近的一個哈薩克公社，我們正好也參觀了這個「東風公社」。我們發現他們給我們的資料中，在男、女、牛隻的數目上有很大出入。當然啦，在托平筆下這一切——漂亮的帳篷等——似乎都是眞有其事。這位傑出的紐約時報記者和我們不一樣，他對於參觀一個公社竟然根本不看住宅、牲畜、居民，似乎並不覺得奇怪。這位名記者却對婦女地位的問題大談特談——在中國大陸的這個野蠻社會中談這種問題，顯然多少是個笑話。（我們在帳篷裏共進午餐，哈薩克侍女也一起吃。我們的主人蕭洒地把羊肉滓往後一扔，這些侍女們很熟練而優雅地接來吃）在中國大陸上，我們每到一個地方，婦女們都是接待會和各地省、公社、與工廠「革命委員會」的職員，可是我們幾乎沒聽他們說過一句話。她們只是微笑點頭，但不說話。當我們問起大陸廣播電台的播音員是否都是女性時，一位高級護送人員答稱大致都是，「但理所當然地，比較重要的消息都是由男性担任」。

响導人員急於狡賴

我可以感覺他們在座位上不安地急於狡賴，並喃喃地顧左右而言他。但那些懷疑心尙未完全被大陸盲目旅行者的報導所麻木的人，將十分

設的樣板

陳獨塵譯

清楚一個小插曲不一定就是不重要的，所謂葉落而知秋，它可能比許多大事情更有意義與更爲重要。下述路教授對中共一個殖民省的記述並非到處可見，不過却極具啓示：

在庫廸亞新近移居的漢人爲數達當地人口的一半，然而當我們驅車在街上，夾道的民眾並非是漢人。當地人大多數爲哈薩克人，看起來很像意大利人，他們離開店舖、住家、農場，想瞧瞧同他們一樣的歐洲人乘坐在車上。這種難得一見的場面之所以出現，是因爲只有漢人「官員」才能正式地換坐汽車。當地人歡呼揮手，漢人却沒有那麼做。一再地，我們看到他們彼此舉手指着臉手勢，那手語不難了解：「我們看起來就像他們一樣，我們並不是漢人。」顯然地，這些民眾並未經過許可。不一會，護送我們的漢人開始感到驚惶，因那時候應該正是工作的時間，而越來越多當地人出現在狹窄的街道上。

我們看到的庫廸亞人，都是從車窗看出去的世界：打從機場禁區經地毯工廠、皮鞋工廠，一直到當地政府禁區。當我們表明我們想到圍牆外的街上，站着指播些古色古香的房子和生動有趣的民眾時，我們的護送人員便歇斯底里地馬上宣稱「由於天氣的緣故」，我們必須即時離開庫廸亞，搭機返烏魯木齊。

在往機場途中，一般說來相當斯文的丁先生，變得非常沒禮貌地長篇大論指責我對於新的「中國」不感興趣，而只有對舊有的中國才感興趣。和其他人一樣，顯然地，他相信官方的說詞，認爲共產黨在民族政策上是成功的。如同在一幅大海報上出現的畫面：西藏、蒙古人、土耳其人和其他的少數民族瞻仰着高聳其上的毛澤東畫像。面對眞庫廸亞當地哈薩克人的不安，丁先生終於失去了他的自制。（譯自英國泰晤士報）



聯合國頹敗糜爛怪現象

錢希川

聯合國生於國際聯盟的破敗及二次世界大戰的血腥之後。時至今日，它再也不是當初創立時訂定的崇高目標的執行者了，它的各種會議討論的，並不直接與人類福祉、國際間的和睦相處有關，相反地，這些會議完全被政治所污染，通過可笑的決議，發行的是乏人問津的書報。每年的二十三億美金的財政支出過半浪費在以「行政優先」爲名的超高薪酬，建築新廈、購置室內用具以及職員們的旅遊上。

旅遊．高薪．蓋新廈

一名聯合國官員如果要想休息幾天的話，他可以參加與職絲毫扯不上關係的會議爲由，帶着他的秘書及隨從人員離開紐約。這樣的一次旅行約需二十萬美元。「國際勞工組織」總部原本位於風光極佳的日內瓦湖畔，突然在一次會議中，通過加蓋一座新樓。六千萬美元就如此用掉了。新樓內的冷氣設備還不夠，一項附加的溫濕調節裝置又花了二十五萬美元。

財政委員會爲了制止濫用僱員的惡風，曾經擬定一項規章來限制，但在同一天內，聯合國大會趕在這個議案沒有通過之前又錄用了一百二十七人。可以預知的，他們白忙了一場，議案結果還是沒有通過。目前還有許多國家鼓動着在維也納創造「第三聯合城」的建議，如果獲得通過，至少要數億美元的支出，但同時地，這些人似乎對西非洲衣索匹亞乾旱所導致的數十萬人餓死的情況毫不動容。

盛裝．香檳．魚子醬

在聯合國大會開會期間，每星期總有四五回的晚宴。外交官們盛裝以赴，爭相品食昂貴的香檳及最佳的魚子醬，極盡豪華奢侈之能事，酒席間，他們把來開會的目的完全拋諸九霄雲外。一名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官員諷刺地說：「在我們這兒，最傷腦筋的一天是一月二十六日，澳洲及印度同時在這日子獨立。每每我總想費神想想先吃那一個酒席好。先去印度代表團的宴會的話沒酒喝，心中就老惦着澳洲酒宴的美酒，但先到澳洲代表團，又怕喝得太多，到印度宴席上會吃不下了。」

俗稱「上樑不正下樑歪」，聯合國現任的秘書長華德翰又在做些甚麼呢？他所能做到的，不過是試着在東西方衝突間保持中立的地位，更別談有甚麼貢獻了。其實，除了記者外，根本也很少會有人注意他的言行舉止，華德翰卻仍然帶着數十名隨從人員，每年到全球在功能上都互相重複的四十八個機構去主持沒有重大結果的會議。問題是在這些數千英里的長途旅行中，這個龐大團體所搭的是漂亮的專機，所食用的是一流的餐廳，耗費的經費據估計每里需要數萬美元。

冗員．濫支．現赤字

聯合國在僱用工作人員上，並沒有一套全盤的計劃或成文的規定。現在它共有四萬餘名職員，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也就是每年要甄錄用兩千人。然而它的作業範圍及深度却沒有明顯的增加，因此可以說它的與日俱增的財政支出絕大部份是用在人事費用上。

一九七六年聯合國各委員會的經費支出是二十二億美元，比一九七四年的十六億美元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這樣快速的預算成長是任何先進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日本或法國所趕不上的，只可惜仔細評估起來，這些委員會並沒有發揮更多或重大的功能。對於聯合國在經費上的濫用，華德翰去年曾表示道：「我們已經面臨財經危機了。」例如，聯合國發展委員會去年突然發現他們有一千萬美元的財政赤字，於是就向糧食暨農業委員會貸欵補上，但結果弄得糧農組織本身又再向世界銀行借錢，貼補自己的不足。

出錢．受氣．萌退意

聯合國所有費用的來源都是各會員國依其經濟能力義務或志願献出的。美國每年平均負担聯合國全部經費的四分之一，二十多年來已經掏出了七十多億美元。然而在理論上公平，但實質上極不合理的，是在一百四十七個成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只有一票的權力；由於第三世界的抬頭，他們聯合起來的一百一十四張票却在聯大會議中無所不克，但他們所交的會費却佔聯合國全部經費的十分之一不到。這樣的結果之下，第三世界國家只通過有利於他們的議案，明目張胆地取得別國拿出的錢，用在本國狹隘的目標之上。美國及其他西歐國家被這樣一鬧，已經有意逐漸減少對聯大的財政支援，果眞如此的話，聯合國組織就要正式倒閉了。

蘇聯．欠費．沒法度

聯合國中另一個不合理的現象就是多年來只享權利不盡義務而仍然霸佔位置的國家——蘇聯，它除了付出約全部組織經費百分之十的會費外，其他的錢一概一毛不拔，就連過去經由蘇聯建議而派出的駐剛果、中東及塞浦路斯的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費用也不聞不問。

聯合國沒有一個管理收錢的組織，一直到今天爲止，蘇共及附庸國們從未因欠繳會費而受到任何處分。這麼一個在組織上有缺陷的機構能喘延至今，實在是不可思議。

對紐約的民眾來說，聯合國的存在只爲他們帶來了麻煩。由於各國派駐聯合國的代表都享有外交人員特權，車子任意停放。去年中，紐約警方對這些車輛一共開出了二十四萬多張罰單，欵額總數高達四百一十萬美元，佔了去年全部罰欵數額的百分之六。這筆錢不能收回就算了，問題是行政上爲了



當年鄧小平、喬冠華、黃華在頹敗的聯合國會議上。

處理這些罰單以及市政經費去償付未繳付的停車計時器一共花了二十五萬美元的寃枉錢，最可惡的是，這批人實質上絕稱不上是外交官。

保護・接待・全天候

除此之外，紐約警方還得義務性地爲聯合國機構及高級人員提供二十四小時的保護，這樣的額外薪資每年需要紐約市政府五百七十萬美元的預算。遇有重要人物來參加聯大會議時，各種特別保護，接待費用就更可觀了。例如一九七五年埃及總統沙達特僅在聯大會議上發表一篇演說，前後就用了紐約市政府四百六十萬美元。巴游首領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期中停留了一晚，紐約市又花了九十五萬美元。可以想見地，在紐約一般市民眼中，聯合國大厦除了是吸引觀光客的一個建築之外，似乎沒有它還省去了許多麻煩。

聯合國內各種繁複而流於形式化的會議似乎有說不盡的笑話，許多代表們根本乾脆不參加集會，而逕自去遊覽會議所在城市的名勝，品嘗一下當地的美酒佳餚，反正只要在開幕當天到場一下，屆時向本國有所交待報告就行了。

疊床・架屋・耍官僚

如果說到官僚制度的話，聯合國組織結構是最好的代表了。一項聯合國自己作的調查報告指出，負有「協助落後國家發展」責任的委員會就有三十個之多，權利義務沒有明顯的劃分，每年在巴黎召開的行政會議冗長而浪費。有一次華德翰到巴黎，目的是希望能裁減幾個多餘的機構，結果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又造成了一個以「國際農業發展基金」爲名的組織成立，這個組織和聯合國早有的「糧食暨農業組織」、「世界糧食計劃委會」、「聯合國農業發展組織」，在名稱及功能上幾乎一樣。

如果這麼許多的組織眞的發揮了作用也許還看得過去，然而由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聯合國徹頭徹尾的腐敗。

鉅資・援助・留笑柄

一九七六年聯合國科學、教育及文化組織通過了一項兩千四百萬美元的「東非青年訓練計劃」，目的是替肯亞、烏干達及坦尙尼亞訓練青年噴射機駕駛員。可笑的是，這一地區的民眾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文盲，不去設法提高人民普遍的知識水準，却訓練一批間接對作戰有用的人才，這完全不合於聯合國的憲章精神。另外一個例子是替索馬利亞及盧安達訓練氣象觀察人員，但這兩個地區民眾平均年收入不到五十美元，知識的貧乏使得不論有無氣象觀測站的存在都不致於對他們有多少帮助，或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有任何改變，重要的是，他們缺乏衣著食物，而聯合國在這些方面却不能提供援助。

其實，只要進一步了解這些組織內部的作業情況，就不難發現它表現得一團糟的原因。

計劃・報告・都是空

一九七五年，「世界衛生組織」一共釐定了二千二百項工作計劃，「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一共制定了七千九百多個工作項目。因此，如果說聯合國對這些計劃缺乏監督考核的話，倒不如說，它根本無從考核起，只得任由他們各行其是。

尤有甚者，每一個組織互相獨立，各有其主管單位、預算編制及政策決定人員，紊亂的情況可見一斑。舉例來說，「聯合國發展計劃委員會」下設有十七個附屬單位，却無法實行任何督管監察的權力，每個單位各有不同的預算編列方式及作業程序，以致於原組織委員會到每年結束時，還算不出它在過去一年中實際的經費支出。

聯合國的刋物以數十種文字發行，却很少引起人們閱讀的興趣。在聯合國大厦三樓的印刷室中，常常堆積着每年近三千次大小會議的結果，近十億頁的報告書。這樣的紙張及翻譯印刷費用只在紐約及日內瓦兩地就要用去九千六百萬美元，但效果却微乎其微。

偉厦・舊夢・俱往矣

以上種種的聯合國內見怪不怪的情形，充分反應出這個組織之瀕臨衰亡。當然每次開會期間政治性的明爭暗鬥是司空見慣的事。在這種情形下，聯合國的精神早已不存在，有的，只是那座三十九層樓的大厦。（取材自紐約每日新聞）



香港罪案的

犯罪感染惡化蔓延

最近，本港一連發生了數宗擄人勒索案，雖然被擄者先後獲釋返家，不致做成嚴重的傷亡事件，但這些擄人事件的連續發生，確是值得廣大市民引爲憂慮的，也是值得治安當局引爲注視的。因爲犯罪的感染，引起一種連鎖反應的效果，促成了歹徒模彷效法，也形成罪案的惡化蔓延，其結果，只有進一步損害香港的社會治安，及危害市民的生命財產。

歹徒擄人手法的高明，行動的迅速，犯罪的猖狂，將香港暴力罪行帶入了一個新階段。我們將之稱作爲「新階段」，決不是對之作出過份誇大及刻意渲染，而是這種暴力罪案，對受害者的損害，對治安的破壞，對社會的影响，比起梯間搶切，街頭截切，以及持械行切，來得更加嚴重。因爲擄人勒索的罪案，竟包括了暴力行切的犯罪行爲，也包括了禁錮他人自由，威脅他人生命，及強迫他人就範的各種犯罪因素。而受害對象，既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國籍職業，這肯定是一種恐怖罪行。

擄人勒索

雖然這種恐怖勒索，與國際恐怖分子爲了達到政治目的，而從事的擄人綁架，像某些國家的左翼游擊隊及種族分離份子，爲了籌集活動經營，交換被捕罪犯，以致達到某些交換條件，而採取擄取人質的作爲，有某種分別，但方法是一樣的，而目的也相同。所謂「方法」，就是以暴力剝奪他人自由，以禁錮作爲勒索他人的條件，甚至損害他人的生命作爲達到目的的手段；所謂「目的」，就是以這種暴力行爲去交換既定的非法利益。

嚴重破壞社會治安

無論是政治上或社會上的擄人勒索，都是嚴重破壞社會安定和危害市民生命的恐怖行爲。令人深感不安的是，近數年來，在國際間竟然將這種不法罪行，變成一種流行性的手段，巴解分子和日本赤衛軍在世界各地的擄人罪行，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等南美國家左翼游擊隊對政治家的綁架勒索，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各類份子對政界商界人質榨取巨額贖金，以致南摩鹿

大陸知青燃起

大陸各地的待「下放」知識青年，和逃回城市的「下放知青」，現在普遍表現出不再逆來順受的傾向，這將是促成大陸大變的主要因素之一。下面是兩個典型例子：

天津市目前約有二十餘萬名知識青年，以患病、水土不服、需要留城照顧家屬等理由，拒絕「下放」。而歷年倒流回市的「下放知青」，估計也有十餘萬人。他們爲維持生活，只有從事偷竊、搶切，因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津共當局爲安撫這些「知青」，近兩年來，曾由農村、邊疆調回兩萬餘名「表現較好」的，重新分配在市內輕工業及商業等部門工作。但調返城市工作的，多爲共幹子女，而「下放」到西南、西北邊區已經十年以上的大批「知青」，因沒有共幹攀援，反而未能調回城市，因而引起這些人強烈不滿。

天津青年行動抗議

今年三月二日上午九時，有五百餘名從陝陝西延安「倒流」回天津的「下放知青」，前往「天津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安置辦公室」抗議。他們表示，在「下放」之初，津共曾保證他們勞動滿三年，即可調返城市，安排工作，但現在已「下放」十年以上，仍未被調回，而最近被調回城市的，却全部是「下放」在天津市郊的共幹子女。同時，他們訴說在延安的非人生活，每人每月僅能分配到高梁十五斤、蕃薯二十斤、煤油一斤，逢年過節始有肉類供應。故「下放」多年來，每月均需依靠天津家屬接濟。因此亟盼望調回城市，以解決生活問題。

這批「下放知青」的抗議行動延至當日下午，仍未得到適當處理，而加上圍觀的羣眾，總人數達二千餘人。他們高呼：「我們要生活下去！」「砸爛上山下鄉政策」等口號。後來忍無可忍便把「安置辦公室」招待站搗毀了。在準備向「人民公園」行進示威時，遭「天津警備區」派共軍截阻，並抓去爲首的譚啓祥、麥耀章等五十餘人。津共爲掩飾眞象，自三月中旬起，向各學校解釋說這是「唐山地區不服遣送的難民鬧事」，同時放出空氣說，對今年該市十三萬名中學應屆畢業生，計劃只「下放」「邊疆」，企圖用這種方式，使「待下放知青」跟「倒流知青」間有利害衝突，不能合謀。

福建知青硬碰硬

福建龍岩地區的「下放知識青年」也有類似情形。他們在毛死後，便以爲可從此結束農奴命運，不料新上台的華國鋒公然宣稱，仍積極執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他們便紛紛「倒流」

加分子最近挾持大量人質，等等，都成爲威脅世界各地社會治安的嚴重暴行。顯然這種罪行的產生及惡化，有其一定的政治或社會因素，也不是有關當局能有效地加以預防的。

不過，重視這種罪行，及嚴厲制裁這種國際流行的罪行，始終是必要的。

連鎖反應

徐達文

挾持人質 榨取財物

我們相信，香港發生的挾持人質的罪案，肯定與國際恐怖活動毫無關係，而是一種個別性和偶發性的犯罪行爲。這種行爲的目的，主要是出於罪犯一種「自發性」的錢財的勒索。所謂「自發性」，是指罪犯本身企圖以非法行爲榨取他人財物，而不是罪犯受到國際恐佈分子的控制擺佈，也沒有國際恐怖活動的性質。不過，他們犯罪的動機，可能會因爲他國，特別是本地的相同性質及近似方式的擄人罪案而產生的。近來，本港先後發生數宗擄人綁架，其中有小孩，有少女和有主婦，這些婦孺，竟成爲罪犯的勒索對象，這確是值得廣大市民引爲不安的事。

像一名十七歲女學生，在出外購物時，在光天化日的街頭，竟被一男二女用車擄走，勒索五十萬巨欵，禁錮達七小時後，才被戲劇性地獲釋回家。至於匪徒是否如警方聲明所說的，並沒有獲得該少女的家人付出任何數目的贖款，這不是本文所討論的範圍。但一男二女在鬧市中的公然擄人及閃電行事，確使人爲之驚異。更使人驚異的是，這次擄人勒索，是港九連續發生數宗類似罪案之後。雖然這數宗罪案，犯罪時間和地點不同，被害對象有異，但都是與綁架性質有關，這不能不使人產生某種感覺。這種感覺是本地罪案的「流行性」。有一個時期，本港流行了箍頸黨在街頭的箍頸行刧；有一個時期，本港流行了持槍黨在馬路械刧解欵車。此外，銀行、首飾店、金行，也一度成爲流行的被刧對象。

這種罪案的「流行」，顯然是歹徒本身一種「犯罪感染」，及社會本身一種「連鎖反應」的結果。本港治安當局，除了以強硬手段阻嚇這種「罪案流行」外，大眾傳播媒介實應負起一定的責任。因爲報刊，電台和電視，爲了新聞刺激，致過份渲染某種被視爲具有新聞價值的暴力罪行，有可能導致某些副作用。這些作用，是使到若干歹徒偷師學樣，或且受到感染。故大眾媒介對阻遏流行性罪案的發生和蔓延，實有一定的責任。

社會治安的維護，及暴力罪行的撲滅，既是當局的責任，但是社會的責任，故不能將之全部歸結在治安當局方面，只有共同負責，才是有效的辦法。

反共的怒火

秦明

回市，造成嚴重治安問題。「龍岩縣公安局」於三月二十二日貼出佈告說：「知識青年必須遵照毛主席關於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貫徹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的精神，粉碎一小撮階級敵人煽動你們離開工作崗位，倒流城市的陰謀。凡是本縣私自離隊或返家探親逾期未歸的知青，必須於三月二十五日前，返回原單位。」

但是，該縣城關的二百三十餘名「倒流知青」，並不畏懼，反於三月二十五日清晨，羣集共黨龍岩縣委會門前，舉着一條寫着：「保障憲法精神」的大標語，靜坐示威，並要求「縣委書記」接見。至當日上午十一時，共黨龍岩縣委由一張姓書記出面接見，該共幹對青年們說：

「一、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靜坐示威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反抗，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二、取消靜坐示威，派少數代表協商解決問題的方法。三、曲解大民主或煽動無政府主義是錯誤的，能知錯而改正，可以不予追究，若繼續靜坐示威，後果自負。」

靜坐示威僵持至下午四時，「倒流知青」仍不解散，該縣「公安局」便派出二十餘名「警察」，前往現場，預防事態擴大，並保護共黨縣委。雙方僵持至晚間，「知青」方面提出兩項要求：

一、請縣委解釋下放兩年後調返城市的諾言，爲何不兌現。

二、縣委應宣佈靜坐示威者無罪，並收回今午提出的三項答覆。

至晚九時，共黨縣委仍堅持：示威隊伍不解散，絕不談判。

靜坐示威延至晚十時，當地人民均同情「倒流知青」所提要求，現場氣氛更形緊張。共黨恐事態鬧大，乃指派龍岩縣「教育局副局長」與「知青」談判，最後宣佈：

一、對靜坐示威事件不予追究。

二、堅持「下放」政策，但允許有實際困難者提出請求，考慮留縣工作。

三、「下放知青」可以選代表到縣城，與有縣單位研究知識青年問題。

反共怒火在燃燒

這羣反抗青年的行動，在表面雖是平息下來，可是並未能平息他們心頭反共的怒火，中共利用青年打江山，中共江山也必然在無數反共青年的手上埋葬！

中蘇共動口不動手

中共派駐聯合國的新任大使陳楚上月廿六日在安理會發表演說，指稱：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破壞中共與非洲民族之間的戰鬥友誼。又說：蘇聯和南非方面的卑鄙行動只是暴露了它們日趨式微無望的立場。中共外長黃華廿五日在北平慶祝非洲解放日席上演說，除指斥南非與羅德西亞的種族主義仍在負嵎頑抗之外，還說：「與此同時，兩個超級大國出於擴張和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也極力乘機插手。不久前外國僱傭軍對札伊爾的入侵已被擊敗，它却再次證明，非洲人民面臨着前門驅狼後門防虎的嚴峻現實。」「新華社」記者亦於二十五日發表「評蘇聯眞理報對蘇丹的反撲」的文章，將蘇聯極盡嘲笑之能事，說什麼「一九七二年，埃及趕走蘇聯軍事專家的時候，莫斯科也曾對埃及這樣叫駡和辯解過。」又說什麼「蘇聯干涉蘇丹的種種罪惡陰謀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眞理報一紙評論豈能遮掩得了！」最後還說：「蘇聯軍事專家在五月十八日灰溜溜地離開喀土穆，就是歷史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報應。」

蘇聯不能忍受中共的譏嘲，亦於廿六日的莫斯科廣播中展開反擊，它說：「中國新領導者也同獨立非洲的這些公開的敵人站在一立場，他口頭上把自己說成是非洲自由的支持者，但在行動上却反對這種事。安哥拉人民爲了自己的自由而同國內外反對勢力英勇鬥爭時，這種情形表現得特別清楚。那時，北京當局不斷發表聲明，硬說他是支持安哥拉人民的鬥爭，但實際上，『中國』的政治家却通過各種形勢，盡一切能事破壞安哥拉的革命進程。非洲報刊列舉的事實表明，由於『中國』政策，北京當局同美帝國主義和南非種族主義站在同樣的一個立場。」又說：「北京領導人對於札伊爾南部爆發了人民起義的沙巴省事件所採取的立場也是這種對抗性的。」「在這一場衝突一開始，北京向札伊爾運去了三十噸軍事裝備，用來殘酷迫害沙巴省的起義者。」「北京領導集團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充分表明了『中國』方針的侵略實質。」五月十四，蘇共眞理報發表了「北京以反蘇主義爲掩護進行破壞國際緩和的勾當」的文章，指出「北京繼續進行反蘇，這個運動愈來愈猖狂」。「在反蘇的旗號下，企圖破壞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極度的加劇世界局勢的緊張。」「把反蘇主義和軍國主義作爲自己的長期綱領和目標。中蘇共駡陣目標指向非洲顯然是中共採取主動。蘇聯在非洲勢力擴張，氣燄很盛，而中共距離非洲太遠，自身能力薄弱，不能與蘇聯抗衡，在非洲爭一日之短長，故此藉蘇聯在蘇丹在札伊爾的坐敗加緊攻擊蘇聯，

楊森在四川的軼事

馬路已塡平，問督理何時才「滾」？（使用壓路機的動詞）
民房都拆盡，看將軍那天開「車」。

這是楊森將軍督理四川軍務時報紙上列出的對聯，當時他正在拆屋開闢成都春熙路。

四川俚語「滾」，就是「滾蛋」，「車」就是「逃跑」，意思就是說：「看你楊森那天『滾蛋』、『逃跑』呀！」

這幽默聯語，不只對將軍人格無損，正是將軍與環境奮戰的紀錄。

他在成都還做了一件事：

成都撫台衙門，有一間封閉數百年的石屋，傳說不能開，裏面有鬼怪，將軍要打開石屋，民眾騷動反對，他不理會打開，原來是一塊石碑，碑文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就是歷史上有紀載的張獻忠「七殺碑」。破除了數百年的迷信。

楊將軍的新建設是在瀘縣開始的，當時我正在小學二年級讀書，記憶中他會拆屋拓寬馬路，建築圖書館、通俗教育館、體育場，規劃模範新村，開築瀘富公路，提倡植樹穿短服，做早操開運動會，尤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掛在圖書館牆上的一幅新瀘州藍圖，給我無限響往，開放他的公館濾廬，給小學生參觀，親率家人分發糖果，並給小男生每人一面銅牌。上面鐫有「不娶纏足女」五個字，要我們立刻佩上。他對改良社會風氣眞是時刻都不放鬆。

到了成都，四川軍人鄧錫侯、劉文輝……等已計劃叛國，在總裁官邸四週佈滿便衣隊，意欲却持領袖「立功」，他們聞悉楊將軍到了成都，就帶口信給他，要他赴陴縣濛楊場一商大計，將軍深惡痛絕他們這種行爲，幽默地說：「濛楊場地名不好，有點像『落鳳坡』，他們是不是要謀害我楊森，我不去」，同時和王治易聯名寫一封信給鄧劉，義正詞嚴的勸告他們要記着。蔣委員長對四川人的恩德，絕不可做出不忠不義的事，立即把便衣隊撤退，否則，「就再來一次內戰」。當時楊將軍的部隊還駐防在綿陽一帶，鄧劉終於在總裁德威感召之下將便衣撤走。

政治立場堅定，共產黨徒朱德、吳玉章、惲代英、蕭楚女、胡蘭畦都先後滲入他戎幕，宣傳他做中國列寧，策反他的部隊，他不爲所感，必要時即採取斷然處置。抗戰開始，即請纓出川，馳赴淞滬戰場，全軍慘烈犧牲。

吳佩孚是他政治上的敵人，也是他的朋友，吳失敗了，要到四川，他先報告蔣委員長核准，再安排他在白帝城休養，要求吳保證不問政治，公私分明

二次韓戰陰影

美國卡達總統撤退駐韓三萬三千名美軍的計劃，反對的聲浪響徹雲霄，尤其是美國的高級將領，他們站在兵學的立場，認爲卡達總統的此一措施，將會導致北韓再度南犯。前駐韓美軍總司令史廸威，憑他在韓國的豐富閱歷，公開指出「在共黨未作相對的讓步情形下，自韓國撤出地面部隊，將損害自由東北亞的生命力，並且大爲增加武裝衝突的危險」。史廸威的話其實還是過份高估了沒有人格的共產黨徒的人格的，他以爲只要共黨肯作相對的讓步，美軍雖則撤退也不致形成「武裝衝突的危險」。這也難怪，他可能沒有與共黨打交道的經驗，他不會知道共黨簽訂的任何承諾，只是分文不值的廢紙。

共黨對於美國的撤軍未作相對的讓步，然而卡達總統已作了撤軍的準備，「武裝衝突的危險」也就勢所必然地踵美軍腳跟之後而至，這已是十分淺顯的常識問題。卡達總統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是韓國的軍力在美軍撤退以後足以自衞，但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調查報告，南韓除了在陸軍數量上以五十六萬對北韓的四十一萬，稍佔優勢之外，在坦克、大炮、戰鬥機方面都落於下風。這一報告還只是表面的看法，如果北韓再度南犯，中蘇共的人力與武器的支援，即刻會迅速而大量地進入北韓，一夜之間不僅可以壓倒南韓人數上的優勢，在坦克、大炮、戰鬥機方面更會比南韓多出好多倍。就在卡達總統宣佈撤軍計劃稍後，一個由曾參加韓戰的現任中共「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所率領的「中共軍事代表團」便由北平到達平壤。他們究竟商談了些什麼雖未透露，但不問而知主要是針對美軍撤離南韓以後，中共怎樣配合北韓南侵。因此美軍的撤退還未開始，第二次韓戰的陰影已在板門店上空若隱若現。

自從韓戰宣告停火，北韓的武裝間諜和顚覆份子便不斷向南韓滲透，其間雖屢有破獲，但並未能完全斬草除根。美軍駐在南韓，對北韓具有極大的嚇阻作用，猶未能戢止北韓的野心，是則美軍撤離之後，北韓將重露一九五〇年的猙獰面目，屬於意料中事。所以卡達總統的撤軍，無異在鼓勵北韓南侵，廿八年前杜魯門總統輕率撤，導致韓戰；廿八年後的卡達總統竟想不到會重蹈覆轍，這眞是自由世界的大不幸。

誠如卡達總統所言，美軍不能無限期留在韓國。但問題在於美軍撤走後，大韓民國是否，眞如他所說已有足夠的自衞力量。假如單純是北韓南侵，深信南韓確有粉碎侵略者的力量，可是以韓戰、越戰爲例，中蘇共都充當了主要的兇手，因此韓戰如再起，南韓所面對的仍會是中蘇共的北韓的聯合力量。美國在韓戰與越戰中有過慘痛經驗，應該會覺得共黨所慣唱的老調，了解共黨所慣要的手段。形勢擺明如此。爲此卡達總統的樂觀論調，不免給予世人以敷衍塞責的感覺。

余秋人

古東方文明，就是誕生在尼羅河畔，成爲人類文明的一大搖籃。

阿拉伯僅有肚皮舞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爲阿拉伯各地的傳統民族舞蹈至爲豐盛，肚皮舞僅是國際人士比較喜愛欣賞的舞蹈之而已。

阿拉伯舞蹈歌謠衣裳

「比！比比比！比比！」有點兒像弓型的「拉巴巴」絃琴（跟我國胡琴一樣，只是拉柄和琴把稍微大些，還有彫刻和漆成花樣而已），彈出一曲「一代英雄亞武適特」，隨着尼羅河的涼風飄蕩心懷，埃及的民藝、民族音樂，帶有鄉土的哀愁，湧溢著歸鄉人思親的歡歌。

阿拉伯各國政府均致力於發展民俗藝術提高到銀幕上和舞台上；尤其是阿拉伯人個個喜歡民族舞蹈，上流家庭也都已開放兒女自由，舞蹈家是現代年輕女性憧憬的高尙職業。

於是從開羅、阿爾吉、巴克達等首都，展開一連串的民族舞蹈表演會，著名的舞蹈團有亞士灣、亞烈甫大學、巴拉斯等等，並在開羅設立一所民俗藝術中心，把民族舞蹈作爲國民文化運動的主流。

埃及政府投下鉅資，組織一個國立的雷達民族舞蹈團，團員全部有一百五十人，常在國內外公演。

生來愛好音樂的阿拉伯人，善詠春花秋月和花香鳥語，尤其是對於戀愛的歡喜、悲愁等，載歌載吟，且舞且唱，傳統的古典歌謠，風行民間的歌謠，再經過吸收西洋音樂，譜成現代阿拉伯風調獨特的音樂，已有逐漸成爲西歐大眾音樂的趨勢。

阿拉伯的歌謠，能夠唱盡人間的悲歡，有賴於其民族樂器的演奏；如「卡奴韻」：這個樂器，共有二十四條絃綫，彈出纖細而且優美的音色。「紐威特」：這是一種琵琶原形，而最能代表阿拉伯的撥弦樂器。「鎖伊」：這是相傳自古埃及，一直沿用現在的笛子。「達拉波卡」：這是一種空胴的筒殼，鋪張羊皮而成的大小鼓。「卡達爾」：這是把胡琴改爲四角形或箱形而成的阿拉伯小提琴。

阿拉伯有幾齣歌謠很出名，如詩人吟遊和大路藝人的「一千零一夜」、「安達拉故事」、「一代英雄亞武適特」等，差不多的阿拉伯人大都會哼唱。

配合民間歌謠的還有手持半月刀載唱載舞的「刀劍舞蹈」，北遊牧民族之間還盛行眞「步槍舞蹈」。

阿拉伯的民族衣裳，仍然在鄉村一帶好好保留着，其特色是美麗的刺，色彩的鮮艷，欵式的複雜等等。

李凱詩譯

中共「人民戰爭」戰略局限性

梅耐寒

本文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魯瓦克，對中共的軍隊及防務作實地觀察後之分析的一部份。魯氏於去年九月曾隨同美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訪平，參觀中共的軍事基地，認為中共的軍力非常虛弱，特別是所謂「人民戰爭」，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目前華國鋒大力鼓吹現代化的國防軍事，顯然認為毛澤東的「人民戰爭」論已過時了。本文對「人民戰爭」的批評，確有其獨特的見解。

就已知的中共正規軍在重要的裝甲機動和戰術空軍方面的力量不足，以及就中共的核子武器祇能對此項不足作有限的彌補而言，顯然中共的軍事安全目前倚重其非正規武力，以及把正規的「人民解放軍」作游擊方式的使用。所以，中共在其防衛計劃中堅持「人民戰爭」的重要角色，並不令人感覺驚奇，而且他們公開宣稱，他們打算在蘇聯發動攻勢時使用游擊戰畧。尤其是，他們表示，敵軍將被容許侵入中國大陸，因此，他們在侵入後將會「淹死在人海之中」。這是中共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主要論調。然而，值得回顧的是，在韓國及印度發生的衝突中，中共的戰畧全然不同，而且明顯地反映出中共努力使戰鬥在中國大陸境外進行的決心。

「淹死在人海之中」

有一點必須指出的，中共的「人民戰爭」戰畧有一些嚴重的限制，這些限制可能未受到一般的認知，但如果它們被蘇聯利用，則可能使中共暴露在軍事威脅（及政治壓力）之下，而面對此種情勢，中共將無任何有效的防衛。

可以了解的是，在越戰的經驗之後，尤其是美國可能不願對游擊式的武力及游擊戰畧的軍事價值表示質疑，進一步說，對於中共「人民戰爭」的想像不但使美國印象深刻，而且還能嚇阻蘇聯。

在「人民戰爭」的範圍內，頭一項最明顯的限制是地理的限制，從這項大規模游擊戰畧的觀點看，中國大陸的眞正形勢是人口密度的形勢，此項形勢顯示，中國大陸百分之七十的區域人口稀少，而且這些人口均密集在分散於廣袤地區內的綠洲式徙殖區之中，雖然游擊作戰在此區域可以進行，但它們對有系統後勤支援下的現代機動武力，將祇能發揮極有限的影響。

如果地方游擊隊反抗入侵的武力，他們將不會造成一個區域安全問題，而祇可能帶來一個點的防衛問題；就所牽涉的游擊隊為數甚少，以及這個開曠地區的大部份缺少地面掩護而言，標準的安全措施（道路巡邏、軍隊運動等）將能非常輕易地把游擊隊予以圍堵。

在「人民戰爭」式的攻勢集結情況下，集結的民兵部隊將是現代正規軍地面與空中聯合作戰的最佳目標。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游擊戰在許多環境下確會得重大的成功，但在沙漠或半沙漠地區却非如此。就這方面而言，應該注意的是：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土地是沙漠。

中共在新疆內蒙處境脆弱

在另一方面，缺乏可靠的「人民戰爭」防衛對於開墾甚少的地區，並無任何重要性可言，因為這些地區不但人口稀少，而且也無進攻的價值。廣袤的西藏高原就是如此的一個地區，但是，中國大陸的西北部，尤其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却非如此沒有價值，而內蒙古北邊開墾甚少的地區當然是具有極大的戰畧重要性。

從蘇聯的觀點看，在中國大陸西北或內蒙，中共對於領土控制若發生任何減弱的情形，則可能讓蘇聯達成三項重要目標：第一、它可能使中共失去對蘇聯從事戰畧作戰的最理想基地；第二、它可能使中共失去某些重要的戰畧設施及軍事工業工廠，或者至少使它們更易於立即被摧毀；第三、它將會破壞中共政權的政治力量，而中共政權係以其保持「領土」完整的能力為主要論據。以新疆的情形而言，不但會使蘇聯產生此種動機，而且還可能給它一個特別的機會。對於新疆的情勢作深入的觀察，就曉得中共在該地區的處境是非常脆弱。

中共在新疆、西藏兩地的殖民政策，不僅從政治方面壓榨人民，在文化方面亦毫不放鬆。西藏外無強國可資依賴，放眼四周，也無其他西藏人民擁有更大的自由。新疆就不同了，鄰近蘇聯中亞的共和國的人民除享有某種程度的宗教自由外，也可反映當地的民意，固然這一切仍是在蘇聯嚴密政治控制下為之。除此以外，該地的少數民族無疑知道土耳其人和回教徒享有自由。西藏、新疆兩地另一個不同之處是為數眾多的漢人在新疆定居，而西藏因地形過高，漢人很少。毫無疑問，新疆本地人對漢人大批移居該地（大多數漢人均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移居），深感不安。

基於這些原因，蘇聯部隊進入該地區，很可能引發本地人巨大的騷動，同時導致漢人的慘遭屠殺，蘇聯中亞地區「共和國」的涉入，不僅將加速蘇聯的軍事活動，同時可能提供蘇聯侵佔新疆一個絕佳的外交藉口，因為蘇聯可以此告訴全世界，這是民族自決的失敗，特別是如果蘇聯並未在攻擊行動結束後，



中共在國共戰爭中採用的人海戰術

正式吞併新疆，它更可理直氣壯地作如是言，外蒙古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雖非蘇聯國土的一部分，却是其忠實的附庸國，蘇聯派有大軍駐紮該地。北面有蘇聯環繞，南鄰中共，外蒙勢必要依靠蘇聯，因爲中共並不承認其獨立。

地理因素限制「人民戰爭」

因此，新疆戰畧動機和本地發展機會二項因素的結合，即予蘇聯以可乘之機，也使這片地區對中共的威脅較其他任何一地來得大，理由如下：

一、人口的因素，使「人民戰爭」無法有效運用。

二、平坦的地形減低原來已居劣勢的中共正規部隊的相對作戰能力，中共部隊適於裝甲隊或空中作戰，絕對不適於步兵行動。

三、反對漢人的民族意識將使蘇聯戰鬥行動更容易，同時使蘇聯擁有一個看似合理的理由，因而減少它在國際政壇上爲此而付出的代價。

目前尚無證據顯示，蘇聯正積極計劃充分利用中共在疆地區的弱點，蘇聯並不排除它選擇武裝干預的可能性。據一位新疆本地可靠人士的消息，自一九六九年起，伊犂河谷的槍擊事件即未曾停止，現仍時有所聞。據說，蘇聯中亞地區的「共和國」的間諜涉及「破壞」活動之中，同時以土耳其語寫成的宣傳小冊，也透過汽球和榴霰彈在各地散布。此外，在中共與蘇聯的邊境上，似乎也有一小撮難民流動（蘇聯中亞生活水準無疑較中共高，個人也可享有較大自由）。

另一個無法充分運用「人民戰爭」的地區就是內蒙古。對內蒙古，我們沒有種族歧異的證據，但是寬闊的平原是裝甲部隊和空中作戰的理想場地，然而因爲人口過於稀少，致無法組成大規模的民兵部隊。因此，適於華東地理形勢（尤其是東北部）的「人民戰爭」，在此却無法作爲有效防衛蘇聯的戰畧。

內蒙古沒有新疆那些易受攻擊的特性，它對中共的重要性遠較新疆爲大，一旦蘇聯控制該區，將立使北平處於被攻擊的危險之下，此外，當年中共與蘇聯合作時，建造的某些重要戰畧設施現仍留在該地。蒙古鐵路就是連接中國大陸工業區與蘇聯西部間最短的一條通路。

地理因素使中共無法以「人民戰爭」作爲首要的防衛和嚇阻戰爭，究其原因，則是因爲一項重要的作戰上的限制。基本上「人民戰爭」是爲了阻止含有敵意的政府的成立（或是打擊當政的政權）而設計，而非殲滅敵國的軍部。毛澤東一夥也就是在與國民政府和日本傀儡政權對抗時，發展出這套戰術。既不需重型武器，亦無需高效率的指揮統御系統，因爲目標本身即散布各處。同時由於武力不集中，部署集中部隊時所需的後勤支援和指揮單位也就沒有必要。此外，由於敵方必須掌握整個領土，以達成其目標，打「人民戰爭」却不需任何固定據點，來擴展勢力，只要隨時隨地抓住機會，對敵方政府加以破壞分裂，不斷對該國的政權提出駁斥，這樣就足夠了。「人民戰爭」戰畧不需要擊敗對方的裝甲或機動部隊，而是針對一旦其機動部隊擊潰防禦的正規部隊時，敵方所建立的保衛領土系統。

「人民戰爭」嚇阻効力減低

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中國大陸人口密集區，「人民戰爭」在對抗敵國佔領部隊；確能發揮高度効力，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即使中共的戰畧核子、戰術核子、和正規作戰能力均不足以嚇阻蘇聯，但是中共可以利用其「人民戰爭」的能力，遏阻蘇聯對這些地區的入侵。

但是此一結論唯有在蘇聯意圖以佔領爲目的，入侵中共的條件下，方能成立，蘇聯或是建立軍事佔領，或是成立一傀儡政權，其中以後者可能性較大。但是如果蘇聯意在屈辱中共政權，摧毀其工業和軍事資產，而不以佔領土地爲終極目的，則「人民戰爭」嚇阻的効力就將大爲減低。

民兵游擊隊和配備輕型裝備的中共正規部隊，在對抗蘇聯地面部隊大規模攻擊，和大批集結機動部隊時，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只有力量薄弱的中共反坦克部隊（和工兵部隊）可以發揮作用。而在對抗中共工業和政權中心所遭受的（非核子）戰畧空中攻擊，「人民戰爭」多半發揮不了作用，以中共目前（以及未來數年）的狀況而言，其空防體系無法對蘇聯的空軍武力進行持久戰。

柏蒂·赫斯特假釋後的生活

尹靜心

柏蒂·赫斯特的父親用了一百五十萬美元把她保釋回家，雖然獲得自由，但所過的生活幾乎像監禁般。即使在「家中」，一天廿四小時仍然有三至六名她父親雇用的警衛輪流保護。她的日常生活是散步、騎馬、上教堂彌撒、逗逗狗兒，或偷偷地吸食大麻。她多半的時間都是和雙親、家人、以及警衛、律師度過。

據最近的外電報導，於一九七四年因在黎爾運動器材店的槍擊案被起訴的柏蒂·赫斯特，已經由洛杉磯法庭處以五年假釋而釋放了她。

這位三年前被綁架，而後參與共生解放軍搶劫行動的美國赫斯特報業巨子的女兒柏蒂，早已成為全世界人矚目的女孩，大家都想多知道她一點，到底她是個什麼樣的女孩？自從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被保釋回家後，她的生活不知過得怎麼樣？

紐約時報記者會為了尋求「謎底」，以保證不公佈姓名，訪問過柏蒂的親戚、朋友、警衛和佣人等，寫成了一篇精彩的側面報導。

過着軟禁生活

柏蒂目前住在舊金山納柏山莊加里福尼亞路一〇〇一號，這地方是舊金山最好的住宅區之一，而柏蒂就住在山莊的第六層樓套房裏，過着幾乎是監禁般的生活。當然主要是因法律及安全上的顧慮，當她成為新聞人物後，她的生活就不得不被籠罩在驅不散，解不開的陰霾謎團之中了。

即使目前她生活在「家中」，一天廿四小時裏，仍然有三至六名她爸爸僱用的警衛輪流保護着她，沒有一個記者被允許訪問她，她的雙親雖身為新聞界的一員，但却對新聞界非常不信任。

偷偷吸食大麻

目前，她不是在舊金山，就是在赫斯特家庭聖西蒙一個佔地一萬四千四百英畝，百年老農莊。這個農莊是美國西岸最大的一片私有土地，也是柏蒂最中意的地方。農莊裏有她祖父建築的城堡，她可以騎馬，也可在小丘上散步，有人說，當她父母與警衛看不見她時，她也會偷偷吸食大麻。

有點像慧雲李

據說，她一直喜歡自己所曾受到的注意，她甚至認為自己的地位近似於一個小小的電影明星。事實上，若比照電影明星，她也確有幾分相似，她有一副美麗的面孔，光潤的肌膚，雖然只有五呎的身高，一百磅的體重，但却纖細而不失風情，尤其當她展露笑臉，轉頭作驚鴻一瞥時，那神情，若天眞無邪，又似萬種柔情，樣兒多少有點像慧雲李或其他三十年代紅星呢！

但是那種巧笑倩兮風靡世界，是與柏蒂無緣的，精神病學家，親戚朋友和作家們都認為她是個「原型的存在者」，流露出的是她的自我。因為她所具有的「勇氣」與「決心」，已使她能瞻望世界，有旁若無人之概。

一百五十萬保釋回家

自從她父親花了一百五十萬元把她保釋回家後，她的「世界」就縮小了，小到只是那個小小的豪華套房。在這房間裏，還保有着古老的希臘花瓶，她祖父聖塞米安產業中使用過的東方地氈以及同樣的家庭畫像，她的寢室也和往常一樣，擺滿了動物玩偶。



生活單調活動範圍小

每天一早起來，她做彎腰的例行運動後，就是翻閱雜誌，尋找她想購

「賓虛」反角史提芬杯

舒望



據法新社報導：參加「賓虛」演出的影星史提芬杯，二日在洛杉磯打高爾夫球時，心臟病突發死亡。享年四十九歲。

史提芬杯是荷里活有名的硬派小生。在未成名前靠唱歌餬口。

英國的名演員米高烈基夫爵士知道他愛演戲，便介紹他在劇團去試演。數天內便升為重要配角，兩星期後便成為主角了。

一九五六年史提芬杯到荷里活，在「諜海浮屍」中任小配角。一位性感尤物一看到他就喜歡，找他去，在她的新片任男主角，這尤物就是碧姬芭鐸。

此後，史提芬杯的星光漸漸發亮，他的影片包括蘇珊海華的「天涯一婦人」，賈萊古柏的「殲虎屠龍」，賀蘭芝的「冷暖羣芳」，主演的影片有「非洲歷險記」，「逃亡記」。

除開是個認真的演員，他還是一個坦白健談的人——那是說，如果他遇到適當的對象的話。

史提芬杯的私生活可說多姿多采了。在羅馬拍「賓虛」，他遇到一位漂亮的歐籍美女瑪莉亞蒂絲莎莎。他們同遊了五月，日子過得非常開心。終告結成夫婦，但不到半載便仳離。此後他過着獨身生活，他的男性美，瀟洒，名氣等使荷里活的美女們對他趨之若鶩，但他對女性興趣不太濃，較親近的女友只有過賀蘭芝兩三數人，都沒有認真發展。他的較大興趣是政治。他最愛的消遣是三五知己喝啤酒，談論世界大局。



柏蒂假釋後，深居簡出，圖為她與一德國牧羊犬，是加州希爾勃羅市副警長奧特曼（左）所訓練，專用以保護她。

置的衣服，在珠寶箱裏的十到十五個翠玉戒指中，選擇當天要戴的戒指，然後吃着沾有白色糖粉的「甜甜圈」和馬鈴薯片，談着她交往過的男友，捧着記事本記下她想做的事，而事實上，記事本常常是空白的，因為她能做的事不多，她的活動大概只是跟着家人在舊金山的大餐館中進餐，或者中午去教堂望彌撒，或者花很多時間去逗逗狗兒。

只要她需要，她父親可以供應她任何東西，但是她似乎並不因此而快樂。

男性對她不感興趣

雖然她新認識很多人，卻談不上有朋友，她曾開玩笑說要再談戀愛，找男性，但有許多男子不要和她見面，他們向試圖牽綫的中間人表示歉意，說他們不感興趣，有一個人甚至坦率的表示：「我不願被捲入。」因此，她多半的時間都是和雙親、家人，以及警衛、律師度過。

接近她的親戚、朋友，有的人同情她，喜歡她，說她有吸引力、熱誠，甚至聰明，但也有人不喜歡她，甚至厭惡她，他們認為她孤傲、自負、無知，還是「未開化的」，視她為邪惡的代表。

恐懼過去生活

無論如何，從十九歲到回家後才過完生日的二十三歲，對柏蒂來說，就像她自己形容的，「像一疊飛落的紙牌」，每一張都是「呈現新的恐怖經驗」。

她會不甘於目前的生活？除了她的心理醫生外，誰也無從正確了解，但是看得出來，她極力在恢復「正常」，她甚至也想找一份職業，或做慈善工作或從事寫作，而後結婚生子，安定下來。（取材自紐約時報特稿）

從陳錦濤遇害談到
中共橫行拉丁美洲

胡養之

中華民國拉丁美洲立法委員，兼駐厄瓜多爾的瓜亞基爾名譽領事陳錦濤，於五月二日慘遭共黨恐怖份子殺害後，據說兇手係一名年輕的華人毛派份子。由於厄國政府准許中華民國政府在瓜亞基爾及基多設置商務處的緣故，因此，親毛派份子已加倍努力，陰謀打擊陳錦濤及愛國華僑。數月前，瓜亞基爾一名毛派份子僑領李科曾經訪問秘魯、利馬，並與那裏的華裔左派份子接觸過，相信與此案有關。

老毛的兩個行動計劃

其實，在毛共的陰謀滲透和輸出暴力的情況下，早已令到整個拉丁美洲都像觸着電流般動亂起來，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本來在拉丁美洲的二十多個大小國家中，除了古巴早已被赤化之外，其餘的絕大部分國家，可以說都是反共的，而美利堅則為美洲國家組織的盟主國。但是為了要包圍或孤立美國，則以蘇聯為首的昔日共產國際，對拉丁美洲的顛覆活動計劃，顯然為時甚久。遠在一九三四年，當莫斯科召開第六屆國際共黨代表大會的時候，全球共有七十名共黨頭子在參加。當時中共的魔頭毛澤東就秘密地對一個拉丁美洲的共黨代表，闡釋了他那項征服美洲的藍圖，並指示其如下行動：

（一）是共黨的特務人員可能不夠分配，必須利用非共黨甚至反共份子去達成任務。換句話說：即共黨的所謂「羣眾路綫」。而主要的則是必須協助那些野心勃勃在野政客們，去奪取政權，使他們得勢之後，便自然而然地會因感激而讓共黨份子容易獲得一席並不重要的職位；然後利用權位去開展其工作，如此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是指導工會領袖如何去將工會份子組織起來，隨時發動罷工事件，以影响當地的社會秩序；並將那些提出抗議的羣眾，表示同情與支持，這樣便可以赢得羣眾的尊敬，亦即所謂「走羣眾路綫」是也。

到了第二次大戰後，共黨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滲透工作更為積極。史達林和莫洛托夫一致認為：如在加勒比海取得了潛水艇基地，那末，在下次大戰發生時，就可增加蘇俄潛艇隊的效能。而對於加勒比海最有利的地區，則是古巴危地馬拉。故首先選擇了危地馬拉為目標，並於一九五四年四月，蘇俄便秘密從波蘭港口載運兩批軍火約三千噸，全部接濟了危地馬拉共黨，從而慫恿它們進行大舉叛亂。那次的叛亂行動雖遭危國陸軍所敉平，當時滲透到政府的幾名親共領袖，也先後逃亡於墨西哥城。可是危地馬拉共黨的潛伏勢力不獨依然存在，且仍造成了連串的恐怖行動！例如：一九五七年行刺前危國總統雅馬斯的衛兵山契茨，便是共黨潛伏於政府中的狙擊手！一九五八年芬提斯當選危國總統後，共黨份子曾數度試圖推翻他的反共政權。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至一九六一年七月間，危地馬拉親卡斯特羅份子，也曾先後發動了三次暴亂事件，均遭政府軍迅速平定；但當美洲國家外長會議，於一九六二年一月通過了經濟制裁古巴的提案時，危地馬拉的警察首長剛沙里滋，立即遭到恐怖份子所殺害！同年二月至三月間，恐怖份子又發動兩次暴亂，先後造成了七十六人傷亡的慘劇！直到同年四月，才將這個共黨的陰謀恐怖組織加以破獲，却仍未能一網打盡。

對中南美的神經戰

當危地馬拉共黨發出所謂「革命」的消息時，美國情報局曾獲得若干正式文件，證明中俄共在西半球建立起橋頭堡，及離間美國與拉丁美洲各國的陰謀；同時發現了危地馬拉隣邦洪都拉斯的「自由黨」，也曾得到共產國際的金錢和印刷品等接濟，令到洪都拉斯當局頓時緊張起來！一九五五年春，在加拉加斯舉行的泛美會議，由於尼加拉瓜贊同美國提議而通過了一次反共決議案，即刻傳出了尼加拉瓜共產黨要謀殺該國當任總統的謠言！並在該國首都附近的海灘上，發現了一批秘密的軍火，證明是共產國際製造而用潛艇運到那裏去的。一九五七年五月，洪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為了爭奪邊界一個小鎮而所發生的衝突，也是共黨從中挑撥和煽動的結果。

至一九五九年一月，古巴卡斯特羅在共黨支持而奪得政權之後，中、俄共對於拉丁美洲的滲透和顛覆工作，便寄托在瘋狂的卡斯特羅身上了。他在同年四月所選擇的第一個目標，是具有戰畧價值的巴拿馬，結果造成一幕戲劇化的「短命的革命」行動。一九六〇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中美洲曾經先後發生的政

變與騷亂事件，不絕如縷！除薩爾瓦多的反共政府被共黨推翻外，尚有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等國，均曾遭受旋風式的騷擾，形成鷄犬不寧的局面！而這種閃電式的神經戰，又迅速地移到了南美洲的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智利、巴西及阿根廷等地。

如所週知；委內瑞拉自從一九五八年推翻了該國前獨裁者詹曼尼斯以來，迄今已先後發生過將近二十次的政變或暴動流血事件，成爲南美洲恐怖氣氛最濃厚的國家！其中以一九六〇年四月那次叛亂的時間爲最長，蔓延的空間也最爲廣闊。直到一九六二年五月間，委內瑞拉警察終於破獲了一個龐大的共黨組織，共計搜出六百五十枚引火待爆的俄式炸彈；並在其首都加拉斯加及外港拉瓜斯拉等地，分別拘捕了親卡斯特羅份子及毛派人物共達八百二十七人。此後雖有一個暫短的平息，然其根深蒂固的委共組織，依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到一九六七年四月，當美洲國家元首在烏拉圭首都舉行歷史性的高峯會議時，委內瑞拉共黨立即發動了中南美洲各國如玻里維亞、阿根廷、哥倫比亞及危地馬拉等地的共黨游擊隊騷亂事件，致令玻里維亞和危地馬拉兩國總統，未能出席參加會議。

美洲共黨猖獗的主因

談到拉丁美洲國家共黨猖獗的主要成因，許多共黨問題專家曾經作過無數次的研討，其所得到的答案是：由於二十多年前，中南美洲國家多爲獨裁政權，他們的控制力非常嚴密，即使國內潛伏有共黨特務份子，也不敢公開活動，更不敢明目張胆成立組織。因此，共黨的發展並不可怕。但自一九五〇年後，這些獨裁政權均紛紛倒台，如阿根廷獨裁了二十年的貝隆，早於一九五五年被推翻；秘魯獨裁者奧德里亞於一九五六年失勢逃亡；尼加拉瓜獨裁者蘇摩沙於一九五六年被刺斃命！哥倫比亞獨裁者梅奈士則於一九五八年被迫下台，逃亡多明尼加；古巴獨裁者巴提斯達亦於五九年被放逐，而古巴從此淪於共黨魔掌！特別是多明尼加獨裁者特魯芝羅的下場，更爲悲慘！這些大獨裁者垮台後的局面究竟是怎樣了呢？

毫無疑問地從表面上看，一般都以爲拉丁美洲的人民反獨裁者的傾向；但實際上則有利於共黨。因爲共黨的策略是多方面的：反獨裁專政固然是共黨活動的憑藉，乘其新政府的根基不穩，及其經濟情形不安定時而鼓動情緒，也是一個最大的成功條件。所以，共黨在拉丁美洲首先施行的陰謀是：往往利用各國人民與政府間的矛盾，借口支持反獨裁革命而乘機滲透；然後逐漸擴大其影響力從而進一步地加以控制。正如智利共黨書記考凡林，在一九六一年多明尼加獨裁者特魯芝羅被刺斃命後所說：『現在這些獨裁者一個個地倒了下去，民主的社會主義的進步少了一層障碍，而爲馬列主義的一大勝利。古巴總理卡斯特羅的革命成功，便是「進步布爾喬亞」的最佳例子，美洲共黨應跟它學習。

離間美與中南美國家

以上話話充分暴露了共黨在拉丁美洲的陰謀，也恰好跟四十三年前毛澤東那項征服拉丁美洲的藍圖相脗合。事實上，在反獨裁政權的活動中，共黨經常扮演鼓勵協助的角色，到了奪權之後，它們便會進一步地滲入的。例如：古巴的卡斯特羅，據說最初並非純粹的馬列主義信徒，由於其革命運動前後受到共方第五縱隊的包圍，被共黨拖下水後而不能自拔，便不得不作進一步的一邊倒了。此外，還有造成共黨活躍的三個因素：

（一）各國中多數經濟困難，而它們總以爲這困難是美國所促成的。因各國貿易的主要對象是美國，農礦產品百分之八十輸往美國，而其需用品也由美國所供應，美國市場的變化，影响各國的經濟；同時也受國際市場的升降影响，以致民生困難。

（二）戰後以來，美國曾以八百至一千億美元援助世界各國，而拉丁美洲各國僅佔其總額百分之二點六，故對美援外計劃深表不滿。

（三）美國基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爲原則，過去對美洲各獨裁政權均維持邦交，使各國人民誤會美國支持獨裁專政；加上共黨的推波助瀾，乘機竊發。因之，美國便成爲被煽動的暴亂份子的眾矢之的了。

據美國參院準備小組調查結果，發覺墨西哥的共黨「大使館」，實爲赤化拉丁美洲的總指揮部。單是蘇俄「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共九百餘人，分爲三十二個工作小組，對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羣島分別進行其工會組織和煽動的工作。在這卅二個小組中，直接管轄或隨時指揮行動的忠實共產黨員，估計在二十五萬以上。差不多在每一個國家中，都設有很活動的單位——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每年大概有一千五百名共產黨員，往返於拉丁美洲與鐵幕之間；特別是在中共大肆輸出暴力時，染有共黨色彩的南美工會領袖，和領有共黨津貼的搖旗吶喊者，更像水銀瀉地呢！

毛共設兩個訓練中心

一九六一年起，中俄共發生思想歧見後，對推行「世界革命」運動的領導權，也發生了爭執；對所有的組織活動已逐步加強。就從那時開始，北平即在拉丁美洲設立了兩個訓練中心；一個由北平直接派遣二百名特務份子僞裝學生，新聞記者及文化專員，潛入各南美國家，從事積極滲透工作。另一個則是專門訓練拉丁美洲共產黨員如何發動游擊戰？如何操縱「小資產階級」？經過毛共訓練的共黨份子，早已在十幾個拉丁美洲國家成立了雙邊性的「文化中心」，作爲顛覆活動的聯絡站，而中共電台每週要向中南美作二十次西班牙語廣播；僞裝「新華社」記者的毛派特務，則被分發到秘魯、厄瓜多爾、智利、巴西等十餘國，從事顛覆活動。因之，厄瓜多爾從那時起，厄共不但與中共特務密切聯絡，且已獲得支援。後來學生罷課，工人罷工並示威暴動，故厄前總統伊巴拉，於一九七〇年六月獲得武裝部隊支持，下令逮捕各單位的左翼份子，甚至副總統巴克里蘇也包括在內呢。可是中共在厄國的勢力甚大，故製造了此次的血腥事件！

韓戰發生的內幕與歷史性事件

美國國務院二月廿七日公佈了原爲機密文件的一九五零年美國外交文書，有關韓戰的文件是其中一部份。過去很多鮮爲人知的事，如美國曾考慮以原子武器攻擊大陸，現在得以公開；很多久爲外界所傳聞的事，如麥克阿瑟將軍建議動用中華民國軍隊，現在得到官方證實。

韓戰雖已過去，但目前卡達正準備把美軍撤出南韓，一旦美軍撤出南韓，保不定中蘇共再度鼓動北韓南侵，果如此，朝鮮半島的形勢，便又走上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時的老路。鑑往知來，本刊特發表該文件的重要部份。

韓戰前夕的美韓關係

背景：一九四八年到四九年，美蘇兩國軍隊雖已分別撤離韓境，但在卅八度綫附近，南、北韓部隊仍然不斷發生衝突。大韓民國國內由於戰亂多年，經濟衰頹，反政府運動則日益猖獗，處境極爲艱困甚且危殆，此際，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於一九五〇年一月發表演說，表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衛綫將往後撤，而把日本及台灣摒棄於防綫之外。另一方面，美國執政黨內極具影響力的參議員康納利，也於數月後接見雜誌社記者時，強烈暗示，美國將放棄韓國。

美國國務院東北亞科員威廉負責紀錄之會議要旨

一九五〇年一月廿日　機密

出席者：韓國駐美大使張勉、負責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巴勒華茲。

張博士（指張勉大使）表示，國務卿最近在新聞俱樂部演講時提到，在遠東地區，美國所關心的衛防綫對韓國究具甚麼意義一舉，令人至感困惑。張博士說，這似乎意味着一個重大問題的提出：人們是否應該認為，美國現在已捨棄了韓國。

負責韓國事務官員紀錄之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四月三四　機密

出席者：負責遠東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韓國駐美大使張勉、龐特（東北亞科員）。

張大使堅請拉斯克接受韓國政府的要求，表明美國的遠東防衛綫將予延長，俾把韓國包括在內。

拉斯克指出，大使所說「防衛綫」實際祇是泛指作爲一個佔領國，美國對日本的責任，或是原屬美國領土的菲律賓，與美國之間獨有的利害關係之類，還是美國所具有的堅強的軍事性關係的西太平洋地區？

張大使強調，韓國政府和國民，對於美國的遠東防衛計劃中竟把韓國明顯地摒除在一邊，認爲事態嚴重。（中畧）

此際，龐特作如下說明：

「以韓國的情形來說，防止共產主義蔓延的最有效方法莫過於建立一個堅強的自我依賴的政府，我們的對韓政策所希望達到的就是這一目標。這是我國政府經過愼重考慮而獲致的判斷。」

美國駐韓代理大使特雷拉德與李承晚總統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五月九日　極機密

李總統提到參議員康納利最近所發表的有關韓國的談話。李總統以尖銳的語氣說，距離韓國數千里之外的人士，說韓國和它的三千萬國民對美國毫無戰畧價值或甚麼的，當然太容易。他接着又說，康納利參議員的發言，無異是公開邀請共產黨奪取韓國。李總統指出，康納利參議員的談話已造成了極大的損害，而自康納利參議員與國務院的密切關係來衡量，似難謂之與美國的政策一無關係。

特雷拉德促請李總統注意康納利參議員發表談話之後國務卿的聲明，並提醒李總統，美國現正繼續向韓國提供軍事性、經濟性、和道義性援助的事實。

負責韓國事務的官員龐特記錄的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極機密

出席者　美國駐韓大使基奧、龐特（東北亞科員）、萊姆尼察少將等。

萊姆尼察少將指出，現階段的對韓軍援，在本

質上，乃是政治性的，這是因爲在美國的遠東全般性戰畧上，韓國並未具有任何特別價值的緣故。

姆基奧大使同意此一看法。

美駐韓大使姆基奧致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文件

一九五〇年五月廿日　機密

一般說來，美國政府和國務院的發言，有些地方使我感到憂慮，不得不促請你注意。我所說的是總統、國務卿或其他政府高級官員在官式談話中，在列舉與美國具有利害關係，或爲美國特別關切的國家名字時，經常把韓國的名字剔除於外。此舉常使韓國政府和國民懷疑，美國并不具有支援韓國的堅定決心，而希望在最早機會來臨時放棄韓國。

韓戰形勢圖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聯合國軍隊曾攻到此處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協議停戰綫

一九五〇年九月 共軍曾攻到此處

美駐韓大使姆基奧致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文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　機密

韓國最近暗示有意邀請杜勒斯訪韓，使我憶起常使我耿耿於懷的問題。當美國高級官員前往日本視察旅行時，國務院根據一般慣例，建議在日程中增列韓國的話，我將不勝感激。例如，聯合參謀本部高級官員往往以日本爲終點。不幸的是，那些高級官員們抵達東京時，韓國總統會經發出邀請，但竟無人前來漢城。

美駐韓大使姆基奧致國務卿文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　機密

平壤廣播電台自六月七日開始，發動了新的宣傳攻勢，它提議，根據下述原則，與「愛國各政黨」一齊慶祝八月十五日的解放紀念日：①八月五日起八天內，選出韓國全境的「聯合最高立法機構」；②此一立法機構的第一次會議於八月十五日在漢城召開；③南北雙方領袖在海州或開城舉行預備性聯合會議，討論A、和平的統一方法；B、負責總選的選舉委員會的設置等問題。

美駐韓大使姆基奧致國務卿文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九日　機密

關於前電所說選舉（八月五日到十三日）和聯合最高立法機構的第一次會議（八月十五日）日期的特予指定一舉，自原有的宣傳的觀點來看，也許不無危險之感。但是，這一日程的安排，或者正是使關於游擊活動和共產黨徒的破壞行動乃是統一韓國的唯一途徑之類的論調，變得理直氣壯的工具。甚至正是走向全面性開戰的預備性措施也未可知。

東北亞科科長阿利遜負責紀錄之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於漢城　極機密

出席者：李承晚總統，國務院顧問杜勒斯，姆基奧大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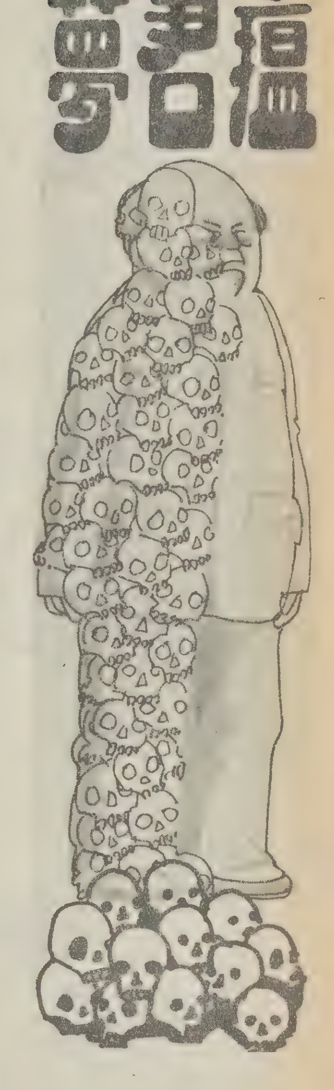
李總統於本日上午要求與杜勒斯舉行臨時會談。李氏除了要求美國明確承諾繼續援助，同時與其他亞洲國家建立地區性組織之外，並深以韓國會否趨向孤立爲憂。李氏表示，在中共鞏固它在大陸的基礎之前韓境的卅八度綫必須加以消除。

杜勒斯答稱，官式條約或同盟，並不一定是對共同敵人採取聯合行動的前提，重要的是，政府透過它的行動來證明它是自由世界忠實的一分子。在這種場合，此一政府在對抗共產勢力時，將能獲得自由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

杜勒斯並且表示，根據美國政府情報方面人士的意見，蘇聯在目前雖不願公然捲入戰爭；蘇聯可能採取的行動是在各國國內教唆叛亂、破壞活動以及陰謀等活動。

杜勒斯進一步說明，美國能夠給予援助的，乃是那些受到共產主義威脅的政府，採取積極的措施，以便抑制自己國內共產邪說的擴展的國家。

瘟君夢



岳騫

沈鈞儒緩緩說道：「努生，你聽我說一句成不成？」

羅隆基連忙說道：「衡老請講？」

沈鈞儒問道：「努生，伯鈞，你們以爲周恩來先生反對毛主席的決定嗎？」

兩人相顧默然，知道周恩來在此時決不可能反對毛澤東決定的事，去找周恩來也是白找。

羅隆基恨恨說道：「我直接去找周禿子，問問他同毛主席講的什麼？」

章伯鈞聽了羅隆基的話，覺得不大妥當，問道：「努生，你找到周禿子又怎樣？」

羅隆基說道：「我要他去向毛主席收回舊話，仍然用中華民國年號。」

沈鈞儒摸着一把花白鬍子，奸笑道：「努生，周禿子會承認他同毛主席講過這段話嗎？」

羅隆基怔了一下，仍然不服，強辯道：「他不承認，我拖他去見毛主席，當面對質。」

章伯鈞苦笑道：「努生，別胡鬧哩，你以爲還是在重慶，在上海時，目前的第三方面還有什麼份量，正是如鴨飲水，冷暖自知，你再多事，會惹麻煩上身的。」

羅隆基不能再爭，支吾說道：「我是爲大局着想。」

沈鈞儒說道：「努生，大局非我輩所能扭轉，一切也只有委之氣數了。」

羅隆基問道：「依衡老看，新政府氣數如何？」

沈鈞儒擺手說道：「不可說，不可說，如之何！如之何！」說過站起身走了。

羅隆基看看章伯鈞說道：「眞是王朗再世，最好能有個諸葛亮出來把他罵死。」

章伯鈞笑道：「此人罵不死的，你不必爲他担心，走吧！我們也該散了。」

中共的國號被周禿子一插科，放棄了堂皇正大的中華民國，改用別的名稱，已經埋下了定時炸彈，不料「國旗」又出了花樣，也算「錦上添花」。

中共原來的國旗，徵求了許多式樣，最後千挑萬揀，挑了兩種，一種是紅底，一顆星左右上角，下角有三條凸出的長條，代表黃河長江珠江。還有一種便是現在見到的「五星旗」了。

這兩種旗最後交到「國旗小組」討論時，絕大部份人都主張用三江旗，尤其是劉少奇，彭眞一批大頭目，他們明白共產黨決不可能與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長期共存，目前只是過渡時期的利用，將來還是要加以消滅的。沒有了這兩個階級，仍然擺在「國旗」上，自然說不過去，若是到時修改「國旗」，不成了通天大笑話。蓋因此，在會場上一羣共黨代表一致贊成「三江旗」，當時也就通了以三江旗爲「國旗」；提交大會討論。

小組散會後，張治中拿了五星旗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本來夜裏不睡，聽說張治中來見，曉得一定有事，立時傳見。

張治中見了毛澤東，兩腿克察一聲立正，鞠躬行禮。

毛東澤打個手勢讓張治中坐下，張治中一直搖頭不肯。毛澤東笑道：「文白兄，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不要把蔣先生的規矩對我，我不是你的長官，說話不必拘束。」

張治中臉紅了一下，在沙發上半個屁股坐下，仍然腰桿挺得筆直。

毛澤東問道：「文白兄，半夜造訪，定有要緊事相商。」

張治中說道：「就是有件事向主席報告，如果主席不同意，只當我沒有說。」

毛澤東說道：「文白兄，不用繞彎子了，有話直說吧！」

張治中說道：剛才國旗小組通過的國旗式樣是用的「三江式的」。

毛澤東說道：這個很好，我們民族未來是由黃河到珠江。

張治中說道：「主席意見自是永遠正確，不過，我們的國家並不是只有這三條河流，還有黑龍江與塔里木河。」

毛澤東沉吟一下，低聲說道：「文白兄，你該知道黑龍江與塔里木河皆同蘇聯交界，將來怎麼演變還不知道，所以只繪出三條河，作爲象徵。」

張治中說道：「主席維護中蘇友好的苦心自使人敬佩，治中担心此旗一旦懸出，一定會有人追問

五大河流何以去其二，海外反動分子可能據此一口咬定我們把黑龍江流域，塔里木河流域都讓給蘇聯了。」

毛澤東點頭道：「這倒是個問題。」

張治中說道：「我更怕史達林元帥會怪下來，認為我們別有用心。」

毛澤東一拍大腿：「對極了，對極了，還是文白兄見解高，不怪蔣先生相信你。」

張治中臉一紅，說道：「治中不是沒有良心的人，實在是感激主席知遇，不能不捨身圖報。」

毛澤東說道：「文白兄，你言重了，我們是患難之交，那年在重慶不是靠你保護，我也許活不到今天。我也不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所以我也一直感激你。」

張治中說道：「這都是主席洪福齊天，主席安全，是中國人民之福，治中哪有什麼力量。」

毛澤東說道：「就這了，國旗一定改用五星旗，你請回，我自會安排。」

張治中鞠躬退出，剛走出房門，江青走出來了，問道：「張松來幹嗎？」

毛澤東摸摸江青臉蛋，笑道：「不是獻地圖，他現在也沒有地圖可獻了。」

江青冷冷說道：「我知道沒有地圖獻了，我以為他來獻女兒的。」

毛澤東說道：「別說得這麼難聽，他實在是來說正經事。」

江青冷笑道：「他這種張松加劉瑾型的人，會有正經事談，我才不信哩！」

毛澤東攬住江青纖腰，說道：「你不能不信千眞萬確是來談正經事。」

江青問道：「談什麼正經事，可不可以說我聽聽。」

毛澤東笑道：「本來不必說你聽的，但是，你認眞來問，我要不告訴你，你一定又扯到不相干的問題上去。」

江青道：「你明白就好，要說就要照實說，假話我也聽得出。」

毛澤東放開江青，說道：「張文白前來，是為了國旗的事，要商量。」

江青說道：「明天天又不會塌下來，用不着半夜來談。」

毛澤東說道：「明天要交大會討論，我起身又遲，等我睡醒，大會已經通過，所以他半夜來談，實在謀國苦心。」

江青說道：「潤之，我一張口你又說我吃醋，你看上他女兒可以，千萬不能看上他，你對他無論怎麼好，能比得上老蔣嗎。他能對不起老蔣，自然也能對不起你，你不要胡塗。」

毛澤東說道：「我們不要把問題扯得太遠，就說現在，他主張不用三江旗，改用五星旗，實在大有道理。」

江青歪頭看看毛澤東，說道：「潤之，我講一句話，說錯了，你不要放在心上。」

毛澤東伸手又抱住江青，大笑道：「怎麼同我也背台詞，你只要不養小白臉，別把我的紅帽子變綠帽，其他沒有任何事我會介意。」

江青推開毛澤東，說道：「我也同你說正經的，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國民黨的旗是靑天白日，是太陽，還射出十二道光，我們的國旗是星星，星星碰上了太陽，到底誰消滅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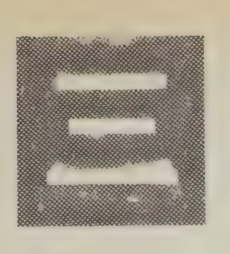
毛澤東當時怔住了。

江青笑道：「我知道你內心裏最忌諱這一類話，所以要先聲明，說出來你可別見怪。」

毛澤東嘆口氣：「你叫我怎麼辦呢？我總不能仍用國民黨的國號，用國民黨的國旗，號召每一個黨員都學習三民主義。」

江青說道：「你眞能那樣作，可就眞成功了，現在問題就在於你拿出來的國號，國旗，主義都不能與對方相比，這場仗的勝負，不要到最後也就看得出來了。」

最後大字報　　**嚴以敬作**



諸葛亮住在隆中，所過的生活是道道地地、半耕半讀的生活。他不能不耕，因爲叔父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劉表的衙門裏並無一官半職。他不能不讀，因爲志趣很遠很大。

他讀書的方法，是注重大的問題及其解決方畧，而不肯浪費時間與精力在瑣碎的、咬文嚼字的「小題目」上。

幾十年前，筆者曾經在巴黎請教過袁世斌（冠新）先生：「什麼樣的人，才可以辦大事，就可以辦大事。」我又問：「怎麼樣的腦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說：「清楚，就是有條理：懂得提綱絜領，把事情分出一個大小先後。」

諸葛亮的親友

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畧」，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說：研究出事情的大小先後，及其處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學，都和他不同，喜歡把書上的字句完全記住，完全背得。這三位的姓名，是：石韜、徐庶、孟建。（他們的號，是廣元、元直、公威。諸葛亮自己的號，是孔明。）

諸葛亮曾經看出這三位同學的志願與能力，說他們將來可以做官，做到刺史太守。（後來石韜果然做到太守，與「守典農校尉」。漢朝的「守」字等於民國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長坂坡之役以後，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軍之手，而回到北方投了曹操，在曹操下邊做到了「右中郎將」與御史中丞，孟建做到了涼州刺史，鎭東將軍。）

三位同學在當時問諸葛亮：「你自己的志願與能力呢？」諸葛亮不肯答覆，只是笑而不言。

他們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實也並不是不知道諸葛亮的志願與能力。因爲，他常常把自己與管仲、樂毅相比。（管仲輔助齊桓公尊王攘夷；樂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國，完全恢復，而且佔領了齊國的十分之九。諸葛亮有志於使得漢朝中興，於此可見。）

當時的一般人都爲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諸葛亮確有比得上管仲、樂毅的能力。

還有兩個人，也很深信諸葛亮是大才。其中的一位姓崔，號州平（名叫什麼，現存的史料沒有記載），是（河北省蠡縣南邊的）博陵縣人，避亂住在荆州。（父親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錢買司徒與太尉的官位，聲譽一落千丈。其後，因爲大兒子崔鈞參加了袁紹的討伐董卓運動，崔烈被董卓關在牢裏；董卓死後，被釋放；李傕來到長安，崔烈死在李傕之手，崔平州是崔烈的小兒子。）

諸葛亮的另一位知己，是長他一輩的親戚，襄陽人龐德公。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是諸葛亮的姐夫。龐德公說：「諸葛亮好比是一條臥龍，還不曾醒，醒了就會飛走。」

龐德公對於自己的姪兒龐統也很稱許，說龐統是一隻鳳雛。（鳳雛，就是雛鳳，出生了不久的鳳凰，將來前途無量。）

龐德公的一個朋友，司馬徽，是潁川郡陽翟縣人，也流寓於襄陽，帶了家眷與龐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個小島之上。這個島，叫做魚梁島。這位司馬徽頗有知人之明，龐德公稱他爲「冰鏡」（三國演義的作者誤寫爲「水鏡」）。所謂冰鏡，意思是：司馬徽極冷靜，能夠冷眼觀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準，像鏡子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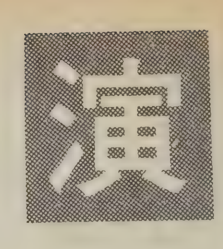
司馬徽的經學、史學、子學、都有相當深的造詣。遠方青年走來跟他念書的頗有幾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這三人都在劉備取得益州以後，作了重要的官：向朗當了幾任太守，做過諸葛亮下面的「丞相長史」，及光祿勳、左將軍；尹默作過「勸學從事」，太子僕射（教劉禪讀左傳）；李仁的兒子李譔作了尙書令史，太子庶子，太子僕射（教劉禪的兒子）。

司馬徽似乎不曾作過諸葛亮的老師，他與諸葛亮的關係，是師友之間；在年齡上比諸葛亮長半輩。

習鑿齒在「襄陽耆舊記」裏面說：把諸葛亮介紹給劉備的，是司馬徽。劉備走到了司馬徽家，專誠拜訪，向司馬徽請教，對當時的局勢看法如何。司馬徽說：「我不過是一個儒生，俗士、根本不識時務，識得時務的，這裏有臥龍與鳳雛二人」。劉備進一步再問：「誰是臥龍？誰是鳳雛？」司馬徽告訴他：「臥龍姓諸葛，名亮。鳳雛姓龐，名統。」

三國志諸葛亮傳，所記載的與此不同；劉備駐屯在南陽郡新野縣，遇到徐庶，對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劉備說：「有一位諸葛亮，是睡在家裏的一條龍。將軍想不想見他？」劉備說：「你就帶他來見我罷。」徐庶說：「諸葛亮這個人，不是可以被我帶來見你的。你應該屈尊去拜訪他。」

於是，劉備便去拜訪，前後拜訪了三次。（這三次，未必如三國演義的作者所說，第一次諸葛亮不在家，劉備遇到了崔平州；第二次諸葛亮又不在家，劉備在途中遇到了石廣元與孟公威；到了諸葛家，見到了諸葛亮的弟弟諸葛均，離開諸葛家，遇到了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最後，劉備在第三次拜訪之時，才見到了諸葛亮，暢談「時務」。也許，劉備拜訪了諸葛亮




蔡東方

三次，三次都見到了，而且也都暢談了。第一次談得就很「投機」；所以第二次再來，第三次又來。前後談了三次以後，諸葛亮完全說服了劉備，劉備也說服了諸葛亮。劉備答應諸葛亮，採納他所建議的政畧與戰畧；諸葛亮也答應了劉備，離開隆中的草廬，跟劉備去新野，從此爲他効勞，到死爲止。）

三國演義關於三顧「茅廬」的描寫，雖然極不正確而文筆十分精彩，也連帶的似乎不太費力而給讀者一一介紹了諸葛亮的幾位好友與岳父黃承彥，弟弟諸葛均。

三國演義中的「茅廬」，諸葛亮自己在「出師表」中稱爲「草廬」。出師表中有這麼幾句話：「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微，學識鄙陋）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魏畧」之說不攻自破

有了這出師表裏的句話作爲證據，魚豢在「魏畧」之中所說，就不攻自破。「魏畧」說，不是劉備去拜訪諸葛亮，而是諸葛亮到了劉備那裏去「求見」。見了以後，劉備因爲從來不認識這個年輕的書生，對他不甚理睬。諸葛亮偏要留在客廳，到了別的客人走了以後，他還不走，劉備仍舊不太睬他，而拿起一隻剛剛有人送來的髦牛尾巴，編結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諸葛亮忍耐不住，就很冒失的說：「將軍有沒有別的遠大志願，還是就這樣以編結髦牛尾巴爲滿足？」於是，劉備才丟下髦牛尾巴，向諸葛亮說：「這是什麼話？我那裏會以編結髦牛尾爲滿足呢？我不過是弄着玩，解解悶而已。」諸葛亮說：「將軍，你看到鎭南（鎭南將軍劉表）比得上曹公嗎？」劉備說：「不如。」諸葛亮又問：「你自己比得上曹公嗎？」劉備只得承認：「也不如。」

魏畧的這一段對話，很像是「戰國策」上策士的口氣。很容易叫人信以爲眞。事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自古以來，像劉備那樣一個爵爲亭侯，官拜左將軍，作過徐州牧，年紀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訪一個二十七歲，姓名「不見經傳」，毫無資歷的年輕人諸葛亮，雖不能說絕對沒有，至少是很不常有，這就是劍備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諸葛亮在隆中，他的草廬裏，對劉備所說的一番話，已經被陳壽濃縮在諸葛亮傳之中。

他向劉備說：「自從有人發起討董卓以來，豪傑並起，各據一方，『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其中，最厲害的是曹操。比起袁紹來，曹操的名氣小，兵少；他却終於以弱勝強，打敗了袁紹。這不僅是天意，或時機，人謀也有關係。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百萬；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挾天子以令諸侯。劉將軍，你是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和曹操較量短長的。」

諸葛亮繼續說：「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較量的人，是孫權。孫家的人割據江東，已經有了『三世』。（陳壽所指的三世，是孫堅、孫策、孫權。陳壽弄錯。孫堅雖則是江東吳郡富春縣人，却並不曾有機會回到家鄉，實行割據。）孫權這個人不僅有易於防守的地盤（有長江之險），而且很得江東的民心。劉將軍，你只可以和孫權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該打誰的主意呢？該打劉表的主意。劉表有了這大好的荊州，北有漢水沔水；南有南海；向東，順長江而下，通到吳郡一帶；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劉表有了這可攻可守的荊州，却毫無用武的能力。「劉將軍，這似乎是老天爺安排好，給你做本錢的。你是不有興趣呢？」

荊州以外，另有一個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該州的州牧比劉表更無能力。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雲南、貴州與陝西南部的）益州；州牧劉璋是一個既糊塗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很肥沃，人民很殷實，劉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這一大片土地，照顧那麼殷實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漢中郡一帶，有居心叵測的張魯，而劉璋不加防備。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換掉劉璋，歡迎一個配得上作他們的州牧的人了。

「劉將軍，你不僅是漢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於四海，聲望極高。你本人又喜歡交結英雄，思賢若渴。你便是一個配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諸葛亮的結論是：倘若劉備能先取荊州，再佔益州，便有了立足點。然後把荊益兩州的內政辦好，把邊界的要害守好，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夷，指雲南貴州的各種夷人與苗族；越，指廣東廣西與越南的越人），同時「結好孫權」（與孫權結盟，建立友好關係。）這樣，便把腳根站穩，可守可攻。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諸葛亮的這一番話，把當時中國的整個局勢分析得瞭如指掌；也把劉備所應該採取的步驟，設計得有條不紊。

其後，劉備得到他的幫助，完全按照這個計劃去進行，先取荊州，後取益州，然後荊益兩州的兵同時出動，用鉗形攻勢對曹家作戰。

萬人意見

卡達撤軍南韓亞洲將後患無窮
共黨勢力膨脹日軍國主義復活
日俄是中國最大異族敵人它們絕不放棄征服中國野心

編輯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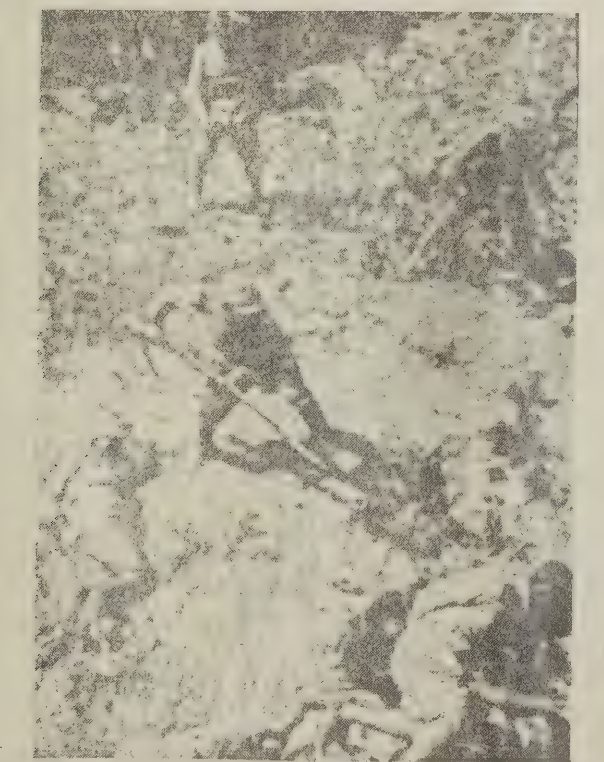
　由於卡達不聽從世人勸告，不接受美軍人對撤軍的中肯忠告，堅持分期把美軍撤離南韓，正引起亞洲人的深切關注，尤是日本，因與南韓一水之隔，南韓不保，日本寒矣，故日本決定加強防衛力量。日本自第二次大戰無條件投降後，盟國禁止日本重整軍備，日本遂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全力進行經濟建設，倘日軍備不受盟軍條約限制，勢必加強國防力量，日本的經濟不會如此迅速發展。

　日前日本鑒於美駐韓軍撤出，提出爲了自身安全，重整軍備，加強自衛力量。盟軍對日本軍備的限制，一定會作出適當的修正。到時，日本的「武運」精神又重展。日本的侵畧野心，由來已久，雖然目前國際的形勢，跟二三十年代不同，但一旦當日本有充足的武力時，誰也不能保證它不會重新走二次大戰的武運老路。

　二次大戰後，日本雖喪失武力侵畧機會，但其侵畧行爲並沒歇止，最明顯是經濟侵畧，在亞洲地區，可謂無孔不入。由於日本的經濟侵畧，因此許多在二次大戰時慘遭日寇迫害的亞洲人，在銀彈轟擊下，不但忘却日軍的獸性行爲，且對他們笑臉鞠躬歡迎。

　中國人最大異族敵人，一是俄人，一是日人，這兩個民族，永遠不會放棄征服中國的野心。目前中國大陸雖在共黨統治下，但共黨政權將必在大陸土地上消失。而日人與俄人，對中國侵畧的野心，絕不會消失，他們可能一個世紀後，又再度對中國進行侵畧。所以說，中國人眼前敵人是中共，而長遠的敵人是日人、俄人。

　卡達撤軍南韓，直接間接給亞洲人帶來的無窮後患。蘇聯已正式支持北韓，要求美軍全部撤出韓國，蘇聯這一聲明，顯然加強北韓南侵的信心



卌一年前的十二月，南京失守，日軍進行了大屠殺。

，倘若美軍全撤出南韓，北韓在蘇聯支持下，南韓是實無還手餘地，到時，朝鮮半島非變成中南半島不可。再說，中共也不放過插手朝鮮半島，這兩個共產國家，無論誰支持北韓，南韓都會岌岌可危。如果朝鮮半島變化，亞洲的安全，不堪設想。

日本已藉美軍撤韓而提出增強防衛力量。增強防衛力量對負共黨勢力，確是日本所必須，然而，日本也可藉此機會重展「武運」，擴軍備戰，將來對亞洲危害並不亞於共黨。日本人侵略成性，中國人吃了它半個世紀苦頭，實不想希望後世子孫再吃這苦頭。因此，卡達一念之差，使到今世及後世中國人面臨兩大困擾，一是共產勢力膨脹，另一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

讀者 八年抗戰客
（六月九日）

福田想造自民黨優勢
輕率締結「日毛和約」

編輯先生：

日本眾議院在五月廿八日的會議中，決定延長十二天的會期來促成日、毛和平友好條約，此項輕率的舉動已引起日本世界日報的重視，而撰文呼籲日政府愼重其事。

世界日報在五月卅日的社論中，共列舉了四項理由：

其一、根本沒有急於締約的理由：儘管有些報紙報導：「日蘇締約後，下一個就是日、中（共）了」，令人不解的是在處理手頭的問題時而未顧及國家的百年大計。

毋庸贅言的是，此次日蘇漁業協定中，日本做了極大的讓步，簽約的這一天正是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廿七日的日本海戰的紀念日，蘇方選擇這一天來簽約可不是偶然的，恐怕是為了洩「日、俄戰爭」之恨的作法，此點，日本國民應該深深瞭解才對。

其二、中共內部情勢不安定：到目前為止尚無法證實華國鋒政權是否安定，自從毛澤東斃命，江青四人帮垮台以來已八個月，中共的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始終未能召開。而參議院長河野於年元月中旬訪問中共時，曾聽說：「鄧小平一個月內可復出」，可是後來也未能兌現。由此可知中共正處於激烈的權力鬥爭中。

其三、日毛締約有成為參議院選舉政爭的傾向：此點更值得注意，福田在謀求促進日毛締約的交涉中，想造成自民黨的優勢，所以在國會結束後，派眾議院長保利携帶親筆函訪問大陸，不可否認的在處理國家重大問題時，不應只顧眼前的利益。

其四、日毛「締約」，本為中共所要求，而為何日本的政界要人却去訪問大陸？站在國際信義立場，理應由中共「政界」要人來日本訪問才對。日本的做法！有失日本自立獨立的立場。

讀者 東洋客
（六月三日）

華葉拉攏黨棍林李明
網羅地頭蛇對抗許韋

目前廣東「省委」分成兩派，一派是親華葉，另一派是親許韋，在批判「四人帮」以後，這兩派的鬥爭更趨嚴重。

由於「省委」的內訌，因而把各種問題帶到了廣東各個地區，各個單位，造成了全省的亂局。

廣東「省委」，以林李明為一派，他們高攀葉劍英，得到華國鋒的支持，網羅了廣東一帮老地頭蛇，自成一個「山頭」。

另外一派是許世友、韋國清，現在被廣州一些共幹稱為「南霸天」，是一個有實力的「山頭」。他們也有根子在「中央」，就是劉伯承、譚震林、粟裕等人，而且他們本身就是「中央首長」。

批判「四人帮」開始時，「南霸天」預定的打擊對象就是林李明，想把他當「四人帮在廣東的死黨」打下去，但林李明得到了葉劍英的保護，所以「南霸天」預定目標沒有得逞。

廣東攪了那麼久批判「四人帮」，只攪出幾個小猫小狗，「運動」就僵化了，原因就是兩個「山頭」勢均力敵，各有各的後台、各有各的人馬，相互難下手。

什麼梁錦棠、紅綫女之流幾個工頭、戲子，成了兩個「山頭」共同的替死鬼。

粵共也公開承認，小猫小狗翻不起大浪，廣東的鬥爭比較「隱蔽」，還有待於深挖細揭……

這些言論，表明雙方不願妥協，留下今後鬥爭的伏筆。

直到最近，廣東還有這種輿論，說林李明是「四人帮死黨」，說經過多方面的挖揭，已有了充份材料，現在是看他本人的態度。

實際上現在「省委」並不敢公開整林李明的材料（秘密整則有可能），林李明的地位也未見動搖。

所以，現在想攪掉林李明的「南霸天」還是有點縮手縮腳的。

林李明跟江青一夥的關係確實不錯，江青南來廣東，曾多次約林李明密談，江青去海南島，林李明也跟着去。

王洪方與廣東那幾個工頭來往，也沒迴避林李明，甚至他們活動的安排，都是跟林李明商量過的。

中共內訌，本無是非可言，要憑林李明與江青一夥的關係，指林李明是「四人帮在廣東的死黨」，也無不可。

而葉劍英有意保林李明，暫時自然無事，下一步的情況如何，這就難料了。

葉劍英保林李明，也不是特別愛他，而是「摻沙子」的手法。誰都知道，現在那兩個「南霸天」都是野心勃勃的人物，不易控制，廣東如果成

了他們可靠的地盤，與「中央」的對抗就可能增強。在無甚得力幹部的情况下，葉劍英只好抓林李明這把砂摻在「南霸天」的地盤上。

華國鋒支持林李明，也出於同樣的理由。

許、韋走錯了一步，要是不打林李明，而改用拉攏的辦法，許、韋的「山頭」就可能更大一些，更穩一些，至少不會有敵對「山頭」的「砂子」摻進來，「根據地」就無患。

許、韋如果與「中央」頑抗，一旦失勢，也可能被指爲「四人帮在廣東的死黨」。

許世友在「文革」幾年間，跟江青一夥的關係，遠比林李明密切，只有華國鋒比得上他。

廣東的兩個「山頭」已經形成，但廣東的幹部多數還在觀望，都不想當那一個「山頭」的「死黨」，這些共幹都學聰明了，明哲保身。

廣東批判「四人帮」死氣沉沉，主要是幹部問題。

攪宗派鬥爭的單位，背後是有人操縱的，都跟「省委」的「山頭」有直綫聯繫。

現在有這種情况，在廣東的幹部中，各擁各的「山頭」，也儘量破壞另一個「山頭」，明顯地分了派，這類幹部，人數雖不佔多數，但能量很大。

像廣東、廣州這種局勢，在大陸不是獨特的。

在一個省或一個市或一個「自治區」中，凡是只攪出三兩個小猫小狗的，這個地區內的裏必然很激烈，故「階級鬥爭」的蓋子還蓋住未揭開。批判「四人帮」怎麽收場，對華國鋒來說，已成了天大的難題，華國鋒正爲此事坐臥不安。

中蘇兩黨關係破裂
責任不能歸咎一方

編輯先生：

最近中蘇共藉國際上一些大小問題互相對罵，攻訐對方，反映出中蘇共關係並不因毛死亡後有所改善，相反裂痕比前加深。蘇共布里茲尼夫指出：蘇聯欲與中共有正常關係，兩國恢復正眞之睦隣行動，其重要性不僅涉及蘇聯與中共之人民，而且可以改善國際關係。並強調中蘇共關係未能進展，責任在中共新領導追隨其舊途徑。布里茲尼夫把中蘇共關係惡化歸咎於中共領導人，誠然不錯，但蘇共本身也是這裂痕的製造者，更可說是始作俑者。

當年毛澤東與赫魯曉夫決裂，雖說是基於老赫修正主義路綫，違背馬列正統，實乃起因於老赫要毛澤東償還韓戰的借欵，並撤回蘇聯在大陸的百多項建設，因而使老毛一怒與之決裂。平情而論，老赫這着棋，確實累得大陸人民好慘，以後之飢荒捱餓，多少與此有關。

韓戰時，老斯出錢，老毛出命，蘇聯已佔了便宜，何况老斯是借錢，只有傻瓜的老毛才上當。而老赫要老毛還債，老毛要向誰還命。大鼻哥的算盤打得的確精，所以老毛與老赫決裂，會得到許多人支持。

目前老華繼承老毛衣砵，當然不會與大鼻哥修好，即使與老修鐵托打交道，也不賣新修老布的賬。中共與南斯拉夫關係愈來愈密切，可見中共反修，只不過是托詞，因爲蘇聯怎麽修，也追不上南斯拉夫。只要毛派當權，老布的修好美夢不會實現，除非毛派倒台，由親蘇派掌權，又當別論了。

讀者 江水清

（六月八日）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流亡淚二首 調寄望江南

封淑英

君不見，黑幕一重重，五月青山[illegible]白，廿年碧水血污紅，依約畫圖中。

民浩刧，國土盡污腥，待罪千門無笑口，流亡一路有哀鳴，能不哭同聲?!

哀梧桐山

[illegible]

飢民蜂湧集梧桐，萬里逃荒[illegible]。但見天堂關莫叩。欲離苦境路難通。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元旦抒感

[illegible]

[illegible]

姚伯衡

石灣姚永錫堂，丁巳年公孫新春團拜，在[illegible]

[illegible]

注三：博羅，東莞，增城三縣宗族。

長洲松柏兄令千金淑儀小姐于歸之喜

[illegible]

[illegible]

新春試筆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陶醉哦吟開筆表。與花相對樂融融。

前題

[illegible]

案頭淸供一叢花。滿室氤氳換歲華。

前題

[illegible]

萬里江山紙上描。及鋒而試友如潮。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花鳥春臺夜敞筵。含毫欲賦舊山川。獨憐抱願何時了。墮地今逢六十年。

前題 丁巳歲朝得瞳字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前題二首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四壁琳瑯皆妙品。欣隨大雅挹淸芬。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終之驚人才調句。聊堪寄傲點烟霞。

前題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一恙老夫何足畏。來年佳節定登臨。

新春試筆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諧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 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04



嚴以敬作

許世友身繫共幫存亡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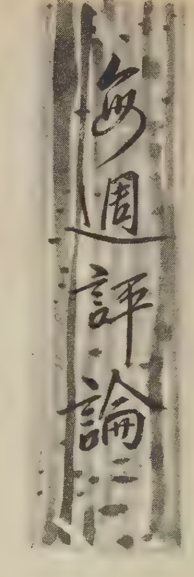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三九〇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鴨脷洲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七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明報部份文字認眞陰功

明報社評常常歪曲事實，特別是接觸到中共問題並可能那是碰到北平政權的痛處問題時，明報的主筆先生就採取蒙混過關的手法，用那種似是而非的字眼爲中共遮羞，實際是欺騙讀者，認眞陰功！

六月十三日明報社評「此心安處是吾鄉」中有一段說：「古時的中國人對故鄉觀念十分重視，人人覺得背井離鄉是莫大痛苦。這種故鄉觀念，現代人却漸漸淡了。香港四百多萬人中，恐怕從別地遷來的還佔了一半以上，大家在這裏住得心安理得，慢慢地也就把香港當作自己的故鄉」。明報主筆先生的「故鄉論」非常高明，特別是「從外地遷來的」那個「遷」字尤其可圈可點。「遷」也者用國語說叫作「搬家」，粵語則稱爲「搬屋」。在香港「搬家」也好，「搬屋」也好，卽或不能完全是有計劃的行動，起碼對於打算遷往的新居要作一番選擇，如環境好壞，交通如何，孩子上學方便不方便等等，都要考慮。起碼不包含有逃避敵人的屠刀，在被迫情況下離開親人和故鄉，有那種「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之感，這才能算作「遷」。

目前香港四百多萬居民中，除了一九五○年以前原有的五十萬左右人口外，到底是有多少是「遷」來的？可以說少之又少。用「遷」還不如用「逃」，所謂「從別地遷來的」實係「從中國大陸逃來的」。明報主筆聽說也就是明報社長查良鏞先生，應該記得一九六二年發生在港粵邊境的飢民大逃亡潮吧？相信查老板會記得的，因爲沒有一九六二年的大陸飢民大逃亡潮，明報就沒有今天。這話是怎麼說呢？可能後從大陸泅水偷渡「遷」來香港的青年不知道，所以在此特別介紹一下。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發生時期，明報的立場接近中共的尾巴報，突然查社長靈機一動，一夜之間「轉變立場」，不但刊登大逃亡消息，更刊出飢民越過梧桐山的照片。香港讀者好奇，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千傳萬，明報銷路是這樣打開的。明報此一「轉變」本來不錯，但近年都越走越歪。試問，一九六二年大逃亡潮中未被捕漏了網而在香港獲得居留權的難胞是由大陸「遷」來香港的嗎？如果明報社評的高論成立的話，以前由摩星嶺而調景嶺的難胞是「遷」來的，以後歷年冒生命危險由水路逃抵香港的大陸同胞也都是「遷」來的了。

就是近年現捕現送的青年，也應該說成是「現遷現捕」，一律都是「遷」，既不是偷渡更不是逃亡。這樣說，才能證實某些人口中的「祖國」，甚麼都有自由，其中包括「遷」移的自由。

在一九七五年中共召開「四屆人大」前的那份「憲法」的第九十條第二項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本來中共在「憲法」所說的「自由」都是寫在紙上徒具形式的東西，儘管如此，在「四屆人大」後公佈的新「憲法」第三章第二十八條中規定有甚麼出版，通信和遊行，罷工等等「自由」，但却把「遷徙的自由」取消了。

顯然，中共新「憲法」中規定有甚麼遊行，罷工「自由」，說是老毛爲江青一伙準備造反奪權埋下的伏筆，至於取消「遷徙的自由」，那是專爲對付被迫下鄉「安家落戶」的青年而在「憲法」條文中採取的措施。如果准許隨便搬家，甲下放到東縣可以「遷」到西縣的，乙下放山區他可以倒流城市，這樣豈不是馬上天下大亂，不堪收拾。

也是六月十三日，該明報「批臭四人帮版」的「讀者報導」欄刊出一篇署名「南風」以「王洪文發跡的前後」爲題的報導。在這篇報導的頭一段中說：「本人以前曾居住於王洪文的老家——長春，最近移居香港」。

這位「南風」的報導之妙尤過於明報社評，社評只籠統地說一個「遷」，而「南風」却乾脆表明他「最近移居香港」。不在大陸過「幸福的生活」和「爲人民服務」，偏偏鍾意「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其人「思想」一定有問題。其實近年有些「合法」出境在名義上是「途經」香港，目的地是他們二十年前爲「參加祖國建設」而離開的僑居地。中共知道，沒有一個國家肯再批准一度回中國大陸「鍍紅」的中國人入境，出境的華僑也知道到香港爲止，再也動不得了。說穿了他們的目地就在香港，因爲香港有自由。但這種人到香港後却顧慮很多，可能是投機，但基本上他們的政治態度是親共的。所以，無論是談話或寫文章，仍多是昧着良心說鬼話，明報「批臭四人帮版」上刊出的「南風」寫的報導用甚麼「最近移居香港」的說法就是一例。

但這種文字，却既爲明報老板所歡迎，也爲明報「批臭四人帮版」（或稱「周部版」或「中國版」）的主編所樂用。

明報的文字，一部份是有毒的，對不明中國大陸眞相的香港部份讀者來說是有害的。特別是它以「中立」姿態出現，更容易騙人上當。

為免受到人們非議
廉署工作有重新檢討必要

萬人傑

上期本刊報導了漢城「韓中日報」發表的專文，揭發香港廉政專員公署設立的內幕。這篇專文的內容，雖然有些第一手資料；卻也有不少穿鑿附會的地方，未可全信。不過，在毀譽不一的情況下，為免受到人們非議，廉署今後的工作方針和辦案作風，都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政治偏見

「韓中日報」專稿作者說：「香港政府處心積慮，制訂一套別出心裁，不但全世界民主國家所無，即他們本國及聯邦各國都未有過的特殊防貪條例，權力之大，調查範圍之廣，可說高明絕頂。英國人統治殖民地確有他們一套手法。不惜重金禮聘業已申請退休的政客姬達，及過去在塞浦路斯島攬政治，後來在香港主持政治部，已退休的英國著名特務工作者彭定國負責建立組織，據說，該署的成員，多數是有『前進』思想的公務員轉投去的，同時，彭定國也調動他在政治部任職時專門調查某方地下組織的舊部，不論其為現職或已退休的警探人員，都歸納在門下；某方面也派人滲透該署，使這權力龐大的機關，染上濃厚色彩，也使香港這民主窗樹蒙上一層陰影。香港居民和公職人員在這陰影下，心理上自然受到很大威脅。」

個人認為，「韓中日報」這段報導太過火了，把廉政專員公署描述成一個「特務機關」是不公平的。廉署成立迄今，並沒顯現濃厚的政治色彩。「韓中日報」把姬達打為「政客」，把彭定國打為「特務頭子」，都與事實不符。廉政專員公署的成員，更不可能大部分是左傾分子。專稿的作者，顯然有政治偏見。老萬對廉署也有意見，只認為不該把箭頭專門指向警務人員，因四百萬香港市民的安全，靠警察保護；香港秩序，靠警察維持，如果因廉署的挖根，使他們不安於位，士氣低落，市民就失去安全保障。

老萬不祇一次談及，廉署反貪手法不應師事共產黨的三反五反，追查十年廿年前舊事，應當「既往不究」，在廉署成立後，仍有貪污受賄行徑，應予嚴懲，這才是合法合理。

譬如，政府下令禁賭，當然在下令之日起生效，不可以追究十年八年前，某人因賭博贏了十萬，現在要他嘔回十萬。

至於「財富與官職收入不相稱」這項罪名，更十分無理。第一、財物所值，由「專家」靠估評定，一雙十元的皮鞋，可能估五十；第二、物業會漲價，六七年時，豪園房子十八萬可以買一層，且連傢私，現值八九十萬，依照現值估計，財富就增了五倍，自然很難相稱；第三、有些精明的主婦，利用積蓄，做些義會賺利，也很易使財富與其官職收入不相稱。因此，這條罪名，除香港外別的地方都沒有。

公務員「執正」來做

不過，「韓中日報」說的也有部分對，因為廉署權力龐大，使香港公務人員、警務人員精神上備受威脅是事實。

作者說：「由於警務人員俱未全力工作，致匪徒猖行無忌，刧掠時有所聞。甚至中國傳統的佣金制度，也為肅貪法例所不許，社會經濟遭受摧殘。貪官韓德，在國際港口大放厥詞，自爆貪污內幕，等如抨擊香港措施；自我暴露貪污內容，使香港政府及香港警界聲譽掃地，甚且利用貪官蕭統炎、劉昌華等，在法庭供述貪污經過情形，使香港政府威信盡失，耗費公帑過億，人力物力之浪費，更不計其數，這就是廉政專員公署成立到現在的成果。可惜市民未見其利，先蒙其害，社會秩序，大受影响。」

該專稿接着說：「公務人員為明哲保身，避免受嫌，對市民任何申請等手續，都持正不阿，毫不徇情，於是演成刁難、麻煩的虐政，導致百業凋零，工廠商號遭受各方機關約束與限制，以至倒閉，飲食業更受到有關單位諸般挑剔，難以經營。建好房子，無法獲得入伙紙，受到不必要的延擱與躭誤，空有樓宇，無法使用。入境受盡限制，旅遊事業受到打擊，無烟工廠，已大不如前，做遊客生意的商店，呈現不景；司機、小販，天天接到告票，不勝其苦，時間與金錢，蒙受莫大損失。香港靠撈偏門為生的估計十萬人以上，面臨末日，失業者眾，鋌而走險，流為盜寇，更增加社會的治安不靖。諸如此類的事，都是由所謂『倡廉肅貪』所引起的。」

由於廉署可怕，公職人員執正來做，既不受錢，也沒有人情講。各行各業如有什麼手續「要通過官府」的話，都被盡力拖延時間，這是事實。

新聞以外

老萬有位飲食業老行尊的朋友，老舖在沙田被拆，乃在大圍另起爐灶，奔走各處官府，辦理手續，裝修好已半年多，迄今未能開業，因爲手續沒辦好，牌照未發下，無從開業。損失之巨，無法估計。他談起來便搖頭嘆息。從前可以想辦法，現在一籌莫展，只有每天到處跑機關催促辦理，可沒多大效果，到現在仍在「等」，使他懷念過去的日子，如果在從前，早已大做生意了。

沒人願意鼓勵貪污，但事實是：沒有貪污的情況下，使商人蒙受的損失，遠大於有貪污時期。因此，肅貪的同時，必須提高公務員工作效率，否則肅貪就成爲對香港人的災禍。

有人的地方就有貪污

下面是「韓中日報」專稿中的一段：

「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參加香港十大社團會議時多數代表力主請求政府正視治安，恢復執行死刑，只有代表中華總商會的王寬誠力排眾議。他認爲『維持治安乃政府應有的職責，我們應該督促政府整肅貪污，使人民不致受到剝削』。表面是慷慨陳詞，實際別有目的。他只是受到指示而作傳聲筒能了。從這種種事實觀察，和那位退休官員對我所說的話，相互印證，足見廉政專員公署的設立，眞正目的並非爲了整肅貪污，而是另有企圖及目標。目前這機構的所作所爲，等於是一個專門製造民間矛盾，互相攻擊、清算、鬥爭、仇視，借機報復洩憤，並受人利用，敲詐勒索，製造新聞的機關。脫下『冠冕堂皇』『名正言順』的外衣，裏面是秉承中共意旨及遵行英國政治目標的實質。廉政專員姬達曾大事宣傳，說人民現在已敢於揭發貪污，告密者日眾。其實，中國人的傳統心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沒有目的及企圖，或爲報仇雪恨，那裏會有人願意費時失事，自尋煩惱，與人結怨之理？」

老萬希望專稿說的只是他個人的猜測，事實不是如此。姑無論廉署設立是否有其他目的，但不容否認已產生了若干阻嚇作用，大部分公務人員都害怕沾上貪污的罪嫌，惹得一身蟻，銀彈政策，再不像從前那樣「水到渠成」了。

至於它產生的副作用，因爲「公事公辦」而使到商民受到更大損失，又豈是香港政府始料所及？

老萬認爲，廉政專員公署的設立沒有錯，錯是錯在廉署的政策、目標及工作無序。設若廉政署一若台灣的調查局，事事講求證據，使犯罪者在罪證之前，俯首認罪，而不是先行將之停薪，扣留旅行證件，每天報到，進行調查的期間，往往達一年半載之久，使受到「嫌疑」的人，精神上遭受極大磨折。同時，更不應把矛頭專門指向警察部門。其實說到貪污，香港政府各機構正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如果廉署不是專注於警察部門，就不會引起「廉署聽命中共」的謠言了。

世界上不論任何國家、任何政體，可說沒有「絕無貪污」的地方。美國，洛歇事件是舉世無雙的貪污醜聞，高官如副總統艾格紐，也以收受回佣而遭罷黜；日本首相田中的貪污，也是民主國家的一大笑話。共產世界，中共自爆的江青、王洪文的奢侈生活，何來這麼多金錢物質？可見，貪污並非香港特產，有人的地方就有貪污。攻擊別人貪污的人，並不就是清白。因此，香港要貪污絕跡，簡直難於登天！

「爲香港前途耽憂」

「本人對上述情形，仔細推敲，不寒而慄」。專稿作出結論說：「我認爲，香港前途，實至危急。」

寫到這裏，他還加上一筆反英論調，這未免把問題扯得太遠、太廣了。

他說：「憶英國人百年前已用鴉片來毒害我國同胞；八國聯軍入京，英國是主兇之一；廣州沙面慘案，屠殺我國同胞，陰謀侵略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雅爾達三巨頭會議，邱吉爾曾說過『不能讓中國統一』的話，這些事實，擺在我們眼前，英國何有所愛於中國人？所謂『肅貪倡廉』，全是假話，鞏固其殖民地統治，才是眞正用心，他們訂的所謂防貪條例，使全港人士都在其控制中，隨時可受到調查拘捕。香港是個小地方，公務員及公共機構的服務者，人數眾多，彼此間往往非親即故，直接間接，都有連帶關係，遂使彼此變成了籠中鳥。」

道理不是完全沒有，但話是說得太偏激。如果說因爲廉署的設立，使到「香港前途危急」，未免誇大其詞，很難使人同意。

專稿最後一段說：「本人曾受共黨荼毒，其手段之毒辣，對人民之苛虐，非筆翩所能形容。冒險犯難，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幸得脫離魔掌，若香港受到中共控制，或被赤化，我們豈不是走投無路？那時，只有受到中共的清算、鬥爭、殘殺、任由擺佈。外國人有輪船、兵艦、飛機，大可一走了之，香港人却是死路一條。我爲香港的前途耽憂，迫得將秘密相告，希望閣下重視此事，予以揭發，若能因此，而使共產黨的陰謀難以得逞，則港人幸甚矣。」

這些話，沒有人會相信是「醉後透露」的。如果香港受到共黨控制，或者赤化，四百萬市民的命運，當然不堪設想。香港政府之向中共作出若干遷就，其出發點是爲延長英國的統治，當然無所愛於中國人。

如所週知，英國經濟遭遇困難之際，從香港得到的幫助不小，因此延長香港統治，對英國是有利的。要延長統治，唯有與中共妥協，港府對中共的遷就，原因在此。但遷就應有原則、有限度。所謂原則，是人權應受保障；所謂限度，內政主權不容干涉。

如果香港政府對中共的遷就，有如「韓中日報」專稿所述，的確太過分一點。但老萬觀察，此文有「內幕」，也有不少穿鑿附會的地方。不過，要不受到人們的非議，廉署的工作，實有重新檢討必要！

許世友身繫共帮存亡



上期萬人雜誌拙作共帮南北對峙一文，曾對許世友之反毛，有約畧介紹，實則許世友爲人，要算共帮軍事頭目中，賀龍之外，最具傳奇性的人物，最近數月來，有關許世友的消息特別多，其人目前不是關天下安危，而是關乎共帮動亂，尤其是華國鋒政權能否穩定，重心亦繫於許世友身上，因此，世人注意力已由北平之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逐漸轉移至許世友身上。

外國通訊社對許世友報導

中國人對許世友的報導且不說，只就外國報紙，通訊社而言，最近兩月來重要的便有三項：

（一）中央社渥太華三月五日專電：多倫多環球郵報報導，現年七十一歲的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去年曾給鄧小平在廣州的多方廻護，許在去年十月推翻急進派的過程中曾扮演過重要角色。同時顯示他的政治和軍事權力，並不限於廣州一隅。許於去年十月間前往南京，事實上已重新獲得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控制過的「南京軍區」控制權。據說，當時許世友逮捕或罷黜了「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環球郵報又說：許可能利用他日增的權勢以影响中共的政治方向，許世友直接關切的全國性問題，乃是鄧小平的政治前途。他並以其影响力期使鄧小平迅速重獲重要權位。因鄧、許之間淵源甚深，另一方面，華國鋒較許世友爲年輕，而且在政治上對許世友自覺有所虧欠。

（二）合衆社香港三月十六日電：從大陸返港的旅客傳述，中共低層幹部廣爲傳佈說：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已被另一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槍殺。據北平官方報導，去年十月初「四人帮」被整肅時，「四人帮」之黨羽曾在上海、南京組織抵抗，由於丁盛對北平已要求鎮壓「四人帮」支持者並採取其他保安措施的命令表現猶豫不決，許世友即被派往南京。丁盛得悉許世友是由黨副主席兼軍委副主席葉劍英派至南京，乃企圖逃走，許在南京機場把他截住，隨開槍將共擊斃。

（三）美聯社香港四月廿日電：英文南華早報今天報導：「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正親自調查「東海艦隊」司令員馬龍的死因（浙江四月十一日廣播：馬龍於上月在執行職務時殉職）。馬龍是在三月廿七日被「四人帮」的黨羽殺害。該報又說，此間傳說，許世友已担任代理「國防部長」。因「國防部長」葉劍英從上月初以來，一直纏綿病榻。

上述三項消息，一二兩項大致相同，在當初，海外人士並不相信，尤其許世友槍殺丁盛一事，一般看法許世友無論如何野蠻，粗獷，也不致於在機場一槍把丁盛打死。但是到了共報消息證實聶鳳智出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時聯想到丁盛垮於許世友之手，並非空穴來風了。因爲許世友盤據「南京軍區」達十五年，聶鳳智是其第一助手，兩人共事自山東算起，前後超過二十年，共產黨雖不講溫情，但仍然有利害的結合，否則四大山頭又從何而來。

許世友整垮丁盛，安了聶鳳智，當年張作霖任奉天督軍時，硬擠走吉林督軍孟恩遠，換了其親信孫烈臣是一個道理，從在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其人有相當大的野心。

許世友出身類似賀龍

許世友的出身非常複雜，他不似共軍其他軍事頭目，一開始就參加共黨，從紅小鬼幹起，曾經參加過其他部隊，情況一如賀龍，只是還未曾如賀龍會上山落草。

許世友於民國前六年出生在湖北黃安縣的農民家庭。因少年失學，故缺乏教養，旣長，好勇鬥狠，行爲乖張，旋至河南少林寺習拳術，未幾入吳佩孚部當兵，逐漸升至連長。

民國十六年六月，吳佩孚殘部潰滅，許世友乃返鄉加入地方會組織。不久，共黨發動「黃、麻農民秋收暴動」，許應時參加。以其心狠手辣，因而見重於共黨。嗣黃、麻暴動之共軍改編爲「工農革命鄂東軍」，許世友得任該軍下級幹部。

民國十七年，許世友隨紅十一軍軍長吳克浩竄擾於鄂、豫、皖邊區一帶，旋又在黃安、麻城一帶再度發動所謂「黃麻暴動」遭到國軍殲滅性之打擊。傷亡慘重，許爲該次暴動僅存之七十三人之一（其餘尚有王樹聲、李先念、王建安、秦基偉等）。

除王樹聲已死，其餘三人目前均當時得令，尤以李先念爲最，但李許之間，目前已逐漸處於對立地位。

民國十九年三月，張國燾將紅十一軍殘部集中改編爲「紅一軍」（軍長徐向前），許世友因以往在軍中當兵，對射擊、格鬥、偵察、游泳、爬山等戰鬥技術，均稍有基礎，且具戰鬥經驗，故在該部昇遷甚速。

當時紅四方面軍爲擴大聲勢，乃將原紅軍第十二師擴編爲紅軍第九軍（軍長何畏、政委詹才芳）原由許世友担任團長之三十四團，亦擴編爲廿五師，由許升任師長（政委陳海松）。同年十月，四川劉湘動員一百餘團之兵力，對紅



許世友在廣州的集會上。

四方面軍發動六路圍攻，許所部被迫退至大巴山下萬源、城口一綫，作困獸之鬥，在物資彈藥十分困難之情形下，死守歷時一年，死傷慘重。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紅四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遵義會議決定，退離川陜「根據地」，強渡嘉陵江，策應一方面軍北上，許率部經閬中、南部、昭化、彰明、中壩、平武等地，渡涪江、經北川、茂縣、汶川，再渡岷江，經理番、懋功，圍攻松潘。因紅九軍軍長何畏負傷，許乃升任該軍軍長。

此後一直到陝北被毛澤東關進監牢，幾乎處死，許世友始終是紅四方面軍中堅分子。

到了抗戰開始，共軍要大量向山東擴張，在徐向前、王建安去山東之後，許世友也隨之去了山東，得到發展，造成他以後的地位。

許世友個性粗暴

許世友個性之粗暴，在山東共軍佔領區人人皆知，手下幹部更畏之如虎：

（一）民國二十九年秋天，許世友到山東接任山東縱隊第三旅長不久，在魯北普台縣，有一天在一個團級幹部會議結束的時候，有位總務處長，跑進房來以阿諛之態對許說：「報告旅長，你有何吩咐！」許世友厲色斥責：「去、去！我不懂說些蜂子朝王狗搖尾。」那位處長乃低頭赧顏而去。事後許世友對左右說：「總務人員嘛！我要給養時你拿來，我要衣服時你拿來，就夠了。天天聽你們拍馬屁，我還打甚麼仗！」

（二）民國三十年春天，在山東半島的蓬萊縣，那時他正受命統一指揮山東半島的共軍部隊，有一天的黃昏，隣村突然有些男、女兒童的哭聲，許派人去探訪，不久，去的人回來報告：「有一位老太太死了，她的兒孫、女兒都在痛哭」。許世友以詫異的口吻說：「奇怪！死了人還哭，那有甚麼好哭！」大概在許世友看來，人死了，可以給野獸吃掉，也可以丟到海裏，大不了埋葬而矣，哭實在多餘。

但許世友作戰確實最勇，陳毅股共軍以他這一股最爲驃悍，能打硬仗且善用「奇兵」，叛亂期間，政府軍許多次戰役皆敗於其手。

許世友因爲出身在北洋軍當過兵，又加入過帮會，初期加入共產黨所過的實際是土匪生活，因此，養成了蠻横的個性。更由於毛澤東把「紅四方面軍」一股百般打擊，許世友個人又身受其毒，內心自然潛伏反毛的意識，但在毛澤東生前，有周恩來林彪支持，許多軍事頭目皆畏其淫威，不敢妄動，陳再道在武漢掀起「百萬雄師」事件、旋起旋敗，更使他們增加了警惕。許世友所以未在毛生前公開反抗，其故在此。



許世友是華國鋒心腹之患

目前許世友已成爲華國鋒心腹之患，據傳華國鋒曾請許世友的「老上司」，前「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出面安撫，徐向前辭以事過境遷，舊的從屬關係，早不存在，自己對許世友實沒有約束力。

還有李先念也是許世友的老戰友，許在長征時，任「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李先念則任「三十軍政委」，地位相等。到了陝北後，李先念獨自向毛澤東輸誠，所以「紅四方面軍」出身大頭目都受到折磨，只有李先念一直飛黃騰達，到了文革時期，所有「國務院副總理」未被紅衛兵揪鬥者，林彪之外也只有一個李先念，可見李先念又向江青投降。在許世友眼內，安能看起李先念這種樣的人，所以李先念愈是擁華，許世友便愈是反華。

也許在許世友眼中看，鄧小平還是値得尊敬，鄧小平二次被鬥，一直未公開認錯，這點也不容易，所以謠傳許世友擁鄧，是比較合乎情理。

總之。許世友此人，在華政權內，可以以「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八字作評，共帮竊據大陸，他出力不小，但是促成共帮滅亡者，可能也是此人。

評當前中共內部的衝突

□□ 李哲夫 □□

中共「副總理」李先念最近對秘魯記者說，鄧小平已恢復名譽，於適當時期內，在中共領袖羣中重掌要職。並強調中國大陸永不會發生內戰。然而實際並不如此簡單，華國鋒為了鞏固實力，一面延宕鄧小平出山，另一面在地方上排除異己，起用親信，因而使廣州的許章集團異常不滿，他們已明顯地對抗北平集團，若矛盾激化，內戰隨時可以爆發。鄧小平復出一而再被拖延，顯見華國鋒意旨，在自己權力鞏固後，才讓鄧小平復出担任虛職，致使華鄧之間矛盾無法緩和。這一切，都使華國鋒權力面臨嚴重挑戰。

鄧小平復出大陸不會內戰

據南斯拉夫新聞社六月十四日報導：前任中共黨副主席鄧小平已被恢復名譽，並將於適當時期在中國領袖羣中重掌重要職務。

南斯拉夫新聞社轉載秘魯拉拔倫薩日報記者之一篇訪問中國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李先念特稿，作出上述有關前任參謀長鄧小平之預測。該秘魯報紙引述李先念所稱：鄧小平乃一頁好同志及優越領袖，其復出對中國之發展將有所貢獻。

李先念說：「鄧小平在較早時被毛澤東主席抨擊，係因他在若干行政措施方面曾過於誇張。鄧小平當時犯錯誤，但四人帮對他之誹謗，則屬於虛構。關於此點，現已被證明。」又說：一九七六年在毛澤東逝世後，內戰之眞正危險曾在中國呈現。他謂：該項危機已由於毛澤東遺孀江青所領導四人帮之被捕而被扭轉。

李先念對外傳的南北對峙辯稱：「我可以作出絕對有力之聲明，在我國內將永不會爆發內戰。因無論領袖輩，大多數人民及軍隊均不容許該上海帮取得權力。海外對中國所會發生情況所知不多，但我們確曾對該上海帮作猛烈鬥爭。」李先念指責該上海帮曾造成六十年代文化革命之過份行為，他們由於欲將黨分裂而奪取權力，曾作出違反毛澤東訓令忠告之行動。

李先念說：當日在患病中之毛澤東曾設立在中共歷史中屬於首創之第一副主席職位，同時提名華國鋒為其繼承人。李並透露上海帮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舉行之政治會議中被挫敗。

華國鋒面臨權力挑戰

雖然李先念如此說，但華國鋒的政治地位，在最近的將來，將要面臨一次嚴重的挑戰。據若干外國記者的報導，中共將在今年內——事實即今後數月內要召開共黨的「第十一次大會」，一般預料，會期可能在七月，或至遲在十月，這次會議，對華國鋒在「十月政變」中所取得的政治地位，具有明顯的重大影响，是華國鋒面臨權力挑戰的一個主要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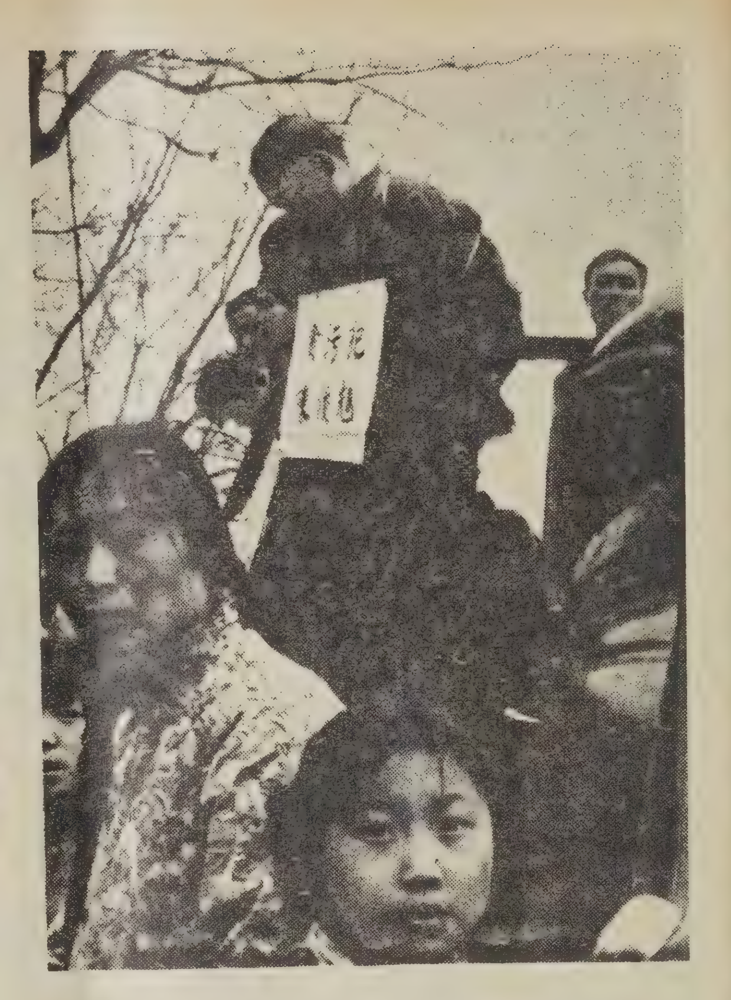
依目前擺在中共新當權派面前的問題來說，共黨「第十一次大會」需要解決的棘手問題相當的多，如對「四人帮」的處理，對鄧小平的出路，「天安門廣場政治事件」性質的鑑定……，看起來都是些次要問題，但是，這幾件事情，却都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作用，都直接對中共的組織路綫和政治路綫產生重大的影响。

以對「四人帮」的處理問題而言，目前新當權派已通過揭批運動，對王張江姚四人確定了罪名，如張、江、姚是「國民黨」分子，王洪文是新生資產階級等，罪名既經確定，處理當然不難，不外是開除出黨，再來個或「殺」或「監」或「管」就是了。但是，第一，誠如新當權派所稱：「四人帮」人數最少，能量却頗大。第二、從「十月政變」後的情勢看，「四人帮」的抵抗運動，至今仍在大陸內的廣泛地區中，彼起此伏。並有激烈的鬥爭，揭、批、捉「四人帮」分子的行動，在各個領域中都不斷在擴大和加強，在這次所謂「學大慶」會議中，都一再提出，要在大慶油田內「一人一事」都不放鬆地清除「四人帮」分子。而在另一個也是被稱為對「四人帮」早就「看在眼裏、恨在心頭」的只有三百戶農民的大寨，也同樣要進行全面的清查，揭發並清除「四人帮」分子。而「四人帮」經營了十多年的上海，雖經華國鋒在「四人帮」被捕後就一舉徹底奪權，大抓大整江派人馬，但直到今天，「四人帮」的勢力在上海仍非常雄厚。上海的「四人帮」分子不僅不逃避鬥爭，屈服於新當權派，反而積極地張貼反抗華國鋒的「大字報」，大攪「打、砸、搶」，同華國鋒新當權派展開文鬥和武鬥。

內部衝突許華分裂

根據以上情況，可見中共承認的「能量很大」及「四人帮」分子表現的廣泛抗拒活動，都是一個昭著的事實。說明了無論「四人帮」是否粉碎或將來還要進一步的粉碎，都未必就是代表對「四人帮」這股「文章」主流勢力的解決。大陸社會上的每一種政治對立形勢，都不外反映着兩個方面的衝突

，即羣眾與共黨之間和共黨內部各派政治勢力的衝突。就後者而言，當前大陸的社會情況，同共黨內部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權力衝突，關係尤其密切。不可忽略的事是：華國鋒「十月政變」後中共中央，仍是毛、江一手包辦在共黨「十大」中攪出來的，共黨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毛、江派人馬。華國鋒一伙背叛了江青「文革派」後，這個百分之五十當然大打折扣，但總之仍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四人帮」勢力仍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就是目前被華國鋒羅列在他一伙中的當權人物，如孫健、吳桂賢、李素文、倪志福、福建的江銀禮以及共軍中的一些中上級領導幹部，是否可算作華國鋒的基石，這都是大可值得懷疑的。至於南方的許世友、韋國清，則既然公開提出要同華國鋒「打擂台」，當然更難把他們估計爲是在任何情況下都衷心支持華國鋒的人。



中共在武漢公審所謂罪犯

華鄧之間的矛盾

至於鄧小平的復出問題，它又說明了「十月政變」後，本來是同病相憐的老幹部之間，目前在新的情勢下又有新的分化。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一批，過去十多年來，他們事事護維「四人帮」權力，直接間接都助長了江青「篡黨奪權」的活動而平安度過「文革」，現在，却一變而爲「爲黨除奸」的粉碎「四人帮」的「英雄好漢」，奪回了「文革」中的損失。鄧小平則在「文革」中倒了兩次，至少第二次倒台是倒於江青「四人帮」之手，他敢於在毛死前就發動老幹部起來跟「四人帮」鬥，並且聲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老實說，僅就中共內部鬥爭而言，鄧小平不但是反對「四人帮」、「爲黨除奸」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且是親冒矢石，親身上陣的第一個人，要說「好漢」，比起華國鋒一伙在毛死後突然下手整毛的孤兒寡婦，鄧小平要「好漢」得多。毛死前利用華國鋒打倒了鄧小平，「十月政變」後，華國鋒則一變而爲「爲黨除奸」的「好漢」，置鄧小平於不顧。且借擁毛，「尊重」毛的決定而遲遲不肯給鄧復職，一面則乘鄧小平出不來之際，大肆撤換一批中共的軍、政幹部，培植自己的人事勢力。從「十月政變」後中共內部出現的幾次擁鄧復出的高潮及華國鋒一再把這個高潮壓下去的情況看，鄧小平問題的鬥爭，在中共內部是非常激烈的，許世友韋國清公然喊出口號，也正是爲鄧小平問題的一種表態。在未來的中共「一次大會」中，鄧小平的問題必須解決，到時候，無論是鄧小平勝利復出或被華國鋒一伙壓下去，都將導致非同尋常的後果，對華國鋒的政治地位都將有不利的重大影响。

鄧復出問題影响重大

討論到鄧小平的問題，不能不牽涉到另外一個更加與華國鋒有直接關係的「天安門事件」。究竟「天安門事件」是反毛事件，還單純是一個因紀念周恩來遭阻撓而爆發的事件。華國鋒新當權派，至今對這個問題連公開碰一碰也不敢。如果說是反毛事件，則紀念周恩來的活動本身就是反毛的。則華國鋒一伙今天的擁周表現，證明他們也是反毛的，同樣也證明他們今天的擁毛是假的，這樣邏輯下去，對華國鋒有現實上的不利，如果說不是反毛事件，只是反江青的阻撓紀念周恩來，那麼，如何解釋最能代表「天安門事件」性質的那句要打倒現代暴君秦始皇的標語口號？如果不對此作出一個乾脆肯定的鑑定，換句話說，對於去年四月七日毛罷免鄧小平，提升華國鋒一事，也就永無一個是非標準。而有關鄧小平問題也不能作出一個公正的處理。則老幹部間的分裂將更加擴大。華國鋒權力是繼續或鞏固的問題，也就一言難盡了。

中共要召開「十一次大會」，當然是要決定一些「重大問題」的。上述看起來是枝節問題，但却是決定「重大問題」的一些最核心，最能影响今後中共政治路綫，組織路綫的東西。時間雖然還有幾個月，但已經可以預料到，華國鋒在中共的政治地位，在這個會議中，將受到非常嚴重的挑戰！

無產階級專政下

在中國大陸，到處可見到階級懸殊，待遇不平的現象，即使共產黨人，也是如此。一個高幹，出入轎車代步，享用一流餐館佳餚；低級共幹，只能進二級餐館。火車上的硬席、硬臥、軟臥，也是按官階高低而乘坐。高幹的薪金每月三百元以上，低級的僅四、五十元。若老百姓與之相比，則又差了一大截。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台。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傳（昭公七年）

階級森嚴．涇渭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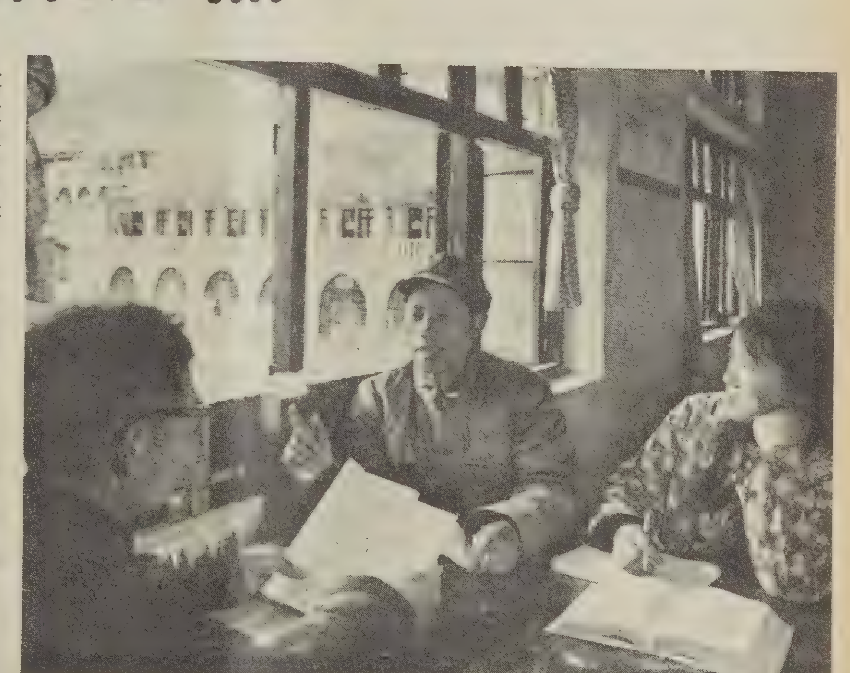
在公元前六世紀，左傳所提到的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只有十個階級。當今的發展是：中共官僚政治現在有三十個特權階級，各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權。北平的西方外交官對中共官僚極爲注意官場禮節一事，甚感驚奇，而中共人員看到有些新國家的外交人員不拘禮節（三等秘書時常對大使直呼其名），也同樣大吃一驚。

中共政權的公務員在與外國人的一切接觸中，都堅持要稱呼每一個人的正確職銜，以衡量應該接受何種招待：在這一方面如有任何不明確的地方，他都會感到不安，甚至焦慮。實際上，他們只是要把控制他們「官式」生活的僵化階級區分，加諸他人，使事物看起來井井有條。沒有任何細節是偶然的一張「官方」照片在報紙上刊登的位置，它的大小，重要人物的出場（或不出場），頭目姓名的排列次序——這一切都有含義，都比東羅馬帝國時代宮廷的儀式更形式化。

中共堅決要不使龍蛇混雜，爲了嚴格區分階級，不計任何代價。比方說，在北平的使館區，要開一個人人可以進去用餐的大餐館，是很容易的事，但是，不僅中國人與外國人要分開（那是當然的），而且，中國人也有兩種不同的餐館，有知識的高等職員和翻譯，不和較低層的人（司機、清道夫、及其他僱人）一起吃飯。

高級共幹．出入轎車

「五七幹校」起初的目的是要讓官僚定期與工人和農人接觸。實際上，絕對沒有這回事：我曾問一名幹部，他在田間工作時，可曾與農人住在一起，他對我的問題頗感震驚。我們應該知道，自從「五七幹校」成爲一種制度以來，它們已成爲官僚在鄉間的小天地。他們和其他的官僚在校園裏種菜、養豬。一個有機會了解農人的生活嗎？當然！一個星期中，總有一兩次，有一個農人會來跟他們談話，告訴他們，毛「主席」和「黨」如何徹底地改變了他的生活。



「五七幹校」已成爲官僚在鄉間的小天地。

在舊中國，達官貴人被稱爲「肉食者」。但是，如果要找一個新的名詞來形容中共的高級幹部，最恰當者莫過於「有車階級」。在中國大陸，除了共黨高官外，別人根本沒有汽車；所有的共黨高級幹部出門皆以汽車代步，也惟有他們才能坐汽車外出旅行。（假如老年人或病重的人，不幸只是個老百姓，那麼，上醫院時，祇有坐手推車，或者是由父母或鄰居友好拉的板車）。

由於所有汽車都是公家的車輛，所以，能夠穩坐在轎車後座的人，等於是有了自由通行證。如果你有事前往中共的衙門，而只是步行前去的話，你一定會被一名警衛、門房或傳達所阻，你要費不少唇舌，說明來意，才能獲准通過第一道大門。如果你坐

着汽車前往，這些守門人老遠看見你的車子，就把大門的鐵柵大開，你甚至無需減速，直駛而入。

在職業官僚的生活中，不坐汽車有時就好像一個人只穿內衣似的。北平有一個新上任的歐洲外交官，他天眞地想，在北平這様一個講求「無產階級革命」的地方，他應該儘可能用自行車代替汽車才對。有一天，他想駛自行車到中共「外交部」參加一項重要會議，但是，被中共的一名翻譯阻止，主動爲他召來「大使館」的汽車，才免去一場可能違反北平官僚作風的風波。

有車可坐，表示已經位居要津，但是，汽車本身也有階級性，型式、顏色和大小，都足以表現地位的區別。低層的「官」坐蘇製、捷克製或中共自製的中型汽車，奶油色或灰色；高級「官員」則乘坐黑色、長車身「紅旗」牌轎車，窗簾深垂，路人無法看到車內的情形。

等級差距．待遇懸殊

北平一般平民喜愛的消遣方式之一，就是每當「慶祝日」的夜晚，聚集在「北京飯店」的大門口，或「人民大會堂」附近，觀看成列的公家汽車，這些汽車窗簾深垂，疾駛而過。這些老百姓既不羡慕，也不覺得難過，他們僅好奇地對這些神秘莫測的頭目的世界，投以一瞥。

「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形式上把某些最明顯的階級區分，加以掩飾，而實質並沒有改變。以火車來說，頭等、二等、三等的名詞已經取消了，可是，現在又分「硬席」、「硬臥」和「軟臥」，等於換湯不換藥，還是和以前一樣，區分爲三等。軍中的階級符號已經取消，而代之以軍官的上裝有四個口袋，士兵只有兩個口袋。以前校級軍官乘火車可以坐頭等，現在的情形是，有四個口袋的軍人乘「軟臥」，而兩個口袋的士兵替他提衣箱。

除了表面的階級威嚴以外，中共高級幹部還依等級的不同，有物質上的好處。各部門薪水的差距相當大（大學裏年輕的講師，以月薪「人民幣」五十元起薪，教授的月薪則爲三百四十元；在工廠中，工資的差距從三十五元到兩百十元），但是，最明顯的差距在「政府」機構中，最低者月薪僅二十元，最高者爲七百二十八元。

王親國戚．充任要職

不過，對那些在中共權力階層中往上爬的人而言，薪水只是次要的考慮，更重要的是有權有勢帶來的一切好處：出國的機會，送子女進大學，爲親戚找安逸的工作，缺乏物資時能弄到各種物品，等等。總而言之，可以「走後門」了。「文革」期間曾嚴格禁止「走後門」，但是，

的特權階級

陳獨塵譯

官僚作風盛行，這種情形也就司空見慣了。

我們必須說明，這種做法來自高階層：大家都看得到毛澤東對家族的偏袒。如果江青不是毛的妻子，她有演戲的天才，又能如何？毛的表侄女王海容進入「外交部」，很快就竄升到「副部長」，也是很明顯的例子。毛的侄子毛遠新，不到三十歲，就做了「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不久，又升爲該省「黨委會書記」。江青的女兒李訥，年紀很輕時，就在「解放軍報」担任要職，也是一例。

某些年輕人突然被中共提拔，這並不表示中共政權信任青年。相反地，向上爬主要是靠年資。在中共政權中，晉升緩慢，它實際上是一個人政權：一九七二年，中共的二十個頭目中，半數是非常老的人——兩個將近九十歲，兩個超過八十，六個超過或將七十歲，而且，在那個小集團中，有三、四個人已經不中用了。中共政權的高級頭目，不知退休或年齡限制爲何物。幹部是介乎最高階層與基層間的「中間地帶」。他們當然享有一些特權，但是，我們也應考慮一下他們的工作是多麼沒有代價和危險。他們不斷在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受折磨。上級的指示故意模稜兩可，如果遭到失敗，頭目可有後退的餘地，而執行政策的人則毫無保障，會在羣衆的怨恨下成爲代罪羔羊。批評毛派官僚政治遲緩和有惰性，是不公平的，因爲在大多數情況下，不採取行動是活下去的最好辦法。他們如何能夠前進？他們必須把羅盤對準毛澤東思想，而毛是一個變化無常，而又十分狡猾的人。

中間路綫．封建思想

各位請自行判斷一下。一個人應該避免偏左，也不應該偏右，但是，幹部在這兩個陷阱之間，又不能走「中間路綫」，因爲中庸是「封建的儒家思想」。於是，左、右中間都有危險，幹部只好閉起眼睛遵行毛的矛盾指示，不發一言。但是！這又錯了！「盲從」是劉少奇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時，所犯的有毒的錯誤。

面臨這一切情況，缺乏理論概念的幹部可能就撇下這些棘手的思想問題，而去從事一些具體的工作。但是，這些工作也有陷阱。如果一名幹部對文化和文學有興趣，他要研究「寫出更生動的作品」，與「揚棄劉少奇派低級趣味及小資產階級意識作品」，兩者之間，如何調和。如果他是一名軍人，他必須避免強調「專」比「紅」重要，因爲這是劉少奇和彭德懷犯過的錯誤。他也不能強調「紅」比「專」重要，因爲這是林彪有毒的「理論」。

（譯自「紐約評論」，作者爲比利時漢學家兼歷史學家西蒙．列斯，一九七二年曾訪問中國大陸六個月）

韓國軍民同仇敵愾

錢希川

卡達撤離韓境美軍，引起朝鮮半島局面不安。由於北韓內部種種困難，無法排除本身危機而可能發動南侵。如果北韓輕啓戰端，必然得到中蘇共支持。蘇聯已公開要求美軍撤離南韓；而中共楊勇在訪平壤時，則揚言如果朝鮮半島戰爭重啓，中共決與北韓「並肩作戰」。因此南韓全國上下，朝野一致，決心保衛領土。南韓人民，對美軍的撤離，不驚不懼，積極防備，準備北韓入侵，迎頭痛擊！

卡達為了協調撤軍的細節問題，派遣了美參謀首長聯席主席布朗將軍及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卿哈比，前往南韓與韓國政府領袖進行洽商。

就韓國的立場看，無論是朝野各方，皆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美國不應撤回其地面部隊。但因撤軍已成卡達的既定政策，韓國退而求其次，希望美國在撤軍能採取一些保障安全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美國在韓國維持嚇阻戰爭復發的力量及提高韓國的國防能力等。

對於撤軍的政策，卡達曾加以辯護，認為美軍自韓國撤回是謹慎而有秩序的。在四、五年內逐步撤出地面部隊，但仍留下情報、觀測部隊及海空軍。卡達在一項訪問談話中暗示，為了幫助韓國抵抗侵略，必要時將使用核子武器。

有關戰術核子武器留駐韓境一事，目前是美韓雙方商談中的主要問題。據報導，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郝爾布魯克曾強調，在韓國境內維持核子武力是件「符合美國本身利益的事。」韓國外長朴東鎮強烈表明，為了確保生存，韓國可能必須進行發展它自己的核子武器，以防美國將目前存放韓境的戰術核子武器及駐韓地面部長一併撤走。值得注意的是，韓國屬於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簽署國，其政府領袖們在過去曾說，韓國不計劃發展它自己的核子武器。

事實上，就韓國本身實力及經濟成長看，應付北韓單獨發動的任何挑釁，應無疑問，問題是北韓共黨幕後一直有中共及蘇共在撐腰，要韓國同時應付這麼多敵人，恐非能力所及。

韓國朝野決心保土

卡達總統雖已提出警告，要中共及蘇聯清楚了解，美國對韓國的防衛承諾是堅定不變的，但韓國朝野已體認到，一個國家的國防完全交付另外一國，是絕對不可靠的。為此，韓國已積極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國防預算，建立本身的國防工業，為美軍撤退預作準備。

在韓國的最前綫，部隊已加強了戰備，聯軍方面在巡邏時，比往常更為謹慎。

一般韓國老百姓，對美國的撤軍計劃，持反對立場，他們希望美方能三思而行。

國會議長丁一權坦率指出不願見到美軍自韓撤退。

美國總統卡達，為了實踐他的競選諾言，作了撤軍的決定，說起來可說很微妙，也可說不微妙。此一決定既牽涉到美國內政問題，也涉及朝鮮半島的和平。

丁一權表示，美國和韓國之間，至今仍有軍事條約的存在，根據此一條約，美國有義務支持韓國，給予相當的保障。

他認為，不管美國減少或是撤離駐韓軍隊，首先得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先保障大韓民國的安全。

丁一權提醒美國要注意到美軍撤離後，南、北韓間空白的關係，另外對雙方軍力是否平衡維持也要顧及。

韓國國會議員金龍泰，對美國決定撤軍一事的看法，則朝向另一角度。

他透露，不管美軍撤不撤，韓國朝野上自朴大統領，下至一般國民，一致決意加強國防，防範任何可能的北韓侵略。

金氏堅決指出：韓國決心保衛領土，絕不容許失去任何一寸土地。由於美軍將撤離，可能會引起北韓的誤解，金龍泰對此特別籲請世人注意。

韓國十分瞭解北韓各部門已完成了入侵南韓的準備。

他們警告北韓，不要因美軍的撤走，而對韓國



美國第二步兵師的士兵在朝鮮半島非軍事區執行防衛任務。

有任何錯誤的判斷，以為韓國的軍隊會弱得不堪一擊。

美軍撤離不驚不懼

美國要撤離駐韓地面部隊的消息，並沒有使韓國的軍民感到惶恐或「震憾」，相反的，韓國社會還是那麼安定，民眾還是那麼鎮定。

五月間，正是韓國春耕的季節，農村似乎絲毫不受美軍撤離消息的影響，還是像往年一樣的按時播種、插秧。

與北韓接壤的鐵原「鐵三角」地區，緊靠着停戰綫，那是北韓侵入南韓的傳統路綫，這些日子裏，除了守衛部隊更加強戒備外，一切景像却十分平靜。農民照常耕作，農婦在小溪中洗衣服。

前綫如此，後方亦一切如常。在漢城街頭，車水馬龍，人潮如湧，商店擺放着各種服飾、食品、器具，生意鼎盛。最能反映經濟景氣的寒暑表——股票市場——並未受到美軍撤離消息的衝擊而產生劇烈的變動。事實上，股票不但未跌，還出現上漲現象。

『美軍撤離的消息，對韓國民心似乎看不出有什麼影響。』一位久居漢城的中國人說，現在南韓情況已非當年韓戰時候所能比擬，當年南韓在沒有什麼防備之下遭受北韓侵略，經過二十多年的備戰，北韓要輕舉妄動，必然要受到南韓的痛擊。

韓國大統領朴正熙充滿信心地說：『我們可單獨把侵略者擊退。』朴大統領的這個觀點亦為軍事家所接受。美國前駐韓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最近表示：如果沒有外力介入朝鮮半島，他相信南韓會贏得這場戰爭。

韓有實量抗拒北韓

軍事觀察家認為，美海空部隊連同韓國陸軍部隊，其力量加起來仍超過北韓力量；同時在未來四、五年內美軍逐漸撤離地面部隊期間，南韓將有足夠時間加強作戰能力，達到國防自立的目標。

一般韓國人的看法是，如果美軍在五年前撤離，南韓防衛北韓侵入的能力便有問題，如今南韓的國防力量已經壯大起來，已有能力擊退來犯敵人。

這幾年來，南韓發展國防工業，已有很大的成就。目前已能生產性能優越的武器，如短程飛彈、重型大砲，自動步槍，並將生產噴射戰鬥機、輕型砲艇，必要時還有能力生產核子武器。

這些年來，南韓除了積極防備北韓南侵外，還致力於經濟發展，並以經濟建設來配合國防工業。最顯著例子，如年產量達二百六十萬噸的現代化一貫作業煉鋼廠及現代化造船廠，均可配合國防工業生產輕重型武器及艦艇。

在交通建設方面，所謂「一日韓國」的交通網已經建立起來，只要戰爭爆發，車輛及部隊均可到達南韓任何角落，達到保衛彊土的任務。

漢城是韓國首都之區，人口七百五十萬，是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然而，漢城居民從不忘大敵當前，必須時時備戰。因此，漢城的市政建政全部為配合國防需要而做，如地下鐵路平時輸運旅客，戰時即作為部隊物資運輸之用。

南韓軍民同仇敵愾

現在漢城又在興建地下商場，表面是為商業上的需要，也是為了備戰之用。在漢城周圍，還可看到各種砲台，只要戰爭一爆發，這個國際性的大都市，立即可成為堅強的堡壘。

最重要的，南韓舉國上下俱有同仇敵愾，抵禦外侮的決心。南韓軍民都知道北韓頭目金日城窮兵黷武、赤化韓國的野心，從未稍減。因此，人人都要有為國一戰的決心。

在韓國，每個月有兩天的國民兵訓練，不論任何行業，到了時間都必須換上軍裝，背上槍枝，接受國民兵訓練；學生並組成護國團，每週均須接受軍事訓練，可以說做到全國皆兵的地步。

韓國最大的木材廠東明木材廠，數百員工把工作服換成軍服，正在空地上訓練，跑步，一副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我們必須靠自己保護自己呀！』這木材廠的教育訓練所所長鄭明豪說。由於員工均有這個認識，人人都樂意把工作服換成軍裝。

北韓隨時可能侵犯南韓，美軍撤離駐韓地面部隊，北韓從事軍事冒險的可能性，或會升高；然而，面對著南韓強大的國防力量及高昂的民心士氣，金日成一定不敢輕舉妄動。誠如韓國國會執政的民主共和黨領袖金龍泰所說：『北韓如果估計錯誤而發動侵略戰爭的話，南韓在朴大統領的領導下，必可把來犯的敵人殲滅！』

清算姚文元五代

大陸客

中共整肅異己，往往追根挖底，清查老賬，上至祖宗，下及兒孫，使他們永遠背上「階級敵人」的包袱。此一鬥爭法則，不但施於普通百姓，且用來對付共黨內的異己分子。四人帮垮台後，華帮對姚文元家庭背景的清算，愈來愈離譜，不但揪了他父親、祖父，居然把他的高祖、曾祖，都扯下來。

中共通過姚文元老家的「貧下中農」開「調查會」、「訴苦會」、「聲討會」等方式去揭姚文元的老底。証明對姚文元勾結王洪支、張春橋、江青，結成「反黨集團」，是「有着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

清算五代

姚文元的祖輩五代，都是大地主。姚文元的遠祖父姚杏山和高祖父姚麟秀，都是有錢有勢的大地主。他的曾祖父寶槐，既是大地主，又是官迷心竅的鴉片鬼，清朝時考得秀才，在姚家祠堂立「文元」匾，先後兩次赴紹興府考舉人，沒考中，瘋癲而死。他的祖父姚西耀，當過圩長，以管理浦陽江堤為名，橫行鄉里，派捐要稅，魚肉百姓。他的父親姚蓬子是地主兼資本家，早年投機「革命」，後來叛變充當「文化特務」。

敲骨吸髓

姚文元家祖輩幾代橫征暴斂、敲骨吸髓，侵吞了大量良田和財產。到一九四九年，他家擁有良田一百一十畝，樓房九間，平房三間，是他們村上廿戶地主中最大的一戶。

姚文元家除了僱用長工、請短工、放青苗、放高利貸等外，還「放忙月錢」，即每年趁村裏有人「稻頭青黃、眼淚汪汪」的缺粮斷炊時刻，用比平時僱短工少十分之二的工錢，先把勞動力買來，到農忙季節，就逼着受僱者放下自己的農活，到他家去幹活。姚家的長工、佣人，大都是身強力壯進去，皮黃骨瘦出來。姚家長工一人要種二、三十畝田，還要管好「三缸」：挑滿水缸，管好糞缸，春滿米缸。吃的是隔餐用餘火爛熱的冷飯，睡的是冷屋簷。晒的是猛日頭，着的是雨淋頭，出的是牛馬力，吃的是豬狗食。

有個在姚文元家當過五年丫頭的說：「我十一歲那年進姚家當了丫頭，服侍姚文元的曾祖母、祖母、祖父母和兩個姑姑，姚家每天要我燒飯、抱小孩、洗衣服、倒馬桶，農忙時節還要晒二、三十畝田的稻穀。姚家向我宣佈了家規：『碗三天，鍋三年』，即摔破一只碗要白做三天，打爛一只鍋要白做三年，當我離開姚家時，七扣八扣，只得了三個銅元」。

轉移浮財

當姚文元出生時，他父親用他曾祖父姚寶槐的秀才匾「文元」，給他起了名字。在中共「解放」上海前後，姚蓬子和姚文元從上海回到姚公埠老家，大擺「敬老酒」，來籠絡人心。中共「解放」浙江後，姚文元和姚蓬子知道「土改」這一關不好過，他父子經過精心策劃，一方面寫信給「農會」，表示要做一個「開明地主」，願把所有土地、房屋「送給」共產黨，暗地裏却把姚文元的祖母從鄉下遷到上海，逃避鬥爭，並把家裏全部「浮財」轉移一空。最後剩下一間一定被沒收的臨街樓房，姚文元父子還偷偷以十六石大米賣掉。

魚肉刻薄

有一個在上海陷共後在姚文元家裏當了九年女佣的，在訴說姚家對她的刻薄，姚文元家吃白米白麵，有魚有肉，却另給她吃包心菜拌麵糊，那時，上海打雜工帶小孩的「褓姆」每月工資普通是「人民幣」廿五元，她在姚家每月工資只有十三元錢。她由於終日勞累。患病昏倒在地，鄰居用三輪車把她送進醫院，姚文元父子既不去看她，也不負責給她治療，她住院十八天，共用了「人民幣」二百元，姚文元分文不給。她出院後，姚家假意讓她回鄉休息一個時期，臨走時把只差三天的一個月工資全部扣發，並把她平時積累的六元儲蓄也吞沒了。不久，姚家就把她的戶口從上海寄回姚公埠，把她解僱了。

謠言·共黨和墮子

古鶴翔

曾經在香港「遠東經濟評論」當記者的何廣平已供認自己是共產黨，並在星加坡從事破壞活動。

何廣平供認，他大力報導社會主義國際對人民行動黨的指責，企圖使人們以爲社會主義國際的指責都是眞實的，他還故意歪曲李光耀的談話，從而顯示星加坡政府所說的話是不眞實的。

從何廣平的口供中，我們應該知道共產黨徒是如何卑鄙的了，共產黨就只是歪曲事實，他們要把假的說成眞，眞的說成假，壞的說成好，好的說成壞。

正義，眞理，良心等美好的事物，全都被共產黨揚棄了。共產黨人唯一的目標就是瘋狂地抓權，一朝權在手，便可胡作妄爲。

爲了權力，毛澤東可以鬥爭劉少奇，可以殺害林彪，可以再次打倒鄧小平，扶植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和華國鋒。

爲了權力，毛澤東可以把周恩來化骨揚灰，可以肆意殺人，可以肆意造謠。

北平「光明日報」於今年三月卅日轉載了「天津日報」批判「四人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指責江青是「最大的造謠公司的總董事」和「總經理」。據說「江記造謠公司」具有如下四大特點：

「一是大。規模大，謠言大。它直接控制了全國主要的輿論宣傳工具，還下設了一些分公司，能公開地把他們製造的謠言迅速傳播到全國全世界。

「二是多。包括製造的謠言多和重複謠言的次數多，爲了影射攻擊周總理，他們可以把孔老二生病的時間提前兩年。江青爲了替自己當女皇製造輿論，她可以讓當時並不老的唐高宗『年老多病』。

「三是厚。就是這個公司的老闆的臉皮特別厚。厚到可以尺寸來丈量。江青本來是三十代王明路綫的積極追隨者，可是她竟無恥地聲稱自己是受王明路綫迫害的，她爭演臭名昭著的『賽金花』主角，竟大言不慚地說，三十年代祇有魯迅和她是反對『賽金花』的。

「四是霸。這個造謠公司的經理，還兼着帽子工廠和『鋼鐵工廠』的老闆，非常霸道。祇許他們造謠撒謊，不許別人闢謠澄清。誰敢說明事實眞相，他們就要倒打一耙，給你扣上造謠的帽子，輕則批判，重則關押。」

我們看了共報對「四人幫」的批判，覺得十分正確，但要指出的是：「四人幫」的黑後台就是中國共產的教主毛澤東！

試想想，要不是毛澤東，「江記造謠公司」怎能控制整個大陸的宣傳？怎能隨便替人「製造帽子」？更怎能「批判」或「關押」人？甚至周恩來也要看「四人幫」的臉色呢！

我們還要指出的是：目前中共的「主席」華國鋒在「文革」初期是依附陶鑄的，後來就投靠林彪，跟着又追隨江青。

可是，江青的「黑後台」剛死，華國鋒就逮捕了他的「恩婆」，接收了「恩婆」的「造謠公司」、「帽子工廠」和「鋼鐵工廠」。

「你辦事，我放心」重複了多少次？「謠言公司」造了多少謠？中國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同胞們都「看在眼裏，恨在心裏」。

無論「毛記謠言公司」、「江記謠言公司」，或者「華記謠言公司」，它們的謊話都再也不能欺騙中國大陸的同胞了，因爲中國大陸的同胞餓在肚裏，苦在心裏，恨在腦裏。

餓、苦、恨，已經凝聚成爲無法撲滅的怒火，這熊熊的怒火將要燒遍共區的鄉村，焚毀大陸的城市，飢餓的、痛苦的、憤怒的同胞在共產巨刼之後，必將獲得新生！

我們有充足的信心，我們有充分的力量光復大陸，因爲我們的力量不但在台灣，而且在海外，還潛伏在共區。

反共聖戰的成敗，決定性的因素是大陸同胞的向背。「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這是萬古常新的定理。

共帮收買一些墮子，派出一些鷹犬在世界各地造謠，雖能愚弄世人於一時，但謠言決不能永遠掩蔽事實的眞相。

當然，共帮已注定滅亡，我們一定勝利；但在滅亡之前，共帮仍在掙扎着。

爲了救亡，共帮不但收買一些外國人，也收買一些有中國血統的外籍人士，還收買若干潛伏在自由報刊中的墮子。——對這些傢伙，我們一定要認眞對付！

最後，抄錄詩人藍海文兄的「飯碗」作結：

一隻飯碗累死多少人？
害得人甘心做狗，
害得人六親不認，
害得人敵我不分，黑了良心。
一隻飯碗累死多少人？
飢餓的嘴巴製造無數謠言，
貪婪者的眼睛冒着恐怖的兇餤，
他們心懷刀劍却笑臉相迎！
啊，金錢、權力與愛情，
只有你照出他們的黑心！
有人不爲五斗米折腰，
有人落魄竟爲了一個斗等！

流落在荷蘭的南摩鹿加人

尹靜心

南摩鹿加人曾是荷蘭皇家印尼軍的精銳。印尼獨立不久，粉碎在南摩鹿加建立一獨立共和國企圖，他們被帶回荷蘭遺散，不准穿着其喜愛的制服，並安頓在破落的營區。這四萬名流落在荷蘭的南摩鹿加人，羣聚而居，拒絕與荷蘭人同化，夢想着重回老家，擺脫印尼的統治，並建立流亡的「南摩鹿加共和國」。可是他們採用暴力手段，劫持人質脅迫荷蘭政府，不但使荷蘭人反感，也使本來同情他們的人，紛紛加以譴責。

荷救人質出動陸空軍

挾持人質事件在荷蘭北部平原的一個清新夏日早晨，因二四七五班火車上的死亡及毀壞而宣告結束。在太陽初昇，薄霧漸漸消失的時候，距離鑿事火車一公里的一個交滙點上，發出了自動武器的槍聲。爲營救五十名人質被南摩鹿加槍手困於火車內三星期的戰鬥，在上午四時五十分開始了四分鐘後，荷蘭空軍一架「天星式」戰鬥機衝出蔚藍的天空，在黃色的火車旁閃電般飛過。

但在它飛離現場時，另一架「天星式」戰機，尾部噴射器噴着淺橙色的火焰又出現。

共有六架戰機，它們均在空中盤旋飛行，才在火車上低飛掠過。

被嘈吵聲驚醒的居民，他們仍然穿着睡衣靜靜地觀看，他們在住宅門外擠在一起。

在附近的田野，被噪音驚怕的牛羣及馬匹在農莊內狂奔。

昨夜大雷雨時攻擊隊員已移近火車，在開始攻擊前，先由戰機投擲數個烟幕彈以掩護攻擊隊員。該次空中攻擊很明顯是一種聲東擊西策畧，迷惑南摩鹿加游擊隊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因爲空中轟擊可能危害人質的安全。

最長的二十天

下面是二十日來在學校及距離數哩外的火車上發生的脅持人質事件的詳情。相信它是世上最長的脅持人質的故事。

五月廿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十分，南摩鹿加游擊隊在基里曼脅持一列市際快車，又在十二哩外的保雲史美特佔據一所小學。部份搭客及學生被釋放，在火車上，九男一女的游擊隊威脅五十四名人質，而在學校裏，四名槍手控制了五名教師和一百零五名學生。

五月廿七，星期五，上午四時十五分至六時四十五分，因校內傳染病蔓延，一名教師及全體學生被釋出。二十七名學生被送院留醫。

六月四日，星期六，上午二時至七時五十五分，兩名調解者與游擊隊員在火車上面談六小時，這是事件發生的第十二日，也是外人首次被獲准登上火車。

六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十五分，游擊隊同意釋放兩名孕婦，下午七時二十分，一名南摩鹿加醫生陪同她們離開火車，抵達一醫院度過一夜。

六月七日，星期二，上午十時，游擊隊創下一項脅持人質的新紀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他們的同胞在阿姆斯特丹印尼領事館內脅持人質達三百六十一小時的紀錄則被打破。

六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二十分，游擊隊員召來救傷車送走一患病的搭客。他是車上第三名被釋放的人質。他被兩名游擊隊員扶持離開火車，由紅十字會醫療人員抬上担架、轉送醫院，他患的是心臟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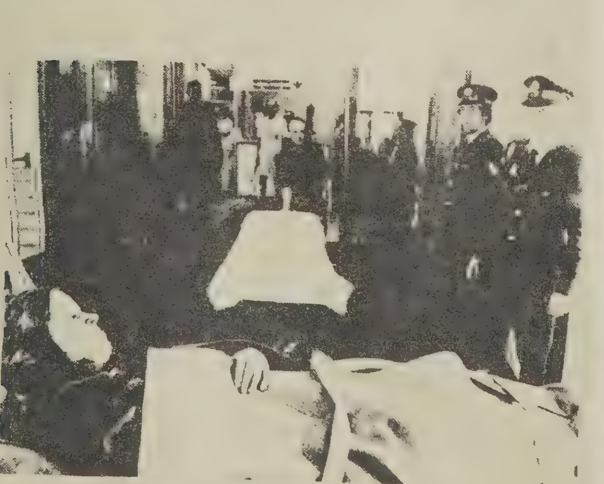
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第二批調解人員登車作第二回合的談判，爲車上人質的生命討價還價，他們逗留凡四小時。

六月十日，星期五下午，政府宣布調解失敗，一發言人說，政府已拒絕先與人質的親屬商討才策劃武力攻擊的要求，下午十時，游擊隊已脅持人質達四百四十五小時，相信是同類事件的世界紀錄。

六月十一日，星期六上午五時，荷蘭軍隊同時突擊學校及火車，低飛投擲烟霧彈的空軍戰鬥機在鐵路上協助，在火車上槍戰，兩名人質及六名游擊隊喪生，包括唯一的女性游擊隊員。在學校的四名教師及其脅持者安全無恙，數名輕傷的人質及其他無恙者被釋放並送往醫院。

四萬流民海天遙望故國

南摩鹿加人劫持火車人質的鬧劇，雖經流血收



中彈受傷的女人質

場，荷蘭政府勢必被迫重新考慮其對境內四萬流亡南摩鹿加人的政策。

對每小時收聽電台新聞報導，通常耐心的荷蘭人而言，這一切太熟悉了。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那一次雙重可怕劫持人質事件之後，爲何又舊戲重演，荷蘭人民不免心頭火起。

這次南摩鹿加暴徒利用一百零五名小學生作爲人質。已導致荷蘭報復性的意念。此一事件結束前仍有四名教師和大約五十五名火車乘客，在暴徒的槍械控制下。

一名被劫持學童的父親絕望他說：「我們第一個念頭是：這一次一定是最後一次。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將他們（南摩鹿加人）趕上一艘船，送回家去。」



六千名南摩鹿加人向被擊斃的六名槍手墳墓所獻鮮花。

南摩鹿加人以及其自二十七年前到荷蘭來受到歷任政府招待的故事，令荷蘭人感到不快。

南摩鹿加人，曾是荷蘭皇家印尼軍的精銳。印尼獨立不久後，粉碎了在南摩鹿加建立一個獨立共不國的企圖。這些南摩鹿加人被帶回荷蘭被遣散，和不准穿着他們喜愛的制服，並安頓在破落營區。

在海牙的一位摩鹿加人類學家林善比西說，遣散的打擊，粉碎了南摩鹿加人整個社會原動的基礎，造成了持續的怨憤。

獨立夢碎秩序瓦解

摩鹿加人羣聚而居，拒絕與荷蘭人同化，夢想着一天重回老家，擺脫印尼的統治。他們建立了流亡的「南摩鹿加共和國」，成立無人承認的政府。

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他們一致的宗教信仰、軍事傳統和以族長爲首是瞻的社會體制，已使他們團結一致，但是大約十年前，在荷蘭誕生激進的新生一代，開始脫離他們父母的節制。走向暴亂的趨勢，於一九七五年十二月達到高潮，當時兩支暴徒，分別劫持了一列火車和佔領了在阿姆斯特丹的印尼領事館。他們打死了四人，然後投降。此次雙重劫持人質的目的，在迫使荷蘭政府放棄其拒絕支持南摩鹿加人脫離印尼獨立的目標。

他們的目的雖然沒有達到，但是他們的作法已使南摩鹿加問題成爲舉世矚目的焦點。老一輩南摩鹿人的和平抗議，根本就未受重視。多數南摩鹿加人譴責暴亂，但是深以年輕的暴徒爲榮。

在荷蘭，過去只右派人士顯示對南摩鹿加人非常有興趣，現在，批評印尼的左派人士，和深以他們的國家如此薄待曾經協助荷蘭建立殖民統治功臣爲恥的自由派人士，對他們都有某種程度的同情。

荷蘭政府仍然拒絕支持摩鹿加人的政治目的，認爲是社會問題，不是回印尼，就是以逐步由荷蘭政府與摩鹿加社區領袖，成立一個混合委員會，希望新的會談將阻止暴行的重演。

荷蘭政府改善了南摩鹿加人的法律地位，給予他們除了投票及服役的一切公民權利。技術上來說多數南摩鹿加人是無國籍的，不過少數擁有荷蘭和印尼公民資格。

現在荷蘭政府遭到抨擊了，說它充滿着自由派的善意，卻始終未盡人意，因爲其政策模稜兩可——南摩鹿加人既從以維持他們假想的共和國及他們私下的半軍事組織，但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卻遭到拒絕。

自由派的荷蘭人担心，更多的暴亂將毒化荷蘭白色人種和有色人種之間的種族關係。有色的荷蘭人不但來自印尼，而且也來荷屬利南及加勒比海。

荷蘭司法部長艾格特，爲未能事先防患本月的襲擊辯護說，唯有警察國家才有辦法制止他們。

這位司法部長的答覆，意味着這一小小激進團體未來的攻擊仍難防患，同時也增加了荷蘭政府尋求某種新策的壓力。

但是在荷蘭政府自由派傳統的結構，似乎不易找到變通之途。

南摩鹿加暴徒劫持火車、人質的最新行動，已顯示出造成荷蘭政府進退失據的一個因素，那就是團結一致的南摩鹿加人社會，正在迅速瓦解之中。

一九七五年，該流亡共和國自封的總統，六十六歲的馬奴沙瑪，出面調解，協助消彌了雙重劫持人質事件。理論上，馬奴沙瑪「總統」，統領三支流亡的南摩鹿加人。

這次所有利用摩鹿加人社會打開暴徒談判過路的嘗試，全歸失敗。咸信，馬奴沙瑪的勢力已日漸衰微，族長一輩的分歧和對立日趨尖銳。

據幾週前的荷蘭報紙揭露，摩鹿加人社會的左派激進領袖，正在爭取越南共黨對其獨立運動的支持。

同時，如人類學家林善比西一類比較年輕的知識份子，已脫離流亡的「共和國」，以建立他們自己的運動，敦促採取比較實際的政策，以與印尼境內其他反抗勢力結盟。

卡達棄盟媚兵

美國國務院宣佈萬斯將於八月底訪平，又據新聞報導說，萬斯預定在六月二十九日發表有關對亞洲外交政策的演說，其中將透露卡達就美毛「關係正常化」所定的初步腹案。其腹案內容究竟如何，具何種程度的彈性，將來與中共談判有無結果，現在都很難逆料，但所繫於世局安危者甚大，尤其必然涉及中華民國的利益，仍需要作一冷靜分析，並提出我們的看法。

卡達政府的外交政策以人權與道德原則為標榜，但接觸現實問題時即產生若干矛盾，甚至在本身利害的範圍內，也不能諧調一致。茲試舉其例：（一）對巴西、秘魯、智利、阿根廷、烏拉圭的人權現狀不滿，謂將以削減援助作具體表示的手段；而對根本蔑視人權的古巴、北越、以至中共則決定以增進關係作為「獎勵」；（二）聲言重視全球性的防務部署，但單獨自韓撤軍則顯示其重歐輕亞的傾向，如謂核子傘的保護與空軍力量即可代替地面部隊，則為何不如法炮製於西德？（三）對蘇聯作「堅持道德原則即影響和解在所不惜」的豪語，卡達並指蘇聯的人權狀況並未改善，這當然表現了可貴的道德勇氣，但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其顧忌何在？非特不加譴責，而且還要「談判」「關係正常化」以示「褒賞」，其故安在？（四）主管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聲言決履行對本區域各盟邦的軍事承諾，一方面又宣佈要與河內政權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而這個政權正是美國締結的和平協定的撕毀者，對美國在此一區域的軍事承諾的最猛烈的打擊者，美國五萬六千名青年的屠殺者，予以外交承認的獎賞，是否等於鼓勵侵略，越戰退伍軍人協會與陣亡將士家屬會作什麼反應？

最大的一個矛盾是循尼基設定的軌道，與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這固然與人權外交及道德原則大相抵觸，但更重要的一個牽制點（不應如美國官方及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之稱為「障礙」），則是與中華民國的現存關係。此又與河內及夏灣拿建交的性質不同。倘接受中共的三條件，則將為美國歷史開首次背棄盟邦與盟約的惡例，後果的嚴重不是美國所能承担得了。卡達之躊躇在於：（一）美國民意反對，即其故鄉喬治亞州議會也有過不得背棄中華民國的決議送達白宮；最近又有佛洛里達州議會通過同類決議；（二）太平洋區尤其日本均將對美國的軍事承諾產生懷疑；（三）第七艦隊不負協防台海義務後，此一真空勢必引起不可預想的混亂。

在八月底前，美毛雙方都有必要作出若于高姿態，為將來實地談判的前奏。因此，萬斯六月底的演說所透露的也不可能是投降式的軟弱政策。但共黨的任何承諾實質上都等於廢紙

日本女子組黨奪權

女性担任日皇

三軍軍官全由婦女担任、公職完全由婦女出任、工會全由女性組成、日皇也由女性担任——這些都是新近成立的日本婦女黨的最終目標。

這個黨，是在今年三月，由一個主張墮胎合法的婦女解放組織所組成，四月一日正式向法務省註冊登記，她們將在今年七月的上院選舉中，推選出十至十三名候選人，作為達成上述目標的第一步。

漂亮的女黨領袖

這個婦女解放組織以及日本婦女黨領袖，是個漂亮的醫生太太，芳齡卅二歲，名叫江城見子（見圖）。她對外國記者介紹了二名候選人。

她說，這兩人是從該組織四千名會員以及五萬名朋友及支持者中，「初選」來的。她所領導的女黨員，個個精通空手道，準備在國會辯論席上與男議員動手，假如男議員阻止有利於日本婦女法案之通過。

這個贊成墮胎避孕合法的婦女解放組織，於一九七二年成立。它宣稱對於粉碎國會強化優生法的企圖以及公開販賣避孕丸的措施，居有首功。

反對自大丈夫

然而，這個組織首度引起日本全國的興趣，是由於它反對剛愎自大的丈夫。

這個組織的會員們所採取的戰略，是接到妻子及情婦的抱怨之後，頭戴粉紅色盔帽，衝進那些男士上班的地方，或是在外邊示威。

江城見子說，她們接到的抱怨，想離婚求助贍養約有五千件。其中二千五百件以有利於女方的方式「圓滿解決」，其餘仍在談判中。

她說，這二千五百個案件能百分之百的成功，是因為「男人」一聽到這個婦女解放組織名稱，即顫抖不已。

建立女性社會

她說，日本婦女黨的最後目標，是在日本建立一個以女性為主的社會。但在目前，這個黨暫時以「民主的議會手腕」達成它的目的。

她說，婦女黨的候選人正為了即將來臨的大選，進行訓練，包括空手道在內，以使在議會中採取強硬手段。

不準男人當兵

當選後，日婦女黨的黨員將致力於修改日本的民法及商法，以便使婦女在社會上有優於男人的地位。

她又說，一旦她的黨當權，將規定只有女性才能進軍校（目前女性全在禁止之列），並將日本防衛廳的軍官，全由女性担任。「這才是防止戰爭的唯一辦法。」江城見子

捧共邪風戢止

一九七七年，整個世界的思想境界與價値觀念，顯然有了若干變化。雖然，近期尚有人認爲「共產主義並不可怕」，「意識形態的鬥爭已不存在」，這只是爲其政治上的不平衡狀態，自我解嘲，不是眞心話，也不符合「人權」調門與事實眞象。

回憶一九七一年，尼克遜、基辛格之流，倡導「和解」，出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隨即把中南半島三個國家數千萬自由人，送入赤色屠夫的刀口，一時盲從附和的親共國家，達數十國之多，西方和日本記者，迫不及待的趕快鑽進大陸鐵幕，發掘「寶藏」，透過傳播工具，對中共統治下的「共產主義天堂」，充滿了讚賞與歌頌之聲，形成了強烈的一面倒的情況。這股邪惡的欺人騙世聲浪，在自由世界中激盪飄揚了好幾年。那個階段，眞是黑白是非不分，黑暗罪惡與光明正義不分的混沌局面，幾乎使稍有正義觀念與自由民主思想的人，產生了悲憤的末日感。

然而，眞理終是不能被謊言埋葬的，近幾年，中共加強國際統戰，鐵幕稍弛，歷時一久，蓄意導演的樣板戲究竟不可能做到天衣無縫；再說，眞正有良知、有自尊心的知識份子，也仍然較帮助中共欺世的說謊者爲多，正猶於四十年代紀德訪問過號稱「赤色天堂」、的蘇聯以後，寫出他眞實的體驗與感受，使得當時人們消滅了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幻想與期望。

有許多事實証明這一點，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大陸眞象，雖然爲中共所惡毒詛咒，指爲僞造，但却帮助了無數人了解大陸的實際情形。蘇辛尼津、沙哈諾夫們向自由世界所作追求自由的呼籲，都能激盪人心，鼓動風潮，讓人們對共產主義以及共黨極權統治，有了較正確而深刻的認識。目前，在蘇聯內部，在東歐各被統治的國家，已明確的顯現出廣大人民追求自由的強烈意念，這與鐵幕外人們一度憧憬共產極權制度的醒覺，乃至深惡痛絕，駁斥批判，有密切的因果關係。

最遺憾的是，對禁錮在中國大陸的八億人民，他們所遭受的精神與肉體的摧殘蹂躪，已遠超過現階段的蘇聯和東歐共黨統制下的人民，不久之前，隨同美前國防部長斯勒辛格前往大陸訪問的霍普金斯大學魯瓦克教授，他曾過到西藏、新疆、內蒙等中共從來拒絕外賓參觀的地方，回國後在「評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訪問大陸的觀感，此文平實而事事有據，立刻引起了舉世研究遠東問題、研究「中國」問題者的重視，已有歐、美、日本等數十家報紙雜誌轉載和電台轉播，這對世界認識中共殘暴獨裁的本質，無疑有極大的帮助。

余秋人

中國人與民主專政

中國人民的罪狀

近來，我發覺「中國人」三字就是一條罪狀——最低限度，歐美各國都認爲如此。烏干達總統阿敏兇殘成性，視百姓生命如草芥，結果英國不歡迎他參助英聯邦會議。可是阿敏的殘暴，不如中共十倍，何以英國保守黨領袖，最近却親自跑到大陸去巴結華國鋒，還引以爲榮？爲甚麼烏干達人民値得同情，中國人民却不値得同情？因爲「中國人」三字就是一條罪狀！

厚此薄彼

由越南逃抵香港的難民，可以轉赴其他國家；但是我國的難胞，却一律押返大陸。爲甚麼厚此薄彼？因爲「中國人」三字就是一條罪狀！

美國高舉「自由」的旗幟，甚至公然支持蘇聯的離心分子；可是對受盡中共摧殘的大陸人民，却一點表示也沒有。爲甚麼？因爲他們都犯了「中國人」這條彌天大罪！

道德外交

每當我聽到歐美各國冠冕堂皇地說甚麼「以道德支配外交」時，總感到有點惡心。

毛澤東的民主專政

中共從前主張「人民民主專政」。據毛澤東的解釋：「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因爲這兩個階級佔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見「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祇有毛澤東的腦袋，才能夠把「民主」和「專政」二字扯在一起，而不覺得矛盾。

「既爲衆人，何云專政？」

陳獨秀在「答常乃息」一書裏說得好：「竊以爲衆人與專，爲絕對相反之形容詞。既爲衆人，何云專制？此亦甚所不解者也。」

變不掉專政尾巴

倘若拿陳獨秀的問題請敎毛澤東，毛澤東也必定目瞪口呆。中共今天已經改喊「無產階級專政」，但我們仍然可以問：「既爲衆人，何云專政？」

中共縱使有七十二變，也變不掉專政的尾巴！

青冥

時事評論

香港對托兒所

執行托兒所管制法例

從六月份開始，港府有關當局正式執行對托兒所的管制法例。這個法例的制訂，顯然是爲了保障兒童身心發展，維護兒童生命安全。故執行這個法例的初期，儘管會引起某種程度的不便，及引起某些人士的不滿，但當局制訂這個法例的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香港的兒童護理及養教工作，會產生一定的促進作用。

由於香港社會結構的變化，及家庭生活的轉變，使到香港居民一向由家人管教兒童的家庭責任及料理工作，逐步由家庭型態轉變爲社會型態。家庭婦女走出廚房，進入社會，固然解放了社會的生產力，解除了婦女的束縛力，及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也形成了家庭觀念的社會化，及社會觀念的家庭化的相結合。這種結合，是現代意識確立的一個特徵。

托兒所的利弊

托兒所及幼稚園在現代意識逐步形成的時候，正是基於客觀需求下，乘勢而起及應運而生。從各方面來看，托兒所及幼稚園對社會進步及經濟發展，確有它的存在必要。

所謂有利必有弊，如何運用這種利及杜絕各種弊，應該是處理一切問題及執行一切措施的原則方法。無可否認，托兒所及幼稚園，因爲當時得令，致在若干人士的盲目設立及濫求發展下，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許多弊端。近數年來，因爲一些錯誤疏忽，使某些托兒所先後發生了嬰孩意外致死的不幸事件。當局爲了吸取教訓及防患未然，於是開始立例管制托兒所和幼稚園，這顯然是一種客觀需求。這也是當局的一種責任。

注意管制後發生的弊端

港府有關方面爲了保障兒童安全及促進兒童健康，去制訂和執行上述的法例，正是負起必要責任的表現。對這種表現，可能會觸及若干人士的個別利益，或導致某些人士的暫時困難，而表示某種不滿。但這些不滿情緒產生的因素，難免有點個人的成份，像有些人士因爲投資設立一些違反標準不合規格的托兒所幼稚園，可能

中共集團

王洪文在中共黨史中，是個很奇特的角色。他以黃浦灘頭的一名小流氓，三翻兩滾，竟然得與毛澤東、周恩來平起平坐，朱德以次的全體共產黨頭目，在名份上全是他的部屬。如果不是毛澤東背後撐腰，不可能有這種奇跡出現。

王洪文發跡前怪行異事

現在王洪文倒霉了，中共新當權派將他發跡前的怪行異事，不斷翻出來「示眾」，中共這一手，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沒有給他們增添光彩。相反的，人們藉此可深一層地瞭解，共產黨是怎麼一個團體。

日來中共又推出了一批關於王洪文的新資料，很有助於人們研究這位「異人」的「異行」。

據中共說，王洪文雖然具有所有中共認爲「紅」的資歷，出身「勞動人民」家庭，當過兵，做過工，種過田，當過共幹。但是，他是爲了逃避農村的艱苦勞動才「參軍」的。王洪文在共軍中時，吊兒郎當，散散漫漫，外出不請假，甚至在戰爭環境下，還經常一個人出去抓魚，「領導」批評他，他就頂撞「領導」。他受不住艱苦生活，常常偷吃老百姓的鹹菜和土豆。他雖然到過韓國戰場，但連敵人的影子還沒有看到，就嚇得喪魂失魄。那時他的上級派他當「通訊員」，他覺得太危險，吵着要到樂隊吹喇叭，沒有獲准，他就大吵大叫。

從共軍「復員」以後，王洪文到了「上海棉紡織十七廠」，學的是保全工。他的師傅對他說：「你好好學，我把技術統統教給你。」王洪文回答說：「不，說心裏話，我不想吃技術飯，要吃政治飯。」他幹了幾年保全工，連一個學徒工的活也不能做。

當副主席偷布

王洪文當上該廠的「保衛科幹事」以後，利用職權，不止一次地偷竊廠裏的財物。有一次，他偷了廠裏的布做襯衫，被發現了，勒令他當場脫下充公。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洪文一心想當「保衛科副科長」，「文革」開始，他又想當廠「文革主任」。由於這些目的都沒有達到，他才起來「造反」。他會多次講過這樣的話：「當初如果叫我當個保衛科長，或廠文革主任，我就不會造反了。」「文革」初期，王洪文和他老婆有這樣一段對話。當時他老婆曾以埋怨和炫耀的口氣，多次向別人講過這樣的話：「你天天在外邊，家裏的事一點也不管了？」王回答說：「等我做了大官，甚麼家務事也不要你做了。那時，榮華富貴夠你享受」。

王洪文於一九六六年十

因爲新例實施，要他們再花費一筆資金，去重新裝置，以使改裝成合乎規格的場所，甚至有些因爲改無可改，致被迫停業。此外，在新例推行後，一些有註冊的托兒所及幼稚園，會乘機提高收費，使某些家長因此而負担加重，等等。這種情況，是必然現象。但不能將之一概看作爲當局立例管制托兒所的弊端。我們相信上述的現象，經過一個時期的「消化」後，會逐漸回復正常。

立例管制是新改革表現

當局着手注意這個有關嬰孩健康及學前教育的重要問題，是香港教育發展及社會進步的表現。社會問題的廣泛性與教育問題的連貫性，是社會型態轉變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如果顧此失彼或重此輕彼，就會形成社會進步的停頓或及教育發展的中斷。值得欣慰的是，香港隨着經濟成長及社會安定，經已用一種循序漸進的辦法，及逐級遞增的措施，去從事和複式的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近年來，對中小學教育制度和考試制度，作出革新性的變制，正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目前對托兒所及幼稚園的立例，無疑是上述改革的一種表現。

的管制法例

徐達文

資助不牟利團體辦托兒所

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私人企業以賺錢爲目的，是合情合法的行爲。私營托兒所和幼稚園，無可否認，也是一種謀利的企業。但這種商辦事業，也有它關係兒童身心發展的特殊性。故如何在保障兒童身心的前提下，去維持它們的合法利潤，這正是當局立例的精神。當然這些商辦機構，在資金、人材、設備，以致辦理方針，都無法與社會團體所主辦的的托兒所和幼稚園相比，但它們也有合法存在的價值，更可補這類場所的不足。

但最重要的，還是如何資助本港所有不牟利的自願團體，去擴充和新辦這種托兒所，以充分滿足本港居民對此日益增加的需求。政府對此的資助方法，像資、金津貼，樓宇調撥和管理方法等，應作出適當的補充或增加。如果當局能從這方面採取積極措施，這肯定是配合立例的有效辦法，也解決因這一法例執行引起的困難。

的醜聞

秦明

一月初，當上了所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的頭頭後，他便暗地宣傳，共黨舊上海市委因爲他造反，要判處他死刑，以此爲自己添上一層「最革命」的油彩。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上海掀起了所謂「一月風暴」。當時上海以「造反組織」名義，聯合發表了「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這兩個文件從發起、組織、起草到發表，王洪文都未參預其事。可是當這兩個「文件」得到老毛贊揚，並在大陸各地報紙上發表以後，王洪文却說「告全市人民書」是他叫做的！

黨頭目全是領盜

王洪文跟張春橋、姚文元拉上關係的經過，也很有趣。據說，早在「文革」初期，王洪文就到處吹捧張春橋、姚文元說「如果沒有春橋、文元的指導，我們早就垮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街頭出現了反對張春橋的大標語。王洪文立即召集他的「小兄弟」開會，狂叫：「沒有張春橋就沒有我們的今天，我的態度是明朗的：死保！」王洪文要「死保」張春橋，張春橋也要借助王洪文那支「小兄弟」帮派力量。他在上海的一次會上，對別人說：「是我們把他們（指王洪文等人）搞起來的。」當面又對王洪文等人說：「過幾年，你們有的可能是市委書記、副書記，有的是中央部長、副部長。」從此以後，王洪文就經常說：「我們這些人是張春橋、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長起來的」；「我們新幹部的命運，是和中央三位首長（指江、張、姚）聯繫在一起的。」張春橋也得意地說：「他們都把我當老頭子看，只要我說一句話，他們就算數」。

最近，上海盛傳毛澤東是「四人帮」帮首，顯示鞭打毛屍的鬥爭，已亮起紅燈！



中共粮食不足與人口增長

鄧辛未

中共自一九五四年劉少奇召開過人口座談會後，長期以來，對人口問題不予重視。但從六十年代起，由於大陸人口急劇膨脹，中共不得不把人口政策作爲獨立的政策處理。然而人口問題不能單獨存在，把它人爲地孤立起來，絕不會有助於中共領導者解決粮食和就業問題，相反的只能使這個問題尖銳化、更加難以解決。

一些外國人口學家認爲中國大陸遲早要陷入人口危機中，必須向國外「拋出」自己的人口，按照他們的看法，這個危機的到來日期，旣取決於人口增長率，也取決於國內經濟問題能否順利解決，人口增長率越高，經濟發展得越慢，「人口爆炸」就會來得越快，儘管如此，中共的人口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需要採取和中共完全不同的辦法，首先是經濟方法，徹底增加生產，再配合人口節制生育才能收到效果。爲了合理安排全社會的人力與物力資源，必須採取相應的辦法，使剩餘的資源在與奇缺資源相配合下獲得充分利用，而且使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不斷加快。在中國大陸的狀況下，可以從幾個方面達到這種配合，例如可以發展輕工業，容納大量勞力，所謂中間工藝的經濟部門等。而且農業的生產在中國大陸起着特殊作用，中共二十七年來並沒有在實際上解決人口問題和土地問題，這是由於中共實行了錯誤的土地政策，按人口計算的土地面積反而減少了很多。這個政策是不擴大耕地面積，認爲這是花費大而收效小的措施。一九四九年每個農民平均有三點八八畝地，一九五七年減爲三點一一畝，一九七五年爲一畝，這是不能再少的數字了。比方說廣東省每個農民只有一點四八畝田，湖南和福建爲一點二八畝，浙江爲一點一四畝，很顯然的，即使單位面積產量和複種系數顯著提高，這些地區的缺地現象仍然是極其嚴重的。

耕地面積沒有增加

儘管如此，二十七年來中國大陸的耕地面積沒有增加，而農業人口卻年年在增加，其中一部份是城市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僅是從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五期間，大約下放了一千二百萬青年，由於農村人口密度很高，田間工作基本上靠體力勞動，中國大陸的農村每年要補充八百萬到一千萬勞功力（估所有勞動力百分之三）農業增產主要靠增加勞動消耗量，而產品的增長速度相等於活勞動的增長速度，這就是中國大陸的農村特點。同時說也是中國大陸農村的致命弱點。在這種狀況下降的農業勞動力的增長速度，或者用女工代替男工，必然會給農業生產造成慘重後果。二十七年來中國大陸的人口再生產經過嚴重變化。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九年這個時期的特點：是死亡率迅速下降的結果，人口自然增長率很快，平均在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五十年代末，中國的死亡率從百分之二點五——三點降到百分之一點二至一點四；差不多降了一半，這首先是因爲急性傳染的死亡人數減少了，兒童死亡率也因爲保健制度日益完善而大大降低。

限制人口只能治標

從一九六〇年起是第二階段，這是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所導致慘重後果爲背景的時期。這個時期的粮食供應和社會動態都急劇惡化，中國大陸人民不得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前途和生活方式，他們親眼看到世代相傳的大家庭傳統被打破，人們被迫晚婚生育，以便達到節制生育的目的。毛澤東在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受到重重精神壓迫的情形下，中共由上而下，進行了一次空前大規模的節育運動，在城市和鄉村大力宣揚晚婚和計劃生育，企圖減少人口壓力。這時期，人口的再生產指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出生率從六十年代初的三點二九下降到六十年代末的二點二九——二點四〇，而死亡率基本上保持原來水平，中共積極宣揚晚婚，男人不早於三十歲女人不早於廿五歲，對減少出生率發生很大效果，由於禁止婦女二十五歲以前結婚，每年大體上節省了八百萬到一千萬兒童。這裏應當指出，新婚姻法生效已有十多年，最初得到的暫時好處，已被抵消。從一九六八年起，由於人口迅速增加，在粮食供應方面再次遇到嚴重困難，專家認爲，中共當局在限制人口方面所採取的措施只能應一時之急，而不是根本辦法，它不能使國家擺脫貧困和技術落後。說些方法所依據的遠遠不是人道思想，而且背逆了當代的經濟發展趨勢。

但是中共政權仍然不顧一切繼續推行其人口政策，說這自然增長率一九七〇年在石家莊專區爲百分之二，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百分之一點二二。一九七五年的百分之〇點六七？人口方面的這種巨大變化是史無前例的，它說明中共在人口政策方面採取了極端的措施，據光明日報報導山西大寨大隊的婦女百分之九十採取避孕方法，六十六個婦女當中有二十八個自願地做了絕育手術。

建立完善的保健制度是一個社會全面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中共的文化革命破壞了一九四九年以後建立起來的醫療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赤脚醫療制度，由於嚴重缺乏熟練醫務人員，更談不上保健，城市的醫療機關只爲工人和職員服務，而鄉



大陸耕田面積增加追不上人口增長

村的醫療合作制，對中共有利也推卸了對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的醫療責任。因此患病人數增加，在中共成立廿五週年前夕，中共領導人被迫承認只消滅天花、霍亂和百斯篤，其他十幾種傳染病依舊存在。廣東二千五百萬人中，有一千九百萬患有虐疾，一百萬人患有慢性支氣管炎，流傳最廣的是癌病，沙眼、婦女病。

一些中共問題專家的看法，毛澤東的人口政策的經濟實質就在於最大限度地剝削廉價勞動力，然而由於勞動過分緊張。缺乏現代生產工具，吃不飽，營養不足，心理上和精神上經常受到壓力等等。說些因素對九億人民的健康發生惡劣的影响，因而縮短了從事有益勞動的年限。

中共不能用發展經濟，科學，技術，保健事業的辦法來解決迫切的人口問題，妄想訴諸軍事擴張，那是最危險的。

糧食不足是致命傷

中國大陸人口問題基本癥結，乃在於人口，迅速膨脹，平均每年要增加一千六百萬到二千萬人左右，增長率爲百分之二，這是很不利經濟發展及勞動生產的提高，由於農民沒有抛棄落後觀念，還未能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有些農民認爲「多生子女多得福」，他們對計劃生育抱着敷衍態度，說這現象妨害了大陸農村的經濟發展。

大陸青年經過「文革」鬥爭和紅衛兵造反運動，已吸取豐富的鬥爭經驗，增強了鬥爭的信心和勇氣，他們身受下放勞動之苦，深感前途無望，已由消極的不滿逐步上走積極的反抗，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抗暴事件，正是最有力的事實，他們高喊：「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這些話像一把鋒利的七首，直刺向中共集團特別是毛澤東本人，所以大陸青年是中共統治下潛滋暗長的一個嚴重危機。中共認爲青年經過勞動鍛鍊，可以在實踐中樹立「無產階級思想，從而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理想」，已經被證明徹底破產，事實證明說一代「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大陸青年，他們不但不是中共的忠實擁護者，而且都在經歷慘痛的經驗之後，已成爲徹頭尾徹的中共掘墓人。

科學的社會分工，自由意義與創造精神的發揚是促進社會發展增進人類生活的發動力，中共却違背社會發展規律，一意孤行強迫青年上山下鄉，實行晚婚，放棄個人對前途事業的選擇，備受精神肉體的磨折，已使他們怨憤叢集，儘管中共於最近採取若干壞柔安撫的措施及加強管理的控制等手段，企圖藉此緩和下放知識青年的反抗情緒，但是他們已認清了中共的眞面目，一時的懷柔，是難以生效的。

總之，糧食問題是中共政權上愈拉愈緊的勒索，而人口問題却是中共政權上的癌症，也就是絕症，其後果可想而知。

狂人阿敏與烏干達

胡蒼之

許多人一聽到烏干達總統阿敏這個名字，就覺得非常厭惡、憎恨、憤怒！這究竟爲什麼呢？因爲，阿敏是一個殘忍成性的人物，他最早曾經驅逐亞洲人出境，接着殺害了英僑、美僑，暗殺大主教，甚至於國內的異己份子，也有若干萬人被他殘殺！尤其駭人聽聞的是他曾經多次吃過人肉呢！據倫敦「泰晤士報」六月十二日，刊登現時流亡於倫敦的烏干達衞生部長克耶姆巴的談話稱：「阿敏將軍曾十分驕傲地告訴我，說他吃過人體內臟或人肉多次，他並強調人肉是鹹的！」無怪乎英國會堅決拒絕阿敏去倫敦出席聯邦首腦會談。

利用槍桿奪取政權

究竟阿敏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我們要想知道阿敏的一個大概，必先了解烏干達的前任總統的爲人及其去職原因，阿敏如何出賣朋友，如何乘機竊發政變？按前烏干達總統奧波特博士，幼時家極貧窮，以牧羊者出身，後來發奮尙學，曾留學英國，並獲得博士學位，於一九六六年六月間，當烏干達採行新憲法的時候，奧波特便被選爲行憲後的第一任總統。他當時只有四十二歲，朝氣蓬勃，對烏干達的建設，也胸懷大計。不料於一九七一年一月杪，因爲奧波特總統出國訪問之際，而被陸軍少將阿敏乘機發動政變，將他推翻並取而代之。

阿敏也像毛澤東一樣表示：「槍桿子出政權」，他當時以烏干達陸軍的名義，在康帕拉電台發表談話，滿口胡言，以攻擊奧波特（見「路透社」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五日的電訊），他說：「陸軍完全不滿奧波特的經濟政策，與政府的部落主義及其貪汚腐敗！」他並指出奧波特的經濟政策，係「使富有的名人得益，而烏干達人民則逐漸成爲窮人。……」他又警告：「所有外國政府，不得干涉烏干達內政，任何干涉將遭重大的還擊，烏干達的陸軍是堅強的，並且早已作好準備。……」

同時，阿敏又指責奧波特爲部落主義者，他的政府利用國內其他地區的資源，來發展總統自己的故鄉——烏干達北部的拉高地區。因之軍人不滿奧波特政府的作爲，由來甚久。過去無機可乘，一九七一年一月中旬，因爲奧波特前來新加坡出席英聯邦首腦會談，出國的時間達十多天，所以，烏干達軍人領袖阿敏，便利用這個機會，一舉將他推翻。當時的英美刊物，都曾說過公道話，一致認爲奧波特被推翻時，僅有四十六歲，在位還不到五年，顯示他不但不是什麼大獨裁者，並且是一個有學養的博士，對烏干達來說是有所裨益的。

本來，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前，當烏干達改採新憲法的時候，奧波特與阿敏是站在同一立場的；而且他們之間的友誼不差，沒想到阿敏爲了奪取政權，而不惜出賣朋友，利用其槍桿子的暴力，將奧波特政府的閣員數十人，全部拘禁起來，倖而漏網的只有前外交部長奧廸加，前工商部長加瑪拉，及奧茲拉等三人罷了。阿敏對奧波特最毒辣的手段是，將那些反對採新憲法的四百五十名的政治犯，全部由獄中釋出，藉以對付奧波特，而加強他的勢力。因此，使奧波特無法捲土重來。

阿敏從軍升遷甚速

阿敏原是一個職業軍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曾參加了英國在非洲的來福槍隊，充當士兵及下級頭目，軍官等達廿三年之久；至一九六二年，烏干達從英國人手中獨立的時候，阿敏已經是烏干達的軍事領袖之一；在一九六六年六月的烏干達憲法危機中，阿敏已成爲中心領導份子了；其後奧波特當選爲行憲後首任總統，而阿敏則被升爲烏干達的陸軍總司令，掌握了全國的軍權。可是，奧波特當政後，則阿敏的槍桿子指揮政了，他慫恿奧波特政府途步走上了獨裁的路綫，首先將烏干達前總理基華紐加、前烏干達國王的家屬，及舊政權的政治領袖們，通通逮捕下獄；並成立一支私人的軍隊——總別動隊，由他親自指揮。尤其是與桑比亞，坦桑尼亞等非洲國家總統結成一氣，更爲錯誤！所以當時有許多人不同情奧波特總統的態度，從而成爲烏干達陸軍推翻他的藉口。

不錯的，這幾個非洲國家，表面上雖標榜中立，實則是親共的。例如坦桑尼亞會經接受了中共的大量投資，而奧波特總統則引來了一百多名蘇聯的技術顧問人員，替它訓練空軍，使用俄援的米格機。因此，道致烏干達軍民對奧波特政府的內政外交政策，均表不滿。假如長此下去，烏干達的前途非常危險！爲了防止烏干達被赤化，所以陸軍發言人於一九七一年一月廿六日指出：「因爲相信奧波特的政策，會導致流血內戰，故陸軍迅速地控制了全國局勢；而忠於奧波特的別動隊也被解散。」

驅逐亞洲人的裏因

阿敏與英國首次發生正面衝突是在一九七二年秋天，英前外相何謨及其保

守黨政府官員，曾一再指斥阿敏下令驅逐五萬名有英籍的亞洲人出境之舉，實爲違背人道與正義。可是頑梗的阿敏則表示他決定驅逐英籍亞洲人出境的計劃，不會因爲外間的影响而有所改變的；同時，他規定的三個月（八月初旬至十月初旬）限期，也不肯再加以放寬。甚至英國政府對烏干達所施壓力——包括着停止援助烏干達，阿敏也表示不在乎。而他堅決驅逐亞洲人的理由是：「大約有五萬五千名英籍亞洲人，數千名印度及巴基斯坦人，已在烏干達政府的部份經濟行動下，被下令於同年十一月初離開烏干達。……」

阿敏此舉的主要目的，在使經濟權利將由烏干達人控制。因之，尙有數以萬計的非英籍亞洲技術人員，仍准許他們繼續住下去，原因是他們對烏干達的經濟建設有所貢獻。此外，尙有屬烏干達公民的亞洲籍人亦可繼續留住烏干達。換句話說：阿敏並非針對亞洲人，而是對付英國。所以，凡是與英國有關係的人，概不歡迎。

烏干達一頁興亡史

烏干達原是由若干個非洲小王國聚集而成的國家，它曾經具有悠久的歷史及其久遠的文明。根據穩健的倫敦「泰晤士報」較早時所發表的文章指出：古代的烏干達，原是赤道非洲最強盛的國家，它跟埃及同爲非洲古國。遠在紀元前約一千一百年左右的時候，烏干達南部的盧安達附近地方，就已崛起了統一的「布根達上國」，並包括着坦葛尼喀的一部份土地，因此，布根達王國的地位顯得根深蒂固。而在烏干達西部所出現的「本約羅王國」，則佔有前比屬剛果的一部份領土。於是令到這一地區形成了一個部落的局面，而互相競戰着繁盛。

特別是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布根達王國的京城康帕拉（卽今之烏干達首都），及其各省的地區中，差不多都有了熱鬧的市鎭。由於布根達王國，原是東非洲的高原水鄉，它曾在維多利亞湖畔，建立起一個強大的海軍基地；並擁有一枝爲數達三百多艘大小艦艇的海軍實力，一度稱雄於非洲。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的一八六一年間，歐洲人則沿尼羅河上流，而直接侵入了烏干達的維多利亞湖。所以，至十九世紀末期，這個布根達王國，就成了英、法、德諸國殖民者角逐的主要對象。大約自一八七七年起，英、法兩國便開始大量派遣以商人，傳教士及軍人等身份出現的殖民冒險家，分別進入了烏干達列爲英吉利的保護國，它先後被大英帝國統治達六十六年之久，直至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始獲得獨立。

被稱「非洲的珍珠」

烏干達位於東非高原的中央，赤道穿過其南部，正處於熱帶地區，由蘇丹、剛果金沙沙、魯皮達、坦桑尼亞肯雅等國所包圍。它的面積爲廿四萬三千四百十五平方公里，約等於英國的本七面積。但其人口祇有九百萬人左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皮膚焦黑的非洲土人，世界上第三大湖——維多利亞湖，約有三分之一是屬於烏干達的。該湖所流出的瀑布，一瀉千里，成爲著名世界的尼維河上流之一。烏干達首都康帕拉，便是湖畔一個風景絕佳的大都市，約有五十萬居民。正因爲烏干達處於高原的中央，境內的大小湖泊星羅棋佈，水的面積約佔全國面積的六分之一，所以，烏干達向有「高原水鄉」的美名。若從空中俯瞰下去，則是一片葱綠，到處都有茂密的油綠草原，叢林及芭蕉園等，因而又被稱爲「非洲的珍珠」。

實際上，烏干達境內，的確擁有最豐富的礦藏和物產，在英國統治期間，就已發現而未全部從事開發的計有：銅、鎢、錫、金、鐵、鋁、鎳、錳、鈷等；物產則以茶、糖、咖啡、棉花爲大宗。其中咖啡與棉花、更是烏干達的主要農產品。這兩者種植的面積，幾佔全國耕地面積的四分之三，每年的產量，也佔全世界出口總值的百分之八十。故此，烏干達爲英聯邦內最大的咖啡產地，以及主要的棉產之一。由於烏干達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百分之八十居民，都從事農業，而其工業的發展水平甚低，因之，咖啡與棉花的生產，在國民經濟中佔有主要地位。除農產品外，捕魚也是烏干達人的好職業，因爲維多利亞湖有三分之一的面積爲烏干達所有，濱湖居民，便多半以捕魚爲生。

「辟米族」人的生活

烏干達境內尙有一部份又黑又小的侏儒族種族，通常一般稱他們爲「辟米族」人，也有叫他們爲小黑人的。他們的體高約自三呎五吋至四呎一、二吋之間，體重約自七十至九十磅不等。他們沒有固定的住址，往往以獵隊漫游到的地區爲臨時住地，每當天氣良好的早晨，先由一名婦人吹着哨子，隨卽鼓聲鼕鼕，這是他召集獵隊的方式，出發打獵時，先行祈禱，然後集體出發，抵達獵場時，酋長指定地點，靜靜地把網張開一面，僅留一面以候被驅逐的野獸走進去。如果獵獲了大象，則皆大歡喜，馬上就去通知高身種的黑人。因爲他們吃不完的象肉，便以賤價賣給高種黑人；象牙則留待到市面上去交易。

小黑人平時多半以獵獲的象牙和獸皮，去換取黑人的火藥、烟草及小刀等物。他們的食物大部份是肉類，卽其所捕獲的小禽獸都拿來充飢；還有從黑人方面換來的印度粟，以作煑粥。小孩們也去捕捉一些蝴蝶、飛蛾及幼虫或煨，作爲補充食物。小黑人只注意他們自己的生活，對於世外的事却毫不關心。他們見到汽燈、電燈、打火機及攝影機，都覺得非常驚奇有趣，顯示他們的知識落後。

事實上，現在烏干達國內的物質缺乏，過去許多日用品，均由英國供應，自從一九七二年英國停止援助烏干達以後，早已使到烏干達的經濟漸趨崩潰，現在市面上最普通的食鹽、肥皂和糖都買不到，而該國的高級官員和軍人們，都能利用特殊的「軍人商店」，由英國方面取得供應品。如果英國停止開放在倫敦附近的斯坦斯狄德機場，給烏干達飛機每週來往兩次，以運載烟、酒及其他日用品，那末將對烏干達政權是一個具體的打擊，據說烏干達政府的正常功用自己完全瓦解，其內部發生變化，將可能爲時不遠了！

韓戰發生的內幕與歷史性事件

美國研判蘇聯侵略意向

背景：美國在釐定它在西太平洋的防衛綫時，顯然有意把韓國摒除於防衛綫之外。可是，當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北韓軍隊發動南侵時，美國却又立即決定挺身而出，予以迎頭痛擊，這一事實不免會令人感到百思莫解。其實，美國所以顯得言行不符，是基於一種看法：對韓國的侵略行動乃是蘇聯的行動，如果不採取嚴正態度因應，使之有所戒懼，則同樣的挑釁行爲，可能在全球各地不斷出現，終將促使世界性規模的「冷戰理論」爲之解體。

美國國務院情報調查局所作情勢分析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　極機密

一、韓國的展望

北韓使用武力侵略南韓，目的在於完全控制朝鮮半島。北韓當前的企圖，是在今後一週內攻佔漢城，以獲致決定性勝利。緊接着在七十二小時之內，北韓也許會發動一個「和平攻勢」，也未可知。當然，此一和平攻勢含有要脅南韓政府投降的意味，而非暗示北韓有意自動修正它的原定目標。

二、蘇聯的動機：

A、北韓政府係完全受克里姆林宮所控制，事前沒有獲得莫斯科的指示，北韓應無採取行動的可能性。因之，對南韓的侵略行動，必須看成是蘇聯的行動。（中略）

C、六月初以來，各種跡象顯示，蘇聯正在重行檢討它的遠東政策。在莫斯科，一項遠東各地區所有的蘇聯最高代表都曾參加的會議業已召開。因之，不妨認爲，在朝鮮的行動，乃是在經過縝密，徹底檢討與遠東情勢有關的一切因素之後，方始作成的決定。

D、各種跡象明白顯示，會議中曾討論過特定的遠東情勢，尤其是對日和談、對印尼援助，以及增強對韓國援助等美國的動靜。對南韓的攻擊，認係單純以達成乃至於推進在朝鮮的企圖爲目的的看法，難以令人想像。

E、推翻南韓政府一舉，自下述各點看來，係符合蘇聯的全球性戰略的。

一、美國前曾公開宣佈推行「全面外交」政策，蘇聯能在軍事上對它最爲有利的地區，測驗出美國對於執行此項政策，決心實施到甚麼程度。

二、三、略。四、全韓受到蘇聯的軍事性統制之後，對於未來日本與美國合作一舉，莫斯科即掌握了足以威脅日本人的重要武器。也許，克里姆林宮暗自估計，一旦它控制了朝鮮，將能大幅增加日本國內主張中立路綫人士的聲勢。此外，蘇聯的軍事領袖們可能還預測到，一旦戰爭眞的爆發，它能控制住韓國，則作爲美國基地的日本，其利用價值即將完全消失，此舉自具有極大的戰略性價值。

三、對遠東的影响：

北韓發動侵略所產生的結果，以日本的場合最爲重要。關於此次侵略，日本人將毫不遲疑地認定係出自蘇聯的指使，而自某一角度來看，這將成爲包括日本在內的全體性戰略的一部分。日本人對北韓南侵一舉的反應，將視美國採取何種應付措施而定。因爲日本人將根據美國所採立場，預測當日本受到侵略的威脅時，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要是美國在朝鮮無意採取任何行動的話，現在日本國內普遍存在着的中立傾向，勢將益形顯著。韓國的敗北，必將使日本人因本身處於易受攻擊的地位而更形不安。同時，美國如不援助韓國，將使某一論調更具說服力。那一論調是：日本和美國合作，將招致蘇聯的侵略；而美國對付這一類侵略行爲所提供的保護，并無任何保証可言。（中略）

另一方面，美國如能採取迅速而且明確的態度，全力支援韓國的話，將使日本人對於他們自身的命運獲致一種安全感；此外，由於日本人將能進一步窺破蘇聯在遠東地區的侵性意向，當能提高主動接受美國保護的情緒。

國務院顧問杜勒斯致國務卿艾奇遜文件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　最高機密

南韓并非全無獨自迎擊并予擊退來敵的能力。如能做到這一點，那自是最好不過。然而，假定測想南韓并無此項能力，則深信，即使要冒蘇聯反擊的危險，也非動用美國軍隊不可。要是面對在武力攻擊下，韓國慘受蹂躪的情況而仍袖手旁觀的話，必將成爲誘發出連鎖性慘酷事件的起因，而十之八九終將招致世界大戰。站在我們的立場，似應考慮透過五大強國乃至於五大強國中懷有此一意見的各國，由安全理事會呼籲，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一〇六條的規定，以聯合國名義，採取行動。

中共悍然介入韓戰

背景：當聯合國部隊協助韓國擊退南侵北韓軍隊，并越過卅八度綫，乘勝追擊，時爲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迨至十月下旬，中共悍然派軍參加韓戰之後，朝鮮半島上的地區性紛爭，即一變而爲眞正的自由與極權之戰。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其他駐外使領人員所

獲各項資料顯示，中共派軍支援南侵的實質性行動，早在韓戰爆發前一年左右，即已完成。因此，認爲麥克阿瑟元帥乘勝追擊，越過卅八度綫，是「迫」使中共參戰的原因這種說法，在本機密文件公佈後，已不攻自破。

國務院致部分駐外使領文件

一九五〇年七月六日　機密

韓國將領於漢城北方獲得証實，每一北韓師擁有十五名蘇聯軍事顧問，而北韓戰車則由蘇聯軍人駕駛。韓方且曾報告，中共已在中韓邊境的安東省，結集了廿萬軍隊。

美國中央情報局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　極機密

聯合國軍隊如能擊敗北韓軍隊，對美國固然可以獲得若干重大利益，但以目前所採行動而論，似乎隱含有某些重大危機。

并無保証此項作戰一定能獲得軍事性勝利。這是因爲，美國無法依賴非共產主義的聯合國的所有會員國的合作，以及可能被捲入與中共及蘇聯軍隊敵對行動中的緣故。在這狀況下，實具有形成全面戰爭的危險。

駐港總領事烏金森致國務卿文件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　極機密

今天接獲上海的新聞記者張逸（譯音）由其友人轉來的信件，信中指陳，最近在北平舉行的一項會議上，周恩來曾被詢及，如果北韓部隊被迫退到東北邊境綫時，中共將怎麼辦？周的答覆是，「中國」將在國境外與敵人作戰，「中國」將不會等待敵人前來。周并附帶說明，美國要在韓國有所作爲，至少需要卅個師，要嘗試在「中國」有所作爲，則必須三百個師。周恩來進一步宣稱，中共正加緊建立應戰體制，在東北，準備工作早在一年以前業已完成。

國務院中國科長拉克普報告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　機密

根據美軍遠東最高司令部的報告，以及分析在韓國偵詢北韓俘虜所獲情報的結果，大致已能確定，下述事實已無庸置疑：中共第一六四及一六六師業於去年（一九四九年）八九月間經由新義州與羅南進入北韓，并分別編入北韓第五、第六師。這些原爲中共軍中由韓人編組成的部隊，在進入北韓前，曾以中共第三及第四獨立師的番號，在東北地區與國民政府部隊作戰。此等部隊被編入北韓部隊雖係在一九四九年，但與北平政權最近所發表的「韓國人自中國返回他們的祖國，現正在從事於防衛及建設工作」一舉有所關聯。

駐港總領事烏金森致國務卿文件

一九五〇年十月卅一日　極機密

與克拉普（國務院中國科長）熟識的天津實業家黃堅樸（譯音）於十月二十五日離開北平，同月卅一日抵達香港，傳達下述信息。

今年（一九五〇年）八月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首領們，在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主持下，舉行了爲時十一天的會議，會中決定中共參加韓戰。過去兩個月內，中共軍隊向東北集結，而重要機械則紛紛由東北拆往外蒙古，顯示備戰工作積極進行。

十月廿一日及廿三日，中共召開了國務院的備戰會議，同月廿四日，正式決定參戰。國務院全體人員均出席該項會議，毛澤東首先發表簡單演說，他說，由於美國正在侵略台灣和朝鮮，因此，中共必須和美國作戰。接着，周恩來提到根據「中」蘇協定中共應承担的義務，以及獲自蘇聯的寶貴援助，並且表示，即使以外交政策的觀點來看，中共也非在朝鮮作戰不可。

駐港總領事烏金森致國務卿文件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日　極機密

（前畧）根據最近某項報告，中共爲了與美國作戰，正積極從事各項備戰工作。美國聯絡辦事處獲自可信賴人士的報告顯示，最近中共的精銳部隊正向東北移動，其中包括了第一、第三、第四野戰軍，瀋陽的情勢日益緊張，學校已疏散到附近鄉村。（中路）「新華社」的有關報導中突然充滿了好戰口吻等跡象，似可佐証前述黃堅樸報告中所述中共業經決定加強對北韓的援助的說法，並無訛誤。

國務院中國科長克拉普致副助理國務卿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　極機密

一、中共最低限度的目標，似在北韓恢復到本年六月廿五日以前的狀態，或把聯合國部隊逐出整個朝鮮半島，兩者必居其一。

二、假定確屬如此，那麼，在某種狀況下，中共與蘇聯將把敵對行爲的領域首先擴大到大陸東北，在第二階段，很可能進一步擴大到日本，或以西歐作爲日本的替身；不論採取何種途徑，均難保証中共與蘇聯不會誘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國務院遠東局次長馬强特致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極機密

本人作如下之建議：

一、杜魯門親函毛澤東。

二、派遣工作人員前往香港，直接與中共首領接觸，此一工作人員必須熟諳中國話，並且具有與北平方面的工作人員接觸的媒介。他須携帶由國務卿簽字、証明他完全獲得國務卿信賴的函件，而且他必須獲得授權，以某種穩妥方法，直接與國務卿信件往還。

三、試探與史達林直接接近。

國務卿艾奇遜致國防部長馬歇爾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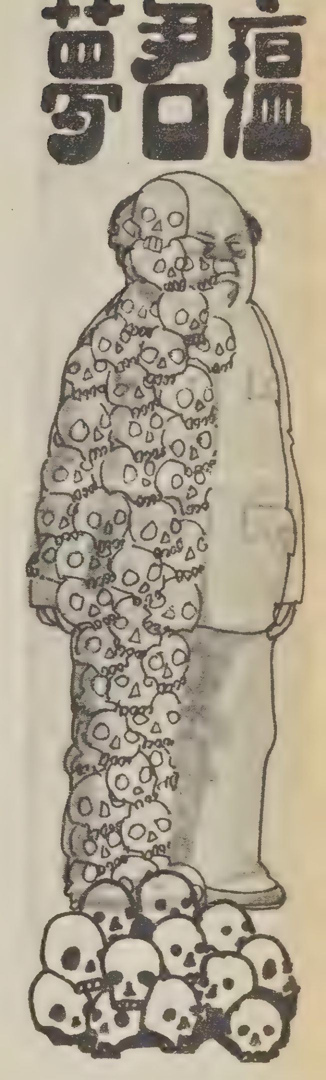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極機密

國務院自可信賴方面獲悉，印度駐北平「大使館」派尼加曾經報告，蘇聯駐北平「大使館」參事表示，如果聯軍飛機轟炸東北的話，將受到蘇聯空軍的攻擊。

希望閣下將此項情報轉知麥克阿瑟元帥；由於情報來源極爲微妙，因此敬請特別注意勿使外洩。

瘟君夢

岳騫



第二天開會時，毛澤東拿出來兩項建議，一是國號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國旗改為「五星旗」。當時會場引起一場轟動，許多人都在交頭接耳商量。

毛澤東說道：「關於這兩個問題，我有說明，先說前者，所有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皆名「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也取這個名詞，譬如排行，這樣才一律。第二項，所以要用五星旗，是表示我們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們決不騙人。」

許多人聽則第二項一齊鼓掌，劉少奇、彭眞都在苦笑。

經過毛澤東這麼一說明，問題便易解決，接着討論國歌，本來「國歌小組」建議用「國際歌」作「國歌」，誰知道一提出來，毛澤東擺手道：「國際歌許多國家都唱，不能成為一個國家的國歌，因為它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公用的歌，我們不能據為私有。照本人意見，應當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

此言一出，全體震驚，但誰也不好插嘴。

停了一分鐘，毛澤東自言自語說道：「為什麼用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呢？是因為它有兩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正是我們現在的情況，四面都是敵人，正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我們要應付危險關頭，就要團結一致，共同奮鬥。」

許多人聽毛澤東的說到四面都是敵人，均為之愕然，劉少奇臉色大變。

誰知毛澤東下面說道：「幸而北面是偉大的盟國蘇聯，所以四面敵人只要有一面朋友就夠了。」

許多人都不明毛澤東到底說的什麼？也不必追問，稍遲就宣告散會。

散會後，一羣「民主人士」擠在懷仁堂一角休息，羅隆基看看沈鈞儒，問道：「衡老，你對國歌有何感想。」

沈鈞儒說道：「我們應當相信毛主席的作法自有道理，時代變了，過去那一套不能用了。」

羅隆基說道「我們如果不相信毛主席，也不會跑到北京來，但相信毛主席，並不是承認毛主席的事件件都對，都無懈可擊。」

沈鈞儒低頭不再開口。羅隆基下去，抬頭看到章伯鈞，問道：「伯鈞兄，你的意見如何？」

章伯鈞說道：「這個國歌實在不妙，一出腔便是『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老兄想想，將來這支歌子普遍的唱，是不是勸人造反。」

羅隆基說道：「這怎辦？」

章伯鈞笑道：「努生，剛才衡老叫我們相信毛主席，我們應當相信衡老，此中一定另有解釋。」

羅隆基低聲說道：「你怎麼好人不學，去學王朗。」

章伯鈞說道：「我可不是打太極，是說的實話，老毛此舉一定另有深意，你說他勸人造反，誠然，但他也許有意把要造反的人都誘出頭，不就一網打盡了。」

羅隆基點頭道：「這話有道理，王朗大概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假裝胡塗，不肯明說。」

章伯鈞說道：「無論如何可要小心，我們也不要有一天被老毛誘到造反的路上去。」

羅隆基說道：「斷乎不會，你放心吧！我們是幹什麼的，怎會上這個當。」

中共政權的「國旗」、「國號」「國歌」都確定之後，下面就要談到「政府」的人事。

根據「新政協綱領」，「中央人民政府」設一個「主席」及若干「副主席」。「主席」問題倒簡單，也沒有人爭，只是副主席成了問題。

毛澤東第一個想到朱德，倒不有愛於朱德，實因為「副主席」純粹是名譽職，毫無實權，加之，毛澤東心裏不服一口氣，因為不論政府通律，各方稱謂總是說朱毛，朱總在毛上，毛澤東這次一定要變朱毛為毛朱，出了幾十年的一口惡氣，但是有資格想做副主席的人太多，毛澤東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就把活曹操林伯渠找來商量。

林伯渠是毛澤東的顧問，重要事皆同他商量，當時毛澤東的政策是以湖南人為核心，控制了共軍共黨，再進一步控制全國。

毛澤東把活曹操找來，說道：「林老，有件要緊的事同你商量，就是有關政府人事問題。」

活曹操問道：「主席是不是談的副主席。」毛澤東笑道：「怎麼我的心事，不用說你都知道。」

活曹操奸笑道：「漢高祖怎麼想的，蕭何，陳平哪有不知道之理。」

毛澤東說道：「你知道就好說了，這個問題怎麼辦呢？」

活曹操問道：「主席打算給誰担當副主席。」

毛澤東說道：「我想給朱德。」

活曹操點頭說道：「有道理，一定要朱玉階名正言順居主席之下，才合乎體制。」

毛澤東也知道活曹操眞意所作，却假作不懂。問道：「朱德當了副主席，我怕別人不服。」

活曹操問道：「主席打算只設一個副主席？」

毛澤東愕然道：「副主席還能設幾個，全世界國家副總統也只有一人。」

活曹操摸摸一撮五色鬍子，說道：「這個沒有一定的，埃及納薩的副總統便有七個。」

毛澤東笑道：「我們也能設七個副主席。」

活曹操說道：「未嘗不可，反正是個虛名，何必認眞。」

毛澤東點頭道：「林老，你這一說，我明白了，像李濟琛同張瀾，都該給他一個副主席。」

活曹操說道：「主席意見永遠正確，依我的意見，宋慶齡也當給予一名副主席。」

毛澤東說道：「有道理，有道理，國人到今天對孫先生仍然懷念不已。要宋慶齡當副主席，能起很大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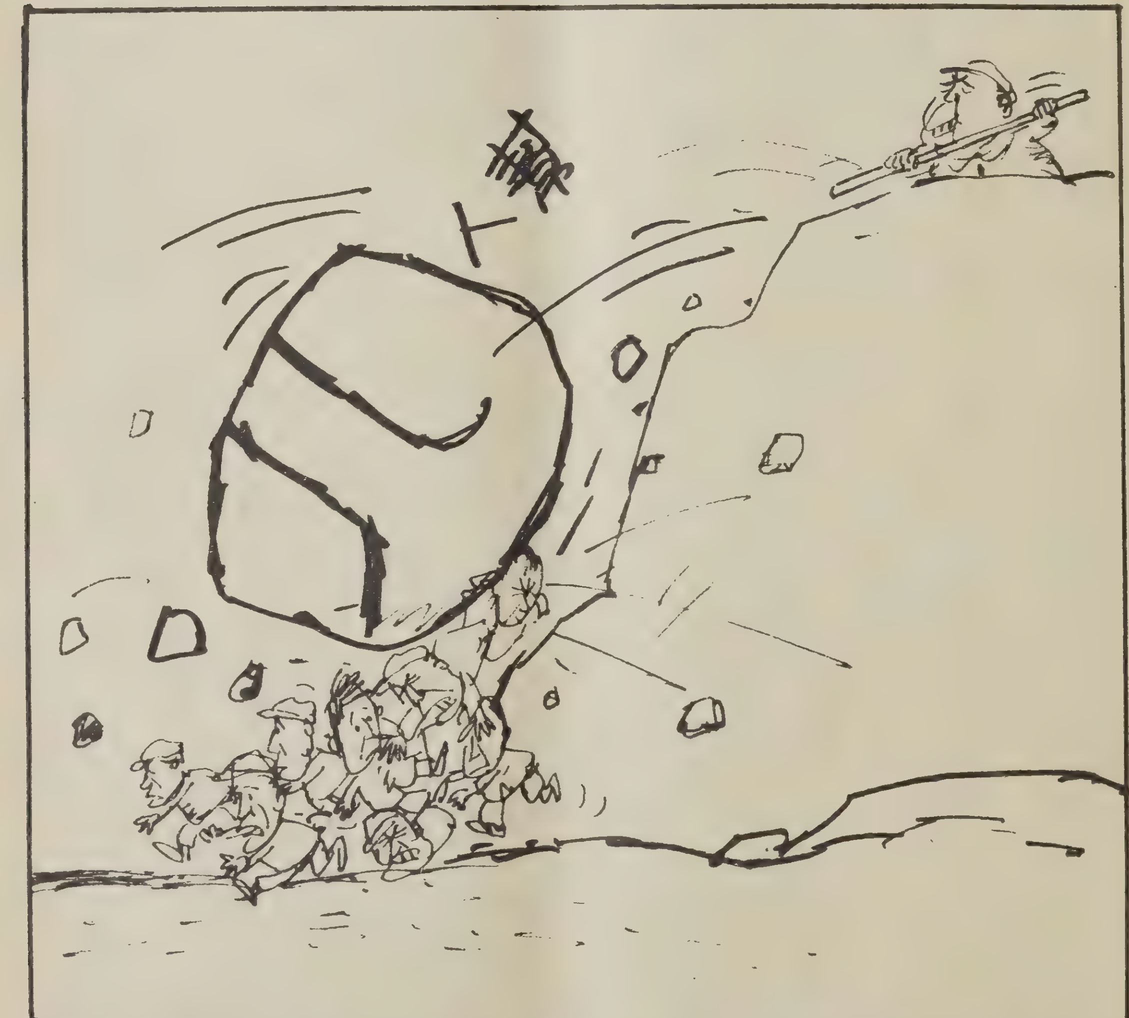
活曹操又說道：「少奇同志也應給予一個副主席。」

毛澤東說道：「少奇同志是作實事的人，何必背這個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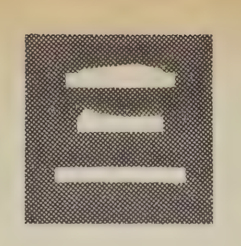
活曹操說道：「雖是虛名，但安在少奇同志頭上，便不是虛名，可以帮主席處理日常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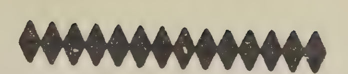
毛澤東說道：「也好，看看他的聲望，可以帶到周恩來前邊去。」

活曹操說：「高崗也應當給予一個副主席。」



點只四人帮咁簡單　　嚴以敬作



可惜，一則是曹操來得太快，沒有等到劉備拿下荆州才來；二則是倚靠了孫權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得不把荆州的最好部份，（武漢一帶的）江夏郡與（江陵宜昌一帶的）南郡，讓給了孫權；三則是雖然在周瑜死後，經過一番磨擦而向孫權用長沙換得了南郡，命令關羽由南郡攻取襄陽樊城，嚇得曹操想放棄許縣，劉備自己也攻佔了漢中，對長安形成威脅，却不料因此而引起孫權的嫉妒與害怕，背棄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襲關羽的後方，殺害關羽，釀成孫權劉備二人在虢亭拚得你死我活！諸葛亮的隆中方案，終成泡影。

這些，留待以後細說。

諸葛亮向劉琦献計

現在，我們應該說一說，諸葛亮參加了劉備的陣營之後，有過什麼表現？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個什麼樣角色。

他參加了劉備陣營，起先並沒有立即獲得什麼重要職位如所謂軍師之類，因此也就不會能夠有什麼驚人的表現。（火燒博望坡之事，與他無關。）

劉備自己在當時只不過是一個「空頭」的左將軍，虛有其號的「宜城亭侯」，論實力僅有幾千名兵士，在地位上僅是劉表所收容的一員「客將」，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縣也並非他的「防區」，只是暫時的駐軍之地。如此的一個劉備，怎麼能給諸葛亮什麼官做呢？

諸葛亮在劉備的軍營之中，倘若能有什麼名義，也只能是所謂「賓客」，相當於民國初年的顧問、參議之流。

劉備對於這位二十六、七歲的賓客，確是十分器重，「情好日密」，天天見面，談個沒完。老朋友關羽張飛二人看不順眼，說出酸溜溜的話，劉備也就老實對這兩人說：「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封了侯的人，自稱為「孤」。）劉備請關羽張飛以後不必發牢騷；關張二人也就乖乖的不再說什麼了。

劉關張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嘗學問」。劉備作過經學家盧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鄭玄的再傳弟子。關羽生平手不釋卷，喜歡讀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傳），張飛呢，字寫得極好，而且也善畫美人。諸葛亮書讀得當然不會很少，却也未必讀得比劉關張三人都多。為什麼劉備極喜歡與諸葛亮交談呢？可能是，諸葛亮長於分析，不僅言中有物，而且「頭頭是道」，對當前的局勢與隨時發生的大小問題，「獨具隻眼」。

在這個最初的一兩年，諸葛亮除了陪劉備閒談以外，有沒有替劉備辦過具體的事？我想，不會沒有。像劉備這樣的作過州牧，打過仗，經常掌握着若干人馬而有志於「打天下」的人，是不至於找到了人才而僅僅以談談為滿足的。他當然有「用」這個人才之意，否則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談，再談，天天談。既然有意於「用」這麼一個人才，自然就必須先拿一些小事來「試試」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國志的劉備傳與諸葛亮傳，均沒有記載諸葛亮被「試用」的經過。

諸葛亮傳僅僅記載了劉琦向諸葛亮求救的故事。劉琦是劉表的大兒子，失寵。得寵的，是劉表的小兒子劉琮，與劉琮的生母，亦即劉琦的後母。蔡氏。劉琦對自己的未來很焦慮，曾經向諸葛亮請教了好幾次，諸葛亮總是不肯給他出什麼主意。最後，劉琦騙諸葛亮上樓；上樓以後，劉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後向諸葛亮說：「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話從你的咀裏說出來，只有我一個人的耳朵聽進了去，機密得很。你現在可以說話了罷？」劉琦如此安排，在動機上確是為了保持機密，而不是有意對諸葛亮威脅。（諸葛亮也不是一個肯在威脅之下貢献妙計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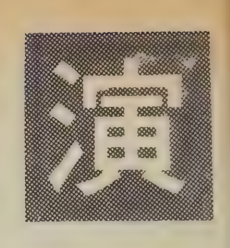
諸葛亮對劉琦輕描淡寫的說出下面的幾個字：「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過，劉琦自然念過。然而別人與劉琦念了這申生與重耳的故事，就把它當做古時候申生與重耳的故事而已；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這個故事的教訓應用到「今天」劉琦與劉琮實際問題上來。

諸葛亮勸劉琦，不要蹈晉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轍，坐待驪姬宰割，應該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劉表的江夏（武漢）太守黃祖，被孫權擊敗，陣亡。劉琦就向爸爸劉表求得了江夏太守的位置，離開襄陽，逃出了劉表後妻蔡氏的魔掌。

（十七）赤壁

諸葛亮第一次在劉備集團中露頭角，是以劉備代表的資格，說動了孫權，使得孫權決心派兵，與劉備共同抵抗曹操。

那時候，建安十三年，曹操在七月間向南進軍，征討劉表。劉表嚇得吐血，在八月間去世，荆州交給了他的小兒子劉琮。劉琮領兵駐紮在襄陽；劉備，已經率領關張等人與幾千兵士由新野退到樊城。劉琮不通知劉備，便向曹操遞了降書；劉備得到情報，慌忙放棄樊城，分兩路撤退。一路，上了船，由關羽統帶，向江夏（武昌漢口）航行，目的在與劉琦的力量會合




梁東方

；另一路，由他自己與張飛趙雲統帶，走陸路，由樊城渡了襄河（漢水），向正南的方向走，目的是南郡（江陵一帶）。

有若干劉表的部隊，不願意隨着劉琮向曹操投降，都跟了劉備張飛一齊向南走去。

而且，十幾萬的人民也陸續加入了劉備張飛的行列。這些人民情願離鄉背井，由人民變成難民，是當的什麼呢？一則是，他們早就聽說曹操這個人很殘忍，在徐州屠過五個城，又殺過袁紹的舊部八萬名軍官兵士。二則是劉備在新野與樊城的仁愛作風，使得當地的人民有目共睹，因此才感覺得跟他走，不會吃虧。

這十多萬難民，不會吃到劉備的虧；劉備却吃了他們的大虧。他們無心害劉備；劉備的確爲他們所害。

有了他們夾在中間，塞住大路，劉備的部隊與若干不願降曹的劉表舊部，就不能按照正常的方式行軍。因此，不僅行軍的速度太不夠標準，而且無法安排隨時能夠應戰的行列（作戰部署）。於是，曹軍追到之時，劉備吃了一個大敗仗。（甘夫人投井自殺，死前把兒子劉禪交給趙雲。）

曹軍是在當陽縣的長坂坡追到劉軍的。曹操本人丟下了笨重的「大行李」，選了五千名騎兵，一日一夜跑了三百多里。

劉軍的一方面，雖則於戰敗以後有張飛帶了幾十個人在橋邊斷後，暫時阻擋了曹軍一下，却也無法轉敗爲勝，只得改變路綫，不向正南的江陵走，而向東南的漢水走。走到了漢水邊，等候關羽「船隊」開到，劉備張飛與一羣新敗之兵都一齊上了船。（難民大概是只得留在長坂坡到江陵的路上了，不可能也奔馳到漢水邊，與劉軍一齊上船。）

劉關張趙四人與幾千兵士到了江夏　，與劉琦會合。劉琦的兵較多，有一萬以上。雙方的兵力，合起來，勉強可以號稱兩萬，與曹操的二十萬，不成比例。除非發生奇蹟，劉備劉琦的兩萬人如何能抵得住曹操的十倍以上的敵軍呢？

諸葛亮向孫權求救

然而，奇蹟終於發生。諸葛亮到劉備的身邊，向劉備說：「事態很急了，請你派我到孫權那裏，向孫權求救。」劉備於是就派了諸葛亮當他的代表，乘船向東。

孫權本人這時候不在吳縣，不在曲阿（丹陽），不在京口（鎮江，丹徒），不在秣陵（南京），而在柴桑。

柴桑是一個依山而築的城，在今天江西九江之西南的德化縣。

孫權也正爲曹操的席捲荆州而焦慮，被曹操「與將軍會獵於吳」的諾言弄得七上八下。他的第一助手，長史張昭，竭力主張乾脆向曹操投降。張昭的理由：一則力量不成對比；二則當年孫策曾經在臨死之時交代過：倘若打不了勝仗（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

孫權的另一助手，「中護軍」周瑜，却一貫的主戰，周瑜不是一個在參謀業務中磨煉出來的精打細算的人；他是一個氣冲斗牛，勇冠三軍的英雄，從來不把數目字看成機械性的決定因素，對曹操的大兵團的實力，壓根兒看不起。

孫權在當時年紀不到三十（虛歲二十八，實歲二十七），雖則消滅過廬江太守李術與江夏太守黃祖，還不曾有過與頭等角色較量較量的經驗。

孫權之所以拿不定主張，由於一方面他不能不承認曹操的威望大，兵多，能力強；另一方面，他却不能甘心把哥哥孫策辛苦得來江東六郡，輕易送給曹操。

諸葛亮到達柴桑，孫權立即召見。問諸葛亮：「你從荆州來，荆州的情形如何？」諸葛亮說：「很糟，曹操十分厲害，劉豫州吃了敗仗。」（劉備在當時被喜歡他的人稱爲「劉豫州」，因爲他以前經陶謙荐舉，担任過豫州刺史；後來，於徐州被呂布偷佔了以後投奔曹操，又被曹操推荐，作了豫州牧。）

孫權問諸葛亮：你看我應該怎麼辦？」諸葛亮說：「這個，要請你自己決定，你估計一下，倘若能夠以江東六郡的力量，抵得住曹操八個州一個部的力量，那麼就不妨早一點對曹操翻臉。反過來說，倘若自問力量不足以與曹操對抗，那就索性對曹操屈服，按兵不動，把甲胄封存起來，靜候曹操派人來接收。這兩種辦法，隨你採取一種。最壞，莫如狐疑不定，表面上對曹操服從，事實上又要保存獨立，那就快要大禍臨頭。」

孫權說：「你們的那一位劉豫州，他作何打算？」諸葛亮回答：「劉豫州的情形和你不同。他是沒有選擇的餘地的。他是漢朝皇室的一份子，對曹操這個把持漢朝政權的奸臣是沒有妥協的餘地的。况且他又是英才蓋世，早就成了全國人士所崇拜的偶像，各方慕他的名而來効力献身的人極多，很像大小河流的水都奔向大海一樣。劉豫州能否戰勝曹操，聽由老天爺來決定；即使敗了，也無所謂。他是無論如何，不能向曹操投降的。」

孫權被諸葛亮的一番話氣得勃然大怒。孫權心裏在想：「你們的那一位劉豫州是『英才蓋世』，不能考慮投降！我孫權就不是英才蓋世？你竟然勸我考慮投降！」

萬人意見

美國讀者談論反攻大陸

二十年內國共形勢演變受美影響

敦促政府早謀對策一切操諸在我

強調光復大陸唯有中共進攻台灣反守為攻把戰爭帶到大陸

岳騫先生：

讀到三月十七日（四九〇）萬人雜誌大作「法統不可棄，和談不可行」，本人絕對同意。但對於你認爲一定能反攻大陸，光復神州之意見，本人認爲你跡近迷信，執迷不悟，我十二萬分佩服你的信心，但你這種信心要建立在事實上，不能單建立在盼望想像上，更不能靠看過去幾千年前的歷史來推算今日或不久將來的發展。你只是主觀的盼望光復神州，但客觀的情況及其左右整個大勢的力量實在不容忽視，更可以說它是支配及引導大勢改變的必需推動力。兩三月前本人曾致函先生提到你在「上下古今」所提出光復大陸的三種方法，我認爲根本不可能，你可能認爲我的見解淺薄，（我想像你是很忙的）不予討論。今次我想跟你談談反攻大陸，（成功與否是另一問題）的客觀問題。這客觀問題包括大陸情勢演變及世界情勢演變。

大陸情勢你已是專家，同時你亦相信大陸人民會「揭竿」而起，一切都會對台北政府有利，所以我不談大陸情勢。

這不是說我是世界情勢專家，我只想看看目前及不久將來世界性的客觀情勢及條件是否可以對反攻大陸有帮助或推動。

美國製造個半中國
保持世界均衡局面

今日之共產集團及中共想打而有心無力，以美國爲首之所謂自由國家則有力而無心，特別卡達這個「怪傑」，打出所謂「人道」「人權」一招，對蘇聯則隔靴搔癢，對中共的人權則隻字不提，恐怕影响「建交」過程，但對她的友邦則指名道姓大張撻伐。以自己身爲一個極深宗教信仰的人而處處大力跟魔鬼（共產）打交道共處，實屬不可思議。以他來領導世界，台北國府已不在他眼中，儘管他口口聲聲不欲台灣人民受攻擊及恥辱，但他心中中華民國已不是一個國家，台北要換沈劍虹大使，他不接納，以免影响「中美建交」，他不是製造兩個中國，而是在製造個半中國，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半個中華民國。他也頗「好心」，不欲台灣由中共統治，但却不欲中華民國攻擊大陸，這樣他就認爲天下太平了。雖然許多愛護中華民國正統的中國人包括你與萬人傑都認爲就算中華民國與全世界國家都沒有邦交，而只維持商業貿易關係都不怕滅亡，我也不否定這個，但這個關係，只能維持生存或把台灣建成一個更富裕的社會。但對反攻大陸這個目標來說，則更渺茫了。當日孫中山反滿清（這是歷史，但它是現代史）。不是單靠國內的志士仁人，却也受到外國如日本、英國、美國等國家政府及在野人士的支持協助，內外夾攻，才將滿清推翻。但看看今日，台北向英國購買戰機碰釘，美國停止援助新武器，甚至向以色列（這個你最憎的非共國家之一）接洽買飛彈武器，美國也在背後向以色列施壓力。其他法、意、德、日，更無論矣。試想想，中華民國想自衞，世界各國（無邦交的）都恐怕得罪中共而不欲軍火貿易，那麼，如何去反攻大陸？現在台北政府不只未有行動，而連反攻大陸的口號亦不再用，世界各國已唯恐惹禍上身，假如台北宣布反攻大陸行動，我想不只無與國帮助，反而受到各國非難，說台灣打破均衡世局而諸多制裁（如貿易之類）。

不相信大陸有人民起義，即使有，美國也帮助中共潑熄起義火焰。

那麼中華民國獨力軍事反攻大陸不可以嗎？可以。但不是你所認爲最近將來的三幾年內，大陸民變，國軍登陸那一回事。如假國府要靠軍事反攻，非要廿年後不可。若國民黨欲重返大陸執政，本人認爲亦只用武一途，主動進攻。但現在重武器不足，防衛中共仍不夠（此所以台北口口聲聲希望中美防禦條約不要取消），如何主動進攻呢？我絕不相信大陸上在中共壓制下，仍會有人民起義那一回事，就算有，你是否以爲美國或其他國家會幫助國府進攻大陸支持人民？簡直是夢想。我相信他們會助中共潑熄起義火焰，更認爲有意義，因爲他們不想有大戰也。國府有軍事攻擊大陸企圖計劃嗎？有，但也是有心無力。所以國府最大的打算就是如何建立雄厚武力（不是人力軍力），做到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步。但這樣的武力，不是一、二十年內可達到。就算今日中美防禦條約取消了；不再束縛國府反攻，而又有所謂大陸人民起義，你以爲國府會揮軍登陸嗎？你以爲會，但我看來就不會，一定是袖手旁觀，隔岸觀火。因爲國府要考慮的是兩敗俱傷的後果，國府失敗，則中華民國必亡矣。我相信今日及以後的戰爭成敗，取決于武器質量的優劣及多少，不是毛頭那套人海戰術（其實人海只是毛共用于大陸），而世界上近代戰爭有那一次是用人海打的。所以國府要進攻大陸，非要等到牠的武力達到抗衡或超過中共，那麼等它二、三十年也不算太久吧。

假如你對國府在三幾年內光復大陸的信心不消失的話，我認爲你應向下面這個方向或情勢去推測或希望，或不致令你失望，而達到海外遊子返鄉的願望。這個情勢是置之死地而後生——即是說「中」美建交，中美防禦條約廢除（美國國會可能以少數票數通過）（美軍駐台與不駐台已無關重要）。

中共進攻台灣，國府反守爲攻，把戰爭帶到大陸去。

中共進攻台灣，在這種情勢下，國府被迫還手，破釜沉舟反守爲攻，然後（注意此處）聯絡大陸人民起來，扯中共後腿，供給武器給大陸人民，把戰爭帶到大陸，這樣才有成功反攻大陸希望，推翻中共這個攤子。但是中共會進攻台灣嗎？上述的「建交」、廢約可以由美國單方面做到，但美國亦可以單方面做到勸阻中共攻台。因爲以美國的利益來計，台灣落入中共手，美國眞是不甘的，不是它對中華民國人民有厚愛，而是影响整個日韓菲的關係。假如美國勸阻不來，中共眞正動手，這個却可激發美國國內一種潛力，所謂沉默的大多數。可能促使美國國會一怒之下，反而協助國府防守，或供給攻擊性武器。這個中共要考慮的。另外，中共要考慮的是，一掀起攻台，內部幹部人民反應如何，中共儘管裝腔作勢，但牠心知肚明，大多數幹部人民都不服牠的，只不過沒有引發力量（外來），故此表面上停了下來。一旦國府連消帶打，人民這時起義的話，中共是注定必亡的。我不是隔着太平洋說風涼話，我實在希望中共攻台，只有中共攻台，中共才會完蛋。但中共會在這十年內，是否會攻台呢？我說牠一定不會。中美斷交，廢約後，牠會大吠大跳，慶祝「解放」台灣又進一步。然後一則利用和談滲透瓦解台灣及華僑民心士氣，另一方面在閩厦、海南島舉行軍事演習及向金門恢復日日打炮，以嚇台灣軍民，用心理戰促成台灣軍民精神緊張，經濟消退，此一石二鳥計（一則可和平「解放」或困死台灣；二則可不致立即引起大陸民變），國府實應早謀對策。

海內外實需要萬人傑、岳騫繼續艱苦筆伐，穩定人心。

上次退出聯合國，先總統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來維繫民心士氣，今次中美斷交（我相信不出明年），一定又有一陣子騷動。海內外實需要閣下及萬人傑先生繼續艱苦筆伐，穩定人心。故此我希望閣下在心理上及輿論上多作一些準備，如何去安定中美斷交後的人心及面對另一新的情勢局面。至於反攻大陸及光復神州，這一偉大神聖的任務非單憑主觀而達到的。現今世界政治局面的複雜混淆，簡直不可想像。台北的單獨力量最近將來實難有所作爲的。我不是「勢蹙」論的墮子，但對閣下力主中華民國爲正統却認爲十分正確，只要有中華民國存在的一日，海外華僑及大陸同胞才有一綫希望，所以我認爲如何去維持中華民國不消失在世界上較諸希望國府在三幾年內重登大陸更爲重要及實際。

我相信如果你有耐性看完這兩頁紙，亦已花費你很多寶貴時間，但我希望看看你對中美斷交後有什麼高見及對中美斷交的評論。

我甚至可以跟你打賭，假如國府在今天以後的三年內重返大陸執政，或我們可以自由返回大陸居住工作，我先請你來美國一遊。

讀者　何江海

（五月廿二日）

中蘇共打情罵俏 不可能發生大戰

編輯先生：

美國新近提名擢升四星上將史塔里中將，對美國三百多名高中畢業生發表演說，美國或許在他們有生之年，介入蘇聯與中共之戰爭。他認爲蘇聯將與中共作戰，可能因爲十年之邊界糾紛而繼續爭持，但大戰有較多之可能性。美國介入此種戰爭事件難以預測。而其中敵者將獲勝利，及絕對控制歐亞大部份土地之時，美國可能會介入。當時學生的反應不一，有人認爲，其演辭驚人，亦有人認爲，其言詞令人情緒低落。

中蘇共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世人

看法不一，尤是美國佬，深信中共日夜所吹噓的，提防蘇聯入侵。而與中共勾搭對付蘇聯。自珍寶島一役後，毛澤東大築地道，無時不鼓吹「前門拒虎，後門進狼」，若只看中共的虛張聲勢，蘇聯的入侵，似乎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然而蘇聯並沒有中共所想像這般，地道修好了，蘇聯並沒有入侵跡像，可謂勞民傷財。毛死後，反蘇論調沉寂一時。華國鋒上台，又重新掀起反蘇高潮，鼓吹蘇聯入侵，比毛澤東生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華國鋒也深知蘇聯不會入侵，他活學活用了毛澤東一套，當自己的權力發生動搖，必須把內部矛盾迅速轉移對外，只有矛盾由內向外，內部的壓力才緩和減少。毛澤東三面紅旗失敗，他所遭受內部壓力很大，便炮轟金門，製造台海峽緊張局勢，當時大陸上下，把「解放台灣」放在首位，因而使毛逃過了因三面紅旗失敗所產生的危機。文革後，毛澤東個人雖全面掌握權力，但手下一班文革成員，均受老黨棍老軍閥、老官僚暗攻，故掀起反蘇狂潮，把注意力集中在蘇聯入侵問題上，以使文革派消除阻力。目前華國鋒處境也如此，且遭受共軍不滿的壓力，若不把這種抗拒的暗流導向，勢必降臨頭上。

導向途徑，一是反美、一是反蘇。華國鋒正與美國勾搭，打得火熱，於前路行不通，後路是最佳的途徑，於是通過李先念大放蘇聯入侵厥詞，唯恐這一途徑騙不了大陸人民，又令紀登奎鼓吹「武力解放台灣」，其實他自知自欺欺人，非如此作，是不能把共軍注意力由內轉向對外，以減除自己所受的壓力。

美國政客幼稚 輕信中共花招

美國佬由於急於和中共打交道，對於中共玩弄的花招，不辨眞僞，信以爲眞，連四星上將的軍人，也認爲中蘇共在本世紀內發生戰爭。他還進一步推斷，中蘇共戰爭結果，必有一方囊括歐亞部份地區，到時美國可介入戰爭。此是多餘想法，也是老殖民主義思想作怪。筆者認爲中蘇共不會發生大戰，中國大陸不同捷克，蘇軍開入捷克，是因捷克地小人稀，很快被蘇軍控制，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衆多，即使蘇軍佔領東北，也無法控制華北華東華南西北等地區。日本處心積累籌劃侵畧中國經年，結果也無法入侵西北。蘇軍一蹈入大陸的腹地，必將無法自拔。蘇聯不敢輕易入侵中國大陸，只是在邊境上打打，原因在此。即使中蘇共啓戰，蘇聯調動大軍入侵東北，也不會像日本打着膏藥旗入侵，它會組織一親蘇的新共產黨政權，與北平集團對抗。毛澤東也是在蘇聯支持下竊取大陸，在他一面倒向蘇聯時，蘇聯實質上已據有歐亞地區了。到時蘇聯若用此一手法，美國佬又怎能介入。美國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似乎世界警察非我莫屬。倘若中蘇兩共聯合起來，美國非拜下風不可。美國佬在中蘇共戰爭之時介入，不知它幫何方，如欲取漁人之利，建立自由政權，機會渺茫。至於在一方佔有歐亞之時才介入，更屬幻想。美國佬的幼稚，敢認第一，無人認第二。

至於美國青年，一聽到要打仗，便成個軟細，這一代美國青年，高唱厭惡戰爭，實是掩飾貪生怕死，越戰之敗，咎由在此。誠然，美國青年有他們的觀念，爲何要替外族賣命？難怪他們反對參加海外戰爭。但美國政客却在海外搞三搞四，打擊當地政府，替共黨鋪道。自由世界，只有莊嚴自強，不能過份依賴美國佬，今日美國佬典型特點，是有頭陣冇尾陣，係頭係勢，棚尾拉箱，加上遠水不能救近火，到頭來吃虧還是自己。

讀者 臥龍客

（六月十六日）

壇主封淑英　**萬人詩壇**

夏日採蓮（詩詞回環同文）

[illegible]

直讀：（七言律詩）

[illegible]

回讀：

[illegible]

直讀：（虞美人詞）

[illegible]
鬆纜快推槳。短槳礙花斜過一橫塘。
[illegible]
[illegible]艷分霞彩剩餘妝。

回讀：

妝餘剩彩霞分艷。[illegible]
香送婀娜風。處處美[illegible]清影水[illegible]。
塘橫一過斜花礙。[illegible]
忙去採蓮紅。[illegible]

湘江懷古二首

彭旣白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羣雄造世今何在。激浪淘沙去不留。

新春試筆

[illegible]

[illegible]
縱酒每爲狂士寫。清吟寧作腐儒酸。

前題

陳球

冉冉晴霞擁翠岑。冰寒長頤解從今。
[illegible]
[illegible]小鳥啼枝好。[illegible]春情一笑吟。

前題

[illegible]

曈曨[illegible]。
正朔[illegible]。
龍蛇[illegible]。
但願東[illegible]長安。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劉[illegible]

[illegible]
堪羨廣平文藻麗。欲追張旭草顚狂。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卓淡影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初陽潤物鳥嚶嚶。試筆吟春百感生。
處俗莫宜登道岸。爲皇不及擁書城。
路逢君子談傾蓋。詩斥狂童恨背盟。
今見新[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新春試筆二首

何[illegible]

㈠

[illegible]

㈡

烟篆勝如毛筆寫。年花付與胆瓶供。
上邦舊俗仍傳統。[illegible]
九十日春[illegible]珍惜。爲他[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㈢

[illegible]
帖寫宜春聊試筆。更將餘瀋畫梅花。

前題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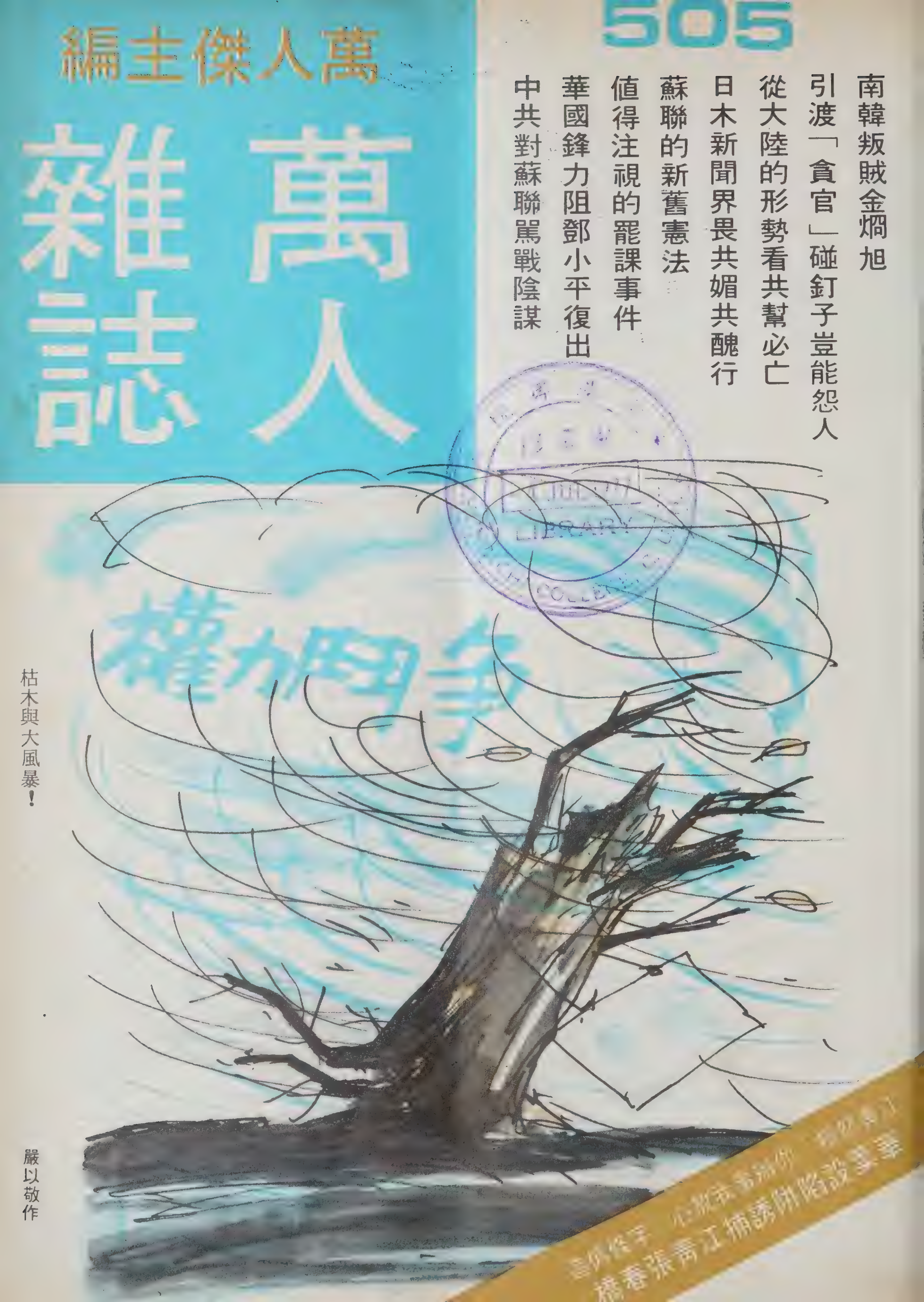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505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南韓叛賊金烱旭
引渡「貪官」碰釘子豈能怨人
從大陸的形勢看共幫必亡
日木新聞界畏共媚共醜行
蘇聯的新舊憲法
值得注視的罷課事件
華國鋒力阻鄧小平復出
中共對蘇聯罵戰陰謀
枯木與大風暴！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編輯：吳興記
香港[illegible]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街17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每週評論

南韓叛賊金烱旭

南韓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金烱旭叛國，因爲他過去的職務的關係，頗爲引人注意。

自由世界是一個整體，任何一個反共國家爲了增強防範來自共黨政權的顚覆和侵畧而接受外國的援助，都不是恥辱，而是表明它有決心爲抵禦赤禍維護自由貢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大韓民國就是如此。這個國家和朴正熙政府不能說沒有缺點，但它的堅決反共立場，是值得尊敬的。但作爲自由世界一等強國的美國，對外援助好像是一種恩惠，受援國一切都應該聽從白宮的指揮，這是一個最大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到現在還沒有改。

美國爲了控制受它援助的國家，不惜想盡辦法在別人的國家裏安揷特務和收買狗腿子；總之，任何機密美國都希望知道，有機會以便利用人家的缺點整人家。在這樣情況下，一些投機份子和叛賊逃到美國後，可能是爲了報復或單純爲了向美國人献媚，而把自己國家的秘密公開，以達到損害自己國家和同胞的罪惡目的，好像是這樣才能使他順順氣。

南韓前中央情報局局長金烱旭正是這樣一個典型人物。

這個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九年任南韓中央情報局局長的金某，於一九七三年年悄悄地離開韓國，自行流亡於美國。據路透社六月二十三日發自華盛頓的消息稱：該金烱旭六月二十二日曾向美國國會調查小組公開作證，指稱由韓國總統朴正熙氏主使，利用韓國商人朴東新中間拉綫收買美國會議員，以圖制止美國眾院反對他的政府。

金烱旭還指證兩個美國眾議員曾指使他本人協助朴東新成爲美國出賣白米給南韓的獨家代理，而以協助南韓獲得美國軍援爲回報。

這說明：金烱旭早已與美國眾議員有勾結，而此種勾結則又不一定是朴正熙氏所授意或已經知道的。

關於收買美國國會議員這個問題，即或眞的是由朴正熙所主使，那也沒有關係，因朴氏的目的是穩定他的政府，以加強抵抗來自北韓的侵畧的力量。其中並不含有私人的利益在內，未來即或發生甚麼「水門式」的風波，丟面子的是美國人，當然最無恥而又最惹人憤怒的是金某。

六月二十三日大韓民國政府發言人在評論韓國前中央情報局長金烱旭在美國國會作證時的談話說：「任何韓國人，都不會聽一個賣國賊所說的話」。

這位韓國政府文化公報部發言人黃氏還說：對於金烱旭的行爲，所有韓國人，都對他感到憤怒。

金烱旭的證詞曾完全不顧自己國家的尊嚴和本人過去所担任的工作性質，說甚麼朴正熙總統命令商人朴東新在美國從事賄賂活動，係因爲他的獨裁統治，躭心美國國會減少對韓國政府所作的軍事和經濟承諾。

這位發言人黃氏對此他指稱：「應該清楚瞭解的是：韓國人民爲他們自己的美好前途而努力時，並不一定尋求外國的批准。」

這對受援國視爲自己賭枱上籌碼的美國來說，是當頭一棒。人家的事它甚麼都要管，管不好時撒脚便跑，一走了之，南越赤化就是一例。

中國有些無恥堕子，已經是艮心泯滅，認賊作父，可恨之極。這也和被韓國人指爲賣國賊的金烱旭一樣，當美國一疊連聲要撤兵，南韓朝野深感焦慮時，他在美國往自己國家政府臉上抹黑，這種行爲豈止無恥，簡直是該殺。

外國不必聽命廉政公署
引渡「貪官」碰釘子豈能怨人？

萬人傑

最近廉政專員公署要把韓森引渡回港，在渥太華敗訴後，有些傳聲筒報紙埋怨加拿大不把「貪官」驅逐出境；也有些報紙認爲台灣收留這些「貪官」會把台灣「弄髒」。這種說法並不新鮮，無非想用激將法使台灣迫走他們，他們走投無路，自然「落網」；而消除六七年抗暴分子的報復計劃，也可達成了。

兼任法官的大主筆

香港廉政專員公署要把韓森從加拿大引渡回港碰了釘子後，國際間傳播着一種別有用心的謠言，說某些他們要抓的人與「國際販毒集團」有關，更有所謂「五龍」的組織。這種說法，一般人會深信不疑，但了解內幕實情的人，不難看出這是一個毒招。

以「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固然不可能把他們從外國引渡回來；即使指控他們「貪污」，也必須有確鑿證據。在香港法庭可以發揮其至高無上的權力，但在外國法庭却不是那麼簡單。

加拿大和英國處境不同，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處於中國大陸邊沿，直接受到中共政權影響，英國政府即使不是有求必應，至少也會有限度賣帳，因此葛柏可以從英國引渡回港，韓森要從加拿大引渡回來便觸礁了。理由是加拿大與香港雖同屬英聯邦大家庭成員，究竟疏一皮、隔一截，因此加拿大政府執正來做，法理上不能成立，不肯勉強遷就，此所以韓森與葛柏命運不一樣。

如果把他們從無證據的「貪污」撇開，指他們與國際販毒集團有關，「引渡」的可能性很高了。一旦把他們弄回香港，變成俎上之肉，大可像葛柏那樣，坐滿監出來，再追索四百萬，沒有交出，便要重返監牢，再受折磨。

除控告「財產與官職收入不相稱」這項罪名是香港獨有，世界所無，極難爲其他國家接納外，不論爲「貪污」或「販毒」，必須具有力證據，才可入之以罪。在沒有判罪前，不可以視之爲「罪犯」。香港有一些大主筆，把自己看成法官，沒經過審訊，就把這些人一律打成「貪官」「貪污分子」。這種作風，等如砌生豬肉，把定下的罪名，強加別人身上，公道嗎？

有些人說，如果不是他們身上有屎，爲什麼要「逃」往台灣？其實，香港政府任他們「逃」，本身要負起咎責；同時，不論他們是否「證據確鑿」，一經被廉署黐住，便要費很大工夫才能掙脫，到證明清白時，一大筆律師費已使他成爲終身負債的人。因此警務人員一經退休，爲不吃眼前虧，總是設法離港，免禍起蕭牆，担負莫須有的罪名。

一般罪案，是控方搜集足夠罪證，然後才可以將之提控。但這種所謂「貪污」案却反其道而行，要被控者拿出證據，證明本身無罪。如果沒有爲法官所採信的證據，很可能就成爲「貪官」而坐牢。在如此情形下，退休的警務人員，豈有不雞飛狗走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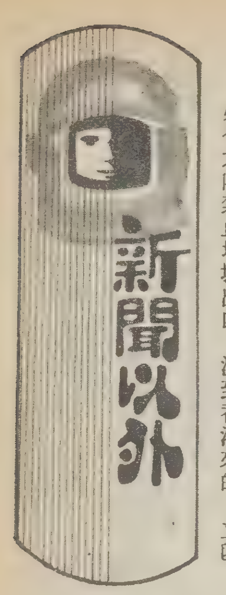
應尊重他國的法律

香港廉政專員公署成立以來，厲行反貪，贏得不少市民稱快。貪污行爲，人人厭恨，一聞反貪，小市民直覺上是件大好事，不問其所採行動是否合理。更因平日與警務人員接觸較多，又因他們在民意測驗中，被列爲最受厭惡人物的倒數第二位，沒有好感，自然也不考慮到法理問題，大有把這些人全部引渡回港，予以槍斃或終身監禁爲快之慈。

可是跑到外國去的退休警務人員，要把他們引渡回來，不是想像那麼簡單。當日在英國的葛柏，也曾經過一波三折，花了大筆訴訟費，還未能達到目的，弄得廉署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後來才戲劇性的急轉直下，把他弄回香港，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心水清的人，替廉署算過收支帳目，認爲得不償失。不過，爲了反貪，不能當作做生意，斤斤計較是否有利可圖。政府損失訟費，而能把貪污有據的人繩之於法，總算達到反貪目的，對得起香港納稅人。

可是，關於逃往各地的「貪官」（正確的說法應當是「貪污嫌疑者」）的引渡問題，並不順利，比從倫敦引渡葛柏困難得多了。在渥太華引渡韓森案敗訴後，更引起一片抱怨聲，許多報紙的評論，都抨擊外國政府沒有好好的與香港廉政專員公署合作。如六月七日星島日報的社論「加拿大應自動驅逐韓森」；六月二十日快報的快語「不要把台灣弄髒！——再談香港貪污分子逃匿台灣事」是香港報紙抱怨的代表作。

寫這類社論的主筆有一個通病，只知道有香港的廉政專員公署，不知道有其他國家的法律。總之，香港廉署向你要人，而你不放人，那你就是不對。站在香港人的「利益」立場上，就得鳴鼓而攻之。但他們沒有深深地想想，爲什麼其他國家都「包庇」「貪官」，沒有把他們送回香港呢？都是別國不對嗎？



非也，只是香港的投機大主筆，討好財雄勢大的廉署，滿足一般小市民的報復心理，更大的理由是這些人曾經爲消除暴亂、安定香港盡過力，現在應該是「兎死狗烹」的時候了。

我們不能主觀的站在廉政專員公署的立場上，對各國的法律，也應同樣尊重。廉署在渥太華敗訴，自然有其敗訴的理由，當然廉署也可以再花點錢上訴，反正都是香港納稅人的錢，絕對用不着姬達掏腰包。不過，最後決定還是在加拿大的法律。不祇加拿大法律未能使廉署任所欲爲，本港一些硬骨頭的法官，何嘗不把廉署弄到紮紮跳，埋怨他們放人不對，判刑太輕，致使法庭與廉署之間，齟齬頻頻，難道香港的法官也「包庇貪官」嗎？

對「攪搔」的看法

大主筆的言論，似乎在替台灣（中華民國）設想，恐怕香港的「貪官」弄髒了台灣，苦口婆心勸告台灣不要接收「香港出口的垃圾」，用一句慨嘆的話「難道台灣竟要做香港的垃圾池？」來結尾。從表面看，大主筆是一位「愛國者」，不願她被這些「貪官」陀衰。但想深一層，顯然是激將法，如果台灣執政者唔襟激，毅然說道：「好啦，聽晒你話，將佢地解返香港啦！」則這班有目的而寫社論的主筆先生當可獲論功行賞矣。

「垃圾」兩字，香港左派分子最喜歡用。從大陸逃亡香港的人，他們一律指爲「垃圾」。六二年五月大逃亡潮，大概是大陸大掃除，所以把「垃圾」一堆一堆倒過來，幾乎弄到香港陸沉。但香港是個特製的垃圾爐，把沒用的垃圾變成肥田料。香港人力缺之，賴這些大陸「垃圾」補充，使香港工業發得迅速發展。

如今大陸禁止垃圾出口，流到香港來的，立即送回大陸，使到香港工人鬧荒，要從小販認可價把人趕回工廠做工。可見，「垃圾」也有一定的價值，大陸認爲垃圾的反革命分子，在香港會成爲繁榮的大功臣。

萬人日報也被左派指爲「垃圾報」，可是我們不敢妄自菲薄，這兩年來，垃圾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更成爲左派分子、媚共墮子的頂心杉。因此，「垃圾」在我們心目中有相反的看法，即左派分子、媚共墮子指爲「垃圾」的，都是他們所害怕的東西。

快語主筆說「這些人是香港人（四百多萬的中國人）所公認與嫉恨的貪污分子」，這話正犯了毛家傑說「全港四百萬人爲毛主席之死而流淚」同樣的一毛病」——「強姦民意」。這話太武斷，四百多萬人中絕對不是只有一個意見，更絕對沒有「公認」這回事。快語主筆只可說是代表他個人或該報的意見，一如老萬寫牛馬集只是代表自己的意見一樣，要別人「公認」他的意見，未免太霸道。

快語第二點說：「他們在香港聲名狼藉，如果一身清白，就不必逃離香港。」這話更離譜，每年有無數人離開香港，這些人並不見得「聲名狼藉」，其清白一如大主筆。離開香港理由很多，香港是自由土地，與大陸不同。不歡喜香港就可以離開，不像大陸那樣，離開了，被香港軍警抓到，也要遣返。難道大主筆要台灣軍警像香港軍警那樣，見到香港「垃圾」便「即捕即解」，把這些「聲名狼藉」的傢伙，全部遣回香港嗎？大主筆這種霸王思想，蔑視人權的念頭，在自由地區，實不適宜！

造成不良觀感

大主筆在「快語」中提出六項「問題」，第一、二項上文已談過。第三項，他說：「台灣收容這些明知是貪污分子，將給予香港人以不良的觀感。」

在香港警界服務多年的警務人員，香港人也許耳熟能詳，但在台灣不會把他們看成「名流」，或什麼特殊分子，他們進入台灣，和每天約三千名其他香港旅客一樣，只要他們所持的証件有效，就可入境，不受留難。不會「明知」他們是所謂的「貪污分子」；再說，香港政府「明知」他們是「貪污分子」而讓他們出境，台灣政府又怎會不讓他們入境？

至於香港人對台灣的觀感好與壞，並不重要，如果印象好的，收容這些人，也不會使他們變壞；對台灣印象不好，將這些人拒之門外，也不會得到他們好感，視乎各人政治立場，親共分子可以把好的說成壞的，台灣的好壞不在乎收容不收容幾十名香港退休警務人員，況且，香港也收容了中國貪污分子，且畀以高職，何以香港政府却不怕中國人會因此對他產生不良觀感呢？

際此人權再次受到世人重視的時候，絕對不可以莫須有的手法給別人扣帽子，在台灣的幾十名前香港警務人員，未有一名經「判定」爲貪污犯的，香港政府也沒有把他們的貪污罪行照會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引導」的要求，快語主筆怎可以叫中華民國政府漠視他們的人權，違反中國憲法，主動把他們「遣送」返香港？

大主筆這說法，於情、於理、於法都不合。同樣的，第四項所說：「台灣容納這些貪污分子，等於公然庇護貪污分子，亦給予台灣人以不良的觀感。」也是不通。未經法律程序，誰都不該被認定爲「貪污分子」，否則誰都不可能受到法律的保障。

廉政署的作風之不能得人同情，正因爲他們對一些未定罪的嫌疑者，在調查階段，便已把對方當作犯人看待，嫌疑者未曾定罪，已受盡磨折，也因此造成許多受嫌者無法忍受，寧求一死，也不受痛苦的熬煎，如果不是無法忍受，誰都珍惜自己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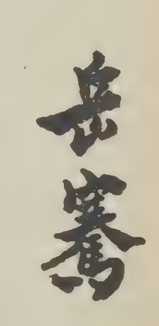
這位大主筆口口聲聲「貪污分子」，其作風與廉署同一鼻孔出氣，簡直一竹竿打一船人。凡退休後到台灣定居的，就肯定是「貪污分子」，照他這說法，把他們抓回來就「唔使審」了，一律將之判刑就差不多。

爲了香港的「聲譽」計，大主筆應當建議香港政府把中華民國通緝有案的大貪污案在逃人犯，馬上送回台北，這樣，中華民國才會有與香港合作「反貪」可能。

（未完）

答美國讀者何江海先生

從大陸的形勢看共帮必亡



江海先生，拜讀大札，既佩卓見，復深知己之感，因為閣下可能將拙文全部讀過。否則你不會對於我憎恨以色列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對於閣下高見，我不願駁你，事實上也沒有理由可駁，因為你說的都是事實。相信這種看法，也代表許多美國愛國學人的意見，我現在的答覆，不是駁，而是補充，彼此均為了國家前途在討論，無論對不對，皆不必介意。

形勢比人强此言實有至理

首先要說明一點，歷史上的事，其發展經過，與數學不同，往往不是二加二等於四。遠的不說，茲舉一個最近的例子，大約是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中原局勢已經相當惡劣，但長江以南仍然完整，國軍也據守着重要鐵路綫，我的家鄉是個小縣，不靠鐵路，却全部淪共。共黨「縣長」是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抗戰期間大家在一起教書時，突然接到通知，縣政府說他是共產黨要抓他，我得到消息通知他，他倉皇逃走，幸免被捕。事隔數年，故鄉全部淪共，他居然當了「縣長」，來到就找我們幾個老同事，有幾位被他找去了，就安排在他們辦的中學教書。我則東藏西躲避不見面，最後還是被他找到，故友重逢，挑燈夜話，他苦苦勸我參加革命，我堅決不肯，不過，他也未留難我，讓我走了。我們幾乎談了一夜，談的問題太多，有些問題當時覺得很深刻，現在想來已不值一笑，但在當時，他確實招架為難。譬如我問他，「你們日日喊革命。我担心的是你們革命一旦成功，會把中國變成了白俄羅斯、烏克蘭，成為蘇維埃聯邦的一部份，你以為會不會有此可能。」

這問題現在看起來非常幼稚，但是，他當時招架頗難，停了半响說道：「你不要咬住這一點反我們，你應當放眼看看烏克蘭、白俄羅斯人民是不是過得比從前幸福。」

我大笑道：這是我不能隨你革命的基本原因，老實說，國民黨，共產黨誰當政都不干老百姓的事，但你們要把國家送給俄國人統治，我非反對到底不可。否則，日本人也高唱王道樂土，我們乾脆作第二個滿洲國，受日本人統治不是還好些？大家都是黃種人。」

他啞口無言，現在想起來，覺得當時實在是一對幼稚園學生吵架，我問的固然幼稚，奇怪的是他何以答不出。

但有一個問題，他答的非常清楚，我當時問他：「你們在這場戰爭中，眞以為可以擊敗國民政府嗎？」

他搖頭說道：「當然不可能，現在是我們打不敗國民黨，國民黨也打不敗我們，最後還是要和我們是以戰求和。」

我問他：「這是你的看法。」

他搖搖頭：「上級有文件指示，要我們作心理準備。」

我所以詳舉這段往事，旨在說明一點，就是到了三十六年底，中共頭目尙未想到國民政府會在大陸全面崩潰，就是最樂觀想法，也不料到全崩潰得這麼快，可見得形勢比人強，這句話實有至理。

因此，我們對於中共政權，不能以外貌作標準，說到強大，勝利後的國民政府有打敗日本的功勛，位列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不過四年時間，便敗退出大陸，若以科學方法計算，實無可能。

共軍火併揭竿而起必會發生

其次，我非常同意何江海先生說的大陸人民不可能揭竿而起，這一點無論怎樣激烈反共的人，也必須同意。筆者在台北與一位資深的政府官員談論大陸形勢，他說：「如果時間倒退五十年，毛澤東這個殘暴政權早被人民推翻了，但現在無此可能，因為武器太優良了，有一兩千徒手起義戰士，也不夠兩挺重機槍打的。」這當然是至理名言。

但這並不是大陸人民全無起義可能，那是在共軍自相火併時。當然這樣說法，也許有些專家會以為我在說夢話，但在史大林生前死後，如有人說俄毛有一天會打起來，一定被人指為瘋子，但到了珍寶島，裕民縣兩次開火之後，世人才來恍然大悟原來共產黨與共產也能打仗。共黨政權與共黨政權能打仗，則共軍頭目之間為甚麼不能打仗，不必說今天在毛周二酋相繼倒斃之後，就在文革時，人所共知陳再道會在武漢舉兵抗命，扣留謝富治、王力且準備拘捕周恩來。但由毛林周三人一心，林彪出動海陸空三面進攻，陳再道措手不及被捕，但毛澤東也未敢殺陳再道，闢一個時期仍畀以軍職。

比武漢事件更嚴重的是江西「撫州軍分區」在文革時舉兵反抗，發生戰爭

，毛澤東稱之爲「百分之百的內戰」，調動兩軍共軍始平下去。

這些事件都發生在毛澤東生前，又在毛林周三結合時期，今日共區情況已今非昔比，華國鋒的統治江河日下，循此演變下去，共軍自相火併的事一定會發生，一旦共軍火併，對人民控制力放鬆，揭竿而起的事，必然會發生，尤其是自從發展「民兵」之後，民間已有武器，加之更有許多服過兵役退伍在田間的農民，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呼籲而起並不難。

文革一役組織控制冰消瓦解

在過去，我們對共產黨的控制力皆估計太高，但到了文革時，眼見紅衛兵一起，旦夕之間，所有鄉村組織，瓦解冰消，甚至如天津市第一書記（相當省委第一書記）被紅衛兵整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被迫自殺。當然紅衛兵有毛江支持，但毛江只在北平城內發號施令，即使能管到天津，鞭長也不及雲南，可見還是屬於自發性。當時的紅衛兵能全部摧毀共黨基層組織，則今後的人民起義，又何嘗不能消滅縣級以下的共黨機構。

以上說法，還都是猜測，也許說得太早，但明顯事實便有幾點一望可知。

一、自從俄毛開戰，俄毛雙方均極力拉攏西方國家，放棄了共產主義，目前世界上只有共產黨，沒有共產主義。一個沒有主義的黨，等於行屍走肉，雖然似人，但已沒有了靈魂，此種共產黨決不能永久存在，其自動滅亡，消失，只是時間問題。試看南斯拉夫人民比起佛朗哥死前的西班牙，今日的中東，非洲大多數國家都自由得多，這種現象自是可喜之事，但在共產集團看，已經是滅亡的指標。史大林生前反狄托，實在有道理，毛帮跟着拚命反南，也是看透此點。但到了毛死前數年，已開始與南斯拉夫交歡，周恩來臥床奄奄待盡時，而「關懷鐵托元帥健康」，何以要如此，毛周何嘗不知道拉攏南斯拉夫並非善策，但無可如何，形勢比人強，只得飲鴆止渴。

韓先楚反跡較許韋明顯

二、華帮本身權利之爭擺不平，華國鋒上台八個月，據說開了一百次會，但重要的兩個會却始終不敢開，即共帮之三中全會，「四屆人代」第二次會議，前者選共帮主席，後者選「總理」與「人代常委會委員長」，這是確定華國鋒地位必須開的兩種會議，但華國鋒却始終不敢召開。此種情況決不可能長期拖下去，遲早定會出問題，一旦潰決，便會四分五裂，想維持目前的虛假統一都難。

三、割據之勢已成，此點論者已多，不過大家注意力皆集中在許世友、韋國清，但實際上割據者又何止許韋二人，甘肅韓先楚之「反跡」較許韋更爲明顯，濟南曾思玉是林彪嫡系，華國鋒敢動他嗎？還有陳錫聯、李德生皆處要害之地，握精銳之師，毛澤東生前也不敢動，不必說華國鋒了，割據形勢演變下去，必然步北洋軍閥覆轍。

四、據傳共帮前後下放了五千萬知識青年，此數容許估或過高，但即使有一千萬，也是一個巨大數字。這批青年絕大部份對共帮懷有深仇大恨，只要有變，他們一定攘臂爭先。

以上四點要算是共帮政權的基本癌細胞，其他因素尚多，非短文可盡列。筆者從不以爲國軍能單獨反攻大陸，但國軍的力量單獨反攻雖不足，協助起義力量則有重大作用，大約十五年前，在台北開世界反共同盟會議，烏克蘭代表在會上無限感慨的說：二次大戰時，我們自由俄國人如果能在堪察加海峽外，佔有一個屬於自由陣營的小島，便能推翻史大林的統治。」此君之言係由痛苦中得來的經驗，是供我們參考。

以上只是信筆寫來，自不能包括全部，但就所舉形勢而言，我們對共帮必亡的看法，並非盲目樂觀。質之何江海先生，以爲何如！

（上接第七頁）

果今日日本新聞受軍國主義時代之恐嚇，則情非得已，但現在是爲了商業主義的生意經，而抛棄正義之筆，實無寬恕的餘地。

前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也會批評日本新聞界：對於中共問題是放棄「自由報導的權利」，他的這種批評，除「產經新聞」以外，其他報社竟會保持緘默。

今日見報載：東京日文的「世界日報」揭發了部分議員爲個人私人而採取媚共的態度。該報說，新自由俱樂部眾議員河野洋平，田川誠一以及山口敏夫，與那些和中共作生意的公司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從中獲取利益。

能夠像世界日報這樣正義凜然，勇於揭發眞象，在日本新聞界也算是空谷足音了。

有人對於生活環境的日趨汚染，備極關切，認爲這是嚴重的公害。但對日本而言，因新聞報導之不客觀、不公正，甚致故意歪曲事實，所導致的社會心理汚染，更爲嚴重，它扭曲了日本人民的思考力，選擇力與判斷力。這種汚染遠較其他環境汚染更爲危險。「新聞公害」已充斥日本社會，這個問題終將成爲日本社會大眾與有識之士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最大挑戰。

日本新聞界畏共媚共醜行

日本新聞界無視新聞自由，喪失自主立場，竟聽命中共指使，禁止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採訪李光耀。日本三大報早已投靠中共，替日毛關係「正常化」賣盡氣力，近半年來媚共劣態變本加厲，除禁止員工及家屬旅遊台灣，並拒絕刊登中華民國任何書刊廣告，日本新聞界這種畏共媚共醜行，令正義日本人無不齒冷！

鄭貞銘

日本新聞畏共媚共

報載日本記者俱樂部因受中共記者的要求，竟禁止我國中央社東京分社主任李嘉採訪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該俱樂部舉行的記者招待會，違背了新聞自由與新聞公開的精神，再度喪失了日本新聞界的自主立場，表現出毫無原則的惡劣作風。

李嘉是國際新聞學會的贊助會員，據悉他可能將此一歧視事件提出于國際新聞學會。

此外，日本新聞界在最近半年來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發展。

其一是：日本三大報，朝日新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為了諂媚中共，畏中共的壓力，竟以不成文法規定，禁止其員工與家屬前來中華民國台灣工作或觀光，並拒絕刊登有關中華民國的任何書刊廣告。

其二是：號稱為日本三大報之一的「每日新聞」，因債台高築，負債達六百六十七億日圓而宣告破產，不得不被迫另組新公司以維持其每日的出版。為了精簡人事，該報現有六千七百名員工，亦將被裁減一千兩百名。

這兩件事，看來雖不干，但却有相關性；關心日本問題，特別是日本報界情況的人士，實值得注意。

首先談三大報的乖張荒謬措施。

日本報界，為了惡性競爭，深恐失去駐派北平記者的「常駐權」，而影響其商業利益，除極少數眞知灼見的報刊——如刊載「蔣總統秘錄」的產經新聞，及揭發其媚共醜行的「新潮週刊」外、類多左傾幼稚，不惜自甘墮落、跌入中共的陷阱，而放棄神聖的新聞自由。

為了派員駐在北平採訪新聞，日本新聞界於一九六四年不惜向中共賣身投靠，同意所謂政治「三原則」，不採取敵視中共的政策，不參加「兩個中國的陰謀」，不妨礙中共和日本關係的「正常化」。從此，日本新聞界就屈服於中共的威脅利誘，而損害了神聖的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

日本著名政論家入江道雅曾說：「朝日新聞」的木多勝一曾一再報導中日戰爭期間，日軍殺害中國軍民之往事，如果其動機是對中國民眾之人命問題表示關切與同情，則何以一字也不報導今日中共對中國人民的摧殘與蹂躪？

根據美國南卡洛萊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渥克爾博士之推算，中國共產黨至少殺害中國民眾在三千三百萬人至六千三百萬人之間。

正當美國卡達總統高倡人權的當兒，中共這種摧殘人命的暴行，是不是最大的諷刺呢？日本報紙竟噤若寒蟬，不取提隻言片語。

日本記者·歪曲報導

又如日本青年男女數十人，為了反對中共進入聯合國，數年前曾經在「朝日新聞」報導之前，數寄屋橋的一角，絕食抗議七天，這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會有新聞價值的事，而日本報紙竟經過協商，一個字也不曾提。

更不可思議的是，日本經濟新聞駐北平特派員鮫島敬治的住宅，突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被中共搜索，然後以從事間諜活動，竊取「情報」為罪名，將鮫島逮捕，並在監獄關了一年半之後，才予釋放。

當鮫島糊糊塗塗地被逮捕、監禁而釋放，日本報界竟不敢作任何抗議表示，甚且還矇蔽讀者，這自甘墮落的媚共歪風，眞令識者擲筆三嘆！

新聞事業之可貴，就是在報導事實，公正評論，以保障國民「知之權利」，但今日日本報界的作法，却正與原則背道而馳。

誠如日本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香山健一所說：最近這些年，日本報紙上的新聞報導，幾乎全是非常荒謬的心情下，不加分析的拙劣文字：記者本應從各種角度，追求多角的客觀事實，做為報導的基礎。但事實上。今天日本的記者却從狹窄的見解之下，作主觀的、片面的、聳動的新聞報導，甚至還包藏了騙人勾當。

由於對社會價值多元性不瞭解，對新聞現象沒有觀察力，再兼以從事新聞事業的道德心與責任感不夠，因此，本質惡劣的新聞報導，氾濫在日本社會中。

舉例說，日本新聞界常濫用不正確的單純理論，分析日本複雜的社會現象，如所謂「經濟優先派與生活優先派」、「鴿派與鷹派」、「權力與反權力」、「保守與革新」，這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對立概念。把複雜的事實，用單純的黑白兩色來劃分，導致日本羣眾的心理向不正常的途徑發展。

日本新聞界又善從狹窄的角度發現不公正的問

題，然後再假借「正義」之名掀起騷動，使得尋找問題眞象更加不易，解決困難障礙重重，如「大學鬥爭」「日共的親蘇派與親毛派，故意在著名大學之內表演鬥爭及擴大騷動，阻撓學生上課達十個月之久。」又如「成田機場問題」（日本左翼份子煽動成田地區的民眾，反對在該地設立機場。）以及各種公害問題，莫不假借人道主義之名，推行暴動之實。

至於日本報界的媚共懼共醜行，更令人髮指。日本評論家桶谷繁雄在一篇報導中指出：朝日新聞前任總編輯現任社長的廣岡知男便曾對該報駐北平記者秋岡元榮下過指示，要後者寧可不發消息，以避免發錯消息。笑岡元榮根據此一指示，儘管全世界都知道了林彪已被整肅，而他居然仍本中共官方指示，認爲是空穴來風，成爲世界新聞史中的大笑話。

今天我們若把歐美許多國家的新聞自由和日本對照，可以得到極端奇妙的對比。歐美各國的新聞記者，都相當自由的向讀者提供關於中共的各式各樣消息。而這些消息之中，很多是不利於中共的。可是「潮日新聞」迄至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的早報上，還用頭條報導「林彪失勢後仍然健全」的電報，眞是滑天下之大稽，這種不負責的態度，未免太過份，難怪香山健一要求「朝日新聞」和他派駐在北平的特派員應向廣大的讀者謝罪。

日本左派·圖掌報紙

當四月初「中日大陸問題研究商討會」在台北召開時，筆者曾專誠前往國賓飯店訪晤日本代表團團長桑原濤二教授，就此問題提出討論。這位曾在東京外語大學執教的名政論家指出，今日日本新聞界派駐北平的特派員，往往以「幻想」代替眞實，這是極可担憂的事情，事實上，今天大陸上，權力鬥爭、經濟崩潰、交通紊亂、民不聊生，華國鋒是個沒有基礎的政權，無論在權力結構、政策路綫上，均有極大的內在矛盾，其難於穩定，可變，將變與不變，乃屬事理之必然。但是這種現象、日本駐北平的特派員，那個人肯報導、能報導、敢報導？

桑原濤二團長指出，日本的左派與共產集團，今日傾全力想掌握日本的兩大權力——其一是第四權力—新聞界；其二是第五權力—工會；能控制這兩大權力，卽可控制未來的日本前途，這是「有識之士不能不憂心的事。」

至於日本「每日新聞」之被歷年累積赤字壓迫得瀕臨破產，原因多端。但據桑原濤二的看法「每日新聞」之沒落，最主要是自己沒有獨立「風格」與「個性」，而竟成爲「讀賣新聞」第二，逐漸遭讀者遺棄。

今在日本讀者不信任新聞報導，逐漸成爲趨勢。新聞界決不可以爲讀者好「欺侮」。以「每日新聞」爲例，銷數下跌的諸多因素中，有一件特別值得一題的往事，」就是所謂「西山事件。」

西山記者原是日本社會黨員，負責採訪外務省新聞，四年前，他利用色情關係勾引一位爲外務省次官掌營機密檔案的女秘書蓮見事務官成姦，並使其盜取官方機密情報，供給一位社會黨員在國會提出質詢，攻擊政府。這件事經警方調查破獲後，送交法院審理，一時鬧得滿城風雨。「每日新聞」與西山記者還振振有詞，強詞奪理，說爲維護國民「知之權利」，指責政府不該干涉新聞自由。

但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每日新聞」與西山記者之濫用權力，引起民眾廣泛不滿。據最近發表的資料顯示：「每日新聞」的報份因受「西山事件」的影響，當時猛跌五十萬份之多，每月訂費減收五億五千圓，全年減少約六十多億，對「每日新聞」的財務，自是一大打擊。

其實這種事例，在其他國家也不乏其例。例如十九世紀美國黃色新聞泛濫期間，赫斯特所辦的報紙專以煽動，聳人聽聞的消息來刺激讀者，甚至於一八七八年煽動美西戰爭，一九〇一年煽動刺殺麥金來總統種種不幸事件發生後，讀者終於覺醒，發起拒讀赫斯特報紙的運動，影響美國社會數十年的黃色報紙，終爲時代潮流所淘汰，而前不久柏蒂·赫斯特的綁架案發生，豈非是因果報應？

今日民主社會的根基，在於以報導自由與言論自由爲核心，如此方能健全的發揮新聞的正常功能；卽以中國問題爲論，今天日本新聞界所供給民眾的消息，都是中共間接管制下的產品，有識之士都担心日本人民今後在有關問題上發生選擇的錯誤，這是要對歷史負責的大事。

日本在戰後初期，報紙的銷路約爲一千五百萬份，現在已飛躍到三千六百萬份，差不多每戶人家都有一兩份報，如果連晚刊在內，約可銷到五千三百萬份以上，成爲僅次於美國的銷數（美國報紙約銷六千二百萬份），佔世界第二位；如果按人口千人的普及率，日本爲五百十二份，僅次於瑞典（瑞典每千人銷報紙五百廿八份），也是世界第二位。

日政論家·提出警告

由於日本報紙銷數普及，影响深遠，因此有識之士如著名的評論家三好修等認爲，如果日本新聞界仍然如此嚴於責人而寬於責己，則新聞的本質就得不到眞正的改善。他主張新聞界應該相互的批評與檢討——如電視與雜誌之批評報業、報業也批評電視與雜誌，不要在遇到政治、經濟、教育的問題時，毫不客氣地在報上攻擊與批評，而碰到新聞界本身的問題，就三緘其口避而不談了。

如果不能這樣，三好修甚至主張要攷慮成立某種形式的機關，以便指出新聞界應改進之點，否則就是對社會的曖昧與欺騙。他認爲可以參攷今日新聞界所讚賞的消費者運動，從新聞消費者的立場，對此所提供的新聞本質，檢討其是否有缺陷的商品，或爲粗劣的商品，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有人說，日本人是先跑再想，德國人是想好以後再跑，英國人則是邊想邊跑。如果以這個譬喻日本人的個性，至少在新聞界是十分恰當的。日本新聞界是喜歡沒有理由的一窩風，尤其是對中共的屈膝醜顏，表現了令人氣短的歪風，難怪東京大學教授衛藤瀋吉說，談到中國大陸，中共的陰影就很容易罩了下來，如果有夠氣派的，正義凜然的新聞人，自然會在那裏展開思想的戰鬥，可惜日本沒有這種報人，就免不了要被人家牽着鼻子走。

林高樹也是日本著名的政論家，他曾經說：如

（以下轉第五頁）

江青怒指「你辦事我放心」字條僞造

華葉設陷阱誘捕江青張春橋

去年十月六日上午，中共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毛死後中共中央主席人選問題，葉劍英提出由華國鋒繼任，並稱華有毛親筆字條「你辦事我放心」。江青立即反駁，字條是僞造，因毛已長期不能寫字，主席一職，應按黨章在三中全會選出。當日下午華葉吳汪四人以預商三中全會爲名，邀約江青、張春橋至軍委會座談；當江張到達，即由葉華的警衛逮捕。與此同時，王洪文、姚文元亦分別在其住所被捕。毛遠新則於十七日在瀋陽遭捕，因拔槍自衛，以致受傷。

郭華倫

當周恩來病死（一九七六、一、八），毛澤東與文革派即進行「反擊右傾翻案風」，打擊鄧小平，任用華國鋒爲代總理，這說明毛澤東決心排除老幹部的輔佐，直接交由文革派接班。接着爆發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六、四、五），中共除嚴加鎮壓外，於四月七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違背黨章「憲法」，通過兩項決議：任華國鋒爲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撤消鄧小平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之所以擢華，是因華爲毛親自提拔的湖南文革派頭頭，是一個樹敵較少、色彩較淡的文革派頭目，較易與老幹部和中間派協調；華又掌握公安特務力量，既可在黨外鎮壓羣衆之抗暴運動，又可在黨內爭奪繼承權鬥爭中起鎮懾作用。但毛澤東擢華措施，却引起了文革派內部的磨擦與分裂，而使毛澤東後事的安排完全歸於失敗。

華葉逮捕四人帮過程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倒斃，毛死前有無遺囑及有無指定接班人，一直無法瞭解，以江青爲首的文革派，把「按既定方針辦」，作爲毛之遺言，但文革派之湖南帮頭頭華國鋒，則以「你辦事，我放心」當作毛之遺囑，其實兩者皆不類遺囑，更未指定毛之繼承人，因而在毛喪祭期間，便醞釀劇烈的奪權鬥爭。

據悉：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十月四日至八日召開會議，六日上午，討論毛死後中共中央主席問題時，葉劍英提議由華國鋒接任中央主席，並稱毛會於四月三十日給華國鋒親筆字條：「你辦事我放心」：江青當即高聲反駁稱：「這字條是僞造的，主席已有相當長的時期內不能寫字了，而且因病也極少看文件。中央主席問題，應按黨章規定召開三中全會選舉產生才妥」。同日下午，華國鋒、葉劍英、吳德、汪東興四人，以預商三中全會爲名，邀約江青、張春橋至軍委會座談；當江張到達時，即由葉華的警衛員予以逮捕。與此同時，王洪文、姚文元二人亦分別在其住所被捕。毛遠新則於十月七日在瀋陽遭捕，當時毛拔槍自衛，因此受傷。這就是十月六日華國鋒政變經過，也是中共黨內鬥爭前所未有的先例。

華國鋒政變，顯然是爭奪繼承權的權力鬥爭，其所以能一㗊成功，首先是掌握了公安力量，尤其重要的是取得了汪東興的警衛部隊（即八三四一部隊）的支持。其次與老幹部、軍人實力派（即所謂中間派）、「解放幹部」（即被指爲一般的可以容忍可以爭取的右派—非極右派）組成反「四人帮」的臨時聯合陣綫。再次，則爲順應內外反文革派（包括右派與中間派）的大聯合，而以摧毀「四人帮」爲目標；因此，此一臨時陣綫，就孕育了日後分裂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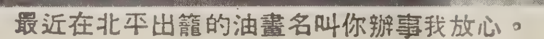
華國鋒雖已政變成功，但這次政變也爲華製造了許多困擾。比如華之出任中央主席與軍委主席，未經中央全會通過，顯屬非法行爲，任何人均可以此作爲攻擊華的口實。又如華爲毛一手提拔的幹部，毛剛死，華便整肅毛妻江青，華被人指爲忘恩負義之徒。同時，華國鋒奪取政權以後，也暴露了自己的許多弱點。華無實力基礎，其公安部僅管理人民警察，不足以鞏固其權力地位。華出身地方工作幹部，與軍隊毫無淵源，老幹部與軍人之支持華，爲的是打擊「四人帮」。何況華資歷尚淺，聲望不足，亦乏顯著功績可資宣揚。因此，華之權力地位並不穩定，「四人帮」問題解決後，高階層的權力鬥爭又將轉劇，那是可以斷言的。

也正因爲如此，華現在正以繼承毛之遺志爲號召，建築毛紀念堂，出版「毛選」第五卷，發表恩格斯「論權威」一文，開始學習毛澤東搞個人崇拜。組織上，爭取「四人帮」以外的文革派高幹，收爲己用，圖組自己勢力；拉攏軍人實力派，安撫「解放幹部」；捧周恩來，提升周妻鄧穎超爲人大副委員長，藉以籠絡老幹部。

在今年工作規劃上，確定批鬥「四人帮」，整黨整風，學習毛著，搞國民經濟爲今年「抓綱治國

」的戰略部署，以謀「天下大治」。

在政策路綫方面，以「毛選」第五卷，尤其「論十大關係」作爲執行毛路綫的指針，以加左增右的修改手法，使「毛選」五卷與「繼續革命」掛鈎，同時在執行策略與方法上，加以彈性的修改和運用。在對外政策上基本不變，仍以毛之「革命外交路綫」爲指針。在實際工作上召開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鐵路交通、國防科學等會議，企圖在經濟上打開一條出路，以挽救當前的危機。



最近在北平出籠的油畫名叫你辦事我放心。

華黨面臨新的壓力

華國鋒政變後，新當權派雖竭力批鬥「四人帮」和解決經濟問題，企圖從政治經濟兩方面打開出路，但七個月來，不僅未能脫出困境，且陷入政治經濟危機中。

新當權派之政治危機，集中表現於鄧小平的復出問題，雖然姚連蔚、廖承志、譚震林、李先念等曾一再爲鄧洗刷罪責，恢復名譽，認爲批鄧反右是「四人帮」作祟，天安門事件都被寃曲，四、七決議有欠公平，大都爲華所執行等等，可是鄧之復出，依然懸而未決，究其原因，似正遭受新當權派的阻力，這一阻力淵源於政治上的考慮：毛生前曾指鄧爲右派，如讓鄧復出，華、鄧當權，正如十年前毛致江青函所云，毛死後，右派可能當權。所以華國鋒指「四人帮」爲極右派，是用意深長的。如從權力地位考慮，鄧之資望能力遠超過華國鋒，鄧之復出，對華是一大威脅，同時也打破了新當權派目前領導上之均勢。此外，重估天安門事件，改變四、七決議不無困難，且讓鄧兩度無條件復出，也有損黨的聲譽。

因此，華對鄧之復出，改採拖延戰術，要鄧承認錯誤。承認什麼錯誤呢？如要鄧承認否定文革、否定新生事物，那是明知鄧對此難以接受，故意以此延緩其復出時間，在批鬥「四人帮」期間，華、鄧矛盾雖日益尖銳，但一時還不致於破裂，惟纏鬥過久，支持鄧之軍人、解放幹部被迫採取行動非無可能，因此，鄧復出成爲新當權派內部分歧與鬥爭的焦點。國際間有人誤以爲鄧小平爲周恩來的替身，對鄧之復出寄予幻想；其實鄧原是毛澤東的心腹幹部，鄧在「劉鄧路綫」期間未受處分，第一次又無條件復出，均爲毛澤東的決策，與周恩來關係不大。而且周恩來從不組織派系班底，從不把任何人當作他的幹部，毛澤東所以能長期放心任用周恩來原因在此。海外人士常把周恩來當作溫和派，最近李先念予以堅決否定，也有人以爲鄧之復出，足以安定大陸，其實鄧復出與否，均將爲中共內部帶來新的鬥爭，爲大陸動亂注入新的刺激因素。

新當權派另一政治危機爲批鬥「四人帮」之困擾。文革派爲毛澤東親自扶植形成的接班派系，它有十年的歷史，其成員遍佈大陸各地，據葉劍英說還有軍隊予以庇護。雖然華中央對「四人帮」餘黨的處置從寬，企圖收爲己用，但在地方上，有的多方庇護，有的斬草除根，因此其反撲亦異常劇烈，各地對「四人帮」餘黨所採取的公審判刑與處死，亦難遏阻其破壞活動。加以反共抗暴運動的發展，就形成了今天大陸的動亂。

解決地方問題，也是中共新當權派當前的難困。華當權後，從上海至吉林，已有十二個省市區調動領導幹部，改組地方黨委，這些動亂最烈的地區，並未因黨委改組而走向安定，相反的，破壞、打鬥繼續不已。正如毛生前所說：「地方的問題在軍隊」，可是華今天還不敢調動軍幹，也無能力解決軍隊問題。同時在此十二省市區人事調動中，一面說明新當權派正在安撫和重用「解放幹部」，如對陳丕顯（雲南）、霍士廉（寧夏）之復出任用。另一面又表現對軍人之籠絡與重用，如對王恩茂（吉林）劉光濤（黑龍江）、鐵瑛（浙江）、蘇振華（上海）之升遷調派，且恢復軍人兼掌黨政工作的舊例，這種措施，勢必造成軍權之再度膨脹，爲日後帶來更大的困擾。

政治的變亂，帶來嚴重的經濟危機，首先是鐵路交通的中斷，運輸停滯，其次是批鬥四人帮，造成工人的打鬥，工廠停工，有的長期停工停產，工人乘機要求調整工資，改善待遇。農村也一片混亂，集體生產停頓，農民動手分田、單幹，自由種植或出外另覓副業，勞動力大量外流，若干地區外流勞動力高達百分之四十。再次，打、砸、搶（尤其搶糧），投機倒把，到處皆是。加以去冬今春久不下雪下雨，造成全大陸乾旱災害，新當權派不得不呼籲節約用粮，減少配粮，有的連儲備粮也配光了，若干地區已允許出外逃荒，災情正在發展。新當權派狂叫之學大寨、學大慶，並不能解決災荒的實際問題，同樣，鎮壓攻擊華的「階級敵人」的暴行，也無法解救當前的政治經濟危機。

蘇聯的新舊憲法

李哲夫

布里茲尼夫踢掉波哥尼，一身兼兩職，並決定在蘇聯實行自己所刲訂的新憲法及採用新國歌，成爲列寧、史大林後的新獨裁者。老布新憲法可圈可點的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只此一點，已還受中共猛烈抨擊。新憲中增設一位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此職是專爲老布出任蘇聯主席特意安排，以便減輕他担任兩職的繁重工作。不論新憲或舊憲，其中什麼公民民主、由自、權利，實際根本不存在。共黨的憲法只對共黨有利，對人民來說，形同廢紙。

實行新憲法採用新國歌

蘇聯已有過一九一八年的俄羅斯共和國憲法；列寧死後有一九二四年的蘇聯憲法；現行者是一九三六年制定的「史達林憲法」。現在，蘇聯已決定實行新憲法並採用新國歌。今年五月廿四日布里茲尼夫在蘇共中央全會報告新憲草時說，蘇聯在現行憲法下，歷經了四十年的歲月，它的整個社會和國際地位，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需要修憲。事實上，還有一項理由，就是蘇聯從一九五六年就反史，不能長久實行「史達林憲法」。蘇聯最初用「國際歌」作國歌。德蘇戰爭時，無產階級意識不起作用，史達林用民族意識抵抗希特勒，於一九四四年用「蘇聯頌」取代「國際歌」爲國歌。但「蘇聯頌」中難免含有「史魔頌」成分，反史之後也理應更換。據說新國歌將自九月一日開始啓用。

修憲倡自赫魯曉夫，他早在一九五九年的一次演說中，就聲言鎮壓資本主義反動派的「無產階級專政」時代已經終了，蘇聯應該有一部反映全體人民地位平等的「全民國家」的憲法，他也強調過「社會主義法治」觀念。當然，你可以把這些概念，解釋爲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自由，但在蘇聯，這又談何容易！

一九六一年蘇共廿二次大會後，赫魯曉夫已着手修憲工作。一九六四年十月，赫下台布上台，後者就成爲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又經過十六春秋，終於產生了一部新憲草。

蘇聯憲法史

當蘇聯十月革命成功後，就在第二年七月通過了一部「俄羅斯蘇維埃聯盟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這是紅色俄國第一部憲法，規定共產黨控制一切，俄國的一切權力和權利都屬於工人階級，這部憲法的特色是高度集權，並具有歧視性。到了一九二三年，由十五個加盟共和國組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又通過了第二部新憲法，其特點之一是十五個聯邦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利。

到了史大林施行五年計劃和集體農場之後，蘇聯國家本身面目逐漸改變，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最高蘇維埃制定並通過了「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這是第三部蘇聯憲法也是一部史大林憲法，由布哈林起草，可是布哈林起草完成這部憲法後不久就遭整肅。這部憲法的出現是正當史大林致力於建設蘇聯爲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心想爭取民主國家的援助，所以要採取緩和的態度，因此制定了這一套民主國家還能夠同意的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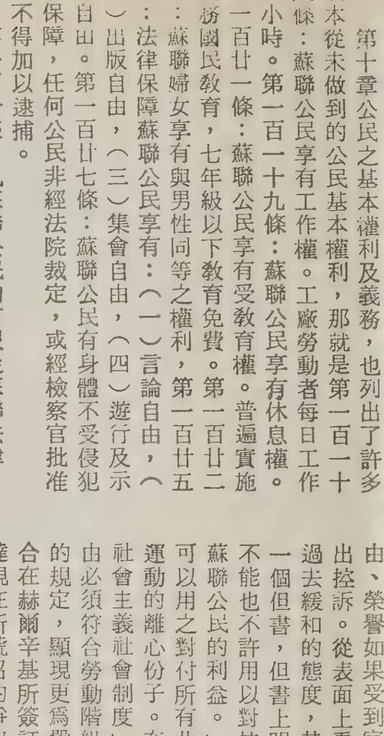
這部史大林憲法共分十三章一百四十六條，它的基礎是以共產黨爲一切組織的核心，第一章社會結構中的第一條：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爲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第二條：蘇聯之政治基礎是無產階級專政。第三條：蘇聯之全部政權屬於城鄉之勞動者。第四條：蘇聯之經濟基礎爲廢止一切私有財產制。第五條：蘇聯之社會主義資產具有兩種形式，卽國有財產（屬於國民全體）與合作社及集體農場財產。第十一條：蘇聯依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

在舉手機器下布里茲尼夫當選主席

與，各盡所能，按工作計酬。第一章可以說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基礎，可是爲了迎合民主國家之所好。

第十章公民之基本權利及義務，也列出了許多根本從未做到的公民基本權利，那就是第一百一十八條：蘇聯公民享有工作權。工廠勞動者每日工作八小時。第一百一十九條：蘇聯公民享有休息權。第一百廿一條：蘇聯公民享有受教育權。普遍實施義務國民教育，七年級以下教育免費。第一百廿二條：蘇聯婦女享有與男性同等之權利，第一百廿五條：法律保障蘇聯公民享有：（一）言論自由，（二）出版自由，（三）集會自由，（四）遊行及示威自由。第一百廿七條：蘇聯公民有身體不受侵犯之保障，任何公民非經法院裁定，或經檢察官批准，不得加以逮捕。

第一百卅條：凡蘇聯公民均有服從蘇聯法律，遵守勞動紀律，忠實履行社會職務以及尊重社會主義社規則之義務。這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在史大林中可以看出史大林統治期間，蘇聯公民基本權利的飽受摧殘，即使是蘇共高級頭目、重要幹部也沒有基本人權。赫魯曉夫主政時代，蘇聯公民的基本人權略微比史大林時代好一點，可是好也好不到那裏去。



布里茲尼夫當選主席後首次訪問法國。

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現在蘇聯新憲法草案透露出來的資料顯示，就是第一章社會結構中第一條，它說：我們國家原是無產階級專政，現已變成全民的社會主義國家，表現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各邦各族的共同意志和利益。這也就是說：蘇聯已經從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爲全民的社會主義國家，包含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把知識份子和工人、農民排列在一起，應該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新憲草的第六條，對於共黨組織的任務，則較前更爲加重，它說：「黨爲蘇聯社會的指導力，又是政治制度的心臟。是指導並規定蘇聯社會方向的力量，並且爲政治制度及一切政府，社會機構的中心原素」。

新憲章關於公民基本權利，曾多處提到基本人權，和原來憲法中大同小異，如規定蘇聯公民擁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示威的自由，住所及通訊的不容侵犯，並聲言公民生活、健康、財產、自由、榮譽如果受到官員的不當干擾，可以向法院提出控訴。從表面上看，似乎蘇聯這份憲草顯露了較過去緩和的態度，其實在這章公民基本權利方面有一個但書，但書上明白的說：「公民權利與自由，不能也不許用以對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以至傷害蘇聯公民的利益。」根據近個但書，蘇聯統治階級可以用之對付所有共黨不喜歡的人民以及爭取人權運動的離心份子。在這一條上加了「不許用於對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比起舊憲法內規定「公民自由必須符合勞動階級之利益並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規定，顯現更爲嚴厲。這可能是爲了一方面要配合在赫爾辛基所簽訂的「歐安宣言」，又要對抗卡達現在所號召的爭取人權運動。

增設第一副主席專爲老布兼任主席而安排

新憲草中還有一項改變，是增加了對外政策與國防兩章，對外政策方面說：「蘇聯一貫追求列寧的和平政策以強化人民安全與廣泛的國際合作」。但是必須「以確保有利於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及支持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及社會進步爲條件」。這一章中的第廿九條說：「對外國關係基於互相尊重不使用武力爲原則。」第卅條說：「要在社會主義國際基礎上進行友好、合作及互助，採取積極態度以達成經濟融合及國際社會分工。」國際社會分工是蘇聯統治附庸國家的一種惡毒手法，要把附庸國家徹底改變爲殖民地，曾經招致羅馬尼亞的反對，也是中共和蘇共分裂的主要原因。現在蘇聯新憲法強調這一點，顯示蘇聯還是要加緊對附庸國家的控制。而所謂的社會主義國際基礎，就是布里茲尼夫的「有限主權論」，也就是對蘇聯附庸國家控制的一種口號。

有關國防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章，還沒有被透露，所以內容完全不清楚。

這個新憲草還有一項引人注意的，是增加了一位最高蘇維埃的第一副主席，原來舊憲法中規定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設主席一人，副主席十六人，主席團委員十五人，秘書一人。現在新憲法中十六名副主席，有一位是第一副主席，爲什麼要多此一舉？因爲主席團主席根本有名無實，工作並不繁重，何必要加一個第一副主席來分勞，除非是新的主席是一位公務非常繁忙的人，此是專爲布里茲尼夫以黨的總書記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而安排。

六月五日，蘇聯報章均以頭版刊登了布里茲尼夫五月廿四日在黨中央的重要演說，頌揚新憲法草案，並且公開譴責史大林和一九三六年的憲法。他說：「我們都知道，蘇聯在採行一九三六年憲法後，非法的鎮壓行動，侵犯社會主義在民主原則及列寧者的黨，曾有若干年使那個憲法蒙羞。我們認爲這是違反了憲法的條款，所以黨已堅決的譴責這種行事的方法，永不讓這種情況再上演。」布里茲尼夫這項演說，可能是向蘇共黨中央保證，他做了黨、政、軍最高領袖後，不會濫用權力，同時要求蘇共黨中央批准這份新憲法草案。

史大林時代早已結束，現在史大林憲法也即將廢除，布里茲尼夫時代早已出現，現在布里茲尼夫的憲法也將正式通過。布里茲尼夫以漸進的手段逐步逐年的躍上蘇聯獨裁的地位。

時事評論

値得注視的

最近在何文田天主教寶血會金禧女子中學發生的學生罷課事件，確是值得社會人士和社會輿論特別重視的嚴重事件。因爲該校學生在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教師擺佈和策劃下，公然作出各種激烈性和叛逆性的反常行動。而這種行動所導致的影响，却是極其深遠的，因爲這羣學生那種高呼口號，靜坐抗議，集體請願，張貼標語，懸掛橫額，侮辱校長及蔑視當局的表現，不僅違反校規，而且超越常理。這種反常行爲的發生，顯然是某些懷有用意的教師在該校的「教育成績」及「教材實習」。

別有用心的教師

這種「教育成績」與「教材實習」，顯然與正常的教學活動，正常的教師職責，及正常的學生身份，完全背道而馳的。該校不幸發生這種「反潮流」及「反校訓」的極端事件，只有損害學生的學業，破壞學校的名譽，及危害學校的前途。這才是比引起這次事件的所謂「財政問題」與「聘約問題」的「理由」，更加嚴重及更具影响的大問題。

其實，罷課學生與搞事教師口口聲聲提及的「澄清學校的財政問題」及「教師聘約問題」，根本不成爲引起罷課的「理由」。因爲學校財政問題，純屬學校內部的校政措施，即使這些措施有弊端差錯，也會由學校當局及教育當局根據校方報告及調查報告，作出適當處理及合理交代。當港府當局正研究這個報告，並考慮解決辦法的時候，該校學生竟然發動靜坐抗議，這種反常行動，竟無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也與這個問題沾不上邊，從多方面去分析，人們不難理解到，所謂「財政問題」只是一個藉口，目的是針對所謂「聘約問題」中的爭論中心。

玩弄政治 培養左青

這個引起教師與校方爭論的「中心問題」，是聘約規定的教師遵守服務守則，而這個守則主要是規定教師必須嚴守：一、不得在課室上談論黨派言論；二、不得在學校搞政治活動；集會及貼海報須事先由校長批准。而這些規定並無不妥之處，因爲它是依據本港教育條例

鄧小平祇

最近有關鄧小平的復出問題，似乎又多了起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李先念對外國人士的談話說：「鄧小平是一位好同志，傑出的領導人，他的復出對中共的發展將有所貢獻。較早時候，他曾被毛澤東批評，因爲他對若干行政措施小題大做。鄧小平誠然犯了錯誤，但四人帮誹謗及誤陷他，現時已眞象大白」。

敵我矛盾生死鬥

李先念的談話同過去一樣，並非是一項主動的言論，只是在外客訪問者詢問之下，被迫而作的答覆。對鄧小平問題而言，這種說話，仍遠遠不能達到把問題澄清的目的。例如，鄧小平的錯究竟是甚麼？新當權派對內對外都沒有公開指出過，所謂對「若干行政措施小題大做」，到底是何種「行政措施」也未予指明。况且，所謂「行政措施小題大做」，這種罪名」其實也算不得大罪，何以鄧小平會落得過被剝奪一切權力地位，「留黨查看」的處分？李先念說：毛澤東爲此對鄧進行「批評」。但毛去年四月七日親批的文件則指鄧小平的問題，是「敵我矛盾」，因而免除了鄧的一切職務。可見，鄧的問題在毛當時看來，絕不是「行政措施小題大做」的小事，而是「敵我矛盾」的大罪。毛對鄧的處置，因此也不是「批評」，而是明明白白的整肅。

新當權派爲了要解決這個問題，目前把一切引起問題的責任都推給「四人帮」。說鄧小平的小錯誤而遭大懲罰，是受了四人帮的陷害，意思就是說，對鄧本來只是「批評」結果却成了整肅，這是「四人帮」一手造成的。但這個說法也是難以令人對之信服。整肅鄧小平的決定是由黨中央以正式文件公布，且指明這是毛提議經黨「中央政治局」全體一致通過的。這如何能說是「四人帮」的陷害？

新當權派早曾說，毛於一九七四年就批評過「四人帮」，又說，毛與江青在毛死前一年多便已「分居」，江青曾要求與毛見面都遭到毛的拒絕。「四人帮」與毛的關係在當時已是勢同水火，與江青則視同路人，那麼，對鄧小平的問題，在一九七六年時，江青一伙又如何能影响毛澤東？連見面都不可能，又如何能迫使毛作出整肅鄧小平的決定去陷害鄧小平？

華國鋒騎虎難下

新當權派明知這種遁詞不會有人相信，但爲了要掩飾其新的權力鬥爭事實，因而始終不敢把鄧小平問題的眞象公開提出，一味只用遁詞來應付外人的詢問。這表示鄧小平問題直到目前爲止，仍是內部的一大困擾事件。華國鋒一伙爲了要表示其權力的「正統」地位，不得

而作出的，正如教育司負責官員就這件事所表示的，「有關教師簽約的守則內容，該署發覺並無不合理之處」，故這個「聘約問題」應該不成問題，但上述守則規定，無疑觸及有關教師的瘡疤痛處，因此，他們必須去之而後快。於是利用「澄清財政問題」作爲藉口，企圖以此困擾校方，迫使校方按照他們的意圖辦理，在他們的計謀無法得逞的時候，又再度對外界散放「財政問題」的假像，再誘迫學生運用「靜坐罷課」的壓力，再圖迫使校方就範。這種一箭射雙鵰的做法，目的是干預校政控制校權，使該校變成這撮教師玩弄政治的場所及培育左青的園地。

罷課事件

徐達文

動人口號 陰謀勾當

我們曾經指出，近數年來，香港的左派分子和政治學生，經常以「認識祖國」，「關心社會」和「關懷青年」的漂亮面孔，並利用「反對增加學費」，「反對解聘教師」，「反對增加雜費」，「反對教育制度」，「反對教學改革」，「反對膳食惡劣」，及「澄清財政問題」的動人詞句，去從事多種思想同化和組織滲透的統戰活動，進而威迫利誘青年學生變爲他們的鬥爭工具和政治走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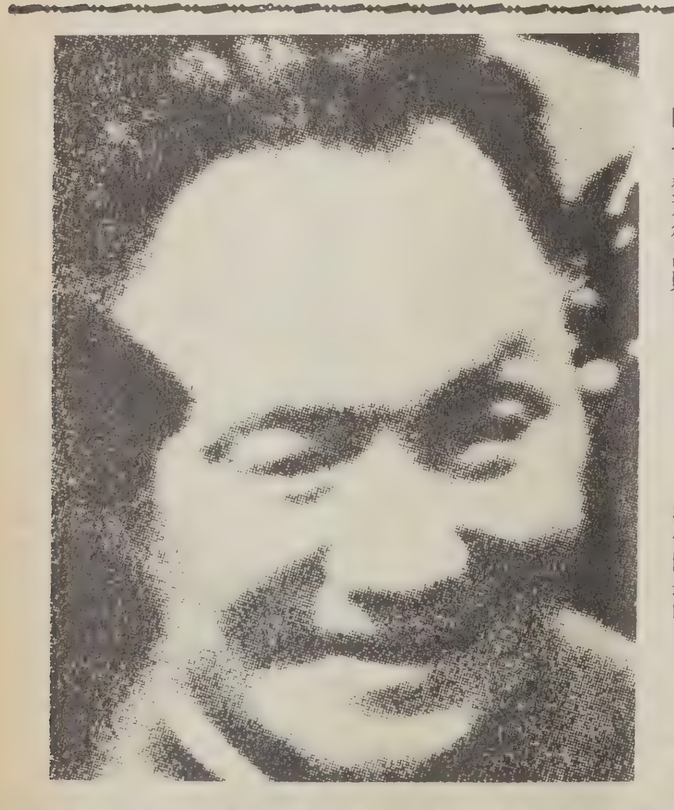
從這次罷課事件的活動形式與起因目的，從那個焦點教師的歷史背景和眞正面目，確使人憂慮到這中學風潮，可能遠離於學校的正常活動，可能違背了學生的正常身份，可能違反了教師的正常職責。

左派學運滲透中學

同樣令人深感憂慮的是，此間左派學運，經已將滲透重心，逐步移向中學生，如果這次學潮，確是一次滲透成績的展示，其對香港學生未來，對香港教育前途，對香港社會安定，將會帶來極端有害的影响。

該校一羣學生寫給萬人日報的信，確代表了學生和家長的心聲，也反映了人們的心情。這封信正確地指出，「學校在聘約中加上甚麼條件，先生有甚麼不滿，大可與校方談判，爲甚麼要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迫我們放棄上課的權利，到球場靜坐？他們憑甚麼要利用無知的學生作馬前卒，担當他們的鬥爭工具？我們交了學費是到學校求知識，以便將來謀生，不是回校靜坐示威、喊口號、更不是作他們鬥爭的本錢！」這才是這次學潮事件引起人們重視的原因。

在香港任何學校，從事靜坐罷課及抗議示威，都是完全損害學生、學校和社會的利益，故應受到社會輿論及廣大市民的指責和唾棄。



不加倍高捧毛澤東的亡靈。堅持毛死前對鄧小平的處理不能輕易推翻。但由於鄧小平在黨內部有一股不可輕視的力量，這股力量又決非一味用毛澤東的死魂靈可以壓服得了的。鄧小平如果得不到滿意的出路，華國鋒一伙把毛的亡靈捧得再高，也斷然難以鞏固其既得權力地位。李先念說，鄧小平是「傑出的領導人」，可見鄧的權力要求，並非一個等閒地位可以安頓得了。

五日京兆開殺戒

因此，鄧不復出則已，

爭朝夕？

秦明

出則非重大權力職位不可，否則擁鄧派是仍不放心，也不甘心的。華國鋒一伙眞正在這裏，鄧復出擁有重大權力後，他們是否還能駕馭這個「歸山之虎」，能否都保持他們的權力地位，這是誰也不能保證的事。當然，有人以爲鄧年紀已七十開外，拚日子也拚不過華國鋒，但是，「五日京兆」尚可殺人，鄧一旦復出，正所謂「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要清除當權派中一些「坐直升機上來」的頭目，朝夕之間便華國鋒要完蛋，這是毫無問題的。

華國鋒力阻鄧小平復出

樓兆元

目前又盛傳鄧小平快要出山，海外的擁周捧鄧分子無不眉飛色舞。其實只要觀察中共現行的總方針，便可了解鄧小平爲何不能復出。雖然鄧小平得到地万實力軍八．官僚、黨棍支持，但華國鋒畢竟是北平黨中央的領導人，華國鋒繼續把持黨中央，鄧小平和平復出便會落空。因爲華國鋒所舉的「抓綱治國」是以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舊綱爲基礎，跟鄧小平過去所舉的「倒目爲綱」互相對立。鄧小平一旦復出，勢必使華國鋒綱淆目亂。正當華國鋒大力推行毛澤東路綫時，當然不願見到有鄧小平這塊絆腳石。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人帮」事件後，對於鄧小平問題，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見與看法，支持的有，反對的也有，而採取中立無所謂的也有，絕未取得一致的協議與結論，實際上鄧之復出，表面上是爲着所謂路綫政策（毛路綫、周路綫）實際上則爲權力問題，權力的再分配，人事的再調整。

軍閥黨棍官僚支持鄧小平

支持鄧復出的力量爲曾經被整被鬥之老幹部與部分軍權實力派，如劉伯承、聶榮臻、譚震林、許世友、韋國淸、楊得志、韓先楚、蘇振華、王宏坤、陳再道、劉志堅、王新亭等一羣老幹部及與「一二九師」、「二野」有山頭歷史淵源，其餘則爲文革時期被鬥現在「解放」之黨政軍及一般文職幹部，希望擁鄧復出，爲大家平反。這一羣人中，有的主張攪大翻案風，即應承認四人帮之罪過，總結歸咎於毛個人之領導作風，與路綫政策之偏差，進而鞭毛之屍，以挽救共黨的垂危命運，僅僅解決四人帮，不足以服衆、平憤。是以有許世友與韋國淸以廣州軍民之名義發出了擁鄧貶毛的文件，於是在南北同時停止了批鄧運動，再度歌頌鄧小平的政績品格，並且把周恩來的死招牌抬出，作爲擁鄧的護符。

文革叛徒反鄧復出

但抗拒阻止鄧復出的力量亦不弱，據湖南長沙「礦冶學院」的一份大字報的題目是：「鄧小平恢復職務最大的阻力是華國鋒！」文中贊揚鄧小平是：「第一個反四人帮的勇士」，這份大字報絕不是無的放矢，華國鋒自然是不希望「一矮鄧」復出的主角，但是單憑華國鋒個人的聲望與力量，壓不了台，更是無法阻止鄧小平復出的，必然還有一批附和支持他的人，起碼在目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來說：吳德現任「北京」市長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政委，他是這一次擁護華國鋒紅袍加身的第一要角，也成爲華國鋒的代言人。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市百萬羣衆慶祝整垮四人帮勝利大會上，吳德代表發言，肯定毛擬定華國鋒爲毛的接班人，而且強調繼續批鄧。第二號要角自然要算中共政治局委員兼中共中央辦公廳及警衛師「八三四一」部隊負責人汪東興，他是毛澤東的侍衛人員出身，負所有共黨中央高級幹部之警衛安全和監管工作，這一次北平政變由於他的窩裏反，與華聯手，才能順利的使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束手就擒，他與華國鋒、吳德三人利害一致，自然不希望鄧小平再來壓到他的頭上，由於汪東興掌握共黨所有中央高級幹部之安全監管工作，對他心存畏忌，他的態度與向背，具有相當的影响與決定性作用。

其次則爲「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他是目前軍人實力派的要角，由於「北京軍區」戰畧地位特殊，他也是這一次整肅四人帮防止反撲的主要力量，他雖然過去與鄧小平有過從屬關係，但他後來與四人帮之關係相當密切，張春橋兼總政治部主任時，在他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同時傳說他的女兒嫁與毛遠新，後，他即力保毛兼瀋陽軍區政委，由於這些關係，自然他也不希望鄧小平復出，否則一旦翻案與翻臉，他無法脫離關係。

再次李先念，在周恩來生前所担任「國務院」副總理，一直到今天備位副座久矣，內心上自然希望遞升而掌握國務院實權，如果鄧小平復出不管是復職還是重新任命，則李先念之接掌「國務院」總理之希望渺矣，故自各方醞釀及傳言鄧小平復出時，李先念雖然打官腔，表面上他也許不開罪於鄧及擁鄧的一羣，但暗中阻止鄧之復出之立場與上述華、吳、汪、陳是一致的，再觀近月以來凡屬中共接見外賓多由李先念代表華接待與發言。

目前北平當權派自以他們五人爲中心，葉劍英不過爲利用其過去之歷史關係與軍人元老身份，作爲象徵性之領導地位，其餘所有之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

委員如陳永貴、吳桂賢、倪志福、烏蘭夫等，自然看上述五人之顏色行事。

很明顯的，目前共黨內部為鄧小平之復出，已分成兩派，有所謂：「一個中央兩個派」表面上似乎平靜無波，用全力清算四人帮的罪行來掩飾彼此的對峙與爭執，實質上，則為着權力與利害關係，加上原有的山頭與派系，與歷史上的恩恩怨怨，鬥爭非常的尖銳激烈，即以數月前由華國鋒前往東北主持「農業學大慶會議」，而許世友、韋國清、陳錫聯等一干人並未隨同前往，各大軍區及地區黨委會在清算四人帮，擁戴華國鋒的表態亦不一，在中共的官方文件中，亦僅見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發表了一篇官式文章，表示華是毛指定的繼承人，而全力的擁護與支持，其它各大軍區與各個地區共黨共軍負責人，並未正式表明堅定的立場，可能有的人仍在觀風看色，華正在暗中積極佈署與改組各個地區之黨政人事中。

華國鋒不願受鄧指揮

華國鋒為着鄧小平問題正面臨着嚴重的挑戰與考驗，如果處理這一問題不當，可能引起很大的風波，影响到他已經到手的權力和地位，但擁鄧的實力派與呼聲，迫使華必須讓鄧復出，他目前用的是拖延戰術，遲早鄧矮子一定東山再起，目前華正處於進退兩難之際，他面臨着幾個重大的問題。

政策路線問題：在毛周未死，鄧小平當權時代，所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國防、科技、生產、農業」等，即鄧曾提出「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總綱」，其內容是要把「三項指百綱」，上升到理論，作了全面的系統的闡述，並且很明顯的反對毛的「文革路綫」和「文革派」，把文革派稱為「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敵人」。

從鄧小平及其黨羽所擬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總綱」來看鄧路綫，幾乎全與毛路綫對立，並反對毛路綫的，而且否定毛的「不斷命革論」，而今華上台後卻一直強調堅決執行「毛思想」與「毛路綫」。鄧在總綱中具體的指責毛用政治來衡量革命，鄧主張用生產來衡量革命，否則文革的所謂「成就」，各方面都需要重行整頓，這是華、鄧最大的矛盾與分歧，華今後是執行毛的思想路綫，抑或屈從鄧一派的觀念路綫，毛親自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這一政策路綫，就是一個解不開的死結，華目前以毛二世自況，仰仗毛的幽靈為其統治的基礎，失此基礎無異砸掉祖宗神牌，其身危矣！

權力移轉與分配問題：鄧小平復出後，不僅對華個人是一個威脅，而且對整個在文革期間因緣時會，與江青的四人帮有關連而爬上權力階梯的那些目前當權人物，存有更大的威脅，同時華目前是中共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這個職位在毛是名實相符的，在華目前尚在一個有名無實的階段，如果鄧復出再任「副總理」或「總理」職位，摻有執行的實權，又在中共中央兼具政治局副主席和常委，或仍兼任總參謀長及軍委等名義的話，則華勢必大權傍落，使「名」與「實」之間產生矛盾，華是否甘心任命一個險狠狡詐、鬼計多端、聲望實力均駕越於他本人之上的老太爺，將來究竟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換言之，「是華指揮鄧？抑是鄧指揮華？」這是華國鋒面臨的挑戰與考驗的課題。

能否召開全會問題：鄧復出的決策與方式：鄧小平之被罷黜，是因天安門事件，由毛親自向黨中央政治局提出，這一決定是否認為有效，這一決定如果認為有效的話，則現在權力結構的「中央政治局」不能加以否定，既不能否毛當時所領導的中共中央之決定，除非召開「十一次中全會」來解決此一問題，華有無力量突破現時的困難而即行召開全會，而且有魄力敢於在全會中正式提出鄧之問題，關於整個權力的重配是華國鋒面對最大的考驗。

華無力調動軍區軍閥

軍區人事的改組問題：目前控制與掌握共黨實力的仍在各大軍區的頭目，這些頭目多屬「長征」老幹部，至少亦屬延安時代前後期的幹部，這些掌握實權的幹部，有其個人的歷史派系淵源，久已形成山頭，毛生前佔據大陸時以裂土封疆的方式，將整個大陸劃分為華北軍區、西北軍區、西南軍區、東南軍區、中南軍區、東北軍區，每一軍區由一至二軍頭統率，形成黨政軍一元化的強力指揮，毛以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作絕對的指揮控制，成為所謂最高統帥，由於積習相因，而形成強烈的地方割據的山頭主義，毛生前一再改組與削藩，但並未徹底消除此種軍閥似的勢力，依然成為共黨內部的重大權力結構，亦成中共內部爭取鬥爭的拉攏對象，為左右內部鬥爭成敗的關鍵人物，如過去的高崗、彭懷懷、林彪、賀龍、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等及其所控制地區之實力關係人物，目前之陳錫聯、許世友、韋國清、楊得志、楊勇、李德生等。華今後能否坐穩其「中央主席」之寶座，全視這批軍區山頭是否擁護與支持。而這一羣老共幹，各有其歷史背景與成長之派系關係。華既要利用這羣人為其撐腰，但又恐尾大不掉，現時軍區之命令恐難以出都門，形式上、口頭上、文字上也許故作表態擁護華，但暗中可能與華唱反調，而陽奉陰違。是以華非重行改組軍區，調整重要人事不可，否則華之地位絕難形成眞正的權力領導中心。但其中顧忌亦特多，先行改組少數地區，以測探反應，如南京之丁盛已被整肅，福建軍區亦在改組之中，各大軍區是否接受華之指揮與服從命令，相反的華有無力量調動這些軍區頭目，這是一大挑戰。

經濟與人民生活問題：當前大陸最嚴重的問題，一是經濟生產問題，一是人民生活問題：二者相互關連，亦相互衝擊，中共的所謂把經濟生產搞上去，要實施四個現現代化，要實現代化，必須從經濟制度與生產關係，生產力全部徹底改變不可，否則只是一種幻想，而當前大陸人民生活改善是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不用物質生活改善來刺激生產，仍然用奴工制來企圖現代化的經濟進步根本不可能，必處於落後與墮落的奴營形態，永遠不能推動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加上大陸當前的天災人禍，使華對今後的經濟發展與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雙重壓力，經濟問題不能解決，則一切計劃均將落空，這是華國鋒面臨最大的難題。

由恨彪而懼虎的怪象

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伊沙克，最近曾到大陸「訪問」。他在中共安排下，到廣東佛工一家陶器廠去參觀。他引述那裏的女性「導遊」的話說：多年來陶器廠裏沒有製造老虎像，因爲中國字「虎」與「彪」相似，而「彪」是林彪之名。任何人塑造一隻虎，可能被指責爲恢復林彪的修正主義的路綫。這位美國記者於是詢問：工人們是否認爲這種事情可笑？廠裏的一名職員回答，工人們確實覺得可笑，但是他們都不願表示意見。由這項新聞報導，不僅可以看到中共嚴格控制工藝、文藝到了什麼程度，而且可看出共黨頭頭在權力鬥爭中疑神疑鬼的神經病態。

這項「多年來」不准「製造老虎像」的「禁令」，顯然是毛澤東生前決定的。因爲他害得林彪粉身碎骨，斷子絕孫，心裏有鬼，除咒罵外，不願見任何林彪形象的象徵。而且那「彪」字的確似「虎」，「虎威」、「虎視眈眈」，很可怕，因恨「彪」而懼「虎」，故毛澤東的「心病」日益嚴重，以致陶器廠也不敢製造老虎。除此之外，可能還有一些限制，祇是這位記者未深入了解。

回憶一九六六年爆發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放第一槍的，是現在「四人幫」的要角之一姚文元。那一槍，就是他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在上海「文滙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罷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一事實顯明毛對『罷官』之事亦非常敏感。在中共內訌中，他以陰謀詭計「鬥倒鬥臭」了許多「同志」、「戰友」，這些人都可說是被罷了「官」。因此，對歷史上「罷官」或「退隱」之事，他都很敏感。吳晗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根據史實，反映民意，爲這位清官鳴冤，犯了毛的忌諱。最現實的，是他剛罷了彭德懷的「官」，就出現同情「罷官」的歷史劇，使他大發雷霆，感到此劇擊中了他的「要害」。因而這個劇被當作「大毒草」拔掉了，作者吳晗被打成「黑幫」，生死不明。姚文元抓住這個「要害」，矛頭指向吳晗與海瑞，甚得嘉獎。於是「飛黃騰達」，竟爬到了中共最高統治機構——「中央政治局」。毛澤東死後，屍骨未寒，姚文元及其所屬「四人幫」被整，是另一回事。其迎合毛意談「罷官」而「高升」却是事實。這一事實證明了毛早有敏感症。「文革」中，「紅衛兵」暴亂，焚毀許多「罷官階般」和退隱者言志的畫，如鄭板橋的「蘭竹」及李芳膺的「風竹圖」等，亦是此病態的心理表現。上述「虎彪」問題所顯示的現象，可說是其連續的發展。根本說來，這種政治

不堪回首的童年

在我的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童年的困苦生涯。那段時日的景況，和現在相比，眞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知親生父母

事實上，這段童年往事，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因爲到目前爲止，我的原籍何處！我的親生父母是誰？記憶中唯一的弟弟而今安在？都無法獲得答案。

二十美元賣做丫頭

記憶中，在我六、七歲的時候，被一個年長的「伯父」帶着去賣，後來才知道，我被賣給的人家，是住在廈門；記得到廈門「求售」的時候，第一個人家嫌我太瘦弱，不願成交，而後才賣給現在的養母，代價是二十元美金。

當時準備去求售時，記得自己有一件長棉襖，曾一再囑咐「伯父」，在冬來時剪短了給弟弟穿。只是此後，就再也不知何處去尋覓這個親生弟弟了。

每日挨打挨罵

賣到養母家，名爲女兒，實際上是做的小丫頭的事，家中任何大小事情都要負責，早晨起來還得捧洗臉水去侍奉養母，夜間則睡在客廳的地板上。

偶然做錯了一、二件事，不是挨打就是挨罵，但命中如此，也無法怨尤。

逃到香港 麵包充飢

動亂時，養母帶着我逃到香港，雖然進過學校，却從未好好讀過書，因爲一個婦道人家，帶着一個毛頭丫頭，生活已十分困苦，而我還得做家事，也無法安心上課。在香港生活初期，由於所帶盤資不豐，有時連飯都不敢吃，每次都只花最少的錢，買最便宜的麵包過活。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十二歲。

應徵角色 立足影圈

十二歲那年，在香港的一個廈門同鄉張國良，預備拍一部電影，在劇中需要一個小女孩，養母透過同鄉關係，讓我去應徵這個角色，張國良也同意讓我在他的影片中演出。

這部電影片名叫「兒女情深」，是我第一部電影，此後就在影圈立足，直到「梁祝」一片，人們方始知道這世上有個凌波。

演「兒女情深」一片時，是十分高興的，因爲有生以來沒穿過如此漂亮的衣服哩

不再依賴美國

中南半島赤化之後，美軍曾試圖使亞洲人相信，美國仍舊希望成爲一個太平洋力量。實際的情況是，美國過去扮演的政治與軍事角色，已爲濃厚的商業色彩所冲淡。舉例而言，美國戰後曾試圖使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爲阻遏共黨擴張的防衛安排，但目前這個組織已面臨解體的命運。對此，美國似乎感到無能爲力。應運而生的東南亞國家協會，其組成分子雖亦遭到共黨顛覆的威脅，但基於個別利益的攷慮，這個組織的經濟色彩，仍重於政治合作與軍事聯盟。

美軍自韓撤離，對整個東北亞情勢，必然產生相當的影響。當中南半島赤化後，若干美國戰畧專家曾建議政府應積極加強以中、日、韓爲據點的這道自由世界的防綫。就這點看，朝鮮半島的戰畧地位是不容忽視的。

針對卡達的撤軍計劃，我們願意了解，美國政府將其未來的東亞政策，將作何種形態的安排。

其實，無論美國政府未來採取的政策爲何，中、日、韓三國結成反共陣綫，將是穩定此一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最佳基礎，集體合作仍是對抗共黨威脅的良策。舉例而言，當一九六二年，北越企圖進犯與寮國相接的湄公河邊界時，東約一度受到攷驗。根據東約組織秘書長乃順通的說法，由於美國當時由關島派一營陸戰隊馳援，其他東約盟國亦派兵援助，共黨的威脅立即消除。因此，東約的最大成就，乃是嚇阻了共黨的大舉侵畧與顛覆。

爲了結成中、日、韓三國反共陣綫，我們除了希望韓國不因美軍撤離而鬆懈反共鬥志外，並期盼日本在防衛安排上，能作出有利的貢獻。因爲，東北亞的安定與日本的安全有極爲密切的關係。日本元老政治家並爲自民黨內具有影響力領袖之一的灘尾弘吉，於六月二日曾應朴正熙總統邀請，訪問漢城三天。

由於灘尾過去與韓國並無深厚關係，此次突然訪韓，一般認爲與灘尾預定國會休會後訪美，並將與美國政要及參眾兩院議員商討美國遠東政策有關。

另據「朝日新聞」透露，他從韓國回去之後，可能還要來中華民國訪問。

日本因雄厚經濟力而產生的政治影響，對東北亞地區的安全，關係頗大。但我們很遺憾地指出，日本對於共黨政權的若干立場，往往使人產生日本有「認敵爲友」甚至「與虎謀皮」的感覺。我們希望日本在駐韓美軍逐步撤離之時，能痛切地對整個亞洲局勢，作一番認眞的檢討。

余歆人

無產共產異詞同義？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是一無所有的被剝削者

最近，中共再次嚴正地指責蘇聯離經叛道，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這話眞是可圈可點。

在腐朽的，注定敗亡的資本主義社會裏，工人受盡剝削，故此成爲「無產階級」——這條定律當然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但馬克思認爲是千眞萬確的，所以就是千眞萬確的。

大陸人民永遠是無產階級

不可解的是：中共在大陸推行「共產主義」達二十七年之久，怎麽還會有「無產階級」？人民的財產究竟那裏去了？如果說他們的產業公有，那麽，應該稱爲「共產階級」才對。祇有在腐朽的，注定敗亡的資本主義社會裏，才會有無產階級；中國大陸居然也有無產階級——這大概又是「共產主義」的奇蹟罷。

難道「共產主義」即是「無產主義」？

自吹自擂 奇文共賞

有一位姓費的大學者經常在本港某自由報紙的「文與藝」版發表鴻文。費先生的學識文章，應該由他自己介紹：

「我在台十餘年，爲何我國大學生如此不聰明，不知慕道呢？我眞希望有四百人來學，各學一套本領去……我是造『博士』的景德鎭。留學生將拾博士如草芥！」

既有實學 何無名氣？

「今年我要寫周易集義……這部奇書，是壓倒性，必爲各國競譯無疑。」

「我喜歡爬學問的高峯，這敦煌學的高峯，我也爬上去過……現在問問各國的敦煌學者，認識費某嗎？却沒有人說知之了。可見『名氣』是虛妄的東西。」

「自前年起，我便和北宋的名賢精神相接，寫了許多訪問記。稱此舉爲史學大革命。」

河伯欣然自喜

我本來想替費先生吹噓一番，可是這方面的工夫，費先生自己已經做足了，不用旁人代勞。我祇能夠說，費先生淵博的學問，使我想起莊子的話：「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

青冥

中共對蘇聯

美國駐西德將領大概受中蘇共罵戰影响，認為中蘇共戰爭不可避免。然而實際並不如此，中蘇邊境的衝突或不可避免，而大戰則絕無可能發生，因為中共反蘇叫囂，旨在誘美入彀，使美對蘇幻想破滅，從而與其關係正常化。

中蘇共戰爭不可避免？

美國駐守在西德的三星將軍史塔里，六月十日在法蘭克福對美國高中畢業班發表演說：指出美國很可能會參與未來的一次中共——蘇聯戰爭。

史塔里說：他預期一次蘇聯——中共戰爭會在他們有生之年發生，他並預測說：美國將會參戰，以使他們都不能對亞洲作全盤控制。

史塔里所謂中蘇共戰爭的論調，是在「有生之年」發生，非以現階段立論。

談到中蘇共關係，不論雙方如何罵戰，都有一個限度，小型衝突或不可避免。但，大戰絕不可能發生。

站在北平立場說，蘇聯與美國均為其敵人，這是基本決策。但其間仍有差異，有程度不同。因此，它要聯美制蘇。以反蘇為姿態，而誘導美國入彀，企圖騙取美國的承認，爭取華府的支援、甚至軍事援助。

站在莫斯科立場說：原則上希望中共回心轉意和好；可是，北平方面業已斷然表示反蘇決心，故蘇聯不得不採取反擊，並採取「西和東進」從陸上、海上，包圍中國大陸，使其就範。至於說眞的大幹一場，則又未必。因為，今日敢與蘇聯對抗者，唯有美國，中共則非其對手。

但中共却不是捷克，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就可以解決得了；非有內應，實難收拾殘局，蘇聯可以贏得戰爭，但不能獲得和平。豈不是陷入泥沼，將何以自拔，對付華盛頓。

站在華府立場，希望中蘇共分裂如故，而不希望兩惡相濟，狼狽為奸。這也就是部分美國人士所以主張聯毛制蘇之義。當然，今日言中蘇共大戰，實屬過早。北極熊萬一眞的爆發大戰，美國眼見中共敗亡，雖然，美軍或不至參戰，但美國對中共援助，或不可避免。因為莫斯科一旦吃掉中共，豈不是如虎添翼，更為猖獗。

中蘇共關係惡化

進一步論中蘇共關係；遠的不說，自毛死後，莫斯科方面幻想助長中共黨內部親蘇力量，曾不理中共政權的反蘇言論，暫時主動停止了一切對中共抨擊，布里茲尼夫並率先提出與中共和解的要求。為達成與中共直接接觸的目的，去年十一月，蘇聯再令邊界談判首席代表伊里夫返回北平，恢復談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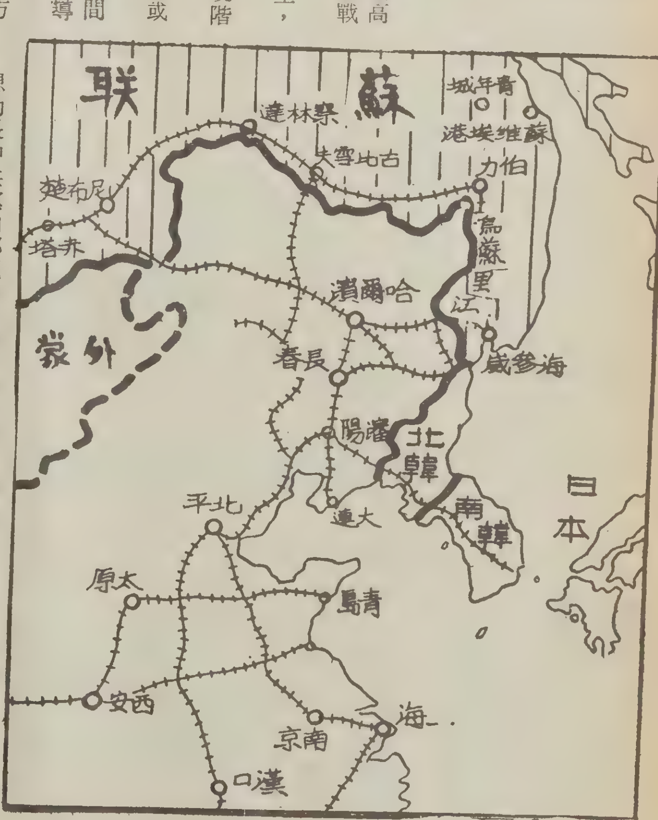
可是，由於華國鋒政權堅持反蘇修政策，於是莫斯科對北平和解期待宣告失敗，蘇聯當局遂於四月廿二日首次恢復對中共政權公開指名抨擊，中共蘇聯關係再度惡化。

自莫斯科方面對中共恢復展開反擊後，華國鋒曾於四月下旬視察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講話中說：「東北三省戰畧地位十分重要。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一定要以階級鬥爭為綱，深入展開揭批『四人帮』的鬥爭，把革命和生產攪上去；一定要把備戰攪好。」他還特別強調說：「黑龍江省是地處邊疆的一個重要省，是我國的北大門，戰畧地位非常重要。」

中共不僅升高反蘇聯的叫囂，且從四面八方加強反蘇的統戰活動。值得一提的，有六項之多：

①利用日蘇漁業談判，煽動日人反蘇。

②利用西歐懼戰心理，圖導使其親共。



③挑撥蘇聯與印度關係。

④揭發蘇聯侵略非洲的野心。

⑤抨擊蘇聯加緊拉丁美洲滲透擴張。

⑥指斥蘇聯是「天字第一號的反面教員」：中共「人民日報」五月七日發表署名田丹題爲「帝國主義是革命的反面教員」的文章，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進行猛烈抨擊，指它比美國更狡猾、更具欺騙性。

在展開全面反蘇叫罵的同時，中共也積極加強以反蘇爲主的對外活動。

由於中蘇共關係業已降到自一九六六年烏蘇里江流血衝突以來絕對低點，西德專家韓姆最近在法蘭克福廣訊報頭版社論中指出：蘇聯比以前更爲耽心北平可能認眞邁向窮兵黷武；並說明蘇聯重新加強有關北平領土擴張主義警告的理由。蘇聯更明白警告說，任何以武器支持北平的國家，必須徹底瞭解；有朝一日這些武器很可能用來對付供應國家自己，這種火藥味自非偶然，克里姆林宮是在對北平予以還擊。北平曾再三警告西方國家勿爲克里姆林宮「和解」姿態所誘騙，而無所防備。

中蘇邊界衝突可能性發生

鑑於莫斯科最近對北平發動的宣傳攻勢，華盛頓明星報記者布萊德謝報導說：對蘇聯與中共事務都有專研的一些有識見的美國分析家們，認爲今夏這兩個共黨政權間發生邊界衝突的「可能性愈益升高」。

但是布萊德強調說：這也僅止於有此可能性而已，迄今並無更明確的跡象。

他又說，到目前爲止，美國政府不曾偵察出沿中、蘇邊界一帶有顯示戰鬥迫在眉睫的任何軍隊調動行動。

同時，加拿大多倫多環球郵報發自北平的電訊報導說，中共政權「副總理」李先念最近所作、指控蘇聯「對中國大陸加惡意毀謗和咒罵」的談話。

李先念顯然以牙還牙，針對蘇聯在去年九月毛澤東死後一段長時間自制以後，上個月恢復對中共的全面宣傳攻擊。

環球郵報說：『北平若干外交官員們看出中共所作的一項曖昧不明，但是預兆不好的警告，即：由李先念所作，有關蘇聯與中共黨與黨之間原則上的歧見擴展到了「政府」與「政府」關係方面的此項談話中，顯示中共與蘇聯間的關係猶可能進一步低落。』

李先念是在爲到中國大陸訪問的蘇丹總統努邁瑞所設的歡迎宴中，抨擊蘇聯的。

罵戰陰謀

錢希川

蘇聯可能與中共斷交

五月十九日，克里姆林宮曾致北平一項措辭強硬暗示要中斷外交關係的照會，顯示中蘇共間的關係有更趨惡化的跡象。

據本港「遠東經濟評論」六月十六日所刊出發自倫敦的電訊說：蘇聯的照會指稱，北平外交政策現正瀕於危及世界和平與全人類幸福的危險邊緣。

照會說，中共的詆譭，謾罵與挑釁，是與所有其他國家所遵守的基本規範不能相容的。

據該「評論」說，蘇聯五月十九日提出的此一照會，係爲答覆中共最近自內蒙廣播，呼籲全大陸隨時備戰，以防蘇聯修正主義突擊之敵對宣傳。

報導說，北平尚未對此照會作任何答覆，克里姆林宮提出此項照會，可能是在尋求藉口以中斷與中共邦交。

由於莫斯科與北平關係之激烈轉變，中共方面正悄悄地展開加強其部隊。

據美國新聞世界報導雜誌發自北平的報導中說，中共「解放軍報」『曾對蘇聯欲征服中國大陸的「瘋狂野心」——爆發世界大戰愈來愈升高的危險性，提出警告了。』

「解放軍報」作結論說：『我們必須與敵人爭取時間……加緊強化我們的軍隊。』

中共目前以反蘇急先鋒自居，並作出種種激烈的反蘇姿態，主要陰謀是：

中共反蘇混水摸魚

①爭取美國保守派人士的同情，以謀加速推行所謂毛美關係已正常化的進程，破壞中美關係，孤立國府，提高其國際地位，穩定其搖搖欲墜的政權。

同時，勾搭美國，使蘇聯投鼠忌器，不敢貿然對其下手，發揮了以美制蘇的作用。

②西方國家一向畏戰，中共故意危言恫嚇，傳言世界大戰，無法倖免，並指蘇聯爲西歐之主敵，將西方國家導入聯毛抗蘇的幻意，以遂其混水摸魚的詭計。

③利用日本北方四島，歸屬問題和日蘇漁業談判，煽動日人反蘇情緒，惡化日蘇關係，誘使日本簽訂「反霸」和約，迫使日本參加其反蘇行列。

④利用紛擾以及各種誘惑手段，拉攏亞、非、拉國家，以增加其反蘇反美的資本。

年輕人對離婚看法

尹靜心

美國的物質文明雖然燦爛耀目，但畢竟文化根基很淺，以致造成了社會基層結構——家庭的嚴重問題，到處出現離婚的現象。離婚固然帶來家庭破裂，嚴重影响子女的心理生活；但也有好處，可把煩惱、痛苦，一掃而空。

數年前看過一部電影，有位重要演員在故事結束前說了一句話：「結過婚的美國人，百分之卅二離了婚，百分之六十八過得不愉快。」換言之，在人們的心目中，離婚總不是甚麼好字眼。也許很多人從不去想離婚會不會也有好處，不過如果實在不能避免，也只有節傷順變了。

離婚到底有好處沒有？顯然有人認爲離婚可以有個嶄新的從頭開始。



有了孩子切忌離婚

不管任何困難、痛苦、緊張、煩惱，都希望能因離婚一掃而空，自由自在的再重新建立新的關係。理論上，這種自由，可以將當事人以前的痛苦生活，來個徹底轉變，以邁向清新快樂的境界。就像芭芭拉史翠珊所唱的一首歌「重獲自由」的寓意一樣。

此外，離婚之後，可以改變一下環境的朋友圈。很多人在離婚之後，搬得遠遠的，離開這傷心地，到一個全新的環境中，去結交新的朋友。環境與生活的徹底改變，有時會產生新的刺激與希望。有位肯塔基商人最近離了婚。傷心之餘，他搬到鹽湖城，改行幹起警察來，後來又結了婚，他說他已漸忘以前痛苦，重過快樂人生。美國的商人和公職人員，以前對離婚一直避之唯恐不及，目前畧畧有了一些轉變。

此外，如果萬不得已而離婚，還可以想到其他若干好處。像有機會認清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很多夫妻，他們毫無準備，就迫不及待的洞房花燭。結果，在事業、金錢與家庭等的重重壓力下而分開。這時他們才幡然悔悟，再各自重新發展事業或工作。這種刺激■有時會是建設性的，因爲他們這時已開始認清自己和體會現實了。

意見不合，個性難投，如果實在不能適應或改善，也難免會不歡而散。這時就有機會各自另找適當配偶，過較快樂生活。有人離婚後，不再娶嫁，有的則難耐孤寂而捲土重來。像有首歌詞說：「第二次機會」也許是眞的婚姻，而能終身厮守，情愛永恒。也有人正從「第三次機會」中尋找眞正快樂。既已離婚，無論如何，總是有點希望存在。如果雙方始終強忍痛苦，不能痛下決心，就只有終身如此，難望有新的境界了。

人間有怨耦，是無容置疑的。影星安瑪嘉烈有些談虎色變：「我見夫妻們彼此大罵，互揭瘡疤，槌桌打鬥或是酗酒胡鬧——眞可怕極了！」但誰能不冒險？

離婚主因

離婚的主要原因有金錢、感情、缺乏婚姻生活準備與指導等問題。離婚比例，在某一特定年齡的人中爲高。卅四歲以下的離婚數字，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這種急速增加的現象，實爲驚人。中年人離婚比例也在增加。據喬治城大學社會研究員與家庭專家約翰湯瑪斯教授說，離婚數字，每年增加十分之一。他說：「如果不能

年輕男女輕言離婚

設法帮助年輕人準備適應婚姻，就得鏈立對婚姻的新概念。」

根據美國最新人口調查，年輕人結婚的愈來愈少。很多年輕人，對現代生活無所適從，以至不敢結婚。湯姆斯認為美國年輕人不願結婚的原因是：「年輕人對他們的生活，不知何去何從。」

理想的婚姻，可以相互鼓勵，相得益彰，無論學業事業，均可彼此受益。哥倫比亞大學數年前調查過三百個該校具有天才的三百個畢業生。發現他們的成功，受配偶鼓勵與支援的影響極大。基於此一理由，人們愈來愈重視婚姻的成功，而在婚前作較妥善的準備。目前雖然因不如意的婚姻導至離異事件，仍層出不窮，但期望不久將有較好的轉機。

先苦後甘

著名的婚姻問題權威勃娜士博士預測：一九七八年開始，人們將有較為健全與持久的婚姻關係。她認為婚姻悲劇將會愈來愈少，因為女孩子們多半到達相當年齡，才會決定結婚。仔細選擇對象是避免婚姻危機的條件之一。目前很多青年男女，已開始或正開始在選擇對象上下功夫。尤其是曾有過離婚經驗的人，更不會輕率作再婚決定。不論男女，在有過痛苦經驗後所作的決定，自然會較為成熟與完美了。

婚姻乃終身大事，不但關係個人幸福，且嚴重影響兒女命運。即使錯點鴛鴦，魚水難偕，也該力求相互適應，改變現狀，爭取先苦後甘的結局，但萬一受命運之神的擺佈，事到臨頭，也不必驚恐自棄。只有樂觀奮鬥，以安排未來幸福。

本世紀即將結束，誰也不會否認我們都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裏。離婚在這世界中，也該有其一席之地，你可曾聽到有人如是說，離婚也有好處？

未來的英國王妃？

郁興菊

在盛傳盧森堡公主阿斯特烈，可能成為英國王儲查爾斯的妃子聲中，阿斯特烈不久前悄然到倫敦的劍橋「就教」，於是更增加了大家對歐洲兩大王族間，年輕一代的羅曼史的談興。

雖然雙方王室一再否認，但是去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及菲力浦親王，曾親自訪問過盧森堡大公。在歡迎伊麗莎白女王的宴會上，盧森堡大公全家出動，尤其是阿斯特烈公主，由兩個弟弟；王位繼承人吉耶莫及安利吉王子相陪，盛裝赴宴。加上最近由阿斯特烈公主躲避記者追蹤採訪的態度來看，外界揣測女王夫婦完成了「相親」步驟的說法，該不算過份。而阿斯特烈的翩然重臨英國，學習英文的事實，兩相印證，大概也非空穴來風。

廿三歲的阿斯特烈公主，在英國劍橋大學語言學校進修英文的生活，顯然並不平靜，各地記者盡法子尋求消息來源，甚至不惜追蹤到阿斯特烈公主就讀的所在，採訪確實的消息，她所受的騷擾，是不難想像的。

當記者們開門見山地問到阿斯特烈與查爾斯王子之間的羅曼史時，端莊、嫻雅、青春貌美的阿斯特烈公主，並不正面答覆這個問題，甚至避重就輕，以外交語氣很機警地回答，既不承認亦不否認，滿面笑容的對記者說：「我不想談論一個純屬私人的問題。」由阿斯特烈的態度來看，更加深了這件王室貴族羅曼史的神秘性。

關於阿斯特烈公主與英國查爾斯王子之間已屆成熟的戀愛故事，甚至不久即將舉行婚禮的傳言，早在數個月前就傳開了，雙方家庭也有往返。然而，橫阻在這對年輕人之間的困難，並不是沒有。譬如，兩個人宗教信仰不同，查爾斯王子有一天會成為英國國教名義上的領袖，而阿斯特烈卻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在大英帝國皇家婚儀法令未修正，或阿斯特烈公主未改信英國國教之前，宗教的差異，就足以使他們的好事難諧。

美麗的阿斯特烈在劍橋大學的讀書生活，她覺得輕鬆滿意。她常以特有的法語腔調說：「我喜愛劍橋的一切，它是一個令人身心舒暢的地方，我尤其喜歡此地的英國朋友。我的英文進步很快，希望十月間再回來修下學期的課程。」

三年前，這位盧森堡大公爵的長女，也曾在這所學校讀書，英國王位繼承人查爾斯王子也在三清學院做過學生。但是阿斯特烈不願說當時是否看過查爾斯王子。這次重臨斯地，阿斯特烈公主必須在她喜愛的教學中心學習一個月，班上有一百八十位同學，起初只把她認為是一個優秀的盧森堡女孩，家境小康，離鄉背井，遠道來修習英語。絕沒有任何在劍橋的人會想將她與皇族扯上任何關聯。

語言學校的執行秘書約翰考克里斯表示：「我們一直嘗試為阿斯特烈的身分保密，這完全是為她着想。她是一個相當害羞的女孩，但是却頗能適應目前的環境。」

阿斯特烈幼年在法國受教育，長大後會獲得護士的文憑，是一位用功而又平民化的公主。

（取材西班牙HOLA雜誌）

賽金花一生的毀譽

（上）

胡蓑之



當我執筆寫本文的時候，曾經分別涉獵過七八種關於賽金花一生事蹟的記載；其中多欠正確，且互有出入。因此，復覺得一個死去還不過四十年的名女人，已有這麼多的錯誤；尤其是對這個薄命義妓的評論，更大相逕庭。何況年代較爲久遠的人物，則以訛傳訛，勢所難免。因此，本欄將來發表任何人物故事和傳記，不惜多費考證的工夫，務必求其正確；至於月旦人物，也必力求公平才好。

幼年時家境貧困

就拿賽金花的姓名來說吧，有此記載說她是姓傳，名彩雲；有的說她是姓曹，名夢蘭。究竟她的眞實姓名爲何？按賽金花的正確姓名是：趙靈飛。談到她的出生年代和地點，據她自己表示，大概是一八七一年，出生於蘇州；甚至有時更自稱生於一八七四年的。但經考證，她並非蘇州人，應在清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出生。原籍安徽休寧縣；相傳她的祖父是商人，父親的小名八哥，母潘氏，吳縣人。由於她父親長期失業的緣故，以致家境困苦不堪，所以，後來她在蘇州落入火坑爲妓，大抵也就是這種原因吧。

賽金花出生後，她的祖母還健在；據說彩雲就是她祖母替她起的乳名。當彩雲四五歲時候，她家境已經赤貧，而她祖母猶憧憬於昔日的富裕生活，每天都給彩雲說些怎樣繁華的生活故事，在彩雲那細小的腦海中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從而影响到她後來生活的發展，令到她畢生浸潤於虛誇與幻想精神狀態中。她母親則是一個自幼就寄養於親戚家的孤貧女子，性格較爲善良。在這個沒落的家庭中，她除了担任一般家庭婦女的普通勞作外，還要找些額外的手工，賺點工資以墊補她丈夫和婆婆的烟酒費呢。

嫁洪狀元的經過

從以上這種情况判斷，賽金花幼年時的生活過得很苦。實際上，她入妓寨的年齡很輕，照她自己所說，她在十三歲那年開始出條子（又說是瞞着家人的，其實並不可信）。關於賽金花與洪鈞的那段姻緣，也傳說紛紜。據胡思敬所寫的「驢背集」中，有一首詠賽金花的詩云：「月照秋梧葉葉霜，禁庭雙宿野鴛鴦；韋娘半老風情在，十斛明珠負石郎。」胡在這首詩後面注釋是：「蘇妓曹夢蘭，以色藝冠一時，兵部侍郎洪鈞奉命使德奧，道出上海，以七千金購爲侍姬，挾以西行，寵之如嫡室，西人亦以夫人禮待之。嘗與柏林公讌，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見者皆爲之傾倒。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媳蘭盡竊其貲，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毒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爲賽金花。……」云云。

另一說謂賽金花爲妓不久，便已走紅，就結識了洪鈞，曾孟樸的「孽海花」中有一段是引述賽金花的說話：「有人說洪鈞先生娶她，除付身價一千元外，又賞給她父親二百元，又說她父親是當轎班的，那有此事？」如果照這一說法，洪鈞連一千元的贖金都未付出，那末，胡的「驢背集」所說「以七千金購爲侍姬」，數目相差太遠了。

我們可以依據常情去推斷：賽金花結識洪鈞，可能是在她二十歲前後，因爲她父親趙八哥卒於光緒九年至十年之間，亦即賽金花二十至廿一歲左右。按洪鈞，字文卿，吳縣人，原籍安徽歙縣，他在廿六歲那年，在南京參與鄉試獲捷，成了一名舉人，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己巳）高中狀元，照例返回祖籍歙縣的東鄉桂林掃墓；此後，他跟歙縣洪氏的關係，便逐漸淡化了。當洪鈞回到蘇州的時候，顯然賽金花已經歷了一個時期的娼妓生涯，才與洪狀元發生關係，

綜合諸家的不同記載：洪鈞在蘇州，居住懸橋巷，即後來的洪氏祠堂，安敘會館附近；也可能是洪與賽金花最早同居的地方。而賽金花之所以走上娼妓的道路，一方面是由於其家境貧困所迫，先由她家人作價押與大郎橋巷的一家妓院，所以，後來洪狀元付出的贖金，全部歸於娼家，而趙家分文未曾得到。這是光緒十二、三年的事了。

由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洪鈞在北京升任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他以「母親衰老多病，請開缺終養」，南歸蘇州，住懸橋巷。大抵賽金花與洪鈞，就在這個時期始正式發生關係了。

因為洪鈞於光緒十年才回到蘇州，而他的母親於同年底亦已病故。於是洪鈞以丁母憂，居家服喪。其時，賽金花已廿一歲，早已走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賽金花便由曹夢蘭改名「富彩雲」，艷幟高張（而孽海花寫成傅彩雲）。她這時已成妓女的領班（俗稱One），為蘇州的「妓閥」金家。她在河艄出局，聲名大震，身價亦因之提高。就在此時，洪狀元便與賽金花熱戀，並開始談到贖身的問題。洪文卿以年青新貴（卅歲中狀元），又官居禮部侍郎，經濟條件充足，自然獲得妓家上下所歡迎。可是洪鈞此舉，却又遭到同階層的上大夫所不齒，原因是由於他之狎賽還在母喪的服期中。

同德國皇后攝影

翌年（光緒十三年），正月十四日正式脫籍由洪鈞娶她為妾，從而成為「狀元夫人」了。因洪母喪服期未滿，不便將新婚妾侍攜返家鄉，仍然住在蘇州。同年四月，服滿起後，洪鈞帶賽金花入京，清政府外放他特任出使「俄、德、奧、荷四國的欽差大臣」，於是洪鈞攜同賽金花一行赴歐。這一來，則與「驢背集」所謂「洪鈞奉命使德奧，道出上海，以七千金購為侍妾，挾以西行……」一節，大有出入。不過他所說：「……西人亦以夫人禮待之，嘗與柏林公讌，與威廉第二后攝一小像」這一段，則屬事實，因為洪鈞那次出使四國，其主要對象是德國。由於一八八八年，德皇威廉第二繼任，他對東方的中國，特別感到興趣，而洪鈞偕賽金花也是那年抵達德國的；並且洪在柏林駐留的時間最長，僅以短暫的時間到過當時的俄都彼得堡，荷京海牙、奧京維也納各地。因此，賽金花與德國皇后攝影，也不稀奇。

同時賽金花隨洪鈞出使國外凡三年，她以外交官家屬的身份，先後分別觀見過德、俄皇室，參加過宮廷及其他宴會，在普通的形式下，接近過俾斯麥或其他外國官員；而「孽海花」小說中則一口咬定賽金花在聖彼得堡，曾與德國武官瓦德西（即後來八國聯軍統帥）私通，未免無稽。「驢背集」又說：「侍郎使還，不一年遽卒，夢蘭盡竊其貲，隨僕逃歸上海，僅旋以瘞死，再入樂籍，更姓名為賽金花。……」

關於這一段記載也有不對的，按洪鈞於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便被內調，他携同賽金花和她在德國生的女兒德官一行返國。洪當時已升為兵部左侍郎，並派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他定居東城史家胡同之後，即埋頭研究元史。光緒十八年，中俄突發生帕米爾的邊界爭執事件，據說帝俄的公使曾以洪鈞私人所畫的界圖作為憑證，因而遭到御史交章的彈劾。後來經李鴻章出面替洪鈞解釋，指出洪的界圖把帕米爾畫在界外，是根據「內府地圖」起草的。而內府地圖亦列帕米爾於綫外，並非指中俄界綫而言。儘管洪鈞並不受到任何處分，但他的內心非常氣憤，鬱鬱致病，至翌年八月廿三日，洪鈞病死於北京，得年僅五十五歲；相距他回國的時間已達三年之久。

狀元夫人再入樂籍

洪鈞死後，原來他還有正妻及其兒子洪洛，即自蘇州奔喪到了北京，賽金花也有先見之明，她知道洪家不會容納她，於是扶送洪鈞的靈柩至蘇州後，她就跟洪的家屬分了手。雖然在北京與洪氏家屬談判離析的條件，可能分得了相當數目的財產（傳說約達五萬両銀子），但她並非所傳「盡竊其貲」，席捲而逃！尤其「孽海花」小說，更描寫賽金花中途僱小船逃走，則更為失實。

「孽海花」中說賽金花曾經和洪宅小廝阿福相戀的一段，可能是根據胡思敬的「驢背集」中所說：「隨一僕逃歸上海，僕旋以瘞死！」這兩句記載而來的吧。不過，「驢背集」、「孽海花」、「二南隨筆」、張君的「續孽海花」，及樊山的「後彩雲曲」，一致說賽金花再入樂籍，也是事實。由於賽金花與洪家談判的離析條件中，有一條是「賽金花以後不得再去北京」，因此她得到一筆財產返回母家暫住，隨即接了母親和兄弟一同到了上海，賃居於攏搖橋保康里。過了不久，有些在上海的蘇州姊妹，見賽金花無聊，乃勸她再操舊業，她不但接納了昔日的建議；並與孫菊仙的姪兒孫三麻子正式同起居來。

大概是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即甲午中日戰爭那年，賽金花移居到上海二馬路鼎豐里旁的彥豐里，領妓女兩名開業，復以「曹夢蘭」的化名做領家，自由決定接客，由是「狀元夫人」的艷名，哄動一時。而「賽金花」之名，則首次出現於天津而非上海。由於甲午中日戰爭正在北方猛烈進行，時局日漸緊張，以致影响到上海租界的一般生活，因之賽金花那妓院的營業情況也遭受到時局的打擊，而逐漸衰落了。於是，她跟孫三麻子決定於光緒二十四年同去天津，組「金花班」於天津市的江岔胡同。因此「賽金花」的名字，開始出現各報章上，她又大紅大綠起來了。

但有些內幕消息顯示：賽金花當時忍痛地冒離開上海北上天津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洪家和蘇州同鄉的壓力所迫；也是她後來返回北京，並與八國聯軍統帥瓦西德那段風流艷史的先聲。因為京津相距不遠，交通便利，賽金花的妓院雖設在天津，但她經常往來於京津之間，由於她是洪狀元的夫人，名氣大，除了北京官場的舊相識之外，更平添了一些豪紳大賈，爭做「火山孝子」。是故，賽金花每月平均要去北京「玩票」一兩次，認為「收得」，於是又決定舉家遷到北京去營業，可是不湊巧，當她們計劃正準備在高牌胡同租屋營業的時候，適逢北京的治安當局突然下令禁止在內城設妓院，迫得賽金花合家又返回天津。

韓戰發生的內幕與歷史性事件

檢討對中國大陸使用原子彈的得失

背景：當中共軍隊越境參加韓戰，而使戰局升高惡化之後，美國曾經考慮使用原子彈攻擊中國大陸。美國總統杜魯門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三十日的記者會上宣稱，將以「擁有的各種武器」對付敵人，外界乃有揣測。下面資料明白顯示，美國確曾認眞考慮使用原子彈的問題；因爲它曾縝密而又具體地檢討投擲原子彈的目標，效果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下文也提供了最後美國終於放棄了這一計劃的原因。

檢討朝鮮情勢的巡迴大使傑賽普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　最高機密

杜魯門總統詢及在遠東的蘇聯空軍軍力。空軍參謀長潘丁堡將軍提供了有關情報，資料中顯示，有相當數量的蘇聯噴射機是以上海爲基地。於是總統提出一個問題：這一類位於遠東的蘇聯基地能否予以摧毀？潘丁堡將軍答覆說，這也許需要若干時間，如果使用原子彈的話是可能的。

政策企劃部長尼玆的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　最高機密

國防部負責原子能事務的洛勃准將今天前來國務院訪問，討論爲了對抗在朝鮮的中共軍事行動，美國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性的問題。

在朝鮮使用原子彈的話，對共軍兵力集結地點，或是支援的砲兵陣地，可望產生戰術性目的。

原子彈的使用，除了純軍事性效果之外，對今後中共繼續加緊參戰一舉，可望形成一種抑制力量。如因戰術目的而使用原子彈的話，對一般市民生活，將不致造成大規模破壞。

就現實狀況觀之，在朝鮮使用原子彈，不足以在軍事上形成決定性因素。還有，原子彈的被使用，隱含有招致蘇聯參戰的極大可能性。尤有進者，原子彈的使用，可能在亞洲各國的國民間誘發出反美浪潮。

要是爲了戰略目的，使用原子彈，攻擊中國大陸東北地區的瀋陽、撫順、鞍山、哈爾濱、大連等都市時，此一行動將使爲數眾多的民眾因而死傷殘廢，而且，幾乎可以確定將促使蘇聯參戰。

遠東局企劃顧問安瑪遜致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八日　最高機密

當然，我們必須尊重聯合參謀本部對於向中國大陸實施原子彈攻擊的軍事性效果給予的評價。有一種意見認爲，大陸上的都市相當分散，工業化程度極其落後，而領土尤爲遼闊，因而適於投擲原子彈的目標極少。可能被選爲目標的，不外乎：①都市；②工業地帶；③處於特定的戰術性狀況下的兵員及物資的集結地點。無疑的，政治性影響的大小，將因目標而異。尤其是，若像對廣島、長崎都市那樣反覆投擲原子彈，可能招至極危險的報復。相反的，如果祇以純粹工業設施爲投擲目標，則其反擊將最小。

一旦決定使用原子彈，則可預見的政治性影響將有如下述：

一、對美國的道德性立場的影響。未獲國際間贊同前，卽向中國大陸投擲原子彈的話，可能使美國的道德性立場蒙受重大的損害。由於中共和蘇聯在世界各國人們心目中所佔有的道德性、政治性、心理性地位各不相同，因此，對中共使用原子彈所產生的影響，與以蘇聯爲目標者不一樣。

二、將美國決定使原子彈對付中共一舉，不論自任何觀點來看，都將破壞迄今爲止聯合國對韓戰的集體行動中所具有的統一性。迄仍支持對抗北韓、中共的各國中，將有相當多的國家因原子彈的使用而示遺憾，甚而責難。同時，也將使聯合國是在維持世界和平的這一概念褪色。

三、對蘇聯的影响。對中共使用原子彈，將加強蘇聯一直在宣傳的，美國正在逐步挑起全面戰爭的論調。

四、對亞洲的影響。如果下一次原子彈又向亞洲居民投擲，全亞洲將爆發出怎樣激烈的反美情緒，當不難預料。這將造成一種結果：證實人們所懷有的，美國保有原子彈的目的，是專門用來對付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疑慮，幷非杞人憂天。爭取亞洲人站在我們這一邊的所有努力均將歸於泡影，而美國對亞洲非共國家的影響力也將蕩然無存。

五、使用原子彈可能使美國進一步深陷亞洲泥淖。如欲獲致決定性成果，毫無疑問的，將擴大原子戰爭的規模。此舉，將使美國介入亞洲更深，卽使不至於不可能自亞洲撤兵，俾便參加其他戰爭舞台的戰鬥，最低限度也將相當困難。

巡迴大使傑賽普的報告要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　最高機密

七日舉行的美英首腦會談中，曾經討論原子武器及其使用的範圍。杜魯門總統曾對艾德禮首相表示，在這問題上，美英兩國經常是夥伴，美國無意未與英國協議，即行使用原子彈。艾德禮首相詢及此項同意是否形之於公文書，總統答以「不」。總統說，如果對他人的言詞不敢置信，則即使形之於公文書也屬徒然。

國務卿特別助理巴特爾筆錄的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七日　最高機密

出席者：以艾奇遜國務卿為中心的國務院主要官員，與會人員曾討論到，當美軍撤退時，蘇聯出動空軍進行攻擊的話，美軍也可能蒙受重大損傷一事。此際，巡迴大使傑賽普曾提出一個問題，美國空軍是否具有摧毀旅順港和海參威的能力。對於這一問題，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答覆說，我們並未排除使用原子彈的可能性。

杜魯門會考慮把台灣「歸還」日本

背景：美國決心在朝鮮半島與北韓、中共一拚，最大的理由顯然是為了保護日本的安全。

巡迴大使傑賽普筆錄討論韓戰問題之會談要旨

一九五〇年六月廿六日　最高機密

杜魯門總統要求考慮，把台灣作為日本的一部分，「歸還」給日本，幷置於麥克阿瑟元帥監督之下。

艾奇遜國務卿表示，關於這一動向，事實上早經考慮過，所獲結論是目前談這一問題為時尚早，實不宜在現在發表，必須作進一步研究。

副助理國務卿拉斯克的會議要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最高機密

今天是關於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從事初步研討的會議。聯合參謀本部曾接獲麥克阿瑟元帥為了防衛日本而要求派遣增援部隊的電報。

首先，國防部長馬歇爾表示，最近一星期到旬日間，對於蘇聯如果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日本為極為脆弱一舉，深感憂慮。部長說，日本受到攻擊時所暴露出的脆弱性，將使美國國民大感震驚，而此類震驚將產生非常嚴重的事態。

布萊德雷將軍則指出，麥克阿瑟元帥所能運用的約為十八個師，而其中十個師係屬韓國部隊。將軍說，下達給麥克阿瑟元帥的所有指示中，始終指述保障日本的安全乃是至高無上的命令；麥帥在考慮過這一因素之後，方始決定增援朝鮮。將軍又說，麥帥認為，在韓境抽調一到兩個師派往日本，當不至於影響到韓境的作戰。

麥帥要求中華民國軍隊的協助

背景：對終身服役軍旅的麥克阿瑟元帥來說，韓戰中登陸仁川一役不僅是他個人指揮戰爭中最值得自傲的一頁，事實上也是軍事史上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戰術運用。

然而麥帥一再主張的運用中華民國軍隊，在中國大陸開闢第二戰場等卓越戰略構想，終未能為短視的政客們所接受；及麥帥去職，戰而不爭的畸型「戰術」即大為盛行。廿七年後閱讀麥帥的讜黨，能不令人掩卷長歎。

美國駐日政治顧問席樸德筆錄與麥帥會談之備忘錄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四日　最高機密

麥克阿瑟元帥表示，為了促使現在聯軍前綫與邊境之間的地區趨向孤立起見，當前的目標在於破壞鴨綠江上鐵橋；於此同時為了準備全面攻勢，俾將共軍驅退到鴨綠江對岸，目前正從事各種努力，以增加聯軍的補給。當然，聯合國部隊將在邊境處停止。麥帥認為，如果此項工作能在今後數星期內，鴨綠江尚未結冰時完成，則韓戰即能於焉告終。

然而，要是計劃了的作戰竟告失敗，中共部隊繼續自大陸東北竄入北韓的話，就軍事性觀點來看，除了空襲東北的中共軍事據點之外，已無他途可循。

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致聯合參謀本部文件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五日　最高機密

仔細檢討蘇聯和北平的宣傳內容，關於聯合國軍隊控制鴨綠江南岸的可能性一舉，對方似無此項顧慮。

我軍曾宣示將控制韓境整個地區，眼前在東部，我們就佔領了鴨綠江的一部分，而蘇聯和中共迄未顯示任何值得我們注意的政治性、軍事性反應。

聯軍統帥麥克阿瑟致美國國防部文件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卅日　最高機密

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現在：中共的全部軍事力量，在蘇聯的後勤支援下，正努力集中，與聯軍從事戰鬥。在這一努力過程中，中共的主要軍事力量已集結在朝鮮與中國大陸東北地區，因而，大陸上兵力被抽調的地區，顯得脆弱不堪。

另一方面，由於作戰行動的受到限制，我們的海軍和空軍，祇有部分被活用而已，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擁有的巨大軍事力量，以及中國大陸上的游擊活動等均未加以利用。

美國政府，或透過美國政府的聯合國，應該認識由中共當局所挑起的戰爭狀態，幷且作一政策性決定，以便在我們力所能及範圍內，採取下述各項反擊措施。

①封鎖中國大陸海岸。

②利用艦砲轟擊與空中轟炸，破壞支持中共繼續戰爭的工業能力。

③如果決定今後繼續在朝鮮半島從事戰鬥的話，為了加強我們的立場，保證獲得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的增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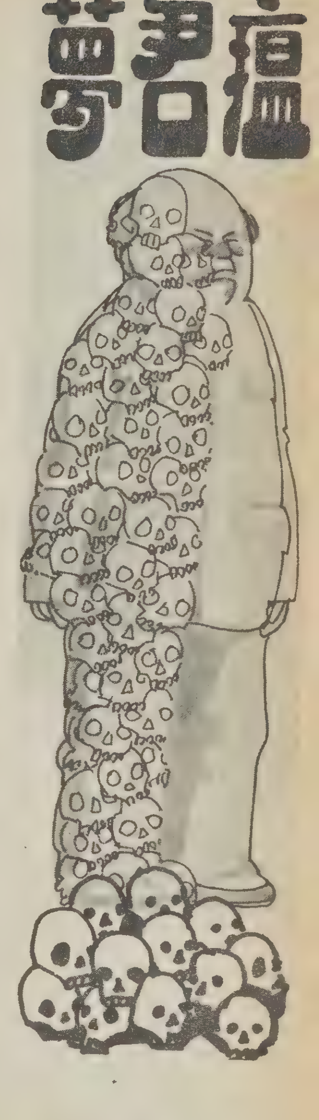
④解除對中華民國軍隊的限制，俾能對中國大陸上趨向脆弱的地區，從事牽制活動（很可能導致反攻大陸）。

如果不對中共本身採取軍事性措施，而被迫自朝鮮撤退的話，將給亞洲人民極惡劣影響，日本人自也不能例外。

失却了朝鮮，將使防衛日本的能力更形脆弱無疑。

（全文完）

瘟君夢



岳騫

一聽活曹操提到高崗，毛澤東笑道：「林老，高崗在東北所作所為你也該知道。」

活曹操說道：「我不太清楚。」

毛澤東笑道：「陳毅在華東區有一個關於高崗的報告，你看一看。」說過就從抽屜裏抽出來。

活曹操接過看，報告很長，是陳毅的口氣，劈頭說：

很多「黨員」出身是舊軍閥、地主，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各種「非無產階級成分」出身，所受的教育，也許是封建的，是資產階級的，甚至是帝國主義的等等。「黨員」們的親戚朋友更有許多是各色各樣的「非無產階級份子」。這樣，每個「黨員」，無論他的地位多麼高，都必須無時無刻在新與舊、「進步」與「落後」、「革命」與「反動」的各種思想王國之間進行鬥爭。這些舊的思想是很頑固的，一不小心，新的思想陣地就被佔領。鏡子上的灰塵愈積愈厚，最後鏡子本身就變質了。人是隨時變化的，就是最「革命」的也會蛻化成為「反革命」。陳公博、周佛海還是共產黨的發起人，為什麼會變成漢奸呢？他們的出身、教育自然影響了他們，但長期不注意檢查，不注意改造自己的思想，就出問題了，就算出身工農階級的，如果不隨時注意打掃思想上的灰塵，也會墮落變質的。

地位愈高的，沒有什麼人敢勸他，有了錯誤就愈難得改，因此就愈犯愈大以致不可收拾。一九四二年開始，我「黨」雖然展開了不斷的「整風」，可是掌握「整風」的，自然是「黨」的高級領導人，是整別人的，也許整好了別人，自己卻原封未動，做到高級領導人，自然對「黨」立了大功，即使有些缺點，可能也不大好去挖根，再加上自從抗戰以來，一直到現在，每個「領導人」都一天比一天忙，也的確很少時間去檢查一下自己究有多大的缺點、多大的錯誤，等到大錯鑄成，再來檢查已經來不及了，何況他們還始終自以為是，拒不承認錯誤，不很檢查呢？

今天要講的高崗就是典型的例子。

高崗最大名鼎鼎的人物，怎麼忽然就變成「反黨分子」了呢？也許有人要大吃一驚，心裏會想：「這樣高級的老共產黨員怎麼會反起黨來呢？很奇怪！」可是我看一點都不奇怪。共產黨內不發生這種事情才算奇怪。這類「反黨」事件，可能以後還會發生。就拿我來說，我是共產黨員，地位也還不低，可是我還是相信孔子的道理，羨慕詩人的生活，喜歡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天……。這些與馬列思想都不大對頭的。當然我也沒有改造好，自然我也不斷在改。如果不改，也許有一天，各會看見報上登出來「陳毅已被開除黨籍」。如果有這一天，大家千萬別奇怪，也別惋惜，因為我沒有改造好，是咎由自取，這是很平常的。

我必須說，高崗對我「黨」是有過一些「貢獻」！其實是作為一個「黨員」對「黨」應盡的義務，根本不值得吹噓的——冲昏了頭腦，自以為老子第一，誰也無奈我何，於是越作越錯，而且不認錯、不改，以致落到今天的結局。

高崗的出身可以說是舊軍閥，軍閥的思想統治着他一生，也就害了他一生。朱「總司令」也是舊軍閥出身，他在雲南的時候，抽大烟、娶幾個姨太太，但後來改造好了，大烟戒了，姨太太也遣散了，變成了個「布爾什維克」。高崗卻是滿腦袋的軍閥第一、地盤第一、我「黨」的不可變更的原則是一切從屬於「黨」，「黨員」屬於「黨」、「軍隊」屬於「黨」。高崗卻不是這樣，他要「黨」屬於「軍」，遠在陝北邊區時代，我們剛到延安，高崗挾持着劉子丹的部隊，向「黨中央」討價還價，他的部隊，「黨中央」就指揮不動，一定得通過高崗同意才行，他的軍隊彷彿不是「紅軍」，而是高家軍。甚至在一九四六年延安保衛戰，「黨中央」和毛萬分危急的時候，高崗當時在東北，「中央」要調動高的部下，都得向東北高崗本人徵求同意，才調動得了。「解放」後，「黨」還是把東北交給他負責。東北的第一書記也是由高崗兼任。但東北各地的「黨委書記」（由「中央」派去的）一般得向當地的駐軍首長請示，因為這是「高主席」命令這樣辦的。高本人講演時，也經常強調說「本人是軍人出身」。全「國」各地只有東北地區是「黨員」要看軍隊的臉色辦事，自然，軍人中也有不少是黨員，但由於高崗的放縱，這些「軍人黨員」甚至以「黨籍」為不光榮，對羣眾只表明自己的「軍人」身份。弄得東北羣眾對「黨」發生懷疑，弄得「黨」與「軍」彼此分裂，破壞了我們「黨」和「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如果高崗的作風發展開來，各人

擁「軍」自雄，比方說「東北軍區」是高崗的，「三野」是陳毅的，「二野」是劉伯承的，「中央」誰也管不了，那麽「中國」就將再陷於北洋軍閥時代的割據局面，萬刦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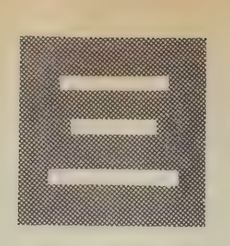
「黨」必須是團結的，不可分的。我們每個「黨員」都服從毛，尊敬毛，可是高崗經常的口頭話是「我是一個留過學的共產黨員」。不錯，高崗在一九三六年曾經到俄國讀過幾天書，但這又有什麼了不起？我「黨」領導人中，在外國留學的，不是很多嗎？我也在法國讀過書，但我還是服從毛。高崗常常對人說，「我是洋共，毛澤東他們那班井岡山的是土共。」就是譏笑我們是土包子，沒有喝過洋墨水。土包子有什麼不好？土包子立場堅定，不大會變質。土包子又比較熟悉中國社會風土人情。洋墨水喝得越多，我看愈靠不住。高在東北的大將有四大天王，書都讀得不少，於是夥着高專門提拔知識分子幹部，特別是留過學的更受重用，忠心耿耿，然而文化較差的土包子幹部就被排擠，被打擊。我也並不是說就該排擠所謂的「洋共」，而是應當不分土洋，先看立場，量才錄用。黨員中分成土洋，土與洋就要鬥爭，不服徒，「黨」不就分裂了嗎？不就完了嗎？

高更惡毒的是誣衊毛。高曾不止一次地對幹部們講道：「想當年那些土共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一個個餓得皮包骨頭，衣不蔽體，破破爛爛，簡直和叫化子一樣……當年要不是我高收容他們，早就凍死了，餓死了，早就沒有毛澤東了，還有什麼毛？」各位想想，還有比這更惡毒的話嗎？所有的「土共」命都是高救的，我們之有今天，首先得感謝高收容之恩，救命之恩！我雖沒有「長征」，不過我相信高描述的大概是事實，爲了堅持「革命」，所以才跑那末遠，一路上沒吃沒穿的，又有追兵，到了延安，不變叫化子才怪。我們是「革命派」，高那時在陝北有地盤，也是「革命派」，彼此交易互助，結果「革命」的立場，怎能說「收容」、「救命」呢？高這種說法，我們不禁想，當時高應該不「收容土共」，而應該把這些「叫化子」綁起來，獻給國民黨，再和國民黨討價還價，甚至投降蔣委員長也不一定！照高的說法，我們可以斷定，從最初一刻起，高就不是眞「革命」，而是借着「革命的招牌，相機擴充自己的勢力和野心。必要時，完全有可能背叛「革命」，由分裂「黨」而背叛「黨」，只要能滿足個人的權勢、慾望和野心！

雖然高具有種種的缺點，但我們「黨」認爲高搞經濟終究是一把好手，因此決定把整個東北交給他。「國家」的總路綫是以重工業爲基礎，而東北是中國重工業的基地，東北原先在日本和僞滿統治下，重工業就有相當根底。「解放」後，蘇聯援助，重工業也是以東北爲重點。鞍（山）鋼（鐵公司）就是日本遺留的加上蘇聯援助的結合而建設成的。建設重工業的東北是爲的「國家」，不是爲的高個人。不是讓高把東北作爲他個人的獨立王國。東北屬於「中央」的，不是屬於高的，可是高在東北，未得「中央」同意，和蘇聯訂立了些臨時性協定，例如聘請專家、派遣留學生赴蘇學習，都是事後強迫「中央」追認。由蘇聯（向東北）輸入機械商品，由東北輸出大豆償付，都是由「東北人民政府」直接與蘇聯訂約交易，連「中央對外貿易部」都不知道。東北雖是重工業基地，但決不等於說只在東北才建設重工業，其他地區城市也應相應地建設，可是高不是這樣。他好多次要求「中央」要把從蘇聯乃至資本主義國家買來的重工業有關的機械和人才，儘多地、優先地，甚至全部供應東北。「中央」儘可能的遷就他，可是他總不不滿意。中央的命令應當是通行全國的，有些命令，高拒絕接受。



你辦事，我放心　　嚴以敬作



孫權為了自己的面子，而趕緊向諸葛亮說：「你也不必多說了，我掌握了全部江東領土，我手下有十萬雄兵，怎麼可以受別人（曹操）的控制？我早就決定了，與劉豫州合作，共同抵抗曹操。但是，劉豫州剛剛打了敗仗不久，能不能作戰呢」

諸葛亮回答：「劉豫州還有不曾傷亡的精兵與關羽所率領的水軍一萬人之多，劉琦在江夏郡的戰士，也不少於一萬人。曹操的兵雖多，聽說他們在追擊劉豫州之時，一天一夜走了三百多里，弄得精疲力竭，這叫做『強弩之末』，沒有什麼可怕。他們是北方人，不長於在水裏打仗；所據脅的荊州軍民，對他們口服心不服，不能合作。孫將軍，你倘若能派幾員猛將，帶幾萬兵去，與劉豫州並肩作戰，『協規同力』，一定可以擊敗曹操的軍隊，造成孫劉曹三方鼎立的形勢」。

孫權聽完諸葛亮的這一番話，很高興，立刻下令周瑜、程普、魯肅三員大將，領兵三萬，去江夏郡與劉備劉琦合作，共同抵抗曹操。

魯肅周瑜主戰

在諸葛亮未到柴桑以前，孫權已經先後聽到過魯肅與周瑜的主戰論調。諸葛亮並不是第一位勸孫權對曹操作戰的，而是第三位，也就是最後一位貢献這個主張給孫權的人。然而發生決定性的影響的，是諸葛亮，不是魯、周二人。

魯肅是早在八月間劉表去世之時，就向孫權献計，請孫權派他作代表，到荊州，在名義上是去弔唁劉表的兩個兒子，在事實上是去聯絡劉備，鼓勵劉備，叫劉備放胆對曹操作戰，答應給劉備支援。

魯肅走到夏口（漢口）之時，曹操已經向荊州進軍；不久，魯肅走到南郡的郡治（江陵），曹操已經在襄陽，收降了劉琮，向南猛追劉備。魯肅走到了江陵之北，當陽之南的長坂，遇到劉備。劉備剛剛吃過一次敗仗。

那時候，新敗之餘，劉備的陣營兵慌馬亂，劉備本人自然也很心煩。魯肅來帳篷裏，向劉備說明來意：勸劉備不必灰心，孫權一定支援。魯肅而且向劉備描寫了江東人民如何富庶，軍隊如何精壯。

魯肅對劉備身旁的諸葛亮，作一番自我介紹：「我是令兄子瑜（諸葛瑾）的朋友。」諸葛亮對魯肅也就推誠相與，成了朋友。

劉備不曾夢想到孫權會得先派人來找他，興奮之餘，就立刻叫諸葛亮作代表，到柴桑，去向孫權答聘；同時，也催促孫權出兵。

歷史上的小問題極多。原因是，史料總不會完全，也都不免於或多或少的主觀成份。倘若有兩個人敘述同一件事，結果便是兩篇很不相同的故事。甚至，一個人敘述了同一件事兩次，也可能寫出先後不同的兩篇故事先。原因：這一個作者先後所根據的史料不同，「藍本」不同，或這一個作者先後的情緒不同，對書中人物的好惡不同。

陳壽在編寫三國志的時候，常常有這個毛病，不僅時間顛倒，次序顛倒，而且寫張的時候說張好，寫李的時候又說李好。他在魯肅傳的時候，把孫權出兵的事完全歸功給魯肅，不僅沒有提到諸葛亮，也並未提起周瑜。在寫諸葛亮傳的時候，他又把孫權出兵之事，全部歸功給諸葛亮。

有人說，這是「正史」的體例；為了避免重複而把某人的事寫在某人的傳中。我却以為詳於此而畧於彼則可，一點兒也不提起，就未免差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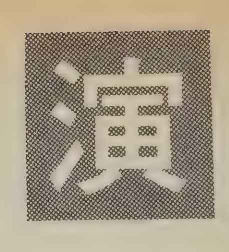
、這一件孫權出兵抗曹的事，我們應該首先讚揚孫權。他倘若沒有敢於以弱敵強的英雄氣概，十個魯肅與周瑜、諸葛亮，也說動不了他的。

第二，我們應該欣賞魯肅。魯肅是孫權面前，第一個堅決主張抗曹的人，而且前後有兩次都是如此。第一次，在作代表去荊州以前；第二次在從荊州回來以後。第二次，他的論調更加澈底。他在眾人主張迎曹，孫權退席去「更衣室」（洗手間）之時，緊跟著孫權，跟到了「宇下」（走廊外邊）。孫權被他的誠懇所感動，就拉住他的手，問他：「子敬，你有什麼話要說罷？」（子敬二字，是魯肅的號。）

魯子敬回答：「剛才那些主張迎曹的人，都是為自己著想，會誤掉將軍的大事。像我魯肅這樣的人，是可以迎曹的。迎了曹以後，曹會得把我交給本縣的地方官去量才錄用，最低限度可以當個把不重要的科員（下曹從事），有小牛車可以代步，生活不成問題；倘若好好的幹，也可能慢慢的升為一個州的刺史（年俸六百石），甚至一個郡的太守（年俸二千石）。孫將軍，你倘若迎曹，曹操能夠給你什麼官呢？你將有什麼樣的出路？」

孫權說：「是啊！我的看法與你一樣。」

周瑜的貢献，我們也絕對不可抹殺。周瑜雖則是推荐魯肅給孫權的人，在主張上與學識上與魯肅並不相同。魯肅是自從見了孫權之面開始，就暗暗的向孫權灌輸取而代之，另創一個朝代，自為皇帝的思想。魯肅沒有一點「中興漢室」的抱負。




蔡東方

他捧孫權，所行的完全是現實主義，而不是正統主義；他志在攀龍附鳳，作新朝的「佐命大臣」。周瑜不是如此。

周瑜向孫權直截了當的說：「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

好周瑜！這「操自送死」四個字，是何等的雄壯！周瑜，你眞不愧爲周瑜！當時，整個江東，整個中國，有沒有另一個人，敢說，能說，曹操是來送死的呢？

周瑜向孫權作進一步的分析，指出曹軍的四大弱點。第一，北方的內部並不安定，函谷關之西，又有馬超韓遂在造反；曹軍有後顧之憂；第二，天氣已冷，曹軍的馬匹沒有草吃；第三，北方的兵士來到南方，水土不服，一定有很多人生病；第四，北方的兵士不長於水戰，打不過江東的兵。

最後，周瑜向孫權說出最有力量的幾句話，作爲結論：「將軍，你想捉曹操，最好就在今天決定。你給我三萬精兵，讓我開到夏口，我保証替你打垮這個曹操！」

孫權說：「對！曹操這個老賊，早就想廢掉漢朝　自爲皇帝了。他之所以還不曾如此做，起先是因爲還有袁家兄弟二人，呂布，劉表，和我。現在，袁家兄弟與呂布劉表都完啦，只剩下我一人還活着。我和姓曹的老賊，在形勢上不可能同時並存（勢不兩立）。你說我們該對他作戰，很和我的意見相同」

孫權在魯肅建議抗曹之時，孫權對魯肅說過：「這是老天爺把你送給了我！」

現在，於周瑜建議抗曹之時，孫權也向周瑜說：「這是老天爺把你送給了我！」

江表傳比三國志詳細

盧溥在「江表傳」裏對這篇故事有所補充。盧溥說：「孫權聽罷了周瑜的一番話，就拔出刀來，把面前的案（矮脚小桌子）砍下一塊木頭，對參加會議的若干人說：『倘若有人再說我們應該迎曹，我就砍他，像砍這個案兒一樣。』」

盧溥又說，周瑜在會議散了以後，留在會場，向孫權說明：「那些主張迎曹的人，上了曹操的當，以爲曹操的兵力，眞如曹操自己所說，有八十萬人之多。實際上，曹操從北方帶來的，只有十五、六萬，加上了投降他的劉表舊部六、七萬，總共也不過是二十二、三萬而已。這些劉表舊部對曹操並沒有信心，不是那十五、六萬已經走累了的北方兵所能駕馭的。所以，曹軍的人數雖多，並不可怕，我們只要有五萬（？）精兵，便可以打敗曹軍了。」

在盧溥的江表傳中，也有孫權所說老天爺把魯肅與周瑜送給他的話，只是在文字上改爲：「這是老天爺用你們二人來帮助我！」（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

江表傳確是寫得比三國志詳細。江表傳却說了周瑜要求給他三萬兵，孫權如數照給。三國志僅僅說了周瑜開口要五萬，孫權答應了先給三萬。孫權說：「五萬人一時來不及集中，但是已經有三萬人早就集中好，船、粮食、武器，也都已準備妥貼，你和魯肅、程公，先行出發，我隨後就派人押運粮食，帶領補充兵員，作你的支援。你能夠把這件辦了，最好。倘若不甚如意，也不要緊，你儘管回來，讓我與曹操拚一拚。」（程公，指程普。孫權因爲程普年紀大，所以尊稱他爲程公。）

由此看來，孫權似乎早就決心抗曹了，並不是諸葛亮來到柴桑以後，才作決定的。然而，我們再讀一讀三國志諸葛亮傳，又似乎倘若諸葛亮不來，孫權就可能不出兵。究竟是魯肅傳與周瑜傳正確呢？還是諸葛亮傳正確？

事實是：在諸葛亮到達柴桑以前，孫權雖有出兵的意向，却還沒有出兵的行動。諸葛亮的功勞，就在這意向轉爲行動的一點上。

魯肅與周瑜二人，除了是首先建議抗曹的人以外，在赤壁之戰的進行期間，担任了實際的任務，其重要性遠非諸葛亮可比。

諸葛亮在當時不僅不是聯軍的統帥或軍師，而且連劉備的軍師也不是。（他當劉備的軍師將軍，是在帮助劉備打下成都以後。他受任爲「軍師中郎將」，也要等到赤壁之戰結束，劉備攻下了湖南省的四個郡以後。）

周瑜在赤壁之戰期間，是孫軍的「左都督」，與「右都督」程普的地位相等。

他不是孫軍的總指揮官。總指揮官是孫權自己，雖則不在前綫。

他更不是「孫劉聯軍的統帥」。孫劉兩方各幹各的，只是「並肩作戰」而已。

論軍階，他周瑜還不過是屬於校尉之上，將軍之下，所謂「中郎將」的一級。他是「建威中郎將」，程普是「盪寇中郎將」，而劉備早就是「左將軍」了。（孫權是「討虜將軍」）

論兵力，劉備與劉表的大兒子劉琦各有一萬，周瑜與程普的兵合起來號稱兰萬，實際上也不過是兩萬多人而已，甚至不足兩萬。

韓先楚推崇林彪軍事天才
反毛華與許韋同站一陣綫
西北華南聯合起來毛澤東鞭屍日子近矣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北平集團暗示甘肅的韓先楚對「中央」陽奉陰違，強力壓制羣眾，使該省批判四人帮運動搞不起來。

甘肅新任省委第一書記宋平在集會上宣讀華國鋒指示關於批判四人帮運動的所謂「中央重要文件」，並透過甘肅日報社論叫囂，甘肅省批判四人帮運動緩慢，完全是由於羣眾受到嚴密控制，行動不自由。羣眾對此種封蓋子的壓制措施極感不滿。社論最後以恐嚇的口吻警告，在甘肅反抗批判四人帮運動力量仍然極大，若不將此種現象迅速改變過來，則對全國大治將會不利。

華帮心腹 狐假虎威

華國鋒上台後，逐步在地方上安插自己的棋子，繼雲南的安平生、廣西的喬曉光、湖南的毛智用後、甘肅的宋平，也可能是華的親信。由於華的力量只能安排一些地方官僚，對地方軍閥却不敢觸摸。儘管宋平拿着華的令箭狐假虎威，但只要韓先楚一日坐鎮蘭州，華的爪牙在甘肅是無能為力的。

韓蕭許韋 同一陣綫

韓先楚與蕭華威望雖然不及許世友、韋國清，也沒像許韋明目張胆反抗華帮。但韓蕭二人背景跟許韋不相仲伯，站在同一陣綫是毫無疑問。韓先楚原是福州軍區司令員，毛澤東削藩後調往蘭州軍區，蘭州軍區轄下甘肅、陝西、青海、寧夏四個省軍區。蘭州軍區第一政委原是冼恒漢，並兼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甘肅省革命會主任。目前蘭州軍區第一政委是蕭華，省委第一書記是宋平。顯然冼恒漢已失勢，冼出身賀龍的紅二方面軍，為賀系的主將，冼之失勢，對賀系人馬無不影响。韓先楚出身紅四方面軍，跟許世友有一定淵源，後轉入林彪四野，與黃永勝一樣，是林系的大將，當年韓先楚的福州、黃永勝的廣州，成為林彪在南方的基本地盤。

大捧林彪 韓周遭批

韓先楚遠在紅四方面軍時代已反毛，在林彪當紅時更積極反毛，並大量印發林彪心腹福州軍區政委周赤萍所撰寫鼓吹林彪軍事天才的小書「東北解放戰爭勝利的林彪同志」。因此在林彪垮台後，韓先楚受到毛江的攻擊及批判。周赤萍由於撰寫此書而受到整肅，至今下落不明。整肅周赤萍時，韓先楚已調往蘭州軍區，當時毛江全力批判此書，世人都以為韓先楚要完蛋了。但韓先楚却穩守陣地，在毛江勢夾兇的情勢下也不倒，現在華小老闆上台，當然不可能動韓先楚半條毛髮。

韓先楚把華國鋒的批判四人帮運動不放在眼內，套句廣州話，可以不理。因此甘肅的批四人帮運動搞不起來。其實甘肅羣眾不一定熱衷批四人帮，因為華國鋒集團跟四人帮相比，是五十步笑百步，甘肅人民對毛澤東早已不滿，而華國鋒繼續以毛招牌為護身符，自然對華異常反感。與其說甘肅羣眾受韓先楚壓制，沒有自由參加批四人帮運動，倒不如說是甘肅羣眾不願被華國鋒牽着鼻子走。

手中握有 核子王牌

韓先楚握守西北，一旦與華南的許韋聯合起來，華國鋒即使有三頭六臂也不敢輕動他們。况且中共的核子基地在西北，韓先楚有了這張王牌，不但穩坐西北王位，東伐中原，也無往不利。華國鋒大力拉攏新疆軍區的楊勇，目的是抽韓先楚後脚，但絕不能成功，一旦打起來，楊勇必不是韓先楚手脚，因為新疆軍區的轄地只有新疆一地，同時要提防蘇聯乘機搏亂，自然不敢全力出擊，加以中蘇共衝突後，新疆部份核子基地已內遷，新疆的戈壁只是作為核子爆炸的試驗場所而已。

以共軍歷史山頭來說，反毛最著的，遠的是「紅四方面軍」，近的是「四野」，韓先楚正好是此兩系的人

馬。倘若韓先楚與許韋互相呼應，兩面夾攻，揮軍北平，華國鋒替毛澤東建的停屍場，一定像阿房宮一樣，化為灰燼。

讀者 秦子安
（六月廿四日）

墮子打着白旗揚紅旗
華帮應頒給一枚勳章

編輯先生：

北平華集團宣稱在遼寧粉碎四人帮反抗，說遼寧省的「反黨分子」，企圖以一切方法掩護，壓制羣眾，及破壞頑抗批判四人帮運動。同時強調四人帮黨羽的黑後台，是四人帮在遼寧的那個死黨。

遼寧是毛遠新的老巢，由他經營十年之久，勢力自然根深蒂固。在毛澤東生前，遼寧已被建成「保皇」基地，一是提防蘇聯入侵，二是北平有什麼風吹草動，可由瀋陽揮兵入關，故毛澤東特別用侄兒鎮守，並派文革起家的李德生坐鎮。其軍力與配備，地方基層的幹部選任，均經處心積慮的安排，與其他的地方截然不同。毛對遼寧一地，甚至比上海一地還更重視。雖然上海是文革發祥地，但遼寧的實際作用，比上海更為重要。可是毛澤東人算不如天算，蘇聯並沒有入侵，華國鋒却籠裏雞作反，毛遠新未出師即被捕，老天是有意使毛澤東家破人亡。

由於遼寧的四人帮黨羽勢力強大，在軍隊低層，地方基礎，都是由四人帮掌握實權，雖然頭頭毛遠新被捕，但這些黨羽為了自身存亡，除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進行反抗，並且運用毛澤東的統戰手法，加強團結遼寧下放知青，緊密結合一起，共同反抗華國鋒集團。此是遼寧至今仍處在動亂中的主要因素。

華國鋒集團不敢正面指斥毛遠新，却用四人帮在遼寧那個死黨代替，這不是說華國鋒顧存毛遠新的面子，而是一旦批判起來，便牽連到毛澤東頭上了。毛遠新是毛澤東二弟毛澤民獨子，也是毛家唯一香爐躉。由於毛澤東次子岸青發瘋，老毛早把遠新視為兒子，自小養在家中，一直把他培養為接班人。華國鋒要說毛遠新反毛，大概只有愚不可及的大陸人民以及海外的墮子才會相信。因此華國鋒不敢正面攻擊毛遠新，只好說他是四人帮在遼寧的那個死黨。這一點，確是華國鋒的狡猾處，海外那些替華國鋒帮兇大批四人帮的墮子，特別是那個專在七成左報及台灣某報上痛斥四人帮的、宛如華國鋒在台港的代理宣傳人的墮子，活學活用了華國鋒這點，打着嚴批四人帮的假面具，賣盡氣力替華帮宣傳。其所批判的文字，全由華帮宣傳機器照搬過來。台灣某報為了財路，竟然照登如儀，結果，華帮不用分錢廣告費，便可以在台灣大收批判四人帮之効，比起華帮在大陸各省內，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在地方報紙上大登特登批判四人帮，令人仰天長嘆！由此可見華帮在海外的思想影响力是如何犀利。有人說，國民黨應頒一枚勳章給江青；而華帮也應頒一枚勳章給這個墮子。

讀者 東北佬
（六月二十六日）

許韋看透華葉陰謀
拒進虎穴穩守陣地

編輯先生：

「北京大學」貼出大字報，猛烈抨擊許世友、韋國清抗命不赴平參加華國鋒的「工業學大慶」會議。當時華國鋒曾透過「副總理」余秋里電話說服許世友進京，遭許世友拒絕：余說：「如果你們兩人太忙，不一定雙雙上京，任何一人出席亦可。」許說：「如果我上京，我一定要韋國清同志陪同（簡直兩人不敢上京）。許又說：「工業學大慶無我們兩人參加亦可收圓滿成功之效，何必拘拘於會議形式」。同時吳德亦以電話勸韋國清上京。韋說：「恐怕我到京後，不受歡迎」。吳說：「在京各同志無一不歡迎你，亦無人胆敢以不速之客看待你。」韋說：「我不喜歡在北京被人跟蹤的歡迎。」吳說：「此是公安部派人保護你，以求萬全。此是中央政府下令保護所有高層領袖的一貫措施，沒有其他用意。」韋說：「多謝中央政府的關照，但我決定不上京。」

許韋不赴平參加華帮樣板會議，主要原因是華不接納許韋的批判毛澤東建議，導致雙方思想上根本分歧，其次是提防華採取卑鄙手段，像對四人帮一樣，把他倆拘禁起來。倘若許、韋雙雙赴平，華國鋒一聲下令，把「四人帮」改成「六人帮」拘捕他倆，那末，廣州馬上變成無頭之地。許韋手下的人，由於在聲望，權力都不及他倆，欲率領起來反抗，較為困難。華國鋒便可不用吹灰之力，奪取華南，此擒賊先擒王，計之上計也。在毛澤東一息尚存，無人敢動他，毛澤東兩腳一伸直，華國鋒便把他的親信一網打盡。對付許韋集團，照辦煑碗，絕對可行。只要誘擒許韋，華國鋒可高枕無憂。

北平大字報指許韋簡直不敢上京，實是許韋看穿華國鋒的陰謀，進入虎口，勢必被華國鋒吃掉。同一道理，華國鋒也不敢踏入廣州之門，為的是害怕被許韋幹掉。

韋國清說不願進京被人跟蹤，吳德却說是公安軍保護安全。顯見韋國清以前在北平會受到嚴密監視，起碼一點自由行動都沒有，才有此見過鬼怕黑的說話。跟蹤與保護絕對是兩回事，身歷其境的韋國清，自然很容易感受出來。韋國清被監視，顯然華帮認為是不穩分子，防止他串連其他頭目，才加以嚴密監視。不論在任何社會中，一旦被人懷疑跟蹤，分分鐘險過剃頭，何況是殘酷鬥爭共產社會。

許韋與華葉的鬥爭，已越來越明

朗化，論虛名華葉大於許世友，但論實力，則許世友強於華葉。許世友是戰將出身，身經百戰，從槍林彈雨中打出天下，華葉則缺乏作戰材料，特別是華國鋒，由小官僚因緣時會，乘直升機坐上第一把交椅，沒有經過大場面作戰的鍛鍊，又怎能直接指揮部隊，雖然或有陳錫聯輩聽其驅使，但保不定陳見時勢而變卦，據傳陳錫聯的女婿是毛遠新，（一說毛遠新的老婆是上海一紗廠老工人女兒，由張春橋奉毛澤東命選娶的），倘如是，陳錫聯更不可靠，一旦與許世友打起上來，陳便有可能調轉槍頭指向華國鋒，替女婿報一箭之仇。

許世友不赴平，坐鎮廣州是明智之舉，此是拜華國鋒用陰險手段拘捕四人帮之賜。

讀者　司馬容
（六月廿四日）

武漢學生起來反抗　共產紅朝氣數將盡

廣州武漢兩地青年，是華帮政權掘墓人

編輯先生：

據國府情報人士指示，四月三十日，武漢出動共軍，彈壓武漢測重學院的學生，死傷達六百人之多。

此次武漢學生抗議事件係由一項共黨命令引起，該命令規定於今夏畢業之學生二百七十人擬畢業前下鄉工作。

此批學生及若干同學四月廿九日展開抗議行動，及包圍該校共黨委會辦事處。學生要求下鄉工作計劃延至畢業後實施。校黨委會加以拒絕，指學生在學校表現不好。學生整夜包圍該辦事處，次日，武漢軍區派遣共軍一連至該校，圖驅散學生，但未果。至中午左右，軍事當局再派軍隊與民兵五千人至該校，學生與軍隊間之衝突不久乃告爆發。

武裝共軍與民兵逾五千人被遣忑該學院，該校學生包圍該校共黨委會辦事處，並拒絕向較早前被派至該校之一連軍隊投降。學生企圖用拳頭與木棍與軍隊對抗，但軍隊開槍射擊。山武漢各大學與學院聯合調查組簽字之大字報於五月三日出現，報導在該事件中，學生最少一百人被殺，另逾五百人受傷。

從此事件可看出，目前大陸的形勢極不穩定，到處出現火山爆發前的景象，稍加震動，隨即爆發。儘管華國鋒在武漢殺一儆百，拉人遊行示眾，但武漢青年並沒被恐怖手段嚇倒，只要一有機會，他們就結集反抗，此情景，跟辛亥革命時一樣，共產政權氣數將盡了。

武漢與廣州，同是革命的發祥地，辛亥革命一舉推翻清朝，武昌起義歸首功，武漢有其革命的歷史背景，因此武漢在反毛反共鬥爭中，出現無數可歌可泣事件。在五七年放鳴期間，武漢學生進行大民主上街遊行，反對共產黨一黨專政，結果中共派遣携帶三角鎚的工人跟赤手空拳的學生搏鬥，死傷無數，最後中共把領導學生示威的教師槍決，把這一民主運動壓制下去。

文革時，以陳再道為首武漢軍區，起來反對毛林，把王力、謝富治拘留。四人帮垮台後，武漢青年結合四人帮黨羽，展開反華國鋒活動，這一切，都足証明武漢青年的反抗性極強。可以預測，將來首先起來消滅共產政權，必是廣州與武漢兩地青年。

讀者　外江佬
（六月十六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知命

仁守利名空。極淡水和山樂至身終。

回讀：

終身至樂山和水。淡極空名利。守仁

天涯時雨潤榴花

謝春

蛇年最喜同添健，福壽齊天不老春。

生朝　滿地可　覃中

新春試筆

和氣致祥天地泰。大同世界好前程。

前題

比翼橫空舞。今日同心倚夢長。

吟江湖雖日暮。行年稀古尙心雄。

前題

鳥飛已倦歸無計。歲序頻遷去不留。

前題

前題（集句）

去年餘閏今早春（唐明皇）

小欵梅花細論詩（劉應時）

壓酒臘書猶檢點（方　千）

二

爆竹好驚眠（張　說）闌山四望懸（楊　炯）

前題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